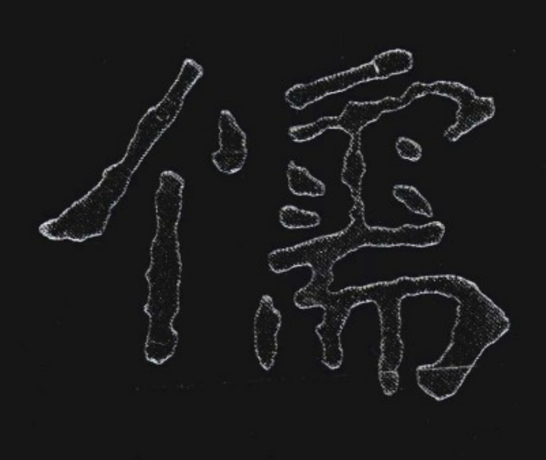

儒

藏


PDG

精華編二五册
經部詩類





精華編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精華編.二五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編.—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301-11743-9

Ⅰ.儒… Ⅱ.北… Ⅲ.儒家 Ⅳ.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81553 號

書　　名:儒藏(精華編二五)
著作責任者: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　編
責 任 編 輯:武　芳
標 準 書 號:ISBN 978-7-301-11743-9/B·0429
出 版 發 行:北京大學出版社
地　　址: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　100871
網　　址:http://www.pup.cn
電 子 郵 箱:dianjiwenhua@163.com
電　　話:郵購部 62752015　發行部 62750672　編輯部 62765691
出版部 62754962
印 刷 者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經 銷 者:新華書店
787 毫米×1092 毫米　16 開本　72.75 印張　804 千字
2009 年 6 月第 1 版　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　　價:500.00 元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五册

首席總編纂　季羨林

項目首席專家　湯一介

總　編　纂　湯一介　龐樸　孫欽善　安平秋
（按年齡排序）

本册主編　董治安　鄭傑文　王承略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二五册

經部　詩類

呂氏家塾讀詩記

〔南宋〕呂祖謙　撰
王承略
陳錦春　校點
程穎穎

目録

校點說明

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三十二卷，南宋呂祖謙撰。呂祖謙（一一三七—一一八一），字伯恭，婺州（今浙江金華）人，學者稱爲東萊先生。諡成，後世尊爲成公。孝宗隆興元年（一一六三）進士，復中博學宏詞科，官至直秘閣著作郎、國史院編修。事蹟具《宋史·儒林傳》。

祖謙家學淵深，自其六世祖起，家世名宦，其曾祖好問、伯祖本中，皆以文學名。長而師從林之奇、汪應辰和胡憲，友於朱熹、張栻，時三人齊名，號「東南三賢」。其學大抵以關洛爲宗，而又不規矩於性理，維以致用爲依歸，遂開浙東學派先聲。《宋元學案》卷五一立《東萊學案》。

呂氏一生著述頗豐，尤以經部和史部爲著。是書爲其說《詩》之作，始纂於淳熙元年（一一七四），淳熙三年、六年重修。惜重修未完，呂氏即已逝去。本書《大雅·公劉》首章下呂祖儉注云：「先兄己亥（淳熙六年，一一七九）之秋復修是書，至此而終。自《公劉》之次章訖於終篇，則往歲所纂輯者，皆未及刊定。如《小序》之有所去取，諸家之未次先後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。今不敢復有所損益，姑從其舊，以補是書之闕云。」

呂氏早年和朱熹交情甚契，論《詩》每有所合，是書所引「朱氏曰」者，即朱熹早年《詩》說。呂氏堅持《詩序》，多擇毛、鄭之說，和宋代學者普遍廢《序》言《詩》的學風迥異其趣。其書採摘範圍頗廣，上自漢代西京舊說，中取隋唐《釋文》、《正義》，下擷同時代人的《詩經》研究成果，逾五十家，皆依經條析，存其姓氏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録解題》謂：「先列訓詁，後陳文義，翦截貫穿，如出一手。有所發明，則別出之。《詩》學之詳正，未有逾於此書者。」

是書代有刊刻，版本頗多。宋刻本主要有三個系統：

一是江西漕臺本，由呂祖謙友丘宗卿於淳熙九年刻於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任上。此本前有朱熹

序，後有尤袤跋。半葉九行，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注下經文一格，吕氏自注又下集注一格，附注雙行小字。此本經明周良金、清瞿氏鐵琴銅劍樓收藏，後歸中國國家圖書館。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和《中華再造善本》皆影印此本，《四部叢刊續編》本後有張元濟跋。傅增湘《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》著録日本帝室「宋浙本」一種，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四周雙邊，即目前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本。另外，此本朱熹序半葉九行，行十七字；尤袤跋半葉八行，行十五字，與江西漕臺本手寫上版不同。通校此本，其行款雖異於淳熙九年江西漕臺本，然版刻正文體例則大致不差，且少有異文，當屬翻刻江西漕臺本，現刊入二〇〇一年北京綫裝書局《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》。

一是早於淳熙九年的建寧本，江西漕臺本尤袤跋「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，而編帙既多，傳寫易誤，建寧所刻益又脱遺」云云。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一著録《東萊家塾讀詩記》三十二卷，巾箱本，兩函十六册，原爲明項元汴藏本，學者多以爲係建寧本。又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卷二著録一宋巾箱本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莫友芝舊藏本，皆半葉十四行，行十九字，白口，單邊，注中引諸家姓氏皆以黑質白文出之。學者或疑即建寧本。

一是眉山賀春卿刻本，前有朱熹序，後有魏了翁跋。此本行款稀見著録，然傳本不絶，如清代張氏《墨海金壺》本。

其他版本系統不够明晰的宋本則有：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卷二另著録一宋巾箱本，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細黑口，四周雙邊，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《五十萬卷樓藏書志》著録一本，云「前半每葉二十四行，行二十四字。後半每葉二十六行，行二十五字。有項氏萬卷樓、項德棻、毛子晉諸印」，也是一巾箱本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持静齋丁氏藏本，鈐「項氏希憲」、「毛氏子晉」、「汲古閣」諸印，卷一至卷六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卷七至卷三十二半葉十三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疑即爲一本。

明刻本主要有二：

一爲嘉靖辛卯（一五三一）傅應臺刻本，前有

陸釴序，稱「得宋本於豐存叔」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此本爲「陸釴重刊本」，每半葉十四行，行十九字。天祿琳瑯曾收有此本，殘帙十九卷現存于山東省圖書館。有學者疑其祖本爲建寧本。

一爲萬曆癸丑(一六一三)陳龍光刻本，前有顧起元序，云「余家有藏本，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，謀於寮蘇君、程君，授諸梓」，《五十萬卷樓藏書志》稱萬曆間有蘇程君本，疑即此本。

清代版本主要有：出自明嘉靖本的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經苑》本和《金華叢書》本，出自明萬曆本的聽彝堂本和《墨海金壺》本等。

現存所有版本中，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影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刻本刊刻時間最早，篇帙最完整，質量最好。故此次校點，即以之爲底本，以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宋本(簡稱宫内廳本)和《墨海金壺》本爲主要校本，以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(簡稱四庫本)爲參校本。校以他書者，《經典釋文》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元遞修本；蘇轍《詩集傳》用宋淳熙七年蘇詡筠州公使庫刻本；朱熹《詩集傳》用《四部叢刊三編》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庫藏宋本(後五卷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庋卷)；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周禮注疏》、《儀禮注疏》、《爾雅注疏》等，用一九九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原世界書局縮印清嘉慶間(一七九六—一八二〇)阮元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等。原書中的避諱字，逕予改回，不出校。書中的訛誤和重要的異文，都詳爲校記。原書没有目録，吕氏根據「蘇氏曰」(即蘇轍)的説法，推改什首，故其各詩次序多與今本相異。我們根據其内容，編製了一個詳細的目録。

校點者　王承略　陳錦春　程穎穎

呂氏家塾讀詩記序

《詩》自齊、魯、韓氏之説不傳，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。毛氏之學，傳者亦衆，而王述之類，今皆不存，則推衍毛説者，又獨鄭氏之箋而已。唐初諸儒爲作疏義，因訛踵陋，百千萬言，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。至於本朝劉侍讀、歐陽公、王丞相、蘇黄門、河南程氏、横渠張氏，始用己意，有所發明。雖其淺深得失，有不能同，然自是之後，三百五篇之微詞奥義，乃可得而尋繹，蓋不待講於齊、魯、韓氏之傳，而學者已知《詩》之不專於毛、鄭矣。及其既久，求者益衆，説者愈多，同異紛紜，争立門户，無復推讓祖述之意，則學者無所適從，而或反以爲病。今觀呂氏家塾之書，兼總衆説，巨細不遺，挈領提綱，首尾該貫。既足以息夫同異之争，而其述作之體，則雖融會通徹，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，而一字之訓、一事之義，亦未嘗不謹其説之所自。及其斷以己意，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，而謙讓退託，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。嗚呼！如伯恭父者，真可謂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。學者以是讀之，則於「可群」「可怨」之旨，其庶幾乎？雖然，此書所謂朱氏者，實熹少時淺陋之説，而伯恭父誤有取焉。其後歷時既久，自知其説有所未安，如「雅鄭」、「邪正」之云者，或不免有所更定，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，熹竊惑之。方將相與反復其説，以求真是之歸，而伯恭父已下世矣。嗚呼！伯恭父已矣。若熹之衰頽汩没，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，以獨決此論之是非

乎？伯恭父之弟子約，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，而宗卿將爲版本，以傳永久，且以書屬熹序之。熹不得辭也，乃略爲之説，因并附其所疑者，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，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。淳熙壬寅九月己卯，新安朱熹序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

綱　領

《論語》：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思無邪。」程氏曰：「思無邪，誠也。」○謝氏曰：「君子之於《詩》，非徒誦其言，又將以考其情性。非徒以考其情性，又將以考先王之澤。蓋法度禮樂雖亡，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，故其爲言，率皆樂而不淫，憂而不困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愁。如《緑衣》，傷己之詩也，其言不過曰：『我思古人，俾無訧兮。』《擊鼓》，怨上之詩也，其言不過曰：『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』至軍旅數起，大夫久役，止曰：『自詒伊阻，行役無期。』度思其危難以風焉，不過曰『苟無飢渴』而已。若夫言天下之事，美盛德之形容，固不待言而可知也。其與憂愁思慮之作，孰能優游不迫也？孔子所以有取焉。作詩者如此，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？」○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執禮，皆雅言也。程氏曰：「皆孔子素所常言也。」○興於《詩》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《禮記》曰：「十有三年，誦《詩》舞《勺》。成童舞《象》，學射、御。二十而冠，始學禮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言近而易知，故人之學，興起於《詩》。」○又曰：「夫子言：『興於《詩》。』觀其言，是興起人意思。汪洋浩大，皆是此意。」○又曰：「興於《詩》者，吟詠情性，涵暢道德之中，而歆動之，有『吾與點也』之氣象。」○又曰：「古之學者必先學《詩》，學《詩》則誦讀其言，善惡、是非、勸戒，有以啓發其意，故曰興。」○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？程氏曰：「今人不解讀書，如『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』，須是未讀《詩》時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既讀《詩》後，便達於政，能專對四方，始是讀《詩》。『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』，須是未讀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一似面牆。既讀後，便不面牆，方是有驗。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。」○小子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

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謝氏曰：「《詩》吟詠情性，善感發人，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，故可以興。得情性之正，無所底滯，則閱理自明，故可以觀。心平氣和，於物無競，故可以群。優游不迫，雖怨而不怒也，無鄙倍心，故可以怨。」○張氏曰：「《詩》中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莫不皆有，止言事父、事君，舉其最重者言也。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』，亦可以博物。」○程氏曰：「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』，所以明理也。」○陳亢音剛。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《詩》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《詩》。他日，又獨立。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禮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』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」陳亢退而喜曰：「問一得三：聞《詩》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○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』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。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○子夏問曰：「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』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，商也。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。」○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《孟子》：咸丘蒙問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而舜既爲天子矣，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？」曰：「是《詩》也，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，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：『此「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」也。』故説《詩》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《雲漢》之詩曰：『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』信斯言也，是周

無遺民也。」程氏曰：「『不以文害辭』，文，文字之文。舉一字則是文，成句是辭。《詩》爲解，一字不行，却遷就他說，如『有周不顯』，自是文當如此。」○張氏曰：「知《詩》莫如孟子。『以意逆志』，讀《詩》之法也。」○又曰：「凡觀書，不可以類而泥文，不爾則字字相梗，當觀其文勢上下意。」○《詩》曰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」○公孫丑問曰：「高子曰：『《小弁》，蒲官反。小人之詩也。』」孟子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怨。」曰：「固哉，高叟之爲《詩》也。有人於此，越人關音彎。弓而射之，則己談笑而道之。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己垂涕泣而道之。無他，戚之也。《小弁》之怨，親親也。親親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爲《詩》也。」曰：「《凱風》何以不怨？」曰：「《凱風》，親之過小者也。《小弁》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『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』」

《文中子》：子謂薛收曰：「昔聖人述史三焉。其述《書》也，帝王之制備矣，故索焉而皆獲。其述《詩》也，興廢之由顯，故究焉而皆得。其述《春秋》也，邪正之迹明，故考焉而皆當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詩》者，言之述也。言之不足，而長言之，詠歌之所由興也。其發於誠，感之深，至於不知手之舞、足之蹈，故其入於人也亦深。至可以動天地，感鬼神。虞之君臣，迭相賡和，始見於《書》。夏殷之世，雖有作者，其傳鮮矣。至周而世益文，人之怨樂必形於言，政之善惡必見刺美。至夫子之時，所傳者多矣。夫子刪之，得三百篇，皆止於禮

義，可以垂世立教。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，長而識刺美之意，故人之學由《詩》而興。後世老師宿儒，尚不知《詩》義，後學豈能興起也？」〇「凡看書，各有門庭。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不可逐句看。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，可以逐句看。」〇「作詩者未必皆聖賢，當時所取者，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。其言未必盡善，如比其君以碩鼠、狡童之類。」又曰：「《詩》若以樂天知命處之，則一時都無事。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。」〇張氏曰：「《詩》之譏刺，其間直有淺近者，以其於禮義至粹美，此聖人之所取。」〇「學者不可以不看《詩》，看《詩》便使人長一格。」

張氏曰：「求《詩》者貴平易，不要崎嶇求合。詩人之情，溫厚、平易、老成。今以崎嶇求之，其心先狹隘，無由可見。詩人之情本樂易，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，故以詩道其志。」又曰：「求《詩》貴平易，不要崎嶇求合。又患泥文，如『烝然來思』、『湛湛露斯』，『思』、『斯』何必泥字？『遐不作人』、『德音不瑕』之類，不可以辭害。『君子至止』、『樂只君子』，『只』、『止』何必拘？」〇又曰：「《詩》全是人之情性，須先得詩人之心，然後觀玩易入。凡書皆然。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，故須先得其心，則詠其言易以入也。」〇又曰：「詩人之志至平易，故無艱險之言。以平易求之，則思遠以廣，愈艱險則愈淺近矣。大率所言皆目前事，而義理存乎其中矣。」〇「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，只是流連光景、閨門夫婦之意，無有及民憂、思大體者。」

謝氏曰：「《詩》須諷味以得之。古詩即今之歌曲，今之歌曲，往往能使人感動。至學《詩》，却無感動興起處，只爲泥章句故也。明道先生善言《詩》，未嘗章解句釋，但優游玩味，吟哦上下，使人有得處。『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』，『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』，思之切矣。『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，不忮之豉反。不求，何用不臧』，歸于正也。」又曰：「明道嘗談《詩》，並不曾

下一字訓詁，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，便教人省悟。」點，平聲。

詩樂

《尚書》：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呂大鈞和叔曰：「古人因詩而歌，使協聲律。歌有高下清濁，合於宫商則爲聲，聲協律吕則爲律。」○予欲聞六律、五聲、八音在治忽，以出納五言，汝聽。○工以納言，時而颺之。注云：「工，樂官，掌誦詩以納諫。」

《周禮》：大司樂掌成均之灋，以治建國之學政，而合國之子弟焉。以樂德教國子中、和、祇、庸、孝、友，以樂語教國子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，以樂舞教國子舞《雲門》、《大卷》、音權。《大咸》、《大磬》、上昭反。《大夏》、《大濩》、《大武》。○《樂師》：凡射，王以《騶虞》爲節，諸侯以《貍首》爲節，大夫以《采蘋》爲節，士以《采蘩》爲節。○及徹，帥學士而歌《徹》。注云：「《徹》者，在《周頌·臣工之什》。」○《大師》：教六詩：曰風，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以六德爲之本，以六律爲之音。○《瞽矇》：掌九德、六詩之歌，以役大師。《前漢·禮樂志》：「《周禮》既備，❶而其器用張陳，《周官》具焉。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，皆選有道德之人，朝夕習業，以教國子。國子者，卿大夫之子弟也，皆學歌九德，誦六詩，習六舞、五聲、八音之和。」「然自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興，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，是謂淫過凶嫚之聲，爲設禁焉。」

《儀禮·鄉飲酒禮》：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。笙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。乃閒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。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。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。乃合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，《召南·鵲巢》《采蘩》《采蘋》。

❶「禮」，《漢書·禮樂志》作「詩」。

孔氏曰：「《召南》三篇越《草蟲》而取《采蘋》，蓋《采蘋》舊在《草蟲》之前，孔子以後簡札始倒。」工告於樂正曰：「正歌備。」〇《鄉射禮》：乃合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，《召南·鵲巢》《采蘩》《采蘋》，告於樂正曰：「正歌備。」〇《燕禮》：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。笙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。乃閒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。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。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。遂歌鄉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，《召南·鵲巢》《采蘩》《采蘋》。大師告于樂正曰：「正歌備。」〇《大射禮》：乃歌《鹿鳴》三終。乃管《新宮》三終。其篇亡。奏《貍首》以射。《射義》：「天子以《騶虞》爲節，諸侯以《貍首》爲節，卿大夫以《采蘋》爲節，士以《采蘩》爲節。《詩》云：『曾孫侯氏，四正具舉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，小大莫處，御于君所。以燕以射，則燕則譽。』」注云：「《騶虞》、《采蘋》、《采蘩》，今《詩》篇名。《貍首》逸，『曾孫侯氏』是也。」〇《國語》：「叔孫穆子聘于晉，晉悼公饗之，樂及《鹿鳴》之三，而後拜。樂三，晉侯使行人問焉，對曰：『夫先樂金奏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饗元侯也。夫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緜》，則兩君相見之樂也。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。今伶簫咏歌《鹿鳴》之三，君之所以況使臣，臣敢不拜況？夫《鹿鳴》，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，敢不拜嘉？《四牡》，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，敢不拜章？《皇皇者華》，君教使臣曰：「每懷靡及，諏謀度詢，必諮於周。」敢不拜教？』」

《論語》：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注云：「樂其善，使重歌而自和之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歌必全章也。」〇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注云：「師摯，魯大師之名。始，首也。師摯，首識《關雎》之聲，而理其亂者。」

《禮記》：天子五年一巡狩，命大師陳詩，以觀民風。〇《清廟》之瑟，朱絃而疏越，壹倡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。〇子贛見師乙而問焉，曰：「賜聞聲歌各有宜也，如賜者宜何歌也？」師乙曰：「乙賤工也，何足以問所宜？請誦其所聞，而吾子

自執焉。寬而静，柔而正者，宜歌《頌》。廣大而静，疏達而信者，宜歌《大雅》。恭儉而好禮者，宜歌《小雅》。正直而静，廉而謙者，宜歌《風》。肆直而慈愛者，宜歌《商》。温良而能斷者，宜歌《齊》。夫歌者，直己而陳德也，動己而天地應焉。四時和焉，星辰理焉，萬物育焉。故《商》者，五帝之遺聲也。商人識之，故謂之《商》。《齊》者，三代之遺聲也。齊人識之，故謂之《齊》。明乎《商》之音者，臨事而屢斷。明乎《齊》之音者，見利而讓。臨事而屢斷，勇也。見利而讓，義也。有勇有義，非歌孰能保此？故歌者上時掌反。如抗，下如隊。音墜。曲如折，止如槀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鉤，古侯反。纍纍力追反。乎端如貫珠，故歌之爲言也，長言之也。説之故言之，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。長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。嗟嘆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」子贛問樂。

《左氏傳》：吴公子札來聘，請觀於周樂，使工爲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曰：「美哉，始基之矣，猶未也。然勤而不怨矣。」爲之歌《邶》、蒲對反。《鄘》、《衛》，曰：「美哉，淵乎，憂而不困者也。吾聞衛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衛風乎？」聽聲以爲別，故有疑言。爲之歌《王》，曰：「美哉，思而不懼，其周之東乎？」爲之歌《鄭》，曰：「美哉，其細已甚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？」爲之歌《齊》，曰：「美哉，泱泱於良反。乎，大風也哉。泱泱，弘大之聲。表東海者，其大公乎？國未可量也。」爲之歌《豳》，曰：「美哉，蕩乎，樂而不淫，其周公之東乎？」爲之歌《秦》，曰：「此之謂夏聲。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，秦仲始有車馬禮樂，去戎狄之音，而有諸夏之聲，故謂之夏聲。夫能夏

則大，大之至也。其周之舊乎？」爲之歌《魏》，曰：「美哉，渢渢扶弓反。乎，渢渢，中庸之聲。大而婉，險而易行，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。」爲之歌《唐》，曰：「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？不然，何憂之遠也？非令德之後，誰能若是？」爲之歌《陳》，曰：「國無主，其能久乎？」淫聲放蕩，無所畏忌，故曰「國無主」。自《鄶》古外反。以下無譏焉。爲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「美哉，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。」爲之歌《大雅》，曰：「廣哉，熙熙乎，熙熙，和樂之聲。曲而有直體，論其聲。其文王之德乎？」爲之歌《頌》，曰：「至矣哉，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邇而不偪，遠而不攜，遷而不淫，復而不厭，於艷反。哀而不愁，樂而不荒，用而不匱，廣而不宣，施矢豉反。而不費，取而不貪，處而不底，行而不流，五聲和，八風平，節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」《頌》有殷、魯，故曰「盛德之所同」。

《荀子》：詩者，中聲之所止也。

《史記》：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。

毛氏曰：「古者教以詩樂，誦之歌之，弦之舞之。」

張氏曰：「古之樂章，只數句詩，不能成曲調，此所以有弄有引。善歌者知如何爲弄，如何爲引。」〇「善歌者使人繼其聲，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。」吕和叔《寄劉几伯壽書》：「某近與鄉人講習《鄉飲》、《鄉射》之禮，惟恐鄉樂音節不明，雖傳得胡安定所定《雅音譜》，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小雅》十數篇，而猶闕《由庚》、《由儀》、《崇丘》、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、《騶虞》七篇。」

删次

《論語》：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

各得其所。《前漢・禮樂志》：「王官失業，《雅》《頌》相錯，孔子論而定之，故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』」

《孟子》：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蘇氏曰：「《詩》止於陳靈，非天下無詩也，有而不可以訓焉耳，仲尼有所不取也。」

孔氏曰：「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云：『古者《詩》本三千餘篇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。』案書傳所引之《詩》，見在多，亡逸者少，則孔子所録，不容十分去九。馬遷言『古《詩》三千餘篇』，未可信也。據今者及亡《詩》六篇，凡三百一十一篇。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云『三百五篇』，闕其亡者，以見在爲數也。歐陽氏曰：「司馬遷謂古《詩》三千餘篇，孔子删之，存者三百。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，言古《詩》雖多，不容十分去九。以予考之，遷説然也。何以知之？今書傳所載逸《詩》何可數也？以鄭康成《詩譜圖》推之，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，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，由是言之，何啻乎三千？」《周》、《召》，風之正經，固當爲首。自衛而下十有餘國，編比先後，舊無明説。」

歐陽氏曰：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、《王》、《鄭》、《齊》、《豳》、《秦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陳》、《曹》，此孔子未删之前，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。季札觀樂於魯，次序如此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、《王》、《鄭》、《齊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陳》、《檜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，此今《詩》次第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、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、《檜》、《鄭》、《齊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秦》、《陳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、《王》，此鄭氏《詩譜》次第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鄭《譜》以鄭因虢、鄶之地而國之，先譜鄶事，然後譜鄭。王在豳後者，退就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并言王世故耳。」

張氏曰：「《詩》固有次序，然不可一例。惟二《南》之後次《衛》，《衛》後《王》，此有意。若非以《衛》分之，則《王》無異於正風也。其他不必次。一國之詩，其首尾

固有先後，其中未必然。當删定之時，只取得者置於其間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詩》有四始，而《風》居首。風，風也。其風動於人，猶風之吹物入物，故曰風。本乎一人，而成乎國俗，謂之風。發於正理，而形於天下，謂之雅。稱美盛德，與告其成功，謂之頌。先之家及於政，以底成功，其叙然也。諸國之風，先後各有義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陳正家之道，以風天下。人倫之端，王道之本，風之正也，故爲首。二《南》之風行，則人倫正，朝廷治。二《南》之風變，則禮義廢，風俗壞。天下治亂，在風而已。及乎周道衰，政教失，風遂變矣。於是諸侯擅相侵伐，衛首并邶、鄘之地，故爲變風之首。推其本，則王道失，上下亂，風遂變矣。言其跡，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，衛首惡也。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，得於衛地者爲《衛》，得於邶、鄘者爲《邶》、《鄘》，所以見其首亂也。董氏曰：「商俗靡靡，周雖化革其俗，然其風不得盡變。書之命戒告令，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。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，亡國之餘音也。《風》首《衛》，且先《邶》、《鄘》，以著滅也。」刑政不能治天下，諸侯放恣，擅相并滅，王跡熄矣，故《雅》亡而爲一國之《風》。董氏曰：「諸侯至於滅國，王政不行矣，謂天下無王可也，故以《王風》叙《衛》下。」先王之制，苟能守之，足以統臨天下。廢法失道，則王畿之内亦不能保。鄭本畿内之封，因周之衰，遂自爲列國，故次以《鄭》。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，人倫廢則入於禽獸。人君身爲禽獸之行，其風可知，故次以《齊》。天下之風至於如此，則無不亂之國，無不變之俗。魏，舜、禹之都。唐，帝堯之國，久被聖人之化，漸成美厚之俗，歷二叔之世，而遺風尚存，今亦變矣，故因其舊名而謂之《唐》，所

以見意。唐、魏之風且變，則先代之風化，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。是以夷狄强大，天下亦相胥而夷矣，故次以《秦》。秦之始封秦谷，西戎之地，國亂，乃東侵而始大。其俗尚夷，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，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。禮義之俗亡，夷狄之風行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，故次以《陳》。陳，舜之後也。聖人之都，風化所厚也。聖人之國，典法所存也。王澤竭而風化熄矣，夷道行而典禮亡矣。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，聖人之道行也。聖人之道絶，則危亡至矣。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，故思治者，亂之極也。檜、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，故爲亂之終。孔氏曰：「檜、曹國小而君奢，民勞而政僻，季札之所不譏，《國風》次之於末，宜哉。」亂既極，必有治之之道。危既甚，必有安之之理。自昔天下，何嘗不拯亂而興治，革危而爲安，周家之先，由是道也。其居豳也，趨時務農，以厚民生，善政美化，由兹而始，王業之所以興也，故次以《豳》。孔氏曰：「《豳》者，周公之事，欲尊周公，故次於衆國之後，《小雅》之前，非諸國之例也。」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，故次以《雅》。雅，王者之政也。小之先大，固其叙也。孔氏曰：「雅見積漸之義，故《小雅》先於《大雅》。」政之衰則至於亡，《詩》之亡，王道之亡也。天下之治，始於以正風風天下。其終也，盛德之著而成功，可以告於神明。始終之義也，故次以《頌》。《頌》之有《魯》，蓋生於不足。王道之隆也，所歌頌者如是。及其衰也，如魯之事已足矣。孔氏曰：「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，故借天子美詩之名，改稱爲《頌》，非《周頌》之流也。置之《商頌》前者，以魯是周同姓，故先前代也。」《商》則頌前代之美，不可廢也，故附其後焉。」

大小序

程氏曰：「學《詩》而不求《序》，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。」○或問：「《詩》如何學？」曰：「只於《大序》中求。」○又曰：「國史得《詩》，必載其事，然後其義可知，今《小序》之首是也，其下則説《詩》者之辭也。」○又曰：「《詩》小序，要之皆得大意，只後之觀《詩》者亦添入。」張氏曰：「《詩序》亦有後人添入者，則極淺近，自可辨。」○蘇氏曰：「《詩序》誠出於孔氏也，則不若是詳矣。孔子刪《詩》而取三百五篇，今其亡者六焉，亡《詩》之《序》未嘗詳也。《詩》之亡者，經師不得見之矣，雖欲詳之而無由。其存者將以解之，故從而附益之，以自信其説，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，類非一人之辭。」○《釋文》舊説云：「『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』，至『用之邦國焉』，名《關雎序》，謂之《小序》，自『風，風也』訖末，名爲《大序》。」○又曰：「沈重云：『案鄭《詩譜》意，《大序》是子夏作，《小序》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未盡，毛更足成之。』《後漢書》：『衛宏從謝曼卿受學，因作《毛詩序》，善得《風》、《雅》之旨。』」○《隋・經籍志》曰：「先儒相承，謂《毛詩序》子夏所創，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古之爲教者，師授而傳之，訓傳不立，而能自見於世。況夫詩之存，不獨著之竹帛。凡聲於樂者，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。漢史謂宏作《詩序》，宏固不能及此，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。」

王氏曰：「世傳以爲言其義者，子夏也。《詩》上及於文王、高宗、成湯，如《江有汜》之爲美媵，《那》之爲祀成湯，《殷武》之爲祀高宗。方其作時，無義以示後世，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，況子夏乎哉！」

歐陽氏曰：「孟子去《詩》世近，而最善言《詩》。推其所説《詩》義，與今《序》意多同，故後儒異説爲《詩》害者，常賴《序》文爲證。」

六　義

《大序》：《詩》有六義焉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

《周禮》：《大師》教六詩，曰風，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○《籥章》掌土鼓豳籥。中音仲。春，晝擊土鼓，歈《豳詩》，以逆暑。中秋夜迎寒，亦如之。凡國祈年于田祖，歈《豳雅》，擊土鼓，以樂田畯。音俊。國祭蜡，士嫁反。則歈《豳頌》，擊土鼓，以息老物。孔氏曰：「鄭氏箋《七月》二章云：『是謂《豳風》。』六章云：『是謂《豳雅》。』卒章云：『是謂《豳頌》。』自始至成，別爲三體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國風》、大小《雅》、三《頌》，詩之名也。六義，詩之義也。一篇之中，有備六義者，有數義者。」○又曰：「學《詩》而不分六義，豈能知《詩》之體也？」張氏曰：「今一詩之中，蓋有兼見風、雅、頌之意，賦、比、興亦然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詩舉有此六義，得風之體多者爲《國風》，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《雅》，得頌之體多者爲《頌》。風非無雅，雅非無頌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崧高》既列於《大雅》矣，然其詩曰：『其風肆好。』又曰：『吉甫作誦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四始以風爲先，風之所用，以賦、比、興爲辭，故於風之下即次賦、比、興，❶然後次以雅、頌。雅、頌亦以賦、比、興爲之。既見賦、比、興於風之下，明雅、頌亦同。賦、比、興如此次者，言事之道，直陳爲正，故賦在比、興之先。比之與興，雖同是託物，比顯而興隱，當先顯而後隱，故比居興先也。」

風，《大序》曰：「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風者，風以動之，上之化下，下之風上，凡所刺美皆是也。」張氏曰：「風，有風刺，不直言之意。」

賦，鄭氏《周禮》注曰：「賦之言鋪，直鋪陳善惡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賦者，謂鋪陳其事，如『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』是也。」又曰：「賦

❶「賦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者，詠述其事，『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』是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賦者，敘事之由，以盡其情狀。」

比，鄭司農《周禮》注曰：「比者，比方於物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以物相比，『狼跋其胡，載疐其尾。公孫碩膚，赤舄几几』是也。」又曰：「比者，直比之，『蛾眉』、『瓠犀』、『温其如玉』之類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比者，以物爲比，而不正言其事，《甫田》、《碩鼠》、《衡門》之類是也。」○又曰：「比方有兩例，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，有全不言其事者。」

興，孔氏曰：「興者，起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因物而起興，『關關雎鳩』、『瞻彼淇奧』之類是也。」又曰：「興者，興起其義，『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』是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興是譬諭之名，意有不盡，故題曰興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取譬引類，起發己心，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，皆興辭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以其所感發而况之之謂興。興，兼比與賦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因所見聞，或託物起興，而以事繼其聲，《關雎》、《樛木》之類是也。然有兩例，興有取所興爲義者，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，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。有全不取其義者，則但取一二字而已。要之，上句常虛，下句常實，則同也。」

雅，《大序》曰：「雅者，正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雅者，正言其事。」○又曰：「雅者，陳其正理，『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』是也。」張氏曰：「雅之體，直言之，比、興差少，無隱諷譎諫之巧，故曰：『雅者，正也。』」○又曰：「雅者，直言之。雖是大惡，亦直言，此是雅之本體。」○呂氏曰：「雅者，正言也，無所抑揚。」

頌，《大序》曰：「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」○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頌之言容。」李氏曰：「頌之爲字訓容，《漢書志》曰『徐生善容』，『容』字作此『頌』字。顏師古注云：『頌字與形容字，古人通用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頌，稱美之言也。如『于嗟乎騶虞』、『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』之類是也。」又曰：「頌者，稱美其事，『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』是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頌者，稱美之辭也，無所諷議。」

風雅頌

《大序》：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至于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。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

鄭氏《詩譜・序》：文、武時詩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《雅》有《鹿鳴》、《文王》之屬。及成王、周公致太平，制禮作樂，而有頌聲興焉。盛之至也，本之由此風、雅而來，故皆録之，謂之《詩》之正經。孔子録懿王、夷王時詩，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，謂之變風、變雅。孔氏曰：「變風之作，齊、衛爲先，陳最在後。變雅則處其間。齊哀公當懿王，衛頃公當夷王，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弒。變雅始於厲王，變雅亦稱雅者，王政仍被邦國，所以亦名爲雅。及平王東遷，其政纔行境内，是以變爲風焉。」

孔氏曰：「王道衰，諸侯有變風。王道盛，諸侯無正風。王道明盛，政出一人，諸侯不得有風。王道既衰，政出諸侯，故各從其國，有美刺之别也。正經述大政爲大雅，述小政爲小雅，有大雅、小雅之聲。王政既衰，變雅兼作，取大雅之音，歌其政事之變者，謂之變大雅。取小雅之音，歌其政事之變者，謂之變小雅，故

變雅之美刺皆由音。體有小大，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。『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』，惟《周頌》爾。《商頌》雖是祭祀之歌，祭其先王之廟，述其功德，非以成功告神。《魯頌》頌僖公功德，纔如變風之美者爾，又與《商頌》異也。」

王道之盛，陳列國之詩，以觀民風，其可采者，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，如《汝墳》、《江有汜》之在二《南》是也。禮樂出於一，故不得國別爲風爾。

蘇氏曰：「衛武、衛文、鄭武、秦襄之風，宣王之雅，皆美之。然猶不免爲變詩，何也？曰：『昔周之興也，積仁行義，凡數百年。至於文、武，風俗純備，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。自成、康以來，周室不競，至幽、厲而大壞，其敗亦數百年，其蓄之也亦厚矣，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。夫自其正而至乎變，其敗之也甚難，其間必有幽、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。自其變而復于正，其反之也亦難，必有后稷、公劉、文、武積累之勤而後能。今夫五人者，其善之積，未若其變之厚矣，是以不免於變也。』」

李氏曰：「《小雅》則主一事而言，《大雅》則泛言天下之事。如《鹿鳴》之『燕嘉賓』，《四牡》之『勞使臣』，《皇皇者華》之『遣使臣』，是主一事而言之也。至於《大雅》，則泛言天下之事。如《文王》之詩言『文王受命作周』，《大明》之詩言『文王有明德』之類。」朱氏曰：「正《小雅》二十二篇，皆王政之一事。正《大雅》十八篇，言王政之大體。以其規模氣象考之，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。及其變也，則各以其聲而繫之與。」

章句音韻

《國語》：閔馬父曰：「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，以《那》爲首，其輯之亂曰：『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』」韋昭注曰：「輯，成也。凡作篇章義既成，撮其大要以爲亂辭。詩者，歌也，所以節舞者也，如今三節舞矣。曲終乃更變章亂節，故謂之亂也。」

孔氏曰：「自古而有篇章之名，故《那》序曰『得《商頌》十二篇』，《東山》序曰『一章言其完』，是也。句則古者謂之爲言。《論語》云：『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』則以『思無邪』一句爲一言。趙簡子稱子大叔『遺我以九言』，皆以一句爲一言也。秦漢以來，衆儒各爲訓詁，乃有句稱。《風》、《雅》之篇，無一章者。《頌》者述成功以告神，故一章而已。《後漢・祭祀志》東平王蒼議，《詩傳》曰：「頌者，成也。一章成篇宜列德，故登歌《清廟》一章。」《魯頌》不一章者，《魯頌》美僖公之事，非告神之歌也。《商頌・長發》《殷武》重章者，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。詩之大體必須依韻，其有乖者，古人之韻不協爾。之、兮、矣、也之類，本取以爲辭，雖在句，不以爲義，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。『左右流之』、『寤寐求之』，『其實七兮』、『迨其吉兮』之類是也。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，『是究是圖，亶其然乎』、『其虚其邪，既亟只且』之類是也。」

卷　秩

孔氏曰：「漢初爲傳訓者，皆與經別行。三《傳》之文不與經連，故石經《書》、《公羊傳》皆無經文。《藝文志》云：『《毛詩》經

二十九卷，《毛詩故訓傳》三十卷。」是毛爲詁訓，亦與經別也。又馬融爲《周禮》之注，乃云：『欲省學者兩讀，故具載本文。』然則後漢以來，始就經爲注，未審此《詩》引經附傳是誰爲之，其『《毛詩》二十九卷』不知併何卷也。」

訓詁傳授

《前漢·藝文志》：《詩》凡三百五篇，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諷誦，不獨在竹帛也。漢興，魯申公《儒林傳》：「申公，魯人也，少與楚元王交，俱事齊人浮丘伯受《詩》。」爲《詩》訓詁。而齊轅固、《儒林傳》：「轅固，齊人也，以治《詩》，孝景時爲博士。」燕韓生《儒林傳》：「韓嬰，燕人也，孝文時爲博士，景帝時至常山太傅。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，其語頗與齊、魯間殊，然歸一也。」皆爲之傳。三家皆列於學官。又有毛公之學，自謂子夏所傳，而河間獻王好之，未得立。河間獻王德，修學好古，實事求是。時淮南王安亦好書，所招致率多浮辯。獻王所得書，皆古文先秦舊書。其學舉六藝，立《毛氏詩》、《左氏春秋》博士。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平帝世《毛詩》始立。」劉歆《移太常博士書》曰：「文帝時《詩》始萌芽，至武帝然後鄒、魯、梁、趙頗有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先師，皆起於建元之間。當此之時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，或爲《雅》，或爲《頌》，相合而成。」

孔氏曰：「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『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，河間獻王得而獻之，以小毛公爲博士。』《前漢·儒林傳》：『毛公，趙人，爲河間獻王博士。』不言其名。《後漢·儒林傳》：『趙人毛萇傳《詩》。』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。」吳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子夏傳魯人申公，申公傳魏人李克，李克傳魯人孟仲子，孟仲子傳趙人孫卿，孫卿傳魯人大毛公，大毛公傳小毛公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吳大常卿徐整曰：『子夏授

高行子，高行子授薛倉子，薛倉子授帛妙子，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，大毛公爲《詩》故訓傳於家，以授趙人小毛公。」」《前漢・儒林傳》：『毛公授同國貫長卿，長卿授解延年，延年爲阿武令，授徐敖，敖授九江陳俠。』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陳俠傳謝曼卿。」《後漢・儒林傳》：『衛宏，字敬仲，東海人。初，九江謝曼卿善《毛詩》，宏從曼卿受學。中興後，鄭衆、賈逵傳《毛詩》，後馬融作《毛詩傳》，鄭玄作《毛詩箋》。』《釋文》曰：「鄭玄作《毛詩箋》，申明毛義，難三家，於是三家遂廢矣。魏大常王肅，更述毛非鄭。荆州刺史王基，駁王肅，申鄭義。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、鄭、王肅三家同異，朋於王。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。」

《隋書志》：《齊詩》，魏代已亡。《魯詩》亡於西晉。《韓詩》雖存，無傳之者。惟《毛詩》鄭箋至今獨立。

程氏曰：「西漢儒者有風度，惟董仲舒、大毛公解經，雖未必皆當，然味其言，大槩然爾。」又曰：「漢儒如大毛公、董仲舒，最得聖賢之意。然見道不甚分明，下此即至楊雄。」

歐陽氏曰：「六經焚於秦，自漢以來，收拾亡逸，正其訛謬，得以粗備者，豈止一人之力哉？後之學者，徒抱焚餘殘脱之經，倀倀丑良反。於去聖人千百年後，不見先儒中間之説，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，吾未之信也。先儒之論，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，質諸聖人而悖，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，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？」

條例

諸家解定從一説，辨析名物，敷繹文義，可以足成前説者，注其下。説雖不同，當兼存者，亦附注焉。

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，用啖、趙集傳例，頗

爲删削。陸淳曰：「啖、趙所取三《傳》之文，皆委曲翦裁，去其妨礙，故行有刊句，句有刊字，實懼曾學三《傳》之人，不達斯意，以爲文句脱漏，隨即注之。此則集傳之蠱也。」閱此記者亦然。

諸家先後，以經文爲序。或一章首用甲説，次用乙説，末復用甲説，則再出甲姓氏。

經、子、史傳引《詩》文句與毛氏不同者，各見章末。諸家或未備，頗以己説足之，録於每條之後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

正　風

《釋文》曰：「從《關雎》至《騶虞》二十五篇，謂之正風。」

周　南 召南説附

《論語》：子謂伯魚曰：「女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」○《儀禮·燕禮》「有房中之樂」，鄭氏注：「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詩，而不用鍾磬之節也。謂之房中者，后、夫人之所諷誦，以事其君子。」○《大序》：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鵲巢》、《騶虞》之德，諸侯之風也。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繫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鄭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從北而南，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言南者，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，自邠以北則皆爲獫鬻所取，所及者向南之國，江漢、汝墳是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召伯爲諸侯長，故諸侯之風，主之於《召南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文王之風謂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何也？文王之治國也，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，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。《詩》曰『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，日辟國百里』，言其治外也。《召南》有召公之詩，而《周南》無周公之詩。周公在内，近於文王，雖有德而不見，則其詩不作。召公在外，遠於文王，功業明著，則詩作於下，此理之最明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周公制禮作樂，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，其言文王之化者，繫之周公，以周公主内治故也。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，繫之召公，以召公長諸侯故也。」○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周、召者，《禹貢》雍州岐山之陽地名，今屬右扶風美陽縣。

孔氏曰：「《緜》言大王遷於周原，《閟宫》言大王居岐之陽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陽，召是周内之别名也。《漢書·地里志》云：『岐山在美陽縣西北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召在岐山之陽，扶風雍縣南有召亭。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難，自豳始遷焉。朱氏曰：「帝嚳之子棄，爲唐虞后稷，封於邰。其後公劉遷於豳。至古公亶父，又遷於岐山之下。」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爲西伯。至紂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，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文王作邑於豐，乃命岐邦周、召之地爲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。二《南》之詩，以后妃、夫人之德爲首，終以《麟趾》、《騶虞》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。周公封魯，死謚曰文公。召公封燕，死謚曰康公。元子世之，其次子亦世守采地。在王官，春秋時周公、召公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春秋時，周公、召公别於東都受采，存本周、召之名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天下之治，正家爲先。天下之家正，則天下治矣。二《南》，正家之道也。陳后妃、夫人、大夫妻之德，推之士庶人之家，一也。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，自朝廷至於委巷，莫不謳吟諷誦，所以風天下。爲此詩者，其周公乎？古之人由是道者，文王也。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，其化之行，俗之成，至如《麟趾》、《騶虞》，乃其應也。」○明道程氏曰：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如乾坤。」

《關雎七胥反》，后妃之德也。程氏曰：「詩言后妃之德，非指人而言。或謂太姒，失之矣。」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孔氏曰：「《鄉飲酒禮》云『乃合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』，是用之鄉人也。《燕禮》云『遂歌鄉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』，是用之邦國也。」風，風也，教也。朱氏曰：「風兼二義，以象言則曰風，以事言則曰教。」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

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，嗟歎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孔氏曰：「鄭氏《樂記》注云：『雜比曰音，單出曰聲。』」〇廣漢張氏曰：「音起於聲，而聲出於情。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聲不止於言，凡嗟歎永歌皆是。聲成文，謂其清濁、高下、疾徐、疎數之節，相應而和也。」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，息吏反。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《詩》。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，故《詩》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虛應反。五曰雅，六曰頌。説見「六義」條下。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福鳳反。刺上。李氏曰：「蓋言二《南》之詩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。至於變風，則人臣諷刺其上。」主文而譎古穴反。諫，鄭氏曰：「譎諫，詠歌依違，不直諫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，雖優游不迫，而感人實深。」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至于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孔氏曰：「國之史官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，故知其得失之迹。」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，以風其上，風，福鳳反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，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。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王氏曰：「風之本出於人君，一人之躬行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。」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孔氏曰：「言天下之政事，發見四方之風俗，謂之雅。」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古毒反。於神明者也。並見「風雅頌」條下。是謂四始，《詩》之至也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曰：「《關雎》之亂以爲《風》始，《鹿鳴》爲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爲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廟》爲《頌》始。」〇李氏曰：「是四始以下皆

《詩》之至也。」然則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鵲巢》、《騶虞》之德，諸侯之風也。先王之所以教，孔氏曰：「諸侯之風，先王大王、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。」故繫之召公。說見「周南」條下。○程氏曰：「繫之《周南》，繫之《召南》，今本皆誤作『公』。」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氏曰：「王者正始於家，終於天下。」王化之基，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呂氏曰：「哀，至誠惻怛之意。《禮記》所謂『無服之喪』，『內恕孔悲』，蓋求賢之情，其惻隱有如此者。」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程氏曰：「《關雎》之義，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，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，非説於色也。哀窈窕，思之切也。切於思賢才，而不在於淫色，無傷善之心也。思之甚切，以常人言之，直入於邪始得。然《關雎》却止乎禮義，哀不至于傷，則其思也，亦異乎常人之思矣。後人以爲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』，配惟后妃可稱。后妃自是配，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？淫其色乃男子之事。自是《關雎》之義如此，非謂后妃也。」

《論語》：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○《大戴禮・保傅》篇曰：「《春秋》之『元』，《詩》之《關雎》，《禮》之冠、婚，《易》之乾、坤，皆慎始敬終云爾。」○《前漢書》匡衡曰：「孔子論《詩》，以《關雎》爲始，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、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，則無以奉神靈之統，而理萬物之宜。」

魯、齊、韓、毛，師讀既異，義亦不同。以魯、齊、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，獨《毛詩》率與經傳合。《關雎》，正風之首，三家者乃以爲刺，歐陽氏曰：「《關雎》，齊、魯、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。《前漢・杜欽傳》曰『佩玉晏鳴，《關雎》歎之』，瓚曰：『此《魯詩》也。』《後漢》明帝詔曰『昔應門失守，《關雎》刺世』，注：『薛君《韓詩章句》曰：人君退朝，后妃御見有度，應門擊柝，鼓人上堂。今內傾于色，故詠《關雎》説淑女以刺時。』」餘可知矣。是則《毛詩》之義，最爲得其真也。間有反覆煩重，時失經旨，如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

之類，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，蓋近之。至於止存其首一言，而盡去其餘，則失之易矣。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烏了反。窕徒了反。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音求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關關，和聲也。雎鳩，王雎也，鳥摯而有別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鵰類也。今江東人呼之爲鶚。』楊雄、許慎皆曰：『白鷢，似鷹，尾上白。』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雎鳩不取其摯，取其別也。」水中可居曰洲。后妃説樂君子之德，無不和諧，慎固幽深，若雎鳩之有別焉，然後可以風化天下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，父子親則君臣敬，君臣敬則朝廷正，朝廷正則王化成。窈窕，幽閒也。淑，善。逑，匹也。言后妃有關雎之德，是幽閒貞專之善女，宜爲君子之好匹。」○楊氏曰：「《詩》全要體會。何謂體會？且如《關雎》之詩，詩人以興后妃之德，蓋如此也，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。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，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。知關關之聲爲和，則又想像『在河之洲』是何所在。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，則知如是之禽，其鳴聲如是，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，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，是之謂體會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逑，本亦作仇。」

《關雎》具風、比、興三義。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。首章以雎鳩發興，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。至於雎鳩之和靜、荇菜之柔順，則又取以爲比也。風之義易見，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。興多兼比，比不兼興。意有餘者，興也。直比之者，比也。興之兼比者，徒以爲比，則失其意味矣。興之不兼比者，誤以爲比，則失之穿鑿矣。如《殷其雷》，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，非可以比類求也。孔氏曰：「毛氏特言『興

也』，爲其理隱故也。今從毛氏例，特書『興』以別之，餘皆不書。」

參初金反。差初宜反。荇衡猛反。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哲善反。轉反側。

程氏曰：「荇菜，以興后妃之柔順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參差然不齊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荇，接余也，以事宗廟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接余，白莖，葉紫赤色，正圓，徑寸餘，浮在水上，根在水底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案《天官·醢人》陳四豆之實，無荇菜，或殷禮也。」流，求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左、右，皆隨水之貌。」朱氏曰：「左右流之，求之無方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寤，覺。寐，寢也。服，思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服，猶懷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悠者，思之長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卧而不周曰輾。」孔氏曰：「輾轉，身回動而不周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輾，亦作展。」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參差荇菜，左右芼毛報反。之。窈窕淑女，鍾鼓樂音洛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芼，擇也。」董氏曰：「芼則以熟而薦也。《傳》曰：『芼以薑桂。』」〇蘇氏曰：「求得而采，采得而芼，先後之叙也。凡《詩》之叙類此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求而得之，則當以琴瑟、鍾鼓樂之也。」

后妃之德，坤德也。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」，擬諸形容者也。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。唯天下之至静，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。萬化之原，一本諸此。未得之也，如之何其勿憂？既得之也，如之何其勿樂也？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」，憂之不過其則也。「琴瑟友之」、「鍾鼓樂之」，樂之不過其則也。所謂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者也。友，亦樂也。鍾鼓有時而奏，琴瑟無時而不在側，若朋友然，故曰友。

《關雎》三章，一章四句，二章章八句。鄭氏作五章章四句。今從毛氏。

《葛覃》，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，則志在於女功之事，躬儉節用，服澣濯之衣，尊敬師傅，則可以歸安父母，化天下以婦道也。

張氏詩曰：「葛蔓生春谷鳥遷，女功興念憶歸安。不將貴盛驕門族，容使親心得盡歡。」

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而所以成德者，必有本也。曷謂本？《葛覃》所陳是也。後之講師徒見《序》稱「后妃之本」，而不知所謂，乃爲「在父母家，志在女功」之説以附益之。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，貴而勤儉，乃爲可稱。若在室而服女功，固其常耳，不必詠歌也。

葛之覃兮，施以豉反。于中谷，維葉萋萋。黄鳥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葛，所以爲絺綌，女功之事煩辱者。覃，延也。施，移也。孔氏曰：「施，言引蔓移去其根也。」中谷，谷中也。孔氏曰：「『中谷，谷中』，倒其言者，古之人語皆然，詩文多此類。」萋萋，茂盛貌。黄鳥，搏黍也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黄鳥，幽州人謂之黄鸝，一名倉庚，齊人謂之搏黍。」灌木，叢木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木族生爲灌。」喈喈，和聲之遠聞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后妃見葛生鳥鳴，因時感事，樂女功之將作。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，刈濩而爲絺綌也。」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。是刈魚廢反。是濩，胡郭反。爲絺恥知反。爲綌，去逆反。服之無斁。音亦。

毛氏曰：「莫莫，成就之貌。濩，煮之也。精曰絺，麤曰綌。斁，厭也。古者王后織玄紞，公侯夫人紘綖，卿之內子大帶，

大夫命婦成祭服，士妻朝服，庶人以下各衣其夫。」〇張氏曰：「秋時也。」〇陳氏曰：「以爲衣服，而服之無厭斁之心。女功之勤，非苟知之，身親嘗之，❶所以能儉。」〇《釋文》刈作艾，曰：「艾，亦作刈。《韓詩》云：『刈，取也。』」〇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斁作射，音義同。」

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。薄汙我私，薄澣户管反。我衣。害户葛反。澣害否，歸寧父母。

蘇氏曰：「言，辭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言歸于好。』」張氏曰：「言告言歸，猶曰告曰歸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言，我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師，女師也。古者女師教以婦德、婦言、婦容、婦功。孔氏曰：「教女之師，以婦人爲之。《昏禮》曰：『姆纚、笄、綃衣，在其右。』注云：『姆，婦人五十無子，出而不復嫁，能以婦道教人者。』」姆，亡候反。纚，山買反。笄，音雞。綃，音消。汙，煩也。鄭氏曰：「煩，煩撋之，用功深。」撋，而專反。〇《釋文》曰：「猶挼莏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治汙曰汙。」私，燕服也。婦人有副褘盛飾，以朝事舅姑，接見于宗廟，進見于君子，其餘則私也。」〇《芣苢》傳曰：「薄，辭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澣，謂濯之耳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害，何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何者當澣，而何者可以未澣乎？我將歸寧於父母矣。歸寧者，歸而問安之義。」

《葛覃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卷卷勉反耳》，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，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也。

歐陽氏曰：「婦人無外事，求賢審官，非后妃之職。蓋后妃諷其君子，愛養臣下，慰其勞苦，而接以恩意，其宮中相語

❶「嘗」，原作「常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者如是而已，非私謁之言也。」劉氏曰：「后妃本不與外事，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，亦何至朝夕憂勤乎？」〇張氏詩曰：「閨閫誠難與國防，默嗟徒御困高岡。觥罍欲解痛瘏恨，采耳元因備酒漿。」

夫婦一體也，位雖不同，而志不可不同。求師取友，婦人固無與乎此，而好善之志，則不可不同也。崇德報功，后妃固無與乎此。而體群臣之志，則不可不同也。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」，婦人之志如是，其夫斯能好善矣。「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」、「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」，后妃之志如是，王者斯能體群臣矣。室有轑釜之聲，則門無嘉客。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？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音傾。 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户康反。

毛氏曰：「憂者之興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采采，非一采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卷耳，苓耳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《廣雅》云：「枲耳，亦云胡枲，或曰苓耳，形似鼠耳，叢生似盤。」』陸璣曰：『葉青白色，似胡荽，白華，細莖，蔓生，可煮爲茹。』」〇張氏曰：「枲耳，釀酒所須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據《本草》即蒼耳。」頃筐，畚屬，易盈之器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敧筐也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器之易盈而不盈者，憂思深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懷，思。寘，置也。」〇吕氏曰：「酒醴，婦人之職。臣下之勤勞，君必有以勞之，因采卷耳而有所感，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，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，此首章所以言『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』，周行，周道也。《大東》詩曰『佻佻公子，行彼周行』，行，亦道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詩》有三『周行』，此及《大東》者，皆道路之道，《鹿鳴》乃道義之道。」

毛氏以周行爲周之列位，自《左氏》以

來，其傳舊矣。然以經解經，則不若呂氏之說也。

陟彼崔徂回反。嵬，五回反。我馬虺呼回反。隤。徒回反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

毛氏曰：「陟，升也。崔嵬，土山之戴石也。《爾雅》：「石山戴土謂之崔嵬。」虺隤，病也。姑，且也。《釋文》云：「姑，《說文》作夃，音義同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。」人君黃金罍。孔氏曰：「《韓詩》說：『罍，天子以玉，諸侯、大夫皆以金，士以梓。』毛說：『金罍，酒器也。諸臣之所酢，人君以黃金飾，尊大一石，金飾龜目，蓋刻爲雲雷之象，名罍，取於雲雷故也。』言刻畫，則用木矣，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。《韓詩》『天子以玉』，經無明文。」永，長也。」

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，我姑且酌酒以勞之，維以少寬其思，使不永懷、不永傷而已。

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。我姑酌彼兕徐履反。觥，古橫反。維以不永傷。

毛氏曰：「山脊曰岡，玄馬病則黃。兕觥，角爵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兕，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以兕角爲觥，《韓詩》說觥五升，《毛詩》說觥大七升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周禮》有觥罰之事，又云觥其不敬者，但謂以觥罰之耳，非必觥專爲罰爵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此章爲意不盡，申殷勤也。」○《釋文》兕作光，曰：「字又作兕。」觥作觵，曰：「字又作觥。」

陟彼砠七餘反。矣，我馬瘏音塗。矣。我僕痡音敷。矣，云何吁矣！

毛氏曰：「石山戴土曰砠。《爾雅》曰：「土戴石曰砠。」瘏，病也。痡，亦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僕、馬皆病，而今云何乎？其亦憂矣，深閔之辭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極道勤勞嗟嘆之狀，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，無窮已之辭也。」○《釋文》砠作確，曰：「本亦作砠。」

《卷耳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樛木》，后妃逮下也。言能逮下，而無嫉

妬之心焉。永嘉鄭氏曰：「婦人之德，莫大於不妬忌，蓋功容可勉，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。」

南有樛居虯反。木，葛藟力軌反。纍力追反。之。樂只之氏反。君子，福履綏之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南，南土也。木下曲曰樛。南土之葛藟茂盛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藟與葛異，亦葛之類也。陸璣云：『一名巨瓜，亦延蔓生，葉艾白色，其子赤，酢而不美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履，禄。綏，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木枝以下垂之故，故葛藟得纍而蔓之，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，則衆妾上附事之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室家既和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。」○滎陽公曰：「『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』，但取其下曲，則葛藟得纍之，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。『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』，但取其食則相呼，非取其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也。」兩説皆王氏義。

后妃如此，樂哉君子，可謂「福履綏之」矣。漢之二趙，隋之獨孤，唐之武后，其禍至於亡國，則《樛木》之后妃，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？

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。樂只君子，福履將之。

毛氏曰：「荒，奄也。」呂氏曰：「荒，芘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將，猶扶助也。」

南有樛木，葛藟縈烏營反。之。樂只君子，福履成之。

毛氏曰：「縈，旋也。成，就也。」○《釋文》縈作帠，曰：「本又作縈。」

《樛木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螽音終斯》，后妃子孫衆多也。言若螽斯不妬忌，則子孫衆多也。朱氏曰：「螽斯聚處和一，而卵育蕃多，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，非必知其不妬忌也。或曰：古人精察物理，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。」

螽斯羽，詵所巾反。詵兮。宜爾子孫，振振音

真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螽斯，蚣蝑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螽斯，陸璣《疏》曰：『蝗類也。』《七月》云『斯螽』，文雖顛倒，其實一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螽斯一生八十一子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言羽者，螽斯羽蟲也。《無羊》之詩，羊言角，牛言耳，狀物多如此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詵詵，衆多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詵詵，言其生之衆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宜爾者，歸其所自於后妃也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曰：「振振，盛也。」

螽斯羽，薨薨兮。宜爾子孫，繩繩兮。

毛氏曰：「薨薨，衆多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薨薨，言其飛之衆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繩繩，不絕貌。」

螽斯羽，揖揖側立反。兮。宜爾子孫，蟄蟄直立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揖揖，會聚也。蟄蟄，和集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揖揖，言其聚之衆。」呂氏曰：「螽斯始化，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。已化則齊飛，薨薨然有聲。既飛復斂羽，揖揖然而聚。歷言衆多之狀，其變如此也。」

《螽斯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桃夭於驕反》，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妒忌，則男女以正，昏姻以時，國無鰥民也。王氏曰：「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，而四方之廣，家人婦子服化者，正其本而已。故察於治亂之形，而不見其本者，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乖爭之風始于閨門，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，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？此意蓋深遠矣。」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廣漢張氏曰：「此詩興也，然興之中有比焉。唯比義輕於興，則謂之興而已。《詩》中若此蓋多也。」桃有華之盛者，夭夭，其少壯也。灼灼，華之盛也。王氏曰：「桃華於仲春，以記昏姻之時。」之子，嫁子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之子者，是子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之爲語助。《桃夭》爲嫁者之子，《漢廣》則貞潔者之子，《東山》言其妻，《白華》

斥幽王，各隨事而名之。」于，往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婦人謂嫁曰歸。宜其室家，則室家皆得其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曰：『女有家，男有室。』室家，謂夫婦也。」

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」，因時物以發興，且以比其華色也。既詠其華，又詠其實，又詠其葉，非有他義，蓋餘興未已，而反覆歌詠之爾。

桃之夭夭，有蕡浮雲反。其實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。

毛氏曰：「蕡，實貌。家室，猶室家也。」

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側巾反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

毛氏曰：「蓁蓁，至盛貌。宜其家人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。」

《桃夭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兔罝子斜反》，后妃之化也。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呼報反。德，賢人衆多也。廣漢張氏曰：「《桃夭》言后妃之所致而已，至於《兔罝》，則曰『后妃之化』，蓋和平之風，至於使兔罝之人，亦興其好德之彝性，則固有不言而信，不疾而速者。其要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。」〇李氏曰：「歐陽氏謂如《序》文，則《周南》之人舉國皆賢，無復君子小人之別，此以辭害意也。」

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。陟耕反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

歐陽氏曰：「肅肅，嚴整貌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兔罝，兔罟也。孔氏曰：「兔自作徑路，張罝捕之也。」丁丁，椓杙聲也。❶孔氏曰：「杙，謂橜也。此丁丁連椓之，故知椓杙聲。」赳赳，武貌。干，扞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公侯以武夫自固，爲扞蔽如盾，爲防守如城然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言聞此椓杙之聲，而視其人則甚武，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。田野之人，皆有可用之才，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。

❶「杙」，原作「栈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同。

此文王時周人之詩，極其尊稱，不過曰『公侯』而已，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。凡《雅》、《頌》稱王者，皆追王後所作爾。」○《釋文》兔作菟，曰：「菟又作兔。」

肅肅兔罝，施于中逵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好仇。

毛氏曰：「逵，九達之道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好仇，善匹也，非特扞城而已。」

肅肅兔罝，施於中林。赳赳武夫，公侯腹心。

毛氏曰：「中林，林中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腹心，同心同德之謂也，非特好仇而已。」

曰干城，曰好仇，曰腹心，其辭浸重，亦嘆美無已之意爾。

《兔罝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芣音浮苢音以》，后妃之美也。和平，則婦人樂有子矣。程氏曰：「《螽斯》唯言不妬忌，若《芣苢》則更『和平，婦人樂有子』，謂妾御皆無所恐懼，而樂有子矣。」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毛氏曰：「采采，非一辭也。芣苢，馬舄；馬舄，車前也。宜懷任焉。孔氏曰：「今車前草，大葉長穗，好生道邊，江東人呼爲蝦蟆衣。」○陸璣云：「其子治婦人難産。」薄，辭也。采，取也。有，藏之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后妃無嫉妬之心，則和平矣。惟其和平，故天下化而和平，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。《芣苢》，和平之詩也。天下和平，非文辭形容所能及，故每章言『采采』而已，無他辭也。」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都奪反。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力活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掇，拾也。捋，取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捋，取其子也。」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袺音結。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襭户結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袺，執衽也。扱衽曰襭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襭，以衣衽扱物謂之襭。」扱，初洽反。○朱氏曰：「袺，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。襭，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。」

《芣苢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漢廣》，德廣所及也。文王之道被于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。

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南方之木美。喬，上竦也。思，辭也。孔氏曰：「傳先言『思，辭』，然後始言『漢上游女』，疑經『休息』之字作『休思』也。詩之大體，韻在辭上，疑『休』、『求』爲韻，二字俱作『思』。但未見如此之本，不敢輒改爾。」潛行爲泳。永，長。方，泭也。」郭璞曰：「小筏曰泭。」筏，音伐。○杜氏《釋例》：「漢出武都沮縣，經襄陽，至江夏陽安縣入江。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，經南郡江夏，至廣陵入海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人之休於木下，必攀枝跛波我反。倚，喬木不可攀也，興女有高潔之行。女之游者，謂曠僻獨行，可動之地，異乎閨門之内、姆傅之側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其幽閒貞静之女，見者自無狎暱之心，决知其不可求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末乃陳其不可得之辭，如漢廣而不可泳，江永而不可方爾。」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毛氏曰：「翹翹，薪貌。錯，雜也。秣，養也。六尺以上曰馬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學

記》注以楚爲荆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刈楚刈蔞，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既知不可得，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，我則願秣其馬。此悦慕之辭，猶古人言『雖爲執鞭，猶忻慕焉者』是也。」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蔞。力俱反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毛氏曰：「蔞，草中之翹翹然。五尺以上曰駒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蔞，蔞蒿也。江東用羹魚也。其葉似艾，白色，長數寸。」

《漢廣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汝墳》，道化行也。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范氏曰：「汝墳之國，婦人閔其君子，勉之以正，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？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，故曰『道化行』也。」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。未見君子，惄乃歷反。如調張留反。飢。

毛氏曰：「遵，循也。汝，水名也。杜氏《釋例》：「汝出汝陽縣大孟山，至汝陰褒信縣入睢。」墳，大防也。孔氏曰：「墳，謂崖岸狀如墳墓，名大防也。」枝曰條，幹曰枚。惄，飢意也。調，朝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君子從役於外，婦人爲樵薪之事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汝爲濆。」又曰：「汝有濆。」董氏曰：「謂大水溢出，別爲小水，故知『墳』當作『濆』。郭璞引『遵彼汝濆』以證《爾雅》，晉世《詩》本猶爲『濆』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惄作愵，曰：「本又作惄。」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肄。以自反。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

毛氏曰：「肄，餘也，斬而復生曰肄。既，已。遐，遠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自勉之意。伐肄見踰年矣，言將見君子，不遠棄我也。」

魴符方反。魚赬敕貞反。尾，王室如燬。音毀。

雖則如燬，父母孔邇。

魴，解見《敝笱》。○毛氏曰：「赬，赤也。魚勞則尾赤。呂氏曰：「鯉尾赤，魴尾白，今亦赤，則勞甚矣。」燬，火也。」○長樂王氏曰：「父母，指文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孔，甚。邇，近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王室如燬，畏王室之酷烈。是時紂存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勞苦之極，從而寬之曰：『王室雖如燬，而文王在邇，有以恤我也。』玩此詩，則民心雖怨乎紂，而尚以周之故，未至於泮散也。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，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，其德可不謂至乎？」

《汝墳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麟之趾》，《關雎》之應應對之應。也。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天下無犯非禮，雖衰世之公子，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。

程氏曰：「自『衰世公子』以下，《序》之誤也。『麟趾之時』，『麟趾』不成辭，言『之時』，謬矣。」鄭氏曰：「衰世，謂當文王與紂之時。公子皆信厚，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。」《鄭志》，鄭玄門人所集。

麟之趾，振振音真。公子。于嗟麟兮！

孔氏曰：「麟，麕身，牛尾，一角，不踐生草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趾，足也。振振，信厚也。于嗟，嘆辭。」○程氏曰：「《關雎》始於衽席，及於子孫，至於宗族，以被天下，故自近而言之，麟取其厚，趾、定、角皆於麟取之，有仁厚之象也。既言之，又嘆美之曰：『于嗟麟兮！』」朱氏曰：「麟之趾仁厚，公子亦仁厚。」○《釋文》趾作止，「本亦作趾」。

麟之定，都佞反。振振公姓。于嗟麟兮！

毛氏曰：「定，題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「題，額也。」公姓，公同姓。」王氏曰：「公姓，公孫也。孫，傳姓者也。」

麟之角，振振公族。于嗟麟兮！

鄭氏曰：「麟角之末有肉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公族，公同祖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公族，公同高祖，祖廟未毀，有服之親。」

《麟之趾》三章，章三句。

周南之國十一篇，三十六章，百五十九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

召　南

說已見《周南》。

《鵲巢》，夫人之德也。國君積行下孟反。累功，以致爵位。夫人起家而居有之，德如鳲鳩，乃可以配焉。鄭氏曰：「夫人有均壹之德，如鳲鳩然，而後可配國君焉。」

楊氏曰：「《鵲巢》言夫人之德，猶《關雎》之言后妃也。蓋自天子至於諸侯、大夫，刑于家邦，無二道也。以《關雎》爲文王之妃，則《鵲巢》夫人亦必有主名者。若謂皆文王之詩，則文王繼世之君，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。文王一人之身，而有聖賢之異，無是道也。然則二《南》之詩，周公之以風天下，無可疑者。」

三百篇之義，首句當時所作，或國史得詩之時，載其事以示後人，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。說詩者非一人，其時先後亦不同。以毛傳考之，有毛氏已見其說者，時在先也；有毛氏不見其說者，時在後也。《關雎》之義，其末曰「不淫其色」，毛傳亦曰「后妃說樂君子之德，無不和諧，又不淫其色」，然則《關雎》之義，皆毛公所已見也。《鵲巢》之義，其末曰：「德如鳲鳩，乃可以配焉。」《毛傳》止曰：「鳲鳩不自爲巢，居鵲之成巢。」未嘗言鳲鳩之德。然則《鵲巢》之義，有毛公所不見者也。意者後之爲毛學者，如衛宏之徒，附益之耳。毛傳尚簡，義之已

明者，固不重出。義之未明者，亦必申言。如《鳲鳩》之義，雖刺不壹，而其旨未明，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，平均如一，以訓釋之。今《鵲巢》之義，止云「德如鳲鳩」，而未知鳩之德若何。使毛公果見此語，傳豈應略不及之乎？詩人本取「鳩居鵲巢」以比夫人坐享成業，蓋非有婦德者，殆無以堪之也。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，詩中固亦包此意，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，決無可疑也。

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御五嫁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鳩，鳲鳩，秸鞠也。鳲鳩不自爲巢，居鵲之成巢。孔氏曰：「鳲鳩，秸鞠。郭璞曰：『今布穀也。』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今所謂布穀、戴勝者，與鳩絕異。惟今人直謂之鳩者，拙鳥也，不能作巢，多在屋瓦間，或於樹上架構樹枝，初不成窠，便以生子，往往墜雛。今鵲作巢甚堅，既生雛散飛，則棄而去，容有鳩來處彼空巢。」○張氏曰：「鵲巢鳩居，不必有此理，止取二物爲喻，猶桃蟲及鳥亦二物。」百兩，百乘也。孔氏曰：「車有兩輪，故稱兩。」諸侯之子嫁於諸侯，送御皆百乘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御，迎也。」○滎陽公曰：「『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。』但取鳩之不自爲巢，而居鵲之成巢，非取鵲之强而不淫，知歲之所在，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。」廣漢張氏曰：「唯其專靜均壹，能端然享之，是乃夫人之德也。有所作爲，則非婦道矣。」

維鵲有巢，維鳩方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將之。

毛氏曰：「方，有之也。將，送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家人送之，良人迎之。」

維鵲有巢，維鳩盈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成之。

毛氏曰：「盈，滿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滿者，言衆媵姪娣之多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成，成其禮也。」

《鵲巢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采蘩》，夫人不失職也。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則不失職矣。楊氏曰：「夫人爲宗廟社稷主，以共祭祀爲職。」

于以采蘩？于沼于沚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事。

毛氏曰：「于，於也。蘩，皤蒿也。孔氏曰：「白蒿也。然則非水菜，謂於其傍采之也。」沼，池。沚，渚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「小渚曰沚，小洲曰渚。」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尊祭祀，故直謂之事。《春秋》『有事于大廟』，大事于大廟是也。」

于以采蘩？于澗之中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宮。

毛氏曰：「山夾水曰澗。宮，廟也。」

被皮寄反。之僮僮音同。夙夜在公。被之祁祁，薄言還歸。

毛氏曰：「被，首飾也。孔氏曰：「被者，《少牢》云『主婦被裼』，此《周禮》所謂次也。次第髮長短爲之，所謂髮髢也。」❶僮僮，竦敬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僮僮，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。」夙，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公，公所也。謂宗廟之中，非私室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祁祁，舒遲也，去事有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祭義》曰：『及祭之後，陶陶遂遂，如將復入然。』不欲遽去，愛敬之無已也。」

《采蘩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草蟲》，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。王氏曰：「夫婦之際，或至於敝而不終者，無禮以自防故也。」

喓喓於遥反。草蟲，趯趯託歷反。阜螽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敕中反。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。户江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喓喓，聲也。草蟲，常羊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蟲》云：『草蟲，負蠜。』郭璞曰：『常羊也。』陸璣云：『小大長短如蝗也，青色。』」

❶「髮」，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周禮注疏》作「髲」，當據改。

趯趯，躍也。阜螽，蠜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蟲》云：『阜螽，蠜。』李巡曰：『蝗子也。』」忡忡，猶衝衝也。止，辭也。覯，遇也。降，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草蟲鳴，阜螽躍而從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召南之大夫，行役在外，其妻獨居，見此二物以類相從，似有陰陽之性，因感時物之變，而思其君子，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婦人雖適人，有歸宗之義。」○范氏曰：「『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』者，憂心不當夫也。婦人之從君子，豈以爲必得當之哉？見禮則進，不見禮則退，故古之嫁者，三月而後反馬，所以養廉耻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蟲，本或作虫，非也。虫，音許鬼反。」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惙惙。張劣反。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説。音悦。

毛氏曰：「蕨，鼈也。孔氏曰：「『蕨，鼈』，《釋草》云。舍人曰：『蕨，一名虌。』」○郭璞曰：「初生無葉，可食。」惙惙，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，蓋言今其時矣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婦人見時物之變新，感其君子。」

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。未見君子，我心傷悲。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夷。

毛氏曰：「薇，菜也。孔氏曰：「薇，山菜也。莖葉似小豆，蔓生，可作羹，亦可生食。」夷，平也。」

《草蟲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采蘋》，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共音恭。祭祀矣。

自天子之后妃，至於大夫之妻，共由一道，因其所處之廣狹，而有斂舒焉。

于以采蘋？南澗之濱。于以采藻？于彼行潦。音老。

毛氏曰：「蘋，大萍也，濱，厓也。藻，聚藻也。行潦，流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蘋，郭璞曰：『今水上浮萍也。』陸璣曰：『藻，水草也。生水底，其一種葉如鷄蘇，其一種莖大如釵股，葉如蓬蒿。』行潦，

道路之上流行之水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沈者曰蘋，浮者曰藻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采蘋必於南澗之濱，采藻必於行潦，言其所薦有常物，所采有常處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濱，當作瀕。袁淑書曰『宅在南瀕』，《毛詩》所謂『于以采蘋，南澗之瀕』者也。」

于以盛音成。之？維筐及筥。居呂反。于以湘之？維錡宜綺反。及釜。符甫反。

毛氏曰：「方曰筐，圓曰筥。湘，亨也。錡，釜屬。有足曰錡，無足曰釜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其所用有常器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言其誠信之至，事事必躬也。」

于以奠之？宗室牖下。誰其尸之？有齊側皆反。季女。

毛氏曰：「奠，置也。宗室，大宗之廟也。大夫、士祭於宗廟，奠於牖下。孔氏曰：「祭在奧，西南隅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室前東户西牖，牖下則室中西南隅，所謂奧也。」尸，主。齊，敬。季，少也。蘋、藻，薄物也。澗、潦，至質也。筐、筥、錡、釜，陋器也。少女，微主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宗室牖下，言其所奠有常地也。自所薦之物、所采之處、所用之器、所奠之地，皆有常而不敢變，此所謂能循法度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季女者，大夫之妻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于以鬺之』。」顏師古曰：「鬺，亨也。」

采之盛之，湘之奠之，所爲者非一端，所歷者非一所矣。煩而不厭，久而不懈，循其序而有常，積其誠而益厚，然後祭事成焉。季女之少，若未足以勝此。而實尸此者，以其有齊敬之心也。大夫之妻未必果少，特言苟持敬，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。《采蘩》以職言，舉其綱也；《采蘋》以法度言，詳其目也，尊卑之辨也。

《采蘋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甘棠》，美召時照反。伯也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。鄭氏曰：「召伯爲二伯後，美其爲伯之功，故言伯云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召康公也。《燕世家》云『與周同姓』，孔安國及鄭皆云尔。皇甫謐云『文王之庶子』，按《左傳》富辰言，文之昭十六國，無燕也。」

蔽芾非貴反。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蒲曷反。

范氏曰：「蔽芾，盛也。」曾氏曰：「蔽芾，蓋世所謂連綿字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甘棠，杜也。孔氏曰：「棠，今之杜梨，其白者爲棠，其赤者爲杜。」○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棠，今棠梨也。」翦，去。伐，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茇，草舍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止於其下以自蔽，猶草舍耳，非真作舍也。」○長樂王氏曰：「召伯觀省風俗，或茇甘棠之下，以受民訟。」○《左氏傳》曰：「『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』，思其人，猶愛其樹。」劉氏曰：「召伯在之時，嘗憩息此棠樹之下。今其雖不在，猶當勿伐此棠。蓋覩其物，思其人；思其人，則愛其樹，得人心之至也。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，止舍棠下，是爲墨子之道也。」

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敗，召伯所憩。起例反。

毛氏曰：「憩，息也。」

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，召伯所說。始銳反。

王氏曰：「拜，謂屈之而已。」董氏曰：「施士丐曰：『拜，如人之拜，小低屈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說，舍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說，本作稅。」

《甘棠》三章，章三句。

《行露》，召伯聽訟也。衰亂之俗微，貞信之教興，彊暴之男，不能侵陵貞女也。

鄭氏曰：「此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，當文王與紂之事。」❶

厭於葉反。浥於及反。行露，豈不夙夜？謂行多露。

毛氏曰：「厭浥，濕意也。行，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夙，早也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

❶ 「事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時」。

曰：「豈不欲早暮而行？懼多露之濡己，以喻違禮而行，必有汙辱。」

誰謂雀無角？何以穿我屋？誰謂女音汝。無家？何以速我獄？雖速我獄，室家不足。

毛氏曰：「雀之穿屋，似有角者。速，召。獄，埆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鄭《異義駁》云：『埆者，囚證於埆核之處。』」埆，音角。○鄭氏曰：「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，强暴之男召我而獄，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。物有似而不同，雀之穿屋不以角，乃以咮。今强暴之男召我而獄，不以室家之道於我，乃以侵陵，物物與事有似而非者。室家不足，謂媒妁之言不和，六禮之來强委之。」

誰謂鼠無牙？何以穿我墉？誰謂女無家？何以速我訟？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

楊氏曰：「牙，牡齒也。鼠無牡齒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牙，牡齒也。」○山陰陸氏曰：「雀有咮而無角，鼠有齒而無牙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墉，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，召伯聽訟之明也。」

《行露》三章，一章三句，二章章六句。

《羔羊》，《鵲巢》之功致也。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節儉正直，德如羔羊也。朱氏曰：「衣裳有常制，進止有常所，其節儉正直，亦可見矣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德如羔羊，如《羔羊》之詩也。」

羔羊之皮，素絲五紽。徒何反。退食自公，委於危反。蛇音移。委蛇。

毛氏曰：「小曰羔，大曰羊。素，白也。紽，數也。孔氏曰：「此言紽數，下言總數，謂紽、總之數有五，非訓紽、總爲數也。」古者素絲以英裘，不失其制，大夫羔裘以居。」○范氏曰：「退食者，退而食於私家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公，朝也。」○毛氏曰：

「委蛇，行可從迹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委蛇，委曲自得之貌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重言『委蛇』，舒泰而有餘裕也。此獨賦其退食之際，蓋於此時而然，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。不然有所愧于中，則其退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暇，寧有委蛇之氣象哉？」○《釋文》紽作它，曰：「本或作紽。」蛇作虵，曰：「本又作蛇。」

惟其出入皆可從迹，則仰不媿、俯不怍，而從容自得，毛、鄭蓋一說也。

羔羊之革，素絲五緎。音域。委蛇委蛇，自公退食。

毛氏曰：「革，猶皮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說文》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。對文則皮、革異，散文則皮、革通。《司裘》曰『大喪飾皮車』，謂革輅也。去毛得稱皮，是有毛得稱革。」緎，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縫合羔羊皮爲裘。縫，即皮之界緎，因名裘縫云緎。五緎既爲縫，則五紽、五總亦爲縫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『自公退食』，猶『退食自公』。」

羔羊之縫，符龍反。素絲五總。子公反。委蛇委蛇，退食自公。

毛氏曰：「縫，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。總，數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朝夕往來，出公門入私門，出私門入公門而已，終無私交之行也。」

《羔羊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殷音隱其靁》，勸以義也。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，不遑寧處，其室家能閔其勤勞，勸以義也。鄭氏曰：「召南大夫，召伯之屬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曰『伯輿之大夫瑕禽』，亦此之類也。」

殷其靁，在南山之陽。何斯違斯，莫敢或遑。振振音真。君子，歸哉歸哉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殷，靁聲也。山南曰陽。何此君子也。違，去。遑，暇也。振振，信厚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如鸛鳴婦嘆之義，將風雨，則思念行者

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『何斯』，斯，此人也。『違斯』，斯，此所也。『歸哉歸哉』，冀其畢事而還歸也。閔之深而無怨辭，所謂勸以義也。」呂氏曰：「『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』，勸以義也。再言『歸哉』者，欲慎其歸以復命也。遠行從役，不辱君命，然後可以言歸。」

殷其靁，在南山之側。何斯違斯，莫敢遑息。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。

毛氏曰：「息，止也。」

殷其靁，在南山之下。何斯違斯，莫或遑處。尺煮反。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。

毛氏曰：「處，居也。」

《殷其靁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摽婢小反有梅》，男女及時也。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，男女得以及時也。朱氏曰：「述女子之情，欲昏姻之及時也。視《桃夭》則少貶矣，《行露》、《死麕》於《漢廣》亦然。」

范氏曰：「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，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，使之夫婦有別，以相生養，以相代續。是以《關雎》言后妃之德，而至於男女以正，昏姻以時。《鵲巢》言夫人之德，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。《桃夭》美其盛也，故以桃喻。《摽有梅》欲其早也，故以梅喻。《東山》言嫁娶之候，亦曰：『倉庚于飛，熠燿其羽。』聖人覩草木蟲鳥之變，意未嘗不在民也。」

摽有梅，其實七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摽，落也。梅尚在樹者七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庶，衆。迨，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吉，卜而得吉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興物之盛時不可久，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梅，《韓詩》作楳。」

摽有梅，其實三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

毛氏曰：「在者三也。今，急辭也。」○王

氏曰：「不暇吉日之擇也，迨今可以成昏矣。」

摽有梅，頃音傾。筐塈許器反。之。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。

毛氏曰：「塈，取也，不待備禮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謂者，相語也，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謂者，以言趣之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凡《詩》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，如此詩之類，固自有説。若《樛木》、《螽斯》之類，皆意不盡，申殷勤而已。欲强求而説，則迂雜而不當矣。」

是詩也，其辭汲汲如將失之，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？

《摽有梅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小星》，惠及下也。夫人無妬忌之行，惠及賤妾，進御於君。知其命有貴賤，能盡其心矣。吕氏曰：「夫人無妬忌之行，而賤妾安於其命，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。」

嘒呼惠反。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寔命不同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嘒，微貌。小星，衆無名者。三心五噣，四時更見。鄭氏曰：「心在東方，三月時也。噣在東方，正月時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心實三星，五是噣。《釋天》云：『咮謂之柳。』則咮者，柳星也。以其爲鳥星之口，故謂之咮。」肅肅，疾貌。宵，夜。征，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夙，早也。凡妾御於君，不敢當夕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寔，是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命，所賦之分也。衆妾進御於君，不敢當夕，見星而往，見星而還，故因其所見以起興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衆妾自知己賤，不敢同於夫人。」

嘒彼小星，維參所林反。與昴。肅肅宵征，抱衾與裯，直留反。寔命不猶。

毛氏曰：「參，伐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天文志》云：『參，白虎宿，三星直。下有三星，鋭曰伐。』」昴，留

也。孔氏曰：「言物成就繫留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二星皆西方宿。」衾，被也。裯，襌被也。《禮記·玉藻》注：「襌無裏。」音單。猶，若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賤妾得進御於君，是其僭恣可行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。乃能謹於抱衾與裯，而知命之不猶，則教化至矣。」

《小星》二章，章五句。

《江有汜音祀》，美媵也。勤而無怨，嫡能悔過也。文王之時，江沱之間，有嫡不以其媵備數，媵遇勞而無怨，嫡亦自悔也。孔氏曰：「嫡，謂妻也。媵，謂妾也。古者女嫁，必姪娣從，謂之媵。《士昏禮》云『雖無娣媵先』，是士有姪娣，但不必備耳。《喪大記》『大夫撫姪娣』，是大夫有姪娣矣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『諸侯一娶九女，二國媵之。』所從皆名媵，獨言『二國』者，異國主爲媵，故特名之。其實雖夫人娣姪，亦爲媵也。鄭氏《士昏禮》注云：『姪，兄之子。娣，女娣也。娣尊姪卑。』」

董氏曰：「江況嫡，沱況媵。今《詩序》乃言『江沱之間』，是失詩人旨也。」

江有汜，之子歸，不我以。不我以，其後也悔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，決復入爲汜。」《爾雅》疏曰：「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。汜水之分，渚水之岐，沱水之別，當使媵妾均承其澤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子，謂嫡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」○范氏曰：「以之爲言用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汜，石經作洍。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洍。蓋古爲洍，後世譌也。」

江有渚，之子歸，不我與。不我與，其後也處。

毛氏曰：「渚，小洲也。水岐成渚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處，得其所處也。」范氏曰：「處，媵得其所。」

江有沱，徒何反。之子歸，不我過。音戈。不我過，其嘯也歌。

毛氏曰：「沱，江之別者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水自河出爲灉，漢爲潛，江爲沱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。《禹貢》梁州云：『沱、潛既道。』荆州亦有沱潛者，蓋以水從江漢出者，皆曰沱、潛，所以荆、梁二州皆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嘯，蹙口而出聲。嫡既覺，自悔而歌。」朱氏曰：「嘯以舒憤懣之氣，言其悔時也。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。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。《易》曰：『震無咎者，存乎悔。』於此見之。《王風》云：『條其歗矣。』《列女傳》云：『倚柱而歗。』皆悲嘆之聲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。」

以，如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」之以。與，如「暴虎馮河，吾不與也」之與。過，如「過從」之過。不我過，言不我顧也。一章曰「其後也悔」，二章曰「其後也處」，三章曰「其嘯也歌」，始則悔寤，中則相安，終則相歡，言之序也。

《江有汜》三章，章五句。

《野有死麕俱倫反》，惡烏路反。無禮也。天下大亂，彊暴相陵，遂成淫風。被文王之化，雖當亂世，猶惡無禮也。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

毛氏曰：「郊外曰野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麕，麞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績人》注云：『齊人謂麕爲麞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白茅，取潔清也。包，裹也。懷，思也。誘，道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吉士使媒人道成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』者，禮之薄也，而猶愈於無禮。」○《釋文》麕作麏，曰：「本亦作麕。」

林有樸蒲木反。樕，音速。野有死鹿。白茅純徒尊反。束，有女如玉。

毛氏曰：「樸樕，小木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木》云：『樸樕，心。』孫炎曰：『樸樕，一名心。』某氏曰：『樸樕，斛樕也。有心能濕，江河間以爲柱。』」野有死鹿，廣物也，束，猶包之也。」

以樸樕爲禮，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。

舒而脱脱勑外反。兮，無感我帨始鋭反。兮，無使尨美邦反。也吠！符廢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舒，徐也。脱脱，舒遲也。感，動也。帨，佩巾也。孔氏：「《内則》『婦事舅姑，佩紛帨』，注云：『帨，拭物之巾。』」尨，狗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尨，犬之多毛者。」非禮相陵則狗吠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奔走失節，動其佩飾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惡無禮之辭也。但言無動我之帨，無驚我之尨，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，蓋可見矣。」

此詩三章，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，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，曰「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」，言非不懷婚姻，必待吉士以禮道之。雖拒無禮，其辭猶巽也。曰「有女如玉」，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，其辭漸切也。至於其末，見侵益迫，拒之益切矣。毛、鄭以誘爲道，《儀禮・射禮》亦先有誘射，皆謂以禮道之，古人固有此訓詁也。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，遂謂彼女懷春，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。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，豈有爲挑誘之汙行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？

《野有死麕》三章，二章章四句，一章三句。

《何彼襛如容反矣》，美王姬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姬，周姓也。」雖則王姬，亦下嫁於諸侯，車服不繫其夫，下王后一等，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。鄭氏曰：「下王后一等，謂車乘厭翟，服則褕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后五路，重翟爲上，厭翟次之。六服褘衣爲上，褕翟次之。」

何彼襛矣？唐棣徒帝反。之華。曷不肅雝？王姬之車。尺奢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襛，猶戎戎也。唐棣，

移音移。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移，似白楊。』」肅，敬。雝，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何彼、曷不，皆設問之辭也。襛，盛也，言何彼戎戎而盛乎？唐棣之華也。豈不肅雝乎？王姬之車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唐棣之華，華如桃李，皆言王姬之盛美。」鄭氏曰：「喻王姬顔色之盛美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釋名》云：『車，聲如居，今尺奢反。』韋昭曰：『古皆音尺奢反，從漢以來，始有居音。』」

何彼襛矣？華如桃李。平王之孫，齊侯之子。

毛氏曰：「平，正也。武王女，文王孫，適齊侯之子。」孔氏曰：「文者，謚之正名也。稱之則隨德不一，以德能平正天下，故稱平王，如稱寧王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本朝太宗稱神宗，及神宗稱神宗，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。」

其釣維何？維絲伊緡。齊侯之子，平王之孫。

毛氏曰：「伊，維。緡，綸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言釣如何？必以絲緡。夫婦相接如何？必以禮也。」

肅雝者王姬，而曰「王姬之車」，不敢指切之也。「平王之孫，齊侯之子」，其辭匹敵，則不驕亢可知也。此詩爲美王姬而作，自應先稱王姬。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，非有它義也。

《何彼襛矣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騶虞》，《鵲巢》之應也。《鵲巢》之化行，人倫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，則庶類蕃殖，蒐田以時，仁如《騶虞》，則王道成也。張氏曰：「仁如《騶虞》，此言王道之成，如《騶虞》之詩，如《緇衣》、《巷伯》之謂也。」

楊氏曰：「二《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，蓋一體也。王者、諸侯之風，相須以爲治，諸侯所以代其終也。故《召南》之

終，至仁如《騶虞》，然後王道成焉。王道成，非諸侯之事也，則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。」

《麟趾》，《關雎》之應。《騶虞》，《鵲巢》之應。意者文王之時，二物應感而至，故詩人以發興歟？

彼茁則劣反。者葭，音加。壹發五豝。百加反。于嗟乎騶虞！

毛氏曰：「茁，出也。孔氏曰：「謂草生茁茁然出。」葭，蘆也。豕牝曰豝。虞人翼五豝，以待公之發。孔氏曰：「五豝止一發，中則殺一而已，仁心之至，不忍盡殺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一發五豝，言禽獸之衆多。」騶虞，義獸，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。」陸璣云：「騶虞，尾長於軀，不履生草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記蘆始出者，著春田之早晚。」

彼茁者蓬，壹發五豵。子公反。于嗟乎騶虞！

毛氏曰：「蓬，草名也。一歲曰豵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豕生三，豵。」

「彼茁者葭」、「彼茁者蓬」，記蒐田之時，蓋曹子桓所謂「勾芒司節，和風扇物，草淺獸肥」之時也。「一發五豝」、「一發五豵」，獸之多而取之鮮也。反三隅而觀之，則天壤之間，和氣充塞，庶類蕃殖，交於萬物有道，而恩足以及禽獸者，皆可見矣。化育之仁，其何以形容？曰「于嗟乎騶虞」，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，殆不足以當之也。

《騶虞》二章，章三句。

召南之國十四篇，四十章，百七十七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

變　風

《釋文》曰：「從《邶》訖《豳》，十三國並變風也。」

邶 鄘、衛説附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邶、鄘、衛者，商紂畿内之地，其封域在《禹貢》冀州大行之東，北踰衡漳，東及兖州桑土之野。周武王伐紂，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，❶乃三分其地，置三監，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尹而教之。自紂城而北謂之邶，南謂之鄘，東謂之衛。《釋文》曰：「衛在汲郡朝歌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竹書紀年》曰：『武王封武庚於朝歌，分其地爲邶、鄘、衛，使管叔、霍叔、蔡叔監之。』」武王既喪，三監導武庚叛，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復伐三監，更於此三國建諸侯，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，使爲之長。孔氏曰：「《漢・地理志》云：『三監叛，周公誅之，盡以其地封弟康叔，故邶、鄘、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。』如《志》之言，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。鄭氏不然者，以國大非制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康叔受衛，其在殷邦百里之地，而邶、鄘則同姓受封國也。」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，混而名之。七世至頃侯，當周夷王時，衛國政衰，變風始作，作者各有所傷，從其國本而異之，爲邶、鄘、衛之詩焉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邶、鄘之詩皆主衛事，而必存其舊號者，豈其聲之異歟？」

❶「紂」，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《柏舟》，言仁而不遇也。衛頃音傾。公之時，仁人不遇，小人在側。鄭氏曰：「不遇者，君不受己之志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不遇，非不達也，不受其志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頃公，貞伯子，當夷王時。」

汎芳劍反。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。耿耿古幸反。不寐，如有隱憂。微我無酒，以敖五羔反。以遊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汎汎，流貌。柏木宜爲舟。耿耿，猶儆儆也。朱氏曰：「耿耿，小明，憂之貌也。」隱，痛也。非我無酒，可以敖遊忘憂也。」

「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」，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。

我心匪鑒，不可以茹。如預反。亦有兄弟，不可以據。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

毛氏曰：「茹，度也。」長樂王氏曰：「責我心之如鑒，必能度形。猶責周公必知管、蔡之叛而不使之，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、武而不應其聘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鑒能度物，而我不能，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，故或往愬焉，而反逢其怒耳。」范氏曰：「此公族之臣也，故僚類皆其兄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鑒作監，曰：「本又作鑒。」

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卷勉反。也。威儀棣棣，不可選也。

毛氏曰：「石雖堅，尚可轉。席雖平，尚可卷。棣棣，富而閑習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其意謂石、席可轉卷，我心匪石、席，故不可轉卷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，故不敢改其度也。」

「不可選也」，言威儀閑習，自有常度，不可選擇以避禍也。翟方進謂馮參：「君侯以王舅見廢，不得在公卿位。今五侯至尊貴也，與之並列，宜少詘節卑體，視有所宗。而君侯盛修容貌，以威嚴加之，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。」參性好禮儀，不改其

常操。

憂心悄悄，七小反。慍于群小。覯古豆反。閔既多，受侮音武。不少。静言思之，寤辟避亦反。有摽。符小反。

毛氏曰：「悄悄，憂貌。慍，怒也。閔，病也。静，安也。辟，拊心也。摽，拊心貌。」孔氏曰：「寤覺之中，拊心而手摽然。」❶○歐陽氏曰：「『慍于群小』，群小慍仁人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國亂而君昏，則小人衆而君子獨，君子憂而小人樂。君子之憂者，憂其國而已。憂其國，則與小人異趣。其爲小人所慍，固其理也。故曰：『憂心悄悄，慍于群小。』小人得志，則爲讒誣以病君子。君子既病矣，則又從而侮之，故曰：『覯閔既多，受侮不少。』其曰『既多』、『不少』者，以著小人之衆也。」

日居月諸，胡迭待結反。而微？心之憂矣，如匪澣户管反。衣。静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。

孔氏曰：「居、諸者，語助也。《檀弓》云『何居』，注云：『居，語助也。』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日居月諸，胡迭而微』者，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，猶言日朘月削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『如匪澣衣』者，中垢而不濯也。毛氏曰：「如匪澣衣，如衣之不澣矣。」『不能奮飛』者，鬱陶無所發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臣不遇於君，猶不忍去，厚之至也。」

《柏舟》五章，章六句。

《緑衣》，衛莊姜傷己也。妾上僭，牋念反。夫人失位，而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莊姜，莊公夫人，齊女，姓姜氏。妾上僭者，謂公子州吁之母，母嬖而州吁驕。」

緑兮衣兮，緑衣黄裏。音里。心之憂矣，曷

❶「摽」，原作「標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維其已？

毛氏曰：「緑，間色。黃，正色。孔氏曰：「緑，蒼、黃之間色。黃，中央之正色。」憂雖欲自止，何時能止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間色之緑，不當爲衣，猶妾不宜嬖寵。正色之黃反爲裏，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。」〇廣漢張氏曰：「《緑衣》之憂，言嫡、妾之亂，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，憂在宗國也，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？」

緑兮衣兮，緑衣黃裳。心之憂矣，曷維其亡？

毛氏曰：「上曰衣，下曰裳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間色爲衣而在上，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。」〇曾氏曰：「亡，失也，不須訓爲忘。」

緑兮絲兮，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，俾卑爾反。無訧音尤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訧，過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《緑衣》，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絲之緑，由女之染治以成，言有所自也。絺綌，所以來風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致其序則在我也，故思古之人，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。」

絺兮綌兮，淒七西反。其以風。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。

毛氏曰：「淒，寒風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思古人而獲我心，自知其不及也。」

《緑衣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燕燕》，衛莊姜送歸妾也。鄭氏曰：「莊姜無子，陳女戴嬀生子名完，莊姜以爲己子。莊公薨，完立，而州吁殺之。戴嬀於是大歸，莊姜遠送之于野，作詩見己志。」〇永嘉鄭氏曰：「戴嬀雖妾，實生桓公。桓公立爲君矣，叙詩者猶曰『送歸妾』。彼爲母以子貴之説者，失聖人正名分、辯嫡庶之説矣。」

燕燕于飛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鳥》：『燕燕，鳦。』郭璞曰：『齊人呼鳦曰燕。即今之燕也，古人重言之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差池，不齊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之子，去者也。歸，歸宗也。遠送，過禮。于，於也。郊外曰野。」蘇氏曰：「禮，婦人送迎不出門。遠送至野，情之所不能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至野與之訣別，己留而彼去。稍稍更遠，瞻望之不復能及，故念之泣涕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燕方春時，以其匹至，其羽相與差池，其鳴一上而一下，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燕燕，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？獨言泣涕之情者，蓋家國之事，有不可勝悲者。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：『未亡人不幸，罹此百憂。感念存没，心焉如割。』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？」

燕燕于飛，頡户結反。之頏户郎反。之。之子于歸，遠于將之。瞻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。

毛氏曰：「飛而上曰頡，飛而下曰頏。佇立，久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將，亦送也。」

燕燕于飛，下上時掌反。其音。之子于歸，遠送于南。瞻望弗及，實勞我心。

毛氏曰：「飛而上曰上音，飛而下曰下音。陳在衛南。實，是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南，如字。沈重云：『協句宜乃林反。』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。」

仲氏任而鴆反。只，其心塞淵。終温且惠，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，以勗凶肉反。寡人。

毛氏曰：「仲，戴嬀字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任者，以恩相親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只，助語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塞，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淵，深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温，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惠，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終温且惠，始終如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淑，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勗，勉也。」○鄭氏

曰：「寡人，莊姜自謂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州吁之暴、完之死、戴嬀之去，皆夫人失位，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。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，可謂『終温且惠』矣。」朱氏曰：「上四句莊姜美戴嬀，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，而有以勵己，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。」

《燕燕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日月》，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難，乃旦反。傷己不見答於先君，以至困窮之詩也。張氏曰：「困窮者，道窮計盡，無以自伸也。」

廣漢張氏曰：「《綠衣》方妾上僭之時，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。至《日月》之作，則在州吁弒嫡之後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，以爲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，亦猶孟子所謂『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』也。」

日居月諸，照臨下土。乃如之人兮，逝不古處。昌呂反。胡能有定？寧不我顧。

毛氏曰：「日乎月乎，照臨之也。胡，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人，是人也，謂莊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逝，發語之辭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，故至此困窮也。」長樂王氏曰：「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寧，猶曾也。」

觀《碩人》之詩，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，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。「古」不當訓「故」。

日居月諸，下土是冒。乃如之人兮，逝不相好。呼報反。胡能有定？寧不我報。

毛氏曰：「冒，覆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以禮事莊公，不以恩答己，『寧不我報』是也。」

日居月諸，出自東方。乃如之人兮，德音無良。胡能有定？俾也可忘。

毛氏曰：「日始、月盛，皆出東方。音，聲。良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德音，美其辭。無良，醜其實也。」

日居月諸，東方自出。父兮母兮，畜我不卒。胡能有定？報我不述。

王氏曰：「人憂患疾痛極，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畜，養。卒，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不述，猶曰不可稱述也。」

《左傳》曰：「子叔姬妃齊昭公，生舍。叔姬無寵，舍無威。」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輕，此國本所以傾摇也。莊姜既不見答，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？反覆言之，蓋推原禍亂之由，而非爲己私也。「俾也可忘」，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，嫡庶不定之禍，誠使我可忘，而我自不忍忘之也。末章不欲咎莊公，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。「報我不述」，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，亦不欲咎莊公也。

《日月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終風》，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暴，見侮慢而不能正也。

終風且暴，顧我則笑。謔許約反。浪笑敖，五報反。中心是悼。

毛氏曰：「終日風爲終風。暴，疾也。笑，侮之也。謔浪笑敖，言戲謔不敬。」朱氏曰：「謔，戲言也。浪，放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喻州吁之爲不善，如終風之無休止，而其間又有甚惡，悼者傷其如是。」

終風且霾，亡皆反。惠然肯來。莫往莫來，悠悠我思。

毛氏曰：「霾，雨土也。惠然肯來，言時有順心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終風且霾，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州吁往來，皆不可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思其如是，心悠悠然。」○楊氏曰：「見侮慢而不能正，則悼之而已，其莫往莫來，則又思之，可謂極母道矣。《經解》曰：『温柔敦

厚，《詩》教也。』學者如此，則可觀、可群、可怨矣。」

終風且曀，於計反。不日有曀。寤言不寐，願言則嚏。都麗反。

毛氏曰：「陰而雨曰曀。」❶○王氏曰：「曀則不見日矣，又曰『不日有曀』者，言不旋日而又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言，我。願，思也。嚏，讀當爲『不敢嚏咳』之嚏。我其憂悼而不能寐，女思我心如是，我則嚏也。今俗人嚏云人道我，此古之遺語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古有、又通。」○《釋文》嚏作疌，曰：「本又作疐。」

陰風終日，意其止矣。不旋日而又曀焉，厭苦之辭也。

曀曀其陰，虺虛鬼反。虺其靁。寤言不寐，願言則懷。

毛氏曰：「如常陰曀曀然。暴若震靁之聲。」朱氏曰：「虺虺，靁將發而未震之聲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壇壇其陰』。章句曰：『天陰塵也。』」

驟雨迅雷，其止可待。至於曀曀之陰、虺虺之雷，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。「願言則嚏」，汝念我則我嚏矣。母子之間，感通本無間也。「願言則懷」，汝念我則我懷矣。母子之間，恩意本易復也。

《終風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擊鼓》，怨州吁也。衛州吁用兵暴亂，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，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。鄭氏曰：「將者，將兵以伐鄭也。平，成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伐鄭以結陳、宋之成也。」

朱氏曰：「按《左傳》，州吁與宋、陳伐鄭，圍其東門，五日而還。出師不爲久，而衛人之怨如此，身犯大逆，衆叛親離，莫

❶「雨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風」。

肯爲之用爾。」

擊鼓其鏜，吐當反。踊躍用兵。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

毛氏曰：「鏜然，擊鼓聲。漕，衛邑也。」○曾氏曰：「鏜然擊鼓，踊躍用兵，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，其興師動衆，非出於不得已也。人所甚憚者，州吁之所最樂，國人怨之，正以其踊躍爾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土國，役土功於國。南行，從軍南行伐鄭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土國城漕，非不勞苦，而獨處於境内。今我之在外，死亡未可知，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，不可得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鏜，石經作鼞，《說文》亦作鼞。」

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勑中反。

毛氏曰：「孫子仲，謂公孫文仲也。孔氏曰：「文是謚。」平陳於宋。鄭氏曰：「平陳於宋，謂使告宋曰：『君爲主，敝邑以賦與陳、蔡從。』」憂心有忡，憂心忡忡然。」○《左傳》杜氏注曰：「陳，今陳國陳縣。宋，今梁國睢陽縣。」

「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」，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，則輕其帥可知矣。

爰居爰處，爰喪息浪反。其馬。于以求之？于林之下。

鄭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王肅以下三章，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。士卒將行，與其室家訣别云：『我之是行，未有歸期，亦未知於何所居處，於何所喪其馬。若求我與馬，當於林下求之。』蓋爲必敗之計也。」曾氏曰：「非獨『爰居爰處』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，一篇之意皆如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。」

死生契苦結反。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

毛氏曰：「契闊，勤苦也。」○朱氏曰：

「成說，成其約誓之言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言國人室家之志，欲相與從生至死，契闊勤苦而不相離，相與俱老。』」朱氏曰：「與其家人訣別，言其始爲室家之時，期以生死契闊，無所不同。既成約誓，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，言至死而不相棄也。」

于嗟闊兮，不我活兮！ 于嗟洵呼縣反。兮，不我信音申。兮！

鄭氏曰：「于嗟，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活，生活也。洵，遠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洵，本或作詢，誤也。詢音荀，《韓詩》作夐。夐，亦遠也。信，即古伸字也。」

「于嗟闊兮」，承上章「死生契闊」之文，而足成其義。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，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。洵，當從毛傳，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。

《擊鼓》五章，章四句。

《凱風》，美孝子也。衛之淫風流行，雖有七子之母，猶不能安其室。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，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。

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於驕反。母氏劬勞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南風謂之凱風，樂夏之長養。孔氏曰：「凱，樂也。風性樂養萬物。」棘，難長養者。夭夭，盛貌。劬勞，病苦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棘心至於夭夭，則風之爲力多矣，此母氏劬勞之譬也。」

凱風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

毛氏曰：「棘薪，其成就者。聖，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令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棘可以爲薪，則成就矣。然非美材，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，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。」

爰有寒泉，在浚音峻。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

氏勞苦。

毛氏曰：「浚，衛邑也。」〇陳氏曰：「寒泉在浚之邑下，邑人賴之以生養。今子七人，反不能養一母，而使母勞苦求嫁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母欲嫁者，本爲淫風流行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，可謂幾諫矣。」

睍胡顯反。睆華板反。黄鳥，載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

毛氏曰：「睍睆，好貌。」〇蘇氏曰：「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，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？」曾氏曰：「凱風盛於夏時，黄鳥鳴於夏木，寒泉亦夏所宜耳。寒泉能使人甘之，有子而使母勞苦；黄鳥能使人樂之，有子而莫慰母心。」

《凱風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雄雉》，刺衛宣公也。淫亂不恤國事，軍旅數色角反。起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，國人患之，而作是詩。孔氏曰：「宣公晉，桓公子。」

朱氏曰：「此詩皆女怨之辭。」

雄雉于飛，泄泄移世反。其羽。我之懷矣，自詒伊阻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泄泄，飛之緩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懷，安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詒，遺也。伊，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語助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阻，隔也。」〇曾氏曰：「雄雉以喻其夫。雄雉于飛，雌懷安而不從之。今之阻隔，蓋自遺也。大夫行役，婦人本無可從之理，其言如此，乃怨思之切耳。」

雄雉于飛，下上時掌反。其音。展矣君子，實勞我心。

毛氏曰：「展，誠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展矣君子，久役而不得歸者也，此婦人之閔其夫也。」

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？

毛氏曰：「瞻，視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悠悠，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視日月之行，迭往迭來。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，使我心悠悠然思之。曷，何也。何時能來望之也。」程氏曰：「日月，取其迭往迭來之意。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，又旦暮所見，動人情思，揔包意其間。」

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。下孟反。不忮之豉反。不求，何用不臧？

鄭氏曰：「女衆君子，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，可謂爲德行。」朱氏曰：「百爾君子，泛指從役大夫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忮，害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求，貪也。」❶○毛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不忮不求，是大夫妻言其夫也。」

婦人思其君子之切，而知其未得歸也。於是復自解曰：「凡百君子，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。但不忮害，不貪求，則何所用而不善？雖久處軍旅之間，固未害也。」

《雄雉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匏有苦葉》，刺衛宣公也。公與夫人並爲淫亂。鄭氏曰：「夫人，謂夷姜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知非宣姜者，以宣姜本適伋，爲公所要。云『雉鳴求其牡』，明是夷姜。」

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苦例反。

毛氏曰：「匏謂之瓠，瓠葉苦，不可食也。孔氏曰：「陸璣云『匏葉少時可爲羹，八月中堅强不可食』，故云苦葉。瓠、匏一也，故云『謂之瓠』。《外傳·魯語》：『叔孫穆子曰：「豹之業，及《匏有苦葉》矣。」叔向曰：「苦匏不材於人，供濟而已。」』韋昭注云：『不材於人，言不可食。佩匏可以渡水也。』」濟，渡也。由膝以上爲涉。以衣涉水爲厲，謂帶以上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至心曰

❶「求貪」，原作「貪求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改。

厲。」揭，褰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匏尚有葉，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，未可以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遭時制宜，如遇水深則厲，淺則揭矣。」范氏曰：「深則厲，淺則揭，宜斟酌也。宣公夫人不顧禮義，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厲，《說文》曰砅，云：『履石渡水也。』音力知反，又音例。」

有瀰彌爾反。濟盈，有鷕以小反。雉鳴。濟盈不濡軌，音犯。雉鳴求其牡。

毛氏曰：「瀰，深也。盈，滿也。鷕，雌雉聲也。由輈以上爲軌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毛、鄭謂走曰牝牡。《書》牝鷄無晨，豈爲走獸乎？古語通用。濟盈無不濡之理，而涉者貪於必進，自謂不濡。又興宣公貪於淫欲，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。雉鳴求其牡者，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，如禽鳥之相求，惟知雌雄爲匹，而無親疎父子之別。」朱氏曰：「或曰：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。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，以濟盈興雉鳴，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，❶此亦《詩》之一體也。夫《詩》之爲體，舒緩宏闊有如此者，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，銖校寸量，如治法律，失之遠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軌，依傳意宜音犯。案《說文》云：『軌，車轍也。從車，九聲。』龜美反。『軓，車軾前也。從車，凡聲。』音犯。相亂，故具論之。」

雝雝鳴鴈，旭許玉反。日始旦。士如歸妻，迨冰未泮。

毛氏曰：「雝雝，鴈聲和也。納采用鴈。旭日始出，謂大昕之時。迨，及。泮，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昏禮，自納采至請期用昕，親迎用昏。歸妻，使之來歸於己，謂

❶「牡」，原作「牝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改。

請期也。冰半泮，❶正月中以前也。二月中可以昏矣。」孔氏曰：「毛氏《東門之楊》傳云『不逮秋冬』，則以秋冬皆得成昏。孫卿曰：『霜降逆女，冰泮殺止。』霜降，九月也。冰泮，正月也。《家語》曰：『霜降而婦功成，而嫁娶者行焉。冰泮農業起，昏禮殺於此。』《周禮》言仲春，《夏小正》言二月者，皆爲期盡蕃育之法。王肅曰：『前賢有言，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，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。』譙周亦云：『男自二十以及三十，女自十五以至二十，皆得以嫁娶。先是則速，後是則晚矣。』其説皆出毛氏。若男三十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，雖仲春猶可行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古之於婚姻，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，雖庶士亦然，而況於人君乎？」

招招照遥反。舟子，人涉卬五郎反。否。人涉卬否，卬須我友。

毛氏曰：「招招，號召之貌。孔氏曰：「王逸曰：『以手曰招，以口曰召。』」舟子，舟人，主濟渡者。卬，我也。人皆涉，我友未至，我獨待之而不涉。」〇朱氏曰：「以配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。」❷

此詩刺宣公之淫亂。然一章、二章、四章皆以物爲比，而不正言其事。三章雖言昏禮，特舉士之歸妻，蓋不欲斥言之，而以小喻大也，所謂「主文而譎諫」也。

《匏有苦葉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谷風》，刺夫婦失道也。衛人化其上，淫於新昏，而棄其舊室，夫婦離絶，國俗傷敗焉。

朱氏曰：「皆述逐婦之辭也。宣姜有寵而夷姜縊，是以其民化之，而《谷風》之詩作。所謂『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』者如此。」

---

❶ 「半泮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並作「未泮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未散」。

❷ 上「配」字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譬」，朱熹《詩集傳》作「比」。

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。黽莫尹反。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孚容反。采菲，妃鬼反。無以下體。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習習，和舒貌。東風謂之谷風。陰陽和而谷風至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陰陽交和，則感陰而成雨。其感也陰，其成也雨。夫婦之道，當黽勉和同，不宜有怨怒也。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，如陰陽和而成雨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葑，須也。菲，芴音勿。也。下體，根莖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此二菜者，蔓菁與葍之類也，皆上下可食。然而其根有美時，有惡時，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，喻夫婦以禮義合，顏色相親，亦不可以顏色衰，棄其相與之禮。」孔氏曰：「陸璣云：『葑，蕪菁。幽州人謂之芥。菲，似葍，莖麤，葉厚而長，有毛。』郭璞曰：『菲，土瓜也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草木疏》云：『葑，蕪菁也。』郭璞云：『今松菜也。』❶案：江南有葑，❷江北有蔓菁，相似而異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夫婦之道，貴其有終。德音，好音也。當期好音無違，至於偕老。」

行道遲遲，中心有違。不遠伊邇，薄送我畿。音祈。誰謂荼音徒。苦？其甘如薺。齊禮反。宴爾新昏，如兄如弟。

毛氏曰：「遲遲，舒行貌。違，離也。畿，門內也。荼，苦菜也。」《爾雅》疏曰：「此味苦可食之菜也，《月令》『孟夏，苦菜莠』是也。❸葉似苦苣而細，斷之有白汁，花似菊，❹堪食，但苦耳。」○《本草》云：「薺，味甘。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宴，安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我行道而遲遲者，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故夫之送我，乃不遠而甚近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送我裁於門

❶「松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作「菘」。

❷「葑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作「菘」。

❸「莠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爾雅注疏》、《禮記注疏》作「秀」。

❹「花」下，《爾雅注疏》有「黃」字。

内，無恩之甚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婦人從一而終，今雖見棄，猶有望其夫之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人誰謂荼苦，比之荼即其甘如薺。又言安愛汝之新昏，其恩如兄弟也。」

韓愈《譴瘧鬼》詩云：❶「白石爲門畿。」蓋以畿爲門閫也，必有所據，可以發明毛氏之説。

涇以渭音謂。濁，湜湜音殖。其沚。音止。宴爾新昏，不我屑素節反。以。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。古口反。我躬不閲，音悦。遑恤我後。

毛氏曰：「涇渭相入而清濁異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地理志》云：『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笄頭山，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。』《漢書·溝洫志》：『涇水一石，其泥數斗。』潘岳《西征賦》云：『清渭濁涇。』」○《尚書》疏云：「渭水出隴西首陽縣，至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湜，水清見底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小渚曰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屑，潔也。逝，之也。魚梁，❷所以捕魚。❸孔氏曰：「《周禮》『歔人，掌以時歔爲梁』，鄭司農云：『梁，水堰。堰水而爲關空，以笱承其空。』然則梁者，爲堰以鄣水，空中央，承之以笱。」閲，容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遑，暇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涇濁而渭清，今涇反以渭爲濁。湜湜，清貌。視於淺處則見清。彼以爲濁，而其沚自湜湜，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。」范氏曰：「胡不視之，湜湜其沚，謂未嘗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宴安於新昏，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。」鄭氏《江有汜》箋曰：「以，猶與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禁其新昏『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』，言棄妻將去，猶顧惜其家之物。既而嘆曰：『我身不容，安得恤後事乎？』」朱氏曰：「知其不能禁而絶意之辭也。」

❶「瘧」，原作「謔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❷「魚」上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有一「梁」字。

❸「所」上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有一「笱」字。

涇，新昏也。渭，舊室也。涇渭既合，則清濁易惑。於洲渚淺處視之，渭之清猶可見也。詩人多述土風，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，蓋涇濁渭清，天下所共知，如云海鹹河淡也。

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。就其淺矣，泳之游之。何有何亡，黽勉求之。凡民有喪，匍音蒲。匐蒲北反。救之。

泳、方，並解見《漢廣》。○朱氏曰：「浮水曰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言深淺者，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，吾皆爲之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匍，手行也。匐，伏地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『就其深矣』以下，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，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。深則方舟，淺則泳游，不計其有與亡也，强勉求爲之耳。朱氏曰：「不計其有與亡，而强勉以求之。」不特如是治其家，又周睦其鄰里鄉黨，莫不盡其道。」陳氏曰：「非特門内之事如此，凡鄰里之有喪者，無不盡力救之。」○張氏曰：「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。」

不我能慉，許六反。反以我爲讎。既阻我德，賈音古。用不售。市救反。昔育恐育鞫，居六反。及爾顛覆。芳服反。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。

毛氏曰：「慉，養也。鞫，窮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及，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，女既不我養，而反以我爲仇讎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，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，如賈之不售。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，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『昔育恐育鞫』而下，言昔者相與爲生理，惟恐其窮，以及于顛覆。今既生既育矣，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？」鄭氏曰：「其視我如毒螫，言惡己甚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孫毓、王肅《詩》並作『能不我慉』，《說文》亦然。」

我有旨蓄，許六反。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。有洸音光。有潰，户對反。既詒我肄。以世反。不念昔者，伊余來塈。許器反。

毛氏曰：「旨，美。御，禦也。洸洸，武也。潰潰，怒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洸洸然，潰潰然，無溫潤之色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肄，習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塈，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蓄聚美菜者，以禦冬月乏無時也。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，至於富貴，則棄我如旨蓄。」曾氏曰：「窮，猶乏無耳。有新昏而棄舊室，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。人之於物，得新可以捐故，然厚者猶有所不忍。夫婦義當偕老，乃姑以御窮而已，其薄惡可知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詒我以武暴忿怒，習而爲常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君子棄絶之，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。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，怨之深也。」

《谷風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式微》，黎侯寓于衛，其臣勸以歸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杜預云：『黎在上黨壺關縣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寓，寄也。黎侯爲狄人所逐，棄其國而寄於衛，衛處之以二邑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春秋》『出奔之君，所在曰寄』，故《左傳》曰『齊以郲寄衛侯』是也。《喪服》傳曰：『寄公者何？失地之君也。』」○董氏曰：「晉伯宗數赤狄罪曰『奪黎氏地』，則狄侵黎，其亦舊矣。」

式微式微，胡不歸？微君之故，胡爲乎中露？

《爾雅》曰：「式微式微者，微乎微者也。」范氏曰：「諸侯失國，而寄於他國之邑，微莫甚焉。郭璞注云：『言至微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君何不歸乎？禁君留止於此之辭。式，發聲也。我若無君，何爲處此乎？臣又極諫之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中露，衛邑也。」王氏曰：「中露，露中也。露中，言有霑濡之辱，而無所芘覆。」

式微式微，胡不歸？微君之躬，胡爲乎泥中？

毛氏曰：「泥中，衛邑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泥中，言有陷溺之難，而不見拯救也。」

《式微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旄音毛丘》，責衛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于衛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所類反。之職，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。鄭氏曰：「衛康叔之封爵稱侯，今曰伯者，時爲州伯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王制》云：『五國以爲屬，屬有長。十國以爲連，連有帥。三十國以爲卒，卒有正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，州有伯。凡長皆因賢侯爲之。殷之州長曰伯，虞、夏及周皆曰牧，一州一牧，二伯佐之。』」

旄丘之葛兮，何誕之節兮？叔兮伯兮，何多日也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前高後下曰旄丘。誕，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叔、伯，字也。呼衛之諸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黎之臣子久寓於衛，登旄丘之上，而見其葛節之疎闊，因託以起興，曰：『旄丘之葛，何其節之闊也？衛之君臣，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？』此詩本責衛君，而但斥其臣，可見優柔而不迫矣。」

葛始生，其節蹙而密。既長，其節闊而疎。黎人見葛之長，感歲時之久，而衛猶未見救爾。

何其處也？必有與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

朱氏曰：「處，安處也。與，與國也。以，他故也。因上章『何多日也』，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，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。又言何其久而不來，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。詩之曲盡人情如此。」

狐裘蒙戎，匪車不東。叔兮伯兮，靡所與同。

毛氏曰：「大夫狐蒼裘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黎國在衛西，今所寓在衛東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無救患恤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至是始微諷切之。」

蒙戎，狐裘之貌。晉士蔿曰：「狐裘蒙

茸。」黎侯所寓在衛東，羈旅之久，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，終莫有動心者，故歎而言曰：「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，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。」

瑣素果反。兮尾兮，流離之子。叔兮伯兮，褎由救反。如充耳。

王氏曰：「瑣，細也。尾，末也。黎侯之臣子，流離失職，故瑣尾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充耳，塞耳也。言衛之諸臣顔色褎然如見塞耳，無聞知也。人之耳聾，恒多笑而已。」朱氏曰：「褎，多笑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黎之君臣，流離瑣尾若此，其可憐也。而衛之諸臣顔色褎然，如塞耳而無聞。何哉？至是然後盡其詞焉。然流離患難之餘，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，其人亦可知矣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流離，梟也。關西謂之流離。大則食其母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，不知其將爲己患也。然告之而不聽，褎褎然如或充其耳，其後衛人遂有狄難。」○《釋文》瑣作璅，云：「依字作瑣。」

《旄丘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簡兮》，刺不用賢也。衛之賢者，仕於伶官，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鄭氏曰：「伶官，樂官也。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，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。」

簡兮簡兮，方將萬舞。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。碩人俁俁，疑矩反。公庭萬舞。

鄭氏曰：「簡，擇也。張氏曰：「簡，不恭也。若夫爲禄仕者，抱關擊柝，則猶恭其職。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，以是爲不恭也。其得謂之賢者，雖其迹如此，其中固有所有。如君子處己則不然，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，皆可謂之賢矣，東方朔似之。」將，且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以干羽爲萬舞。孔氏曰：「萬者，舞之揔名。《商頌》曰：『萬舞有奕。』武舞用干戚，《禮記》曰：『朱干玉戚，冕而舞大舞。』❶文舞

❶ 下「舞」字，《毛詩正義》、《禮記正義》作「武」，當據改。

用羽籥，《籥師》曰：『教國子舞羽吹籥。』」碩，大也。俣俣，容貌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方且萬舞而擇人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日之方中，至明而易見之時。在前上處，至近而易察之地。於是焉不能察而用，所以刺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賢者容貌美大俣俣然，在公庭親爲萬舞，是大失其所也。」

萬舞，二舞之總名也。干舞者，武舞之別名也。籥舞者，文舞之別名也。文舞，又謂之羽舞。鄭康成據《公羊傳》以萬舞爲干舞，蓋《公羊》釋經之誤也。《春秋》書「萬入，去籥」，言文、武二舞俱入，以仲遂之喪，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，故去籥焉。文舞舞羽吹籥。《公羊》乃以萬舞爲武舞，與籥舞對言之，失經意矣。若萬舞止爲武舞，則此詩與《商頌》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？《左氏》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，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。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。

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。音祖。左手執籥，餘若反。右手秉翟。亭歷反。赫如渥於角反。赭，音者。公言錫爵。

朱氏曰：「轡，今之韁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組，織組也。孔氏曰：「御者執轡於此，使馬騁於彼。織組者，總紕於此，而成文於彼。」籥，六孔。翟，翟羽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籥，如笛，三孔而短小。《廣雅》云：「七孔。」』翟羽，謂雉之羽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以竹爲之，長三尺。」赫，赤貌。渥，厚漬也。公言錫爵，祭有畀煇、胞、闇、寺者，❶惠下之道，見惠不過一散。」鄭氏曰：「散受五升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其才藝之美。有力如虎，才武也。執轡如組，藝也。言其藝如此，非在公庭見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左手執管籥，右手秉翟

❶「闇」上，《毛詩正義》有一「翟」字。

羽，而舞文舞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碩人容色赫然，如厚傅丹，君徒賜其一爵而已。」程氏曰：「錫之以爵，勞賤者之道也。」

山有榛，側巾反。隰有苓。音零。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

毛氏曰：「榛，木名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榛，栗屬，其子小似柿子，表皮黑，味如栗。」下濕曰隰。苓，大苦。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《本草》云：「苓，今甘草是也。蔓延生，葉似荷，青黄，其莖赤，有節，節有枝相當。」或云苓似地黄。』」西方，王室。」

西方，指西周也。《晉語》齊姜氏引西方之書，韋昭以爲周，亦西周也。周既東遷而衰，每思其全盛之時，文獻之美也。作詩者嘆碩人之賢，謂「山則有榛，隰則有苓」，唯西周然後有此等人物也。❶「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」，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。「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」，指碩人也。嗟美其真西周之人，而非今世之人也。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，亦此意也。

《簡兮》三章，章六句。朱氏曰：「作四章，三章章四句，一章章六句。」

《泉水》，衛女思歸也。嫁於諸侯，父母終，思歸寧而不得，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。也。鄭氏曰：「國君夫人，父母在則歸寧，没則使大夫寧於兄弟。」

楊氏曰：「衛女思歸，發乎情也。其卒也不歸，止乎禮義也。聖人著之於經，以示後世，使知適異國者，父母終，無歸寧之義，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。」

毖悲位反。❷彼泉水，亦流于淇。有懷于衛，靡日不思。變力轉反。彼諸姬，聊與之謀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泉水始出，毖然流也。

❶「周」，原作「州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悲位反」，原在「彼」下，據四庫本與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吕氏曰：「泉水，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。淇水，出相州林慮縣，東流。泉水自西北來注之，故曰『亦流于淇』。而《竹竿》詩言『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』者，蓋主山而言之，相衛之山東面，故以北爲左，南爲右。」變，好貌。諸姬，同姓之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毖然之泉水，則亦流于淇矣。我之有懷于衛，則亦無日而不思矣，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毖，《韓詩》作秘，《説文》作泌。」

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，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，乃人情之常，亦非必真得相見也。

出宿于泲，子禮反。飲餞音踐。于禰。乃禮反。女子有行，遠于萬反。父母兄弟。問我諸姑，遂及伯姊。

毛氏曰：「泲，地名。祖而舍軷，飲酒於其側曰餞，重始有事於道也。禰，地名。父之姊妹稱姑，先生曰姊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泲、禰，蓋父母之國地名。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，相與訣而之夫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追言其始嫁時，已遠其父母兄弟矣，况今父母既終，而復可歸哉！」○杜預《左傳》注：「衛女思歸而不得，故願致問於姑姊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禰，《韓詩》作坭。」

出宿于干，飲餞于言。載脂載舝，胡瞎反。還音旋。車言邁。遄市專反。臻于衛，不瑕有害。

朱氏曰：「干、言，地名，適衛所經之地也。脂，以脂膏塗其舝，使滑澤也。舝，車軸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車不駕則脱其舝，將行設之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舝，車軸頭金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遄，疾。臻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瑕，猶過也。」張氏曰：「瑕，與遐字同，言不大有害。」

還車，猶言回轅，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。不瑕有害，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，自恕之辭也。

我思肥泉，茲之永歎。思須與漕，我心悠悠。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

毛氏曰：「所出同，所歸異，爲肥水。」❶《爾雅》曰：「歸異出同流，肥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茲，此也。自衛而來所渡水，故思此而長嘆。思須與漕，自衛而來所經邑，故又思之，既不得歸寧，且欲乘車出遊，以除我憂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悠悠，思之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寫，除也。」

《泉水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北門》，刺仕不得志也。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。楊氏曰：「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。衛之忠臣至於窶貧，莫知其艱，則無勸士之道，仕之所以不得志也。先王視臣如手足，豈有以事敦遺之，而不知其艱哉？然不擇事而安之，無懟憾之辭，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，所以爲忠臣也。」

張氏曰：「此詩忠臣所自作也。」

出自北門，憂心殷殷。終窶其矩反。且貧，莫知我艱。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《爾雅》曰：「殷殷，憂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云：『窶，貧也。』兼言之，以見其貧之甚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出自北門，是游息偶出北門，因有此言也。毛氏曰：「北門背明向陰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衛之忠臣不得其志，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，心爲之憂慇慇然。蓋出北門背明向陰，亦處亂世、事暗君之比也。」詩怨則怨矣，然歸之於命，曰：『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』」鄭氏曰：「詩人事君無二志，故自決歸之於天。」

王事適我，政事一埤避支反。益我。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讁知革反。我。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鄭氏曰：「王事，國有王命役使之事。」孔氏曰：「王事，不必天子事，直以行役戰伐，皆王家之

❶「水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泉」。

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政事，國之政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適，之。埤，厚也。讁，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王事既適我矣，政事又一埤益我，其勞如此，而窶貧之甚，室人無以自安，而交徧讁我，則其困於內外極矣。」范氏曰：「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。至於衰世，則室家日見，而有不知其心者。」

王事敦我，政事一埤遺唯季反。我。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摧徂回反。我。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《釋文》曰：「敦，《韓詩》云：『敦，迫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遺，加也。摧，沮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摧，《韓詩》作讙。」

《北門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北風》，刺虐也。衛國並爲威虐，百姓不親，莫不相攜持而去焉。

程氏曰：「《序》謂百姓不親，相携而去，乃述當時之事。然考詩之辭，乃君子見幾而作，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。君子全身遠害，唯恐去之不速，故其辭迫切，『其虛其邪，既亟只且』是也。」

北風其涼，雨于付反。雪其雱。普康反。惠而好呼報反。我，攜手同行。其虛其邪，音徐。既亟紀力反。只且。子餘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北風，寒涼之風。」程氏曰：「四時之風，春而自東則生物也，夏而自南則養物也，秋而自西則成物也，冬而自北則殺物也。以北風之殺害萬物，故以興。」雱，盛貌。惠，愛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虛，寬貌。徐，緩也。雍容之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亟，急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只、且，辭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北風而又雨雪，其虐甚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衛之君臣，威虐已甚，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邪，讀如徐，其威儀虛徐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言尚可寬容徐緩乎，既急也哉。」○《爾雅》作「其虛其徐」。

北風其喈，音皆。雨雪其霏。芳非反。惠而好

我，攜手同歸。其虛其邪，既亟只且。

毛氏曰：「喈，疾貌。霏，甚貌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喈，風聲疾也。霏，雪落急也。」歸，歸有德也。」

莫赤匪狐，莫黑匪烏。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車。其虛其邪，既亟只且。

程氏曰：「同車，亦偕行耳。但卒章辭意益迫切，同車有已駕之意。莫赤者匪狐乎？莫黑者匪烏乎？以其色則知其物矣，豈難辨哉？觀其爲政之道，則知暴虐禍難，將及於人矣。」范氏曰：「見微而作者，哲人也；見著而作者，凡民也。衛大爲威虐，如此而猶不去，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。」「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行。」蓋泉涸，魚相與處于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之時也。「同車」，不必指貴者，特協韻耳。

《北風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靜女》，刺時也。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

靜女其姝，赤朱反。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蘇刀反。首踟直知反。躕。直誅反。

毛氏曰：「靜，貞靜也。女德貞靜而有法度，乃可說也。姝，美色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女德貞靜，然後可畜美色，然後可安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後宮西北邃城隅，俟我幽閑念彼姝。」呂氏曰：「古之人君夫人、媵、妾散處後宮。城隅者，後宮幽閒之地也。女有靜德，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，此有道之君所好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隋得江左本，作『靜女其⿰女殳』。⿰女殳，好也。石經作『僾而不見』，《說文》曰：『僾，彷彿。』許慎引《詩》亦作『僾』。」

靜女其孌，貽我彤徒冬反。管。彤管有煒，于鬼反。說音悅。懌音亦。女美。

毛氏曰：「既有靜德，又有美色，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，可以配人君也。古者后、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，鄭氏曰：「彤管，筆赤管也。」史不記過，其罪殺之。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，女史書其日月，授

之以環以進退。生子月辰，則以金環退之。當御者以銀環進之，著于左手。既御，著于右手。事無大小，記以成法。煒，赤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女之美，又可悦懌，皆願見之辭也。」

自牧歸荑，徒兮反。洵音荀。後放此。美且異。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

毛氏曰：「牧，田官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洵，信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『自牧歸荑』，牧，牧地也。不耕種之地，則多草木根芽。毛氏曰：「荑，茅之始生也。」如《甸人》供葦蔬之屬，因以贈夫人也。歸荑，以備虀俎，供豆實。」

此詩刺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，故述古者賢君、賢妃之相與。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，事其君子，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，蓋静之至也。「愛而不見」，則「搔首踟躕」，猶《關雎》「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」，蓋思之切也。横渠謂後宫西北乃城隅，必有所據，當考。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戒，彤管之光華，與其容色之美，皆可説懌，則所説者不專以其色也。三章之義難通，横渠之説差近。《大過》「九二，枯楊生稊」，鄭康成《易》作「荑」。然則所謂荑者，凡草木根芽皆是，非獨茅也。田官獻新物於君，所歸之荑，信芳美而且異於常，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。蓋所以贈之者，非其女色之爲美，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。

《静女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新臺》，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，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遥反。之，國人惡烏路反。之而作是詩也。伋，❶宣公之世子。○孔氏曰：「此時伋

❶「伋」，原作「汲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與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妻蓋自齊始來，未至於衛，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。」

新臺有泚，七禮反。河水瀰瀰。莫爾反。燕婉之求，籧音渠。篨音除。不鮮。斯踐反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四方而高曰臺。」《尚書》注曰：「土高曰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泚，鮮明貌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泚者，水中臺影鮮明之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河水者，表作臺之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瀰瀰，盛貌。燕，安。婉，順也。籧篨，不能俯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鮮，王肅曰：少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其不知醜之多也。」○曾氏曰：「籧篨、戚施，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。宣公之行，非復人理，尚可謂之人歟？燕婉是求，而得此匪人，深惡之之辭也。」鄭氏曰：「伋之妻來嫁於衛，本求燕婉之人，謂伋也。反得籧篨，謂宣公也。」○《說文》「燕婉」作「嬿婉」。

新臺有洒，七罪反。河水浼浼。每罪反。燕婉之求，籧篨不殄。

毛氏曰：「洒，高峻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洒，謂水光之中，見其臺之高峻也。」浼浼，平地也。殄，絕也。」蘇氏曰：「猶言病而不死者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洒，《韓詩》作漼。浼浼，《韓詩》作浘浘，音尾，云：『盛貌。』」

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。

毛氏曰：「言所得非所求也。鄭氏曰：「設魚網者宜得魚，鴻乃鳥也，反離焉。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，而得宣公。」戚施，不能仰者。」

籧篨、戚施，蓋國人惡宣公，而以惡疾指之。不能俯者，籧篨之疾證；不能仰者，戚施之疾證，非於此取義也。

《新臺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二子乘舟》，思伋、壽也。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僞反。死，國人傷而思之，作是詩也。

二子乘舟，汎汎芳劍反。其景。願言思子，中心養養。

毛氏曰：「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，公奪之，生壽及朔。朔與其母愬伋於公，公令伋之齊，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。壽知之，以告伋，使去之。伋曰：『君命也，不可以逃。』壽竊其節而先往，賊殺之。伋至，曰：『君命殺我，壽有何罪？』賊又殺之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汎汎然見其影之去。」朱氏曰：「景、影字通。景，古字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願，念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養養然，憂不知所定。」〇蘇氏曰：「自衛適齊必涉河，國人傷其往而不返，汎汎然徒見其景，欲救之不可得，是以思之養養然。」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逝。願言思子，不瑕有害。

毛氏曰：「逝，往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死非其所，不得爲無瑕。陷父於不義，不得爲無害。雖然，其心豈有他哉？故詩人恕之曰：『不瑕有害。』唯其能『不瑕有害』也，是以恕之云爾。」《史記·衛世家》太史公曰：「余讀世家言，至於宣公之子，以婦見誅，弟壽爭死以相讓，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，俱惡傷父之志。然卒死亡，何其悲也？或父子相殺，兄弟相戮，亦獨何哉？」

《二子乘舟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邶國十九篇，七十二章，三百六十三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

鄘音庸

說已見《邶》。

《柏舟》，共音恭。姜自誓也。衛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義。父母欲奪而嫁之，誓而弗許，故作是詩以絶之。鄭氏曰：「共姜，婦人從夫謚。」〇呂氏曰：「《序》言父母，《詩》獨云母，蓋止是母意，《序》并言之，文勢當爾，如《將仲子》云『父母之言』，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，此其比也。」

范氏曰：「衰亂之世，淫風大行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，故以首《鄘風》也。」

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髧徒坎反。彼兩髦，音毛。實維我儀，之死矢靡它。母也天只！音紙。不諒人只！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中河，河中。髧，兩髦之貌。髦者，髮至眉，子事父母之飾。鄭氏曰：「《禮》：『世子昧爽而朝，亦櫛、纚、笄、總、拂髦，冠、緌、纓。』」〇孔氏曰：「髦者，用髮爲之，象幼時鬌，其制未聞。《内則》云：『子事父母，總、拂髦。』言『兩』者，以象幼時鬌，則知鬌以挾囟，❶故兩髦也。❷父母既没則去之。《喪大記》云『小斂，主人脱髦』，注：『諸侯禮，士既殯，脱髦。』」纚，色蟹反。緌，汝誰反。鬌，音朵。儀，匹也。呂氏曰：「儀，以夫爲法也，猶夫曰皇辟，辟亦法也。」矢，誓。靡，無。之，至也。至己之死，信無他心。諒，信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舟在河中，猶婦人之在夫家，是其常處。兩髦之人，謂共伯也。朱氏曰：「以夫已死不忍斥，故以兩髦言之。」實是我之匹，故我不嫁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告其母而質之於天，曰：『何其不信我也？』」

❶「囟」，原作「匈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髦」，原作「毛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《序》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。」范氏曰：「女子以母爲親，故稱母而不稱父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髦，《韓詩》作髳。」

汎彼柏舟，在彼河側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特，之死矢靡慝。他得反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

毛氏曰：「特，匹也。朱氏曰：「特，有孤特之義。而以爲匹者，古人用字多如此，猶治之謂亂也。」慝，邪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以再嫁爲慝，則其絶之甚矣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特，《韓詩》作直，云：『相當值也。』」

《史記》載共伯，釐侯世子。釐侯已葬，武公襲攻共伯，共伯入釐侯羨，自殺。按：武公在位五十五年。《國語》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，猶箴儆于國。計其初即位，其齒蓋已四十餘矣。使果弒共伯而篡立，則共伯見弒之時，其齒又加長於武公，安得謂之蚤死乎？髦者，子事父母之飾。諸侯既小斂則脱之，《史記》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，則是時共伯既脱髦矣，《詩》安得猶謂之「髧彼兩髦」乎？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，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。

《柏舟》二章，章七句。

《牆有茨徐資反》，衛人刺其上也。公子頑通乎君母，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。鄭氏曰：「宣公卒，惠公幼，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，❶生子五人：齊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許穆夫人。」

牆有茨，不可埽也。中冓古候反。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醜也。

毛氏曰：「茨，蒺蔾也。欲埽去之，反傷牆也。」〇《前漢·梁王共傳》「聽聞中冓之言」，注：「應劭曰：『中冓，材構在堂

❶「兄」，原作「子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之中也。』顔師古曰：『構，謂舍之交積材木也。應説近之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中冓之言，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掃之則傷牆，道之則傷君。必不得已而道之，則不可復詳。必不得已而詳之，則不可復讀。詩人之意，本不欲道，疾之而不能不道。既道而復以爲耻，又悔而相戒也。」

中冓，當從應劭、顔師古説，蓋閫内隱奥之處也。「中冓之言」，若曰閨門之言也。

牆有茨，不可襄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詳也。所可詳也，言之長也。

毛氏曰：「襄，除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詳，詳言之也。不欲言，故託以長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詳，《韓詩》作揚。」❶

牆有茨，不可束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讀也。所可讀也，言之辱也。

毛氏曰：「束而去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讀，誦言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公子頑通乎君母，閨中之言至不可讀，其汙甚矣，聖人何取焉，而著之於經也？蓋自古淫亂之君，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，世無得而知者，故自肆而不反。聖人所以著之於經，使後世爲惡者，知雖閨中之言，亦無隱而不彰也。其爲訓戒深矣。」

《牆有茨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君子偕老》，刺衛夫人也。夫人淫亂，失事君子之道，故陳人君之德，服飾之盛，宜與君子偕老也。鄭氏曰：「宣公夫人，惠公之母也。人君，小君也。」

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。音加。委委於危反。佗佗，待河反。如山如河，象服是宜。子之不

❶「揚」，原作「楊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淑，云如之何！

朱氏曰：「君子，其夫也。偕老，言偕生而偕死也。婦人夫死稱未亡人，言待死也。今宣姜夫死而淫，是失偕老之義。」毛氏曰：「能與君子偕老，乃宜居尊位，服盛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副者，后、夫人之首飾，編蒲典反。髮爲之。笄，衡笄也。珈，笄飾之最盛者，所以別尊卑。」孔氏曰：「副之言覆，所以覆首爲之飾，編列他髮爲之，假作紒形，加於首上。《追師》云『追衡笄』，注云：『王后之衡笄，皆以玉爲之，垂于副之兩旁當耳，其下以紞懸瑱。』珈之言加，由副既笄而加此飾，故謂之珈。六珈，必飾之有六，但不可知。」紒，音計。追，丁回反。紞，丁敢反。○朱氏曰：「委委佗佗，雍容自得之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宣姜行步有儀，其舉動之貌，如山如河。」朱氏曰：「如山，言其安重也。如河，言其弘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象服者，謂褕音遥。翟、音狄。闕翟也。人君之象服，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，日月星辰之屬。孔氏曰：「翟而言象者，象鳥羽而畫之。」服飾如是，而爲不善，當如之何？」○《釋文》「佗佗」作「他他」。

玼音此。兮玼兮，其之翟也。鬒真忍反。髮如雲，不屑蘇節反。髢徒帝反。也。玉之瑱吐殿反。也，象之揥勑帝反。也，揚且七也反。之皙星歷反。也。胡然而天也？胡然而帝也？

毛氏曰：「玼，鮮盛貌。翟，褕翟、闕翟也。孔氏曰：「翟，雉名也。鄭注《周禮》：『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，而彩畫之以爲飾，不用真羽。』」鬒，黑髮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服虔云：『髮美爲鬒。』」如雲，言美長也。屑，潔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髢，髮也。不潔者，不用髲爲善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髲，益髮也。』言婦人髮少，聚他人髮益之。不潔髢者，言婦人髮美，不用他髮爲髲而自潔美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瑱，塞耳也。揥，所以摘髮也。孔氏曰：「以象骨搔首，因以爲飾，名之揥。」揚，眉上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且，語助

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皙，白皙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，言其服飾容貌之美，見者驚猶鬼神也。」

瑳七我反。兮瑳兮，其之展陟戰反。也。蒙彼縐側救反。絺，是紲息列反。袢符袁反。也。子之清揚，揚且之顔也。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于眷反。也。

《説文》曰：「瑳，玉色鮮白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禮有展衣者，以丹縠户木反。爲衣。蒙，覆也。絺之美者爲縐，是當暑袢延之服也。鄭氏曰：「后妃六服之次，展衣宜白。縐絺，絺之蹙蹙者。展衣，夏則裏衣縐絺，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紲，去蒸熱之服也。袢延，是熱之氣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暑服則加紲袢焉，所以自斂飭也。音如紲繫之紲，《説文》同。」清，視清明也。揚，廣揚而顔角豐滿。展，誠也。美女爲媛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顔，眉目之間也。」

一章之末云「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」，責之也。二章之末云「胡然而天也？胡然而帝也」，問之也。汝盍自省容服尊嚴，胡然如天乎？胡然如帝乎？三章之末云「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」，惜之也。辭益婉而意益深矣。

《君子偕老》三章，一章七句，一章九句，一章八句。

《桑中》，刺奔也。衛之公室淫亂，男女相奔，至于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，期於幽遠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《樂記》曰：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，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」○《前漢·地理志》曰：「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聚會，聲色生焉。」○張氏曰：「鄭衛地濱大河，沙地土薄，故其人氣輕浮。其地平下，故其人質柔弱。其地肥饒，不費耕耨，故其人心怠墮。其人情性如此，其聲音亦然，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。」

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諸篇，幾於勸矣。夫

❶「音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色」。

子取之，何也？曰：「《詩》之體不同，有直刺之者，《新臺》之類是也；有微諷之者，《君子偕老》之類是也；有鋪陳其事，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，此類是也。」或曰：「後世狹邪之樂府，冒之以此詩之《序》，豈不可乎？」曰：「仲尼謂『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』，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，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。閔惜懲創之意，隱然自見於言外矣。」或曰：「《樂記》所謂桑間濮上之音，安知非即此篇乎？」曰：「《詩》，雅樂也。祭祀、朝聘之所用也。桑間濮上之音，鄭衛之樂也，世俗之所用也。雅、鄭不同部，其來尚矣。戰國之際，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、新樂，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、今樂，蓋皆別而言之。雖今之世，太常、教坊各有司局，初不相亂。況上

而春秋之世，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？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諸篇作於周道之衰，其聲雖已降於煩促，而猶止於中聲，荀卿獨能知之。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，然猶止於禮義，《大序》獨能知之。仲尼録之於經，所以謹世變之始也。借使仲尼之前，雅、鄭果嘗厖雜，自衛反魯正樂之時，所當正者，無大於此矣。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，談俗樂者尚非之，曾謂仲尼反使雅、鄭合奏乎？《論語》答顏子之問，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。於鄭聲亟欲放之，豈有删《詩》示萬世，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？」

爰采唐矣，沬音妹。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於遥反。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毛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唐，蒙，菜名。孔氏

曰：「《釋草》云：『唐，蒙，女蘿。女蘿，兔絲。』」沬，衛邑。」蘇氏曰：「《書》曰：『明大命于沬邦。』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姜、弋、庸，皆著姓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。桑中、上宫，所期之地。淇，水名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采唐、采麥、采葑者，欲適幽遠，行其淫亂，不敢正名，而託之以采唐也。」

爰采麥矣，沬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毛氏曰：「弋，姓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春秋》定姒，《公》、《穀》作定弋。」

爰采葑孚容反。矣，沬之東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庸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宫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鄭氏曰：「葑，蔓菁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庸，姓也。」

《桑中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鶉音純之奔奔》，刺衛宣姜也。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。

范氏曰：「宣姜之惡，不可勝道也。國人疾而刺之，或遠言焉，或切言焉。遠言之者，《君子偕老》是也；切言之者，《鶉之奔奔》是也。衛詩至此，而人道盡，天理滅矣，國從而亡，故次之以《定之方中》，美文公，而衛復興焉。」胡氏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楊氏曰：『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，故在《定之方中》之前。』因以是説考於歷代，凡淫亂者，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，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。而近世有以獻議，乞於經筵不以《國風》進讀者，殊失聖經之旨矣。」

鶉之奔奔，鵲之彊彊。音姜。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兄。

鄭氏曰：「奔奔、彊彊，言其居有常匹，飛則相隨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奔奔、彊彊，乘

匹之貌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良，善也。兄，謂君之兄。」孔氏曰：「惡頑之辭。」○《左氏傳》「奔奔」作「賁賁」。

鵲之彊彊，鶉之奔奔。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君。

毛氏曰：「君，國小君。」孔氏曰：「夫人亦得曰君。《左傳》敍穆姜曰君，其出乎是也？」

《鶉之奔奔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定丁佞反之方中》，美衛文公也。衛爲狄所滅，東徙渡河，野處漕音曹。邑，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。文公徙居楚丘，始建城市而營宫室，得其時制，百姓説音悦。之，國家殷富焉。宋氏曰：「懿公九年冬，狄入衛，懿公敗死，宋桓公迎衛之遺民，立宣姜子申，以廬於漕，是爲戴公。是年戴公卒，立其弟燬，是爲文公。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鄭志》答張逸問曰：『楚丘在濟河間，疑在今東郡界。衛本河北，至懿公滅，乃東徙渡河，野處漕邑，則在河南矣。楚丘與漕不甚相遠，亦河南明矣。』」○杜預云：「楚丘，濟陰成武縣西南。」

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宫。揆之以日，作于楚室。樹之榛側巾反。栗，椅於宜反。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

毛氏曰：「定，營室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營室謂之定。」孫炎曰：「定，正也。天下作宫室者，皆以營室中爲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定星昏中而正，於是可以營制宫室，故謂之營室，謂小雪時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建亥之月，定星方中，北與極星相直，景之可以正地勢。」楚宫，楚丘之宫。揆，度也。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，南視定，北準極，以正南北。孔氏曰：「《匠人》云：『水地以縣，置槷以縣，視以景。爲規，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。晝參諸日中之景，夜攷之極星，以正朝夕。』注云：『於四角立植，而縣以水，望其高下，高下既定，乃爲位而平地。於所平之地中央，樹八尺之臬，以縣正之，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，其端則東西正也。又爲規以識之者，爲其難審也。自日出而畫其景端，❶以至日入。既則爲規測

❶「畫」，原作「晝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景，兩端之内規之，規之交乃其審也。度兩交之間中屈之，以指臬，則南北正也。日中之景，最短者也。極星，謂北辰也。』傳言『南視定』，不然。《匠人》不言以定星參之，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。」室，猶宮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榛，木叢生也，似梓，實如小栗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椅，梓屬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梓實桐皮曰椅。」○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楸音秋。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，言豫備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椅、桐可以伐琴瑟，則榛、栗之爲女贄，朱氏曰：「榛栗可以備籩實。」梓、漆之供器用可知。是詩美其新造，而志於永久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，其不求近功，凡類此矣。」

爰，於也。他日於此伐琴瑟。

升彼虛起居反。矣，以望楚矣。望楚與堂，景山與京，降觀于桑。卜云其吉，終然允臧。

王氏曰：「虛者，若《左氏》所謂『有莘之虛』是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虛，故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楚丘有堂邑。景山，大山。京，高丘也。龜曰卜。允，信。臧，善也。建國必卜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登虛以望楚丘，觀其旁邑朱氏曰：「堂，楚丘之旁邑也。」及其丘山，審其高下所依倚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既得其處，於是下而觀焉，則又多桑而宜蠶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卜言吉，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。終然允臧者，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建國之初，憂民之不得其所，不敢遑寧。曰『終然允臧』者，喜其果遂於志願也。」

「升彼虛矣」，以領略其大勢。「降觀于桑」，以細察其土宜。

靈雨既零，命彼倌音官。人。星言夙駕，說始銳反。于桑田。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淵，騋音來。牝三千。

鄭氏曰：「靈，善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言好雨也。」○

毛氏曰：「零，落也。倌人，主駕者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見星而駕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説，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塞，充實也。淵，深也。」張氏曰：「淵，虚明如淵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塞則多不明，塞淵則實而明，猶曰誠明云爾。是人也，亦小充此道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馬七尺曰騋。騋馬與牝馬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文公命主駕者：雨止，爲我晨早駕。欲往桑田，務農急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，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富彊之業，必深厚者爲之，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國君之富者，宜以馬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記》曰問國君之富，數馬以對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一章言建國之事，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，屬文之勢然也。今文首言其事，然後原其初者多矣。既度其可，然後卜以決之，卜洛亦然，古人之爲皆如是也。人謀臧，則龜筮從矣。卒章叙其勤勞，以致殷富。」

《定之方中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蝃丁計反蝀都動反》，止奔也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淫奔之耻，國人不齒也。鄭氏曰：「不齒者，不與相長稚。」

蝃蝀在東，莫之敢指。女子有行，遠于萬反。父母兄弟。

毛氏曰：「蝃蝀，虹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蝃蝀，陰陽氣之交，映日而見，故朝西而暮東。在東者，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。夫陽唱陰和，男行女隨，乃理之正。今陰來交陽，人所醜惡，故莫敢指之。今世俗不以手指者，因《詩》之言。女子之奔，猶蝃蝀之東，人所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，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，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？惡之甚。」

○《爾雅》蝃作螮。

「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」此詩及《泉水》、《竹竿》辭同而意不同。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，言女子終當適人，非久在家者，何爲而犯禮也？《泉水》、《竹竿》，蓋衛女思家，言女子分當適人，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，有所不可得也。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，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，其善惡可見矣。

朝隮子西反。于西，崇朝其雨。女子有行，遠兄弟父母。

程氏曰：「朝隮于西，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，則理之順。」《周禮》「眡祲掌十煇之法，九曰隮」，鄭氏注曰：「隮，虹也。《詩》曰：『朝隮于西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崇，終也。從旦至食時爲崇朝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朝隮于西，陽感陰也。陽感陰，則是陽爲倡，而陰從之也。故崇朝其雨，此陰陽之相應也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，亦猶是矣。」

乃如之人也，懷昏姻也。大無信也，不知命也。

毛氏曰：「乃如是淫奔之人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人雖有欲，苟惟欲之從，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。女子以不自失爲信，所謂貞信之教。違背其父母，可謂無信矣。命，正理也。以道制欲，則能順命。」王氏曰：「男女之欲，性也。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。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，此之謂不知命也。」

《蝃蝀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相息亮反鼠》，刺無禮也。衛文公能正其群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，無禮儀也。

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。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爲？

毛氏曰：「相，視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儀，威

儀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鼠卑汙可惡之物，猶有皮、齒、體以全其形。今汝在位，反無禮儀，而不如鼠。」韓愈《聯句》云：「禮鼠拱而立。」○山陰陸氏曰：「今一種鼠，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，謂之禮鼠，亦或謂之拱鼠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人而無儀，則其不死，亦何爲哉？」

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。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？

鄭氏曰：「止，容止。《孝經》曰：『容止可觀。』」

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，胡不遄市專反。死？

毛氏曰：「體，肢體也。遄，速也。」

《相鼠》之惡無禮，何其如是之甚也？蓋溺於淫亂之俗，不如是，不足以自拔也。疾惡不深，則遷善不力。

《相鼠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干旄音毛》，美好呼報反。善也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，賢者樂告以善道也。

王氏曰：「以素絲、組馬以好賢者，臣子之好善也。人君之好善，則非特如此，必與之食天祿，共天位焉。《柏舟》之仁人，見慍於群小，以至於覯閔受侮者，以頃公故也。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，亦以文公故也。故曰：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」

孑孑居熱反。干旄，在浚蘇俊反。之郊。素絲紕符至反。之，良馬四之。彼姝赤朱反。者子，何以畀必寐反。之？

朱氏曰：「孑孑，特出之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干之首有旄有羽。旄者，牛尾也。羽，夏翟之羽也。李氏曰：「干與『竹竿』字通用。《家語》曰：『《干旄》之忠。』」○《周禮》注曰：「徐州夏翟之羽，有虞氏以爲緌。後世或無，故染鳥羽用之，謂之夏采。」○程氏曰：「『注旄干首，九旗皆然』，九旗之物，所建各不同，若王建太常，諸侯建旗，孤卿建旃，大

夫、士建物是也。云旄、云旟、云旌，皆通言尔。謂卿大夫建旟而來，就浚之郊，禮下賢者。」其下有旒縿。」朱氏曰：「縿，旟之體也。旒，縿之垂也。旄、旟、旌，建之車後。」○驂，所銜反。旒，力周反。○毛氏曰：「浚，衛邑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邑外謂之郊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紕，所以織組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素絲爲組，所以帶馬。良馬，所以好賢者也。」程氏曰：「素絲，束帛也，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。紕，疎布之狀。組，密錯之狀。祝，疑爲竺，❶厚積之意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設爲賢者之言。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，欲有所咨問於我，我將何以畀之乎？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。彼姝者子，言其德之美，指衛之臣子。」

孑孑干旟，在浚之都。素絲組音祖。之，良馬五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

毛氏曰：「鳥隼曰旟。孔氏曰：「《周禮》：『州里建旟。』《大司馬》又曰：『百官載旟。』旟亦有旌，二章互文也。言旌則有旒縿，言旟則亦有旌矣。」下邑曰都。」朱氏曰：「都，居民所聚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紕之以爲組。」

孑孑干旌，在浚之城。素絲祝之，良馬六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

毛氏曰：「析星歷反。羽爲旌。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云：『注旄首曰旌。』則干旄、干旌一也。既設旒縿，有旃旟之稱。未設旒縿，空有析羽，謂之旌。」城，都城也。朱氏曰：「浚，都之城也。」祝，織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組成而祝之，故初言紕，中言組，終言祝。祝，斷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馬四至於五、六，馬之益多，見其禮之益加也。郊、都、城，好賢益篤，則賢者益至。不好賢，則士益遠遯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五之、六之者，取協韻而極言其盛。凡《詩》之言，類此者多矣。」○《左氏傳》曰：「《干旄》『何以告之』，取其忠也。」

《干旄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❶「竺」，原作「笠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《載馳》，許穆夫人作也。閔其宗國顛覆，自傷不能救也。衛懿公爲狄人所滅，國人分散，露於漕邑，許穆夫人閔衛之亡，傷許之小，力不能救，思歸唁音彦。其兄，❶又義不得，故賦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滅者，懿公死也。君死於位曰滅。露於漕邑者，謂戴公也。戴公與許穆夫人，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露，未有宮室而廬居也。」

范氏曰：「先王制禮，父母没則不得歸寧者，義也。雖國滅君死，不得往赴焉，義重於亡故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聖人録《泉水》於前，所以著禮之經。列《載馳》於後，所以盡事之變。夫宗國覆滅，莫大之變，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，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。」

載馳載驅，歸唁衛侯。驅馬悠悠，言至于漕。大夫跋蒲末反。涉，我心則憂。

毛氏曰：「載，辭也。吊失國曰唁。悠悠，遠貌。」朱氏曰：「悠悠，遠而未至之貌。」漕，衛東邑。草行曰跋，水行曰涉。《釋文》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。』」○范氏曰：「載馳載驅，急也。言至于漕，思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夫人父母不在，當使大夫寧其兄弟。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，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。」○《釋文》驅作駈，曰：「字亦作驅。」

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遠。

鄭氏曰：「嘉，善也。爾，許人也。臧，善也。」

許人既不以我歸衛，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。爲許人者，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，有災患不臧，其心如之何？則我之思不遠矣。不閟，謂曉然易見，初不閟也。

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濟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

❶「其」，原重文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閟。悲位反。

朱氏曰：「濟，渡也。自許歸衛，必有所渡之水也。」

毛氏曰：「閟，閉也。」

陟彼阿丘，言采其蝱。音盲。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，衆穉直吏反。且狂。

毛氏曰：「偏高曰阿丘。蝱，貝母也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蝱，今藥草貝母也。其葉如括樓而細，其子在根下如芋。」升至偏高之丘，采其蝱者，將以療疾。」王氏曰：「采蝱，所以療鬱結之疾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善懷，猶善思也。鄭箋：『善，猶多也。』意已如此。朱氏曰：「《漢書》：『岸善崩。』」女子之於懷思，甚於男子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行，道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將欲升高望遠，以舒憂想之情。言采其蝱，以療鬱結之疾。」

「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」，言女子雖多懷思，然今之所以迫切者，亦各有道。他人不知，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。「衆穉且狂」，非真指許人以爲穉狂，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，彼方且尤我之歸，意者衆人其幼穉乎？其狂惑乎？不然，何其不相體悉，不識緩急，一至於是也？

我行其野，芃芃蒲紅反。其麥。控苦貢反。于大邦，誰因誰極？大夫君子，無我有尤。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

毛氏曰：「願行衛之野，麥芃芃然方盛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控，持而告之也。因，如『因魏莊子』之因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極，至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我將行其野，涉芃芃之麥，而控告于大邦，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。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，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者，終欲歸唁之辭。」

《載馳》五章，一章六句，二章章四句，一章六句，一章八句。蘇氏曰：「《載馳》五章，或言四章，一章、三章章六句，二章、四章章八句，以《春秋傳》叔孫豹賦《載馳》之四章，取『控于大邦』，非今日四章故也。」

鄘國十篇，三十章，百七十六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

衛

説已見《邶》。

《淇奥於六反》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聽其規諫，以禮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武公和，釐侯子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武公年九十有五，猶箴儆于國，曰：『自卿以下，至于師長士，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。』又作《賓之初筵》、《抑》戒之詩以自警。其能聽規諫，以禮自防，可知矣。」

瞻彼淇奥，緑竹猗猗。於宜反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瑳，七河反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僩遐板反。兮，赫兮咺況晚反。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況元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奥，隈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奥，謂水涯彎曲之地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淇水之旁，至今多美竹，他所弗迨也。」晉左思《三都賦序》云：「見緑竹猗猗，則知衛地淇奥之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漢書》所謂『淇園之竹』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猗猗，美盛貌。程氏曰：「猗猗，言竹之態。」匪，文章貌。王氏曰：「《考工記》曰：❶『且其匪色，必似鳴矣。』匪者，有文章之謂也。」治骨曰切，象曰瑳，玉曰琢，石曰磨。瑟，矜莊貌。僩，寛大也。赫，有明德赫赫然。咺，威儀容止宣著也。諼，忘也。」○《大學》曰：「『如切如瑳』者，道學也。『如琢如磨』者，自脩也。『瑟兮僩兮』者，恂慄也。『赫兮咺兮』者，威儀也。『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』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赫兮咺兮，成德

❶「工」，原作「功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輝著于外也。首章言其德美文章，由善學自治而然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竹作薄，徒沃反。云：『萹筑也。』石經同。毛氏曰：「綠，王芻也。竹，萹竹也。」咺，《韓詩》作宣。」

瞻彼淇奧，綠竹青青。子丁反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。音營。會古外反。弁皮變反。如星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。

毛氏曰：「青青，茂盛貌。程氏曰：「青青，言其色。」充耳謂之瑱。琇瑩，美石也。天子玉瑱，諸侯以石。弁，皮弁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弁師》云『王之皮弁，會五采玉璂。諸侯及孤卿、大夫之皮弁，各以其等爲之』，注云：『會，縫中也。皮弁之縫中，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，謂之綦。《詩》云「會弁如星」是也。』武公諸侯，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會，謂弁之縫中。飾之以玉，皪皪而處，狀似星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二章言其威儀之美，服飾之盛。」

瞻彼淇奧，綠竹如簀。音責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。寬兮綽兮，猗於綺反。重直恭反。較古岳反。兮。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。

程氏曰：「如簀，言其盛密比如簀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金錫鍊而精，圭璧性有質。」程氏曰：「言其成質之美，如金錫圭璧然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寬，綽也。」郭璞云：「謂寬裕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寬，弘裕也。綽，開豁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重較，卿士之車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周禮·輿人》注云：『較，兩輢上出式者。』則較謂車兩傍，今謂之平較。但《周禮》無重較、單較之文。」〇呂和叔曰：「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，前一後二，横一木，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，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，去車床凡五尺五寸。古人立乘，若平常則憑較，若應爲敬，則落手憑下式，而頭得俯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善戲謔，言其樂易，而以禮自防節，不至於過，是不爲虐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寬緩弘大，則雖戲謔，不爲虐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君子之德，有張有弛，故不常矜莊

而時戲謔。」

《淇奧》三章，章九句。

《考槃》，刺莊公也。不能繼先公之業，使賢者退而窮處。孔氏曰：「莊公楊，武公子。」《孔叢子》：「孔子曰：『於《考槃》見遯世之士，而無悶於世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《考槃》，觀其名，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，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，雖然如此退處，至於其心，寤寐間不忘君。」張氏曰：「此詩意怨而言樂者，是終山澗不出之意。」

考槃在澗，碩人之寬。獨寐寤言，永矢弗諼。況元反。

毛氏曰：「考，成。槃，樂也。山夾水曰澗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碩，大也。寤，覺。永，長。諼，忘也。在澗獨寐，覺而獨言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賢者之退，窮處澗谷間。雖德體寬裕，而心在朝廷，寤寐不能忘懷，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，故陳其由也。」楊氏曰：「矢，如《皋陶》『矢厥謨』之矢，自陳不能忘其君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澗，《韓詩》作干，云：墝埆之處也。」

考槃在阿，碩人之薖。苦禾反。獨寐寤歌，永矢弗過。古禾反。

毛氏曰：「曲陵曰阿。薖，寬大貌。」○楊氏曰：「自陳不得過君朝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阿，《韓詩》作干。《章句》曰：『地下而黄曰干。』」

考槃在陸，碩人之軸。獨寐寤宿，永矢弗告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高平曰陸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軸，盤桓不行，從容自廣之謂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自陳不得告君以善。」

「考槃在澗，碩人之寬」，非所謂山澤之儒，形容甚癯者也。軸之義未詳，以上兩章觀之，蘇氏説差近，但未見訓詁所出耳。

《考槃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碩人》，閔莊姜也。莊公惑於嬖妾，使驕上僭，莊姜賢而不答，終以無子，國人閔而憂之。

孔氏曰：「此詩皆陳莊姜宜答，而君不親。」

碩人其頎，其機反。衣於既反。錦褧苦迥反。衣。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，東宮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譚公維私。

毛氏曰：「頎，長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褧，禪也。衣錦尚之以禪衣，爲其文之太著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褧，檾也。檾，枲屬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褧，《儀禮》作景，《禮記》作絅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東宮，齊太子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左氏》曰：『娶於東宮得臣之妹。』東宮，太子所居也。繫太子言之，明與同母，見夫人所生之貴。」女子後生曰妹。妻之姊妹曰姨。姊妹之夫曰私。」〇蘇氏曰：「邢，周公之後也。譚近齊。」〇《白虎通》曰：「伯、子、男臣子於其國中，褒其君爲公。《詩》云：『譚公維私。』譚，子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言族類之貴。」

手如柔荑，徒奚反。膚如凝脂，領如蝤似修反。蠐，音齊。齒如瓠户故反。犀，螓音秦。首蛾我波反。眉。巧笑倩七薦反。兮，美目盼匹莧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如荑之新生，如脂之凝。朱氏曰：「茅之始生曰荑，脂之凝者曰膏。」領，頸也。蝤蠐，蝎蟲也。孔氏曰：「蝤蠐，在木中，白而長，故以比頸。」瓠犀，瓠瓣。朱氏曰：「瓠犀，瓠中之子也。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。」螓首，廣顙而方。」❶鄭氏曰：「螓，謂蜻蜻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蜻蜻，如蟬而小，有文，此蟲額廣而且方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蛾，蠶蛾也，其眉細而長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倩，好口輔。孔氏曰：「服虔云：『輔，上頷

❶ 「廣顙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顙廣」，當據改。

車也。是牙外之皮膚，頰下之別名也。」」盼，白黑分。」朱氏曰：「白黑分明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容色之美。」○《論語》：「子夏問曰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』」注：「上二句在《衛風·碩人》之二章，下一句逸。」

碩人敖敖，五刀反。説始鋭反。于農郊。四牡有驕，起橋反。朱幩符云反。鑣鑣，表驕反。翟茀音弗。以朝。直遥反。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。

毛氏曰：「敖敖，長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説，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農郊，近郊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四牡，車之四馬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驕，壯貌。幩，飾也。人君以朱纏鑣扇汗，且以爲飾。《釋文》曰：「鑣，馬銜外鐵也，一名扇汗，又曰排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鑣自解飾之所施，非經中之鑣也。」鑣鑣，盛貌。孔氏曰：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，❶《清人》云：『駟介麃麃。』」翟，❷車也，夫人以翟羽飾車。茀，蔽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婦人乘車不露見，車之前後設幨以自隱蔽，謂之茀。因以翟羽爲之飾，蓋厭翟也，次其羽使相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莊姜自齊來嫁，舍止近郊，乘是車馬之盛，以入君之朝。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，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，無使君勞於政事，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。」鄭氏曰：「以君夫人新爲妃耦，宜親親之故也。」○《玉藻》曰：「君日出而視朝，退適路寢聽政，使人視大夫。大夫退，然後適小寢釋服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説，本或作税。」

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古闊反。施罛音孤。濊濊，呼活反。鱣陟連反。鮪于軌反。發發，補末反。葭音加。菼他覽反。揭揭。居謁反。庶姜孽孽，魚竭反。庶士有朅。欺列反。

❶「牡」，原作「牝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翟」，《毛詩正義》重文，下「翟」字屬下讀。當據改。

孔氏曰：「河在齊西北流。」董氏曰：「齊地西至於河，衛居河之西，則自齊適衛，河界其中，故曰北流活活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洋洋，盛大也。活活，流也。罛，魚罟。濊濊，施之水中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濊，礙流也。」❶○朱氏曰：「濊濊，罟入水聲也。」鱣，鯉也。鮪，鮥音洛。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鯉，今赤鯉也。鱣，大魚，似鱏而短，鼻口在頷下，體有邪行甲，無鱗，大者長二三丈，今江東呼爲黃魚。』陸璣云：『鮪魚形似鱣而青黑，頭小而尖，似鐵兜鍪，大者不過七八尺，一名鮥。』以今驗之，則鯉、鮪、鱣、鮥皆異魚。」發發，盛貌。《釋文》曰：「魚著網，❷尾發發然。」葭，蘆。菼，薍五患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蘆，葦也。薍，似葦而小。』陸璣云：『薍，或謂之荻。至秋堅成，則謂之萑。』以今驗之，蘆、薍別草也。」揭揭，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庶姜，謂姪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孽孽，盛飾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庶士，其媵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此章言齊地廣饒，士女佼好，禮儀之備，而君何爲不答夫人？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發，《韓詩》作鱍。孽，《韓詩》作钀。朅，《韓詩》作桀。」

《碩人》四章，章七句。

《氓》，刺時也。宣公之時，禮義消亡，淫風大行，男女無別，遂相奔誘。華戶花反。落色衰，復相棄背。或乃困而自悔，喪其妃音配。耦，故序其事以風福鳳反。焉。美反正，刺淫泆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夫婦者，五品之本，匹配雖自於人謀，義理實根於天地。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，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。蓋肇有人倫以來，未聞違理犯義，終其身而弗悔者。宣公不道，自班於禽犢，不足紀也。風化流於其民，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，亦可傷哉。故《氓》之詩，不罪於其民，而曰『刺時』者，知風之自於其君也。」

陳氏曰：「詩人蓋有所指而云，備一人之

❶ 「礙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引《說文》作「凝」。

❷ 「網」，原作「綱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始末以爲戒也。」

「美反正」、「刺淫泆」，此兩語煩贅，見棄而悔，乃人情之常，何美之有？

氓之蚩蚩，尺之反。抱布貿莫豆反。絲。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頓丘。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。將七羊反。子無怒，秋以爲期。

毛氏曰：「氓，民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蚩蚩，無知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布，幣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幣者，所以貿買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季春始蠶，孟夏賣絲。匪，非。即，就也。子者，男子之通稱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丘一成爲頓丘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良，善也。將，請也。此民非來買絲，但來就我，欲與我謀爲室家也。言民誘己，己乃送之涉淇水，至此頓丘，定室家之謀。非我心欲過子之期，子無善媒，來告期時。民欲爲近期，故語之曰請子無怒，秋以與子爲期。」朱氏曰：「初言氓者，始見其來，莫知其爲誰何也。既與之謀，則爾汝之矣。此言之次第。」

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，本謀挈是女而歸也。及氓之歸，是女乃遲遲未行，送之於野，謂之曰匪我愆期也，子無良媒，以往來道達，故我行計未成耳。

乘彼垝俱毁反。垣，音袁。以望復關。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。音連。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。以爾車來，以我賄呼罪反。遷。

毛氏曰：「垝，毁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復關，氓之所在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『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』，言其未見也，其憂如此。『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』，言其既見也，其喜如此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龜曰卜，蓍曰筮。體，兆卦之體。孔氏曰：「謂龜兆、筮卦也，二者皆有繇辭。《左傳》曰：『其繇曰：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猶有臭。』是龜之繇。《易》曰：『困于石，據于蒺藜。』是卦之繇也。」賄，財。遷，徙也。」○歐陽氏

曰：「子初來即我謀，我既許子，而爾乃決以卜筮，於是我從子而往爾。」

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。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。音甚。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都南反。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

朱氏曰：「沃若，潤澤貌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桑之沃若，諭男情意盛時可愛。至黃而隕，又諭男意易得衰落。」朱氏曰：「桑之沃若，以比始者容色美盛，情好歡洽之時也。桑之黃落，以比色衰而愛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鳩，鶻音骨。鳩也。食桑葚過，則醉而傷其性。耽，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說，解也。士有百行，可以功過相除。至於婦人無外事，惟以貞信爲節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士之耽猶可說，而女之耽不可說者，婦人深自媿悔之辭。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，一失其正，則餘無可觀爾，非真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。」

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。自我徂爾，三歲食貧。淇水湯湯，音傷。漸子廉反。車帷裳。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。下孟反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

毛氏曰：「隕，墮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自我往爾男子之家，三歲之後，貧於衣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湯湯，水盛貌。帷裳，婦人之車也。鄭氏曰：「帷裳，童容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童容，以帷障車之旁，如裳以爲容飾。」爽，差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淇水漸其車之帷裳，言見棄而歸也。女未嘗差其所守，而士者自貳其行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，而二三其德故也。」

三歲爲婦，靡室勞矣。夙興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許意反。其笑矣。靜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

朱氏曰：「靡，不也。夙，早也。興，起也。咥，笑貌。言我三歲爲婦，盡心竭

力，不以室家之勞爲勞，早起夜卧，無有一朝不然者，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，而爾遽以暴戾加己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兄弟在家，不知我之見酷暴。若其知之，則咥咥然笑我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然亦何所歸咎哉？但静而思之，躬自痛悼而已。蓋淫奔從人，不爲兄弟所齒故也。」

及爾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。音畔。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。

朱氏曰：「及，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泮，坡也。鄭氏曰：「泮，讀爲畔。畔，崖也。」總角，結髮也。孔氏曰：「婦人未笄，直結其髮，聚之爲兩角。」晏晏，和柔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旦旦，猶怛怛。」鄭氏曰：「言其懇惻欵誠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始也將與女偕老，今老而反使我怨。淇猶有岸，隰猶有畔，何女心之不可知也？」○朱氏曰：「我總角之時，與爾宴樂言笑，成此信誓。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。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，則亦如之何哉？亦已而已矣。《左傳》曰『思其終也，思其復也』，『思其反』之謂也。」○《説文》旦旦作⿱旦心⿱旦心。

《氓》六章，章十句。

《竹竿》，衛女思歸也。適異國而不見答，思而能以禮者也。范氏曰：「夫婦之際，猶君臣之交，或遇或不遇，命也。進不見答，退不得歸，則如之何？以禮自止而已。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，是以雖憂而不困也。」

籊籊他歷反。竹竿，以釣于淇。豈不爾思？遠莫致之。

毛氏曰：「籊籊，長而殺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衛女之思歸者，述其國俗之樂，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，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我豈不思衛乎？遠而不可至爾。」

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。女子有行，遠于萬反。兄弟父母。

泉源，解見《泉水》。○李氏曰：「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，其樂如此。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，故曰：『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』」

淇水在右，泉源在左。巧笑之瑳，七可反。佩玉之儺。乃可反。

毛氏曰：「瑳，巧笑貌。儺，行有節度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思衛女之在其國者，巧笑佩玉，威儀閑暇，樂然於二水之上，念己有所不如也。」

淇水滺滺，音由。檜楫松舟。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

毛氏曰：「滺滺，流貌。檜，栢葉松身。楫，所以櫂直教反。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《方言》云：『楫謂之橈，或謂之櫂。』橈音饒。」○《釋名》云：「楫，捷也，撥水行舟疾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淇水滺滺然，有乘舟而遊者，亦可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『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』，與《泉水》之卒章同意。」○《釋文》滺滺作浟浟，曰：「本亦作滺。」

《竹竿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芄音丸蘭》，刺惠公也，驕而無禮，大夫刺之。杜預云：「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。」

芄蘭之支，童子佩觿。許規反。雖則佩觿，能不我知。容兮遂兮，垂帶悸其季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芄蘭柔弱。」孔氏曰：「芄蘭，蔓生，斷之有白汁，可啖。一名蘿摩，幽州人謂之雀瓢。此草支葉柔弱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支、枝同。」沈括云：「支，莢也。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，垂之如觿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觿，所以解結，成人之佩也。孔氏曰：「觿，貌如錐，以象骨爲之，可以解結。」人君治成人之事，雖童子猶佩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雖則佩觿，然

無成人之德，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，言驕而無禮，餘無所能也。容兮遂兮，舒緩放肆之貌。悸，帶下垂之貌。」鄭氏曰：「容，容刀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大東》云『鞙鞙佩璲』，璲，佩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垂其紳帶，悸悸然有節度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支，石經作枝，《說文》同。」

芄蘭之葉，童子佩韘。失涉反。雖則佩韘，能不我甲。容兮遂兮，垂帶悸兮。

朱氏曰：「沈括云：『芄蘭之葉，如佩韘之狀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韘，玦也。能射御則佩韘。孔氏曰：「玦，決也。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鈎弦，用象骨爲之。」甲，狎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獨再言『容兮遂兮，垂帶悸兮』，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，蓋莫掩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甲，《韓詩》作狎。」

能不我甲，言但能不我親狎，妄自尊大而已。

《芄蘭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河廣》，宋襄公母歸于衛，思而不止，故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宋桓公夫人，衛文公之妹，生襄公而出。」

孔氏曰：「夫人爲先君所出，其子承父之重，與祖爲一體，母出與廟絕，不可以私反，故義不得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夫人之不往，義也。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？有千乘之國，而不得養其母，則人之不幸也。爲襄公者，將若之何？生則致其孝，没則盡其禮而已。衛有婦人之詩，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，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。夫以衛之政教淫僻，風俗傷敗，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，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。」

《說苑》曰：「宋襄公爲太子，請於桓公曰：『請使目夷立。』公曰：『何故？』對曰：『臣之舅在衛，愛臣，若終立，則不可以往。』」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

心，蓋不相遠，所載似可信也。不曰欲見母，而曰欲見舅者，恐傷其父之意也。母之慈，子之孝，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。不幸處母子之變者，可以觀矣。

誰謂河廣？一葦韋鬼反。杭戶郎反。之。誰謂宋遠？跂丘豉反。予望之。

毛氏曰：「杭，度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誰謂河水廣與？音餘。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，喻狹也。今我之不渡，直自不往耳，非爲其廣。予，我也。誰謂宋國遠與？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，亦喻近也。今我之不往，直以義不往耳，非爲其遠。」孔氏曰：「文公之時，衛已在河南，自衛適宋不渡河，此假有渡者之辭。宋，今睢陽，去衛甚遠。言宋近，猶喻河狹。」

誰謂河廣？曾不容刀。誰謂宋遠？曾不崇朝。

鄭氏曰：「不容刀，亦喻狹。小船曰刀。孔氏曰：「《釋名》云：『三百斛曰刀。』江南所謂短而廣、安而不傾者也。」崇，終也。行不終朝，亦喻近。」

《河廣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伯兮》，刺時也。言君子行役，爲于僞反。王前驅，過時而不反焉。鄭氏曰：「衛宣公之時，蔡人、衛人、陳人從王伐鄭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，然無明文可考。」

范氏曰：「居而相離則思，期而不至則憂，此人之情也。文王之遣戍役，周公之東征，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、男女之思以閔之，故其民悦而忘死。聖人能通天下之志，是以能成天下之務。兵者，毒民於死地者也。孤人之子，寡人之妻，傷天地之和，致水旱之災，故聖王重之。如不得已而行，則告以歸期，念其勤勞，哀傷憯怛，不啻如在己。是以詩美之，則言其君上之閔恤。刺之，則録

其室家之怨思，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。」「爲王前驅」，特詩中之一語，非大義也。

伯兮朅丘列反。兮，邦之桀兮。伯也執殳，市朱反。爲于僞反。王前驅。

鄭氏曰：「伯，君子字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朅，武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桀，英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殳，長丈二而無刃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，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。」

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？誰適都歷反。爲容？

朱氏曰：「蓬，草也。首如飛蓬，髮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婦人夫不在，無容飾。適，主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傳云：『女爲説己容。』」膏，所以膏首面。沐，蓋潘也。《左氏傳》「遺之潘沐」，杜預注云：「潘，米汁，可以沐頭。」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，則膏非專婦人用也。

其雨其雨，杲杲古老反。出日。願言思伯，甘心首疾！

朱氏曰：「其者，冀其將然之辭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人言其雨其雨，而杲杲然日復出，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，復不來。願，念也。甘心，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，不能絶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，是以不堪憂思之苦，而甘心於首疾也。」

焉於虔反。得諼况袁反。草？言樹之背。音佩。願言思伯，使我心痗！音每，又音悔。

毛氏曰：「諼草令人忘憂。孔氏曰：「諼訓忘，非草名。」背，北堂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士昏禮》云『婦洗在北堂』，《有司徹》云『主婦北堂』。房室所居之地，揔謂之堂。房半以北爲北堂，房半以南爲南堂。」痗，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何處得一忘憂之草？我樹之於北堂之上，冀觀之以忘憂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思得草之美者，玩以忘

憂。然世豈有是哉？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焉爾。心痗則其病益深，非特首疾而已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諼，本又作萱。」《說文》作藼，云：「令人忘憂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焉得萱草』。」

《伯兮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有狐》，刺時也。衛之男女失時，喪其妃音配。耦焉。古者國有凶荒，則殺所戒反。禮而多昏，會男女之無夫家者，所以育人民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大司徒》曰『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，十曰多昏』，注云：『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夫婦之禮，雖不可不謹於其始，然民有細微貧弱者，或困於凶荒，必待禮而後昏，則男女之失時者，多無室家之養。聖人傷之，寧邦典之或違，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。故有荒政多昏之禮，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，而又以育人民也。《詩》不云乎：『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苟無子育兆庶之心，其能追此哉？」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梁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裳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綏綏，獨行求匹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石絶水曰梁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孤獨行於水之梁，失其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子，是子也。時婦人喪其妃耦，寡而憂是子無裳，無爲作裳者，欲與爲室家。」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厲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帶。

毛氏曰：「厲，深可厲之旁。王氏曰：「岸近危曰厲。」帶，所以申束衣。」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側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服。

李氏曰：「無服，言其衣服之不備也。」

《有狐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木瓜》，美齊桓公也。衛國有狄人之敗，出處于漕，齊桓公救而封之，遺唯季反。之車馬器服焉，衛人思之，欲厚報之，而作是

詩也。孔氏曰：「衛立戴公，以廬于漕，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，甲士三千人，以戍漕。歸公乘馬，祭服五稱，牛、羊、豕、雞、狗皆三百，與門材。歸夫人魚軒、重錦三十兩。戴公卒，文公立，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，與之繫馬三百。」

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音居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呼報反。也。

毛氏曰：「木瓜，楙木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實如小瓜，酢，可食。』」○徐氏曰：「瓜有瓜瓞，桃有羊桃，李有雀李，此皆枝蔓也，故言木瓜、木桃、木李以別之也。」瓊，玉之美者。《說文》曰：「瓊，赤玉也。」琚，佩玉名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言人遺我以微物，必有以厚報之。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，則報之當如何？」○朱氏曰：「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，報之厚矣，而猶曰非敢以爲報，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爾。蓋報人之施，而曰如是報之足矣，則報者之情倦，而施者之德忘。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，則報者之情、施者之德，兩無窮也。」

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音遥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毛氏曰：「瓊瑤，美石。」

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音久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毛氏曰：「瓊玖，玉名。」孔氏曰：「瓊是玉之美名，非玉名也。琚、瑤、玖三者互也。琚言佩玉名，瑤、玖亦佩玉名；瑤言美石，玖言玉名，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。故《丘中有麻》傳云：『玖，石次玉。』是玖非全玉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玖，《字書》云：『玉黑色。』」○孔子曰：「吾於《木瓜》，見苞苴之禮行。」鄭氏曰：「以果實相遺者，必苞苴之。《尚書》曰：『厥苞橘柚。』」

《木瓜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衛國十篇，三十四章，二百三句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

王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王城者，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，其封域在《禹貢》豫州太華外方之間，北得河陽，漸冀州之南。始，武王作邑於鎬京，謂之宗周，是爲西都。成王在豐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。既成，謂之王城，是爲東都，今河南是也。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營成周，今洛陽是也。成王居洛邑，遷殷頑民於成周，復還歸處西都。朱氏曰：「成王營洛邑，爲時會諸侯之所，以其土中，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。自是豐鎬爲西都。」至十一世，幽王嬖褒姒，生伯服，廢申后，太子宜臼奔申。申侯與犬戎攻宗周，殺幽王于戲。晉文侯、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，是爲平王。以亂故，徙居東都王城，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。其詩不能復雅，故貶之，謂之王國之變風。」孔氏曰：「尊之，猶稱王，在風則卑矣，已比列國。當言周，而言王，則尊之。」〇蘇氏曰：「自平王東遷，而變風遂作，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，與諸侯比。然其王號未替，故不曰周黍離，而曰王黍離云。」

《黍離》，閔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，至于宗周，過故宗廟宫室，盡爲禾黍。閔周室之顛覆，彷蒲皇反。徨音皇。不忍去，而作是詩也。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揺揺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

毛氏曰：「彼，彼宗廟宫室。」鄭氏曰：「宗廟

宮室毀壞，而其地盡爲禾黍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黍，禾屬而黏者也。以大暑而種，故謂之黍。孔氏曰：『黍可爲酒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離離，垂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粢，稷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粢者，稷也。《曲禮》曰『稷曰明粢』是也。郭璞云：『今江東人呼粟爲粢。』然則粢也、稷也、粟也，止是一物也。而《本草》稷米在下品，別有粟米在中品，又似二物，故先儒共疑焉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稷，百穀之長。」沈括曰：「稷乃今之穄也。」穄，子例反。○孔氏曰：「黍言離離，稷言苗，則是黍秀稷未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邁，行也。靡靡，猶遲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搖搖，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。楚威王謂蘇秦曰：『寡人心搖搖然，如懸旌而無所薄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知我者，知我之情。謂我何求，怪我久留不去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悠悠，遠意。蒼天，以體言之，尊而君之則稱皇天，元氣廣大則稱昊天，仁覆閔下則稱旻天，自上降監則稱上天，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周大夫呼天而愬曰：『致此者何人哉？』蓋含蓄其辭，不欲指斥其人也。」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穗。音遂。行邁靡靡，中心如醉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

毛氏曰：「穗，秀也。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，故歷道其所更見。中心如醉，醉於憂也。」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實。行邁靡靡，中心如噎。於結反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

毛氏曰：「自黍離離見稷之實。」○元城劉氏曰：「人之情於憂樂之事，初遇之則其心變焉，次遇之則心微變，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。此常人之情也，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。其行役往來，故非一見也。初見稷之苗矣，又見稷之穗矣，

又見稷之實矣，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，不少變而愈深，此則詩人之意也。」張氏曰：「《黍離》之詩，言苗，言穗，言實，作文者須是如此，不可都謂之苗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噎者，咽喉閉塞之名，言憂深不能喘息，如噎之然。」

《黍離》三章，章十句。

《君子于役》，刺平王也。君子行役無期度，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。以風福鳳反。焉。

孔氏曰：「平王宜臼，幽王子。」

攷經文，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。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雞棲音西。于塒，音時。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

毛氏曰：「鑿牆而棲曰塒。」孔氏曰：「寒鄉鑿牆爲雞作棲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君子之行役，不知其還反之期，且今亦何所至哉？雞則棲于塒矣，日則夕矣，羊牛則下來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，至於行役者，乃反不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雖欲使我之不思，不可得也。」〇《釋文》塒作時，曰：「本亦作塒。」

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佸？户括反。雞棲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。古活反。君子于役，苟無飢渴？

毛氏曰：「佸，會也。雞棲于杙羊職反。爲桀。括，至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苟，且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君子行役之久，不可計以日月，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，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。」

《君子于役》二章，章八句。

《君子陽陽》，閔周也。君子遭亂，相招爲禄仕，全身遠于萬反。害而已。

君子陽陽，左執簧，音黃。右招我由房。其樂音洛。只且！于徐反。

程氏曰：「陽陽自得、陶陶自樂之狀，皆不任憂責，全身自樂而已。君子居亂世如是。」董氏曰：「《莊子》曰『以陽爲充孔揚』，則陽陽者，氣充於內，容貌不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簧，笙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簧者，笙管之中金薄鐷也。」○鄭司農云：「笙，十三簧。」笙必有簧，故以簧表笙。○鄭氏曰：「由，從也。招我，欲使我從之於房中，俱在樂官也。我者，君子之友自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國君有房中之樂。」孔氏曰：「路寢，房中也。《譜》云：『路寢之常樂，天子以《周南》，諸侯以《召南》。』是天子、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只、且，語助聲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以賤爲樂，則其貴者不可居也。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，則周不可輔矣，此所以爲閔周也。」

君子陶陶，音遥。左執翿，徒刀反。右招我由敖。五刀反。其樂只且！

毛氏曰：「陶陶，和樂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翿，舞者所持纛徒報反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敖者，燕舞之位。」

《君子陽陽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揚之水》，刺平王也。不撫其民，而遠屯戍于母家，周人怨思焉。

程氏曰：「諸侯有患，天子命保衛之，亦宜也。平王獨思其母家爾，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，人怨，宜也。況天子當使方伯、鄭國共保助之。」朱氏曰：「先王之制，諸侯有故，則方伯、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；王室有故，則方伯、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。天子鄉遂之民，供貢賦、衛王室而已。平王微弱，威令不行於天下，無以保其母家，而使畿甸之民，遠爲諸侯戍守，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。又況幽王之禍，申侯實爲之，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，乃不能討而反戍焉。愛母忘父，其悖理也亦甚矣。民之怨也，豈不亦以此歟？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六鄉六遂之兵，所以制方伯之失職，非以禦夷狄也。」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彼其音記。之子，不與

我戍申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

張氏詩曰：「揚水悠揚緩不流，不漂蒲楚弱堪憂。談詩若作奔湍解，王鄭諸篇未易求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揚之水，不流束薪，猶東周政衰，不能召發諸侯，獨使周人遠戍，久而不得代耳。彼其之子，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平王母家申國，姜姓，在陳、鄭之南，杜預曰：「今南陽宛縣是也。」迫於彊楚，而數見侵伐，王是以戍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思之哉，思之哉，何月而得遄歸也？」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

毛氏曰：「楚，木也。甫，諸姜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書·呂刑》，《禮記》作《甫刑》，孔氏曰：『呂侯後爲甫侯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言甫、許者，以其俱爲姜姓。既重章以變文，因借甫、許以言申，其實不戍甫、許也。六國時，秦、趙同爲嬴姓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多謂秦爲趙，亦此類也。」

揚之水，不流束蒲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

毛氏曰：「蒲，草也。鄭氏：「蒲，蒲柳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孫毓云：『蒲草之聲，不與戍許相協，箋義爲長。』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。」許，諸姜也。」《國語》曰：「申、呂雖衰，齊、許猶在。」

《揚之水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中谷有蓷吐雷反》，閔周也。夫婦日以衰薄，凶年饑居疑反。饉，音覲。室家相棄爾。

范氏曰：「世治則室家相保者，上之所養也。世亂則男女相棄者，上之所殘也。其使之也勤，其取之也厚，則夫婦日以衰薄，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。伊尹曰：『匹夫匹婦不獲自盡，民主罔與成厥功。』故詩人舉一物失所，而知王政之惡。一女見棄，而知人民之困。以爲政

荒民散，將無以爲國矣。」

中谷有蓷，暵呼但反。其乾矣。有女仳匹指反。離，嘅口愛反。其嘆土丹反。矣。嘅其嘆矣，遇人之艱難矣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蓷，鵻音隹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云『萑，蓷』，郭璞云：『今茺蔚也，方莖白華，華生節間，又名益母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。』《韓詩》及《三蒼說》悉云益母。」茺，音充。蔚，音尉。○孔氏曰：「暵，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仳，別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蓷，谷中所生之物，待陰潤而後能生，故暵則乾矣。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，凶年則至相棄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慨然而嘆，自傷遇君子之窮厄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凶年而遽相棄背，蓋衰薄之甚者。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、遇斯人之不淑，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，厚之至也。」

中谷有蓷，暵其脩矣。有女仳離，條其歗音嘯。矣。條其歗矣，遇人之不淑矣。

陳氏曰：「脩，長茂者也。長茂者爲所暵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條條然歗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歗，長吟也，悲恨深於歎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古之傷死者之辭曰『如何不淑』。」

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「不淑」，蓋以吉慶爲善事，凶禍爲不善事，雖今人語猶然。

中谷有蓷，暵其濕矣。有女仳離，啜張劣反。其泣矣。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？

蘇氏曰：「及其甚也，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啜，泣貌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泣者，窮之甚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啜，《韓詩》作惙。」

「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」，言事已至此，末如之何也。

《中谷有蓷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兔爰》，閔周也。桓王失信，孔氏曰：「桓王林，平王孫。」諸侯背音佩。叛，構怨連禍，王師傷敗，君子不樂音洛。其生焉。朱氏曰：「按《左傳》，鄭武公爲平王卿士，王貳于虢，鄭伯怨王，王曰無之，故周、鄭交質。桓王即位，將卒畀虢公政，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，又取成周之禾。五年，王遂奪鄭伯政。鄭伯不朝，王以諸侯伐鄭，鄭伯禦之，戰于繻葛，王卒大敗，祝聃射王中肩。」

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羅。我生之初，尚無爲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罹，力支反。尚寐無吪！五戈反。

毛氏曰：「爰爰，緩意。鳥網爲羅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尚，庶幾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罹，憂。吪，動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爲此詩者，蓋及見西周之盛，故曰：『方我生之初，天下尚無事。及我生之後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寐不欲動，無所樂生之甚。」

《孟子》曰：「雉兔者往焉。」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，因以名之。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。兔之大以比諸侯，雉之小，周人以自比也。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，而周人反受其禍也。

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罦。音孚。我生之初，尚無造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憂，尚寐無覺！古孝反。

毛氏曰：「罦，覆車也。孔氏曰：「下傳『罿，罬』與此一也。《釋器》云：『繴謂之罿罬也。罬謂之罦。罦，覆車也。』」〇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今之翻車也。有兩轅，中施罥以捕鳥獸，展轉相解也。』」繴，早覓反。罥，古縣反。造，爲也。」

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罿。昌鍾反。我生之初，尚無庸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凶，尚寐無聰！

毛氏曰：「罿，罬張劣反。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施羅於車上曰罿。』」庸，用也。聰，聞也。」

《兔爰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葛藟力軌反》，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棄其九族焉。《釋文》作刺桓王，曰：「本亦作刺平王。案《詩譜》是平王詩，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，崔靈恩《集注》本亦作桓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九族者，據己上至高祖，下及玄孫之親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尚書》歐陽説云：『九族，乃異姓有親屬者，父族四，母族三，妻族二。』」

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滸。呼五反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。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，緜緜，長不絶之貌。」○《左傳》曰：「葛藟猶能庇其本根。」朱氏曰：「葛藟，其支蔓聯屬，自有宗族之義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水厓曰滸。」○渤海胡氏曰：「《周南》云：『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。』又云：『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。』《邶風》云：『旄丘之葛兮，何誕之節兮。』《唐風》云：『葛生蒙楚，蘞蔓于野。』《大雅》云：『莫莫葛藟，施于條枚。』然則葛也、藟也，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，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，不生於河滸水厓。生不得其地，則失物之性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謂他人父，謂他人母，謂他人昆，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王既以他人爲父，亦無顧我之意。我，九族也。」蘇氏曰：「王今棄九族，遠兄弟，而謂他人父，彼非王族，亦安肯顧王哉？」

葛藟生非其地，猶宗族失所依也。

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涘。音俟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母。謂他人母，亦莫我有。

毛氏曰：「涘，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有，識有也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不有寡君。」

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漘。順春反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昆。謂他人昆，亦莫我聞。

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云『夷上洒下，漘』，郭璞云：『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昆，兄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不與我相聞知也。」

《葛藟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采葛》，懼讒也。

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葛，所以爲絺綌也。事雖小，一日不見於君，憂懼於讒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朝有讒人，則下不敢有所爲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人之譖人，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既以葛、蕭、艾爲喻，因以月、秋、歲爲次也。設文各從其韻也，不由事大憂深也。」

彼采蕭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

毛氏曰：「蕭，所以共祭祀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云：『蕭，荻。』今人所謂荻蒿，可作燭，有香氣，故祭祀以脂爇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三秋，設言。三春、三夏，其義亦同，取其韻耳。」

彼采艾五蓋反。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。

毛氏曰：「艾，所以療疾。」

毛氏所謂「事雖小」，蓋通三章言之。葛之爲絺綌，蕭之共祭祀，艾之療疾，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，不於此取義也。鄭氏所箋，失傳意矣。

《采葛》三章，章三句。

《大車》，刺周大夫也。禮義陵遲，男女淫奔，故陳古以刺今，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。

此詩所謂陳古，其猶在於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後歟？蓋唯能止其奔，未能革其心，與《行露》之詩異矣，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。

大車檻檻，毳尺鋭反。衣如菼。吐敢反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敢。

毛氏曰：「大車，大夫之車。檻檻，車行聲也。毳衣，大夫之服。菼，鵻也，蘆之初生也。乘其大車檻檻然，服毳冕以決訟。」鄭氏曰：「毳衣，衣繪而裳繡，皆有五色焉，其青者如鵻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毳衣，衣三章，裳二章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《典命》：『王之三公八命，其卿六命，其大夫四

命。及其出封，皆加一等。』蓋八命加一等，所謂上公九命，其服以九爲節也。其未出封，則與侯伯同服矣。公與侯伯同服，則卿與子男同服矣。此詩所謂周大夫者，卿也。然則《司服》所謂『卿大夫之服，自玄冕而下』者，諸侯之卿大夫也。」

大車哼哼，他敦反。毳衣如璊。音門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奔。

毛氏曰：「哼哼，重遲之貌。璊，赬敕貞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赬，淺赤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『璊，玉赤色。』故以璊爲赬。毳衣，繢、繡皆五色，其青者如騅，其赤者如赬。二章各舉其一爾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如菼，言其衣之色。如璊，言其裳之色。」

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皦古了反。日。

毛氏曰：「穀，生。皦，白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穴，謂塚壙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民之欲相奔者，畏其大夫，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，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，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。『謂予不信，有如皦日』，約誓之辭也。」呂氏曰：「古之所謂合葬者，同其兆而已，非同坎而葬也。蓋死有先後，前喪已葬，復啓之以納後喪，仁人有所不忍，有禮者有所不取也。此云同穴者，亦同兆也。」

《大車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丘中有麻》，思賢也。莊王不明，賢人放逐，國人思之，而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莊王他，桓王子。」

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。彼留子嗟，將其來施施。

毛氏曰：「留，氏。子嗟，字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所謂『彼留子嗟』者，亦猶《陳風》所謂子仲之子，豈必求之他書？蓋詩中所陳，便是實事迹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施施，舒行。」《孟子》曰：「施施從外來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施施，自得之貌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子嗟，隱居丘陵之間，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。民思其賢，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。」朱氏曰：「將其來施施，望之之辭也。」

丘中有麥，彼留子國。彼留子國，將其

來食。

朱氏曰：「子國，亦字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子國，子嗟父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庶幾肯來從我食也。」

丘中有李，彼留之子。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。

毛氏曰：「玖，石次玉者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貽我佩玖，冀其有以贈己也。」

《丘中有麻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王國十篇，二十八章，百六十二句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

鄭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初，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，是爲鄭桓公。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。又爲幽王大司徒，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。問於史伯曰：『王室多故，余懼及焉，其何所可以逃死？』史伯曰：『其濟、洛、河、潁之間乎？是其子、男之國，虢、鄶爲大。君若以周難之故，寄帑與賄，不敢不許。若克二邑，鄔、蔽、補、丹、依、疇、歷、華，君之土也。』桓公從之。後三年，幽王爲犬戎所殺，桓公死之。其子武公，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，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，左洛右濟，前華後河，食溱、洧焉。今河南新鄭是也。武公又作卿士，國人宜之，鄭之變風作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新鄭，在滎陽宛陵縣西南。」

《緇側基反衣》，美武公也。父子並爲周司徒，善於其職，國人宜之，故美其德，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。孔氏曰：「武公掘突，當平王時。父，謂武公父桓公也。」

《禮記·緇衣》：「子曰：『好賢如《緇衣》。』」○《孔叢子》：「孔子曰：『於《緇衣》見好賢之至。』」

此詩武公入仕于周，而周人美之也。若鄭人所作，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？「好賢如《緇衣》」，所謂賢，即謂武公父子也。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，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，遂曰「明有國善善之功」，失其旨矣。

緇衣之宜兮，敝予又改爲兮。適子之館兮，還予授子之粲兮。

毛氏曰：「緇，黑色。」〇王氏曰：「緇衣，朝服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卿士聽朝之正服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緇衣，即《士冠禮》所云『主人玄冠朝服，緇帶素韠』是也。諸侯與其臣服之，以日視朝，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。《玉藻》云：『天子皮弁，以日視朝。』則卿士朝於王，服皮弁，不服緇衣。退適私朝，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。《考工記・鍾氏》：『三入爲纁，五入爲緅，七入爲緇。』注：『染纁者，三入而成。又再染以黑則爲緅，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。』」〇程氏曰：「宜，言其稱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改，更也。適，之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諸侯入爲卿士，皆受館於王室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粲，餐蘇尊反。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粲，粟治之精者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漢有白粲之刑，給春導之役是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桓公、武公之爲司徒，上得於君，下得於民，其君子好之，愈久而愈不厭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，其或敝也，則予願爲子更爲之。」〇范氏曰：「適子之館兮，親之也。還予授子之粲兮，又授之以飲食也。既親之，又授之以飲食，此好賢之至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又將適子之館，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。」

緇衣之好兮，敝予又改造兮。適子之館兮，還予授子之粲兮。

毛氏曰：「好，猶宜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造，爲也。」

緇衣之蓆音席。兮，敝予又改作兮。適子之館兮，還予授子之粲兮。

毛氏曰：「蓆，大也。」程氏曰：「蓆，舒安之義。服稱其德，則安舒。」

《緇衣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將七羊反仲子》，刺莊公也。不勝音升。其母，以害其弟，弟叔失道而公弗制，祭側界反。仲諫而公弗聽，小不忍以致大亂焉。

《左傳》：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

公寤生，驚姜氏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不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『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他邑唯命。』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祭仲曰：『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。』公曰：『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』對曰：『不如早爲之所。』公曰：『多行不義必自斃，子姑待之。』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貳於己。公子呂請除之，公曰：『無庸，將自及。』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於廩延。子封曰：『可矣。』公曰：『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』大叔將襲鄭，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，京叛大叔段，段入於鄢，公伐諸鄢，大叔出奔共。」

蘇氏曰：「莊公欲必致叔于死。叔之未襲鄭也，有罪而未至于死，是以諫而不聽。諫而不聽，非愛之也，未得所以殺之也。毛氏不知其説，其叙此詩以爲『不勝其母，以害其弟，弟叔失道而公弗禁，祭仲諫而公弗聽，小不忍以致大亂』，莊公豈不忍者哉？」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里，無折我樹杞。音起。豈敢愛之？畏我父母。仲可懷也，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。

毛氏曰：「將，請也。仲子，祭仲也。踰，越。里，居也。二十五家爲里。杞，木名也。孔氏曰：「杞，柳屬也。生水傍，葉麄而白色，理微赤。」折，言傷害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無踰我里，言無與我家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無折我樹杞，喻言無害我兄弟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雖知汝之言，誠可懷思。而父母之言，亦豈可不畏哉？」

五家爲鄰，五鄰爲里，皆有地域溝樹之，故曰「無踰我里，無折我樹杞」。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牆，無折我樹桑。豈敢愛之？畏我諸兄。仲可懷也，諸兄之言，亦可畏也。

呂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曰『樹牆下以桑』，則桑在牆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諸兄，公族。」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園，無折我樹檀。豈敢愛之？畏人之多言。仲可懷也，人之多

言，亦可畏也。

毛氏曰：「園，所以樹木。檀，彊忍之木。」孔氏曰：「園者，圃之蕃，故其內可以種木也。檀材可以爲車，陸璣《疏》云：『檀木皮正青，滑澤。』」

「將仲子兮，無踰我里，無折我樹杞。」辭雖拒仲，而意則與之。如侍人僚相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，公執戈以懼之之類。「豈敢愛之？畏我父母」，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。「仲可懷也，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」，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。「畏我諸兄」、「畏人之多言」，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，非愛段也。具文見意，而莊公之情得矣。

《將仲子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叔于田》，刺莊公也。叔處于京，繕市戰反。甲治兵以出于田，國人說音悦。而歸之。

叔于田，巷無居人。豈無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蘇遵反。美且仁。

毛氏曰：「叔，大叔段也。田，取禽也。巷，里塗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洵，信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國人愛之，以謂叔出于田，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，非實無人。雖有，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國人稱之如是者，亦不義而得衆也。以得衆心爲仁，以飲酒爲好，以善服馬爲武。」楊氏曰：「叔段不義，而爲衆所説者，亦以衰俗好惡毀譽，不當其實故也。」

叔于狩，手又反。巷無飲酒。豈無飲酒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好。

毛氏曰：「冬獵曰狩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。」

叔適野，巷無服馬。豈無服馬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武。

鄭氏曰：「適，之也。郊外曰野。服馬，

猶乘馬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叔出則巷無
能服馬之人矣。」

《叔于田》三章，章五句。

《大叔于田》，刺莊公也。叔多才而好勇，
不義而得衆也。
蘇氏曰：「二詩皆曰『叔于田』，故此加
『大』以別之，非謂段爲大叔也。然不知
者又加『大』于首章，失之矣。」○范氏
曰：「莊公之於段，稔其惡而欲斃之也，
故《春秋》書『克段于鄢』以罪鄭伯。詩
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，以深咎莊
公。夫段之惡易知，而莊公之罪難見，
故《春秋》書『鄭伯』，而詩人刺其君，皆
本其所起以罪之，所以爲世戒也。」永嘉鄭
氏曰：「段以國君介弟之親，京城大叔之貴，而所好
者，馳騁弋獵也。所矜者，袒裼暴虎也。所賢者，射御
足力也。出而人思之者，飲酒、服馬之儔也。氣習至
此，而又恃其君母之愛，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，而不誰
何也。欲不爲叛，得乎？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，莊
公也。」

大叔于田，乘乘下繩證反。馬。執轡如組，音
祖。兩驂如舞。叔在藪，素口反。火烈具舉。
襢音袒。裼素歷反。暴虎，獻于公所。將七羊
反。叔無狃，女九反。戒其傷女。
孔氏曰：「織組者，揔紕於此，成文於彼。
御者執轡於手，馬騁於道，如織組之
爲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叔之從公田也，驂之與
服諧和中節。董氏曰：「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，
蓋《詩》所謂如舞者也。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，然馬
在車中爲服，在車外爲驂，服制於衡，不得如舞。其言
舞者，驂也。」藪，澤禽之府也。」○朱氏曰：
「烈，熾盛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具，俱也。襢
裼，肉袒也。孔氏曰：「李巡曰：『襢裼，脱衣見體
曰肉袒。』」暴虎，空手以搏之。狃，習也。」
○陳氏曰：「火烈具舉，疏以爲宵田。不
知《周禮》『中春，蒐田用火弊，獻禽以祭
社』，《爾雅》『火田曰狩』，田未嘗不用火

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國人謂之曰，請叔無習此事，恐其或傷女也。言其得衆如此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『叔于田』作『大叔于田』者，誤。」無作毋，曰：「本亦作無。」

叔于田，乘乘黄。兩服上襄，兩驂鴈行。户郎反。叔在藪，火烈具揚。叔善射忌，音記。又良御忌。抑磬苦定反。控口貢反。忌，抑縱送忌。

毛氏曰：「乘黄，四馬皆黄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兩服，中央夾轅者。孔氏曰：「《小戎》云『騏駵是中，騧驪是驂』。驂與中對文，則驂在外，外者爲驂，則知内者爲服，故言兩服。」襄，駕也。上駕者，言爲衆馬之最良也。朱氏曰：「猶史所謂上駟也。」鴈行者，言與中服相次序。孔氏曰：「鴈行者，兩驂與服馬，其首差退。」良，亦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揚，光也。忌，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抑，發語之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騁馬曰磬，止馬曰控，發矢曰縱，從禽曰送。」

叔于田，乘乘鴇。音保。兩服齊首，兩驂如手。叔在藪，火烈具阜。叔馬慢忌，叔發罕忌。抑釋掤音冰。忌，抑鬯勑亮反。弓忌。

毛氏曰：「驪白雜毛曰鴇。郭璞曰：「今所謂烏驄馬。」齊首，馬首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如手，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兩服並首在前，而兩驂在旁，稍出其後，如人之左右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阜，盛也。慢，遲。罕，希也。掤，所以覆矢。孔氏曰：「掤，《左傳》作冰，箭筩蓋也。」鬯弓，弢吐刀反。弓。」孔氏曰：「鬯者，盛弓之器，鬯謂弢弓而納之弢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鬯，弓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田事且畢，則其馬行遲，發矢希，射者蓋矢弢弓，言田事畢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其田事將畢，而從容整暇如此。」○《釋文》慢作嫚，曰：「本又作慢。」

鷙鳥將擊，必匿其形，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，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。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，豈其未得莊公

之情也哉？憂之云者，兄弟之心也，欲止其惡者也，涕泣而道之者也。易之云者，仇敵之心也，欲養其惡者也，談笑而道之者也。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，豈知其他哉？

《大叔于田》三章，章十句。

《清人》，刺文公也。高克好呼報反。利而不顧其君，文公惡烏路反。而欲遠于萬反。之不能。使高克將子匠反。兵而禦魚吕反。狄于竟，陳其師旅，翱五羔反。翔河上，久而不召，衆散而歸，高克奔陳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，文公退之不以道，危國亡師之本，故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文公揵，厲公子。《春秋》閔公二年：『冬十二月，狄入衛，鄭棄其師。』衛在河北，鄭在河南，恐其渡河侵鄭，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，公子素作詩以刺之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好利不顧其君，注心於利也。」

胡氏曰：「人君擅一國之名寵，殺生予奪，惟我所制爾。使克不臣之罪已著，按而誅之可也。情狀未明，黜而遠之可也。愛惜其才，以禮馭之可也。烏有假以兵權，委諸境上，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？」

清人在彭，駟介旁旁。補彭反。二矛莫侯反。重直龍反。英，河上乎翱翔。

鄭氏曰：「清者，高克所帥衆之邑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彭，衛之河上，鄭之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駟，四馬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介，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四馬被甲馳驅，旁旁然不息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二矛，酋矛、夷矛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酋矛常有四尺，夷矛三尋，長短不同，其飾相累。又云一矛而有二，備折壞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重英，有英飾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魯頌》説矛之飾謂之朱英，則以朱染爲英飾，蓋絲纏而朱染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英之以毛羽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翱翔，無事之貌。」○永嘉鄭氏曰：「夫擁大衆

於外而無所事，不爲亂，則潰散爾。」

清人在消，駟介麃麃。表驕反。二矛重喬，河上乎逍遥。

毛氏曰：「消，河上地也。麃麃，武貌。重喬，累荷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荷，舊音何，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。沈胡可反，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。」○《釋文》云：「《韓詩》喬作鷮。」

清人在軸，音逐。駟介陶陶。徒報反。左旋右抽，音敕由反。中軍作好。呼報反。

毛氏曰：「軸，河上地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彭、消、軸，皆河上之地。久不得歸，師有遷移，三地亦應不甚相遠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陶陶，樂而自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左，謂御者。右，車右也。中軍，謂將也。高克久不得歸，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，車右抽刃，自居中央，爲軍之容好而已。兵車之法，將居鼓下，故御者在左。」孔氏曰：「此謂將之所乘車。若士卒兵車，則左人持弓，右人持矛，中人御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左旋右搯。』」土刀反。搯者，拔兵刃以習擊刺。」

師久不歸，無所聊賴，姑遊戲以自樂也。投石超距，勝之兆也。左旋右抽，潰之兆也。不言已潰而言將潰，其辭深，其情危矣。

《清人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羔裘》，刺朝直遥反。也。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。其朝焉。

羔裘如濡，音儒。洵音荀。直且侯。彼其音記。之子，舍音赦。命不渝。以朱反。

毛氏《羔羊》傳曰：「大夫羔裘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如濡，潤澤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洵，信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侯，美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其，語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子，是子也。舍，猶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渝，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是子處命不變，謂守死善道，見危授命之

等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彼其作彼己。」

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

毛氏曰：「豹飾，緣悦絹反。以豹皮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唐風》云『羔裘豹袪』、『羔裘豹褎』，禮，君用純物，臣下之，故褎飾異皮。」孔，甚也。司，主也。」

羔裘晏於諫反。兮，三英粲采旦反。兮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彥兮。

毛氏曰：「晏，❶鮮盛貌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三英者，若『素絲五紽』之類，蓋衣服制度之節。然亦未詳其制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英，裘飾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《羔羊》曰『素絲五紽』、『五緎』、『五總』，皆所以英裘，是之謂三英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粲，光明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彥，士之美稱。」

《羔裘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遵大路》，思君子也。莊公失道，君子去之，國人思望焉。

遵大路兮，摻所覽反。執子之袪兮。無我惡烏路反。兮，不寁市坎反。故也。

毛氏曰：「遵，循。路，道。摻，擥。袪，起居反。袂面世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喪服》云：『袂屬幅，袪尺二寸。』則袂是袪之本，袪爲袂之末，俱是衣袖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君子去其國，國人思而望之，於其循大路而去也。攬持其袪以留之曰：『子無惡我而不留，故舊不可以遽絶也。』」

遵大路兮，摻執子之手兮。無我魗市由反。兮，不寁好呼報反。也。

毛氏曰：「魗，棄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魗與醜古今字，醜惡可棄之物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好，舊好也。」

武公之朝，蓋多君子矣。至於莊公，

❶「晏」，原作「宴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尚權謀，專武力，氣象一變，左右前後，無非祭仲、高渠彌、祝聃之徒也，君子安得不去之乎？「不寁故也」，「不寁好也」，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？感於事變，而懷其舊者亦深矣。

《遵大路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女曰雞鳴》，刺不說音悦。德也。陳古義以刺今，不說德而好呼報反。色也。

女曰雞鳴，士曰昧旦。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。力旦反。將翺將翔，弋羊職反。鳧音符。與鴈。

蘇氏曰：「明星，啓明也。」解見《大東》。○鄭氏曰：「弋，繳音灼。射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司弓矢》『矰矢、茀矢用諸弋射』，注云：『結繳於矢謂之矰，茀矢象焉。』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。《說文》云：『繳，謂生絲爲繩也。』」○矰，音增。茀，扶弗反。夫婦相警覺以夙興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女曰雞鳴，以警其夫，而士曰昧旦，言不止於雞鳴矣。婦又語其夫曰：『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。』意者明星已爛然矣，如是則可以翺翔而往，弋取鳧鴈而歸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。」

昧，晦也。旦，明也。昧旦，天欲旦，晦明未辨之時也。《列子》曰：「將旦昧爽之交，日夕昏明之際。」

弋言加之，與子宜之。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。

蘇氏曰：「加，中也。《史記》曰：『以弱弓微繳，加諸鳧鴈之上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宜，肴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宜，和其所宜也。《內則》曰：『牛宜稌，羊宜黍，豕宜稷，犬宜粱，鴈宜麥，魚宜苽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射者，男子之事，而中饋者，婦人之職也。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，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

宜，以之飲酒相樂，期於偕老。而其琴瑟之在御者，亦莫不安静而和好，言其和樂而不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琴瑟之樂，在於侍御。」

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。知子之好呼報反。之，雜佩以報之。

蘇氏曰：「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，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雜佩者，珩、璜、琚、瑀、衝牙之類。朱氏曰：「珩，佩之上横者也，下垂三道，貫以蠙珠。璜如半璧，繫於兩旁之下端。琚如圭而兩端正方，在珩、璜之中。瑀如大珠，在中央之中，別以珠貫，下繫於璜，而交貫於瑀，復上繫於珩之兩端。衝牙如牙，兩端皆鋭，横繫於瑀下，與璜齊，行則衝璜出聲也。」〇呂氏曰：「雜佩，非特玉也，鑴燧、箴、筦、帉、帨凡可佩之物也。」〇蠙，卑民反。鑴，宣爲反。燧，徐醉反。筦，忘緩反。帉，敷文反。帨，所類反。問，遺尹季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曲禮》云『凡以苞苴、簞笥問人者』，《左傳》『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』，皆遺人物謂之問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順，謂與己和順。」〇張氏曰：「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。」

《女曰鷄鳴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有女同車尺奢反》，刺忽也。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。大子忽嘗有功於齊，齊侯請妻七計反。之，齊女賢而不取，促句反。卒以無大國之助，至於見逐，故國人刺之。鄭氏曰：「忽，鄭莊公世子，祭仲逐之而立突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公之未婚于齊也，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。及其敗戎師也，齊侯又請妻之。』如《左傳》文，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，後復欲以他女妻忽，此言齊女賢而不娶，謂復請妻者。」

廣漢張氏曰：「忽之不昏于齊，未爲失也。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，蓋見忽之弱爲甚，追念其資於大國，或有以自立，此國人之情也。蓋忽者，先君之世子，其立也正，故其始也，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。至於其再入也，不能懲創

而用賢，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，而猶憂之而不能餐、不能息也，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。夫忽蓋不足道，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絶之者，以其立之正故耳。」

有女同車，顔如舜華。如字。將翺將翔，佩玉瓊琚。彼美孟姜，洵恤旬反。美且都。

毛氏曰：「親迎魚敬反。同車也。鄭氏曰：「女始乘車，壻御輪三周，御者代壻。」舜，木槿音謹。也。孔氏曰：「其華朝生暮落。」佩有瓊琚，所以納間。孔氏曰：「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。」孟姜，齊女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洵，信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都，閑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都者，美好閑習之言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云：『妖冶閑都。』」〇王氏曰：「古之人於玉比德焉，於瓊琚言德之容，於將將言德之音，言所宜各以其類也。」

有女同行，顔如舜英。將翺將翔，佩玉將將。七羊反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

毛氏曰：「英，猶華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將將，佩玉聲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謂齊侯請妻之音，鄭人懷之不能忘也。」

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，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。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，暗滯而動皆疑畏，浮易而不知審量，孑孑然以文義自喜，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，皆懵然莫之察也，適足以取亡而已矣。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，則質之弱固可强，而所以持國者，固無待於外助也。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，所以卒見嗤於祭仲，而爲詩人所閔。此功利之説所以多勝，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。

《有女同車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山有扶蘇》，刺忽也。所美非美然。朱氏曰：「所美非美，所謂賢者佞，智者愚也。」

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華。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子餘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扶蘇，扶胥小木也。荷華，扶渠也，其華菡萏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未開曰菡萏，已發曰芙蓉。」子都，世之美好者也。狂，狂人也。且，辭也。」

山，宜有扶蘇者也。隰，宜有荷華者也。朝，宜有賢俊者也。今觀昭公之朝者，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焉，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。

山有橋松，隰有游龍。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

蘇氏曰：「上竦無枝曰橋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橋，本亦作喬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游，猶放縱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龍，紅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。陸璣云：『一名馬蓼，葉大而赤白色，生水澤中，高丈餘。』」〇張氏曰：「游龍，是紅草也。其枝幹樛屈，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子充，不見於書，疑亦以美著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狡童，非有所指斥定名也。下篇刺昭公之身，此篇刺昭公之所美。」〇范氏曰：「山不唯有小木，而又有大材。隰不唯有華，而又有草。然則一國之大，賢材無不有。人君所美，宜得其美者也。」

《山有扶蘇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蘀他洛反兮》，刺忽也。君弱臣强，不倡昌亮反。而和胡卧反。也。

蘀兮蘀兮，風其吹女。叔兮伯兮，倡予和女。

毛氏曰：「蘀，槁苦老反。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槁，謂木葉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七月》云『十月隕蘀』，傳云：『蘀，落也。』則落葉謂之蘀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木槁則其蘀懼風，風至而隕矣。」〇陳氏

曰：「風其吹女者，吹蘀槁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叔、伯，群臣相謂也。群臣自以强弱相服，女倡矣則我將和之。」

蘀兮蘀兮，風其漂匹遥反。女。叔兮伯兮，倡予要於遥反。女。

毛氏曰：「漂，猶吹也。」

昭公微弱孤危，其群臣相謂，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，難將及矣。叔乎伯乎，盍各自謀，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。要，謂要結也。蓋君不能倡，故其下自相倡和也。

《蘀兮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狡童》，刺忽也。不能與賢人圖事，權臣擅善戰反。命也。鄭氏曰：「權臣，祭仲也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春秋》書忽止曰鄭忽，蓋不以忽爲君故也。不以爲君，故詩人目之爲狡童。問《碩鼠》如何？曰：『魏之重斂，至使人欲適彼樂國。』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。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，離則爲獨夫。」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言兮。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七丹反。兮。

范氏曰：「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，孤危將亡，君子憂之，至於不能餐息，愛君之至也。夫不與我言，不與我食，則棄賢可知也。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，而浩然以忘之哉？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。」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食兮。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。

朱氏曰：「不與我食，猶不與我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憂不能息也。」

賢者於忽懇懇如此，而忽不之察焉，上下可謂不交矣。疎其可親，親其可疎，斯其所以亡也。

《狡童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褰起連反裳》，思見正也。狂童恣資利反行，下孟反。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。鄭氏曰：「狂童恣行，謂突與忽争國，更出更入，而無大國正之。」
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側巾反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。子餘反。

毛氏曰：「惠，愛也。」○《説文》溱作潧，云：「潧水出鄭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，欲來爲我討正之者，非道遠而難至，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。『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』者，但言諸侯衆矣，爾不我思，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所以然者，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。且，助語辭也。」
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洧。于軌反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士？狂童之狂也且。

《前漢・地理志》曰：「潁川陽城山，❶洧水所出，東南至長平入潁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他士，猶他人也。」

《褰裳》二章，章五句。

《丰芳凶反》，刺亂也。婚姻之道缺，陽倡而陰不和，胡卧反。男行而女不隨。

子之丰兮，俟我乎巷兮，悔予不送兮。

毛氏曰：「丰，豐滿也。巷，門外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子，謂親迎者。有親迎我者，面貌丰丰然豐滿，出門而待我於巷中，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男親迎而女不從，後乃追悔，此陳其辭也。」

子之昌兮，俟我乎堂兮，悔予不將兮。

毛氏曰：「昌，盛壯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

---

❶ 「潁」，原作「穎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下一「潁」字同。

肅云：『升于堂以俟。』《士昏禮》『主人揖賓入于廟，賓升堂，北面奠鴈，再拜稽首，降出，婦從』，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。庶人雖無廟，亦當受女於寢堂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將，迎也。言男俟我於堂，非不有禮，但女不將迎也。」

衣於既反。錦褧苦迥反。衣，裳錦褧裳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行。

鄭氏曰：「褧，禪音丹。也。蓋以禪縠户木反。爲之中衣，裳用錦，而上加禪縠焉，爲其文之大著也。庶人之妻嫁服也。士妻紂側基反。衣纁許云反。袡。如鹽反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行，言此者以前之悔，今則叔也伯也，來迎己者從之，志又易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，而失此人也，則曰：叔兮伯兮，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？」

裳錦褧裳，衣錦褧衣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歸。

孔氏曰：「婦人之服不殊裳，而經衣裳異文者，以詩須韻句，故別言之耳。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，俱用錦，皆有褧，故互言之。」

《丰》四章，二章章三句，二章章四句。

《東門之墠音善》，刺亂也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。

東門之墠，茹音如。藘力於反。在阪。音反。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

毛氏曰：「東門，城東門也。墠，除地町町吐鼎反。者。茹藘，茅蒐所留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除地去草，故云町町。茅蒐，一名茜，可以染絳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陂彼宜反。者曰阪。」孔氏曰：「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門之旁有墠，墠之外有阪，阪之上有草，誌其所欲奔之處也。『其室則邇，其

人甚遠』者，思之切，欲奔而未得間之辭。」○《釋文》墠作壇，曰：「依字當作墠。」

東門之栗，有踐家室。豈不爾思？子不我即。

毛氏曰：「栗，行道上栗。❶孔氏曰：「行，謂道也。《左傳》云『趙武、魏絳斬行栗』，杜預云：『行栗，表道樹。』」踐，行列貌。《伐柯》傳。即，就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門之旁有栗，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，亦誌其處也。『豈不爾思？子不我即』，俟其就己而俱往耳。」

《東門之墠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風雨》，思君子也。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。

風雨淒淒，七西反。雞鳴喈喈。音皆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淒淒，寒涼之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風且雨淒淒然，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我得見此人，則我心之所思，豈不坦然而平哉？」

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。音交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？敕留反。

朱氏曰：「瀟瀟，風雨聲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膠膠，猶喈喈也。瘳，愈也，言積思自此而愈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言如病之愈也。」

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毛氏曰：「晦，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已，止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如晦又甚於瀟瀟，而雞鳴不已，此所以爲不改其度。」

《風雨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❶「道」，《毛詩正義》無此字。

《子衿音金》，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脩焉。

程氏曰：「治世則庠序之教行，有法以率之，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。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，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，故人莫不强於進學。及夫亂世，上不復主其教，則無以率之。風俗雜亂浮偷，父兄所教者趨利，朋友所習者從時，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。雖有賢者欲强之於學，亦豈能也？故悲傷之而已。」王氏曰：「世之亂，生於上之人不學，莫知反本以救之，顧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，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，此學校所以廢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無忠臣良士，大亂五世，學廢之由也。」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嗣音？

毛氏曰：「青衿，青領也，學子之所服。」鄭氏曰：「《禮》：『父母在，衣純以青。』」○純，諸允反。○鄭氏曰：「嗣，續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世亂，學校不脩，學者棄業，賢者念之而悲傷，故曰：悠悠我心，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，謂往教强聒也，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，遽爾棄絶於善道乎？」○董氏曰：「石經作子䘳。《說文》曰：『交衽也。』《爾雅》曰：『衣眥謂之襟。』孫炎曰：『襟，交領也。』」

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來？

毛氏曰：「佩，佩玉也。士佩瓀如兖反。珉亡巾反。而青組綬。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：『士佩瓀玟而緼組綬。』此云青組綬者，蓋毛讀《禮記》作青字，其本與鄭異也。」不來者，言其不一來也。」

挑他羔反。兮達他末反。兮，在城闕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！

毛氏曰：「挑達，往來相見貌。」程氏曰：「挑，輕躍。達，放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人廢學

業，但好登城闕，以候望爲樂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宮》云：『觀謂之闕。』孫炎曰：『宮門雙闕。』此言在城闕兮，謂城之上别有高闕，非宮闕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賢者念之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之久也。蓋士之於學，不可一日忘廢。一日忘之，則其志荒矣，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達作逹，石經挑作叏，許慎《説文》兼用此二字。」

《子衿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揚之水》，閔無臣也。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，終以死亡，而作是詩也。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終鮮息淺反。兄弟，維予與女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迋居望反。女。

揚之水，解見《王風》。○鄭氏曰：「作此詩者，同姓臣也。鮮，寡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兄弟争國，親戚相疑，唯我與汝二人而已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迋，誑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『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』，弱也。『終鮮兄弟，唯予與女』，無親也。『無信人之言，人實迋女』，小人衆也。」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終鮮兄弟，維予二人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不信。

朱氏曰：「兄弟既不相容，所與親者二人而已，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，此忽之所以亡也。」

無信人之言，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。忽既微弱，强公子復多，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，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，乃暗於情僞，不知所倚，故提耳而告之也。

《揚之水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出其東門》，閔亂也。公子五争，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民人思保其室家焉。孔氏曰：「魯桓十一年，祭仲立突而忽奔衛，是一争也。十五年，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，仲知之，殺雍糾，突出奔蔡，忽

復歸于鄭，是二爭也。十七年，高渠彌弒忽而立公子亹，是三爭也。十八年，齊人殺子亹、高渠彌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，是四爭也。魯莊公十四年，傅瑕殺子儀而納突，是五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五爭首尾二十年。」○曾氏曰：「《氓》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，《谷風》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，《出其東門》則不然。夫婦之情未嘗衰薄，特以兵革不息，室家不保，視其去而不能留，此所以爲閔亂。」

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。縞古老反。衣綦巨基反。巾，聊樂音落。我員。音云。

毛氏曰：「如雲，衆多也。縞衣，白色。孔氏曰：「縞，細繒也。」綦巾，蒼艾色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云、員，古今字，助語辭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今女之委棄者雖多，視之而不得救者，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。『縞衣綦巾，聊樂我員』，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彼衆女之中，有着縞素之衣、綦色之巾者，是我之妻。今亦絶去，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員，《韓詩》作魂。」

出其闉音因。闍，音都。有女如荼。音徒。雖則如荼，匪我思且。子徐反。縞衣茹藘，聊可與娛。

毛氏曰：「闉，曲城也。闍，城臺也。陳氏曰：「門之外有副城，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。」荼，英荼也。鄭氏曰：「荼，茅秀，物之輕者，飛行無常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有『荼，苦菜』，又有『荼，委葉』。《邶風》『誰謂荼苦』，即苦菜也。《周頌》『以薅荼蓼』，即委葉也。鄭於《地官·掌荼》注及《既夕》注與此箋皆云：『荼，茅秀。』然則此言如荼，乃是茅草秀出之穗，非彼二種荼草也。言『荼，英荼』者，英是白貌。吴王夫差黄池之會，❶言白常、白旗、素甲、白羽之矰，望之如荼，韋昭云：『茅荼秀。』❷亦以白色爲如荼。」茹藘，茅蒐之染，女服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茅蒐，染巾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茅蒐可以染絳。」

《出其東門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❶「池」，原作「地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茅荼」，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四部叢刊》影印《國語》韋昭注作「荼茅」。

《野有蔓音萬草》，思遇時也。君之澤不下流，民窮於兵革，男女失時，思不期而會焉。

「君之澤不下流」，蓋講師見「零露」之語，從而附益之。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徒端反。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揚婉於阮反。兮。邂戶懈反。逅胡豆反。相遇，適我願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野，四郊之外。蔓，延。漙漙然，盛多也。清揚，眉目之間婉然美也。邂逅，不期而會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野有蔓草，則零露漙矣。有美一人，則清揚婉矣。邂逅相遇，則得以適我願矣。」歐陽氏曰：「男女婚娶失時，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。」

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如羊反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

毛氏曰：「瀼瀼，盛貌。臧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與子偕臧，猶言各得其所欲也。」

《野有蔓草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溱側巾反洧于軌反》，刺亂也。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淫風大行，莫之能救焉。王氏曰：「羞惡之心，莫不有之。而其爲至於如此者，豈其人性之固然哉？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而無所從歸也，是以至於如此。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，君之失道也爲可刺。」

范氏曰：「樂之淫者曰鄭衛，如有王者，必放鄭聲。然則亂《關雎》者，莫如鄭衛，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。」《前漢·地理志》云：「鄭地右雒左泲，食溱、洧焉。土陿而險，山居谷汲，男女亟聚會，故其俗淫。」

溱與洧，方渙渙兮。士與女，方秉蕑古顏反。兮。女曰觀乎？士曰既且。子餘反。且往觀乎？洧之外，洵息旬反。訏況于反。且樂。音洛。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勺時灼反。藥。

毛氏曰：「溱、洧，鄭兩水名。渙渙，春水盛也。鄭氏曰：「仲春之時，冰已釋，水則渙渙然。」

○李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涣，流散也。』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。《韓詩》注曰：『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之辰，往溱、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，秉蘭草以祓除不祥。』」蕳，蘭也。」陸璣《疏》曰：「其莖葉似藥草澤蘭，廣而長節，節中赤，高四五尺，漢諸池苑及許昌宫中皆種之，可著粉中藏衣，著書中辟白魚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，已也。洵，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訏，大也。勺藥，香草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今藥草勺藥無香氣，未審今何草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勺藥，《韓詩》云：『離草也。』言相離別贈此草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古今注》謂『勺藥，可離』，《唐本草》『可離，江離』，然則勺藥，江離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勺藥者，溱、洧之地富有之，詩人賦物有所因也。」男女相棄，各無匹偶，感春氣並出，託采芬芳之草，而爲淫泆之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女曰觀乎，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。士曰已觀矣，未從之也。女情急，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，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，於是男則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士與女既相與戲謔，又以勺藥爲贈，所以結恩情之厚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洵訏，《韓詩》作恂盱，樂貌也。」蘭，即今之蘭；勺藥，即今之勺藥。陸璣必指爲他物，蓋泥毛公香草之言，必欲求香於柯葉，置其花而不論爾。

溱與洧，瀏音留。其清矣。士與女，殷其盈矣。女曰觀乎？士曰既且。且往觀乎？洧之外，洵訏且樂。維士與女，伊其將謔，贈之以勺藥。

毛氏曰：「瀏，深貌。殷，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將，大也。」

《溱洧》二章，章十二句。

鄭國二十一篇，五十三章，二百八十三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

齊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齊者，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。周武王伐紂，封太師呂望於齊，是謂齊太公，都營丘。孔氏曰：「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『齊郡臨淄縣，師尚父所封也。』臣瓚案：『臨淄，即營丘也。今齊之城內有丘，即營丘也。淄水過其南及東，以丘臨水，謂之臨淄。』」其封域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，在《禹貢》青州岱山之陰，濰音惟。淄側其反。之野。後五世，哀公政衰，荒淫怠慢，紀侯譖之於周懿王，使烹焉。齊之變風始作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大公姜姓，本四岳之後。既封於齊，通工商之業，便魚鹽之利，民多歸之，故齊爲大國。」

《雞鳴》，思賢妃也。哀公荒淫怠慢，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。孔氏曰：「哀公不仁，癸公子，當懿王時。」

雞既鳴矣，朝直遥反。既盈矣。匪雞則鳴，蒼蠅之聲。

孔氏曰：「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：『雞既鳴矣，朝上既已盈滿矣。』欲令君起也。毛氏曰：「雞鳴而夫人作，朝盈而君作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會朝之臣既已盈矣。」又言非雞實鳴，乃是蒼蠅之聲。夫人之在君所，心常恐晚，故以蠅聲爲雞鳴。」范氏曰：「賢妃貞女，心存乎敬，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。」

東方明矣，朝既昌矣。匪東方則明，月出之光。

毛氏曰：「昌，盛也。見月出之光，以爲東方明。」又曰：「東方明，則夫人纚笄而朝。朝已昌盛，則君聽朝。」〇纚，色蟹反。

蟲飛薨薨，呼弘反。甘與子同夢。會且歸矣，無庶予子憎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薨薨，衆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蟲飛薨薨，東方且明之時，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。」〇蘇氏曰：「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？然群臣之會於朝者，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，是以爲之早作。」〇曾氏曰：「無庶予子憎，庶無憎予與子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古之夫人配其君子，亦不忘其敬。」王氏曰：「蟲飛薨薨，甘與子同夢，情也。會且歸矣，無庶予子憎，義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，觀萬物之情，明而動，晦而休，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。至於蟲飛薨薨，則不獨以怠於政事，亦非尚寐之時也。君子之修身，不以有事而蚤，無事則晏，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，所以爲常也。」

《雞鳴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還音旋》，刺荒也。哀公好田獵，從禽獸而無厭。國人化之，遂成風俗，習於田獵謂之賢，閑於馳逐謂之好焉。

范氏曰：「《表記》曰：『上之所好惡，不可不慎也，是民之表也。』哀公禽荒，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，閑於馳逐爲好，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。道民之道，可不慎哉？」

子之還兮，遭我乎峱乃刀反。之間兮。❶ 並驅從兩肩兮，揖我謂我儇許全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還，便捷之貌。峱，山名。從，逐也。獸三歲曰肩。儇，利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俱出田獵而相遭也，謂我儇，譽之也。譽之者，以報前言還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並驅則遭我，又非一人而已。《前漢・地理志》引《詩》云『子之營兮，遭我乎嶩之間兮』，顔師古注云：『《毛詩》作還，《齊詩》作營。嶩，山名也，字或作

❶「兮」，原作「哉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猺，亦作嶩，音皆乃高反。』」《釋文》曰：「猺，崔靈恩《集注》本作巙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考於《地記》，巙、猺、嶩皆山名，在齊之郊，故諸書或異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儇，《韓詩》作婘。」

子之茂兮，遭我乎猺之道兮。並驅從兩牡兮，揖我謂我好兮。

毛氏曰：「茂，美也。」

子之昌兮，遭我乎猺之陽兮。並驅從兩狼兮，揖我謂我臧兮。

毛氏曰：「昌，盛也。臧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山南曰陽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狼，牡貛，乎丸反。牝狼。」舍人曰：「狼牡名貛，牝名狼。」○陸璣《疏》云：「其鳴能小能大，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。去數十步，其猛健者，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還、茂、昌，崔靈恩《集注》以三者皆地名也。」

當是時，齊以游畋成俗，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，意氣飛動，欝欝見於眉睫之間，染其神者深矣。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？周遷商民，既歷三紀之後，《畢命》猶不敢忘其憂，良有以也。

《還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著直據反》，刺時也。時不親迎魚敬反。也。

俟我於著乎而，充耳以素乎而，尚之以瓊華乎而。

毛氏曰：「俟，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，嫁者自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門屏之間曰著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云：『門屏之間謂之宁。』著與宁音義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素爲充耳，所以縣音玄。瑱吐遍反。者，或名爲紞。」孔氏曰：「紞，即今之絛繩，用雜綵線織之，素色分明，目所先見，故先言之。」○紞，都覽反。○毛氏曰：「瓊華，美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尚，猶飾也。飾之以瓊華者，謂縣紞之末，所謂瑱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尚，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充耳非一物，先以纊塞，後以玉加之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俟

我，言夫之俟我也。著，夫家之著也。如是，則不親迎也。於庭、於著、於堂者，必不是親迎，只俟於堂、於庭、於著而已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於著、於庭、於堂，止是有先後，不宜分爲異人。」

《前漢・地理志》載齊之風俗曰：「『俟我於著乎而』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。」雖非此篇意之所主，然廣谷大川異制，民生其間異俗，剛柔輕重遲速異齊，五味異和，器械異制，衣服異宜，皆學者所當觀也。「《詩》可以觀」，其此類歟？

俟我於庭乎而，充耳以青乎而，尚之以瓊瑩音榮。乎而。

鄭氏曰：「青，紞之青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瓊瑩，石似玉。」

俟我於堂乎而，充耳以黄乎而，尚之以瓊英乎而。

鄭氏曰：「黄，紞之黄。瓊英，猶瓊華也。」

《昏禮》：「壻往婦家親迎，既奠鴈，御輪，壻乃先往俟于門外。婦至，壻揖婦以入。及寢門，揖入，升自西階。」齊人既不親迎，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。「俟我於著乎而」，此《昏禮》所謂「壻俟于門外，婦至，壻揖婦以入」之時也。「俟我於庭乎而」，庭在大門之內，寢門之外，此《昏禮》所謂「及寢門，揖入」之時也。「俟我於堂乎而」，升階而後至堂，此《昏禮》所謂「升自西階」之時也。壻道婦入，故於著、於庭、於堂，每節皆俟之也。

《著》三章，章三句。

《東方之日》，刺衰也。君臣失道，男女淫奔，不能以禮化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本或作刺襄公，

非也。《南山》已下，始是刺襄公詩。」

東方之日兮，彼姝赤朱反。者子，在我室兮。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日出東方，人君明盛，無不照察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履，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即，就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隨我而相就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日月明照，則物無隱蔽，姦慝莫容，如朝廷明於上也。今君不明，故有淫奔之行。詩人以『東方之日』刺其當明而昏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』，相邀以奔之辭也。」

東方之月兮，彼姝者子，在我闥他達反。兮。在我闥兮，履我發兮。

毛氏曰：「月盛於東方，君明於上若日也，臣察於下若月也。闥，門內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門屏之間曰闥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發，行去也，謂隨我而行去也。」

《東方之日》二章，章五句。

《東方未明》，刺無節也。朝直遥反。廷興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挈苦結反。壺氏不能掌其職焉。鄭氏曰：「挈壺氏，掌漏刻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夏官》：『挈壺氏，下士六人。』壺，盛水器也。挈者，縣繫之名。置箭壺内以爲節，而浮之於水上，令水漏而刻下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言其不能正時矣，非特刺是官也。」

李氏曰：「觀人之政者，見其一失，則逆料其餘也。」

「號令不時」，此一語贅，蓋見詩中有「自公令之」之文，而妄附益之爾。

東方未明，顛倒都老反。衣裳。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

毛氏曰：「上曰衣，下曰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挈壺氏失漏刻之節，東方未明而以爲明，故群臣促遽，顛倒衣裳。群臣之朝，别色始入。群臣顛倒衣裳而朝，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，漏刻失節，君

又早興。」

東方未晞，音希。顛倒裳衣。倒之顛之，自公令力證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晞，明之始升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令，號令也，猶召之也。」

折柳樊圃，狂夫瞿瞿。俱具反。不能辰夜，不夙則莫。音暮。

毛氏曰：「柳，柔脆之木。樊，藩也。圃，菜園也。折柳以爲藩園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瞿瞿，驚顧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古者有挈壺氏，以水火分日夜，以告時於朝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折柳以樊圃，狂夫見之且驚矍，知其爲限也。柳柔脆易折之物，折之以爲藩籬，非堅固也。狂夫亦知其有限，見之則矍然而驚。晝夜之限非不明也，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，言無節之甚。」李氏曰：「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，不失之早，則失之晚也。」

《東方未明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南山》，刺襄公也。鳥獸之行，淫乎其妹，大夫遇是惡，作詩而去之。鄭氏曰：「襄公之妹，魯桓公夫人文姜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襄公諸兒，釐公子。桓十八年《左傳》云：『公與夫人姜氏如齊，齊侯通焉。公謫之，以告。夏四月丙子享公，使公子彭生乘公，公薨於車。』」

南山崔崔，子雖反。雄狐綏綏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由歸。既曰歸止，曷又懷止？

毛氏曰：「南山，齊南山也。崔崔，高大也。國君尊嚴如南山。蕩，徒黨反。平易也。齊子，文姜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謂文姜曰齊子者，以爲此齊之子也，而淫於齊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婦人謂嫁曰歸。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，形貌綏綏然，喻襄公居人君之尊，而爲淫泆之行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文姜由此道而歸魯，既曰歸於魯矣，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？」○呂氏曰：「上二章罪襄公，所謂『曷又懷止』、

『曷又從止』者，言其理如是，而襄公違之以淫泆，何也？下二章罪魯桓公，所謂『曷又鞠止』、『曷又極止』者，言其理如是，桓公縱之，窮極其惡，何也？」

葛屨五兩，音亮。冠緌如誰反。雙止。魯道有蕩，齊子庸止。既曰庸止，曷又從止？

毛氏曰：「葛屨，服之賤者。冠緌，服之尊者。庸，用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用此道而嫁于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從，相從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貴賤各有耦也，屨與屨爲耦，雖五兩之多各相耦，冠緌之雙自爲耦也。襄公、文姜非其耦，猶冠、屨之不可雙也。」

蓺麻如之何？衡音横。從足容反。其畝。取七喻反。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既曰告止，曷又鞠居六反。止？

毛氏曰：「蓺，樹也。衡獵之，從獵之，種之然後得麻。」孔氏曰：「獵，是行步踐履之名。衡，古横字，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槩摩之也。古者推耒耜而耕，不宜縱横耕田，故知是摩獵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欲樹麻者，必先縱横耕治其田畝，然後可以得麻。人之欲娶妻者，必先告之於父母，然後可以得妻也。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，既告而成禮矣，鄭氏曰：「娶妻之禮，議於生者，卜於死者。」曷爲不能禁制？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衡，亦作横，《韓詩》云：『東西耕曰横。』從，《韓詩》作由，云：『南北耕曰由。』」

鞠，養也。納之不正，則容有不敢制者。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，當蚤裁制之，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？故後章曰：『曷又極止？』」

析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既曰得止，曷又極止？

毛氏曰：「克，能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極，窮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析薪者必用斧，亦猶取妻者必用媒。既以媒而得之矣，曷爲使

極其姦？」

《南山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甫田》，大夫刺襄公也。無禮義而求大功，不脩德而求諸侯，志大心勞，所以求者非其道也。

無田音佃。甫田，維莠羊九反。驕驕。❶ 無思遠人，勞心忉忉。音刀。

毛氏曰：「甫，大也。忉忉，憂勞也。」○楊子曰：「田甫田者莠驕驕，思遠人者心忉忉。」蘇氏曰：「無田甫田，田甫田而力不給，則莠盛矣。無思遠人，思遠人而德不及，則心勞矣。田必自其小者始，小者之有餘，而甫田可啓矣。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，近者之既服，而遠人自至矣。」

無田甫田，維莠桀桀。居竭反。無思遠人，勞心怛怛。旦末反。

毛氏曰：「桀桀，猶驕驕。怛怛，猶忉忉也。」

驕驕、桀桀，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。

婉於阮反。兮孌力轉反。兮，總角丱古患反。兮。未幾居豈反。見兮，突吐訥反。而弁兮。

毛氏曰：「婉孌，少好貌。總角，聚兩髦也。丱，幼稚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方言》曰：『凡卒相見謂之突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弁，冠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周禮》掌冠冕者，謂之弁師，則弁者冠之大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有童子婉孌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，丱然幼稚如此。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，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，豈其求之哉？其道則所有必至也。君子之得諸侯，亦未常求之矣。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，諸侯不來而將安往？」

苟由其道而循其序，則小者俄而大，微者俄而著，厥德脩罔覺，非計功求

❶「維」，原作「爲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獲者所能與也。

《甫田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盧令音零》，刺荒也。襄公好呼報反。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，百姓苦之，故陳古以風福鳳反。焉。孔氏曰：「畢以掩兔，網小而柄長謂之畢。」

盧令令，其人美且仁。

毛氏曰：「盧，田犬。孔氏曰：「犬有田犬、守犬。《戰國策》云：『韓國盧，天下之駿犬。東郭逡，海内之狡兔。』是盧爲田犬也。」○逡，七旬反。令令，纓環聲。孔氏云：「環在犬之頷下，如人之冠纓然。」言人君能有美德，盡其仁愛，百姓欣而奉之，愛而樂之，順時遊田，與百姓共其樂，同其獲，故百姓聞而説之，其聲令令然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曰：『今王田獵於此，百姓聞王車馬之音，見羽旄之美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，與民同樂也。』此百姓悦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盧泠泠，《説文》引《詩》作獜。」

盧重直龍反。環，其人美且鬈。音權。

毛氏曰：「重環，子母環也。孔氏云：「謂大環貫一小環也。」鬈，好貌。」

盧重鋂，音梅。其人美且偲。七才反。

毛氏曰：「鋂，一環貫二也。孔氏云：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。」偲，才也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偲，强也。」

《盧令》三章，章二句。

《敝笱古口反》，刺文姜也。齊人惡烏路反。魯桓公微弱，不能防閑文姜，使至淫亂，爲二國患焉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桓公軌，亦名允，隱公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防所以止水，閑所以扞物，故防閑有禁制之意。」孔氏曰：「閑，梐枑也。」

敝笱在梁，其魚魴音房。鰥。古顏反。齊子歸止，其從才用反。如雲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笱、梁，解見《谷風》。○陸氏《草木疏》云：「魴，今伊、洛、濟、潁魴魚也，❶廣而薄肥，恬而少力，細魚

❶「潁」，原作「颍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之美者。」○勃海胡氏曰：「毛云：『鰥，大魚。』孔穎達引《孔叢子》『鰥魚，其大盈車』，鄭云：『鰥，魚子。』以魴鱮爲比，則鰥非大盈車者，亦非魚子，蓋魴、鰥、鱮及唯唯者，皆魚之可制者也，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。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，由魯桓微弱，不能防閑文姜，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反歸於齊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如雲，言盛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『其從如雲』、『其從如雨』，言從之者衆也。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，許人尤之，終以義不得而止。若魯桓公剛而有制，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，則文姜雖欲適齊，尚可得乎？」

敝笱在梁，其魚魴鱮。才呂反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雨。

毛氏曰：「如雨，言多也。」○陸氏《草木疏》云：「鱮似魴厚，而頭尤大，魚之不美者，故里語曰：『網魚得鱮，不如啗茹。』其頭尤大而肥者，徐州人謂之鰱，或謂之鱅。」常容反。

敝笱在梁，其魚唯唯。唯癸反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水。

孔氏曰：「唯唯，魚行相隨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水，喻衆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其從之者多，如水之流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唯唯，《韓詩》作遺遺。」

《敝笱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載驅》，齊人刺襄公也。無禮義，故盛其車服，疾驅於通道大都，與文姜淫，播其惡於萬民焉。朱氏曰：「按《春秋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，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。五年，夫人姜氏如齊師。七年春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。冬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。」

載驅薄薄，普各反。簟茀音弗。朱鞹。苦郭反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發夕。

毛氏曰：「薄薄，疾驅聲也。簟，方文席也。車之蔽曰茀。諸侯之路車，有朱革之質而羽飾。」孔氏曰：「謂以簟蔽車之後户也。鞹，革也。獸皮治去毛曰革。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，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夕，猶宿也。發夕，言離於所宿之舍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，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。」○《釋文》茀作笰。

四驪力馳反。濟濟，子禮反。垂轡瀰瀰。乃禮反。魯道有蕩，齊子豈開改反。弟。

毛氏曰：「四驪，言物色盛也。孔氏曰：「襄公乘其一駟之馬，皆是鐵驪之色。」濟濟，美貌。垂轡，轡之垂者。瀰瀰，衆也。齊子豈弟，言文姜於是樂易然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文姜安然樂易，無慙恥之色也。」○《釋文》瀰瀰作爾爾，曰：「本亦作瀰。」

齊子豈弟，蓋於此而樂易也。美惡不嫌同辭。

汶音問。水湯湯，失章反。行人彭彭。必亡反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翱翔。

董氏曰：「汶水有二，出泰山、萊蕪者，西南入泲，今須城之汶是也。其一出朱虚縣泰山，北過淳于縣，今濰之東南，有大汶、小汶，即此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湯湯，大貌。彭彭，多貌。翱翔，猶彷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汶水之上蓋有都焉，襄公與文姜時所會。」孔氏曰：「齊在魯北，水北曰陽。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，汶水之北尚是魯地，襄公入魯境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言行人之多，以見其無恥也。」

汶水滔滔，吐刀反。行人儦儦。表驕反。魯道有蕩，齊子遊敖。

毛氏曰：「滔滔，流貌。儦儦，衆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遊敖，猶翱翔也。」

《載驅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猗於宜反嗟》，刺魯莊公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莊公同，桓公子。」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，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，失子之道，人以爲齊侯之子焉。

李氏曰：「大宰問於子貢曰：『夫子聖者歟，何其多能也？』子聞之曰：『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』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，故莊公有威儀技藝，而不免《猗嗟》之刺。昭公習威儀以亟，而不能正乾侯之禍。❶漢成帝善修容儀，升車正立不内顧，不能制趙氏之横，雖多才多藝，而不能務本，何所補哉？」

猗嗟昌兮，頎音祈。而長兮。抑若揚兮，美目揚兮。巧趨蹌兮，射則臧兮。

毛氏曰：「猗嗟，嘆辭。昌，盛也。頎，長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抑而若揚，美之盛也。揚，目之動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趨蹌之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，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。若曰惜乎，其特少此耳。」

猗嗟名兮，美目清兮。儀既成兮，終日射食亦反。侯。不出正音征。兮，展我甥兮。

朱氏曰：「名，猶稱也，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。清，目清明也。」毛氏曰：「目上爲名，目下爲清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儀既成兮，言其威儀之備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侯，張布而射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二尺曰正。」孔氏曰：「正者，侯中所射之處。《周禮》：『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，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，正以綵畫爲之。侯身長一丈八尺者，正方六尺。侯身長一丈四尺者，正方四尺六寸。侯身長一丈者，正方三尺三寸。其外之廣雖不同，其内皆方二尺。王射五正：畫中朱，次白，次蒼，次黄，玄居外。諸侯射三正，損玄、黄。孤卿、大夫、士同射二正，去白、蒼，而畫以朱、緑。』正之言正也。射

❶「正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止」。

者内志正則能中。亦鳥名，齊魯之間，名肩題爲捷黠，射之難中，以中爲俊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展，誠也。姊妹之子曰甥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稱其爲齊之甥也，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，此詩人之微辭也。」

猗嗟孌兮，清揚婉兮。舞則選雪戀反。兮，射則貫兮。四矢反兮，以禦亂兮。

王氏曰：❶「孌，壯好貌。婉，好眉目也。朱氏曰：「目清而眉揚，故謂目爲清，眉爲揚。」選，齊。孔氏曰：「善舞，齊於樂節也。」貫，中。王氏曰：「貫而中革。」四矢，乘矢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反，復也。禮，射三而止，每射四矢，皆得其故處，此之謂復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射足以禦亂，而禮不足防淫，故卒章深非之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反，《韓詩》作變。」

「四矢反兮，以禦亂兮。」蓋稱莊公弓矢之精，可以禦亂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。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，非也。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。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，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也，三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。嗟嘆再三，而莊公所大闕者，不言可見矣。

《猗嗟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齊國十一篇，三十四章，百四十三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

❶「王」，疑當作「毛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，以下引文爲毛傳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

魏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魏者，虞舜、夏禹所都之地，在《禹貢》冀州雷首之北，析城之西。周以封同姓焉。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曰『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揚、韓、魏皆姬姓』，是與周同姓也。」其封域南枕河曲，北涉汾水。昔舜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。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，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，於時猶存。今魏君嗇且褊急，不務廣修德於民，教以義方，其與秦、晉鄰國，日見侵削，國人憂之。孔氏曰：「桓四年《左傳》曰『秦師圍魏』，是秦數伐之。」當周平、桓之世，魏之變風始作。至春秋魯閔公元年，晉獻公竟滅之。」《前漢・地理志》云：「魏在晉之南河曲，其詩曰：『彼汾一曲，寘之河之側。』」○《水經注》：「故魏國城南、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，北去首山十餘里，處河山之間，土地迫隘，故《魏風》著《十畝》之詩也。」

《葛屨俱具反》，刺褊必淺反。也。魏地陿音洽。隘，於懈反。其民機巧趨利，其君儉嗇音色。褊急，而無德以將之。范氏曰：「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，君心之所爲也，故是詩唯刺其褊。」

廣漢張氏曰：「夫子謂『與其奢也，寧儉』，則儉雖失中，本非惡德。然而儉之過，則至於吝嗇迫隘，計較毫分之間，而謀利之心始急矣。《葛屨》、《汾沮洳》、《園有桃》三詩，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。」

糾糾吉黝反。葛屨，可以履霜。摻摻所銜反。女手，可以縫裳。要於遥反。之襋紀力反。之，好人服之。

孔氏曰：「糾糾，稀疏之貌。」朱氏曰：「糾糾，繚戾寒涼之意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夏葛屨，冬皮屨。摻摻，猶纖纖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女，婦未見賢遍反。之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裳，男子之下服。」孔氏曰：「以婦人之服不殊裳，故知男子之下服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『諸母不漱裳。』唯舉裳不漱，則衣可漱，明裳爲賤。」繚，音了。漱，悉候反。○毛氏曰：「要，褄也。襋，領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要是裳褄，襋爲衣領。《説文》亦云：『襋，衣領也。』」○范氏曰：「好人，女而未婦，爲容好者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好人，好女手之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服之，整治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魏俗，至冬，猶謂葛屨可以履霜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新來嫁，猶謂之可以縫衣裳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婦人三月廟見，然後執婦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非特使之縫裳，而又服要襋之功，其儉嗇且急，亦已甚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之爲國，致隆而極廣焉，故其降也，猶可以不陷。今葛屨而以履霜，及其暑也，將安用矣？婦之未廟見也，而使之縫裳，及其成爲婦也，將安使之矣？」○《説文》摻作攕，山廉反，云：「好手貌。」董氏曰：「石經作攕。」

好人提提，徒兮反。宛於阮反。然左辟，音避。佩其象揥。勑帝反。維是褊心，是以爲刺。❶

毛氏曰：「提提，安諦音帝。也。」范氏曰：「安，徐也。」宛，辟貌。朱氏曰：「宛然，讓之貌也。」婦至門，夫揖而入，不敢當尊，宛然而左辟。」蘇氏曰：「讓而辟者必左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不敢當主，故就客位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揥，所以摘髮，用象爲之，貴者之飾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，其修如此，而可以賤事使之與？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，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。唯君子則不然，懼其不容降矣。」鄭氏曰：「婦新

❶「刺」，原作「利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至，慎於威儀如是，使之非禮。」

《葛屨》二章，一章六句，一章五句。

《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》，刺儉也。其君儉以能勤，刺不得禮也。孔氏曰：「王肅、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，崔靈恩《集注》『《序》云「君子儉以能勤」』，案今定本及諸本《序》直云『其君』，義亦得通。」

彼汾沮洳，言采其莫。音暮。彼其之子，美無度。美無度，殊異乎公路。

毛氏曰：「汾，水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汾，出大原晉陽山，西南入河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汾水出於晉，其流及魏。」沮洳，其漸接廉反洳者。朱氏曰：「汾，水名。沮洳，水浸處，下濕之地也。」莫，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莫菜者，葉似柳葉，厚而長，有毛刺，今人繅以取繭緒，五方通之謂酸迷。」❶○鄭氏曰：「無度，言不可以寸尺。❷孔氏曰：「不可以尺寸量也。」是子之德美，信無度矣。雖然，其采莫之事，則非公路之禮也。公路，主君之軞車，庶子爲之，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儉嗇不似貴人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三章皆作『彼己之子』，其義則同。」

彼汾一方，言采其桑。彼其之子，美如英。美如英，殊異乎公行。户郎反。

朱氏曰：「一方，彼一方也。《史記》：『扁鵲視見垣一方人。』」○范氏曰：「英者，草木之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公行者，主君公車之行列。」❸孔氏曰：「公路、公行，一官也。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，其庶子爲公行。趙盾謂軞車之族，杜預云『公行之官』是也。」宦，音患。軞，音毛。

彼汾一曲，言采其藚。音續。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。美如玉，殊異乎公族。

朱氏曰：「一曲，謂水曲流處。」○毛氏

❶「之謂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謂之」。
❷「寸尺」，四庫本、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尺寸」。
❸「公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兵」。

曰：「蕡，水蕮音昔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水蕮如續斷，寸寸有節，拔之可復。陸璣云：『今澤蕮也，葉如車前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公族，主君同姓昭穆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曰：『晉荀會、欒黶、韓無忌爲公族大夫，使訓卿之子弟。』是公族，主君之同姓。」○黶，音黯。

《汾沮洳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園有桃》，刺時也。大夫憂其君，國小而迫，而儉以嗇，不能用其民，而無德教，日以侵削，故作是詩也。范氏曰：「魏君儉而不取，嗇而不施，君不能發政施仁，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，上下相離，君民相棄，君獨行之於上，而臣民不以爲非，此詩所以刺時也。」

園有桃，其實之殽。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謠。音遥。不我知者，謂我士也驕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。音基。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？其誰知之？蓋亦勿思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園有桃，其實之食。國有民，得其力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觀此詩，可見其憂深思遠矣。所刺者，不能用其民耳。不能用其民，則不能治，豈復有德教？其致侵削可知也。國無政事則亡，故詩人憂思之深也。桃，果之賤者。園有桃，亦用其實以爲殽，興國有民雖寡，能用則治。今不能用其民，故心憂之。至歌且謠，誦詠之爲謠。毛氏曰：「曲合樂曰歌，徒歌曰謠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樂》云『徒歌謂之謠』，謠既徒歌，則歌不徒矣，故曰：『曲合樂曰歌。』樂則琴瑟。《行葦》傳曰：『歌者，合於琴瑟也。』歌、謠對文如此，散則歌未必合樂也。」重言『人不知』者，不思耳，其情至深切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儉而非之，則疑於驕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，反以我爲驕慢，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，而子之言獨何爲哉？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，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。故曰『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』。

重言『其誰知之』，而曰『蓋亦勿思』，蓋曰此之可憂，較然易知。彼之非我，特未之思耳。誠思之，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。」

園有棘，其實之食。心之憂矣，聊以行國。不我知者，謂我士也罔極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。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？其誰知之？蓋亦勿思。

毛氏曰：「棘，棗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聊，且略之辭也。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。」程氏曰：「行國，猶『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』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謂我士也罔極，言責君無已也。」

《園有桃》二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陟岵》，孝子行役，思念父母也。國迫而數音朔。侵削，役乎大國，父母兄弟離散，而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役乎大國者，爲大國所徵發。」

陟彼岵音户。兮，瞻望父兮。父曰嗟予子，行役夙夜無已，上慎旃哉，猶來無止。

毛氏曰：「山無草木曰岵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山》云：『多草木，岵。無草木，屺。』與傳正反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岵，山有草木也。屺，山無草木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岵也、屺也、岡也，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，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無已，無懈倦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上，猶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旃，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，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。」廣漢張氏曰：「直述所以念父之意，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我欲行之時，父教戒我曰：嗟，我子！從軍行役之時，當早起夜寐，無得已止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尚，庶幾。慎之哉，猶可以來歸，無止於彼而不來也。蓋生則必歸，死則止而不來矣。」

陟彼屺音起。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嗟予季，行役夙夜無寐，上慎旃哉，猶來無棄。

毛氏曰：「山有草木曰屺。季，少子也。王氏曰：「尤憐愛少子者，婦人之情也。」無寐，無耆常志反。寐也。」

母尚恩，故曰「無棄」，言無棄母而不歸也。

陟彼岡兮，瞻望兄兮。兄曰嗟予弟，行役夙夜必偕，上慎旃哉，猶來無死。

岡，解見《卷耳》。○蘇氏曰：「必偕，必與同役者偕，無獨行也。」

《陟岵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十畝之間》，刺時也。言其國削小，民無所居焉。孔氏曰：「謂土田陿隘，非謂無居宅也。」

王氏曰：「先王建萬國，親諸侯，使小事大，大比小。有相侵者，方伯、連帥治而正之。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，而庶民保其常產。周道衰，彊陵弱，衆暴寡，天子、方伯、連率無以制之，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，此詩所爲作也。」

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，行與子還兮。

張氏曰：「十畝之間，場圃之地。」又曰：「周制，國郛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，疑家授十畝，以毓草木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曰：『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。』《漢書·食貨志》云：『田中不得有樹，用妨五穀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閑閑然，男女無別往來之貌，或行來者，或來還者。」孔氏曰：「還兮，相呼而共歸。下云逝兮，相呼而共往，傳摠解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魏雖地狹民稠，未必即然，舉十畝地，以喻其陿隘耳。」○《釋文》閑閑作閒閒，曰：「本亦作閑。」

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以世反。兮，行與子逝兮。

毛氏曰：「泄泄，多人之貌。」

横渠指桑地爲場圃，合於古制。但又謂魏地侵削，外無井受之田，徒有近郭園廛而已，則似不然。果如是，民將何所食乎？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，魏既削小，豈容尚守古法？容或數家共之也。況詩所謂十畝者，特甚言之爾，未可以爲定數也。

《十畝之間》二章，章三句。

《伐檀待丹反》，刺貪也。在位貪鄙，無功而受禄，君子不得進仕爾。

坎坎苦感反。❶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力纏反。猗。於宜反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。❷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音玄。貆音暄。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七丹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坎坎，伐檀聲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檀，木可以爲車者，君子伐之以自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寘，置也。干，厓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河濁，而在岸之干、之側、之漘者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風行水成文曰漣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水》云：『河水清且瀾猗，大波爲瀾，小波爲淪，直波爲徑。』漣、瀾雖異而義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猗與兮同，語辭也。按《書》『斷斷猗，無他技』，《大學》作兮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種之曰稼，斂之曰穡。一夫之居曰廛。」孔氏曰：「廛，謂一夫之田百畝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是謂在位貪鄙，無功而受禄。冬獵曰狩，宵田曰獵。胡，何也。貉子曰貆。孔氏曰：「視汝之庭，則所縣者是貆獸也。」彼君子者，伐檀之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素，空也。」

❶「苦」，原作「若」，據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❷「直連反」三字，原在「兮」下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「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。河水清且漣猗」，悠然於河之干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閔者也。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，小人在位者如彼，乃責之曰：「汝未嘗稼穡，禾何爲而積？汝未嘗狩獵，貆何爲而來？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，義不素餐，親伐檀以自食者乎？」此特旁觀者之辭。若所謂伐檀之君子，方且陶陶不改其樂，豈較短量長者哉？

坎坎伐輻音福。兮，寘之河之側兮，河水清且直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億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特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。

毛氏曰：「輻，檀輻也。孔氏曰：「伐檀爲車之輻。」側，猶厓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水平則流直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十萬曰億。三百，禾秉之數。」孔氏曰：「田方百里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，而《王制》云：『方百里，爲田九十億畝。』是億爲十萬也。三百億與三百廛、三百囷相類，若爲釜斛之數，則大多不類，故爲禾秉之數，謂刈禾之把數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獸三歲曰特。」

坎坎伐輪兮，寘之河之漘順倫反。❶兮，河水清且淪音倫。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。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。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飧素門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檀可以爲輪。漘，厓也。淪，小風水成文，轉如輪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順流而風曰淪。』淪，文貌。」圓者爲囷。孔氏曰：「方者爲倉。」鶉，鳥也。《爾雅》郭璞注曰：「鶉，鵪之屬也。」○鵪，烏含反。孰食曰飧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飧，水澆飯也。」

《伐檀》三章，章九句。

❶「順倫反」三字，原在「兮」下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《碩鼠》，刺重斂呂驗反。也。國人刺其君重斂，蠶食於民，不脩其政，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孔氏曰：「蠶食者，蠶之食桑，漸漸以食，使桑盡也。猶君重斂，漸漸以稅，使民困也。」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。三歲貫古亂反。女，莫我肯顧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音洛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

鄭氏曰：「碩，大也，大鼠。」孔氏曰：「陸璣云：『今河東有大鼠，能人立，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，善鳴，食人禾苗，人逐則走入樹空中。』魏國，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。言其方物，宜謂此鼠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貫，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逝，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爰，語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事女三歲矣，曾無恩德來顧眷我，往矣將去女。與之訣別之辭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，而得我之所也。」

「三歲貫女」，蓋言魏君掊克，民當去之久矣，姑事之至於三歲，而莫我肯顧也，猶《書》所謂「天惟五年，須暇之」之意也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麥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德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國。樂國樂國，爰得我直。

范氏曰：「莫我肯德者，不以我爲德也。民出力以事上，不以爲德，而反蠶食之，此所以去也。爰得我直者，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，得其直亦樂矣。」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苗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勞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郊。樂郊樂郊，誰之永號！户毛反。

毛氏曰：「苗，嘉穀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莫我肯勞者，不以我爲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郭外曰郊。之，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號，呼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《碩鼠》之詩，聖人所爲取者，以君失道如此，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，猶有所未忍

絶也，故著其情於詩。著其情於詩，乃其所未忍絶者也。末章『誰之永號』，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，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？此則尤可見其情也。」

○《釋文》永作咏，曰：「本亦作永。」鄭氏曰：「永，歌也。」

《碩鼠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魏國七篇，十八章，百二十八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

唐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唐者，帝堯舊都之地，今曰太原晉陽，是堯始居此，後乃遷河東平陽。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，曰唐侯，南有晉水，至子燮改爲晉侯。其封域在《禹貢》冀州大行恒山之西，太原太岳之野。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，近平陽焉。昔堯之末，洪水九年，下民其咨，萬國不粒，於時殺禮以救艱厄，其流乃被於今。當周公、召公共和之時，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，儉不中禮，國人閔之，唐之變風始作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。」孔氏曰：「昭公之時，分曲沃以封桓叔，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。穆侯以後，晉恒都絳。昭侯以下，又徙於翼，在平陽絳邑縣東。及武公，又都絳也。」○《前漢·地理志》云：「河東本唐堯所居，《詩·風》唐國也。其民有先王遺教，君子深思，小人儉嗇，故唐詩《蟋蟀》、《山有樞》、《葛生》之篇曰：『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』、『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』、『百歲之後，歸于其居』，皆思奢儉之中，念死生之慮。」

《蟋音悉蟀所律反》，刺晉僖公也。孔氏曰：「僖侯司徒，靖侯子，當共和時。」儉不中丁仲反。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，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。也。此晉也，而謂之唐，本其風俗，憂深思息嗣反。遠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遺風焉。張氏曰：「晉以土地薄民貧，故其俗本來儉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遺風，指詩人而言也。惟晉詩此意爲多，可以意

求。」○范氏曰：「人之憂樂，如晝之有夜，陰之有陽。君子以禮節之，不過乎中而已，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。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，慘戚以窮年，此猶有夜而無晝，有陰而無陽也，故君子閔之。」

楊氏曰：「晉之爲晉久矣，風俗之成，非一日之積。《蟋蟀》之詩，蓋風之變也。國人閔其君，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，可謂有禮矣。昭公政荒民散，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，則作詩以刺之，可謂憂深思遠矣。當是時，風雖變，堯之遺風未亡也。及沃盛强，國人將叛而歸焉，則不復有禮矣。蓋風俗之成壞，皆非一日之積，所謂『繫一人之本』者，其有見於斯歟？」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允橘反。其莫。音暮。今我不樂，音洛。日月其除。直慮反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居。音據。好呼報反。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俱具反。

毛氏曰：「蟋蟀，蛬俱勇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今趨織也。』」○陸璣曰：「似蝗而小，黑如漆，有角翅。」九月在堂。聿，遂也。孔氏曰：「當九月則歲未暮，過此月則歲將莫。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，故知聿爲遂。遂者，從始嚮末之言也。」除，去。已，甚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太康，過於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職，主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居，謂其位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當主思於所居之事，謂國中政令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荒，廢亂也。良，善也。當如善士瞿瞿然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瞿瞿，鳥前而啄、却而顧之貌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，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，是以詩人閔之。人之情，惟其急迫狹隘，拘於一曲，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，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，謂歲且晚矣，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，然樂不可過甚也。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，夫有以自樂，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。樂而無荒，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

得，則夫政之所當務，與夫患之所當防者，斯可以次而理矣。」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逝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外。好樂無荒，良士蹶蹶。俱衛反。

朱氏曰：「逝、邁，皆去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職思其外者，謂國君行樂有時，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，謂廣周慮也。」陳氏曰：「事變有出於非常，思慮之所不及者，皆當有備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蹶蹶，動而敏於事。」

蟋蟀在堂，役車其休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慆。吐刀反。無已大康，職思其憂。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

鄭氏曰：「庶人乘役車，孔氏曰：「《春官・巾車》云：❶『役車，方箱，可載任器以供役。』收納禾稼，亦用此車。」役車休，農功畢，無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慆，過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休休，安閑之貌。樂而有節，不至於淫，所以安也。」

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，而曰「無已太康，好樂無荒」，無乃太早計乎？凡人之情，解其拘者或失於縱，廣其儉者或流於奢，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。信矣，《唐風》之憂深思遠也。

《蟋蟀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山有樞烏侯反》，刺晉昭公也。孔氏曰：「昭侯伯，文侯子。」不能修道以正其國，有財不能用，有鍾鼓不能以自樂，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反。埽，蘇報反。政荒民散，將以危亡，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，國人作詩以刺之也。

吕氏曰：「有鍾鼓不能以自樂，非其節也；有財不能用，非其愛也； 有朝廷不能以洒埽，非不好絜也。大抵無

❶ 「云」上，疑脱一「注」字，據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周禮注疏》，「役車，方箱，可載任器以供役」爲鄭玄注。

政不能令其下，瞢然無所知，將爲他人有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《山有樞》之詩，蓋傷之深也，謂他人謀子之國，後嗣且不可保矣。子有衣裳車馬，何不曳婁而馳驅？子有廷內，何不洒掃？子有鼓鍾，何不鼓考？子有飲食，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？一旦宛然而死，則爲他人之所有，是傷之深也。雖然，昭公惟其頹墮不立，百事廢弛，以至此極。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，而舉之以其時，則又能自强於政，凡所施爲，各有條理，不至若是其危殆矣，故不曰閔，而曰刺焉。」

山有樞，隰有榆。以朱反。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。力俱反。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。宛於阮反。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以朱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樞，荎田節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今之刺榆也。』」○陸璣《疏》云：「其針刺如柘，其葉如榆，爲茹美滑於白榆也。榆之類有十種，葉皆相似，皮及理異耳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榆白，枌。」《爾雅》疏曰：「榆之皮色白者名枌。郭璞云：『枌榆先生葉，却著莢，皮色白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曳者，衣裳在身，行必曳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婁，亦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走馬謂之馳，策馬謂之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宛，死貌。朱氏曰：「坐見死貌。」愉，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山則有樞矣，隰則有榆矣，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，若一旦宛然以死，則它人取之以爲己樂矣。」

山有栲，音考。隰有杻。女久反。子有廷內，弗洒弗埽。子有鍾鼓，弗鼓弗考。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

毛氏曰：「栲，山樗。孔氏曰：「栲似樗，色小白，亦類漆樹。俗語曰：『櫄、樗、栲、漆，❶相似如一。』」杻，檍也。孔氏曰：「杻，葉似杏而尖，材可爲弓弩幹。」○樗，敕書反。檍，於力反。洒，灑色蟹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洒，謂以水濕地而掃之，故轉爲灑。灑是散水之名。」考，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保，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居而有之。」

山有漆，音七。隰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

❶「櫄」，原作「種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鼓瑟？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

毛氏曰：「君子無故，琴瑟不離力智反。於側。永，引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人多憂則覺日短，飲食作樂，可以引長此日也。」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、飲樂者哉？蓋曰是物也，行且爲他人所有，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。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，非勸其爲樂也。呂祿棄軍，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，曰：「毋爲他人守也。」乃此詩之意也，末章尤可見。

《山有樞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揚之水》，刺晉昭公也。昭公分國以封沃，烏毒反。沃盛强，昭公微弱，國人將叛而歸沃焉。朱氏曰：「按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，晉穆侯之太子曰仇，其弟曰成師。穆侯薨，仇立，是爲文侯。文侯薨，昭侯立，封成師于曲沃。師服諫曰：『吾聞國家之立也，本大而末小，是以能固。故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。今晉甸侯也而建國，本既弱矣，其能久乎？』成師卒，謚曰桓叔。」

揚之水，白石鑿鑿。子洛反。素衣朱襮，音博。從子于沃。既見君子，云何不樂？音洛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〇揚之水，解見《王風》。〇毛氏曰：「鑿鑿然，鮮明貌。陳氏曰：「鑿鑿然，巉巖。」襮，領也，諸侯繡黼、丹朱、中衣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『黼領謂之襮』，孫氏注云：『繡刺黼文以褗領。』❶《郊特牲》云：『繡黼、丹朱、中衣，大夫之僭禮也。』大夫服之則爲僭，知諸侯當服之也。中衣者，朝服、祭服之裏衣也。其制如深衣，以素爲衣，丹朱爲緣，繡黼爲領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國人欲進此服，去從桓叔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沃，曲沃。」孔氏曰：「曲沃，在河東聞喜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君子，謂桓叔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揚之水，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，以興昭

❶「黼」，原作「繡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公微弱，不能制曲沃，而桓叔之强於晉國，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。其民從而樂之，則詩文自見。」

揚之水，白石皓皓。古老反。素衣朱繡，從子于鵠。既見君子，云何其憂？

毛氏曰：「皓皓，潔白也。繡，黼也。孔氏曰：「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爲黼，非訓繡爲黼也。」鵠，曲沃邑。云何其憂，言無憂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本作『素衣朱綃』。」鄭氏曰：「繡，當爲綃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綃，繒名。」○《郊特牲》疏曰：「《魯詩》云：『素衣朱綃。』」

揚之水，白石粼粼。我聞有命，不敢以告人。

毛氏曰：「粼粼，清澈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水生厓石間曰粼粼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命，桓叔之政命也。聞而不敢以告人，爲之隱也。桓叔將以傾晉，而民爲之隱，欲其成矣。」李氏曰：「古者不軌之臣，欲行其志，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，然後民翕然從之。田氏之於齊，亦猶桓叔之於晉，田氏以家量貸民，而以公量收之，國人愛之如父母，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，陽生夜至於齊，國人知之而皆不言，所謂『我聞有命，不敢以告人』也。」

《揚之水》三章，二章章六句，一章四句。

《椒聊》，刺晉昭公也。君子見沃之盛彊，能脩其政，知其蕃音煩。衍延善反。盛大，子孫將有晉國焉。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。椒聊且！子餘反。遠條且！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椒聊，椒也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聊，語助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謂古者爲升，上徑一寸，下徑六分，其深八分。《本草》同。今以兩手爲掬，則掬大於升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子，是子也，謂桓叔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朋，比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謂無比例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是椒也，其條遠矣，言子孫大也。」范氏曰：「椒聊且

者，本其始也。遠條且者，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。」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匊。九六反。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。椒聊且！遠條且！

毛氏曰：「兩手爲匊。范氏曰：「盈匊者，不復以升較，言益多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古量二升曰匊。匊大於升。」篤，厚也。」

《椒聊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綢直留反繆亡侯反》，刺晉亂也。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。范氏曰：「昏姻者，人之情，而天地之理也。不得其時，則人情失，而天地之理違矣。」

綢繆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？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綢繆，猶纏綿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綢繆，是束薪之狀，故云『猶纏綿也』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三星，謂心星也，爲二月之合宿。孔氏曰：「二月日體在戌，而斗柄建卯，初昏之時，心星在於卯上。二月之昏，合於本位，故稱合宿。」故嫁娶者以爲候焉。❶昏而不見，嫁娶之時也。今乃見其在天，則不得其時。」毛氏曰：「三星，參也。始見，可以嫁娶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毛以秋冬爲婚時，王肅云：『謂十月也。』」○張氏曰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，言此時可以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見此良人，言女子之失時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子兮子兮，自嗟歎也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，終不遂之辭也。」

綢繆束芻，三星在隅。今夕何夕，見此邂戶懈反。逅？胡豆反。子兮子兮，如此邂逅何？

王氏曰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邂逅，以失時也，故思不期而會焉。」廣漢張氏曰：「若謂爲昏姻，則不得稱邂逅。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，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。」○《釋文》逅作覯，曰：「本又作逅。《韓詩》云：『邂覯，不

❶「嫁」，原作「稼」，據官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固之貌。』」

綢繆束楚，三星在户。今夕何夕，見此粲采旦反。者？子兮子兮，如此粲者何？

王氏曰：「見此粲者，言男子之失時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國語》雖曰『三女爲粲』，而又曰『粲，美物也』，是言美女也。」

三星見，則非昏姻之時，在天、在隅、在户，隨所見而互言之，不必以爲時之先後。方束薪而見三星，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。而其不期而見，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，故歎息而言曰：「是夕也，男女儻相見，其樂當如何？」曰「良人」、曰「粲者」，蓋互爲男女之辭，以極其思望之情。

《綢繆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杕徒細反杜》，刺時也。君不能親其宗族，骨肉離散，獨居而無兄弟，將爲沃所并必政反。爾。

有杕之杜，其葉湑湑。私叙反。獨行踽踽，俱禹反。豈無他人？不如我同父。嗟行之人，胡不比毗志反。焉？人無兄弟，胡不佽七利反。焉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杕，特生貌。杜，赤棠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陸璣云：『赤棠與白棠同耳，但子有赤白美惡，子白色爲白棠，甘棠也，少酢滑美。赤棠，子澀而酢無味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湑湑，潤澤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踽踽，無所親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比，親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佽，助也。」

有杕之杜，其葉菁菁。子零反。獨行睘睘，求營反。豈無他人？不如我同姓。嗟行之人，胡不比焉？人無兄弟，胡不佽焉？

毛氏曰：「菁菁，葉盛也。睘睘，無所依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佽作次。」

杜雖特生，然此詩方云「其葉湑湑」、「其葉菁菁」，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。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，曾杕杜之不如也。「獨行踽踽」，言孤立無親。「豈無他人？不如我同父」，言他人之不足恃。「嗟行之人，胡不比焉？人無兄弟，胡不佽焉。」言苟以它人爲可恃，則嗟彼行道之人，胡不自相親比也？凡人無兄弟者，胡不外求佽助也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，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。信乎「豈無他人，不如我同父」也。

《杕杜》二章，章九句。

《羔裘》，刺時也。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。

羔裘豹祛，起居反。自我人居居。豈無他人？維子之故。

陳氏曰：「羔裘，上下通服，君純羔，大夫間之，以羔爲裘，以豹飾袪。」《玉藻》曰：「羔裘豹飾，緇衣以裼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羔裘豹袪，在位卿大夫之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袪，袂也。孔氏曰：「袂，是袖之大名。袪，是袖頭之小稱。」自，用也。居居，懷惡不相親比之貌。」孔氏曰：《爾雅》云：『居居、究究，惡也。』李巡曰：『居居，不狎習之惡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在位者不恤其民，故在下者謂之曰：『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，不與民相親，不憂我之困苦，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？維子之故舊恩好，不忍去耳。」

羔裘豹褎，徐救反。自我人究究。豈無他人？維子之好。呼報反。

毛氏曰：「褎，猶袪也。究究，猶居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究究，窮極人之惡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，乃念子而愛好之也。民之厚如此，亦唐之遺

風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北風》刺虐，則云『攜手同行』，《碩鼠》則云『適彼樂國』，皆無顧戀之心。此則念其恩好，不忍歸他人之國，其情篤厚如此，亦是唐之遺風。」○《釋文》褎作褏，曰：「本又作褎。」

《羔裘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鴇音保羽》，刺時也。昭公之後，大亂五世。君子下從征役，不得養羊亮反。其父母，而作是詩也。朱氏曰：「昭公七年，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，不克，晉人立昭公之子平，❶是爲孝侯。孝侯八年，曲沃桓叔卒，子鱓立，是爲莊伯。伐翼，殺孝侯，晉人立其弟鄂侯。六年，莊伯伐翼，鄂侯奔隨，王命虢公伐曲沃，而立鄂侯之子光，是爲哀侯。元年，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。二年，莊伯卒，子稱立，是爲武公。九年，武公伐翼，逐翼侯于汾隰，夜獲之，晉人立哀侯之子，是爲小子侯。小子侯四年，武公殺之。明年，遂滅翼。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。二十八年，武公又殺之。自孝侯至是，大亂五世矣。」

肅肅鴇羽，集于苞栩。况禹反。王事靡盬，音古。不能蓺魚世反。稷黍，父母何怙？音户。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肅肅，鴇羽聲也。鴇之性不樹止。王氏曰：「肅肅，疾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鴇羽連蹄，樹止則爲苦。」❷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鴇似鴈而大，無後指。」集，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物叢生曰苞。』」《爾雅》曰：「苞，稹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稹者，根相迫迮梱致也。」稹，之忍反。迮，側百反。梱，口本反。致，直置反。○毛氏曰：「栩，杼食汝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栩，杼，今柞櫟也。其子爲皂，或爲皂汁，可以染皂。」柞，子各反。櫟，力的反。盬，不攻致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盬與蠱字異義同。《左傳》『於文，皿蟲爲蠱，穀之飛亦爲蠱』，然則蠱害器敗穀者，皆謂之蠱。是盬爲不攻牢、不堅致之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蓺，樹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怙，恃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曷，何也。君子從征伐，其爲危苦，如鴇之樹止。我迫王事，不能播種五穀，我父母將何怙

❶「公」，原作「子」，據四庫本與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❷「止」，原作「立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乎？」○孔氏曰：「悠悠乎蒼天，何時使我得其所乎？人窮則反本，困則告天也。」

肅肅鴇翼，集于苞棘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，父母何食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？

蘇氏曰：「極，止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曷其有極者，言勞役之無已也。」

肅肅鴇行，户郎反。集于苞桑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稻粱，父母何嘗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？

蘇氏曰：「行，列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「虋，亡昆反。赤苗。芑，羌紀反。白苗」，郭璞曰：「赤苗，今之赤粱粟。白苗，今之白粱粟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嘗，食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思得休息以反其常，厭亂之甚也。」

《鴇羽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無衣》，美晉武公也。武公始并卑政反。晉國，其大夫爲于僞反。之請命乎天子之使，所吏反。而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桓八年，『王使立緡于晉』。至莊十六年，乃云：『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。』不言滅晉之事。《晉世家》云：『晉侯緡立，二十八年，曲沃武公伐晉，滅之。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，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。』計緡以桓八年立，至莊十六年，乃得二十八年。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。虢公未命晉之前，有使適晉，晉大夫就之請命。」

程氏曰：「武公始有晉國，而能請命天子，故詩人美之，美其所可美也。」劉氏曰：「晉武公兼其宗國，則君子曷爲美之？曰：『否。此之謂變風。變風者，變於正也。變之中有美，美之中有刺，取其一節，不兼其義。《無衣》之詩，其力足以兼國，然而不自安也。待天子之命然後安，是之取爾。』」

豈曰無衣七兮？不如子之衣，安且吉兮。

毛氏曰：「侯伯之服七命，冕服七章。《周禮》注：『鷩冕七章，衣三章：一曰華蟲，畫以雉，即鷩也；二曰火，三曰宗彝，皆畫爲繢。裳四章：一曰藻，二曰粉米，三曰黼，四曰黻，皆絺以爲繡。』○絺，耻知反。諸侯不命於天子，則不成爲君。」○

孔氏曰：「就天子之使請衣，故云子之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以晉之力，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兮？然不如子賜我，安且吉也。」

豈曰無衣六兮？不如子之衣，安且燠兮。

鄭氏曰：「變七言六者，謙也。不敢必當侯伯，得受六命之服，列於天子之卿，猶愈乎不。」王氏曰：「六者，子男之服也。子男之服以五爲節，而曰六者，天子之卿六命，與子男同服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天子之卿六命，車旗衣服以六爲節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燠，暖，亦謂安耳。」呂氏曰：「義理有所未安，雖食不飽，雖衣不暖。」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，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。琳答曰：「足下謂此選竟便乎？」朱泚雖有吏部選，而不可謂之便。晉國雖有冕服，苟無天子之命，亦不可謂之「安且吉」、「安且燠」也。琳之爲泚臣，王師復振，旦夕誅滅，宜其發此言。若武公之篡，當東周之衰，雖以枝代宗，豈即有禍？是詩之作，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。玩其辭氣，與劉仁恭「求長安本色」之語異矣。仲尼録之，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，而王綱之猶可舉也。以《史記》、《左傳》考之，平王二十六年，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，專封而王不問，一失也。平王三十二年，潘父弑昭侯，欲納成師，而王又不問，二失也。平王四十七年，曲沃莊公弑晉孝侯，而王又不問，三失也。桓王二年，曲沃莊伯攻晉，王非特不能討曲沃，反使尹氏、武氏助之。及曲沃叛王，王尚能命虢伐曲沃，立晉哀侯。使其初師出以正，豈止於此乎？四失也。桓王十三年，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，王雖不能即討，明年，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。又明年，猶能命

虢仲、芮伯、梁伯、荀侯、賈伯伐曲沃。至是武公簒晉，僖王反受賂，命之爲諸侯，五失也。以此五失觀之，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，降於大夫，竊於陪臣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

《無衣》二章，章三句。

《有杕之杜》，刺晉武公也。武公寡特，兼其宗族，而不求賢以自輔焉。孔氏曰：「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，故刺之。」

有杕之杜，生于道左。彼君子兮，噬肯適我？中心好呼報反。之，曷飲於鴆反。食音嗣。之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杕音弟。杜特生，陰寡。道左，道東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噬、逝通。」朱氏曰：「噬，發語辭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杕杜，陰至寡也。然以生於道左，而人得休息焉。武公兼其宗族，又不求賢以自輔，孤特如此，則是杜之不若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寡特不足恃賴，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，唯恐無以飲食賢者，則賢者自來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噬作逝。」

有杕之杜，生于道周。彼君子兮，噬肯來遊？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？

毛氏曰：「周，曲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周，《韓詩》作右。」

《有杕之杜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葛生》，刺晉獻公也。好攻戰，則國人多喪息浪反。矣。孔氏曰：「獻公詭諸，武公子。按《左傳》，莊二十八年《傳》稱：『晉伐驪戎。』閔元年《傳》曰：『晉侯作二軍，以滅耿、滅魏。』二年《傳》曰：『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。』僖二年：『晉師滅下陽。』五年《傳》曰：『八月，晉侯圍上陽。冬，滅虢，又執虞公。』八年《傳》稱：『晉里克敗狄于采桑。』見於《傳》者已如此，是其好攻

戰也。國人或死行陣，或見囚虜，是以多喪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逃亡曰喪。」

程氏曰：「此詩思存者，非悼亡者。」

葛生蒙楚，蘞音廉。蔓于野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處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葛生延而蒙楚，蘞生蔓於野，喻婦人外成於它家。」孔氏曰：「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，蘞亦生蔓而蒙於野中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蘞似栝樓，❶葉盛而細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葛之生託於物，蘞之生依於地，興婦人依君子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所美之人，謂其君子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予之所美者，獨不在是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誰與乎？獨處而已。」

葛生蒙棘，蘞蔓于域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息？

毛氏曰：「域，塋域也。」

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旦？

朱氏曰：「粲、爛，華美鮮明之貌。」范氏曰：「角枕之粲，錦衾之爛，則其嫁未久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獨旦，獨處至旦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自夜至旦也。」

夏之日，冬之夜。百歲之後，歸于其居。

朱氏曰：「夏之日，日永之時也。冬之夜，夜永之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，故極言之以盡情。居，墳墓也。言此婦人專壹，義之至，情之盡。」廣漢張氏曰：「《葛生》之詩，雖婦人思存者而作，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，知其死亡之無日也。則斷之以百歲之後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，其亦傷之至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思之深而無異心，此《唐風》之厚也。」

冬之夜，夏之日。百歲之後，歸于其室。

鄭氏曰：❷「室，猶居也。」

《葛生》五章，章四句。

❶「栝」，原作「括」，據四庫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鄭」，疑當作「毛」，案《毛詩正義》，傳曰：「室猶居也。」箋云：「室猶冢壙。」

《采苓力丁反》，刺晉獻公也。獻公好聽讒焉。朱氏曰：「獻公好聽讒，觀驪姬譖殺太子，及逐群公子之事，可見也。」

采苓采苓，首陽之巔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信。舍旃舍旃，之然反。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！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采有聽取之義，故以采苓起興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苓，大苦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即甘草，葉似地黃。」首陽，山名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首陽，在河東蒲坂縣南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巔，山之上。苟，且也。旃之言焉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，置之且勿以爲然。程氏曰：「又重誡曰：『置之置之，且無以爲然。』」更考其言何所得，謂徐察其虛實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采苓，細事也。首陽，幽辟也。細事，喻小行也。幽辟，喻無徵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小行，謂小小之事。無徵，謂幽隱辟側，無徵驗也。讒言之起，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『人之爲言』，王肅諸本皆作『爲言』，定本作『僞言』。」

采苦采苦，首陽之下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與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！

毛氏曰：「苦，苦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所謂堇荼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與，許與也。」

采葑采葑，❶首陽之東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從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！

毛氏曰：「葑，菜名也。」

采苓、采苦、采葑，不曰「郊野」，而曰「首陽」者，興采聽之當遠也。孔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，惟遠者能之。毛氏以采苓爲細

❶ 上「采」字，原作「菜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事，首陽爲幽辟，孔氏引而伸之，謂「讒言之起，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」，雖求之太過，然實天下之名言也，故附見焉。

《采苓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唐國十二篇，三十三章，二百三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

秦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秦者，隴西國名，❶於《禹貢》近雍州鳥鼠山。朱氏曰：「今秦州是也。」堯時有伯翳者，實皋陶之子，佐禹治水，賜姓曰嬴。孔氏曰：「《鄭語》云『嬴，伯翳之後』，《地理志》云『嬴，伯益之後』，則伯益、伯翳聲轉字異，猶一人也。《秦本紀》云：『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，孫曰女脩。女脩生大業，大業生太費，是爲伯翳。』《列女傳》云『皋子生五歲而佐禹』，曹大家注云：『皋子，皋陶之子伯益也。』」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，封爲附庸，邑之於秦谷。至曾孫秦仲，宣王又命作大夫，始有車馬、禮樂、侍御之好，國人美之，秦之變風始作。秦仲之孫襄公，平王之初，興兵討西戎以救周。平王東遷王城，乃以岐豐之地賜之，始列爲諸侯。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，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。至玄孫德公，又徙於雍云。」○《前漢·地理志》：「天水隴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爲室屋。及安定、北地、上郡、西河，皆迫近戎狄，修習戰備，高上氣力，以射獵爲先，故秦詩曰：『在其版屋。』又曰：『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偕行。』及《車轔》、《四戴》之詩，《小戎》之篇，皆言車馬田狩之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岐豐之地，文王用之以興。二《南》之化，如彼其忠且厚也，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，見於《詩》者大

❶「國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谷」。

抵尚氣槩，❶先勇力，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。蓋雍州土厚水深，其民敦重質直，不爲浮靡，以善導之，則易以興起。以猛驅之，則其强毅果敢之資，亦足以强兵力農，而成富强之業也。論之於此，以見厚重强直者之可與有爲，而又以見上之導民，不可不謹其所之也。」

《車鄰栗人反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車馬、禮樂、侍御之好焉。孔氏曰：「秦仲以字配國者，附庸未得爵命，無謚可稱。」

有車鄰鄰，有馬白顛。都田反。未見君子，寺人之令。力呈反。

毛氏曰：「鄰鄰，衆車聲也。白顛，的丁歷反。顙桑黨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的，白也。顙，額也。額有白毛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白顛，蓋仲之名馬，騂騮、盜驪、赤兔、的盧之稱。」寺人，內小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，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。燕禮，諸侯之禮也。云『獻左右正與內小臣』，是諸侯有內小臣也。《左傳》齊有寺人貂，晉有寺人披，是諸侯有寺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欲見國君者，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。時秦仲又始有此臣。」蘇氏曰：「凡此皆人君之常禮，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，君臣相信，故其下得以使之也。」

阪音反。有漆，隰有栗。既見君子，並坐鼓瑟。今者不樂，音洛。逝者其耋。田節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陂者曰阪，下濕曰隰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見，既見秦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耋，老也。八十曰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阪則有漆矣，隰則有栗矣。既見君子，則並坐鼓瑟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並坐鼓瑟，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今者不樂，恐失時也。」○李氏曰：

❶「抵」，原作「低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與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「逝者，與『日月逝矣』之逝同，皆言其歲月之往。」

「既見君子，並坐鼓瑟。」簡易相親之俗也。「今者不樂，逝者其耋」，悲壯感慨之氣也。秦之强以此，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。

阪有桑，隰有楊。既見君子，並坐鼓簧。音黄。今者不樂，逝者其亡。

毛氏曰：「簧，笙也。」

《車鄰》三章，一章四句，二章章六句。

《駟驖田結反》，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，園囿之樂音洛。焉。孔氏曰：「秦非子至於莊公，常爲附庸。莊公生襄公，平王封襄公爲諸侯，賜之岐西之地。」

駟驖孔阜，六轡在手。公之媚眉冀反。❶子，從公于狩。

王氏曰：「駟驖，言純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驖，驪。孔氏曰：「驪，黑色。」阜，大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每馬有二轡，四馬當八轡矣。諸文皆言六轡者，以驂馬内轡納之於觖，故在手者惟六轡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媚子，所親愛之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冬獵曰狩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襄公乘驖色之馬，既肥大而又良善，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，不須控制之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公之媚子，不必如媚于天子，媚于國人者也。此詩稱其始爲諸侯，未必能用賢，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。」

奉時辰牡，辰牡孔碩。公曰左之，舍音捨。拔蒲末反。則獲。

毛氏曰：「時，是。辰，時也。冬獻狼，夏獻麋，亡悲反。春秋獻鹿、豕、群獸。」孔氏曰：「皆《天官・獸人》文。獸之供食各有時節，故謂之時牡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牡，獸之牡者也。」○

❶「眉冀反」，原在「子」下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董氏曰：「五御，三曰逐禽。左，自左膘而射之，達于右腢，爲上殺。」孔氏曰：「逐禽由左，禮之常法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拔，矢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以鏃爲首，故拔爲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，驅以待公射之，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。公戒御者曰：『從左而逐之。』公乃親自射之，舍放矢括則獲其獸。言公之善射。」

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。輶音由。車鸞盧端反。鑣，彼驕反。載獫力驗反。歇許謁反。驕。許喬反。

毛氏曰：「閑，習也。輶，輕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輕車，驅逆之車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田僕掌設驅逆之車，驅禽使前趨獲，逆御還之，使不出圍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鸞，鈴也，效鸞鳥之聲。鑣，馬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置鸞於鑣，異於乘車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乘車鸞在衡，和在軾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獫、歇驕，田犬也。長喙況廢反。曰獫，短喙曰歇驕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田事已畢，故遊于北園，以車載犬，蓋以休其足力也。韓愈《畫記》有騎擁田犬者，亦此類。」

《駟驖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小戎》，美襄公也。備其兵甲以討西戎，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，國人則矜其車甲，婦人能閔其君子焉。李氏曰：「《史記》：『秦仲誅西戎，西戎殺之。宣王召其子莊公，與兵七千人，使伐西戎，破之，至殺幽王驪山下。襄公將兵救周有功，平王封襄公爲諸侯。十二年伐戎，至岐而卒。』」

小戎俴錢淺反。收，五楘音木。梁輈。陟留反。游環脅驅，陰靷音胤。鋈音沃。續。文茵音因。暢敕亮反。轂，音谷。駕我騏音其。馵。之樹反。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。

毛氏曰：「小戎，兵車也。俴，淺。收，軫之忍反。也。董氏曰：「《六月》言『元戎十乘』，此天子之車也。故夏鉤車、殷寅車、周元戎，然則諸侯之戎

車，謂之小戎宜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俴，淺也。收，軫也。軫者，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，所以收斂所載，故名收焉。兵車言淺軫者，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。兵車當輿之内，從前軫至後軫，惟深四尺四寸。大車前軫至後軫，其深八尺，兵車之軫比之爲淺。」五，五束也。楘，歷録音禄。也。梁輈，輈上句古侯反。衡也。一輈五束，束有歷録也。孔氏曰：「楘，歷録也。輈者，轅也。梁輈，輈上曲句衡。衡者，軛也。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，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。衡則横居轅下，如屋之梁然，故謂之梁輈也。一輈之上，以皮革五處束之，每束皆有文章歷録，故謂之五楘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輈，車轅也。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，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。梁輈，則穹其上，以便服馬之進退。車之進退，以轅爲主，懼輈之不堅也，故一轅則五分其穹，每分以皮束之使堅，是謂五楘。」游環，靷環也。游在背上，所以禦出也。脅驅，慎駕具，所以止入也。鄭氏曰：「游環在背上，無常處，貫驂之外轡，以禁其出。脅驅者，著服馬之外脅，以止驂之入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游環者，以環貫靷，游在服馬背上，驂馬之外轡貫之，游移無定處也。驂馬欲出，此環牽之，所以禦出也。脅驅者，以一條皮上繫於衡，後繫於軫，當服馬之脅，愛慎乘駕之具也。驂馬欲入，則此皮約之，所以止入也。」陰，揜於檢反。軌也。靷，所以引也。鋈，白金也。續，續靷也。鄭氏曰：「揜軌，在軾前垂輈上。鋈續，白金飾續靷之環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揜軌，謂輿下三面材，以板木横側車前，所以陰映此軌也。輈在軌前，横木映軌，故鄭氏云：『軌在軾前垂輈上，謂陰板垂輈上也。』此車衡之長，唯六尺六寸，止容二服而已。驂馬頸不當衡，別以皮爲二靷，繫於陰板之上，令驂馬引之。《左傳》云『兩靷將絶』，是横軌之前，別有驂馬二靷也。鋈，沃也，非白金之名，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。靷言鋈續，則是作環相接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揜軌，在軾前軫上。靷者，以皮二條，前繫驂馬之頸，後繫陰板之上。❶鋈續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，銷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。」❷文茵，虎皮也。暢轂，長轂也。孔氏曰：「茵者，車上之褥。劉熙

❶「後」，原作「從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改。

❷「銷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補，朱熹《詩集傳》作「消」，義通。

《釋名》云：『文茵，車中所坐也。用虎皮，有文采也。』暢，訓爲長，言長於大車之轂也。兵車之轂，長三尺二寸；大車之轂，長尺半；兵車之轂，比之爲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轂，所以貫車輪者。」騏，騏文也。左足白曰馵。」孔氏曰：「色之青黑者名爲綦。馬名爲騏，知其色作綦文。馬後足白爲馵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婦人閔其君子，云：『言念君子，温然其如玉。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，思而不得見，亂我心曲也。』朱氏曰：「心曲，心中委曲之處也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『天水、隴西民以板爲屋。』然則秦之西垂，民亦板屋也。毛氏言西戎板屋者，此言伐戎故也。」

四牡孔阜，六轡在手。騏駵音留。是中，騧古花反。驪是驂。龍盾順允反。之合，鋈以觼古穴反。軜。音納。言念君子，温其在邑。方何爲期？胡然我念之？

孔氏曰：「孔阜，甚肥大也。」○騏，見前章。○鄭氏曰：「赤身黑鬣力輒反。曰駵。」孔氏曰：「今人猶謂此爲駵馬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黄馬黑喙曰騧。」○驪，解見《駉》。○鄭氏曰：「中，中服也。驂，兩騑芳非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車駕四馬，在内兩馬謂之服，在外兩馬謂之騑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龍盾，畫龍爲盾也。❶合，合而載之。」孔氏曰：「盾以木爲之，而謂之龍盾，是畫龍於盾也。王肅云：『合而載之，以爲車蔽也。』」朱氏曰：「盾，干也。載之，以爲車上之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鋈以觼軜，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。軜繫於軾前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觼，環之有舌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軜，驂内轡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觼軜，謂白金飾皮爲觼，以納物也。四馬八轡，而經傳皆言六轡，明有二轡當繫之。馬之有轡者，所以制馬之左右，令之隨逐人意，驂馬欲入，則偪而脅驅。内轡不須牽挽，故知納者納驂内轡，繫於軾前，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驂之外轡，則御者執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邑，

❶「爲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其」，當據改。

西鄙之邑也。方，將也。將以何時爲歸期乎？何爲使我念之極也？」

俴駟孔群，厹音求。矛鋈錞。徒對反。蒙伐有苑，虎韔敕亮反。鏤魯豆反。膺。交韔二弓，竹閉緄古本反。縢。直登反。言念君子，載寢載興。厭厭於鹽反。良人，秩秩德音。

毛氏曰：「俴駟，四介馬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俴訓爲淺，駟是四馬。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今爲馬甲之札，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孔群者，言甚調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厹，三隅矛也。錞，鐏徂寸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厹矛，三隅矛，刃有三角，鋈以白金爲其錞。《曲禮》曰：『進戈者前其鐏，進矛戟者前其錞。』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鐓也。鋭底曰鐏，平底曰鐓。毛氏言『錞，鐏』者，取類相明，非訓爲鐏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鋈錞，亦以白金鋈之也。」蒙，討羽也。伐，中干也。苑，文貌。鄭氏曰：「蒙，厖也。討，雜也。畫雜羽之文於伐，故曰尨伐。」❶○孔氏曰：「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，其文章苑然而美。《司兵》『掌五盾，各辨其等』，注云：『干櫓之屬。』言辨其等，則盾有大小。《左傳》：『狄虒彌建大車之輪，而蒙之以甲，以爲櫓。』櫓是大盾，故以伐爲中干。干、伐，皆盾之別名也。」虎，虎皮也。韔，弓室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鏤，刻金飾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膺，馬帶也。孔氏曰：「其弓則有虎皮之韔，其馬則有金鏤之膺。膺，胸也。鏤膺，謂膺上有鏤，是以金飾帶，若今之婁胸也。」❷交韔，交二弓於韔中也。孔氏曰：「交二弓於韔中，謂顛倒安置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韔必二弓，如有副馬以備壞也。」閉，紲。息列反。緄，繩。縢，約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既夕禮》說明器之弓云『有柲』，注云：『柲，弓檠也。弛則縛之於弓裏，備損傷也。以竹爲之。』引《詩》云：『竹閉緄縢。』然則竹閉，一名柲也。紲，繫也。置弓柲裏，以繩繫之，因名柲爲紲。所紲之事，即緄縢是也。謂以繩約弓，然後納之韔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檠弓體使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載寢載興，言思之深，既寢而又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厭厭，安靜也。」

❶「尨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厖」。

❷「今」，原作「金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○蘇氏曰：「秩秩，有序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婦人謂夫乃安静善人，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。今乃從征役，我是以思念也。」○《釋文》厹作叴。

《小戎》三章，章十句。

《蒹古恬反葭音加》，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禮，將無以固其國焉。蘇氏曰：「蒹葭之方盛也，蒼蒼其强勁，而不適於用。至於白露凝戾爲霜，然後堅成，可施用於人。秦起於西垂，與戎狄雜居，本以彊兵富國爲先。襄公以耕戰自力，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，豈不蒼然盛哉？然君子以爲未成，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。至商君厲之以法，卒以此勝天下。既勝之後，二世而亡，其數有以取之矣。」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遡蘇路反。洄音回。從之，道阻且長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蒹，薕。❶葭，蘆也。孔氏曰：「蒹似萑而細，高數尺，牛食之肥彊。蘆，葦也。」蒼蒼，盛也。白露凝爲霜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伊人，猶言彼人也。一方，彼一方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逆流而上曰遡洄，順流而涉曰遡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宛，坐見貌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，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順而求之則易且近，逆而求之則艱且遠。」

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音希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躋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直尸反。

程氏曰：「凄凄，青蒼之間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晞，乾也。孔氏曰：「謂未乾爲霜。」躋，升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水草交爲湄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坻，小渚也。」○《釋文》凄凄作萋萋，曰：「本亦作凄。」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

---

❶「薕」，原作「蒹」，據四庫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涘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朱氏曰：「采采，言其盛而可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未已，猶未止也。涘，涯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若正與相當，行則易到，今乃出其右，是難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小渚曰沚。」

此詩全篇皆比，猶《鶴鳴》之類。「所謂伊人」，猶曰所謂此理也，蓋指周禮也。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，疑其迂爾。若孝公所云，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？故詩人諷之。以禮甚易且近，特人求之非其道爾。

《蒹葭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終南》，戒襄公也。能取周地，始爲諸侯受顯服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以戒勸之。歐陽氏曰：「按《史記》，平王封襄公爲諸侯，賜之以岐西之地。襄公十二年伐戎，至岐而卒，子文公立。十六年，以兵伐戎，❶戎敗走，遂收周餘民而有之，地至岐。蓋自戎侵奪岐、豐，周遂東遷。雖以岐、豐賜秦，使自攻取，而終襄公之世，不能取之。但嘗一以兵至岐。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、豐之地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，然既有天子之命矣，穀梁子曰：『王者無外，命之則成矣。』」

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梅。君子至止，錦衣狐裘。顏如渥於角反。丹，其君也哉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終南，周之名山中南也。條，槄。梅，枏如鹽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槄，郭璞曰：『今之山楸也。』陸璣云：『皮葉白，色亦白，宜爲車板。』梅，郭璞曰：『似杏，實酢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君子，指其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至止者，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。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。之。楊氏曰：「《玉藻》曰：『錦衣、狐裘，諸侯之服也。』」渥，厚漬辭賜反。也。顏色如厚漬之丹，言赤而澤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終南崇高厚大，以興君位之尊。山之

❶「伐」，原作「代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高大，必生美材；人君尊崇，必有令德，故宜稱顯服。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。」范氏曰：「有其服與容，而無德以稱之，君子恥之，此所以戒也。」

「其君也哉」，猶《書》所謂「孺子王矣」，戒之之辭也。

終南何有？有紀有堂。君子至止，黻音弗。衣繡裳。佩玉將將，七羊反。壽考不忘。

程氏曰：「紀，稜角。堂，平寬。」朱氏曰：「紀，山之廉角也。堂，山之寬平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紀，基也。堂，畢道平如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基，謂山基也。畢，終南之道名。道之側，其崖如堂之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黑與青謂之黻，朱氏曰：「黻之狀，兩己相戾也。」五色備謂之繡。」朱氏曰：「繡，刺繡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將將，佩玉聲也。壽考不忘者，欲其居此位，服此服，長久而安寧也。亦戒勸之辭。」

《終南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黃鳥》，哀三良也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，而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文六年：『秦伯任好卒，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爲殉，皆秦之良也。國人哀之，爲之賦《黃鳥》。』殺人以葬，環其左右曰殉。不刺康公而刺穆公，是穆公命從己死，此人自殺從之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陳乾，昔魏顆從其治命，不以爲殉，君子美之。然康公得無罪乎？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。方責穆公死而棄民，故舉其重者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三人者不食其言，以死從君，而詩人不以爲美者，死不爲義，不足美也。」○東坡蘇氏和陶淵明《三良》詩曰：「此生太山重，忽作鴻毛遺。三子死一言，所死良已微。賢哉晏平仲，事君不以私。我豈犬馬哉？從君求蓋帷。殺身固有道，大節要不虧。君爲社稷死，我則同其歸。顧命有治亂，臣子得從違。魏顆真孝愛，三良安足希。仕宦豈不榮？有時纏憂悲。所以靖節翁，服此黔婁衣。」

交交黃鳥，止于棘。誰從穆公？子車奄息。維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子廉反。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以所見起興也。」○陶淵明詩曰：「荊棘籠高墳，黃鳥聲正悲。」○李氏

曰：「交交，飛而往來之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黃鳥止於棘，得其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子車，氏。奄息，名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百夫之特，則特出於百夫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穴，壙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惴惴，懼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慄，悼慄也。彼蒼者天，愬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殲，盡。良，善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盡殺我善人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奄息之死，若可以他人贖之，則人雖有百身，亦皆願贖之矣。愛之甚也。」

交交黃鳥，止于桑。誰從穆公？子車仲行。戶郎反。維此仲行，百夫之防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鄭氏曰：「防，猶當也。言此一人當百夫。」

訓防爲當者，蓋如隄防之防水。

交交黃鳥，止于楚。誰從穆公？子車鍼虎。維此鍼虎，百夫之禦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王氏曰：「百夫之禦，則能禦百夫者也。」

《黃鳥》三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晨風》，刺康公也。忘穆公之業，始棄其賢臣焉。孔氏曰：「康公罃，穆公子。」

鴥尹橘反。彼晨風，鬱彼北林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。如何如何？忘我實多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鴥，疾飛貌。晨風，鸇之然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陸璣《疏》云：『鸇似鷂，青黃色，燕頷句喙，嚮風搖翅，乃因風飛急，疾擊鳩鴿燕雀食之。』」○鷂，羊召反。喙，許穢反。鬱，積也。北林，林名也。憂心欽欽，思望之心中欽欽然。程氏曰：「欽欽，不解之意。」忘我實多，今則忘之矣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以晨風興君子者，取其去來之疾。人君好賢，待

士有道，則賢者歸之。禮貌不至，則浩然去矣。林木茂盛，則飛鳥所集，興朝廷有道，則賢者所就也。『如何如何』，歎其如是也。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，故云忘我。」○《説文》鴥作鴪。

此詩亦如《權輿》，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。「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。」言康公初立，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。「如何如何？忘我實多」，責其不能終也。

山有苞櫟，盧狄反。隰有六駮。邦角反。未見君子，憂心靡樂。音洛。如何如何？忘我實多。

李氏曰：「苞，叢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櫟，木也。」陸氏《草木疏》云：「秦人謂柞櫟爲櫟，河内人謂木蓼爲櫟，此秦詩也，宜從其方土之言，柞櫟是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言六，據所見而言也。』」○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駮，駮馬。駮馬，梓榆也。梓榆，其樹皮青白駮犖，遥視似駮馬，故謂之駮馬。」毛氏曰：「駮，如馬，倨牙，食虎豹。」○《草木疏》曰：「下章云『山有苞棣，隰有樹檖』，皆山隰之木相配，不宜云獸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靡樂，憂之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山則有櫟，隰則有駮，可以大國，而獨無其人乎？」

山有苞棣，音悌。隰有樹檖。音遂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如醉。如何如何？忘我實多。

毛氏曰：「棣，唐棣也。解見《何彼襛矣》。檖，赤羅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赤羅，今楊檖也。實似梨而小，酢可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如醉，憂又甚矣。」

秦之寡恩，於《晨風》、《權輿》二詩見之。

《晨風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無衣》，刺用兵也。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。攻戰，亟欺異反。用兵，而不與民同欲焉。孔

氏曰：「康公以文七年立，❶十八年卒。案《春秋》，文七年，晉人、秦人戰于令狐。十年，秦伯伐晉。十二年，晉人、秦人戰于河曲。十六年，楚人、秦人滅庸。見於經傳者已如是，是其好攻戰也。」

朱氏曰：「襄公以王命攘戎狄，報君父之讎，故征伐不休，而詩人美之。康公令狐、河曲之戰，修私怨，逞小忿，故好攻戰，亟用兵，而詩人刺之。『《詩》可以觀』，於此見矣。」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。抱毛反。王于興師，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

毛氏曰：「袍，襺古顯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云：『纊爲襺，緼爲袍。』純著新綿名爲襺，雜用舊絮名爲袍。」戈長六尺六寸，矛長二丈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仇，怨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，非謂其無衣也。然有是袍也，願與之同之，故於王之興師也，民皆自修其戈矛，而與之同仇矣。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。秦本周地，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，而稱先王焉。」毛氏曰：「上與百姓同欲，則百姓樂致其死。」○范氏曰：「『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』者，上與下之辭也。『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同仇』，下與其上之辭也。」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澤。王于興師，脩我矛戟，與子偕作。

鄭氏曰：「澤，褻仙列反。衣，近汙垢。朱氏曰：「澤，裹也。以其親膚近於垢澤，故謂之澤。」汙，音烏。垢，古口反。戟，車戟，常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常，長丈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作，起也。」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裳。王于興師，脩我甲兵，與子偕行。

毛氏曰：「行，往也。」

《無衣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渭陽》，康公念母也。康公之母，晉獻公

❶「七」，原作「十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及金陵書局刻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改。

之女。文公遭麗力馳反。姬之難，乃旦反。未反而秦姬卒。穆公納文公，康公時爲太子，贈送文公于渭之陽，念母之不見也，『我見舅氏，如母存焉』。及其即位，而作是詩也。朱氏曰：「『我見舅氏，如母存焉。』蓋爲康公之語。」

范氏曰：「見舅而思其母，此人之情也。人能充是心，則孝亦無不至矣。若康公者，未能充之也。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，亦足以爲孝矣。」廣漢張氏曰：「康公爲太子，送舅氏，而念母之不見，是固良心也。及其即位，循是心而賦詩，是以夫子有取焉。而卒不能自充，於令狐之役，怨欲害乎良心也。使康公知循是心，養其端而充之，則怨欲可消矣。」

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。何以贈之？路車乘成證反。黄。

毛氏曰：「母之昆弟曰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秦是時都雍，至渭陽者，蓋東行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漢・地理志》云：『右扶風渭城縣，故咸陽也，其地在渭水之北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贈，送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巾車》『金路以封同姓，象路以封異姓，革路以封四衛，木路以封蕃國』，皆諸侯也，故人君之車曰路車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乘黄，四馬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乘黄，四馬皆黄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至渭陽者，送之遠也。悠悠我思者，思之長也。『路車乘黄』、『瓊瑰玉佩』者，贈之厚也。」

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。何以贈之？瓊瑰古回反。玉佩。

毛氏曰：「瓊瑰，石次玉。」

《渭陽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權輿》，刺康公也。忘先君之舊臣，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。

於我乎！夏屋渠渠，今也每食無餘。于嗟乎！不承權輿。

毛氏曰：「夏，大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夏屋，王肅云『大屋』。崔駰《七依》説宮室之美，云：『夏屋渠渠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渠渠，深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承，繼也。權輿，始也。」《釋詁》文。○朱氏曰：「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，而其後待賢之意寖衰，供億寖薄，賢者每食而無餘，於是嘆之，言不能繼其始也。漢楚元王敬禮申公、白公、穆生，穆生不耆酒，元王每置酒，嘗爲穆生設醴。及王戊即位，常設，後忘設焉，穆生退曰：『可以逝矣！醴酒不設，王之意怠。不去，楚人將鉗我於市。』稱疾，申公、白公强起之，曰：『獨不念先王之德歟？今王一旦失小禮，何足至此？』穆生曰：『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，爲道之存故也。今而忽之，是忘道也。忘道之人，胡可久處？豈爲區區之禮哉！』遂謝病去。此詩其當之矣。」

於我乎！每食四簋，今也每食不飽。于嗟乎！不承權輿。

孔氏曰：「簋是瓦器，容斗二升。方曰簠，圓曰簋。簠，稻器也。簋，黍稷器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四簋，禮食之盛也。」

《權輿》二章，章五句。

秦國十篇，二十七章，百八十一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

陳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陳者，大皞虙犧氏之墟。帝舜之胄，有虞閼父者，爲周武王陶正，武王賴其利器用，與其神明之後，封其子嬀滿於陳，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史趙云：『胡公不淫，故周賜之姓，使祀虞帝。』則胡公姓嬀，武王所賜。」都於宛丘之側，是曰陳胡公，以備三恪。孔氏曰：「鄭《駁異義》云：『三恪，尊於諸侯，卑於二王之後。』《樂記》云：『武王未及下車，封黃帝之後於薊，封帝堯之後於祝，封帝舜之後於陳。下車，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，投殷之後於宋。』則明陳與薊、祝共爲三恪。」妻以元女大姬。其封域在《禹貢》豫州之東，其地廣平，無名山大澤，西望外方，東不及明豬。孔氏曰：「明豬，《尚書》作盟豬，即《爾雅》『宋有孟諸』是也。」大姬無子，好巫覡禱祈、鬼神歌舞之樂，民俗化而爲之。五世至幽公，當厲王時，政衰，大夫淫荒，所爲無度，國人傷而刺之，陳之變風作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陳之變風，其原出於大姬。蓋列國之風，皆有所自起。方周之盛時，王澤充塞，其善者篤於善，不善者以禮自將，亦不至於惡。其後周德既衰，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，善者因善以入於惡，而不善者日以益甚，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，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，亦理勢然也。」

《宛丘》，刺幽公也。淫荒昏亂，游蕩無度焉。孔氏曰：「幽公寧，慎公子，當厲王時。」

子之湯他郎反。兮，宛丘之上兮。洵音荀。

有情兮，而無望兮。

李氏曰：「子，稱幽公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湯，蕩也。四方高，中央下，曰宛丘。」孔氏曰：「李巡、孫炎注《爾雅》，皆云『中央下』，惟郭璞曰：『宛丘，謂中央隆峻狀。』」〇朱氏曰：「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，信有情思而可樂矣，然無威儀可瞻望也。」

湯雖訓蕩，與徑斥爲淫蕩者，辭氣緩急猶不同。「洵有情兮，而無望兮」，從容不迫，而諷切之者深矣。

坎苦感反。其擊鼓，宛丘之下。無冬無夏，值直置反。其鷺羽。

毛氏曰：「坎坎，鼓聲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值，遇也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鷺，春鉏。」陸璣云：「齊、魯謂之春鉏，遼東、樂浪謂之白鷺。青脚，頭上有長毛十數枚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鷺鳥之羽，可以爲翳。」鄭氏曰：「翳，舞者所持以指麾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持鷺羽翳身而舞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。」范氏曰：「冬夏，祁寒大暑之時也。人之好樂，於是時必少息焉。今也無冬無夏，則其他時可知矣。」

坎其擊缶，方有反。宛丘之道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鷺翿。音導。

毛氏曰：「盎烏浪反。謂之缶。孔氏曰：「《離》九三『鼓缶而歌』，是樂器。《坎》六四『樽酒簋，貳用缶』，注云：『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，主國尊於簋，副設玄酒以缶。』則又是酒器。《左傳》襄九年『宋災，具綆缶』，則又是汲水之器。然則缶可以節樂，若今擊甌，又可以盛水盛酒，即今之瓦盆也。」翿，翳也。」〇《爾雅》翿作纛。

《宛丘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東門之枌符云反》，疾亂也。幽公淫荒，風化之所行，男女棄其舊業，亟欺冀反。會於道路，歌舞於市井爾。孔氏曰：「應劭云：『古者二十畝爲一井，因爲市交易。』《漢書·食貨志》：『一井八家，家有私田百畝，公田十畝，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。』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，故言二十畝爾。」

東門之枌，宛丘之栩。况浦反。子仲之子，

婆娑素何反。其下。

毛氏曰：「枌，白榆也。栩，杼也。解見《山有樞》、《鴇羽》。東門宛丘，國之交會，男女之所聚。子仲，陳大夫氏。」○張氏曰：「婆娑不必是舞，但裴徊、翺翔之義。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，今也遨遊於市井中。」毛氏曰：「婆娑，舞也。」

穀旦于差，初佳反。南方之原。不績其麻，市也婆娑。

毛氏曰：「穀，善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差，擇也。績麻者，婦人之事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市，所以易貨聚民，而婦人廢其紡績，於此乎婆娑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子仲之子，常婆娑於國中樹下，以相誘說，因道其相誘之語曰：『當以善旦，期於國南之原野。』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。」范氏曰：「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，是故君子勤禮，小人盡力，所以愛日也。今也民於善日，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差，《韓詩》作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『市也媻娑』，媻，古文作婆字。」

穀旦于逝，越以鬷子公反。邁。視爾如荍，祁饒反。貽我握椒。

毛氏曰：「逝，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越，於。鬷，揔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邁，行也。荍，芘音毗。芣音浮。也。」陸璣云：「芘芣，一名荊葵，似蕪菁，華紫緑色，可食，微苦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男女揔集而行，往所會之處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男女交會而相說，曰：『我視女之顏色，美如芘芣之華然。』女乃遺我一握之椒，交情好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椒之實芬香，故以相遺。」

《東門之枌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衡門》，誘音酉。僖公也。愿音願。而無立志，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。孔氏曰：「僖公孝，幽公子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，可以勉進於善，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，故作是詩以誘

進之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掖，石經作亦。」

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音西。遲。泌悲位反。之洋洋，可以樂音洛。飢。

毛氏曰：「衡門，橫木爲門，言淺陋也。孔氏曰：「衡，古文橫字，故知『衡門，橫木爲門』。門之深者，有阿塾堂宇，❶此唯橫木爲之，言其淺也。」棲遲，遊息也。泌，泉水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洋洋，水安流廣長之貌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衡門雖淺陋，亦可以遊息於其下。泌水洋洋然，閲之而樂，則亦可以忘飢。言陳國雖小，苟有意於立事，則亦可以有爲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樂，舊作樂，晚《詩》本有作𤻲。」

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魴？音房。豈其取音娶。妻，必齊之姜？

山陰陸氏曰：「里語曰：『洛鯉河魴，貴於牛羊。』則魴鯉，乃魚之美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齊，姜姓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爲，其二章、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，譬如食魚者，凡魚皆可食，若必待魴鯉，則不食魚矣；譬如取妻，諸姓之女皆可取，若待齊、宋之族則不取矣。是首章之意，言小國皆可爲；而二章、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。」蘇氏曰：「食魚必魴鯉，取妻必姜子，則終身有不獲者矣。故從其所有而爲之，及其至也，雖天下之美無加焉。不然，雖有天下之至美，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，則終亦不爲而已。」

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鯉？豈其取妻，必宋之子？

鄭氏曰：「宋，子姓。」

《衡門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東門之池》，刺時也。疾其君之淫昏，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。

❶「阿」，原作「附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永嘉鄭氏曰：「觀《齊・雞鳴》之詩，其相警戒之言，則閨門之奥，笑歌晤言，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，而革其惡。此《東門》之詩所以思賢女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，非特有忠臣義士，亦由賢妃正女，夙夜警戒，以成其德。周宣王之姜后，齊桓公之衛姬，楚莊王之樊妃是也。不獨人君爲然。吴許升少爲博徒，妻吕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，數勸升修學。升每爲不義，輒流涕進規。榮父疾，升乃呼榮，欲改嫁之。榮歎曰：『命之所遭，義無離貳。』終不肯歸。升感激自厲，乃尋師遠學，遂以成名。賢女之助如此。」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烏豆反。麻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五故反。歌。

毛氏曰：「池，城池也。漚，柔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於池中柔麻，使可以緝績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謂漸漬使之柔忍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周，姬姓。陳因元女以封，故詩人猶言淑姬。孔氏以姬、姜爲婦人美稱，於書無所考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晤，猶對也。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傳以晤爲遇。《釋言》云：『遇，偶也。』亦爲對偶之義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陳君荒淫無度，不可告語，故其君子思得淑女，以化之於内。婦人之於君子，日夜處而無間，庶可以漸革其暴，如池之漚麻，漸漬而不自知也。」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紵。直吕反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。

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紵，亦麻也。宿根在地中，至春自生，不歲種。」范氏曰：「紵以當暑。」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菅。古顔反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

孔氏曰：「菅，茅屬。柔忍宜爲索，漚乃尤善。菅者，已漚之名，未漚則但名爲茅也。」范氏曰：「菅以爲屨。」

《東門之池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東門之楊》，刺時也。昏姻失時，男女多

違。親迎，魚敬反。女猶有不至者也。

東門之楊，其葉牂牂。子桑反。昏以爲期，明星煌煌。音皇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牂牂然，盛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親迎之禮以昏時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明星，啓明也。煌煌，大明貌。東門，蓋此人親迎之所。以其所見起興，曰：『東門之楊，則其葉牂牂矣。昏以爲期，而明星煌煌矣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昏以爲期，明星煌煌，期而不至也。」

東門之楊，其葉肺肺。普貝反。昏以爲期，明星晢晢。之世反。

毛氏曰：「肺肺，猶牂牂也。晢晢，猶煌煌也。」

《東門之楊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墓門》，刺陳佗也。陳佗無良師傅，以至於不義，惡加於萬民焉。朱氏曰：「陳佗，文公子，桓公鮑之弟也。桓公疾病，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，桓公卒而佗立。明年，爲蔡人所殺。此詩刺佗，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，以至於此也。」

陳氏曰：「此詩雖以刺佗，乃是耆舊之賢者，備見始末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，致有弒逆之事也。」

墓門有棘，斧以斯所宜反。之。夫也不良，國人知之。知而不已，誰昔然矣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墓門，墓道之門。斯，析也。幽閒音閑。希行，生此棘薪，維斧可以開析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夫，陳佗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，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，故以興焉。墓門有荊棘，則當以斧斤開析之；佗才不善，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。今夫也不良，衆皆知之而不去，自昔誰如是乎？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，致成其惡。『誰昔然矣』，猶云從來誰如是乎。」蘇氏曰：「知而不之去，昔誰爲此乎？蓋歸咎

桓公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誰昔，昔也。」

墓門有梅，有鴞户驕反。萃徂醉反。止。夫也不良，歌以訊之。訊予不顧，顛倒思予。

毛氏曰：「鴞，惡聲之鳥也。孔氏曰：「鴞，一名梟，一名鴟。《瞻卬》云：『爲梟爲鴟。』俗説以爲鴞即土梟，非也。」○陸璣《疏》云：「鴞，大如班鳩，緑色，入人家凶，賈誼所賦『鵩鳥』是也。」萃，集也。訊，告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訊，諫也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前章言有棘，言佗之不善；後章言有梅，深咎輔導之使然。梅，美木。雖美木，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，則惡鳥萃矣。雖有良心善性，與不善人處，則惡歸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夫也不良，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。訊之而不予顧，至於顛倒，然後思予，則豈有所及哉？亦追咎之辭也。」

墓門，幽深之地，興其惡也。墟墓之間，荆棘最難去，非用斧不足以除之。佗之惡大矣，非嚴師傅痛棓擊之，亦莫能去其惡也。「墓門有梅，有鴞萃止。」言佗之性質本非惡，爲師傅所累也。《左傳》載佗勸陳侯許鄭平，親仁善鄰之言，中於事理，蓋非昏愚者。陳侯不許，卒見侵伐，既而徐思佗言，復與鄭和，遣佗往鄭涖盟，佗與鄭伯盟，歃如忘，洩伯料其必不免。考其歲月，纔數年爾，❶而蠱惑變壞如是，此詩人之所傷也。

《墓門》二章，章六句。

《防有鵲巢》，憂讒賊也。宣公多信讒，君子憂懼焉。孔氏曰：「宣公杵臼，莊公弟。」

防有鵲巢，邛其恭反。有旨苕。徒彫反。誰侜陟留反。予美？心焉忉忉。都勞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防，邑也。邛，丘也。」

❶「纔」，原作「讒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與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《後漢・地理志》「陳縣」，注：「《博物記》曰：『邛地在縣北，防亭在焉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鵲畏人而近人，非邑有樹木，則鵲不巢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旨，美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旨者，地荒則草美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苕，草也。孔氏曰：「《苕之華》傳云：『苕，陵苕。』此直云苕草，彼陵苕好生下濕，此則生於丘，與彼異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苕，苕饒也。蔓生，莖如勞豆而細，葉似蒺藜而青，其莖葉可生食，如小豆藿也。』」侜張，誑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侜張，欺誑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忉忉，憂勞之貌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讒言惑人，非一言一日之致，必由積累而成，如防之有鵲巢，漸積構成之爾。又如苕饒，蔓引牽連將及我也。」程氏曰：「有叢林之蔽翳，則鵲巢之，興人心有蔽昏，則讒誣者至。丘言平廣之地，則有美草，興人心高明平夷，則來善言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侜，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，必迂曲以致其惡。予美，心所賢者，憂讒誣賢善也。」

中唐有甓，蒲歷反。邛有旨鷊。五歷反。誰侜予美？心焉惕惕。吐歷反。

毛氏曰：「中，中庭也。唐，堂塗也。孔氏曰：「堂下至門之徑也。」甓，令音零。適都歷反。也。《爾雅》曰「瓴甋謂之甓」，郭璞曰：「㼾甎也。」○瓴，音令。甋，音適。㼾，力斛反。甎，草沿反。鷊，綬草也。」陸璣《疏》曰：「鷊，五色作綬文，故曰綬草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惕惕，懼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中唐有甓，非一甓也，亦以積累而成。綬草雜衆色以成文，猶多言交織以成惑，義與貝錦同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鷊，舊作虉，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亦爲虉。」

《防有鵲巢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月出》，刺好呼報反。色也。在位不好德，而說音悅。美色焉。王氏曰：「《詩》所言者，說美色而已。然《序》知其『不好德』者，子夏曰：『賢賢易色。』蓋說色如此，喪其志矣，未有能好德者也。」

月出皎兮，佼古卯反。人僚音了。兮，舒窈烏了反。糾其趙反。兮，勞心悄七小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皎，月光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佼好之人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窈，幽遠也。糾，愁結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悄，憂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悄，言不説而静默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當月出之時，而思佼人之好，欲一見之，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，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舒，遲也。窈糾，舒之姿。」○《釋文》皎作皦，曰：「本又作皎。」

月出皓胡老反。兮，佼人懰力久反。兮，舒懮於久反。受兮，勞心慅七老反。兮。

董氏曰：「皓，月光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懰，好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懮受，憂思也。」蘇氏曰：「懮受，舒之姿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慅，言不安而騷動。」○《釋文》懰作劉，曰：「本又作懰。」

月出照兮，佼人燎力召反。兮，舒夭於表反。紹兮，勞心慘七感反。兮。

董氏曰：「照，月光之被物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燎，明也。」董氏曰：「燎，則其光與月並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夭紹，糾緊之意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慘，言不舒而幽愁。」

此詩用字聱牙，意者其方言歟？

《月出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株陟朱反林》，刺靈公也。淫乎夏户雅反。姬，驅馳而往，朝夕不休息焉。鄭氏曰：「夏姬，陳大夫妻，夏徵舒之母，鄭女也。徵舒，字子南。夫字御叔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靈公平國，共公子。《楚語》云：『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，生子南，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。宣九年，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。』《傳》曰：『陳靈公與孔寧、儀行父飲酒於夏氏，公謂行父曰：「徵舒似汝。」對曰：「亦似君。」徵舒病之，公出自廐，射而殺之。』」

胡爲乎株林？從夏南。匪適株林，從夏南。

毛氏曰：「株林，夏氏邑也。夏南，夏徵舒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徵舒以氏配字，謂之夏南。楚殺徵舒，《左傳》謂之『戮夏南』。實從夏南之母，言從夏南者，婦人夫死從子，夏南爲其家主，故以夏南言之。」

駕我乘繩證反。馬，説音税。于株野。乘我乘駒，朝食于株。

鄭氏曰：「説，舍也。馬六尺以下爲駒。」○《釋文》駒作驕，曰：「音駒。沈云：『或作駒字。』是後人改之，《皇皇者華》篇内同。」

首章鄭氏文義皆善，但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。彼相戲於朝，猶不知耻，亦何觝拒之有？蓋國人問靈公：「胡爲乎株林，而從夏南乎？」詩人則爲之隱曰：「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，乃他有所往爾。」然而駕我乘馬，則舍于株野矣。乘我乘駒，則又食于株矣。雖欲爲之隱，亦不可得也。

《株林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澤陂彼皮反》，刺時也。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，男女相説，憂思息嗣反。感傷焉。

王氏曰：「《東門之枌》、《宛丘》之應也。《澤陂》，《株林》之應也。」

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荷。音何。有美一人，傷如之何？寤寐無爲，涕他弟反。泗音四。滂普光反。沱。徒何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傳曰：『澤，水之鍾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陂，澤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澤障，謂障水之岸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蒲者，似莞音桓。而褊，有脊，滑柔而温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莞，符蘺。」❶《爾雅》疏曰：「《本草》云：『白蒲，一名符蘺，楚謂之莞蒲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荷，芙音符。蕖其居反。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荷，芙蕖，其莖茄，其葉蕸，其本蔤，其華菡萏，其實蓮，其根藕。」郭璞曰：「荷別名芙蓉，江東呼荷。蔤，莖下白蒻在泥中者。蓮，謂房也。」○茄，古牙反。蕸，音遐。蔤，亡筆反。蒻，音若。藕，五口反。○

❶「符」，《爾雅注疏》、宋監本《爾雅》作「苻」。下一「符」字同。

鄭氏曰：「寤，覺音教。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自目曰涕，自鼻曰泗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婦人之色，如蒲荷之美，思而不見，故憂傷涕泗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樊光注《爾雅》引《詩》『有蒲與茄』。」

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蕳。古顔反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。其員反。寤寐無爲，中心悁悁。烏玄反。

毛氏曰：「蕳，蘭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卷，好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悁悁，猶悒悒也。」

彼澤之陂，有蒲菡户感反。萏。大感反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。魚檢反。寤寐無爲，輾張輦反。轉伏枕。

毛氏曰：「菡萏，荷華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儼者，容貌儼然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儼，矜莊貌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輾轉伏枕，卧而不寐，思之深且久也。」

變風始於《雞鳴》，終於《澤陂》，凡一百二十八篇。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，抑何多耶？曰：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。男女者，三綱之本，萬事之先也。正風之所以爲正者，舉其正者以勸之也。變風之所以爲變者，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。道之升降，時之治亂，俗之汙隆，民之死生，於是乎在，録之煩悉，篇之複重，亦何疑哉？

《澤陂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陳國十篇，二十六章，百二十四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

檜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檜者，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。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梓慎云：『鄭，祝融之墟也。』鄭滅檜而處之。」故知檜是祝融之境。」國在《禹貢》豫州外方之北，滎波之南，居溱、洧之間。祝融氏名黎，其後八姓，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。孔氏曰：「祝融，重黎也。重黎之弟吴回生陸終，陸終生子六人，四曰會人。案《世本》，會人即檜之祖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王肅云：『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、洛、河、潁之間，❶爲檜子。』」周夷王、厲王之時，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，大夫去之，於是檜之變風始作。孔氏曰：「案《鄭語》，史伯於幽王之世，爲桓公謀滅虢、檜，云：『鄶仲恃險。』《羔裘》之作在檜仲之前，不知其幾世也。」其國北鄰於虢。」

檜至平王之初，武公滅之，其風之變，固在於東遷之前，然未必知其爲夷、厲之世也。

《羔裘》，大夫以道去其君也。國小而迫，君不用道，好絜其衣服，逍遥遊燕，而不能自强於政治，故作是詩也。范氏曰：「君有過則諫，諫而不聽則去，爲臣之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以道去其君者，三諫不從，待放於郊，得玦乃去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公羊傳》曰『古者大夫已去，三年待放』，范甯曰：『君賜之環則還，賜之玦則往。』荀卿云：『召人以環，絶人以玦。』」玦，古穴反。○廣漢張氏曰：「《羔裘》之詩，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，則其不能自强於政治可知矣。」

羔裘逍遥，狐裘以朝。直遥反。豈不爾思？勞心忉忉。音刀。

毛氏曰：「羔裘以遊燕，狐裘以適朝。」鄭

❶「潁」，原作「穎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氏曰：「諸侯之朝服緇衣、羔裘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錦衣狐裘，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，此賢人所以去也。夫忠臣之事君，言不用而去之，不得已也。其心豈捨君哉？故曰：『豈不爾思？勞心忉忉。』」朱氏曰：「孟子去齊，其心蓋如此云。」

羔裘翱翔，狐裘在堂。豈不爾思？我心憂傷。

鄭氏曰：「翱翔，猶逍遥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堂，公堂也。」

羔裘如膏，古報反。日出有曜。羊照反。豈不爾思？中心是悼。

朱氏曰：「羔裘之色，潤澤如脂膏所漬，日出照之，則有光曜。」毛氏曰：「日出照曜，然後見其如膏。」

《羔裘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素冠》，刺不能三年也。朱氏曰：「《喪禮》爲父、爲君斬衰三年，爲母齊衰三年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子夏三年之喪畢，見於夫子，援琴而絃，衎衎而樂，作而曰：『先王制禮，不敢不及。』夫子曰：『君子也。』閔子騫三年之喪畢，見於夫子，援琴而絃，切切而哀，作而曰：『先王制禮，不敢過也。』夫子曰：『君子也。』子路曰：『敢問何謂也？』夫子曰：『子夏哀已盡，能引而致之於禮，故曰君子也。閔子騫哀未盡，能自割以禮，故曰君子也。夫三年之喪，賢者之所輕，不肖者之所勉。』」

庶見素冠兮，棘人欒欒力端反。兮，勞心慱慱徒端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庶，幸也。素冠，練冠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素，白也。此冠練布使熟，其色益白。喪禮，至期而練，至祥乃除，練後常服此冠，故爲練冠也。」棘，急也。朱氏曰：「喪事欲其揔揔耳，哀遽之狀也。」欒欒，瘠貌。慱慱，憂勞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不能三年，不期而除，則未始用練冠。」曾氏曰：「不能三年，雖不知爲服歲月，然宰我謂『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』。齊宣王曰：『爲期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』古之不能三年者，意皆如此。詩人思見練冠，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？」○范氏曰：「檜當夷、

厲之時已如此，則孔子、孟子之世可知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棘人，崔靈恩《集注》作『悈人』。《說文》『欒』作『臠』。」

庶見素衣兮，我心傷悲兮，聊與子同歸兮。

毛氏曰：「素冠，故素衣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與子同歸，言其愛慕之辭也。」

庶見素韠音畢。兮，我心蘊於粉反。結兮，聊與子如一兮。

朱氏曰：「韠，蔽膝也。以韋爲之。冕服謂之韍，其餘曰韠，韠從裳色。素衣素裳，則素韠也。蘊結者，思之不解也。與子如一，甚於同歸矣。」

鄭康成、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，蓋引《喪服小記》「除成喪者，其祭也朝服縞冠」之文，其說誤矣。唯其不能三年，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。若除喪之縞冠，雖使短喪，其除之也，蓋亦服是冠矣。至於二章之素衣，鄭說猶不通。朝服緇衣、素裳，初無素衣之制，遂轉衣爲裳，其牽合益甚矣。三章之素韠，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，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，不必委曲瑣細，拘於禮文。況爲鄭說者，既曰「衣者，衣裳之大名」，則爲毛說者，亦曰「韠從裳色，衣裳既素，則必有素韠」。豈不可乎？孔氏又謂「經傳未有以布爲素」者，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，如「繪事後素」之類多矣，不必專以帛爲素也。

《素冠》三章，章三句。

《隰有萇丈羊反楚》，疾恣姿利反。也。國人疾其君之淫恣，而思無情慾者也。

隰有萇楚，猗於可反。儺乃可反。其枝。夭於驕反。之沃沃，烏毒反。樂音洛。子之無知。

毛氏曰：「萇楚，銚音遥。弋也。孔氏曰：

「郭璞云：『今羊桃也。或曰鬼桃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葉長而狹，華紫赤色，其枝莖弱，過一尺，引蔓于草上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猗儺然，枝條柔弱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夭，少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萇楚始生，猶能自立。然枝幹柔弱，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，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，故引以爲喻。」

隰有萇楚，猗儺其華。夭之沃沃，樂子之無家。

鄭氏曰：「無家，謂無夫婦室家。」

隰有萇楚，猗儺其實。夭之沃沃，樂子之無室。

朱氏曰：「無室，猶無家也。」

夭，如「厥草惟夭」之夭，謂萇楚始生之時也。「隰有萇楚，猗儺其枝」，柔弱牽蔓，蓋如人之多慾者矣。反思始茁其牙，未有牽蔓之時，生意沃沃然，蓋甚可愛也。此所謂赤子之心也，此檜君未有知識，未有室家之時也。曰「無知」、「無家」、「無室」者，蓋疾其君之多慾，故其辭過而激。

《隰有萇楚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匪風》，思周道也。國小政亂，憂及禍難，乃旦反。而思周道焉。

《匪風》、《下泉》思周道之詩，獨作於曹、檜，何也？曰：政出天子，則强不陵弱，各得其所。政出諸侯，則徵發之煩，共億之困，侵伐之暴，唯小國偏受其害，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。戰國時，房喜謂韓王曰：「大國惡有天子，而小國利之。」以此二詩驗之，其理益明。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，雖其言略而不精，亦可謂少知治體矣。

匪風發兮，匪車偈起竭反。兮。顧瞻周道，中心怛都達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發發飄風，非有道之風。偈偈

疾驅，非有道之車。」《前漢》王吉治《韓詩》，上昌邑王疏曰：「《詩》云『匪風發兮，匪車揭兮』，❶説曰：『是非古之風也，發發者。是非古之車也，揭揭者。蓋傷之也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匪風，不和之風。匪車，無法之車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迴首曰顧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周道，適周之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怛，傷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『匪風發兮，匪車偈兮』，猶惡政之及民也。」張氏曰：「人之不安，常如在風中車上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顧瞻盼戀，思而傷怛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顧瞻周道而思王室。」○《前漢》王吉引《詩》偈作揭，怛作悳。

匪風飄符遥反。兮，匪車嘌匹遥反。兮。顧瞻周道，中心弔兮。

毛氏曰：「迴風曰飄。孔氏曰：「迴風，旋風也。」嘌嘌，無節度也。弔，傷也。」

誰能亨普庚反。魚？溉古愛反。之釜符甫反。鬵。音尋。誰將西歸？懷之好音。

毛氏曰：「溉，滌徒歷反。也。鬵，釜屬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云『鬸謂之鬵』，孫炎曰：『關東謂甑爲鬵。』然則鬵是甑。亨魚用釜不用甑，雙舉者，以其俱是食器，故連言之耳。」○鬸，即陵反。甑同音。○鄭氏曰：「檜在周之東，故言西歸。」孔氏曰：「於時檜在滎陽，周都豐鎬，周在於西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魚，美好之物，人所欲，興善政人所思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誰能亨魚乎？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。誰將西歸乎？有則我願慰勞之，以好音而勉之。言有能興周道者，則己將歸之也。」毛氏曰：「亨魚煩則碎，治民煩則散，知亨魚則知治民矣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溉之釜鬵，欲治民不煩也。溉，沃之使水多也，水寬則魚不壞。政亦務寬。」

《匪風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檜國四篇，十二章，四十五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

❶「揭」，原作「偈」，據下注文與《漢書》王吉本傳改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

曹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曹者，《禹貢》兖州陶丘之北地名。周武王既定天下，封弟叔振鐸於曹，今曰濟陰定陶是也。其封域在雷夏、菏澤之野。昔堯嘗遊成陽，死而葬焉。舜漁於雷澤，民俗始化。其遺風重厚，多君子，務稼穡，薄衣食，以致蓄積。夾於魯、衛之間，又寡於患難。末時富而無教，乃更驕侈。十一世當周惠王時，政衰，昭公好奢而任小人，曹之變風始作。」

《蜉音浮蝣音由》，刺奢也。昭公國小而迫，無法以自守，好奢而任小人，將無所依焉。孔氏曰：「昭公班，以魯閔公元年即位，僖七年卒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有法則儉，無法則奢。儉則寡欲，寡欲則小人無所投。奢則多欲，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。小人得志，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，而彼致禍之人，亦且立而觀之耳，因而挺之耳，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？」○《釋文》無「昭公」字，曰：「一本作『昭公國小而迫』。案鄭《譜》云『昭公好奢而任小人，曹之變風始作』，又云『《蜉蝣》至《下泉》四篇，共公時作』，未詳其正。今諸本此《序》多無『昭公』字。」

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處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蜉蝣，渠略也，朝生夕死。孔氏曰：「蜉蝣，郭璞曰：『似蛣蜣，有角，黄黑色。』陸璣云：『甲下有翅，能飛，夏日陰雨時地中出。』」○蛣，起吉反。蜣，音羌。楚楚，鮮明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喻昭公之朝，徒整飾其衣裳，不知君臣死亡無日，如渠略然。」朱氏曰：「蜉蝣之羽翼，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。然朝生暮

死，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。」○《説文》「楚楚」作「䵼䵼」。❶

蜉蝣之翼，采采衣服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息。

程氏曰：「采采，華飾。」

蜉蝣掘求物反。閲，音悦。麻衣如雪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説。音税。

孔氏曰：「此蟲土裏化生，掘閲者，言其掘地而出，形容鮮閲也。閲者，悦懌之意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麻衣，深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説諸侯之禮云：『夕深衣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如雪，言鮮潔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説，猶舍息也。」○《説文》掘作堀。

曹之賢者，見其君危亡將至，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，曰：「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，儻無所依，其於我歸處乎？」蓋欲如楚芈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。彼曹君方潔其衣服，志氣揚揚，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，可哀也哉。《表記》曰：「君子不以口譽人，則民作忠，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，問人之飢則食之，稱人之美則爵之。《國風》曰：『心之憂矣，於我歸説。』」雖別有所指，然文義正如此也。

《蜉蝣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候人》，刺近小人也。共音恭。公遠于萬反。君子，而好近小人焉。孔氏曰：「共公襄，昭公子。」

彼候人兮，何何可反。戈與祋。都外反。彼其音記。之子，三百赤芾。音弗。

毛氏曰：「候人，道路送迎賓客者。孔氏曰：「《夏官》：『候人，上士六人，下士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』身荷戈祋，謂候人之屬，非候人之官長也。」何，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擔，揭也。」○孔氏

❶「㤅㤅」，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作「緇緇」，當據改。

《曲禮》疏曰：「戈，鉤孑戟也。如戟而横安刃，但頭不嚮上爲鉤也。直刃長八寸，横刃長六寸，刃下接柄處長四寸，並廣二寸。」《周禮·冬官》「戈柲六尺有六寸」，注云：「柲，猶柄也。」○柲，音祕。○毛氏曰：「祋，殳也。孔氏曰：《考工記》：『殳長尋有四。』❶戈、殳俱是短兵。祋字從殳，故知祋爲殳也。」賢人之官不過候人。❷彼，曹朝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子，是子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芾，韠也。孔氏曰：「芾是配冕之服，形制同於韠。祭服謂之芾，他服謂之韠。」一命緼烏本反。芾黝於糾反。珩，音衡。再命赤芾黝珩，三命赤芾葱珩，大夫以上赤芾乘軒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晉文公入曹，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，而乘軒者三百人也，且曰獻狀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賢者不過候人，是遠君子也。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，是其近小人也。諸侯之制，大夫五人。今有三百赤芾，愛小人過度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作『何戈與綴』，鄭康成於《樂記》引《詩》，亦曰『何戈與綴』，綴，表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『高縣羊皮以驚牛馬曰祋。』則以祋爲表矣。」

維鵜徒低反。在梁，不濡其翼。彼其之子，不稱尺證反。其服。

毛氏曰：「鵜，洿澤也。孔氏曰：「鵜，水鳥，形如鶚而極大，喙長尺餘，頷下胡大如數升囊。郭璞曰：『今之鵜鶘也，好群飛入水食魚，故名洿澤。』」梁，水中之梁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鵜當居泥水中，以自求魚而食。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，竊人之魚以食，而得不濡其翼咮，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，而不

❶ 「四」下，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周禮注疏·考工記·廬人》有「尺」字，當據補。

❷ 上「人」字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者」。

稱其服也。」

維鵜在梁，不濡其咮。陟救反。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。古豆反。

毛氏曰：「咮，喙也。媾，厚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不遂其媾，不稱其寵待也，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。」

薈烏會反。兮蔚於貴反。兮，南山朝隮。子兮反。婉於阮反。兮孌力轉反。兮，季女斯飢。

程氏曰：「薈蔚，草木之盛，鬱茂之狀。」○張氏詩曰：「林木南山薈蔚時，工斤樵斧競朝隮。舉知趨利青冥上，不念幽居季女飢。」陳氏曰：「壯者趨利於山，則弱女飢窮於室。小人肆志於上，則君子困窮于下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薈，《集注》作嬒。孌作嫋。《説文》同。」

《候人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鳲音尸鳩》，刺不壹也。在位無君子，用心之不壹也。

鳲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鳲鳩，秸於八反。鞠也。李氏曰：「鳲鳩，《爾雅》以爲秸鞠，《方言》以爲戴勝，今乃鴶鵴也。」鳲鳩之養其子，朝從上下，暮從下上，平均如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淑，善也。」○廣漢張氏曰：「結云者，實而不它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堅牢不散，如物之裹結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君子動容貌，斯遠暴慢。正顏色，斯近信。出辭氣，斯遠鄙倍。其見於容貌、顏色、辭氣之間，有常度矣，豈固爲是拘拘者哉？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，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，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作『其義一兮』。」

鳲鳩在桑，其子在梅。淑人君子，其帶伊

絲。其帶伊絲，其弁伊騏。音其。

毛氏曰：「飛在梅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其帶伊絲，謂大帶也。大帶用素絲，有雜色飾焉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云『雜帶，君朱緑，大夫玄華』，是有雜色飾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弁，皮弁也。騏，騏文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馬之青黑色謂之騏，此字從馬，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。《顧命》云『四人騏弁執戈』，注云：『青黑曰騏。』弁類多矣，知此是皮弁者，以其韋弁以即戎，冠弁以從禽，弁絰又是弔凶之事，且不得與絲帶相配，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鳲鳩常言在桑，其子每章異木，言子自飛去，母常不移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，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，是以居一以俟之，而無不及者。」〇李氏曰：「若母無常處，則其子不知所在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其帶伊絲，其弁伊騏，言有常度，不差忒也。」〇《周禮·弁師》注，大鄭引《詩》作「其弁伊綦」。

鳲鳩在桑，其子在棘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不忒。他得反。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

朱氏曰：「忒，差忒也。有常度而其心一，故儀不忒，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。《大學》：『傳曰：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後民法之也。』」

鳲鳩在桑，其子在榛。側巾反。淑人君子，正是國人。正是國人，胡不萬年！

榛，解見《定之方中》。〇鄭氏曰：「胡不萬年，人欲其壽考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四方之遠，猶且觀而象之，況國人，安得不祝而頌之乎？」

《鳲鳩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下泉》，思治也。曹人疾共公侵刻，下民不得其所，憂而思明王賢伯也。

程氏《易·剥》上九傳曰：「諸陽消剥已盡，獨有上九一爻尚存，如碩大之果，不見食，將有復生之理。上九亦變，則

純陰矣。然陽無可盡之理，變於上則生於下，無間可容息也。陰道極盛之時，其亂可知。亂極則自當思治，故衆心願戴於君子，君子得輿也。《詩·匪風》、《下泉》所以居變風之終也。」陳氏曰：「亂極而不治，變極而不正，則天理滅矣，人道絶矣。聖人於變風之極，則係之以思治之詩，以示循環之理，以言亂之可治，變之可正也。」

《匪風》、《下泉》，雖皆思周道之詩，然《匪風》作於東遷之前，此一時也。《下泉》作於齊桓之後，此又一時也。

冽音列。彼下泉，浸彼苞稂。音郎。愾苦愛反。我寤嘆，念彼周京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冽，寒也。下泉，泉下流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苞，叢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稂，童粱。」孔氏曰：「稂，一名童粱，是禾之秀而不實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愾，嘆息之意。寤，覺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周京與京周、京師一也，因異章而變文耳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泉之潤物，猶政令膏澤之及人。泉寒冽則不能潤物，在下則不能及物，浸漬則害物。苞，叢生之茂者。乃反害之，是皆不得其所也，慨然既寤而嘆，念周道之衰也，所謂思明王之時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浸作寖，曰：「本又作浸。」

冽彼下泉，浸彼苞蕭。愾我寤嘆，念彼京周。

毛氏曰：「蕭，蒿也。」山陰陸氏曰：「即白蒿，葉白，莖粗，斜生，❶多者如數十莖，有香氣，故祭祀以脂爇之。」

冽彼下泉，浸彼苞蓍。音尸。愾我寤嘆，念彼京師。

朱氏曰：「蓍，筮草也。」陸璣《蟲魚疏》曰：「似藾蕭，青色，科生。」○京師，解見《公劉》。

芃芃薄工反。黍苗，陰雨膏古報反。之。四

❶「斜」，疑當作「科」。《毛詩正義·采葛》作「科」。

國有王，郇音荀。伯勞力報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芃芃，美貌。郇伯，郇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富辰稱『畢、原、酆、郇，文之昭也』，嫌是伯爵，故言『郇伯，郇侯也』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郇伯，故方伯之有功者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黍苗既芃芃然矣，而又有陰雨以膏之；四國既有王矣，而又有郇伯以勞之。傷今之不然也。」曾氏曰：「四國有明王，郇伯又勞之，今咸無焉。」

《下泉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曹國四篇，十五章，六十八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

豳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豳者，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，自邰而出，所徙戎狄之地名，今屬右扶風栒邑。孔氏曰：「《周本紀》云：『舜封后稷于邰。』杜預云：『豳在新平漆縣東北。邰，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。』邰近而豳遠，從内出外，故言出。」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，竄於此地，猶修后稷之業，勤恤愛民，民咸歸之，而國成焉。孔氏曰：「《國語》云：『昔我先王世后稷，以服事虞夏。及夏之衰，棄稷不務，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，而自竄於戎狄之間。』不窋，后稷之子也，韋昭注《國語》，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，公劉乃不窋之孫，不應亦當太康之世。」其封域在《禹貢》雍州岐山之北，原隰之野。孔氏曰：「大王始入，居岐之陽，明豳在岐山之北。《公劉》之篇説公劉居豳，度其原隰以治田，是豳居原隰之野。」至商之末世，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。成王之時，周公居東，思公劉居豳，憂念民事至苦之功，以比序己志，故別其詩，以爲豳國變風焉。」孔氏曰：「周公，王朝卿士，不得專名一國，因其上陳豳公，故爲豳之變風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周公遭流言居東，作《七月》之詩，成王悟而迎之，以致太平，故大師述其詩，爲豳國之風焉。」○《文中子》：「程元問曰：『敢問《豳風》何風也？』文中子曰：『變風也。』元曰：『周公之際，亦有變風乎？』『君臣相誚，其能正乎？成王終疑，則風遂變矣。非周公至誠，其孰能卒正之哉？』元曰：『居變之末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夷王以下，變風不復正乎？夫子蓋傷之也，故終之以《豳風》，言變之可正也。唯周公能之，故繫之以正。變而正，危而克扶，

終始不失其本，其惟周公乎？繫之豳，遠矣哉！』」劉氏曰：「《豳風》者，名之爲豳，實周公詩耳。周者，畿内國也。畿内諸侯上繫於王，不得國別風也。何不編於魯？魯者，伯禽封耳，周公不之魯也。周公作詩，意在於豳，而周公之詩，無所可繫，故因謂之豳也。何以不列之於雅？曰：『列之於雅，是爲變雅。成王雖始疑周公，而終任之，君臣之道，亦無間矣。君子成人之美，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，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。』」○范氏曰：「《豳》居於《風》、《雅》之間，何也？《風》之所爲終，而《雅》之所爲始也。變風終於《曹》，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，於是次之以《豳》，反之於周公。而後至於《鹿鳴》，言周之所以盛者，由周公也。」

《七月》，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，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。鄭氏曰：「周公遭變者，管、蔡流言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七月》大意，憂思深遠，不惟《豳風》當如此。又成王中變，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。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，民之勞力趨時，稼穡之艱難如此。此詩多陳節物，大要言歲序之遷，人事當及時耳。所言或與《月令》異者，《月令》多舉其始，此但言其有時，不必始有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，而思奉承之不易，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仰觀星日霜露之變，俯察蟲鳥草木之化，以知天時，以授民事，女服事乎内，男服事乎外，上以誠愛下，下以忠利上，父父子子，夫夫婦婦，養老而慈幼，食力而助弱，其祭祀也時，其燕饗也節，此《七月》之義也。」○後漢王充《潛夫論》曰：❶「《七月》之詩，大小教之，終而復始，由此觀之，人固不可恣也。」楊氏曰：「先王之政，使民男女終歲勤動，未常休也。雖淫僻之心，何自萌蘖哉？而獻享之

❶「王充」，爲「王符」之誤，文見《潛夫論・浮侈》。

禮，孝愛之誠，隆於自然，此所以皡皡莫知爲之者也。周公陳王業之致，特在乎此。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《七月》備言田桑之事，以其興本於是故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此詩所記，苟非井邑其民，鄉黨其教，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，未易集也。」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觱音必。發，二之日栗烈。無衣無褐，音曷。何以卒歲？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。同我婦子，饁炎輒反。彼南畝，田畯音俊。至喜。

張氏曰：「《七月》之詩，皆以夏正爲斷。」朱氏曰：「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爲紀。」❶○范氏曰：「『何以卒歲』，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火，大火也。流，下也。《公羊傳》曰「大辰者，大火也」，何休注：「大火謂心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『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』，服虔云：『火，大火，心也。季冬十二月，平旦，正中在南方，大寒退。季夏六月，黄昏，火星中，大暑退。』《左傳》又曰『火猶西流』，謂火下爲流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，當東西之中，至七月之昏，則下而西流矣。」九月霜始降，可以授冬衣矣。一之日，十之餘也。一之日，周正月也。二之日，殷正月也。孔氏曰：「一之日、二之日，猶言一月之日、二月之日，故傳言一之日者，是乃十外之餘。❷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，更有餘月，還以一二紀之也。周正月，斗建子之月也。殷正月，斗建丑之月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一之日，猶云冬之日、夏之日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言月又言日，別無義例，只是文順。」觱發，風寒也。栗烈，寒氣也。」王氏曰：「風而寒，尚非其至也。無風而寒，於是爲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褐，毛布也。孔氏曰：「褐，賤者所服。今夷狄作褐，皆織毛爲之。」卒，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三之日，夏正月也。孔氏曰：「斗建寅之月也。」豳土晚寒。于耜，始修耒耜也。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：『季冬，命農修耒耜。孟春，天子躬耕帝籍。』豳土寒晚，温亦

---

❶ 「夏」，原作「人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改。

❷ 「外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月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分」。

晚，故修耒耜始耕，皆校中國一月也。于，訓爲於。」四之日，周四月也。孔氏曰：「夏之二月，斗建卯之月也。」民無不舉足而耕矣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同我婦子，我婦我子，同來致餉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饁，饋也。田畯，田大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言》云『畯，農夫也』，孫炎曰：『農夫，田官也。』郭璞曰：『今之嗇夫是也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，餘章廣而成之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歲過中而行暮矣，當有卒歲之具，禦冬之備，故以『七月流火』爲首。」張氏曰：「周人慮事有豫，《七月》之詩，常於半年前提掇，故頻舉七月爲言。」〇范氏曰：「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，九月則不可無衣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此二正之月，人之無衣無褐，將何以卒歲乎？」朱氏曰：「言所以授衣，爲是故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孔子曰：『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憂患乎？』先王教民農桑，以爲衣食，非以充欲，所以備患也。是故將言衣之本，則著寒之候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農夫在田，婦子往饋，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。」孔氏曰：「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，使衣食充足，寒暑及時，民奉上教，知其早晚，各自勸勉，以勤事業，故『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』，及『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』，此述民人之志，非序先公號令之辭。」〇范氏曰：「民生本乎衣食，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。禮義之所以起，孝悌之所以生，教化之所以成，人情之所以固也。故勤儉之俗，莫如《豳風》。」〇董氏曰：「觱發，《說文》作滭泼。栗烈，《集注》作栗冽。按：烈從火，不得爲寒氣。」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載陽，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遲遲，采蘩祁祁。巨之反。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。

鄭氏曰：「載，則也。陽，溫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倉庚，離黃也。孔氏曰：「即《葛覃》黃鳥也。」」懿筐，深筐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遵，循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微行，牆下徑也。五畝

之宅，樹之以桑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柔桑，穉桑也，蠶始生，宜穉桑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遲遲，舒緩也。孔氏曰：「遲遲者，日長而暄之意。人在陽則舒，在陰則慘，遇春暄則四體舒泰，覺晝景之稍長，謂日行遲，故以『遲遲』言之。」蘩，皤蒿也，❶所以生蠶。孔氏曰：「白蒿所以生蠶，今人猶用之。」○山陰陸氏曰：「今洗蠶種尚用蒿。」祁祁，衆多也。程氏曰：「《韓奕》：『諸娣從之，祁祁如雲。』」傷悲，感事苦也。春女悲，秋士悲，感其物化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既感事苦，又感陽氣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殆，庶幾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公羊傳》説築王姬之館，云：『於群公子之舍，則以卑矣。』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，將言女功之始，故又本於此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以九月授衣也，故春日載陽，則求桑而蠶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春日則以温矣，又有鳴者，是倉庚也。於此之時，女執持深筐，循彼微細之徑，求柔穉之桑，以養新生之蠶。因言養蠶之時，女有傷悲之志，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，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，女心感蠶事之勞苦、時物之變化皆傷悲，有與公子同嫁之志。」程氏曰：「再言『春日遲遲』者，此道人情之感時也。女勤力蠶事，蓋所以爲衣裝之備，庶幾得如富貴之子，及時而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殆及公子同歸，見其上下之情，交相忠愛如此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此章次於耕事者，重昏嫁，本人情。」范氏曰：「男莫不耕，女莫不蠶，則衣食之本立矣。昏姻以時，則男女正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殆作迨，曰：「音待，始也。」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户官反。葦。韋鬼反。蠶月條佗彫反。桑，取彼斧斨，七羊反。以伐遠揚，猗於宜反。彼女桑。七月鳴鵙，圭覓反。八月

❶「皤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白」。

載績。載玄載黃，我朱孔陽，爲公子裳。

毛氏曰：「亂五患反。爲萑，葭音加。爲葦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云亂，似葦而小者，初生者爲菼，長大爲亂，成則名爲萑。初生爲葭，長大爲蘆，成則名爲葦。」豫畜萑葦，可以爲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季春云『具曲植筐筥』，注云：『曲，薄也。植，槌也。』薄用萑葦爲之。」○植，直吏反。槌，直追反。○程氏曰：「蠶月，當蠶長之月也。計歲氣之早晚，不可指定幾月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蠶月非一月，故不指言某月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條桑，枝落之，采其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斨，方銎曲容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《破斧》傳曰：『隋銎曰斧，方銎曰斨。』然則斨即斧也，唯銎孔異耳。」遠，枝遠也。揚，條揚也。孔氏曰：「遠者，謂長枝去人遠也。揚，謂長條揚起者，皆手所不及，故枝落之而采其葉。」角而束之曰猗。鄭氏曰：「女桑少枝，❶長條不枝落，束而采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譬如捕鹿，晉人角之，諸戎掎之。』然掎、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，故云角而束之曰猗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齊詩》『猗彼女桑』作掎，蓋掎而束也。毛傳亦曰『角而束之』，則毛亦爲掎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取葉存條曰猗。猗，長也。葉盡，則條猗猗其長也。」女桑，荑徒奚反。桑也。郭璞曰：「今俗呼小而長條，謂之女桑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女是人之弱者。女桑，柔桑也。」鵙，伯勞也。」鄭氏曰：「伯勞鳴，將寒之候也。五月則鳴，豳地晚寒，鳥物之候，從其氣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豳處西北，寒氣之來，大率晚耳。『八月其穫』、『七月食瓜，八月剝棗』、『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』，如此之類，皆與中國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績，緝麻之名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玄，黑而有赤也。朱，深纁也。祭服玄衣纁裳。孔氏曰：「《易·下繫》云『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，蓋取諸乾坤』，注云：『乾爲天，坤爲地，天色玄，地色黃，故玄以爲衣，黃以爲裳。』土寄位於南方，南方故云『用纁』，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。《考工記·鍾氏》則染纁術也，染玄則史傳闕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《周官·染人》『秋染夏』，夏，五色也。蓋於是時也，五色皆可以染，故『載玄載黃，我朱孔陽，爲公子裳』也。」陽，明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朱色光明。」○鄭氏

❶「桑」，原作「柔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曰：「七月流火，將言女工自始至成，故亦又本於此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民知將寒之候，八月萑葦既成，畜之以擬蠶用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蠶長之月，當枝落桑，則用斧斨，亦預備其器具也。伐遠揚，猗女桑，皆用斧斨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七月鳴鵙，八月載績，絲事畢，而麻事起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，或玄或黃，而其朱者尤鮮明。」王氏曰：「染以朱孔陽爲難，言『我朱孔陽』，則玄黃不足道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蓋所以供公上，爲公子之衣裳故也。『爲公子裳』、『獻豜于公』，皆此義也。民之知義如此，則美俗成矣。」張氏曰：「『我朱孔陽』，則己欲爲公子裳。『取彼狐貍』，則己欲爲公子裘。『春日遲遲，采蘩祁祁』，則『迨及公子同歸』。民愛豳公，待之如家人，其愛之深如此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豈非至誠惻怛之意，上以是施之，下以是報之乎？言裳而不及衣，特便其韻耳。」

「八月載績，載玄載黃，我朱孔陽，爲公子之裳」，孔穎達謂「績麻爲布，民自衣之。玄黃之色，施於祭服。朱則爲公子之裳」，非也。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，如玄冕，豈不用玄乎？

四月秀葽，於遥反。五月鳴蜩。徒彫反。八月其穫，户郭反。十月隕于敏反。蘀。音託。一之日于貉，户各反。取彼狐貍，力之反。爲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載纘子管反。武功。言私其豵，子公反。獻豜古牽反。于公。

毛氏曰：「不榮而實曰秀。葽，葽草也。《爾雅·釋草》云：「華，榮也。木謂之華，草謂之榮，不榮而實者謂之秀。」蜩，螗也。孔氏曰：「《方言》曰：『楚謂蟬爲蜩，宋、衛謂之螗蜩。』」穫，禾可穫也。隕，墜。蘀，落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隕蘀，十月木葉皆隕落也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皮葉落陊地爲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于，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于貉，謂取狐貍皮也。狐貉之厚以居，孟冬，天子始裘。」董氏曰：「齊東郭書衣貍製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『孟冬，天子始裘』，《月令》文。言自此以

後，臣民亦服裘也。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，爲來年用之。皮革踰歲乾，久乃可用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其同，謂會聚共事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君臣及民，因習兵俱出田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唯田國人竭作，故曰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不用仲冬，亦豳地晚寒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纘，繼。功，事也。豕一歲曰豵，三歲曰豜。大獸公之，小獸私之。」〇孔氏曰：「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，故四章陳女功之助，取皮爲裘，以助布帛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秀葽也，鳴蜩也，穫禾也，隕蘀也，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，物成自秀葽始。」張氏曰：「秀葽者，物成之初。鳴蜩者，歲秋之漸。」〇王氏曰：「隕蘀則鳥獸氄毛，於是乎可以取皮，故以隕蘀爲取貉狐貍之候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既言捕取狐貍，因說田獵之事。至二之日，君民俱出田獵，則繼纘武事，年常習之，使不忘戰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獻豜于公，亦愛其上之無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獨說冬獵者，以取皮在冬，且大閱禮備故也。」貉，狐貉之居也。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，亦以五穀不生，狐貍之所聚也。讀作「貉道」之貉亦通。

五月斯螽音終。動股，六月莎素和反。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。穹起弓反。窒珍悉反。熏許云反。鼠，塞向墐音覲。户。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。

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斯螽，蝗類，長而青，長角長股，股鳴者也。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，聞數十步。莎雞，如蝗而班色，毛翅數重，其翅正赤，六月中飛而振羽，索索作聲。」毛氏曰：「莎雞羽成而振訊之。」〇李氏曰：「《考工記》云：『以股鳴者，以翼鳴者。』以股鳴者，斯螽是也。以翼鳴者，莎雞是也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屋四垂爲宇。《韓詩》云：『宇，屋霤也。』」朱氏曰：「宇，簷下也。」〇蟋蟀，解見《唐·蟋蟀》。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季夏云『蟋蟀居

壁』，是從壁内出在野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穹，窮。窒，塞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熏鼠，令出其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向，北出牖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士虞禮》云『祝啓牖鄉』，注云：『鄉、牖一名也。爲寒之備，不塞南窻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塞向以當北風。」墐，塗也。庶人蓽户。」孔氏曰：「蓽户，以荆竹織門，以其荆竹通風，故泥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穹窒墐户，文在十月之下，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嗟者，憫憐之辭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改歲者，以仲冬陽氣始萌，❶可以爲年之始。」又曰：「若揔言一歲之事，則寒暑一周，又爲終歲，故上言『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』。」○范氏曰：「五月日短至而陰生，斯螽動股，莎雞振羽，氣使之然也。陰陽之氣，積微而爲寒暑，君子之戒民也蚤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自『七月在野』至『十月入我牀下』，皆謂蟋蟀也。將寒有漸，非卒來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蟲既近人，大寒將至，故塗塞其室，又告妻子，言我所以爲此者，爲改歲大寒，當入此居處也。」《前漢·食貨志》曰：「春令民畢出在壄，冬則畢入於邑。其《詩》曰：『四之日舉趾，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。』又曰：『十月蟋蟀入我牀下，嗟我婦子，聿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。』所以順陰陽，備寇賊，習禮文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此章見老者之愛。」

《豳詩》陳先公風化，而載其民言，曰「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」，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，商、周特舉而迭用之爾。

六月食鬱及薁，於六反。七月亨普庚反。葵及菽。音叔。八月剥普卜反。棗，十月穫稻，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，九月叔苴。七餘反。采荼音徒。薪樗，勑書反。食音嗣。我農夫。

❶「陽」，原作「寒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毛氏曰：「鬱，棣大計反。屬。薁，蘡薁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棣，其樹高五六尺，其實大如李，食之甜，一名車下李。蘡薁者，亦是鬱類，而小別耳。晉《宮閣銘》云：『華林園中有車下李、薁李。』車下李即鬱，薁李即薁。」○蘡，於盈反。○《爾雅》注曰：「葵，承露也，大莖小葉，華紫黄色。」李氏曰：「可茹，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菽，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剝，擊也。孔氏曰：「棗須就樹擊之。」春酒，凍丁貢反。醪老刀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此酒凍時醪之，即《酒正》三酒中清酒也。」○《月令》「仲冬，麴蘖必時」，❶注云：「古者穫稻而漬米麴，至春而爲酒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夏不可以釀，故爲此酒以繼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介，助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介，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眉壽，毫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，故知眉謂毫眉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壺，枯者可爲壺，嫩者可供茹。八月宜斷其梢，令勿復花實，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，今民尚爾。」孔氏曰：「壺與食瓜連文，謂甘瓠可食者也。」張氏曰：「食瓜斷壺，皆去圃爲場之漸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叔，拾也。苴，麻子也。」《爾雅》曰「䕡，枲實」，注：「《禮記》曰：『苴，麻之有實也。』」○䕡，扶刃反。枲，息似反。○孔氏曰：「叔苴，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。」○荼，解見《谷風》。○毛氏曰：「樗，惡木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樗唯堪爲薪，故曰惡木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衣裘具矣，居室安矣，老者之養，不可以無加也。農夫之勤其養，不可以不蓄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自『六月食鬱及薁』已下，果蔬棗酒，皆爲養老之具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眉壽衰矣，養氣體焉以助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果酒嘉蔬，以養老疾，奉賓祭。介眉壽者，頌禱之辭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『七月食瓜』以下，皆爲壯者之食，故云『食我農夫』。鄭氏曰：「瓜瓠之蓄，麻食之糝，乾荼之菜，惡木之薪，養農夫之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瓜瓠苴荼，以爲常食。少長之義，豐

❶「蘖」，《禮記正義》作「糵」，當據改。

儉之節然也。」

九月築場圃，十月納禾稼。黍稷重直容反。穋，音六。禾麻菽麥。嗟我農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執宮功。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徒刀反。亟紀力反。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

鄭氏曰：「場圃同地，物生之時，耕治之以種菜茹。至物盡成熟，築堅以爲場。」毛氏曰：「春夏爲圃，秋冬爲場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蹂踐禾稼，則謂之場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納，謂納於場。」○禾，解見下。○孔氏曰：「種植嘉穀名爲稼。」李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禾之秀實者爲稼。一曰在野曰稼。』」○黍稷，解見《黍離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後熟曰重，先熟曰穋。」董氏曰：「鄭衆曰：『先種後熟謂之重，後種先熟謂之穋。』按《説文》，種音童，❶所謂重也。穜音衆，所謂蓺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禾邊作重，是重穋之字。禾邊作童，是種蓺之字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再言禾者，以禾是大名，非徒黍、稷、重、穋四種而已。其餘稻秫苽粱之輩，皆名爲禾。麻與菽、麥則無禾稱，故於麻、麥之上，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同，言已聚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所納之備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納於場者，無所不備，則我稼同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入爲上，出爲下。」李氏曰：「田野入都邑，故謂之上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上入，遷入都邑之居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宮功，公室之役也。」董氏曰：「蓋官府之役也。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，其此謂乎？」○鄭氏曰：「爾，汝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宵，夜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綯，所用蓋屋。」毛氏曰：「綯，絞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綯，繩之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女當晝日往取茅歸，夜作絞索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亟，急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乘，升也。」程氏曰：「乘屋，蓋治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急當治野廬之屋。」孔氏曰：「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，以待耘耔之時。上云『塞向墐户』，是都邑之屋，故知

❶「種」，原作「穜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此所治屋者，民治野廬之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各入保城，故野廬之居閑，可以治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播，種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此章言農夫稼同，則思上入執宮功，不待督責，自相戒以亟乘屋，而播百穀，亦未嘗休息也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民事不可緩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』」范氏曰：「亟其成屋，趨時之急也。其急何也？其始播百穀故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天運而不息，人勤而不已，故『我稼既同』，則又將始播殖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如《易》所謂『終則有始』者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此章終始農事，以極憂勤艱難之意。」

二之日鑿冰沖沖，直弓反。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。陰。四之日其蚤，音早。獻羔祭韭。音久。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徒歷反。場。朋酒斯饗，曰殺羔羊。躋子奚反。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虢彭反。萬壽無疆。

《周官·凌人》曰：「正歲十有二月，令斬冰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冰盛水腹堅，則命取冰於山林。沖沖，鑿冰之意。」孔氏曰：「沖沖，非貌非聲，故云鑿冰之意。《月令》：『季冬冰方盛，水澤腹堅，命取而藏之。』」○《左傳》曰「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，深山窮谷，固陰沍寒，於是取之」，注：「陸，道也。謂夏十二月，日在虛危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豳土晚寒，故可夏正月藏冰。」又曰：「《凌人》十二月斬冰，即以其月納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豳土寒多，故正月風未解凍，冰猶可藏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凌陰，冰室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仲春陽氣出地，冰依禮須開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，夏頒冰，是其後用時也。」《周官·凌人》：「夏頒冰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西陸朝覿而出之。《三統術》：『四月立夏節，日在畢十二度，星去日半次然後見，是立夏之日。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，❶昴星得朝見也。』二月開冰，公始用之，未賜臣

❶「昴」，原作「昴」，據宮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「昴」字同。

也。至于夏初，其出之也，朝之祿位，賓食喪祭，於是乎普用之，乃是頒賜臣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：『仲春，天子乃獻羔開冰，先薦寢廟。』祭韭者，蓋以時韭新出，故薦之。」鄭氏《凌人》注云：「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肅，嚴氣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滌，掃也。場功畢入也。兩樽曰朋。」孔氏曰：「設兩樽之朋酒，斯爲飲酒之饗禮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相命曰殺羔羊。躋，升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公堂，人君之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稱，舉也。」○兕觥，解見《卷耳》。○毛氏曰：「疆，竟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七章言收斂之事，所以成首章也。衣食已具，卒章乃言備暑藏冰，飲酒相樂。」鄭氏曰：「上章備寒，故此章備暑，后稷先公禮教備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備寒所以爲下也，備暑所以爲上也。寒者，民之所患也，故先之，所以急民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藏冰所以備暑，而開冰必以仲春，所以順時氣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民忠愛其君之甚，相戒以速畢場功，當自殺羔羊獻公，以酒祝之萬壽。」

豳之先公，國容未備，無君民之間，故曰：「朋酒斯饗，曰殺羔羊。躋彼公堂，萬壽無疆。」

《七月》八章，章十一句。

《鴟尺之反鴞于嬌反》，周公救亂也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，公乃爲詩以遺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焉。鄭氏曰：「未知周公之志者，未知其欲攝政之意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管、蔡流言，使成王疑周公，周公雖已滅之，然成王之疑未釋，則亂未弭也。故周公作此《鴟鴞》之詩以遺王，而告以王業艱難，不忍毀壞之意，所以爲救亂也。」

《書》曰：「武王既喪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：『公將不利於孺子。』❶周公

❶「孺」，原作「儒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尚書正義》改。

乃告二公曰：『我之弗辟，則無以告我先王。』周公居東二年，則罪人斯得。于後，公乃爲詩以貽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，王亦未敢誚公。」歐陽氏曰：「《金縢》言周公先攝政，中誅管、蔡，後爲詩以貽王。鄭氏謂先爲冢宰，中避而出，作詩貽王。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、蔡，非也。」

鴟鴞鴟鴞，既取我子，無毁我室。恩斯勤斯，鬻由六反。子之閔斯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鴟鴞，鸋鴂。」郭璞曰：「鴟類。」〇山陰陸氏曰：「先儒以鴟鴞爲巧婦，以《爾雅》觀之，宜如璞義。蓋《爾雅》言『鴟鴞，鸋鴂』，繼言『狂，茅鴟，怪鴟。梟，鴟』，則鸋鴂亦梟之類也。」〇吕氏曰：「鴟鴞，惡聲之鷙鳥也。《詩》『有鴞萃止』，又『翩彼飛鴞』，又『爲梟爲鴟』，蓋梟之類。」〇鸋音寧，鴂音決。怪，古拜反。梟，古堯反。〇歐陽氏曰：「鳥之愛其巢者，呼鴟鴞而告之。」程氏曰：「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室，猶巢也。言已取我子，幸無毁我巢。我巢積日累功，作之甚苦，故愛惜之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今鴟多攫鳥子而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恩，愛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鬻，育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鬻養此子，誠可憫憐，今既取之，其毒甚矣，況又毁我室耶！」本程氏說。〇程氏曰：「鴟鴞謂爲惡者，子喻管、蔡，室喻王室。」朱氏曰：「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。」〇吕氏曰：「殷民欲叛，馮附二叔之親，欺惑其人，使之流言云：『周公將不利於孺子。』欲王取信兄弟之言，中傷周公，謀危王室也。故周公曰：『管、蔡，親也。爾既以惡汙染，使陷於罪，是汝殷民入吾國，害我兄弟矣，又欲危王室，則不可也。』」范氏曰：「成王幼弱，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，周公苟不攝政，則禍亂將作而毁周室矣，故曰：『無毁我室。』與王室同安危故也。」

鸋鴂，鴟鴞之别名。郭景純、陸農師所解皆得之。《方言》云「自關而東謂桑飛曰寧鴂」，此乃陸璣《疏》所謂「巧婦，似黄雀而小」，其名偶與鴟鴞之别

名同，與《爾雅》之所載實兩物也。毛、鄭誤指以解詩。歐陽氏雖知其失，乃併與《爾雅》非之，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。「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閔斯。」言我恩愛勤苦，育養此子，誠可憫惻也。周公謂管、蔡爲子者，爲周家語殷民之辭也。

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音杜。綢直留反。繆莫侯反。牖户。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。

毛氏曰：「迨，及也。徹，剥也。朱氏曰：「徹，取也。」桑土，桑根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綢繆，猶纏綿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牖者，巢之通氣處。户，其出入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下民，巢下之民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，深至如此，而尚或侮之。」朱氏曰：「亦爲鳥言，及天之未陰雨之時，而往取桑根，以纏綿其巢之隙穴，使之堅固，以備陰雨之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以勤勞之，故惜此室巢。今巢下之民，或敢侮慢我，欲毁我巢室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，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，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桑土，《韓詩》作杜。《方言》云：『東齊謂根曰杜。』」董氏曰：「石經作桑杜。《方言》云：『荄、杜，根也。』」

予手拮音吉。据，音居。予所捋力活反。荼，音徒。予所蓄租。子胡反。予口卒瘏，音徒。曰予未有室家。

毛氏曰：「拮据，撠京劇反。挶俱局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撠，持也。』撠挶，謂以手爪挶持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捋，取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荼，萑苕音條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薍爲萑。萑苕，謂薍之秀穗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荼，苕華，可藉巢者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蓄，積。租，取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與『租賦』之租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卒，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瘏，病也。手病口病。」孔氏曰：「口病，明手亦病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口足爲事曰拮据。』」○鄭氏曰：

「我作之至苦如是者，曰我未有室家之故。」朱氏曰：「亦爲鳥言，所以拮据捋荼，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，以巢之未成也。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，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。」

予羽譙譙，在消反。予尾脩脩。❶素彫反。予室翹翹，祁消反。風雨所漂匹遥反。搖，予維音嘵嘵。呼堯反。

毛氏曰：「譙譙，殺色界反。也。脩脩，敝也。孔氏曰：「鳥之羽尾疲勞之狀。」翹翹，危也。嘵嘵，懼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音嘵嘵然，恐懼告愬之意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爲室之勞，至於羽殺尾敝，室成而風雨漂搖之，則其音得無急乎？」朱氏曰：「翹翹，成而未定也。風雨又從而漂搖之。以比己既勞悴，王室未安，而多難乘之。則其作詩以喻王，亦不得而不汲汲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周公之詩，所以辭哀而意切也。」○《釋文》脩脩作翛翛。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，云：「定本消消作翛翛。」

《鴟鴞》四章，章五句。

《東山》，周公東征也。周公東征，三年而歸，勞力報反。歸士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也。一章言其完也，二章言其思也，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。也，四章樂音洛。男女之得及時也。君子之於人，序其情而閔其勞，所以説音悦。也。説以使民，民忘其死，其唯《東山》乎？李氏曰：「周在豐鎬，管、蔡挾三監叛，其地在王室之東。周公自東而征之，則是自西而東，故謂之東征。二年而罪人斯得，至歸周則三年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完，謂不與敵戰，歸士完全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思，謂念其勤勞，思其廬室荒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室家之望汝，謂歸士未反，室家思望。民有勞苦，唯恐君上不知。今序其情，閔其勤勞，則民皆喜悦，忘其勞苦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，上之人乃先其未發，而歌詠以勞苦之，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？夫古之人，上下之際，情志交孚，雖家人父子之相語，無以過此。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，而無一旦土崩之勢

❶「脩脩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作「翛翛」。下一「脩脩」同。

也與。」

我徂東山，慆慆徒刀反。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莫紅反。我東曰歸，我心西悲。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户剛反。枚。莫杯反。蜎蜎烏玄反。者蠋，音蜀。烝在桑野。敦都迴反。彼獨宿，亦在車下。

程氏曰：「東山，所征之地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慆慆，言久也。」陳氏曰：「慆，慢也，有流而不止之意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零雨，零落之雨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濛，雨貌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濛，微雨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止使人毋爲謂之勿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士，事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行，陳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枚，微也。孔氏曰：「微者，其物微細也。《大司馬》大閲云『遂鼓，銜枚而進』，注云：『枚，如箸，銜之有繣結項中，軍法止語，爲相疑惑。』」〇箸，直慮反。繣，户卦反。蜎蜎，蠋貌。桑蟲也。」❶孔氏曰：「《釋蟲》云『蚅，螐蠋』，樊光引此詩。」〇郭璞曰：「大蟲，如指，似蠶。《韓非》云蠶似蠋。」〇蚅，烏木反。❷螐，音烏。〇程氏曰：「烝，猶云升也。蠋在葉中，故云烝在桑野。」朱氏曰：「烝，發語聲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敦，獨處不移之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獨宿於車下。」王氏曰：「古之所以用車戰者，謂其車戰，則將卒有所蔽倚，止則爲營衛，與塹栅無以異，兵械衣服之屬，皆可以載其中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序歸士之情也。我往之東山，既久勞矣，歸又道遇雨濛濛然，是尤苦也。」董氏曰：「我徂東山，記其地也。慆慆不歸，記其久也。我來自東，記其還也。零雨其濛，記其時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人之情憚往而樂歸，於其歸猶閔其遇雨，則其往可知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濛濛之時，覊旅愁慘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東征之士，皆西人也。方其在東，未嘗不曰歸耳。而未可以歸，故其心念西而悲。」毛氏曰：「我心西悲，公族有辟，公親素服，不舉樂，爲之變，如其倫之喪。」〇范氏曰：「征役久則衣敝。制彼裳衣，歸士之情也。」〇朱氏

❶「桑」上，《毛詩正義》阮元《校勘記》謂當有「蠋」字。
❷「木」，《經典釋文·爾雅音義》作「革」，當據改。

曰：「其在塗也，覩物起興而自嘆曰：『彼蜎蜎者蠋，則在桑野矣。此敦然而獨宿者，則亦在車下也。』」程氏曰：「蠋卷在桑葉中居，如士卒之獨處，敦然獨處於車下也。」○《説文》蠋作蜀。

「勿士行枚」，亦歸士之情也。自幸全身而歸，願勿從事於行陳也，所謂「序其情而閔其勞」也。毛氏傳「我心西悲」，雖不合經旨，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。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果蠃力果反。之實，❶亦施羊豉反。于宇。伊威在室，蠨音蕭。蛸所交反。在户。町他頂反。畽他短反。鹿場，熠以執反。燿以照反。宵行。不可畏也，伊可懷也。

毛氏曰：「果蠃，栝樓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云：『果蠃之實，栝樓。』葉如瓜葉形，兩兩相值，齊人謂之天瓜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施，延也。果蠃蔓生，延施于宇下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伊威者，壁落間小蟲也，無人掃則出行于室。蠨蛸者，小蜘蛛也，無人行則結網當户。」毛氏曰：「伊威，委黍也。蠨蛸，長踦也。」○委，於爲反。踦，起宜反。○孔氏曰：「伊威名委黍，别名鼠婦，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，似白魚者是也。長踦，小蜘蛛長脚者，俗呼爲喜子。此蟲來着人衣，當有親客至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町畽，廬傍畦壠，爲麋鹿之場也。」王氏曰：「『町畽鹿場』者，町畦村畽之中，無人焉，故鹿以爲場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區種法》曰：『伊尹作爲區田，一畝之中，地長十八丈，分十八丈作十五町，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，畽爲田里所聚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本草》：『熠燿，一名螢火。』陳思王《螢火論》曰：『秋陰沈數雨，螢火夜飛之時也。』故云宵行。」朱氏曰：「螢火夜飛，其光熠燿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熠燿自是一種，蓋蟲也。夜行地上如蠶，而喉下明如螢，故曰宵行。」○程氏曰：「『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

❶「蠃」，原作「羸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』，其在外之久，往來而勞，每章重言，見其感念之深。丁夫于役，田事廢，室廬遂荒，果蠃以下是也，在彼思念其如此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室中久無人，故有此五物，是不足可畏，乃可爲憂思耳。」李氏曰：「此五物非可畏，但起人懷思之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則述其歸未至，而思家之情也。」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鸛古玩反。鳴于垤，田節反。婦嘆于室。洒埽穹窒，我征聿至。有敦徒端反。瓜苦，烝在栗薪。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。

鄭氏曰：「鸛，水鳥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鸛，雀也。似鶴而大，長頸赤喙，白身，黑尾翅。」將陰雨則鳴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垤，螘魚綺反。塚也。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。鸛好水，長鳴而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螘輩土爲塚以避濕。將欲陰雨，水泉上潤，故螘避濕而上塚。鸛是好水之鳥，知天將雨，故長鳴而喜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垤是丘垤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洒，灑。埽，拚甫問反。也。《類篇》曰：「埽，除也。」穹窒，窮塞鼠穴也。」程氏曰：「穹窒，謂鼠穴也。穹，空者。窒，所壅土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有敦，圓成之狀。瓜苦，瓜之苦者，延蔓栗薪之上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栗，周土之所宜木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有陰雨之候，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。鄭氏曰：「行者於陰雨尤苦，婦念之，則嘆於室也。」又計其行之久，念其將至。我征聿至，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。王氏曰：「聿，隨也。」念其將至而灑埽，復恨其留繫之久，見其思望之情切也。瓜之苦者人所不取，常在其所，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。自我不見，今三年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栗，《韓詩》作漻，力菊反，衆薪也。」

婦人埽洒以待夫之至，顧見苦瓜繫於栗薪，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，嘆曰：「自我不見，今三年矣。」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倉庚于飛，熠燿其羽。之子于歸，皇駁邦角反。其馬。親結其縭，九十其儀。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何？

鄭氏曰：「倉庚仲春而鳴，嫁娶之候也。熠燿其羽，羽鮮明也。歸，嫁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黄白曰皇，孔氏曰：「謂馬色有黄處，有白處。」駵白曰駁。孔氏曰：「謂馬色有駵處，有白處。駵，赤色也。」縭，婦人之褘許韋反。也。母戒女施衿其鴆反。結帨。孔氏曰：「《昏禮》言『結帨』，此言『結縭』，則縭當是帨。」○《爾雅》曰「婦人之褘謂之縭。縭，緌也」，注：「緌，繫也。」○又曰「衿謂之袸」，注：「衣小帶。」○帨，始鋭反。袸，辭見反。九十其儀，言多儀者。」朱氏曰：「九其儀，十其儀，言其儀之多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，人情之所樂也。倉庚之羽鮮明，婚之時也。嫁女之歸，其馬皇駁有文彩也。親結其縭，女之親結之。九十其儀，儀之多也。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，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？」朱氏曰：「此言東征之歸士，其未有室家者，及時而昏姻，既甚善矣。其舊有室家者，相見而喜，當如何耶？」

《東山》四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破斧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以惡四國焉。

鄭氏曰：「惡四國者，惡其流言毁周公也。」

程氏曰：「豳詩《七月》陳王業，《鴟鴞》遺王，《東山》言東征，《破斧》、《伐柯》、《九罭》皆刺朝廷不知周公。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，觀《詩》可見。《狼跋》美不失其聖。」❶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斨。七羊反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將。

毛氏曰：「隋銎曲容反。曰斧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隋，孔形狹而長也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斨，方銎

❶「跋」，原作「跂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斧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四國，四方之國，從管、蔡之亂者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皇，匡也。將，大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言東征之役，既破我斧而缺我斨，其勞甚矣。然周公之意，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，其哀我人也，豈不大哉？然則雖破斧而缺斨，義有所不得辭矣。夫管、蔡流言以謗周公，而公征之，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。故爲此詩者，爲之發明其心如此。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，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」蘇氏曰：「使周公嫌於救其身，潔身而退，以避二叔之難，則其亂將及於四方。如是而周公亦清矣，然亦未免於小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《齊詩》作『四國是匡』，賈公彦引以爲据。」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錡。巨宜反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吪。五戈反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嘉。

毛氏曰：「鑿屬曰錡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錡，木屬。』」吪，化也。」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銶。音求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遒。在羞反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休。

毛氏曰：「木屬曰銶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銶，鑿屬。』」遒，固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斂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斂而固之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亦孔之休，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遒，集本作揫。」

《破斧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伐柯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刺朝直遥反。廷之不知也。董氏曰：「朝廷者，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。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，所以兼刺也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伐柯》乃既得罪人之後，周公遲留未歸，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。」

觀《金縢》所載，二公之知周公至矣。今曰朝廷，則二公亦與焉，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。主未悟而事未回，國人

所當責，而二公所當受也。

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七喻反。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

毛氏曰：「柯，斧柄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克，能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媒，通二姓之言者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伐柯匪斧則不能，取妻匪媒則不成，言各有其道。今欲周公之歸，亦必有其道也。」

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我覯古豆反。之子，籩豆有踐。賤淺反。

鄭氏曰：「則，法也。覯，見也。之子，斥周公也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竹豆謂之籩，木豆謂之豆。」《考工記》：「瓬人爲豆實三而成觳，崇尺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籩、豆，其容實皆四升。」〇《爾雅》曰「瓦豆謂之登」，疏曰：「《瓬人》爲瓦器，而云豆中縣，鄭云：『縣，繩正豆之柄。』是瓦亦名豆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踐，行列貌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其道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執柯以伐柯，即此手中之柯，而得其法。以比王欲迎周公，亦不過反之於吾心，則知所以迎之之道。則我得見公，而陳其籩豆之列，將有日矣。」

《伐柯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《九罭于逼反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。

程氏曰：「周公居東未反，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。《伐柯》是也。既又思之切，刺之深，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。」

九罭之魚，鱒才損反。魴。音房。我覯之子，袞古本反。衣繡裳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緵子弄反。罟謂之九罭。九罭，魚網也。」孫炎曰：「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。」〇郭璞曰：「緵，今之百囊網也。」〇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鱒，似鯶呼本反。魚，而鱗細於鯶，赤眼。」〇魴，解見

《敝笱》。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衮衣，六冕之第二者也。畫爲九章，天子畫升龍於衣，上公但畫降龍。」《司服》鄭氏注曰：「九章，一曰龍，二曰山，三曰華蟲，四曰火，五宗彝，皆繢於衣；六曰藻，七曰粉米，八曰黼，九曰黻，皆絺於裳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鱒、魴，魚之美者。施九罭之網，則得鱒魴之魚。用隆厚之禮，則得聖賢。我欲覯之子，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。」

鴻飛遵渚，公歸無所。於女信處！

鴻，解見《鴻鴈》。○毛氏曰：「遵，循也。」○渚，解見《江有汜》。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。鴻飛戾天者也，今乃遵渚，言不得其所。公既征而歸，則未得其所，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。使公不得其所，於女信安處矣，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。」陳氏曰：「今公未歸其所，於女朝廷之臣，信能自安處乎？」

鴻飛遵陸，公歸不復。於女信宿！

《爾雅》曰：「高平曰陸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不復，謂未還舊職。宿，安息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宿，猶處也。」

是以有衮衣兮，無以我公歸兮，無使我心悲兮！

程氏曰：「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。是以，猶所以也。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，用尊禮聖賢。無以，以也。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，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。」

成王既發金縢，悔悟而迎周公，其言曰「惟朕小子其心逆，❶我國家禮亦宜之」，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。首章曰「我覯之子，衮衣繡裳」，卒章曰「是以有衮衣兮，無以我公歸兮」，所謂「禮亦宜之」者也，乃此篇之大指也。說詩者徒見「信」、「宿」兩字偶相屬，遂以爲「過宿曰信」之信，故其釋

❶「心」，《尚書正義》作「新」，當據改。

二章、三章，或以爲西人語東人，或以爲東人自相語，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。求一字之通，而失一篇之旨，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説，則詩人之心可見矣。凡《詩》之體，初言者本意也，再言者協韻也。「於女信處」，本意也。「於女信宿」，協韻也。《詩》亦有初淺後深、初緩後急者，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。

《九罭》四章，一章四句，三章章三句。

《狼跋蒲末反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公攝政，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王不知，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。

狼跋其胡，載疐丁四反。其尾，公孫音遜。碩膚，赤舄音昔。几几。

狼，解見《還》。○毛氏曰：「跋，躐力輒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跋前行曰躐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狼之老者，頷下垂胡。」朱氏曰：「頷下懸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疐，跲其劫反。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跲，躓也。」」進則躐其胡，退則跲其尾，進退有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公，周公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遜者，避而弗居也。」劉氏曰：「公孫，豳公之孫，謂周公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碩，大。膚，美也。」○鄭氏《屨人》注曰：「王舄有三等：赤舄爲上，冕服之舄。《詩》云：『王錫韓侯，玄衮赤舄。』則諸侯與王同。複下曰舄，禪下曰屨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几，人所馮以爲安，故几几，安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几，絇貌。」絇音劬。○孔氏曰：「謂舄頭飾之貌。《士冠禮》注云：『絇之言拘，以爲行戒，狀如刀衣，鼻在屨頭。繶，縫中紃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安重貌。」繶，於力反。縫，扶用反。○程氏曰：「周公攝政，居危疑之地。雖成王不知，四國流言，終不能損其聖德者，以其忠誠在於王家，無貪欲之私心也。狼，獸之貪者，猛於求欲，故陷於機穽羅縶，前跋後疐，

進退困險。詩人取之，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，以其有貪欲故也。若周公者，至公不私，進退以道，無利欲之蔽，以謙遜自處，不有其尊，不矜其德，故雖在危疑之地，安步舒泰，赤舄几几然也。」范氏曰：「其德備者，其容亦盛。赤舄几几，則其餘可見矣。夫神龍或潛或飛，能大能小，其變化不測。然得而蓄之，若犬羊然，有欲故也。唯其可以蓄之者，是以亦得醢而食之。凡有欲之類，莫不可制焉。唯聖人無欲，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。富貴貧賤死生，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，吾豈有心乎哉？亦順受之而已矣。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，孔子阨於陳、蔡而不以爲戚，周公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王不知，而赤舄几几，德音不瑕，其致一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几几，崔靈恩《集注》作掔。《説文》一作己己，一作掔掔。」

狼疐其尾，載跋其胡。公孫碩膚，德音不瑕。

鄭氏曰：「不瑕，不可疵才斯反。瑕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瑕者，玉之病。疵，亦玉病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大舜謂『汝惟不矜，天下莫與汝争能。汝惟不伐，天下莫與汝争功』，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名之心，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？惟其處己也，夔夔然存恭畏之心，存誠也，蕩蕩然無顧慮之意，所以不失其聖，德音所以不瑕也。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，興周公不失其聖，奚若虎豹，胡獨取狼也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，是以香草譬君子，惡鳥譬小人，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？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，安有几几、不瑕之義？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，故不通耳。」《左傳》：「晏子曰：『心平德和，故《詩》曰德音不瑕。』」注：「心平則德音無瑕闕。」

《狼跋》二章，章四句。

豳國七篇，二十七章，二百三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

正小雅 正大雅説附

鄭氏《詩譜》曰：「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者，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。孔氏曰：「二《雅》，正有文、武、成，變有厲、宣、幽，六王皆居鎬豐之地。文王居豐，武王居鎬。大史公曰：『成王北居洛邑，定九鼎焉，而周復都豐鎬。』《魚藻》序云『王居鎬京』，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。《世本》云：『懿王徙於犬丘。』《地理志》云：『京兆槐里縣，周曰犬丘，懿王都之。』京兆郡，故長安縣也。皇甫謐云：『鎬在長安南二十里。』然則犬丘與鎬相近，有離宮在焉。懿王蹔居之，非遷都也。」《小雅》自《鹿鳴》至於《魚麗》，皆文、武時詩。自《南有嘉魚》下及《菁菁者莪》，周公、成王之時詩。孔氏曰：「《六月》序廣陳《小雅》之廢，自《華黍》以上皆言缺，《由庚》以下不言缺，明其詩異主也。《由庚》在《嘉魚》前，不云自《由庚》者，據見在而言之。《華黍》、《由庚》本相連，毛氏分序置其篇端，使《華黍》就上，《由庚》退下，則毛意亦以《由庚》以下爲成王之詩也。不然，亡詩六篇，自可聚在一處，何須分之也？《南有嘉魚》云太平，《蓼蕭》云澤及四海。案武王伐紂，未幾而崩，不得有天下太平、澤及四海之事。語其時事，爲成王明矣。」《大雅》自《文王》至《文王有聲》，皆文、武時詩。自《生民》下及《卷阿》，皆周公、成王之時詩。《小雅》十六篇，《大雅》十八篇爲正經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從《鹿鳴》至《菁菁者莪》，凡二十二篇，皆正小雅。六篇亡，今唯十六篇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，未知此傳在何書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自《鹿鳴》以下二十二篇，各賦其事而用之，其周公之爲乎？與二《南》同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舊説自《鹿鳴》至《魚麗》，文、武之世，燕勞樂歌之辭，周公所删定也。《南陔》至《菁菁者莪》，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。蓋國之常政，每事爲詩，以寫其至誠和樂，而被之音聲，舉是事則奏是詩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變者，雖亦播

於樂，或無筭之節所用，或隨事類而歌，又在制禮之後，樂不常用。」

按《楚辭》，屈原《離騷》謂之經，自宋玉《九辯》以下皆謂之傳。以此例考之，《鹿鳴》以下，《小雅》之經也；《六月》以下，《小雅》之傳也。《文王》以下，《大雅》之經也；《民勞》以下，《大雅》之傳也。孔氏謂「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」，善矣。又謂「未知此傳在何書」，則非也。

鹿鳴之什

孔氏曰：「五人謂之伍，十人謂之什。故《左傳》曰：『以什共車，必克。』然則什伍，部別聚居之名。《風》及商、魯《頌》以當國爲別，詩少可以同卷，而《雅》、《頌》篇數既多，故分其篇每十爲卷。」又曰：「《樂師》注云：『徹者，歌《雍》。《雍》，在《周頌・臣工之什》。』言《雍》篇在《臣工之什》中，是卷首之篇爲什長，以統餘篇之目也。」

《鹿鳴》，燕群臣嘉賓也。既飲於鴆反。食音嗣。之，又實幣帛筐篚，音匪。以將其厚意，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。孔氏曰：「燕禮，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，使宰夫爲主，與之對行禮。其實君設酒殽，群臣皆在，君爲之主，群臣揔爲賓也。飲有酬賓送酒之幣，食有侑賓勸飽之幣。《公食大夫禮》賓三飯之後，云：『公受宰夫束帛以侑。』《聘禮》云：『致饗以酬幣。』明饗有酬幣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於朝曰君臣焉，於燕曰賓主焉，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，蓋亦有諸侯之使焉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群臣，在位者也；嘉賓，聘而未受祿者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言賓者，若朝廷無賓，猶當於燕飲立賓。漢光武能友嚴光，古必有之。《禮》云：『仕而未有祿，君有饋焉曰獻，使焉曰寡君。』此亦不純臣之道也。不直曰君而曰寡君，賓客之辭也。」

《學記》：「大學始教，皮弁祭菜，示敬道也。《宵雅》肄三，官其始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宵之言小也。肄，習也。習《小雅》之三，謂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也。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。」○

董氏曰：「古者宵、小同，故謂小人爲宵人。」

呦音幽。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音平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音黄。承筐是將。人之好呼報反。我，示我周行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呦呦，和聲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苹，藾蕭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今藾蒿也。初生亦可食。』陸璣云：『葉青白色，莖似箸而輕肥，❶始生香，可生食，又可烝食。』」○董氏曰：「鼓瑟吹笙，蓋燕樂也。」《燕禮》：「工四人，二瑟。小臣坐授瑟，乃降。左瑟，一人拜授爵。笙入，立于縣中。衆笙不拜受爵，降，坐祭，立卒爵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簧，笙也。吹笙而鼓簧矣。孔氏曰：「吹笙之時，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。」筐，篚屬，所以行幣帛也。」《書·武成》曰：「篚厥玄黄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承以藉之，筐以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將，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行，道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周行，大道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古者行與鄉同聲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鹿食則相呼，故以興燕樂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，物情相樂也。君臣賓主，相樂如此。」毛氏曰：「鹿得苹，呦呦然鳴而相呼，懇誠發乎中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禮有饗燕之道，公法不得不設，忠誠嘉樂，實爲至少，故取懇誠以爲喻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曰：『群臣嘉賓，飲食以享之，琴瑟以樂之，幣帛以將之，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。』」孔氏曰：「《燕禮》注云：『《鹿鳴》者，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，講道脩德之樂歌也。』《鄉射·記》曰『古者於旅也語』，注云：『禮成樂備，乃可以言語，先王禮樂之道。疾今人言語無節。』」○《緇衣》：「子曰：『私惠不歸德，君子不自留焉。《詩》云：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』」鄭氏曰：「私惠，謂不以公禮相慶賀，時以小物相問遺也。言其物不可以爲德，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。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，❷是爲不歸於德。行，道也。言示我以忠信之道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蓋所求於群臣嘉賓者如此，夫如是，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，

❶「肥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脆」，當據改。

❷「瀆」，原作「讀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而莫不一出於正，所以和樂而不流也。」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蒿。呼毛反。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。視，音示。民不恌，他彫反。君子是則是傚。胡教反。我有旨酒，嘉賓式燕以敖。

毛氏曰：「蒿，菣去刃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荆楚之間謂蒿爲菣。』郭璞曰：『今人呼爲青蒿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孔，甚。昭，明也。視，古示字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古之字以目視物，以物示人，同作視字。後世作字，目視物爲示傍見，示人物作單示字，由是經傳之中，視與示字多相雜亂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恌，愉也。孔氏曰：「愉音臾，《說文》訓爲薄也。示民不愉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恌，愉薄也。」是則是傚，言可法傚也。敖，遊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又言所燕禮，嘉賓問望昭明，示民以厚之之意，使儀法之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嘉賓之德，足以示民使不偷薄，而君子所當則傚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燕禮有親疏之義，有尊卑之別，有長少之序，有內外之分，有賓主之位，人倫之道，莫有不備。而我有嘉賓，踐其禮，安其樂，誠信感於人心，故聞者見者，靡不孚而化之，不曰『德音孔昭，視民不恌』乎？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，不亦君子乎？」○范氏曰：「式燕以敖，言其禮之從容也。夫莊而不至於矜，和而不至於流，此其德之純也。」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芩。其今反。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樂音洛。且湛。都南反。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。

毛氏曰：「芩，草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莖如釵股，葉如竹，蔓生澤中下地鹹處，牛馬喜食之。」湛，樂之久也。燕，安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非止養其體，娛其外而已，所以樂其心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夫不能致其樂，則不能得其志；不能得其志，則嘉賓不能竭其力。」范氏曰：「食之以禮，樂之以樂，將之以實，求之以誠，此所以得其心也。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？夫婚姻不備，則貞女不行也。禮樂不備，則賢者不處也。賢者不處，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？」

《鹿鳴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四牡茂后反》，勞力報反。使所吏反。臣之來也。有功而見知，則說音悦。矣。程氏曰：「《四牡》之義，閔使人之勤勞，故云『有功而見知，則悦矣』，上不知下之勞，則下不自盡其力，故《四牡》之義廢，則君臣缺矣。」

四牡騑騑，芳非反。周道倭於危反。遲。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音古。我心傷悲。

毛氏曰：「騑騑，行不止之貌。《少儀》曰：「車馬之容，騑騑翼翼。」周道，岐周之道也。倭遲，歷遠之貌。孔氏曰：「歷此長遠之路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倭遲，回遠也。」盬，不堅固也。」董氏曰：「《說文》：『煮海爲鹽，煮池爲盬。』故安邑之出爲盬，盬苦而易敗，故傳以不堅訓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，其道路之回遠如此，當是時豈不思歸乎？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，不敢徇私而廢公，是以內顧而傷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思歸者，私恩也。靡盬者，公義也。傷悲者，情思也。無私恩，非孝子也。無公義，非忠臣也。君子不以私害公，不以家事辭王事。」孔氏曰：「傷悲出自其情，故曰情思。情思即私恩，正謂念憶父母。《集注》及定本皆無『箋云』兩字，而今官本『無思恩』上有『箋云』字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臣之事上也，必先公而後私；君之勞臣也，必先恩而後義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倭遲，《韓詩》作倭夷。」《前漢・地理志》「右扶風郁夷」，注：「《詩》：『周道郁夷。』」

周道，或以爲通途，或以爲大路，蓋疑文王遣使，所之者非一國，不止於周之境內，故爲是說。抑不知使臣初發，蓋自周道以往，故以周道言之。況正小雅實兼文、武之治，由武王之時論之，則溥天之下，莫非周道矣。

四牡騑騑，嘽嘽他丹反。駱音洛。馬。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

毛氏曰：「嘽嘽，喘息之貌。馬勞則喘

息。白馬黑鬣曰駱。山陰陸氏曰：「今之駱馬最耐勞苦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夫以耐勞苦之馬，今則喘息，則其勞可知矣。」遑，暇。啓，跪也。《爾雅注》云：「小跽。」處，居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言其馬勞，則人可知矣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不遑啓處，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。」

翩翩音篇。者鵻，音隹。載飛載下，集于苞栩。況甫反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翩翩，飛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鵻，夫不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李巡云：『夫不，一名鵻。』《春秋傳》云『祝鳩氏，司徒』，祝鳩，鵻也。郭璞云：『今鵓鳩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或曰鵻，俗字也，當作隹。凡鳥之短尾皆隹屬。」○苞栩，解見《鴇羽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將，養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鵻翩翩或飛或下，集於所安之處，以興使臣之勤勞，乃不暇遂其私，至不得將其父。」朱氏曰：「今使臣勤勞於外，乃不遑養其父，則鵻之不如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忠臣孝子之行役，未嘗不念其親。君之使臣，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？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，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。」

翩翩者鵻，載飛載止，集于苞杞。音起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將母。

毛氏曰：「杞，枸檵音計。也。」

駕彼四駱，載驟助救反。駸駸。楚金反。豈不懷歸？是用作歌，將母來諗。音審。

毛氏曰：「駸駸，驟貌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驟，馬疾步也。駸，馬行疾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諗，告也。君勞使臣，述序其情，女曰我豈不思歸乎？誠思歸也。故作此詩之歌，以養父母之志，來告於君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臣有勞苦，患上不知。今君勞使臣，言汝曰『豈不思歸』，作歌來告，是探情以勞之。」朱氏曰：「非使臣作是歌也，設言其情以勞之爾。夫使臣將命，以賦政于四方，乃其職分之所當然。而先王之意，殷勤惻怛，惟恐勞之不至，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，於其燕勞而詠歌之。孔子曰：『體群臣，則士之報禮重。』於此其見之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獨言將

母，承四章之文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母以尊少，則恩意偏多，故再言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母恃子以養甚於父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父，至尊也；母，至親也。知母之親，則知父之尊矣；知父之尊，則知君之重矣。卒章及母而不及父，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。愛母則敬父矣，敬父則尊君矣，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。」

《四牡》五章，章五句。

《皇皇者華》，君遣使所吏反。臣也。送之以禮樂，言遠而有光華也。朱氏曰：「送之以禮樂，歌是詩以遣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臣之出使，當光顯其君，常不辱命於彼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天子遣使四方，以觀省風俗，采察善惡，訪問疾苦，宣道化於天下，下國蒙被聲教，是以光華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，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，則臣下意氣衰落。」

孔氏之說，作詩之意也。程氏之說，用詩之意也。作是詩以遣使臣，在文王時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，凡遣使臣，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。二家之說，雖有廣狹，其義一也。

皇皇者華，于彼原隰。駪駪所巾反。征夫，每懷靡及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皇皇，猶煌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華，草木之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高平曰原，下濕曰隰。駪駪，衆多之貌。征夫，行人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衆行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使與上介衆介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征夫，使人。駪駪，俊健之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懷，思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皇華之光明于野，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，故以爲興。」歐陽氏曰：「首章稱美其賢材，能將君命，爲國光華於外爾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於原隰者，其道所經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惟慮不能宣達，是每懷靡及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唯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，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，詩之忠厚如此。」

我馬維駒，音俱。六轡如濡。如朱反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諏。子須也。

長樂劉氏曰：「駒，馬之嫩而壯者。駒、騏、駱、駰，皆駟之良選，所以賁使臣之行也。」○六轡，解見《駟驖》。○鄭氏曰：「如濡，言鮮澤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忠信爲周。」《魯語》曰「忠信爲周」，注云：「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訪問於善爲咨。」出《左傳》。○程氏曰：「諏、謀、度、詢，前載雖各有義，要之詢訪耳。採察求訪，使臣之大務。」歐陽氏曰：「周詳訪問，以博採廣聞，不徒將一事而出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周者，周徧其所而詢問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使臣自以每懷靡及，故廣詢博訪，以補其不及，而盡其職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王者遣使於四方，教之以咨諏善道，將以廣聰明也。夫臣欲助其君之德，必求賢以自助，故臣能從善，則可以善君矣。臣能聽諫，則可以諫君矣，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。」○《國語》曰：「叔孫穆子聘於晉，晉悼公饗之，樂及《鹿鳴》之三，而後拜樂三。晉侯使行人問焉，對曰：『今伶簫詠歌及《鹿鳴》之三，韋昭曰：「伶人，樂官也。簫，樂器，編管爲之。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，與歌者相應也。」君之所以貺使臣，臣敢不拜貺？夫《鹿鳴》，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，敢不拜嘉？《四牡》，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，敢不拜章？《皇皇者華》，君教使臣，曰：「每懷靡及，諏謀度詢，必咨於周。」敢不拜教？』」陳氏曰：「穆叔言『咨事爲諏，咨難爲謀，咨禮爲度，咨親爲詢』，彼蓋敷衍文詞，經旨不在是也。」

「諏謀度詢，必咨於周。」而詩文乃云「周爰咨諏」者，古語多倒也。歐陽氏諸說，詩中亦兼有此意，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。

我馬維騏，音其。六轡如絲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謀。

騏，解見《小戎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如絲，言調忍也。」

我馬維駱，六轡沃烏毒反。若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度。待洛反。

駱，解見《四牡》。○朱氏曰：「沃若，猶如濡也。」

我馬維駰，音因。六轡既均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詢。音荀。

毛氏曰：「陰白雜毛曰駰。詳解見《駉》。均，調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諏、謀、度、詢，但變文以叶韻爾。詩家若此之類甚多。」

《皇皇者華》五章，章四句。

《常棣大計反》，燕兄弟也。閔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《常棣》焉。鄭氏曰：「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而使兄弟之恩疏，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王將以狄伐鄭，富辰諫曰：「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故封建親戚，以藩屏周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，故糾合宗族於成周，而作詩曰：『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』周之有懿德如是，猶曰『莫如兄弟』，故封建之。其懷柔天下也，猶懼有外侮，捍禦侮者，莫如親親，故以親屏周。召穆公亦云。」』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，召穆公作詩之事也。《外傳》云：『周文公之詩曰：「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侮。」』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。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，兄弟恩疏，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。故鄭氏答趙商云：『凡賦詩者，或造篇，或誦古。』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序》：『《夫栘》，燕兄弟也，閔管、蔡之失道也。』蓋與毛氏合。」

朱氏曰：「舊説以《鹿鳴》以下至《魚麗》爲文、武燕勞之樂歌，而此詩之《序》又以爲閔管、蔡之失道而作者，何也？曰：文、武之際，固有燕兄弟之詩矣。周公以管、蔡之爲亂也，故制作之際，更爲是詩，委曲致意，以申兄弟之好。蓋燕兄弟者，文、武之政。而閔管、蔡者，周公之心也。夫燕兄弟之詩，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。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，其志切，其詞哀。蓋處兄弟之變，孟子所謂『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己垂涕泣而道之』之義也。文、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，然意其詞意和平，必異於此，故序者以閔管、蔡之失道發之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詩句少而章多，章多所以極其鄭

重，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。」

常棣之華，鄂五各反。不韡韡。韋鬼反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常棣，棣也。鄂，猶鄂鄂然，言外發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不韡韡，言韡韡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韡韡，光明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『今關西有棣樹，子如櫻桃，可食』是也。此與唐棣異木，故《爾雅》別釋。毛傳以爲常棣之木。衆華俱發，實韡韡而光明，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，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？」○鄭氏曰：「承華者鄂。不，當作柎。柎，鄂足也。鄂足得華之光明，則韡韡然盛。興者，喻弟以敬事兄，兄以榮覆弟，恩義之顯，亦韡韡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鄭氏以爲常棣華以覆鄂，鄂以承華，華、鄂相覆而光明，猶兄弟相順而榮顯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不韡韡者，韡韡也。古詩之語如此者多，何煩改字爲柎？蓋已言鄂，則足見相承之意矣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常棣，今所謂玉李。花鄂相承甚力，故以興兄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華鄂之相恃，不可須臾離者，以天屬故也。兄弟，天屬也。其相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常棣花衆多而相附，同枝而有上下之序，故以興兄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鄂不韡韡，韡，鮮華壯盛之貌。不，作柎亦可，如字亦可，以花萼相依，生相親，力相承，興人之莫如兄弟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凡今之人，言舉世之人也。莫如兄弟，親之至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聞常棣之言爲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聞常棣之言，始聞常棣華鄂之説也，如此則人之恩親，無如兄弟之最厚。」○《説文》鄂作萼。董氏曰：「謝靈運亦作萼。」

「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」諸家文義雖小不同，然詩中皆包此意，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。

死喪之威，兄弟孔懷。原隰裒薄侯反。矣，兄弟求矣。

毛氏曰：「威，畏也。懷，思也。裒，聚也。求矣，言求兄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死喪，可畏怖之事。維兄弟之親，甚相思念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。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，則思兄弟之助；

方困窮離散，群聚於郊野之時，則求所親以相依恃。」王氏曰：「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，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。當是時，人各顧其親，則非兄弟，孰肯以相求哉？」

疎其所親，而親其所疎，此失其本心者也。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，蓋示之以親疎之分，使之反循其本也。本心既得，則由親及疎，秩然有序。兄弟之親既篤，而朋友之義亦敦矣，初非薄於朋友也。苟雜施而不孫，雖曰「厚於朋友」，如無源之水，朝滿夕除，胡可保哉？或曰：「人之在難，朋友亦可以坐視歟？」曰：「『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嘆』，則非不憂憫，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。」詩人之辭，容有抑揚。然《常棣》，周公作也，聖人之言，小大高下皆宜，而前後左右不相悖。

脊井益反。令音零。在原，兄弟急難。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嘆。吐丹反。

毛氏曰：「脊令，雝渠也。飛則鳴，行則搖，不能自舍耳。孔氏曰：「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『脊令，大如鷃雀，長脚長尾，尖喙，背上青灰色，腹下白，頸下黑如連錢。』飛則鳴，行則搖動其身，不能自舍。」急難，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每有，雖也。良，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况，兹也。蘇氏曰：「甚也。」永，長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，猶脊令首尾相應。急難之際，其相應如是也。」丘氏曰：「脊令飛則鳴，行則搖，不少自止，猶兄弟有在急難中，其心亦不少自止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當急難之時，雖有善友來兹，對之長嘆而已。」朱氏曰：「當此之時，雖有良朋，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，力或不能相及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人之急難相救，不舍斯須，如脊令者，唯兄弟也。雖有良朋，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。小人好以親爲怨，而樂從其疎，故此詩每以告之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兄弟無不相死之義，故朋友之於患難，義有不得相救也，則『况也永嘆』而已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；視

兄弟，則急難寇讎，何爲而不豫？曰：『莫不有君而爲之臣，莫不有父而爲之子，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，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，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。又推而致之朋友，則吾有所不暇。而無禮以節之，則吾之憂無窮，而人之責無已。蓋古之道如此，而後世之士，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絶者矣。』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？曰：『勢足以振之，力足以周之，而無傷於義，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，而況於朋友乎？』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集注》作鶺鴒，《爾雅》作鵰鴒，《左氏》與《爾雅》同。」

兄弟鬩許歷反。于牆，在良反。外禦魚呂反。其務。如字。每有良朋，烝之承反。也無戎。

毛氏曰：「鬩，很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鬩，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禦，禁。務，侮也。兄弟雖内鬩而外禦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烝，發語聲。」毛氏曰：「烝，填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久也。古聲填、寘、塵同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爾雅》填依字音田，與寘同。又依古聲音塵。塵，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戎，相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戎，助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兄弟内鬩而猶外禦，不敗親也。外禦則他人不與，故雖朋友猶無相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它人侵侮之時，雖有善友，終無相助之事，唯兄弟相助耳。」○《左傳》富辰云：「《詩》曰：『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侮。』如是，則兄弟雖有小忿，不廢懿親。」○《國語》富辰諫襄王曰：「古人有言曰：『兄弟讒鬩，侮人百里。』」注云：「鬩，很也。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，猶禁禦他人侵侮己者。百里，諭遠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很于内，非令兄弟也。然及其禦侮，則雖每有良朋，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章正爲管、蔡啓商之事而發，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。吕與叔解鬩爲窺伺，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，此意亦甚美矣。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指觀之，則未安也。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，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，以明兄弟之情，其切如此。三章但言急難，則淺於死喪矣。至於此章，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，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。其序若曰：『死喪

不能相收，急難猶相助，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，猶當共禦外侮。』其所以責之者，可謂益輕以約，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，益深且切矣。至於又不能然，乃或無事而相忘，則兄弟真爲路人矣。故下章始深責之。然其詞氣和平，怨而不怒，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。其後兩章，乃始極道兄弟至親，雖有籩豆室家之樂，然非兄弟，則無與同之，以備見兄弟之恩，異形同氣，死生苦樂，無適而不相須之意。卒章又申告之，使之反覆窮極，驗其信然，可謂委曲漸次，說盡人情矣。然其詞意高深，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，故說者有所不察，又以小忿爲嫌，而曲其說以避之。於是一篇之意，無復統紀，而失聖人之意遠矣。」

喪亂既平，既安且寧。雖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

陳氏曰：「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，及其既安寧也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，可乎？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乃責之之辭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，急難則莫如兄弟也。」蘇氏曰：「人居平安之世，不知兄弟之可恃，而以至親相責望，則兄弟常多過失，易以生怨，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友生，約我以禮義者也。雖有兄弟，不如友生，有禮義，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，友生約其外，妻子調其內，則兄弟加親矣。故曰：『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湛。』」

王氏之說，雖非經旨，亦學者所當知也。

儐賓胤反。爾籩豆，飲酒之飫。於慮反。兄弟既具，和樂音洛。且孺。如具反。

毛氏曰：「儐，陳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飫，饜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兄弟無故，則既具矣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孺，親慕之義。小兒親慕父

母謂之孺子。《爾雅》曰「孺，屬也」，李巡曰：「孺，骨肉相親屬也。」此章勸其相燕樂，養恩義，陳爾籩豆，飲樂飫足，兄弟既皆來，當和樂而相親慕也。」

妻子好呼報反。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許急反。和樂且湛。答南反。

鄭氏曰：「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。」董氏曰：「鼓宮宮動，鼓角角應。琴瑟尚宮，其合也無間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翕，合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兄弟相樂，則其妻子好合，其和如琴瑟。兄弟既志意翕合，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妻子好合，如琴瑟之和。而兄弟有不合焉，則無以久其樂矣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兄弟既翕，必先於妻子者，顏之推常曰：『方其幼也，父母左提右挈，前襟後裾，食則同桉，衣則傳服，學則連業，❶遊則共方，雖有悖亂之人，❷不能不相愛也。及其壯也，各妻其妻，各子其子，雖有篤厚之人，不能不少衰也。』蓋其兄弟之所以乖争者，未必不本於此。既不能敦兄弟之愛，則雖家室妻帑，必不能樂之，故必妻子好合，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。」

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。依字吐蕩反。經典通爲妻帑字，今讀音奴。是究是圖，亶都但反。其然乎？

毛氏曰：「帑，子也。」董氏曰：「訓釋無以帑訓子者，特假爲帑者。賈公彦於《司厲》引《詩》，曰：『樂氏妻奴，❸奴即子。』蓋唐人猶作奴字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究，窮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圖，謀也。亶，信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，則能宜其室家，樂其妻帑，窮究是理，圖念是事，信其然乎？言信然。」孔氏曰：「宗族同心，人無侵侮，然後宜汝之室家，保樂汝之妻子矣。族人不和，忿鬩自起，外見侵侮，內不相救，則不能保其大小，室家危焉。汝於是深思之，於是

❶「業」，原作「桉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百子全書》本《顏氏家訓》改。

❷「悖」，原作「勃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❸「氏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女」。《周禮注疏》作「爾」，當據改。

善謀之，信其然者否乎？」○蘇氏曰：「小人思慮不能及遠，常以爲兄弟之於我，無所損益。不知兄弟之相親，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。患其淺陋而不信，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，以信其然否。」

告人以兄弟之當親，未有不以爲然者也。苟非是究是圖，實從事於此，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。不誠知其然，則所知者，特其名而已矣。凡學蓋莫不然。

《常棣》八章，章四句。

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親親以睦，友賢不棄，不遺故舊，則民德歸厚矣。孔氏曰：「朋是同門之稱，友是同志之名，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。朋友，新故通名。故舊，唯施久遠。舊則不可更擇，新交則非賢不友，故變朋友曰友賢也。親親以睦，指上《常棣》燕兄弟也。友賢不棄，不遺故舊，即此篇是也。」

伐木丁丁，陟耕反。鳥鳴嚶嚶。於耕反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其驕反。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相息亮反。彼鳥矣，猶求友聲。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？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丁丁，伐木聲也。」劉氏曰：「聲相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嚶嚶，鳥聲之和也。」郭璞曰：「嚶嚶，兩鳥鳴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幽谷，深谷也。遷，徙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喬，高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相，視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矧，况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，此爲求友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和，謂相好。平，謂不變。」○什方張氏曰：「詩人多相因之詞，如伐木而感鳥鳴，蓋因此以興焉者也。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山中伐木，非一人能獨爲，必與同志者共之。既同其事，則相親好，成朋友之義。伐木之人，必有此義，况士君子乎？故賦《伐木》之人，叙其情，推其義，以勸朋友之道。燕朋友故舊則歌之，所以風天下。朋友

故舊篤，則民德厚矣。繼言『鳥鳴嚶嚶』，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。嚶嚶，相應和之和聲。鳥聲相應和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。嚶然其鳴，蓋求其應。友聲，謂應聲，猶人之朋友相從也。視鳥如是，豈人而不求友乎？朋友之信，恒久不渝，可質於神明。」丘氏曰：「伐木者其聲丁丁然，空谷響應，出於自然，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，亦如此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事之甚小而須友者，伐木也。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，鳥也。鳥出於谷而升於木，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，故嚶然而鳴，以求其友。况於事之大於伐木，而人之有知也哉？」○陳氏曰：「詩人聞伐木於山者，其聲丁丁然相應，又聞鳥鳴於山間，嚶嚶然和好相隨，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。聽其和好之聲，則是以類相求，因起興而曰：『相視彼鳥猶如此，人其可不如乎？』故以取友之心，誓之於神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亦可以爲不欺矣。」

興之兼賦、比者也。

伐木許許，呼古反。釃所宜反。酒有藇。音敘。既有肥羜，直吕反。以速諸父。寧適不來，微我弗顧。於音烏。粲洒所懈反。埽，素報反。陳饋其位反。八簋。既有肥牡，以速諸舅。寧適不來，微我有咎。

毛氏曰：「許許，柿孚廢反。貌。孔氏曰：「伐之爲聲而有柿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許許，衆人共力之狀。」以筐曰釃，以藪曰湑。孔氏曰：「筐，竹器也。藪，草也。釃酒者，❶或用筐，或用草，於今猶然。」藇，美貌。羜，未成羊也。」《爾雅》注云：「今俗呼五月羔爲羜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速，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諸父，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。諸舅，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天子謂同姓諸侯，諸侯謂同姓大夫，皆曰父，異姓則稱舅。國君友其賢臣，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稱之以父與舅，親親之辭也。《覲禮》説天子呼諸侯之義，曰：『同姓大國則曰伯父，其異姓則曰伯舅。同姓小國則曰叔父，異姓則曰叔舅。』是天子稱諸侯也。《左傳》隱公謂臧僖伯曰：『叔父有憾於寡人。』鄭厲公謂原繁曰：『願與伯父圖之。』《禮記》衛孔悝之鼎銘云：『公曰叔

❶「釃」，原作「灑」，據四庫本改。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漉」。

舅。』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寧適不來，寧召之適自不來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寧使其適然而不來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微，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顧，念也。於，嘆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粲，鮮明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粲然埽洒其室庭，陳飲食之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天子八簋。」孔氏曰：「簋，盛黍稷之器也。《周官・掌客職》五等諸侯，簋皆十二。此天子云八簋者，據待族人設食之禮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簋八則籩豆倍之，天子燕禮之數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肥牡，肥羜之牡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咎，過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上章既言『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』，下章但言『伐木許許』，省文也，亦猶《四牡》詩上章言『不遑將母』，卒章言『將母來諗』，其文不備，亦是總結上章『將母』之文也。既言伐木之時，鳥猶求友；君子於閒暇之時，則有釃酒肥羜，召朋友而宴樂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，寧使彼有故而不來，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。孔子曰：『所求乎朋友，句。先施之未能也。』此可謂能先施矣。」范氏曰：「寧適不來，微我弗顧者，豈必期其至哉？不來在人，弗顧在我，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寧適不來，微我有咎，寧其不來，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人之所以怨生者，本於相責，責己而不責人，此其所以和平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說文》引《詩》作『伐木所所』，言伐木聲也。」

伐木于阪，釃酒有衍。籩豆有踐，兄弟無遠。民之失德，乾餱音侯。以愆。起虔反。有酒湑思叙反。我，無酒酤音沽。我。坎坎鼓我，蹲七旬反。蹲舞我。迨音待。我暇矣，飲此湑矣。

阪，解見《東門之墠》。○蘇氏曰：「衍，多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踐，陳列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兄弟，朋友之同儕者。范氏曰：「先諸舅以及兄弟，尊卑之等也。」無遠，皆在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餱，食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民之失德，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，以獲愆

過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湑，茜所六反。之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與《左傳》『縮酒』同義，謂以茅泲之，而去其糟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湑，亦釃也。釃酒者，或以筐，或以草，泲之而去其糟也。《禮》所謂『縮酌用茅』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酤，買也。」《前漢・食貨志》：「羲和魯匡曰：『《詩》曰：「無酒酤我。」而《論語》曰：「酤酒不食。」二者非相反也。承平之世，酒酤和旨。周衰，酒酤薄惡不誠，是以疑而不食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坎坎，鼓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蹲蹲，舞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迨，及也。及我今之閒暇，共飲此湑酒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有盛具，當以燕樂朋友，無相疎遠。民之失德，故不能修親睦之道，厚友朋故舊之禮，至乾餱不相及。蓋人之失德也，豈當然乎？故有酒則我醑之，無酒則我酤之，以至鼓舞我爲之。我及暇時，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。」蘇氏曰：「民之失德也，有以乾餱相譴謫，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，有則湑之，無則酤之，不以有無爲辭也。奏之以鼓，重之以舞，盡其有以樂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，非必有大故也，或以乾餱之薄物，而至於有愆耳。故我不計有無，但及閒暇，則飲酒以相樂也。」

《伐木》三章，章十二句。毛氏六章，章六句。劉氏云：「《伐木》三章，章十二句。每一章首輒言『伐木』，凡三云『伐木』，故知當三章也。」今從劉氏。

《天保》，下報上也。君能下户嫁反。下如字。以成其政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。鄭氏曰：「下下，謂《鹿鳴》至《伐木》，皆君所以下臣也。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人君以《鹿鳴》之五詩宴其群臣。《天保》者，豈以答是五詩？於其燕也，皆用之歟？」○程氏曰：「恩惠周物，君之下下也。歸美於君，臣之報上也。《天保》之詩，盛陳人君受天之祜，福禄之厚，蒙被臣民，由君德之所致也。」

歐陽氏曰：「《天保》六章，其義一也，皆下愛其上之辭，其文甚顯而易明。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，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。」

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。俾必以反。爾單音丹。

厚，何福不除。治慮反。俾爾多益，以莫不庶。

鄭氏曰：「保，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爾，指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固，堅。俾，使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單，盡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俾爾盡厚，何福不除，除，更新也，日進之義。」又曰：「除有消去之義。所稟之薄者，雖小福不能容載。惟其甚厚，故福祉之來，不問多寡。其受之也，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，所謂何福不除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除，除舊而生新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庶，衆也。」程氏曰：「俾之多增益，莫不繁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天之安定我君，使之如此也。」

天保定爾，俾爾戩子淺反。穀。罄無不宜，受天百祿。降爾遐福，維日不足。

朱氏曰：「戩，盡。穀，善也。盡善云者，猶其曰單厚、多益也。」聞人氏曰：「戩，與翦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罄，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降，下也。遐，遠也。天予女以廣遠之福，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既曰『何福不除』矣，又曰『俾爾戩穀』，又曰無所不宜而『受天百祿』，又曰『降爾遐福』，其所以慇勤重複如此，而猶曰『維日不足』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爾有以受天之祿矣，而天又降爾以福，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。《書》所謂『昭受上帝，天其申命用休』，語意正如此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君恩至重，臣雖有犬馬之勞，不足以上答，唯稱其福祿以報之。此出於驩心，而不强以爲者也。」

天保定爾，以莫不興。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

鄭氏曰：「興，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高平曰陸，大陸曰阜，大阜曰陵。」董氏曰：「《爾雅》曰：『山脊曰岡。』又曰：『大阜曰陵。』則岡爲山之高者，陵爲阜之大者。此則日進而不已也。」脊，音積。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，莫不繁盛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。川之方至，謂其水縱長之時。」朱氏曰：「川之方至，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。」

吉蠲古玄反。爲饎，尺志反。是用孝享。許丈

反。禴餘若反。祠嗣絲反。烝之承反。嘗，于公先王。君曰卜爾，萬壽無疆。居良反。

毛氏曰：「吉，善。蠲，絜也。王氏曰：「吉，言諏日擇士之善。蠲，言齋戒滌濯之絜。」饎，酒食也。享，獻也。春曰祠，夏曰禴，秋曰嘗，冬曰烝。」王氏曰：「禴，於文或從勺。」○《爾雅》曰「春祭曰祠，夏祭曰礿，秋祭曰嘗，冬祭曰烝」，注云：「祠之言食。礿，新菜可汋。嘗，嘗新穀。烝，進品物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若以四時，當云祠禴嘗烝。詩以便文，故不依先後。《禘祫志》云：『《王制》記先王宗廟之祭，春曰禴，夏曰禘，秋曰嘗，冬曰烝。周公制禮，乃改夏爲禴。禘又爲大祭。』《易》曰『不如西鄰之禴祭』，鄭注爲夏祭之名，則文王時已改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公，先公，謂后稷至諸盩。」朱氏曰：「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。」○《史記》「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」，索隱云：「古公亶父之父，《世本》作太公組紺。諸盩，《三代世表》作叔類。」○盩，直留反。○朱氏曰：「先王，太王以下也。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，此詩非武王時作，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。」孔氏曰：「周之所追，大王以下。大王之前，皆爲先公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君，先君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君，謂先公先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卜，猶期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卜，予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無疆，無有疆畔境界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吉蠲爲饎，是用孝享，謂將祭祀也。君曰卜爾，萬壽無疆，尸嘏主人傳神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少牢》云『皇尸命工祝，承致多福無疆，于汝孝孫』之等，[1]是傳神辭嘏主人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，至于四時豐潔酒食，祀其先公先王，而神亦降之福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周官·蜡氏》注曰：『蠲如「吉圭惟饎」之圭。』《儀禮》饗辭『作圭爲則』，是圭字作蠲音。《韓詩》作『吉圭』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蠲，舊音圭，絜也。」

神之弔都歷反。矣，詒以之反。爾多福。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。群黎百姓，徧音遍。爲

[1]「于」，原作「丁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
爾德。

毛氏曰：「弔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神至者，宗廟致敬，鬼神著矣。」孔氏曰：「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詒，遺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質，實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其質實無爲，日用飲食而已。」王氏曰：「民無所施其智巧也，日用飲食而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黎，衆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百姓，庶民也。」又曰：「百姓自古有二：《書》言『平章百姓』者，百官族姓也。《論語》曰『修己以安百姓』者，庶民也。此言群黎百姓，則當以爲民，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群衆百姓，徧爲女之德。言則而象之。」朱氏曰：「徧爲爾德者，言助爾爲德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君所以爲神民之主，神則降福，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。群黎百姓皆爲君德，此君人者之至願也。」

如月之恒，古恒反。如日之升。如南山之壽，不騫起虔反。不崩。如松柏之茂，無不爾或承。

毛氏曰：「恒，弦也。孔氏曰：「集本、定本『絚』字作『恒』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本亦作『絚』，同古鄧反，沈古恒反，弦也。」升，出也。言俱進也。鄭氏曰：「月上弦而就盈，日始出而就明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日月在朔交會，俱右行於天。日遲月疾，從朔而分。至三日，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，漸漸遠日，而月光稍長。八日、九日，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，似弓之張而弦直，謂之上弦也。後漸至十五、十六日，月體滿，與日正相當，謂之望，云體滿而相望也。從此後漸虧，至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，亦正半在，謂之下弦。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。以取漸進之義，故言上弦不云望。」騫，虧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如松柏之茂盛，無不承其庇廕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覆於萬物而不彫，如松柏之茂，而罔不承其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承，奉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前既欲其興盛，則又欲其永久，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。」

《天保》六章，章六句。

《采薇音微》，遣戍役也。文王之時，西有昆

古門反。夷之患，北有玁音險。狁音允。之難，以天子之命，命將子亮反。率，所類反。遣戍役，以守衛中國，故歌《采薇》以遣之，《出車》以勞力報反。還，《杕大計反。杜》以勤歸也。鄭氏曰：「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。昆夷，西戎也。天子，殷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與《出車》五言玁狁，惟一云西戎，玁狁大於西戎，出師主伐玁狁，故戒敕戍役，以玁狁爲主，而略於西戎也。勞與勤，還與歸，但變文耳。《出車》序云『勞還率』，《杕杜》序云『勞還役』，俱言還，並云勞，明還、歸義同，勤、勞不異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《采薇》、《出車》、《杕杜》，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，以紂之命而伐玁狁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文王遣戍役以守衛，歌此詩以遣之。敘其勤勞悲傷之情，且風以義，當時之事也。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王既受命爲西伯，得專征伐。而其征伐也，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，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。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，則是二天子也，而可乎？」

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莫音暮。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

薇，解見《草蟲》。○毛氏曰：「作，生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作，謂芽初出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莫，晚也。靡，無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男本有室而女有家，今男靡得以室爲室，女不得以家爲家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玁狁，北狄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北狄，今匈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遑，暇。啓，跪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采薇采薇，以薇爲遣戍之候也。曰歸曰歸，深念歸時，在歲暮也。王氏曰：「戍者自計歸期，則歲暮矣。」舍其室家，不遑暇起居，以玁狁之故也。毒民不由上，則人懷敵愾之心矣。」朱氏曰：「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，而不暇啓居者，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，直以玁狁之故，有所不得已而然耳。」

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曰歸曰歸，心亦憂止。憂心烈烈，載飢載渴。我戍未定，靡使歸聘。

程氏曰：「薇始長而柔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烈

烈，憂貌。載，則也。定，止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聘，問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始遣戍役之時，薇始生。其後薇始長而柔，又其後薇始壯而剛，以見天時之變爾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自作以至於柔，未久也，已念歸而憂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內憂歸期之遠，而外爲飢渴之所困，亦甚病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雖憂之深，然戍事未已，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？」

采薇采薇，薇亦剛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陽止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憂心孔疚，久又反。我行不來。

程氏曰：「薇壯而剛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十月爲陽。時坤用事，嫌於無陽，故名此月爲陽。孔氏曰：「《爾雅·釋天》云：❶「十月爲陽。」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，故名此月爲陽。君子愛陽而惡陰，其實陰陽恒有。四月秀葽靡草死，豈無陰乎？明陰陽常兼有也。」盬，不堅固也。處，猶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疚，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來，猶反也。據家曰來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陽止者，亦如柔止，感時物之變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歸期須歲之陽，王事不可盬也，故啓處不遑。憂心雖甚病，我行不可歸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何以憂而至於病哉？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。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，勇於報國，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。」

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。豈敢定居？一月三捷。

毛氏曰：「爾，華盛貌。常，常棣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路，戎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斯，此也。君子，謂將率。」孔氏曰：「乘路車而稱君子，故知謂將帥。得稱路者，《左傳》鄭子蟜、叔孫豹，王賜之大路。是卿車得稱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業業然，壯也。捷，勝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彼爾然而盛者，何木之華乎？維常棣

❶「天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、宋監本《爾雅》改。

之華也。彼路車者，斯何人之車乎？維君子之車也。以常棣之華色美，喻君子車飾之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戎車既駕，而四牡盛矣，則何敢以定居乎？庶乎一月之間，三戰而三捷爾。」程氏曰：「君子揔强盛之車甲，豈敢安居？當期成功之速。一月而三捷，言速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豈敢定居？一月三捷，此言憂勤之至，而冀其功之速成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爾雅》注、《説文》皆作薾。薾，華盛也。」

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。求龜反。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符非反。四牡翼翼，象弭彌氏反。魚服。豈不日戒？玁狁孔棘。

毛氏曰：「騤騤，彊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騤，馬行威儀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依，依止所處也。腓，從動之義。人之腓，身行則從動。腓，足肚也。言君子所處，小人從而動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君子則依之以爲禦備也，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按《字書》：『腓，脛腨也。』《易》之咸、艮，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翼翼，閑也。孔氏曰：「閑，閑習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行列整治之狀。」象弭，弓反末也，所以解紒音計。也。鄭氏曰：「弓反末者，以象骨爲之，以助御者解轡紒，宜滑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云『弓有緣者謂之弓』，孫炎曰：『緣，謂繁束而漆之。』又云『無緣者謂之弭』，孫炎曰：『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。』然則弭者，弓弰之名，弛之則反曲，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。紒，與『結』義同。繩索有結，用以解之，故曰所以解紒也。兵車，三人同載，左人持弓，中人御車，御人自當佩觿，不專待射者解結。弭之用骨，自是弓之所宜，亦不爲解轡而設。但巧者作器，因物取用，以弓必須骨，故用滑象。若轡或有紒，可以助解之耳。」魚服，魚皮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服，矢服也。」○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魚獸似豬，東海有之。其皮背上班文，腹下純青。其皮雖乾燥，爲弓鞬矢服，海潮及天將雨，其毛皆起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日戒，日相警戒也。孔，甚。棘，急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帥乘輯睦，又能備戒以防患。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，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。」○

朱氏曰：「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，玁狁之難甚急，誠不可以忘備也。」程氏曰：「整練其車甲，修嚴其器械，日爲戒備，玁狁之事甚急故也。器械，弭服是也。」

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于付反。雪霏霏。芳菲反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。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。

毛氏曰：「楊柳，蒲柳也。霏霏，甚也。遲遲，長遠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，言勤勞之甚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楊柳依依，春之中也。雨雪霏霏，冬之末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春而往，冬而旋，行遠而時久，言行道遲，則見歸思之切。」〇范氏曰：「人情之所患者，莫切於飢渴。『莫知我哀』，❶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。予於《采薇》，見先王以人道使人。至於後世之使人，則牛羊而已矣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君子能盡人之情，故人忘其死。」程氏曰：「一章述事之由，次章、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。上能察其情，則雖勞而不怨，雖憂而能勵。四章、五章則勸以義。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。古者戍役，再朞而還。今年春暮行，明年夏代者至，復留備秋，至過十一月而歸。又明年中春至春暮，遣次戍者。每秋與冬初，兩番戍者，皆在疆圉，乃今之防秋也。」

《采薇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出車》，勞力報反。還音旋。率所類反。也。鄭氏曰：「遣將帥及戍役，同歌同時，欲其同心也。反而勞之，異歌異日，殊尊卑也。《禮記》曰：『賜君子小人不同日。』此其義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遣戍役同詩者，出時用兵，則均服同食，一衆心也。勞還役異詩者，入而振旅，則反尊卑，❷辨貴賤，定衆志也。」

程氏曰：「此詩所賦，自受命至還歸，其事有叙，大要在歸功將帥。」

我出我車，于彼牧音目。矣。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召彼僕夫，謂之載矣。王事多

❶「知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❷「反」，四庫本作「分」。

難，乃旦反。維其棘矣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郊外曰牧。」毛氏曰：「出車，就馬於牧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古者兵隱於民，而馬則牧于野。兵車之出，則以車而就牧地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荀子》曰：『天子召諸侯，諸侯輦輿就馬，禮也。』遂舉此詩云：『我出我車，于彼牧矣。』毛氏蓋本《荀子》之說，然未必得詩人之意。牧，即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天子，紂也。」董氏曰：「文王爲西伯，則既得專征矣。諸侯雖得專征，必以王命行之，以王既命之專征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謂我，命我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僕夫，御夫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載，裝載也。棘，急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南仲爲將，始駕戎車，出至于郊，則稱天子之命，使我來將此衆。遂戒其僕夫，以趨王事之急難。」程氏曰：「王命之征，赴事之急，不敢寧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序其忠敬以慰勞之。」

我出我車，于彼郊矣。設此旐音兆。矣，建彼旄音毛。矣。彼旟音餘。旐斯，胡不旆旆？蒲貝反。憂心悄悄，七小反。僕夫況瘁。似醉反。

丘氏曰：「將言建旐設旄之事，又本出車言之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言郊，與牧同義，但其字異爾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龜蛇曰旐。旄，干旄。鳥隼曰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周禮・司常》曰：『諸侯載旂，軍吏載旗，郊野載旐，百官載旟。』此詩旐旟旂雜互陳之，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。文王時未制周禮，則南仲以下，或建旂，或載旐，或載旟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《曲禮》：『行前朱雀而後玄武，左青龍而右白虎，招搖在上，急繕其怒，進退有度。左右有局，各司其局。』此師行之法也。四方之星，隨其方所爲左右前後，所進退有度。各司其局，則士無失伍離次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章所謂旐者，玄武也。旟者，朱雀也。下章所謂旂者，青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胡不，何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旆旆，旒垂貌。」程氏曰：「旆旆，垂委之狀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未有事，故不旆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禮》曰：『德車結旌，武車綏旌。』綏，謂垂舒之也。昔晉治兵，建而不旆。壬申復旆之，諸侯畏之，則知垂旌所以爲戰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況，茲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既

受命而行，有旗章之盛，見付與之重，憂勞其事也。其憂念之深，僕夫左右之人，亦爲之意瘁。」鄭氏曰：「將率既受命行而憂，臨事而懼也，御夫則茲益憔悴。」

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車彭彭，旂旐央央。於良反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

毛氏曰：「王，殷王也。南仲，文王之屬。朱氏曰：「南仲，文王之臣，此時大將也。」方，朔方，近玁狁之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今靈夏州，西夏所據之地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往城于方者，軍行而爲畚築之具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往城于方，所以守衛中國也，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彭彭，壯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交龍爲旂。央央，鮮明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彭彭然張其車乘，央央然旆其旂旐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，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，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赫赫，盛貌。程氏曰：「赫赫，德名顯盛。」襄，除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，主言城而勝玁狁。禦戎之道，守備爲本，不以攻擊爲先。」

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，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，南仲受文王之命，文王受天子之命，故南仲語其衆曰：「我所以來此統衆者，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。」使之裝載，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。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，衆車並列於郊，此車設旐，彼車建旄，各事整飭，戎容既備，肅然無譁，爲將者指其旟旐而言曰：「彼旟旐斯，胡不旆旆而飛揚也？」雖治兵之時，建而不旆。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，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。古者出師，以喪禮處之。命下之日，士皆涕泣。夫子之言行三軍，亦曰「臨事而懼」，皆此意也。三章言既已治兵，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。於是彭彭然張其

車乘，央央然旆其旂旐。威靈氣焰，赫然動人。兵事以哀敬爲本，而所尚則威。二章之戒懼，三章之奮揚，並行而不相悖也。軍禮雖無所攷，以《左傳》、《聘禮》攷之，則治兵之時，建而不旆，受命則張而旆之。在道之時，則斂而不旆。將戰之時，則張而旆之。《左傳》「平丘之會，晉治兵于邾南，革車四千乘，建而不旆。壬申復旆之，諸侯畏之」，杜預曰：「軍將戰則旆，故曳旆以恐之。」此治兵不旆，將戰張旆之驗也。《聘禮》：「使者載旜，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。遂行，斂旜。及所聘之竟，張旜而誓。」使之旜，猶軍之旂旐也。使聽命於朝，猶軍聽命於野也。使載旜而受命，猶軍張旆而聽命也。使既行而斂旜，猶軍在道而斂旆也。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旜，猶軍將戰而張旆也。

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。今我來思，雨于付反。雪載塗。王事多難，不遑啓居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

孔氏曰：「方華，方生華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思，語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塗，凍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雪落而釋爲塗泥，是春凍始釋也。」簡書，戒命也。」又曰：「鄰國有急，以簡書相告，則奔命救之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或曰：簡書，策命臨遣之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古者無紙，有事則書之於簡，謂之簡書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本其往時所見，與今還時所遭，以見其出之久。」鄭氏曰：「征伐玁狁，因伐西戎，至春凍始釋而來反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王事多難，言玁狁雖衰，而西戎又入也。自北而西，不遑起居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豈無思歸之心？畏簡書不敢自遂。」

《采薇》之所謂往，遣戍時也。此詩之所謂往，在道時也。《采薇》之所謂來，戍畢時也。此詩之所謂來，歸而在道時也。

喓喓於遥反。草蟲，趯趯吐歷反。阜螽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勑中反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

首兩句，解見《草蟲》。○鄭氏曰：「君

子，斥南仲也。降，下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降者，莫不故下其心以自安也。」❶〇程氏曰：「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，爲一方所傒望，南仲之功於此尤盛。草蟲、阜螽，其類相應，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。此南仲之伐西戎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近西戎之國，聞南仲既征玁狁，將伐西戎，皆跳躍而鄉望之，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豈既却玁狁，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？」

薄，語辭也。「喓喓草蟲」以下六句，説者以《草蟲》之詩有之，遂亦以爲室家之語。觀其斷句曰「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」，其辭奮張，豈室家思望之語乎？「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閲，遑恤我後」，兩見於《谷風》、《小弁》之詩，其一夫婦也，其一父子也。

春日遲遲，卉許貴反。木萋萋。七西反。倉庚喈喈，音皆。采蘩祁祁。巨移反。執訊音信。獲醜，薄言還歸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夷。

毛氏曰：「卉，草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萋萋然茂美，喈喈然和鳴。采蘩之人，祁祁然衆多。」〇程氏曰：「訊，問也。其魁首當訊問者。醜，徒衆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夷，平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述其歸時，春日暄妍，草木榮茂，而禽鳥和鳴。於此之時，執訊獲醜而歸，豈不樂哉？」朱氏曰：「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此時亦伐西戎，獨言平玁狁者，玁狁大，故以爲始，以爲終。」

《出車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杕杜》，勞力報反。還役也。

有杕之杜，有睆華板反。其實。王事靡盬，繼嗣我日。日月陽止，女心傷止，征夫遑止。

❶ 「故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放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董氏曰：「因其所感而興也。」○杕杜，解見《唐風》。○毛氏曰：「睆，實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嗣，續也。十月爲陽。遑，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軍事在外，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。」○呂氏曰：「杜之有實，秋冬之交也。歲將暮矣，猶歎其未至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繼嗣我日，言其行役以日繼日，無有休息之期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日月陽止，歲將暮也。女心傷止，居者之思也。凡行役，唯居者之憂爲甚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婦人思望，憂傷征夫，如今已閑暇且歸也，而尚不得歸。」

有杕之杜，其葉萋萋。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。卉木萋止，女心悲止，征夫歸止。

丘氏曰：「萋萋，新葉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傷悲者，念其君子於今勞苦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卉木亦萋然有葉，則春將暮矣。歲莫之期既不至，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。」

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音起。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。檀徒丹反。車幝幝，尺善反。四牡痯痯，古緩反。征夫不遠。

呂氏曰：「杞之可食，春莫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伐檀》云伐輪、伐輻，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。《大明》云：『檀車煌煌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幝幝，敝貌。痯痯，罷貌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『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』，猶《草蟲》之詩，言『陟彼北山，言采其薇』，皆以見時物之變，感其君子久出，思得以見之，非有它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憂我父母，詒我父母之憂也。」丘氏曰：「我，君子也。父母，君子之父母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，四牡當罷矣，諒亦不遠當歸也。」范氏曰：「『檀車幝幝，四牡痯痯』，若聞其將至也。」

匪載匪來，憂心孔疚。居又反。期逝不至，

而多爲恤。卜筮偕止，會言近止，征夫邇止。

鄭氏曰：「載，裝載也。疚，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逝，往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期逝者，謂所期之日以逝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恤，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偕，俱。會，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邇，近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，既而匪載匪來，所以憂心孔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遠行不必如期，室家之情以期望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期已過而猶不至，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會卜筮之言，皆言近矣，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。」朱氏曰：「且卜且筮，其繇皆曰近矣，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？」○范氏曰：「以卜筮終之，言思之無所不爲也。《出車》勞率，故美其功；《杕杜》勞衆，故極其情。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，故能曲盡其情，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觀此詩言『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』，何以異於《鴇羽》『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，父母何怙』？言『期逝不至』，亦何以異於《采綠》『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』？然《鴇羽》、《采綠》，下之人自訴其勞苦，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。」

《杕杜》四章，章七句。

《魚麗力馳反》，美萬物盛多，能備禮也。文、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，始於憂勤，終於逸樂，故美萬物盛多，可以告於神明矣。

程氏曰：「太平之時，庶物繁盛，故能備禮。《六月》序云：『《魚麗》廢，則法度缺矣。』物不足，則不能備法度也。『文、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』以下，傳《詩》者之言也，不可取。」

魚麗于罶，音柳。鱨音常。鯊。音沙。君子有酒，旨且多。

毛氏曰：「麗，歷也。罶，曲梁也，寡婦之

笱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云：『嫠婦之笱謂之罶。』郭璞曰：『以薄取魚者名爲罶也。』然則曲，薄也。以薄爲魚笱，其功易成。號之寡婦笱耳，非寡婦所作也。」鱨，揚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鱨，一名黄揚，今黄頰魚是也。身形厚而長大，頰骨正黄，有力解飛者。」鯊，鮀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今吹沙也。』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『魚狹而小，常張口吹沙，故曰吹沙。』」太平而後，微物衆多。程氏曰：「罶，魚笱之易作者。麗於罶者，亦美大之魚也，見其盛多。」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，孔氏曰：「言風暴然後行火也。風暴者，謂氣寒，其風疾，即北風也，自十月始。」草木不折不芟，斧斤不入山林。孔氏曰：「草木黄落，斤斧乃入山林也。霜勁風暴，枝折葉隕，謂之折芟。蓋葉落而盡，似芟之也。」豺祭獸，然後殺。孔氏曰：「豺殺獸，聚而祭其先，然後可田獵。《月令》：『季秋，豺祭獸而戮禽。』故《夏小正》云：『十月，豺祭獸。』」獺祭魚，然後漁。孔氏曰：「獺聚其魚以祭先，然後可捕魚。《月令》：『孟春，獺祭魚。』」鷹隼擊，然後罻音畏。羅設。孔氏曰：「《夏小正》：『五月，鳩化爲鷹。』《月令》：『季夏，鷹乃學習。孟秋，鷹乃祭鳥。』《司裘》云『仲秋，王乃行羽物』，注云：『此羽物，小鳥鶉雀之屬，鷹所擊者。』罻，捕鳥網細密者也。自此以上，是取之以時也。」是以天子不合圍，諸侯不掩群，大夫不麛不卵，孔氏曰：「天子雖田獵，不得圍之使匝。諸侯言不掩群，大夫言不麛不卵，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，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。」士不隱塞，庶人不數罟，罟必四寸，然後入澤梁。孔氏曰：「梁止可爲防於兩邊，不得當中皆隱塞。罟目不得小，使小魚不得過，亦爲盡物也。」故山不童，澤不涸，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。」朱氏曰：「凡此皆先王之政也，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，仁厚愷悌之化，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，然後可行耳。不然，則叢脞已甚矣，豈所恃以爲治者哉？」〇蘇氏曰：「古之仁人，交萬物有道，取之有時，用之有節，則草木鳥獸繁植，無有求而不得。君子於是及其閑暇，而爲醴以燕樂之。其酒既旨且多，言無所不備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舊説『君子有酒旨』爲句，『且多』爲句，非是。當以『有酒』爲句，『旨且多』

爲句。言酒旨而又多也。且『罶』、『酒』，『鯊』、『多』，亦隔句協韻也。」

魚麗于罶，魴鱧。音禮。君子有酒，多且旨。

毛氏曰：「鱧，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魚》云『鱧，鯇』，舍人曰：『鱧名鯇。』」○❶郭璞曰「鱧鮦」。徧檢諸本，或作「鱧鯶」，或作「鱧鯇」。定本「鱧鮦」。「鮦」與「鯶」音同。

魚麗于罶，鰋音偃。鯉。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

毛氏曰：「鰋，鮎乃兼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魚》有『鰋鮎』，孫炎以爲鰋、鮎一魚，鱧、鯇一魚。郭璞以爲鰋、鮎、鱧、鮦四者各爲一魚。」

物其多矣，維其嘉矣。

蘇氏曰：「多則患其不嘉。」

物其旨矣，維其偕矣。

蘇氏曰：「偕，齊也。旨則患其不齊。」旨，即所謂嘉也。物雖嘉旨，然陸産或不如水産之盛，澤物不如山物之蕃，猶未可以言偕也。

物其有矣，維其時矣。

程氏曰：「盛而及時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若『季冬薦魚，春獻鮪』之類是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物常有而不乏，則可以待時而取之，故曰：『維其時矣。』物不常有，不可必其時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多而能嘉，旨而能齊，有而能時，言曲全也。」

有，即所謂偕也。物雖盛多而偕有，必適當其時，然後盡善。所謂時者，不專爲用之之時也。苟非國家閒暇，内外無故，則物雖盛，不能全其樂矣。

《魚麗》六章，三章章四句，三章章二句。

《鹿鳴》之什十篇，五十五章，三百一十五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

❶「○」，疑當删，此下自「郭璞」至「音同」二十六字，據《毛詩正義》爲孔穎達疏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

南陔之什

《南陔古哀反》，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。也。

《白華》，孝子之絜白也。

《華黍》，時和歲豐，宜黍稷也。

《由庚》，萬物得由其道也。

毛氏曰：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。」孔氏曰：「此云『有其義』，而《鄉飲酒之禮》注皆云『今亡，其義未聞』。《鄭志》答炅模云：『爲《記》注時，就盧君耳。先師亦然。後乃得毛公傳。』彼注又云後世衰微，幽、厲尤甚，禮樂之書稍廢棄，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亡，亦爲不見此《序》故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人或言亡《詩》六篇，古無其詩。既無詩，安得有此篇？必是有其辭。所以亡者，良由施之於笙，非若歌之可習。」○鄭氏曰：「《鄉飲酒》、《燕禮》皆曰：『笙入，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。』孔子論《詩》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，時俱在耳，篇第當在於此。遭戰國及秦之世，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，故存。至毛公爲《故訓傳》，乃分衆篇之義，各置於其篇端云。又闕其亡者，以見在爲數，故推改什首，遂通耳。而下非孔子之舊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據《六月》之《序》，《由庚》本在《華黍》之下，其義不備論。於此而與《崇丘》同處者，以其是成王之詩，故下從其類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毛公推改什首，予以爲非古，於是復爲《南陔》之什，則《小雅》之什皆復孔子之舊。」

《六月》序《小雅》諸篇，《魚麗》之後，初一曰《南陔》，次二曰《白華》，次三曰《華黍》，次四曰《由庚》，次五曰

《南有嘉魚》，次六曰《崇丘》，次七曰《南山有臺》，次八曰《由儀》，與《鄉飲酒禮》、《燕禮》奏樂之序皆合，《鄉飲酒禮》：「笙入，樂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。乃間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；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；歌《南山有臺》，笙《由儀》。」《燕禮》亦然。間歌之次，正與《六月》之序同。以孔氏之説考之，則毛公降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下從《由儀》耳。此孔子之舊也。蘇氏復《南陔》之什，既得之矣。而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尚仍毛氏之舊，今釐正之。董氏以爲笙入者，有聲而無詩，朱氏曰：「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，如《投壺》魯鼓、薛鼓之節，而亡之耳。」其説不爲無理。然《國語》：「叔孫穆子聘晉，伶簫詠歌《鹿鳴》之三。」《鹿鳴》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，則《南陔》以下，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？

《南有嘉魚》，樂音洛。與賢也。大音泰。平之君子，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。董氏曰：「文王大統未集，武王繼伐，方改定制度，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。傳曰太平，治之至也。然則非成王，其得謂太平君子哉？」○陳氏曰：「太平之時，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，失賢亦未必趨於亂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，不肖者漸致狎昵。間有勉强與賢者共享其樂，亦不能久。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，非天資敦厚，學與性成，不能如是也。」

南有嘉魚，烝之承反。然罩罩。張教反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。音洛，協句五教反。○朱氏曰：「樂，協韻去聲，其義則與音洛者同。」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毛傳於三章曰『興也』，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，足知魚、鵻皆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江漢之間，魚所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南方魚之善者，莫善於江漢之間。」○山陰陸氏曰：「嘉魚，鯉質鱒鱗，肌肉美，食乳泉，出於丙穴。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，穴口向丙，故曰丙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烝，王肅云：『衆也。』」朱氏曰：「烝然，發語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罩，篧助角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云

「籗謂之罩」，李巡曰：『籗，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。』」○范氏曰：「罩罩，取之不已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君子，成王也。嘉賓，新進之賢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燕，飲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得賢置酒，歡情怡暢，故樂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君子有酒，而嘉賓式宴以樂，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別本作『烝然』，《説文》亦作『蒸』字。」

嘉魚群然入於網，罩之又罩，取之不竭，興得賢之多也。賢才多寡，繫君上之好惡。樂與賢，則衆多；不樂與賢，則亦從而衰少矣。「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」，道其樂與賢之心也。

南有嘉魚，烝然汕汕。所諫反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衎。苦旦反。

毛氏曰：「汕，樔側交反。也。鄭氏曰：「樔者，今之樔罟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曰：『樔謂之汕。』」○李巡云：「汕，以薄取魚也。」衎，樂也。」○山陰陸氏曰：「君子求賢，上籠之如罩，下撩之如汕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『罩者抑之，罾者舉之，爲之難易，得魚一也。』」李氏曰：「以見求賢無方也。」

南有樛居虬反。木，甘瓠音護。纍力追反。之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綏之。

樛木，解見《周南》。○毛氏曰：「纍，蔓也。」陳氏曰：「瓠，蔓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瓠以得所附而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綏，安也。」

瓠有甘有苦，甘瓠則可食者也。樛木下垂以興君，瓠之甘者以興賢。「南有樛木，甘瓠纍之」，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。

翩翩者鵻，音隹。烝然來思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又思。

鵻，解見《四牡》。○李氏曰：「賢者群然，如鵻之來集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思，皆

爲辭。嘉賓既來，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。頻與之燕，言親之甚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來思之思，語辭也。又思，既燕而又思之，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。凡思字爲語助者，上字協韻；爲思慮之思者，本字協韻。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。」

《南有嘉魚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崇丘》，萬物得極其高大也。

毛氏曰：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。」

《南山有臺》，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

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。樂音洛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樂只君子，萬壽無期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臺，夫須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夫須，莎草，可爲蓑笠。《都人士》云臺笠。」萊，草也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萊，草名，其葉可食，今兗州人烝以爲茹，謂之萊烝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只，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無期，無期竟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高山多草木，如周大國多賢才。」李氏曰：「詩人之意，只言山之有草木，以喻國之有賢者。若必一一爲說，則拘矣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君用賢，則天下頌之。其用不賢，則天下詛之。賢人必爲國行善政，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，故用賢則榮，不用賢則辱；用賢則有福，不用賢則有禍；用賢則壽，不用賢則夭，此天下之通道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壽夭，天也。得賢何益於壽？曰：君子有四時：朝、夕、晝、夜。節宣其氣，勿羸其體。苟不近賢者，則非鬼非食，惑以喪志，雖欲壽，得乎？」

賢才之盛多如此，樂哉王者，誠可爲邦家之基矣，誠可以萬壽無期矣。五章反覆詠嘆之，樂之至也。

南山有桑，北山有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光。樂只君子，萬壽無疆。居良反。

南山有杞，北山有李。樂只君子，民之父

母。樂只君子，德音不已。

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杞，其樹如樗，一名狗骨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已，止也。不止者，言長見稱頌也。」

南山有栲，音考。北山有杻。女久反。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？樂只君子，德音是茂。

毛氏曰：「栲，山樗。杻，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遐，遠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遐、何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眉壽，秀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茂，盛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遐不眉壽，猶云：『不遐遠眉壽乎？』」

南山有枸，俱甫反。北山有楰。音庾。樂只君子，遐不黄耇？音茍。樂只君子，保艾五蓋反。爾後。

毛氏曰：「枸，枳枸。孔氏曰：「宋玉賦云：『枳枸來巢。』則枸木多枝而曲，所以來巢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枸樹高大似白楊，有子著枝端，大如指，長數寸，噉之甘美如飴，八月熟。今官園種之，謂之木密。』」❶楰，鼠梓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楸屬也。』陸璣《疏》曰：『其樹葉木理如楸，山楸之異者，今人謂之苦楸是也。』」黄，黄髮也。孔氏曰：「老人髮白復黄也。」耇，老也。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耇，面凍梨，色如浮垢。』」艾，養。保，安也。」

《南山有臺》五章，章六句。

《由儀》，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。

毛氏曰：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。」

《蓼音六蕭》，澤及四海也。鄭氏曰：「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蠻，謂之四海。《虞書》曰：『州十有二師，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長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澤及四海，言澤及天下之諸侯，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。」

蓼彼蕭斯，零露湑息敘反。兮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寫兮。燕笑語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蓼，長大貌。蕭，蒿

❶「密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蜜」。

也。孔氏曰：「蕭，郭璞云即蒿也。《生民》曰『取蕭祭脂』，蕭，香物也。」湑湑然，蕭上露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見君子者，言朝見於天子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寫者，輸寫其心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寫者，舒其情意，無留恨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寫者，傾其瞻仰之心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諸侯來朝，王者推恩以接之，無所不及，如零露之於蕭。故其既見天子也，其心莫不傾盡。天子又申之以燕禮，於其燕也，極其笑語而無間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有譽處兮，謂君接之以溫厚，則下情得伸，讒毀不入，而美名可保也。」

蓼彼蕭斯，零露瀼瀼。如羊反。既見君子，爲龍爲光。其德不爽，壽考不忘。

毛氏曰：「瀼瀼，露蕃貌。龍，寵也。爽，差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爲龍爲光，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，故皆願其壽考，而永不忘於心也。」

四海諸侯，遠近、大小、親疎亦不齊矣，而王者德施之普，各稱其分，莫不滿足，所謂「其德不爽」也。苟有心於其間，豈能無偏黨差忒哉？

蓼彼蕭斯，零露泥泥。乃禮反。既見君子，孔燕豈開在反。弟。音悌。宜兄宜弟，令德壽豈。

毛氏曰：「泥，霑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孔，甚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燕，燕諸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豈，樂。弟，易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兄弟，同姓諸侯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天子既如是，宜其有令善之德，壽而且樂也。」

天子之待諸侯，甚燕樂而豈弟也。兄弟，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。四海諸侯，莫不在其中矣。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，於是祝頌之曰：「庶幾天子，宜兄宜弟，無不親睦。有令善之德，壽

而且樂乎。」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辭，以見其疎也。

蓼彼蕭斯，零露濃濃。奴同反。既見君子，鞗徒彫反。革沖沖，勑弓反。和鸞雝雝，萬福攸同。

毛氏曰：「濃濃，厚貌。鞗，轡也。革，轡首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轡，靶也。馬轡所靶之外，有餘而垂者，謂之革。鞗皮爲之，故曰鞗革。』」沖沖，垂飾貌。」○《後漢志》注曰：「干寶《周禮注》和鸞，皆以金爲鈴，鸞者在衡，和者在軾。《魯訓》曰：「和，設軾者也。鸞，設衡者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在軾曰和，在軛曰鸞。』」馬動則鸞鳴，鸞鳴則和應，舒則不鳴，疾則失音，故《詩》云：『和鸞雍雍。』言得其和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在鑣曰鸞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四驖》箋云：『置鸞於鑣，異於乘車。』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攸，所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乘馬路車，天子所以好諸侯也。有車馬，則有鞗革和鸞矣。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，則萬福所同也。」《韓奕》之二章曰：「王錫韓侯，鞗革金厄。」三章曰：「其贈維何？乘馬路車。」即其事也。

《蓼蕭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湛直減反露》，天子燕諸侯也。《左傳》：「甯武子曰：『昔諸侯朝正於王，王宴樂之，於是乎賦《湛露》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燕，謂與之燕飲酒也。諸侯朝覲會同，天子與之燕，所以示慈惠。」

湛湛露斯，匪陽不晞。音希。厭厭於鹽反。夜飲，不醉無歸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湛湛，露茂盛貌。陽，日也。晞，乾也。厭厭，安也。孔氏曰：「安，閑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久也。」夜飲，私燕也。宗子將有事，則族人皆侍。不醉而出，是不親也。醉而不出，是渫宗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天子燕諸侯之禮亡，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説耳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伏生《書傳》曰：『既侍其宗，然後得

燕。燕私者何？而與族人飲，❶飲而不醉，是不親。醉而不出，是不敬。」與此傳同。諸侯《燕禮》曰：『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，甸人執大燭於庭，閽人爲燭於門外。賓醉，北面坐，取其薦脯以降，奏《陔夏》，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，❷遂出。』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露，以夜降者也。因其夜飲，故近取以爲比云。湛湛之露，潤霑於物，非至曙則不乾。厭厭之飲，恩被於諸侯，非至醉則不止。舉其燕私慇勤之意，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懕，安也。《詩》曰：『懕懕夜飲。』」

湛湛露斯，在彼豐草。厭厭夜飲，在宗載考。

毛氏曰：「豐，茂也。夜飲必於宗室。」丘氏曰：「言在所尊者之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宗室，蓋路寢之屬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考，成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言在彼豐草、杞棘者，以露之被草木，如王恩被諸侯爾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王者，天下之宗，諸侯之所主也。在宗載考，禮成而恩洽也。」

湛湛露斯，在彼杞棘。顯允君子，莫不令德。

孔氏曰：「顯允，明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君子，指諸侯爲賓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令，善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令德令儀者，言此與燕之臣，皆有令德令儀爾。」程氏曰：「忠順之心，温克之容，皆令德也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前兩章言厭厭夜飲，後兩章言令德令儀，然則雖過三爵，亦可謂不繼以淫矣。」

其桐其椅，於宜反。其實離離。豈弟君子，莫不令儀。

椅，解見《定之方中》。○毛氏曰：「離離，垂也。」程氏曰：「離離，猶纍纍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其桐其椅，木之美者。其實離離然，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。孔氏曰：「言

❶「而」上，《毛詩正義》阮元《校勘記》謂當有「已」字。
❷「内」，原作「外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
其蘊藉自持，威儀不至醉亂。」詩人比事，多於卒章別引他物。」

《湛露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南陔》之什十篇，其六篇亡，其四篇十七章，八十六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

彤弓之什

《彤徒冬反弓》，天子錫有功諸侯也。《左傳》：「甯武子曰：『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，於是乎賜之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玈弓矢千，以覺報宴。』」注：「愾，恨怒也。覺，明也。謂諸侯有四夷之功，王賜之弓矢，又爲歌《彤弓》，以明報功宴樂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凡諸侯賜弓矢，然後專征伐。」

范氏曰：「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，故爲之方伯、連帥以維之。其有功則賜之弓矢，使專征伐，以正諸夏。此王室之所以尊也。不然，則强陵弱，大并小，而莫之制。天子之政令，有所不行，故曰：『《彤弓》廢，則諸夏衰矣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周室東遷之後，賞罰無章，然彤弓之賜，惟及晉文侯、文公二人，則先王盛時可知矣。」

所謂專征者，如四夷入邊、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。其他則九伐之灋，乃大司馬所職，非諸侯所專也，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。

彤弓弨尺昭反。兮，受言藏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貺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饗之。

毛氏曰：「彤弓，朱弓也。以講德習射。孔氏曰：「彤，赤，故言朱弓。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。彤弓漆之色赤，玈弓漆之色黑也。賜弓赤一而黑十，以赤爲重耳。《周禮》無彤弓之名。傳言『講德習射』，則彤弓，其《周禮》之唐弓、大弓乎？《夏官·司弓矢》『唐弓、大弓以授學射者、使者、勞者』，注：『往體寡，來體多，曰王弓、弧弓，皆遠射强弓也。往體多，來體寡，曰夾弓、庾弓，皆近射弱弓也。往體、來體若一，曰唐弓、大弓，學射者弓用中，後習强弱則易也。』勞者，勤勞王事，若晉文侯、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。講德，謂射禮也。」弨，弛式氏反。貌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說文》云『弨，弓反』，謂弛之而體反也。」○李氏曰：

「言者，語辭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受言藏之者，工成而獻王，王受而藏之，以待賜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貺，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朝，早朝也。孔氏曰：「燕或至夜，饗則如其獻數，禮成而罷。《左傳》曰：『鄭饗趙孟，禮終乃燕。』是饗不終日也。」大飲賓曰饗。」孔氏曰：「饗者，烹太牢以飲賓，殽牲俎豆盛於食燕。《周語》曰：『王饗有體薦，燕有折俎。』公當饗，卿當燕，是禮盛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，故行饗禮於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其賜之也，行之以饗禮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天子錫有功諸侯，必曰『中心貺之，喜之好之』者，言是錫也，非以爲儀也，出於吾情而非勉也。饗之、右之、醻之者，言功之大者情必厚，情之厚者賜必多，賜之多者儀必盛，所謂本末情文，無所不稱者也。」范氏曰：「鍾鼓，大樂也。饗，盛禮也。」

「彤弓弨兮，受言藏之」，言其重也。受弓人所獻，藏之王府，以待有功，不敢輕予人，如《説命》「惟衣裳在笥」之意也。「我有嘉賓，中心貺之」，言其誠也。中心實欲貺之，非由外也。「鐘鼓既設，一朝饗之」，言其速也。以王府寶藏之弓，一朝舉以畀之，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。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，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，則與「受言藏之」者異矣。賞賜非出於利誘，則迫於事勢。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，則與「中心貺之」者異矣。屯膏吝賞，功臣解體，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，則與「一朝饗之」者異矣。

彤弓弨兮，受言載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喜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右音又。之。

王氏曰：「其藏弓也，載以抗之，櫜以韜之，則以言其藏之無敵不弔也。」❶○毛

❶「弔」，四庫本作「敬」。

氏曰：「右，勸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設饗禮，勸其功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尊而右之。」

彤弓弨兮，受言櫜古刀反。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好呼報反。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醻市由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櫜，韜吐刀反。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弓衣也。」醻，報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醻之者，既獻矣，又醻之也。主既獻，賓既酢，則報施足矣，於是有醻焉，則所以爲厚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飲酒之禮，主人獻賓，賓酢主人，主人既飲又酌賓，謂之醻。」

《彤弓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》，樂音洛。育材也。君子能長張丈反。育人材，則天下喜樂之矣。鄭氏曰：「樂育材者，歌樂人君教學國人。秀士、選士、俊士、造士、進士，養之以漸，至於官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先王盛時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，其制見於《周官》、《孟子》與夫《禮記》漢儒之説者，皆不同也，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。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，養其良知良能之善，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，則其意未嘗不同也。故《孟子》曰『學則三代共之』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此所謂長育人材者。能如是，則天下喜樂之，宜矣。」

吕氏曰：「長育人材之道，固多術矣，而莫先於禮儀。禮儀者，内外兼養，非心過行，無所從入，此人材所以成也。故曰：『《菁菁者莪》廢，則無禮儀矣。』」○陳氏曰：「《小雅》二十二詩，皆因其事而歌之也。《菁菁者莪》之詩，則宜何歌？其天子行禮於學校，燕飲而歌之與？」

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。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菁菁，盛貌。莪，蘿蒿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莪，蒿也。一名蘿蒿，生澤田漸洳之處，葉似邪蒿而細，科生。二月中，莖可生食，又可蒸。」中阿，阿中也。大陵曰阿。君子能長育人材，如阿之長莪菁菁然。」吕

黎韓氏曰：「君子之長育人材，若大陵之長育微草，能使之菁菁然盛也。」○昌黎韓氏曰：「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者，天下美之之辭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謂此君子，樂易而有威儀耳。」鄭氏曰：「以禮儀見接。」○范氏曰：「養天下之賢材，莫如致敬以有禮，則賢者出，而風俗厚矣。禮所以養天下之材，樂且有儀，所以爲先也。」

菁菁者莪，在彼中沚。音止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喜。

毛氏曰：「中沚，沚中也。」

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陵。既見君子，錫我百朋。

毛氏曰：「中陵，陵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錫，賜也。古者貨貝，五貝爲朋。孔氏曰：「《前漢·食貨志》：『王莽置貝貨五品：大貝四寸八分以上，二枚爲一朋，直錢二百一十。❶壯貝三寸六分以上，❷二枚爲一朋，直錢五十。么貝二寸四分以上，二枚爲一朋，直錢三十。小貝一寸二分以上，二枚爲一朋，直錢一十。不成貝寸二分，漏度不得爲朋，率枚直錢三文。』王莽多舉古事，而行五貝，故知古者貨貝焉。」錫我百朋，得禄多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彼厚之以禄，則士之才成矣，樂其成吾才，而又能用我也，豈特爲厚禄乎哉？」○范氏曰：「錫我百朋，言獲益於王之多也。」

汎汎芳劍反。楊舟，載沈載浮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休。

毛氏曰：「楊木爲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載，則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休者，休休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載沈載浮，猶言『載清載濁』、『載馳載驅』之類，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。既見君子，心休休然安定也。」

《菁菁者莪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變小雅 變大雅説附

鄭氏曰：「《詩譜》曰：『《小雅·六月》、

❶「十」下，武英殿本《漢書》有「六」字。

❷「壯」，原作「牡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與殿本《漢書》改。

《大雅·民勞》之後，皆謂之變雅。美惡各以其時，正之次也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從《六月》至《無羊》十四篇，是宣王之變小雅。皇甫謐曰：「宣王三十年，王伐魯，諸侯從此而不睦，蓋周衰自此而漸也。大局宣王之美詩，多是三十年前事，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，王德漸衰，亦容美刺並作，不可以限斷也。」從《節南山》至《何草不黄》四十四篇，前儒申公、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。孔氏曰：「鄭氏《詩譜》謂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皆刺厲王詩，毛氏移之於此。若如鄭言，《毛詩》爲毛公所移，四篇容可在此。今《韓詩》亦在此。王肅、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，❶孫毓曰：『毛公明於詁訓篇義，誠自刺厲王，無緣横移其第，改爲幽王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《小雅》無厲王之詩，鄭氏以爲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皆厲王之詩也。毛公作《故訓傳》而遷其第，因改之耳。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，曰：『師尹、皇甫不得並政，褒姒、豔妻不得偕寵，番與鄭桓不得同位。』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。使幽王之世，師尹、皇甫、番與鄭桓，先後在事，褒姒以色居位，謂之豔妻，其誰曰不可？且漢之諸儒，異師相攻，甚於仇讎。苟毛公誠改《詩》第，則他師將不肯信。而《韓詩》之次與《毛詩》合，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。」從《民勞》至《桑柔》五篇，是厲王之變大雅。從《雲漢》至《常武》六篇，是宣王之變大雅。《瞻卬》及《召旻》二篇，是幽王之變大雅。」

《六月》，宣王北伐也。《鹿鳴》廢，則和樂缺矣；《四牡》廢，則君臣缺矣；《皇皇者華》廢，則忠信缺矣；長樂劉氏曰：「四海廣遠，耳目之所不能及，非有忠信司其見聞，其可哉？」《常棣》廢，則兄弟缺矣；《伐木》廢，則朋友缺矣；《天保》廢，則福禄缺矣；《采薇》廢，則征伐缺矣；王氏曰：「《采薇》之師，不得已而後起。序其情而閔其勞，所謂説以使民犯難者也。征伐之義，如斯而已。」《出車》廢，則功力缺矣；《杕杜》廢，則師衆缺矣；王氏曰：「征

❶「皇」，原作「王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伐之功力，在將帥而已。而將帥之所恃者，師衆也。」《魚麗》廢，則法度缺矣；《南陔》廢，則孝友缺矣；《白華》廢，則廉耻缺矣；《華黍》廢，則蓄積缺矣；《由庚》廢，則陰陽失其道理矣；《南有嘉魚》廢，則賢者不安，下不得其所矣；《崇丘》廢，則萬物不遂矣；《南山有臺》廢，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反。矣；《由儀》廢，則萬物失其道理矣；《蓼蕭》廢，則恩澤乖矣；《湛露》廢，則萬國離矣；《彤弓》廢，則諸夏户雅反。衰矣；《菁菁者莪》廢，則無禮儀矣；《小雅》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。孔氏曰：「宣王所以北伐者，由厲王《小雅》盡廢，致四夷交侵。」〇張氏曰：「《小雅》盡廢，未必皆厲王之罪，固亦有漸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成、康既没，文、武之政，侵尋弛壞。至于夷、厲，而《小雅》盡廢矣。蓋其人亡，其政息。雖鐘鼓管弦之聲未廢，然其實不舉，則無所施之，所謂廢也。宣王中興，内脩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北伐南征，以復文、武之境土，故序《詩》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，以發其端。而《小雅》之見於經者，於是變矣。」

六月棲棲，音西。戎車既飭。音敕。四牡騤騤，求龜反。載是常服。玁狁孔熾，尺志反。我是用急。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國。

長樂劉氏曰：「六月，建巳之月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棲棲，不安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與《論語》『栖栖』同。注：『栖栖，猶皇皇，言其不安也。』」〇毛氏曰：「棲棲，簡閲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戎車，其等有五。」《周禮》「車僕掌戎路之萃，廣車之萃，闕車之萃，苹車之萃，輕車之萃」，注：「萃，猶副也。此五者皆兵車，所謂五戎。戎路，王在軍所乘也。廣車，横陳之車也。闕車，所用補闕之車。苹，猶屏也，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。輕車，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。五者之制及萃數，未盡聞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飭，齊正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戎車既飭者，謂甸出乘車，必簡閲其車甲、牛馬、士卒、干戈，以爲精强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騤騤者，馬之强而有節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戎車之常服，韋弁服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所乘四馬皆强壯，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。《司服》云『凡兵事，韋弁服』，注云：『韋弁，以韎韋爲弁。』又以爲衣，《春秋》『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』是也。

《周禮》云韋弁、皮弁服，皆素裳白舄，以淺赤韋爲弁，又以爲衣，而素裳白舄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孔，甚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熾，盛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于，曰也。董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以于爲曰，則王于者謂王曰也。如下章『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』，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？」〇李氏曰：「按《左傳》樂武子曰：『楚自克庸以來，其君無日不討國人，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。』杜元凱以于爲曰，與此正同。」匡，正也。記六月者，當夏出兵，明其急也。李氏曰：「《司馬法》云：『冬夏不興師。』宣王六月出師，以玁狁侵伐，不得已也。」王曰：『今女出征玁狁，以正王國之封畿。』」孔氏曰：「言王國，以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要服之內，是王國之封畿也。」

比毗志反。物四驪，閑之維則。維此六月，既成我服。我服既成，于三十里。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。

《釋文》曰：「比，齊同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物，毛物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夏官・校人》云『凡大事，祭祀、朝覲、會同，毛馬而頒之。凡軍事，物馬而頒之』，注云：『毛馬，齊其色。物馬，齊其力。』傳以直言物則難解，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。然則比物者，比同力之物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既比其物，而又四驪，言馬有餘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戎車齊力尚强，不取同色。而言四驪者，雖以齊力爲主，亦不厭其同色也，故曰『駟騵彭彭』，又曰『乘其四騏』。田獵齊足，而曰『四黄既駕』，是皆同色也。無同色者，乃取異毛耳，『騏騮是中，騧驪是驂』是也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閑習之久，則進退馳驅，不失其則，言其教閲有素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服，戎服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師行三十里。」漢文帝詔曰：「吉行五十里，師行三十里。」〇《前漢・律曆志》：「武王伐紂，師初發，以殷十月戊子，日在析木箕七度，故傳曰：『日在析木。』是夕也，月在房五度，房爲天駟，故傳曰：『月在天駟。』戊午度于孟津，孟津去周九百里，師行三十里，故三十一日而度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王曰：『今女出征伐，以佐助我天子之事。』」〇王氏曰：「『比物四驪，閑之維則』者，既言『駟牡騤騤』矣，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。『維此六月，既成我服』者，既言『載是常服』矣，

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是月之中，即成我服。既成我服，即日遂行。不徐不疾，盡舍而止。又見其應變之速，從事之敏，而不失其常度也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所以出征者，以佐天子鎮撫四夷，安中國，非小事也。」

四牡脩廣，其大有顒。玉容反。薄伐玁狁，以奏膚公。有嚴有翼，共音恭。武之服。共武之服，以定王國。

毛氏曰：「脩，長。廣，大也。顒，大貌。奏，爲。膚，大。公，功也。嚴，威嚴也。翼，敬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有嚴有翼，言將帥之德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共與供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服，事也。」〇呂氏曰：「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。」〇范氏曰：「凡兵事，莫尚於嚴，莫先於敬。共武之服者如此，則足以定王國矣。」

玁狁匪茹，如豫反。整居焦穫。音護。侵鎬胡老反。及方，至于涇陽。織音志。文鳥章，白旆央央。於良反。元戎十乘，繩證反。以先啓行。户郎反。

鄭氏曰：「茹，度也。整，齊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整居，言無憚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焦穫，周地接于玁狁者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周有焦穫。」〇郭璞曰：「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。」〇孫炎曰：「周，岐周也。以焦穫繼岐周言之，則於鎬京爲西北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鎬也，方也，皆北方地名。」孔氏曰：「鎬，王肅以爲鎬京。王基駮曰：『據下章云「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」，言吉甫自鎬來歸，猶《春秋》「公至自晉」、「公至自楚」也。長安、洛陽，代爲帝都，而濟陰有長安鄉，漢有洛陽縣，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。』」〇《前漢書》劉向疏曰：「吉甫之歸，周厚賜之。其《詩》曰：『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』千里之鎬，猶以爲遠。」顏師古曰：「鎬，非豐鎬之鎬。」涇陽，涇水之北。」孔氏曰：「水北曰陽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織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謂之幟。幟與織，字雖異，音實同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鳥章，

錯革鳥爲章也。孔氏曰：「錯，置也。革，急也。畫急疾之鳥隼是也。獨言鳥章者，百官建旗，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。」白旆，繼旐者。央央，鮮明貌。孔氏曰：「旆繼旐垂之。云『白茷，繼旐者』，茷與旆古今字也。此旗而言旐者，散則通名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織，徽織也。將帥以下，衣皆著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徽織者，自王以下，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，其象但小耳，以絳爲縿，各畫其章。又絳爲旒，書名於末爲徽織，以着於衣。《司常》『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』，注云：『物名者，所畫異物則異名也。屬，謂徽織也。《大傳》謂之徽號，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，皆其舊象也。』《士喪禮》曰：『爲銘各以其物，亡則以緇，長半幅，赬末，長終幅，廣三寸，書名於末。』此蓋其制也。兵，凶事。若有死者，亦以相別也。死之銘旌，即生之徽織。」元，大也。夏后氏曰鉤車，先正也。殷曰寅車，先疾也。周曰元戎，先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司馬法》文也。先疾、先良，傳因名以解之。元戎，大車之善者，故云先良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軍前曰啓，後曰殿。元戎十乘，以先軍行之前者，所謂選鋒也。兵法，兵無選鋒曰北。」《史記·三王世家》云「虛御府之藏，以賞元戎」，注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元戎十乘，以先啓行。』韓嬰《章句》曰：『元戎，大戎，謂兵車也。車有大戎十乘，謂車縵輪，馬被甲，衡扼之上盡有劒戟，名曰陷軍之車，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言玁狁不度其力，輕侮天子，整居焦穫，又侵于鎬，漸進于方，未已也，遂至于涇陽。觀其賊鋒，可謂孔熾矣，安得不飭勵我師，以攘斥之乎？」○朱氏曰：「是以建旌旗，選鋒鋭，進聲其罪而致討焉。直而壯，律而臧，有所不戰，戰必勝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旆作茷，曰：「本又作旆。」

「日月爲常，交龍爲旂」之類，皆幟之文也，鳥章特其一爾。詩之所指，乃所建之旗。鄭氏所箋，乃所服之號，初非一物，以其古之軍制，故附見焉。

戎車既安，如輊竹二反。如軒。四牡既佶，其乙反。既佶且閑。薄伐玁狁，至于大音泰。

原。文武吉甫，萬邦爲憲。

朱氏曰：「輊，車之覆而前也。軒，車之却而後也。」《後漢書》馬援疏云「居前不能令人輊，居後不能令人軒」，注：「言爲人無所輕重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佶，壯健之貌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大原，地名，亦曰大鹵，今在大原陽曲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文武，有文有武也。吉甫，尹吉甫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此時大將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憲，法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戎車既安正矣，從後視之如輊，從前視之如軒，是適調也。四牡既壯健矣，且復閑習。」范氏曰：「凡兵之動，莫善於馬之良，故一章曰『四牡騤騤』，二章曰『比物四驪，閑之爲則』，三章曰『四牡脩廣，其大有顒』，五章曰『四牡既佶，既佶且閑』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薄伐玁狁，至于大原，言逐出之而已。」吕氏曰：「治戎有備，車馬安閑，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。」〇《前漢書》嚴允曰：「當周宣王時，獫狁内侵，至于涇陽。命將征之，盡境而還。其視戎狄之侵，譬猶蟁蝱之螫，敺之而已。」〇

王氏曰：「能伐敵而攘之，則吉甫之力。於是美之曰：『文武吉甫，萬邦爲憲。』非文無以附衆，非武無以勝敵。能文能武，則萬邦以爲法矣。」

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飲於鴆反。御諸友，炰白交反。鱉卑滅反。膾古外反。鯉。侯誰在矣，張仲孝友。

毛氏曰：「祉，福也。御，進也。」〇范氏曰：「諸友，王之諸臣也。王以群臣爲友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侯，維也。張仲，賢臣也。善父母爲孝，善兄弟爲友。使文武之臣征伐，與孝友之臣處内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吉甫既伐玁狁而歸，天子以燕禮樂之，又多受賞賜也。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，又日月長久，故飲之酒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進諸友與俱飲，以盡其歡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炰鱉膾鯉，又加其珍美之饌，所以極勸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燕禮，其牲狗。天子之燕，

不過有牢牲。魚鼈非常膳，故云加之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於諸友之中，維誰在矣？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，以顯孝友之臣處内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宣王使吉甫征伐，而與張仲居朝，所以輔其德也。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，則雖征伐有功於外，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内。朝廷，心腹也。戎狄，四支也。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，然後戎狄可攘，而外患可除矣。」王氏曰：「吉甫爲將於外，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，❶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。妨功害能之人至，則若吉甫者，其身之不閑，何暇議勝敵哉？」

《酒誥》曰：「矧大史友，内史友。」君固以臣爲友也，蓋其親近者也。

《六月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采芑音起》，宣王南征也。孔氏曰：「上言伐，此云征，便辭爾，無義例也。」

薄言采芑，于彼新田，于此菑側其反。畝。方叔涖音利。止，其車三千，師干之試。方叔率止，乘其四騏，四騏翼翼。路車有奭，許力反。簟茀音弗。魚服，鉤膺鞗音條。革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薄言，發語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芑，菜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芑菜，似苦菜也，莖青白色，摘其葉，白汁出，脆可生食，亦可蒸爲茹，青州人謂之芑。西河鴈門芑尤美，胡人戀之不出塞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即今苦蕒菜，宜馬食。軍行采之，人馬皆可食也。」田一歲曰菑，二歲曰新田，三歲曰畬。孔氏曰：「《釋地》文。菑者，災也。孫炎曰：『菑，始災殺其草木也。新田，新成柔田也。畬，和也，田舒緩也。』郭璞曰『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』，是。」方叔，卿士也，受命而爲將也。涖，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兵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其車三千，則爲甲士九千，步卒二十一萬六

❶「王」，原作「三」，據宮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千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其車三千，以荆蠻强盛，不得不爾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其車三千，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，王氏謂會諸侯之師，此皆以文害辭、辭害意之過。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，豈必實有此數哉？」○程氏曰：「師干，猶今云兵甲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師，衆也。干，楯也。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。」試，肄習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率者，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，翼翼然甚壯健。」朱氏曰：「翼翼，順序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奭，赤貌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路車，金路也。金路赤飾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瞻彼洛矣》『韎韐有奭』，彼茅蒐染爲奭，故知赤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。」○魚服，解見《采薇》。○鄭氏曰：「鉤膺，樊纓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巾車》五路，唯金路有鉤，以金爲之，馬頷之飾也。在馬膺之飾，唯有樊纓，故引樊纓以解膺。樊，今馬大帶。纓，今馬鞅。方叔不乘革路者，以革路臨陣所乘。」○鞗革，解見《蓼蕭》。○程氏曰：「采芑于新田、菑畝，皆地力方盛處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，然後用之。」鄭氏曰：「士，軍士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采芑新田，言豈徒治田，習陣法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因治田而講武事，古之法皆然。如《六月》云『我服既成，于三十里』，與『駿發爾私，終三十里』之義同。畎澮溝洫之法，即行伍營陣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涖止則布其行陣，故止曰『其車三千』。率止則作而用之，故言其車馬之盛，服飾之美。」○《釋文》涖作蒞，曰：「本又作涖。」

薄言采芑，于彼新田，于此中鄉。方叔涖止，其車三千，旂旐央央。方叔率止，約軝祈支反。錯衡，八鸞瑲瑲。七羊反。服其命服，朱芾音弗。斯皇，有瑲葱珩。音衡。

蘇氏曰：「中鄉，民居在焉，故其田尤治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交龍爲旂，龜蛇爲旐。」董氏曰：「旂，諸侯所建也。旐，縣鄙所建也。九旗之物，太常，王所建。旞、旌，象輅、木輅所建。其諸臣之旗，旂爲上，旐爲下。此言上下所建，則餘得兼舉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軝，長轂之軝也。朱而約之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軝，長轂。』朱而約之，謂

以皮纏之，而上加以朱漆也。」錯衡，文衡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錯者，雜也。雜物在衡，是有文飾，其飾之物，注無云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四馬八鸞。」朱氏曰：「鈴在鑣曰鸞。馬口兩旁各一，四馬故八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瑲瑲，聲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命服，所受命於天子之服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方叔出率，則王命加等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朱芾，黄朱芾也。孔氏曰：「《斯干》傳云：『天子純朱，諸侯黄朱。』」皇，猶煌煌也。瑲，珩聲也。葱，蒼也。三命葱珩。」李氏曰：「葱珩，乃蒼玉之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葱，如葱之色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云：『三命，赤韍葱珩。』三命至九命皆葱珩，非謂方叔唯三命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其行也，受服章之尊美，言付之重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始行之時，具命服與其芾佩，所以示衆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或曰：『吴起可謂知戰矣，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。』曰：『是何足以言知戰也？子見夫乞人乎？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，其聲可哀也。不若是，不足以濟其身。若乃家丈人者，五十可以衣絲，七十可以食肉，子孫奉之耳。父母之仇，不共天下；兄弟之仇，不與共國，非虚加之也，然後稱于人情。視民如子者，民報之如父母；視民如弟者，民事之如兄。無所仇云耳，有則争先致力焉。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，然後爲用哉？故用民者，矯之以身，徇之以愛，濟之以術，苟一時之勝而已矣，惡可以久也？《詩》云：「服其命服，諸芾斯皇，八鸞瑲瑲。」❶道上不失其度，下不失其節也。「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。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」，君子之所依，而小人以爲己腓，安在其毁上下之節哉？』」○《釋文》「有瑲」作「有創」，曰：「本又作瑲。」

鴥惟必反。彼飛隼，其飛戾天，亦集爰止。方叔涖止，其車三千，師干之試。方叔率止，鉦音征。人伐鼓。陳師鞠居六反。旅。顯允方叔，伐鼓淵淵，振旅闐闐。徒顛反。

孔氏曰：「鴥鴥然而集也。」○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隼，鷂屬也。或謂之雀鷹，春化爲布穀者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戾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三稱『其車三千』

❶「瑲瑲」，原作「鎗鎗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者，重師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鉦以静之，鼓以動之。伐，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鉦也，鼓也，各有人焉。言鉦人伐鼓，互言爾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鉦，鐃也。似鈴，柄中上下通。』然則鈴即《周禮》之鐃也。《説文》又曰：『鐲，鉦也，鐃也。』則鐲、鐃相類，俱得以鉦名之。故《鼓人》注云：『鐲，鉦也。形如小鐘。』是鐲亦名鉦也。鐲似小鐘，鐃似鈴，是有大小之異耳。凡軍進退，皆鼓動鉦止，非臨陣獨然。此文在『陳師鞠旅』之上，是未戰時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周官》曰：『鳴鐃且却，聞鉦而止。』則鉦、鐃二物也。但《司馬》有錞、鐃、鐸，而不言鉦，故前世疑之。崔靈恩《集注》謂鉦人伐鼓，則勇於戰也。今《詩》謂『陳師鞠旅』，則未戰矣。安得鉦人爲擊鼓使進哉？就如此，則亦亂於軍制矣。」二千五百人爲師，五百人爲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鞠，告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陳師告旅，亦互言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顯允，明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淵淵，鼓聲也。鄭氏曰：「謂戰時進士衆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淵淵，深也。師衆則鼓遠，鼓遠則聲深矣。」入曰振旅，復長幼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古者春教振旅，秋教治兵，以戎是大事，又三年一教。隱五年《左傳》曰：『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。』是征伐之時出軍，至對陳用治兵禮。戰止至還歸，用振旅法，名異而禮同也。《釋天》云：❶『出爲治兵，尚威武也。入爲振旅，反尊卑也。』孫炎曰：『出則幼賤在前，貴勇力也。入則尊老在前，復常法也。長幼出入，先後不同，而云禮一者，坐作進退如一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戰止將歸，又振旅伐鼓闐闐然。」董氏曰：「闐闐，其衆行聲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雖將之才，士之衆且勇，進退得宜，趣舍有節。言隼之急疾，亦集於所止，興兵雖强，用之有節而不過也。其伐鼓也，淵淵平和不暴急。❷其振旅也，鼓聲闐闐，整綏之狀。」又曰：「振旅之行亦以鼓，止行則以鉦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集注》作『伐鼓鼘鼘』，《説文》引字同。此闐闐，《説文》引《詩》作『振旅嗔嗔』。」

❶「天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與宋監本《爾雅》改。

❷「平和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平而」。

蠢尺允反。爾蠻荆，大邦爲讎。方叔元老，克壯其猶。方叔率止，執訊音信。獲醜。戎車嘽嘽，吐丹反。嘽嘽焞焞，吐雷反。如霆如雷。顯允方叔，征伐玁狁，蠻荆來威。

毛氏曰：「蠢，動也。孔氏曰：《釋詁》文也。《釋訓》云：『不遜也。』郭璞曰：『蠢動，爲惡不遜也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蠢，動而無知之義。」蠻，❶荆州之蠻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經或言蠻，或言荆楚，春秋之初曰荆而已，後乃曰楚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大邦，猶言中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元，大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毛氏謂『五官之長，出於諸侯，曰天子之老』，亦不如此說，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猶，謀也。」○執訊獲醜，解見《出車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嘽嘽，衆也。焞焞，盛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疾雷爲霆。」郭璞曰：「雷之急疾者，謂霹靂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卒章言成功，因言其致伐之由，蠢爾之蠻，乃與大邦爲讎。方叔克壯其猷，朱氏曰：「方叔，元老。克壯其猶，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。」故征而執獲。戎車之盛，如霆如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，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。」○《前漢書》劉歆廟議引《詩》曰：「嘽嘽推推，如霆如雷。」

《采芑》四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車攻》，宣王復古也。宣王能内脩政事，外攘如羊反。夷狄，復文、武之竟音境。土，脩車馬，備器械，户戒反。復扶又反。會諸侯於東都，因田獵而選車徒焉。朱氏曰：「周之文、武，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内，以《采薇》以下治外。而宣王中興，其事亦曰『内脩政事，外攘夷狄』而已，無二道也。苟政事之不脩，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，亦見其弊内以事外，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。此詩所賦，自『脩車馬，備器械』以下，其脩政事，攘夷狄，則前乎此矣。東都，洛邑也。周公營之，而成王會諸侯焉。」○李氏曰：

❶「蠻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蠻荆」，阮校引段玉裁《詩經小學》云「蠢爾蠻荆」當作「蠢爾荆蠻」。

「成王有岐陽之蒐，❶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。」

駕言徂東。

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。四牡龐龐，鹿同反。

毛氏曰：「攻，堅也。程氏曰：「攻謂堅治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考工記》五工皆言攻，則攻者治也。治而成其良，故曰攻。」同，齊也。宗廟齊毫，尚純也。孔氏曰：「齊其毫毛，尚純色。」戎事齊力，孔氏曰：「齊其馬力。」尚强也。田獵齊足，孔氏曰：「齊其馬足。」尚疾也。龐龐，充實也。董氏曰：「按《字書·訓釋》、《説文》，並以龐爲高屋，蓋馬之高大也。」東，洛邑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。」

田車既好，四牡孔阜。東有甫草，駕言行狩。

孔氏曰：「田車，田獵之車。好，善也。阜，盛大也。」程氏曰：「阜，謂肥壯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甫，大也。田者大艾草以爲防，孔氏曰：「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，作田獵之場，殺圍之處。」或舍其中。孔氏曰：「未田之前，誓士戒衆，在其間止舍也。」褐纏旃以爲門，孔氏曰：「其防設周衛而立門，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，以爲門之兩傍。其門蓋南開，並爲二門，用四旃四褐也。」裘纏質以爲槸，孔氏曰：「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。闑，車軌之裏，兩邊約車輪者也。」○槸，魚列反。間容握，孔氏曰：「門之廣狹，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，握人四指爲四寸，❷是門廣於軸八寸也。」驅而入，孔氏曰：「馳走而入門，不得徐也。《周禮·大司馬》『仲冬，教大閱』，言叙和出，此言驅而入。不同者，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。既入，同在後表之中，將以教戰也。禮畢，當從是以出田，故叙和出，左右與此終始，各舉其一。」擊則不得入。孔氏曰：「其軸頭擊著門傍旃竿，則不得入，所以罰不工也。」左者之左，右者之右。孔氏曰：「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，雖同舍防内，令三軍各在一方，其屬左者之左門，屬右者之右門，不得越離部伍。」然後焚而射焉。孔氏曰：「教戰既畢，士卒出門，乃驅禽納之於防，然後

❶「王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補。
❷「握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積」。

焚此防草而射之。焚所芟之草也。」天子發，然後諸侯發。諸侯發，然後大夫發。孔氏曰：「發矢射之也。」天子發抗大綏，諸侯發抗小綏，獻禽於其下。孔氏曰：「舉綏爲表，因獻其禽於其下也。」故戰不出頃，孔氏曰：「戰場有頃數，戰者不出其頃界。」田不出防，孔氏曰：「田不出所芟之防。」不逐奔走，孔氏曰：「謂出於頃、防者不逐之。」古之道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東都之界，有廣大之草，可以就而田獵焉。」○《後漢書》注曰：「《韓詩》云：『東有圃草，駕言行狩。』薛君傳曰：『圃，博也，有博大之茂草也。』」

之子于苗，選徒囂囂。五刀反。 建旐設旄，搏音博。 獸于敖。

毛氏曰：「之子，有司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不敢斥王，故以有司言之。」夏獵曰苗。孔氏曰：「此時宣王爲夏田也。上云『駕言行狩』，狩者，是獵之總名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大司馬中夏教茇舍，遂以苗田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蒐苗獮狩，便習軍行草木間事，教茇舍亦然。」囂囂，聲也，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在軍不得讙譁，而云囂囂之聲，故知唯數者爲有聲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選，數也。囂囂，聲衆盛也。數車徒者，其聲囂囂，則車徒之衆可知。且車徒不譁，而惟數者有聲，又見其静治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建立旐於車，而設牛尾於旐之首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敖，鄭地，今近滎陽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章言選車徒，備器械，搏獸于敖，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，未實行也。」

敖，山名。晉師救鄭在敖、鄗之間，士季設七覆于敖前，則敖山之下，平曠可以屯兵，翳薈可以設伏，所謂『東有甫草』，即此地也。宣王之往東都，以會諸侯爲主，因田獵以選車徒。而二章、三章先言田獵者，蓋有司先爲戒具，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。

駕彼四牡，四牡奕奕。赤芾金舄，音昔。會同有繹。音亦。

朱氏曰：「奕奕，連絡布散之貌。」○毛氏

曰：「諸侯赤芾金舄。舄，達屨也。鄭氏曰：「金舄，黃朱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加金爲舄，❶故謂之金舄。《天官・屨人》注云：『舄有三等：赤舄爲上，冕服之舄。』下有白舄、黑舄。達屨者，白舄、黑舄，猶有在其上者，爲尊未達，其赤舄，則所尊者莫是過，故云達屨，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。此舄也而曰屨，屨、舄通名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諸侯人君宜朱芾，而此赤芾者，會同故也。涖其臣庶則朱芾，君道也。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，會同於王則赤芾，臣道也，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。」時見曰會，殷見曰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繹，陳列聯屬之貌。」毛氏曰：「繹，陳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繹者，言其屬連而不絕，若繹絲然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此章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駕彼四牡，四牡奕奕，言諸侯來會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赤芾金舄者，服其命服以見王也。來會同之國非一，故絡繹不絕也。」

決拾既佽，音次。弓矢既調。射夫既同，助我舉柴。子智反。

毛氏曰：「決，鉤弦也。拾，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決著於右手大指，所以鉤弦開體。遂著於左臂，所以遂弦。《周禮・繕人》注云：『決，天子用象骨。拾，鞲扞也，着左臂裏，以韋爲之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決，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。拾，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佽，謂以手指相次比也。調，謂弓强弱與矢輕重相得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章承諸侯之下。射夫，即諸侯以下也。夫，男子之揔名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柴，積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謂積禽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決之與拾，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。弓之與矢，既强弱相得而調適矣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同，謂同力，如此故獲多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，言獲多也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𢱭，積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助我舉𢱭。』」

此章以下，言既會同而田獵也。

四黃既駕，兩驂不猗。於寄反。不失其馳，

❶「舄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飾」。

舍音捨。矢如破。

孔氏曰：「四黄之馬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不猗，不偏倚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猗，不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馳，馳驅之法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謂應五御之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射者之工，矢發則中，如椎直追反。破物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向曰四牡，則既言力之强。今曰四黄，則又言色之純也。兩驂不猗，言御之能正其馬也。不失其馳，言車行節而法也。舍矢如破，言矢行巧而力也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王良曰：『吾爲之範我馳驅，終日不獲一禽。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。』《詩》云：『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』」蘇氏曰：「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，不然則不能中。使御者不失其馳，而舍矢如破，然後爲善射也。」

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。徒御不驚，大庖蒲茅反。不盈。

朱氏曰：「徒，步卒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訓》云：『徒御不驚，輦者也。』輦，人輓行，所以載任器也。止以爲蓄營。」御，車御也。驚，如《漢書》『夜軍中驚』之驚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大庖，君之庖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，言不讙譁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言軍旅齊肅，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，見悠悠然旆旌之狀，無有譁讙者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蕭蕭、悠悠，皆閒暇之貌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三十二里，萬夫之地，亦軍行之法，故曰『居谷滿谷，居山滿山』。每方百步一人，故曰『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』。遇敵則當之者，聚而攻之守之。一車止，則七十五人聚，二車以上依此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徒御不驚，則號令有素矣。」王氏曰：「武久不講，士氣惰怯，則有事而善驚，故於是言徒御不驚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大庖不盈，言擇取而用之有度，不極欲也。張氏曰：「大庖不盈者，其饌雖多而無餘，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。凡事有法，則何患乎不均？」此言畢事而頒禽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一曰乾豆，孔氏曰：「謂第一上殺者，乾足以爲豆實，供宗廟也。」二曰賓客，孔氏曰：「謂第二殺者，別之以待

賓客也。」三曰充君之庖。孔氏曰：「謂第三下殺者，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。」故自左膘《釋文》曰：「頻小反，脅後髀前肉也。」而射之，達于右腢，《釋文》曰：「音愚，謂肩前也。」爲上殺。《釋文》曰：「何休注《公羊》：『自左膘射之，達于右腢，中心死疾，鮮潔也。』」射右耳本，次之。孔氏曰：「箋云：『射當爲達。亦自左射之，達右耳本而死者爲次殺。以其遠心，死稍遲，肉已微惡。』」射左髀，《釋文》曰：「方爾反，謂股外。」達于右䯚，餘繞反。爲下殺。孔氏曰：「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䯚爲下殺，以其中脅，死最遲，肉又益惡。凡射獸皆逐後，從左廂而射之。」面傷不獻，踐毛不獻，孔氏曰：「面傷，謂當面射之；翦毛，謂在傍而逆射之。不獻者，嫌誅降之義。」不成禽不獻。孔氏曰：「惡其害幼小。」禽雖多，擇取三十焉，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宫。田雖不得禽，射中則得取禽。古者以辭讓取，不以勇力取。」孔氏曰：「以大獸公之，非復己物，君賜使射，故非中不取。言鄉者田獵所取用勇力，今射者禮樂所取，用辭讓也。」

之子于征，有聞音問。無聲。允矣君子，展也大成。

鄭氏曰：「允，信。展，誠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君子，宣王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有聞無聲，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，鄭氏曰：「晉人伐鄭，陳成子救之，舍於柳舒之上，去穀七里，穀人不知，所謂『有聞無聲』。」言至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信矣其君子也，誠哉其大成也。此章序其事既畢，而深美之也。」

《車攻》八章，章四句。

《吉日》，美宣王田也。能慎微接下，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。程氏曰：「宣王將田而卜吉日，見其慎微，詩人因美之，更稱其接下，得群下之自盡，詩中所陳是也。」

吉日維戊，既伯既禱。丁老反。田車既好，四牡孔阜。升彼大阜，從其群醜。

鄭氏曰：「戊，剛日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

「田之前二日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以下章推之，是日也，其戊辰與？」〇毛氏曰：「伯，馬祖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天》云：『既伯既禱，馬祭也。』故知馬祖謂之伯。伯者，長也，馬之祖始是長也。《夏官·校人》『春祭馬祖』，注云：『馬祖，天駟。』《釋天》云：❶『天駟，房也。』孫炎曰：『龍爲天馬，故房四星謂之天駟。』」〇孔氏曰：「孔阜，甚盛大也。大阜，大陵阜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醜，衆也，從禽獸之群衆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重物慎微，將用馬力，必先爲之禱其祖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車牢馬健，可以歷險從禽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蓋曰可以田矣。」〇《説文》禱作禂。

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馬。獸之所同，麀音憂。鹿麌麌。愚甫反。漆沮七徐反。之從，天子之所。

朱氏曰：「庚午，亦剛日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外事以剛日。差，擇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同，猶聚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鹿牝曰麀。麌麌，衆多也。」董氏曰：「《廣訓》云：『麌，衆也。』」〇蘇氏曰：「漆沮，在渭北，所謂洛水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書》疏云『漆沮在涇水之東，一名洛水，《職方氏》所謂雍州其浸洛汭』，非河南之洛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戊日祭禱，庚午于田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漆沮，麀鹿所生也。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。」孔氏曰：「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，從彼以至天子之所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漆沮之從，天子之所，悉率左右以燕天子，皆群下盡力奉上。」〇《説文》麌作噳，曰：「麋鹿群口相聚也。」

瞻彼中原，其祁孔有。儦儦表嬌反。俟俟，音士。或群或友。悉率左右，以燕天子。

毛氏曰：「祁，大也。趨則儦儦，行則俟俟。獸三曰群，二曰友。」〇蘇氏曰：「燕，樂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視彼中原之野，其諸禽獸大而甚有。有趨者，有行者，或三三爲群，或二二爲友。」〇朱氏曰：

❶「天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與宋監本《爾雅》改。

「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，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，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。」○《説文》引《詩》曰：「伾伾俟俟。」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駓駓騃騃』。」

既張我弓，既挾子洽反。我矢。發彼小豝，音巴。殪於計反。此大兕。徐履反。以御賓客，且以酌醴。

豝，解見《騶虞》。○毛氏曰：「殪，一發而死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兕，野牛也，青色，重千斤。御，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饗醴，天子之飲酒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醴不可專飲，天子之於群臣，不徒設醴。《左傳》天子饗諸侯，每曰饗醴，命之宥，舉醴言之也。《周官》五齊，二曰醴齊，注：『醴成而汁滓相將，如今恬酒矣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既逐獸矣，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發彼小豝，殪此大兕，言能中微而制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小豝云發，言發則中之。大兕言殪，言射著即死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以所獲爲俎實，酌而飲群臣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以御賓客，且以酌醴，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。」

《車攻》、《吉日》，皆以蒐狩爲言，何也？蓋蒐狩之禮，所以見王賦之復焉，所以見軍實之盛焉，所以見師律之嚴焉，所以見上下之情焉，所以見綜理之周焉。欲明文、武之功業者，觀諸此足矣。

《吉日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鴻鴈》，美宣王也。萬民離散，不安其居，而能勞力報反。來力代反。還定安集之，至于矜古頑反。寡，無不得其所焉。王氏曰：「宣王之民，勞者勞之，來者來之，往者還之，擾者定之，危者安之，散者集之。」

鴻鴈于飛，肅肅所六反。其羽。之子于征，劬其俱反。勞于野。爰及矜棘冰反。人，哀此鰥寡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大曰鴻，小曰鴈。孔氏曰：「鴻、鴈俱是水鳥，其形鴻大而鴈小，春則避陽暑

而北，秋則避陰寒而南。」肅肅，羽聲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之子，使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征，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劬勞，病苦也。矜，憐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矜人，人之可憐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老而無妻曰鰥，偏喪曰寡。」孔氏曰：「偏喪之寡婦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厲王之後，人民離散，譬如鴻之飛四方，無所不往，徒聞其羽聲肅肅，未知所止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宣王憂勤于上，則使者劬勞于野，不敢遑寧焉。爰及可矜之人，鰥寡孤獨皆得其養，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。」

還定安集之政，必不遺窮民，然後爲至，故曰：「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。」爰及者，不遺之辭也。孔氏謂「既安集萬民，然後及之」，則誤矣。文王發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

鴻鴈于飛，集于中澤。之子于垣，音袁。百堵丁古反。皆作。雖則劬勞，其究九又反。安宅。

毛氏曰：「中澤，澤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垣，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一丈爲板，五板爲堵。」鄭氏曰：「《春秋傳》曰：『五板爲堵，五堵爲雉。』雉長三丈，則板六尺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究，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鴻鴈之性，安居澤中。今飛又集于澤中，猶民去其居而離散，今見還定安集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使者所至，招來流民，使反其都邑，築其牆垣而安處之。」鄭氏曰：「徵民起屋舍，築牆壁，百堵同時而起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雖則劬勞，其究安宅，此勸萬民之辭。女今雖病勞，終有安居。」孔氏曰：「欲使不憚勞也。」

鴻鴈于飛，哀鳴嗸嗸。五刀反。維此哲人，謂我劬勞。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。

毛氏曰：「宣，示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憂民之未得安集，故曰『哀鳴嗸嗸』，我所以

勤而勞來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維此哲人，謂我劬勞』者，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。『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』者，以我矜怜撫奄爲宣驕也。」又曰：「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，必矜之甚深，哀之甚切。不爾，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。哲者所懷，有同於我，是以知吾之劬勞。愚者謂我宣驕，而姑息於民而已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興廢補敗，不能自靖，不知者以爲宣驕耳。」

此非以不知爲慍，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。當時君臣，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，斯其所以中興與？

《鴻鴈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庭燎力召反》，美宣王也。因以箴之金反。之。董氏曰：「《傳》曰『百官官箴王闕』，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？」

程氏曰：「天下之事，貴乎得中而可常，是之謂宜。苟以意之所欲而已，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，故其進鋭者其退速。宣

王之於始，不守法以治，盡其力以勤於事，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。此所以方美其勤，而遂以箴之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君子有四時：朝以聽政，晝以訪問，夕以脩令，夜以安身。於是乎節宣其氣，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，然後能有常而不變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言美而箴之，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。置《斯干》、《無羊》於末，見終善以隱之。」

夜如何其？音基。夜未央，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，鸞聲將將。七羊反。

孔氏曰：「其，語辭。」○勃海胡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央，中央也。』《廣雅》云：『央，極中也。』《秦風》云『宛在水中央』，央亦中也。二章云未艾，三章云鄉晨，是從未央而至未盡，從未盡而至鄉明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毛傳言『央，旦』者，旦是夜屈之限。言未央者，謂夜未至旦，非謂訓央爲旦，故王肅曰：『央，旦。未旦，夜半是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庭燎，大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庭燎者，樹之於庭，燎之爲明。

《司烜》云：『邦之大事，供蕡燭庭燎，樹於門外曰大燭，門内曰庭燎。』《郊特牲》曰：『庭燎之百，由齊桓公始也。』注云：『僭天子也。庭燎之差，公蓋五十，侯伯子男皆三十。』是天子庭燎用百，古制未得而聞。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，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在地曰燎，執之曰燭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設庭燎者，謂將朝也。光者，燎盛也。晣晣則其衰也，煇則其光散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君子，謂諸侯也。將將，鸞鑣聲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宣王將視朝，不安於寢，而問夜之早晚，曰：『夜如何矣？』則對曰：『夜未央，庭燎光。』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。」

夜如何其？夜未艾，音刈。庭燎晣晣。之世反。君子至止，鸞聲噦噦。呼會反。

王氏曰：「未艾者，未及盡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左傳》秦后子曰『一世無道，國未艾也』，注曰：『盡也。』則艾爲盡意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晣晣，小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噦噦，徐行有節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噦噦，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鉞，車鑾聲也，從金戉聲。《詩》曰：『鑾聲鉞鉞。』」徐鉉曰：「今俗作噦，以鉞作斧戉之戉，非是。呼會切。」

夜如何其？夜鄉許亮反。晨，庭燎有煇。音暉。君子至止，言觀其旂。音祈。

朱氏曰：「鄉晨，近曉也。有煇，天明而光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上二章聞鸞聲爾，今夜鄉明見其旂，是朝之時也。朝禮，別色始入。」

宣王將朝而屢問，其志雖勤，然未能安定凝止，躍然有喜事之心焉，斯其所以不能常也。

《庭燎》三章，章五句。

《沔縣善反水》，規宣王也。鄭氏曰：「規者，正圓之器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近臣盡規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物有不圓匝者，規之使成圓。人行有不周者，規之使周備，是匡諫之名。」

沔彼流水，朝直遥反。宗于海。鴥惟必反。彼飛隼，息尹反。載飛載止。嗟我兄弟，邦人諸友。莫肯念亂，誰無父母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沔然而滿者，彼流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諸侯春見天子曰朝，夏見曰宗。」○隼，解見《采芑》。○鄭氏曰：「載，則也。兄弟、邦人、諸友，同姓異姓之諸侯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水之趨海，猶諸侯之朝天子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鴥彼飛隼，載飛載止』者，言諸侯之來者，如隼之或飛或止，其或來或不來，不可常。」

諸侯之於天子，如沔水之朝宗，其常理也。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，去來不常者，其必有所以矣。「嗟我兄弟，邦人諸友」，固皆願安寧，莫肯念亂。況誰無父母，豈不顧惜乎？然則其未服者，蓋必有甚不得已也，此深規宣王，使之自反也。

沔彼流水，其流湯湯。失羊反。鴥彼飛隼，載飛載揚。念彼不蹟，井亦反。載起載行。心之憂矣，不可弭彌氏反。忘。音亡。

鄭氏曰：「湯湯，波流盛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不蹟，不循道也。弭，止也。其流湯湯，言放縱無所入也。載飛載揚，言無所定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念彼不循道之諸侯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載起載行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。不可弭忘，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。此皆作詩者憂之。」

鴥彼飛隼，率彼中陵。民之訛言，寧莫之懲？我友敬矣，讒言其興。

鄭氏曰：「率，循也。訛，僞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懲，止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隼飛循陵阜者，是其常也，喻諸侯順法度者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，如第二章言『念彼不蹟』，則是不朝也。如此

言『鴥彼飛隼，率彼中陵』，則是朝王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凡爲此詩者，以讒言其興也。」

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，可憂如是，則其服從者，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。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，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，夫豈易得？民之訛言，乃欲誣汙之，寧可不深懲痛治，以保持之乎？若不懲之，則諸侯皆不自堅，各相語曰：「我友其敬戒矣，讒言其將興矣。」雖爲諸侯相語之辭，實則規宣王當屏絶讒慝，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。讒人在朝，乃諸侯疑畏之本，故於卒章明言之。

《沔水》三章，二章章八句，一章六句。

《鶴鳴》，誨宣王也。董氏曰：「此詩其師傅所作與？」

鶴鳴于九皋，聲聞音問。于野。魚潛在淵，或在于渚。樂音洛。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音壇。其下維蘀。音托。它山之石，可以爲錯。七落反。

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鶴，其鳴高亮，聞八九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皋，澤中水溢出所爲坎。自外數至九，喻深遠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檀，木之堅者也，是美木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落葉穢雜。」毛氏曰：「蘀，落也。」❶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錯，厲石也。《説文》『錯』作『厝』，引《詩》曰：『它山之石，可以爲厝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《鶴鳴》二章，殊無一句序己意，其詩最爲難曉。」毛氏曰：「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野，言身隱而名著也。良魚在淵，小魚在渚。何樂於彼園之觀乎？尚有樹檀，而下其蘀。它山之石，可以爲錯，石，可以琢玉。舉賢用滯，則可以治國。」

❶「蘀落」，二字原誤倒，據《毛詩正義》乙正。

此詩既不見所指，諸家雖互有所長，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。今存其訓故，以待知者。毛氏最在衆説之先，恐其傳有自，亦附注焉。

鶴鳴于九皐，聲聞于天。魚在于渚，或潛在淵。樂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穀。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

毛氏曰：「穀，惡木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荆揚人謂之穀，中州人謂之楮，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，又擣以爲紙。」攻，錯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穀，《説文》云『從木，㱿聲』，非從禾也。」

《鶴鳴》二章，章九句。

《彤弓》之什十篇，四十章，二百五十五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

祈父之什

《祈勤衣反父音甫》，刺宣王也。

范氏曰：「讀《詩》至於《庭燎》，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。知其將失也，則就其美而箴之，箴之而不可則規之。規之不可，故《鶴鳴》誨之。誨之不可，然後《祈父》刺之。然則刺其君者，豈詩人之心哉？蓋不得已也。夫有宣王之功，而不至於文、武，此詩人之所惜也。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。」

祈父！予王之爪牙。胡轉予于恤？靡所止居。

毛氏曰：「祈父，司馬也，職掌封祈之兵甲。」鄭氏曰：「《書》曰『若疇圻父』，謂司馬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司馬掌封畿兵甲，古者祈、圻、畿同字，得通用，故此作祈，《尚書》作圻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予，我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鳥用爪，獸用牙，以防衛。此人自謂王之爪牙，以鳥獸爲喻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轉，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恤，憂也。宣王之末，司馬職廢，羌戎爲敗。」孔氏曰：「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，此詩所刺者，蓋休父卒後，他人代之。《周語》云：『宣王三十九年，戰於千畝，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此責司馬之辭也。我乃王之爪牙之士，當爲王閑守之衛，女何移我於憂，使我無所止居乎？謂見使從軍也。六軍之士出自六鄉，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。」董氏曰：「按司馬之屬，有司右、虎賁、旅賁，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。故《司右》曰：『凡國之勇力之士，能用五兵者屬焉。』《虎賁》曰：『掌先後王而趍以卒伍。』《旅賁》曰：『掌執戈盾夾王車。』此所

謂爪牙者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，是詩所謂『轉予於恤』也。古人容易出一句，便不可及，詩人造理深，其辭儘難學。」

祈父！予王之爪士。胡轉予于恤？靡所厎厎之履反。止。

李氏曰：「爪士，爪牙之士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厎，至也。」

祈父！亶不聰。胡轉予于恤？有母之尸饔。

毛氏曰：「亶，誠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尸，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熟食曰饔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勞役無有休息，不得奉養，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。」

讀是詩，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。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，末章復曰：「祈父！亶不聰。胡轉予于恤？有母之尸饔。」有親老而無它兄弟，其當免役征，在古必有成法，故責其不聰。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，彼司馬獨不聞乎？乃驅吾從戎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。責司馬者，不敢斥宣王也。越勾踐伐吴，大徇於軍曰：「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，以告。」勾踐親命之曰：「我有大事，子有父母耆老，而子爲我死，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，子爲禮已重矣。子歸没而父母之世，後若有事，吾與子圖之。」勾踐尚能辦此，況周之盛時乎？其有定制必矣。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：「厲始革典十四王矣。」又曰：「自我先王，厲、宣、幽、平，而貪天禍，至于今未弭。」宣王，中興之主也，至與幽、厲並數之，其辭雖過，觀是詩所刺，則子晉之言，豈無所自歟？

《祈父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白駒》，大夫刺宣王也。

皎皎古了反。白駒，食我場直良反。苗。縶陟立反。之維之，以永今朝。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遥。

《釋文》曰：「皎皎，潔白也。馬五尺以上爲駒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苗宜云圃，而云場者，以場、圃同地，對則異名，散則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縶，絆。維，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在後曰絆，謂絆其足。維，謂繫靮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永，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伊人，指賢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逍遥，遊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宣王之末，不能用賢，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使食我場中之苗，我則絆之繫之，以久今朝。愛之欲留之。」張氏曰：「白駒，乘白駒之賢也。不欲斥言車上之人，故言車馬。言白者，又以表潔白之意。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，故言白駒食其苗藿，庶幾縶之維之。」○吕氏曰：「賢者將去而不留，我猶願縶維之，以永今朝、今夕而已。逍遥者，徘徊少留之貌。」

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藿。火郭反。縶之維之，以永今夕。所謂伊人，於焉嘉客。

毛氏曰：「藿，猶苗也。夕，猶朝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嘉客者，暫客於斯，亦將去也。」

皎皎白駒，賁彼義反。然來思。爾公爾侯，逸豫無期。慎爾優游，勉爾遁徒遜反。思。

程氏曰：「賁然，光彩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二『思』皆助語。」○吕氏曰：「詩人好賢之至，故賢者賁然來思，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。雖斯人也，亦不能留賢，故勉之使遁去也。言爾公爾侯者，不敢斥君也。」陳氏曰：「於是責在位之人，曰爾公爾侯，但逸豫宴安無期度。」○《釋文》遁作遯，曰：「字又作遂。」

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。生芻楚俱反。一束，其人如玉。毋音無。金玉爾音，而有遐心。

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。」

賢者遠遯空谷，處困窮而享淡薄。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，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。賢者既遠遯矣，國之好賢者，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絶也。曰：『毋自貴重其音聲，孔氏曰：「毋得自愛音聲，貴如金玉，不以遺問我。」而有遠棄我之心。』」朱氏曰：「歎其乘白駒入空谷，生芻以秣之，而其人之德美如玉，蓋遜乎其不可親矣。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前章云『勉爾遁思』，此章曰『毋金玉爾音，而有遐心』，雖勉其遁，而又庶幾其來反也。」

「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遥」，「於焉嘉客」，斯人也，何人也？ 蓋廊廟之人也。所謂伊人，乃於此而逍遥乎？ 乃於此而爲嘉客乎？ 既幸其來以爲榮，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。其言雖含畜而未發，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，至三章明言之矣。賢者賁然來我之舍，去朝適野，時事蓋可知矣。「爾公爾侯」，猶「逸豫無期」而不知懼乎？於是乎與賢者決别。「慎爾優游」，言善自保護，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。「勉爾遁思」者，言勉哉行矣，自重也。皆決别之辭也。仰而慨然責公卿，俯而眷然别賢者，其情意至今可識也。四章疑其遂忘世也，故勉之曰：「毋金玉爾音，而有遐心。」此雖祝其音問無絶，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。

《白駒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黄鳥》，刺宣王也。

黄鳥黄鳥，無集于穀，無啄陟角反。我粟。此邦之人，不我肯穀。言旋言歸，復我邦族。

孔氏曰：「無集于穀，無集於我之穀木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不我肯穀，穀，善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旋，迴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復，

反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民適異國，不得其所，故呼黄鳥而告之曰：『爾無集于穀，而啄我之粟，此邦之人，不以善道相與，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。』無以侵迫爲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民之去其土、離其親者，不得已也。人不相恤，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。」

宣王之末，民有失所者，意他國之可居也。及其至彼，則又不若故鄉焉，故思而欲歸。使民如此，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。

黄鳥黄鳥，無集于桑，無啄我粱。此邦之人，不可與明。言旋言歸，復我諸兄。

粱，解見《鴇羽》。

人之所以相依者，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。「不可與明」，則不可與處矣。

黄鳥黄鳥，無集于栩，况甫反。無啄我黍。此邦之人，不可與處。言旋言歸，復我諸父。

栩，解見《鴇羽》。

《黄鳥》三章，章七句。

《我行其野》，刺宣王也。

王氏曰：「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，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。先王之詩曰：『既有肥牡，以速諸舅。寧適不來，微我有咎。』又曰：『籩豆有踐，兄弟無遠。』其躬行仁義，道民厚矣。猶以爲未也，又建官置師，以孝、友、睦、婣、任、恤六行教民。爲其有父母也，故教以孝。爲其有兄弟也，故教以友。爲其有同姓也，故教以睦。爲其有異姓也，故教以婣。爲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，故教以任。相賙相救也，故教以恤。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，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。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，於是乎有

不孝、不睦、不婣、不弟、不任、不恤之刑焉。方是時也，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？」

我行其野，蔽必制反。芾方味反。其樗。敕書反。昏姻之故，言就爾居。爾不我畜，復我邦家。

蔽芾，解見《甘棠》。○毛氏曰：「樗，惡木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樗者，不才之木也。《莊子》曰：『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。其大枝擁腫，不中繩墨。其小枝卷曲，不中規矩。』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婦之父母、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。」又曰：「婦之黨爲婚，壻之黨爲姻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畜，養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樗惡木，尚可芘而息。今以婚姻之故，言就爾居，而爾不我畜，則樗之不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爾既不我畜養，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。與之自訣之辭。」

我行其野，言采其蓫。敕六反。昏姻之故，言就爾宿。爾不我畜，言歸思復。

鄭氏曰：「蓫，牛蘈徒雷反。也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今人謂之牛蹄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蓫，惡卉也，尚可采以治疾。今以昏姻之故，言就爾宿，而爾不我畜，則蓫之不如也。言就爾宿，則託宿而已，非就之居也。言歸斯復，則以不見畜而去也。」

我行其野，言采其葍。音福。不思舊姻，求爾新特。成不以富，亦祇音支。以異。

毛氏曰：「葍，惡菜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葍，䔰也。」○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葍，一名䔰，幽州人謂之燕䔰。其根正白，可著熟灰中溫噉之。❶饑荒之歲，可烝以禦飢。」䔰，音富。○蘇氏曰：「特，匹也。成，依《論語》當作誠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葍，野菜之惡者也，然尚可采以禦飢。昏姻之相與，固爲其窮則相收，困則相恤也。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，則又葍之不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

❶「熟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熱」，當據改。

匹也，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，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，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。」

《我行其野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斯干》，宣王考室也。鄭氏曰：「考，成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雜記》云：❶『路寢成，則考之而不釁。』注曰：『設盛食以落之。』」

歐陽氏曰：「古人成室而落之，必有稱頌禱祝之言，如『歌於斯，哭於斯，聚國族於斯』，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。若知《斯干》爲考室之辭，則一篇之義，簡易而通明矣。」

《斯干》、《無羊》，皆宣王初年之詩，乃次於刺詩之後，何也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，然中興周室之大德，豈可以是而掩之乎？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。宣王之《大雅》，有美無刺。《大雅》言大體者也，論其大體，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。

秩秩直乙反。斯干，幽幽南山。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。兄及弟矣，式相好呼報反。矣，無相猶矣。

毛氏曰：「秩秩，流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斯，此也。《漸》卦鄭注云：『干，謂大水之傍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幽幽，深遠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南山，鎬京之陽，終南之山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如竹之叢生，根本之衆。」董氏曰：「苞，叢生而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猶，圖也，謀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宣王作室，後臨水，前對山，其盤基之厚，如竹之苞。其締蔭之廣，如松之茂。朱氏曰：「其下之固，如竹之苞。其上之密，如松之茂。」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，無相猶矣，所謂聚國族於斯也。」○

❶「雜記云」，三字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李氏曰：「兄弟之居此室，各相和好輯睦，無有相圖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蓋頌禱之辭。」呂氏曰：「保吾兄弟於斯，繼吾祖妣於斯，安吾身於斯，傳吾子孫於斯，故曰『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，無相猶矣』。又曰『似續妣祖』，又曰『君子攸芋』，『攸躋』，『攸寧』，又曰『乃占我夢，男子之祥』，『女子之祥』也。」

似續妣必履反。祖，築室百堵，西南其户。爰居爰處，爰笑爰語。

毛氏曰：「似，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妣，先妣，姜嫄也。」○曾氏曰：「似續妣祖，以《生民》、《閟宮》之詩考之，豈謂姜嫄、后稷與？」孔氏曰：「《大司樂》：『舞《大濩》，以享先妣。舞《大武》，以享先祖。』姜嫄生稷以配天，爲周之王業，特立廟用樂別祭。」○百堵，解見《鴻鴈》。○毛氏曰：「西南其户，西鄉户、南鄉户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天子之宮，其室非一，在北者南户，在東者西户耳。孫毓云：『猶南東其畝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厲王之亂，而宮室敗壞。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，故築其宮室，王氏曰：「築室百堵者，言廣且多也。」於是居處，於是笑語焉。」

約之閣閣，音各。椓陟角反。之橐橐。音託。風雨攸除，直慮反。鳥鼠攸去，君子攸芋。香于反。

毛氏曰：「約，束也。閣閣，猶歷歷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以繩約縮之，繩在板上歷歷然。約，謂繩約板直，則牆端正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閣閣，上下相乘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椓，如椓杙之椓，謂以杵築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橐橐，杵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既投土於板，以杵築之橐橐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除，亦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芋，大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作群寢之時，縮板杵築，至群寢既成，其牆屋弘殺，則風雨之所除；其築作堅緻，則鳥鼠之所去。」王氏曰：「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於是居焉，所以爲尊且大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作『約之格格』，《周禮·冬

官》先儒引《詩》爲據，亦作『格格』。」

如跂音企。斯翼，如矢斯棘。居力反。如鳥斯革，如翬音輝。斯飛，君子攸躋。子西反。

孔氏曰：「如跂，如人跂足直立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翼，敬也。棘，急也。矢行緩則枉，急則直，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。革，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伊雒而南，雉素質，五色皆備成章曰翬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躋，升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宮寢之制度，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，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，其涑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，其軒翔如翬之飛也。孔氏曰：「斯革、斯飛，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如翬斯飛，覆以瓦而加丹雘，有文采而勢騫舉也。」謂宮室之美如此，宜君子升而居之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君子攸躋，則又言其高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棘，《韓詩》作朸。朸，隅也。旅即反。革，《韓詩》作䩯，云：『翅也。』」

殖殖市力反。其庭，有覺其楹。噲噲音快。其正，音政。噦噦呼會反。其冥。莫形反。君子攸寧。

毛氏曰：「殖殖，平正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殖殖其庭，言庭地之實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庭，宮寢之前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覺，高大而直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覺，言高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覺，直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楹，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噲噲，猶快快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正，謂正寢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噦噦，深廣之貌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冥，謂室之奧窔烏叫反。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噲噲其正，則知噦噦其冥偏也。噦噦其冥，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。」董氏曰：「噲噲其正，所謂陽室者也。噦噦其冥，所謂陰室者也。古者攷陰陽以爲宮室，故其正爲陽，冥爲陰。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，所以寧也。」

下莞音官。上簟，乃安斯寢。乃寢乃興，乃占我夢。吉夢維何？維熊于弓反。維羆，彼宜反。維虺許鬼反。維蛇。市奢反。

鄭氏曰：「莞，小蒲之席也。孔氏曰：「西方

人呼蒲爲莞蒲。言小蒲者，以莞、蒲一草之名，而《司几筵》有莞筵、蒲筵，則爲兩種席也。莞細而用小蒲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莞草叢生水中，莖圓，江南以爲席，形似小蒲而實非也。」竹葦曰簟。董氏曰：「下莞上簟，鄭氏謂『與群臣安燕』，非也。按几筵莞筵、蒲筵則有之，而簟竹無施於席，則知所以爲寢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士喪禮》云：『下莞上簟，衽如初。』則平常寢卧之席，皆莞簟也。衽，寢卧之席也。」興，夙興也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羆，如熊，黄白文。舍人曰：「黄白色。」郭璞云：「似熊而長頭高脚，猛憨多力，能拔樹木。」蝮虺，博三寸，首大如擘。」孫炎曰：「江淮以南謂虺爲蝮，廣三寸，頭如拇指，有牙最毒。」郭璞曰：「此自一種蛇，人自名爲蝮虺。今虺細頸大頭，色如艾綬文，文間有毛似豬鬣，鼻上有針，大者長七八尺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寢既成，設莞簟而寢於其中，起而又占其夢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六章以下至於卒章，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，謂安此寢而生男女，男則世爲君王，女子宜人之家室。亦禱頌之辭也。」

大人占之，維熊維羆，男子之祥。維虺維蛇，女子之祥。

王氏曰：「大人者，當時在位之大人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文公之夢，子犯占之，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大人占之，與故老占夢何異？詩以義爲主，❶不害於辭，故重其事，雖謂大人占之可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熊羆在山，陽之祥也，故爲生男。虺蛇穴處，陰之祥也，故爲生女。」王氏曰：「熊羆彊力壯毅，故爲男子之祥。虺蛇柔弱隱伏，故爲女子之祥。」〇范氏曰：「身安志平，誠意感通，而吉夢可占。故生男則室家君王，生女則無父母詒罹，人道盡於此矣。」王氏曰：「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，故夢各以其類至。先王置官，觀天地之會，辨陰陽之氣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，獻吉夢，贈惡夢。知此，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先王建官設屬，其於天人相與之際，察之詳而敬之至矣，故曰：王前巫而後史，宗祝瞽侑皆在左右，王中心無爲也，以守至正。」

❶「義」，原作「美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乃生男子，載寢之牀，載衣於既反。之裳，載弄之璋。音章。其泣喤喤，華彭反。朱芾音弗。斯皇，室家君王。

毛氏曰：「半圭曰璋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典瑞》云：『四圭有邸以祀天，兩圭有邸以祀地，圭璧以祀日月，璋邸射以祀山川。』從上而下，遞減其半，故知半圭曰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喤喤者，聲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芾者，天子純朱，諸侯黄朱。」《白虎通》曰：「芾者，蔽也，行以蔽前。天子朱芾，諸侯赤芾，以韋爲之，上廣一尺，下廣二尺。」皇，猶煌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君，諸侯也。王，天子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宣王所生之子，或且爲天子，或且爲諸侯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男子生而卧於牀，尊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裳，下之飾也。璋，臣之職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裳明習爲卑下，❶璋見效奉臣職。王肅云：『言無生而貴也。明欲爲君父，當先知爲臣子也。』璋而得爲臣職者，群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。《棫樸》曰『奉璋峨峨，髦士攸宜』是也。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，男子亦不容無裼。暫時示男女之别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以璋者，明成之有漸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，裳，下服也。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，璋，半圭也。成人有漸故也。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，其事自易以至難，亦有漸也。先王之教人，可謂至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其泣之美，亦所以爲吉祥，故羊食我之生也，聞其聲者，知其滅羊舌氏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子之生於是室者，皆將服朱芾煌煌然，有室有家，爲君爲王矣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作室而生子，則本支甥舅，自此始矣。」

乃生女子，載寢之地，載衣之裼，他計反。載弄之瓦。無非無儀，唯酒食是議，無父母詒以之反。罹。

毛氏曰：「裼，褓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褓，縛兒被也。」瓦，紡芳罔反。塼音專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婦人所用瓦，維紡塼而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儀，善也。」出《釋詁》。○毛氏曰：「罹，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卧於地，卑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衣

❶「下」，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之裼，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弄之紡塼，習其所有事也。婦無所專於家事，有非，非婦人也。有善，亦非婦人也。婦人之事，惟議酒食爾，無遺父母之憂。」王氏曰：「女子以順爲正，無非足矣。有善，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在《易·家人》之六二曰：『無攸遂，在中饋，貞吉。』《象》曰：『六二之吉，順以巽也。』而孟子之母亦曰：『婦人之禮，精五飯，冪酒漿，養舅姑，縫衣裳而已。』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，此之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無儀，婦人質，無威儀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婦人尚靜嘿，不當有所是非。尚質慤，不當爲威儀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褅，裼也。《詩》曰：『載衣之褅。』」他計切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作褅，音同。」

一章揔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，二章、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。至於「風雨攸除，鳥鼠攸去」，則宮室成矣，故四章言望其外，則雄壯軒翥如此。五章言觀其內，則高明深廣如此。望其外，則未入也，故曰「君子攸躋」，言其方升也。觀其內，則已入也，故曰「君子攸寧」，言其既處也。六章已下，皆禱頌之辭。

《斯干》九章，四章章七句，五章章五句。

《無羊》，宣王考牧也。鄭氏曰：「厲王之時，牧人之職廢，王始興而復之，至此而成。」

孔氏曰：「《周禮》：『牧人掌牧六牲，而阜蕃其物。』六牲，謂牛、馬、羊、豕、犬、雞。此詩唯言牛、羊者，馬，祭之所用者少；豕、犬、雞，則比牛、羊爲卑，故特舉牛、羊以爲美也。」

誰謂爾無羊？三百爲群。[1] 誰謂爾無牛？九十其犉。而純反。爾羊來思，其角濈濈。莊立反。爾牛來思，其耳濕濕。始

[1]「爲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維」，當據改。

立反。

毛氏曰：「黄牛黑脣曰犉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思，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聚其角而息濈濈然。王氏曰：「濈濈，和也。羊以善觸爲患，故言其和，謂聚而不相觸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説文》濈爲和，則濈而比者也。」呞丑之反。而動其耳濕濕然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呞，食已，復出嚼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牛以耳澤爲善。」○山陰陸氏云：「牛之爲物，病則耳燥，安則温潤而澤，故古之視牛者以耳，《祭義》所謂『大夫袒而毛，牛尚耳』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牛卧則耳下垂。濕者，其垂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呼牧人而告之曰：『誰謂爾無牛羊乎？其數若此之多也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羊一群有三百，不知其群之有多少也。牛犉者有九十，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。」董氏曰：「三百維群，以群計也。九十其犉，以犉計也。黑脣爲犉，則黑眥爲牰，黑耳爲犚，亦各以其數也。」眥，才細反。牰，音袖。犚，音尉。○鄭氏曰：「言動息濈濈濕濕者，美畜産得其所。」

或降于阿，或飲于池，或寢或訛。五戈反。

爾牧來思，何河可反。蓑素戈反。何笠，音立。或負其餱。音侯。三十維物，爾牲則具。

毛氏曰：「訛，動也。何，揭也。蓑，所以備雨。笠，所以禦暑。」孔氏曰：「蓑唯備雨之物。笠則元以禦暑，兼可禦雨。《既夕禮》『蓑、笠』，注俱以爲禦雨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物，類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三十維物，異毛色者三十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毛色别異者，各三十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降阿飲池，或寢或訛，言此者，美其無所驚畏也。」李氏曰：「動息各遂其性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牧之地，以有阿有池爲善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牧之者，日持雨具，齎餱糧，從牛羊之所宜適，以順其性而蕃其息，故牲有餘備矣。」鄭氏曰：「祭祀，索則有之。」

爾牧來思，以薪以蒸，之丞反。以雌以雄。爾羊來思，矜矜兢兢，其冰反。不騫起虔反。不崩。麾毀皮反。之以肱，古弘反。畢來既升。

鄭氏曰：「麤曰薪，細曰蒸。」○毛氏曰：

「矜矜兢兢，言堅彊也。騫，虧也。崩，群疾也。肱，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既，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升，升入牢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牧人有餘力，則取薪蒸以來歸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及其將歸，而又辨其雌雄者，視其多寡之數也。爾羊來思者，與夫《君子于役》之詩曰『牛羊下來』者類也。矜矜兢兢者，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，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？不騫不崩，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。言羊而不言牛者，羊善耗敗故也。言羊不耗敗，則牛可知矣。」山陰陸氏云：「《齊民要術》曰：『羊有疾，輒相汙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不騫不崩，謂群隊脩廣，望之不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麾之以肱，畢來既升，言馴擾從人意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麾之以肱，謂馴擾不假笞箠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使來則畢來，使升則既升，言其擾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畢來既升者，牧事畢也。」

牧人乃夢，衆維魚矣，旐音兆。維旟音餘。矣。大人占之，衆維魚矣，實維豐年。旐維旟矣，室家溱溱。側巾反。

歐陽氏曰：「衆維魚矣，但言魚之多也。」○《周官・司常》：「縣鄙建旐，州里建旟。」詳見《出車》。○毛氏曰：「溱溱，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占夢之説，未詳。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説與？」毛氏曰：「陰陽和，則魚衆多矣。旐旟，所以聚衆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衆維魚矣，實維豐年，豐年則民閑樂，故以田以魚。夢魚，斯豐年之祥也。旐者旟者，皆田官之所建也。旐統人少，旟統人多。今建旐之處乃建旟，則民庶衆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，故以吉祥之事終焉。」陳氏曰：「宮室成而考之，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。牧成而考之，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歲熟民滋，國之休慶也。」

以《斯干》、《無羊》之卒章觀之，所願乎上者，子孫昌盛；所願乎下者，歲熟民滋，皆不願乎其外也。彼秦、漢

好大喜功之主，肯以是爲可願哉？

《無羊》四章，章八句。

《節在切反南山》，家父音甫。刺幽王也。鄭氏曰：「家父，字。周大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桓十五年，天王使家父來求車，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。古人字，或累世同之。《雲漢》序曰『仍叔』，桓五年，仍叔之子來聘。仍氏或亦世字叔，❶如趙氏世稱孟，智氏世稱伯也。」

按《左傳》韓宣子來聘，季武子賦《節》之卒章，杜氏謂取「式訛爾心，以畜萬邦」之義。然則此詩在古止名《節》也。

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許百反。師尹，民具爾瞻。憂心如惔，徒藍反。不敢戲談。國既卒子律反。斬，何用不監？古銜反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節，高峻貌。巖巖，積石貌。赫赫，顯盛貌。師，大師，周之三公也。尹，尹氏，爲大師。李氏曰：「《洪範》曰『師尹惟日』，此師尹不可指其人。如此詩曰『尹氏大師』，是尹氏爲大師明矣。《春秋》書曰『尹氏卒』，譏世卿也。其後又書『尹氏立王子朝』，則尹氏之爲世卿，其來甚久。」具，俱。瞻，視。惔，燔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雲漢》曰：『如惔如焚。』惔，焚之類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如惔者，内熱之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卒，終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斬，絶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監，察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南山，國之望。大師，民之瞻。民之瞻大師也，見其所爲如此，憂心如火之燔灼，第畏其威，不敢言爾。國既至此，終滅絶矣，汝何不察也？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惔，《韓詩》作炎，《字書》作㷋。」

節彼南山，有實其猗。於宜反。赫赫師尹，不平謂何？天方薦徂殿反。瘥，才何反。喪亂弘多。民言無嘉，憯七感反。莫懲嗟。

蘇氏曰：「山之實，草木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猗，長也。李氏曰：「猗，如『綠竹猗猗』是

---

❶「叔」，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也。」薦，重也。孔氏曰：「薦與荐文異義同。」瘥，病也。弘，大也。憯，曾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山之生物，其氣平均如一，凡生於其上者，無不猗猗其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責三公之不均平，不如山之爲也。謂何，猶云何也。」王氏曰：「不平謂何者，發問之辭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薦瘥者，乖氣之所生。曰方薦瘥，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喪亂弘多，言喪亂之大而多也。民言無嘉，蓋爲民無善言，但怨讟耳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，則人之榮瘁勞佚，有大相絶者矣，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，人怨而謗讟其上。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，求所以自改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憯莫懲嗟，以見尹氏爲惡常自若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天方薦瘥，《説文》作『天方薦㽨』。㽨，殘田也。」

尹氏大音泰。師，維周之氏。丁禮反。秉國之均，四方是維。天子是毗，婢尸反。俾民不迷。不弔昊天，不宜空我師。

毛氏曰：「氏，本也。均，平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維，持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毗，輔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弔，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空，窮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師，衆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尹氏爲大師之官，是周根本之臣。王氏曰：「京室以大族爲氏，朝廷以尊官爲氏。氏者，安危存亡所出也。尹氏，大族也。大師，尊官也，故曰：『尹氏大師，維周之氏。』」秉國之平，居權衡之任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尹氏大師，維周之氏，而秉國之均，則宜有以維持四方，毗輔天子，而使民不迷，乃其職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尹氏不能如此，則其亂必矣，故呼天而告之，曰昊天不弔，歐陽氏曰：「昊天不弔，哀此下民。」不宜如是之空我師。」

空我師，如空其國、空其地之類，蓋曰

人之類將滅矣，甚言之也。

弗躬弗親，庶民弗信。弗問弗仕，勿罔君子。式夷式已，無小人殆。瑣瑣素火反。姻亞，則無膴音武。仕。

張氏曰：「仕，猶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罔，欺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君子，指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夷，平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已，廢退也。《孟子》所謂『士師不能治事，則已之』，與此已同義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殆，危也。瑣瑣，小貌。兩壻相謂曰亞。孔氏曰：「劉熙《釋名》云：『兩壻相謂曰亞者，言每一人取姊，一人取妹，相亞次也。』」膴，厚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尹氏委政於小人，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，罔幽王而欺之，故戒之曰：『汝之弗躬弗親，庶民已不信矣。其所弗問弗事，則不可以罔君子也。當平其心，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，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瑣瑣婚姻之小人，無厚任用之，置之大位也。」

「式夷式已，無小人殆」，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。「瑣瑣姻亞，則無膴仕」，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。

昊天不傭，敕龍反。降此鞫九六反。訩。音凶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。音麗。君子如屆，音戒。俾民心闋。若穴反。君子如夷，惡怒是違。

毛氏曰：「傭，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鞫，窮也。訩，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惠，順也。戾，乖也。屆，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闋，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夷，平易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違，遠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昊天不均，而降此窮極之亂；昊天不順，而降此乖戾之變。蓋無所歸咎，而歸之於天也。雖然，所以靖之者，亦在夫人而已。君子用其至，則民之亂心息矣。君子平

其心，則民之惡怒遠矣。」又曰：「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，人也。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，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。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，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。後皆放此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傭，《韓詩》作庸。庸，易也。」

鞠訩、大戾，匪降自天，皆尹氏爲之也。民罹其害，無可奈何，而歸之於天也。在民視之則難，在幽王爲之則易。進賢而退姦，蓋爲國之至理。而二者之情狀，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。幽王如幡然用其至，則尹氏必不居位，而民之怨息矣。幽王如坦然平其心，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，而民之惡怒遠矣。夫何難哉？

不弔昊天，亂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寧。憂心如酲，音呈。誰秉國成？不自爲政，卒勞百姓。

鄭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言月月益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病酒曰酲。成，平也。」董氏曰：「國之有成，其紀綱法令之所存，此人主之所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卒，終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不愍弔昊天，亂何時定？方且與歲月俱生，而使民不寧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今憂之，如病酒之酲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秉國成者，王之事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責幽王不自爲政，而使此尹氏在位，致百姓於憂勞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言政不由王出也。』」

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，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，反使之長惡不已。或者其天意乎？故曰：「不弔昊天，亂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寧。憂心如酲。」言亂之甚，憂之極也。秉國成者其誰乎？何爲不自爲政，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。誰云者，不敢斥王之辭也。

駕彼四牡，四牡項領。我瞻四方，蹙蹙子六反。靡所騁。敕領反。

毛氏曰：「項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蹙蹙，縮小之貌。騁，馳騁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我駕此大領之四牡，四顧天下，王室昏亂，諸侯交争，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。」

此章言幽王既不悟，賢者有去而已，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。四牡項領，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。然我瞻四方，則蹙蹙靡所騁。蓋本根病，則枝葉皆瘁，是以無可往之地也。

方茂爾惡，相爾矛矣。既夷既懌，音亦。如相醻市由反。矣。

朱氏曰：「茂，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相，視也。視女矛矣，言欲戰鬬相殺傷也。矛，解見《秦·無衣》。醻，如賓主飲酒相醻酢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方盛其惡以相加，則視其矛戟，如欲戰鬬。及既夷平悦懌，則相與歡然，如賓主而相醻酢，不以爲怪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言相惡既深，和解又疾，皆是無常小人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此小人之常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，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。」

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寧。不懲其心，覆芳服反。怨其正。

朱氏曰：「尹氏之不平，若天使之，故曰『昊天不平』。若是，則我王亦不得寧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然尹氏猶不自懲艾，乃反怨人之正己者。言其爲惡無有已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女不懲止女之邪心，而反怨憎其正也。」

此章篇將終矣，故復嘆曰：「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？我王其不得安寧乎？今尹氏不懲創其惡，覆怨正人之攻己者，方且報復而未已。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。此憂豈爲身哉？」

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訩。式訛五戈反。爾心，以畜許六反。萬邦。

鄭氏曰：「究，窮也。訛，化也。畜，養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詩人之情不一，或微加諷諭，或指斥愆咎，或隱匿姓名，或自顯官字。家父盡忠竭誠，不憚誅罰，故自載字焉。寺人孟子，亦此類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尹氏厲威，使人不得戲談，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，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，蓋家父周之世臣，義與國俱存亡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家父作爲此誦，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，冀其改心易慮，以畜養萬邦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攻其惡者，正其心而已，此所以爲幽王變雅之首。」李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曰：『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與間也，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』蓋用人之失，政事之過，雖皆君之非，然不必先論也。惟格君心之非，則政事無不善矣，用人皆得其當矣。」

此章篇終矣，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，致亂者雖尹氏，而用尹氏者，則王心之蔽也。

《節南山》十章，六章章八句，四章章四句。

《正音政月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正月繁扶袁反。霜，我心憂傷。民之訛言，亦孔之將。念我獨兮，憂心京京。哀我小心，癙音鼠。憂以痒。音羊。

毛氏曰：「正月，夏之四月。」孔氏曰：「昭十七年六月日食，太史謂之正月。周六月是夏四月，謂之正月者，以乾用事，正純陽之月。」繁，多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訛，僞也。孔將，甚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京京，憂不去也。」王氏曰：「京京，大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癙憂，幽憂也。與下『鼠思泣血』文雖小異，義亦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痒，病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正月，長養之月也。繁霜，肅殺之氣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覩天災爲之憂傷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降霜非時，天災可憂，而民之訛言，以害於國，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。」○董

氏曰：「霜降非時，災降于上也。訛言非常，禍起于下也。上下相應如此，則國亡無日矣。」李氏曰：「夏、商之季，至於漢、唐之末，天災譎見，非不明甚。民言謗讟，非不深切。而君臣未有覺悟者，蓋不如是，則國不亡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念我獨兮，憂心京京，大夫言己獨爲王憂耳。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，而君臣不知憂懼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哀哉，我之夙夜憂國，顧無助我者，鼠病而憂在于穴内，人所不知也。我有癙憂至於痒病，人所不知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訛言，石經作僞言。」

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，皆謂之訛言。

父母生我，胡俾我瘉？音庾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好言自口，莠餘久反。言自口。憂心愈愈，是以有侮。

毛氏曰：「瘉，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莠，惡也。蓋穀謂之善，則莠惡可知也。」蘇氏曰：「莠，不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愈愈，憂懼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愈愈，憂甚之謂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疾痛故呼父母，而傷己適丁是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此何不出我之前、居我之後？窮苦之情，苟欲免身。訛言之人，善言從女口出，惡言亦從女口出。女口一耳，善也惡也，同出其中，謂其可賤。憂心愈愈，我心憂如是，與訛言者殊塗，故見侵侮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小人傾詐反覆無愧，使我憂心愈愈，日以益甚，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。」

憂心惸惸，其營反。念我無祿。民之無辜，并必政反。其臣僕。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？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？

毛氏曰：「惸惸，憂意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惸惸，獨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祿，福也。無祿，猶言不幸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辜，罪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并，俱也。古者以罪人爲臣僕，亡

國所虜，亦以爲臣僕，故箕子曰：『商其淪喪，我罔爲臣僕。』言不幸遭國之將亡，與此無罪之民，將隨以淪陷而并爲臣僕。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禄，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民有欲，無主乃亂。天生聰明，時乂，王不能乂，而民無所得禄，則釋王而從禄于他。烏之爲物，唯能食己，則止其屋。民之從禄，將如此矣。哀者，哀其如此。瞻者，瞻其將然也。」

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。之丞反。民今方殆，視天夢夢。莫紅反。既克有定，靡人弗勝。音升。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憎？

毛氏曰：「中林，林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侯，維也。林中大木之處，而維有薪蒸耳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夢夢，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皇，大也。上帝，天之神也。以其形體謂之天，以其主宰謂之帝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中林之木，莫不摧毁，而維薪蒸在焉，其殘之也甚矣。幽王播其虐於天下，大家世族散爲皁隸，亦猶是也。王氏曰：「君之剥削於民而至於盡，猶人之侵伐材木以致薪蒸者也。」民方在危殆之中，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，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。歐陽氏曰：「民今方危殆，而仰瞻天，則夢夢然而無所告。」方其未定，何所不至？及其既定，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。申包胥曰：『人衆則勝天，天定亦能勝人。』不然，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？適當其未定故爾。」

謂山蓋卑，爲岡爲陵。民之訛言，寧莫之懲？召彼故老，訊音信。之占夢。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？

毛氏曰：「故老，元老。訊，問也。具曰予聖，君臣俱自謂聖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凡禽鳥之雌雄，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。烏之首尾毛色，雌雄不異，人所難別，故引以爲言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謂山爲卑，則有爲山脊者，有爲大阿者，而皆以爲卑。民之訛言，變白爲黑如此，乃

不懲艾之，何也？」○孔氏曰：「王既任小人，不止訛言，而愛好鄙碎，共信徵祥。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，但問之占夢之事。言其侮慢長老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方且召彼故老，而問之以不急之事。」○《前漢・藝文志》曰：「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，是以《詩》刺『召彼故老，訊之占夢』，傷其舍本而憂末，不能勝凶咎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『召彼故老，訊之占夢』，『執我仇仇，亦不我力』，『其車既載，乃棄爾輔』，皆不信仁賢之實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亂甚矣，不知與故老圖此，乃召而訊之占夢，則其迷亦甚矣。唯其迷甚，故君臣皆自謂聖，而上下同德，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。」《孔叢子》：「子思言於衛侯曰：『君之國事將日非矣。』公曰：『何故？』對曰：『有由然焉。君出言自以爲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。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。君臣既自賢矣，而群下同聲賢之。賢之則順而有福，矯之則逆而有禍。如此，則善安從生？《詩》曰：「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？」抑亦似君之君臣乎？』」

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其欲反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蹐。井亦反。維號音豪。斯言，有倫有脊。哀今之人，胡爲虺暉鬼反。蜴。星歷反。

毛氏曰：「局，曲也。孔氏曰：「曲者，曲身也。」蹐，累足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蹐，小步也。」脊，理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以虺爲蝮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蜴，螈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魚》云：『蠑螈，蜥蜴。蜥蜴，蝘蜓。蝘蜓，守宫也。』李巡曰：『蠑螈，一名蜥蜴。蜥蜴名蝘蜓，蝘蜓名守宫。』」○董氏曰：「陸璣以虺蜴爲蠑螈，鄭康成以虺蜴爲蜥蜴，攷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無以虺爲蜴者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遭世之亂，天雖高而不敢不局，地雖厚而不敢不蹐。」《家語》曰：「孔子讀《詩》，于《正月》六章，惕焉如懼，曰：『彼不達之君子，豈不殆哉？從上依世則道廢，違上離俗則身危。時不興善，己獨由之，則曰非妖即妄也。故賢者既不遇天，❶恐不終其命焉。桀殺龍逢，紂殺比干，皆是類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蹐。」此言上下畏罪，而無所自容也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人

❶「者」，原作「也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，非誕也，乃有倫序，有脊理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哀今之人，胡爲肆毒以害人，而使之至此乎？」王氏曰：「當是時也，人之害人者則爲虺，畏人者則爲蜴矣。」

瞻彼阪音反。田，有菀音鬱。其特。天之扤五忽反。我，如不我克。彼求我則，如不我得。執我仇仇，亦不我力。

鄭氏曰：「阪田，崎嶇墝苦交反。埆户角反。之處，而有菀然茂特之苗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扤，動也。仇仇，猶謷謷五報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訓》云：『仇仇、敖敖，傲也。』郭璞曰：『皆傲慢賢者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力，猶用力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視彼阪田崎嶇之處，有菀然特盛之苗，亦猶昏亂之朝，有挺然特立之賢者。特立之苗，特生於阪田之中，而天爲風雨以扤動之，惟恐其不勝，鄭氏曰：「謂其迅疾也。」亦猶賢者之特立，而小人成群，思有以中傷之，惟恐其不及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云天之扤我者，君子居危，推其命於天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方其求我以爲法也，如恐失我爾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其得我則空執留我，其禮待我謷謷然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曾不力用我也。《書》曰：『凡人未見聖，若不克見。既見聖，亦不克由聖。』」朱氏曰：「求之甚艱，而棄之甚易，言其無常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言其有貪賢之名，無用賢之實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。大夫既傷獨立，而知其無如之何，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。」○《釋文》菀作苑。

心之憂矣，如或結之。今兹之正，胡然厲矣？燎力詔反。之方揚，寧或滅之？赫赫宗周，褒補毛反。姒音似。威呼悦反。之。

孔氏曰：「結，纏結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正，政。古用字多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厲，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火田爲燎。燎之方盛之時，炎熾熛怒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宗周，鎬京也。褒，國也。姒，姓也。威，

滅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烕，齊人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心憂如有結之者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我心之憂如結，而國之政何其惡也？」王氏曰：「厲，危也。正危則以邪勝故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火之燎于原，寧有能滅之乎？今也赫赫然之宗周，而乃爲褒姒所滅，誠可駭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赫赫之宗周，而一褒姒足以滅之，蓋傷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幽王惑褒女以爲后，詩人知其必滅周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宗周未滅，詩人以褒姒淫妒，知其必滅周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，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，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，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。」

終其永懷，又窘求隕反。陰雨。其車既載，乃棄爾輔。載輸爾載，才再反，下同。將七羊反。伯助予。

毛氏曰：「窘，困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輔是可解脱之物，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。」❶○鄭氏曰：「輸，墮許規反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將，請也。伯，長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幽王日爲淫虐，譬如行險而不知止，君子永思其終，知其必有大難。故曰：『終其永懷，又窘陰雨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陰雨則泥濘，而車易以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大車重載，又棄其輔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乃棄爾輔，謂遠賢也。棄女車輔，則墮女之載，乃請長者見助，以言國危而求賢者，已晚矣。」蘇氏曰：「幽王不虞難之將至，而棄賢臣焉，故曰：『乃棄爾輔。』君子求助於未危，故難不至。苟其載之既墮，而後號伯以助予，則無及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章句》以窘爲迫。」

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，此章懷不能已，復誨幽王曰：「此何等時，乃棄賢者，不以自助乎？」無至於傾覆而誨

❶「車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事」。

之也。

無棄爾輔，員音云。于爾輻。方六反。屢力住反。顧爾僕，不輸爾載。終踰絶險，曾是不意。

毛氏曰：「員，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輔，所以益輻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當無棄爾之車輔，益於爾之輪輻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屢，數音朔。也。僕，將車者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，又顧其僕，使不覆所載者，謂駕車者當如此，猶恐覆敗，而今乃履絶險而不以爲意，則宜其覆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告之而不信，故又曰：『終踰絶險，曾是不意。』」李氏曰：「不棄爾輔，員于爾輻，可謂慎矣，猶以爲未也，而又屢顧爾僕，然後不至於多難。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絶險之地，而不以爲意，其忽於禍難可知矣。」○范氏曰：「治天下者，任重道遠，故以將車喩。」❶

魚在于沼，之紹反。亦匪克樂。音洛。潛雖伏矣，亦孔之炤。音灼。憂心慘慘，七感反。念國之爲虐。

毛氏曰：「沼，池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炤炤，易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慘慘，猶戚戚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魚在于沼，其爲生已蹙矣，是以匪克樂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立於衰亂之朝，譬如魚之在沼，非其所樂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炤，以譬君子雖潛伏，無所容也。蹙而困之如此，故君子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爲虐也。慘慘，則幽愁之至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賢者在朝廷，非能有樂。退而隱居，雖遁於山林之中，又姓名聞徹，不可以避，莫知所於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魚雖然潛伏於深淵，亦爲罔罟者所獲。士雖隱晦於山林，亦爲羅織者所麗。言危亂之世，有道君子，在朝不可也，在野不可也。」○《文中子》：「遊馬頰之谷，遂至牛首之谿，登降信宿，從者樂。姚義、竇威進曰：『夫子遂得潛乎？』文中子曰：

❶「車」下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有「爲」字。

『潛雖伏矣，亦孔之炤。』威曰：『聞朝廷有召子議矣。』文中子曰：『彼求我則，如不我得。執我仇仇，亦不我力。』義曰：『其車既載，乃棄爾輔。』威曰：『終踰絶險，曾是不意。』文中子喟然遂歌《正月》終焉。既而曰：『不可爲矣。』」

彼有旨酒，又有嘉殽。户交反。洽比毗志反。其鄰，昏姻孔云。念我獨兮，憂心慇慇。

毛氏曰：「洽，合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比，親比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云，❶旋也。慇慇然，痛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小人有旨酒嘉殽，和洽其鄰里，與其親戚周旋，而我獨憂之。昔人有言曰：『燕雀處堂，母子相安，自以爲樂也。突決棟焚，而母子恬然，不知禍之將及也。』今國勢如此，而小人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，殆燕雀之類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，❷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，怡懌其昏姻，而昏姻甚稱説其爲善，則君子失志窮獨，其憂甚矣，慇慇則疾痛之至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大夫既自傷將及禍，而又哀彼衆人，不知危亡可憂，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，而我獨憂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殽作肴，曰：「本又作殽。」

佌佌音此。彼有屋，蔌蔌音速。方有穀。民今之無禄，天夭於遥反。是椓。陟角反。哿哥我反。矣富人，哀此惸獨。

毛氏曰：「佌佌，小也。蔌蔌，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穀，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椓，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哿，可。獨，單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佌佌然之小人，彼已有室屋之富矣。其蔌蔌然窶陋者，方有爵禄之貴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佌佌者有家，而蔌蔌者方且有禄未艾也，而民反無禄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民方無福，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

❶「云」，原作「去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困」，原作「因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之。王氏曰：「仳仳、蔌蔌者，椓害之也。」富人猶可勝也，惸獨甚矣。」李氏曰：「衰亂之世，要其極也。貧富俱受其禍，言其一時之虐政，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，貧者愈不堪也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佝，小貌。從人，從凶。《詩》曰：『佝佝彼有屋。』」斯氏切。○《後漢書》蔡邕《釋誨》云「速速方轂」，注：「謂小人乘寵，方轂而行也。」

勞役之甚者，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，故曰：「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」困苦之甚者，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，故曰：「哿矣富人，哀此惸獨。」使民至是，蓋甚可憐矣。

《正月》十三章，八章章八句，五章章六句。

《十月之交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。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

毛氏曰：「交，日月之交會。」孔氏曰：「日月交會，謂朔也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日月皆右行於天，一晝一夜，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。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，追及於日而與之會。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。月或在日道表，或在日道裏，則不食矣。又曆家爲交食之法，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。然月先在裏，則依限而食者多。若月在表，雖依限而食者少。杜預見其參差，乃云：『日月動物，雖行度有大量，不能不少有盈縮，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，或有頻交而食者。』此得之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周之十月，夏之八月也。八月朔日，日月交會而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唐志》云：『《十月之交》，以曆推之，在幽王之六年。』」○什方張氏曰：「《詩》有夏正無周正，獨此詩爲周正，可乎？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，而唐曆則有之，議者疑其傅會而爲此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日食，天變之大者也。然正陽之月，古尤忌之。夏之四月爲純陽，故謂之正月。十月爲純陰，故謂之陽月。純陽而食，陽弱之甚也。純陰而食，陰壯之甚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古之曆書亡矣，今世有周曆、魯

曆者，蓋漢初爲之。其交無遲速盈縮，考日食之法，而其年月往往參差，是以漢世通儒，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醜，惡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交當朔則日食，然亦有交而不食者。交而食，陽微而陰乘之也。交而不食，陽盛而陰不能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則係乎人事之感，蓋臣子背君父，妾婦乘其夫，小人陵君子，夷狄侵中國，所感如是，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。是以聖人於《春秋》每食必書，而詩人亦以爲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夫以昭昭大明，照臨下土，忽爾殲亡，俾晝作夜，其爲怪異，莫斯之甚。故有伐鼓用幣之儀，貶膳去樂之數，皆所以重天變，警人君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月有盈虧，虧則微矣。彼月而微，則固其所。此日而微，則非其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災害將起，故下民亦甚可哀。」蘇氏曰：「天變既見，君子知國之將亡。國亡則民首被其患，是以哀之也。」

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。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？

鄭氏曰：「告凶，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。行，道度也。不用之者，謂相干犯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望而正於黃道，是謂臣干君明，則陽斯蝕之矣。朔而正於黃道，是謂日壅月明，則陰爲之食矣。凡日月之食者，皆不用其常道。」不用其良，不用善人也。臧，善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猶言一何不善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，則以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故也。月食非其常也，然比日食，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。此日而食，則爲變大矣。」李氏曰：「《春秋》日食三十六，月食則未嘗書，豈月未嘗食耶？亦以爲常故爾。」○《左傳》昭七年：「晉侯問於士文伯曰：『《詩》所謂「彼日而食，于何不臧」者，何也？』對曰：『不善政之謂也。國無政，不用善，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。』」○《前漢》劉向引《詩》

曰：「日月鞠凶，不用其行。」

爗爗于輒反。震電，不寧不令。百川沸甫味反。騰，山冢崒徂恤反。崩。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憯七感反。莫懲。

毛氏曰：「爗爗，震電貌。震，雷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寧，安也。令，善也。」《前漢·李尋傳》注：「雷電失序，不安不善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沸，出。騰，乘也。山頂曰冢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崒，崔嵬。《爾雅》注：「崒，謂山峰頭巉巖者。」憯，曾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幽王之時，不但日食，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，其聲過常。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，山之冢頂高峰之上，崒然崔嵬者皆崩落。高大之岸陷爲深谷，深下之谷進出爲陵。毛氏曰：「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，言易位也。」〇陳氏曰：「因山頂之高者崩，故陵谷由之以改易。」所陳皆當時實事。」〇朱氏曰：「災異之衆如此，是宜恐懼修省，改紀其政，而幽王曾莫之懲也。董子曰：『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。不知自省，又出怪異以警懼之。尚不知變，而傷敗乃至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，而欲止其亂也。』」《前漢》劉向上疏曰：「天變見於上，地變動於下。水泉沸騰，山谷易處。其詩曰：『百川沸騰，山冢崒崩。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憯莫懲。』」〇王氏曰：「哀而怪之也。」

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。家伯爲宰，仲允膳夫。棸側留反。子内史，蹶俱衛反。維趣七走反。馬，楀音矩。維師氏。豔餘贍反。妻煽音扇。方處。

鄭氏曰：「皇父、家伯、仲允，皆字。番、棸、蹶、楀，皆氏。」孔氏曰：「父及伯、仲，是字之義。番、棸、蹶、楀單言，又棸子以字配之，若曾子、閔子然，故知皆氏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卿士，六卿之外更爲都官，以摠六官之事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司徒之職，掌天下土地之圖，人民之數。冢宰，掌建邦之六典。皆卿也。

孔氏曰：「王肅以此宰爲小宰。鄭司農《宰夫》注云：『《詩》曰「家伯維宰」，謂此宰夫也。』小宰、宰夫，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，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。此大率以官高爲先，而有不次者，便文以取韻也。」膳夫，上士也，掌王之飲食膳羞。內史，中大夫也，掌爵禄廢置、殺生予奪之法。趣馬，中士也，掌王馬之政。孔氏曰：「《序官》『趣馬，下士一人』，此言中士者，誤也。」師氏，亦中大夫也，掌司朝得失之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豔妻，褒姒。美色曰豔。《前漢》谷永云「昔褒姒用國，宗周以喪。豔妻驕扇，日以不臧」，注：「魯詩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篇曰：『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？』又曰：『閻妻扇方處。』言厲王無道，內寵熾盛。」○班倢伃賦云：「悲晨婦之作戒兮，哀褒閻之爲郵。」煽，熾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，七子所以見寵用事，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。豔妻，言其配王以色而已，非以德也。煽，言其勢盛，若火之煽然。方處，言方處勢未變徙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王淫於色，七子皆用變寵。方熾之時並處位，言女謁行之甚也。雖官有尊卑，權寵相連，朋黨於朝，是以疾焉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群小人用事，又有豔妻交結於內，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。」○《釋文》蹶作蹷。

抑此皇父，豈曰不時？胡爲我作，不即我謀？徹我牆屋，田卒汙音汙。萊。音來。曰予不戕，在良反。禮則然矣。

朱氏曰：「抑，發語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時，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作，動也。即，就也。卒，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下則汙，高則萊。」孔氏曰：「汙者，池停水之名。《禮記》曰『汙其宮而豬焉』是也。萊者，草穢之名。《楚茨》云『田萊多荒』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戕，殘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，而皇父實尸之，其餘則以類聚而已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，鄭氏曰：「言其不自知惡也。」故作我以徙，而不即我謀，乃徹我牆屋，使我田不獲治。卑者卒汙，高者卒萊。長樂劉氏曰：「何爲於我民居有大興作，而不先

即我民以謀之？」○朱氏曰：「或曰廢其田宅以爲池爲囿也。」乃曰：『予不戕女，下供上役，禮則然矣。』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？」鄭氏曰：「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，反云：『我不殘敗女田業，禮下供上役，其道當然。』言文過也。」

皇父孔聖，作都于向。式亮反，下同。擇三有事，亶侯多藏。才浪反。不憖遺一老，俾守我王。擇有車馬，以居徂向。

毛氏曰：「向，邑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説桓王與鄭十二邑，向在其中。杜預云：『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。』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。」三有事，國之三卿。❶亶，信也。侯，維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憖，强也，且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憖者，心不欲自强之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徂，往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皇父甚愚，而自謂甚聖，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。鄭氏曰：「皇父專權足己，自比聖人。」作都于向，徙民而作其邑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皇父封於畿内，當二卿。今立三有事，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禮，畿内諸侯二卿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皇父擇其國之三卿，信維貪淫多藏之人。」鄭氏曰：「三卿皆取聚斂之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擇三有事，亶侯多藏，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不憖遺一老，俾守我王』者，不自强留一老人以留衛王，則又不忠敬之甚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皇父矜形勢，盡將王官列職往向，至向亦當反，但去時盡將之耳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，懼故老在位，盡出之，不遺一人以保我王。漢靈帝時，西園有三公之錢。在幽王時，此錢歸之向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，以往居向。」○董氏曰：「以實其邑也。」

黽民允反。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囂囂。五刀反。下民之孽，魚列反。匪降

❶「國」上，《毛詩正義》有「有司」二字。

自天。噂子損反。沓徒合反。背蒲妹反。憎，職競由人。

鄭氏曰：「囂囂，衆多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孽，災害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噂，聚也。沓，重複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噂，猶噂噂。沓，猶沓沓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職，主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詩人賢者，見時如是，自勉以從王事，雖勞不敢自謂勞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無罪猶且見讒，而況敢告勞乎？下民之孽，非天之所爲也。噂噂沓沓，多言以相説，而背相憎。專力爲此者人也，而豈天哉？」陳氏曰：「噂，聚談也。沓，猥并也。小人相見之狀如此，背則憎疾也。用如此小人在位，所以興孽，未可歸於天也。」○《前漢》劉向上疏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密勿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嗸嗸。』」《釋文》囂囂作嗸嗸，云：「《韓詩》作嗸嗸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僔，聚也。從人，尊聲。《詩》曰：『僔沓背憎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沓作嗒。

悠悠我里，亦孔之痗。莫背反。四方有羨，徐箭反。我獨居憂。民莫不逸，我獨不敢休。天命不徹，我不敢傚我友自逸。

毛氏曰：「悠悠，憂也。痗，病也。羨，餘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徹，通也。幽王之時，天下病矣，而我所居里，則又甚病矣。」又曰：「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，而其流及上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四方之民，盡有饒餘，我獨居此憂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，我獨不敢休息。」王氏曰：「凡民之不如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幽王之時，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？大夫方言己之勤勞，故爲此辭。學《詩》者當以意逆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不通則以言其窮也。其窮，命也。勉之而已，故不敢傚我友自逸也。」范氏曰：「時有潔身而去者，己獨不去，故曰：『我不敢傚我友自逸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親屬之臣，心不能已。」陳氏曰：「不然，則不應不去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里，顧野王作瘇。《爾雅》以瘇爲

病，《集注》同之。今毛以里爲病，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瘇也。」

《十月之交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雨無正音政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雨，自上下者也。衆多如雨，而非所以爲政也。

歐陽氏曰：「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。其或有命名者，則必述詩之意，如《巷伯》、《常武》之類是也。今《雨無正》之名，據《序》曰：『雨，自上下者也。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。』今考詩七章，都無此義，與《序》絶異，當缺其所疑。」劉諫議曰：「嘗讀《韓詩》，有《雨無極》篇，《序》云：『《雨無極》，正大夫刺幽王也。』比《毛詩》篇首多『雨無其極，傷我稼穡』八字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《雨無政》，正大夫刺幽王也』。《章句》曰：『無，衆也。』《書》曰：『庶草繁蕪。』《說文》曰：『蕪，豐也。』則雨衆多者，其爲政令不得一也，故爲正大夫之刺。」

浩浩古老反。昊胡老反。天，不駿音峻。其德。降喪饑饉，其靳反。斬伐四國。旻密巾反。天疾威，弗慮弗圖。舍音赦。彼有罪，既伏其辜。若此無罪，淪音倫。胥息魚反。以鋪。普烏反。

王氏曰：「浩浩，廣大流通之意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駿，長也。穀不熟曰饑，蔬不熟曰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旻天，上有昊天，明此亦昊天。」又曰：「定本作『昊天』，俗本作『旻天』，誤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旻，本有作『昊天』者，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慮、圖，皆謀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舍，置也。淪，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鋪，偏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幽王之亂，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，無所歸咎，曰：『天實爲之。』天之生物，浩然其若無窮者，奈何不長其德，既又生之，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？豈天怒之迅烈，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？彼有罪者，則既伏其辜矣，置而勿疑可也。若此無罪而使

之相與陷溺，無不偏焉，何也？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薰胥以痡』，《章句》曰：『薰，帥也。胥，相也。痡，病也。』」《前漢・序傳》云「烏呼，史遷薰胥以刑」，注：「晉灼曰：『齊、韓、魯《詩》作薰。』師古曰：『《詩・小雅・雨無正》之篇曰：「若此無罪，淪胥以鋪。」《韓詩》淪字作薰。薰者，謂相薰蒸，亦漸及之義耳。』」

周宗既滅，靡所止戾。正大夫離居，莫知我勩。夷世反。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。邦君諸侯，莫肯朝夕。庶曰式臧，覆芳服反。出爲惡。

毛氏曰：「戾，定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正，長也。」王氏曰：「《周官》八職，一曰正，六官之長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勩，勞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三事大夫，王肅以三事爲三公。大夫，謂其屬。」李氏曰：「徐安道以謂《周官》曰三事暨大夫，舉三公及大夫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覆，反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周宗者，周爲天下之宗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方是時，周未滅。而曰既滅者，其滅之形成故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周宗，姬姓之宗也。既滅，言將有易姓之禍，其兆既見矣。」○范氏曰：「靡所止戾，未知天之所命，民之所定也。正大夫離居，去位也。其下大夫勞於從事，故曰：『莫知我勩。』『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』，無在公之節也。『邦君諸侯，莫肯朝夕』，無尊王之禮也。幽王屏棄故老，侮慢諸侯，其大臣不使，其諸侯不王，故大夫憂之。庶王之儆懼而用善，反出於爲惡，莫之懲焉。」孔氏曰：「君臣解體，國將滅亡，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，當改用善，而王反出爲惡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至此則宜反善矣，庶幾其日望之，而覆出爲惡。」

如何昊天，辟言不信？如彼行邁，則靡所臻。凡百君子，各敬爾身。胡不相畏，不畏于天？

毛氏曰：「辟，法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臻，

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凡百君子，謂衆在位者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幽王日益不悛，君子呼天而告之，曰：『奈何哉！法度之言，王終莫肯信者，鄭氏曰：「如何乎昊天，痛而愬之也。爲陳法度之言，不信之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辟言不信，法語不從也。」如人恣行而忘反，我不知其所至矣。』既已憂之，則又告其群臣，使皆敬其身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世雖昏亂，君子不可以爲惡，自敬故也，畏人故也，畏天故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凡百君子，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，亦各敬爾身而已。不敬爾身，不相畏也。不相畏，不畏天也。」○《左傳》：「季文子曰：『《詩》曰：「胡不相畏，不畏于天？」君子之不虐幼賤，畏于天也。』」

戎成不退，飢成不遂。曾在登反。我暬思列反。御，憯憯子感反。❶日瘁。徂醉反。凡百君子，莫肯用訊。聽言則答，譖言則退。

毛氏曰：「戎，兵也。遂，安也。」蘇氏曰：「遂，進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不能退，不能遂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曾，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暬御，侍御也。《國語》曰：『居寢有暬御之箴。』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『暬，狎習相慢。』瘁，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訊，告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兵寇已成，而不能禦而退之。飢困已成，而不能恤而安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，大臣無念之者。」王氏曰：「患難如此，則凡百君子，宜任其憂責。然憯憯然日瘁，則我暬御而已。蓋王所親厚聽用，暬御而已。則患難之憂，非其暬御，誰肯任之？」○朱氏曰：「凡百君子，莫肯以是告王者，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，則亦答之而已，不敢盡言也。一有譖言及己，則皆退而離居，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。其意若曰：『王雖不善，而君臣之義，豈可以若是恝乎？』」○《釋文》「憯憯」作「慘慘」。

❶「子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千」。

暬御，如揚雄爲郎於哀、平之世是也。

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。尺遂反。維躬是瘁，徂醉反。朁矣能言。巧言如流，俾躬處休。

鄭氏曰：「瘁，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朁，可也。哀賢人不得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不能言，言之拙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非出於舌之難，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。」孔氏曰：「哀哉不能言之賢者，意雖欲言，言則忤物。若出是舌，小人惡直，將共害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可矣，世所謂能言也。巧言從俗，如水轉流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小人佞而獲福也。」又曰：「忠實之人，辭不能自達，而病其躬。巧言之人，以能曲折應變，無所凝止，而俾躬處休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之忠者，世之所謂不能言也。常可人意者，佞人之言也，此世所謂能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此所以深嘆之。」

維曰于仕，孔棘且殆。云不可使，得罪于天子。亦云可使，怨及朋友。

毛氏曰：「于，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棘，急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人皆往仕耳，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。何者？幽王之世，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，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。直道者得罪于君，而枉道者見怨於友，此仕之所以難。」孔氏曰：「朋友之道，相切以善。今從君爲惡，故朋友怨之。」

謂爾遷于王都，曰予未有室家。鼠思息嗣反。泣血，無言不疾。昔爾出居，誰從作爾室？

王氏曰：「鼠思，憂思也。」范氏曰：「凡物之多畏，惟鼠爲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無聲曰泣血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仕之多患也，故君子有去者，有居者。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，則告之使復還于王都。去者不聽，而以無家辭之。居者於是憂

思泣血，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，無與和之者，故詰之曰：『昔爾之去也，誰爲爾作室者？ 而今以是辭我哉？』」范氏曰：「君子閔周之將亡，故招其在下之賢者，使還于王都，以繫天下之心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以其拒己，又責之云：『我所以憂思泣血，欲汝還者，以孤特在朝，無所出言，而爲小人所見憎疾，故思汝爾。何爲拒我，云無室家乎？ 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，誰復從汝作汝室也？ 本汝自作之耳。汝今若還王都，亦可自作室家，何當以無室爲辭也？』」

《雨無正》七章，二章章十句，二章章八句，三章章六句。

《祈父》之什十篇，六十四章，四百二十八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

小旻之什

《小旻密巾反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呂氏曰：「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、《小弁》、《小明》言小者，篇在《小雅》，恐與《大雅》相亂以別之。今《大雅》止有《大明》，餘篇疑亡。」蘇氏曰：「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、《小弁》、《小明》四詩，皆以小名篇，所以別其爲《小雅》也。其在《小雅》者，謂之小，故其在《大雅》者，謂之《召旻》、《大明》。獨《宛》、《弁》闕焉，意者孔子删之矣。雖去其大，而其小者猶謂之小，蓋即用其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詩刺王惑於邪謀，不能斷以從善，將致亂也。」

旻天疾威，敷于下土。謀猶回遹，音聿。何日斯沮？在呂反。謀臧不從，不臧覆用。我視謀猶，亦孔之邛。其凶反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秋曰旻天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敷，布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猶，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回，邪也。遹，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沮，止也。臧，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邛，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，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。」李氏曰：「幽王不畏天禍，偃然自若，信用邪謀，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？」○鄭氏曰：「謀之善者不從，其不善者反用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謀臧不從，不臧覆用，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集注》作『謨猷回遹』。」

潝潝許急反。訿訿，音紫。亦孔之哀。謀之其臧，則具是違。謀之不臧，則具是依。我視謀猶，伊于胡底。之履反。

蘇氏曰：「潝潝，言相和也。訿訿，言相詆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潝潝訿訿，莫供職也。」○《前漢》劉向上疏曰：「衆小在位而從邪議，歙歙相是而背

君子，故其詩曰：『歙歙訿訿，亦孔之哀。謀之其臧，則具是違。謀之不臧，則具是依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具，猶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厎，至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其俗如此，亦孔之哀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謀之善者俱背違之，其不善者依就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謀猶如此，則亦何所至乎？至於亂而已。」

我龜既厭，於豔反。不我告猶。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？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于道。

鄭氏曰：「猶，圖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集，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匪，非也。卜筮數而瀆龜，龜厭之，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。謀事者衆，是非相奪，莫適可從，故所爲不成。訩訩滿庭，而無敢決當是非。事若不成，誰云己當其咎責者？言小人争知而讓過。毛氏曰：「謀人之國，國危則死之，古之道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當其發言盈庭，莫不自以爲能也。使之執咎，則莫適任患也。」君臣之謀事如此，與不行而坐圖遠近，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，何以異乎？」孔氏曰：「謀而不行，則於道不進。言而無決，則於事不成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是用不集，《韓詩》作『是用不就』，《集注》亦作『就』。」

哀哉爲猶，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猶是經。維邇言是聽，維邇言是争。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。

朱氏曰：「先民，古之聖賢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程，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猶，大道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經，常也。潰，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哀哉今之爲謀，不以先民爲法，不以大道爲常，其所聽而争者，皆淺末之言。以是相持，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，人人得爲異論，其能有成哉？古語曰『作舍道旁，三年不成』，蓋出於此。」

國雖靡止，或聖或否。方九反。民雖靡膴，火

吴反。或哲或謀，或肅或艾。音刈。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敗。

蘇氏曰：「止，定也。范氏曰：「國雖靡止，無所定也。」膴，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膴，王肅讀爲幠。幠，大也。無大有人，言少也。」幠，喜吴反。○丘氏曰：「艾，治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艾與乂同，治也。」本鄭氏説。○朱氏曰：「淪，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胥，相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雖世亂民辟，猶有賢者在焉。苟能用之，愚者可賴以皆濟也。苟廢而不用，而使愚者壅之於上，則相與皆敗，無能爲矣。譬如泉水，苟疏而流之，則淤腐者從之而行。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，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。」吕氏曰：「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，謀而擇其善可矣。乃無所分别，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。如泉流之清，淪而爲濁也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靡膴，《韓詩》作靡腜，猶無幾何也。」

不敢暴虎，不敢馮符冰反。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戰戰兢兢，己冰反。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

毛氏曰：「徒搏曰暴虎，徒涉曰馮河。馮，陵也。他，不敬小人之危殆也。戰戰，恐也。兢兢，戒也。如臨深淵，恐墜也。如履薄冰，恐陷也。」○范氏曰：「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，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。『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』者，懼之甚也。」《左傳》昭元年晉樂王鮒曰：「《小旻》之卒章善矣，吾從之。」注：「義取非唯暴虎、馮河之可畏也，不敬小人亦危殆。王鮒從斯義，故不敢譏議公子圍。」○《荀子》：「人不肖而不敬，則是狎虎也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，《詩》曰：『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。人知其一，莫之其他。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《小旻》六章，三章章八句，三章章七句。

《小宛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宛於阮反。彼鳴鳩，翰胡旦反。飛戾天。我心憂傷，念昔先人。明發不寐，有懷二人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宛，小貌。」○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鳴鳩，班鳩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翰，羽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戾，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夜地而闇，至旦而明，明地開發，故謂之明發也。」董氏以爲王基說。○蘇氏曰：「二人，文、武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鳩雖小鳥，亦有高飛及天之志。而王不自勉强奮起，曾飛鳩之不如，以墜其先王之業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憂傷，念其先王，有懷文、武，哀其業之將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文、武創業垂統，有此天下。今將亡滅，故憂念之也。我從夕至明開發，不能寢寐，所思者唯此文、武二人。將喪其業，故思念之甚。」○《釋文》宛作菀。

念昔先人，憫周室之將亡，念其開創之人也。其人孰謂？即文王、武王二人也。

人之齊聖，飲酒温克。彼昏不知，壹醉日富。各敬爾儀，天命不又。

毛氏曰：「齊，正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聖，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克，勝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彼昏，斥幽王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富，益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醉日而富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又，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齊聖之人雖醉，猶温恭自持以勝，所謂不爲酒困也。」鄭氏曰：「中正通知之人，飲酒雖醉，猶能温藉自持以勝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蘊藉，定本箋作温字。舒瑗云：『苞裹曰蘊。』謂蘊藉自持。作温者，蓋古字通用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彼昏而不醒，壹志于酒，日增其甚，故曰『壹醉日富』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壹醉日富，則用燕喪威儀，而臣下化之，天命將改，大福不再矣。故戒以『各敬爾儀，天命不又』。言『各』，則并戒其君臣也。」

中原有菽，音叔。庶民采之。螟亡丁反。蛉音零。有子，蜾音果。蠃力果反。負之。教誨爾

子，式穀似之。

毛氏曰：「中原，原中也。菽，藿也。孔氏曰：「菽者，大豆，故《禮記》稱『啜菽飲水』。菽葉謂之藿，《公食禮》云『鉶羹，牛用藿』是也。」螟蛉，桑蟲也。蜾蠃，蒲盧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螟蛉，桑上青蟲，似步屈，其色青而細小。蜾蠃，似蜂而小腰，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，七日而化爲其子。」負，持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教誨萬民而言子者，王肅云：『王者作民父母，故以民爲子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式，用。穀，善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上章既言『天命不又』，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藿生原中，非有主也，以喻王位無常家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力采者則得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，煦嫗養之，以成其子。喻有萬民不能治，則能治者將得之。蘇氏曰：「菽生中原，民無有不獲采者。螟蛉之子，蜾蠃負之，以爲己子無難也。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也？」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，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。」

題大計反。彼脊令，音零。載飛載鳴。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。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。

毛氏曰：「題，視也。」○脊令，解見《常棣》。○鄭氏曰：「載之言則也。則飛則鳴，翼也、口也不有止息。邁、征，皆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忝，辱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告其速自改悔，云：『譬如脊令，且飛且鳴，自勤其身，不少休息。《前漢》東方朔云：「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，辟若鶺鴒飛且鳴矣。」今日月之行甚速，不可失時。陳氏曰：「日茲往矣，月茲行矣，日月不可易得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日邁月征，所謂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，庶無忝辱於先王。』」云所生者，謂宣王也。」○《釋文》無作毋。

交交桑扈，音户。率場大良反。啄陟角反。粟。哀我填徒典反。寡，宜岸宜獄。握於角反。粟出卜，自何能穀？

歐陽氏曰：「交交者，參雜相亂之謂也。」

○毛氏曰：「桑扈，竊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竊脂肉食，今無肉而循場啄粟，失其天性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俗呼青雀，觜曲，食肉，喜盜脂膏食之，因以名云。』」○《淮南子》曰：「馬不食脂，桑扈不食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填，盡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窮盡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岸亦獄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穀，善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下二章，則言君子小人所苦，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。吕氏曰：「五章言下民無告，六章言善人不安也。」彼桑扈食肉之鳥，今無肉以食，則相與群飛雜亂循場而爭粟，有如國人失其常業，而至於窮寡，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。云宜者，謂其勢不得不然也。」丘氏曰：「桑扈肉食者，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，喻肉食之貪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，無可以自救，但持粟行卜，求其勝負。」孔氏曰：「衰亂之世，政以賄成。《史記》曰：『百金之子，不死於市。』是貧者無財自救，但持粟以求卜者，問其勝負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握粟，以見其貧寠之甚。卜之曰：『何自而能善乎？』」王氏曰：「方是時也，填寡不能自直必矣，則雖出卜，自何能穀乎？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填，《韓詩》作疹。疹，苦也。岸，《韓詩》作犴，音同。云：『鄉亭之繫曰犴，朝廷曰獄。』」《説文》作「宜犴宜獄」。

獄事以輕爲善，以重爲不善。

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。惴惴之瑞反。小心，如臨于谷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

毛氏曰：「温温，和柔貌。如集于木，恐墜也。董氏曰：「莊子以民木處，則惴慄恂懼。」如臨于谷，恐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衰亂之世，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。」

《小宛》六章，章六句。

《小弁步干反》，刺幽王也。大音泰。子之傅音付。作焉。趙氏《孟子》注曰：「《小弁》，《小雅》之篇，伯奇之詩也。」

弁彼鷽音豫。斯，歸飛提提。是移反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于罹。力知反。何辜于天？我罪伊何？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！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弁，樂也。鷽，卑居。卑居，雅烏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卑居，又名雅烏，性好群聚。郭璞曰：『雅烏，小而多群，腹下白，江東呼爲鵯烏。』」❶○孔氏曰：「此鳥名鷽，而云斯者，語辭，猶『蓼彼蕭斯』、『菀彼柳斯』。以劉孝標之博學，而《類苑·鳥部》立『鷽斯』之目，是不精也。」董氏曰：「師曠《禽經》有鷽斯，非以爲辭也。《爾雅》亦曰：『鷽斯，鵯鶋也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楊子曰：『頻頻之黨，甚於鷽斯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提提，群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穀，養也。罹，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幽王取申女，生大子宜咎。又說褒姒，生子伯服，立以爲后，而放宜咎，將殺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樂乎，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，❷群飛而歸提提然，喻凡人之父子兄弟，出入宮庭，相與飲食，亦提提然樂，傷今大子獨不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凡民莫不得以相養，而我獨見棄於父母，曾鷽斯之不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何辜于天？我罪伊何？舜之怨慕，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。」趙氏《孟子》注曰：「親親而悲怨之辭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反於己而無罪，父母之不我愛，何哉？求其說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怨，故所以怨者，乃所以慕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，則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。」

踧踧徒歷反。周道，鞫九六反。爲茂草。我心憂傷，惄乃歷反。焉如擣。丁老反。假寐永嘆，維憂用老。心之憂矣，疢敕覲反。如疾首。

毛氏曰：「踧踧，平易也。周道，周室之通道。鞫，窮也。惄，思也。」○孔氏

❶「烏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作「鳥」。
❷「甚」，原作「其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共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曰：「擣，如有物之擣心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。疢，猶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疾首，頭痛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以周道之平易，而盡鞫爲茂草，見其國之將亡也。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：『臣將見宫中荆棘露沾衣也。』皆預言之耳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昔者周邦道路，有四時之朝宗覲遇，車轍馬蹄，蹂踐如掌，踧踧然坦平也。今之諸侯無復來者，故盡生茂草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惄焉如擣，言憂傷中其心如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精神憒眊，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，憂之之深，未老而老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因憂而驟老也。」疢如疾首，則又憂之甚矣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擣，《韓詩》作疛，除又反。」

維桑與梓，音子。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不屬音燭。于毛，不離于裏。音里。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？

朱氏曰：「桑梓，以遺子孫給蠶食，具器用者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尊父，故言瞻；親母，故言依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屬，連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毛，體膚之餘氣末屬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離，麗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裏，心腹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辰，謂六物之吉凶。」孔氏曰：「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，故知謂六物也。《左傳》晉侯謂伯瑕曰：『何謂六物？』對曰：『歲、時、日、月、星、辰。』服虔以爲『歲，歲星也。十二歲而一周。時，四時也。日，十日也。月，十二月也。星，二十八宿也。辰，十二辰也』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見父母之有所植，猶不敢不敬，况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？然父母之不我愛，豈我獨無所離屬乎？」毛氏曰：「父之所樹，己尚不敢不恭敬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然父母之不我愛，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？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？」○孔氏曰：「大子爲父所放爾，非母放之，而并言母者，以人皆得父母之恩，故連言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無所歸咎，則推之於天，曰：『豈我生之辰不善哉？何不祥至是也？』」

菀音鬱。彼柳斯，鳴蜩音條。嘒嘒。呼惠反。有漼千罪反。者淵，萑音丸。葦韋鬼反。淠淠。孚計反。譬彼舟流，不知所屆。音戒。心之憂矣，不遑假寐。

朱氏曰：「菀，茂盛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蜩，蟬也。嘒嘒，聲也。漼，深貌。淠淠，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屆，至也。遑，暇也。柳木茂盛則多蟬，淵深而旁生萑葦，言大者之旁，無所不容。蘇氏曰：「物之大者，無所不容，而王獨不容其子。」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，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，不知終所至者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舟流者，蕩漾而無所止也，《孟子》所謂『若窮人無所歸』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初猶假寐，此則不遑，其禍亟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萑葦，《韓詩》作藋葦。」

鹿斯之奔，維足伎伎。其宜反。雉之朝雊，古豆反。尚求其雌。譬彼壞胡罪反。木，疾用無枝。心之憂矣，寧莫之知。

孔氏曰：「斯，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伎伎，舒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雊，雉鳴也。尚，猶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壞，瘣也，謂傷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云：『瘣木，符婁。』某氏曰：『《詩》云：「譬彼瘣木，疾用無枝。」符婁尪傴，内疾瘣磊。』」郭璞曰：『謂木病尪傴癭腫無枝條者。』」瘣，胡罪反。婁，力侯反。尪，烏皇反。傴，紆禹反。癭，於井反。○鄭氏曰：「寧，猶曾也。鹿之奔走，其勢宜疾，而足伎伎然舒，留其群也。雉之鳴，猶知求其雌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鹿走而留其群，雉鳴而求其雌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。親之不可去，非獨以其愛，亦以其助也。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，兀然如壞木之無枝，而曾莫之顧，何也？」○王氏曰：「其憂如此，王晏然莫知也。」

相息亮反。彼投兔，他故反。尚或先蘇薦反。之。行有死人，尚或墐音覲。之。君子秉心，維其忍之。心之憂矣，涕既隕音藴。之。

鄭氏曰：「相，視也。行，道也。」○孔氏

曰：「墐，埋藏之名。」毛氏曰：「墐，路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埋於路傍，故曰路冢。《左傳》曰『道墐相望』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君子，斥幽王也。秉，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隕，墜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兔見迫逐而投人，人宜利而取之也。乃或先之，使得辟逃。劉氏曰：「兔爲人所驅急投人，人哀其窮，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。今俗猶言『飛鳥入懷勿殺，殺之不祥』，此投兔之比。」行路之死人，人宜惡而違之。乃或墐之，使免暴露者，惻隱之心，人所宜有故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言此所不知，其心不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謂不與走獸、死人有相知，其心不忍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幽王信讒，棄逐其子，曾視投兔、死人之不如，則其秉心亦忍矣，是以心憂而涕隕也。」

君子信讒，如或醻市由反。之。君子不惠，不舒究之。伐木掎寄彼反。矣，析薪杝敕氏反。矣。舍音捨。彼有罪，予之佗吐賀反。❶矣。

鄭氏曰：「醻，旅醻也。孔氏曰：「酬酢皆作酬，此作醻者，古字得通用。酬有二等，既酢而酬賓者，賓奠之，不舉，謂之奠酬。至三爵之後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，於後交錯相酬，名曰旅酬。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，故知是旅酬，非奠酬也。」惠，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舒，緩也。究，察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掎者，倚也。畏木倒，以物倚其巔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杝，❷謂觀其理也。孔氏曰：「杝者，施也，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。」予，我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佗，加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，是從此而往加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幽王信褒姒之讒，曾不思審，得即用之。如有人以酒相醻，得即飲之。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，聞讒即逐，不肯安舒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苟舒緩而究察

❶「反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補。

❷「杝」，原作「扡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下一「杝」同。

之，則讒者之情得矣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伐木者掎其巔，析薪者隨其理。」鄭氏曰：「掎其巔者，不欲妄踣之。析薪必隨其理者，不欲妄挫折之。以言今王之遇太子，不如伐木析薪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伐木析薪，非愛之也，然亦不可以無理。言王以讒故，遇己無理，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。舍彼有罪，予之佗矣者，言以不舒究之故，舍彼有罪之讒人，而加己以非其罪，此所謂無理也。」

莫高匪山，莫浚蘇俊反。匪泉。君子無易夷豉反。由言，耳屬音燭。于垣。音袁。無逝我梁，無發我笱。音苟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

毛氏曰：「浚，深也。」〇陳氏曰：「由言，言之所由發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山極高矣，而或陟其巔。泉極深矣，而或入其底。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，恐耳屬于垣者，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。陳氏曰：「王無輕發言，小人之爲讒者，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。讒賊之生也，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。」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、伯服爲太子，故告之曰：『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』」〇王氏曰：「『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』者，太子放逐，而其憂終不忘國也。蘇氏曰：「恐褒姒、伯服之害其成業，故告之以無敗梁笱，猶《谷風》之義也。」『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』者，無如之何，自決之辭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念父，孝也。」〇《左傳》大叔文子曰：「《詩》所謂『我躬不說，遑恤我後』。」唐德宗將廢太子，李泌諫之，且曰：「願陛下還宮，勿露此意。左右聞之，將樹功於舒王，太子危矣。」「君子無易由言，耳屬于垣」之謂也。《小弁》之作，太子既廢矣，而猶云爾者，蓋推本亂之所由生，言語以爲階也。

《小弁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巧言》，刺幽王也。大夫傷於讒，故作是

詩也。

悠悠昊天，曰父母且。七餘反。 無罪無辜，亂如此幠。火吳反。 昊天已威，予慎無罪。昊天泰幠，予慎無辜。

李氏曰：「悠悠，言天遠大之意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且，語助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幠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已、泰，皆言甚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慎，謹慎也。 大夫傷遭亂世，被讒毁，乃呼天而訴曰：『悠悠昊天，爲我父母。 我無罪辜，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上天降喪亂，亦甚威甚大矣，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自訴之辭，欲其察己也。」

亂之初生，僭側蔭反。始既涵。❶音含。 亂之又生，君子信讒。 君子如怒，亂庶遄市專反。沮。辭呂反。 君子如祉，音恥。 亂庶遄已。

朱氏曰：「僭始，不信之端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僭，不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涵，容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君子，幽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遄，疾也。 沮，止也。 祉，福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祉，猶喜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小人爲讒於其君，必以漸入之。 其始也，進而嘗之，君容之而不拒，❷知言之無忌，於是復進。 既而君信之，然後亂成。」陳氏曰：「小人以不根之言，摇動君子，人君不爲之別白，遂致並畜於胸次，而涵之於疑信之間。 日月既久，心志感移，猜忌之心不能不生。 猜忌既久，則心所疑惑者，往往以爲有驗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君子見讒人之言，若怒而責之，則亂庶幾遄沮矣。 見賢者之言，若喜而納之，鄭氏曰：「福者，福賢者，謂爵禄之也。」則亂庶幾遄已矣。 今涵容不斷，讒信不

---

❶「僭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譖」，下同。 案《毛詩正義》阮元《校勘記》引《詩經小學》：「《傳》『僭，數也』，蓋以爲譖字，是也。」

❷「拒」，原作「懼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蘇轍《詩集傳》改。

分，是以讒者益勝，而君子益病也。」❶

君子屢力住反。盟，亂是用長。丁丈反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。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餤。音談。匪其止共，音恭。維王之邛。其恭反。

鄭氏曰：「屢，數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凡國有疑，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盟，邦國有疑，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盜，謂小人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讒者小人，因以盜名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餤，進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邛，病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不能如怒如祉，以明是非好惡，而誣罔誕謾衆至，則任賢安能勿貳？去邪安能勿疑？既貳且疑，豈免屢盟？屢盟而不知反本，此亂之所以長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考之《春秋》，如伯有之亂，鄭伯與其臣下盟，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。君臣相疑，不能察其實，而但爲盟誓，適所以長亂矣。」穿窬之類，伺隙抵巇以罔善人。而君子信讒，此亂之所以暴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食之甘者，使人嗜之而不厭。險盜之人，其言甚甘，使人信之而不已，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，徒以爲王之病而已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止共，《韓詩》作『止恭』。」

奕奕音亦。寢廟，君子作之。秩秩音帙。大猷，聖人莫之。他人有心，予忖七損反。度待洛反。之。躍躍他歷反。毚士咸反。兔，遇犬獲之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奕奕，大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周禮注》云：『前曰廟，後曰寢。』則寢廟一物。先寢後廟，便文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秩秩，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猷，道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莫，定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躍躍，跳疾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毚兔，狡兔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蒼頡解詁》

❶「益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朱熹《詩集傳》補。

云：『㲋，大兔也。』大兔必狡猾，又謂之狡兔。《戰國策》曰：『東郭逡者，海内之狡兔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遇犬者，言兔逢犬則被獲耳。王肅云：『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，或適與犬遇而見獲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此四事者，言各有所能也。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，故列道之爾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章言讒人之心，我既皆得之，無所隱情。而前後六句，皆反覆興此耳。」○《史記》春申君書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躍躍㲋兔，遇犬獲之。他人有心，余忖度之。』」注：「韓嬰《章句》曰：『躍躍，往來貌。』」

荏而甚反。染柔木，君子樹之。往來行言，心焉歐陽氏於虔反。數所主反。之。蛇蛇以支反。碩言，出自口矣。巧言如簧，音黃。顏之厚矣。

毛氏曰：「荏染，柔意也。柔木，椅、桐、梓、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行言，行道之言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蛇蛇，乃舒遲安閑之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碩，大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柔木，比柔善之人。王宜愛護，使得樹立，勿縱讒邪傷害之也。『往來行言，心焉數之』云者，謂往來行路之言，焉足聽納於心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小人蛇蛇然徐爲大言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徐緩敢爲大言，出口而無忌憚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讒人言巧，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。頑不知耻，其顏厚矣。《孟子》曰：『爲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耻焉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善人易搖而難立，護之當如護柔木。讒言易入而難忘，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。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，或歌或詈，如風過耳，心焉嘗數之乎？「蛇蛇碩言，出自口矣。巧言如簧，顏之厚矣」，既不爲其所惑，坐見其情態也。

彼何人斯，居河之麋。音眉。無拳音權。無

勇，職爲亂階。既微且尰，市勇反。爾勇伊何？爲猶將多，爾居徒幾何？

鄭氏曰：「何人者，斥讒人也。賤而惡之，故曰何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水草交謂之麋。拳，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職，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骭户諫反。瘍音羊。爲微，腫足爲尰。」鄭氏曰：「居下濕之地，故生微尰之疾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骭，脚脛也。瘍，瘡也。』膝脛之下有瘡腫，是涉水所爲。」脛，户定反。○鄭氏曰：「猷，謀也。將，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時有是人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居河之麋，則非高明爽塏音愷。之地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既無拳力，又無勁勇，亦易誅除耳，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。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，而足跗音敷。有尰之疾，爾假有勇，伊何能爲？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，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，而能爲此？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瘇，脛气音氣。足腫。《詩》曰：『既微且瘇。』」

詩人指讒人言曰：「彼何人也？其居至陋，其力至怯，乃主爲亂階，况加以微尰之病？」則其所謂勇者，亦何所至哉？爲謀雖曰大且多，爾所居之徒幾何，則爲之謀者亦不衆也。此非特賤讒人之辭，蓋言其本易驅除，特王不悟耳。

《巧言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何人斯》，蘇公刺暴公也。暴公爲卿士，而譖蘇公焉，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。鄭氏曰：「暴也、蘇也，皆畿内國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曰：『昔周克商，使諸侯撫封，蘇忿生以温爲司寇。』則蘇國在温。春秋時蘇稱子，此云公者，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。」

王氏曰：「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，不忠於其君，不義於其友，所謂大故也。故蘇公作是詩絶之。其絶之也，不斥暴公也，言其從行而已。不著其譖也，示以

所疑而已。蓋交際之道，其絕也當如此而已。既絕矣，又告之以『及爾如貫，諒不我知』，欲出三物，要之以詛，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，不殆於棄言乎哉？蓋君子之遇人也，仁而不忮。暴公之譖我，則喪其本心，諒不我知故也。使其由此悔悟，更以善意從我，固我所願也。雖其不能如此，我固不爲已甚。我豈若小丈夫哉？一與人絕，則醜詆固拒，惟恐其復合也。」

彼何人斯，其心孔艱。胡逝我梁，不入我門？伊誰云從？維暴之云。

鄭氏曰：「孔，甚。逝，之也。梁，魚梁也，在蘇國之門外。」蘇氏曰：「梁，橋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彼何人斯，不欲斥其人而言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其心孔艱，其持心甚難知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逝我梁則必過我門，然而不入者，其必有故矣。既而詰其所從者，則暴公也。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，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。」呂氏曰：「託過門不入之喻，以道其反側之情。情之不直，譏我必矣。」

二人從行，誰爲此禍？胡逝我梁，不入唁音彥。我？始者不如今，云不我可。

鄭氏曰：「二人者，謂暴公與其侶也。女相隨而行見王，誰作我是禍乎？時蘇公已得譴讓也。女即不爲，何故近之我梁，而不入弔唁我乎？」〇丘氏曰：「始者與我情意厚，今乃不入我門，是始者不如今也。其云不我可乎，疑之矣。」蘇氏曰：「始謂我可，而今謂我不可也。」

彼何人斯，胡逝我陳。我聞其聲，不見其身？不愧于人，不畏于天。

毛氏曰：「陳，堂塗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宮》云『堂塗謂之陳』，孫炎曰：『堂下至門之徑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女即不爲，何故近之我庭，使我得聞女之聲音，不得覩女之身乎？女今

不入唁我，何所愧畏乎？皆疑之未察之辭。」

彼何人斯，其爲飄避遥反。風。胡不自北？胡不自南？胡逝我梁，祇音支。攪交卯反。我心？

毛氏曰：「飄風，暴起之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祇，適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攪，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往來之疾，若飄風然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不欲入見我，何不乃從我國之南？不則乃從我國之北。何近之我梁，適亂我之心，使我疑女？」朱氏曰：「自北、自南，則與我不相值也。今乃逝我之梁，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。」

爾之安行，亦不遑舍。爾之亟紀力反。行，遑脂音支。爾車。壹者之來，云何其盱？況于反。

鄭氏曰：「遑，暇。亟，疾。盱，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極其情以疑之，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，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。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，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極其情，求其意，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，於汝亦何病也？」蘇氏曰：「壹來見我，於汝何病哉？」○朱氏曰：「盱，望也。《字林》云：『盱，張目也。』《易》云『盱豫悔』，《三都賦》云『盱衡而語』是也。何不一來見我，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？」

謂汝行之緩乎，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？謂汝行之急乎，何爲復有暇而脂車也？

爾還而入，我心易夷豉反。也。還而不入，否方九反。難知也。壹者之來，俾我祇也。

鄭氏曰：「還，行反也。祇，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爾之往也，既不入我門矣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儻爾還而入，則我心平易無疑。王氏曰：「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。」今還而不入，謂不譖我則難知。」董氏曰：「過我門矣而不入，雖曰不爲譖害，其可得而知乎？」○朱氏曰：「其或一來見我，而使我心安乎？」

○董氏曰：「是詩至此辭益緩，若不知其爲譖者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易，《韓詩》作施。施，善也。」

伯氏吹壎，況袁反。仲氏吹篪。音池。及爾如貫，古亂反。諒不我知。出此三物，以詛側助反。爾斯。

鄭氏曰：「伯、仲，喻兄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土曰壎，竹曰篪。孔氏曰：「壎，《周禮・小師職》作『塤』，古今字異耳。注云：『壎，六孔，燒土爲之。』《爾雅・釋樂》云『大塤謂之嘂』，郭璞云：『大如鵝子，鋭上平底，形似稱錘，小者如鷄子。』《釋樂》又云『大篪謂之沂』，郭璞云：『篪，以竹爲之，長尺四寸，圍三寸，八孔，一孔上出，徑三分，横吹之。小者尺二寸。』《小師》注『篪七孔』，蓋不數其上出者，故七也。《世本》云：『暴辛公作塤，蘇成公作篪。』譙周《古史考》云：『古有塤、篪，尚矣。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，蘇成公善篪。』」嘂，居弔反。稱，尺證反。錘，直危反。○李氏曰：「《世本》、《古史考》見此詩言『伯氏吹塤，仲氏吹篪』，遂爲此説，皆求《詩》之過也。」如貫，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。」董氏曰：「如貫，弁貫珠，皆以繩結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諒，誠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三物，豕、犬、雞也。民不相信，則盟詛之。」王氏曰：「出此三物，蓋若鄭莊公令出鷄、犬、豭以詛，毛遂取雞、狗、馬之血以盟也。蓋古盟詛如此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詛小於盟。《左傳》襄十一年，季武子將作三軍，盟諸僖閎，詛諸五父之衢。定六年，既逐陽虎，盟國人於亳社，詛諸五父之衢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與女義如兄弟，和如壎篪，勢相次比，如物之在貫。鄭氏曰：「俱爲王臣，其相比次，如物之在貫也。」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？苟誠不我知也，則出犬、豕、雞三物以詛之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若實不譖者，則當共出豕、犬、雞之三物以詛盟，使讒否有决，令我不疑。」

爲鬼爲蜮，音或。則不可得。有靦土典反。面目，視人罔極。作此好歌。以極反側。

毛氏曰：「蜮，短狐也。孔氏曰：「《洪範五行傳》：『蜮，如鼈，三足，生於南越。』陸璣《疏》曰：『一名射影，江淮水皆有之。人在岸上，影見水中，投人影則殺之。或曰含沙，射人皮肌，其瘡如疥是也。』」靦，

姡户刮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靦，面見人。姡，面靦也。』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好，善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反側者，翻覆不正直之義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汝隱匿形迹，能使我不見不覺，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？我則不得而知汝。今汝乃人爾，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，不可隱藏。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？」〇鄭氏曰：「作八章之歌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作此八章之善歌，窮極爾反側之情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作是詩將以絶之也，而曰好歌者，唯其好也，是以極求其反側。極其反側，非惡之也，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。」

《何人斯》八章，章六句。

《巷伯》，刺幽王也。寺人傷於讒，故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後宮稱永巷，是宮内道名也。伯，長也，主宮内道官之長。」〇陳氏曰：「巷伯，寺人之長者也。詩名《巷伯》，以寺人解之，明巷伯即寺人也。」〇呂氏曰：「寺人，近習也。近習日見于君，然猶傷於讒，則幽王之不明可知。」〇董氏曰：「當幽王之世，大臣傷於讒，如蘇公；小臣傷於讒，如寺人孟子，則上下其得以免乎？兼列於此，著其所以亂也。」

萋七西反。兮斐孚匪反。兮，成是貝錦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大音泰。甚。

毛氏曰：「萋斐，文章相錯也。貝錦，錦文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錦文者，文如餘泉、餘蚔之貝文也。」蚔，直基反。〇孔氏曰：「錦而連貝，故知爲貝之文。《釋魚》説貝文狀云：『餘蚔，黄白文。餘泉，白黄文。』李巡曰：『餘蚔貝甲，黄爲質，白爲文彩。餘泉貝甲，以白爲質，黄爲文彩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貝，水介蟲也。其文彩之異，小大之殊甚衆。古者貨貝是也。今九真、交趾，以爲杯盤寶物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，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喻讒人織其罪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彼爲是者，亦已太甚矣。」〇《説文》曰：「緀，白文貌。《詩》曰：『緀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。』」

哆昌者反。兮侈尺是反。兮，成是南箕。彼譖

人者，誰適與謀？

蘇氏曰：「哆、侈，皆張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哆，大貌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侈，張口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侈者，因物而大之名。《禮》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南箕，箕星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箕星哆然，踵狹而舌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箕四星，二爲踵，二爲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適，往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南箕之星本非箕，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。貝錦、南箕，皆曰成是者，言我本無是實，因萋斐、張大以成之爾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誰往就汝謀乎？怪其言多且巧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『侈兮哆兮』，《說文》作『鉹兮哆兮』。鉹，曲鉹也，一曰鬵鼎。」

緝緝七立反。翩翩，音篇。謀欲譖人。慎爾言也，謂爾不信。

毛氏曰：「緝緝，口舌聲。翩翩，往來貌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緝緝，言能縷析萋斐以成經緯也。翩翩，言念念爲譖，如高飛之禽，翩翩不能自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口舌緝緝然，往來翩翩然，謀欲爲讒譖以害人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此言讒人之意，惟欲譖人爾，無它營爲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譖人者自謂得意，更宜保慎爾言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不慎爾言，則聽者有時而悟，謂爾不信矣。」

捷捷幡幡，芳煩反。謀欲譖言。豈不爾受？既其女遷。

毛氏曰：「捷捷，猶緝緝也。幡幡，猶翩翩也。」陳氏曰：「捷捷，儇利貌。幡幡，反覆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豈不爾受？既其女遷』者，上好譖，則固將受汝。然好譖不已，則遇譖之禍，既而遷及汝矣。」董氏曰：「即人者，人亦即之。使王好讒，故得譖人以自逞。然人誰不欲逞乎？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。」○曾氏曰：「謂爾不信，既其女遷，皆君子忠告之辭。」○《說文》作「咠咠幡幡」。咠，聶語也。

驕人好好，勞人草草。蒼天蒼天，視彼驕人，矜此勞人。

毛氏曰：「好好，喜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草草，憂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驕人好好，勞人草草』者，驕人譖行而得意，勞人遇譖而失度，其狀如此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呼天而告之曰：『察此驕人之有罪乎？憫此勞人之無辜乎？』」

彼譖人者，誰適與謀？取彼譖人，投畀必二反。豺士皆反。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

毛氏曰：「投，棄也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豺，狼屬，狗聲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北方寒涼而不毛。孔氏曰：「擲于有北寒鄉，使凍殺之。」昊，昊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再言『彼譖人者，誰適與謀』者，甚嫉之，故重言之也。不食不受，言讒譖之人，物所共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，付與昊天制其罪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緇衣》曰：『惡惡如《巷伯》。』言欲其死亡之甚。」子曰：「好賢如《緇衣》，惡惡如《巷伯》，則爵不瀆而民作愿，刑不試而民咸服。」

楊園之道，猗於綺反。于畝丘。寺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。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。

毛氏曰：「楊園，園名。猗，加也。畝丘，丘名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丘》云：『如畝，畝丘。』李巡曰：『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寺人，字孟子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楊園下地，以況卑人；畝丘高地，以況大臣。欲陵畝丘，則必道楊園，言將譖大臣，必始於卑人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於時王都之側，蓋有此畝丘，詩人見之而爲辭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讒人罔極，不獨譖己而已，必將上及大臣骨肉，但先自己始也。故曰：『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。』其後王后、太子及大夫，果多以讒廢者。」

《巷伯》七章，四章章四句，一章五

句，一章八句，一章六句。

《谷風》，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絶焉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天子之於天下，無他職也，厚其人倫，皇建厥極，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。是故朋友道絶，則琢磨之義不行。琢磨之義不行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。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，臣得以遂其不臣，父得以遂其不父，子得以遂其不子，兄得以遂其不兄，弟得以遂其不弟，夫得以遂其不夫，婦得以遂其不婦，皆由琢磨之義不行，而習以成俗，莫知以爲耻也。乃至人倫悖亂，亡國喪身而弗可救。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絶，非天子之職歟？其曰刺之，不亦宜哉？」○吕氏曰：「急則相求，緩則相棄，恩厚不知，怨小必記，皆小人之交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絶，則莫非小人之交。」

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雨。將恐丘勇反。將懼，維予與女。音汝。將安將樂，音洛。女轉棄予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習習，和調之貌。東風謂之谷風。將，且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谷風，生長之風，取其朋友相長益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風雨相感，朋友相須。」鄭氏曰：「風而有雨則潤澤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潤澤是雨之事，但雨得風乃行，則潤澤亦由風，故《易》曰『潤之以風雨』，是風雨共爲潤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。曰『維予與女』，謂與己厚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纔得且安且樂，汝便轉更棄我乎？」○毛氏曰：「言朋友趨利，窮達相棄。」鄭氏曰：「棄恩亡舊，薄之甚。」

朋友之義出於天，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。故窮達若一，不知其義，則利害而已耳，離合安可常哉？玩「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雨」之辭，其義蓋可識矣。

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頽。徒雷反。將恐將懼，寘之豉反。予于懷。將安將樂，棄予如遺。

毛氏曰：「頽，風之焚輪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天》云：『焚輪謂之頽，扶摇謂之猋。』孫炎曰：『迴風從上下曰頽，迴風從下上曰猋。』」猋，必遥反。○鄭氏曰：「寘，置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風

薄相扶而上，喻朋友相須而成。」孔氏曰：「頹風從上而下，力薄不能更升。谷風與相遇，二風并力，乃相扶而上，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風之扇物，則因其勢而相高；朋友相汲引，則德義相高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置我於懷，言至親己也。如遺者，如人行道遺忘物，忽然不省存也。」

叔向見司馬侯之子，撫而泣之曰：「自此其父之死，吾蔑與比而事君矣。昔者此其父始之，我終之。我始之，夫子終之，無不可。」所謂「維風及頹」，此其一端也。

習習谷風，維山崔徂回反。嵬。五回反。無草不死，無木不萎。於危反。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。

毛氏曰：「崔嵬，山巔也。雖盛夏萬物茂壯，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。」孔氏曰：「長物之盛，莫過夏時，不能無不萎死者。」❶鄭氏曰：「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。」孔氏曰：「良朋成就之德雖大，然無能使色不有忿者，無能使辭不有訟者。」〇朱氏曰：「習習谷風，維山崔嵬，言其所被者廣，然猶無不死之草，無不萎之木，况於朋友，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？」劉氏曰：「天地之功有所不足，奈何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乎？」〇吕氏曰：「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，不知以爲德。一草一木偶然死絕，則怨其恩之不足，此『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』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大德，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。」

《谷風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蓼音六莪五河反》，刺幽王也。民人勞苦，孝子不得終養爾。

朱氏曰：「晉王裒以父死非罪，每讀《詩》至『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』，未嘗不三復流涕，受業者爲廢此篇，詩之感人如此。」〇李氏曰：「《凱風》，母不安其

❶ 下「不」，原作「小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室之詩也。《小弁》，太子見弃之詩也。《蓼莪》，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。故其咎責、怨慕、哀痛如此。苟不爲母所弃，不爲父所逐，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，則其歡欣可知矣。觀《詩》者當以此類求之。」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呼毛反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蓼蓼，長大貌。○莪，解見《菁菁者莪》。○蒿，解見《鹿鳴》。○歐陽氏曰：「周人苦於勞役，不得養其父母者，見彼蓼蓼然長大者，非莪即蒿，皆草木之微者，其茂盛如此，由天地生育之功也。思我之生也，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，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。」

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，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。孟郊詩云：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？」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音尉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。似醉反。

毛氏曰：「蔚，牡菣去刃反。也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牡蒿也。三月始生，七月華，華似胡麻華而紫赤。八月爲角，角似小豆角，鋭而長。一名馬新蒿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瘁，病也。」

缾蒲丁反。之罄苦定反。❶矣，維罍音雷。之恥。鮮息淺反。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無父何怙？音户。無母何恃？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。

毛氏曰：「缾小而罍大。孔氏曰：「罍形似壺，大者受一斛。」罄，盡也。鮮，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恤，憂。靡，無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缾，譬則民也。罍，譬則君也。缾之罄則罍之恥，民之窮則君之羞。」○呂氏

❶「苦」，原作「若」，據宮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曰：「鮮，猶窮獨之義。言窮獨而從役，其生不如死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所以然者，以無父何所依怙，無母何所倚恃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出則銜無窮之恤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入則靡至，無所歸投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己無父母，出門則中心銜憂，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，不復覯見，是其所以悲恨也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窒，空也。《詩》曰：『缾之窒矣。』」去徑切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音撫。我畜喜郁反。我，長我育我。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

毛氏曰：「鞠，養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拊，拊循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防其驚也，則拊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畜，亦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育，覆育也。孔氏曰：「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，覆近而愛育焉。」顧，旋視也。孔氏曰：「謂去之而反顧也。」復，反覆也。丘氏曰：「顧，旋視。復，反覆，不能暫捨也。」腹，懷抱也。孔氏曰：「謂置之於懷抱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腹，厚也。」父兮生我者，本其氣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『拊我畜我』而下，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父母之恩如此，欲報之以德，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，不知所以爲報也。」

南山烈烈，飄避遥反。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？

王氏曰：「南山之氣烈烈。」○丘氏曰：「烈烈，氣之寒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發發，疾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穀，養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虐政之病人，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南山烈烈，望之可畏也。飄風發發，暴急而中人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民人自苦見役，視南山則烈烈然，飄風發發然，寒且疾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，傷己獨不得終養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？」○孔氏曰：「它得孝養，己獨寒苦，此怨者之常辭。」

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不卒。

王氏曰：「南山之勢律律，蓋崒子恤反。嵂音律。之謂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律律，猶烈烈也。弗弗，猶發發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弗弗，動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卒，終也。我獨不得終養父母，重自哀傷也。」

《蓼莪》六章，四章章四句，二章章八句。

《大東》，刺亂也。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，譚徒南反。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。孔氏曰：「譚國在京師之東。」〇杜氏《左傳》注：「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。」

有饛音蒙。簋音軌。飧，音孫。有捄音虯。棘匕。必履反。周道如砥，之履反。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睠音卷。言顧之，潸所姦反。焉出涕。音體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饛，滿簋貌。飧，熟食，謂黍稷也。孔氏曰：「《禮》之通例，皆簠盛稻粱，簋盛黍稷。」捄，長貌。匕，所以載鼎實。棘，赤心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雜記》云：『匕用桑，長三尺。』謂桑祭也。吉禮用棘。鼎實，煮肉也。煮肉必實之於鼎。必載之者，以古之祭祀享食，必體解其肉之胖。既大，故須以匕載之，謂出之鼎，升之於俎也。棘木赤心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砥，謂礪石，言其平也。《禹貢》曰：『礪砥砮音奴。丹。』矢則言其直。君子小人，在位與民庶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睠，反顧也。潸，涕下貌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思先王之世，諸侯富足，其簋之飧饛然，其鼎之匕捄然。」孔氏曰：「言有饛然滿者，簋中黍稷之飧也。有捄然長者，棘木載肉之匕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周道平直而賦役均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在位之君子，則履而行之。在下之小人，則瞻而視之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此事在乎前世，過而去矣。從今顧視之，爲之出涕，傷今不如古也。」蘇氏曰：「當是時也，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，平均正直。凡

今之君子猶及行之，小人猶及見之。至於幽王遂不然，是以顧之而出涕也。」

小東大東，杼直呂反。柚音逐。其空。糾糾居黝反。葛屨，九具反。可以履霜。佻佻徒彫反。公子，行彼周行。户郎反。既往既來，使我心疚。音救。

蘇氏曰：「自周視諸侯，皆東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杼，持緯者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盛緯器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柚，卷織者。」朱氏曰：「柚，受經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空，盡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糾糾，疏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葛屨，夏屨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夏日之葛屨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佻，輕薄不耐勞苦之貌。」呂氏曰：「佻佻，輕儇驕傲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公子，譚公子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公子，不必諸侯之子，貴者之稱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行，即道也。周行，周之道路。」朱氏曰：「周行，大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疚，病也。賦斂小亦於東，大亦於東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小大皆取於東，東人之杼柚空矣。」董氏曰：「譚爲東方小國，土地之出，麻絲其重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至於窮乏，以葛屨而履霜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公子不宜服役，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，則餘人可知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奔走往來，不勝其勞，使我心憂而病也。」

有洌音列。氿音軌。泉，無浸子鴆反。穫户郭反。薪。契契苦計反。寤歎，哀我憚丁佐反。人。薪是穫薪，尚可載也。哀我憚人，亦可息也。

毛氏曰：「洌，寒意也。側出曰氿泉。穫，艾也。契契，憂苦也。憚，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尚，庶幾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載，載以歸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告病之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洌然寒氣之氿泉，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，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。譚大夫契契憂苦，而寤寐之中，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，極斂之則困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薪已艾矣，而復浸之則

腐。民已病矣，而復事之則病。故已艾，則庶其載而畜之。已勞，則庶其息而安之。」○《釋文》浸作寖。

東人之子，職勞不來。音賚。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。舟人之子，熊羆是裘。私人之子，百僚力彫反。是試。

朱氏曰：「東人，諸侯之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職，主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職，專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來，勤也。孔氏曰：「『來，勤』，《釋詁》文。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，故《采薇》序曰：『《杕杜》以勤歸。』即是勞來也。」西人，京師人也。粲粲，鮮盛也。舟人，舟檝之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私人，皂隸之屬。《玉藻》云：『大夫私事使私人，擯以臣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試，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。」孔氏曰：「東國之子，主爲勞苦，盡財以供王賦，而曾不見謂以爲勤，以譚人空竭爲常，不愧之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周人方事侈富，潔其衣服以相誇。至於操舟之賤，亦衣熊羆之裘，而私家之人，皆備百官而禄食。」王氏曰：「私人之子，試於百僚，則是絶功臣之世，❶棄賢者之類，窶賤者用事而貴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言賦役不均，群小得志也。」

或以其酒，不以其漿。鞙鞙胡犬反。佩璲，音遂。不以其長。維天有漢，監古蹔反。亦有光。跂丘豉反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。

毛氏曰：「鞙鞙，玉貌，璲，瑞也。鄭氏曰：「佩璲者，以瑞玉爲佩。」○《後漢·輿服志》曰：「古者君臣佩玉，五霸迭興，戰兵不息，解去紱佩，留其係璲，以爲章表，故《詩》曰『鞙鞙佩璲』，此之謂也。紱佩既廢，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，轉相結受，故謂之綬。漢承秦制而弗改，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。至孝明皇帝，乃爲大佩，衝牙雙瑀璜，皆以白玉。」漢，天河也，有光而無所明。」孔氏曰：「楊泉《物理論》云：『漢水之精也，氣發而升，精華浮上，宛轉隨流，名曰天河，一曰雲漢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監，視也。」○

❶「世」，原作「勢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毛氏曰：「跂，隅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織女，星名，在漢旁。」孔氏曰：「孫毓云：『織女三星，跂然如隅。』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，望之跂然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襄，駕也。駕，謂更其肆也。從旦至暮七辰，辰一移，因謂之七襄。」孔氏曰：「肆，謂止舍處。天有十二次，日月星辰所止舍也。在天爲次，在地爲辰。星之行，晝夜雖各六辰，數者舉其終始，故七，即自卯至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東人或饋之以酒，西人曾不以爲漿。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，而西人曾不以爲長。維天之有漢，則庶乎其有以監我。歐陽氏曰：「譚人仰訴於天，言我民困矣，天之雲漢有光，亦能下監我民乎？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，謂不能下監也。」而織女之七襄，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。無所赴愬，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古《爾雅》曰：『皐皐琄琄，刺素餐也。』釋曰『琄琄佩璲』，則古字作琄。今《爾雅》文作鞙。」○《說文》：「忮，頃也，頭頃也。頃，頭不正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忮彼織女。』」去智切。

雖則七襄，不成報章。睆華板反。彼牽牛，不以服箱。東有啓明，西有長庚。有捄天畢，載施之行。户郎反。

毛氏曰：「報章，反報成章也。睆，明星貌。孔氏曰：「睆然而明。」河鼓謂之牽牛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以河鼓、牽牛爲一星。李巡、孫炎以爲二星，不知其同異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服箱，猶言駕車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易》曰：『服牛乘馬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箱，大車之箱也。孔氏曰：「兩較之内謂之箱。《甫田》曰：『乃求萬斯箱。』《書》傳曰：『長幾充箱。』是車内容物之處。」日旦出，[1]謂明星爲啓明。日既入，謂明星爲長庚。庚，續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金星朝在東，所以啓日之明；夕在西，所以續日之長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鄭樵

---

[1]「旦」，原作「且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云：『啓明，金星；長庚，水星。金在日西，故日將出則東見。水在日東，故日將没則西見。』」捄，畢貌。畢，所以掩兔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鴛鴦》曰：『畢之羅之。』《月令》『禁羅網，畢翳無出國門』，是田器也。」天畢，畢星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行，行列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天雖有織女，不能爲我織而成章。鄭氏曰：「織女有織名爾，駕則有西無東，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織之用緯，一來一去，是報反成章。」雖有牽牛，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。雖有啓明、長庚，不能助日爲晝，俾我營作。鄭氏曰：「啓明、長庚，皆有助日之名，而無實光也。」雖有天畢，不能爲我掩捕鳥獸。」孔氏曰：「在天之畢，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，何曾見其掩兔乎？」〇朱氏曰：「至是，則天亦無若我何矣。」

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波我反。揚。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音揖。酒漿。維南有箕，載翕許急反。其舌。維北有斗，西柄彼病反。之揭。居竭反。

朱氏曰：「箕星，夏秋之間見於南方。斗，北斗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挹，斞矩于反。《廣雅》云：「酌也。」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翕，猶引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箕，其踵似箕，且有舌。斗，其方如斗，且有柄。箕四星，二爲踵，二爲舌，踵狹而舌廣，故曰翕。斗，四星爲斗，三星爲柄，垂而下揭，故曰揭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斗西柄，亦秋時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雖有箕，不能爲我簸揚糠粃；雖有斗，不能爲我挹酌酒漿。箕、斗非徒不可用而已，箕引其舌，反若有所噬。斗西其柄，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是天非徒無若我何，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，甚怨之辭也。」

《大東》七章，章八句。

《四月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在位貪殘，下國構古又反。禍，怨亂並興焉。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

『《四月》，歎征役也』。」

四月維夏，六月徂暑。先祖匪人，胡寧忍予？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乃夏之四月、六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徂，往也。六月火星中，暑盛而往矣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：『季夏六月昏，大火中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四月維夏，則六月徂暑矣。先祖豈非人乎，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？無所歸咎之辭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先祖匪人乎？亦人爾，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也。」

秋日淒淒，七西反。百卉許貴反。具腓。芳非反。亂離瘼音莫。矣，爰其適歸。

毛氏曰：「淒淒，涼風。卉，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具，猶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腓，病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離，離散也。」《家語》曰：「《詩》曰『亂離瘼矣』，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瘼，病也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曰：「爰，於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適，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涼風用事，則衆草皆病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曰：「禍亂於何所歸乎？歎之。」○《家語》作「奚其適歸」。

秋日、冬日，猶云秋時、冬時也。

冬日烈烈，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？

鄭氏曰：「烈烈，猶栗烈也。發發，疾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穀，善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幽王虐政愈甚，如冬日烈烈然而虐，飄風發發然而疾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民莫不善，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？李氏曰：「幽王之時，天下莫不被其禍，乃云『民莫不穀』者，此據作詩者之言也。」夏則暑，秋則腓，冬則烈，禍亂日進，無時而息也。」

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。廢爲殘賊，莫知其尤。

鄭氏曰：「嘉，善也。侯，維也。尤，過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言山有嘉卉，是栗是梅

也。《考工記》言天下之大獸五：脂者，膏者，贏者，羽者，鱗者，與此詩之文相類。梅、栗，嘉美之卉，今廢爲殘賊，曾莫知其罪。民猶嘉卉也，今君忍而殘虐之，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廢爲殘賊，言幽王暴而剥下，下無完民也。」

相息亮反。彼泉水，載清載濁。我日構禍，曷何葛反。云能穀？

鄭氏曰：「相，視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載，則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構，猶合集也。曷之言何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我視彼泉水，則有清時，則有濁時，不一於濁也。幽王之時皆濁，無有或清之時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相彼泉水，猶有時而清，有時而濁，而我乃日日構害，則曷云能善乎？」

滔滔吐刀反。江漢，南國之紀。盡瘁以醉反。❶以仕，寧莫我有。

毛氏曰：「滔滔，大水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江漢，南國之大水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紀，綱紀也，謂經帶包絡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瘁，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有，識有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，使天下有所宗，而人有所賴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也盡瘁以仕，而王何其不我有哉？」

匪鶉徒丸反。匪鳶，以專反。翰飛戾天。匪鱣張連反。匪鮪，于軌反。潛逃于淵。

毛氏曰：「鶉，鵰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鷻，❷鵰也。從鳥，敦聲。』字異於鶉也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字或作鷻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若以爲鶉鵲之鶉，則無戾天之理。鵰似鷹而大，其飛上薄雲漢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鳶烏醜，其飛也翔。」《疏》云：「鳶，鴟也。鴟烏之類，其飛也布翅翱翔。」○《説文》云：「鳶，鷙鳥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翰，高。戾，至也。」○鱣、鮪，解見《碩人》。○劉氏曰：「言

❶「以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似」，當據改。
❷「鷻」，原作「鶉」，據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怨亂並興，憂之辭也。曾不爲鶉鳶乎，翰飛戾天？曾不爲鱣鮪乎，潛逃于淵？言非此四者，則皆罹其患矣。」陳氏曰：「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。」

山有蕨居月反。薇，隰有杞桋。音夷。君子作歌，維以告哀。

杞，解見《四牡》。○毛氏曰：「桋，赤楝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木》云：『桋，赤楝。』郭璞云：『赤楝，樹葉細而岐銳，皮理錯戾，好叢生山中，❶爲車輞。』」❷○鄭氏曰：「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，❸人反不得其所，傷之也。告哀，言勞病而愬之。」蘇氏曰：「桋，或作荑。幽王之亂，大夫有退而食蕨、薇、杞、荑以免於禍者，作此詩以告其哀怜天下之志，非以爲其身也。」

《四月》八章，章四句。

《小旻》之什十篇，六十五章，四百十四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

---

❶「中」，《毛詩正義》、《爾雅注疏》重文，下「中」字屬下讀，當據改。

❷「輞」，原作「輞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❸「言」，原作「章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

北山之什

《北山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役使不均，己勞於從事，而不得養其父母焉。李氏曰：「孔子曰：『公則説。』若不均，則雖征役未甚勞苦，而人亦將怨矣。觀《大東》之詩，則有『粲粲衣服』者，有『葛屨履霜』者。《北山》之詩，則有『息偃在床』者，有『不已于行』者，則天下安得而説服哉？」○王氏曰：「經營四方、出入風議，皆大夫之事也。」

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音起。偕偕音皆。士子，朝夕從事。王事靡盬，音古。憂我父母。

李氏曰：「杞，枸杞也。《左氏》昭十二年『有圃生之杞』，❶杜元凱注云：『世所謂枸杞者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偕偕，彊壯貌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偕，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大夫行役，陟彼北山，采杞而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士子，有王事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朝夕從事，言不得休息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，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。」

溥音普。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音賓。莫非王臣。大夫不均，我從事獨賢。

毛氏曰：「溥，大。率，循。濱，厓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九州海環之濱，是四畔近水之處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取數多謂之賢。《禮記》曰『某賢於某若干』，與此同義。」《孔叢子》曰：「我從事獨賢，勞事獨多也。」出《小爾雅·廣訓》篇。○朱氏曰：「言土之廣，臣之衆，而王不均平，使我從事獨勞也。不斥王而曰大夫，詩人

❶「二」，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春秋左傳正義》補。「圃」，原作「囿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
之忠厚如此。」孔氏曰：「作者言王道之衰，傷境界之削，則云『蹙國百里』，『蹙蹙靡所騁』。恨其有人衆而不使，即以廣大言之，所怨情異，故設辭不同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孟子、荀氏作『普天之下』，《左氏》引《詩》亦然。古無濱字，《說文》作瀕，徐鉉謂『俗作濱，非也』。」

四牡彭彭，王事傍傍。布彭反。嘉我未老，鮮息淺反。我方將。旅力方剛，經營四方。

毛氏曰：「彭彭然不得息，傍傍然不得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嘉、鮮，皆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將，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旅，與膂同。」李氏曰：「毛氏以旅爲衆，案《桑柔》曰：『靡有旅力。』《秦誓》曰：『旅力既愆。』若《桑柔》之詩，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。如《秦誓》及此詩，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，不得解爲衆也。旅亦訓陳，《左氏》『庭實旅百』，杜元凱注以旅訓陳。此旅力，亦是陳力也。」○《後漢》傅毅詩曰「哀我經營，旅力靡及」，注：「旅，陳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，王事傍傍然不得已，蓋王之意，善我之未老，善我之方壯，以我之力方且剛强，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。」

或燕燕居息，或盡瘁事國。或息偃在床，或不已于行。

毛氏曰：「燕燕，安息貌。盡瘁事國，盡力勞瘁以從國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不已，猶不止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自此以下，皆言役使不均。」劉氏曰：「彼或不知叫號，我則慘慘劬勞。彼或棲遲偃仰，我則王事鞅掌。彼或湛樂飲酒，我則慘慘畏咎。彼或出入風議，我則靡事不爲。以彼爲賢耶，則國事待我而集。以我爲賢耶，則厚禄居彼爲多。」○《左氏傳》晉伯瑕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或燕燕居息，或憔悴事國。』」

或不知叫號，户刀反。或慘慘七感反。劬勞。或栖音西。遲偃仰，或王事鞅於兩反。掌。

李氏曰：「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鞅掌，失容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鞅掌，煩勞之狀。言事煩鞅掌，不暇爲容儀也。今俗語以職煩爲

鞅掌，其言出於此。」○《釋文》「偃仰」作「偃卬」。

號，呼也。或不知叫號，謂深居安逸，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。

或湛都南反。樂音洛。飲酒，或慘慘畏咎。或出入風音諷。議，如字，協句音宜。或靡事不爲。

王氏曰：「出入風議，親信而優游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出入風議，從事口舌也。」

《北山》六章，三章章六句，三章章四句。

《無將大車》，大夫悔將小人也。鄭氏曰：「幽王之時，小人衆多，賢者與之從事，自悔與小人並。」

無將大車，祇音支。自塵兮。無思百憂，祇自疷都禮反。兮。

鄭氏曰：「將，猶扶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大車，平地載任之車，其車駕牛。祇，適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疷，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將大車，則塵汙之。思百憂，則病及之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，與之共事，難及其身，不可逃也。」

無將大車，維塵冥冥。莫庭反。無思百憂，不出于熲。古迥反。

朱氏曰：「冥冥，昏晦也。熲，與耿同，小明也。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。」○《荀子·大略篇》云：「君人者，不可以不慎取臣。匹夫者，不可以不慎取友。友者，所以相有也。道不同，何以相友也？均薪施火，火就燥。平地注水，水流濕。夫類之相從也，如此之著也。以友觀人，焉所疑？取友善人，不可不慎，是德之基也。《詩》曰：『無將大車，維塵冥冥。』言無與小人處也。」

無將大車，維塵雝於勇反。兮。無思百憂，祇自重直用反。兮。

鄭氏曰：「雝，猶蔽也。重，猶累也。」王氏

曰：「凡物之行，不爲物所累，則輕而速；爲物所累，則重而遲。」

《無將大車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於亂世也。歐陽氏曰：「鄭謂名篇曰《小明》者，言幽王日小其明，損其政事。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，畏於得罪，不敢懷歸之事，乃是大夫悔仕之辭，如《序》之説是也，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。《大雅》『明明在下』，謂之《大明》；《小雅》『明明上天』，謂之《小明》，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，了不關詩義。苟如鄭説，則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之類，有何義乎？」

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。我征徂西，至于艽音求。野。二月初吉，載離寒暑。心之憂矣，其毒大音泰。苦。念彼共音恭。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罪罟。音古。

蘇氏曰：「艽，地名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艽野，遠荒之地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二月，建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初吉，朔日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離，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罟，網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大夫以二月西征，至于歲莫而未得歸，故呼天而訴之。其毒大苦，謂憂之甚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共人，謂温恭之人，隱居不仕者也。賢者久不得歸，於是悔仕，進退既難，恐不免於禍，念彼不仕之友，閑居自樂，欲似之而不得，故涕零如雨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豈不懷歸？畏此罪罟』者，世亂矣，欲去而畏離罪也。」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。直慮反。曷云其還，歲聿云莫。音暮。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。心之憂矣，憚我不暇。念彼共人，睠睠音眷。懷顧。豈不懷歸？畏此譴怒。

毛氏曰：「除，除陳生新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上云『二月初吉』，謂始行之時，故言除陳生新，謂二月也。下云『日月方奥』，傳曰煖，即春温，亦謂二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孔，甚也。庶，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憚，勞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昔以是時往，至今未知何時可還，而歲已莫矣，蓋身獨而事衆，是以勤勞而不暇也。」○孔

氏曰：「悔仕於亂，故念彼共人，睠睠然情懷反顧，恨不隱而遭此勞也。我誠思歸，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。」

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奧。於六反。曷云其還，政事愈蹙。子六反。歲聿云莫，采蕭穫戶郭反。菽。音叔。心之憂矣，自詒伊戚。念彼共人，興言出宿。豈不懷歸？畏此反覆。芳福反。

毛氏曰：「奧，煖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愈，猶益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蹙，促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詒，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戚，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興，起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未知還期，而政事益以促急，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采蕭穫菽者，冬之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采蕭，所以祭也；穫菽，所以畜也。觀時之晚，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，故憂之而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自詒伊戚，我冒亂世而仕，自遺此憂，悔仕之辭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念彼共人，興言出宿，不安寢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夜卧起宿於外，憂不能宿於內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畏此反覆，王政險側，不可知也。」

嗟爾君子，無恒安處。昌慮反。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

毛氏曰：「恒，常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靖，靜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穀，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以，猶與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嗟爾君子，無恒安處，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。云無苟偷安，但靖共爾位之職，惟正直是與，則神將佑爾以福也。」○鄭氏《禮記注》曰：「神聽汝之所爲，用禄與汝。」○《表記》：「子曰：『事君不下達，不尚辭，非其人弗自。《小雅》曰：「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」』」。鄭氏曰：「不下達，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。不尚辭，不多浮華之言也。弗自，不身與相親。」○呂氏曰：「上達者，進乎高明。下達者，趣乎汙下。自者，所由以爲主也。彼謂孔子主癰

疽與侍人瘠環，非其人而自之也。」

上三章皆悔仕亂世，厭於勞役，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，故每章有懷歸之歎。至是知不可去矣，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，曰：「嗟爾君子，無恒欲安處也。苟靜恭於位，惟正直之道是與，則神將佑之矣，何必去哉？」卒章又申言之也。

嗟爾君子，無恒安息。靖共爾位，好呼報反。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

毛氏曰：「息，猶處也。介、景，皆大也。」

《小明》五章，三章章十二句，二章章六句。

《鼓鍾》，刺幽王也。孔氏曰：「鄭氏於《中候·握河紀》注云『昭王時，《鼓鍾》之詩所爲作』者，鄭時未見《毛詩》，依三家爲說也。」

鼓鍾將將，七羊反。淮水湯湯，音傷。憂心且傷。淑人君子，懷允不忘。

孔氏曰：「鼓，擊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將將，聲也。」○《禹貢》曰：「導淮自桐柏，東會于泗沂，東入于海。」孔氏曰：「桐柏山在南陽之東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湯湯，流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淑，善也。允，信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幽王鼓鍾淮水之上，爲流連之樂，久而忘反，故人憂傷。『淑人君子，懷允不忘』者，傷今而思古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，念而信之，未嘗忘也。」

鼓鍾喈喈，音皆。淮水湝湝，户皆反。憂心且悲。淑人君子，其德不回。

毛氏曰：「喈喈，猶將將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湝湝，水流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回，邪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湝湝，則既不溢矣。淑人君子，其德不回，亦思古也。」

鼓鍾伐鼛，古毛反。淮有三洲，憂心且妯。勑留反。淑人君子，其德不猶。

毛氏曰：「鼛，大鼓也。」《周禮·鼓人》「以鼛鼓鼓役事」，注云：「鼛鼓，長丈二尺。」《韗人》云：「皐

鼓，長尋有四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鼛，即皐也，古今字異耳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水中可居曰洲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水落而洲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妯，動也。猶，若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，以言其久也，其流連亦甚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憂結於心，爲之變動容貌，念古之善人君子，其德不若幽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不若今王之荒亂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用於淮上，則其地遠也。用於三洲，則其役久也。其地遠，其役久，則民怨而音變，悽苦之氣貫金石，入陶匏，故聞之者憂傷也。」

淮有三洲，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。

鼓鍾欽欽，鼓瑟鼓琴，笙磬同音。以雅以南，以籥以灼反。不僭。七念反。

孔氏曰：「欽欽，亦鍾聲也。」毛氏曰：「欽欽，言使人樂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人聞而樂進其善。」○《爾雅》疏曰：「《禮圖》舊云：『雅瑟長八尺一寸，廣一尺八寸，二十三絃，其常用者十九絃。頌瑟長七尺二寸，廣尺八寸，二十五絃，盡用之。』《廣雅》云：『琴長三尺六寸六分，五絃，後加文武二絃。笙以匏爲底，列十三管。匏中笙管有簧，故或謂笙爲簧。磬以石爲之，其制在《考工記·磬氏》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雅，二《雅》。南，二《南》也。」○籥，解見《簡兮》。毛氏曰：「爲雅爲南也。舞四夷之樂，東夷之樂曰昧，南夷之樂曰南，西夷之樂曰朱離，北夷之樂曰禁，以爲籥舞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雅，萬舞也。南也，籥也，三舞不僭。周樂尚武，故謂萬舞爲雅。雅，正也。籥舞，文樂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季札見舞南籥者，曰：『美哉，猶有憾。』蓋以爲文王之樂。《詩》又以文王之詩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以雅以南者，不知南爲何樂，當闕所未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僭，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先言鍾者，先擊金以奏諸樂，《左傳》謂之金奏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琴瑟在堂，笙磬在下。同音，言其和也。以雅以南，以籥不僭，言三者皆不僭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幽王之不德，豈其樂非古歟？

樂則是，而人則非也。」

《鼓鍾》四章，章五句。

《楚茨徐咨反》，刺幽王也。政煩賦重，田萊音來。多荒，饑饉降喪，民卒流亡，祭祀不饗，故君子思古焉。

吕氏曰：「《楚茨》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，致詳致備，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，則致力於神者詳。觀其威儀之盛，物品之豐，所以交神明，逮群下。至于受福無疆者，非德盛政修，何以致之？」○蘇氏曰：「凡詳言之者，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。」

楚楚者茨，言抽勑留反。其棘。自昔何爲？我蓺魚世反。黍稷。我黍與與，音餘。我稷翼翼。我倉既盈，我庾維億。以爲酒食，以享以祀，以妥湯果反。以侑，音又。以介景福。

毛氏曰：「楚楚，茨棘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茨，蒺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文。郭璞曰：『布地蔓生，細葉，子有三角刺。』」○董氏曰：「鄭康成謂『趍以采薺』當爲楚薺之薺，慮後世誤也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薺，蒺藜也。」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。然則當康成世，字猶爲薺。其爲茨者，後人誤也。○朱氏曰：「抽，謂其條抽發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與與、翼翼，蕃蕪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露積曰庾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甫田》言『曾孫之稼，如茨如梁』，此聚稼也。又曰『曾孫之庾，如坻如京』，是積粟也。下言『乃求千斯倉，乃求萬斯箱』，欲以萬箱載稼，千倉納庾，是庾未入倉矣，故曰『露積』。《周語》云：『野有庾積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十萬曰億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妥，安坐也。侑，勸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介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景，大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今棘茨之所生，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我所種之黍與與然，我所種之稷翼翼然，蕃茂盛大，皆得成就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及其收也，則我倉

既盈，無所藏之，則露積爲庾，其數至億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古者內自鄉、遂，外薄要、荒，皆成井邑。與與然，比鄰之黍皆豐也。翼翼然，左右之稷皆實也。故我倉盈於州都，我庾充於億兆。」其成民如此，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。於是以爲酒食，以享以祀，以妥以侑，鄭氏曰：「以黍稷爲酒食，以祀先祖。既有迎尸，使處神坐而食之。恐其不飽，祝以主人之辭勸之。」○《少牢饋食禮》「尸升筵，祝、主人皆拜。妥尸，尸答拜，遂坐。尸告飽，祝侑曰：『皇尸未實，侑。』尸又食。主人不言，拜侑。尸又三飯」，注：「祝言而不拜，主人不言而拜，親疏之宜。」以介景福也。」

濟濟子禮反。蹌蹌，七羊反。絜爾牛羊。以往烝嘗，或剝或亨，普庚反。或肆音四。或將。祀祭于祊，補彭反。祀事孔明。先祖是皇，神保是饗。孝孫有慶，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居良反。

毛氏曰：「濟濟蹌蹌，言有容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曲禮》云：『大夫濟濟，士蹌蹌，是有容也。』祭祀之禮，主人自愨而趍其賓，賓客則有容儀，故濟濟蹌蹌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絜者，在滌而芻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冬祭曰烝，秋祭曰嘗。董氏曰：「自黍稷成爲酒醴，至其爲祭，乃烝嘗之時也。」剝，解剝其皮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亨，飪之也。孔氏曰：「亨，謂煮之使熟，故云：『亨，飪之也。』」肆，陳也。」蘇氏曰：「肆陳其骨體於俎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鄭氏讀肆爲鬄，謂鬄其骨體而升之俎也，亦通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將，奉持而進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祊，門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郊特牲》云『索祭祝于祊』，注云：『廟門外曰祊。』與此不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孔，甚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明，猶備也，著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皇，大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神保，鬼神之嘉號。《楚詞》曰：『思靈保兮賢姱。』匈于反。蓋古語然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孝孫，謂天子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介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疆，境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古之明王，其助祭之臣，其儀濟濟然，蹌蹌然。乃絜所祀之牛羊，爲烝嘗之祭。又曰：

「《周禮》祭祀之聯事，司徒奉牛，司馬奉羊，各有司也。」既絜此牲，其治之亦各有職，或解剥之者，或亨煮之者，或陳之者，或奉持而進之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孝子不知神之所在，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内之旁，待賓客之處，祀禮於是甚明。」王氏曰：「凡祭，祼鬯求諸陰，焫蕭求諸陽。索祭祀于祊，求于陰陽之間。夫遊魂爲變，無不之，無不在，求之不可一所，故祝祭于祊，而祀事所以孔明也。」焫，先彫反。❶ ○王氏曰：「夫然，故先祖是皇，神保是享，而孝孫有慶矣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孝孫有慶者，神報以大福，萬壽無疆也。」

執爨七亂反。踖踖，七夕反。爲俎孔碩。或燔音煩。或炙，之赦反。君婦莫莫。音麥。爲豆孔庶，爲賓爲客。獻醻市由反。交錯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神保是格，報以介福，萬壽攸酢。

毛氏曰：「爨，饔爨、廩爨也。孔氏曰：「祭祀之禮，饔爨以煮肉，廩爨以炊米。《少牢》云：『饔爨在門東南北上，廩爨在饔爨之北。』」踖踖，言爨竈有容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執爨竈之人，皆踖踖然敬慎。」○丘氏曰：「爲俎孔碩，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燔，燔肉也。炙，肝炙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量人》云：『凡祭祀，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。』❷言從獻者，謂既獻酒，即以此燔炙從之。知燔肉炙肝者，《特牲》：『主人獻尸，賓長以肝從。主婦獻尸，兄弟以燔從。』彼燔與此燔同，則彼肝與此炙同。燔者，火燒之名。炙者，遠火之稱。以難熟者近火，易熟者遠之，故肝炙而肉燔也。」君婦，謂后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凡適妻稱君婦，故妾稱之爲女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莫莫，言清静而敬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九嬪》：『贊后薦，徹豆籩。』是后主供籩豆。由后能清静篤敬，故能爲豆甚多。若簡躁不恭，則不能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豆，謂内羞、庶羞也。」孔氏曰：

❶ 「先彫」，《經典釋文·周禮音義·甸師》《禮記音義·郊特牲》作「如悦」，當據改。

❷ 「量」，原作「然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與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
「《有司徹》云『宰夫羞房中之羞，司士羞庶羞』，注云：『房中之羞，其籩則糗餌粉餈，其豆則酏食糝食。庶羞，羊臐豕膮，皆有胾醢。房中之羞，内羞也。』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，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。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爲賓爲客，言既以此豆獻尸，又與賓客相獻酬也。」毛氏曰：「繹而賓尸及賓客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正祭之日，賓用之爲薦，明日，又爲繹而賓敬其尸。繹雖在後，而尸尊於賓客，故先言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始主人酌賓爲獻。賓既酢主人，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。至旅，而爵交錯以徧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有其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東西爲交，邪行爲錯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卒，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度，法度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古者於旅也語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獲，得其宜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格，來也。酢，報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執爨有俯仰之容，君婦有清静之德。俎豆肥美，獻酬得法。以事鬼神，鬼神安之，報以多福。」○《坊記》：「子云：『七日戒，三日齊，承一人焉以爲尸，過之者趨走，以教敬也。醴酒在室，醍酒在堂，澄酒在下，示民不淫也。尸飲三，衆賓飲一，示民有上下也。因其酒肉，聚其宗族，以教民睦也。故堂上觀乎室，堂下觀乎上。《詩》云：「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」』」

爲俎孔碩，謂薦孰也。或燔或炙，謂從獻也。鄭氏以爲一事，誤矣。燔肉與肝炙，豈得謂之孔碩乎？味《坊記》之言，則三代之祭祀，洋洋乎其可識矣。

我孔熯呼但反。矣，式禮莫愆。工祝致告，徂賚孝孫。苾蒲必反。芬孚云反。孝祀，神嗜市志反。飲食。卜爾百福，如幾音機。如式。既齊既稷，既匡丘方反。既勑。永錫爾極，時萬時億。

《説文》曰：「熯，乾皃。《詩》曰：『我孔

熯矣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莫，無也。愆，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善於其事曰工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善於爲祝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徂，往也。賚，予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苾芬，馨香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卜，猶期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卜，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幾，期也。《左傳》曰：『易幾而哭。』」式，法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齊，整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稷，疾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匡，誠正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勑，固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勑，戒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極，中也。中者，五福之所聚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禮行既久，筋力竭矣，陳氏曰：「勞而乾竭。」而式禮莫愆，敬之至也。於是祭將畢，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：鄭氏曰：「祝致神意，告主人使受嘏，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。」『爾飲食芬絜，故報爾以福祿，使其來如期，孔氏曰：「謂不遲晚也。」其多如法。』」孔氏曰：「謂來必豐足，不乏少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奉其祭祀，整齊急疾，誠正慎固，故錫爾中之福，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此皆嘏辭之意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少牢》嘏辭云：『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，來汝孝孫，使汝受祿于天，宜稼于田，眉壽萬年，勿替引之。』是大夫之嘏辭也。天子嘏辭無以言之，此『永錫爾極，時萬時億』，是其辭之略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馥芬孝祀』。」○《釋文》嗜作耆，曰：「市志反，又巨之反。」

禮儀既備，鍾鼓既戒。孝孫徂位，工祝致告。神具醉止，皇尸載起。鼓鍾送尸，神保聿歸。諸宰君婦，廢方吠反。徹直列反。不遲。諸父兄弟，備言燕私。

鄭氏曰：「既戒，戒諸在廟中者，以祭禮畢徂位。孝孫往位，堂下西面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徂，是自此適彼之辭。位，是告利成之位。云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，《少牢》告利成之位云『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』，是尊者出稍遠也。此云徂位，明遠

於大夫，故知至堂下也。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西面，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致告，告利成也。」《少牢》注云：「利，猶養也。成，畢也。言孝子之養禮畢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特牲》告利成，即云：『尸謖，祝前，主人降。』《少牢》祝告利成，即云：『祝入，尸謖，主人降。』此二者，皆祝告主人以利成，是致尸意也。孝子之事尸，有尊親及賓客之義，命當由尊者出，讓當從賓客來。禮畢，義由於尸，非主人所當先發。」謖，所六反。○鄭氏曰：「具，皆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言皆醉者，所祭群廟，非止一神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鬼神無形，言其醉而歸者，誠敬之至，如見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皇，大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皇尸者，尊稱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載，則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鳴鼓鍾以送尸，謂奏《肆夏》也。」《大司樂》：「尸出入，奏《肆夏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尸，節神者也。神醉而尸謖，送尸而神歸。《釋文》曰：「謖，起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尸，與神爲節度者也。神無形，故尸象焉。」廢，去也。尸出而可徹，諸宰徹去諸饌，孔氏曰：「《膳夫》『祭祀，則徹王之胙俎』，其餘則其屬徹之，故言諸宰，以膳夫是宰之屬也。」君婦籩豆而已。孔氏曰：「《九嬪》：『祭祀，贊后徹豆籩。』」不遲，以疾爲敬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不遲，不敢怠且緩，如神猶在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亦不留神惠之意也。」祭祀畢，歸賓客之俎。同姓則留與之燕，所以尊賓客，親骨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禮》皆曰：『祝執其俎以出。』是歸賓客之俎也。又《特牲》曰：『祝命徹阼俎、豆、籩，設于東序下。』所以留同姓燕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受嘏之後，言祭畢告利成，送尸徹饌，與同姓燕之事。」

孔氏論《特牲》、《少牢禮》祝致尸意，告主人以利成之說，既得之矣。其下又云：「天子尊，節文備，祝先致尸意於主人，乃致主人意告尸。」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説，初無據也。

樂具入奏，以綏後禄。爾殽既將，莫怨具慶。既醉既飽，小大稽首。神嗜飲食，使君壽考。孔惠孔時，維其盡之。子子孫

孫，勿替天帝反。引之。毛氏曰：「綏，安也。將，行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小大，猶長幼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稽首，謂頭拜至地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惠，順也。甚順於禮，甚得其時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替，廢。引，長也。子子孫孫，引無極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上章云備言燕私，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。祭時在廟，燕當在寢，故言祭時之樂，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。」又曰：「燕，祭不得同樂，而云皆入者，歌詠雖異，樂器則同，故皆入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凡廟之制，前廟後寢，祭於廟而燕於寢。」〇朱氏曰：「且於祭既受禄矣，故以燕爲將受後禄而綏之也。鄭氏曰：「骨肉歡而君之福禄安。」爾殽既進，與燕之人無有怨者，長樂劉氏曰：「莫有怨而不足者。」而皆歡慶醉飽，稽首而言曰：『向者之祭，神既嗜君之飲食矣，是以使君壽考也。』又言：『君之祭祀甚順甚時，無所不盡，董氏曰：「維其盡之，則內盡志，外盡物。」子子孫孫，當不廢而引長之也。』」《爾雅》注曰：「世世昌盛長無窮，是勿廢長行之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『神嗜飲食』以下，是慶辭也。」

《楚茨》六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信南山》，刺幽王也。不能脩成王之業，疆理天下以奉禹功，故君子思古焉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天下之土，昔爲水之所汩。而禹決九州，距四海，濬畎澮，距川。暨稷，奏庶艱食，蒸民乃粒，萬邦作乂，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，州十有二師，外薄四海，咸建五長，是田法成於禹，稷久矣。夏道衰微，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。商道廢墜，而大王、王季緒理公劉之遺。文、武既有天下，而周公輔弼成王，廣五服爲九服，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，遂成畎澮於天下。至於幽王，政煩賦重，田萊多荒，饑饉降喪，民卒流亡，❶則畎畝不脩於天下。是以夫間之遂，不距於溝。畛下之溝，不距于洫。涂下之洫，不距于

❶「卒」，原重文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澮。道下之澮，不距于川。路下之川，不距于海。是所謂『不能脩成王之業，疆理天下以奉禹功』也。疆理者，『川自六鄉而距于海，路自荒服而達于畿』之謂也。」

劉氏釋《序》之意善矣，但《詩》之「曾孫」蓋泛指周之盛王。周自后稷教民播種，故《詩》言後王務農者，皆本之后稷而謂之「曾孫」。

信彼南山，維禹甸田見反。之。畇畇音匀。原隰，曾孫田之。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。

董氏曰：「南山，終南山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甸，治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禹治而丘甸之，六十四井爲甸，甸方八里。居一成之中，成方十里，出兵車一乘，以爲賦法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四井爲邑，四邑爲丘，四丘爲甸。丘十六井，甸六十四井也。知方八里者，以《孟子》云『方里爲井』計之，則邑方二里，丘方四里，甸方八里也。《匠人》既云『十里爲成』，即云：『成間廣八尺，深八尺，謂之洫。』是甸在其中，傍一里以治洫。成出兵車一乘，爲七十五人。而《左傳》説夏少康有田一成，有衆一旅。十里有五百人者，計成方十里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，授民田有不易、一易、再易，通率二而當

一，有四百五十人矣。其中土地差多，則得容五百人也。《傳》説少康盡舉大衆，故與出賦異。『禹盡力乎溝洫』，與《匠人》『井間有洫』同也。畎澮距川，與《匠人》『同間有澮專達於川』同也。是則丘甸之法，禹之所爲。」畇畇，墾辟貌。」孔氏曰：「墾，耕其地。辟，除草萊以成柔田也。《釋訓》云：『畇畇，田也。』」〇原隰，解見《皇皇者華》。〇孔氏曰：「曾者，重也。自曾祖以至無窮，皆得稱曾孫。」〇王氏曰：「疆者，爲之大界。理者，衡從其溝塗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疆，謂有夫、有畛、有塗、有道、有路，以經界之也。理，謂有遂、有溝、有洫、有澮、有川，以疏道之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南東，或南或東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其遂東入于溝，則畝南矣。其遂南入于溝，則畝東矣。」〇孔氏曰：「信乎彼南山之野，本禹所治。」董氏曰：「雍州之山，荆岐既旅，終南敦物，則禹固治之矣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周京於鎬，南距于山，其田獨廣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將言原隰墾闢之事，故推其始。」〇王氏曰：「言信彼者，以見幽王之時，王政衰矣，不明乎得失之迹者，聞有

道先王之事，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。」○《左傳》齊國佐曰：「先王疆理天下，物土之宜而布其利，故《詩》曰：『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南東其畝者，順地勢及水之所趍也。」○鄭氏《稍人》注曰：「丘乘，讀與『維禹敶之』之敶同，其訓曰乘。」賈公彦疏曰：「鄭據《韓詩》爲説，敶是軍陣，故訓爲乘。彼詩𤳉𤳉是均田之意，是以畇畇爲𤳉𤳉也。」

上天同雲，雨于付反。雪雰雰。芬云反。❶益之以霢亡革反。霂，音木。既優音憂。既渥，烏學反。既霑既足，生我百穀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冬爲上天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同雲，雲一色也，將雪之候如此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雰雰，雪貌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小雨謂之霢霂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冬有積雪，春而益之以小雨，❷潤澤則饒洽。」山陰陸氏曰：「三農之事，雪則欲盛而徧，故於雪言雰雰。雨欲微而潤，故於雨言霢霂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濅，澤多也。從水，憂聲。《詩》曰：『既濅既渥。』」

疆場音亦。翼翼，黍稷彧彧。於六反。曾孫之穡，以爲酒食。畀必寐反。我尸賓，壽考萬年。

毛氏曰：「場，畔也。」《前漢書》張晏注：「至此易主，故曰易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翼翼然，閑整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彧彧，茂盛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斂穫曰穡。畀，予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與尸，謂獻孰食，并酌齊獻尸是也。❸與賓，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，尸因酌以酢賓，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。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疆場翼翼，謂八家一井，各有疆場，萬井縱

❶ 「芬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芳」。

❷ 「以」，原重文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❸ 「齊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賓」。下「齊」字同。

橫，左右翼翼也。黍稷彧彧，謂萬井棊布廣野，彧彧成文也。『曾孫之穡，以爲酒食。畀我尸賓，壽考萬年』者，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。陰陽和，萬物遂，而人心歡悅，以奉宗廟，則神降之福，故壽考萬年也。」

中田有廬，力居反。疆場有瓜。是剥邦角反。是菹，側居反。獻之皇祖。曾孫壽考，受天之祜。音户。

鄭氏曰：「中田，田中也。農人作廬焉，以便其田事，《後漢》注：「春秋井田，計人受田百畝，❶公田十畝，廬舍在內，貴人也。公田次之，重公也。私田在外，賤私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公田百畝，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。」○董氏曰：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，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。」於畔上種瓜。」《前漢書·食貨志》：「瓜瓠果蓏，植於疆場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剥瓜爲菹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剥削淹漬以爲菹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祜，福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古者宅在都邑，田於外野，農時則出而就田，須有廬舍。於田中種穀，於畔上種瓜，所以便地也。王氏曰：「疆場有瓜，則地無遺利矣。」瓜新孰，獻於天子。乃爲菹，以供祭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獻於先祖者，貴四時之異物，順孝子之心也。」

祭以清酒，從以騂息營反。牡，享于祖考。執其鸞刀，以啓其毛，取其血膋。音聊。

丘氏曰：「清酒，清潔之酒也。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，是用若玄酒，示不忘古而已。三酒諸臣之所酢，非祭用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鬱金香草，煮之以和鬯。鬯，釀秬爲酒也。五齊：一泛齊，二醴齊，三盎齊，四緹齊，五沈齊。三酒：一事酒，二昔酒，三清酒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騂牡，周尚赤也。孔氏曰：「三代祭其廟，各用其所尚之毛色。周尚赤，故郊廟用騂。《牧人》云『陽祀用騂牲』，注以陽祀爲宗廟。」鸞刀，刀有鸞者，言割中節也。孔氏曰：「鸞，即鈴也。謂刀環有鈴，

❶「計」，原作「記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其聲中節。」毛以告純也，孔氏曰：「《郊特牲》曰『毛血，告幽全之物，貴純之道也』，注：『幽，謂血也。』《楚語》觀射父云『毛以示物』，韋昭曰：『物，色也。』是毛以告純。」血以告殺，孔氏曰：「亦《楚語》文。韋昭云：『明不因故也。』」膋以升臭。合之黍稷，實之於蕭，合馨香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膋者，腸間脂也。以脂膏合之黍稷，實之蕭，乃以火燒之，合其馨香之氣，是升臭也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『取膟膋燔燎，升首報陽也。』定本及《集注》皆以此注爲毛傳，無『箋云』兩字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祭之禮，先以鬱鬯降神，然後迎牲亨于祖考，乃納亨時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大宰》云：『及納亨，贊王牲事。』謂牽牲入廟，將殺授亨人，故謂之納亨也。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，《充人》云『碩牲則贊』，注云：『助君牽牲，入告肥。』是獻之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王躬執鸞刀，以啓牲耳之毛，豆薦其血，蕭焫其膋。」王氏曰：「執其鸞刀者，以親殺也。子孫之養其祖考，當自致其力故也。」○《祭義》曰：「祭之日，君牽牲，既入廟門，麗于碑，卿大夫袒，而毛牛尚耳，鸞刀以封，取膟膋，乃退。」注：「麗，猶繫也。毛牛尚耳，以耳毛爲上也。」○《郊特牲》曰：「周人尚臭，灌用鬯臭。鬱合鬯，臭陰達於淵泉。灌以圭璋，用玉氣也。既灌，然後迎牲，致陰氣也。蕭合黍稷，臭陽達於牆屋。故既奠，然後焫蕭合羶薌。凡祭，慎諸此。魂氣歸于天，形魄歸于地，故祭，求諸陰陽之義也。」

是烝是享，苾苾芬芬。祀事孔明，先祖是皇。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

毛氏曰：「烝，進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或曰冬祭名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苾苾芬芬，香氣上達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有牲物而進獻之，苾苾芬芬然香，祀禮於是則甚明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先祖於是美大之，報以大福。」

《信南山》六章，章六句。

《甫田》，刺幽王也。君子傷今而思古焉。

倬陟角反。彼甫田，歲取十千。我取其陳，

食音嗣。我農人，自古有年。今適南畝，或耘音芸。或耔，黍稷薿魚起反。薿。攸介攸止，烝之承反。我髦音毛。士。

毛氏曰：「倬，明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甫，大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十千，公田所取之數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歲取十千，於井田之法，則一成之數也。九夫爲井，井稅一夫，其田百畝。井十爲通，通稅十夫，其田千畝。通十爲成，成方十里，成稅百夫，其田萬畝。欲見其數，從井、通起，故言十千，上地穀畝一鍾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鍾容六斛四㪷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一成之田九萬畝，公取十千畝，九一之法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陳，舊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耘，除草也。耔，雝本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前漢・食貨志》云：『后稷始甽田，以二耜爲耦，廣尺深尺曰甽，❶長終畝，一畝三甽，一夫三百甽，而播種於甽中。苗葉以上，稍耨壠草，因壝其土以附苗根。比成，❷壠盡而根深，能風與旱，故薿薿然而盛也。』附根，即此雝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薿，茂盛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介，助也。止，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烝，進也。髦，俊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一成之田，歲取萬畝，以爲國用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取其陳以食農人，言積之久而有餘，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，以補不足，助不給也。蓋以自古有年，是以陳陳相因，所積如此。然其用之之節，又合宜而有序，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，助其勤力，止其怠惰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進我俊士而勞之也。」毛氏曰：「治田得穀，俊士以進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進其髦俊者，如漢寵力田之類歟？」○《前漢・食貨志》曰：「或耘或芓，黍稷儗儗。」

今者，指周盛王之時也。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，見農夫散布田野，或耘或耔，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，乃相助而休息之，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

❶「曰」，原作「田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比」，原作「此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之。古者士出於農，而工商不與焉。管仲曰：「農之子恒爲農，野處而不暱。其秀民之能爲士者，必足賴也。」秀民，即《詩》所謂髦士也。

以我齊音資。明，與我犧許宜反。羊，以社以方。我田既臧，農夫之慶。琴瑟擊鼓，以御牙稼反。田祖，以祈甘雨。以介我稷黍，以穀我士女。

朱氏曰：「齊，與粢同。《曲禮》曰：『稷曰明粢。』此言齊明，便文以協韻爾。」毛氏曰：「器實曰齊，在器曰盛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肆師》『祭之日，表齍盛告潔』，注云：『粢，六穀也。器實曰齊，指穀體也。在器曰盛，據已盛於器也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羊言犧，謂純色。」又曰：「《郊特牲》曰：『社稷太牢。』則四方之神亦太牢。此獨言羊以會句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社，后土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中庸》云郊、社相對，郊是天，則社是地。后土者，地之大名也。鄭《駁異義》以爲社者，五土之神，能生萬物者，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。《祭法》曰：『共工氏之霸九州也，其子曰后土，能平九州，故祀以爲社。』句龍職主土地，故謂其官爲后土，死以配神，社而祭之。」○《左傳》：「蔡墨曰：『共工氏有子曰句龍，爲后土。后土爲社稷，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爲稷，自夏以上祀之。周弃亦爲稷，自商以來祀之。』」○《前漢·郊祀志》云：「帝王建立社稷，百王不易。社者，土也。稷者，百穀之主，所以奉宗廟，共粢盛，人所食以生活也。王者莫不尊重親祭，自爲之主禮，如宗廟。《詩》曰：『乃立冢土。』又曰：『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。』」注：「冢，大也。土，土神，謂大社也。田祖，稷神也。」方，迎四方氣於郊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曲禮》云『天子祭四方歲徧』，注云『祭四方，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。句芒在東，祝融、后土在南，蓐收在西，玄冥在北』是也。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，蓋秋成報功，則揔祭社爲陰祀，其犧用純黑色，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四時迎五行氣於郊，以五帝、五官配焉。木之帝曰太皞，官曰句芒。火之帝曰炎帝，官曰祝融。土之帝曰黃帝，官曰后土。金之帝曰少皞，官曰蓐收。水之帝曰顓頊，官曰玄冥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御，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田祖，先嗇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郊特牲》注云：『先嗇，若神農。』《春

官・籥章》注云：『田祖，始耕田者，謂神農。』始教造田，謂之田祖。先爲稼穡，謂之先嗇。神其農業，謂之神農。名殊而實同也。」○《周禮・籥章》曰：「凡國祈年于田祖，吹豳雅，擊土鼓，以樂田畯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田祖者，生而爲田畯，死而爲田祖，若樂工之死而爲樂祖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甘雨者，以長物則爲甘，害物則爲苦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穀，善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以絜齊豐盛，與我純色之羊。秋祭社與四方，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所以祭社與方者，由我田盡善，農夫喜慶之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至前孟春，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，❶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，以求甘澍之雨。王肅云：『大得我稷黍，以善我男女』，言『倉廩實而知禮節』也。」王氏曰：「作樂以御田祖，祈甘雨，農事終則有始也。祈甘雨，所以介稷黍；介稷黍，所以穀士女。樂歲，則士女多賴故也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齊，本又作齍。」

曾孫來止，以其婦子。饁于輙反。❷彼南畝，田畯子峻反。至喜。攘如羊反。其左右，嘗其旨否。禾易以豉反。長畝，終善且有。曾孫不怒，農夫克敏。

鄭氏曰：「饁，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畝大抵以南爲正，故每曰南畝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田畯，司嗇，今之嗇夫也。」《漢・百官表》鄉有嗇夫，職聽訟，收賦稅。○蘇氏曰：「攘，取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易，治也。王氏曰：「禾易，禾生樂易也。」長畝，竟畝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有，猶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敏，疾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曾孫來止，親循甽畝，勸稼穡也。農夫務事，使其婦子並饁饋也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於是田畯至而喜之，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，以知其旨否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民盡力於禾，其生竟畝如一，庶幾終善且有。於是王無所譴

❶「又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月」。
❷「輙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輒」。

者，曰農夫敏矣。」

此章言省耕之時，王者在上，耕者在下，田畯往來其間，勸勞而撫摩之，熙然其若一家也。「攘其左右，嘗其旨否」，曰攘者，喜之甚而取之疾，以言其相親無間也。見其禾之易治，竟畝如一，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。「曾孫不怒，農夫克敏」者，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，王者無由譴怒也。不曰喜而曰不怒者，若不敏於農則怒矣，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。洛人稱張全義曰「張公他無所好，見嘉穀、大繭則喜爾」，正此意也。

曾孫之稼，如茨徐私反。如梁。曾孫之庾，羊主反。如坻直基反。如京。乃求千斯倉，乃求萬斯箱。黍稷稻粱，農夫之慶。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

鄭氏曰：「稼，禾也。謂有藁者也。茨，屋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墨子》稱『茅茨不剪』，謂以茅覆屋，故箋以茨爲屋蓋，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茨者，如束茅而積之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梁，車梁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孟子》『十二月輿梁成』，梁，謂水上横橋。橋有廣狹，得容車渡，則高廣者也，故以比禾積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庾，露積穀也。坻，水中之高地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水》云：『水沚曰坻。』是水中之高地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京，高丘也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絶高爲之京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箱，車箱也。如茨，言其密比也。如梁，言其穹然也。」❶○董氏曰：「如坻，則鱗比而出也。如京，則絶高者亦非一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見禾穀委積之多，於是求千倉以處之，萬車以載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黍稷稻粱，無所不有也。」

「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」王土所生，莫

❶「然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作「窿」。

非曾孫之稼也。鄭氏以税言之，陋矣。「執訊獲醜」，戰士之慶也。「黍稷稻粱」，農夫之慶也。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，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矣，不知其他也。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，三章所言，述首章「今適南畝」勞農之事也，故曰：「曾孫來止，田畯至喜。」四章所言，述二章「以御田祖」祈福之事也，故曰：「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」自「曾孫之稼」以下，所謂大福也。

《甫田》四章，章十句。

《大田》，刺幽王也。言矜寡不能自存焉。孔氏曰：「《序》不言思古者，《楚茨》至此，文指相類，承上篇而略之也。」

大田多稼，既種章勇反。既戒，既備乃事。以我覃以冉反。耜，俶載南畝，播厥百穀。既庭且碩，曾孫是若。

孔氏曰：「種，擇其種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戒，飭其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覃，利也。」○《繫辭》曰：「神農氏作，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京云：『耜，耒下耓也，廣五寸。耒，耜上句木也。』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耜，耒端木也。耒，手耕曲木也。」耓，勑丁反。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以俶爲始，載爲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庭，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碩，大也。若，順也。將稼者，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。季冬命民出五種，計耦耕事，孔氏曰：「耕必二耜相對，共發一尺之地，故計而耦之也。」修耒耜，具田器，孔氏曰：「兹箕之屬。」❶此之謂戒。是既備矣，至孟春土長，冒橛陳根，可拔而事之。」孔氏曰：「此出於農書，以冬土定，故椓橛於地，與地平。至孟春，土氣升長，而冒覆於橛，則舊陳之根可拔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取其利耜，而始有事於南畝，既耕而播之。其耕之也勤，

❶「兹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作「鎡」。

而種之也時，故其生者皆直而大，以順王之所欲。」李氏曰：「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，則以『曾孫是若』故也，言民皆順曾孫之意。」「大田多稼」，總言之也。「既種既戒」以下，至於卒章，自始及末，以次陳之也。稼雖有「如嫁女，有所生」之訓，不必訓稼爲種也。

既方既皁，才老反。既堅既好，不稂音郎。不莠。餘久反。去起居反。其螟莫庭反。螣，徒得反。及其蟊莫侯反。賊，無害我田穉。音稚。田祖有神，秉畀炎于沾反。火。

鄭氏曰：「方，房也，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穗上已有孚甲也。」孚者，米外之粟皮，故秠者一孚二米，言一皮之内有兩米也。甲者，以在米外，若鎧甲之在人表，其種於地，則開甲始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實未堅熟曰皁。稂，童粱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童，稂草也。《説文》作蓈，❶云：『稂，或字也。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，謂之童蓈也。』」莠，似苗也。孔氏曰：「《仲虺之誥》曰：『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。』秕似粟，莠似苗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莠，秕草也。」○《國語》注云：「莠似稷而無實。」食心曰螟，食葉曰螣，食根曰蟊，食節曰賊。」孔氏曰：「皆《釋蟲》文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螟似子方而頭不赤。螣，蝗也。賊似桃李中蠹蟲，赤頭，身長而細耳。』或説云：『蟊，螻蛄也，食苗根，爲人患。』舊説螟、螣、蟊、賊一種蟲也，如言寇賊姦宄，❷内外言之耳，故犍爲文學曰：『此四種蟲，皆蝗也。』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穉，幼禾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秉，執持也。畀，與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盡生房矣，盡成實矣，盡堅熟矣，盡齊好矣，長樂劉氏曰：「穀粒之生，先有房甲，而後充實。既實矣而未充滿曰皁。既皁矣而未黄綻曰堅。既堅矣而咸可剪刈曰好。」而無稂莠。孔氏曰：「稂莠苗既似禾，實亦類粟。若擇種去其細粒，鋤禾除其非

---

❶「蓈」，原作「節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及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下一「蓈」同。

❷「宄」，原作「究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類，則無復稂莠矣。」擇種之善，民力之專，時氣之和所致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蟲災禾稺者偏甚。」王氏曰：「田稺，再生之稻也。去其害苗稼之物，而可以養再生之稻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田祖有神乎？則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，使消亡也。此禱辭也。姚崇遣使捕蝗，引此爲證，夜中設火，火邊掘坑，且焚且瘞。」張氏曰：「三代盛時，必無蟲患，天下之田盡墾，何處不種？縱或有之，亦人衆覺察，必豫早能去其害。雖有山林陂澤，亦人以時出入，瀦停水陂，不得生也。且不論盛時，故災害不作，直人謀足以勝之。蝝螟之類，其去易於蝗。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，只於《采芑》便『三千乘』，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，計之爲不難。」○《釋文》：「秉，《韓詩》作卜。卜，報也。」

有渰於檢反。萋萋，七西反。興雨祁祁。❶巨移反。雨于付反。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彼有不穫户郭反。穉，此有不斂力檢反。❷穧。才計反。彼有遺秉，此有滯穗，音遂。伊寡婦之利。

毛氏曰：「渰，雲興貌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天將降雨，則地氣上騰，蒸爲濕潤，渰浸萬物。」萋萋，雲行貌。祁祁，徐也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，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。《詩》曰：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』惟助爲有公田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穧者，禾之鋪而未束者。秉，刈禾之把也。又曰：「《聘禮》云『四秉曰筥』，❸注云：『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。筥，穧名也。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。』《掌客》注云：『米禾之秉筥，字同數異。禾之秉，手把耳。筥，謂一穧。』然則禾之秉，一把耳。米之秉，十六斛。禾之筥，四把耳。米之筥，則五升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『不斂筥』亦音穧。」滯穗，滯漏之禾穗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古者陰

❶「祁祁」，原作「祈祈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❷「反」，原脱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補。

❸「曰」，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儀禮注疏》補。

陽和，風雨時，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。王氏曰：「雲欲盛，盛則雨。雨欲徐，徐則入土。」其民之心，先公後私。今天正雨於公田，因及私田爾。此言民怙君德，蒙其餘惠。孔氏曰：「民見雲行雨降，歸之於君，曰：『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，因遂及我之私田。』」百穀齊熟，收刈促遽，力皆不足，而有不穫不斂，遺秉滯穗，故聽鰥寡取之以爲利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穉，謂穗之低小、刈穫之所不及者。穧，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。秉，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。滯，謂成而折亂、秉穫之所不通者。皆緣豐稔，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，而矜寡享其遺利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，又與鰥寡共之，蓋既足爲不費之惠，而亦不棄於地也。不然，則粒米狼戾，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？」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有弇凄凄』，《呂氏春秋》作『有晻凄凄。』」❶○《釋文》：「渰，《漢書》作黤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定本、《集注》穧作積。」

曾孫來止，以其婦子，饁彼南畝。田畯至喜，來方禋音因。祀。以其騂黑，與其黍稷。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

《國語》內史過曰：「精意以享，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騂，用騂牲也。黑，用黝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周禮·牧人》云陽祀用騂牲，陰祀用黝牲。陽祀南郊及宗廟，陰祀北郊及社稷。毛分騂黑爲二牲，鄭以騂、黑爲二色，故引《牧人》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，非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王以其西成，乃出郊省民之斂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，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。田畯之官至，喜樂其勤，故得成穫。」❷王氏曰：「喜其趍穫事也。」❸○陳氏曰：「王所來之方，致其禋祀以爲報。」董氏曰：「鄭康成以來方爲四方，不知來方禋祀，則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。」○

❶「晻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晻」。

❷「穫」，原作「獲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❸「其」，原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孔氏曰：「其牲或赤或黑，與其黍稷之粢盛，以獻以祀，神饗之而報以大福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王者所出，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，靡不祭之，示愛其民而爲之祈福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以介景福，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。」

來南方，則用騂牲。來北方，則用黑牲。獨舉騂黑者，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。

《大田》四章，二章章八句，二章章九句。

《瞻彼洛矣》，刺幽王也。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，賞善罰惡焉。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於良反。君子至止，福禄如茨。韎音昧。韐音閤。有奭，許力反。以作六師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洛水，東都之所在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泱泱，深廣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君子，諸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茨，屋蓋也。如屋蓋，喻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韎韐者，茅蒐，染草也。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。鄭氏曰：「韎韐者，茅蒐染也。茅蒐，韎韐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韎韐，是蔽膝之衣，合韋爲之。《駁異義》云：『韎，草名。齊、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。陳留人謂之蒨。』」天子六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奭，赤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，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。先王會諸侯於東都，於是爵命諸侯。『君子至止，福禄如茨』者，言能爵命之厚也。『韎韐有奭，以作六師』者，使服韎韋之韐，而作六師也。《周官》『凡有兵事，韋弁服』，先儒以爲《左傳》所謂『韎韋之跗注』是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，受寵錫之厚，而又帥天子之六師，以討有罪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諸侯來朝天子，適有征伐之事，故寵之以卿佐之任。」

《職方氏》「河西曰雍州，其浸渭洛」，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。洛水雖

出於京兆上洛西山，然其流尚微，此詩所謂洛，蓋指東都也。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鞞補頂反。琫必孔反。有珌。賓一反。君子萬年，保其家室。

毛氏曰：「鞞，容刀鞞也。琫，上飾。珌，下飾也。孔氏曰：「鞞，今刀鞘也。容者，容飾。珌琫，即容飾也。」天子玉琫而珧音遥。珌，諸侯璗徒黨反。琫而璆音虯。珌，大夫鐐音遼。琫而鏐力幽反。珌，士珕力計反。琫而珕珌。」孔氏曰：「珧似琫。《説文》曰：『珧，蜃甲也。』《爾雅》曰：『黄金謂之璗，其美者謂之鏐。』鏐，即紫磨金也。白金美者謂之鐐。珕，蜃屬，而不及於蜃，用其甲以飾物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此本出於《三朝禮》，故許慎以此證《書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鞞琫有珌者，言既爵命，又其賜予備物如此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天子尊賢樂善，非徒爵命之於一時，又將延永迨其子孫，❶俾克安於封土焉。」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福禄既同。君子萬年，保其家邦。

朱氏曰：「同，猶聚也。」丘氏曰：「同，俱也。謂俱聚於諸侯之身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家邦，猶家室也。」

《瞻彼洛矣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裳裳者華》，刺幽王也。古之仕者世禄，小人在位，則讒諂並進，棄賢者之類，絶功臣之世焉。孔氏曰：「古者有世禄，復有世位。世禄者，直食其先人之禄，而不居其位。子若復賢，則居父位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，功臣之世，德譽文章，威儀之盛，似其先人，以見不可廢絶之意。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，盡其教養之方，故其成就若此，雖更幽、厲之衰而不忘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小人在位，欲以引進其私人，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，而棄絶之。」

裳裳者華，其葉湑思叙反。兮。我覯之子，

❶「永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年」。

我心寫兮。我心寫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裳裳，猶堂堂也。湑，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覯，見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之子，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寫，喜而舒寫也。」○譽處，見《蓼蕭》。○陳氏曰：「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，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夫能使見者悦慕如此，則其有譽處宜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裳，古文作常。今爲裳者，或篆體也。」

裳裳者華，芸其黄矣。我覯之子，維其有章矣。維其有章矣，是以有慶矣。

毛氏曰：「芸，黄盛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黄，色之上也。有章，有文也。其文粲然，如華之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有文章，斯有福慶矣。」

裳裳者華，或黄或白。我覯之子，乘其四駱。音洛。乘其四駱，六轡沃若。

丘氏曰：「言白者，取韻便也。」○駱，解見《四牡》。○朱氏曰：「言其車馬威儀之盛。」

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

鄭氏曰：「君子，斥其先人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其先世之君子，才全德備，以左之則無所不宜，以右之則無所不有，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。」

《裳裳者華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北山》之什十篇，四十六章，三百三十八句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

桑扈之什

《桑扈音户》，刺幽王也。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。長樂劉氏曰：「君臣，以言其朝廷也。上下，以言其風俗也。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，尊卑異位也，親疏異情也，長幼異序也，内外異宜也，往來異守也。動而相交，合而相紀，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。序其品，則曰人倫也。序其義，則曰禮文也。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，不可以一日無之也。」

呂氏曰：「《桑扈》之詩作，則君臣肆其心，易其事矣。」

交交桑扈，有鶯其羽。君子樂胥，受天之祜。❶音户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交交，往來貌。桑扈，竊脂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桑扈有二種，《爾雅》曰『桑扈，竊脂；鳲鳩，剖葦』，此一種也。『桑扈，竊脂；棘扈，竊丹』，此一種也。對剖葦言之，則竊脂者，竊其肉也。對竊丹言之，則竊脂者，竊其色也。《爾雅》有竊毛，皆謂淺色。淺色，淺白也。『交交桑扈，有鶯其羽』者，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，此則陸農師之説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鶯然有文章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胥，辭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胥，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祜，福也。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，人觀視而愛之。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，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幽王直情而恣行，無復禮文法度，思古之君子，樂循禮義以受天福。」

交交桑扈，有鶯其領。君子樂胥，萬邦之屏。畢郢反。

毛氏曰：「領，頸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領，所以首出於身者。欲有作爲，未動其羽，而先奮其領，文綵四

❶「祜」，原作「祐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張，鶩然可愛也。」屛，蔽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屛之爲物，禦外以蔽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樂循禮義，則足以屛萬邦矣。」

之屛之翰，百辟音壁。爲憲。不戢莊立反。不難，受福不那。

毛氏曰：「翰，幹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詁》云：『楨、翰，幹也。』舍人曰：『楨，正也，築牆所立兩木也。幹，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。』」憲，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辟，君也。戢，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不戢，戢也。不難，難也。那，多也；不多，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者屛翰四方而爲諸侯法，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，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。」王氏曰：「戢則不肆，難則不易。肆則放逸，易則傲慢。動不以禮，非所以受福，故戢而難，然後受福多也。」

兕徐履反。觥古横反。其觩，音虯。旨酒思柔。彼交匪敖，五報反。萬福來求。

鄭氏曰：「兕觥，罰爵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觩，角上曲貌。《頌》作捄，《春秋穀梁傳》作觓，與此字同。《穀梁》注曰：「觓，球球然角貌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字書》作『兕觥其觓』，説曰：『兕，角可以爲飲者也。』後世作觥，誤也。許慎《説文》作『兕觵其觓』，觓，角貌。」旨，美也。思，語辭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旨酒之和柔，而兕觥之設，所以常自戢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交際之間無所傲慢，則無事於求福，而福反求之矣。」○《前漢·五行志》：「《詩》曰：『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。匪儌匪傲，萬福來求。』」注：「謂飲酒者不儌幸，不傲慢，則福禄就而求之也。」

兕觥，如《卷耳》罍觥並陳，則不必指爲罰爵。如此詩，則指爲罰爵也。彼者，指古之人也。

《桑扈》，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鴛於袁反鴦於良反》，刺幽王也。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，自奉養有節焉。孔氏曰：「幽王殘害萬物，奉養過度，是以思古明王也。」

呂氏曰：「自《楚茨》至《鴛鴦》八篇，皆陳古以刺今也。」

鴛鴦于飛，畢之羅之。君子萬年，福禄宜之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鄭氏曰：「此交萬物之實也，而言興者，廣其義也。獺祭魚而後漁，豺祭獸而後田，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舉一物以興其餘也。」鴛鴦，匹鳥。」鄭氏曰：「匹鳥，言其止則相耦，飛則爲雙，性馴耦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云『羅罔畢翳』，注云：『罔小而柄長謂之畢。』《釋器》云：『鳥罟謂之羅。』畢、羅異器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君子，謂明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太平之時，交於萬物有道，取之以時，於其飛，乃畢掩而羅之。」孔氏曰：「小者未能飛，待其能飛而後取之。羅則張以待鳥，畢則執以掩物，故言畢掩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於其飛，然後畢之羅之，則不取其卵，弋不射宿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交於萬物，其德如是，則宜壽考受福禄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先王之制，禽蟲之微如鴛鴦者，凡民取之，亦有禁令，不可常取也。必遂其生，生育種類。煦養既就，然後于飛。于飛之時，乃可手畢以網之，張羅以待之也。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，而中和浹於風俗，則仁民恤物之道，其能及於是耶？是以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『配天』，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，與天無二也。『君子萬年，福禄宜之』者，謂貴爲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人以爲宜也。」

鴛鴦在梁，戢莊立反。❶其左翼。君子萬年，宜其遐福。

鄭氏曰：「梁，石絶水之梁。戢，斂也。遐，遠也，遠猶久也。鴛鴦休息於梁，明王之時，人不驚駭。斂其左翼，以右翼掩之，自若無恐懼。」孔氏曰：「斂其左翼，以右翼掩之，舉其雄者而言耳。」○張氏曰：「禽鳥並棲，一顛一倒，各以左翼斂在内，以右翼防外患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戢翼在梁，人無害禽之心，禽亦不疑於人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惟俟其飛而後取，故其在梁

❶「莊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側」。

者戢翼而安。」

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，詩人偶見人之掩捕，適有所感耳。梁，橋梁、魚梁皆是，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。

乘繩證反。馬在廄，音救。摧采卧反。之秣音末。之。君子萬年，福禄艾魚蓋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摧，莝也。鄭氏曰：「摧，今莝字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摧，芻也。」秣，粟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秣，穀馬也。」艾，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，無事則委之以莝，有事乃予之穀，蘇氏曰：「將用其力，則加之以秣。」愛國用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王所乘之馬，猶或節儉如此，其他服用，從而可推矣。」奉養之節如此，故宜久爲福禄所養也。」蘇氏曰：「艾，老也，言以福禄終其身也。」

乘馬在廄，秣之摧之。君子萬年，福禄綏之。

鄭氏曰：「綏，安也。」

《鴛鴦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頍缺婢反弁》，諸公刺幽王也。暴戾無親，不能宴樂同姓，親睦九族，孤危將亡，故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諸公，同姓之公也。」

有頍者弁，實維伊何。爾酒既旨，爾殽既嘉。豈伊異人？兄弟匪他。蔦音鳥。與女蘿，力多反。施以豉反。于松栢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弈弈。音亦。既見君子，庶幾説音悦。懌。音亦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頍，弁貌。《説文》曰：「頍，舉頭貌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頍者，圍項而結之也。禮，緇布冠，頍弁。無笄者著頍，圍髮際，結項中，隅四綴。則有笄者亦以固頍。」弁，皮弁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弁者，冠之大名。稱弁者多矣，但爵弁則士之祭服，韋弁則服以即戎，冠弁則服以從禽，非常服也。唯皮弁，上下通服之，故知皮弁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實，猶是也。旨、嘉，皆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蔦，寄生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蔦，一名寄生，葉似當盧，子

如覆盆子，赤黑恬美。」女蘿，兔絲，松蘿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云：『唐、蒙，女蘿；女蘿，菟絲。』毛意以菟絲爲松蘿，故言松蘿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今菟絲蔓連草上，黄赤如金。今合藥菟絲子是也，非松蘿。松蘿自蔓松上，生枝正青，與菟絲殊異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在草曰兔絲，在木曰松蘿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君子，斥幽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弈弈然無所薄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憂則心遊不定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，是維何爲乎？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。禮，天子、諸侯朝服以宴，天子皮弁以日視朝。孔氏曰：「燕禮者，諸侯燕臣子之禮。其經云：『燕朝服。』諸侯用朝服燕，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。」女酒已美矣，女殽已美矣，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？王氏曰：「無以爲禮，君子弗非也。有以爲禮而弗用，是乃君子所非也。」言王當所與宴者，豈有異人疏遠者乎？皆兄弟至親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非他人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蔦與女蘿依於松栢，松栢存而茂，松栢殞而亡，是存亡在松栢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兄弟之於王，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栢耳。不見則憂，見則庶幾王樂之，王奈何獨不顧哉？」

有頍者弁，實維何期。爾酒既旨，爾殽既時。豈伊異人？兄弟具來。蔦與女蘿，施于松上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怲怲。兵命反。既見君子，庶幾有臧。

鄭氏曰：「何期，猶伊何也。期，辭也。」○楊氏曰：「爾殽既時，君子之食惟其時物，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具，猶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怲怲，憂盛滿也。臧，善也。」

有頍者弁，實維在首。爾酒既旨，爾殽既阜。豈伊異人？兄弟甥舅。如彼雨雪，先集維霰。蘇薦反。死喪無日，無幾居豈反。相見。樂酒今夕，君子維宴。

鄭氏曰：「阜，猶多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

「甥舅，謂母、姑、姊、妹，妻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將大雨雪，始必微温，雪自上下，遇温氣而摶謂之霰，久而寒勝，則大雪矣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大戴禮》曾子云：『陽之專氣爲霰，陰之專氣爲雹。』盛陽之氣，在雨水則温暖，爲陰氣薄而脅之，不相入，則摶爲雹也。盛陰之氣，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。陽氣摶而脅之，不相入，則消散而下，因水而爲霰，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有頍者弁，實維在首，則言弁在首，而不知用禮以稱之，則刺之甚矣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霰，雨雪之兆。王踈兄弟甥舅，亡之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，相見之無幾，無所復賴，而相告曰：『苟今夕有酒也，君子維以相宴而已，不知其他矣。』」王氏曰：「言今夕，則不謀來夕之存否。」

《頍弁》三章，❶章十二句。

《車舝胡瞎反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褒姒嫉音疾。妬，丁故反。無道並進，讒巧敗必邁反。國，德澤不加於民，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，故作是詩也。董氏曰：「叔孫婼聘于宋，宋公享昭子，賦《新宫》，昭子賦《車轄》。攷其時，將爲季孫迎宋公女。」

間關車之舝兮，思孌力兖反。季女逝兮。匪飢匪渴，德音來括。音活。雖無好呼報反。友，式燕且喜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間關，設舝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舝無事則脱，行乃設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間關，設舝聲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按《説文》：『舝，鍵也。』故謂之關。又曰：『舝，車聲也。』車鍵而行則有聲，故古人以間關爲聲，又爲驅馳，其説本此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舝，車軸頭鐵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孌，美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逝，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括，會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燕，飲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昏君之心，維婦人是從，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，往迎之以配幽王

❶「頍」，原作「頰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匪飢也，匪渴也，望其德音來會，而心如飢渴耳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凡人之燕飲喜樂，須賢友共之。疾褒姒之甚，思賢女之切。若迎得此女，雖無朋友，亦將獨喜也。」

依彼平林，有集維鷮。音驕。辰彼碩女，令德來教。式燕且譽，好呼報反。爾無射。音亦。

毛氏曰：「依，茂木貌。平林，林木之在平地者也。鷮，雉也。孔氏曰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鷮，長尾雉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鷮，微小於翟也，走而且鳴曰鷮鷮，其尾長，肉甚美，故語曰：四足之美有麃，兩足之美有鷮。』」辰，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碩，大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爾，碩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射，厭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茂盛之林，集者維雉。興王宮之貴，宜有碩女居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，是以式燕且譽，而悅慕之無厭也。」

雖無旨酒，式飲庶幾。雖無嘉殽，式食庶幾。雖無德與女，式歌且舞。

朱氏曰：「旨、嘉，皆美也。言得賢女以配君子，則其喜如此。雖無旨酒、嘉殽、美德以及賓客，然飲食歌舞，有所不能自已。」孔氏曰：「人燕樂，欲與賢德者同之。若非賢德，則燕不樂矣。上云『雖無好友』，以己爲主，故云己無賢友。此言『無德與汝』，以彼爲主，故云己身無德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樂賢女如此，則厭惡褒姒甚矣。」

陟彼高岡，析星歷反。其柞子洛反。薪。析其柞薪，其葉湑思叙反。兮。鮮息淺反。我覯爾，我心寫兮。

鄭氏曰：「陟，登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析伐其柞木以爲薪，其葉湑湑然茂盛。」丘氏曰：「柞葉最盛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鮮，善也。覯，見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析薪者，以興昏姻。善乎，我得見爾賢女，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。」

高山仰止，景行《釋文》下孟反，當不音。行止。

四牡茂口反。騑騑，孚非反。六轡如琴。覯爾新昏，以慰我心。

毛氏曰：「景，大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景行，大道也。」《表記》曰：「《小雅》曰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』子曰：『《詩》之好仁如此，鄉道而行，中道而廢，忘身之老也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。俛焉日有孶孶，斃而後已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四牡之馬，騑騑行而不息。六轡緩急調和，如琴瑟之相應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』者，勉其不已之辭也。以謂賢雖難得，求之不已，將有得也。故其下則云『四牡騑騑，六轡如琴』者，謂調和車馬往迎之，如首章車舝也。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，則慰我心矣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卬，欲有所庶及也。《詩》曰：『高山卬止。』」○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曰：「《詩》有之：『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。』」《表記》注云：「景行行止，《詩》作『行之』。」

《車舝》五章，章六句。

《青蠅餘仍反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

營營青蠅，止于樊。音煩。豈開在反。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

毛氏曰：「營營，往來貌。歐陽氏曰：「營營然，往來之飛聲。」樊，藩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樊，圃之藩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豈弟，樂易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君子，謂王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蠅之爲蟲，汙白使黑，汙黑使白，喻佞人變亂善惡也。」《前漢・昌邑王傳》云：「王夢青蠅之矢，積西階東，可五六石。以問郎中令遂，遂曰：『陛下之《詩》不云乎？「營營青蠅，止于藩。愷悌君子，無信讒言。」陛下左側讒人衆多，如是青蠅惡矣。』」注：「惡，即矢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蛆蟲所變而成者，青蠅也。其飛之聲，則營營然亂人之聽。其止於物，則穢敗之。又從而生蛆，復變爲蠅。其穢敗於物，無有紀極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青蠅穢不潔之物，驅之使去而復還，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讒人之情，常欲污白以爲黑，而其言不可以直達，故必營營往來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讒人爲害如此，樂易君子無得信

受之。」陳氏曰：「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，故君子當持心樂易，不聽讒言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營營，《說文》作『謍謍』，小聲也。樊作楙，蓋古字也。」

「營營青蠅，止于樊」，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矣，蓋憂之也。

營營青蠅，止于棘。讒人罔極，交亂四國。

丘氏曰：「棘，謂植棘爲藩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棘、榛，即爲藩之物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極，猶已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四國，四方也。」○《前漢》注曰：「樂易之君子，不當信讒人。若讒言無極，則四國亦以交亂，宜深察也。」

營營青蠅，止于榛。士巾反。讒人罔極，構古豆反。我二人。

毛氏曰：「榛，所以爲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構，合也。合，猶交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己與聽者爲二人。」孔氏曰：「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當是時，小人得志，凡賢者無不被讒矣。而獨曰『構我二人』者，蓋主見讒者而言也。」

《青蠅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賓之初筵》，衛武公刺時也。幽王荒廢，媟息列反。近小人，飲酒無度。天下化之，君臣上下，沈直林反。湎莫衍反。淫液。音亦。武公既入，而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酒誥》注云：『齊色曰湎。』沈湎者，飲酒過久，若沈没然。使湎然俱醉，顔色齊同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淫液者，飲酒時情態也。武公入者，入爲王卿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樂記》説樂之遲云：『咏嘆之，淫液之。』則淫液，遲久之意也。」○《後漢·孔融傳》注：「《韓詩》曰：『《賓之初筵》，衛武公飲酒悔過也。』」

歐陽氏曰：「詩人之作，常陳古以刺今。此詩五章，其前二章陳古如彼，其後三章刺時如此。」

賓之初筵，右左秩秩。直乙反。籩豆有楚，殽户交反。核户革反。維旅。酒既和旨，飲酒

孔偕。音皆。鍾鼓既設，舉醻市由反。逸逸。大侯既抗，苦浪反。弓矢斯張。射夫既同，獻爾發功。發彼有的，以祈音其。爾爵。

鄭氏曰：「筵，席也。初即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司几筵》注云：『鋪陳曰筵，藉之曰席。』」○丘氏曰：「左右，謂據筵上左右之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秩秩然，肅敬也。蘇氏曰：「秩秩，有序也。」楚，列貌。殽，豆實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豆實，菹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殽是揔名。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，故分之耳。其實核亦爲殽。《魏風》曰『園有桃，其實之殽』，是在籩之物，亦爲殽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核，籩實，桃、梅之屬。」孔氏曰：「桃、梅，有核之物。《籩人》云：『饋食之籩，其實棗、栗、桃、乾䕩。』䕩，乾梅也。《内則》有桃諸、梅諸，謂乾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旅，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和旨，猶調美也。孔，甚也。偕，齊一也。鍾鼓於是言既設者，將射改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天子宮懸階間，妨射位，故改懸以避射也。《鄉射禮》：將射，乃云：『樂正命弟子贊工，遷樂于下。』琴瑟之樂尚遷之，明鍾鼓之懸改之矣。《大射》不言改懸者，諸侯與臣行禮略，三面而已，不具軒懸。東西懸在兩階之外，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。東近東階，西近西階，又無鍾磬，不足以妨射，不須改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舉醻，舉所奠之醻爵也。」又曰：「按《儀禮》，主人酌賓曰獻。賓既酢主人，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醻。賓受之，奠於席前而不舉，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，交錯以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逸逸，往來次序也。大侯，君侯也。鄭氏曰：「天子、諸侯之射，皆張三侯，故君侯謂之大侯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射人》云：『王大射，張三侯。』《司裘》：『王大射，供虎侯、熊侯、豹侯，設鵠。』天子之射張三侯也。《大射》『巾車張三侯』，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。」抗，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按《大射》：『前期三日，❶司馬命量人、巾車張三侯。』《射人》云：『若王大射，則以貍步張三侯。』則天子亦前射三日，其侯射人張之矣。此舉酬之下，始言大侯既抗者，鄉射之初，雖言張侯，而以事未至，經云：『不繫左下綱，中掩束之。』至於將射，以司正爲司馬，乃云：『司馬命張侯，弟子脱束，遂繫

❶「期」，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儀禮注疏》並作「射」。

左下綱。』是將射始張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侯張而弓矢亦張，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射夫既同，比其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大司馬職》云：『若大射，則合諸侯之六耦。』《射人》説賓射之禮云：『王以六耦。』則天子大射、賓射，皆六耦也。」○《鄉射禮》：「司射比三耦於堂西，命上射曰『某御於子』，命下射曰『子與某子射』。」注云：「比，選次其才相近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獻，猶奏也。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的，質也。孔氏曰：「大射之侯，其中制皮爲鵠。賓射之侯，其中采畫爲正。正大如鵠，皆居侯中三分之一。其燕射則侯中畫爲獸，其中射處皆二尺。《射義》云：『循聲而發，發而不失正鵠者，其唯賢者乎？《詩》云：「發彼有的，以祈爾爵。」』則以的爲正鵠也。《司裘》注説皮侯之狀，云：『以虎、熊、豹、麋之皮飾其側，又方制之以爲質，謂之鵠。』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。」祈，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爵，射不中者，飲豐上之觶也。射者與其耦拾發，發矢之時，各心競云：『我以此求爵女也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先王將祭，必大射以擇士。將射，必先行燕禮。鄭氏曰：「將祭而射謂之大射。下章言『烝衎烈祖』，其非祭與？」既安賓，然後改縣以避射。孔氏曰：「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。」既旅，然後張侯及弓。孔氏曰：「既旅之後，止飲而行射，事君之所射。大侯既舉而張之，其衆射之弓矢，於斯亦張。」比其射夫而耦之，既耦然後拾發。孔氏曰：「《大射禮》：『上射既發，挾矢，而後下射射，拾發以將乘矢。』拾，更也。將，行也。四矢謂之乘。言射者更代發，以行此四矢。」求勝以爵其不勝。」○《禮記・射義》：「《詩》云：『發彼有的，以祈爾爵。』祈，求也，求中以辭爵也。酒者，所以養病也，求中以辭養也。」

按《大射儀》，雖前期三日張大侯，然不繫左下綱，與鄉射同。雖不言「將射，命張侯，遂繫左下綱」，亦可互見也。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，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。殊不知舉二尺之鵠，安得謂之「大侯既抗」乎？

籥余若反。舞笙鼓，樂既和奏。烝衎苦旦反。烈祖，以洽户夾反。百禮。百禮既至，有壬有林。錫爾純嘏，古雅反。子孫其湛。荅南反。其湛曰樂，各奏爾能。賓載手仇，音求。室人入又。酌彼康爵，以奏爾時。

鄭氏曰：「籥，管也。」詳見《簡兮》。○毛氏曰：「秉籥而舞，與笙鼓相應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籥舞，文舞也。干舞，武舞也。言文則武見矣，言笙鼓則八音舉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烝，進也。衎，樂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烈，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有功烈之祖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洽，合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百禮，事神之衆禮也。」蘇氏曰：「百禮，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，所謂『庭實旅百』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壬，大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林，衆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壬，任也，謂卿大夫也。林，諸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錫，神錫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純，大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嘏，福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嘏，謂尸與主人以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湛，樂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載，則也。」

○董氏曰：「仇，匹也，所謂耦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室人，主黨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康，安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酒，所以安體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或曰康讀曰抗，《記》曰『崇坫康圭』，謂坫上之爵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以一章爲大射，二章爲燕射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大射禮，爲將祭擇士故也。既祭矣，於是乎燕。燕則又射。先王用酒，常以祭祀，其飲也常以射。射必有禮樂。有大禮，斯有大樂以和之。有備樂，斯有備禮以成之。『籥舞笙鼓，樂既和奏』，則所謂有備樂也。『烝衎烈祖，以洽百禮』，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百禮，禮之備也，言其禮之盛大也。既錫爾福，及爾子孫，皆獲湛樂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其湛曰樂，各奏爾能』，則於是又射矣。『賓載手仇，室人入又』，則賓主皆善射矣。賓黨射，則手敵。主黨入射，則又

手敵。」丘氏曰：「手敵，對手之耦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酌彼安體養病之爵，以飲不中者也。」丘氏曰：「以其養老養病，故曰安爵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以奏爾時，薦之以時物也。」

賓之初筵，温温其恭。其未醉止，威儀反反。曰既醉止，威儀幡幡。孚袁反。舍音捨。其坐遷，屢力具反。舞僊僊。音仙。其未醉止，威儀抑抑。於力反。曰既醉止，威儀怭怭。毗必反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秩。

毛氏曰：「反反，言重慎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反反，顧禮也。」幡幡，失威儀也。蘇氏曰：「幡幡，輕數也。」遷，徙也。屢，數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僊僊，軒舉之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抑抑，慎密也。孔氏曰：「謂慎禮而密静。」怭怭，媟嫚也。」董氏曰：「《字書》以怭爲儀，毛以爲媟嫚，蓋溺於儀而不知禮，此宜以其媟嫚終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秩，序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。賓初升筵，尚温温然和柔而恭敬。未醉之時，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。至於既醉，幡幡失威儀。鄭氏曰：「賓初即筵之時，能自勑戒以禮。至於旅酬，而小人之態出。」舍其本坐，遷嚮他處，長樂劉氏曰：「君臣賓主各有定位，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。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，是君臣可得而亂也，賓主可得而易也。」數數起舞僊僊然。長樂劉氏曰：「舞之奏各有其時，非可以屢也。」武公疾之，又重言之，云其未醉，尚守威儀。已醉，威儀乃怭怭然而媟嫚。是曰既醉，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。」董氏曰：「犯貴朝廷，犯齒衽席，所謂『不知其秩』也。」

賓既醉止，載號胡毛反。載呶。女交反。亂我籩豆，屢舞僛僛。起其反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郵。音尤。側弁之俄，五何反。屢舞傞傞。素多反。既醉而出，並受其福。醉而不出，是謂伐德。飲酒孔嘉，維其令儀。

毛氏曰：「號呶，號呼讙呶也。孔氏曰：「唱叫也。」僛僛，舞不能自正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醉

舞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僛僛，傾側之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郵，過也。朱氏曰：「郵，與尤同。」側，傾也。俄，傾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傞傞，不止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出，猶去也。孔，甚。令，善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言人之始，未嘗不治，終至於亂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刺王之君臣上下，飲酒既失威儀，又號呶雜亂，籩豆亦無次序，至於屢舞。」孔氏曰：「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但見側其弁，俄然而頹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數起舞傞傞然，又不能止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福，謂徹俎歸胙也。上下皆醉，受福而歸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賓醉則出，與主人俱有美譽。醉至若此，是誅伐其德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醉前無失爲有德，既醉爲愆以喪之，是伐其德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飲酒之所以甚美者，以其有令儀爾。今若此，則無復有儀矣。」

《燕禮》：「賓醉，北面坐，取其薦脯以降，奏《陔》，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内霤，遂出。卿大夫皆出。」所謂「既醉而出」也。「並受其福」，當取劉執中、鄭康成兩説合觀之，其義乃足。

凡此飲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監，或佐之史。彼醉不臧，不醉反耻。式勿從謂，無俾大音泰。怠。匪言勿言，匪由勿語。魚據反。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。音古。三爵不識，矧失忍反。敢多又。

毛氏曰：「立酒之監，佐酒之史。」董氏曰：「立之監以監之，佐之史以書之，古之慎禮如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監、史，司正之屬。燕禮、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，立司正以監之，察儀法也。」○式，解見《式微》。○朱氏曰：「謂，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由，從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羖羊不童

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羖羊之性，牝牡有角。」❶〇鄭氏曰：「三爵者，獻也、酬也、酢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禮有獻酢，有旅酬，及無筭爵。旅與無筭，不止三爵而已，故知三爵是獻也、酬也、酢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凡此飲酒，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飲酒初時，或有醉者，或有不醉者，復設法以逼之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立監使視之，又助以史使督酒，欲令皆醉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立監、史，本防人之失禮儀也。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，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。今反以醉者爲善，耻彼不醉者，而强之以酒。」〇孔氏曰：「不醉者，監與史反耻而罰之，是使之小大盡醉，舉坐皆猶狂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安得從而告之，使勿至於大怠乎？告之若曰：『所不當言者勿言，所不當從者勿語。醉而妄言，則當罰汝，使出童羖矣。』設言必無之物，以恐之也。孔氏曰：「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，脅其無然之物，欲使息也。」

〇丘氏曰：「此爲飲酒者設法也，爲主人者用，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，立監佐史，無使過醉，怠慢無禮。又當立酒令云：『非可言之言不得言，非可用之語不當語。若有用醉人之言，則罰之以童羖。』」女飲至三爵，已昏然無所識矣，况敢又多飲乎？又丁寧以戒之也。」王氏曰：「『人之齊聖，飲酒溫克。』彼小人者，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，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，宜其沉湎淫泆如是甚矣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禮，主人獻賓，賓飲，而又酢主人。主人飲，而又酌以酬賓。賓則奠之而不舉，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。而指獻、酬、酢爲三爵者，言行三爵飲之時，非謂人飲三爵也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幽王飲酒必與群衆，小人男女弗間。❷而立監命史，俾臨視巡省。在會之人，罔得弗醉也。衆醉，則淫亂邪惡，穢雜褻瀆，百醜興焉，而王用以爲娛。不醉，則不爲百醜，無以娛於王，反耻而罰之，俾之必醉。衆皆醉矣，淫亂邪惡，穢雜褻瀆，無所弗至。勿從，謂告之也。或耻而弗爲矣。無俾大怠

❶ 「牡」，原作「牝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 「間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問」。

者，謂湎于酒，荒于色，悖于禮，瀆于義，皆大懈于厥政者。常人則以爲憂，幽王則以爲樂，故立史監，戒其勿言。幸其昏迷而大怠，用以爲歡焉。匪言勿言者，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，巧于悖亂，匪可以言者，則褒而美之，用以爲樂，慎勿言其非，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爲，故云『匪言勿言』也。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，謂之匪由。由，道也。匪由之人，常常延納，勿語于外，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。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，罰以童羖。羖無童者，俾之必出，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。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，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。又耻於其身亦爲淫亂，故三爵之後，洋洋然昏矣醉矣，睡而不寤矣，不識不知矣，矧敢多飲而又寤哉？此二句，武公所以自處也。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，未易遽失其天下。其不道不如是之甚，申侯豈能殺之也？蓋由諸侯疾怒，無有救之者，是足以見其詳焉。嗚呼！禽獸之所弗爲，而幽王爲之，其滅亡乃自取之也。又豈申侯所能爲哉？」

淳于髡説齊威王曰：「賜酒大王之前，執法在傍，御史在後。」秦王、趙王會澠池，秦王請趙王鼓瑟，秦御史前書曰：「某年某月日，秦王與趙王會飲，趙王鼓瑟。」藺相如請秦王擊缻，顧召趙御史書之曰：「某年某月日，秦王爲趙王擊缻。」此古人君燕飲之制，猶存於戰國者也。「或立之監」，即執法也，《鄉射》注所謂「立司正以監察儀法」者也。「或佐之史」，即御史也，董氏所謂「佐之史以書之」者也。劉執中解此章，雖多牽强忿激，失詩人温柔敦厚之意，然論酗酒之害，深切詳明，故并録之。

《賓之初筵》五章，章十四句。

《魚藻音早》，刺幽王也。言萬物失其性，王居鎬胡老反。京，將不能以自樂，音洛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。鄭氏曰：「萬物失其性者，王政教衰，陰陽不和，群生不得其所也，將不能以自樂，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先王之於昆虫禽獸也，網罟有制，罻羅有時，田獵有候，弋射有規，不枉殺以戕其生，不過用以存其類，則其仁不曰不至矣。然上有

恤物之制，而下無恤物之心，天下至廣，萬類維蕃，雖欲恤而全之，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。是以先自于鄉遂，次及於八州，建伯立正，分帥列長，尊乎道德之賢，以爲司徒，用揔厥教。以鄉三物爲本，有禮以格其違，有樂以和其戾，有政以矩其心，有刑以復其本，則五常者，吾民之所日用也。又豈有於物而不仁，於昆虫而不恤哉？」○王氏曰：「憂在天下，不爲小己之得失，❶故謂之君子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幽王之詩，思古多矣，皆不陳武王。此獨言之者，居鎬京，武王爲始。刺王將喪鎬京，故陳武王也。」

吕氏曰：「《魚藻》之詩，與《孟子》所謂『惟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，不樂也』，及《王制》『旱乾水溢，民無菜色，然後天子食，日舉以樂』之義同。」

魚在在藻，有頒符云反。其首。王在在鎬，豈苦在反。樂飲酒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藻，解見《采蘋》。○毛氏曰：「頒，大首貌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鎬，武王所都，在長安西上林苑中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豈，亦樂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魚在在藻』者，言萬物之得其性也。『王在在鎬』者，謂武王安其樂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魚何所在乎？在於藻也。藻是魚之常處。既得其性，故能肥充，有頒然其大首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夏月之時，淺水生藻，陽氣在外，魚亦從之，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。『有頒其首』者，出游水面，則露其首，故見其頒大也。」

魚在在藻，有莘所巾反。其尾。王在在鎬，飲酒樂豈。

毛氏曰：「莘，長貌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『有莘其尾』者，飽滿無虞，則戲於水面。既升而露其首，又降而露其尾，莘然其長矣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樂豈，但倒其文以便韻耳。」

魚在在藻，依于其蒲。王在在鎬，有那乃多反。其居。

鄭氏曰：「那，安貌。天下平安，王無四方之虞，故其居處那然安也。」

❶「小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一」。

《魚藻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采菽》，刺幽王也。侮慢諸侯，諸侯來朝，直遥反。不能錫命以禮，數色角反。徵會之而無信義，君子見微而思古焉。孔氏曰：「《周本紀》曰：『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萬方，故不笑。幽王爲烽燧大鼓，有寇至則舉烽火。諸侯悉至而無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欲悦之，數舉烽火，其後不信，益不至。幽王之廢申后，去大子，申侯怒，乃與繒、西夷犬戎，共攻幽王。幽王舉烽火徵兵，兵莫至，遂殺幽王驪山下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，故曰：『見微而思古焉。』」

采菽采菽，筐音匡。之筥音舉。之。君子來朝，何錫予之？雖無予之，路車乘乘證反。❶馬。又何予之？玄衮古本反。及黼。音斧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菽，大豆也。采之者，采其葉以爲藿。三牲，牛、羊、豕，芼以藿。王饗賓客，有牛俎，乃用鉶羹，故使采之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公食禮》云『鉶芼：牛藿、羊苦、豕薇，皆有滑』，注云『藿，豆葉也。苦，苦荼也。滑，堇荁之屬』是也。以鼎煑牛，取其骨體，置之於俎，其汁則芼之以藿，調以鹹酸，乃盛之於鉶，謂之鉶羹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筐、筥，受所采之菜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君子，謂諸侯也。玄衮，卷龍也。」又曰：「玄衮，玄衣而畫以卷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注云：『龍卷，畫龍於衣。卷，字或作衮。』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。龍衮，是龍之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及，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黼，如斧形，刺之於裳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菽，薄物，采以爲藿。然而不可不敬，故或筐之，或筥之。况諸侯之君乎？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。」蘇氏曰：「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，而况諸侯乎？」○陳氏曰：「雖無予之者，好之之心無已也。上公九章，其服用衮。古之諸侯，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？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。」

❶ 「乘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繩」，當據改。

上公之服九章。玄者，衣之色也。衮者，畫之於衣，九章之第一章也。黼者，繡之於裳，九章之第八章也。玄衮及黼，皆謂上公之服也。

觱音必。沸音弗。檻銜覽反。❶泉，言采其芹。巨斤反。君子來朝，言觀其旂。巨機反。其旂淠淠，匹弊反。鸞聲嘒嘒。呼惠反。載驂七南反。載駟，音四。君子所屆。音界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觱沸，泉出貌。檻泉，正出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水》云：『檻泉正出。』正出，涌出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芹，菜也，可以爲葅，亦用待君子也。《周禮》：『芹葅鴈醢。』」〇毛氏曰：「淠淠，動也。嘒嘒，中節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嘒嘒，言其聲之細。聲之細，則無敢馳驅故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駕者既服，而三之曰驂，四之曰駟。」董氏曰：「載驂，則驂也。載駟，則騑也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屆，至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觱沸檻泉，則采其芹。諸侯來朝，則觀其旂。見其旂，聞其鸞聲，又見其馬，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詩但述諸侯來朝，車服之盛可觀爾。其曰『君子所屆』者，乃言君子所至，車旂如此之盛爾。如鄭所説，詩及《序》文皆無之。」

赤芾音弗。在股，音古。邪似嗟反。幅音福。在下。彼交匪紓，音舒。天子所予。樂音洛。只音止。君子，天子命之。樂只君子，福祿申之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諸侯赤芾邪幅。幅，偪也，所以自偪束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曰：『帶裳幅舄。』《內則》亦云偪，則此服名偪而已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芾，太古蔽膝之象也。孔氏曰：「《易乾鑿度》注云：『古者田漁而食，因衣其皮，先知蔽前，後知蔽後。後王易之以布帛，而猶存其蔽前者，重古道，不忘本。』」冕服謂之芾，

❶「銜」，原作「御」，據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其他服謂之鞸，以韋爲之。孔氏曰：「韍、鞸，俱是蔽膝之象，其制則同。但尊祭服，異其名耳。古者衣皮，此存其象，故知以韋爲之。《玉藻》：『鞸，君朱，大夫素，士爵韋。』」其制上廣一尺，下廣二尺，長三尺，其頸五寸，肩革帶博二寸。脛本曰股。邪幅，如今行縢也。孔氏曰：「邪纏於足謂之邪幅。《説文》曰：『縢，緘也。』名行縢者，言行而緘束之。」偪束其脛，自足至膝，故曰在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交，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紓，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諸侯見于天子，恭敬齋遬，不敢紓緩也。蓋因其服以起興。曰赤芾在股，則邪幅在下矣。彼交匪紓，則天子所予矣。是以錫之命，而申之以福禄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天子賜之，神則以福禄申重之，所謂人謀鬼謀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天子之命，則有命爵，有命服，有命車。其命之，則路車乘馬，玄衮及黼是也。古者發大命，頒爵禄，必自其先祖廟，示不敢專，則以德受命，其得於神也宜矣。」○《荀子·勸學篇》云：「君子不傲不隱不瞽，謹順其身。《詩》曰：『匪交匪紓，天子所予。』」

維柞子落反。之枝，其葉蓬蓬。步公反。樂只君子，殿多見反。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萬福攸同。平平婢延反。左右，亦是率從。

鄭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蓬蓬，盛貌。殿，鎮也。孔氏曰：「軍行在後曰殿，取鎮重之義，故曰：『殿，鎮也。』」平平，辯治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堯典》云『平章百姓』，《書傳》作『辯章』，則平、辯義通，而古今之異耳，故云：『平平，辯治。』」○《荀子·儒效篇》云：「分不亂於上，能不窮於下，治辯之極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平平左右，亦是率從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左右，諸侯之臣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，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，皆由根本堅固、氣脉盛大俾之然也。根本，天子也。枝葉者，諸侯也。氣脉者，朝廷之寵命也。故葉之蓬蓬者，根本氣脉之所及。然則葉之蓬蓬，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，猶天子寵錫諸侯，俾之茂盛，反能殿天

子之邦，而益朝廷之固也。故曰：『樂只君子，殿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萬福攸同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萬福攸同，則所謂『並受其福』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又言其左右之臣，亦從之而至此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服虔曰：『平平，辯治不絕之貌。』則平平是貌狀也。」○《左傳》魏絳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樂只君子，殿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萬福攸同。便蕃左右，亦是帥從。』」杜預注：「便蕃，數也。言遠人相帥來服從，便蕃然在左右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作便便，云閑雅之貌。」

汎汎芳劍反。楊舟，紼音弗。纚力馳反。維之。樂只君子，天子葵其維反。之。樂只君子，福祿膍頻尸反。之。優哉游哉，亦是戾矣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紼，繂。音律。纚，緌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水》云：『紼縭維之。紼，繂也。縭，緌也。』孫炎曰：『繂，大索也。』李巡曰：『繂，竹爲索，所以維持舟者。』」○❶郭璞曰：「緌，繫也。」然則紼訓爲繂，繂是大綆；縭訓爲緌，緌又爲繫，正謂舟之止息，以綆繫而維持之。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纚，《韓詩》云筰也。」葵，揆也。膍，厚也。戾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楊木之舟浮於水上，汎汎然東西無所定，舟人以紼繫其緌以行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下之諸侯，撫之則懷，棄之則去，亦如舟之無定耳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紼纚維舟，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。」毛氏曰：「明王能維持諸侯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君子所樂，樂王能以義揆之也，君子事王以義而已。苟王無義以揆之，則誕或見信，忠或見疑，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則君子有憂而無樂矣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樂只君子，有功德而天子揆之，又以福祿厚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。」呂氏曰：「王以信義聯諸侯，優游而不迫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膍，

❶ 此下至「維持之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，當爲孔穎達疏。疑「○」當刪。

《韓詩》作朏。」

《采菽》五章，章八句。

《角弓》，父兄刺幽王也。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。讒佞，骨肉相怨，故作是詩也。孔氏曰：「骨肉，謂族親也。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，如骨肉之相附。」

《前漢書》杜鄴曰：「人情恩深者其養謹，愛至者其求詳。夫戚而不見殊，孰能無怨？此《棠棣》、《角弓》之詩所爲作也。」

騂騂息營反。角弓，翩匹然反。其反矣。兄弟昏姻，無胥息徐反。遠矣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騂騂，調利也。」董氏曰：「許慎作『觲觲角弓』，言用角低卬便也。若作騂，則訓色。先儒以騂取其調利，則字當作觲觲，與騂同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角弓，以角飾弓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弓人》以六材爲弓，謂幹、角、筋、膠、絲、漆也。又曰：『角之中，恒當弓之隈。』杜子春云：『隈，謂弓之淵。角之中央，與淵相當。』」翩，反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胥，相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弓之爲物，其體往來，張之則内嚮而來，弛之則外反而去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九族我親之則附，疎之則離，亦如角弓翩然而反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是以告之，使無相遠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骨肉之親，無相疎遠。相疎遠，則以親親之望，易以成怨。」

爾之遠矣，民胥然矣。爾之教矣，民胥傚矣。

鄭氏曰：「爾，幽王也。胥，皆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王與骨肉如此，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爲也。」

此令兄弟，綽綽處若反。有裕。羊樹反。不令兄弟，交相爲瘉。羊主反。

鄭氏曰：「令，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綽綽，寬也。裕，饒。瘉，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王化之不善，此善兄弟，則綽綽有裕而不變。彼不善之兄弟，則由此而交相病矣。」王氏曰：「『此令兄弟，綽綽有裕』者，交相愛

故也。「不令兄弟，交相爲瘉」者，交相惡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天下善人少，惡人多。」

民之無良，相怨一方。受爵不讓，至于己斯亡。

鄭氏曰：「良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一方，彼一方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爵，禄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民喪其良心，不參彼己之曲直，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，則各相怨於一方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相怨者，各據其一方耳。若以責人之心責己，愛己之心愛人，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，則豈有相怨者哉？」○王氏曰：「受爵不讓，專利而有之也。至于己斯亡，❶怨之所歸，禍之所集故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貪争不已，至於亡身也。」

老馬反爲駒，音拘。不顧其後。如食音嗣。宜饇，於據反。如酌孔取。

毛氏曰：「饇，飽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孔取，甚取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見老人，反侮慢之，遇之如幼稚，不自顧念後至年老，人之遇己亦將然。」毛氏曰：「已老矣，而孩童慢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舉馬以喻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已多而宜飽矣，其酌之所取，亦已甚矣。」

言民不知長少之義，慢老而虐之，父兄反聽於子弟，所謂「老馬反爲駒」也。彼慢老者，獨能長少而不老乎？所謂「不顧其後」也。其快意不顧，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，酌者但知多取，曾不少加斟量也。

毋教猱升木，如塗塗附。君子有徽猷，小人與屬。音蜀。

鄭氏曰：「毋，禁辭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毋，止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猱，猨屬。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猱，獼猴也。楚人謂之沐猴。老者爲玃，長臂者

❶「亡」，原作「忘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爲猨。」塗，泥也。附，著也。徽，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屬，連屬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屬，連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小人之爲不善，皆其所自能，不必教之也。今幽王又疎薄骨肉，爲不善於上以倡之，是教猱升木也。小人樂於不善，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，是以塗塗附其壁，且相著不可脱矣，非所以爲上之道也。故陳爲上之道曰『君子有徽猷，小人與屬』也。先王有至德要道，民用和睦，正其五品，爲之孝友，此之謂徽猷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君子有徽猷於此，則小人與屬於彼矣。」

　親親長長之道，乃民之良心，非由外鑠也，宜其與屬而不可解也。

雨于付反。雪瀌瀌，符驕反。見晛乃見反。曰音越。消。莫肯下遐嫁反。遺，式居婁力住反。驕。

孔氏曰：「瀌瀌，雪盛貌。」王氏曰：「其來之衆則瀌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晛，日氣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晛，日光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遺，予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婁，王肅云：『數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雨雪之盛瀌瀌然，至日將出，其氣始見，則雪消釋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雨雪之瀌瀌盛也，見日而消矣。王族相怨毒，王苟有意綏之，亦釋然解矣。呂氏曰：「見晛曰消，謂君子有徽猷也。雨雪之消，喻小人道消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雨雪瀌瀌，見晛曰消』者，譬之君子，自昭明德以在民上，則民之惡德消矣。」今王曾莫予之，居於其上而屢驕焉，而何以化彼哉？」歐陽氏曰：「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，而自爲驕傲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瀌，《韓詩》作麃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見，《韓詩》作曣，音於見反，云：『曣，見日出也。』」曰，《韓詩》作聿，劉向同。」劉向疏曰：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，則政日治，故爲泰。泰者，通而治也。《詩》云：『雨雪麃麃，見晛聿消。』」

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，以其居於

驕慢而不可移也。婁驕，猶所謂屢空，言其驕之非一也。

雨雪浮浮，見晛曰流。如蠻如髦，音毛。我是用憂。

毛氏曰：「浮浮，猶瀌瀌也。王氏曰：「積之高則浮浮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浮浮，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。」流者，流而去也。蠻，南蠻也。髦，夷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髦，西夷之別名。《牧誓》曰『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』，❶彼髳此髦，音義同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言骨肉相視如夷狄，無禮義仁恩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粲然有文以相接，驩然有恩以相愛，中國之道也。中國道盡，則如蠻如髦矣。如蠻如髦，是謂大亂，故我是用憂也。」

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。二章言王苟遠之，非徒王族之乖離也，民皆將化之矣。三章、四章、五章遂言民皆化之，兄弟宗族，始則相病，已而相怨相争奪而不止，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，俗之薄極矣，皆王化之也。六章復嘆世衰族薄，王又從而導之，猶教猱升木，以塗附塗，宜其易也。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，速於影響，導之以惡，既易如此，況於有善道以化之，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？七章言風俗薄惡，宗族乖離，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，王苟篤於親，則洗然如雪之見日，群慝衆怨無復存矣。奈何其不肯降心，而式居婁驕也。惟其驕，所以不降；惟其不降，所以九族不親；惟其九族不親，所以天下化之。驕者，其病本也。八章申言「雨雪浮浮，見晛曰流」，其易消如此。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，則浮浮之雪，豈有消流之望乎？詩人之所憂也。

❶「蜀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及《尚書正義》補。

《角弓》八章，章四句。

《菀音鬱柳》，刺幽王也。暴虐無親，而刑罰不中，丁仲反。諸侯皆不欲朝，直遥反。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。

有菀者柳，不尚息焉。上帝甚蹈，音悼。無自暱焉。俾予靖之，後予極焉。

毛氏曰：「菀，茂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尚，庶幾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、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蹈，動也。暱，近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靖，安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之願庇於王，譬如行道之人，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其心變動不恒，王氏曰：「但謂『上帝甚蹈』者，不敢斥言幽王之惡。」諸侯相戒無往，親近之，必將得罪。」王氏曰：「幽王暴虐，其蹈人甚矣，則人皆欲自遠，無欲自暱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且俾我安之，以待其改惡從善，而後我至焉，言朝王也。」

有菀者柳，不尚愒欺例反。焉。上帝甚蹈，無自瘵側界反。焉。俾予靖之，後予邁焉。

毛氏曰：「愒，息也。王氏曰：「愒，小息也。」瘵，病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邁，往也。宣王之時，諸侯之朝，猶曰『我友敬矣，讒言其興』。今幽王暴虐如此，則諸侯之朝，其速禍也宜矣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後予邁焉，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。」

有鳥高飛，亦傅音附。于天。彼人之心，于何其臻？曷予靖之？居以凶矜。

鄭氏曰：「傅、臻，皆至也。彼人，斥幽王也。鳥之高飛，極至於天耳。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？言其轉側無常，人不知其所届。」王氏曰：「『有鳥高飛，亦傅于天』者，尚有所極也。『彼人之心，于何其臻』者，其難知甚矣。」

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，然後往朝，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，不知

其悛改之期也。故嘆曰：「曷爲予靖以待之乎？」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，其惡日熾也，於是乎絶意於王室矣。居以凶矜，即《角弓》所謂「式居婁驕」也。傅説告高宗曰：「惟厥攸居，政事惟醇。」自古聖賢之論治亂，每言夫居焉。

《菀柳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桑扈》之什十篇，四十三章，三百八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

都人士之什

《都人士》，周人刺衣服無常也。古者長張丈反。民，衣服不貳，音二。從七容反。容有常，以齊其民，則民德歸壹，傷今不復扶又反。見古人也。鄭氏曰：「服，謂冠弁衣裳也。長民，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。變易無常謂之貳。從容，謂休燕也。休燕猶有常，則朝夕明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在上衣服有常，能使民德歸一，抑抑威儀，維德之隅。由德行有常，故服不變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先王之於萬物，育之必有其道，取之必有其時，用之必有其制，然後品彙之微，各得正其性命也。故其域天下之心也，必有禮以範其尊卑，必有樂以固其分義，必有政以一其猷爲，必有刑以興其法守，民之用於萬物也，皆有常數，不敢過也，不敢不及也。上以是率於下，下以是事於上，苟不如是，無以容於其身也。故曰：『古者長民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，以齊其民，則民德歸壹。』先王之治，於斯爲至矣。然則裘笠撮帶，雖則末儀，有以見民德之歸壹也。」

董氏曰：「《緇衣》，公孫尼子作也。其書曰：『長民者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，以齊其民，則民德壹。』《詩序》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。」

彼都人士，狐裘黃黃。其容不改，出言有章。行下孟反。歸于周，萬民所望。音亡。

毛氏曰：「彼，彼明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城郭之域曰都。」孔氏曰：「都者，聚居之處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都，王都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都人士者，即《喪服傳》所謂『都邑之士』，所以別野人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黃黃，狐裘色也。《玉藻》曰「君衣狐白裘，錦衣以裼之。士不衣狐白。君子狐青裘豹褎，玄綃衣以裼之。狐裘，黃衣以裼之」，注云：「君衣狐白毛之裘。士不衣狐白，辟君也。君子，大夫士也。孔子曰：『黃衣狐裘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狐之黃者多，黃狐之衣，非貴服也。」不改，有

常也。章，文章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于，於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周，忠信也。」陳氏曰：「周，鎬京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古明王時，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黄黄然，其容貌既有常，言語又有法度文章。」○丘氏曰：「不惟衣服、容貌、言語之有常，其所行之行，又歸於忠信，表裏如一，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都邑之士近政化，有道先被其德，無道先化其淫。此時奢淫巧僞，都邑尤甚，故舉古以駁今也。」○《左傳》襄十四年：「楚子囊卒，君子謂子囊忠。忠，民之望也。《詩》曰『行歸乎周，❶萬民所望』，忠也。」服虔注云：「逸《詩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緇衣》注言此章毛氏有之，三家則亡。今《韓詩》實無此首章，時三家列於學官，《毛詩》不得立，故服以爲逸也。」

彼都人士，臺笠音立。緇側基反。撮。七活反。彼君子女，綢直留反。直如髮。我不見兮，我心不説。音悦。

鄭氏曰：「臺，夫須也。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舊説夫須，莎草也，可以爲蓑笠。」以臺皮爲笠。」孔氏曰：「笠本禦暑，因可以禦雨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『大羅氏，天子之掌鳥獸者，諸侯貢屬焉。草笠而至，尊野服也。』前裘則冬所衣，此笠則夏所用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緇撮，緇布冠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其制小，僅可撮其髻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緇布冠制小，故言撮。若是帛爲玄冠，則有制度，不得言撮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君子女者，貴人之女，所以別民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綢直，密直如髮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《都人士》始論長民者，次論都人之士女。一章言長民者，故不言女。二章以下，統言男女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禮不下於庶人，則長民者所齊，野人有不與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臺笠緇撮，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。綢直如髮，則其德性之善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其情性密緻，操行正直，如髮之本末，

❶「乎」，四庫本、《春秋左傳正義》作「于」。

無隆殺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疾時皆奢淫，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，心思之而憂也。」

彼都人士，充耳琇音秀。實。彼君子女，謂之尹吉。我不見兮，我心苑於粉反。結。

毛氏曰：「琇，美石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以美石爲瑱，塞實其耳。』」〇朱氏曰：「尹吉，未詳。」鄭氏曰：「吉，讀爲姞。尹氏、姞氏，周室昏姻之舊姓也。人見都人之家女，咸謂之尹氏、姞氏之女，言有禮法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常武》曰『王謂尹氏』，《春秋》昭二十三年『尹氏立王子朝』，世爲公卿，周之舊族也。《韓奕》云：『爲韓姞相攸，言汾王之甥。』《左傳》鄭石癸曰：『姞，吉人也。后稷之元妃也。』是姞與周室爲昏姻也。既世貴舊姓，昏連於王室，家風不替，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，謂之尹、吉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周之所謂尹、吉，如晉之所謂王、謝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苑，猶屈也，積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我今不見古之士女，德服如是，我心爲之苑結。」

彼都人士，垂帶而厲。彼君子女，卷音權。髮如蠆。勑邁反。我不見兮，言從之邁。

毛氏曰：「厲，帶之垂者。」孔氏曰：「厲，垂帶之貌。《禮》：『大帶垂三尺。』」〇王氏曰：「厲，大帶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蠆，螫蟲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「長尾爲蠆，短尾爲蠍。」尾末揵其言反，舉也。然，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。孔氏曰：「鬢傍短髮不可斂，則因曲以爲飾。」邁，行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是不可得見也，得見則我從之邁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思之甚也。」〇《釋文》帶作帶，云：「本亦作帶。」

匪伊垂之，帶則有餘。匪伊卷之，髮則有旟。音餘。我不見兮，云何盱喜俱反。矣。

鄭氏曰：「伊，辭也。盱，病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盱，望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帶由其自餘而垂之。董氏曰：「大帶垂三尺，則帶自有餘矣。」髮由其自揚而卷之，言古之爲容者，亦從其自然，而非强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其自然閑美，不假脩飾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思之甚，云何乎，我今已病矣。」

《都人士》五章，章六句。

《采緑》，刺怨曠也。幽王之時，多怨曠者也。王氏曰：「明盛之朝，外無曠夫，内無怨女。今幽王之時反此，故賦《采緑》之詩以刺焉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周襲商制，王畿之外，疆天下爲八州。州建牧，以統七卒也。卒建正，以統三連也。連建帥，以統兩屬也。屬建長，以統五國。國建侯，以統其民。而所以教之者三焉，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，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，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。國有不順，則正之以屬。屬有弗制，則正之以卒。卒有弗制，則正之以州。州有弗制，然後大司馬提六軍，起鄰牧，正之以九伐之法，則王者之師，未有踰時而在外者，故男無久役，女無怨曠也。幽王失道，諸侯不朝，九伐之法猶存，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，卒、正、連、帥、屬、長不能正其所部，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，過期不返，與古異矣。」

終朝采緑，不盈一匊。弓六反。予髪曲局，其玉反。薄言歸沐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自旦及食時爲終朝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緑，王芻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菉，王芻。」郭璞云：「菉，蓐也，今呼鴟脚莎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楚辭》曰：『資菉葹以盈室。』王逸云：『終朝采菉。』今攷鄭氏説，以爲王芻，則當逸時字爲菉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兩手曰匊。局，卷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薄，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緑，易得之菜也。終朝采之而不滿手，怨曠之深，憂思不專於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予髪曲局，薄言歸沐，婦人夫不在，則不容飾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沐，蓋以待君子之歸也。」蘇氏曰：「予髪曲局矣，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。」

終朝采藍，盧談反。不盈一襜。尺占反。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。音占。

鄭氏曰：「藍，染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藍，可以染青，《月令》：『仲夏，無刈藍以染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衣蔽前謂之襜。」孔氏曰：「李巡云：『衣蔽前，衣蔽膝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詹，與瞻同。五日爲期，去時之約也。六日不詹，過期而不見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既踰於期，猶未瞻見也。六日不詹，未久也，尚且望而憂之，又況於遲久而

弗歸耶？」〇《後漢書》劉瑜上疏曰：「天地之性，陰陽正紀。隔絶其道，則水旱爲并，《詩》云：『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。』怨曠作歌，仲尼所録。」

之子于狩，尺救反。言韔敕亮反。其弓。之子于釣，音弔。言綸之繩。

鄭氏曰：「之子，謂其君子也。于，往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韔，謂射訖弛弓，納于韔中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綸，釣繳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言》云：『緍，綸也。』則綸是繩名。《説文》云：『繳，生絲縷也。』則釣與弋射，其繩皆生絲爲之。弋是繫繩於矢而射，謂之繳射。則釣繳者，謂繫繩於釣竿也。言綸之繩，謂與之作繩，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。」〇丘氏曰：「言是子往獵，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。往釣，我則爲之緍繩于竿。今遠行從役，久而不歸，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。」陳氏曰：「此怨辭也。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望之切，愛之之深也。」

其釣維何？維魴音防。及鱮。音叙。維魴及鱮，薄言觀古玩反。者。

孔氏曰：「上章兼有狩，此偏言釣者，因上章釣文在下，接而申之。」〇董氏曰：「『維魴及鱮，薄言觀者』，言其得魚之多，使觀者樂也。」〇丘氏曰：「君子善釣如此，今久而不歸，故思而述之也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觀，《韓詩》作覩。」

《采緑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黍苗》，刺幽王也。不能膏古報反。潤天下，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。伯之職焉。鄭氏曰：「陳宣王之德，召伯之功，以刺幽王及其群臣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嵩高》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，又曰『因是謝人』，與四章『肅肅謝功』相當，故知宣王之時。」

芃芃蒲東反。黍苗，陰雨膏之。悠悠南行，召伯勞力報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芃芃，長大貌。悠悠，行貌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宣王國申伯于謝，使

召公往營之。召公之勞行者，猶陰雨之膏黍苗，哀今不能而思之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召伯將徒役南行，衆多悠悠然，召伯則勞來勸説以先之。」

我任音壬。我輦，力展反。我車我牛。我行既集，蓋云歸哉。

毛氏曰：「任者，鄭氏曰：「有負任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謂器物人所負持。」輦者，鄭氏曰：「有挽輦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輦車，人挽以行。」車者，鄭氏曰：「有將車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轉運載任，則是大車，以駕牛者也。」牛者。」鄭氏曰：「有牽傍牛者。」傍，薄浪反。○孔氏曰：「《罪隷》云『凡封國若家，牛助爲牽傍』，鄭司農云：『凡封國若家，謂建諸侯，立大夫家也。』玄謂『牛助，國以牛助轉徙也。罪隷牽傍之，在前曰牽，在旁曰傍』。此營謝，即封國也，宜使罪隷牽傍其牛也。上文既云將車者，謂車中有牛而將之。下文又云牽傍牛者，此牛在轅之外，不在轅中，故别牽傍之。《地官·牛人》云『凡軍旅行役，共其兵車之牛，與其牽傍，以載公任器』，注云：『牽傍，在轅外挽牛。』不與將車同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集，猶成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蓋，不定之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蓋者，爲疑辭，亦爲發端。《孝經》諸言蓋者，皆示不敢專決。《禮記·禮器》云『蓋道求而未之得也』，《檀弓》云『蓋有受我而厚之』，是發端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召伯之遇役夫如此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召伯知其勞苦憂思，故皆憂呼而諭之曰：『我負任者，我輓輦者，我將車者，我牽傍牛者，俟我南行之功已集，蓋云歸哉。』謂解之使説也。」

我徒我御，我師我旅。我行既集，蓋云歸處。

毛氏曰：「徒行者，御車者，鄭氏曰：「士卒有步行者，有御兵車者。」師者，旅者。」鄭氏曰：「五百人爲旅，五旅爲師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諸侯之制，君行師從，卿行旅從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旅屬於師，徒行御車，乃是師旅之人。别而言之，歷數以類上章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召伯之遇征夫如此。」

肅肅謝功，召伯營之。烈烈征師，召伯成之。

鄭氏曰：「肅肅，嚴正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謝，邑也。」《後漢志》：「南陽郡宛縣，本申伯國。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謝功，謝邑之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營，治也。烈烈，威武貌。征，行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召伯營謝功之肅，成征師之威，定申伯之宅，平淮夷故也。」

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。召伯有成，王心則寧。

原隰，解見《皇皇者華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土治曰平，水治曰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召伯營謝邑，相其原隰之宜，通其泉水之利，此功既成，宣王之心則安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原隰既平，則疆其土田故也。泉流既清，則理其溝洫故也。」

天子，子萬姓者也。大臣，慮四方者也。方伯，分一面者也。申伯之體勢不重，則無以鎮定南服。召穆公身爲卿士，豈得辭其憂責哉？宣王雖深居九重，宵旰之慮，固未嘗一日忘之也。必待召公告厥成功，而王心始寧焉，此真知職分者也。彼憂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，以復宗周，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？此詩人所以思古也。

《黍苗》五章，章四句。

《隰桑》，刺幽王也。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，思見君子，盡心以事之。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難。乃多反。既見君子，其樂音洛。如何？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下濕曰隰。桑宜在濕潤之所，隰之近畔宜桑。以今驗之，實然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阿然，美貌。難然，盛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隰中之桑，枝條阿阿然長美，其葉又茂盛。」孔氏曰：「阿那，是枝葉條垂之狀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隰桑有阿，則其葉有難矣。既見君子，則

其樂如何哉？」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沃。烏酷反。既見君子，云何不樂？

長樂劉氏曰：「沃，謂長茂光潤，如膏之沃也。」毛氏曰：「沃，柔也。」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幽。於糾反。既見君子，德音孔膠。音交。

毛氏曰：「幽，黑色也。孔氏曰：「難爲葉之茂，沃言葉之柔，幽是葉之色，言桑葉茂盛而柔輭，則其色純黑，故三章各言其一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謂老大則漸幽黑也。」膠，固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德音孔膠者，其德音之所及，人附離之甚固也。」

是詩三以隰桑爲興，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。

心乎愛矣，遐不謂矣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

鄭氏曰：「遐，遠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遐，與何同，《表記》作瑕。」○鄭氏注曰：「遐之言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謂，猶告也。」《表記》引「遐不謂矣」，注：「謂，猶告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我心誠愛君子，雖遠在野，豈不能遠告之哉？」《左傳》：「鄭伯享趙孟，子産賦《隰桑》，趙孟曰：『武請受其卒章。』」注云：「趙武欲子産之見規誨。」○董氏曰：「中心藏之，結於心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何日忘之，思賢者之心，無日而已也。」王氏曰：「《爾雅》所謂『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』也。」

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，賢者宜有以告衆人，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。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，何其犯分躐等歟？蓋慕用之極，與賢者爲一體，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，其中其否，有所不知也。

《隰桑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白華音花》，周人刺幽后也。幽王取申女以爲后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，故下國化之，

以妾爲妻，以孽代宗，而王弗能治，周人爲于僞反。之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申，姜姓之國也。褒姒，褒人所入之女。姒，其字也，是謂幽后。孽，支庶也。宗，適子也。王不能治，己不正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褒，國；姒，姓。言姒其字者，婦人因姓爲字也。孽者，蘖也，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。以適子比根幹，庶子比支蘖。《孟子》曰『無易樹子』，《玉藻》云『公子曰臣孽』，注云：『孽，當爲枿。』是適子比樹本，庶子比支蘖也。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，故稱宗也。」

程氏曰：「詩以刺王，《序》誤作后字。自『下國化之』以下，言當時事如此，詩中所不及也。詩大意刺王專寵，失上下之分。」

白華菅音姦。兮，白茅束兮。之子之遠，俾我獨兮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白華，野菅也。已漚爲菅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云。舍人曰：『白華，一名野菅。』漚之柔韌，異其名，謂之爲菅，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刈白華，已漚以爲菅，又取白茅纏束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之子，斥幽王也。俾，使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我，申后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白華則漚以爲菅，白茅則用之裹束。物之美惡，其用各有其所。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。王氏曰：「菅，譬則后也。茅，譬則妾也。」今王亂貴賤之序，而棄遠我，俾我窮獨失所也。」

英英白雲，露彼菅茅。天步艱難，之子不猶。

毛氏曰：「英英，白雲貌。露亦有雲，言天地之氣，無微不著，無不覆養。」孔氏曰：「以今觀之，有雲則無露，無雲乃有露。言露亦有雲者，露雲氣微，不映日月，不得如雨之雲耳，非無雲也。若露濃霧合，則清旦爲昏，亦是露之雲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雲爲質而露爲澤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天步，時運也。毛氏曰：「步，行也。」猶，如也。張氏曰：「猶，似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猶，圖也。」天之道，雲蒸露降，則菅茅皆被其潤。王如以道，則嫡妾當均被其寵。今天運艱難，而之子不猶是道也。」張氏曰：「英英白雲，且

均露及菅茅，何天步艱難，而之子不若是乎？」

滮符彪反。池北流，浸子鴆反。彼稻田。嘯歌傷懷，念彼碩人。

毛氏曰：「滮，流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其北流，是目所覩。」鄭氏曰：「豐鎬之間水北流。」○丘氏曰：「碩人，謂幽王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小水微流，尚能浸溉稻田。王之崇高尊大，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，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滮，水流貌。《詩》曰：『滮沱北流。』」徐鉉曰：「沱，沱沼之沱通用此字，今別作池，非是。徒何切。」

樵徂焦反。彼桑薪，卬五綱反。烘火東反。于煁。市林反。維彼碩人，實勞我心。

孔氏曰：「樵者，薪之一名。樵彼桑薪，猶薪是穫薪也。」《少儀》云「抱樵」，注云：「未燃曰樵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桑薪，宜以養人者也。卬，我也。烘，燎也。煁，烓竈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烓者，無釜之竈，其上燃火謂之烘。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，若今之火爐也。」○郭璞曰：「今之三隅竈也。」烓，音恚。○歐陽氏曰：「『樵彼桑薪，卬烘于煁』者，物失其所也。桑薪宜爨烹飪，而爲燎燭，棄妻自傷失職也。」鄭氏曰：「人之樵取彼桑薪，宜以炊饔饎之爨，以養食人。桑薪，薪之善者也，我反以燎於烓竈，用炤事物而已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譬如申后之賢，不獲偶王，而棄之於外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興王之捨嫡后之尊，而專寵於嬖人也。維彼王之崇大，而所爲如是，所以勞傷我心。言之子者，直謂是人也。言碩人者，言其居尊大之位，而所爲如是也。」

鼓鍾于宮，聲聞音問。于外。念子懆懆，七感反。視我邁邁。

《說文》曰：「懆，愁不申也。亦作慘慘。」朱氏曰：「懆懆，憂皃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邁，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邁邁，不說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有諸宮中，必形見於外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如幽王心寵褒姒，而聲容必見于外，不可掩也。念

幽王寵褒姒而遠我，則嘗懆然而憂思，幽王視我，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。」程氏曰：「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。慘慘然憂戚，而曾不感動，視我邁邁而去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鼓鍾于宮，聲聞于外矣。念子懆懆，而反視我邁邁，何哉？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邁，《韓詩》及《說文》並作怖，乎吠反。」《韓詩》云：「意不說好也。」許云：「很怒也。」

有鶖音秋。在梁，有鶴呼各反。在林。維彼碩人，實勞我心。

毛氏曰：「鶖，秃鶖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鶖之性貪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梁，魚梁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鶖、鶴皆以魚爲食，然鶴之於鶖，清濁則有間矣。今鶖在梁而鶴在林，鶖則飽而鶴則飢矣。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，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言二物皆非其所處，如妾不宜居正位，而妻不宜被遠棄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今王使我不得其所，是以傷心。」

鴛鴦在梁，戢其左翼。之子無良，二三其德。

鄭氏曰：「戢，斂也。斂左翼者，謂右掩左也。鳥之雌雄不可別者，以翼右掩左，雄；左掩右，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鴛鴦能好其匹，於止得其所止。雄雌相從，不失其性也。『之子無良，二三其德』者，幽王無良，不一其德，鴛鴦之不如也。」

有扁邊顯反。斯石，履之卑兮。之子之遠，俾我疧都禮反。兮。

毛氏曰：「扁，乘石貌。王乘車履石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隸僕》云『王行則洗乘石』，鄭司農云：『乘石，所登上車之石也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扁，卑貌。」疧，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石之施於履者，乘石也。石之扁然下者，可施於履之卑，而不可施於貴。譬如人之賤者，可以爲妾，而不可以爲后，言物各有所施之不

可改也。」陳氏曰：「扁然之石，可履以乘車，其受任不過於此。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，而遠弃申女，何也？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，如妾止當在下爾。今之子遠我而進彼，使我病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此詩大抵與《緑衣》相類。《緑衣》之詩，專以緑衣取譬。此詩則多取譬喻，體雖不同，而發明嫡妾之分，則一也。」

《白華》八章，章四句。

《緜面延反蠻》，微臣刺亂也。大臣不用仁心，遺忘微賤，不肯飲於鴆反。食音嗣。教載之，故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幽王之時國亂，禮廢恩薄，大不念小，尊不恤賤，故本其亂而刺之。」

程氏曰：「《詩序》必是同時所作，然亦有後人增者。如《緜蠻》序『不肯飲食教載之』，但見詩中云『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』，即云『教載』，絶不成語也。」

緜蠻黄鳥，止于丘阿。道之云遠，我勞如何？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緜蠻，小鳥貌。長樂劉氏曰：「緜蠻，聲也。」丘阿，曲阿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丘》云『非人爲之，丘』，李巡曰：『謂非人力所爲，自然生爲丘也。』《卷阿》云：『有卷者阿。』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後車，副車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後車，倅車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夏官》戎僕掌倅車之政，道僕掌貳車之政，田僕掌佐車之政，是朝祀之副曰貳，兵戎之副曰倅，田獵之副曰佐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静安之處，而託息焉，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道之云遠，我勞如何，則大臣我微賤者也。❶我者，内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古者卿大夫出行，士爲末介，《聘禮》及《聘義》皆言士爲紹擯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飲食以慰藉之，而日受其教誨。孔氏曰：「教誨雖於

❶「則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並作「刺」。

人無費，❶而無仁心，亦不肯也。故《論語》曰：『愛之能勿勞乎？忠焉能勿誨乎？』是不愛則不誨也。」❷又命後車以載之，鄭氏曰：「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從行遠道，不應初即無車，故言車敗則載之。」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。」蘇氏曰：「黄鳥之止於丘，飛行飲食，無不託焉，而丘未嘗有厭。微臣附於公卿，出使於外，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？」

緜蠻黄鳥，止于丘隅。豈敢憚徒旦反。行？畏不能趨。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。

鄭氏曰：「丘隅，丘角也。憚，難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趨，疾行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非敢憚行也，但恐其疲勞，不能疾趨耳。」○《大學》：「《詩》云：『緡蠻黄鳥，❸止于丘隅。』子曰：『於止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』」

緜蠻黄鳥，止于丘側。豈敢憚行？畏不能極。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。

鄭氏曰：「丘側，丘傍也。極，至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國語》云：『齊朝駕，則夕極于魯國。』極之爲言至也。非敢憚行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。」

《緜蠻》三章，章八句。

《瓠户故反葉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上棄禮而不能行，雖有牲牢老刀反。饔於恭反。餼，許氣反。不肯用也，故思古之人，不以微薄廢禮焉。

鄭氏曰：「牛羊豕爲牲，繫養者曰牢，熟曰饔，腥曰餼，生曰牽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公劉》云：『執豕于牢。』《地官·充人》：『掌繫祭祀之牲牷。祀五帝，則繫于牢，芻之三月。』

---

❶「費」，原作「貴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誨」，原作「悔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❸「緡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緜」，《禮記正義》作「緡」。

牢者，牲所居之處，故繫養者爲牢也。《亨人》：『掌外内饔之爨。』亨，煮肉之名，故熟曰饔也。《左氏》曰：『飱牽竭矣。』飱與牽相對，牲可牽行，飱是已殺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幽王之爲人也，必其所愛者小，所廢者大。《頍弁》之詩曰：『有頍者弁，實爲伊何？爾酒既旨，爾殽既馨。』言有酒之旨，有殽之馨，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？同姓之親，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，則於賓客，雖有牲牢饔飱，而不肯用，乃其宜也。」

幡幡孚煩反。瓠葉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嘗之。

毛氏曰：「幡幡，瓠葉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亨，熟也。熟瓠葉者，以爲飲酒之菹也。」李氏曰：「瓠葉新生，可以爲菹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嘗其旨否，然後行獻酬之禮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曰：「古人不以微薄廢禮，雖瓠葉兔首，猶與賓客亨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飱，而不肯用也。」

有兔他故反。斯首，炮白交反。之燔音煩。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獻之。

孔氏曰：「斯，此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有兔斯首，言一兔也。」李氏曰：「兔以首言，猶魚以尾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炮加火曰燔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炮之燔之者，將以爲飲酒之羞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獻，主人酌賓也。」

有兔斯首，燔之炙音隻。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酢才洛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炕火曰炙。」孔氏曰：「炕，舉也。謂以物貫之，而舉於火上以炙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凡治兔之宜，鮮者毛炮之，柔者炙之，乾者燔之。」酢，報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報者，賓既卒爵，洗而酌主人也。」

有兔斯首，燔之炮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醻市周反。之。

毛氏曰：「醻，道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醻者，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，此舉醻之初。其實飲訖，進酒於賓，乃謂之醻也。」

《瓠葉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漸漸士銜反之石》，下國刺幽王也。戎狄叛

之，荆舒不至，乃命將率所類反。東征，役久病於外，故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荆，謂楚也。舒，舒鳩、舒鄝、舒庸之屬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殷武》曰『維汝荆楚』，已并言之，是楚之稱荆，亦已久矣。《傳》有舒鳩、舒鄝、舒庸，又有舒龍，謂之群舒。」

漸漸之石，維其高矣。山川悠遠，維其勞矣。武人東征，不皇朝直遥反。矣。

毛氏曰：「漸漸，山石高峻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漸漸，亦作嶄嶄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武人，謂將帥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皇，暇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言遠征戎狄，戎役不息，乃更漸漸之高石，長遠之山川，維其勞苦也。』」長樂劉氏曰：「『漸漸之石，維其高矣』者，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，傷人之足，割馬之蹄，不可以踐履也。不獨漸漸而已，其高峻峭拔，非攀緣則不可以登。今五谿之路，莫不如此也。『山川悠遠，維其勞矣』者，其山窮者，川斷之也；其川盡者，山間之也。重重相間，遠不可極，不曰悠遠乎？」○孔氏曰：「鄭氏箋以勞爲勞勞廣闊，字當從遼遠之遼。而作勞字者，以古之字少，多相假借。詩又是口之詠歌，不專以竹帛相授，音既相近，故遂用之，此字義自得通，故不言當作遼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武人東征，不皇朝矣』者，謂久處于外，不得朝見天子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困之陟降之勞，❶瘆以山嵐之氣，既病且死，莫保生還，故不皇言於朝覲也。」

解經不必改字，鄭氏以勞爲遼，非也。然孔氏之説，讀《詩》者所當知。

漸漸之石，維其卒在律反。矣。山川悠遠，曷其没矣？武人東征，不皇出矣。

鄭氏曰：「卒者，崔嵬也。謂山巔之末也。曷，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没，盡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所登歷，何時可盡徧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不皇出矣者，謂深入險阻之地，將不得出也。」

有豕白蹢，音的。烝之丞反。涉波矣。月離于畢，俾滂普郎反。沱徒河反。矣。武人東征，不皇他矣。

❶「困之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困以」。

毛氏曰：「豕，豬也。蹢，蹄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豕》云：『四蹢皆白，豥。』豥者，躁疾之言。白蹢名之爲駭，是躁疾於餘豕。」○《爾雅》曰駭，與豥字異義同。○長樂劉氏曰：「中國有豕，純黑爲常。南蠻有豕，無非白蹢也，謂四足連肚皆白。」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。」張氏曰：「豕之負塗曳泥，其常性也。今其足皆白，涉波而去，水患之多可知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離，歷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畢，星名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月離陰星則雨。」孔氏曰：「畢爲月所離而雨，是陰雨之星，故謂之陰星。《洪範》曰：『星有好風，星有好雨。』好風者，箕也。好雨者，畢也。』鄭氏《洪範》注曰：『風，土也，爲木妃。雨，木也，爲金妃，故星好焉。』推此而往，南宮好陽，北宮好燠，中宮四季好寒也。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，從其妃之所好故也。箕，東宮宿也。畢，西宮宿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豕涉波而月離畢，將雨之驗也。謂征役者，在險阻之中，惟雨是憂，不皇及他也。履險遇雨，征行所尤苦，故以爲言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。深入蠻夷之域，爲山川之所困，雨水之所淫，戰敵未捷，病役相仍，救其生命之不暇，何皇及於他事哉？」

長樂劉氏之説，其辭切而哀。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，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，深可懼也。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，深可信也。雖未知其爲何時，要皆有益於學者，故特録之。

《漸漸之石》三章，章六句。

《苕音條之華音花》，大夫閔時也。幽王之時，西戎、東夷交侵中國，師旅並起，因之以饑饉，君子閔周室之將亡，傷己逢之，故作是詩也。

陳氏曰：「此詩其辭簡，其情哀，周室將亡，不可救矣，詩人傷之而已。」

苕之華，芸音云。其黄矣。心之憂矣，維其傷矣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苕，陵苕也。將落則黃。」孔氏曰：《釋草》云：『苕，陵苕。黃華，蔈；白華，茇。』舍人曰：『黃華名蔈，白華名茇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一名鼠尾，生下濕水中，七八月中華紫，似今紫草。葉可染皂，煮以沐髮即黑。』如《釋草》之文，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，而箋云『陵苕之華，紫赤而繁』，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、白紫耳。及其將落，則全變而黃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。」

苕之華，其葉青青。子零反。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。

毛氏曰：「華落，葉青青然。」蘇氏曰：「言華已盡矣，徒見其葉耳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，不如不生之愈也。」

牂子桑反。羊墳扶云反。首，三星在罶。音柳。人可以食，鮮息淺反。可以飽。

毛氏曰：「牂羊，牝羊也。孔氏曰：《釋畜》云：『羊：牡羒，牝牂。』故知牂羊，牝羊也。」墳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三星，心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罶，曲梁也，寡婦之笱也。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牝羊首小，今也羸瘠，反首大而身小。王氏曰：「牝羊則首大，牂羊則首小。」牂羊而墳首，心星而照罶，皆不久也。毛氏曰：「三星在罶，言不可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如心星之光耀，見於魚笱之中，其去須臾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心出在明堂者，正也。至于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下，❶其可久乎？」此以興死亡將至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人可以食，鮮可以飽，言苟且一食，無望其餘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罶中無魚而水靜，但見三星之光而已。言饑饉之餘，百物彫耗如此，苟且得食足矣，豈可以望其飽哉？」

《苕之華》三章，章四句。

《何草不黃》，下國刺幽王也。四夷交侵，中國背音佩。叛，用兵不息，視民如禽獸，君子憂之，故作是詩也。

李氏曰：「文王之於民，以不忍人之心，

❶「下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中」。

行不忍人之政，其民無不得其所矣。而猶視之如傷，此周之所以興也。幽王之時，兵革不息，征伐不休，民之愁苦甚矣。而幽王曾不之恤，視民如禽獸，此周之所以亡也。興亡之鑒，豈遠乎哉？」

何草不黃？何日不行？何人不將？經營四方。

丘氏曰：「將，亦行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用兵不息，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，至歲晚矣，何草而不黃乎？言草皆黃也。孔氏曰：「氣則時經寒熱，物則華變死生，日月長久，征行不息，是其所以怨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無草而不黃，則歲暮矣，人可以休息之時也。」於是之間，何日不行乎？言常行勞苦之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何人不將，言萬民無不從役。」孔氏曰：「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，以經營四方乎？」

何草不玄？何人不矜？古頑反。哀我征夫，獨爲匪民。

鄭氏曰：「玄，赤黑色。始春之時，草牙孽者，將生必玄。長樂劉氏曰：「草之黃者，則又黑腐，且將再生。」無妻曰矜。孔氏曰：「矜與鰥，古今字。」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，故謂之矜。古者師出不踰時，所以厚民之性也。今則草玄至於黃，此豈非民乎？」王氏曰：「草既黃而死矣，歲暮之時，死而復生，其色既玄，則又改歲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，失其室家之樂也。哀我征夫，豈獨爲非民哉？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何人不鰥』。」

匪兕徐履反。匪虎，率彼曠野。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。

毛氏曰：「兕、虎，野獸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率，循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曠，空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征夫非兕非虎，何爲使之循曠野，而朝夕不得閑暇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役夫若是野獸，可常在外。今非是兕，非是虎，何爲常循彼空野之中，與兕虎禽獸無異乎？」

有芃薄紅反。者狐，率彼幽草。有棧士板反。

之車，行彼周道。

丘氏曰：「芃，毛尾長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棧車，役車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巾車》有『士乘棧車，庶人乘役車』，此『有棧』是車之狀，非士所乘之棧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狐本是草中之獸，人非禽獸，何爲行彼周道之上，常在外野，與狐在幽草乎？」[1]

《何草不黄》四章，章四句。

《都人士》之什十篇，四十三章，二百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

[1] 「草」下，《毛詩正義》有「同」字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

正　大　雅

説已見「正小雅」。

文王之什

《文王》，文王受命作周也。歐陽氏曰：「周自上世以來，積功累仁，至於文王，威德並著，周國自此盛大。至武王因之，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。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，自文王始也。其義如此而已，故《序》但言受命作周，不言受命稱王也。」〇游氏曰：「君臣之分，由天地尊卑，紂在上而文王稱王，是二天子也。服事商之道，固如是耶？《書》所謂『九年，大統未集』者，後世以虞、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。觀武王於《泰誓》三篇，稱文王爲文考，至《武成》而柴望，然後稱文考爲文王，則可知矣。孰謂至德如文王，一言一動，順帝之則，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？」

張氏曰：「文王之於天下，都無所與，惟正己而已。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，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，曰：『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』觀《文王》一篇，便知文王之德性。文王之德業固美，更得詩人能道之。」朱氏曰：「文王之德業固美矣，詩人所以稱述之者，又極形容之妙，是以其辭尤粹。學者於此而盡心焉，則凡其德性之藴，皆可見矣。」

按《呂氏春秋》：「周公旦乃作詩，曰：『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』以繩文王之德。」熟味此詩，信非周公莫能作也。

文王在上，於音烏。昭于天。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有周不顯，帝命不時。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

毛氏曰：「於，歎辭。昭，見也。鄭氏曰：

「著見也。」不顯，顯也。不時，時也。陟，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王在上，尊仰之辭也。於昭于天，歎其德之昭明，上徹于天也，言文王與天同德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周受封自后稷，則其爲邦舊矣。董氏曰：「按后稷封邰，至太王始自豳來徙，[1]至于岐山，是爲周邦。」至文王而天命之，肇造區夏，則其命維新矣。不顯，則所以甚言其顯也。不時，則所以甚言其時也。唯其道之顯，是以爲帝命之時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猶言豈不顯、豈不時也，蓋古語聲急而然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帝命不及時而至乎？及時而至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夫文王在上，而於昭于天，則有周之德，豈不顯乎？周雖舊邦，而其命維新，則上帝之命，豈不時乎？德顯命時，間不容息。蓋以文王德合乎天，一陟一降，常若在上帝之左右，與之同運而無違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謂其俯仰之間，常如在帝左右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不作聰明，順天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，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與天如一故也。詩於天人之際，多以陟降言之。」

亹亹音尾。文王，令聞音問。不已。陳錫哉周，侯文王孫子。文王孫子，本支百世。凡周之士，不顯亦世。

毛氏曰：「亹亹，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令，善也。聞，聲聞也。陳，敷也。」莆田鄭氏曰：「陳，偏也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曰：「錫，賜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哉者，語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侯，維也。本，本宗也。支，支子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所謂亹亹文王，文王非有所勉也。蓋其純亦不已，而人見其亹亹也。其德不已，則令問亦不已。李氏曰：「惟文王亹亹，故其令聞亦不已，蓋有實者必有名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『源泉混混，不捨晝夜。盈科而後進，有本者如是。苟爲無本，七八月之間雨集，溝澮皆盈，

[1]「徙」，原作「從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其涸可立而待。』又安能不已乎？」德盛如是，故上帝敷錫於周，維以文王孫子觀之，則可見矣。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，支庶則百世爲諸侯，鄭氏曰：「其子孫適爲天子，庶爲諸侯，皆百世。」皆天命也。不惟如此而已，而又及其臣子，使凡周之士，亦世世脩德，而與周匹休焉。不顯亦世，猶曰『豈不顯乎，其亦世也』。蓋言其傳世永久，而以『不顯』二字歎之，以足其辭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凡周之士，亦皆世顯，則秉文之德故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非特文王之子孫也，凡周之士，亦皆世世而顯也。天之所以錫文王，亦可謂至矣。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此所以爲徧賜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亹亹文王，《集注》作『娓娓文王』，按《說文》：『娓娓，勉也。』然則字當作娓。宋氏《國語補音》曰：「《說文》無亹字，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，改之鶩俗。」《左氏》羊舌職、陳桓子，《國語》芮良夫，引《詩》作『陳錫載周』。」

世之不顯，厥猶翼翼。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。王國克生，維周之楨。音貞。濟濟子禮反。多士，文王以寧。

鄭氏曰：「猶，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翼翼，恭敬也。思，辭也。」○顏氏《漢書》注曰：「皇，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楨，幹也。濟濟，多威儀也。」顏氏《漢書》注曰：「濟濟，盛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周之臣既世世光明，其爲君謀事，忠敬翼翼然。」王氏曰：「世之顯，則以厥猶翼翼也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，則厥猶翼翼可知矣。」○顏氏《漢書》注曰：「美哉多士，生此周王之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楨，國所恃以立也。周獲天人之助矣，故能生周之楨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王之國，能生此衆多之士，則可以爲國之幹，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。」《前漢書》王褒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，蓋信乎其以寧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濟濟多士，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。而文王之天下邦國，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。猶人勤於菑田，反以自養，樂於植材，反以自庇。」

穆穆文王，於緝七人反。熙許其反。敬止。假古雅反。哉天命，有商孫子。商之孫子，其麗力計反。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

王氏曰：「穆穆，敬也，美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穆穆，深遠之意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於，嘆美之辭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緝，續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熙，光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緝熙，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繼續光明，亦不已之意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止，爲語辭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假，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麗，數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不億，其數至多，不徒止於一億而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周服，周之九服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，其敬如此，是以大命集焉。以有商孫子觀之，則可見矣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大哉天命，商之子孫，數甚衆多，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作在成王之時，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祼將于京。』孔子曰：『仁不可爲衆也。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』」

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祼古亂反。將于京。厥作祼將，常服黼音甫。冔。况甫反。王之藎臣，無念爾祖。

毛氏曰：「殷士，殷侯也。朱氏曰：「商孫子之臣屬也。」膚，美也。敏，疾也。祼，灌鬯也。周人尚臭。將，行也。」《周禮》疏曰：「祼，謂以圭瓚酌鬱鬯，始獻尸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小宰》云：『凡祭祀，贊祼將之事。』以將爲送，言祼時送爵行之也。宗廟之祭，以祼爲主。於禮，王正祼而后亞祼，則祼將主人之事。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，以《小宰》『贊祼將』觀之，則祼將之事，有臣助之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京，周之京師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黼，白與黑也。董氏曰：「黼繡於裳，雖章數不同，皆以黼爲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績人》云：『白與黑謂之黼。』周冕無繢繡之飾，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，黼自衣服之所有也。祭服不止於黼，舉一章以表

之耳。」冔，殷冠也。夏后氏曰收，周曰冕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王，斥成王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藎，進也。無念，念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無念，猶豈得無念也，猶不顯之義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汝祖，文王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商之孫子，侯服于周，則以天命靡常故也。天常命商，使有九有之師矣。今侯服于周，所謂靡常也。唯其靡常，故商之子孫，其爲士而膚美敏疾者，乃反祼將于周京，以助周祭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常服，則不變其服矣。不變其服，存商制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先代之後，統承先王，脩其禮物，作賓于王家。時王不敢變，而亦所以爲戒也。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：『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？』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，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。」〇《前漢》劉向上疏曰：「孔子論《詩》，至於『殷士膚敏，祼將于京』，喟然嘆曰：『大哉天命，善不可不傳于子孫，是以富貴無常。』蓋傷微子之事周，而痛殷之亡也。」

藎者，忠愛之篤，進退無已也，故謂之忠藎。

無念爾祖，聿于必反。脩厥德。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殷之未喪息浪反。師，克配上帝。宜鑒于殷，駿音峻。命不易。以豉反。

毛氏曰：「聿，述也。朱氏曰：「聿，發語辭也。」永，長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師，衆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駿，大也。」〇《釋文》曰：「不易，言其難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無念爾祖，言成王欲念爾祖，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。能脩德，則可以長配天命，而福禄自來矣。《孟子》曰：『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，商自求禍，周自求福，天何容心於其間哉？』」王氏曰：「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。以德求多福，則非有待於外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殷之未喪師，帝乙已上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殷自紂父帝乙

以前，其間雖行有善惡，不喪衆心，故能配天以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殷未失天下之時，蓋常配上帝矣。今其子孫乃如此，宜以爲監，而自省焉，則知天命之難保矣。」王氏曰：「天命艱難，不可保恃如此，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。」○《大學》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宜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』道得衆則得國，失衆則失國。」

王者代天理物，操典禮命討之柄，以臨天下，故曰「配命」，又曰「配上帝」。

命之不易，無遏於葛反。爾躬。宣昭義問，有虞殷自天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

毛氏曰：「遏，止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遏，絶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宣昭，布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義，善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有，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虞，度也。載，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儀，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刑，法也。孚，信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知天命之不易，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。」朱氏曰：「言天命之不易保，故告之，使無自絶其身。武王數紂之惡，曰：『自絶于天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當布明善問，而度殷之所以廢興，由於天命者如此。」○吕氏曰：「凡欲配天命者，當法天。然天無聲臭可求，苟儀刑文王，則天德全矣，此萬邦所以作孚。」張氏曰：「上天之載，無聲臭可象，正惟儀刑文王，當冥契天德，而萬邦信悦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子思子》曰：『惟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，於乎不顯。文王之德之純，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，純亦不已。』夫知天之所以爲天，文王之所以爲文，則夫與天同德者，可得而言矣。是詩首言『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』，而終之以此，其旨深矣。」○《緇衣》：「《大雅》曰：『儀刑文王，萬國作孚。』」

宣昭義問，所謂闢四門，明四目，達四聰。蓋天命之大，非小知偏學所能與

也。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，其敬其怠，瞭然可識，愈敬懼而不敢怠矣。

《文王》七章，章八句。

《大明》，文王有明德，故天復扶又反。命武王也。

明明在下，赫赫呼伯反。在上。天難忱市林反。斯，不易以豉反。維王。天位殷適，音的。使不挾子燮反。四方。

毛氏曰：「忱，信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易，乃難易之易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挾，謂挾而有之，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，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。王氏曰：「明明在下，王德之明也。赫赫在上，天命之赫也。」達于上下，去就無常，此天之所以難忱，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今紂所居之尊，則天位也。所傳之正，則殷適也。使不挾四方，其不可保恃如此。」天位殷適，使不挾四方，則下章所陳，眷顧周家，有加無已者，非天私我有周也。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，因其材而篤焉耳。

摯音至。仲氏任，音壬。自彼殷商。來嫁于周，曰嬪毗申反。于京。乃及王季，維德之行。大音泰。任有身，生此文王。

毛氏曰：「摯，國。任，姓。仲，中女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殷商，殷商之諸侯也。自周而言，則諸侯皆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嬪，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曲禮》曰：『生曰妻，死曰嬪。』此生而言嬪者，《書》曰『嬪于虞』，亦是生稱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京，周京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及，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大任，仲任也。王氏曰：「摯仲氏任，繫其夫而言故也。曰大任，繫其子而言故也。」身，重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重，謂懷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摯國中女曰大任，從殷商嫁爲

婦於周之京，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，同志意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嬪于京，疊言以釋上句之意，猶曰『釐降二女于媯汭，嬪于虞』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文王之賢，其所從來者遠，自其父母而已然矣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乾健而不息，坤順以相承，物理自然，形影相附，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。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，故克生文王焉。文王天作之合，以大其慶，故克生武王焉。」

維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

鄭氏曰：「翼翼，恭順貌。昭，明也。」○杜氏《左傳》注曰：「聿，惟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懷，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回，違也。」《左傳》晏子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』君無違德，方國將至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方國，四方來附者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文王小心恭慎，明事上帝，遂能懷來百福。蓋其德不回，故能朝諸侯，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。」

天監在下，有命既集。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，在洽戶夾反。之陽，在渭于貴反。之涘。音士。文王嘉止，大邦有子。

鄭氏曰：「監，視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集，就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載，年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合，配也。洽，水也。」《地理志》「左馮翊郃陽」，注：「應劭曰：『在郃水之陽也。』顏師古曰：『音合，即《大雅·大明》之詩所謂在洽之陽。』」○《穀梁傳》曰：「水北爲陽。」○渭，解見《谷風》。○毛氏曰：「涘，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嘉，昏禮也。天之監照實在於下，其命既集於周矣，故於文王之初年，而默定其配。」王氏曰：「商失其道，民既散矣。天監在下，有命既集，則唯文王爲能一天下，朝諸侯，故於文王之初載，則天爲作合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天於文王生，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。」孔氏曰：「名山大川，皆有靈氣。《嵩高》曰：『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。』詩人述其所居，是美其氣勢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洽之陽，渭之涘，則莘國所在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洽陽渭涘，當文王將昏之

期，而大邦有子，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。」

大邦有子，俔牽遍反。天之妹。文定厥祥，親迎魚敬反。于渭。造七報反。舟爲梁，不顯其光。

毛氏曰：「俔，磬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此俔字，《韓詩》文作磬，則俔、磬義同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『俔，譬諭也。』蓋如今俗語譬諭物，云磬作然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，禮也。祥，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卜而得吉，則以禮定其吉祥，謂使之納幣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云：『天子造舟。』孫炎云：『造舟，比舟爲梁也。』然則造舟者，比船於水，加版於上，即今之浮橋，故杜預云『造舟爲梁』，則河橋之謂也。文王敬重昏事，始作而用之。後世以文王所用，故制爲天子法耳。」《方言》曰：「造舟，浮梁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天子造舟，周制也。殷時未有等制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譬天之妹，言其生德可以繼天也。❶ 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然則非德可以繼天，孰能爲之配？大姒能爲之配，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，以定其祥。既定矣，則文王親迎于渭也。」程氏曰：「先儒以親迎于渭，謂天子須親迎。文王親迎時，乃爲公子，未爲君也。况周國自在渭旁，不是出疆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言賢聖之配，王基始於是。造舟，然後可以顯其光輝。」鄭氏曰：「迎大姒而更爲梁者，欲其昭著示後世，敬昏禮也。」

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。于周于京，纘子管反。女維莘。所巾反。長張丈反。子維行，篤生武王。保右音祐。命爾，燮伐大商。

毛氏曰：「纘，繼也。莘，大姒國也。《輿地廣記》曰：「同州郃陽縣，古莘國。」長子，長女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行，嫁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篤，厚也。右，助也。燮，和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將言篤生武王之事，故又本而發

❶「生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無此字。

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，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，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。鄭氏曰：「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，故亦爲作合，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。」天又篤厚之，使生武王。王氏曰：「言天既生此文王矣，又生武王，夫是之謂篤。」保之助之命之，而使之順天命，陳氏曰：「《書》言『變友柔克』，有和順之意。」以伐商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大商，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，以爲商大矣。非德大，則不能變伐也。」

殷商之旅，其會如林。矢于牧音目。野，維予侯興。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。

毛氏曰：「旅，衆也。矢，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牧野，紂南郊地名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牧野，在朝歌南七十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侯，諸侯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興，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臨，視也。女，謂武王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貳，謂疑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殷商之兵衆，其會聚之時，如林木之盛，列於牧野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明文、武之興，以德不以力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文王爲王，武王繼世以伐紂，不應復言侯興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以其衆寡之力，尊卑之位，宜有貳心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旝，❶建大木，置石其上，發以機，以追敵也。《詩》曰『其旝如林』。」

紂以天子之威，如林之衆來戰，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，苟較强弱而計衆寡，其心必疑貳矣。然當是時，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，若上帝實臨之，較計之私，豈得而容哉？曰「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」，蓋設爲勉之之辭，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。

牧野洋洋，音羊。檀徒丹反。車煌煌。音皇。

❶「旝」，原作「旝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下「旝」字同此。

駟騵音元。彭彭，維師尚父。時維鷹揚，涼彼武王。肆伐大商，會朝清明。

毛氏曰：「洋洋，廣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廣大之貌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水之緩流爲洋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檀木之兵車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煌煌，明也。駵馬白腹曰騵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駵，赤色黑鬣也。』《檀弓》亦言『戎事乘騵』，因武王所乘，遂爲一代常法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彭彭，强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師尚父，太公望爲太師，而號尚父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師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尚父，吕望也，尊稱焉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鷹揚，如鷹之飛揚也。涼，佐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肆，故今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肆，遂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肆，縱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使勇而無剛者肆之。』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會朝者，會戰之朝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戰地寬廣，兵車鮮明，馬又强盛，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以甲子昧爽，與紂戰，不崇朝而殺紂，天下乃大清明，無復濁亂。』」○《前漢・王莽傳》：「《詩》云：『時惟鷹揚，亮彼武王。』」注云：「亮，助也。」

《大明》八章，四章章六句，四章章八句。

《緜彌延反》，文王之興，本由大王也。

緜緜瓜古花反。瓞，田節反。民之初生。自土沮七余反。漆，音七。古公亶都但反。父。音甫。陶音桃。復音福。陶穴，未有家室。

毛氏曰：「緜緜，不絕貌。瓜，紹也。瓞，瓝蒲剥反。也。孔氏曰：「瓜之族類，本有二種，大者曰瓜，小者曰瓞。瓞是瓝之別名，瓜蔓近本之瓜，必小於先歲之大瓜。紹者，近本之瓜，紹先歲之瓜也。」民，周民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土，地也。言周人始生在此沮、漆之地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沮，水。漆，水也。《水經》曰：「沮水，出北地直路縣，東過馮翊祋祤縣北，東入于洛。漆水，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，北入于渭。」○《漢

書・地理志》「右扶風漆縣」，注云：「漆水在其縣西。」「郇邑」注云：「有豳鄉，《詩》豳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漆、沮在豳地，但二水東流，亦過周地，故下傳云：『周原，沮、漆之間。』」古公，豳公也。古，言久也。孔氏曰：「言其年世久古。後世稱前世曰古公，猶云先公也。」亶父，字。或殷質，以名言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陶，《説文》云：『陶，瓦器竈也。』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，故謂之陶。」○許氏《淮南子》注曰：「復，重窟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穴，土室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室内曰家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宫》云『宫謂之室。其内謂之家』，李巡曰：『謂門以内也。』郭璞曰：『今人稱家，義出於此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先歲之瓜嘗大矣，嗣歲之瓞則小，末則復大。周，帝嚳之冑也。中嘗衰小，後至於大王、文王更大，故以瓜瓞況之。緜緜，則言雖弱而不絶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公劉遷于豳，居沮、漆之地，歷世亦緜緜然。孔氏曰：「舜封棄於邰，號曰后稷。《周語》曰：『夏之衰，棄稷不務，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，而自竄于戎狄之間。』《公劉》之篇，説公劉適豳，其言甚詳。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，至公劉往居焉。」至大王而德益盛，得其民心而生王業，故本周之興，云于沮、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，無室家之盛。孔氏曰：「《七月》云『入此室處』，即豳事也。豈穴居乎？但豳近西戎，處在山谷，其俗多復穴而居，故詩人舉而言耳。」及遷於岐周，而後大興焉。」○《前漢・地理志》「右扶風杜陽」，注：「水南入渭。顔師古曰：『《詩》云「自土沮漆」，《齊詩》作「自杜」，言公劉避狄，而來居杜與沮、漆之地。』」○《説文》引《詩》曰：「陶寝陶穴。」

古公亶父，來朝直遥反。走馬。率西水滸，呼五反。至于岐下，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

蘇氏曰：「朝，早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率，循也。滸，水涯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循西水厓，沮、漆水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及，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姜女，大姜也。」○莆田鄭氏

曰：「聿，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胥，相也。宇，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古公避狄之難，其來以早朝之時，疾走其馬，循西方水厓漆、沮之側東行，而至於岐山之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，著大姜之賢知也。」王氏曰：「遂來相宇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顧野王作『來朝趣馬』。」來朝走馬，形容其初遷之時，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。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，苟如是之迫遽，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？

周原膴膴，音武。堇音謹。荼如飴。音移。爰始爰謀，爰契苦計反。我龜。曰止曰時，築室于茲。

毛氏曰：「周原，沮、漆之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廣平曰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膴膴，美也。堇，菜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《廣雅》云：『堇，藋也，今三輔之言猶然。』藋，徒弔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內則》曰：『堇苴粉榆。』❶則堇是美菜，非苦荼之類。《釋草》又云：『芨，堇草。』郭璞曰：『即烏頭也。江東人呼爲堇。』然則堇者，其烏頭乎？」荼，苦菜也。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飴，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契，開也。」《前漢書》注云：「挈，刻也。《詩·緜》之篇曰：『爰契我龜』，言刻開之灼而卜之。挈，音口計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春官·菙氏》『掌共燋契，以待卜事』，注云：『《士喪禮》曰：「楚焞置于燋，在龜東。」楚焞即契也，用以灼龜者也。』《士喪禮》注云：『楚，荊也。』然則卜者，以楚焞之木，燒之於燋炬之火，既然，執之以灼龜。『契，開』者，言契龜而開出其兆，非訓契爲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周之原地，在岐山之南。孔氏曰：「《閟宮》云：『居岐之陽。』山南曰陽，故知周之原地，在岐山之南也。」膴膴然肥美。其所生菜，雖有性苦者，皆甘如飴也。王氏曰：「以甚言周原之美。」此地將可居，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，謀從，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爰始

❶「苴粉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荁枌」，《毛詩正義》阮元《校勘記》謂作「荁枌」是。

爰謀，謀之人也。爰契我龜，謀之龜也。謀之龜則又以爲吉，與人謀契也。曰止，則命其臣民止于兹也。曰時，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。築室于兹，則既命以土功之時，遂築室也。」李氏曰：「古之建國，必相土地之宜。土地既善矣，然後稽之於卜筮。衛文公遷于楚丘，始曰：『升彼虚矣，以望楚矣。望楚與堂，景山與京，降觀于桑。』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。其後曰：『卜云其吉，終然允臧。』」

迺慰迺止，迺左迺右。迺疆居良反。迺理，迺宣迺畝。自西徂東，周爰執事。

毛氏曰：「慰，安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左右，東西列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迺疆理其經界。」蘇氏曰：「疆，畫經界也。理，分土宜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謂畫其經界，則田可疆；正其溝洫，則水可理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宣，道溝洫也。畝，度廣狹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樹蓺不失厥土之宜，則地利可宣。畎導不失厥地之勢，則田原可畝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豳與周原，不能爲西東，據至時從水滸言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豳在周原西北，而經言自西，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。《鄭志》曰：『豳地，今爲栒邑縣西南，行正東，乃得周岐山，在長安西北四百里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周，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爰，於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既築室于兹矣，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，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據公宫在中，民居左右，故王肅云：『乃左右開地置邑，以居其民。』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乃疆理其經界，乃播種其田畝，於是從西往東之人，徧執事矣，言盡出力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靡事不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築室耕田，無不勸樂也。」

乃召司空，乃召司徒。俾立室家，其繩則直。縮色六反。版以載，作廟翼翼。

鄭氏曰：「俾，使也。繩者，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。既正，則以索縮其築版，上下相承而起。」孔氏曰：「營度位處，以繩正之，其繩則方正而直矣。依此繩直之處，起而築之，以繩縮

束其板，板滿築訖，則升下於上，以相承載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左傳》凡言興土功，則言板幹，蓋立木兩傍，所以障土，用之相承載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繩謂之縮，以板衡而繩縮故也。」翼翼，嚴顯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二章言遷，三章、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，授民之耕種，此章始營公室焉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司空掌營國邑，司徒掌徒役之事，故召之，使立室家之位處。」孔氏曰：「位處者，即《匠人》所謂『左祖右社，面朝後市』之類是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其繩則直，揆其基址必正也。縮版以載，築其垣墉必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君子將營宮室，宗廟爲先，廐庫爲次，居室爲後。」○《釋文》俾作卑，曰：「本又作俾。」

捄音俱。之陾陾，耳升反。度待洛反。之薨薨。呼弘反。築之登登，削屢力注反。馮馮。扶冰反。百堵丁古反。皆興，鼛音羔。鼓弗勝。音升。

毛氏曰：「捄，虆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劉熙云：『虆，盛土籠也。』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捄，乘土於器也。」陾陾，衆也。度，居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度，猶投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鄭以度猶投，語異意同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度，《韓詩》云：『塡也。』」○張氏曰：「度，讀如法度之度，言運土以進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度，傳土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薨薨，聲也。」董氏曰：「薨薨，如虫之聲，則其聲之衆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登登，則其聲之應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削屢，重復削治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馮馮，削土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五板爲堵。李氏曰：「《公羊傳》『五版爲堵，五堵爲雉』，何休以爲堵四十丈。許慎《五經異義》：『《戴禮》及《韓詩》説，八尺爲版，五版爲堵，版廣二尺，積高五板爲一丈。』其説異同，姑兩存之。」興，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鼛，大鼓也。長一丈二尺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韗人》云：『爲皐鼓，長尋有四尺。』八尺曰尋，是一丈二尺。《鼓人》云：『以鼛鼓鼓役事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掘土實之於虆謂之捄，捄之者衆多陾陾然。既取得土，送

至牆上。牆上之人受取，而居於版中。居之亟疾，其聲薨薨然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既投之於版中，則築之登登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既成而削之，其聲馮馮然堅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削屢馮馮者，謂牆成脱板，削其堅凸以就平直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既作廟矣，於是營宮室，百堵皆興，則營宮室也。鼛鼓弗勝，則人自勸功，鼛鼓之節，反弗勝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言勸事樂功也。」

迺立皋門，皋門有伉。苦浪反。迺立應門，應門將將。七羊反。迺立冢土，戎醜攸行。

毛氏曰：「王之郭門曰皋門，王之正門曰應門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明堂位》云：『庫門，天子皋門。雉門，天子應門。』魯以諸侯而作庫、雉，則諸侯無皋、應，故以皋、應爲王門之名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爾雅》『正門謂之應門』，而無皋門，《爾雅》有闕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書》天子有應門，《春秋》、《書》魯有雉門，《禮記》云魯有庫門，《家語》云衛有庫門，皆無云諸侯有皋、應者，則皋、應爲天子之門明矣。意者大王之時，未有制度，特作二門，其名如此。及周有天下，遂尊以爲天子之門，而諸侯不得立也。」伉，高貌。王氏曰：「伉，壯也。」將將，嚴正也。冢，大也。冢土，大社也。孔氏曰：「大王立此社，後取其制，以爲天子之法。大社之名，唯施於天子。」戎，大也。醜，衆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宗廟，宮室内事也。自内以及外，故於卒言立冢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起大事，動大衆，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，謂之宜。」孔氏曰：「宜，祭社之名也。」

肆不殄田典反。厥愠，紆問反。亦不隕韻謹反。厥問。柞子洛反。棫音域。拔蒲貝反。矣，行道兑吐外反。矣。混音昆。夷駾徒對反。矣，唯其喙許穢反。矣。

毛氏曰：「肆，故今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猶言遂也，承上起下之辭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殄，絶也。愠，怒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隕，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小聘曰問。柞，櫟也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周秦人謂柞爲櫟。」棫，白桵如誰反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桵，小木也，叢生有刺，實如耳璫，紫

赤可食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『王蒼説棫即柞也，❶其材理全白，無赤心者爲白桵。』二説不同，未知孰是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拔拔然生柯葉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兑，成蹊也。」〇丘氏曰：「混，當爲昆，字之誤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駾，突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駾，馬疾行貌。」〇吕氏曰：「喙，張喙而息也，奔趨者其狀如此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大王所愠，謂昆夷也。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昆夷。」❷〇陳氏曰：「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。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，行道兑然成蹊徑，疆理葺治，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，維其喙息而已，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。」

軍國之容雖備，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，故不敢殄絶所愠之夷狄，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。蓋寒暑之節，龍蛇之蟄，未有不積而能施，不屈而能伸者也。重以王季，三以文王，畜之可謂厚矣，然猶有樂天之事焉。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，郊關之内，鬱鬱葱葱，輪蹄輻湊，則昆夷不待攘斥，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，是固消長之理也。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，或以爲專指文王，義皆未安。《孟子》曰「文王事昆夷」，文王猶事昆夷，則大王安得有「昆夷駾矣，維其喙矣」之事乎？《皇矣》之詩曰：「帝省其山，柞棫斯拔，松柏斯兑。帝作邦作對，自大伯王季。」然則「柞棫拔矣，行道兑矣」，安可專

❶「王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三」，《毛詩正義》阮元《校勘記》謂作「三」是。

❷「言大王」至「昆夷」，疑有脱文。朱熹《詩集傳》云：「言大王雖不能殄絶混夷之愠怒，亦不隕墜己之聲聞。蓋雖聖賢，不能必人之不怒己，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。」

指以爲文王之詩乎？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，始於大王，而終於文王耳。

虞芮如鋭反。質厥成，文王蹶俱衛反。厥生。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蘇薦反。後，胡豆反。予曰有奔奏，如字。予曰有禦魚吕反。侮。亡甫反。

蘇氏曰：「虞在陝之平陸，芮在同之馮翊，平陸有間原焉，則虞、芮之所讓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質厥成者，質其爭訟也。成，與《周官》所謂『書其刑殺之成』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蹶，動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生，與《易》所謂『觀我生』同義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率下親上曰疏附，孔氏曰：「率疏者令親附。」相道前後曰先後，喻德宣譽曰奔奏，孔氏曰：「喻天下以王德，宣揚王之聲譽，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。」武臣折衝曰禦侮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虞、芮質厥成，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虞、芮之君，相與爭田，久而不平。乃相謂曰：『西伯，仁人也。盍往質焉？』乃相與朝周。入其境，則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。入其邑，男女異路，班白不提挈。入其朝，士讓爲大夫，大夫讓爲卿。二國之君，感而相謂曰：『我等小人，不可以履君子之庭。』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。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。」蘇氏曰：「大王肇基王迹，至於文王，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，其地甚狹，故孟子言『文王方百里起』。其後既克密須，而國於岐渭之間。既克崇，然後涉渭作都於豐。其地既廣，其所服從之國亦衆。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，未能及於東北。虞、芮質厥成，則東北既集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，由有疏附、先後、奔奏、禦侮之臣力也。」

虞、芮質厥成，則道化行矣。文王蹶然震動，深省其所自生者，懼無以致之也。「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後，予曰有奔奏，予曰有禦侮」，言我無以致

此，是皆諸臣之力爾。德盛而不居，此文王與人爲善也，至公無我也，於穆不已也。

《緜》九章，章六句。

《棫雨逼反樸音卜》，文王能官人也。

芃芃薄紅反。棫樸，薪之槱音酉。之。濟濟辟音壁。王，左右趣七喻反。❶之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芃芃，木盛貌。棫，白桵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白桵，相樸屬而生者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木》云：『樸，枹也。』孫炎曰：『樸屬叢生謂之枹。』《考工記》云『凡察車之道，欲其樸屬而微至』，注云：『樸屬，猶附注，堅固貌也。』此言樸者，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槱，積也。」○濟濟，解見《文王》。○鄭氏曰：「辟，君也。君王，謂文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趣，趨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，採之以備薪槱，毛氏曰：「山木茂盛，萬民得而薪之。」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，官之以充列位。而王威儀濟濟然，左右之臣趨而事之，以見君臣之盛也。」

濟濟辟王，左右奉璋。音章。奉璋峨峨，五歌反。髦音毛。士攸宜。

毛氏曰：「半圭曰璋。」鄭氏曰：「璋，璋瓚也。祭祀之禮，王裸以圭璋，諸臣助之，亞裸以璋瓚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玉人》云大璋、中璋、邊璋，皆是璋瓚也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『灌以圭璋。』故知璋爲璋瓚，祭之用瓚，唯裸爲然。《祭統》云：『君執圭瓚裸尸，大宗伯執璋瓚亞裸。』《小宰》云：『凡祭祀，贊裸將之事。』然則大宰助王裸，小宰又助之，是助行裸事，非獨一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峨峨，盛壯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訓》云『峨峨，祭也』，舍人曰：『峨峨，奉璋之貌。』」髦，俊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言在宗廟，則奉璋助祭，皆髦俊之士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左右奉之，亦有趣向辟王之意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奉

❶「反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經典釋文》補。

璋之儀峨峨然，故今俊士之所宜。」

淠匹世反。彼涇音經。舟，❶烝之丞反。徒楫音接。之。周王于邁，六師及之。

毛氏曰：「淠，舟行貌。」○涇，解見《谷風》。○鄭氏曰：「烝，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楫，櫂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《方言》云：『楫謂之橈，或謂櫂。』《釋名》云：『在傍撥水曰櫂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于，往也。邁，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六師，六軍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天子六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瞻彼洛矣》云『以作六師』，《常武》曰『整我六師』，皆謂六軍爲六師。此六師亦六軍也。春秋之兵，雖累萬之衆，皆稱師。軍之言師，乃是常稱。《大雅》莫非天子之禮，詩人之作，或以後事言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涇在周地，興所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淠淠然涇水中之舟，衆徒以楫櫂之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周王有所行邁，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，不待戒命而至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王所官人，入宗廟，居軍旅，皆可用。文武之材，各任其事也。」「淠彼涇舟，烝徒楫之」，以興「周王于邁，六師及之」之速也。

倬陟角反。彼雲漢，爲章于天。周王壽考，遐不作人。

毛氏曰：「倬，大也。雲漢，天河也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箕、斗之間，漢津也。」疏曰：「劉炫謂是天漢，即天河也。天河，在箕、斗二星之間。」○董氏曰：「昭回于上，所以言章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文王是時九十餘矣，故云壽考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遐，遠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作人，變舊造新之辭。」朱氏曰：「謂變化鼓舞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遐不作人，甚言其作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之蒼蒼，豈自有章哉？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雲漢在上，爲天之文章，猶賢人在朝，爲國之光采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聖人久於其道，而天

❶「淠」，原作「渒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本篇下同。

下化成，此『周王壽考，遐不作人』之謂也。」

追對迴反。琢陟角反。其章，金玉其相。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

毛氏曰：「追，雕也。金曰雕，鄭氏曰：「《追師》『掌追衡、笄』，則追亦治玉也。」玉曰琢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章，文章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相，質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章是成文，則相是本質，故以相爲質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罔罟張之爲綱，理之爲紀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綱，網紘也。紀，別絲也。』綱者，網之大繩，舉綱能張網之目，故張之爲綱也。紀者，別理絲縷，故理之爲紀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文王作人，外則使有文，内則使有質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。然非養成其質，則文其得有傅哉？」丘氏曰：「有雕琢之文，金玉之質，表裏如一，所以爲賢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所以綱紀四方，維持而不墜者，皆官人之效。雖文王無爲，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。」

《棫樸》五章，章四句。

《旱户但反麓音鹿》，受祖也。周之先祖，世修后稷、公劉之業，大王、王季，申以百福干禄焉。孔氏曰：「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。」

「周之先祖」以下，皆講師所附麗。此篇師傳以爲文王之詩，故有「大王、王季，申以百福干禄」之説，於理雖無害，然「干禄百福」之語則不辭矣。

瞻彼旱麓，榛側巾反。楛音户。濟濟。豈弟君子，干禄豈弟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旱，山名也。麓，山足也。」○榛，解見《簡兮》。○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楛，其形似荆而赤，莖似蓍。上黨人織以爲牛莒箱器，又屈以爲釵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濟濟，衆多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豈，樂也。弟，易

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此篇凡言君子者，斥文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干，求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瞻彼旱山之榛楛草木，得麓之氣，濟濟茂盛，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，承其先祖豈弟之道，所以興盛受福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周家世以樂易爲德，故其子孫之求福也，亦遵是樂易而已，其諸異乎人之求歟？」朱氏曰：「豈弟君子，則其干祿也豈弟矣，猶曰『其爭也君子』云爾。」《緜》之八章曰：「柞棫拔矣，行道兑矣。」《皇矣》之三章曰：「帝省其山，柞棫斯拔，松柏斯兑。」皆以山林之茂，見王業之盛也。故《周語》言此章之義曰：「夫旱麓之榛楛殖，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。若夫山林匱竭，林麓散亡，藪澤肆既，民力彫盡，田疇荒蕪，資用乏匱，君子將險哀之不暇，而何易樂之有焉？」然則所謂「榛楛濟濟」者，蓋當時所見之實也。至於詩人發興，則《周語》不能盡其義，當如程氏説。

瑟所乙反。彼玉瓚，黄流在中。豈弟君子，福禄攸降。

鄭氏曰：「瑟，潔鮮貌。」程氏曰：「瑟，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玉瓚，圭瓚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圭瓚之狀，以圭爲柄，黄金爲勺，青金於外，朱中央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玉人》云：『裸圭尺有二寸，有瓚，以祀宗廟。』《典瑞》注引《漢禮》：『瓚槃大五升，口徑八寸，下有槃，口徑一尺。』則瓚如勺，爲槃以承之也。天子之瓚，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。其賜諸侯，蓋九寸以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黄流，秬鬯也。孔氏曰：「秬，黑黍一秠二米者也。秬鬯者，釀秬爲酒，以鬱金之草和之，使之芬香條鬯，故謂之秬鬯。草名鬱金，則黄如金色。酒在器流動，故謂之黄流。」殷王帝乙之時，王季爲西伯，以功德受此賜。孔氏曰：「《孔叢子》曰：『吾聞諸子夏曰：殷王帝乙之時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瓚秬鬯之賜。』」攸，所也。降，下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縝密温潤之玉瓚，其

中所盛，必黄流也。豈弟君子，則福禄所降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明寶器不薦於褻味，而黄流不酌於瓦缶，則如盛德必享於禄壽，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鄭衆於《周禮》引《詩》，作『衈彼玉瓚』，賈公彦曰：『衈彼玉瓚，蓋古文以瑟爲衈也。』」

申上章干禄之義也。

鳶悦宣反。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豈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鳶，鴟之類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蒼頡解詁》以爲鳶即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戾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遐，遠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作，興起之於善也。」○謝氏曰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，猶韓愈謂『魚川詠而鳥雲飛，上下自然，各得其所』也。詩人之意，言如此氣象，周家作人似之。」李氏曰：「《抱朴子》曰：『鳶飛在下無力，及至乎上，聳身直翅而已。』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，亦如魚躍怡然自得，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。王者之作人，鼓之舞之，使各盡其才，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人才至周而盛，雖由周之子孫遠不作人，然其所由來者，亦先世之故也。」

作人之盛，至於如鳶飛魚躍，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，則不能然。其來蓋有自矣，此《序》所謂「受祖」也。

清酒既載，騂息營反。牡既備。以享許丈反。以祀，以介景福。

《周禮》注曰：「鄭司農云：『清酒，祭祀之酒。』玄謂清酒，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載，謂已在尊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騂牡，赤牡之牲也。」董氏曰：「方文王時，周固未有所尚，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備，全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景，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清酒既載，騂牡既備，言年豐畜碩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，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。奉酒醴以告曰

嘉栗旨酒，謂其三時不害，而民和年豐也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，致其誠孝之報，後人載酒備牲，以享祀其先君。祖先饗報，而子孫受福也。」

先祖遺子孫之業，莫大於人材，故前章言作人，後章以報祀繼之。

瑟彼柞棫，民所燎力召反。矣。豈弟君子，神所勞力報反。矣。

程氏曰：「瑟然，密茂之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柞棫之所以茂盛者，乃人熂燎除其旁草，❶養治之使無害也。」程氏曰：「今人種榆，亦焚之使茂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勞，勞來，猶言佽助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上言祭以福，此言得福之事。柞棫所以得茂者，正以爲民所熂燎。君子所以得福者，正以爲神所勞來。」

莫莫葛藟，力軌反。施以豉反。于條枚。芒回反。豈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莫莫，施貌。」程氏曰：「莫莫，柔蔓之狀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施者，謂依緣木之條幹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枚，幹也，可爲杖。」❷○程氏曰：「不回，謂無邪回它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葛也藟也，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，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君子承其先祖之道，以求福禄，其求福也無所回邪，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。」

《旱麓》六章，章四句。

《思齊側皆反》，文王所以聖也。鄭氏曰：「言非但天性，德有所由成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文王之聖，有所以而然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文王所以聖者，世有賢妃之助也。」

---

❶「熂」，原作「愾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一「熂」同。

❷「杖」，原作「枚」，據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
思齊大任，文王之母。思媚美記反。周姜，京室之婦。大姒嗣徽許韋反。音，則百斯男。

朱氏曰：「思，語辭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齊，莊也。媚，愛也。周姜，大姜也。朱氏曰：「大王之妃大姜也。」京室，王室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京，周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周、京，俱是地名。」〇孔氏曰：「京師王室之婦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大姒，文王之妃也。徽，美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百男，舉成數而言其多也。又曰：「《春秋傳》曰：『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魯、衛、毛、聃、畢、原、豐、郇，文之昭也，并伯邑考、武王爲十八人。』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，亦可以見其多也。」言此莊敬之大任，乃文王之母，實能媚于周姜，而稱其爲周室之婦。」王氏曰：「爲人母，盡母道；爲人婦，盡婦道者，大任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觀《列女傳》載胎教，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大姒每思慕任姜，而繼其美聲，有不妬忌之賢，長樂劉氏曰：「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。」而子孫衆多。」李氏曰：「古者親迎之禮，父南向，子北向而跪，醮而命之曰：『往迎爾相，成我宗事。勗率以敬先妣之嗣，❶若則有常。』夫爲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，此古之賢女也。以大任而能愛大姜，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，則周之賢妃，可謂世不乏人矣。大姜之後有大任，大任之後有大姒，此周之所以興也。」

惠于宗公，神罔時怨，神罔時恫。音通。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牙嫁反。于家邦。

鄭氏曰：「惠，順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宗公，是宗廟先公，《書序》云『班宗彝』，《中庸》云『陳其宗器』，皆謂宗廟爲宗。」毛氏曰：「宗，神也。」〇張氏曰：「未追王，故稱公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時，是也。恫，痛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刑，法也。寡妻，適妻也。孔氏曰：「適妻唯一，故言寡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寡妻，猶言寡小君

❶「勗」，原作「隆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儀禮注疏》改。「妣」，原作「姒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
也。」御，迎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御，治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以迎治天下國家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文王上有聖母，所以成之者遠。內有賢妃，所以助之者深。故能順于先公，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，其儀法內施於閨門，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言接神人之得其道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』，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」

毫髮不愧於隱微，然後近者孚，故「神罔時怨，神罔時恫」，始可以「刑于寡妻」。

雝雝於容反。在宮，肅肅在廟。不顯亦臨，無射音亦。亦保。

毛氏曰：「雝雝，和也。肅肅，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不顯，幽隱之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無射，無厭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保，守也。言文王平居在宮中，則雝雝然而和。有事在宗廟，則肅肅然而敬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雖居幽隱，亦常若有臨之者。」歐陽氏曰：「不以人所不見而怠，常端莊若有所臨。」雖無厭射，亦常有所守焉，言其純而不已如是。」

聖人，神人之主也。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，可謂得爲主之道矣。欲求所以孚格者，當於此章觀之。

肆戎疾不殄，烈假古雅反。不瑕。音遐。不聞亦式，不諫亦入。

毛氏曰：「肆，故今也。戎，大也。疾，害也。殄，絶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烈，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假，大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瑕，玷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光大而無瑕也。式，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不聞亦式，不諫亦入，言性與天合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事雖未嘗聞，舉必中法，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。」朱氏曰：「雖事之無所前聞者，而

亦無不合於法度。雖無諫諍之者，而亦未嘗不入於善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矣，豈待於有所聞、有所諫，而後中道哉？」

戎疾，大患難也，羑里之囚是也，昆夷、玁狁之難則其餘也。文王之德，如上章所陳，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，光大而不可毀缺，所謂「肆戎疾不殄，烈假不瑕」也。

肆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。古之人無斁，音亦。譽髦斯士。

朱氏曰：「冠以上爲成人。小子，童子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造，爲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古之人，指文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無斁，無厭也。譽，名譽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髦，俊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惟文王之德如此，故士皆化之，成人則有德，小子則有造。」孔氏曰：「言長者道德已成，幼者有業學習。王肅云：『周之成人皆有成德，小子皆有所造爲，進於善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凡所以致是者，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，無有厭斁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，成其俊乂之美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初言大任、大姒，則化成乎内也。終言『譽髦斯士』，則化成乎天下矣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古之人無擇』。」

聖人流澤萬世者，莫大於作人，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。故此詩以是終焉。文王之無斁，孔子之誨人不倦，其心一也。典謨作於虞夏，其稱堯、舜、禹、皋陶，已「曰若稽古」，則此詩追述文王，以爲古之人，復何疑哉？

《思齊》五章，二章章六句，三章章四句。鄭氏作四章章六句，今從毛氏。

《皇矣》，美周也。天監代殷莫若周，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。孔氏曰：「定本『皇』下無

『矣』字。」

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。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維此二國，其政不獲。維彼四國，爰究九又反。爰度。待洛反。上帝耆匡夷反。❶之，憎其式廓。苦霍反。乃眷音卷。西顧，此維與宅。

毛氏曰：「皇，大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赫，威明也。下章云『王赫斯怒』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莫，定也。二國，殷、夏也。四國，四方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究，尋究也。度，謀度也。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耆，厎定也。」程氏曰：「耆，致也。《頌》云：『耆定爾功。』毛氏《武》傳曰：『耆，致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廓，大也。宅，居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大哉，天乃赫然下視四方，求民之所歸矣。」鄭氏曰：「謂所歸就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此泛言天佑下民，作之君長，使得安定也。『維此二國，其政不獲。維彼四國，爰究爰度』，天惟求民所定，故君不善則絶之，如彼夏、商二國，不得其政，則於四方之國，求謀有德之君，使王天下。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天察四方之國而厎定之，憎其用大而爲虐者，乃眷然西顧，維此周雖小，可與居天子位也。」程氏曰：「謂使其居西土，以王天下也。」

作之屏必領反。之，其菑側吏反。其翳。於計反。脩之平之，其灌古亂反。其栵。音例。啓之辟婢亦反。之，其檉敕貞反。其椐。羌居反。攘如羊反。❷之剔它歷反。之，其檿烏簟反。其柘。章夜反。帝遷明德，串古患反。夷載路。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。

孔氏曰：「作，攻作之也。朱氏曰：「作，拔起也。」屏，除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木立死曰菑，孔氏曰：「立死之木，妨他木生長，爲木之害，故曰菑也。」自斃爲翳。」孔氏曰：「生木自倒，枝葉覆

❶「匡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作「巨」。

❷「反」，原脱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經典釋文》補。

地爲陰翳，故曰翳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脩理之，平治之也。」程氏曰：「謂脩治其叢列，使疏密正直得其宜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灌，叢生也。栵，栭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栭樹，似槲樕而庳小，子如細栗，今江東呼爲栭栗。』程氏曰：『行生曰栵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啓之辟之，謂芟除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檉，河柳也。孔氏曰：「河柳，謂河傍赤莖小楊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皮赤，枝葉似松。』」椐，樻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樻，腫節，可以作杖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節中腫似扶老，今人以爲馬鞭及杖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攘之剔之，謂穿剔去其繁冗，使成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檿，山桑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檿，桑柘屬，材中爲弓。』《冬官·考工記》云：『弓人取幹，柘爲上，檿桑次之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檿與柘皆美材，可爲弓幹，又可蠶也。」串，習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夷，平也。載路，猶滿路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，岐周之民，樂就有德，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。」陳氏曰：「此言成周作邑之始，太王之初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帝遷明德，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串夷載路，言民歸往也，其來者習其平易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歸之者載路而不絕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，言天以其德之配天，而立之使王，則其受命，堅固而不易也。歐陽氏曰：「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天以其德可配天，而立之於此，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。」言天命終歸之，必成王業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翳，《韓詩》作殪，云：『因也。』因高填下也。」

《周頌》曰：「岐有夷之行。」周自太王以來，世以平夷爲治，民串習其平夷，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。民歸之，則天命之矣。

帝省昔井反。其山，柞棫斯拔，蒲貝反。松柏斯兌。徒外反。帝作邦作對，自大音泰。伯王

季。維此王季，因心則友。則友其兄，則篤其慶。載錫之光，受祿無喪，奄有四方。歐陽氏曰：「省，視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拔者，擢其修幹之謂。兑者，悦澤外見之謂。」毛氏曰：「兑，易直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對，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，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，故去而適吴。太王没而不返，而後國傳於王季，周道大興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善兄弟曰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兄，謂太伯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篤，厚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載，辭也。錫，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喪，亡也。奄，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言》云：『荒，奄也。』孫炎云：『荒大之奄。』是荒、奄俱爲大義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奄字之義，在忽、遂之間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帝省其山，言天視周家之治，以山爲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天作邦，謂興周國也。作配，謂爲生明君也。丘氏曰：「天以聖君爲己配。作對，謂文王也。」是乃自太伯、王季時則然矣，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。」孔氏曰：「由太伯讓於王季，而文王得起，是興國生君，在太伯、王季之時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維此王季，因心則友，又述其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因心則友者，言其有天性，因心則然，非學而能也。以太伯避季，則季疑於弗友，故特先言其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王季所以友其兄者，因其心之自然。既受太伯之讓，則益修其德，以厚周家之慶，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，猶曰彰其知人之明，不爲徒讓耳。本鄭氏、孔氏説。其德如是，故能受天祿而不失。至于文、武，而奄有四方也。」

維此王季，帝度待洛反。其心。貊武伯反。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順克比。《釋文》必里反，當作毗志反。比于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音耻。施以豉反。于孫子。

孔氏曰：「天開度其心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心能制義曰度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貊，静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、《樂記》、《韓詩》貊皆作莫。《左傳》云：『德正應和曰莫。』《釋詁》云：『貊、莫，定也。』郭璞云：『皆静定也。』」〇程氏曰：「類，肖也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勤施無私曰類。」〇《左氏傳》曰：「教誨不倦曰長，賞慶刑威曰君。」朱氏曰：「不僭，故人慶其賞。不濫，故人畏其刑。」❶〇鄭氏曰：「王，君也。王季稱王者，追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王季未得稱王，其實君其國耳。以其追號爲王，故作者以王言之。」〇《左氏傳》曰：「慈和徧服曰順。」〇丘氏曰：「比，親也。」《左氏傳》曰：「擇善而從之曰比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靡，無也。祉，福也。施，延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此章述王季之德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帝度其心，猶言天誘其衷，使能制義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服虔云：『發號施令，天下皆應和之。莫然而定，無讙譁也。』」〇程氏曰：「非徒能明，又能類。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，明及之而行弗類也。是非誠有也。言王季既明，又能類，所以爲至德。」〇莆田鄭氏曰：「能爲人之長，能爲人之君，故使之主此大邦，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。王季本非當立，其立者天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後世亦繼其德，比於文王，其德無有可恨。」〇程氏曰：「既受天福禄，而能施及於孫子，此二句結之，而下述文王之事也。」

帝謂文王，無然畔援。于願反。無然歆許金反。羡，錢面反。誕但旦反。先登于岸。密人不恭，敢距大邦。侵阮魚宛反。徂共，音恭。王赫虎格反。斯怒，爰整其旅。以按安旦反。徂旅，以篤于周祜，音户。以對于天下。

毛氏曰：「無然，無是也。」〇程氏曰：

❶「畏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威」，朱熹《詩集傳》云：「克君，賞慶刑威也。言其賞不僭，故人以爲慶。刑不濫，故人以爲威也。」於義較長。

「畔，近畔。長樂劉氏曰：「畔，謂疆畔。《書》所稱偏黨也、反側也、頗僻也，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。」援，攀援。畔援，黨比也。歆，欲之動也。羨，愛羨也。登岸，既濟之義。」王氏曰：「經以涉川譬涉難，登岸者，無難之地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國有密須氏，侵阮，遂往侵共。」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密須氏，姞姓之國。』《左傳》曰『密須之鼓』是也。箋以阮、徂、共皆爲國。《魯詩》之義，亦以阮、徂、共皆爲國名。孫毓云：『案《書傳》，文王七年五伐，有伐密須、犬夷、黎、邗、崇，未聞有阮、徂、共三國助紂犯周，文王伐之之事。』」○張氏曰：「密地，在今寧州。阮，國名。共，阮國之地名，皆在今涇州。今有共池，即共也。」○《前漢・地理志》「安定郡陰密」，注：「《詩》密人國，即今寧州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赫，怒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旅，師也。按，止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上旅，周師也。下旅，密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篤，厚也。祜，福也。對，答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天謂文王，無黨援以爲强，無以貪欲而動。惟是所先者，濟天下於險難，此謂順天征伐之道。呂氏曰：「文王以無心得天下，雖赫怒用師，皆出於無心也。畔援歆羨者，皆有心者也。文王之心，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者也。」於是有密人不共，拒我大邦之命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侵阮，直至共之地。」○程氏曰：「文王赫然而怒，整其師旅，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。救亂安人，以厚周家之福，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，此文王征伐之始也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。以遏徂莒，以篤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』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，而安天下之民。」

依其在京，侵自阮疆，居良反。陟我高岡。無矢我陵，我陵我阿。無飲我泉，我泉我池。度其鮮息淺反。原，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。萬邦之方，下民之王。

程氏曰：「依，馮也。」孔氏曰：「依，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京，是周所都之邑。」○張氏曰：「侵自阮疆，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陟，登也。」○毛氏

曰：「矢，陳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無得陳兵於我陵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陵曰阿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池，水所聚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度，謀也。鮮，善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小山別大山曰鮮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別，不相連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將，側也。方，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王在周之京，所整之兵，既按密人，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。歐陽氏曰：「言周師先據勝地，然後侵之。」所陟之岡，即爲我岡。」○楊氏曰：「聖人一視而同仁，則天下無彼我之異，陵阿泉池，皆視之猶我也。與毀其宗廟，遷其重器異矣。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文王既克密須，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，所謂程邑是歟？」○鄭氏曰：「地在岐山之南，居渭水之側，後竟徙都於豐。」孔氏曰：「太王初遷，已在岐山，在岐山之陽，是去舊都不遠也。《周書》稱文王在程，作《程寤》、《程典》，皇甫謐云：『文王徙宅於程，蓋謂此也。』箋嫌此即是豐，故云：『後竟徙都於豐。』知此非豐者，以此居岐之陽。豐，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。」○《前漢・地理志》曰：「安陵，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背山跨水，營建國都，乃爲萬邦之所法則，下民之所歸往。」李氏曰：「下民之王，追稱之也。」

用兵必有根本之地，文王駐兵於國都，以爲三軍之鎮，故曰「依其在京」。

帝謂文王，予懷明德。不大聲以色，不長夏以革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帝謂文王，詢音荀。爾仇方，同爾兄弟，以爾鉤古侯反。援，音袁。與爾臨衝，昌容反。以伐崇墉。音容。

毛氏曰：「長夏，長大也。孔氏曰：「毛以夏爲大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夏，諸夏也。」革，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詢，謀也。怨耦曰仇。」○丘氏曰：「仇方，即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鉤，鉤梯也，所以鉤引上城者。孔氏曰：「鉤援一物，以梯倚城，相鉤引而上。援，即引也。」臨，臨車也。衝，衝車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臨者，在上臨下之

名。衝者，從傍衝突之稱，故知二車不同。兵書有作臨車、衝車之法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崇侯虎倡紂爲無道。」朱氏曰：「按《史記》，崇侯虎譖西伯於紂，紂囚西伯於羑里。紂赦西伯，賜之弓矢鈇鉞，得專征伐。曰譖西伯者，崇侯虎也。西伯歸三年，伐崇侯虎而作豐邑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墉，城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天謂文王，予懷爾之明德，不大其聲色而人化。夫聖人之誠，感無不通，故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豈暴著其形迹也哉？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。故聖人曰：『聲色之於化民，末也。』」〇朱氏曰：「不長夏以革，未詳其義。」程氏曰：「其化之感人，雖不見其聲色，而其應之疾，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，言不待遲久而化也。」〇張氏曰：「不以聲色爲政，不以革命有中國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或曰：長，尊尚也；革，兵也；不尊尚强大兵革，而人自服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，不作聰明，順天理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此皆文王之明德，上帝之所懷也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帝謂文王，當謀爾爲仇之方。同爾兄弟之國，以爾攻伐之具，以伐爲仇之崇。言聖人之化如此，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，謀而伐之，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。」呂氏曰：「言文王其德不形，而功無迹，與天同體而已。雖興兵以伐崇，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。」

「不長夏以革」，雖難强通，然與「不大聲以色」立文既同，訓詁亦當相類。聲以色，謂聲音與笑貌也。夏以革，謂侈大與變革也。「不大聲以色」，則不事外飾矣；「不長夏以革」，則不縱私意矣。無外飾，無私意，此明德之實也。

臨衝閑閑，崇墉言言。執訊音信。連連，攸馘古獲反。安安。是類是禡，馬嫁反。是致是附，四方以無侮。臨衝茀茀，音弗。崇墉仡仡。魚乙反。是伐是肆，是絶是忽，四方以無拂。

程氏曰：「閑閑，徐緩之狀。」〇毛氏曰：

「言言，高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訊，言也。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連連，徐也。王氏曰：「連連，屬而弗絶也。」攸，所也。馘，獲也。不服者，殺而獻其左耳曰馘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玉藻》云聽鄉任左，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，罪其不聽命服罪，故取其耳以計功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安安，不輕暴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於内曰類，於野曰禡。」鄭氏曰：「類也，禡也，師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王制》云：『天子將出，類于上帝，禡於所征之地。』《尚書》夏侯、歐陽説：以事類祭之，在南方，就南郊祭之。《肆師》注曰：『類禮，依郊祀而爲之。禡，祭造軍法者。其神蓋蚩尤，或曰黄帝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致，致其至也。附，使之内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茀茀，彊盛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仡仡，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肆，犯突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若使輕者，肆焉則可。』」○程氏曰：「肆，謂縱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忽，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拂，戾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拂，拂違也。」○程氏曰：「崇侯迷惡，當文王始伐之。徐緩之時，則不服，故文王遂加之兵，執訊連連之多。聖人之伐，殺其犯順者，非輕肆殺戮也。故於馘也，安安然審重。朱氏曰：「皆城下之戰也。」古者出征，類于上帝，禡于所征之地，所以暴明其罪，告之神明。伐而告之神明，其伐合神明之道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言文王緩攻徐戰，告祀群神，以致附來者，而威德被于四方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春秋傳》曰：『文王伐崇，三旬不降，退脩教而復伐之，因壘而降。』夫始攻之緩、戰之徐也，非力不足也，非示之弱也，將以致附而全之也。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，則天誅不可以留，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，此所謂文王之師也。」

《皇矣》八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靈臺》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而民樂其

有靈德，以及鳥獸昆蟲焉。張氏曰：「民之歸文王久矣，此言附，則是方更見得民附。若謂至此纔來附，則不然。且如鎬京辟雍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，亦久矣，非作辟雍而後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昆蟲，《王制》注云：『昆，明也。』明蟲者，得陽而生，得陰而藏。《祭統》注云：『昆蟲，温生寒死之蟲。』然則諸蟄蟲皆是也。」

《孟子》曰：「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皆樂，故能樂也。」

所以謂之靈臺者，不過如孟子之説而已。自「文王受命，而民樂其有靈德」以下，皆講師之贅説也。按《武成》「文王誕膺天命，以撫方夏。惟九年，大統未集。予小子其承厥志」，「誕膺天命」，即此《序》所謂「文王受命」也。「以撫方夏」，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。「惟九年，大統未集」，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九年而崩也。若以《靈臺》之作，在此九年之間，雖非詩人大意所存，然尚無害。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，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，則悖理甚矣。《泰誓》三篇，紂尚在之時，武王之稱文王，止曰「文考」而已。至《大誥》、《武成》追王之後，始曰「文考文王」，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。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，不過司徒、司馬、司空，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，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？

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

毛氏曰：「經，度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靈之言善也。」晁氏曰：「爲劉向之學，説《靈臺》之詩曰：『靈，善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四方而高曰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『秦伯獲晉侯以歸，乃舍諸靈臺』，杜預云：『在京兆鄠縣，周之故臺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營，表其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攻，作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不日，不終日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經理而量度，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。既度其處，乃經理之，營表之。」王氏曰：「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經，謂制其廣深。營，謂定其基趾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衆民築作，不日而成之，言

説文王之德，勸其事，忘己勞也。」文王之作臺，主於望氛祲、觀民俗，以察天人之意。因以疏瀹精神，宣節勞逸，蓋一弛一張，無非事也。楚椒舉曰：「先王之爲臺榭也，榭不過講軍實，臺不過望氛祥，故榭度於大卒之居，臺度於臨觀之高。其所不奪穡地，其爲不匱財用，其事不煩官業，其日不廢時務。瘠磽之地，於是乎爲之。城守之木，於是乎用之。官僚之暇，於是乎臨之。四時之隙，於是乎成之。故《周詩》曰『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』，其言得之矣。」毛、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，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，後二章章四句，於文義甚協，若愈於毛、鄭。今觀椒舉舉詩止於「麀鹿攸伏」，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。若以首章爲章六句，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，在它章矣。然則章句其傳甚遠，未易以意改也。

經始勿亟，居力反。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音又。麀音憂。鹿攸伏。

鄭氏曰：「亟，急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子來，猶子爲父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囿，所以域養禽獸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春秋》『築鹿囿』，則囿者，築牆爲界域，而禽獸在其中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囿，苑有垣也。」❶○《爾雅·釋獸》云：「鹿，牡麌，牝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攸，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經始勿亟，文王恐煩民，令勿亟作也。庶民子來，如子趨父事，不召而自來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築郎囿，季平子欲其速成，❷叔孫昭子曰：「《詩》曰：『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』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？」』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，出於君之意則不可。出於君之意則爲勦民，出於

❶「苑」，原作「宛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❷「季」，原作「李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鄭《駮異義》云：『於臺下爲囿沼。』」○趙氏《孟子》注曰：「文王在此囿中，麀鹿懷任，安其所而伏，不驚動也。」王氏曰：「麀鹿攸伏，則孳乳得其時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鹿易驚易逸，王在靈囿，徒御非少，不驚不逸而攸伏者，無害獸之心，鹿則信之而弗疑也。」

麀鹿濯濯，直角反。白鳥翯翯。户角反。王在靈沼，於牣音刃。魚躍。

毛氏曰：「濯濯，娛遊也。翯翯，肥澤也。孔氏曰：「娛樂遊戲，亦由肥澤故也，二者互相足。」沼，池也。牣，滿也。」蘇氏曰：「牣，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鳥獸肥盛喜樂，言得其所。靈沼魚盈滿其中，皆跳躍，亦言得其所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麀鹿濯濯者，行止自若也。白鳥翯翯者，飛鳴自適也。於牣魚躍者，魚驚則潛，今牣而躍者，習於仁而自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麀鹿之在囿，不知囿之爲囿，亦如在於山林。魚鼈之在沼，不知沼之爲沼，亦如相忘於江湖。自非文王之德，上及飛鳥，中及走獸，下及潛魚，豈能及此？」

虡音巨。業維樅，七凶反。賁扶云反。❶鼓維鏞。音容。於音烏。論鼓鍾，於樂辟音壁。廱。

毛氏曰：「植者曰虡，横者曰栒。業，大版也。樅，崇牙也。鄭氏曰：「虡也、栒也，所以縣鐘鼓也。設大版於上，刻畫以爲飾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縣鐘磬者，兩端有植木，其上有横木，謂直立者爲虡，謂横牽者爲栒。栒上加之大版，刻版捷業如鋸齒，爲之飾，又以彩色爲大牙，其狀隆然，謂之崇牙。樅，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樅，崇牙之樅。樅，峻峙貌也。」賁，大鼓也。孔氏曰：「賁，大也。故謂大鼓爲賁鼓。《韗人》云：『鼓長八尺，鼓四尺，中圍加三之一，謂之鼖鼓。』注亦云『大鼓謂之鼖』是也。」鏞，大鍾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樂》云：『大鍾謂之鏞。』李巡曰：『大鍾音聲大。鏞，大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論之言倫也。得其

❶「扶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符」。

倫理乎？鼓與鍾也。」蘇氏曰：「論，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水旋丘如璧曰辟雍，以節觀者。」孔氏曰：「璧，體圓而內有孔。此水亦圓而內有地，猶如璧然。以水繞丘，所以節約觀者，令在外而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王制》論學曰：『天子曰辟廱，諸侯曰泮宮。』說者以爲辟廱，大射行禮之處也。水旋丘如璧，以節觀者。泮宮，諸侯鄉射之宮也。其水半之。蓋東西門以南通水，北無也。故《振鷺》之詩曰：『振鷺于飛，于彼西廱。』說者以廱爲澤，蓋即旋丘之水，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。蓋古人之學，與今不同。孟子所謂『序者，射也』，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。蘇氏引莊周言『文王有辟廱之樂』，遂以『辟廱』亦爲樂名。而曰『古人以樂教胄子』，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？樂以學而得名歟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。張子亦曰：『辟廱，古無此名，其制蓋始於此。及周有天下，遂以名天子之學，而諸侯不得立焉。《記》所謂「魯人將有事於上帝，必先有事於泮宮」者，蓋射以擇士云爾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鄭氏《駁異義》云：『《韓詩》說：辟廱者，天子之學，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，尊事三老五更，在南方七里之內。《左氏》說：天子靈臺，在太廟之中，壅之以靈沼，謂之辟廱，皆無明文。玄按：《靈臺》一篇之詩，有靈臺，有靈囿，有靈沼，有璧廱，則辟雍及三靈，皆同處在郊矣。』袁準《正論》云：『辟廱，大射養孤之處。』」於，嘆辭也。《樂記》曰：「論倫無患，樂之情也。」鄭氏以論爲倫，蓋本諸此。或疑《靈臺》之詩，敘臺池苑囿，與民同樂，胡爲以辟雍學校勦入之？彼蓋未嘗深考三代，人君與士大夫甚親，游宴之暬御，征行之扈衛，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。樂正司業，父師司成，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，夫豈有二事哉？

於論鼓鍾，於樂辟廱。鼉徒何反。鼓逢逢，薄紅反。矇音蒙。瞍蘇口反。奏公。

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鼉，形似蜥蜴，四足，長丈餘，生卵大如鵝卵，甲如鎧甲，其皮堅厚，可冒鼓。」李氏曰：「《上林賦》曰：『擊鳴鼉之鼓。』則以鼉皮爲鼓可知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逢逢，和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『《埤蒼》云：『鼓聲也。』」有眸子而無見曰矇，無眸子曰

瞍。鄭氏曰：「凡聲，使鼓瞍爲之。」❶公，事也。」

樂者，矇瞍之事也，聞鼉鼓之聲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。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，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，皆民樂之辭也。❷

《靈臺》五章，章四句。

《下武》，繼文也。武王有聖德，復扶又反。受天命，能昭先人之功焉。鄭氏曰：「繼文者，繼文王。」

下武維周，世有哲王。三后在天，王配于京。

鄭氏曰：「下，猶後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居下世即是在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三后，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在天，既没而其神在天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王，武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京，謂鎬京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，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，故曰：『下武維周，世有哲王。』」○陳氏曰：「哲王謂誰？其在天，則大王、王季、文王。其在鎬京，則武王是也。在鎬京者，足以配彼在天者。」

下者，繼上之辭也。下武之繼文，即《頌》所謂「嗣武受之」也。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，其樂曰《大武》，故言周王業之成，必曰「武」焉。

王配于京，世德作求。永言配命，成王之孚。

蘇氏曰：「作，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永，長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配命，配天之命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孚，信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，則以維世德是求

❶「鼓瞍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、《毛詩正義》作「瞽矇」。

❷「皆」下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有「述」字。

故也，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三后之孚，著于民久矣。至武王配天，然後成王者之信。」王氏曰：「大王肇基王迹，王季其勤王家，文王大統未集，至于武王，然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，然後能爲成王之孚。」

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。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

毛氏曰：「式，法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王孚成矣，則下土以爲式。武王作求，至於成王之孚。下土之式，則亦維先人之故，繼其志，述其事故也。故曰『永言孝思』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下土之所以爲式者，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武王既成王業，天下咸法則之，亦法其孝思而已，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。孝思之至，孰大於是？」

媚兹一人，應侯順德。永言孝思，昭哉嗣服。

鄭氏曰：「媚，愛也。兹，此也。一人，武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侯，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服，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下思所以媚之者，維順其德以應之。然則武王之孝，能嗣先王之事者，豈不明哉？」○孔氏曰：「順德，定本作『慎德』。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《易》，宜爲順字。又《集注》亦作順，疑定本誤。」董氏曰：「《淮南子》云：『應侯順德。』」

昭兹來許，繩其祖武。於萬斯年，受天之祜。

鄭氏曰：「兹，此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來，所自來也。許，語助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繩，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武，迹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祜，福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昭兹，承上『昭哉嗣服』而言也。武王昭哉嗣服，有自來矣，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於萬斯年，

受天之祜，天下樂仰武王之德，欲其壽考之言。」○《後漢·祭祀志》注：「東平王蒼曰：『《大雅》曰：昭兹來御，慎其祖父。』」

受天之祜，四方來賀。於萬斯年，不遐有佐。

朱氏曰：「賀，朝賀也。周末秦强，天子致胙，諸侯皆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遐，遠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佐，助也。」○吕氏曰：「不遐有佐者，四方皆來佐助，雖萬年不以爲遠也。」

《下武》六章，章四句。

《文王有聲》，繼伐也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，卒其伐功也。孔氏曰：「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，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，服四方，定鎬京，安後世。其所施之事，皆繼伐之功，故言『繼伐』以揔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繼文者，言繼其文德。繼伐者，又兼言其武功也。」

文王有聲，遹尹橘反。駿音峻。有聲。遹求厥寧，遹觀厥成。文王烝哉。

鄭氏曰：「遹，述也。駿，大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觀，當如字讀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烝，君也。」吕氏曰：「烝，君也，衆也，皆所以得衆爲君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文王之所以有聲者，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。凡求其所以安，觀其所以成，無非述之者，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君哉者，言其誠得人君之道。」○《説文》曰：「欥，詮詞也。從欠，從曰。《詩》曰：『欥求厥寧。』」余律切。董氏曰：「孫毓引《詩》曰：『欥求厥寧。』」

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。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。文王烝哉。

《説文》曰：「酆，周文王所都，在京兆杜陵西南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武功，非獨伐崇而已。所伐邘耆、密須、昆夷之屬皆是

也，别言伐崇者，以其功最大，其伐最後，故特言之，爲作邑張本，言功成乃作邑也。」

築城伊淢，況域反。作豐伊匹。匪棘居力反。其欲，遹追來孝。王后烝哉。

毛氏曰：「淢，成溝也。」鄭氏曰：「方十里曰成。淢，其溝也，廣深各八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匠人》云：『成間有淢，淢内之地，其方十里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韓詩》作洫，深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匹，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棘，急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后，君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上言作邑于豐，此述作豐之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王築豐邑之城，因舊淢爲限而築之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作豐之制，不爲侈大，唯其稱而已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非欲亟成己之所欲也，述追先人之志，而來致其孝耳。王后，亦指文王也。」○《禮器》引《詩》曰：「匪革其猶，聿追來孝。」○《釋文》棘作亟，曰：「或作棘。」欲作慾，曰：「或作欲。」

王公伊濯，直角反。維豐之垣。音袁。四方攸同，王后維翰。王后烝哉。

呂氏曰：「濯如滌，言明白而不昧。」張氏曰：「濯有鮮潔之意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翰，幹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文王至此，明建都邑，示天下知所歸往，天下皆倚以爲賴。」朱氏曰：「四方於是來歸，而以文王爲楨幹也。」

王公，如《易》所謂「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」，蓋統言之也。

豐水東注，維禹之績。四方攸同，皇王維辟。音璧。皇王烝哉。

鄭氏曰：「豐水，禹治之使入渭，東注于河。豐邑在豐水之西，鎬京在豐水之東。孔氏曰：「《禹貢》曰『導渭自鳥鼠同穴，東會于豐，入于河』，是豐水入渭，東注于河。《帝王世紀》云：『豐、鎬皆在長安之西南。』言豐邑在豐水之西，鎬京在豐水之東，以時驗而知之。《後漢·地理》注：『豐、鎬相去二十五里。』」績，功也。」○毛

氏曰：「皇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辟，君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。」董氏曰：「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、鎬，而豐水正居其中者，於是思禹之績，而見周之成功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豐水之所以東注者，禹之功也。四方之所以歸周者，武王維君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時武王既得天下，故言『皇王烝哉』。」朱氏曰：「皇王，有天下之號，指武王也。」

鎬京辟廱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皇王烝哉。

毛氏曰：「武王作邑於鎬京。」《後漢·地理志》曰：「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。」孟康云：「長安西南有鎬池。」《古史考》曰：「武王遷鎬，長安豐亭鎬池也。」《皇覽》曰：「文王、周公冢皆在鎬聚東社中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，以諸侯之朝覲，四夷之來王，非豐邑之可容也，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。」張氏曰：「周家自后稷居邰，而公劉則居於豳，大王邑岐，而文王又遷于豐，至武王則居鎬。當是時，民之歸者日衆，其地有不能容，必至于遷。」○張氏曰：「靈臺辟雍，文王之學也。辟雍之在鎬京者，武王之學也。辟雍至此始爲天子之學。當武王作鎬京辟雍之時，天下無思不服，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。民之歸周亦久矣，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無思不服，心服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『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』」

考卜維王，宅是鎬京。維龜正之，武王成之。武王烝哉。

鄭氏曰：「考，猶稽也。稽疑之法，必契灼龜而卜之。宅，居也。」○鄭氏《禮記》注曰：「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，龜則出吉兆正之，武王築成之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言武王稽天命，宅鎬京，定都以爲天下君也。」

豐水有芑，音起。武王豈不仕？詒以之反。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武王烝哉。

毛氏曰：「芑，草也。仕，事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詒，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燕，安也。翼，敬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，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？」○蘇氏曰：「故遺其子孫之謀，以安後世之敬者。」孔氏曰：「以安敬事之子孫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武王豈無所事乎？『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』，則武王之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雖貽之以謀，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。」

孫與子特互言之，皆謂子孫也。《序》言武王「繼伐」，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，何耶？定都而「無思不服」，創業而「詒厥子孫」，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。詩人之作，蓋有本末具載，精粗兼舉者矣，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，不可以一體求也。

《文王有聲》八章，章五句。

《文王》之什十篇，六十六章，四百一十四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

生民之什

《生民》，尊祖也。后稷生於姜嫄，音原。文、武之功起於后稷，故推以配天焉。孔氏曰：「周公、成王致太平，制禮，以王功起於后稷，故推擧之以配郊天焉。《禮記》稱『萬物本於天，人本於祖』，俱爲其本，可以相配。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周公制禮，推尊后稷以配天，故爲此詩，言其所以尊之。」

厥初生民，時維姜嫄。生民如何？克禋音因。克祀，以弗音拂。無子。履帝武敏，密謹反。歆許金反。攸介音戒。攸止。載震真慎反。載夙，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。

鄭氏曰：「厥，其也。初，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民，人也，謂周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生民，本后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時，是也。姜姓者，炎帝之後，有女名嫄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后稷之母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克，能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外傳》云：『精意以享曰禋。』禋祀，祀郊禖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古者必立郊禖焉。玄鳥至之日，以大牢祠于郊禖，天子親往，后妃率九嬪御，乃禮天子所御，帶以弓韣，授以弓矢，于郊禖之前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二王之後，得用天子之禮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燕來，主爲産乳滋蕃，故重其初至之日，用牛、羊、豕之大牢，祀於郊禖之神，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。變媒言禖者，神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弗之言祓音拂。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弗，去也。去無子，求有子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周語》云：『祓除其心。』《周禮・女巫》云：『祓除釁浴。』《左傳》云：『祓社釁鼓。』《檀弓》云：『巫先祓柩。』皆祓除凶惡之義。祓與去意亦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履，踐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帝，上帝也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履帝武敏，武，迹也。敏，拇也。」郭璞曰：「拇，迹大指處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以敏字係於『履帝武』之下，則歆字加於『攸介攸止』全句之上，皆不成文也。」○

毛氏曰：「歆，饗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孫炎云：『介者，相助之義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震，有娠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震，動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動，謂懷任而身動也。《左傳》曰『邑姜方震』、『大叔后緡方震』，皆謂有身爲震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夙，早也。育，長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《緜》所謂『民之初生』，則本由大王之興。此所謂『厥初生民』，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。」莆田鄭氏曰：「民賴五穀以生，其初生此民者誰與？是維姜嫄也，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姜嫄，當堯之時，爲高辛氏之世妃。孔氏曰：「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，未知其爲幾世，故直以世言之。《大戴禮》、《史記》諸書，皆以姜嫄爲帝嚳上妃，稷爲嚳子。張融云：『即如諸書之説，則帝嚳聖夫，姜嫄正妃，配合生子，人之常道。《詩》何故但歎其母，不美其父？周、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？』」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？乃禋祀上帝於郊禖，以祓除其無子之疾，而得其福也。孔氏曰：「姜嫄得祈郊禖者，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。」祀郊禖之時，時則有大神之迹，姜嫄履之，足不能滿，履其拇指之處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《列子》曰：『后稷生乎巨跡，姜嫄履巨跡之拇，以歆郊禖之神，助祭而止，則娠而生育。』其所生育，是爲后稷。載夙，❶則言其疾而不遲也。」○張氏曰：「生民之事不足怪，人固有無種而生。當民生之始，何嘗便有種？固亦因化而有。」蘇氏曰：「物之異於常物者，其取天地之氣弘多，故其生也或異。學者以耳目之陋，而不信萬物之變。聖人則不然，河圖洛書，稷、契之生，皆於《詩》、《易》不以爲怪，其説蓋廣如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毛公説姜嫄出祀郊禖，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。鄭氏説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。二家之説不同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。然按《史記》亦云：『姜嫄見大人迹，心忻然欲踐之。踐之而身動如孕。』則亦非鄭之臆説矣。」

誕彌面支反。厥月，先生如達。他末反。不坼勑宅反。不副，孚逼反。無菑音災。無害，以赫

❶ 「載」，原作「戴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厥靈。上帝不寧，不康禋祀，居然生子。

毛氏曰：「誕，大也。朱氏曰：「此篇多誕字，皆訓爲大。後有不甚通者，疑但發語辭耳。」彌，終也。」莆田鄭氏曰：「彌，滿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終十月而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先生，首生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姜嫄之子，先生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達，羊子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達，小羊也。從羊，大聲。』薛琮答韋昭曰：『羊子初生，達，小名羔，未成羊曰羜，大曰羊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達之字，从羍，从辵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羊子以生之易，故比之。坼、副，皆裂也。」又曰：「《楚世家》云：『陸終娶於鬼方氏，曰女潰。孕三年不乳，乃剖其左脇，獲三人焉。剖其右脇，獲三人焉。』《禮記》曰：『爲天子削瓜者堛之。』是堛爲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赫，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康、寧，皆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居然，猶徒然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婦人之生首子，其産多難。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，其生之易，如羊子之生。其生之時，不坼剖不副裂其母，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。天既祐令有身，又使之生易，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，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？」

誕寘之豉反。之隘於懈反。巷，户降反。牛羊腓符非反。字之。誕寘之平林，會伐平林。誕寘之寒冰，鳥覆翼之。鳥乃去矣，后稷呱音孤。矣。

毛氏曰：「寘，置也。腓，辟也。字，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會，值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覆，蓋也。翼，藉也。呱，泣聲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無人道而生子，或者以爲不祥，故棄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嬰兒未有所知，當爲牛羊所踐，今乃避而愛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牛羊而辟人者，理也。置之平林，又爲人所收取。王氏曰：「平林，非人所往來，則又適會伐平林者，收而生之。」人而收取之，又其理也，故又置之於寒冰。王氏曰：「猶

以爲適與人會而收之，未足以爲異也，則又誕寘之寒冰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，在母十月而生稷，其生正當冰月，故得棄之冰也。」大鳥來，一翼覆之，一翼藉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寘之寒冰，而鳥覆翼之，則爲異甚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人往收取，鳥乃飛去矣，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。」

實覃徒南反。實訏，况于反。厥聲載路。誕實匍音蒲。匐，蒲北反。克岐其宜反。克嶷，魚極反。以就口食。蓺魚世反。之荏而甚反。菽，荏菽旆旆，蒲貝反。禾役穟穟，音遂。麻麥幪幪，莫孔反。瓜瓞田節反。唪唪。布孔反。

毛氏曰：「覃，長也。訏，大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載路，滿路也。」○匍匐，解見《谷風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岐，知意也。嶷，識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岐岐嶷嶷，峻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口食，自能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蓺，樹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荏菽，戎菽也。鄭氏曰：「戎菽，大豆也。」旆旆然，長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枝旟揚起也。」○禾，解見《七月》。○毛氏曰：「役，列也。孔氏曰：「種禾則使有行列。」穟穟，苗好美也。王氏曰：「成秀也。」幪幪然，茂盛也。王氏曰：「蒙，密也。」唪唪然，多實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上既言收取后稷，此說其長養之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后稷之生，其體實長且大，其聲則載於路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能匍匐，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。其貌嶷嶷然，有所識別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以就口食者，言其稍長免乳，以就口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就口食之時，則有種殖之志，言天性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旆旆、穟穟、幪幪、唪唪，言皆異於常人所種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周本紀》曰：『棄爲兒時，其遊戲，好種植麻麥，麻麥美。』即此章是也。又曰：『及爲成人，遂好耕農，相地之宜，宜穀者稼穡之，民皆法之。堯聞之，舉棄爲農師，天下得其利。』下章

是也。」〇《說文》嶷作㘈，曰：「小兒有知。」〇《釋文》菽作叔，曰：「叔，或作菽。」〇《說文》曰：「穎，禾末也。《詩》曰：『禾穎穟穟。』」〇董氏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唪作菶，《說文》亦云，唪字讀若『瓜瓞菶菶』。」

誕后稷之穡，有相息亮反。之道。茀音弗。厥豐草，種之黃茂。實方實苞，實種實褎，徐秀反。實發實秀，實堅實好，實穎營井反。實栗，即有邰他來反。家室。

毛氏曰：「相，助也。茀，治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草盛曰茀。治茀亦謂之茀，猶治亂謂之亂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豐，茂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黃茂，嘉穀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黃，嘉穀也。茂，美也。」〇董氏曰：「《集注》以方爲房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苞，甲而未坼也。實方實苞，此漬其種也。種，布種也。褎，漸長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褎，長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發者，其華發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發，發管時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苗之將秀，心如竹管，穗發中而出。」〇呂氏曰：「秀，始穟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秀，謂將實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堅者，其實堅也。好者，其形味好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穎，垂穎也。王氏曰：「穎者，垂末也。實繁碩，故垂末也。」栗，其實栗栗然。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嘉栗旨酒。』服虔曰：『穀之初孰爲栗。』是栗爲穀熟貌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栗，不秕也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栗，謂收及時而栗澤。」邰，姜嫄之國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邰，今京兆武功縣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杜預云『武功縣所治釐城』是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后稷之掌稼穡，有助之道，謂若神助之力。」孔氏曰：「言種之必好，似有神助。」〇張氏曰：「有相之道，贊化育之一端也。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者，或有一耕即種，其收即天幸也。殊不知壤細即能蕃殖，粒之大者，無過於豆。如土又倍於粒，則必透風不能生，十必失其四五矣，此人力之不盡也。惟后稷，則盡人力之助。」〇董氏曰：「治去豐草，然後嘉穀得殖，故種之黃茂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『種之黃茂』以下，皆說嘉穀茂

盛，故言黃盛以揔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后稷之穡如此，堯以其有成功於民，封於邰，使即其母家而居之，以主姜嫄之祀，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。」孔氏曰：「邰國應自有君，此或絶滅，或遷徙，故以其地封后稷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以邰爲姜嫄父母之國，於經無所考據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茀，《韓詩》作拂。」

人事盡處，即是天理。有相之道，當合鄭箋、横渠之説觀之。

誕降嘉種，維秬音巨。維秠，孚鄙反。維穈音門。維芑。音起。恒古鄧反。之秬秠，是穫是畝。恒之穈芑，是任音壬。是負，以歸肇音兆。祀。

毛氏曰：「秬，黑黍也。秠，一稃二米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秠，亦黑黍，但中米異耳。』秬，是黑黍之大名。秠，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。」穈，赤苗也。芑，白苗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草》穈作虋者同，郭璞云：『虋，今之赤粱粟。芑，今之白粱粟，皆好穀也。』」虋，音穈。恒，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言種之廣多，故以恒爲徧。定本作恒，《集注》作亘字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任者，肩任之也。蘇氏曰：「任，擔也。」負者，背負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肇，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后稷既即有邰家室矣，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，以教民蓺。《孔叢子》：「魏王問子順曰：『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，而爲之下嘉穀，周遂以興。』答曰：『天雖至神，自古及今，未聞下穀與人也。《詩》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，以利天下，故《詩》曰「誕降嘉種」，猶《書》所謂「稷降播種，農植嘉穀」也。』」所謂嘉種，則秬也、秠也、穈也、芑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徧種之，既成穫，而棲之於畝，負任以歸，而始祭焉。」朱氏曰：「秬、秠言穫畝，穈、芑言任負，互文耳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后稷始受國爲祭主，故曰肇祀。」

誕我祀如何？或舂傷容反。或揄，音由。或簸波我反。或蹂。音柔。釋之叟叟，所留反。烝之浮浮。載謀載惟，取蕭祭脂。取羝都禮反。以軷，蒲末反。載燔音煩。載烈，以興

嗣歲。

毛氏曰：「揄，抒食汝反。臼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抒米以出臼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蒼頡篇》云：『抒，取出也。』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蹂，以脱其穗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釋，淅星歷反。米也。孔氏曰：「淅米，謂洮米也。」叟叟，聲也。浮浮，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訓》云：『溞溞，淅也。烰烰，氣也。』樊光引此詩。孫炎曰：『溞溞，淅米聲。烰烰，炊之氣。』傳以洮米則有聲，烝飯則有氣，取《爾雅》之意爲説也。」○溞，蘇刀反。洮，徒刀反。烰，音浮。○鄭氏曰：「惟，思也。」○蕭，解見《采葛》。○孔氏曰：「脂，祭牲之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羝羊，牡羊也。孔氏曰：「祭不用牡。《釋畜》云：『羊牡羒，牝牂。』」郭璞云『羒，謂吴羊白羝』者也，是亦以牡爲羝也。」畜，許又反。羒，符云反。牂，子郎反。牡，音母。❶ 軷，道祭也。鄭氏《周禮》注曰：「行山曰軷。封土爲山象，以菩芻、棘柏爲神主。既祭，以車轢之而去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犬人》云伏瘞亦如之，鄭司農云：『伏，謂伏犬以王車轢之。』此用羝，亦伏體軷上。」菩，音負，又音倍。芻，初俱反。轢，音歷。瘞，於制反。傳火曰燔。孔氏曰：「謂加火燒之。」貫之加于火曰烈。」孔氏曰：「即今之炙肉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此言將祭之事，以所得秬、秠、穈、芑之粟，或使人在碓而舂之，或使人就臼而抒之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或播以揚其糠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或蹂禾取穀以繼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既蹂舂得米，乃浸之於盆，淅而釋之，其聲溲溲然。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，其氣浮浮然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釋之烝之，以爲酒及簠簋之實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謀、惟，戒祭祀之事也。長樂劉氏曰：「載謀，謂卜日擇士也。載惟，謂致齋滌慮也。」於是或取蕭以祭脂，毛氏曰：「取蕭合黍稷，臭達牆屋。既奠，而後爇蕭，合馨香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取蕭祭脂，則宗廟之祭升臭也。」或取羝以犯軷，或燔之，或烈之，四者皆祭祀之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以興來歲，

❶「牡音母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牝音品」。

繼往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欲以興起來歲，使之繼嗣往歲，而恒得豐年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或春或枕』，故鄭衆於《春人》引此爲據，《有司徹》鄭康成亦以『或春或枕』。」○《說文》曰：「舀，抒臼也。以沼切。❶《詩》云：『或簸或舀。』」

卬五郎反。盛音成。于豆，于豆于登。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。胡臭亶都但反。時，后稷肇祀。庶無罪悔，以迄許乙反。于今。

毛氏曰：「卬，我也。木曰豆，瓦曰登。豆，薦菹醢也。登，大羹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云：『木豆謂之豆，瓦豆謂之登。』《天官·醢人》掌四豆之實，皆有菹醢，是豆爲薦羞菹醢也。《公食大夫禮》云：『大羹湆不和，實於登。』是登爲盛大羹也。大古之羹，不調以鹽菜。湆者，肉汁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釋之烝之，簠簋尊爵之實也。羝，俎實也。豆、登則實以菹醢，大羹之器也。或言其器，或言其實，互相備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始升，其馨香始上行也。居，安也。歆，享也。董氏曰：「《傳》曰：『鬼神食氣謂之歆。』」胡，何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臭，香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亶，誠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迄，至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我今盛于豆登，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。」李氏曰：「前章言后稷肇祀，爲祭宗廟，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，郊天配以后稷也。先儒謂后稷祀天，殊不知魯郊上帝，成王之賜，伯禽之受，皆非禮也。而謂堯與稷亦然乎？」○董氏曰：「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，二王之後也。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之後，況主堯祀者，虞賓既立，豈后稷得祀天耶？」○朱氏曰：「其香始升，而上帝已安饗之，言應之疾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？」李氏曰：「言得其時也。《士冠禮》曰：『嘉薦亶時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因郊天之祭，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。」○曾氏曰：「自后稷肇祀以來，前後相承，兢兢業業，惟恐一有罪悔，獲戾于天，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，故

❶「沼」，原作「治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
曰：『庶無罪悔，以迄于今。』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。」

《生民》八章，四章章十句，四章章八句。

《行葦韋鬼反》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内睦九族，外尊事黄耇，音苟。養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禄焉。朱氏曰：「《序》以詩有『勿踐行葦』，而曰『仁及草木』，有『以祈黄耇』，而曰『尊事黄耇，養老乞言』，則誤也。」

自「周家忠厚」以下，論成周盛德至治，則得之，然非此詩之義也。意者講師見《序》有忠厚之語，而附益之歟？

敦徒端反。彼行葦，牛羊勿踐履。方苞方體，維葉泥泥。乃禮反。❶ 戚戚兄弟，莫遠具爾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敦，聚貌。行，道也。」○葦，解見《豳風》。○朱氏曰：「勿，戒止之辭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苞，抱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體，成形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葉初生泥泥。朱氏曰：「柔澤貌。」戚戚，内相親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親親起於心内，故言内相親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莫，無也。朱氏曰：「莫，猶勿也。」具，猶俱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爾，近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敦敦然道旁之葦，牧牛羊者毋使蹶履折傷之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此葦方苞方體，其葉又泥泥而美，又孰忍傷之哉？」○陳氏曰：「兄弟不可相遠。」

此詩毛氏七章，二章章六句，五章章四句。鄭氏析爲八章。以文義考之，當從毛氏。一章以行葦興兄弟，宜作六句。二章言陳設，宜作四句。三章言燕樂，宜作六句。後四章則不可增損，毛、鄭所同也。「敦彼行葦，方苞

❶ 「乃」，原作「仍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方體，維葉泥泥」，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？「戚戚兄弟」，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？忠厚之意藹然，蓋見於言語之外矣。下章之燕樂，皆所以樂乎此也。毛氏以戚戚爲内相親，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。

或肆之筵，以然反。或授之几。肆筵設席，授几有緝七習反。御。

毛氏曰：「肆，陳也。」○鄭氏《周禮》注曰：「鋪陳曰筵。音延。藉之曰席。」孔氏曰：「在下爲鋪陳，在上人所蹈藉，故在下者稱筵，在上者稱席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設席，重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緝，猶續也。御，侍也。」毛氏曰：「緝御，踧踖之容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肆之筵，所以行燕禮也。授之几者，優尊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年稚者爲設筵而已，老者加之以几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時王心實悦，鋪設促遽，或有陳之筵席者，或有授之以几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，又有相續代而侍者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更其僕御，所以優老，不暫闕其侍從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非特肆筵而已，又有重席。非特授几而已，又有侍御之人。」

或獻或酢，才洛反。洗爵奠斝。古雅反。醓他感反。醢以薦，或燔或炙。嘉殽脾婢支反。臄，渠略反。或歌或咢。五洛反。

毛氏曰：「斝，爵也。夏曰醆，殷曰斝，周曰爵。」孔氏曰：「謂之斝者，《明堂位》注謂『畫禾稼』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醓醢，蓋醢之多汁者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薦之禮，韭菹則醓醢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醓，肉汁也。蓋用肉爲醢，特有多汁，故以醓爲名。其無汁者，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。醓，所以擩菹。禮，籩豆偶，有醢必有菹。《醢人》云『朝士之豆，韭菹醓醢』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燔用肉，炙用肝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臄，函也。孔氏曰：「服虔《通俗》云：『口上曰臄，口下曰函。』」○《説文》云：「函，舌也。」又云：「口裏肉也。」歌者，比於琴瑟也。孔氏曰：「經傳諸言歌者，皆以絃和之。」徒擊鼓曰咢。」孫炎云：「聲驚咢也。」○鄭氏曰：

「進酒於客曰獻，客答之曰酢。主人又洗爵醻客，客受而奠之不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所洗、所奠，一物也。《儀禮》飲觶者亦云『卒爵』，是爵爲揔稱。作詩者因洗、奠之别，變其文耳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於獻酒之時，則用醓醢以薦之，或燔其肉，或炙其肝，以爲羞。所加殽，則脾之與臄。酒殽既備，又作樂助歡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定本、《集注》經皆作嘉。」鄭氏曰：「以脾函爲加，故謂之嘉。」〇董氏曰：「舊書作『加殽』，定本作嘉，唐改從定本。」

敦音彫。弓既堅，四鍭音侯。既鈞。規句反。舍音捨。矢既均，序賓以賢。

毛氏曰：「敦弓，畫弓也。天子敦弓。」孔氏曰：「敦與彫，古今字之異。彫，是畫飾之義。《弓人》爲弓，唯言用漆不言畫，則漆上又畫之。」〇李氏曰：「《荀子》云：『天子彫弓，諸侯彤弓，大夫黑弓。』何休《公羊》注亦曰：『天子彫弓，諸侯彤弓，大夫嬰弓，士盧弓。』此言敦弓，即所謂『天子彫弓』也。」〇《爾雅》曰：「金鏃作木反。翦羽謂之鍭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方言》云：『關西曰箭，江淮謂之鍭。』則鍭者，鐵鏃之矢名也。」〇《後漢·南蠻傳》：「其民户出雞羽三十鍭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鍭，矢參亭。」孔氏曰：「鍭，是矢參亭者也。《矢人》『爲鍭矢三分，一在前，二在後』，彼注云：『三訂之而平者，前有鐵重也。』四矢皆輕重鈞亭，故言四鍭既均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舍，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釋，謂既射放矢也。」〇丘氏曰：「均，徧也，謂四鍭徧釋之，射以中多者爲賢。」《鄉射禮》曰：「若右勝，則曰右賢於左。若左勝，則曰左賢於右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既燕而射，以爲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王肅以此爲燕射，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序賓以賢，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。」

此兩章，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，王肅以爲燕射。以詩之所叙，考之《儀禮》，王肅之説是也。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説，謂燕射，旅酬之後乃爲之，不當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，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？遂從鄭氏以爲大射。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，非大射擇士時也。按《儀禮》，燕射如鄉射之禮，射

雖畢，而飲未終，舉觶無筭爵獻酬尚多。言酬大斗，祈黃耇於既射之後，亦豈不可乎？ 然學者讀此詩，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治。若一一拘牽《禮》文，則其味薄矣。

敦弓既句，古豆反。既挾子協反。四鍭。四鍭如樹，序賓以不侮。

孔氏曰：「既句，是引滿時也。」又曰：「彀與句字雖異，音義同。《説文》云：『彀，張弓也。』《二京賦》曰：『彫弓斯彀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射禮，搢三挾一个。言已挾四鍭，則已徧釋之。」孔氏曰：「搢者，插也，挾，謂手挾之。射用四矢，故插三於帶間，挾一以扣絃而射也。射禮每挾一矢，今言挾四鍭，故知已徧釋之也。案《大射禮》，搢三挾一个，謂卿大夫。若其君，則使人屬矢，不親挾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四鍭如樹，言皆著於侯，❶如以手植之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言其貫之力如植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其貫革而堅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不侮，不以中病不中者也。射以中多爲雋，以不侮爲德。」

「四鍭既均」，泛言射者也，故繼之曰：「序賓以賢。」「四鍭如樹」，專言勝者也，故繼之曰：「序賓以不侮。」

曾孫維主，酒醴維醹。如主反。酌以大斗，以祈黃耇。

毛氏曰：「曾孫，成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此詩作於成王之時，則蓋謂成王也。而説者於他詩所謂曾孫，皆以爲成王，則誤矣。」醹，厚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醹，厚酒也。」大斗，長三尺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其柄也，《漢禮器制度》注『勺五升，徑六寸，長三尺』是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祈訓爲求。」○黃耇，解見《南山有臺》。○王氏曰：「序賓以賢，又以不侮矣，而爲之主者，則曾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周之先王，皆親親而敬老。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，言曾孫，明先王亦然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成王之爲主人，而酒醴皆厚矣，遂

❶「侯」，原作「鍭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酌大斗，以祈求黃耇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祈黃耇，頌禱之辭。按古器物欵識多此語。如云『用蘄萬壽，用蘄眉壽，永命多福』、『用蘄眉壽，萬年無疆』，皆此類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以祈黃耇，則《序》所謂『養老乞言』也。」

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，頌禱與乞言，皆在其中矣，不必專指一端也。

黃耇台湯來反。背，以引以翼。壽考維祺，音其。以介景福。

毛氏曰：「台背，大老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台之言鮐也。大老，則背有鮐文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詁》云：『鮐背、耇、老，壽也。』舍人曰：『老人氣衰，皮膚消瘠，背若鮐魚也。』」○董氏曰：「引，謂引之以美。翼，謂輔翼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祺，吉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介，❶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景福，大福也。」

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，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，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。

《行葦》七章，二章章六句，五章章四句。鄭氏作八章章四句，今從毛氏。

《既醉》，大音泰。平也。醉酒飽德，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。焉。丘氏曰：「成王之時，天下大平，無所施爲，但燕群臣而已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君臣湛湎於上，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，饑窮無聊，朝夕相聚，欲爲戎首。君雖有酒，豈能獨樂？夫唯民俗安靖於下，君臣肅恭於上，於是因祭祀之餘，旅酬徧及，非夫大平之時，能若是乎？」

「醉酒飽德」以下，皆講師附益之辭。

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。君子萬年，介爾景福。

朱氏曰：「德，王之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君子，斥成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爾，亦指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景，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周自文、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，無

❶「介」，原作「戒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所復事，故君子作詩，言王與群臣祭畢，而燕於寢，旅酬至無筭爵，醉之以酒，而飽之以德。」呂氏曰：「既飽以德，孰觀是禮而有得也？」○陳氏曰：「燕接之間，恩澤充足，故言『既飽以德』。」

既醉以酒，爾殽既將。君子萬年，介爾昭明。

鄭氏曰：「殽，俎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歸俎者，以牲體實之於俎也。《楚茨》篇：『爲俎孔碩，或燔或炙。』」○《國語》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，曰：「賞女以爵，罰女以無肴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將，行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亦奉持而進之意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昭明，明德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成王之待臣下如此，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天又光大汝成王，與之以昭明，使之永作明君也。」丘氏曰：「謂發其智慮也。」

昭明有融，高朗令終。令終有俶，尺叔反。公尸嘉告。

朱氏曰：「融，明之盛也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明而未融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朗，明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虛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令，善也。」朱氏曰：「令終，善終也。古器物銘云『令終』『令命』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俶，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嘉告，以善言告之，謂嘏辭也。」○丘氏曰：「言群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高朗而又令終，所謂『攸好德』，『考終命』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，何由知之？蓋有其始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固未終也，而既有其始矣。於是公尸又嘉告之。」

周之追王止於大王，則宗廟之祭，尸之尊者乃公尸也。自「既醉以酒」至「高朗令終」，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。自「令終有俶」至於卒章，皆追道祭之受福，以明頌禱之實也。

其告維何？籩豆静嘉。朋友攸攝，攝以威儀。

籩豆，解見《伐柯》。○鄭氏曰：「静嘉，潔清而美也。」長樂劉氏曰：「静，言其滌濯且敬也。嘉，言其新美而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朋友，指助祭者。」陳氏曰：「共事之人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之友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攸，所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攝，撿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公尸以善言告者，是何故乎？由祭饌則潔清而美，鄭氏曰：「籩豆之物，潔清而美，政平氣和所致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其設之也不諱，而爲之也至美。與『執爨踖踖，爲俎孔碩。君婦莫莫，爲豆孔庶』同意。」○陳氏曰：「《傳》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。」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，又曰：「各自收斂，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，《祭義》所謂『濟濟漆漆』是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攝以威儀，則其助祭也，莫或敢慢，與『既齊既稷，既匡既飭』同意。」當神之意也。」

威儀孔時，君子有孝子。孝子不匱，求位反。永錫爾類。

鄭氏曰：「孔，甚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時，謂時節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孝子，主人之嗣子也。《儀禮》，祭祀之終，有嗣舉奠。」吕氏曰：「祭祀之終，有嗣舉奠，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匱，竭也。類，善也。」

成王與助祭者，威儀既得其宜，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。神之錫汝以善，宜其永永不替也。

其類維何？室家之壼。苦本反。君子萬年，永錫祚才路反。胤。羊刃反。

《爾雅》曰：「宮中巷謂之壼。」董氏曰：「壼者，内也。自内以達外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祚，福也。胤，子孫也。錫之以善，孰大於此？」孔氏曰：「七章所言『天被爾禄，景命有僕』，即祚也。八章云『釐爾女士，從以孫子』，即胤也。此章舉其目，下章分説之。」

其胤維何？天被皮寄反。爾禄。君子萬年，景命有僕。

鄭氏曰：「被，覆被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僕，

附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屬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前章言『永錫祚胤』，謂祚及後胤也。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，故云『其胤維何』，其實先言祚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當使爾被天禄，而爲天命之所附屬，下章乃言子孫之事。」

其僕維何？釐力之反。爾女士。釐爾女士，從以孫子。

毛氏曰：「釐，予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女士，女而有士行者。從，隨也。天既予女，以女而有士行者，謂生淑媛，予眷反。使爲之妃，又使生賢知音智。之子孫以隨之，謂傳世也。」蘇氏曰：「予之以女士，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。」

《既醉》八章，章四句。

《鳧音符鷖於雞反》，守成也。大平之君子，能持盈守成，神祇祈支反。祖考安樂音洛。之也。孔氏曰：「物極則反，或將喪之。成之既難，守亦不易。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人苟不安，神何所依？惟能持盈守成，神祇亦得安矣。」

鳧鷖在涇，公尸來燕來寧。爾酒既清，爾殽既馨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成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鳧，水鳥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鳥》『鷉，沈鳧』，郭璞云：『似鴨而小，長尾，背上有文，今江東亦呼爲鷉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大小如鴨，青色，卑脚，短喙，水鳥之謹愿者也。』」鷖，鳧屬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蒼頡解詁》云：『鷖，鷗也。』」○涇，解見《谷風》。○張氏曰：「《鳧鷖》言天子之祭，而言公尸，何也？當成王之時，爲王尸者，有文王、武王，其上皆公尸也，故言公尸之尊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爾者，成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馨，香之遠聞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鳧鷖在涇、在沙，謂公尸和樂，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，得其所爾。在渚、在潨、在亹，皆水旁爾。鄭氏曲爲分别，以譬在宗廟等處

者，皆臆説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公尸來燕來寧，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。」〇孔氏曰：「福禄來成汝孝子也。」

鳧鷖在沙，公尸來燕來宜。爾酒既多，爾殽既嘉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爲。于僞反，協句如字。

毛氏曰：「沙，水旁也。」〇長樂劉氏曰：「宜者，宜之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爲，猶助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厚爲孝子也。」

鳧鷖在渚，之與反。公尸來燕來處。爾酒既湑，思汝反。爾殽伊脯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下。

毛氏曰：「渚，沚也。孔氏曰：「水中高地爲渚。」處，止也。」〇湑，解見《伐木》。

鳧鷖在潨，在公反。公尸來燕來宗。既燕于宗，福禄攸降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崇。

毛氏曰：「潨，水會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小水入大水也。」宗，尊也。」〇莆田鄭氏曰：「于宗，宗廟也。」〇呂氏曰：「崇，積而高大也。」

鳧鷖在亹，音門。公尸來止熏熏。許云反。旨酒欣欣，燔炙芬芬。公尸燕飲，無有後艱。

毛氏曰：「亹，山絶水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山當水路，令水勢斷絶也。」〇《後漢書·馬援傳》「浩亹」，注云：「浩，水名也。亹者，水流峽山間，兩岸深若門也。」熏熏，和説也。欣欣然，樂也。芬芬，香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令王自今，無有後艱。」

《鳧鷖》五章，章六句。

《假音暇樂》，嘉成王也。

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。保右音又。命之，自天申之。

毛氏曰：「假，嘉也。」〇陳氏曰：「民，在下之民也。人，在位之人也。」《皋陶謨》曰：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申，重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，以宜其民人，

而受天之禄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天之於成王，反覆眷顧之不厭。既保之右之命之，而又申重之也。」○《中庸》作「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」。《左氏傳》亦作「嘉樂」。

干禄百福，子孫千億。穆穆皇皇，宜君宜王。不愆起連反。不忘，率由舊章。

鄭氏曰：「干，求也。十萬曰億。」○《爾雅》曰：「穆穆，敬也。皇皇，美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天子穆穆，諸侯皇皇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君，諸侯也。王，天子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愆，過也。率，循也。」○長樂劉氏曰：「舊章，先王之禮樂政刑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成王干禄而得百福，故其子孫之蕃，至于千億，適爲天子，庶爲諸侯，無不穆穆皇皇，以遵成王之法者。」○《釋文》作「且君且王」，曰：「一本『且』並作『宜』字。」

威儀抑抑，德音秩秩。無怨無惡，烏路反。率由群匹。受福無疆，四方之綱。

鄭氏曰：「抑抑，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秩秩，有常也。」○莆田鄭氏曰：「群匹，群類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匹，耦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群臣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言成王有威儀，有令德，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，率用群臣以共治之，王享其福禄，揔其綱紀而已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從衆之欲，而己不自爲，是以能受無疆之福，爲四方之綱。」

之綱之紀，燕及朋友。百辟卿士，媚眉備反。于天子。不解佳買反。于位，民之攸塈。許器反。

董氏曰：「大作綱，小作紀。綱爲統，紀爲目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燕者，燕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朋友，群臣也。」丘氏曰：「諸侯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百辟，諸侯也。卿士，諸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媚，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塈，息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紀綱既正，無爲在上，與臣下燕飲而樂之。」○朱氏曰：

「百辟卿士，媚而愛之。維欲其不解于位，而爲民所安息也。」○《釋文》「不解」作「匪解」。

《泰誓》曰「友邦冢君」，《酒誥》曰「太史友」、「内史友」，則朋友者，合百辟卿士言之也。君燕其臣，臣媚其君，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。泰之時所憂者，怠荒而已。此詩所以終於「不解于位，民之攸塈」也。方嘉之又規之者，蓋臯陶賡歌之意也。民之勞逸在下，而樞機在上，上逸則下勞矣，上勞則下逸矣。「不解于位」，乃民之所由休息也。

《假樂》四章，章六句。

《公劉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成王將涖音利。政，戒以民事，美公劉之厚於民，而獻是詩也。

孔氏曰：「《周本紀》云『后稷生不窋，不窋生鞠陶，鞠陶生公劉』，是后稷之曾孫也。后稷本封於邰。」《史記》曰：「夏后氏政衰，去稷不務，不窋失其官，而奔戎狄之間。不窋孫公劉，雖在戎狄之間，復修后稷之業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周之有公劉，言乎其時則甚微，言乎其事則甚勤。稱時之甚微，以戒其盈。稱事之甚勤，以懲其逸。蓋召公之志也。」

篤公劉，匪居匪康。迺埸迺疆，迺積迺倉。迺裹音果。餱音侯。糧，音良。于橐他洛反。于囊。乃郎反。思輯音集。用光，弓矢斯張。干戈戚七歷反。揚，爰方啓行。

毛氏曰：「篤，厚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康，安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埸，畔也。疆，界也。積，委積也。朱氏曰：「露積也。」餱，食也。糧，糗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小曰橐，大曰囊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稱趙盾見靈輒餓，爲之簞食與肉，寘諸橐以與之。橐唯盛食而已，是其小也。《公羊傳》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，盛之巨囊，内可以容人，是其大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無底曰橐，有底曰囊。」○毛

氏曰：「輯，和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干，盾也。戈，句音鉤。孑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戚，斧也，揚，鉞音越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廣雅》曰：『鉞、戚，斧也。』則戚、揚皆斧鉞之别名。傳以戚爲斧，以揚爲鉞，鉞大而斧小。太公《六韜》云：『大柯斧重八斤，一名天鉞。』是鉞大於斧也。」○《左傳》工尹路曰：「君王命剥圭以爲鍼柲。」注：「鍼，斧也。柲，柄也。音祕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方，猶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后稷始封於邰，傳子不窋而失其官，犇於戎狄之間，再世不顯。其孫公劉，復修后稷之業，始居於豳，故召公稱之，以教成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，其在西戎，不敢寧居。以治其田疇，實其倉廩。既富且强，迺裹其餱糧，思以輯和其人民，而光顯其國家。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，爰始啓行，而遷國於豳焉。」

毛、鄭以公劉居於邰，而遭夏人亂，辟難遷於豳。且以爲在邰有疆埸積倉，爲夏人迫逐，乃棄而去。攷之是章，意象整暇，不見迫逐之事。以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參之，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，至公劉而復興疆埸積倉。内治既備，然後裹糧治兵，拓大境土，而遷都于豳焉。國都雖遷，向之疆埸積倉，固在其封内也。

先兄已亥之秋，復修是書，至此而終。自《公劉》之次章訖於終篇，則往歲所纂輯者，皆未及刊定。如《小序》之有所去取，諸家之未次先後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。今不敢復有所損益，姑從其舊，以補是書之闕云。

篤公劉，于胥斯原。既庶既繁，既順迺宣，而無永嘆。他安反。陟則在巘，魚輦反。復降在原。何以舟之？維玉及瑤，音遥。鞞必頂反。琫必孔反。容刀。

毛氏曰：「胥，相。宣，徧也。孔氏曰：「王肅云：『徧，謂廬井。』」巘，小山別於大山也。孔氏曰：「郭璞云：『山形如累兩甗，上大下小。』」舟，帶也。下曰鞞，上曰琫。」孔氏曰：「鞞者，刀鞘之名。琫者，鞘之上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廣平曰原。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，民既衆矣，既多矣，既順矣，皆安今之居，而無長嘆思其舊也。公劉之相此原地也，由原而升巘，復下在原。言反覆之，重居民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瑤，是玉之別名。公劉帶美玉及瑤，并鞞琫容飾之刀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。順，猶安也。宣，居之徧也。『維玉及瑤，鞞琫容刀』，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，而相邑居之所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巘，本又作甗。」

躋攀跋涉，賤者之事，非貴者所能堪也。公劉陟巘降原，其勞如此。視其何所佩服乎？則「維玉及瑤，鞞琫容刀」也。以如是之佩服，親如是之勞苦，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？

篤公劉，逝彼百泉，瞻彼溥音普。原。迺陟南岡，乃覯于京。京師之野，于時處處，于時廬旅，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。

鄭氏曰：「逝，往。瞻，視。溥，廣也。山脊曰岡，絶高謂之京。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，視其廣原可居之處，乃升南山之脊，乃見其可居者於京，謂可營立都邑。京地，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。于，於。時，是也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『逝彼百泉，瞻彼溥原』，只看百泉之往處，便知地形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，自下觀之，則往百泉而望廣原；自上觀之，則陟南岡而覯京師。審其可處矣，則經畫以定之，曰此可以居民，此可以廬賓旅，此可以施教令，此可以議政

事。蓋自遷豳，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京師，高丘而衆居之也。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，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。『曰嬪于京』、『依其在京』，則岐周之京也。『王配于京』，則鎬京也。《春秋》所書京師，則洛邑也。皆仍其本號而稱之，猶晉之云新絳、故絳也。愚按：洛邑亦謂之洛師，正京師之意也。於是言其所言，於是語其所語，無不於斯焉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覯，見也。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

篤公劉，于京斯依。蹌蹌七羊反。濟濟，俾筵俾几。既登乃依，乃造其曹。執豕于牢，酌之用匏。步交反。食音嗣。之飲於鴆反。之，君之宗之。

鄭氏曰：「公劉之居於此京，依而築宮室。其既成也，與群臣飲酒以落之。俾，使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蹌蹌濟濟者，禮容之盛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賓已登席坐矣，乃依几矣。曹，群也。執豕于牢，新國則殺禮也。孔氏曰：「乃使人造適其群牧，執其豕於牢中，以爲飲酒之殽。」酌之用匏，儉以質也。君之宗之，爲之君，爲之大宗也。」

「食之飲之，君之宗之」，謂既饗燕而定經制，使上下相維也。公劉之爲君久矣，於此始曰君之者，言公劉之整屬其民，上則皆統於君，下則各統於宗，其相維蓋如此也。古者建國立宗，其事相須。春秋之末，晉執蠻子以畀楚，楚司馬致邑立宗焉，以誘其遺民，而盡俘以歸。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，暫爲詐諼之計，猶必立宗焉。前乎此者，可知矣。

篤公劉，既溥既長，既景迺岡。相息亮反。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。其軍三單，音丹。度待洛

反。其隰原，徹田爲糧。度其夕陽，豳居允荒。

蘇氏曰：「宫室既成，則治其田原。既廣且長矣，於是考之日景，參之以高岡，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，水泉灌溉之利，辨其土宜，以授野人。」孔氏曰：「民居田畝，或南或北，皆須正其方面，故以日景定之。大名則山南爲陽，山北爲陰。但廣谷大川，有寒有暖不同，所宜則異，故相之也。流泉，所以灌溉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國之制三軍，以其餘卒爲羨。今公劉遷於豳，民始從之，丁夫適滿三軍之數。單者，無羨卒也。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，使出税以爲國用。什一而税謂之徹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小司徒》云：『凡起徒役，無過家一人，以其餘爲羨。』羨，謂家之副丁也。今言其軍三單，則是單而無副。以《周禮》言，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。徹，與《孟子》『百畝而徹』同。孟子説三代税法，其實皆什一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前既言『既庶既繁』，今更言其僅足三軍，何也？前既遷，復輯其民，是爲『既庶既繁』。今所謂僅足三軍，則三軍大國之制。於是始爲大國，則其軍僅足而已。且言其僅足者，爲將言其後『爰衆爰有』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周之徹法，自公劉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山西曰夕陽。荒，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允，信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，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民至此始受田，有常産矣。」○疏曰：「豳於漢屬右扶風，爲栒邑縣。」

篤公劉，于豳斯館。涉渭爲亂，取厲取鍛。丁亂反。止基迺理，爰衆爰有。夾其皇澗，遡其過古禾反。澗。止旅迺密，芮鞫居六反。之即。

毛氏曰：「館，舍也。正絶流曰亂。皇，澗名也。遡，鄉也。過，澗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夾其皇澗，遡其過澗，皆布居澗水之旁。水之外曰鞫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

章揔叙其所始終也。亂，舟之截流橫渡者。涉渭取材而爲之，以往來取厲取鍛也。厲，砥石也。鍛，鐵也。此言其始來居時，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。既止基於此矣，乃疆理其田野，則日益繁庶富足。其居有夾澗者，有遡澗者。其止居之衆，日以益密，乃復即芮鞫而居之，豳地日以廣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職方氏》『雍州，其川涇汭』，注云：『汭，在豳地。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曰：芮鞫之即。』」蘇氏曰：「芮水出吴山西北，東入涇。芮鞫，芮水之外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芮，水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芮之言内也，水之内曰隩。」

「止旅迺密，芮鞫之即」，風氣日開，民編日衆，規摹日廣，有方興未艾之象焉。周之王業，既兆于此矣。

《公劉》六章，章十句。

《泂音迥酌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皇天親有德，饗有道也。

泂酌彼行潦，音老。挹音揖。彼注兹，可以餴饎。尺志反。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

毛氏曰：「泂，遠也。行潦，流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行者，道也。潦者，雨水也。行道上雨水流聚，故云流潦也。」餴，餾也。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蒸之曰餴，均之曰餾。』《説文》曰：『餴，一蒸米也。餾，飯氣流也。』然則蒸米謂之餴，餴必餾而熟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餴，蒸米一熟。而以水沃之，乃再熟也。」饎，酒食也。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樂以彊教之，易以悦安之，民皆有父之尊，有母之親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遠酌彼行潦，挹之於彼，而注之於此，尚可以餴饎。豈弟君子，豈不爲民之父母乎？民歸之如父母，則皇天親之饗之矣。」蘇氏曰：「雖行潦汙賤之水，苟挹之於彼，而注之於此，則遂可以餴饎。《孟子》曰：『雖有惡人，齊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』此所以爲戒成王也。」

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，可以濯罍。音雷。

豈弟君子，民之攸歸。

毛氏曰：「濯，滌也。罍，祭器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司尊彝》云四時之祭皆有罍，是罍爲祭器也。《卷耳》云『我姑酌彼金罍』，則饗燕亦有罍。以此論祭事，故言祭耳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皇天親有德，饗有道，『民之攸歸』之類也。」

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，可以濯溉。古愛反。豈弟君子，民之攸塈。

孔氏曰：「《特牲》注云：『濯，溉也。』則溉亦是洗名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塈，息也。」

《泂酌》三章，章五句。

《卷音權阿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求賢用吉士也。

有卷者阿，飄風自南。豈弟君子，來游來歌，以矢其音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卷，曲也。飄風，回風也。矢，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陵曰阿。有大陵卷然而曲，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，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。」王氏曰：「有卷者阿，則虚中屈體之大陵。飄風自南，則化養萬物之迴風。不虚中，則風無自而入。不屈體，則風無自而留。其爲陵也不大，則其化養也不博。王之求賢，則亦如此而已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豈弟君子，指王也。矢，陳也。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，而賦其事，因遂歌以爲戒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飄作票，曰：「本亦作飄。」

此章具賦、比、興三義。其作詩之由，當從朱氏。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，當從毛氏。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，因以虚中、屈體、化養萬物爲比，則當如鄭氏、王氏之説也。三説相須，其義始備。

伴奂爾游矣，優游爾休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酋在由反。矣。

鄭氏曰：「伴奂優游，自休息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伴奂優游，閑暇之意。爾，皆指王也。」○董氏曰：「能充其性，則能似其先

君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彌者，充而成之，使無間之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酋，終也。」

自此章以下，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。國家閑暇，君臣游衍，可謂伴奐而優游矣。所願乎成王者，惟充其性，似先公之克終而已。俾爾者，祝辭也。彌爾性者，祝其進益成就，至於無虧闕之地也。似先公者，召公，周之尊老，故其祝成王，遠本先公，不忘舊也，祝之所以戒之也。

爾土宇昄符板反。章，亦孔之厚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百神爾主矣。

毛氏曰：「昄，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章，著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成王承文、武之緒，其土宇大而且著，其厚甚大，不可以有加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百神爾主矣，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。」

土宇既厚，惟祝其彌爾性，長爲百神之主而已。天子者，百神之主也。苟以逸欲虧其性，則天位難保，將無以主百神矣。上二句嘆而美之，下三句祝而戒之也。前後兩章亦然。

爾受命長矣，茀芳弗反。祿爾康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純嘏爾常矣。

陳氏曰：「爾受天命，累世已久，福祿已安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茀，福。康，安也。純，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嘏，福也。常，常享此福也。」

自三章至此章，皆嘆美祝戒之辭。雖未及於求賢，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，主百神而常純嘏者，果何以致之乎？其意蓋在其中矣。

有馮符冰反。有翼，有孝有德，以引以翼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爲則。

毛氏曰：「有馮有翼，馮依輔翼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在前則有馮，在側則有翼。」○王

氏曰：「以引，引其前。以翼，翼其左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則，法也。」

是詩雖戒求賢，然詠歌以道之，故其辭從容不迫。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。「有馮有翼」，自成王言之也。成王之左右前後，當有所馮依，有所輔翼，必多得有孝者、有德者，然後可也。「以引以翼」，自賢者言之也。有孝有德之人，在王左右，以引以翼，然後王德罔愆，可以爲四方之法也。賢者之行非一端，必曰「有孝有德」，何也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，其所以興起善端，涵養德性，鎮其躁而消其邪，日改月化，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。故宣王之在内者，唯云「張仲孝友」。而蕭望之亦謂「張敞材輕，非師傅之器」，皆此意也。

顒顒卬卬，如圭如璋，令聞令望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爲綱。

毛氏曰：「顒顒，温貌。卬卬，盛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令，善也。王有賢臣，與之以禮義相切瑳，體貌則顒顒然敬順，志氣則卬卬然高朗，如玉之圭璋也。人聞之則有善聲譽，人望之則有善威儀，德行相副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遠之則有令聞，❶近之則有令望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爲四方之綱紀。」

此章與前章相承，「有馮有翼，有孝有德，以引以翼」，則「顒顒卬卬，如圭如璋，令聞令望」矣。❷

鳳皇于飛，翽翽呼會反。其羽，亦集爰止。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

毛氏曰：「鳳凰，靈鳥也。雄曰鳳，雌曰

❶「聞」，原作「問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蘇轍《詩集傳》改。

❷「聞」，原作「問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凰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翽翽，羽聲也。因時鳳凰至，故以喻焉。媚，愛也。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藹藹，衆多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鳳皇于飛，則翽翽其羽，而集於其所止矣。藹藹王多吉士，則維王之所使，而皆媚于天子矣。媚，媚愛也，非邪媚之謂也。」

自此以下，廣言人材之盛也。「亦集爰止」，言其萃聚也。

鳳皇于飛，翽翽其羽，亦傅音附。于天。藹藹王多吉人，維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

鄭氏曰：「傅，猶戾也。命，猶使也。親愛庶人，謂撫擾之。」

「亦傅于天」，言布散也。

鳳皇鳴矣，于彼高岡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陽。菶菶布孔反。萋萋，七西反。雝雝喈喈。音皆。

朱氏曰：「興下章之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山東曰朝陽。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朝先見日也。』」菶菶萋萋，梧桐盛也。雝雝喈喈，鳳凰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岡，山脊。鳳凰非梧桐不棲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木》云『櫬，❶梧』，郭璞曰：『今梧桐。』又曰『榮，桐木』，郭璞曰：『即梧桐也。』然則梧、桐，一木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朝陽，明顯之處也。」

君子之車，既庶且多。君子之馬，既閑且馳。矢詩不多，維以遂歌。

鄭氏曰：「庶，衆。閑，習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承上章之興也。菶菶萋萋，則雝雝喈喈矣。君子之車馬衆多，則亦足以待賢者矣。」

高岡，顯地也。梧桐，嘉木也。鳳凰棲鳴其間，可謂得其所矣，故極言菶

---

❶「櫬」，原作「儭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、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菶萋萋之盛，雝雝喈喈之樂，以形容之。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，苟得衆賢載之，其光華和樂，殆非形容所及也。有其時，有其具，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。「矢詩不多，維以遂歌」者，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，其辭本不多也。意不能已，遂歌而至於累章耳。

《卷阿》十章，六章章五句，四章章六句。

變大雅

《民勞》，召穆公刺厲王也。鄭氏曰：「厲王，成王七世孫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世本》及《周本紀》皆云成王生康王，康王生昭王，昭王生穆王，穆王生恭王，恭王生懿王及孝王，孝王生夷王，夷王生厲王，凡九王。從成王言之，不數成王，又不數孝王，故七世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召穆公，康王之後，名虎。」

吕氏曰：「《民勞》，皆諫辭也。」

民亦勞止，汔許一反。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無縱詭俱毁反。隨，以謹無良。式遏寇虐，憯七感反。不畏明。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。

吕氏曰：「五章章之始皆言『民亦勞止』、『惠此中國』者，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。中言『無縱詭隨』、『式遏寇虐』者，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。章末之言，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，使之去危即安，去惡從善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汔，幾也。康、綏，皆安也。惠，愛也。今周民罷勞矣，王幾可以小安之乎？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。京師者，諸夏之根本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中國，京師也。四方，諸夏也。憯，曾也。柔，安也。」〇吕氏曰：「憯不畏明，不畏天明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，維無良之人，將悦其君而竊其權，以爲寇虐則爲之，故無縱詭

隨，則無良之人肅。無良之人肅，則寇虐無畏之人止，然後柔遠能邇，而王室定矣。」〇李氏曰：「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，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，亦已晚矣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詭隨，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。能，順習也。」鄭氏曰：「能，猶伽也，順伽其近者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伽，檢字書，未見所出。」疏曰：「《尚書》注以能爲恣，則此云伽者，與恣同，謂順適其意也。」

一言而喪邦，曰惟予言而莫予違，則詭隨之人，誠覆邦家之人也。「無縱詭隨」，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。小人不畏天明，苟縱而不遏，其爲惡無所限極也。
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休。惠此中國，以爲民逑。無縱詭隨，以謹惛音昏。怓。女交反。式遏寇虐，無俾民憂。無弃爾勞，以爲王休。

鄭氏曰：「休，止息也。逑，聚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言使民無離散也。」惛怓，猶讙譁也。勞，猶功也。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，以爲女王之美。述其始事者，誘掖之也。」
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息。惠此京師，以綏四國。無縱詭隨，以謹罔極。式遏寇虐，無俾作慝。吐得反。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。

毛氏曰：「息，止也。慝，惡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罔，無。極，中也。」李氏曰：「不中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，言王當敬慎其威儀，則能親近有德之人，蓋禮貌苟衰，則有德之人去之矣。」

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。
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愒。起例反。惠此中國，俾民憂泄。無縱詭隨，以謹醜厲。式遏寇虐，無俾正敗。戎雖小子，而式弘大。

毛氏曰：「愒，息。泄，去也。鄭氏曰：「泄，猶出也，發也。」醜，衆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厲，惡也。敗，壞也。無使正道壞。戎，猶女也。孔氏曰：「孫毓云：『戎之爲女，詩人通訓。』」

式，用也。弘，猶廣也。今王女雖小子自遇，而女用事於天下，甚廣大也。《易》曰：『君子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？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者乎？』是以此戒之。」
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安。惠此中國，國無有殘。無縱詭隨，以謹繾音遣。綣。起阮反。式遏寇虐，無俾正反。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。

李氏曰：「國無有殘，言國無殘敗之禍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繾綣，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正，敗者敗而已，未盡反而爲不正也。正反，則無正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王乎，我欲令女如玉然，故作是詩，用大諫正女。此穆公至忠之言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。」

《民勞》五章，章十句。

《板音版》，凡伯刺厲王也。❶鄭氏曰：「凡伯，周同姓，周公之胤也，入爲王卿士。」疏曰：「畿內之國。」

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癉。當但反。出話不然，爲猶不遠。靡聖管管，不實於亶。猶之未遠，是用大諫。

毛氏曰：「板板，反也。癉，病也。話，善言也。管管，無所依也。亶，誠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卒癉，盡病也。猶，謀也。爲謀不能遠圖，不知禍之將至。靡聖管管，言王無聖人之法度，管管然以心自恣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天使下民皆病，則反其常道矣。天降禍如此，可不慎哉？吾出話以誥之，厲王不以爲然，而且肆於民上。其所謀皆不遠，惟耽樂於目前，不知禍之將至也。人苟知聖人之法度，則必戰戰兢兢，不敢苟作。其心既無聖人矣，則矯誣詐僞，何所不至哉？朱氏

❶「伯」，原作「百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曰：「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，恣己妄行，無所依據，又不實之於誠信。」惟其謀猷如此不遠，我是用大諫也。」

天之方難，無然憲憲。天之方蹶，俱衛反。無然泄泄。以世反。辭之輯音集。矣，民之洽矣。辭之懌音亦。矣，民之莫矣。

毛氏曰：「憲憲，猶欣欣也。蹶，動也。泄泄，猶沓沓也。輯，和。洽，合。懌，說。莫，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難，艱難也。蹶，震動也。厲王暴虐恣行，故告之曰：『天方爲艱難，以震動周室。無爲是憲憲而不顧，沓沓而不已。李氏曰：「天方降艱難於王，王何爲欣欣然不懼？」是不能以服民，祇以速亂而已。民之不順，非有異志也，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。苟無欲害之之心，而出好言焉，民今洽而定矣。』」

我雖異事，及爾同寮。我即爾謀，聽我囂五刀反。囂。我言維服，勿以爲笑。先民有言，詢于芻初俱反。蕘。如謡反。

呂氏曰：「『我雖異事，及爾同僚』者，與執政公卿言也。不敢斥王，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。」陳氏曰：「責其用事之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寮，官也。囂囂，猶聱聱也。芻蕘，薪采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及，與。即，就也。我雖與爾職事異，乃與女同官，俱爲卿士。就女而謀，女反聽我言，聱聱然不肯受。服，事也。我所言乃今之急事，女無笑之。先民，古之賢者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囂囂，自大之意。言自大而不孫，不能用其謀也。芻蕘尚所當詢，況及爾同僚者乎？」

天之方虐，無然謔謔。虛虐反。老夫灌灌，古亂反。小子蹻蹻。其略反。匪我言耄，莫報反。爾用憂謔。多將熇熇，許酷反。不可救藥。

毛氏曰：「灌灌，猶欵欵。蹻蹻，驕貌。

李氏曰：《説文》：『蹻蹻，舉足高也。』以足高之意觀之，是驕之意。」熇熇然，熾盛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説文》：『熇熇，火熱貌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謔謔，戲侮也。言天方將爲虐，李氏曰：「言天之將虐，以喪國家。」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？老者知其不可，而盡其欵誠以告之，少者不信而驕之，故曰：『非我老耄而妄言，乃女以憂爲戲耳。夫憂未至而救之，猶可爲也，苟俟其益多，則如火之盛，不可復救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老夫，自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如人病甚，不可救以藥。」王氏曰：「《列子》曰：『曾不發藥乎？』左氏曰：『不如聞而藥之也。』與此『救藥』同意。」

天之方懠，才細反。無爲夸苦花反。毗。威儀卒迷，善人載尸。民之方殿屎，許伊反。則莫我敢葵。喪亂蔑資，曾莫惠我師。

毛氏曰：「懠，怒也。夸毗，以體柔人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訓》云：『夸毗，體柔也。』李巡曰：『屈己卑身，求得於人，曰體柔。』然則夸毗者，便僻其形體，以順從於人。」殿屎，呻吟也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殿，《説文》作念。屎，《説文》作吚。」蔑，無。資，財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天方怒女輩，汝宜誠實以應天，無爲便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君臣之威儀盡迷亂，賢人君子則如尸矣，不復言語。王氏曰：「善人載尸，則不言不爲，飲食而已，畏禍故也。」葵，揆也。民窮困如此，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民方疾痛呻吟，而莫敢揆其事者，故民喪亂無資。王曾莫惠我師，多瘠罔詔也。」

天之牖民，如壎許元反。如篪，音池。如璋如圭，如取如攜。攜無曰益，牖民孔易。民之多辟，匹亦反。無自立辟。婢亦反。

毛氏曰：「牖，道也。如壎如篪，言相和也。如璋如圭，言相合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半圭爲璋，合二璋則成圭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攜，取，言其易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，則教不肅而成，其政不嚴而治。

苟將求益於民，則牖民之道變易矣。益者，言其無求多也。特言攜者，以帶上文言之耳。今之民既多邪僻矣，而王又爲邪僻，何以牖民哉？」

亂雖極矣，道之者，固有簡易之理。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，行其所無事，斯可矣。

价人維藩，大音泰。師維垣。大邦維屏，大宗維翰。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。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。

毛氏曰：「价，善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价人，善人也。大師，大衆也。大宗，巨室也。善人也，大衆也，大邦也，巨室也，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。宗子，同姓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藩者，園圃之籬。垣者，小牆之名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屏，樹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翰，幹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，在此數者。苟懷之以德，則無有不寧矣。宗子維城，言同姓之宗子，亦當以德懷之。詩人以『懷德維寧』間於中，則『宗子維城』，亦當以德懷之也。《左氏》曰：『君其修德以固宗子，何城如之？』所謂『宗子維城』是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懷德維寧，則德是五者之助。不然，則乖離而城壞。城壞，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，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。」

前章告以爲治之本，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。

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。敬天之渝，用朱反。無敢馳驅。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。

毛氏曰：「戲豫，謂逸豫也。馳驅，自恣也。王，往。旦，明。游，行。衍，溢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渝，變也。及，與也。昊天在上，仰之皆謂之明。常與女出入往來，游溢相從，可不慎乎？」〇横渠張

氏曰：「天體物而不遺，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。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無一事而非仁也。『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』，無一物之不體也。」又曰：「在《詩》，亦儘説鬼神，如云『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』，❶言鬼神體着萬物，鑒察只在左右。」〇朱氏曰：「《板》，板也，難也，蹶也，虐也，憯也，其怒而變也甚矣，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，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？」〇李氏曰：「末章所言，《文王》『在帝左右』是也。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，蓋古人責難於君，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，孔孟告之，無非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。乃知古人之事君，無不然也。」

《板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生民》之什十篇，六十四章，四百三十三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

❶「及」，原作「反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

蕩之什

《蕩唐黨反》，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。

歐陽氏曰：「穆公見厲王無道，知其必亡，而自傷周室爾。所以言不及厲王，而遠思文王、殷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《蕩》之所以爲《蕩》，由詩有『蕩蕩上帝』也。《詩序》以爲『天下蕩蕩，無綱紀文章』，則非詩之意矣。」

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必亦反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匹亦反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。亦林反。❶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

歐陽氏曰：「蕩蕩，廣大也。」○呂氏曰：「蕩蕩乎上帝，吾王非下民之君乎？疾威乎上帝，吾王之命何多僻乎？窮而呼天之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辟，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多辟，多邪僻。烝，衆。鮮，寡。克，能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疾威上帝者，因厲王之疾威。又呼天而告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諶，信也。天生衆民，其命有不可信者，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，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，是以致此大亂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，而卒自解之如此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民受天地之中，所謂命也。能者養之以福，不能者敗以取禍。受天地之中一也，則『靡不有初』。敗以取禍者衆，則『鮮克有終』。『鮮克有終』，則命靡諶矣。」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曾是彊禦，曾是掊蒲

❶「亦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市」，當據改。

侯反。克，曾是在位，曾是在服。天降滔他刀反。德，女興是力。

歐陽氏曰：「二章以下，乃條陳王者之過惡。言此等事，皆殷紂所行。文王咨嗟以戒於初，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彊禦，彊梁禦善也。服，服政事也。滔，慢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所使在位、在服，皆彊禦掊斂好勝之人也。彊禦、掊克，是謂滔德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，女又興而任之，何哉？」

力，言任之之堅也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而秉義類，彊禦多懟。直類反。流言以對，寇攘式内。侯作側慮反。侯祝，周救反。靡届靡究。

朱氏曰：「而，亦女也。義類，猶善道也。懟，怨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女爲人君，以『秉義類』爲事，乃『彊禦多懟』，有忠告善道，則以流言對，所爲如此，非所以『秉義類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寇盜攘竊爲姦宄者，而王信之，使用事於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作祝，詛也。届，極。究，窮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侯，維也。與群臣乖争相疑，而詛祝無極已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作，本或作詛。」

無道之君，雄猜忌克，不責己而怨人，故曰：「彊禦多懟。」其聞規諫，謾爲浮語以應之，而心不在焉，故曰：「流言以對。」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女炰白交反。烋火交反。于中國，斂怨以爲德。不明爾德，時無背布内反。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蒲回反。無卿。

毛氏曰：「炰烋，猶彭亨也。鄭氏曰：「炰烋，自矜氣健之貌。」」無背無側，後無臣，側無人也。無陪，無陪貳也。無卿，無卿士

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紂虛驕作氣於中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斂怨以爲德，多爲可怨之事，而力行之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亂世之君，是非顛倒，邪正錯亂，無人以輔弼之故也。故曰：『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』」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天不湎面善反。爾以酒，不義從式。既愆爾止，靡明靡晦。式號式呼，俾晝作夜。

蘇氏曰：「湎，沉湎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酒誥》注云：『飲酒齊色曰湎。』然則湎者，湎然齊一之辭。」止，容止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天之立君，以爲民也，未嘗使汝沉湎如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天不使爾沈湎於酒，而惟不義之從也。式，用也、法也。」○疏曰：「既愆汝之容止，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。叫號讙呼，使晝日作夜，不嘗視事。」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如蜩如螗，音唐。如沸如羹。小大近喪，人尚乎由行。内奰皮器反。于中國，覃及鬼方。

毛氏曰：「蜩，蟬也。螗，蝘音偃。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虫》云『蜩、蜋蜩，螗』，❶舍人曰：『皆蟬也。方語不同，三輔以西爲蜩，梁宋以東謂爲蝘。』然則螗、蝘，亦蟬之別名耳。」奰，怒也。鬼方，遠方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易·既濟》：『高宗伐鬼方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飲酒號呼之聲，如蜩螗之鳴。其笑語沓沓，又如湯之沸，羹之方熟。殷紂之時，君臣失道如此，且喪亡矣。時人化之甚，尚欲從而行之，不知其非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昏亂如此，故内自中國，外及鬼方，莫不怒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覃及，延及也。」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。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

❶「螗」下，《爾雅注疏》有「蜩」字。

朱氏曰：「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，但以殷不用舊，致此禍爾。老成人，舊臣。典刑，舊法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，然典刑尚在，可循守也。曾是莫聽，此大命所以傾也。」

大命，國命也。

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人亦有言，顛沛之揭，紀竭反。枝葉未有害，本實先撥。蒲末反。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

毛氏曰：「顛，仆。沛，拔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揭，蹶貌。撥，猶絕也。言大木揭然將蹶，枝葉未有折傷，其根本實先絕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『枝葉未有害，本實先撥』者，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，天下諸侯未盡叛，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。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，然知其必亡者，以王爲無道，根本先壞爾。王者，國之本也。又曰『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』者，言非獨文王之鑒殷，殷之初興，亦鑒夏之亡矣。謂今既然，則後之興者，當又鑒厲王也。此言傷之尤深者。」

《蕩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抑》，衛武公刺厲王，亦以自警也。李氏曰：「説此詩者，分別以爲如何是刺厲王，如何是自警，非也。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，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。然則己亦當慎威儀矣，不必分別也。」

抑抑威儀，維德之隅。人亦有言，靡哲不愚。庶人之愚，亦職維疾。哲人之愚，亦維斯戾。

毛氏曰：「抑抑，密也。孔氏曰：「舍人曰：『抑抑威儀，靜密也。』」隅，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隅者，角也。廉者，稜也。角必有稜，故云『隅，廉』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德，譬則宮城也。儀，譬則隅也。視其隅，則宮城之中可知矣。有諸中，必形於外故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古之賢者，道行心平，可外占而知內。今王暴虐，

賢者皆佯愚，不爲容貌，如不肖然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庶人之愚，亦職維疾』者，則天性之疾也。孔子曰：『古者民有三疾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衆人無知，愚是其常也。賢者而爲愚，畏懼於罪也。」

此詩以威儀爲主，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。蓋至切至近，莫過於此也。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，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飾，愚以求免，其時蓋可知矣。人亦有言者，時人之語也。

無競維人，四方其訓之。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訏況于反。謨定命，遠猶辰告。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

鄭氏曰：「競，强也。人君爲政，無强於得賢人。得賢人，則天下化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苟能得人，則四方皆訓效之矣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覺，警動也。言德行修著，可以動人，則四國服從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訏，大也。謨，謀也。辰，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猶，圖也。則，法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人君必先任賢臣，内秉德以服天下。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，遠圖而時告之。政事既修，又能敬其威儀，以爲民則，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。」

動民以行不以言。德行者，不言而信，覺民之大者也，故曰：「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」所謀不止於一身，而計天下之安危；所謀不止於一時，而監百世之損益，所謂大其謀也。既大而謀，以定其命矣，猶未敢輕出，復長慮却顧，思其所終，稽其所弊，然後以時而播告焉，故曰：「訏謨定命，遠猶辰告。」用人也，修德也，出命也，治道之大端既備，又終之以威儀者，蓋本其切近者言之，以承前章之意也。

其在于今，興迷亂于政。顛覆厥德，荒湛都

南反，下同。于酒。女雖湛樂從，弗念厥紹。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。

歐陽氏曰：「一章、二章皆汎論，此章乃專以刺王。」〇王氏曰：『其在于今，興迷亂于政』者，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也。顛覆厥德，以荒湛于酒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荒，廢。湛，樂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汝雖湛樂之從，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，言當念之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弗念厥紹，故『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』也。克共者，不敢慢之謂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曾不知先王之成法，以敬其明刑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敷，廣也。」

肆皇天弗尚，如彼泉流，無淪音倫。胥以亡。夙興夜寐，洒埽廷內，維民之章。脩爾車馬，弓矢戎兵，用戒戎作，用逿他歷反。蠻方。

王氏曰：「『肆皇天弗尚』者，厲王所爲，如上所刺，故今皇天弗尚也。」李氏曰：「天弗崇尚者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淪，率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胥，皆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弗尚，厭弃之也。天所不尚，則淪胥以亡，如泉流之易矣。言無者，戒之欲其不至是也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淪胥以亡者，君臣皆將滅亡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洒，灑。章，表也。逿，遠也。」〇陳氏曰：「王若不慎，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亡矣。❶正宜早夜自爲潔除，以爲民之章。脩戎器以防內外，庶幾免陷溺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洒埽庭內，只是脩潔其朝廷爾。當時沉荒于酒，貪目前之樂，而忘意外之變，故戒之以脩武備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用戒戎作，用此備兵事之起。蠻方，九州之外不服者。」〇王氏曰：「用攘蠻夷而逖之也。」

質爾人民，謹爾侯度，用戒不虞。慎爾出

❶「陷」，原作「滔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話，敬爾威儀，無不柔嘉。白圭之玷，丁簟反。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

毛氏曰：「質，成也。」歐陽氏曰：「質，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侯度，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。天子苟内失其人民，而外慢其諸侯，則將有不虞之禍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話，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嘉，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玷，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玉之缺，尚可磨鑢而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玉玷尚可磨，言語一失，莫能救之，其戒深切矣。」

柔者，遜順之辭也。

無易由言，無曰苟矣，莫捫音門。朕舌。言不可逝矣，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。惠于朋友，庶民小子。子孫繩繩，萬民靡不承。

孔氏曰：「王無得輕易於言語，無得言苟且。如是，假有不善人，無執持我舌，而不聽我言者。言往則不可復改，故須慎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莫，無。捫，持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詁》云：『朕，我也。』自周以前，朕爲通言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逝，往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讎，答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言出乎身，加乎民。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『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』，『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』。言行，君子之樞機，其施報必然，不可掩也。王苟能惠於朋友，以及庶民小子，則子孫繩繩然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。惠之所及，子孫且受其福，則怨之所積，雖子孫亦受其禍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朋友，謂諸侯及卿大夫等，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子孫繩繩而不絶也。」

由言，言之所由發也。

視爾友君子，輯音集。柔爾顔，不遐有愆。相在爾室，尚不媿于屋漏。無曰不顯，莫予云覯。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音亦。思。

歐陽氏曰：「戒王起居左右，當友君子，和柔其顏以接之，以習爲善道，則庶幾遠罪也。不遐，遐也。詩人語常如此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輯，和也。西北隅謂之屋漏。覯，見也。格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遐，遠也。矧，況。射，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，當庶幾不媿于屋漏，然後可。無曰此非顯明之處，而莫予見也。當知神之至也，不可得而測度，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？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而慎其獨也。是則修之至也。」

思，語辭也。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。

辟爾爲德，俾臧俾嘉。淑慎爾止，不愆于儀。不僭不賊，鮮息淺反。不爲則。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。彼童而角，實虹户公反。小子。

李氏曰：「辟，君也。人君之爲德，必臧善，必嘉美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止，容止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慎其容止，不過愆於威儀。不僭差，不賊害，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僭，差也。」○橫渠張氏曰：「不僭不賊，則人當效之，猶投桃報李之必然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童，無角者也。虹，潰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童無角理，譬我施惡，無報我以善之理。謂童而角，實惑小子耳，非其理也。」

厲王不君，故戒以「君爾爲德，俾臧俾嘉」，欲其盡君德之善也。「淑慎爾止，不愆于儀」，此詩以威儀爲主，故屢言之。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，猶投桃報李，蓋必然之理。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，而欲民應之不悖，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，天下寧有此理哉？潰亂王聽，使至傾覆者，實此曹耳。

荏而甚反。染而漸反。柔木，言緡之絲。温温恭人，維德之基。其維哲人，告之話言，順德之行。其維愚人，覆謂我僭，民各有心。

毛氏曰：「緡，被也。柔忍之木荏染然，人則被之弦以爲弓。」❶○歐陽氏曰：「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柔和之木，乃弓之材。温恭之人，乃德之質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話言，古之善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覆，猶反也。僭，不信也。語賢知之人以善言，則順行之。告愚人，反謂我不信。民各有心，二者意不同也。」

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，故有可告語者，有不可告語者。若厲王，蓋不可告語矣。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焉，下章所言是也。

於音烏。乎音呼。小子，未知臧否。音鄙。匪手攜之，言示之事。匪面命之，言提音啼。其耳。借曰未知，亦既抱子。民之靡盈，誰夙知而莫音暮。成？

鄭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於乎，傷王不知善否。我非但以手攜挈之，親示以其事之是非；我非但對面語之，親提撕其耳。此言以教道之，孰不可啓覺？假令人云王尚幼少，未有所知，亦以抱子長大矣，不幼少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靡盈，不自滿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人若不自盈滿，能受教戒，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？」○毛氏曰：「莫，晚也。」

武公之於厲王厚矣，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，猶疑其未知臧否也。

昊天孔昭，我生靡樂。視爾夢夢，莫空反。我心慘慘。七感反。誨爾諄諄，之純反。聽我藐藐。美角反。匪用爲教，覆用爲虐。借曰

---

❶「柔忍」至「爲弓」十五字，據《毛詩正義》應爲鄭箋。

未知，亦聿既耄。莫報反。

毛氏曰：「夢夢，亂也。慘慘，憂不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孔，甚。昭，明也。昊天乎乃甚明，察我生無可樂也。視王之意夢夢然，我心之憂悶慘慘然。怨其自恣，不用忠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聽我藐藐，藐藐然不入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告教王，❶口語諄諄然，王聽聆之，藐藐然忽略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君暗於上，臣憂於下。臣言甚至，而君聽甚忽，不以爲德，而反以爲罪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，覆以我爲虐之也。」

既耄，非謂其老也，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，甚言之也。

於乎小子，告爾舊止。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。天方艱難，曰喪厥國。取譬不遠，昊天不忒。他得反。回遹于橘反。其德，俾民大棘。

鄭氏曰：「止，辭也。不忒，不差忒也。大棘，大困急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我所告爾者，非我妄言，皆據舊事之已然者，庶幾聽我，猶可不至於大悔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方艱難周室，曰吾將喪其國，譬如夏商，其類不遠，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？然王曾不悟，益爲邪僻之行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。」

《史記》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，《國語》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《懿》以自儆，韋昭謂《懿》即《抑》也，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。今考其文，如曰「在于今，興迷亂于政」，曰「匪手携之，言示之事。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」，曰「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」，夫豈追刺之語乎？《史記》、《國語》殆未

❶「告教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教告」。

可據，一以詩爲正可也。

《抑》十二章，三章章八句，九章章十句。

《桑柔》，芮伯刺厲王也。鄭氏曰：「芮伯，畿内諸侯，王卿士也，字良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書序》注云：『芮伯，周同姓，國在畿内。』則芮伯，姬姓也。杜預云：『芮國，在馮翊臨晉縣。』則在西都之畿内也。《左傳》引『大風有隧』，以爲芮良夫之詩。」

菀音鬱。彼桑柔，其下侯旬，捋力活反。采其劉。瘼音莫。此下民，不殄心憂。倉初亮反。兄音況。填音塵。兮。倬彼昊天，寧不我矜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菀，茂盛貌。旬，言陰均也。瘼，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菀然而茂盛者，彼桑也。其葉稚而柔濡，故菀然茂盛。於此之時，人息其下，維均得蔭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及採其劉，則其下民爲日所暴，不見茈蔭而瘼矣。王失德剥喪，無以茈蔭其民之譬也。劉，殺也，殺言盡之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他木皆有枝葉，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，惟桑以葉用於人，常見捋采爲空枝，而人不得蔭其下，故以爲喻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殄，絶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倉，喪。兄，滋。填，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倉之爲喪，其義未聞。況，訓賜也。賜人之物，則益滋多，故況爲滋也。《釋言》云：『烝，塵也。』孫炎曰：『烝，物久之塵。』則塵爲久義。古者塵、填字同，故填得爲久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兄，本作況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憂之，不絶於心，悲之益久而不已，王氏曰：「愴則滋久也。」號天而訴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倬，明大貌。」

四牡騤騤，旟旐有翩。亂生不夷，靡國不泯。面忍反。民靡有黎，具禍以燼。於乎有哀，國步斯頻。

毛氏曰：「騤騤，不息也。鳥隼曰旟，龜蛇曰旐。翩翩，在路不息也。夷，平。泯，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厲王之亂，天下

征伐不息，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亂日生不平，無國不見殘滅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黎，黑也。周曰黎民，秦曰黔首，黎則黔首之謂也。民靡有黎，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具，猶俱也。俱遇此禍以爲燼。」歐陽氏曰：「皆爲灰燼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頻，急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嗚呼可哀乎，國運如此之頻促也。」

國步蔑資，天不我將。靡所止疑，云徂何往？君子實維，秉心無競。誰生厲階？至今爲梗。古杏反。

鄭氏曰：「將，猶養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國運困窮，天不我養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欲避禍亂，疑於所往，天下皆是也，則『靡所止疑，云徂何往』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徂，亦往也。云往耳，而果何所往也？」○毛氏曰：「厲，惡。梗，病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君子實維，秉心無競。誰生厲階？至今爲梗』者，民歸咎於上之辭也。言君子本無彊争之心，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，爲今人之病？意若禍有根原，其來也遠，而今人適遭之耳。其實刺禍由王致也。」

憂心慇慇，念我土宇。我生不辰，逢天僤都但反。怒。自西徂東，靡所定處。多我覯痻，武巾反。孔棘我圉。

毛氏曰：「宇，居。僤，厚也。圉，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辰，時也。痻，病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念己之鄉土居宅也，我生不得時，正逢天之厚怒，使我從西而往於東，無所安定而居處，是逢天怒時，故遭此勞役也。又自歎傷多矣，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，我之在邊垂甚勞也。」

爲謀爲毖，亂況斯削。告爾憂恤，誨爾序爵。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？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？

毛氏曰：「毖，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恤，亦憂也。逝，猶去也。序爵，次序賢能之爵。朱氏曰：「序爵，辨別賢否之道也。」執熱，手持熱物。淑，善。胥，相。及，與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豈不爲謀且慎哉？然而不得其道，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。故告之以其所當憂，誨之以敘爵。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，賢者之能已亂，猶濯之能解熱耳。今王之所任者，其何能善哉？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。」

如彼遡風，亦孔之僾。音愛。民有肅心，荓普耕反。云不逮。好是稼穡，力民代食。稼穡維寶，代食維好。

毛氏曰：「遡，鄉也。僾，唈。荓，使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使人唈然，如鄉疾風不能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唈者，風唈人氣，故云使人不能息。息，謂喘息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君子視厲王之亂，悶然如遡風之唈而不息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民有肅然之心，本無怠慢，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。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，則其不逮者，非民之罪也，王使之也。故芮伯告王曰『好是稼穡』，言不敢輕於民力也。其有功於民者，則使之代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稼穡惟寶，代食維好』者，稼穡可寶，當以祿養賢才，而刺王不然也。」

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。降此蟊賊，稼穡卒痒。音羊。哀恫音通。中國，具贅之芮反。卒荒。靡有旅力，以念穹蒼。

歐陽氏曰：「天降喪亂，將滅亡我王室。朱氏曰：「滅我所立之王。」而歲又蝗螟爲災，稼穡盡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蟲食苗根曰蟊，食節曰賊。耕種曰稼，收斂曰穡。卒，盡也。痒，病也。恫，痛也。具，皆。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贅，屬也。朱氏曰：「言危也。《春秋傳》曰『君若贅旒

然』，與此贅同。」荒，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旅，與膂同。言困之極，無力以念天禍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穹蒼，天也。穹言形，蒼言色也。」

維此惠君，民人所瞻。秉心宣猶，考慎其相。維彼不順，自獨俾臧。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。

鄭氏曰：「惠，順。宣，徧。猶，謀也。考其輔相之行，然後用之，言擇賢之審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古者順道之君，爲百姓瞻仰者，以其内能秉持其心，外則宣謀猷于衆，考察慎擇其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自獨俾臧，自以爲善也。自有肺腸，自有意見也。狂，惑也。」

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，蓋曉然易見也。不順之君，其所施爲，其所任用，皆非天下之所謂善，乃自獨使之善耳。其肺腸不與人同，不可曉解，此民所以惑亂也。

瞻彼中林，甡甡所巾反。其鹿。朋友已譖，子念反。不胥以穀。人亦有言，進退維谷。

毛氏曰：「甡甡，衆多也。谷，窮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谷，謂山谷。墜谷，是窮困之義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胥，相也。穀，善也。視彼林中，其鹿輩耦行，甡甡然衆多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朋友相譖，不能相善，曾鹿之不如，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。」

維此聖人，瞻言百里。維彼愚人，覆狂以喜。匪言不能，胡斯畏忌？

毛氏曰：「瞻言百里，遠慮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胡之言何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，其所瞻視而言者，至於百里，無遠不察也。若夫愚人，則反狂以喜。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，火未及然，猶謂之安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我非

不能言也，如此畏忌何？ 言王暴虐，人不敢諫也。」

維此良人，弗求弗迪。 維彼忍心，是顧是復。 民之貪亂，寧爲荼毒。

毛氏曰：「迪，進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良，善也。 國有善人，王不求索，不進用之。有忍爲惡之心者，王反顧念而重復之。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。 貪，猶欲也。 天下之民，苦王之政，欲其亂亡，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，慍恚使之然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荼，苦菜。 毒，螫蟲。 皆惡物，故比惡行。」

大風有隧，音遂。 有空大谷。 維此良人，作爲式穀。 維彼不順，征以中垢。古口反。

毛氏曰：「隧，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風之行，有所從而來，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。 式，用。 征，行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大風其徑隧，由於空谷而起，以興人之爲善爲不善，皆有所從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垢，穢也。 言善人之作也，以用其善；小人之行也，以播其穢。 中垢，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。」毛氏曰：「中垢，言闇冥也。」

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。 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。 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蒲對反。

毛氏曰：「類，善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風之起也有道，類之敗也有自。 貪人在上，則類之所由敗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聽言，道聽之言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誦言，先王之言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王之性本善，但以貪人敗之故耳。 道聽之言則答之，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，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。 厲王既已不用其良，反使我爲悖逆之行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。」

嗟爾朋友，予豈不知而作？ 如彼飛蟲，時亦弋獲。 既之陰女，反予來赫。

蘇氏曰：「朋友，其僚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

「嗟爾朋友，親而切瑳之也。鳥飛，亦時爲弋射者所得。之，往也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『予豈不知而作，如彼飛蟲，時亦弋獲』，千慮一得也。朱氏曰：「言彼之所言，亦必有中也。」『既之陰女，反予來赫』，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，反謂予來相恐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赫，本亦作嚇。《莊子》云『以梁國嚇我』是也。」

厲王之朝，舉無信芮伯之言者，故告之曰：「予豈不知而妄發哉？如彼飛蟲，時亦弋獲，豈無一二或中者乎？」

民之罔極，職涼善背。爲民不利，如云不克。民之回遹，職競用力。

鄭氏曰：「職，主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職，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涼，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善背，工爲反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克，勝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，由此善背之人，爲民所不利之事，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。民之所以邪僻者，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。回遹，邪僻也。反覆其言，所以深惡之也。」

民之未戾，職盗爲寇。涼曰不可，覆背善詈。力智反。雖曰匪予，既作爾歌。

毛氏曰：「戾，定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民之未定，職上有盗賊之臣爲之寇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我薄告之以不可，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雖汝能自文飾，言此亂非我所致。然我已作爾歌矣，言已得其情，其事已著明，不可掩覆也。」

此詩本厲王之亂，在於用小人，故於聽任之際，屢致意焉。一章至四章，皆極言其亂也。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，而憂其不能改也。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，而居位食禄者不可不審擇也。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，而深歎喪亂飢饉之可哀也。八章言治亂

之分，蓋其君向背用捨，所繇異路，思古而傷今也。九章言君暗於上，故譖毀之俗成於下，自傷處斯世之難也。十章言朝皆小人，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欲諫而不敢也。十一章言王弃君子而厚小人，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。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，治由君子，而亂由小人也。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弃君子者，由小人之先入也。十四章至十六章，皆託與公卿儕輩言，以反覆諷切之也。

《桑柔》十六章，八章章八句，八章章六句。

《雲漢》，仍叔美宣王也。宣王承厲王之烈，内有撥亂之志，遇裁而懼，側身脩行，下孟反。欲銷去起吕反。之，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。行，百姓見憂，故作是詩也。鄭氏曰：「仍叔，周大夫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烈，暴虐也。」

宣王之《小雅》，始於《六月》，言其功也。其《大雅》始於《雲漢》，言其心也。無是心，安得有是功哉？

倬彼雲漢，昭回于天。王曰於乎，何辜今之人？天降喪亂，饑饉薦在見反。臻。靡神不舉，靡愛斯牲。圭璧既卒，寧莫我聽。

孔氏曰：「倬然明大，彼天之雲漢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雲漢，謂天河也。昭，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回，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宣王時旱渴雨，故宣王夜仰視天河，望其候焉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夜晴則天河明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瞻仰昊天，不見雨候，於是歎傷人之無辜，而遇此喪亂饑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薦，重。臻，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靡、莫，皆無也。言王爲旱之故，求於群神，無不祭也。王氏曰：「群祀之廢，則無不舉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禮國之凶荒，則索鬼神祭之。」無

所愛於三牲，禮神之圭璧，又已盡矣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神晏然莫我聽。」

旱既大甚，蘊隆蟲蟲。不殄禋祀，自郊徂宮。上下奠瘞，靡神不宗。后稷不克，上帝不臨。耗斁丁故反。下土，寧丁我躬。

王氏曰：「旱既大甚矣，則其氣蘊積隆盛，蟲蟲而熱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說文》曰：『蟲蟲，旱氣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蘊蘊而暑，隆隆而雷，蟲蟲而熱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隆隆而雷，非雨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爲旱故絜祀不絕，從郊而至宗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上祭天，下祭地，奠其禮，瘞其物。孔氏曰：「奠，謂置之於地。瘞，謂埋之於土。禮與物，皆謂爲禮事神之物，酒食牲玉之屬也。天言奠其禮，見燔其物；地言瘞其物，亦奠其禮也，互以相通。」宗，尊也。丁，當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自郊徂宮，上下奠瘞，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，無不禋祀矣。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，既無以勝旱災。在郊之神莫尊於帝，又不顧我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窮而無告，故曰與其耗敗下土，寧使我躬當之，無使人人被其患也。」

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推。兢兢業業，如霆如雷。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遺。胡不相畏？先祖于摧。在雷反。

王氏曰：「『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推』者，不可推知其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兢兢，恐也。業業，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心動意懼，兢兢然，業業然，如有雷霆近發於上。」❶○朱氏曰：「孑然，盡貌。言大亂之後，周之餘民，僅有遺者，而上天又降旱災，使孑然而無復有遺。」孔氏曰：「孑然，孤獨之皃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，胡爲尚不相畏哉？先祖之業，將於是摧落矣。」

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沮。在呂反。赫赫炎炎，

❶「霆」，原作「庭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云我無所。大命近止，靡瞻靡顧。群公先正，則不我助。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？

毛氏曰：「沮，止也。赫赫，旱氣也。炎炎，熱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旱氣大盛，人皆不堪，言我無芘蔭而處。陳氏曰：「未知死所也。」衆民之命，近將死亡，曾無視顧而哀閔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先正，百辟卿士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百辟卿士，雩祀所及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正者，長也。先世爲官之長。《月令》『仲夏，乃命百官，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』，注云：『百辟卿士，古之上公以下，勾龍、后稷之類。』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，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。」

旱既大甚，滌滌徒歷反。山川。旱魃蒲末反。爲虐，如惔音談。如焚。我心憚徒旦反。暑，憂心如熏。群公先正，則不我聞。昊天上帝，寧俾我遯。

毛氏曰：「滌滌，旱氣也。山無木，川無水。王氏曰：「山枯川竭，如滌濯然也。」魃，旱神也。惔，燎之也。熏，灼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旱氣生魃而害益甚，草木燋枯，如見焚燎然。憚，猶畏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群公先正，則不我聞，亦上文意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，而莫之答，故曰：『苟吾之不善，不當天心，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，無以我苦此庶民也。』」

旱既大甚，黽勉畏去。胡寧瘨都田反。我以旱？憯七感反。不知其故。祈年孔夙，方社不莫。音暮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虞。敬恭明神，宜無悔怒。

蘇氏曰：「始以旱故，欲遯去以避賢者。既又以爲弃位以避憂患，非人主之義，故黽勉不去，以求濟斯難。畏，不敢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憯，曾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瘨，病也。天何曾病我以旱，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？」○王氏曰：「胡寧瘨

我以旱，憯不知其故，則王之自反也，蓋以至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虞，度也。我祈豐年甚早，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『孟春，祈穀上帝。孟冬，祈來年於天宗』是也。」祭四方與社又不晚，孔氏曰：「即『以社以方』是也。」天曾不度知我心，肅事明神如是，明神宜不恨怒於我，我何由當遭此旱也？」○毛氏曰：「悔，恨也。」

旱既太甚，散無友紀。鞫居六反。哉庶正，疚音救。哉冢宰。趣七口反。馬師氏，膳夫左右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瞻卬昊天，云如何里？

蘇氏曰：「旱既甚，國用空竭，無以紀綱群臣朋友。」鄭氏曰：「人君以群臣爲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人道相友，則吉凶慶弔，有紀以合之。旱大甚，財不足以爲禮，則無友紀。」○橫渠張氏曰：「友，宜作酉。」❶○鄭氏曰：「鞫，❷窮也。庶正，衆官之長也。疚，病也。窮哉病哉者，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，以此言勞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歲凶，年穀不登，則趣馬不秣。孔氏曰：「趣馬之官，不以粟秣養其馬。」師氏弛其兵，孔氏曰：「《師氏》『掌使其屬，率四夷之隸，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，且蹕』。世掌近王之兵，故令弛其兵也。」馳道不除，孔氏曰：「不使人除治之。」祭事不縣，孔氏曰：「不縣其樂。」膳夫徹膳，左右布而不脩，孔氏曰：「布列於位，不令有所修造。」大夫不食粱，士飲酒不樂。」○橫渠張氏曰：「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自庶正而下，皆使周急於民，若供御之物，則凡皆可止去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里，憂也。王愁悶於不雨，但仰天曰：『當如我之憂何？』」朱氏曰：「里，與《漢書·季布傳》『無俚』之俚同，當爲無聊賴之義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里，居也。宣王遭旱，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，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，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：『將使我如何居

---

❶「酉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有」。

❷「鞫」，原作「鞠」，據四庫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哉？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里，本作瘇，《爾雅》作悝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「悝，憂也。」○郭璞曰：「注：《詩》曰：『悠悠我悝。』」

瞻卬昊天，有嘒呼惠反。其星。大夫君子，昭假音格。無贏。音盈。大命近止，無棄爾成。何求爲我，以戾庶正。瞻卬昊天，曷惠其寧？

毛氏曰：「嘒，衆星貌。假，至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宣王以旱之故，遂瞻望仰視於昊天，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，未有雨徵。」○呂氏曰：「昭，明也。贏，餘也。所以事神者無餘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大夫君子，所以竭其精誠，而助王昭假于天者，已無餘矣。雖今死亡將近，然不可以弃其前功，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。若此者，非求爲我之一身爾，乃所以定衆正也。瞻卬昊天，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？」○蘇氏曰：「我亦何求爲哉？將以定爾庶正而已，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瞻卬昊天，曷惠其寧，渴雨之至也。」

《雲漢》八章，章十句。

《崧高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天下復音服。平，能建國親諸侯，褒保毛反。賞申伯焉。鄭氏曰：「尹吉甫、申伯，皆周之卿士也。尹，官氏。申，國名。」

崧高維嶽，駿音峻。極于天。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維申及甫，維周之翰。四國于蕃，四方于宣。

毛氏曰：「崧，高貌。山大而高曰崧。嶽，四嶽也。東嶽岱，南嶽衡，西嶽華，北嶽恒。堯之時，姜氏爲四伯，掌四嶽之祀，述諸侯之職。於周，則有甫、有申、有齊、有許也。駿，大。極，至也。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、甫。」李氏曰：「山大而高曰崧。郭璞注曰：『今中嶽嵩高，蓋依此名。』是

凡大而高者，皆可名之曰崧，非專指中嶽也。郭璞注可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其山高大，上至于天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甫也，申也，其先實主嶽事，故天祚其子孫，則『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』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翰，幹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翰，垣屋所恃以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蕃，言扞蔽。宣，言敷播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是二人者，皆爲周室之屏翰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蔽其患難，而宣其德澤於天下。」

甫、申，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，同有功於王室者。甫雖不見於經，以文意考之，蓋當如此。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，殆非也。

亹亹申伯，王纘祖管反。之事。于邑于謝，南國是式。王命召伯，定申伯之宅。登是南邦，世執其功。

鄭氏曰：「亹亹，勉也。纘，繼。于，於。法，式也。申伯亹亹然勉於德，以賢入爲王之卿士，佐王有功，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，改大其邑，使爲侯伯，南方之國皆統理。」孔氏曰：「杜預云：『申國在南陽宛縣，在洛邑之南也。』作邑於謝，蓋申伯本國近謝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申伯之賢，當使南國法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爲申伯建國而曰邑者，國之所都亦曰邑，作邑于豐，商邑翼翼是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謝，周之南土也。召伯，召虎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，以定申伯之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登，成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世執其功者，以南邦傳嗣也。」

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因是謝人，以作爾庸。王命召伯，徹申伯土田。王命傅御，遷其私人。

鄭氏曰：「庸，功也。召公既定申伯之居，王乃親命之，使爲法於南邦。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，以起女之功。毛氏

曰：「庸，城也。」徹者，定其井牧，❶正其賦稅。」❷孔氏曰：「九夫爲井。隰皐之地，九夫爲牧，二牧而當一井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徹，什一之法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御，治事之官也。蘇氏曰：「傅，王治事之臣也。」私人，家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私人者，對王朝之臣爲公人，家臣爲私屬也。《有司徹》云：『主人降，獻私人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遷其私人，使就國也。」

申伯之功，召伯是營。有俶尺叔反。❸其城，寢廟既成，既成藐藐。王錫申伯，四牡蹻蹻，渠略反。鉤膺濯濯。直角反。

李氏曰：「申伯之功，言城謝之事，乃召伯所營，《詩》曰：『肅肅謝功，召伯營之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俶，作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俶，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作城郭及寢廟，定其人神所處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藐藐，美貌。蹻蹻，壯貌。鉤膺，樊纓也。孔氏曰：「鉤者，馬婁頷之金鉤。膺者，謂膺上有飾，謂膺有樊纓也。案《巾車》：『金路，鉤，樊纓九就。同姓以封。』申伯異姓，而得此賜者，以其命爲侯伯，故得車如上公。」濯濯，光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已成告王，王乃賜申伯爲將，遣之。」

王遣申伯，路車乘馬。我圖爾居，莫如南土。錫爾介圭，以作爾寶。往近王舅，南土是保。

孔氏曰：「王於是發遣申伯，令使之國，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乘馬，四馬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，故復有車馬之賜，因告之曰：『我謀女之所處，無如南土之最善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寶，瑞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圭長尺二寸，謂之介。非諸侯之圭，故以爲寶。諸侯之瑞圭，自九寸而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介圭，非諸侯所宜有也。寶玉，非所以分異姓也。『賜爾介圭，以作爾寶』，則加賜焉，

❶「定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正」。
❷「正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定」。
❸「尺」，原作「又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非常禮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近，己也。鄭氏曰：「近，辭也，如『彼記之子』之記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近得爲己，其聲相近，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。」申伯，宣王之舅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保，守也，安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皆命遣之辭。」

介圭，在《周官》雖天子所服，《韓奕》曰「以其介圭，入覲于王」，則當是諸侯之瑞圭。蓋介之爲言大也。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，非《周官》之介圭也。

申伯信邁，王餞賤淺反。于郿。亡悲反。申伯還南，謝于誠歸。王命召伯，徹申伯土疆。以峙直紀反。其粻，音張。式遄市專反。其行。

鄭氏曰：「邁，行也。餞，送行飲酒也。時王蓋省岐周，故于郿還南者，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。謝于誠歸，誠歸于謝。」孔氏曰：「郿，於漢屬右扶風，在鎬京之西。申，在鎬京之東南。自鎬適申，塗不經郿。時宣王蓋省視岐周，故餞之於郿。申伯既受命，王餞，還歸於鎬，而後適申，故言北就還南也。言『謝于誠歸』，古人之語多倒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郿，在鎬京之西，岐周之東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王既餞之，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。言信邁誠歸，蓋以見王之數留，疑於行之不果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粻，糧。式，用。遄，速也。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，峙其糧者，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，用是速申伯之行。」孔氏曰：「申伯未發之時，王豫命召伯，令治申伯之國疆境。又以峙具其糧食，在道無闕乏，故得疾至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前曰『徹申伯土田』者，乃始疆之也。今曰『徹申伯土疆』，則其疆定矣。」

是詩載封申伯如還其私人，以峙其粻，莫不曲盡。宣王之待元舅，其恩意周浹，綜理微密，蓋如此也。

申伯番番，音波。既入于謝，徒御嘽嘽。吐丹反。周邦咸喜，戎有良翰。不顯申伯，王之元舅，文武是憲。

毛氏曰：「番番，勇武貌。徒御，徒行者

御車也。」❶○朱氏曰：「嘽嘽者，衆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申伯之貌，有威武番番然。戎，猶女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不顯申伯，顯矣申伯也。文武是憲，言有文有武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申伯既入于謝，周人皆曰：『汝有良翰蔽矣。』文武是憲，言其文武皆足法也。」

申伯之德，柔惠且直。揉汝又反。此萬邦，聞于四國。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，以贈申伯。

曾氏曰：「前章所謂『文武』，後章所謂『柔惠且直』，辭雖異而實則同，皆美其全德耳，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以此順直之德，揉服萬邦。不順之國，使之皆順，其聲譽聞達於四方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作是工師之誦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詩者，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碩，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肆，極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此雅也而謂之風，則以辭不迫切，而能感動人之善心，故謂之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以此贈申伯者，送之令以爲樂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以贈申伯，則此詩之作，主美申伯而已。申伯有德，王能建之，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，故爲宣王詩也。」「其風肆好」，蓋詩有六義，是篇雖雅，其間固有風之體也。

《崧高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烝民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任賢使能，周室中張仲反。興焉。

陳氏曰：「《崧高》、《烝民》二詩，皆尹吉甫贈行之詩，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，何也？蓋人君委任得人，而僚友之間，賦詩以相娛樂，則人君之美莫大焉。」

❶「也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者」。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音夷。好呼報反。是懿德。天監有周，昭假于下，保茲天子，生仲山甫。

毛氏曰：「烝，衆。則，法。彝，常。懿，美也。仲山甫，樊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爵爲侯，而字仲山甫也。《周語》稱樊仲山甫諫宣王，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。韋昭云：『食采於樊。』僖二十五年《左傳》説晉文公納定襄王，王賜之樊邑，則樊在東都之畿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監，視。假，至也。」○《孟子》曰：「孔子曰：『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？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彝也。故好是懿德。』」楊氏曰：「孟子釋《詩》，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，而語自明矣。今之説《詩》者，殊不知此。」○楊氏曰：「近取諸身，百體五藏，達之於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長幼、朋友，皆物也，而各有則。視聽言動必由禮焉，此一身之則也。爲君而止於仁，爲臣而止於忠，爲父而止於慈，爲子而止於孝，此君臣、父子之則也。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此夫婦、朋友、長幼之則也。皆天理之常，故曰『民之秉彝』也，故『好是懿德』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天視有周之德，昭明乎下，用保茲天子，而生仲山甫。董仲舒曰：『上天佑之，爲生賢佐。』蓋謂此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昭假于下，言周能以明德，感格于天而在下也。」

惟皇上帝，降衷于下民，固莫不秉彝好德也。蓋有鍾氣之粹者焉。故曰：「天監有周，昭假于下。保茲天子，生仲山甫。」

仲山甫之德，柔嘉維則。令儀令色，小心翼翼。古訓是式，威儀是力。天子是若，明命使賦。

鄭氏曰：「嘉，美。令，善也。儀，威儀。色，顔色容貌。翼翼，恭敬。古訓，先王之遺典也。式，法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力，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若，順。賦，布也。」

〇王氏曰：「天子有明命，則使仲山甫賦之。」

「柔嘉維則」，不過其則也。過其則，斯爲弱，不得謂之柔嘉矣。「令儀令色，小心翼翼」，言其表裏柔嘉也。「古訓是式，威儀是力」，言其學問進脩也。「天子是若，明命使賦」，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。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。

王命仲山甫，式是百辟。音壁。纘戎祖考，王躬是保。出納王命，王之喉舌。賦政于外，四方爰發。

鄭氏曰：「百辟，百君。戎，猶女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王命仲山甫曰：『我以汝爲百辟之長，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。』觀此，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，爲山甫乃世其家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出，承而布之也。納，行而復之也。喉舌，所以出言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布政於畿外，天下莫不發應。」

仲山甫之職，外則總領諸侯，內則輔養君德，入則典司政本，出則經營四方。式云者，表率儀法之謂也。保云者，保其身體，傅之德義之謂也。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。

肅肅王命，仲山甫將之。邦國若否，音鄙。仲山甫明之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

鄭氏曰：「將，奉行。若，順也。順否，猶臧否，謂善惡也。夙，早也。一人，斥天子。」〇李氏曰：「王之命肅肅然而嚴，仲山甫將而行之。」

明，亦哲也。並言之，則明者，哲之發；哲者，明之實也。「既明且哲」，而後可以保身。甚矣，保身之難也。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，則保身者，

非全身遠害之謂。蓋誤矣，保身乃己事，豈爲治亂而增損哉？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本非末節也。至於偷生徇私，養小失大，如是而全身遠害，則君子賤之耳。仲山甫在宣王之時，群臣之任遇莫先焉，而省察其身，奉事其主者，無一毫怠忽，信所謂「小心翼翼」矣。

人亦有言，柔則茹音汝。之，剛則吐之。維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不侮矜寡，不畏彊禦。

孔氏曰：「人有常言，人之恒性，莫不柔者則茹食之，剛者則吐出之。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，彊盛者則避畏之。維有仲山甫則不然。不侮、不畏，即是不茹、不吐。既言其喻，又言其實以充之。」

此言仲山甫之德，剛柔不偏也。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，獨以「柔嘉維則」蔽之。《崧高》稱「申伯番番」，終論其德，亦曰「柔惠且直」。然則入德之方，其可知矣。

人亦有言，德輶餘久反。如毛。民鮮克舉之，我儀圖之。維仲山甫舉之，愛莫助之。衮職有闕，維仲山甫補之。

鄭氏曰：「輶，輕也。人之言云德甚輕，然而衆人寡能舉之。我，吉甫自我也。愛，惜也。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，惜乎莫能助之者。多仲山甫之德，歸功言耳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儀，宜也。」○《釋文》儀作義，曰：「毛如字，宜也。鄭作儀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圖者，圖謀之。」朱氏曰：「儀，度也。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，則惟仲山甫而已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衮冕者，君之上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衮職者，不敢斥王之言也。王之職有闕，能補之者，仲山甫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其德如是，故能補衮職之闕。《孟

子》曰：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，仲山甫有焉。』」

仲山甫出祖，四牡業業。征夫捷捷，在接反。每懷靡及。四牡彭彭，八鸞鏘鏘。七羊反。王命仲山甫，城彼東方。

蘇氏曰：「王命仲山甫城齊，祖祭而行。其馬業業而捷，其徒捷捷而敏，猶常恐不及事也。東方，則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彭彭，行貌。鏘鏘，鳴聲。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，言其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東方，齊也。古者諸侯之居逼隘，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，蓋去薄姑，而遷於臨菑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史記·齊世家》云：『獻公元年，徙薄姑，都治臨菑。』計獻公當夷王之時，與此傳不合。」

四牡騤騤，求龜反。八鸞喈喈。音皆。仲山甫徂齊，式遄其歸。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仲山甫永懷，以慰其心。

毛氏曰：「騤騤，猶彭彭也。喈喈，猶鏘鏘也。遄，疾也。言周之望仲山甫也。清微之風，化養萬物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式遄其歸，不欲其久於外也。穆，深長也。永懷，既行而有所懷思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述其美，以慰安其心。」○曾氏曰：「賦政于外，雖亦仲山甫之職，然保王躬，補王闕，尤其所願。城彼東方，其心永懷，蓋有所不安者。尹吉甫深知之，作誦而告以遄歸，所以安其心也。」

《烝民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韓奕音亦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錫命諸侯。鄭氏曰：「韓，姬姓之國也。後爲晉所滅。幽王九年，史伯對鄭桓公曰：『武王之子，應、韓不仕。』」

奕奕梁山，維禹甸之。有倬其道，韓侯受命。王親命之，纘戎祖考。無廢朕命，夙夜匪解。虔共音恭。爾位，朕命不易。榦古旦反。不庭方，以佐戎辟。音壁。

毛氏曰：「奕奕，大也。甸，治也。禹治梁山，除水災，鄭氏曰：「梁山之野，堯時俱遭洪水。禹甸之者，决除其災，使成平田，定貢賦。」受命爲侯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梁山，於韓國之山最高大，爲國之鎮，所望祀焉，故美大其貌奕奕然。梁山，今左馮翊夏陽西北。倬倬然，著明。」○蘇氏曰：「《禹貢》所謂治梁及岐者，在今同之韓城。將言韓侯，故先叙其國，❶曰：『梁山之下，有倬然之道，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。』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倬，明貌。《韓詩》作晫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梁山，禹治水，其功有被於此山者，自禹之後無傳焉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戎，猶女也。朕，我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虔，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古之恭字或作共。榦，作楨榦而正之。戎辟，女君王自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親自命之云：『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，復爲侯伯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既命之纘汝祖考，又戒使其『無廢朕命』，『虔共爾位』。既戒以『夙夜匪懈，虔共爾位』，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，當『榦不庭方』，以佐汝辟也。不庭方，謂不寧侯也。」蘇氏曰：「不庭，不來庭也。」

四牡奕奕，孔脩且張。韓侯入覲，以其介圭。入覲于王，王錫韓侯。淑旂綏章，簟茀音弗。錯衡。玄衮赤舄，音昔。鉤膺鏤音漏。鍚。❷音羊。鞹苦郭反。鞃苦弘反。❸淺幭，莫歷反。鞗音條。革金厄。

毛氏曰：「脩，長。張，大。覲，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，以

❶「叙」，原作「欽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序」，據四庫本及蘇轍《詩集傳》改。

❷「鍚」，原作「錫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本篇内同。

❸「苦」，原作「若」，據宮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時覲於宣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毛氏於《崧高》以介圭爲所執之瑞，則此言介圭，亦爲瑞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覲禮，執圭贄，所以合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覲於王而奉享禮，貢其國所出之寶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箋以入覲于王爲行享禮，介圭則是爲享之物。《大行人》陳諸侯見王之禮，云：『廟中將幣三享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此覲乃受命，先言受命者，顯其美也。」王氏曰：「謂韓侯來朝，多錫以厚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淑，善也。交龍爲旂。鄭氏曰：「善旂，旂之善色者也。」綏，大綏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即《王制》所謂『天子殺下大綏』者。『夏采』注云：『徐州貢夏翟之羽，有虞氏以爲綏。後世或無，染鳥羽而用之。』或以旄牛尾爲之，綴於幢上，所謂『注旄於竿首』者。然則綏者，即交龍旂竿所建，與旂共一竿。爲貴賤之表章，故云綏章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簟茀，漆簟以爲車蔽，今之藩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巾車》云王之喪車五乘，其五曰漆車藩蔽，注云：『漆席以爲之。此車禫所乘也。』禫將即吉，尚以漆席爲茀，明吉車之等漆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錯衡，文衡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錯置文采爲車之衡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玄袞，以玄爲衣，而畫以袞龍。赤舄，赤色之舄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鉤膺，樊纓也。眉上曰錫，刻金飾之，今當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馬鞅鉤，以金爲之，膺上有飾，即樊纓是也。樊，讀如『鞶帶』之鞶，謂今馬大帶纓。當盧者，當馬之額盧，在眉眼之上。按《巾車》『玉路，錫樊纓。金路，鉤樊纓』，注云：『金路無錫有鉤。』此言鉤膺，必金路矣。而得有鏤錫者，蓋特賜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鞹，革也。鞃，軾中也。孔氏曰：「鞹者，去毛之皮也。軾者，兩較之間有橫木可凴者也。鞹鞃者，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，持車使牢固也。」淺，虎皮淺毛也。幭，覆式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幭，《禮記》作幦，《周禮》作䄙。莫歷反，字異而義同。《玉藻》言有『羔幦』、『鹿幦』，《春官·巾車》言『大䄙』、『豻䄙』，皆以有毛之皮爲幦。幦是覆蓋之名，覆在軾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鞗革，謂轡也。以金爲小環，往往纏搤之。」孔氏曰：「轡首謂之革。往往者，言其非一二處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淑旂綏章，於綁後建之，簟茀在後，衡在左右。鉤膺鏤錫，鞹鞃淺幭，鞗革金厄，則

皆在前。」

韓侯出祖，出宿于屠。音徒。顯父音甫。餞之，清酒百壺。其殽維何？炰薄交反。鼈鮮魚。其蔌音速。維何？維筍恤尹反。及蒲。其贈維何？乘馬路車。籩豆有且，子餘反。侯氏燕胥。

鄭氏曰：「祖，將去而犯軷也。既覲而反國，必祖者，尊其所往，去則如始行焉。祖於國外畢乃出宿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屠，地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顯父，周之卿士也。餞送之，故有酒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清美之酒，乃多至於百壺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炰鼈，以火熟之也。鮮魚，中膾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蔌，菜殽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筍，竹萌也。蒲，深蒲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醢人》注云『深蒲，蒲始生水中』是也。」贈，送也。王既使顯父餞之，又使送以車馬，所以贈厚意也。且，多貌。胥，皆也。諸侯在京師未去者，於顯父餞之時，皆來相與燕，其籩豆且然，榮其多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胥，辭也。」《覲禮》稱來朝之諸侯，皆曰「侯氏」。然則此所謂「侯氏」，或者專指韓侯也歟？

韓侯取妻，汾符云反。王之甥，蹶俱衛反。父之子。韓侯迎止，于蹶之里。百兩彭彭，八鸞鏘鏘，不顯其光。諸娣大計反。從之，祁祁巨移反。如雲。韓侯顧之，爛其盈門。

朱氏曰：「此言韓侯既覲而還，遂以親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蹶父，卿士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汾王，厲王也。厲王流于彘，在汾水之上，故詩人因以號之。孔氏曰：「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，永安西臨汾水。」姊妹之子爲甥。王之甥，卿士之子，言尊貴也。于蹶之里，蹶父之里。百兩，百乘。不顯，顯也。光，猶榮也。氣有光榮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。」○毛氏

曰：「祁祁，徐靚也。如雲，言衆多也。諸侯一娶九女，二國媵之。諸娣，衆妾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媵者，必姪娣從之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其妻出於蹶父之門，諸娣隨而從之如雲，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，見其鮮明粲爛然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。」

蹶父孔武，靡國不到。爲于僞反。韓姞其一反。相攸，莫如韓樂。孔樂韓土，川澤訏訏。況甫反。魴音房。鱮音序。甫甫，麀音憂。鹿噳噳。愚甫反。有熊有羆，有貓如字，又武交反。有虎。慶既令居，韓姞燕譽。

毛氏曰：「姞，蹶父姓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相，視。攸，所也。蹶父甚武健，爲王使於天下。國國皆至。爲其女視其所居，韓國最樂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訏訏，大也。甫甫然，大也。噳噳然，衆也。貓，似虎淺毛者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甚樂矣，韓國之土也。川澤寬大，衆魚禽獸備有，言饒富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慶，喜也。令，善也。喜其有此善居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韓姞則安之，盡其婦道，有顯譽。」蘇氏曰：「譽，樂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韓侯娶妻，何豫於王政，而詩言此？蓋汾王失道，王室幾喪，爲諸侯所卑侮，則王甥亦安能相攸？惟宣王任賢使能，然後汾王之甥，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。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，乃所謂邦之榮懷也。」

古者任遇方面之臣，既盡其禮，復恤其私，使之内外光顯，體安志平，然後能展布自竭，爲王室之屏翰。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，而因道其娶之盛，其意蓋在於此。而王室尊安，人情暇樂，亦莫不在其中矣。靡國不到，特言涉歷邦國之多，非必國國皆至也。

溥彼韓城，燕師所完。以先祖受命，因時百蠻。王錫韓侯，其追其貊。武伯反。奄受

北國，因以其伯。實墉實壑，實畝實籍。獻其貔音毗。皮，赤豹黃羆。

鄭氏曰：「溥，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師，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董氏曰：『燕，召公之國也。』疑韓初封時，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因時百蠻，長是蠻服之百國也。追、貊，戎狄國也。奄，撫也。鄭氏曰：「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。」實墉實壑，言高其城、深其壑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以韓侯之先，因是百蠻而長之，故錫之以追人、貊人，受之以北方之國，使復爲之伯焉。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，治其田畝，正其稅法，以時貢其所有於王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壑，城池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籍，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公羊傳》曰：『什一而籍。』是籍爲稅之義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所部諸國之城壑也。《釋獸》云：『貔，白狐。』郭璞曰：『一名執夷，虎豹之屬也。』陸機曰：『貔似虎，或曰似熊。』赤豹，毛赤而文黑。羆大於熊，有黃羆、赤羆。貔言皮，則豹、羆亦獻皮也。」

春秋之時，城邢、城楚丘、城緣陵、城杞之類，皆合諸侯爲之。霸令尚如此，則周之盛時，命燕城韓，固常政也。

《韓奕》六章，章十二句。

《江漢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興衰撥亂，命召公平淮夷。鄭氏曰：「召公，召穆公也，名虎。」

陳氏曰：「淮夷之地不一，徐州在淮北，徐州有夷，則淮夷之在北者也。揚州在淮南，揚州有夷，則淮夷之在南者也。《江漢》、《常武》二篇，同爲宣王之詩，而同言淮夷。召虎既平淮夷，而告成于王矣。《常武》之詩又曰：『鋪敦淮濆，仍執醜虜。』故知淮夷之地不一。以地理考

之，曰『江漢之滸，王命召虎』者，是淮南之夷也。若在淮北，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。曰『率此淮浦，省此徐土』者，是淮北之夷也。若在淮南，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。」

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。吐刀反。匪安匪遊，淮夷來求。既出我車，既設我旟。匪安匪舒，淮夷來鋪。

鄭氏曰：「江漢之水，合而東流浮浮然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禹貢》：『嶓冢導漾，東流爲漢。又東爲滄浪之水，過三澨，至于大別，南入于江。』是到大別之南，漢與江合東流也。《漢書·地里志》：『大別，在廬江安豐縣界。』則江漢合處，在楊州之境也。如此，則召公伐淮夷，當在淮水之南。魯僖所伐淮夷，應在淮水之北。當淮之南北，皆有夷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武夫滔滔，則以其衆逝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行者皆莫敢安徐，曰吾之來也，維淮夷是求是鋪，言用命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車，戎車也。鳥隼曰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鋪，陳也。陳師以伐之也。」○勃海胡氏曰：「杜預云：『《禹貢》『漢水至大別，南入江，在江夏界』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。按漢水入江，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。山之北，漢口是也。漢口亦曰沔口，亦曰夏口。江東，即鄂州江夏郡也。至安豐一千五百里，豈江漢相合，古今不同哉？」

胡氏辨江漢合流，既得之矣。但去淮夷絶遠，於經文頗不合。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？

江漢湯湯，書羊反。武夫洸洸。音光。經營四方，告成于王。四方既平，王國庶定。時靡有爭，王心載寧。

孔氏曰：「湯湯然，流盛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洸洸，武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召公既受命伐淮夷，服之，復經營四方，告功於王。蘇氏曰：「遂經營其旁國，以告於王。」庶，幸。時，

是也。載之言則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無有叛戾乖争者。」

江漢之滸，音虎。王命召虎。式辟四方，徹我疆土。匪疚音救。匪棘，王國來極。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。

朱氏曰：「此下四章，皆述王册命召穆公，與公復于王之辭。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，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。再言『江漢之滸』者，繫上事，起下事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王命召虎，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，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滸，水涯也。疚，病。棘，急。極，中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，而治其疆界，非以病之，非以急之也，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。召公於是疆理其地，至南海而止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，此以見復文、武之境土也。淮夷在南，故極其遠而言之，曰『至于南海』。」

王命召虎，來旬來宣。文武受命，召公維翰。無曰予小子，召公是似。肇敏戎公，用錫爾祉。

毛氏曰：「旬，徧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宣，布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自江漢之滸言之，故曰來。言王命召虎，來此江漢之滸，徧治其事，以布王命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召康公，名奭，召虎之始祖也。昔文王、武王受命，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，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，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。」李氏曰：「汝今無以我爲小子，不足與有爲，當繼召康公之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敏，疾。公，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汝敏於戎事，我是用錫汝以福。」

肇，始也。自召康公之後，其風烈寂

寥無聞矣。至穆公始復，敏於從事，以繼其烈。

釐力之反。爾圭瓚，才旱反。秬音巨。鬯初亮反。一卣。音酉。告于文人，錫山土田。于周受命，自召祖命。虎拜稽首，天子萬年。

毛氏曰：「釐，賜也。九命賜圭瓚秬鬯。孔氏曰：「賜汝以圭柄之玉瓚。」文人，文德之人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秬鬯，黑黍酒也。謂之鬯者，芬香條鬯也。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，使以祭其宗廟，告其先祖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器》云：『卣，中尊。』案《鬱人》『掌和鬱鬯，以實彝而陳之』，則鬯當在彝。而此及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皆云『秬鬯一卣』者，當祭之時乃在彝。賜時未祭，故卣盛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周，岐周也。自，用也。宣王欲尊顯召虎，故如岐周，使受山川土田之賜，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。岐周，周之所起，爲其先祖之靈，故就之。孔氏曰：「時實周世，而特言『于周受命』，明非京師，以虎祖康公，在岐周事文、武有功而受采地。今虎嗣其業，功與之等，故往岐周命之。《祭統》云：『賜爵祿必於大廟。』以岐是周之所起，有別廟在焉。」拜稽首者，受王命策書也。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，稱言使君壽考而已。」

虎拜稽首，對揚王休。作召公考，天子萬壽。明明天子，令聞音問。不已。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。

鄭氏曰：「揚，稱揚。對，答。休，美。作，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考，成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王休，王之休命也。召虎受此休命，以對揚於王，下以告成於召公。」朱氏曰：「作召公考，當闕之以俟知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矢，施也。洽，和洽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『明明天子，令聞不已。』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』，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。言武功之不可恃，亦所以戒之也。」

《江漢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常武》，召穆公美宣王也。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爲戒然。

朱氏曰：「詩中無『常武』字，召穆公特名其篇。」

赫赫明明，王命卿士。南仲大音泰，下同。祖，大師皇父。整我六師，以脩我戎。既敬既戒，惠此南國。

孔氏曰：「赫赫明明者，宣王命將之顯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所命之卿士，言其世，則以南仲爲太祖。言其官，則大師。言其字，則皇父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南仲，文王時武臣也。以修我戎，是治其甲兵之事。命將以本其祖者，因有世功，於是尤顯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宣王命其卿士皇父，南征徐方，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當恭敬而臨之，戒懼而處之。」○董氏曰：「伐其暴亂，所以惠之也。」

王謂尹氏，命程伯休父。左右陳行，户剛反。戒我師旅。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。不留不處，三事就緒。

毛氏曰：「尹氏，掌命卿士。蘇氏曰：「尹氏，尹吉甫也。」程伯休父，始命爲大司馬。李氏曰：「《楚語》曰：『重黎氏，其在周，程伯休父其後也。當宣王時，失其官守，爲司馬氏。』是程伯休父嘗爲司馬。」浦，涯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上命元帥，此命司馬，王謂其内史大夫尹氏，汝當爲策書，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軍禮，司馬掌其誓戒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司馬職》云：『大師，掌其戒令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使之左右陳其行列，而戒令之曰：『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，無久留處其地，以患苦其民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三農之事，皆就其業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太宰》『九職，一曰三農，生九穀』，注云：『三農，原、隰及平地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三農，上、中、下農夫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徐土，徐州之土，淮北之夷也。下章所謂

『徐方』、『徐國』，亦即此爾。上章既命皇父，而此章又『命程伯休父』者，蓋王親命太師，以三公出將，而謂內史命司馬，以六卿副之耳。」

赫赫業業，有嚴天子。王舒保作，匪紹匪遊。徐方繹音亦。❶騷，震驚徐方。如雷如霆，徐方震驚。

王氏曰：「赫赫，顯也。業業，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舒，徐也。保，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作，行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紹，急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紹，糾緊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遊，遨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繹，連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騷，動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之南征也，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，曰有嚴哉天子也。然王則徐而安行，不急不緩，而徐方之人，莫不震動，如雷霆作於其上，不遑安矣。」

王奮厥武，如震如怒。進厥虎臣，闞呼檻反。如虓火交反。虎。鋪普吴反。敦淮濆，符云反。仍執醜虜。截彼淮浦，王師之所。

孔氏曰：「既到淮浦，臨陣將戰，王乃奮揚其威武，如天之震雷其聲，如人之勃怒其色，言嚴威之可懼也。即進而前，其虎臣之將，闞然如虓怒之虎。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，就執其衆虜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虎之自怒虓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進，鼓而進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鋪敦，厚集其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仍，就也。《老子》曰：『攘臂而仍之。』『截彼淮浦，王師之所』，截然不可犯之貌。」

王旅嘽嘽，吐丹反。如飛如翰，如江如漢，如山之苞，如川之流。緜緜翼翼，不測不克，濯征徐國。

孔氏曰：「王旅，王之師旅。」○毛氏曰：

❶「亦」，原作「繹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「嘽嘽然，盛也。疾如飛，摯如翰。」鄭氏曰：「如鳥之飛。翰，其中豪俊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鳥飛已疾，翰又疾於飛，若鷹、鸇之類，❶摯擊衆鳥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江漢，以喻盛大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軍旅之衆，其廣長似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苞，本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山之基本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如山之苞止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兵法有動有靜，靜則不可驚動，故以山喻。動則不可禦止，故以水喻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緜緜，不可得而絶。翼翼，不可得而亂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不測，不可知也。不克，不可勝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濯，大也。」

王猶允塞，徐方既來。徐方既同，天子之功。四方既平，徐方來庭。徐方不回，王曰還歸。

蘇氏曰：「猶，道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允，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塞，充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既來，已來告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既同，與他國同服於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來庭，來王庭也。回，猶違也。還歸，振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於是王命班師矣，言王道甚大，而遠方懷之，非獨兵威然也。所謂『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爲戒』者此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武成則戒黷，故曰還歸者，止於義也。」

《常武》六章，章八句。

《瞻卬音仰》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

瞻卬昊天，則不我惠。孔填音塵。不寧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側界反。蟊音牟。賊蟊疾，靡有夷届。罪罟不收，靡有夷瘳。勑留反。

毛氏曰：「填，久。厲，惡。瘵，病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厲，亂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。言天不惠養我，使久不

❶「鸇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鶚」。

安而降此大惡，謂命此幽王爲君，故使邦靡有定，而士民病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夷，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届，極也。如蟊賊之害禾稼，❶無有止息時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，亦無止息時。」○毛氏曰：「《大田》傳曰：『食根曰蟊，食節曰賊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蟊賊，是害禾稼之蟲。蟊疾，是害禾稼之狀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國有所定，則民受其福。無所定，則受其病。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，刑罰爲之罔罟，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。」

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。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此宜無罪，女反收之。彼宜有罪，女覆説音稅。之。

鄭氏曰：「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。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。覆，猶反也。收，拘也。説，赦也。」

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懿厥哲婦，爲梟古堯反。爲鴟。處之反。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。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匪教匪誨，時維婦寺。

王氏曰：「幽王如上所刺，則荒昏故也。其荒昏，則婦言是用故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哲，知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傾，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城，猶國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士多才智者，則能興人之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，無所事哲，哲則足以傾城而已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懿，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厥，其也。梟鴟，惡聲之鳥，喻褒姒之言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漢谷永舉『懿厥哲婦』，顔師古注云：『言幽王以哲婦爲美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長舌，喻多言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婦人之多言，乃爲禍亂之階。」

❶「稼」，原作「嫁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二「稼」字同。

○歐陽氏曰：「婦寺者，謂婦人與寺人。言婦寺者，舉類而言爾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王不用教誨之言，維婦寺是聽也。」

鞫人忮之豉反。忒，譖始竟背。音佩。豈曰不極？伊胡爲慝？如賈音古。三倍，蒲罪反。❶君子是識。婦無公事，休其蠶織。

鄭氏曰：「鞫，窮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忮，害。忒，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婦人之長舌者，好窮屈人，忮害轉化，其言無常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其始也譖是人，其終也又從而背之。蓋其好惡予奪，惟其口之出而已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胡，何。慝，惡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極，至也。如是而窮人，豈曰不至矣乎？何尚爲惡而未已也？」○鄭氏曰：「識，知也。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，小人所宜知也。君子反知之，非其宜也。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，而與朝廷之事，其爲非宜猶是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，而休止蠶織，惟干預男子之政。」

天何以刺？何神不富？舍爾介狄，維予胥忌。不弔如字，又的。❷不祥，威儀不類。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似醉反。

毛氏曰：「刺，責也。類，善。殄，盡。瘁，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介，大也。弔，閔也。天何用責王？神何用不富王哉？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。王曾不悟，將有夷狄之大患。舍之不忌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。王氏曰：「王乃舍狄弗治，顧與予胥忌而已。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，與忠賢之大臣胥忌，則孰與王爲善者乎？」夫天之降不祥，庶幾王懼而自脩。今王遇災而不弔，不愼其威儀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王遇災而不

❶「蒲」，原作「滿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❷「又」下，《經典釋文》有「音」字，當據補。

弔，不慎其威儀。又無善人以輔之，則國之殄瘁宜矣。」

天之降罔，維其優矣。人之云亡，心之憂矣。天之降罔，維其幾矣。人之云亡，心之悲矣。

鄭氏曰：「降罔，下羅罔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天降禍以執有罪，如罔之執禽獸也。優，多於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幾，危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幾，近也。」

前章曰「不弔不祥，威儀不類」，故此譬之曰「維其優矣，維其幾矣」。前章曰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」，故此傷之曰「心之憂矣，心之悲矣」。

觱音必。沸音弗。檻泉，維其深矣。心之憂矣，寧自今矣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藐藐亡角反。昊天，無不克鞏。無忝皇祖，式救爾後。

鄭氏曰：「檻泉，涌出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李巡曰：『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。』」觱沸，其貌。涌泉之源，所由者深，喻己憂所從來久矣。不先己，不後己，怪何故正當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鞏，固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藐藐，高遠貌。鞏，固也。言天雖高遠，然仁愛人君，無不鞏固其命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後，謂子孫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幽王苟能側身修行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，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。」

克，能也。幽王之國勢，自人觀之，則不可扶持，天則無不能鞏固也。雖然，所謂天者，亦豈可外求哉？

《瞻卬》七章，三章章十句，四章章八句。章句從毛、鄭，分章從王氏。

《召旻密巾反》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

蘇氏曰：「因其首章稱旻天，卒章稱召公，故謂之《召旻》，以別《小旻》而已。」

旻天疾威，天篤降喪。瘨都田反。我饑饉，民卒流亡，我居圉魚吕反。卒荒。

陳氏曰：「凡言天者，上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疾，猶急也。篤，厚也。喪，亂也。瘨，病也。民卒流亡，民盡流移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圉，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荒，虚也。國中至邊境盡空虚。」朱氏曰：「居，國中也。」

天降罪罟，蟊賊内訌。户工反。昏椓丁角反。靡共，音恭。潰潰回遹，音律。實靖夷我邦。

毛氏曰：「訌，潰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小人爲蟊賊，以潰其内。椓，夭椓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昏椓，昏亂椓喪之人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昏椓，群不恭之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潰潰，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潰潰然邪僻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昏椓靡共，潰潰回遹，實靖夷我邦，則言所使靖夷我者，非其人也。靖，與『俾予靖之』同意。夷，與『亂生不夷』同意。」

「天降罪罟」，所謂「天之降罔」也。

皐皐音羔。訿訿，音紫。曾不知其玷。丁簟反。兢兢業業，孔填音塵。不寧，我位孔貶。

毛氏曰：「皐皐，頑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皐皐然緩而不共職，訿訿然以苟訿爲事，乃曾不知其爲玷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小人在位，自不知其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貶，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兢兢，戒也。業業，危也。天下之人，戒懼危怖甚久矣。其不安也，我王之位又甚隊矣。言見侵侮，政教不行，後犬戎伐之，而周與諸侯無異也。」

如彼歲旱，草不潰户對反。茂，如彼棲音西。苴。七如反。我相此邦，無不潰止。

毛氏曰：「潰，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天下之人，如旱歲之草，皆枯槁無潤澤，如樹上之棲苴。」蘇氏曰：「苴，枯草也。」○王氏

曰：「民蕩析離散，❶無復生理，故如彼棲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潰，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我視此邦，無有不亂。」

維昔之富，不如時。維今之疚，不如茲。彼疏斯粺，皮賣反。胡不自替？職兄音況。斯引。

鄭氏曰：「時，今時也。茲，此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疚，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昔之富，未嘗若今之疚也。今之疚，未有若此之甚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彼宜食疏，今反食精粺。」鄭氏曰：「疏，麤也，謂糲米也。米之率，糲十，粺九，鑿八，侍御七。」❷○孔氏曰：「《九章·粟米之法》云：『粟率五十，糲米三十，粺二十七，鑿二十四，侍御二十一。』言粟五升，爲糲米三升。以下則米漸細，故數益少。四種之米，皆以三約之，得此數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粺，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禄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替，廢。況，茲也。引，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職，主也。小人何不自廢退，使賢者得進？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？」李氏曰：「乃復主此禍亂之事，而日滋月長也。」

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頻。泉之竭矣，不云自中。溥音普。斯害矣，職兄音況。斯弘，不烖音哉。❸我躬。

鄭氏曰：「池水之益，由外灌焉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頻，厓也。泉水從中以益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池之竭，由外之不入。泉之竭，由內之不出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禍亂有所從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溥，猶徧也。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小人猶復專益大之，是豈不烖我躬乎？」鄭氏曰：「是不烖王之身乎？」

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。日辟音闢。國百

❶「析」，原作「折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❷「侍」，原作「待」，據《毛詩正義》及下文改。

❸「哉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災」。

里，今也日蹙子六反。❶ 國百里。於乎哀哉，維今之人，不尚有舊。

鄭氏曰：「先王受命，謂文王、武王時也。召公，召康公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辟，開。蹙，促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維今之人，不能尚舊德之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世雖亂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？言有之而不用耳。」

《召旻》七章，四章章五句，三章章七句。

《蕩》之什十一篇，九十二章，七百六十九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

❶「子」，原作「水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

周頌

蘇氏曰：「《周頌》皆有所施於禮樂，蓋因禮而作頌，非如風、雅，有徒作而不用者也。」

《清廟》，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。李氏曰：「周公之營洛邑，見於《召誥》、《洛誥》。按《召誥》曰：『周公乃朝用書，命庶殷，侯甸男邦伯。』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，諸侯皆在也。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，則於《書》無所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成洛邑，居攝五年時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周公朝諸侯，正在居攝六年。《明堂位》云：『踐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，朝諸侯於明堂。』即此時也。」切以爲不然。❶ 按《洛誥》云：「在十有二月，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，惟七年。」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，非在於五年。朝諸侯者，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。周公非自居南面，而受諸侯之朝。率以祀文王者，《洛誥》所謂「王在新邑，祭烝歲，❷文王騂牛一，武王騂牛一」，此所謂「祀文王」也。

《樂記》曰：「《清廟》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壹倡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書大傳》曰：『周公升歌《清廟》。』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，愀然如復見文王焉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禮記》每云『升歌《清廟》』，然則祭宗廟之盛，歌文王之德，莫重於《清廟》，故爲《周頌》之首。」

於音烏。穆清廟，肅雝顯相。息亮反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對越在天，駿音峻。奔走在廟。不顯不承，無射於人斯。

毛氏曰：「於，歎辭。穆，美也。」○朱氏

❶「切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竊」。

❷「祭烝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尚書正義》作「烝祭」。

曰：「穆，又有深遠之意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清廟者，杜預云：『蕭然清浄之稱也。』」鄭氏曰：「廟之言貌也。死者不可得，❶立宮室象貌之耳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肅，敬。雝，和。相，助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於乎美哉，其祀文王於清廟也。有肅肅其敬，雝雝其和者，實顯相其禮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濟濟之衆士，皆執行文王之德。對，配。越，於也。在天，文王精神在天。駿，大也。朱氏曰：「駿，大而疾也。」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秉文王之德，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。駿奔走在廟，以承清廟之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洋洋乎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，是對越其在天者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於是文王之德，可謂顯矣。成王率諸侯多士，駿奔走在廟，則可謂承矣。顯也、承也，如此無射於人矣。」鄭氏曰：「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？言其光明之也。是不承文王與？言其承之也。此文王之德，人無厭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言文王之澤，久而不忘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謂見尊奉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斯，語辭也。」

《士虞禮》祝辭曰：「哀子某，哀顯相，夙興夜處不寧。」然則自主人之外，餘皆顯相也。成王，祭主也。周公及助祭之諸侯，皆顯相也。「濟濟多士」，廣言助祭之人。凡執事者，皆在也。「秉文之德」，顯相、多士，凡助祭者，莫不秉文之德也。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」，言顯相之肅雝，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，不言可見矣。

《清廟》一章八句。

《維天之命》，太平告文王也。孔氏曰：「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文王受命，未終而没，成王、周公繼之，天下太平，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，故以告之。」

❶「得」下，四庫本有「見」字，《墨海金壺》本有「見故」二字。此句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」。

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。假以溢音逸。我，我其收之。駿惠我文王，曾孫篤之。

《中庸》曰：「『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』，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『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』，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，純亦不已。」李氏曰：「《中庸》亦是斷章取義。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孟仲子曰：『大哉，天命之無極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命，猶道也。天之道，於乎美哉，動而不止，行而不已。」〇程氏曰：「天命，即天道也。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，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。天命不已，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。純則無二無雜，不已則無間斷先後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不顯者，乃所以甚言其顯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假，大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溢，盈溢也。」〇横渠張氏曰：「純則舉大本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溢，盈而被於物也。收，受也。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，我既受之矣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駿惠，大順也。曾，猶重也。自孫之子而下，事先祖皆稱曾孫，欲使後王皆厚之，非維今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，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惟爾子孫，世益厚之。」朱氏曰：「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。」

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，亦有衍說之害。如此詩「曾孫篤之」，毛氏謂「能厚行之」，於文義未有害也。然詩人之意，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。所謂行者，固亦在其中矣。但曰「曾孫篤之」，則意味深長。衍一「行」字，意味即短。至王氏遂云「篤力行而有所至」，説益詳，而無復餘味矣。凡諸說，皆當以此例之。

《維天之命》一章八句。

《維清》，奏《象》舞也。孔氏曰：「奏《象》之樂歌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《象》則文王之樂，所謂象箾者，蓋文舞也。文王之舞謂之《象》，武王之舞謂之《武》。將舞《象》，則先歌《維清》，是以《序》曰『奏《象》舞』，其辭曰文王也。將舞《武》，則先歌《武》，是以《武》之《序》曰『奏《大武》』，其辭曰『於皇武王』也。《内則》『十三學舞《勺》』，《勺》，大舞也。『十五學舞《象》』，《象》，則象箾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祭統》曰：『下而管《象》。』豈所謂南籥者歟？」○孔氏曰：「文王時有擊刺之法，武王作樂，象而爲舞，名之曰《象》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武王初有天下，象文王武功之舞，歌《維清》以奏之，成童以學之。」

維清緝熙，文王之典。肇音召。禋，音因。迄許乞反。❶ 用有成，維周之禎。

毛氏曰：「典，法也。肇，始。禋，祀也。迄，至。禎，祥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清，明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緝，續。熙，廣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清明而緝熙者，文王之典也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肇禋，始大祀文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迄于周公，遂以有成。其成雖當周公之世，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。」

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所謂「肇禋，以文王配帝」，始於此也。《大宗伯》曰：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」

《維清》一章五句。

《烈文》，成王即政，諸侯助祭也。孔氏曰：「成王即政，諸侯助祭之樂歌也。謂周公居攝七年，致政成王，成王乃祭祖考，戒諸侯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武王崩，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。雖稱王矣，而不能治王事，故未嘗即政。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，非攝其位，蓋行其事也。其後七年，退而復辟，則成王於是即政，亦非復其位，蓋復其事也。故此詩之《序》曰『成王即政』，即政非即位也。苟成王有即位、有即政，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。」

烈文辟音壁，下同。公，錫兹祉福。惠我無疆，子孫保之。無封靡于爾邦，維王其崇之。念兹戎功，繼序其皇之。無競維人，

❶「許」，原作「詩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四方其訓之。不顯維德，百辟其刑之。於乎前王不忘！

毛氏曰：「烈，光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有光明文章者，君人之辟公。」〇歐陽氏曰：「呼助祭之諸侯曰：『烈文辟公，文、武錫此祉福矣。惠我君臣，以無疆之休，子孫其永保之。』」〇王氏曰：「戒之以無封以專利，無靡以傷財，則王之所崇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崇，尊尚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戎，大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念其先祖之功，則繼其序者益大矣。」朱氏曰：「皇，大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念祖考之戎功，則師衆之不缺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無疆乎，維得賢人也。得賢人，則國家疆矣。」〇李氏《抑》詩解曰：「苟能得人，則四方皆訓效之矣。」〇李氏曰：「莫光顯者，修德也。百辟其有不爲法乎？」〇鄭氏《烝民》箋云：「百辟，百君。」〇王氏曰：「『無競維人，四方其訓之』者，戒之以用人也。『不顯維德，百辟其刑之』者，戒之以務德也。『於乎前王不忘』者，言如上所云，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。先王之戒諸侯也，欲其競，競則中國强矣。欲其顯，顯則中國尊矣。欲其四方訓之，百辟刑之，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。內則百僚師師，外則諸侯胥訓胥效，則能以天下爲一家，中國爲一人矣。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，是乃力征經營天下，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。何足以語先王也？蓋所謂德者，以至誠出於仁義也。未有仁而遺其親，未有義而後其君。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，則其彊也，其顯也，是乃吾之所保也。」

「於乎前王不忘」，如其自唐叔以下，實寵嘉之。

《烈文》一章十三句。

《天作》，祀先王先公也。孔氏曰：「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周之初時，祀猶及先公。」

天作高山，大音泰。王荒之。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彼徂矣，岐有夷之行，如字。子孫保之。

鄭氏曰：「高山，謂岐山也。天生此高山，大王自豳遷焉。」〇勃海胡氏曰：「荒，奄也。太王遷居，奄有之。」毛氏曰：「荒，大也。」〇横渠張氏曰：「闢而大之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康，安。徂，往。行，道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夷，易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大王遷於岐山，始荒而有之，亦既作之矣。文王從而安之，文王既逝矣，岐周之人，世載其夷易之道，子孫保之不替也。」

《天作》一章七句。

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孔氏曰：「郊祀天地之樂歌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郊，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，夏至祭地祇於方澤。」

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如字。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音又。密。於緝熙，單厥心，肆其靖之。

毛氏曰：「二后，文、武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成王不敢康，成此王功，不敢自安逸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宥，寬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於，於乎，可歎美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單厥心，肆其靖之，盡其心矣，故能定之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宥，宏深也。密，静密也。天將祚周以天下，既有成命矣，文、武受之，將成其王業，不敢康寧，夙夜積德，以爲受命之基者，至深遠矣。又續而廣之，盡其心以定天命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此詩有『成王不敢康』，而《執競》有『不顯成康』，世或以爲此言成王，誦康王釗也，然則《周頌》有康王子孫之詩矣。周公制禮，禮之所及，樂必從之。樂之所及，詩必從之。故《頌》之施於禮樂者備

矣，後世無容易之。且詩曰『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』，又曰『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』。成王非基命之君，而周之奄有四方，非自成、康始也。」李氏書曰：「成王畏相，必不是周之成王。」

《昊天有成命》一章七句。

《我將》，祀文王於明堂也。孔氏曰：「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。即《孝經》所謂『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』，《月令》『季秋，大享帝』。但《月令》，秦世之書，周法不必然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古者祭天於圓丘，掃地而行事，器用陶匏，牲用犢，其禮極簡。聖人之意，以爲未足以報本，故於季秋之月，有大享之禮焉。天，即帝也。郊而曰天，所以尊之也，故以后稷配焉。后稷遠矣，配稷於郊，亦以尊稷也。明堂而曰帝，所以親之也，故以文王配焉。文王親也，配文王於明堂，亦以親文王也。尊尊而親親，周道備矣。然則郊者，古禮，而明堂者，周制也，周公以義起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程子曰：『萬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。』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，以冬至氣之始也。萬物成形於帝，而人成形於父，故季秋享帝，而以父配之，以季秋物成之時也。」

我將我享，維羊維牛，維天其右音又。之。儀式刑文王之典，日靖四方。伊嘏古雅反。文王，既右饗之。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

鄭氏曰：「將，猶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享，獻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右之，右助之。」○橫渠張氏曰：「維天其右之，不必饗之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奉其牛羊而獻之，曰：『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？』蓋不敢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儀，則。式，象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刑，法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法文王之典，以安四方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受福曰嘏。孔氏曰：「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皆祝以神辭嘏主人，與之以福。」維受福於文王，文王既右而饗之。孔氏曰：「佑，助而歆饗之。」時，是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歌是詩於文王，併言所以配享之意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雖曰享吾之祭，亦豈可自滿哉？故當夙興夜寐，亹亹怵惕，畏天之

威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夙夜畏天之威，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。」

明堂祀上帝，而文王配焉，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，必先言祀天，而次言祀文王。「我將我享，維羊維牛，維天其右之」，言祀天也。「儀式刑文王之典，❶日靖四方。伊嘏文王，既右饗之」，言祀文王也。於天，維庶其饗之，不敢加一辭焉。於文王，則言儀式其典，日靖四方。天不待贊，法文王，所以法天也。卒章惟言「畏天之威」，而不及文王者，統於尊也。畏天，所以畏文王也，天與文王一也。

《我將》一章十句。

《時邁》，巡守告祭柴望也。孔氏曰：「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。武王既定天下，而巡行其守土諸侯，至于方岳之下，乃作告至之祭，爲柴望之禮。柴祭昊天，望祭山川。《左傳》云昔武王克商，作頌曰『載戢干戈』，明此篇武王事也。《國語》稱周文公之頌曰『載戢干戈』，明此詩周公作也。」

時邁其邦，昊天其子之，實右序有周。薄言震之，莫不震疊。懷柔百神，❷及河喬嶽，允王維后。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載戢側立反。干戈，載櫜音羔。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户雅反。允王保之。

毛氏曰：「邁，行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時出行其邦國，謂巡守也。右序，右助次序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震，動。疊，懼。懷，來。柔，安。喬，高也。」○李氏《葛覃》解曰：「薄者，語辭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武王巡守，諸國警動之，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武王巡守，其至方嶽之下，來安群神，望乎山川，皆以尊

❶「刑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補。

❷「懷」，原作「壞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卑祭之。信哉，武王之宜爲君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以諸侯，則莫不畏威。以百神，則莫不懷柔。人神各得其所，詩人推美之曰：『信乎，王能盡爲君之道也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式，用也。載之言則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戢，聚。櫜，韜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櫜者，弓衣，一名韜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懿，美也。肆，陳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則又曰：『明昭乎有周也，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，式序諸侯之在位者，斂其甲兵而收藏之，與爲休息。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，使廣被乎中國，則信乎能保天下矣。』」〇李氏曰：「文猶膏梁，武猶藥石，藥石可以治病，而不可以養生。武王取天下矣，必求文德以施中國。所謂懿德者，非必美德之士也。但求文德而施之，則可以保天下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陳其功，於是《夏》而歌之。樂歌之大者稱夏。」〇孔氏曰：「《春官·鐘師》『以鐘鼓奏九夏』，注引呂叔玉云：『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皆周頌也。《肆夏》，《時邁》也。《繁遏》，《執競》也。《渠》，《思文》也。』」

人之宗子，主一家者也。天之子，主天下者也。「時邁其邦」，人神莫不受職，則「昊天其子之」可知矣。

《時邁》一章十五句。

《執競》，祀武王也。孔氏曰：「祀武王之樂歌也。」

執競武王，無競維烈。不顯成康，上帝是皇。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。斤斤紀覲反。其明，鍾鼓喤喤，華彭反。磬筦音管。將將，七羊反。降福穰穰。如羊反。降福簡簡，威儀反反。如字。既醉既飽，福祿來反。

鄭氏曰：「競，强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烈，業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《易》曰：『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』人君亦自强，然後可以成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不顯成康，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。皇，美也。奄，同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言》又云：『奄，蓋也。』鄭於《閟宮》、《玄

鳥》箋，皆以奄爲覆，覆四方同爲己有，與傳不異也。」斤斤，明察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，故其功烈之盛，天下莫得而競，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惟能如此，故上帝美之，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周之興也遠矣，至於武王成而安之，然後能奄有四方，使其明無所不至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喤喤，和也。將將，集也。穰穰，衆也。簡簡，大也。」○毛氏《賓之初筵》傳曰：「反反，言重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反，復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既醉既飽，蓋祭終而飲福爾。言祭祀之時，鍾鼓管磬之樂皆和，故神降之福。祭終飲福，威儀備具，此福禄所以反復至未艾也。」

《執競》一章十四句。

《思文》，后稷配天也。孔氏曰：「后稷配天之樂歌也。」○《國語》云：「周文公之爲頌，曰：『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』」是此篇周公所作。○李氏曰：「惟《思文》、《時邁》乃周公作，餘詩乃他人所作也。《國語》所以唯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，其餘不可得而知也。」

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我烝之烝反。民，莫匪爾極。貽音夷。我來牟，如字。帝命率育。無此疆爾界，陳常于時夏。

朱氏曰：「思，語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先祖有文德之后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克配彼天，言其播種之功，可以配天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極，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昔堯遭洪水，后稷播殖百穀，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，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。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貽，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牟，麥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曰『麰麥播種而耰之』，趙岐曰：『麰麥，大麥也。』《廣雅》又以爲『來，小麥也。牟，大麥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育，養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率育，徧養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后稷貽我民以來牟之種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此乃天命后稷，率

育斯民，無有内外彼己之殊。」〇陳氏曰：「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，所謂『富而後教之』也。」

《思文》一章八句。

《清廟》之什十篇，十章，九十五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

臣工之什

《臣工》，諸侯助祭遣於廟也。孔氏曰：「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。」

譙郡張氏曰：「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，故其於農事，常首先天下之政。諸侯助成王祭，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，由此故也。先王巡四岳，較諸侯之善惡，其慶始於土地辟，田野治，其罰始於土地荒蕪，田野不治。夫唯戒諸侯之事，莫急於新畬之勤；制諸侯之賞罰，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，則夫先王之意，概可見矣。」

嗟嗟臣工，敬爾在公。王釐力之反。爾成，來咨來茹。如預反。嗟嗟保介，維莫音暮。之春。亦又何求？如何新畬？音餘。於音烏。皇來牟，將受厥明。明昭上帝，迄許乞反。用康年。命我衆人，庤持耻反。乃錢子踐反。鎛，音博。奄觀銍珍栗反。艾。音刈。

孔氏曰：「成王、周公將遣諸侯，不直戒其身，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嗟嗟，勑之也。工，官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在公，凡公家之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釐，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咨，謀。茹，度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保介者，蓋保其君而戒之也。鄭氏據《月令》『天子親載耒耜，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』，以爲車右衣甲持兵，故曰保介。按《呂氏春秋》亦有此文，高誘注云：『保介，副也。』鄭氏之説迂晦，不若高誘之明白。暮春，在夏正爲建辰之月，在周正爲建寅之月。然先

儒謂商、周雖改正朔，特以是月爲歲首。至於朝聘烝享，猶用夏正。祭用仲月，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。祭畢遣之，時春已向暮，農事不可緩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田一歲曰新，❶三歲曰畬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將，大。迄，至也。於皇，於美。康年，樂歲。衆人，庶民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言『命我衆人』，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庤，具。錢，銚。孔氏曰：「《說文》曰：『錢，銚，古田器。』《世本》曰：『垂作銚。』」鎛，鎒。孔氏曰：「李巡曰：『鋤也。』《呂氏春秋》云『耨柄尺，此其度也。其耨六寸，以間稼也』，高誘注云：『耨，芸田也。六寸，所以入苗間。』」銍，穫也。」孔氏云：「《說文》曰：『銍，穫禾短鎌也。』《管子》云：『一農之事，必有一銍、一耨、一銚，然後成農。』是三者皆農器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艾，刈同，穫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諸侯朝正於王，因助祭於廟，祭終而遣之，遂戒其群臣百工曰：『戒爾公事，王既錫爾成法，有所不知，則來咨度以定之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既又問之曰：『今既暮春矣，爾之田事如何哉？』」○李氏曰：「既至其國，果何求哉？惟問其新畬之如何，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。於乎美哉，后稷教民稼穡，求得來牟，大受其明。」朱氏曰：「來牟當夏而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爲天所享，迄至于今，用康年也。戒使命衆人，各庤乃錢鎛以治田。奄忽之間，則已觀銍艾矣。」

「明昭上帝，迄用康年」，言明昭上帝，監我有周，而常賜之豐年也。

《臣工》一章十五句。

《噫於其反嘻音僖》，春夏祈穀于上帝也。鄭氏曰：「《月令》『孟春祈穀于上帝，夏則龍見而雩』是與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『仲夏大雩，帝以祈穀』，實是雩爲祈穀之文。但雩以龍見，當在孟夏之月，爲《月令》者錯置於

❶ 「一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二」。

仲夏，故不引之。《左傳》稱『啓蟄而郊，龍見而雩』，此不并引者，以傳無『祈穀』之文。」

噫嘻成王，既昭假音格。爾。率時農夫，播厥百穀。駿音峻。發爾私，終三十里。亦服爾耕，十千維耦。

王氏曰：「噫嘻，歎辭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昭，著。假，至也。時，是。播，種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言我之成其王業，既昭假于爾上帝矣，我今率是農夫，播其百穀，曰：『爾其大發爾之私田，終三十里。而民亦皆服其耕事，萬人畢出而並耕也。』二人並耕爲耦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私，民田也。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，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。」〇鄭氏曰：「《周禮》曰：『凡治野田，夫間有遂，十夫有溝，百夫有洫，千夫有澮，萬夫有川。』此萬夫之地，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。言三十里者，舉其成數。於是民大事其田，萬耦同時舉也。一川之間萬夫，故有萬耦。」孔氏曰：「一夫百畝，方百步，積萬夫方之，是廣長各百夫，以百百乘，❶是萬也。❷夫有百步，三夫爲一里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。」〇蘇氏曰：「言人事盡矣，所不足雨耳，是以告之天也。私，民田也。上之告民，則先其私。民之奉上，則先其公。曰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』，交相愛也。」

《噫嘻》一章八句。

《振鷺音路》，二王之後來助祭也。鄭氏曰：「二王，夏、殷也。其後，杞也、宋也。」〇孔氏曰：「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。」

振鷺于飛，于彼西雝。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。在彼無惡，在此無斁。音亦。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

毛氏曰：「興也。振振，群飛貌。鷺，白

❶「百乘」，原作「乘是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是」，原作「百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鳥。雝，澤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澤名爲雝，在西有此澤，無取於西之義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西雝，蓋辟廱也。辟廱有水，鷺所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，故曰西廱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杞、宋之君，有潔白之德。來助祭於周廟，其至止亦有此容，言威儀之善如鷺然。在彼，謂居其國，無怨惡之者。在此，謂其來朝，人皆愛之，無厭之者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然猶庶幾其能夙夜，以永終譽，此愛之至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成王告微子曰『與國咸休，永世無窮』，亦是意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在彼無惡者，必若夏、商之季，然後可以在彼無惡。在此無斁者，崇德象賢，修禮以作賓，何斁之有？」朱氏曰：「在彼知天命無常，惟德是與，其心服也。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，崇德象賢，統承先王，厚之至也。」

《振鷺》一章八句。

《豐年》，秋冬報也。孔氏曰：「秋冬報之樂歌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《噫嘻》祈之於春夏，《豐年》報之於秋冬，是一體之詩。祈曰上帝，而報不曰上帝者，省文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烝嘗，爲秋冬報。烝嘗者，宗廟事也。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，於人情物理不類，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。以祈爲郊，則季秋大享明堂，安知不併歌《豐年》之詩以爲報歟？」○鄭氏以秋冬爲烝嘗，挾祖妣以爲説耳。且《載芟》，社稷之詩，其辭與此同。鄭氏胡不改之爲烝嘗也？」○蘇氏曰：「報，謂秋祭四方，冬祭八蜡。」

豐年多黍多稌，音杜。亦有高廩，力錦反。萬億及秭。咨履反。爲酒爲醴，音禮。烝畀必寐反。祖妣，必履反。以洽百禮，降福孔皆。

毛氏曰：「稌，稻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今沛國呼稻爲稌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亦，助語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毛氏言『廩，所以藏穗』，則廩唯藏粟也。而《地官·廩人》注云：『藏米曰廩。』《明堂位》『米廩』，則廩之所容，兼米兼粟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數萬至萬曰億，數億至億曰秭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烝，進。畀，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皆，徧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豐年者，天之功也。利

高燥而寒者黍，利下濕而暑者稌。多黍多稌，無所不利也。」李氏曰：「《職方氏》『雍冀之地高燥，其穀宜黍；荆陽之地下濕，其穀宜稻』，是黍利高燥，稌利下濕也。豐年之時，或高或下，無所不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爲酒爲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』者，天地之功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我所以爲此酒醴者，進與祖妣，以和洽百禮。降福無所不徧者，上帝之力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洽，猶備也。」

《豐年》一章七句。

《有瞽》，始作樂而合乎祖也。鄭氏曰：「王者治定制禮，功成作樂。合者，大合諸樂而奏之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合乎祖，本或作『合乎太祖』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通言先祖也。」

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。設業設虡，音巨。崇牙樹羽。應田縣鼓，鞉音桃。磬柷尺叔反。圉。魚古反。既備乃奏，簫管備舉。喤喤音橫。厥聲，肅雝和鳴，先祖是聽。我客戾止，永觀厥成。

毛氏曰：「瞽，樂官也。鄭氏曰：「瞽，矇也。以爲樂官者，目無所見，於音聲審也。《周禮》：『上瞽四十人，中瞽百人，下瞽百六十人。』」業，大板也，所以飾栒爲縣也。捷業如鋸齒，或曰畫之。植者爲虡，衡者爲栒。崇牙上飾，卷然可以縣也。樹羽，置羽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崇牙，刻畫之爲重牙，即業之上齒也。以其形卷然，得掛繩於上，故可以爲懸也。置羽者，置之於栒、虡之上角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應，小鞞也。田，大鼓也。縣鼓，周鼓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樂》云『大鼓謂之鼓，❶小者謂之應』，是應爲小鼓也。《大射禮》應、鞞在建鼓東，是爲一器。故知應，小鞞也。應既是小，田宜爲大。《明堂位》云『周人縣鼓』，是周法鼓始在懸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田，當作⿰車柬。❷⿰車柬，小鼓，在大鼓旁，應鞞之屬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，

❶ 下「鼓」字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並作「田」。《毛詩正義》、《爾雅注疏》作「鼖」。

❷ 「⿰車柬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與《毛詩正義》並作「⿰革柬」。下同。

而《太師職》云『令奏鼓鞭』，注云：『爲大鼓先引。』故知田當爲鞭。」鞉，鞉鼓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鞉，如鼓而小，持其柄搖之，旁耳還自擊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磬，石磬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柷，木椌也。❶圉，楬也。」❷孔氏曰：「《樂記》有椌楬之文，言木椌者，明用木爲之。柷用木，則圉亦用木也。柷，狀如漆筩，中有椎，投椎於其中而撞之。敔，狀如伏虎，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，以木長尺櫟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柷，所以起樂也。圉，所以止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簫，編竹管，如今賣餳者所吹也。孔氏曰：「《釋樂》云：『大簫謂之言，小者謂之筊。』」○郭璞曰：「簫，大者編二十三管，長尺四寸；小者十六管，長尺二寸。《風俗通》云：『簫參差象鳳翼。』」管，如篴，併而吹之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篴，字又作笛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謂並吹兩管也。《小師》注云：『管，如笛，形小，併兩而吹之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喤喤，厥聲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我客，二王之後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瞽人，作樂者，皆在周之廟廷。業、虡、鼓、磬、柷、圉，皆設之於庭宇。既備具，乃使瞽人擊而奏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簫也，管也，尤其器之小者。言其小，所以爲備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作之喤喤然，和集諸聲，皆肅敬和諧而鳴，不相奪倫。先祖之神，於是降而聽之。我客，二王之後，適來至此，與聞此樂。助祭之人多，獨言我客者，以二王之後尊，故特言之。」朱氏曰：「夔述舜樂，亦曰『虞賓在位』，蓋以此爲盛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觀，視也。成，成功也。」李氏曰：「成，如『簫韶九成』之成，猶終也。徧更而奏焉，故謂之成。」

《有瞽》一章十三句。

《潛在廉反》，季冬薦魚，春獻鮪于軌反。也。鄭氏曰：「冬魚之性定，春鮪新來，獻於宗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季冬薦魚，春獻鮪之樂歌也。冬言季冬，春亦季春

❶「椌」，原作「控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同。

❷「楬」，原作「揭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也。《月令》：『季春，薦鮪於寢廟。季冬，天子嘗魚，先薦寢廟。』冬月既寒，魚不行，乃性定而肥充。」

猗於宜反。與音余。漆音七。沮，七余反。潛有多魚。有鱣張連反。有鮪，鰷音條。鱨音嘗。鰋音偃。鯉。音里。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

鄭氏曰：「猗與，歎美之言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漆、沮，岐周之二水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潛有多魚，言取之深也。」毛氏曰：「潛，槮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積柴養魚曰槮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鱣，大鯉也。鮪，鮥也。鰷，白鰷也。鰋，鮎也。」

《潛》一章六句。

《雝》，禘大音泰。祖也。孔氏曰：「禘太祖之樂歌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大祖，即后稷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祭法》：『周人禘嚳。』又曰：『天子七廟，三昭三穆，與太祖之廟而七。』周之太祖，即后稷也。禘嚳於其廟，以后稷配，所謂『禘其祖之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』是也。」

有來雝雝，至止肅肅。相息亮反。維辟音壁。[1]公，天子穆穆。於音烏。薦廣牡，相予肆祀。假哉皇考，綏予孝子。宣哲維人，文武維后。燕及皇天，克昌厥後。綏我眉壽，介以繁祉。既右音祐。烈考，亦右文母。

鄭氏曰：「雝雝，和也。肅肅，敬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相，助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穆穆，敬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於，嘆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廣，大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廣牡，碩大肥腯之謂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其來也和，其至也敬。其助祭者公侯，其主祭者天子也。言諸侯助祭，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皇考，武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綏，安也。」○陳氏曰：「孝子，自謂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大哉，皇考之安我也。其臣明哲，其君文武，故能安人，以及於天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右，助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烈考，謂文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文母，大

[1] 「壁」，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作「璧」。

姒也。」

禮，不王不禘。周所以王天下，得行禘禮於大祖者，皆文王、武王之功也。故成王於禘之時，推其得禘之由，播之樂歌，以告大祖，曰：「大哉，我皇考武王，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。其君臣賢聖，再造區夏。所安者上及於皇天，用能昌大於後，居王位而行禘禮，而膺壽祉之多，是皆武王之力，而文王、大姒之所右助也，豈予小子所能致哉？」文、武雖同建王業，而武王實得天下，故歸功之言，詳於武王，而卒章本之於文王、大姒焉。《閔予小子》之頌曰：「遭家不造，嬛嬛在疚。於乎皇考，永世克孝。」故皇考者，武王之稱也。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，故烈考者，文王之稱也。

《雝》一章十六句。

《載見賢遍反》，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。孔氏曰：「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《烈文》言成王即政，諸侯助祭。《載見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，則《載見》之作也，成王未即政歟？」

載見辟音壁。❶王，曰求厥章。龍旂陽陽，和鈴音零。央央。鞗音條。革有鶬，七羊反。休有烈光。率見昭考，以孝以享，以介眉壽。永言保之，思皇多祜。音户。烈文辟公，綏以多福，俾緝七入反。熙于純嘏。古雅反。

毛氏曰：「載，始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載，發語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諸侯始見君王，謂見成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諸侯來見，則曰求法度文章，以歸治其國家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交龍爲旂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陽陽，言文章。和在軾前，鈴在旂上。」孔氏曰：「和，亦鈴也。《爾雅》云：『有鈴曰旂。』郭璞曰：『懸鈴於竿，畫交龍

❶「壁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作「璧」。

於旂。」」〇孔氏曰：「央央然而有音聲。」〇鄭氏曰：「鞗革，轡首也。鶬，金飾貌。」孔氏曰：「即《韓奕》所云『鞗革金厄』是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按《商頌》『鶬鶬』，鄭云：『聲和也。』」〇朱氏曰：「休，美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烈，大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昭考，武王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廟制，太祖居中，左昭右穆。周廟文王當穆，武王當昭，故《康誥》稱『穆考文王』。而此詩及《訪落》皆謂武王爲昭考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享，獻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率之見於武王廟，使助祭也。以致孝子之事，以獻祭祀之禮。」〇李氏曰：「思皇，與『思皇多士』同。思，語辭也。皇，美也。美哉，多福之如此也，是天子之享其福也。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。綏以多福，俾繼續廣大其純嘏，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純，大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諸侯始來見王，稟受法度，其車服之盛如此，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，受此眉壽之福。以多福綏諸侯，使之緝熙于純嘏，蓋均福于諸侯之辭。」

《載見》一章十四句。

《有客》，微子來見祖廟也。鄭氏曰：「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命微子代殷後，既受命，來朝而見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。」

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馬。有萋有且，七序反。敦都回反。琢陟角反。其旅。有客宿宿，有客信信。言授之縶，陟立反。以縶其馬。薄言追之，左右綏之。既有淫威，降福孔夷。

毛氏曰：「殷尚白。」〇蘇氏曰：「亦，仍也。言仍殷之舊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萋且，敬慎貌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微子乘殷之馬而來，威儀萋萋且且。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，與之朝王。言敦琢者，以賢美之，故玉言之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一宿曰宿，再宿曰信。」〇譙郡張氏曰：「宿宿者，凡

一宿者再也。信信者，凡再宿者再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縶，絆也。周之君臣皆愛微子，其所館宿，可以去矣，而言絆其馬，意各殷勤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追之，恐其已去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左右綏之，言所以安之無方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淫，大。夷，易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統承先王，用天子禮樂，所謂淫威也。有淫威，則所享宜盛大，故降福孔易也。」什方張氏曰：「自管、蔡以武庚、禄父叛，以周公之聖臨之，蓋二年而後克，其用力艱矣。故於微子之來見也，則告之曰：『昔者既有淫威矣，而今也降福孔夷，蓋逆順之理如此。凡吾之威福，非苟而已也。』」

《有客》一章十二句。

《武》，奏《大武》也。鄭氏曰：「《大武》，周公作樂所爲舞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奏《大武》文樂之歌也。❶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，作《大武》之樂。」○張氏曰：「《大武》，武王没，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。歌《武》以奏之，冠者舞之。」

於音烏。皇武王，無競維烈。允文文王，克開厥後。嗣武受之，勝殷遏於葛反。❷劉，耆音指。定爾功。

蘇氏曰：「於乎大矣，武王無競之功，文王開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信有文德哉，文王也，能開其子孫之基緒。遏，止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劉，殺。耆，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嗣武，嗣子武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文王既開之矣，武王嗣而受之。勝殷止殺，以致定其大功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《武》詩在於止殺。」

《武》一章七句。

《臣工》之什十篇，十章，一百六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

❶「文樂之」，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作「之樂」。

❷「於」，原作「放」，據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

閔予小子之什

《閔予小子》，嗣王朝直遥反。於廟也。鄭氏曰：「嗣王，成王也。除武王之喪，始朝於廟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。」

朱氏曰：「成王免武王之喪，而朝於廟。玩其辭，知其哀未忘也。」

閔予小子，遭家不造，嬛嬛其傾反。在疚。音救。於乎皇考，永世克孝。念兹皇祖，陟降庭止。維予小子，夙夜敬止。於乎皇王，繼序思不忘。

鄭氏曰：「閔，悼傷之言也。造，猶成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疚，病也。庭，直也。」○匡衡曰：「煢煢在疚，言成王喪畢思慕，意氣未能平也。蓋所以就文、武之業，崇大化之本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皇考，武王；皇祖，文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序，緒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可悼傷乎，我小子耳，遭武王崩，家道未成，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成王始見於宗廟，自傷嬛嬛無所依怙，曰：『於乎我皇考武王，終身能孝。維念我皇祖文王，以其直心陟降。』」朱氏曰：「言文王一陟一降，直而無私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今我夙夜敬止者，思繼此而不忘耳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於乎皇王，歎文王、武王也。我繼其緒，思其所行不忘也。」

《閔予小子》一章十一句。

《訪落》，嗣王謀於廟也。孔氏曰：「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。」

蘇氏曰：「《閔予小子》，成王朝廟，言將

繼其祖考之詩也。《訪落》，謀所以繼之之詩也。」

訪予落止，率時昭考。於乎悠哉，朕未有艾。五蓋反。❶將予就之，繼猶判渙。音奂。維予小子，未堪家多難。乃旦反。紹庭上下，陟降厥家。休矣皇考，以保明其身。

毛氏曰：「訪，謀。落，始。率，循。時，是。悠，遠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釋詁》云：『艾，歷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猶，道。判，分。渙，散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紹庭，紹皇祖之直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家，猶言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美矣哉，我君考武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保其身，無危亡之憂。明其身，無昏塞之患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予將謀之於始，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於乎悠哉，朕未有艾』者，歎昭考之道悠，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將勉强從就之以繼其道，而恐泮渙不合也。自『訪予落止』以至『繼猶判渙』，皆是仰先王之盛德，歎眇躬之涼薄，苦前哲之高遠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維予小子，未堪家多難』者，自以爲幼稚，未堪王室多難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紹文王直道于上下，俯仰於家，未嘗少離。」○曾氏曰：「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，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，以陟降厥家。其曰『休矣皇考，以保明其身』，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。此詩與『念茲皇祖，陟降庭止』同意。雖不言『繼序思不忘』，然歎美皇考，則此意在其中矣。」

《訪落》一章十二句。

《敬之》，群臣進戒嗣王也。孔氏曰：「群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敬之，一本無之字。」

❶「五」，原作「立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。命不易以豉反。哉！無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兹。維予小子，不聰敬止。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于光明。佛符弗反。時仔音兹。肩，古賢反。示我顯德行。下孟反。

朱氏曰：「思，語辭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鄭氏以爲變易之易，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。《左傳》引『命不易哉』，杜元凱注：『奉承其命甚難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士，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監，視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將，進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佛，輔也。時，是也。仔肩，任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群臣進戒于王，曰：『敬之哉，敬之哉，天道甚明，其命不易保也。無謂其高而不吾察，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，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，王不可不敬也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王既承其戒，答之以謙，曰：『維我小子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我不聰而未能敬，然願學焉，庶幾日有所就，月有所進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但當以日月勉强積學，而增緝廣大，而至於其道光明然。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，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緝熙，光明也。」

《敬之》一章十二句。

《小毖音祕》，嗣王求助也。孔氏曰：「嗣王求助之樂歌也。周公還政之後，成王因祭在廟，而求群臣助己，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。」

鄭氏曰：「天下之事，當慎其小。小時不慎，後爲禍大。」

予其懲，直升反。而毖後患，莫予荓普經反。蜂，孚逢反。自求辛螫。音釋。肇允彼桃蟲，拚芳煩反。飛維鳥。未堪家多難，予又集于蓼。音了。

毛氏曰：「毖，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懲，艾也。螫，毒。肇，始。允，信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荓，使也。蜂之爲物，善辛螫。」毛氏

曰：「荓蜂，掣曳也。」○孔氏云：「《釋訓》作甹夆，古今字耳。孫炎曰：[1]『謂相掣曳入於惡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桃蟲，鷦也，鳥之始小終大者。」孔氏曰：「陸機云：『今鷦鷯是也。微小於黃雀，其雛化而爲鵰，故俗云鷦鷯生鵰，言始小終大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拚飛，翻飛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堪，任也。蓼，言辛苦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蓼，辛苦之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始者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，成王信之而疑周公。至後三監叛而作亂，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，歷年乃已。故今周公歸政，成王受之，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。曰：『我其創艾於往時矣，畏慎後復有禍難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既而悟其姦，故曰：『予其懲於此，而慎後患，蜂不可使而使之，則是自求辛螫矣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『肇允彼桃蟲，拚飛維鳥』者，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，不敢不毖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管、蔡如鷦鳥之小，後叛而作亂，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。」○橫渠張氏曰：「猶言初爲鼠，後爲虎，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予方未堪多難，而又集于辛苦之地，其柰何捨我而弗助哉？」

「莫予荓蜂」，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，謂信管、蔡之時也。

《小毖》一章八句。

《載芟所銜反》，春籍田而祈社稷也。鄭氏曰：「籍田，甸師氏所掌。王載耒耜之田，天子千畝，諸侯百畝。籍之言借也。借民力治之，故謂之籍田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：『孟春，天子躬耕帝籍。仲春，擇元日，命民社。』與耕籍異月，俱在春時，故以春總之。《祭法》云：『王爲群姓立社曰泰社，王自爲立社曰王社。』此爲百姓祈祭，當主於泰社。其稷與社共祭，亦當謂泰社社稷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王社，在籍田中，籍田所祈也。」

載芟載柞，側伯反。其耕澤澤。音釋。千耦五口反。其耘，音云。徂隰徂畛。侯主侯伯，侯

[1] 「炎」，原作「荻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亞侯旅。侯彊侯以，有嗿勑感反。其饁，于輒反。思媚其婦，有依其士。有略其耜，俶載南畝。播厥百穀，實函户南反。斯活。驛驛音亦。其達，有厭於豔反。其傑。厭厭其苗，緜緜其麃。表嬌反。載穫濟濟，有實其積，子賜反。萬億及秭。音姊。爲酒爲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。有飶蒲即反。其香，邦家之光。有椒子消反。其馨，胡考之寧。匪且有且，匪今斯今，振古如茲。

鄭氏曰：「載，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除草曰芟，除木曰柞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左傳》云：『如農夫之務去草焉，芟夷蘊崇之。』是除草曰芟也。《秋官·柞氏》『掌攻草木及林麓』，是除木曰柞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隰，新發田也。畛，謂舊田有徑路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或曰畛，田畔也。畛之外則隰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主，家長也。伯，長子也。亞，仲叔也。旅，子弟也。」李氏曰：「亞，伯之次也。旅者，衆子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彊，有餘力者。《周禮》曰『以彊予任民』，孔氏曰：「謂其人强壯，❶治一夫之田有餘力，能佐助它事者也。」以謂閒民，今時傭賃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，能東西之曰以。」朱氏曰：「傭力之人，隨主人所左右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嗿者，衆人飲食之聲也。」毛氏曰：「嗿，衆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饁，饋饟也。依之言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成王之時，萬民樂治田業，將耕，先始芟柞其草木，土氣烝達而和。耕之，則澤澤然解散。於是耘除其根株，輩作者千耦，言趨時也。或往之隰，或往之畛，父子餘夫俱行，强有餘力者相助，又取傭賃，務疾畢已，當種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婦人行饁，爲夫者則愛其婦，爲婦者亦依其夫，言相慰勞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略，利也。」○孔氏《大田》疏曰：

❶「壯」，原在下「田」之上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乙正。

「王肅以俶爲始，載爲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播，猶種也。實，種子也。函，合也。❶活，生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驛驛，苗生貌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《爾雅》作繹，云生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達，出地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有厭其傑，言傑苗厭然特美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傑然之苗，受氣澤厭足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緜緜，詳密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麃，耘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濟濟，人衆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有實，實成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積，露積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農夫既去草木根株，以此利耜，始耕於南畝，以種其百穀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，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有厭然而特茂者，其傑立之苗也。厭厭然而長大者，其齊等之苗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前曰『千耦其耘』，則既耕而耘。今曰『緜緜其麃』，則既苗而耘。既苗而耘，則以緜緜爲善，恐傷苗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至於大熟，則穫刈濟濟然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飶，芬香也。椒，猶飶也。孔氏曰：「椒木之氣香，作者以椒言香。」胡，壽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胡考者，耇老也。《士冠禮》祝曰：『永享胡耇。』」孔氏曰：「謚法，保民耆艾曰胡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且，此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振古，則舉古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其實之多，萬億及秭，故可爲醴，而進與祖妣，以和百禮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以洽百禮，既烝畀祖妣，而達之祭祀，賓客，無所不洽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以燕饗賓客，則邦家之所以光也。以養耆老，則胡考之所以安也。」❷李氏曰：「非特此日方有此也，非特今日方有豐年，其所由來遠矣。」○陳氏曰：「振古

❶「合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含」，當據改。

❷「以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、朱熹《詩集傳》補。

以來，皆如上之所謂也。」

《載芟》一章三十一句。

《良耜》，秋報社稷也。孔氏曰：「秋報社稷之樂歌也。」

畟畟楚側反。良耜，俶載南畝。播厥百穀，實函斯活。或來瞻女，載筐丘方反。及筥，其饟伊黍，其笠音立。伊糾。居黝反。[1]其鎛音博。斯趙，徒了反，又徒少反。以薅呼毛反。荼音徒。蓼。音了。荼蓼朽止，黍稷茂止。穫之挃挃，珍栗反。積子賜反。之栗栗。其崇如墉，其比毗志反。如櫛，側瑟反。以開百室。百室盈止，婦子寧止。殺時犉如純反。牡，有捄音虯。其角。以似以續，續古之人。

毛氏曰：「畟畟，猶測測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是刃利之狀。舍人曰：『畟畟，耜入地之貌。』郭璞曰：『嚴利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良，善也，利善之耜。瞻，視也。筐、筥，所以盛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笠，所以禦暑雨也。趙，刺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糾然，笠之輕舉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薅，拔田草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蓼，水草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蓼，是穢草。荼，亦穢草，非苦菜也。王肅云：『荼，陸穢。蓼，水穢。』然則田有原有隰，故並舉水陸穢草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先儒說荼，但云苦菜，莫詳其爲何物。案此詩，則蓼屬也，但水陸之別耳。味苦氣辛，能殺物，今人用以藥溪取魚，故又曰荼毒。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，亦一驗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挃挃，穫聲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栗栗，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墉，城也。黃牛黑脣曰犉，社稷之牛，角尺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捄，角貌。有來視汝，謂婦子來饁者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載筐及筥，其饟伊黍，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，與所盛之物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饁者見戴糾然之笠，以田器刺地，薅去荼蓼之事，言閔其勤苦。草穢既除而禾稼茂，禾稼茂而穀

[1]「反」，原脫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補。

成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及其成熟，乃穫刈之。既穫訖，乃積聚之，如城雉之峻壯，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於是開百室而納之，百室既盈矣，而婦子寧止，蓋終歲勤勤，不得安寧。今農事已畢，故各享其樂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於是殺牲報祭社稷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以嗣以續，興來歲，繼往歲也。續古之人，庶幾不替其先也。」○《釋文》犉作犉，曰：「本亦作犉。」

《良耜》一章二十三句。

《絲衣》，繹、賓尸也。鄭氏曰：「繹，又祭也。天子諸侯曰繹，以祭之明日。卿大夫曰賓尸，與祭同日。周曰繹，商謂之肜。」❶○孔氏曰：「繹、賓尸之樂歌也。」

絲衣其紑，孚浮反。載弁俅俅。音求。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。鼐乃代反。鼎及鼒，音兹。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。不吳不敖，五告反。胡考之休。

毛氏曰：「絲衣，祭服也。紑，潔鮮貌。」孔氏曰：「爵弁之服，玄衣纁裳，皆以絲爲之，故云絲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載，猶戴也。弁，爵弁而祭於王，士服也。繹禮輕，使士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雜記》云：『士弁而祭於公。』禮有冠弁、韋弁、皮弁，皆不以絲爲衣。《士冠禮》有『爵弁服，純衣』，與此絲衣相當，爵色之麻弁。《士冠禮》注云：『爵弁，其色赤而微黑，如爵頭然。純衣，絲衣也。』」○毛氏曰：「俅俅，恭順貌。基，門塾之基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釋宫》云：『門側之堂謂之塾。』孫炎曰：『夾門堂也。』繹禮在門不在廟，《郊特牲》曰：『繹之於庫門內，祊之於東方，❷失之矣。』繹於門內爲失，明其當在門外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自羊徂牛，言先小後大也。大鼎謂之鼐，小鼎謂之鼒。」鄭氏曰：「鼎圜弇上謂之鼒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鼎斂上而小口者。』」○呂氏曰：「自堂徂基，乃所

❶「肜」，原作「彤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祊」，原作「枋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、《禮記正義》改。

謂於彼乎、於此乎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自堂徂基，自堂上降而徂基也。自羊徂牛，先小後大也。鼐鼎及鼒，先大後小也。或先小後大，或先大後小，反復展視，所以致勤敬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觩然，設兕觥貌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思，語辭。柔，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吴，譁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不吴不敖，不讙譁，不慠慢，恭敬獲福，得壽考之休也。」○《釋文》兕觥作兕觵，曰：「字又作兕觥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天子既以臣爲尸，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，故其退尸也皆有漸。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，言弁已是不冠冕也。」

《絲衣》一章九句。

《酌》，告成大武也。朱氏曰：「《内則》曰『十三舞《勺》』，即此詩也。然此詩與《賚》、《般》，皆不用詩中字明篇，疑皆樂章之名爾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《酌》，周公没，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，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。」

於鑠舒灼反。王師，遵養時晦。時純熙矣，是用大介。我龍受之，蹻蹻居表反。王之造。七報反。載用有嗣，實維爾公允師。

孔氏曰：「於，嘆美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鑠，盛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王師，王肅云：『武王之衆也。』」○歐陽氏曰：「遵養，循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純，大。介，助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熙，光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龍，寵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蹻蹻，武貌。造，爲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載，則。允，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武王之初，有於鑠之師而不用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退自循養，與時皆晦，晦而益明，其後既純光矣，則天下無不助之者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我龍受之者，謂武王之功，興此王業，成王寵受而承之也。蹻蹻王之造，言蹻蹻然武功，成王之所爲也。載用有嗣者，謂後世能承其業，爲有嗣矣。實維爾公者，武王用師，

實天下之至公，信可謂王師矣。」

《酌》一章九句。

《桓》，講武類、禡馬嫁反。也。桓，武志也。《釋文》云：「本或以『桓，武志也』爲注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類也，禡也，皆師祭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講武類、禡之樂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案《左氏傳》楚莊王曰：『武王克商，作頌曰：「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。❶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允王保之。」又作《武》，其卒章曰：「耆定爾功。」其三曰：「敷時繹思，我徂維求定。」其六曰：「綏萬邦，屢豐年。」』然則《桓》、《賚》兩篇，皆《大武》樂中一章也，與此《序》不同。」晁氏曰：「《桓》之《序》曰『桓，武志也』，或以爲注，或以爲序，失其傳多如此。」

綏萬邦，婁力注反。豐年。天命匪解，音懈。桓桓武王，保有厥士。于以四方，克定厥家。於音烏。昭于天，皇以間之。

鄭氏曰：「綏，安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婁豐年，數有豐年。桓桓然有威武。王肅云：『於乎周道，乃昭見於天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士，與熊羆之士、虎賁之士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間，代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皇，君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桓，武志也，而曰『綏萬邦，屢豐年』，則其爲武志也，異乎人之武志矣。李氏曰：「武王用兵，蓋爲天下除害，故能召和氣。」天命匪解者，武王匪解，故天命亦匪解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武王克商，以安天下，屢獲豐年之祥矣。然天命之於周，久而不厭也，故武王桓桓，保有其衆，用之四方，以定其家，其德上昭于天，遂以代商有天下。言武之不可廢也。」

《桓》一章九句。

《賚來代反》，大封於廟也。賚，予也，言所以

---

❶「櫜」，原作「橐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錫予善人也。鄭氏曰：「武王伐紂時，封諸臣有功者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大封於廟之樂歌也。」

文王既勤止，我應受之。敷時繹音亦。思，我徂維求定。時周之命，於音烏。繹思。

毛氏曰：「勤，勞。應，當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敷，布也。時，是也。繹，尋繹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思，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今我往以此求定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文王勤勞天下至矣，其子孫應受而有之，然而不敢專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布此以賚有功，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，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大賚善人，封建以爲諸侯，與共天下，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周之命也，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，繹思文王之德，以戒之也。」

《賚》一章六句。

《般薄寒反》，巡守手又反。而祀四嶽河海也。鄭氏曰：「般，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鄭氏曰：『般，樂也。』蘇氏曰：『遊般也。』今考詩中無此意，當闕之。孔氏以『般，樂也』爲《序》文，曰：『定本「般，樂」爲鄭注。』未知孰是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本用此注爲《序》文。」

於音烏。皇時周，陟其高山，嶞吐果反。山喬嶽，允猶翕許及反。河。敷天之下，裒蒲侯反。時之對，時周之命。

鄭氏曰：「皇，君。喬，高也。於乎美哉，君是周邦而巡守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巒山謂之嶞。嶞，狹而長也。陟其高山，嶞山喬岳，則巡守之所陟，無所不至。」○蘇氏曰：「猶，道也。翕河，大河受衆水者也。鄭氏曰：「河言翕者，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，祭者合爲一。」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，思其有功於民，是以至於敷天之下，無不緫答其功者，此周之命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裒時之對者，裒其神而對之，以祭祀也。時

周之命者，能懷柔百神，則受命長矣。」

《般》一章七句。

《閔予小子》之什十一篇，十一章，百三十七句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

魯頌

孔氏曰：「此雖名爲頌，而體實國風，非告神之歌。」朱氏曰：「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，其體猶列國之風，❶非若商、周天子之頌，用於祭祀，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。」

《駉古螢反》，頌僖公也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儉以足用，寬以愛民，務農重穀，牧于坰野，魯人尊之，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頌。鄭氏曰：「季孫行父，季文子也。史克，魯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伯禽，魯之始封賢君，其法可傳於後。僖公，名申，莊公子。閔公卒，季友立之。當惠王、襄王時。舒瑗云：『魯不合作《頌》，故每篇言頌，名生於不足也。』」○曾氏曰：「季孫請命，史克作頌，恐是兩事。如晉武公之大夫，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《無衣》，請命、作詩，不相干也。」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驈戶橘反。有皇，有驪力知反。有黃，以車彭彭。思無疆，居良反。思馬斯臧。

毛氏曰：「駉駉，良馬腹幹肥張也。孔氏曰：「腹，謂馬肚。幹，謂馬脅。」坰，遠野也。邑外曰郊，郊外曰野，野外曰林，林外曰坰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坰野，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。」鄭氏曰：「必牧於坰野者，辟民居與良田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坰之野，其水草甚美，既不害於農，又使馬得其所養。」○毛氏《芣苢》傳曰：「薄，辭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牧之坰野則駉駉然。驪馬白跨曰驈，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驪，黑色。』郭璞曰：『跨，髀間也。』然則跨者，所跨據之處。」黃

❶「列」，原作「烈」，據宫内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

白曰皇，孔氏曰：「黃白色雜名皇。」❶純黑曰驪，孔氏曰：「《月令》：『孟冬，駕鐵驪，象時之色。』《檀弓》云：『夏后氏尚黑，戎事乘驪。』故知純黑曰驪。」黃騂曰黃。孔氏曰：「騂者，赤色，謂黃而雜赤者也。」諸侯六閑，馬四種，有良馬、戎馬、田馬、駑馬。孔氏曰：「閑，謂馬之所在，有限衛之處。《校人》之注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廄，每廄爲一閑。諸侯有四種，其三種別爲一閑，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。朝祀所乘爲良馬，征伐所乘爲戎馬，田路駕田馬，駑馬給官中之役。」彭彭，有力有容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坰之牧地，水草既美，牧人又良，飲食得其時，則自肥健耳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彭彭，張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臧，善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薄言駉者，有何馬也？乃有驈有皇，有驪有黃。此等用之以駕車，則彭彭然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思無疆，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，反覆思之，無有竟已。乃至思馬斯善，多其所及廣博。」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騅音隹。❷有駓，符悲反。有騂有騏，音其。以車伾伾。敷悲反。思無期，思馬斯才。

毛氏曰：「蒼白雜毛曰騅，❸孔氏曰：「雜毛是体有二種之色相間雜。上云『黃白曰皇，黃騂曰黃』，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，與此二色者異，故不云雜毛也。」黃白雜毛曰駓，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今之桃華馬也。』」赤黃曰騂，孔氏曰：「周人尚赤，而牲用騂，是騂爲純赤。言赤黃者，謂其赤而黃，其色鮮明者。上云『黃騂曰黃』，謂黃而微赤；此云『赤黃曰騂』，謂赤而微黃。」蒼騏曰騏。❹孔氏曰：「謂青而微黑，今之驄馬也。《顧命》曰『四人騏弁』，注云：

❶「皇」，原作「黃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隹」，原作「騅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❸「騅」，原作「錐」，據宮內廳本、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❹「蒼」，原作「倉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『青黑曰騏。』騏者，黑色之名。」伾伾，有力也。才，多材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思無期，思之久也。」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驒徒河反。有駱，有駵有雒，以車繹繹。音亦。思無斁，思馬斯作。

毛氏曰：「青驪驎曰驒，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色有淺深班駁隱粼，今之連錢驄也。』」白馬黑鬣曰駱，孔氏曰：「鬣，馬之騣也。」赤身黑鬣曰駵，孔氏曰：「駵，是色名。說者以駵爲赤色，若身、鬣俱赤則騣馬，故赤身黑鬣曰駵。」黑身白鬣曰雒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繹繹，屬也。」朱氏曰：「繹繹，不絕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善走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斁，厭也，無厭倦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作，奮起也。」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駰音因。有騢，有驔音簟。有魚，以車祛祛。❶起居反。思無邪，思馬斯徂。

毛氏曰：「陰白雜毛曰駰，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陰淺黑，今之泥驄。』」彤白雜毛曰騢，孔氏曰：「郭璞曰：『彤，赤也，即今赭白馬是也。』」豪骭曰驔，孔氏曰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骭，骹也。』郭璞曰：『骭，脚脛。』然則骭者，膝下之名。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。」二目白曰魚。孔氏曰：「《爾雅》曰：『一目白，瞯。二目白，魚。』郭璞曰：『似魚目也。』」祛祛，强健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思無邪，一出於正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徂，猶行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孔子曰：『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』昔之爲詩者，則未必知此也。孔子曰：『讀《詩》至此，而有會於其心，是以取之。』蓋斷章云耳。」○呂氏曰：「僖公修牧馬之政，以誠心行之，故言『思無疆』、『思無期』、『思無斁』、『思無邪』。馬之所以臧、才、作、徂者，其効也。與《衛風》『秉心塞淵，騋

❶「祛祛」，原作「袪袪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改。下「祛祛」同。

牝三千』之意同。古之賢君，誠心以行善政，其效皆若此，然非獨牧馬而已。」

《駉》四章，章八句。

《有駜備筆反》，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。

有駜有駜，駜彼乘繩證反。黄。夙夜在公，在公明明。振振鷺，鷺于下。鼓咽咽，烏玄反。醉言舞，于胥樂兮。

朱氏曰：「興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駜，馬肥强貌。」王氏曰：「養之使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僖公之用臣，必先致其禄食。禄食足，而臣莫不盡其忠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四馬曰乘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早起夜寐，在於公之所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明明，脩明其職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振振，群飛貌。鷺，白鳥也，以興潔白之士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振鷺，取其脩潔翔集有威儀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鷺，鷺羽之翿，舞者所持也。下，如飛而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咽咽，鼓節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于，於。胥，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在公明明，言未始不在公也，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。士之來者，如鷺之集，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，和之至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僖公之時，君臣無事，燕樂以遂其歡，君臣於是皆喜樂也。」

「有駜有駜」，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。所謂「君致其養，臣盡其忠」者，蓋莫不在其中矣。

有駜有駜，駜彼乘牡。夙夜在公，在公飲酒。振振鷺，鷺于飛。鼓咽咽，醉言歸，于胥樂兮。

王氏曰：「牡，剛强之材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夙夜在公，在公飲酒，言臣有餘敬，君有餘惠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飛，諭群臣醉欲退也。」

有駜有駜，駜彼乘駽。呼縣反。夙夜在公，在公載燕。自今以始，歲其有。君子有

穀，詒孫子，于胥樂兮。

毛氏曰：「青驪曰駽。」孔氏曰：「孫炎曰：『色青黑之間。』郭璞曰：『今之鐵驄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載之言則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載燕，亦飲酒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歲其有，豐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穀，善。詒，遺。」蘇氏曰：「穀，禄也。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頌禱之辭也。」

《有駜》三章，章九句。

《泮水》，頌僖公能脩泮宮也。孔氏曰：「定本云『僖公修泮宮』，無『能』字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此詩言作泮宮，克淮夷，《閟宮》言作新廟，《春秋》皆不載，世疑之。泮宮、閟宮，僖公因舊而修，是以不見於《春秋》。至於淮夷之功，予亦疑焉。然此詩有之，『式固爾猶，淮夷卒獲』，有所未獲，而欲終之，則其所獲尚小也。今此詩之言，甚美而大，則君臣之辭歟？或曰：『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，而孔子録之，可乎？』曰：『維可之，是以録之。録其所可，而去其所不可，此孔子之所以爲《詩》也。』子貢曰：『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』孟子曰：『吾於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。以至仁伐不仁，何其血之流杵？』夫二子之言信矣。然孔子未嘗以廢《周書》，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，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，此達者之所自諭也。」

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芹。其巾反。魯侯戾止，言觀其旂。其旂茷茷，蒲害反。鸞聲噦噦。呼會反。無小無大，從公于邁。

毛氏曰：「泮水，泮宮之水也。天子辟廱，諸侯泮宮。」鄭氏曰：「辟廱者，築土廱水之外，圓如璧，四方來觀者均也。泮之言半也。半水者，蓋東西門以南通水，北無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《説文》謂『泮者，諸侯鄉射之宮也。西南爲水，東北爲牆』。康成以爲東西門，《説文》以爲東西牆，其説不同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思，發語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芹，水菜也。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，采其芹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戾止，至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止者，至而止住，故云至，非訓止爲至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觀其旂，其物茷茷而有容。聽其鸞，其聲噦噦而有節。」李氏曰：「茷茷，飛揚也。」李氏曰：「無小無大，從公

于邁，國人無長幼，皆從公而往，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魯人作詩，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，因其請王而作。」

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藻。魯侯戾止，其馬蹻蹻。居表反。其馬蹻蹻，其音昭昭。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

孔氏《采蘋》疏曰：「藻，水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其馬蹻蹻，言强盛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其音昭昭，僖公之德音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載色，色温潤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僖公之至於泮宮，好其顔色，和其笑語，未嘗有所怒也，教之而已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載色載笑，則《洪範》所謂『而康而色』者也，夫然後能教也。」

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茆。魯侯戾止，在泮飲酒。既飲旨酒，永錫難老。順彼長道，屈此群醜。

毛氏曰：「茆，鳧葵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鄭小同云：『江南人名之蓴菜，生陂澤中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在泮飲酒者，與先生君子飲酒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醜，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僖公與其群臣飲酒於泮宮，咸願神錫之以難老，使之順從長道，以屈群衆。」王氏曰：「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，而屈服此魯國之群衆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，二章言僖公之教人，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此章以下，皆頌禱之辭也。」

穆穆魯侯，敬明其德。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允文允武，昭假烈祖。靡有不孝，自求伊祜。音户。

鄭氏曰：「則，法也。允文允武，信文信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假，至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假，感格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祖，周公、魯公也。靡有不孝，信僖公之孝也，無所不

至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自求伊祜，魯侯之福禄，乃自求之也。」

明明魯侯，克明其德。既作泮宫，淮夷攸服。矯矯居表反。虎臣，在泮獻馘。古獲反。淑問如皋陶，在泮獻囚。

鄭氏曰：「克，能。攸，所也。言僖公能明其德，修泮宫而德化行，於是伐淮夷，所以能服也。矯矯，武貌。馘，所格者之左耳。孔氏曰：「謂臨陣格殺之，而取其耳。」淑，善也。囚，所虜獲者。僖公既伐淮夷，而反在泮宫，使武臣獻馘，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，言伐有功，所任得其人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王制》曰：『天子將出征，受成於學。出征執有罪，反釋奠於學，以訊馘告。』故僖公既伐淮夷，而反在泮宫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，而疑此詩之妄，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，冀其有是功耳。下章倣此。」

濟濟多士，克廣德心。桓桓于征，狄彼東南。烝烝皇皇，不吴音話。不揚。不告于訩，音凶。在泮獻功。

孔氏曰：「濟濟然多士，皆能廣其德心，謂心德寬洪，並無褊躁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桓桓，威武貌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狄彼東南，遠服彼東南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狄，遠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狄，攘而逖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古狄、逖通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東南，斥淮夷。孔氏曰：「淮夷，在魯之東南。」烝烝，猶進進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皇，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吴，譁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不揚，戢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烝烝皇皇，盛也。❶不吴不揚，肅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訩，訟也。無以争訟之事，告於治訟之官者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不告于訩，和

❶「盛」，原作「成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改。

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人心可謂廣矣，惟爲血氣所使，一有毫髪之利，則忿而争，其心於是乎隘矣。惟其心廣，故其征伐有遜遠淮夷之功，『烝烝皇皇，不吴不揚』，未嘗争訟，惟『在泮獻功』而已。」

角弓其觩，束矢其搜。色留反。戎車孔博，徒御無斁。音亦。既克淮夷，孔淑不逆。式固爾猶，淮夷卒獲。

蘇氏曰：「觩，弓健貌。」鄭氏曰：「言持絃急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五十矢爲束。」孔氏曰：「荀卿云：『魏氏武卒負矢五十个。』荀則毛氏之師，故從其言。鄭注《大司寇》『束矢』云：『古者一弓百矢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束矢搜然，言勁疾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其發則搜然而勁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搜，矢疾聲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博，廣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徒行者，御車者，皆無厭倦也。淑，善也。式，用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僖公兵戎精繕，士卒競勸，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。君子於是告之，使益固其道，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。」

翩彼飛鴞，于嬌反。集于泮林。食我桑黮，懷我好音。憬九永反。彼淮夷，來獻其琛。勑金反。元龜象齒，大賂南金。

毛氏曰：「翩，飛貌。鴞，惡聲之鳥也。黮，桑實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懷，歸也。言鴞恒惡鳴，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，食其桑黮，爲此之故，改其鳴，歸就我以善音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喻淮夷慕泮宫之化也。憬，《説文》曰：『覺悟也。』」○王氏曰：「琛，寶也。元龜，尺二寸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漢·食貨志》云：『龜不盈尺，不得爲寶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大，猶廣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賂，遺也。南，謂荆陽也。」❶○鄭氏曰：「荆陽貢金三品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，其所獻之物，是大龜象齒。又廣賂

❶「陽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揚」，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揚」。下「陽」同。

我以南方之金。」

《泮水》八章，章八句。

《閟筆位反宮》，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。蘇氏曰：「此詩所謂『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』者，人之所以願之，而其實則未能也。」

閟宮有侐，况域反。實實枚枚。赫赫姜嫄，音元。其德不回，上帝是依。無災無害，彌月不遲。是生后稷，降之百福，黍稷重直容反。穋，音六。稙徵力反。❶穉菽麥。奄有下國，俾民稼穡。有稷有黍，有稻有秬。音巨。奄有下土，纘禹之緒。

孔氏曰：「作者將美僖公，追述遠祖，上陳姜嫄、后稷，至於太王、文、武，爰及成王封建之辭，魯公受賜之命，言其所以有魯之由。」○呂氏曰：「閟宮，魯廟，非姜嫄廟也。言赫赫姜嫄者，推本周家所由興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閟宮者，魯之群廟也。毛氏曰：「先妣姜嫄之廟在周，孟仲子曰：『是禖宮也。』」○孔氏曰：「《大司樂》云：『舞《大濩》以享先妣。』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。言其在周，則魯無其廟。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，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。」閟，深閉也。」毛氏曰：「閟，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侐，清浄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實，鞏固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枚枚，礱密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枚枚，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彌，終也。赫赫乎顯著姜嫄也，其德貞正不回邪，天用是馮依。其任之又無災害，不坼不副，終十月而生子，不遲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先種曰稙，後種曰穉。」孔氏曰：「重穋稙穉，生熟早晚之異稱耳，非穀名也。《七月》傳曰：『後熟曰重，先熟曰穋。』《內宰》鄭司農注云：『先種後熟謂之穜，後種先熟謂之稑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菽，大豆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奄，猶覆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后稷生而享有百福，播種五穀，猶天所降也。奄有下國，堯封之邰也。」○鄭氏

❶「徵」，原作「微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曰：「秬，黑黍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緒，業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堯時洪水爲災，民不粒食。禹平水土，后稷乃教播種，故曰『纘禹之緒』。美之，故申説以明之。」

后稷之孫，實維大王。居岐之陽，實始翦子踐反。商。至于文武，纘大王之緒，致天之届，音戒。于牧之野。無貳無虞，上帝臨女。敦都回反。商之旅，克咸厥功。

鄭氏曰：「翦，斷也。大王自豳徙居岐陽，四方之民咸歸往之，於時而有王迹，故云是始斷商。」○曾氏曰：「大王去邠居岐，蓋諸侯之能興邦者，本不必云肇王迹也。武王既有天下，推其寖盛之由，故曰太王肇王迹。所謂『實始翦商』者，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。聖人於《武成》，猶有所不取者，其於《魯頌》，豈以一言之過而删之乎？」○王氏曰：「届，至也。天命不妄，所廢興皆其至也。致其至者，武王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至於文王、武王，繼太王之業，於時商家暴虐，天欲誅之，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虞，度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無貳無虞，上帝臨女，猶《大明》云『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敦，治。旅，衆。咸，同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敦，治而勝之也。咸厥功，輔佐之臣咸有功。而周公亦與焉，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。」

王曰叔父，建爾元子，俾侯于魯。大啓爾宇，爲周室輔。乃命魯公，俾侯于東。錫之山川，土田附庸。周公之孫，莊公之子。龍旂承祀，六轡耳耳。春秋匪解，享祀不忒。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。享以騂犧，是饗是宜，降福既多。周公皇祖，亦其福女。秋而載嘗，夏而楅衡。白牡騂剛，犧素河反。尊將將，七羊反。毛炰蒲包反。胾側吏反。羹，

籩豆大房。萬舞洋洋，孝孫有慶。俾爾熾而昌，俾爾壽而臧，保彼東方，魯邦是常。不虧不崩，不震不騰。三壽作朋，如岡如陵。

毛氏曰：「王，成王也。元，首。宇，居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叔父，謂周公也。東，魯國也。成王告周公曰：『叔父，我立女首子，使爲君於魯。』謂欲封伯禽也。封魯公以爲周公後，故云：『大開女居，以爲我周家之輔。』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，乃策命伯禽，使爲君於東。」〇導江鮮于氏曰：「錫之山川，謂境內之山川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『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』不能五十里，不達於天子。附於諸侯曰附庸。」《王制》同。〇王氏曰：「《孟子》曰：『周公之封於魯，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』而《周官》以爲諸侯之地，方四百里。蓋特言其國也，則儉於百里。并附庸言之，則爲方四百里也。」李氏曰：「鄭氏據《明堂位》謂『封以七百里，欲其强於衆國』，其說不然。詩人言『大啓爾宇』，不過謂公侯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三等雖不同，惟公侯皆方百里，居上等焉。」〇毛氏曰：「周公之孫，莊公之子，謂僖公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交龍爲旂。四馬，故六轡。」〇毛氏曰：「耳耳然，至盛也。」〇鄭氏曰：「春秋，猶言四時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錯舉春秋，以明冬夏。」〇孔氏曰：「其車建交龍之旂，承奉宗廟祭祀。所乘四馬，其六轡耳耳然。」〇李氏曰：「享祀無有差忒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皇皇后帝，謂天也。成王以周公功大，命魯郊祭天，亦配之以君祖后稷，其牲用赤牛純色。天亦饗之宜之，多與之福。」〇毛氏曰：「騂，赤。犧，純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牧人》云『陽祀，用騂牲毛之』，注云：『陽祀，祭天於南郊。』是天子祭天南郊，用

赤牛純色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皇皇，大之至也。《明堂位》曰：『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，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，配以后稷。』《禮運》曰：『魯之郊禘，非禮也。周公其衰矣。』孔氏以帝謂感生帝，此則泥六天之説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周公皇祖，此皇祖謂伯禽也。載，始也。秋將嘗祭，於夏則養牲。楅衡其角，爲其觸牴人也。孔氏曰：「《封人》注云：『楅設於角，衡設於鼻。』」秋嘗而言始者，秋物新成，尚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白牡，周公牲也。騂剛，魯公牲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公羊傳》云：『魯祭周公，何以爲牲？周公用白牡，魯公用騂剛，群公不毛。』何休云：『白牡，殷牲也。周公死，有王禮，謙不敢與文、武同也。魯公諸侯，不嫌也，故從周制。』《説文》曰：『剛，特也。』白牡謂白特，騂剛赤特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將將，盛美也。大和中，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，有犧尊，以犧牛爲尊。然則象尊，尊爲象形也。阮諶《禮圖》云：『犧尊飾以牛，象尊飾以象，腹之上畫爲牛、象之形。』」毛氏曰：「犧尊，有沙飾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鄭司農云：『獻讀爲犧，犧尊，飾以翡翠。象尊，以象鳳凰。』此傳言犧尊者，沙羽飾，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，則皆讀爲娑。傳言沙，即娑之字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毛炰，豚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封人》『祭祀有毛炰之豚』，注云：『爓去其毛而炰之也。』」[1]○孔氏曰：「胾，謂切肉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羹，大羹、鉶羹也。孔氏曰：「大羹者，煮肉汁不和。鉶羹，肉味之有菜和者也。大羹，謂大古之羹。鉶羹，謂盛之鉶器。其大羹，則盛之於登。」大房，半體之俎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大房，《明堂位》曰：『周以房俎。』房，謂足下跗也。上下兩間，有似於堂房。然知是半體者，《周語》云：『禘郊之事，則有全烝。王公立飫，則有房烝。親戚燕饗，則有殽烝。』如彼文次，全烝，謂全載牲體；殽烝，謂體解節折，則房烝是半體可知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萬舞，干

[1] 「爓」，原作「爛」，據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、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
舞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洋洋，衆多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孝孫有慶，孝孫得享其福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俾，使。臧，善。保，安。常，守也。虧、崩，皆謂毀壞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震，動也。騰，乘也。」朱氏曰：「震騰，驚動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三壽，三卿也。岡、陵，取堅固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壽考之三卿，爲公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三壽，未詳。或曰：『願公壽與岡、陵等爲三也。』」○朱氏曰：「此言僖公致敬郊廟，而神降之福，國人稱願之如是也。」❶

公車千乘，繩證反。朱英緑縢。徒登反。二矛重直龍反。弓，公徒三萬。貝冑直友反。朱綅，息廉反。烝之升反。徒增增。如字。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俾爾昌而熾，尺志反。俾爾壽而富。黄髪台背，壽胥與試。俾爾昌而大，俾爾耆而艾。五蓋反。萬有千歲，眉壽無有害。

毛氏曰：「大國之賦千乘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司馬法》：『成方十里，出革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』計千乘，有七萬五千人，與下『公徒三萬』數不合者，此自謂計地出兵，非彼三軍之車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大國之賦適滿千乘，苟盡用之，是舉國而行也。故其用之也，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而已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成出革車一乘，千乘之地，方三百十六里有奇。包氏注《論語》，以謂古者井田，方里爲井，一井爲乘，百里之國，通有千乘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英，矛飾也。縢，繩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朱英，絲纏而朱染之，以爲矛之英飾。弓束以緑繩。縢，謂約之以繩，非訓縢爲繩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二矛重弓，備折壞也。孔氏曰：「重弓，謂内弓於鬯，鬯中有二弓。」兵車之法，左人持弓，右人持矛，中人御。大國三軍，合三萬七千五百人。言三萬者，舉成數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貝冑，貝飾。朱綅，以朱綅綴之。」孔氏曰：「貝者，水蟲，甲有文章也。冑，謂兜鍪。貝非爲冑之物，故知以貝爲飾。《説文》曰：『綅，綫也。』然則朱綅，直謂赤綫，以

❶「國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朱熹《詩集傳》補。

連綴甲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烝徒增增，進行之時，增增然衆多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膺，當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懲，艾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可以當戎狄，懲荆舒，而莫之禦也。言其强也。」鄭氏曰：「僖公與齊桓舉義兵，北當戎與狄，南艾荆及群舒，天下無敢禦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僖四年，經書『公會齊侯等伐楚』。一名荆。❶ 群舒，又是楚之與國，故連言荆舒。其伐戎狄則無文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設辭慶之，使汝昌大而熾盛，汝長壽而富足，髮有黄色之髮，背有台文之背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壽胥與試者，願其壽，而相與試其才，以爲之用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眉壽，秀眉，亦壽徵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無有害，無有患害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，繕其車甲器械，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，而託之以爲安也。」

泰山巖巖，魯邦所詹。奄有龜蒙，遂荒大東。至于海邦，淮夷來同。莫不率從，魯侯之功。

孔氏曰：「泰山之高巖巖然。泰山在齊、魯之界，二國皆以爲望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詹，與瞻同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龜，山也。蒙，山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春秋》定十年：『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』，謂龜山之北田也。《論語》説顓臾云『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』，謂顓臾主蒙山也。魯之境内有此二山，故言奄有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荒，奄也。大東，極東也。海邦，近海之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願其有功如此。」

保有鳧繹，音亦。遂荒徐宅。至于海邦，淮夷蠻貊。武伯反。及彼南夷，莫不率從。莫敢不諾，魯侯是若。

毛氏曰：「鳧，山也。繹，山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禹貢》『徐州，嶧陽孤桐』，謂嶧山之陽，有此桐木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宅，居也。」○朱氏曰：

❶「一」，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作「楚」。按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楚一」，當據改。

「徐宅，謂徐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諾，應辭也。若，順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莫敢不諾，有命則莫敢不應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惟魯侯是順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龜、蒙、鳧、繹，魯之四山，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，可以服從之國也。」

天錫公純嘏，古雅反。眉壽保魯。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。魯侯燕喜，令妻壽母。宜大夫庶士，邦國是有。既多受祉，黄髮兒齒。

鄭氏曰：「純，大也。受福曰嘏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常、許，魯南鄙、西鄙。」鄭氏曰：「許田也，魯朝宿之邑也。常，或作嘗，在薛之旁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桓元年，鄭伯以璧假許田，桓公以許與鄭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燕，燕飲也。令，善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令妻，令善之妻也。壽母，壽考之母也。僖公娶於齊曰聲姜，母曰成風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，使與之相宜也。邦國是有，魯之邦國，僖公常保有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兒齒，亦壽徵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兒齒，落更生細者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常、許，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。願其壽考，以復魯之侵地，宜其室家臣庶，以保有其國也。」

徂來之松，新甫之柏，是斷音短。是度，待落反。是尋是尺。松桷音角。有舄，音昔。路寢孔碩，新廟奕奕。音亦。奚斯所作，孔曼音萬。且碩，萬民是若。

毛氏曰：「徂來，山。新甫，山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僖公修造寢廟，取徂來之松、新甫之柏，於是斬斷之，量度之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八尺曰尋。桷，榱也。孔氏曰：「桷之與榱，是椽之別名。」舄，大貌。路寢，正寢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新廟，僖公所修之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奕奕然，廣大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奚斯所作者，教護屬功，課章程也。」○

孔氏曰：「奚斯，公子魚也。爲之主帥，教令工匠，監護其事，屬付工役，課其章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曼，修也，廣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言廟甚長廣而且大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萬民是若，順萬民之望也。」

《閟宫》八章，二章章十七句，一章十二句，一章三十八句，二章章八句，二章章十句。

《駉》四篇，二十三章，二百四十三句。

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

商頌

《那》，祀成湯也。微子至于戴公，其間禮樂廢壞，有正考甫者，得《商頌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，以《那》爲首。孔氏曰：「祀成湯之樂歌也。成王殺武庚，封微子啓於宋，代武庚爲商後。自微子至戴公，凡十君。戴公，當宣王時。《世本》云：『宋緡公生弗甫何，弗甫何生宋父，宋父生正考父。』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。《魯語》云『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，以《那》爲首』，韋昭云：『名頌，頌之美者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自正考父至孔子時，又無七篇。周用六代之樂，故周大師有《商頌》。」

猗於宜反。與音余。那與，置我鞉音桃。鼓。奏鼓簡簡，衎我烈祖。湯孫奏假，古雅反。綏我思成。鞉鼓淵淵，嘒嘒管聲。既和且平，依我磬聲。於赫湯孫，穆穆厥聲。庸鼓有斁，音亦。萬舞有奕。我有嘉客，亦不夷懌。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顧予烝嘗，湯孫之將。

毛氏曰：「猗，歎辭。那，多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美商之樂，歎而多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置，讀如『置器』之置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鞉與鼓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鞉，如鼓而小，持其柄搖之，傍耳還自擊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《書》曰：『下管鞉鼓。』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鞉鼓，樂之所成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王制》曰『天子賜伯、子、男樂，則以鞉將之』，注云：『鞉，所以節樂。』是樂成由鞉也。《學記》曰：『鼓無當於五聲，五聲不得不和。』是樂之所成在於鼓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簡簡，和大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衎，樂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烈祖，湯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湯孫，斥主祀之時王爾。自太甲以下至紂，皆可爲湯孫，不知所

斥者何王爾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奏假，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綏，安也。安我心所思而成之，謂神明來格也。《禮記》曰『齊之日，思其居處，思其笑語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樂，思其所嗜。齊三日，乃見其所爲齊者。祭之日，入室，僾然必有見乎其位；周旋出户，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；出户而聽，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』，此之謂思成。」蘇氏曰：「以是安我所思之人，見其所爲齊者非有也，而生於其思，故謂之思成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思成，未詳。或曰：『思，辭也。安我以成也。』或曰：『安我所思，無不成也。』按此句與下篇『綏我眉壽』之語相似，莫知何者爲是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淵淵，深也。深以言其聞之遠。嘒嘒，細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磬，玉磬也。堂下諸縣與諸管，聲皆和平，不相奪倫。又與玉磬之聲相依，亦謂和平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禮，設樂縣之位，皆鍾鼓在庭，故知堂下樂也。知是玉磬者，以鍾、鼓、磬、管同爲樂器，磬非樂之主，而云『依我磬聲』，明此異於常磬，非石磬也。《益稷》曰『戛擊鳴球』，謂玉磬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依我磬聲者，言與堂上之樂諧也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玉磬，聲之最和平者，養心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穆穆，美也。於盛矣湯孫，此樂之美其聲。」孔氏曰：「穆穆然而美者，其樂之音聲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者，蓋詩無定體，作者之意或然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大鍾曰庸。斁斁然，盛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庸、鏞通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萬舞，干舞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有奕，萬舞之綴兆衆大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嘉客，謂二王後來助祭者。亦不悦懌乎，言悦懌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恪，敬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王制》、《祭統》言四時祭名，皆曰『秋嘗冬烝』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商人尚聲，臭味未成，滌蕩其聲，樂三闋，然後出迎牲，故其祀成湯也，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。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，其聲依堂上之玉磬，

無相奪倫者。至於九獻之後，鍾鼓交作，萬舞陳於庭，而祀事畢矣。於時王者之後，皆來助祭，無不和悦者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恪，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，温恭朝夕，執事有恪，言恭敬之道，古人所行，不可忘也。閔馬父曰：『先聖王之傳恭，猶不敢專，稱曰自古。古曰在昔，昔曰先民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將，奉也。湯其尚顧予烝嘗哉，此湯孫之所奉者，庶幾其顧之也。」

《那》一章二十二句。

《烈祖》，祀中宗也。鄭氏曰：「中宗，商王太戊，湯之玄孫也。有桑穀之異，懼而修德，商道復興，故表顯之，號爲中宗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祀中宗之樂歌也。禮，王者祖有功，而宗有德，不毁其廟。匡衡以爲殷中宗，周成、宣王皆以時毁。古文《尚書》説經稱中宗，明其廟宗而不毁。貢禹説王者宗有德，廟不毁。宗而復毁，非尊德之義。」

嗟嗟烈祖，有秩斯祜。申錫無疆，及爾斯所。既載清酤，音户。賚我思成。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。鬷假無言，時靡有争。綏我眉壽，黄耇無疆。約軝初支反。錯如字，又采故反。衡，八鸞鶬鶬。七羊反。以假以享，我受命溥將。自天降康，豐年穰穰。來假音格。來饗，降福無疆。顧予烝嘗，湯孫之將。

歐陽氏曰：「《序》言『《烈祖》，祀中宗』，則『嗟嗟烈祖』者，中宗也。如丙以甲爲祖，戊亦可以丙爲祖矣。湯之後世以湯爲祖，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，此常事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申，重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嗟乎我烈祖成湯，有秩秩無窮之福，可以申錫於無疆，以及爾之所。」鄭氏曰：「其福乃及女之此所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爾，時主祀之主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酤，酒。賚，賜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，

故神明賜之，我所思而得成。」蘇氏曰：「以畀我所思成之人，猶言『烝畀祖妣』，古語質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神賚我，使成祀事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和羹者，五味調，腥熟得節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戒，夙戒也。平，平和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上言『既載清酤』，下言『亦有和羹』，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鬷，總。假，大也。總大無言，無爭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執事之臣，總無喧譁，又不交侵其職位，以見在廟之人，皆肅恭而舉動得禮，所以神明錫以眉壽、黃耇之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約軧，轂飾也。孔氏曰：「軧者，長轂之名，以皮纏約，而朱漆之也。」鸞在鑣，四馬則八鸞。諸侯來助祭者，乘篆轂錯衡之車，駕四馬，其鸞鶬鶬然聲和。」孔氏曰：「《考工記》云『容轂必直，陳篆必正』，注云：『篆，轂約也。』彼言篆轂，即此約軧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『約軧錯衡，八鸞鶬鶬』者，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。『以假以享』者，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溥將，溥且大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我時王受天命溥將，天降豐穰，使我備物而祭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言我受命廣大，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。」孔氏曰：「從天下平安之福，故獲得豐年穰穰然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上云以享者，謂諸侯者來助，致享於神也。下云來饗者，謂神來至而歆饗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人既助之，天又應之，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，報之以福。曰其尚顧予烝嘗哉，此湯孫之所奉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祀中宗而曰湯孫者，有天下以湯故也。」

「及爾斯所」，言流慶無窮。今方於爾之所，其後蓋未艾也，所謂「申錫無疆」也。「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」，《儀禮》載祭祀燕享，每始言羹定。蓋以羹熟爲節，然後行禮。定，即戒平之

謂也。此所謂「既載清酤」、「亦有和羹」，皆言祭之始也。「豐年穰穰」，言時和歲豐，祭禮得成，所謂可以備物者，得其一説也。

《烈祖》一章二十二句。

《玄鳥》，祀高宗也。鄭氏曰：「高宗，殷王武丁，中宗玄孫之孫也，有雊雉之異，又懼而脩德，殷道復興，故亦表顯之，號爲高宗云。」○孔氏曰：「祀高宗之樂歌也。」

王氏曰：「《玄鳥》祀高宗之詩，而上頌其祖，下稱其孫子而已。蓋上有以紹其祖，下有以貽其孫子，是乃高宗之功美也。」

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。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孫子。武丁孫子，武王靡不勝。龍旂十乘，大糦尺志反。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。肇域彼四海，四海來假，來假祁祁。景員維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祿是何。

毛氏曰：「玄鳥，鳦也。春分玄鳥降，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，配高辛氏帝。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，故本其爲天所命，以玄鳥至而生焉。孔氏曰：「《釋鳥》云：『燕燕，鳦也。』色玄，故又名玄鳥。《月令》：『仲春，玄鳥至日，以太牢祀于高禖。』玄鳥春分而至，氣候之常，記其祈福之時，故言『天命玄鳥』。」芒芒，大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契爲堯司徒，有功封商。」○李氏曰：「生契而謂之商者，契封於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自契至于湯八遷，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，國日以廣大芒芒然。」○王氏曰：「古帝命武湯，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武湯，有威武之德者成湯。」○李氏曰：「正域彼四方，正其四方之疆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方命其君，謂偏告諸侯也。」鮮于氏曰：「隨其所在之方，而命群后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九有，九州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覆有九州，爲之王也。」○孔氏

曰：「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，來助祭。於祭之時，有大黍稷之食，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大糦，《韓詩》云大祭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商世諸侯多矣，而止十乘者，疑諸侯當朝者，歲以服數爲節，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？」○蘇氏曰：「湯始受命，以正域四方之諸侯。四方之君，罔不受命，遂奄九州而有之。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，以至武丁之子孫。」○曾氏曰：「所謂武王者，皆成湯耳。再言『武丁孫子』，當念其祖也。『武王靡不勝』，言湯無敵於天下也。鄭氏謂『高宗之孫子，有武功，有王德於天下』者，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。況『肇域彼四海』，殷受命咸宜，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？」○毛氏曰：「畿，疆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止，猶居也。」○曾氏曰：「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，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。商之盛時，邦畿千里，民所歸赴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假，至也。祈祈，衆多也。皆來朝覲貢獻，其至也祈祈然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景，大。員，均。何，任也。」○《釋文》曰：「維河，王肅以爲河水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其至者祈祈而多，其大而均，如衆水之赴河。」王氏曰：「景，與『既景乃岡』同意。員，與『聊樂我員』同義。河，蓋武丁孫子所都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『景員維河』之義未詳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咸宜，無不宜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百禄是何，謂檐負天之多福。」朱氏曰：「何、荷通。」

「武丁孫子」，指作頌之商王也。「武王靡不勝」而下，皆稱先代之盛，以勉時王也。

《玄鳥》一章二十二句。

《長發》，大禘也。孔氏曰：「大禘之樂歌也。王肅以大禘爲殷祭，謂『禘祭宗廟』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《長發》，

《序》以爲大禘之詩也。《雝》《序》以爲禘太祖，周無四時之禘故也。今曰大禘，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。四時之禘爲小，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。」○孔氏曰：「《王制》及《祭統》言『春礿、夏禘、秋嘗、冬烝』，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。」○横渠張氏曰：「《長發》大禘，禘其祖之所自出，則帝嚳。」

濬哲維商，長發其祥。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。外大國是疆，幅隕音圓。既長。有娀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。

毛氏曰：「濬，深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長，猶久也。深知乎，維商家之德也，孔氏曰：「總嘆商家深智，不指斥一人也。」久發見其禎祥矣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洪，大也。諸夏爲外。幅，廣也。隕，均也。孔氏曰：「幅，如布帛之幅，故爲廣也。王肅云：『外，諸夏大國也。』」○鄭氏曰：「隕，當作圓。圓，謂周也。」有娀，契母也。將，大也。契生商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帝堯之末，有大水芒芒然，禹敷廣下土，以正四方。京師之外大國，於是畫其疆境，令使中國廣大均平。既已長遠矣，於是時，契已佐禹，是其祥久見也。又說商興之由，『有娀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』，謂上天祐契，使賢而生有商國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有娀氏國方大之時，帝立子生商也。」朱氏曰：「有娀氏始大，故帝立其女之子，而造商室也。」

玄王桓撥，本末反。受小國是達，受大國是達。率履不越，遂視既發。相息亮反。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。才結反。

毛氏曰：「玄王，契也。」○歐陽氏曰：「《書》稱『格王』、『寧王』，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。玄者，深微之謂也。老氏言『玄之又玄』是矣，不必爲黑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國語》云：『昔我先王后稷。』又曰：『我先王不窋。』韋昭注云：『《商頌》亦以契爲玄王。』是其爲王之祖，故呼爲王，非號爲王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或曰：『以玄鳥降而生，故曰玄王。』」○蘇氏曰：「桓，武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撥，治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契之爲人，武而能治。」○王氏曰：「『受

小國是達，受大國是達』者，隨所受大小，能達其道也。達，與『在邦必達』同意。」朱氏曰：「達，通達也。受小國大國，無所不達，言其無所不宜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『率履不越』者，循行無所踰也。」〇蘇氏曰：「履，蹈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言契能率不越，遂視其民，則既發以應之矣。」〇毛氏曰：「相土，契孫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殷本紀》云：『契子昭明，昭明子相土。』」〇鄭氏曰：「截，整齊也。相土居夏后之世，承契之業，入爲王官之伯，出長諸侯，其威武之盛烈烈然，四海之外率服，截爾整齊。」朱氏曰：「其後湯以七十里起，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歟？」

帝命不違，至于湯齊。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子兮反。昭假古雅反。遲遲，上帝是祇，諸時反。帝命式于九圍。

蘇氏曰：「商之先祖，既有明德，天命未嘗去之。至於湯而王業成，與天命會焉。」〇朱氏曰：「降，猶生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不遲，言疾也。躋，升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昭假，昭假上帝也。」〇鮮于氏曰：「假，言感假。」〇鄭氏曰：「祇，敬也。」〇李氏曰：「式，法也。」〇毛氏曰：「九圍，九州也。」孔氏曰：「謂九州九圍者，蓋以九分天下，各爲九處規圍然，故謂之九圍也。」〇朱氏曰：「湯生也，應期而降，適當其時。其聖敬又日躋升，以至昭假于天。遲遲，久也。言其純亦不已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以能祇上帝，故帝命式于九圍也。式，與『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』同意。」李氏曰：「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。」

受小球音求。大球，爲下國綴張衛反。旒。何天之休，不競不絿，不剛不柔。敷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。子由反。

毛氏曰：「球，玉也。」〇王氏曰：「小球大球，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。」〇鄭氏

曰：「綴，猶結也。旒，旌之垂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大行人》及《考工記》説旌旗之事，皆云『九旒』、『七旒』，是旌旗垂者名爲旒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諸侯心繫天子，如旌旗之旒，綴著於縿。」○李氏曰：「諸侯皆服屬於我，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不競，不争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絿，急也。優優，和也。遒，聚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又述湯不争競，不急躁，不太剛猛，不太柔弱，敷陳政教，則優優而和，故百禄聚而歸之。」

受小共音恭。大共，爲下國駿音峻。厖，莫邦反。何天之龍。敷奏其勇，不震不動。不戁奴版反。不竦，小勇反。百禄是緫。子孔反。

王氏曰：「小共大共，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駿，大。厖，厚也。」鄭氏曰：「駿之言俊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鄭以爲，湯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。」○朱氏曰：「駿厖之義未詳。」○董氏曰：「《齊詩》作駿駹，謂馬也。」○毛氏《蓼蕭》傳云：「龍，寵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荷天之榮寵。」○毛氏曰：「戁，恐。竦，懼也。」○李氏曰：「又陳進其勇，不可震，不可動，不戁恐，不竦懼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無有恐懼之心，百福所以緫而歸之也。」

武王載旆，蒲貝反。有虔秉鉞，音越。如火烈烈，則莫我敢曷。苞有三蘖，五葛反。莫遂莫達。九有有截，韋顧既伐，昆吾夏桀。

毛氏曰：「武王，湯也。旆，旗也。」○王氏曰：「曷者，誰何之謂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建旆持鉞，興師誅有罪，其威勢如猛火，誰敢禦我？」○毛氏曰：「苞，本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蘖，旁生萌蘖也。言一本生三蘖也，本則夏桀，蘖則韋也、顧也、昆吾也，皆桀之黨也。湯既受命征不義，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，而天下截然歸商矣。韋、顧既伐，而昆吾、夏桀次之，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韋，豕韋，彭姓也。顧、昆吾，己姓也。三國

黨於桀惡，湯先伐韋、顧，克之。昆吾、夏桀則同時誅也。」孔氏曰：「《鄭語》云祝融其後八姓，己姓昆吾、顧、温，彭姓豕韋，則商滅之矣。昭十八年《左傳》云：『二月乙卯，周毛得殺毛伯過。長弘曰：「是昆吾稔之日也。」』《檀弓》注曰：『桀以乙卯亡。』」

虔，敬也。「有虔秉鉞」，敬天討也。

昔在中葉，有震且業。允也天子，降予卿士。實維阿衡，實左音佐。右音又。商王。

毛氏曰：「葉，世也。業，危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震，懼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阿，倚。衡，平也。伊尹，湯所依倚而取平，故以爲官名。」○孔氏曰：「昔在中間之世，湯未興之前，國弱而危懼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承上文而言昔在，則前此矣，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？允也天子，則湯也。降，猶『維嶽降神』之降，言天賜之也。卿士，則伊尹也。言至於湯，得伊尹而有天下也。」○劉氏曰：「禘于太祖，則功臣與祭，故言伊尹也。」

《長發》七章，一章八句，四章章七句，一章九句，一章六句。

《殷武》，祀高宗也。孔氏曰：「祀高宗之樂歌也。」

撻他達反。彼殷武，奮伐荆楚。罙面規反。入其阻，莊呂反。裒蒲侯反。荆之旅。有截其所，湯孫之緒。

毛氏曰：「撻，疾意也。荆楚，荆州之楚國也。」孔氏曰：「周有天下，始封熊繹爲楚子。於武丁之世，不知楚君何人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自盤庚没而殷道衰，楚人叛之，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所，猶處也。高宗所伐之處，國邑皆服其罪，截然齊壹。」○朱氏曰：「湯孫之緒業，皆高宗之功。」

「罙入其阻，裒荆之旅。」謂入巢穴，其衆無所遁逃，窮而保聚，如勾踐棲於

會稽之類也。

維女荊楚，居國南鄉。昔有成湯，自彼氐都啼反。羌。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，曰商是常。

孔氏曰：「首章言伐楚之功，二章言責楚之義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氐羌，夷狄國在西方者。享，獻也。世見曰王。」孔氏曰：「氐羌，遠夷，一世一見於王。」○王氏曰：「荊楚居國南鄉，比之氐羌則近國爾。成湯之時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，謂四夷事中國，乃常道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既克之，則告之曰：『爾雖遠，居吾國之南耳。昔成湯之世，雖氐羌莫敢不來朝，曰此商之常禮也。況於女荊楚，則曷敢不至哉？』」

天命多辟，音璧。設都于禹之績。歲事來辟，勿予禍適，直革反。稼穡匪解。音懈。

毛氏曰：「辟，君。適，過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多，衆也。衆君，諸侯也。來辟，猶來王也。」○蘇氏曰：「荊楚既服，天命諸夏之君，凡建國于禹迹者，咸以歲事來見於王，以祈王之不譴，曰：『予稼穡匪懈，庶可以免咎矣。』」○李氏曰：「言夷狄率服，則天下無事，所先者農事耳。」

天命降監，下民有嚴。不僭不濫，不敢怠遑。命于下國，封建厥福。

毛氏曰：「不僭不濫，賞不僭，刑不濫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遑，暇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，天命之降監，皆在下民，則『下民有嚴』矣。惟『不僭不濫，不敢怠遑』，則天命之於下國，而『封建厥福』，蘇氏曰：「封建其所當福。」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。」

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。赫赫厥聲，濯濯厥靈。壽考且寧，以保我後生。

毛氏曰：「商邑，京師也。」○鄭氏曰：

「極，中也。商邑之禮俗，翼翼然可則倣，乃四方之中正也。」孔氏曰：「翼翼然禮讓恭敬。」○孔氏曰：「赫赫，顯盛也。聲，美聲也。濯濯，光明也。靈，神靈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赫赫厥聲，濯濯厥靈，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。壽考且寧云者，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。我後生，謂後嗣子孫也。」

陟彼景山，松栢丸丸。是斷音短。是遷，方斲陟角反。是虔，松桷音角。有梴，刃連反。❶旅楹有閑，寢成孔安。

孔氏曰：「景山，大山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春秋傳》云：『商湯有景亳之命。』而此言『陟彼景山』，蓋商所都之山名。《衛詩》亦言景山，乃商舊都也。」○毛氏曰：「丸丸，易直也。遷，徙也。梴，長貌。」○鄭氏曰：「旅楹，衆楹也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寢，廟中之寢也。」○鄭氏曰：「升景山，掄材木，取松栢易直者，斷而遷之。」孔氏曰：「謂徙之來歸也。」○孔氏曰：「又方正而斲之。」○朱氏曰：「虔，亦斷截。」○孔氏曰：「以松爲屋之榱桷，有梴然而長桷者，椽也。椽以長爲善。陳列其楹，❷有閑然而大。」○朱氏曰：「安，所以安高宗之神也。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。」

《殷武》六章，三章章六句，二章章七句，一章五句。

《那》五篇，十六章，百五十四句。

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

❶「刃」，《經典釋文》作「丑」，當據改。

❷「列」，原作「烈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墨海金壺》本及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後序

六經遭秦火多斷缺，惟三百篇幸而獲全。漢興，言《詩》者三家，毛氏最著。後世求詩人之意於千百載之下，異論紛紜，莫知折衷。

東萊呂伯共病之，因取諸儒之説，擇其善者，萃爲一書，間或斷以己意，於是學者始知所歸一，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。而編帙既多，傳寫易誤，建寧所刻益又脱遺。其友丘漕宗卿惜其傳之未廣，始鋟木於江西漕臺。噫！伯共自少年嚅嚌道真，涵泳聖涯，至以此得疾且死，六經皆有論著未就，獨此書粗備，誠不可使其無傳。雖伯共之學不止於是，然使學者因是書以求先王所以厚人倫、美教化，君子之所以事君事父，則於聖學之門户豈小補哉？淳熙壬寅重陽後一日，錫山尤袤書。

跋

此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孝宗時本也。天禄琳琅藏宋本二，一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；一十四行，行十九字，均與此不同。明嘉靖辛卯傅氏刊本有陸釴《序》，稱「得宋本於豐存叔家」。余見有殘本，亦十四行，行十九字，當出於天禄藏本之一。次爲萬曆癸丑陳氏刊本，有顧起元《序》，余未之見。得見者，清嘉慶辛未聽彝堂刊本，前有顧《序》，後有南京吏部後學史樹德等九人銜名，是必從萬曆本出也。張氏《墨海金壺》、錢氏《經苑》、胡氏《金華叢書》先後覆印，其源大抵出於嘉靖刊本。瞿氏以此與各本參校行款，獨與原書條例相合，文字亦無脱漏。張氏本凡脱十三條，萬曆本、聽彝堂本各脱十二條，錢、胡兩本各脱十條。獨嘉靖本源出宋刻，所脱者亦尚有九條。竊恐其所據之本不能無誤。然則是刻也，豈特駕衆本而上之，抑亦天水之名槧矣。海鹽張元濟。

瞿氏藏書目以宋本校各本，歷舉宋本佳處，今摘録如左：

是書在宋有建寧巾箱本，又有蜀本，眉山賀春卿刻，鶴山魏氏爲之序。明嘉靖間鄞陸氏釴得宋本於豐存叔，刻諸南昌，但載朱《序》，不載尤《序》，行款與此本不同，參以古體，頗亂舊文。又有顧氏起元《序》，刻於萬曆間，即出陸本，益多譌脱。近邑中張氏《墨海金壺》所刻，但據顧本，并未見陸本。今以此本參校，如卷首《條例》有曰：「諸家或未備，以己説足之，録於

每條之後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。」各本自第十九卷《彤弓》注以下不復提行，增「東萊曰」三字，接寫諸家之後。惟此本概低二格，與《條例》所云合。其各本皆脱而此本獨全者，如《小雅·車攻》第七章注，「故自左膘」，下有「《釋文》曰『頻小反，脅後髀前肉也』」十二小字，下又有「而射之，達於右腢」七大字，下又有「《釋文》曰『音愚，謂肩前也』」九小字，下又有「爲上殺」三大字。《十月之交》第八章注，「王氏曰『故不敢傚』」，下有「我友自逸也」五大字，下又有「范氏曰『時有潔身而去者，己獨不去，故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』」二十四小字，下又有「毛氏曰」三大字。《小旻》第二章注，「朱氏曰『具猶俱也』」，下有「鄭氏曰：『厎，至也。』王氏曰：『其俗如此，亦孔之哀矣。』」十八大字。《小弁》第八章注，「毛氏曰『念父孝也』」，上有「我躬不閲，遑恤我後者，無如之何，自決之辭」十七大字。《小明》第二章注「鄭氏曰」，下有「孔，甚也。庶，衆也。毛氏曰：『憚，勞也。』朱氏曰」十五大字。《漸漸之石》序注「舒庸」，下有「之屬。孔氏曰《殷武》曰『維汝荆楚』，已并言之，是楚之稱荆，亦已久矣。《傳》有舒鳩、舒蓼、舒庸」三十三小字。《大雅·大明》第四章注「王氏曰」，下有「洽之陽、渭之涘，則莘國所在也。朱氏曰」十五大字。《頌·載見》章注「烈，大也」，上有「休，美也。李氏曰」六大字。有陸本未脱而顧本又脱者，如《周南·汝墳》末章注，「長樂王氏曰」，下脱「父母，指文王也。毛氏曰：『孔，甚。邇，近也。』鄭氏曰」十七

大字。《小雅・小弁》末章注,「故告之曰」下脱「毋逝我梁,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閲,遑恤我後。王氏曰」十九大字。《賓之初筵》首章注,「既安賓,然後改」,下脱「縣以避射」四大字,下又脱「孔氏曰『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』」十四小字。(嘉靖本、錢本、胡本均不脱)《魯頌・駉》首章注,「毛氏曰牧之坰野」,上脱「毛氏《芣苢》傳曰『薄,辭也』」九大字。(嘉靖本、錢本、胡本均不脱)《閟宫》末章注,「路寢,正寢也」下脱「朱氏曰『新廟,僖公所修之廟』」十一大字。(嘉靖本不脱)至陸、顧兩本不脱而張本獨脱者,又有之。如《周頌・烈文》注,「得賢人則國家彊矣」,下脱「李氏《抑》詩解曰『苟能得人,則四方皆訓效之矣』」十八大字。(嘉靖本、聽彝堂本、錢本、胡本均不脱)其餘譌處,尤不可勝舉也。



慈湖詩傳

〔南宋〕楊簡 撰

王承略 陳錦春
王正一 張春珍 校點

目録

校點説明

楊簡(一一四一—一二二六),字敬仲,號慈湖,人稱慈湖先生。南宋明州慈溪人(今屬浙江省)。孝宗乾道五年(一一六九)進士,官終寶謨閣學士,事蹟具《宋史·道學傳》。

楊氏師從陸九淵,是心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主張心即是道,宇宙變化即是人心的變化過程,明心爲修養之本。其學説主要體現在門人弟子編纂的《慈湖遺書》中。《宋元學案》之《慈湖學案》,總結其學術思想。

是書或名《詩解》,或名《詩傳》,爲楊氏説《詩》之作。楊氏以心學思想來解釋《詩經》,同時,也通過《詩經》來闡發其心學主張,善於發明《詩經》「思無邪」的精神和一貫之旨。楊氏解《詩》十分大膽,在《自序》中譏子夏爲小人儒。贊同《毛詩序》出自衛宏之説,故對《毛詩序》極力加以貶斥。又以爲《爾雅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諸書,毛傳、鄭箋、孔疏諸解,差失良多,不足憑信。至陸德明《釋文》,則多好異音。可謂目空前儒,無所避畏。

各篇正文一般分音釋和詩解兩個部分,音釋一般引用吴棫《詩補音》正音讀,明叶韻。詩解則或訓詁文字,或串釋句意。其考證名物,訓詁字句,往往旁徵博引,上自先秦諸儒,下至當時學者,即今所見而論,無慮三十餘家,皆能斟酌去取,要在折衷同異,自成一家之言。爲求一字之安,期歸於訓釋至當,甚至有親問田家野人者,故其説多能發前人所未發,創獲頗豐。當然,因其重義理,輕考據,穿鑿附會亦勢所難免。

楊簡《慈湖詩傳》是宋代《詩》學最重要的著作之一,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。然而,《宋史·藝文志》與《宋史藝文志補》均不著録此書,《宋史·楊簡傳》和《慈湖學案》也未曾提及。明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載「《楊氏傳》二十卷」,黄虞稷

《千頃堂書目》同。清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則著録作「《詩解》」而無卷數，注曰「佚」。朱氏根據樓鑰《攻媿集》著録書名，而焦氏、黄氏所著，或據舊文，亦非親見。蓋自明以來，是書即已亡佚。

是書今天常見的版本主要有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（簡稱四庫本）和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張壽鏞刻《四明叢書》本，二種皆爲輯本。四庫本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，勒爲二十卷，又從《慈湖遺書》内補録《自序》一篇，《總論》四條，而以樓鑰《攻媿集》所載其與楊簡論《詩解》書一通，附於卷首。其他論辨若干條及館臣案語等，各附本解之下。

《四明叢書》本祖於四庫本，又從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中輯出《慈湖詩傳自序》一篇，冠於書前。不取四庫本所輯《總論》，而從《攻媿集》中重新輯出《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》一通，並《詩解》二十餘條，附録於書後。其文字與館臣所案或有不同，只要文意尚可通者，均一仍其舊。

作爲輯本，四庫本和《四明叢書》本訛誤甚多。《四明叢書》本糾正了四庫本不少訛誤，但是也産生了一些新的問題。由於《四明叢書》本較四庫本完整，故此次校點以其爲底本，以四庫本爲主要校本。《慈湖詩傳》引書甚博，且所引之書，有今已亡佚者，如《詩補音》。我們儘量仔細覈實原文，力求準確。底本中明顯的訛誤，且有版本依據者，予以校改。對影響文意的異文，我們也詳爲校記。書中的避諱字情況比較複雜，在内容上，既有宋諱，又有清諱及孔子諱。另外，書中還避諱「狄」、「胡」、「虜」和「夷」等字。在形式上，亦有改字和缺筆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。有鑒於此，我們對回改的字皆詳爲校記，缺筆則填滿筆畫，不出校。

本書原有目録過於簡略，此次整理編製了一個詳目。

限於學力，難免有誤，請專家學者指正。

校點者　王承略　陳錦春
　　　　王正一　張春珍

序

余讀《魯論・爲政》之二章，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。蓋三百之《詩》，今即二《南》觀之，詠夫婦男女之事者，殆十之七。而《關雎》爲風始，所詠乃至「反側」、「思服」并見乎辭，則《詩》固有不可甚解者矣。久之，乃悟《魯論》所記聖人之言，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《詩》而誤會其意者，則「無邪」之教，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。然從來説《詩》者，規規于章句訓故，不失之碎，則失之泥，而究宣義理者，又往往穿鑿以文己之説，要於「温柔敦厚」之旨，去之既遠，至於《魯論》「無邪」之教，尤多昧焉。求其符於聖訓，釐然有當於人心之本者，其惟《慈湖詩傳》乎？慈湖説《易》，既駭怪流俗，被異端之斥，説《詩》亦迥不猶人，以故千百年來，訾謷之者，往往而有。然其務從本心證入，究極義理，期歸至當。博覽廣證，訓釋至精。如謂《將仲子》、《叔于田》諸什并非刺詩，「不當以厥後叔段之惡，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。」又謂《晨風》之二章，「『六駁』，疑『赤駁』之訛，下章『山有苞棣，隰有樹檖』，皆以山、隰之木相配，不宜云獸。櫟實橡也，今俗曰橡斗子，味如栗。棣如櫻桃，可食。楊檖實似梨而小，一名赤羅，又名山梨，又名鹿梨，亦名鼠梨。櫟、駮、棣、檖皆果實，可食，喻秦國人材皆可用也。」凡此類，皆駮毛義。即《左傳》、《爾雅》、《釋文》，時亦在駁辨之列。淺學者視此，乃不能無駭異矣。然細抽繹《詩》意，「懷」、「畏」、「無折」、「仁」、「武」、「美好」之云，反復言之，

豈可謂刺？朱子於《將仲子》，亦不謂其爲刺詩。於《大叔于田》既曰「鄭人愛之如此」，又曰「喜其無傷」。是《叔于田》二詩，賦實事也。即《將仲子》亦賦實事，初無刺意。若微諷莊公，以戒抑叔段，則容有之耳。至於《晨風》之「六駮」，朱亦據陸《疏》釋作梓榆，是慈湖與朱《傳》多同。世之訾謷慈湖者，正謟淺薄耳。余曩既校刊慈湖《易傳》，兹復取其《詩傳》刊行之。謹引其説之一二冠於篇端，以證其言大率根據《魯論》「無邪」之教，而復抽繹經辭爲之者，絶非駮難立異、穿鑿文飾之比。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雲者，慈湖於當時已得樓攻媿之賞音，謂皆前輩所未發。今余敘此書而刊之，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，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。民國二十三年九月，後學張壽鏞序。

四庫全書提要・慈湖詩傳二十卷

宋楊簡撰。簡有《慈湖易傳》，已著録。是書原本二十卷，焦竑《國史經籍志》及黄虞稷《千頃堂書目》尚載其名，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注曰「已佚」。今海内藏書，咸集祕府，而是書之目闕焉，則彝尊所説爲可信。蓋竑之所録，皆據史志所載，類多虚列。虞稷徵刻書目，亦多未見原書，固不足盡據耳。今從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裒輯成編，仍勒爲二十卷。又從《慈湖遺書》内補録《自序》一篇、《總論》四條，而以《攻媿集》所載樓鑰與簡論《詩解》書一通，附於卷首。其他論辨若干條，各附本解之下，以資考證。至其總論列國、雅、頌之篇，《永樂大典》此卷適缺，無從採録。其《公劉》以下詩十六篇，則《永樂大典》不載其傳。豈亦如吕祖謙之《讀詩記》獨缺《公劉》以下諸篇？抑在明初即已殘缺耶？是書大要，本孔子「無邪」之旨，反覆發明。而據《後漢書》之説，以《小序》爲出自衛宏，不足深信。篇中所論，如謂《左傳》不可據，謂《爾雅》亦多誤，謂陸德明多好異音，謂鄭康成不善屬文，甚至《自序》之中，以《大學》之釋《淇澳》爲多牽合，而詆子夏爲小人儒。蓋簡之學出陸九淵，故高明之過，至於放言自恣，無所畏避。其他箋釋文義，如以「聊樂我員」之「員」爲姓，以「六駮」爲「赤駮」之訛，以「天子葵之」之「葵」有向日之義，閒有附會穿鑿。然其於一名一物、一字一句，必斟酌去取，旁徵遠引，曲暢其説。其考核六書，則自《説文》、《爾雅》、《釋文》，以及史傳之音注，

無不悉蒐。其訂正訓詁，則自齊、魯、毛、韓以下，以至方言雜説，無不博引。可謂折衷同異，自成一家之言，非其所作《易傳》以禪詁經者比也。昔吴棫作《詩補音》十卷，又别爲《韻補》五卷。《韻補》明人有刻本，其書採摭《詩》、《騷》以下，及歐陽修、蘇軾、蘇轍之作，頗爲雜濫。《補音》久佚，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。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，其病與《韻補》相等。《朱子語類》謂「才老《補音》亦有推不去者」，蓋即指此類。顧炎武亦嘗作《韻補正》一書，以糾其失。考古音者，固未可全以爲準焉。

慈湖詩傳自序

孔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又曰：「興於《詩》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又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又謂伯魚曰：「汝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。」又曰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。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。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春秋》，其文則六，其道則一，故曰吾道一以貫之。」又曰：「志之所至，《詩》亦至焉。《詩》之所至，禮亦至焉。禮之所至，樂亦至焉。樂之所至，哀亦至焉。」嗚呼至哉！至道在心，奚必遠求？人心自善，自正，自無邪，自廣大，自神明，自無所不通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。」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。」變化云爲，興、觀、群、怨，孰非是心？孰非是正？人心本正，起而爲意而後昏。不起不昏，直而達之，則《關雎》「求淑女以事君子」，本心也；《鵲巢》「昏禮，天地之大義」，本心也；《柏舟》「憂鬱而不失其正」，本心也；《鄘・柏舟》「之矢死靡他」，本心也。由是心而品節焉，禮也。其和樂，樂也。得失吉凶，《易》也。是非，《春秋》也。達之於政事，《書》也。逮夫動乎意而昏，昏而困，困而學，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，而歌之詠之，其本有之善心，亦未始不興起也。善心雖興，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。舍平常而求深遠，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，

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，則「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」，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，是謂立。至於緝熙純一，粹然和樂，不勉而中，無爲而成，雖學有三者之序，而心無三者之異。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，則無所不一，無所不通。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，可也。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，可也。相與群居，相親相愛，相臨相治，可也。爲哀，爲樂，爲喜，爲怒，爲怨，可也。邇事父，可也。遠事君，可也。授之以政，可也。使於四方，可也。無所不通，無所不一，是謂不面牆。有所不通，有所不一，則阻則隔。道無二道，正無二正，獨曰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者，自其首篇言之，亦其不雜者。毛公之學，自謂本諸子夏，而孔子曰「女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」，蓋謂子夏。又曾子數子夏曰：「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，退而老於西河之上。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，爾罪一也。喪爾親，使民未有聞焉，爾罪二也。喪爾子，喪爾明，爾罪三也。」夫子夏之胸中若是，其學可以弗問而知。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，徒傳其說，轉而至於毛乎？齊、魯《詩》今亡，韓有其說。韓與毛亦有善者，今閒取焉。案：此篇從朱彝尊《經義考》補録。

慈湖詩傳卷一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周南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

是詩后妃思得貞静之淑女以事君子，求之之切，至於寤寐不忘。猗歟至哉，此誠確無僞之心，不忌不妬之心，即道心，即天地之心，鬼神之心，百聖之心。雎鳩關關，貞静之音，居河洲，尤見貞静氣象，淑女之貞静窈窕似之。逑，求也。窈窕淑令之女，君子之所好求，好求夫貞静之女，非好夫淫麗之色，此無邪之心。《民勞》之詩曰「惠此中國，以爲民逑」，謂副民之所求。或曰「好仇」，仇，匹也，義亦通。貞静之女，君子之所好，尤爲賢后妃之所好。蓋求淑女以事君子，后妃之職也。故后妃思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静，又思亦君子之所好，又思采荇供祭之時，參差在水，淑女相與左右，比肩共取於流水之中。寤寐思求淑女不可得，至於寤寐思服於心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誠切如是，詎有毫髮忌妬之意介其間乎？思以琴瑟友之，又思以鐘鼓樂之，油然純誠之心，兹非道心歟？兹非即天地之心歟？兹非即天地之變化歟？兹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萬

分之一。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者必心通乎此，而後爲不面牆。學者面牆，比比而是，雖明告之不省也，故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孔子以「思無邪」一言蔽三百篇，「思無邪」之言，世之所知。「思無邪」之實，世所未知。如其未知，但誦詠二《南》之詩，自然道心興起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孔疏引《金縢》云「公乃爲詩以貽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」，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。然詩人或有感動，斐然而作，忽然而忘，他日采詩者取之，則其名未必本有，他人加之，亦未可知也。孔子不作《詩序》，旨在於《詩》，無《序》可也。《關雎》一詩，而齊、魯、韓、毛異義。毛以爲美，齊、魯、韓咸以爲刺。歐陽氏曰：「《關雎》，齊、魯、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。《前漢·杜欽傳》曰『佩玉晏鳴，《關雎》歎之』，瓚曰：『此《魯詩》也。』《後漢》明帝詔曰『昔應門失守，《關雎》刺世』，注：『薛君《韓詩章句》曰：人君退朝，后妃御見有度，應門擊柝，鼓人上堂。今内傾於色，故詠《關雎》説淑女以刺時。』」然周公之時，康王猶未立。《毛詩序》曰「《關雎》，樂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」，其義是也。而又曰「哀窈窕，無傷善之心」，則差失詩旨。本詩初無此情，乃不悟孔子「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之言，乃言其音，❶不言其詩，致此差誤。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寤，覺；寐，寢也。」《鄉飲酒禮》、《鄉射禮》、《燕禮》皆用《周南·關雎》《葛覃》《卷耳》，《召南·鵲巢》《采蘩》《采蘋》，則《關雎》非刺詩甚明。矧其辭旨情狀亦甚著，平心静

❶ 「言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誦，久當自明。推世考德，則《關雎》太姒之詩也。非太姒作，則武王、周公述太姒之情狀而爲之。若太姒本無此情，武王、周公自以意爲之，則僞辭也。何以風動天下？而《毛詩序》不明言太姒，何也？自《邶》而下，情狀不白者，猶或强爲之辭，奚獨於二《南》而不然？深念夫二《南》，用於鄉樂，用於邦國，周公必已經意。又孔子屢以啟伯魚，啟門人。又屢言《關雎》，門弟子宜有所問。而此通言后妃之德，餘篇略同。當是孔子之所誨告，不欲明言所作之人，以支離人心，欲後世誦詠三百篇之詩，知皆屬正辭正情，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。若於本詩之外，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，又序其所以然之故，則誦詩者首見其國，又見其人，又見其故，至於本詩，將詩人不知所以然，油然動於中，發諸聲音，自中自正，渾渾融融，無所不通之妙，如雲翳日，如塵積鑑矣。而況於置諸首，而謂之《序》邪？故孔子不作《序》。按《少牢饋食禮》言「某妃」，則大夫妻亦稱妃。凡民曰妃耦，則士庶之妻通稱妃。后妃之德，蓋天下之通義也，故鄉樂用之。門弟子審知其旨，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，今《周南》多通言后妃，《召南》亦泛言夫人，大夫妻罕指其人，豈亦果有所自，猶有聖人之微意邪？若置諸篇端，又名曰《序》，則大乖矣。自《邶》以下多指其人，又乖矣。至於曲推其意，穿鑿其説，如於《關雎》言「哀窈窕，無傷善之心」，詩中即無此情。於《殷其靁》言「勸以義」，詩中亦無此情。於《摽有梅》言「男女得以及時」，詩中何但無此情，正言其不及時。此類奚可殫舉？《東漢書》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

夫不聞子夏爲書，而毛公始有傳，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《序》。蓋子夏親近聖人，無敢支離。毛公、衛宏益差益遠，使聖人大旨沈没於雲氣塵埃之中，吁其甚矣。其有情文疑阻，惟可作訓詁於後。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芼，擇也。」其義未安。《禮》云「芼羹」，謂以菜爲羹也。又云「芼之以蘋藻」，謂菜用蘋藻也，然則芼之爲菜也。思得淑女，左右共助，以荇爲菜，謂熟之和之，成爲菜也。

《補音》云：「芼，多讀如邈，未詳。」簡觀古用韻，亦不拘拘反切，況芼音之轉如邈歟？《補音》云：「思服，蒲北切，一作匐，又作犕。《士冠禮》三加祝皆『服』與『德』叶，秦泰山刻石『賓服』與『脩飭』叶，碣石刻石『咸服』與『滅息』叶。」《詩》一十有六，無用今房六切一讀者。簡竊意方言所至不同，匐作蒲北切則可，服作蒲北切則未安。安知服非扶北切，即與今房六切同母？今讀當亦有所自，特微訛爾。《補音》云：「右采，此禮切。荀卿《賦篇》：『此夫文而不采者與？簡然易知而致有禮者與？』杜篤《論都賦》『采』與『己』叶，郭璞《客傲》『采』與『裹』叶，陸雲《贈顧尚書》『采』與『水』叶。瑟友，❶羽軌切，朋也。《史記·龜筴傳》『與之爲友』叶『民衆殷喜』，❷《易林·坎之乾》『孝友』與『興起』叶，《楚辭·九章》『長友』與『有理』叶，漢《天馬歌》『友』與『里』叶，崔駰《達旨》『友』與『己』叶。」按：采有此苟切，友有云

❶「瑟」，原作「琴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殷」，原作「咸」，楊簡避宋諱改字，據武英殿本《史記》回改。

九切，宜從兩讀例。而《詩》用友韻，凡十有一，無作云九切者，今定從一讀。《詩補音》專於叶韻，而於「芼」、「樂」亦莫能通。簡按：《詩》固不能皆叶，然歌詩之時，「樂」之餘音亦頗叶「芼」音。若「芼」、「樂」二音皆舌居中，則尤叶。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。黄鳥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。是刈是濩，爲絺爲綌，服之無斁。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。薄汙我私，薄澣我衣。害澣害否，歸寧父母。

《補音》於「喈喈」引《尚書大傳》載樂曰：「舟張辟雝，鶬鶬相從。八風回回，鳳凰喈喈。」「《太玄・樂》首：『鐘鼓喈喈，管絃嚌嚌，或承之衰。』徐幹《齊都賦》『喈喈』與『所奇』叶，陸雲《贈鄭虔季》『喈喈』與『芳池』叶，❶《説文》以皆得聲。漢蜀人趙賓好小數，以爲氣無箕子。『箕子者，萬物方荄兹也』，顔師古曰：『荄，音皆。』古荄與箕音同。無斁，弋灼切。枚叔《七發》『無斁』與『諾』叶，與『石』叶。石，常約切。殷臣《奇布賦》『無斁』與『濯』叶。《禮記》作『射』，古射亦弋灼切。」

婦人樂爲絺綌，尊敬師傅，服澣濯，念父母。猗歟至哉！此又道心，即天地之心，即鬼神之心，即百聖之心。道不離於日用，惟無邪而已矣。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覃，延也。」其義未安。覃本義深也，葛葉大而蔓小，故墜焉而深下。俗謂墜下曰覃，徒紺切，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無此字音。《釋文》

❶「鄭虔季」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陸士龍集》作「鄭曼季」。下同。

「徒南切」，方音不同，不可知也。而謂「延也」，則未安。《蕩》曰「覃及鬼方」，謂深及鬼方。深、遠義通。《大田》「覃耜」，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。「實覃實訏」，后稷之聲深廣也。故水中深曰潭，加水以別其字。先儒徒用葛推義，釋覃曰延。然施即延也，無乃重複乎？《爾雅》謂「覃，延也」，《爾雅》固多差。且如謂「誥、誓，謹也」，「愷悌，發也」，「憯，曾也」，「振，古也」，此其差之甚者。鄭康成雖好述古，猶不能盡從，然則《爾雅》不可盡信。《說文》曰「長味也」，蓋本「延」義。从鹵，从㫗。鹵，鹹省。不思五味何獨鹹潤下作鹹，海深故鹹，鹹有深下義。㫗即「厚」字，有深厚之義，故《集韻》云：「楚人名深曰潭。」按：樓鑰云：「覃，《爾雅·釋言》『流，覃也。覃，延也』，郭注皆謂『蔓延相被及』。《說文》：『覃，長味也。从旱，鹹省聲。《詩》曰：「實覃實訏。」』徒含切。又『覃，篆文覃省』。潭，《說文》从水，覃聲。《集韻》：『一說楚人名深曰潭。』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，如江、河从水，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。潭从水，覃亦取其聲，非有義也。潭有深義，今之言潭潭是也。覃卻無深義。葛之蔓延，故施於中谷，亦未爲重複也。覃耜之音剡，疑是方言。《集韻》以爲利耜，止以《詩》傳、《釋文》爲據。如『八月剥棗』，剥音普卜反，荆公以爲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。[1]後行田野閒，群兒相呼扑棗，方知《釋文》之有自來。此二『覃』字更望考之。」又按：鑰集所載此條，「宛然中深之狀」下，尚有「故曰覃耜。毛傳殆未親見耜，徒見《易》有『剡木爲耜』之義，故以覃爲利。後儒求其說而不獲，又轉音爲剡，又轉字爲耜。今正其義，平聲如字」八句，今本無之，當是從樓說删定。按：《何人斯》「我心易也」，《韓詩》作「施」，於以知施音異，其來久矣，故《釋文》云：「以豉反。」

[1]「者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與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樓鑰《攻媿集》（以下稱「樓鑰《攻媿集》」）補。

灌木，叢木。《爾雅》云：「木族生爲灌。」莫莫，闊大之貌。毛傳曰：「中谷，谷中也。濩，煮之也。精曰絺，粗曰綌。斁，厭也。」《爾雅・釋詁》云「射，厭也」，郭注云：「《詩》曰：『服之無斁。』」疏云：「斁、射音義同。」毛傳曰：「私，燕服也。害，何也。」即曷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時日害喪。」治亂謂之亂，❶故此處治汙謂之汙。疏云：「鄭以衣爲公衣，澣謂濯之耳。言其功淺也，以公對私爲深淺。」蘇氏曰：「言，辭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言歸於好。』」薄，猶略也。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，欲略汙澣，頗有不敢之意，故薄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葛覃》，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，則志在於女功之事，躬儉節用，服澣濯之衣，尊敬師傅，則可以歸安父母，化天下以婦道也。」夫人善心即道心，婦人志於女功，躬節儉，服澣濯，念父母而歸寧。方是心油然而興，互見錯出，無非神用，何本何末？而爲《詩序》者判本末而裂之，且曰「則可以」，是詩初無是情，不省詩情，贅立己意，使天下後世平夷、純正、質直之心，鑿而穿之，支而離之。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。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。陟彼砠矣，我馬瘏矣，我僕痡矣，云何吁矣。

行，如字，京語頗與「筐」叶。觥，吉横反，《補音》：「姑黄切。按：原本「姑」誤作「如」，今依吳棫《韻補》改正。《説文》觵以黄得聲，俗從

❶「亂」下，四庫本有「治擾謂之擾」五字。

光。劉楨《魯都賦》『觥』與『觴』叶。鄭氏引《詩》皆作觵。」痡，音鋪。《補音》：「永懷，胡隈切。《釋名》：『懷，回也。』張衡《東京賦》『允懷』與『來摧』叶，漢《房中歌》『懷』與『歸』叶，劉向《九歎》『懷』與『頽』叶，《左氏傳》聲伯之歌曰『懷』與『瑰』、『歸』叶，揚子雲《酒箴》『懷』與『危』叶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卷耳，苓耳也。頃筐，畚屬，易盈之器也。」今俗謂頃爲空，謂覆而空之也，故俗謂筐、筥之極小者爲空，蓋以器小而難於取，傾而出之可也，以是得名歟。《集韻》引《説文》：「畚，缾屬，蒲器也。或曰作畬。」音本。缾，音瓶。鄭箋曰：「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，憂思深也。」《廣雅》云枲耳，亦云胡枲，江東或呼常枲，或曰苓耳，形如鼠耳，叢生如盤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「卷耳，白華，細莖，蔓生。可煮爲茹，滑而少味。四月中生子，如婦人耳璫。」呂氏曰：「周行，周道也。《大東》詩曰『佻佻公子，行彼周行』，行亦道也。」朱氏曰：「《詩》有三『周行』，此及《大東》皆道路，《鹿鳴》乃道義。」《鹿鳴》之詩曰「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」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。《七月》「遵彼微行」，謂桑下徑也。《小弁》「行有死人」，行，道路也，則周行爲周通之路益明。若如《春秋傳》云「各居其列，所謂周行也」，此《左氏》釋《詩》誤爾。而《毛詩》傳不詳考，遂因其誤，謂周之列位。《左氏》差誤亦多，周世釋《詩》之誤者亦多，不可盡信。爲《毛詩序》者因是又差其旨，而曰「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」。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，豈不大亂？《書》曰：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」《卷耳》之詩，君夫人勞使人之歸也，殊無輔君子求賢審

官之情。觀是詩，宛然有君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，酌金罍以勞其歸之情狀，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，不敢明言。雖鄭康成詳於考《禮》，亦不敢正言，而曲其說。蓋以《聘禮》使還，無夫人饗。按《國語》魯公父文伯之母以好禮聞，因嘗饗其宗老，師亥曰「男女之饗」。是當時有男女相享之禮。《記》云：「大饗廢夫人之禮。」未廢，故見諸《詩》歟？使臣之還，君既饗勞之，夫人又賞勞之。於是序言使臣之勞役，夫人憂閔之情。夫人采采卷耳，而不盈傾筐，以其憂閔是臣奉使出疆，不遑寧處，故采不盈筐，因念是臣之賢，而今寘諸通道而遠役。惟賢故使之，惟賢故懷之。君、臣同體，君、夫人又同體，故古者夫人有是禮，亦有是情。有情斯有禮，禮無僞。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之高，謂踰山之道也，馬亦勞苦而虺隤矣。言我馬者，親之如一家也。姑，且也。我姑酌金罍之酒以勞之，喜其既歸、既見、既勞，不復永永憂懷矣。今俗語有「且喜」之辭，有「且辦具少飲食以勞享」之辭，皆喜其遠歸之情狀。

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寘，置也。陟，升也。人君黃金罍。」疏云：「《韓詩》說：天子罍以玉，諸侯、大夫皆以金，士以梓。《毛詩》說：金罍，酒器也，諸臣之所酢。人君以黃金飾，尊大一石。金飾龜目，蓋刻爲雲雷之象。《周禮·司尊彝》云：『皆有罍，[1]諸臣之所酢。』」《爾雅》云：「山脊曰岡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玄馬病則黃。兕觥，角爵也。」《爾雅》云「兕似牛」，郭注云：「一角，

[1]「有」，原作「云」，據四庫本、阮元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（以下簡稱阮刻本）《毛詩正義》及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
青色。」「《韓詩》説觵五升，《毛詩》説觵大七升」，疏云：「《禮器》曰：『宗廟之祭，貴者獻以爵，賤者獻以散，尊者舉觶，卑者舉角。』《特牲》『二爵、二觚、四觶、一角、一散』，❶不言觵之所用。《禮圖》云：『觵大七升，以兕角爲之。』《地官》『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』，❷《春官・小胥》職亦云『觵其不敬者』。《桑扈》、《絲衣》皆云『兕觵其觩』，明爲罰而不犯。」然《七月》卒章「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觵，萬壽無疆」，與此《卷耳》詩皆無爲罰之意，得非周公作禮，始定禮器，以七升之觵爲罰爵歟？ 抑角爵之異稱歟？ 《爾雅》云「土戴石爲砠」，郭注云：「土山上有石者。」而毛傳曰「石山戴土曰砠」，差矣。 毛傳曰：「瘏，病也。 痡，亦病也。」云何者，謂説何言則可，蓋閔之甚也。❸ 卒於長吁，無言以繼之。 猗歟至歟，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歟？ 正心非道心歟？ 即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之心。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當亦太姒之詩，然觀《詩》者正不必推求其人。 三百篇中，或誦或歌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，此孔子删《詩》之大旨，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。

南有樛木，葛藟纍之。 樂只君子，福履綏之。
南有樛木，葛藟荒之。 樂只君子，福履將之。
南有樛木，葛藟縈之。 樂只君子，福履成之。

《毛詩序》差誤既多既甚，理難盡信。 今觀是詩，殊無后妃之狀，惟言君子爾。《毛詩》傳亦未嘗言后妃，亦未嘗言不妬忌。

❶「二觚」，原作「三觚」，據四庫本、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❷「閭」，原作「閻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可蓋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獨爲《序》者始立其説，曰：「后妃不妬忌。」鄭箋又從而和之，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。學者觀書，奚可雷同，不復考察？至是益信《東漢書》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果明驗矣。與毛公傳異，而又差謬太甚。是詩當曰君子逮下也。毛傳曰：「木下曲曰樛。按：今鄭箋本「木」誤作「本」。綏，安也。縈，旋也。」《爾雅·釋木》云「下曲曰朻」，釋者引是詩「樛木」爲證，蓋朻、樛音義同。陸璣云：「藟，一名巨苽，似燕薁，亦延蔓生。葉似艾，白色。其子赤，亦可食，酢而不美。」作是詩者，偶見樛木在其南，故取以爲喻，不必遠書南土也。鄭箋云：「木枝以下垂之故，故葛也、藟也，按：原本脱下「故」字，今校補。得纍而蔓之。」簡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，故賢士之在下者由是而升。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嚴厲，虚懷下士者多樂易。詩人於是贊其德曰樂哉君子，又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。荒者，蒙之徧也。將者，與之俱也，願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。曰將順，曰將迎，皆與之俱也。曰將持，曰相將，即次第皆與之俱也。曰將軍者，將軍衆而與之俱也。能將其軍，則其體大矣，故主大義，其轉音則子漾反。只，語音也。止、只、之皆一音，而記之者偶不同也。只，《説文》曰：「語已辭也。」嗚呼！此逮下之心，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，贊之祝之之心，皆道心，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爲道者，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也。

螽斯羽，詵詵兮。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螽斯羽，薨薨兮。宜爾子孫，繩繩兮。螽斯羽，揖揖兮。宜爾子孫，蟄蟄兮。

陸璣《疏》云：「今人謂蝗子爲螽子，❶兖州人謂之螣。」許慎云：「蝗，螽也。」蔡邕云：「螽，蝗也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螽斯，蚣蝑也。」疏曰：「此言螽斯也，《七月》云斯螽，文雖顛倒，其實一也。故《釋蟲》云『蜇螽，❷蚣蝑』，舍人曰：『今所謂春黍也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幽州人謂之春箕。春箕即春黍，蝗類也。長而青，長角，長股，股鳴者也。或謂似蝗而小，斑黑，以兩股相切作聲，聞數十步。』」按：《爾雅·釋蟲》「蜇螽，蚣蝑」，釋曰：「《周南》作螽斯，一名蚣蜙。」餘同《詩》疏。然長而青，長角，長股，作春黍之狀作聲者，乃間見不多，春黍殆非此螽斯也，若蝗則多矣。《釋蟲》「土螽，蠰谿」者，殆蝗邪？ 蝗生子於土中，釋曰「土蟲，一名蚝蜢，今俗曰螠蜢」者，即蝗也。色或青或毼，能跳能飛。若旱乾，蝗作不勝其多，害稼甚。平時螠蜢在田間，亦多於他蟲。若稍多，亦害稼。蓋盛而爲災則曰蝗，不爲災則曰螠蜢，亦多能飛。羽，謂羽多。然則螽斯謂是爾。詵詵，言其多。薨薨，言其盛飛作聲。揖揖，言其羽多相比密。子孫多，謂之宜子孫，猶宜民、宜人、宜黍稷、宜家。振振，❸肅敬。振，整也。子孫多，故曰振振。音真者，鄉音輕清歟。子孫長少次第循序，或行或列如繩然。蟄蟄，盛而有聲也。是詩以「螽斯羽」喻子孫衆多爾，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，惟《序》乃言不妬忌。《序》所以必推原及於不妬忌者，意謂止言子孫衆多，

❶「謂」，原作「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蜇」，原作「蜇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下一「蜇」字同。

❸「振振」，原不重，據四庫本補。

則義味不深，故推及之。吁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。不悟道不離于平常，故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孔子以一言蔽《詩》，曰「思無邪」而已，初無高奇幽深。今子孫衆多如螽斯羽，何邪之有？振振、繩繩，何邪之有？既無邪僻，非道而何？何必外求其義？不妬忌雖爲善，而於《螽斯》之詩言之，則爲贅，則爲不知道。於以驗衛宏之學，又不逮毛公遠甚。衛宏作《序》往往亦本毛義，而又多置己意焉，故益差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桃之夭夭，有蕡其實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。❶ 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

桃生榮夭好，其華灼灼，女之顏色似之。之子，女子也。婦人謂嫁曰歸。其居室家甚宜，不必分「男有室，女有家」也。蕡者，實之貌，有子之象也。其葉蓁蓁，庶事咸宜之象也。宜其家人，一家之人咸宜之也，相安也，此夫婦和樂之正情也，非邪僻也。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」，說以動歸妹也。妹，少女也。雖說，而非邪。正心也，道心也。爲《序》者不達是道，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，又及不妬忌。不妬忌誠善，而於《桃夭》之詩言之，則爲贅，則爲不知道。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，於以益驗《序》果衛宏所作。

《補音》云：「其華，芳無切。郭璞云：『江東謂華爲敷。』陸德明亦云：『古讀華如敷。』《易》曰『枯楊生敷，老婦得其士夫』，

❶「家室」，原作「室家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乙正。

《記》曰：『不當華而華。』楚大夫屈原《九歌》『瑶華』與『離居』叶。漢《齋房樂章》『華』與『都』叶。揚子《反騷》『重華』與『蒼梧』叶。光武曰：『仕宦當作執金吾，娶妻當得陰麗華。』《急就章》『芫華』與『藜蘆』叶，《易林》云：『桃夭少華，季女宜家。君子樂胥，長利止居。』家，公胡切。《左氏傳》伯姬之占曰：『姪其從姑，六年其逋。逃歸其國，而棄其家。』虞人之箴曰：『武不可重，❶用不恢于夏家。獸臣司原，敢告僕夫。』屈原《楚辭》『厥家』與『封狐』叶。《戰國策》歌曰：『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。』又曰：『長鋏歸來乎，無以爲家。』揚子雲《酒箴》『家』與『乎』協。《龜筴傳》：『漁者幾何家，誰名爲預且？』或曰：家本音姑，『爲阿家』，家即姑也。未詳。」按：華有胡瓜切，家有居牙切，宜從有兩讀例。而《詩》八用華韻，七用家韻，無叶此二音者，今定從一讀。❷且，子余切。

肅肅兔罝，椓之丁丁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

肅肅兔罝，施于中逵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好仇。

肅肅兔罝，施于中林。赳赳武夫，公侯腹心。

毛傳曰：「肅肅，敬也。兔罝，兔罟也。丁丁，椓杙聲也。赳赳，武貌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干，扞也。」孫炎云：「干，盾，自蔽扞。」鄭箋云：「干也、城也，皆以禦難也。」《爾雅》云「兔罟謂之罝」，李巡曰：「兔自作徑路，張罝捕之也。」《爾雅·釋宮》云「樴謂之

❶「重」，原作「從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
❷「定從」，原作「從定」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杙」，郭注云：「橛也。」是詩疏云：「此丁丁，連椓之。《伐木》傳亦云：❶『丁丁，伐木聲。』」《爾雅·釋宫》云：「九達謂之逵。」此逵，山林中九達之徑爾。仇，疑「逑」字之差。《關雎》云「君子好逑」，此言兔罝者之賢，公侯之所好所求也。施，謂張施其罟。中逵，逵中也。中林，林中也。周德化之盛，至於兔罝之武夫，赳赳肅肅，德容如此，可以爲公侯禦難衛民，如干如城，公侯之好逑，所信任如腹如心，則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」。於是乎驗此乃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積德於上，太任、太姒協德於中，武王、十亂輔德於後所致，而《序》惟言后妃之化，則偏矣。毛傳未嘗言后妃之化，獨《序》有是説，則《序》爲衛宏所作益明。簡誦詠《兔罝》之詩，亦覺起敬起慕，莊肅子諒之心，油然而生，不知所以始，亦不知所以終，道心融融。此人心所同，千古所同，天地四時之所同，鬼神之所同。

《補音》云：「好仇，渠之切。漢趙王之歌曰：『爲王餓死兮，誰者憐之？吕氏絶理兮，託天報仇。』《史記·龜筴傳》：『囚而辱之，王難遺之，❷江河必怒，務求報仇。』」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袺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襭之。

人感於物而爲言爲音，無非道者。惟流而入於邪，則昏則迷。《芣苢》，無邪之詩也。

❶ 「伐」，原作「杙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 「囚而辱之，王難遺之」，「遺」，四庫本作「遣」。案武英殿本《史記》此句作「辱而囚之，王雖遣之」，當據改。

無邪，則無往而非道。先儒不知道，顧於坦夷無説之中，外起意説，必推及於后妃之「和平，則婦人樂有子」，雖非邪言，實失本旨。芣苢雖曰車前，所治難產，遂謂婦人采之，此容或有之。又安知芣苢無他治及他用乎？殆不可必言婦人也。薄，猶略也。言，語助之辭也。薄言，有優游不迫之意。掇，取之易也。《易》曰：「患至掇也。」《毛詩》傳曰「拾也」，即掇也。以爪掐，取之易也。捋則一握，所取多也。《爾雅・釋器》云：「執衽謂之袺。扱衽謂之襭。」蓋扱衽而扱之於帶也。《汾沮洳》「言采其藚」，孔疏引陸璣《疏》云：「今澤藚也。其葉如車前草大，其味亦相似，徐州、廣陵人食之。」據此，則芣苢亦可食矣。《釋草》云「芣苢，馬舄。馬舄，❶車前」，郭注云：「今車前草，大葉，長穗，好生道邊。江東呼爲蝦蟆衣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車前，一名當道，今藥中車前子是也。幽州人謂之牛舌草，可煮作茹，按：原本「作」字誤「其」。大滑。其子治婦人難產。」王肅引《周書・王會》云「芣苢如李，出於西戎」，王基駁云：「《王會》所記雜物奇獸，皆四夷遠國，各賫土地異物，以爲貢贄，非周南婦人所得采。」然周亦西戎之地，二説不同，當兩存之，以俟後人。然孔子所取是詩之大旨，則不在是。孔子所取，取其無邪。無邪即道，道心庸常，無可言者，正不必於詩外求説。且「采采芣苢」之時，何説之可言？掇、捋、袺、襭之時，何説之可言？孔子曰「予欲無言」，正以明道無俟乎言。《易大傳》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」孔子

❶ 「馬舄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補。

曰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？民鮮久矣。」非謂民無此道也，民日用此道而自不知，故鮮德。其實庸常日用皆道，學者迷焉，故必求説索意。

襭，或作「擷」。《補音》：「有，羽軌切。《説文》痏、洧、鮪皆以有得聲。《史記》封禪頌『有』與『祉』叶，《龜筴傳》『有』與『紀』叶，《司馬相如叙傳》『有』與『始』叶。班固《西都賦》『有』與『里』叶，傅毅《洛都賦》『有』與『時』叶。」按：采有此苟切，有有云九切，宜從兩讀例。而《詩》十用有韻，無作云九切者，今定從一讀。

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蔞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

此不敢犯禮之心，即正心，亦道心，亦天地鬼神之心。彼不知道者，必以爲粗近之心，非精微之心。吾則曰此即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」之心。孔子曰：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，其天乎？」知此者，奚止千無一，萬無一？無惑乎爲《序》者不足於此，而推於文王也。《序》曰：「《漢廣》，德廣所及也。文王之道被于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。」是其爲言非不善，惟不明乎道，不明乎是詩之道心，而贅爲説焉，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，故不可用。知夫《關雎》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，惟曰「后妃之德」，則《漢廣》不必推文王矣。毛傳曰：「南方之木美。喬，上竦也。思，辭也。」疏云：「以上竦之故，不可

就而止息。漢上有游女，以貞潔之故，不可犯禮而求。」《爾雅·釋水》云「潛行爲泳」，郭注云：「水底行也。《晏子春秋》曰：『潛行逆流百步，順流七里。』」毛傳曰：「永，長。方，泭。」《爾雅·釋言》云「舫，泭也」，郭注云：「水中簰筏。」孫炎云：「水中爲桴筏也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泭謂之簰，簰謂之筏。」《爾雅》釋引此《漢廣》「不可方思」以釋「舫，泭」。《論語》云「乘桴浮於海」，注云「編竹木，大曰筏，小曰桴」是也。舫、方，桴、泭音義同。《釋言》又云「舫，舟也」，郭注云：「並兩船。」《釋水》云：「大夫方舟。」然則舫、方雖通用，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。江既湍急深險，而又永長，不可方筏，喬木不可休息，江漢不可永泳，皆以喻女之貞潔，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。刈楚、刈蔞，以秣馬、駒，是退而以禮求之也。游，或作「遊」。錯，雜也，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。毛傳曰：「蔞，草中之翹翹然。」疏引《爾雅·釋草》「購，蔏蔞」，郭云：「蔏蔞，蔞蒿也。按：原本脱下「蔞」字，今增。生下田，初出可啖，江東用羹魚也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其葉似艾，白色，長數寸，高丈餘。好生水邊，正月根芽生，旁莖正白，生食之，香而脆美。其葉又可蒸爲茹。」毛傳曰：「秣，養也。六尺以上曰馬。五尺以上曰駒。」疏曰：「《廋人》云『八尺以上爲龍，七尺以上爲騋，六尺以上爲馬』，以次差之，故知五尺以上也。」秣馬及駒，將以親迎歟？

《補音》云：「泳，于誑切。郭璞《江賦》『紫菜熒曄以藂被，❶綠苔鬖髿乎研上。帆蒙

❶「曄」，原因避清聖祖諱誤作「煜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同。

籠以蓋嶼，萍實出而漂泳』，正用此讀。方，甫妄切。《爾雅》『舫，泭也』，疏云：『水中爲泭筏也。《漢廣》：「不可方思。」舫、方同。』馬，滿補切。秦瑯琊刻石『澤及牛馬』，《索隱》：『音姥。』《漢書》『僕射莽何羅謀反』，孟康曰：『征和三年，通合侯馬通。今言莽，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，易姓莽。』顔師古：『莽，莫户切。』案：必易馬爲莽者，以馬與莽皆滿補切。《左氏傳》辛廖之占曰：『震爲土，車從馬。』又童謡曰：『鴝鵒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饋之馬。』屈原《離騷》經『登閬風而緤馬』與『哀高丘之無女』叶韻，《九歌》『縶四馬』與『擊鳴鼓』叶韻。《漢樂章》：『靈之下，若風馬。左蒼龍，右白虎。』野，上與切。其蔞，一讀力侯切。其駒，一讀居侯切。《易林·蹇之豫》曰：『川深難遊，水爲我憂。多虚少實，命鹿爲駒。』」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。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。

遵彼汝墳，伐其條肄。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

魴魚赬尾，王室如燬。雖則如燬，父母孔邇。

《爾雅·釋水》云「漢爲潛，江爲沱，汝爲濆」，郭注引《詩》曰：「遵彼汝墳。」「大水溢出，別爲小水之名。」然則《毛詩》作「墳」，殆字誤歟？《爾雅》古書，❶《春秋元命苞》云「子夏問夫子作《春秋》，不以初、哉、首、基爲始何」，則《爾雅》乃孔子以前之書，當以《爾雅》爲正。《爾雅》他文雖有可疑，而此「汝濆」辭旨重複明著，❷而《毛詩》別無明證。毛傳曰：「遵，循也。

❶「古」，原作「占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濆」，原作「墳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同。

汝，水名也。枝曰條，榦曰枚。惄，飢意也。調，朝也。肄，餘也。斬而復生曰肄。遐，遠也。赬，赤也。魚勞則尾赤。燬，火也。孔，甚；邇，近也。」揚子《方言》云「悼、惄、悴、慭，傷也。❶自關而東，汝、潁、陳、楚之閒通語也。汝謂之惄，秦謂之悼」云云，又云憂也、悵也。婦人敬其夫曰君子。夫遠役未歸，其妻伐薪於汝濆之側，思念其夫，惄焉如朝飢。勞心甚，則氣虛如飢。雖食難飽，雖暫飽旋飢，此勞心甚者之疾狀。諸儒咸以調爲朝，蓋本「朝」字一訛而爲「輖」，再訛而爲「調」歟？今當音朝。《釋文》音周，未安。蓋因别本作「輖」，輖亦無義，不悟其訛也。既見君子，其夫婦既見，則曰「不我遐棄」，敘情相悦之辭也，曰今不遠棄我矣。君子勞苦，顏色瘦病，如魚勞尾赤。所以然者，紂在上，王室如火燬，暴亂不得寧也。雖則如燬，而父母甚近。意恐其夫或憚其勞苦，或怠或逃，懼將得罪，累及父母。是詩憂念其君子之心，憂累及父母之心，勉君子以正之心，即道心。《序》曰：「《汝墳》，道化行也。文王之化，行乎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」是《序》雖足以見當時事情，而首言道化，於以知爲《序》者，不知是詩之道而外求。

麟之趾，振振公子，于嗟麟兮。麟之定，振振公姓，于嗟麟兮。麟之角，振振公族，于嗟麟兮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「麟」字、「趾」字下皆遺。

慈湖詩傳卷一

❶「方言」，原作「言方」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慈湖詩傳卷二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召南

維鵲有巢，維鳩居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御之。

維鵲有巢，維鳩方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將之。

維鵲有巢，維鳩盈之。之子于歸，百兩成之。

孔子曰：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」人知夫婦之即天地，則一而不二，正而不邪，化生而無爲。爲《序》者不明乎道，故不足於此詩，而於詩外起説，曰「夫人之德也」，「德如鳲鳩」，又及於「國君積行累功」，如此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而欲不正牆面，不可得矣。

《爾雅·釋鳥》云「鳲鳩，鴶鵴」，郭云「布穀」，未安。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，音如鴶鵴者乃居鵲巢，是爲鴝鵒。《魯昭公二十五年》「鴝鵒來巢」，❶而公如乾侯，終於乾侯，此亦假他巢之應也。故文、武之世已有童謡曰：「鴝鵒跦跦，公在乾侯。」矧鴝鵒亦鴶鵴之音。凡鳥名多用其音，《埤蒼》云「鴶鵴」，《方言》云「戴勝」，今審究戴勝，首有竦毛，鴝鵒亦有之，而鴝鵒身色黑，戴勝身色駁，而稍長大。豈《埤蒼》考之未審歟？ 布穀一名穫穀，其音渾然。鴝鵒其音亟然。穫穀色駁，頸有斑者。李氏亦以鳲鳩爲鴝鵒。按：樓鑰云：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考之當如此詳密。鳲鳩之爲鸜鵒甚明，浙人呼爲八哥

❶「二」，原作「三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卷六十七、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
兒，川人呼爲阿八。所謂音如布穀者，乃今斑鳩，俗謂之步姑，其性雖拙，粗能爲巢。戴勝首有竦毛向後，鳲鴶竦毛直上，又自不同。《鳲鳩》之『刺不壹』，正所謂鳲鴶也。郭景純云布穀，固已失之。歐公言拙鳩，極然不知此乃鳲鴶。呂氏具載，皆未當也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百兩，百乘也。諸侯之子嫁於諸侯，送御皆百乘。」疏云：「《書序》云『武王戎車三百兩』，皆以一乘爲一兩。《風俗通》以爲車有兩輪，故稱兩。」鄭箋云：「御，迎也。」毛傳云：「將，送也。方，有之也。盈，滿也。」「子貢方人」，謂比方人物也。此姪娣相比，故云「方」歟？婦人謂嫁曰歸。「成之」，成其禮歟？觀是詩，惟言婚姻夫婦之禮，鳩居鵲巢，如婦來居夫室，不必推言均一之德。毛傳惟言「鳲鳩不自爲巢，居鵲之成巢」，不言鳲鳩均一之德，獨衛宏之《序》與鄭康成之箋言之。鳲鳩誠有均一之德，其在此詩，則或可略言，不可專言。蓋此詩於均一之意不甚著，而婚姻之禮甚詳。衛、鄭不深信婚姻即天地之大義，故不足焉，而諄諄外求其義。此不可不辨，非小故，蓋明三百篇「思無邪」之大道，剖學者正面之牆。

《補音》云：「居，姬御切。《周易》：『屯見而不失其居，蒙雜而著。』韋玄成《復玷詩》：『昔我之隊，畏不此居。今我度茲，戚戚其懼。』揚子雲《衛尉箴》：『茫茫上天，崇高其居。設置山險，晝爲防禦。』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『外有蘭臺、金馬，遞宿迭居；次有天祿、石渠，校文之處。』」《廣雅》注云：「凥，几聲。今居乃『箕倨』字也。居慮切。」故《補音》用王肅讀魚據切。簡謂居有姬音者，姑慈切。今方言有之，則去聲，姑自切矣。御，即「迓」之方音。《聘

禮》以「訝」爲「梧」，梧、御同音，特高下不同耳。居，姑自切，庶於「迓」音通。豈至漢世始轉而爲魚據切歟？

于以采蘩？于沼于沚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事。于以采蘩？于澗之中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宫。被之僮僮，夙夜在公。被之祁祁，薄言還歸。

被，皮寄切。僮，音同。祁，巨私反。此供祭祀之心，勤敬之心，即道心，即聖賢之心，即天地鬼神之心。毛傳：「蘩，皤蒿也。于，於；沼，池；沚，渚也。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。」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蘩，皤蒿」，郭云：「白蒿也。」《釋水》云：「水中可居者曰洲。小洲曰渚。小渚曰沚。」《詩》疏云：「白蒿非水菜，此言沼沚者，謂於其旁采之也。于澗之中，亦謂於曲内，非水中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宫，廟也。被，首飾也。僮僮，竦敬也。夙，早也。祁祁，舒遲也。」薄，猶略也。言，語助之辭也。薄言還歸，雖可以還歸，而其肅敬若有不敢之意，故曰薄言，故曰祁祁。祁祁之容雖舒遲，而非肆也。《序》曰「夫人不失職也」，言非不善，而不明夫人之敬心，惟曰「不失職」，猶求諸外也。

喓喓草蟲，趯趯阜螽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。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惙惙。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説。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薇。未見君子，我心傷悲。亦既見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則夷。

喓，於遥反。趯，託歷反。降，《補音》：「胡攻切。《孟子》曰：『洚水者，洪水也。』

《楚辭》四用『降』韻，徐邈皆胡攻切。揚子雲《河東賦》『下降』與『豐隆』叶，馬融《笛賦》『五降』與『八風』叶，阮籍《寄懷詩》『降』與『雄』叶，韓愈《劉統軍碑詞》：『琳後來降，公不有功。』」惙，張力反。《爾雅·釋蟲》云「阜螽，蠜。草螽，負蠜」，郭注引此詩「趯趯阜螽」以釋「阜螽，蠜」，「喓喓草蟲」以釋「草螽，負蠜」。[1]《爾雅》釋：「草蟲，一名負蠜，一名常羊。」郭注同。陸璣云：「小大長短如蝗也，奇音，青色，好在茅草中。」按：原本「茅」誤作「毛」。李巡曰：「蝗子也。」陸璣云：「今人謂蝗子爲螽子，兗州人謂之螣。」許慎云：「蝗，螽。」蔡邕云：「螽，蝗也。」蝗即蚱蜢，詳釋見《螽斯》篇。草蟲名負蠜，則草蟲與蠜率相從與，以是爲名。觀是詩首章相從之狀，則與《爾雅》負蠜之名符合。草蟲鳴，阜螽躍而從之，以喻夫婦之道。君子，謂夫也。夫久於外而未歸，其妻念之深，至於憂心忡忡、惙惙，至於傷悲。及其歸而既見、既覯，我心則降下、安止，則説樂，則夷平。覯者，覯遇。明著夫婦之道，而聖人取焉者，婦隨而不倡，樂而不淫，正而非邪，即《鵲巢》之道，歸妹之義，天地陰陽之和。衛宏不明乎道，故於詩外起説，曰：「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。」本詩初無自防之情，又何以知其非士妻？穿鑿害道，無乃太甚乎。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蕨，虌」，郭注云：「江西謂之虌。」按：今鄭箋本作「鼈」。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薇，菜也。」疏引陸璣云：「山菜也。莖、葉皆似小豆，蔓生，其味亦如小

[1] 「草蟲以釋草螽」，原作「草螽以釋草蟲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豆。藿可作羹，亦可生食。今官園種之，以供宗廟祭祀。」而《爾雅》云「薇，垂水」，郭云：「生於水邊。」釋不引陸璣《疏》，云「薇有兩種」，豈亦生於山，作《爾雅·釋草》者不盡知邪？於采蕨、采薇之時，而思其夫，故云。

于以采蘋？南澗之濱。于以采藻？于彼行潦。于以盛之？維筐及筥。于以湘之？維錡及釜。于以奠之？宗室牖下。誰其尸之？有齊季女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闕卷。

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敗，召伯所憩。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，召伯所說。

《補音》：「伐，一讀扶廢切。《周官·大司馬》『九伐之法』、《考工記》『以象伐也』，劉昌宗皆讀扶廢切。柳下妻誄惠曰：『夫子之不伐兮，三黜終不弊兮。豈弟君子，永能厲兮。』徐幹《西征賦》『西伐』與『舊制』叶，左思《魏都賦》『伐』與『制』叶。一讀蒲撥切，字本作犮。《開元五經文字》：『犮，音跋，犬走貌。《詩》「勿翦勿伐」。』或作跋。』茇，一讀蒲昧切。《周官》『中夏，教茇舍』，鄭注云：『茇，讀如萊沛之沛。』敗，蒲昧切。荀卿《賦篇》：『功立而身廢，事成而家敗。棄其耆老，收其後世。』賈誼《鵩賦》亦與『世』叶。東方朔《七諫》『滅敗』與『留滯』叶，《漢書·敍傳》『敗』與『制』叶，郤正《釋譏》『敗』與『乂』叶。」

范氏曰：「蔽芾，盛也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甘棠，杜也。憩，息也。說，舍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茇，草舍也。召伯止舍棠下，國人被其

德，思其人，敬其樹。」《爾雅・釋木》云：「杜，甘棠。」又云：「赤者杜，白者棠。」然四明山之東有杜而白，地名曰杜，則赤棠、白棠皆可以言杜，而白者非杜之常歟？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赤棠與白棠同耳，但子有赤白美惡。子白色爲甘棠，少酢，滑美。赤棠子澁而酢，無味，俗語云『澁如杜』是也。」《杕杜》傳曰「杜，赤棠」是也。《周禮》「中夏，教茇舍」，注曰：「舍，草止也。」拜，伐而倒之如拜也。說，本或作「稅」。此愛敬賢德之心，忠厚之心，乃油然發於中，曰「勿翦勿伐」、「勿敗」、「勿拜」，不勉不强，豈非道心？爲《序》者未明乎道，乃外求其義，曰：「召伯之教，明於南國，美召伯也。」召伯誠可美，而是詩念賢感德不已，乃國人之道心。不明本詩之道心，而徒求外說，如此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豈不面牆？

厭浥行露，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。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？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獄？雖速我獄，室家不足。誰謂鼠無牙，何以穿我墉？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訟？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

夜，《補音》：「允具切。原本脱此六字。《招魂》：『娭酒不廢，沈日夜；蘭膏明滅，華鐙錯。』陸雲《歲暮賦》『夜』與『暮』叶，又《張二侯頌》『夜』與『故』叶。《易林》『被髪長夜』與『誤』叶，『五日六夜』與『暮』叶，『明月照夜』與『故』叶，『獨宿憎夜』與『故』叶，『晨夜』與『露』叶。訟，《太玄・從》首：『從不淑禍，不可訟也。』從徽徽，後得功也。』摯虞《愍懷太子文》：『昔之申生，含枉莫訟。今爾之負，抱冤于東。』潘岳《關中詩》『訟』與『空』叶，《易林・井之益》

『訟』與『功』叶。」

此貞女不可干犯之正心，即道心，而《序》曰「召伯聽訟也」，又失之矣。召南之境有此貞女爾，是訟非必召伯所聽也。召伯賢明，必不置貞女於獄。《序》曰：「又衰亂之俗微，貞信之教興，強暴之男，不能侵陵貞女也。」《序》意惟歸於教，終不省是詩明敘貞女終不從於非禮之心，是謂正心，即聖賢之心，可以通天地，感鬼神，感動萬世之心。孔子所取者在此，爲《序》者面牆無覩，有道而莫之見，故旁推外索，此學者不知道之通患。夙，早也。早行多露，夜行亦多露，豈不可以夙夜而行？謂夫行則多露也，故不行露。如非禮之汙我，女速我獄，往往或者疑我已從女，女已有家也，不知我實未嘗爲女所汙也。故雀穿我屋，疑雀有角，不知雀實無角也。又喻鼠穿墉，疑於有牙，而實無牙。女雖強汙我，終不從女也。室家不足者，終不與女爲室家也。毛傳曰：「厭浥，溼意也。」《爾雅·釋宮》云：「牆謂之墉。」

羔羊之皮，素絲五紽。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。

羔羊之革，素絲五緎。委蛇委蛇，自公退食。

羔羊之縫，素絲五總。委蛇委蛇，退食自公。

《補音》：「皮，蒲禾切。《說文》波、坡、頗、跛皆以皮得聲。白褒《魯國記》曰：『陳子游爲魯相，蕃子也。國人爲諱，改蕃曰皮。』案：國人所以諱者，以番與蕃字形相類。所以改番爲皮者，以番與皮同蒲禾切。《左氏》：『華元謂役者曰：「牛則有皮，犀兕尚多，棄甲則那？」役者曰：「從其有皮，丹漆若何？」』紽，徒何反。」

羔羊之裘，委蛇之容，道心和融，百聖所

同。毛傳曰：「小曰羔，大曰羊。古者素絲以英裘。大夫羔裘以居。」疏：「用羔裘之皮以爲裘，縫殺得制。素絲爲英飾，其紽數有五。」《爾雅・釋訓》曰「緎，羔裘之縫也」，孫炎曰：「緎之爲界域。」《詩》疏云：「五緎既爲縫，則五紽、五總亦爲縫也。視之見其五，故皆云五焉。織素絲爲組紃，以英飾裘之縫中。若爲線，則所以縫裘，非飾也，故《干旄》曰：『素絲組之。』」疏所謂視見其五者，謂兩袖各二，及前襟一縫歟？范氏曰：「退食者，退而食於私家也。」朱氏曰：「自，從也。公，朝也。委蛇者，行步委曲如蛇也。」《釋文》作「蛇」，因《韓詩》作「逶迤」，遂以《毛詩》爲非，而轉音蛇之音移，蓋陸德明好異之過。況「蛇」與「紽」協韻，若音移，則不協。委蛇者，徐行委曲之狀。相者有曰「鵝行鴨步，爲貴人相」，鵝鴨行亦委曲，蛇行亦委曲。《補音》：「蛇，唐何切。《易林》：『長尾蜲蛇，畫地爲河。』揚子雲《反離騷》『委蛇』與『九歌』叶，張衡《西京賦》『蛇』與『蛾』叶，郭璞《流沙贊》『委蛇』與『餘波』叶，東方朔詩『蛇』與『挼』叶。」毛氏此義與《君子偕老》「委蛇」之義同。《釋文》又云：「沈讀作委委蛇蛇。」《序》曰：「《羔羊》，《鵲巢》之功致也。召南之國，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節儉正直，德如羔羊。」比德羔羊，容或有之，而詩旨不甚明著。惟見舒遲雍容，雖無義之可尋，而庸常即道，無邪即道，故曰「中庸」，又曰「王道平平」，又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學者率舍常而求奇，舍近而求遠，故日用其道而不自知。文王之化，《鵲巢》之功，豈曰無之？惟不明是詩之道，而旁求外

取，爲害道爾。毛傳亦無《序》意。

殷其靁，在南山之陽。何斯違斯，莫敢或遑。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。殷其靁，在南山之側。何斯違斯，莫敢遑息。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。殷其靁，在南山之下。何斯違斯，莫或遑處。振振君子，歸哉歸哉。

閔其君子勤勞之心，自是正心、道心。衛宏强起其説，曰「勸以義」，詩中無此情也，毛公亦未嘗有此義。雷方動，雨將至。君子亟行，莫敢少止。急趨期會，異於平時，故曰何此言違，莫敢或遑也。振振，歎其君子。愛之，故美之。歸哉歸哉，臨違告以訖事早歸，此人之常情、常言。鄭康成因《序》曰「勸以義」，遂曲説求合乎《序》，曰「君子爲君使，功未成。歸哉歸哉，勸以爲臣之義，未得歸也」，詩旨、人情斷斷乎無此。蓋因夫衛宏不知庸常、無邪之即道，故穿鑿其義。鄭不知漢史衛宏作《序》之實，以爲毛公之前已有《序》，曰「至毛公乃分衆義，❶各置篇端」，意謂古作而不敢違，故曲就其説，亦鄭不知道，與《序》同。又鄭不善於文，又好穿鑿故也。又諸儒多以靁生義，亦鑿，非詩人本情。振振，肅敬之容。《螽斯》云「子孫振振」，《麟之趾》云「振振公子」，皆言肅敬。鄉音之輕清者爲真。毛傳謂「振振，信厚」，其義未安。山南曰陽。殷，陸音隱，未安。「隱」音之輕清則爲「殷」，本詩方音則然，何必改讀？義則「隱」爾。

摽有梅，其實七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。

---

❶「義」，原作「議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摽有梅，其實三兮。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摽有梅，頃筐塈之。❶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闕卷。

嘒彼小星，三五在東。肅肅宵征，夙夜在公，寔命不同。嘒彼小星，維參與昴。肅肅宵征，抱衾與裯，寔命不猶。

《補音》：「昴，力求反。毛、鄭義皆作『留』，《說文》以丣得聲。《集韻》音留，正引此詩。《漢志》二十八舍亦作『留』，言陽氣之精留也。」

星有大小，此獨言小者，妾自比其微也。嘒，微小貌。「三五」與「小星」連文，謂小星或三或五，三非謂心，五非謂柳也。毛傳謂「三心五噣，四時更見」，其義未安。在東，乃宵征時。所見小星三五在東，因以自況。在東，亦衆妾在旁之象。若在南，正有夫人之象。後章「維參與昴」文不連，則別起意。參、昴皆有大星，亦皆有小星。此則明指參、昴大小不齊，大如夫人，小如衆妾，命寔不同。是詩言「肅肅宵征」，則不敢不敬。宵征，夜行也。妾賤，往進御於君也。夙夜奉公事，不敢不勤。裯，單衣也。抱衾與裯，以進御故也。雖賤雖勞，而心安於命。知有貴賤而自安於賤者，正也。夫正一而已矣。在妾則賤則勞，在夫人則貴則佚，一也。一者，道也。惟知是道，故賤安於賤而不僭，貴而不驕於貴而能逮下。《序》曰：「《小星》，惠及下也。夫人無妒忌之行，惠及賤妾，進御於君，知其命有貴賤，能盡其心矣。」然不首明妾安於命之正，亦微差矣。猶，如也。

❶「塈」，原作「墍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不猶者，己之命不如夫人之命也。寔，是也，《韓詩》作「實」。

江有汜，之子歸，不我以。不我以，其後也悔。江有渚，之子歸，不我與。不我與，其後也處。江有沱，之子歸，不我過。不我過，其嘯也歌。

汜，音祀，《補音》：「養里切。《爾雅·釋水》：『決復入爲汜。』汜，已也。如出有所爲，畢已復還而入也。《楚詞·天問》：『出自湯谷，次于蒙汜。自明及晦，所行幾里。』按：原本脱「楚詞」以下二十字，据《韻補》補入。《説文》：『汜，從水，已聲。《詩》：「江有汜。」』又曰：『洍，從水，叵聲。《詩》：「江有洍。」』徐鍇曰：『汜、洍音義同。』《集韻》皆養里切。」簡考祀，❶祥里切，其義則已。後人欲别其爲水，故讀作祀歟？《集韻》於汜、洍又並音祀，❷象齒切，亦皆以此詩爲證。按：此段音釋下應有詩解，《大典》原本恐有脱簡。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林有樸樕，野有死鹿。白茅純束，有女如玉。舒而脱脱兮，無感我帨兮，無使尨也吠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闕卷。

何彼襛矣？唐棣之華。曷不肅雝？王姬之車。何彼襛矣？華如桃李。平王之孫，齊侯之子。其釣維何？維絲伊緡。齊侯之子，平王之孫。

襛，奴容反。棣，徒帝反。華，音敷，下同，説見《桃夭》。《補音》：「車，斤於切。劉

❶「祀」，原作「記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音」，原作「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熙《釋名》：『車，古者音居，言行所以居人也。今曰「車，式遮切」，韋昭謂從漢始有居音。』引《易》『載鬼一車』、《詩》『王姬之車』爲證。不知華本音敷，而『車』與『塗』、『弧』叶用，尤顯然見其爲居，其論疏矣。」簡謂居有姬音，乃姑慈切，則車亦有此音，今方言有之，而士大夫則必斤於切。

是詩言王姬下嫁，親迎盛禮，車從肅雝。詩人又知王姬文王之孫，迎者齊侯之子，有懷德之心，有敬貴之心。雖不指言德行，然而無邪也。無邪即道，即德。衛宏未明乎道，意二《南》之詩必有德義可言，故穿鑿曲推肅雝爲王姬之德，夫車行和緩已有肅敬之狀，矧從者咸肅敬乎？詩明言王姬之車，而《序》以爲王姬執婦道，以成肅雝之德，鄭箋又釋「之」爲「往」，謂王姬往車。鄭既不達於文，衛、鄭皆又不知道，穿鑿可笑。如此言《詩》，適以病《詩》。如此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亦正牆面而已矣。毛傳曰：「襛，猶戎戎也。唐棣，栘。武王女，文王孫，適齊侯之子。伊，維；緡，綸也。」《爾雅·釋木》云「唐棣，栘」，郭注云：「似白楊。」陸璣云：「薁李也，一名雀李，亦曰車下李。其華或白或赤。本作郁李。許慎曰：『白棣也。』華如李而小，如櫻桃。❶又有赤棣，子如郁李而小。」何彼襛盛乎？其華如唐棣也。豈不肅雝乎？王姬之車也。然則唐棣之華、肅雝，皆言王姬車從之儀也。初章「唐棣之華」

❶「如櫻桃」，陸璣《毛詩草木蟲魚疏》各本皆如此。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「常棣，棣」郭注云：「今關西有棣樹，子如櫻桃，可食。」中華書局影印道光年間覆影宋鈔本徐鍇《說文解字繫傳》引《爾雅注》亦云：「棣樹子似櫻桃，可食。」義較勝。

言車從儀物，則次章言「華如桃李」，亦謂車從儀物可知矣。平王，猶言寧王也。李氏曰：「本朝太宗稱神宗，及神宗稱神宗，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。」其釣維何？必以絲爲緡，而後可以喻齊侯之子，所以獲迎王姬者，備諸禮節而後可也。《韓詩》「穠」作「茙」。

《補音》：「孫，須倫切。《荀卿書》注云：『漢宣帝名詢，劉向編録，故以荀卿爲孫卿。』《五子之歌》『孫』與『君』叶，揚子雲《元后誄》『孫』與『新』叶，馬融《笛賦》『孫』與『聲』叶，崔駰《轆銘》『孫』與『臻』叶，《漢書・敘傳》『孫』與『瀕』叶，又與『信』叶，師古：『信合韻音新。』」案：「荀」與「孫」古既皆音「詢」，俱爲嫌名，劉向獨諱「荀」而不諱「孫」者，漢雖不諱嫌名，如以雉爲野雞，不諱治國之治，然偏傍之同者已或諱之，不能盡如三代之時矣。

彼茁者葭，壹發五豝，❶于嗟乎騶虞！彼茁者蓬，壹發五豵，于嗟乎騶虞！

《爾雅・釋草》云「葭，蘆」，郭云：「葦也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茁，出也。葭，蘆也。蓬，草名也。豕牝曰豝。騶虞，義獸，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，有至信之德則應之。」陸璣云：「騶虞，白虎黑文，尾長於軀，不食生物，不履生草，應信而至者也。」《釋獸》云「豕生三，豵。二，師。一，特」，郭云：「豬生子常多，故别其少者之名。」彼葭蓬始生茁然之時，於是春田，有五豝聚焉，而射者一發之。有五豵聚焉，而射者一發之。是時獲騶虞瑞獸焉，咸歎訝之，故曰：「于嗟

❶「發」，原作「廢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乎騶虞。」《序》曰：「《騶虞》，《鵲巢》之應也。《鵲巢》之化行，人倫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，則庶類蕃殖，蒐田以時，仁如騶虞，則王道成也。」毛傳未嘗言「如」，惟曰「有至信之德則應之」，以明獲騶虞也。首言「《鵲巢》之應也」，豈毛公本說若是，而衛宏繼以推廣之說，而始曰「仁如騶虞」歟？豈文王德化若是，其盛而不足以致騶虞乎？豈以簡策無他證，疑而不信歟？本詩無「如」義，而宏立說曰「如」，無乃不可乎？宏爲《序》差失至多，《騶虞》之差，正與《麟之趾》同。

慈湖詩傳卷二

慈湖詩傳卷三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邶

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。耿耿不寐，如有隱憂。微我無酒，以敖以遊。我心匪鑒，不可以茹。亦有兄弟，不可以據。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威儀棣棣，不可選也。憂心悄悄，慍于群小。覯閔既多，受侮不少。靜言思之，寤辟有摽。日居月諸，胡迭而微。心之憂矣，如匪澣衣。靜言思之，不能奮飛。

柏舟，喻君子堅操，不肯轉而從小人。呂氏曰：「如舟汎汎無所依泊。」毛傳曰：「非我無酒，可以遨遊忘憂也。」我心匪鑒，固不能如鑒之照物，毫髮靡遺。獨不可以如茹之通連，通知兄弟之心乎？自責己無智，不能知人也。非無兄弟，惟不可信據爾，言兄弟之心難知也。初信兄弟之言，故往有所愬，忽逢彼怒，方悟爲兄弟所誤也。彼，君也。兄弟，比肩同朝者也，下章所謂「群小」者是也。婚姻亦可以言兄弟，朋友亦可以言兄弟，鄰國亦可以言兄弟，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。《易》曰「拔茅連茹」，於兄弟取喻爲切。石雖堅重而猶可轉，我心斷不可轉而從邪也。匪席之喻，申言此意也。威儀棣棣，日用云爲，奚可雜義利而行之，致可選擇也？君子義以爲質，其不可雜如此。憂心悄悄，見慍於群小。覯過憂閔既多，受侮亦不少。

辟，拊心也。摽，拊心之聲也。雖憂苦如此，而正心也。孔疏曰：「居、諸者，語助也。《檀弓》曰：『何居。』」歐陽氏曰：「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，猶日朘月削也。」此心憂鬱不可爲喻，如衣不澣積垢之衣，静思欲奮飛而不能也。《毛詩序》曰「衛頃公之時，仁人不遇，小人在側」，此猶未甚害於道。至曰「言仁而不遇也」，意正於不遇而已，設詩人之正心。正心，道心也。斯其不可斁。詳觀詩情，憂鬱不通，道心變化，天地晦蒙，日用不知，故聖愚不同。

緑兮衣兮，緑衣黄裹。心之憂矣，曷維其已。緑兮衣兮，緑衣黄裳。心之憂矣，曷維其亡。緑兮絲兮，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，俾無訧兮。絺兮綌兮，淒其以風。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燕燕于飛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燕燕于飛，頡之頏之。之子于歸，遠于將之。瞻望弗及，佇立以泣。燕燕于飛，下上其音。之子于歸，遠送於南。瞻望弗及，實勞我心。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淵。終温且惠，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，以勖寡人。

差，楚佳切，又於宜反。《補音》：「于野，上與切。《左氏傳》童謡曰：『鴝鴿之羽，公在外野。』《穆天子傳》王答謡曰：『萬民平均，[1]我顧見汝。比及三年，將復而野。』司馬相如賦『漭泱之野』與『浦』叶，揚子雲《太僕箴》『野』與『魯』叶，曹植《閒居賦》『野』與『宇』叶。徐鍇亦云：『野，經典

[1] 「民」，原作「年」，據四庫本及掃葉山房《百子全書》本《穆天子傳》卷三改。

只用野。」」上，時掌反。《補音》：「南，尼心切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『南之爲言任也，任養萬物也。』《説文》以羊得聲。羊，音荏。徐鍇《繫傳》曰：『《毛詩》或用南爲荏音。』陸雲《喜霽賦》『南』與『音』叶，唐柳宗元《貞符》『南』與『心』叶，《淮西雅》『南』與『音』叶，《裴處士墓銘》『南』與『君』叶。」任，亦林反。《補音》：「淵，一均切。《楚辭·招魂》『淵』與『侁』叶，《急就章》：❶『更卒歸誠，自請因。司農少府，國之淵。』班固《東都賦》『淵』與『珍』叶，又與『鱗』叶，與『勤』叶，又與『新』叶，兩與『根』叶，無作索年切者。」

夷考是詩，宛然有莊姜送戴嬀之狀。戴嬀陳女，陳在衛南，故曰「遠送于南」。以《關雎》之詩而不曰太姒，則是詩固亦不必定指，而一片相送之情，哀傷不已之意，念仲氏之善、塞淵、溫惠，皆正也、善也。至今讀之，使人閔傷之心隱然以生，而非邪僻也。嗚呼！三百篇一旨也。有能達是，則至正至善之心，人所自有。喜怒哀樂，無所不通，而非放逸邪僻，是謂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」之故。送仲氏之歸，如燕飛去。差池其羽，李曰：「不齊。」鄭箋曰：「戴嬀將歸，顧視其衣服。」毛傳曰：「飛而上曰頡，飛而下曰頏。」車上下阪其似歟？其將歸也，出入前卻似之與？下上其音，輪音隨車上下歟？其話別感激，語音大小歟？毛傳曰：「仲，戴嬀字也。」《周禮》：「六行：孝、友、睦、婣、任、恤。」任者，任人之事歟？仲氏每任其事，親信之至，故首言之。塞實無僞，淵靜不撓，溫

❶「就」，原作「救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惠終久，淑令謹慎，以思及先君之故，其別也勖勉寡人。然則「寡人」，莊姜自謂歟？先君莊公歟？

日居月諸，照臨下土。乃如之人兮，逝不古處。胡能有定，寧不我顧？日居月諸，下土是冒。乃如之人兮，逝不相好。胡能有定，寧不我報？日居月諸，出自東方。乃如之人兮，德音無良。胡能有定，俾也可忘？日居月諸，東方自出。父兮母兮，畜我不卒。胡能有定，報我不述？

《日月》，乃深惡無禮之詩，正也，故聖人取焉。而諸儒謂「之人」者，莊公也。《毛詩序》謂「莊姜遭州吁之暴，傷己不見答於先君，以至困窮」，猶未害於義也。傷之而已，猶之可也。而詩曰「德音無良，逝不古處。胡能有定，報我不述」，惡之甚也。非所當施於夫也，非莊姜所當施於莊公也。施於莊公則悖矣，施於州吁可也。且「之人」猶不敢明言之，諸儒拘於《序》，遂入於不義。使歌此詩者以「之人」爲莊公歌之，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？甚不可者。觀此詩，正不必究知「之人」爲何人，惟見無禮悖亂之可惡，豈不正乎？居、諸，語助，釋見《柏舟》。人至於窮極則呼天，日月照臨，猶呼天云。逝，豈「誓」之訛耶？誓不以古人之所處處我，今世語曰處置，曰處分，曰區處，曰相處，曰處事，誓有決意。無道之甚，國有危亡之勢。何能有定？若能有定，寧不我顧。不顧我，害及一人。不定，則國亡矣。報云者，父母養子，子當報也。胡能有定，使我可忘，忘者，不憂思也。定則可忘矣。父兮母兮，畜我不卒，非怨父母也，困窮及此。今婦人窮極呼

號，亦間有此言。不述，不循常禮也。

終風且暴，顧我則笑。謔浪笑敖，中心是悼。
終風且霾，惠然肯來。莫往莫來，悠悠我思。
終風且曀，不日有曀。寤言不寐，願言則嚏。
曀曀其陰，虺虺其靁。寤言不寐，❶願言則懷。

《補音》：「霾，陵之切。《説文》以貍得聲。顔延年《答謝靈運詩》『霾』與『睽』叶。來，陵之切。《釋文》亦云古音棃。《春秋》『公會鄭伯於時來』，杜預曰：『滎陽東有釐城。釐，音來。』《漢書·劉向傳》引『我釐麰』。如『無説《詩》，匡鼎來。匡説《詩》，解人頤』之類，今人尚能知之。」思，息茲切。❷茲，子之切。❸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同。

《終風》，惡其暴亂無禮之詩，正也。《毛詩序》謂「衛莊姜遭州吁之暴，見侮慢」之詩，諸儒不悟無邪之爲道，故曲推其義，失之矣。終風，終日風也。霾，雨土也。曀，陰晦也。不日，不見日光也。虺虺其雷，暴厲之音也。皆喻昏亂暴戾也。忽惠然而來，而終無禮。顧我則笑，謔浪笑敖，中心惟自傷悼而已。若是，則不如不來之愈也，故曰不如一切莫往莫來。悠悠我思，憂思也。憂思不安之甚，至於不寐而寤。言，語助也。俗云「人言人嚏」，今我言汝，願汝則嚏也。又曰：「願汝懷念我也。」❹鄭箋云：「今俗人嚏，云人道我。」

❶「寤」，原作「悟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息茲」，原作「切慈」，四庫本作「息慈」，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韻補》改。
❸「茲」，原作「慈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汝」，原作「如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擊鼓其鏜，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。于以求之？于林之下。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于嗟闊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

鏜，土當反。❶漕，音曹。《補音》：「兵，晡茫反。《左氏傳》晉趙鞅之占曰：『是謂沈陽，可以興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于商。』荀卿《賦篇》『貳兵』與『疏堂』叶，秦東觀列石三句入韻，『戎兵』與『六王』叶，會稽刻石『甲兵』與『自彊』叶，《史記·龜筴傳》『甲兵』與『元王』叶，揚子雲《并州牧箴》『兵』與『荒』叶。南行，户郎切。按：《韻補》尚有《左氏傳》載《夏書》云：『有此冀方，今失其行。亂其紀綱，乃滅而亡。』曹植《夏桀贊》『夏道既衰，生此桀王。婉孌是嘉，政違五行』云云。荀卿《賦篇》『禮儀之盛行』與『詳』叶，《楚辭》『蜷局顧而不行』與『鄉』叶，❷『歷吉日兮余將行』與『糧』叶，『命蹇邅而不能行』與『將』叶。《史記·龜筴傳》『風將而行』與『黄』叶，『百姓莫行』與『詳』叶，『熒惑退行』與『亡』叶。古行止之行皆户郎切。」《詩》二十有五，無叶何庚切者。忡，敕中反，《補音》：「勅衆切。潘岳《悼亡詩》『周旋忡驚惕』正用此讀。」竊疑方今言心忡，之用切，心憂而惕動也。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不見此字，殆即忡字。《補音》：「馬，滿補切。」説見《漢廣》。下，後五切，説見《采蘋》。契，驅曳反。説，爰厥反。

❶「土」，原作「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鄉」，原作「卿」，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楚辭章句》、胡克家刻《文選》改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擊鼓》，衛州吁用兵暴亂，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，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漕，衛邑。」鄭箋云：「或役土功於國，或修理漕城，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。」《左傳》云：「州吁使告於宋曰：『君若伐鄭以除君害，君爲主，敝邑以賦與陳、蔡從。』」是平陳與宋也。不我以歸，知其必敗，憂死亡也。士卒將行，與其室家訣別，云我是行無有歸期，憂心忡忡焉。我之南行，不知於何所居耶？於何所處耶？於何喪馬耶？喪馬，則人亦俱喪矣。欲求我尸，往往在林下。諸儒皆曰：「契闊，勤苦也。」雖孔疏諸儒參定，亦無考據。然則勤苦之義，特意之爾。蓋謂軍伍誓約，必推其勤苦之意。今謂與室家訣別，則契者合也，闊者闊遠也。婚姻之初，親愛誓者，其死其生，其合而共處，其遠而闊別，其相愛相悦之心，有成而無虧，有一而無二。又執子之手而言曰：「與子偕老矣。于嗟今之闊別，國亂，君必敗，將不我活矣。」洵，「姰」之訛也。《韓詩》作「夐」，夐亦姰也。閔其妻將姰獨，將不得信我本初偕老之言。信，音薪。案《集韻》，姰即煢字。又《集韻》：[1]「洵，音荀，揮涕也。」用此音義，則不必改字矣。《補音》：「信，斯人切。班固《幽通賦》『苟無實，其孰信』，《序傳》『虔其忠信』、『包漢舉信』、『歐致越信』，張衡《思玄賦》『啟金縢而乃信』，顔師古皆音新。《白虎通》：『高辛者，道德大信也。』」

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

[1]「韻」，原作「音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凱風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勞苦。睍睆黄鳥，載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

《補音》：「南，尼心切。」説見《燕燕》。下，後五切，説見《采蘋》。

人畏暑喜風，故南風人樂，人謂之凱風。棘，難長養者。心堅，尤其難者。子以自喻，以凱風喻母。泉在浚下，猶爲邑人所汲，資以生養。今七子而不能養母，子自責也。黄鳥好音猶能悦人，今七子而不能悦母而安慰之，皆其子自責之辭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衛之淫風流行，雖有七子之母，猶不能安其室，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，以慰其母心，而成其志爾。」此「成其志」一言大害義，大失孔子本旨。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，況未必果成其嫁志。

雄雉于飛，泄泄其羽。我之懷矣，自詒伊阻。雄雉于飛，下上其音。展矣君子，實勞我心。瞻彼日月，悠悠我思。道之云遠，曷云能來？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。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雄雉》，刺衛宣公也。淫亂不恤國事，軍役數起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，國人患之，而作是詩。」君不可以言刺，朱氏曰：「此詩皆女怨之辭。」毛傳曰：「雄雉見雌雉，飛而鼓其翼泄泄然。」方公爲淫亂，我已念之於懷矣。夫婦相與謀，知其必亂，宜去之。猶豫未決，今果罹其患。大夫久役，夫婦阻隔，乃我自詒此阻隔也。毛傳曰：「詒，遺也。」鄭箋云：「下上其音，宣公小大其聲，怡悦婦人。」毛傳曰：「展，誠也。」夫久役，婦思之不已，又思其平時誠實之德，故曰：「展矣君子，實

勞我心。」此言君子誠實，亦猶《殷其靁》婦人稱其夫曰「振振君子」，皆稱其夫之善也。卒章告衆君子曰：「豈不知德行？心不忮離，❶不求欲，則何用而不臧善？」❷其意深譏公心忮多欲，故淫亂，故好攻戰，故勞民久役，故男女怨曠。凡百不善，言之不足也。毛傳曰「忮，害也」，取義未安。字從心，從支，夫由本心以往，則正而已，無意無欲。不由本心而支焉，則離正而入邪，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，欲則有所求矣。此其末流，致害雖多，而忮之本義支而已矣。禹曰：「安汝止。」人之本心自静止安止，而應雖有視聽言動，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如水鑑之中萬象畢見，而非動也。

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有瀰濟盈，有鷕雉鳴。濟盈不濡軌，雉鳴求其牡。雝雝鳴雁，旭日始旦。士如歸妻，迨冰未泮。招招舟子，人涉卬否。人涉卬否，卬須我友。

揭，❸苦例反。然協「涉」韻，則宜挈、孑二音。瀰，彌爾反。❹鷕，以小反。《補音》：「軌，舉有切，車轍也。❺《説文》以九得聲。《太玄·鋭》首『軌』與『醜』叶，《裝》首『軌』與『遒』叶，《永》首『軌』與『後』叶。遒，天口切。」旭，許玉反，又呼老反。《補音》：「否，補美切。秦《琅邪議》：『各守封域，或朝或否。相侵暴亂，殘伐不止。』

❶「心」，原作「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用」，原作「容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揭」，原作「挈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彌」，原作「瀰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❺「車」，原作「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郤正《釋譏》：『聞仲尼之贊商，感鄉校之益己。彼平仲之和羹，亦獻可而替否。』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『街談巷議，彈射臧否。剖析毫釐，擘肌分理。』」按：原本無《西京賦》四句，今從《韻補》增入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衛宣公與夫人並爲淫亂。」《國語》：「諸侯伐秦，及涇，莫濟。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，穆子曰：『豹之業及《匏有苦葉》矣。』❶叔向曰：『苦匏不材於人，共濟而已。』魯果以莒人先濟。」此詩言苦匏雖不材，刳其中，則濟可以深涉。其次，則深亦可以履石而渡，淺則可以揭衣而渡，皆不至於溺没。而公與夫人没溺於淫慾，曾不若苦匏與。厲者、揭者，《釋文》：「厲，《説文》作『砅』，履石渡水。力智反，又音冽。揭，褰衣渡水也。」今所濟瀰瀰其盈，雉鷕然其鳴，牝牡相求，不顧禮義之不可，情動意決，妄曰「濟盈不濡軌」，甘心陷溺。《昏禮》：「奠生雁，行事必昏昕。」旭日始旦，昕也。《禮》「冬合男女」，故曰：「迨冰未泮。」禮有儀有時，明君、夫人之不然。不敢正言，以小喻大，以士喻君。舟子招招，人咸趨涉，我則不涉。卬，我也。毛傳亦云「我」，音之輕清者爲卬歟？我涉必須友至乃涉，此喻非其匹類，不可相從。必夫婦之正，而後可也。孔疏云：「旭者，明著之名。」《説文》旭讀若好。《字林》呼老反。《補音》：「友，羽軌切。」其説見《關雎》。

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。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

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。

---

❶「有」，原作「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行道遲遲，中心有違。不遠伊邇，薄送我畿。誰謂荼苦？其甘如薺。宴爾新昏，如兄如弟。涇以渭濁，湜湜其沚。❶宴爾新昏，不我屑以。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。就其淺矣，泳之游之。何有何亡，黽勉求之。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不我能慉，反以我爲讎。既阻我德，賈用不售。昔育恐育鞫，❷及爾顛覆。既生既育，比予於毒。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。有洸有潰，既詒我肄。不念昔者，伊余來塈。

怒，《補音》云：「《漢・酷吏傳》『無值甯成之怒』，《元后傳》『曲陽最怒』，《賈彪傳》『偉節最怒』，皆上聲。」葑，浮容反。菲，妃鬼反。死，《補音》：「想止切。」救，《補音》云：「《漢・谷永傳》以救爲捄，《集韻》：『捄，居尤切。』」售，《補音》：「時周切。樂府《隴頭水歌》：『將頓樓蘭膝，按：原本「膝」誤「滕」，今改校。就解郅支裘。勿令如李牧，功多信不售。』韓愈《送劉師服詩》：『賫材入市賣，貴者恒難售。豈不畏憔悴，爲功忌中休。』」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衛人化其上，淫于新昏，而棄其舊室。」《爾雅》云「東風謂之谷風」，於義未安。《爾雅》差繆多矣。據《春秋元命包》，雖知其爲孔子以前之書，後學妄意推尊，以爲周公、孔子、子夏共成之，不可信也，其書則古矣。古人豈一一皆聖人，皆無差失耶？其是者從之，非者勿從可也。謂誓、誥爲謹，謂愷悌爲發，謂譖爲曾，謂谷風爲東風，此類不可殫舉。風之來也

❶「沚」，原作「止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鞫」，原作「鞠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遠，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，故曰谷風歟？不然，谷者或「穀」字之訛，如穀雨，長養穀苗之風乎？習習則和也，陰陽和則雨，雨則先陰。陰雨，喻夫婦之和。今爲夫所怒而出，故思昔日之和，如習習之風，如陰如雨。今縱不相說，亦宜「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」。葑，須也，芥也。菲，芴也，葍類也。《爾雅》云「須，葑蓯」，孫炎曰：「須，一名葑蓯。」❶《坊記》注云：「葑，蔓菁也。❷陳、宋之間謂之葑。」❸陸璣云：「葑，蕪菁。幽州或謂之芥。」《方言》：「蘴、蕘，蕪菁也。陳、楚謂之蘴，齊、魯謂之蕘，關西謂之蕪菁，趙、魏謂之大芥。」《爾雅》云「菲，芴也」，郭璞云：「土瓜也。」孫炎曰：「葍類也。」《爾雅》又云「菲，蒠菜」，郭璞云：「菲草生下溼地，❹似蕪菁，華紫赤色，可食。」陸璣云：「菲，似葍，莖麤，葉厚而長，有毛。三月中，烝鬻爲茹，滑美。可作羹。河內人謂之宿菜。」毛傳曰：「葑，須也。菲，芴也。」二菜蔓菁與葍之類也。《坊記》引此詩，承「仕則不稼，田則不漁」之下，則采葑采菲，無并取其下體也。下體，謂根。拔其本根，喻己見棄而出也。追念夫婦相好之初，誓同死生，此德音也。今莫違昔日之德音，而至於此也，怨辭也，哀辭也。見出而歸，其行遲遲，心若有失，其戀戀茫茫之狀如此。畿者，故商王之畿，其名尚存也。去畿伊邇，不遠也。何不薄送我至於畿乎，而截然棄絕，不相送

❶「蓯」，原作「從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菁」，原作「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葑」，原作「風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草」，原作「土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與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也。諸儒謂畿爲門内者，亦無所考據，非當時之辭情。《釋草》云：「荼，苦菜。」《爾雅》多差誤，未必然。古書有荼而無茶，後世始有「茶」字。荼雖苦而甘，或者謂即茶爾，叢低草類。誰謂荼苦，比我中心之苦，則荼猶甘如薺也。爾安於新昏，如兄如弟。我如渭水之清，自謂初昏得禮之正，新昏如涇水之濁，謂失其禮，非正也。涇、渭並流，雖爲涇濁所浸，而渭水常「湜湜其沚」，其清自若也。爾雖新昏是宴，不肯輕用我。以，用也。屑，猶輕也。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，其情欲舊婦不安而自去也。歐陽氏曰：「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，言棄妻將去，猶顧惜其家之物。既而歎曰：『我身不容，安得恤後事乎？』」閱，視也。我躬尚不見視，我去後，豈恤我之梁、笱乎？此賤者魚梁、魚笱，皆其棄妻所爲。深則方以筏或舟，淺則泳之。歌詠而涉，或如游翫而涉。棄妻自言勤苦之切也。何有何無，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，我勉力求之。且凡民有喪，猶匍匐救之。夫婦至親，乃一旦斷棄，若不相念。不能慉養我，反以我爲讐怨。我有德善，既阻遏之，是特意阻之。是以雖强賈賣，終於不售。昔之育子也，❶惟恐養育之道窮竭。鞫，窮也。蓋爲長久計。及今爾顛覆，淫於新昏，則我既生育子姓於爾家，既漸長矣，乃比予於毒，如毒之可畏而棄之。旨，美也。蓄，聚也。蓄聚美物，以禦冬月乏無之時。今爾宴於新昏，但以我禦窮苦之時，一如旨蓄禦冬。言初昏窮，則知今財用足，不窮矣。人情温飽，則易生縱肆。

❶「昔」，原作「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洸洸其武，潰潰其怒。肄，窮也。塈，盡也。盡遺我以勞苦之事，不念昔者予始來之時，止息從容，情好之美。毛傳云：「塈，昔也。」《漢書・溝洫志》云：「涇水一石，其泥數斗。」潘岳《西征賦》云：「清渭濁涇。」❶《鄭志》云：「渭在東河，涇在西河。婦人既絕去，至涇而云也。」箋云：「絕去所經見。小渚曰沚。」《何人斯》云：「胡逝我梁。」《有狐》云：「在彼淇梁。」《候人》云：「維鵜在梁。」《鴛鴦》云：「鴛鴦在梁。」《白華》云：「有鶖在梁。」《王制》云：「獺祭魚，然後虞人入澤梁。」《獻人》「掌以時獻爲梁」，鄭司農云：「梁，水堰堰水而爲關空，以笱承其空。」是詩刺邪，所思無邪。

式微式微，胡不歸？微君之故，胡爲乎中露？式微式微，胡不歸？微君之躬，胡爲乎泥中？

此忠愛其君之詩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黎侯寓于衛，其臣勸以歸也。」《爾雅》曰「式微式微者，微乎微者也」，郭璞云：「言至微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式，發聲。」鄭義亦未安。式，更也。方言有之。更微更微，意曰直至如此微乎，而疊言之。式有敬義，有法義，有更義。《鹿鳴》「嘉賓式燕以敖」，《南有嘉魚》「嘉賓式燕以樂」、「以衎」，「綏之又思」，《斯干》「式相好矣」，《節南山》「式夷式已」、「式月斯生」、「式訛厥心」，《小明》「式穀以女」，《楚茨》「式禮莫愆」，《車舝》「式燕且喜」、「式燕且譽」、「式飲庶幾」、「式食庶幾」、「式歌且舞」，《角弓》「式

❶「涇」，原作「淇」，據四庫本與胡克家刻《文選》改。

居婁驕」，《皇矣》「憎其式廓」，❶《民勞》「而式弘大」，《蕩》「式號式呼」，《崧高》「式遄其行」，《時邁》「式序在位」，《召誥》「式勿替有殷歷年」，《君奭》「我式克至于今日休」，《多方》「天惟式教我用休」，《畢命》「式化厥訓」，《立政》「式敬爾由獄」、「玆式有慎」，皆訓更也。式者，車前第二橫木，故有更義。中露，露中也，謂嘗曉行，露霑衣履。泥中者，雨行或雨霽而行泥濘之中，皆言勞苦之狀。毛傳謂中露、泥中皆衛邑，未安。鄭箋、孔疏亦無所考證，王氏亦不以爲衛邑，但其說亦鑿。

旄丘之葛兮，何誕之節兮。叔兮伯兮，何多日也？何其處也？必有與也。何其久也？必有以也。狐裘蒙戎，匪車不東。叔兮伯兮，靡所與同。瑣兮尾兮，流離之子。叔兮伯兮，褎如充耳。

《補音》：「節，子悉切。《說文》以即得聲。《周易》『失家節』與『失』叶，『以中節』、『剛柔節』與『實』叶，『亦不知節』與『吉』叶。《太玄》『守此節』與『一』叶，『守其節』與『鄰』叶，『詘其節』與『術』叶。《季布敘傳》『節』與『栗』叶。郭璞《客傲》『節』與『跡』叶，木華《海賦》『節』與『質』叶。久，舉里切。❷秦嶧山刻石三句入韻，『久』與『起』叶。宋玉《招魂》『久』與『里』叶。《史記》：『語曰：「上下合同，可以長久。中外若一，事無表裏。」』《易林·坎之萃》『長久』與『福祉』叶。」子，即里反。褎，由救反。

❶「憎」，原作「增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舉」，原作「與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狄人逼逐黎侯，黎侯寓于衛。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，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。」❶《爾雅·釋丘》曰：「前高，旄丘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前高後下曰旄丘。按：《字林》作「堥丘」。誕，闊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叔、伯，呼衛之諸臣。」朱氏曰：「黎之臣子久寓于衛，登旄丘之上，而見其葛節之疏闊，因託以起興。」鄭曰：「衛人於君事疏廢也。」處，即今俗所謂處置也。必有以相與也，何其久也，久而不聞，所以相處相與者，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。怨而不迫也。呂氏曰：「蒙戎，狐裘之貌。晉士蔿曰：『狐裘蒙戎，黎侯所寓在衛東。羈旅之久，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，終莫有動心，故歎而言曰：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，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。』」王氏曰：「瑣，細也。尾，末也。黎之臣子流離失所，故瑣尾也。」褎，飾貌。充耳，盛服用以塞耳。吾流離瑣尾如此，而衛大夫盛服而過，如用充耳塞耳，而不聞知也。至是稍譏切之。

簡兮簡兮，方將萬舞。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。碩人俁俁，公庭萬舞。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。左手執籥，右手秉翟。赫如渥赭，公言錫爵。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

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據樓鑰集載所解「日之方中」二句云：「時祭習舞，以日中爲期，❷碩人在前列上處。方中，將中也。碩，大也。大德之人，俱具德容也。」❸鑰論

❶「子」，原作「于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時」，樓鑰《攻媿集》作「將」。「期」，原作「斯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俱具」，樓鑰《攻媿集》作「俁俁」。

云：「前輩曾云：『日之方中，則明而易見之時。在前上處，❶則近而易察之地。君猶不能見，況幽遠者乎？』此意甚切。」

毖彼泉水，亦流于淇。有懷于衛，靡日不思。變彼諸姬，聊與之謀。出宿于泲，飲餞于坭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問我諸姑，遂及伯姊。出宿于干，飲餞于言。載脂載舝，還車言邁。遄臻于衛，不瑕有害。我思肥泉，茲之永歎。思須與漕，我心悠悠。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按：「坭」字從《韓詩》。

思，息茲反。茲，子之反。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同。謀，《補音》：「謨杯切。《周官・媒氏》鄭注云：❷『媒之言謀也。』《老子》：『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。』荀卿《成相篇》：『知不用愚者謀，前車已覆，後未知。』又曰：『主好議論，必善謀。莫不理續，主執持。』屈原《天問》『爰謀』與『揆之』叶，《哀時命》『深謀』與『逮之』叶。賈誼《鵩賦》『謀』與『時』叶。揚子雲《廷尉箴》『謀』與『基』叶。每見人語音亦有謂媒爲眉者，則尤叶也。《氓》詩『謀』與『絲』叶。」泲，子禮反。坭，乃禮反。《毛詩》作「禰」，《釋文》云：「《韓詩》作『坭』。」姊，將几反。害，《補音》：「瑕憩切。《二子乘舟》同。《漢・夏侯序傳》『害』與『世』叶。王粲《阮籍誄》『害』與『滯』叶。」

毖者，深遠未能遽達之謂也。淇者，衛國之水也。泉水毖矣，亦流于淇。我爲衛女，而不得歸衛乎？有懷于衛，靡日不

❶「處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❷「鄭」，原作「郭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思，故與同嫁諸姬聊謀歸衛。❶古者嫁與諸侯非獨女，有姪娣焉。聊之爲言非必歸之辭也。心知其不可，姑與之謀，恐或有可歸之道也。孌，婉美之貌。泲、坭、干、言，皆所嫁國地名。❷毛、鄭亦云「衛女思歸之切」。曰安得出宿于泲乎，飲餞于坭乎，又言女子有行，既遠父母兄弟矣，義從夫家。矧今父母終，惟諸姑及伯姊在，雖有兄弟，義難歸寧，惟可致問姑姊。人心不忘本，嫁女終念其父母家。又思安得出宿于干乎，飲餞于言乎。毛傳謂「祖而舍軷，飲酒于其側曰餞」，蓋取諸《聘禮·記》：❸「出祖，釋軷，祭酒脯，乃飲酒于其側。」此詩飲酒殆未必然。釋軷爲始行，此兩章皆先言出宿，次言飲餞，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或宗婦餞送之乎？《詩》三百，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？惟取其大體所在，「思無邪」爾。《邶·柏舟》「微我無酒，以遨以遊」，異乎《酒誥》之義矣。《燕燕》仲氏之歸，夫人遠送于野，亦豈沿古常禮？《堯典》略有賓餞之義，《禮經》未覩婦人之儀，毛傳意度不合詩情。毛傳曰「脂舝其車」，孔疏曰：「脂車設舝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舝，車軸頭金也。」《車舝》云「閒關車之舝兮」，毛傳曰：「閒關，設舝也。以脂塗之，爲滑易也。」據疏，則不止於脂其舝。或疑獨脂其舝，而文曰「載脂載舝」，豈脂其舝乃設其舝歟？❹登車出門而就道，必回還而折。邁，往也。言，語助也。遄，速也。臻，至也。鄭箋曰：「瑕，

❶「姬」，原作「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所嫁」，四庫本作「嫁時所經之」，於義較勝。

❸「記」，原作「既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
❹上「其」，原作「具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有過也。」呂氏曰：「不瑕有害，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也。」此意其或可之辭也，而終於不敢往，故曰「我思肥泉，兹之永歎」。毛傳曰：「所出同，所歸異，爲肥泉。」《爾雅・釋水》曰：「泉歸異出同流，肥。」鄭箋云：「兹，此也。自衛而來所渡水，故思此而長歎。須與漕，自衛而來所經邑，故又思之，欲乘車出遊，以寫除我憂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泉水》，衛女思歸也。嫁于諸侯，父母終，思歸寧而不得，故作是詩以自見也。」

出自北門，憂心殷殷。終窶且貧，莫知我艱。已焉哉，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王事適我，政事一埤益我。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讁我。已焉哉，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王事敦我，政事一埤遺我。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摧我。已焉哉，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門，《補音》：「眉貧切。荀卿《成相篇》『門』與『根』叶，按：原本「根」誤「恨」。《賦篇》『門』與『神』叶。按：原本「神」誤作「補」。《楚辭・九章》『門』與『貧』叶。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『門』與『垠』叶。揚子雲《河東賦》『門』與『頻』叶。《張良敘傳》『門』與『心』叶。」窶，其矩反。艱，《補音》：「居銀切。《釋名》：『艱，槿也。』按：原本「槿」誤「恨」。❶《周官》『以恤民之艱阨』，鄭注云：『故書艱爲槿。』崔駰《大理箴》『艱』與『人』叶，馮衍《顯志賦》『艱』與『紘』叶，陸機《贈弟詩》『艱』與『辰』叶，柳宗元《閔生賦》『艱』與『陳』叶。」

詩則憂苦而一歸之天，此正心也。不思而

❶「恨」，四庫本作「根」。

忽發，不勉而自中，道也。而《毛詩序》止言其不得志，非孔子本旨也。殷殷者，隱隱也。鄉音輕清，故曰殷殷，亦猶《殷其靁》之「殷」。此《北門》陸亦音隱，然皆如字可也。《爾雅・釋言》云：「窶，貧也。」窶蓋貧之狀也。毛傳曰：「適，之；埤，厚也。」鄭箋云「國有王命役使之事」，鄭義未盡。何必於有命？凡事之涉於王朝者，皆王事也。蘇氏曰：「政事，國之政事。」朱氏曰：「王事既適我矣，政事又一埤益我，其勞如此，而窶貧之甚，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讁我。」毛傳曰：「讁，責也。敦，厚也。遺，加也。」《韓詩》説云：「敦，迫也。遺，與也。」猶加也、授也。已焉哉，猶俗言休休。謂之何哉，何言也。張氏曰：「游息偶出北門，因有此言。」毛傳謂北門背明鄉陰，鑿矣。適，猶來也。王事惟來我所，不知彼也。鄭云：「言君政偏，已兼其苦。」❶

北風其涼，雨雪其雱。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行。其虛其徐，既亟只且！北風其喈，雨雪其霏。惠而好我，攜手同歸。其虛其徐，既亟只且！莫赤匪狐，莫黑匪烏。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車。其虛其邪，既亟只且！按：「徐」字從《爾雅》。

行，《補音》：「户郎切。」説見《擊鼓》。徐，《毛詩》作「邪」。《毛詩》箋云：「邪，讀如徐。」《爾雅》作「徐」。亟，紀力反。❷只，音紙。且，子餘反。北風其喈，喈音有箕、有荄，詳見《葛覃》。

❶ 「已」，原作「也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 「力」，原作「律」，據四庫本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禄琳琅藏宋本《經典釋文》（以下簡稱《經典釋文》）改。

不敢言威虐而言北風雨雪，怨而不露也。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，相與攜手同行而去之乎。其謙虚、其舒徐，今盡而爲急亟之行矣。衛國並爲威虐如此，豈不可畏？惡得而不去？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，深念夫向之稱賢者，今盡變矣。既，盡也。其不得已而去者，以是之故也。又不赤者非狐，既爲狐矣，無不赤者。不黑者非烏，既爲烏矣，無不黑者。既爲衛國之臣矣，無不威虐者。或同行或同車，去者之衆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北風》，刺虐也。衛國並爲威虐，百姓不親，莫不相攜持而去焉。」劉氏曰：「喈，風聲也。」狐、烏，隱言，意同雨雪。怨而不過，怨之正也。孔子曰：「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」

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静女其孌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説懌女美。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。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

毛傳曰：「静，貞静也。姝，美也。」吕氏曰：「城隅者，後宫幽閒之地，處於幽閒而待進御。」君雖愛之而不得見，惟搔首踟躕而已。以非當進御之時，不敢輒見也。孌，婉美也。毛傳曰：「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，史不記過，其罪殺之。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，女史書其日月，授之以環，以進退之。生子月辰，則以金環退之。當御者以銀環進之，著于左手。既御，著于右手。事無大小，記以成法。煒，赤貌。」鄭箋云：「彤管，笔赤管也。」毛傳以城隅、彤管爲比物，取義未安。以彤管相貽，雅正也。静女而有彤管之法度，此則爲女之美，此則爲説懌。張氏曰：「牧，

牧地，多草木根如芽。甸人供果蓏之屬，因以贈夫人也。歸荑，以備齏菹，供豆實。」呂氏曰：「《大過》『枯楊生稊』，鄭康成作『荑』，則所謂荑者，凡草木根芽皆是，非獨茅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牧，田官也。荑，茅之始生也。本之於荑，取其有始有終。」毛說鑿矣。洵，信也。牧所歸荑，信芳美且異。今以貽静女，非説其美矣，以其有美德，是爲美人而貽之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静女》，刺時也。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」《序》蓋以是詩居《北風》、《新臺》之閒，故以爲刺。詳觀詩辭，又非陳古。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，以易無德之夫人，而本詩末章辭情未必其然。然則安知是詩非武公、文公之詩乎？《詩》不可以世次定，《鄭·清人》文公之詩，而序於昭公之前，觀此可以通矣。矧是《序》亦未能知衛君之爲何君。

新臺有泚，河水瀰瀰。燕婉之求，籧篨不鮮。
新臺有洒，河水浼浼。燕婉之求，籧篨不殄。
魚網之設，鴻則離之。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新臺》，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，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。國人惡之，而作是詩也。」水清曰泚，言新臺之潔清如之。毛傳：「燕，安也。婉，順也。」《爾雅·釋訓》曰「籧篨，口柔也。戚施，面柔也」，郭注云：「籧篨之疾不能俯，口柔之人視人顔色，常亦不伏，因以爲名也。戚施之疾不能仰，面柔之人常俯，似之，亦以名云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簟之粗者謂之籧篨。」❶《晉語》云：「籧篨不可使俯，戚施不

❶「粗」，原作「精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可使仰。」籧篨難於卷曲，故不俯之疾似之歟？《釋詁》云：「鮮，善也。」齊女來嫁於伋，爲安爲順。本求安順，今乃得籧篨不善，指宣公也。宣公求媚婦人，故常仰視其顏色似之歟？惡之，故比之籧篨、戚施。洒，即「洗」字。洒埽清潔如洗。《方言》：「浼音漫，❶洼洿也。」河水濁，故云浼浼歟？音漫，則與「殄」叶韻。《韓詩》「洒」作「漼」，❷故七罪反。而《釋文》改「洒」爲「漼」音，則不可。殄，絶也。蘇氏曰：「猶云病而不死也。」魚網之設，欲以得魚，而鴻罹之。齊女之來，本以嫁伋，而宣公要之，故以爲喻。離，附麗也。戚施之喻，俯首爲恭媚耶？心愧而首俯耶？是詩深惡淫邪，是爲「思無邪」。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景。願言思子，中心養養。

二子乘舟，汎汎其逝。願言思子，不瑕有害。

景，《補音》：「舉兩切。夏侯湛《抵疑》『惠景』與『清響』叶，陸機《贈弟詩》『絶景』與『攘攘』叶。郭璞《畢方讚》『景』與『炳』、與『上』叶，炳，補兩切。」❸上，是掌切。而顏師古《匡繆正俗》云「上有郢音，❹炳與景只如今讀」。未詳。害，《補音》：「暇憩切。」説見《泉水》。

是詩憂閔二子，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，而亦有害也，則伋、壽争先爲死之狀，宛然著見，而亦成父之惡，爲有害也。伋亦可去也，是詩大正之道也。汎汎其景，滅没

❶「音」，原作「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漼」，原作「淮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補」，原作「與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❹「匡」，原作「糾」，案當是楊簡避宋諱改字，今回改。下同。

乎水光之中也。二子非舟人，乘舟必傾覆，取以喻之。衛宣公爲子伋取於齊而美，公要之，生壽及朔。朔與其母愬伋于公，公令伋之齊，使賊待於隘，將殺之。壽知之，以告伋，使去之。伋曰：「君命也，不可以逃。」壽竊其節而先，賊殺之。伋曰：「我之求也，彼何罪？」又殺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二子乘舟》，思伋、壽也。」言，語辭也。

慈湖詩傳卷三

慈湖詩傳卷四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鄘

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它！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汎彼柏舟，在彼河側。髧彼兩髦，❶實維我特。之死矢靡慝！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。髧，徒敢反。髦，音毛。儀，《補音》：「牛何切。《周官》注：『儀作義，二字古皆音俄。』《太玄·争》首：『陽氣氾施，不偏不頗。物與争訟，各遵其儀。』《周易》：『鼎耳革，失其義也。覆公餗，信如何也。』《古文尚書》：『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。』陂，音坡。《韓詩》：『儀，我也。』《史記》『檥船待』，❷徐廣：『檥，音儀，一音俄。』《爾雅》『㕒，魚奇切』。字或作㦯。天，鐵因切。《白虎通論》曰：『天者，身也。天之爲言鎮也。』《禮統》曰：『天之爲言神也，按：原本脱此二字。陳也，❸珍也。』《周易》：『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。❹時乘六龍，以御天。』又曰：『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』《荀子·成相篇》『參天』與『人人』叶，《賦篇》『天』與『形』、與『成』叶。屈原《九歌》『沖天』與『愁人』叶，《九章》『薄

❶「髦」，原作「毛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船」，原作「舡」，據四庫本、《韻補》及武英殿本《史記》改。
❸「也」，原作「者」，據四庫本及《韻補》改。
❹「六」，原作「立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易正義》改。

天』與『僞名』叶。漢《樂章》：『飛龍秋游上天，高賢愉樂民人。』班固《西都賦》『當天』與『順人』叶。」《詩》二十有三，無叶他年切者，下同。只，音紙。慝，他得反。

柏堅，喻堅操不可移改。《内則》「子事父母，總、拂、髦」，按：原本脱「總」字。婦事舅姑不言拂髦，則知此「髧彼兩髦」謂其夫也。吕曰：「儀以夫爲法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舟在河中，猶婦人之在夫家，是其常處。」貞女不事二夫。矢，誓也。至死誓不他適。呼其母曰此天也，母不信我乎？諒，信也。不事二夫，故謂夫爲特。《易》曰：「婦人貞吉，從一而終也。」慝，邪也，誓不爲邪，以再嫁爲邪也。只，語辭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柏舟》，共姜自誓也。衛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義，父母欲奪而嫁之，誓而弗許，故作是詩以絶之。」

牆有茨，不可掃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。所可道也，言之醜也。牆有茨，不可襄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詳也。所可詳也，言之長也。牆有茨，不可束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讀也。所可讀也，言之辱也。

掃，《補音》：「蘇后切。道，徒厚切。《史記·龜筴傳》『道』與『紂』叶。邊讓《章華賦》『要道』與『素肘』叶。胡廣《侍中箴》『周道』與『左右』叶。夏侯湛《抵疑》：『奮筆揚文，議制論道，出草苗，起林藪。』班固《幽通賦》『賴道』與『靈茂』叶，顔師古曰：『茂合韻莫口切。』」《周易》八、《太玄》五，皆止用此一讀。下同。冓，古候反。本又作「遘」。

惡亂，正也。不可道，恥也，隱也。恥，正也。隱人之惡，亦正也。牆所以限内外，

今乃有可惡之蒺藜焉。其惡公子頑之亂内外，其意著矣。《爾雅》云：「茨，蒺藜。」惡之，欲掃去之，而不可得而掃也。《前漢·梁王共傳》「聽中冓之言」，注：「應劭曰：『中冓，材冓在堂之中也。』顔師古曰：『構，謂舍之交積材木也。應説近之。』」吕曰：「中冓，蓋閫内隱奥之處也。中冓之言，若曰閨門之言也。」其所可道者，言之猶醜。而況其不可道者乎？淫行著矣。毛傳曰「襄，除也」，蓋本《釋言》。然《爾雅》亦多差。按《書》「懷山襄陵」、「贊贊襄哉」，皆訓上。《詩》「終日七襄」，亦訓上。此次章韻叶。惟言有茨束者，束而去之也。朱曰：「讀，誦言也。」所可詳者，言之猶長。使併言其不可詳者，則不勝其多矣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牆有茨》，衛人刺其上也。公子頑通乎君母，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。宣公卒，惠公幼，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，生子五人：齊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許穆夫人。」

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。委委佗佗，如山如河，象服是宜。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？玼兮玼兮，其之翟也。鬒髮如雲，不屑髢也。玉之瑱也，象之揥也，揚且之皙也。胡然而天也？胡然而帝也？瑳兮瑳兮，其之展也。蒙彼縐絺，是紲袢也。子之清揚，揚且之顔也。展如之人兮，邦之媛也。

珈，音加。佗，待何反。宜，牛何切。《説文》「宜，古作宐，又作㝖，又作𡨝」，皆自多而孳。《易林·離之姤》曰：「君臣不和，上下失宜，宋子笑歌。」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「辭曰：『爰字孔嘉，髦士攸宜。』」翟，音狄。翟音轉而下，亦與「髢」叶，亦猶《關

雎》「芼」、「樂」皆音轉而下，故亦叶也。鬒，音軫。髢，音悌。瑱，吐殿反。揥，敕帝反。瑳，音磋。展，音戰。縐，側救反。袢，音絆。顔，《補音》：「魚堅切。《説文》以彦得聲。宋玉《神女賦》『顔』與『言』叶，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『孱顔』與『連卷』叶，陸機《歎逝賦》『顔』與『然』叶，郭璞《江賦》『顔』與『鏈』叶，陶潛《讀山海經詩》『顔』與『年』叶。」

其能與君子偕老者，必如下文所言盛服，按：原本「盛」訛「魚」。其德足以稱之，服之爲宜，則能與君子偕老。今子不淑，宜其不能與君子偕老。云如之何，猶俗語云「更説甚莫」。毛傳曰：「副者，后夫人之首飾，編髮爲之。笄，衡笄也。珈，笄飾之最盛者。」鄭箋云：「如今步摇上飾，古制未聞。」毛傳謂「委委，行委曲。佗佗，德平易。山無不容，河無不潤」，穿鑿幾於可笑。鄭無箋，諸儒亦牽强。委委者，首飾所加重積歟？佗佗，積而高歟？其高如山，其狀之委曲旋環者如河。《補音》以《羔羊》詩「委委蛇蛇」，❶「委蛇，沈讀委委蛇蛇」，引《易林》「蜲蛇」、《反離騷》「委蛇」，皆音佗，唐何切。《君子偕老》「委蛇」之義同。鄭箋云：「象服，謂褕翟、闕翟也。人君之象服，則舜所云：『予欲觀古人之象，日月星辰之屬。』侯伯夫人之服，自褕翟而下，如王后焉。」毛傳既不明言象服之詳，鄭亦不過言褕翟、闕翟，不釋「象」義。意疑若舜所云「星辰之屬」，而不敢明言，然則服必有所象。象以象其德，而其詳未之聞也。孔疏謂以象骨飾服，未必然

❶「羔」，原作「高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也。《爾雅·釋訓》云「委委佗佗，美也」，釋義不切。玼，玉色。褕翟、闕翟之首飾有玉焉。玼兮玼兮，其色之美也。鬒，黑髮也。如雲，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。髢，髮也。自矜其鬒髮之美，不輕用髢。《孟子》曰「予不屑之教誨」，屑，輕也。毛傳：「瑱，塞耳。揥，所以摘髮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既夕·記》云『瑱，塞耳，充耳』是也。《淇澳》云『充耳琇瑩』是也。以象骨爲搔首，因以爲飾，名之曰揥。《葛屨》云『佩其象揥』是也。」毛傳謂「揚，眉上廣」，其釋未安。《方言》「目黸瞳之子曰盱，❶或謂之揚」，蓋以瞳子每每揚動，故名歟？案《詩》「美目揚兮」，「子之清揚」，其言目也昭昭。蓋目之美，惟揚動乃著，故以揚爲目之美。此言目之揚，欲言其美之狀而莫能，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皙白也。飾貌極其美，極其嚴盛，如天然，如帝然，以爲世間所無，如天上人也。胡爲乎若是？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？否也。毛傳曰：「禮有展衣者，以丹縠爲衣。蒙，覆也。絺之靡者爲縐，當暑袢延之服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后妃六服之次，展衣宜白。縐絺，絺之蹙蹙者。展衣，字之誤，《禮記》作『襢衣』。夏則裏衣縐絺。」孔疏云：「展覆彼縐絺之上，是當暑紲去袢延烝熱之服也。袢延是熱之氣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暑服則加紲袢焉，所以自斂飾也。」音如「絆繫」之「絆」。《說文》同。瑳者，治玉之謂。治石謂之磋，則治玉亦謂之瑳矣。方治而未磨瑩，故曰縐之狀似之。《詩》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」毛傳謂「顏者，顏角豐滿」。《方言》

❶「黸」，原作「矑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云：「頷，顏也。」然《有女同車》云「顏如舜華」，則謂大體顏色，不止於頷。展，誠也。媛，淑女也。卒章總言服貌如此之美，則宜爲邦之淑女也，而子則不淑。《毛詩序》謂《君子偕老》，刺衛大夫淫亂。《釋文》「瑳，七我反」，非，當音磋。《釋文》於《竹竿》「巧笑之瑳」又七何反，即瑳音。

爰采唐矣，沬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爰采麥矣，沬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爰采葑矣，沬之東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庸矣。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

沬，音妹。中，《補音》：「諸良切。《釋名》：『兄忪亦曰兄章，舅忪亦曰舅章。』❶顏師古《匡繆正俗》既言中有章音，《漢書》『皆尊章』，師古注亦云：『今關中俗呼舅爲鍾，鍾者，章之轉也。』《太玄·成》首『次五，能處中也。次六，不以讓也』。班固《泗水高祖碑》『中』與『傷』叶，胡綜《大牙賦》『中』與『常』叶。」要，音邀。宮，《補音》：「居王切。屈原《九歌》『朱宮』與『龍堂』叶，班固《泗水張敖銘》『南宮』與『無疆』叶，黃香《九宮賦》『宮』與『綱』叶。」上，《補音》：「辰羊切。《楚辭》『臨淵兮汪洋，顧林兮忽荒。修余兮袿衣，騎霓兮南上』。下同。」簡謂尚猶上也，亦有平聲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桑中》，刺奔也。衛之宮室淫亂，男女相奔，至于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，期於幽遠，政散民流，而不可止。」毛傳

❶ 二「舅」字，原並作「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曰：「爰，於也。唐，蒙，菜名。」《爾雅・釋草》云：「唐、蒙、女蘿，兔絲。」毛傳曰：「沬，衛邑。」《書》曰「明大命于沬邦」，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。姜、弋、庸，皆著姓也。將爲淫奔，託名於采唐、采麥、采葑。或曰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幾於勸矣，何以「思無邪」？曰此非淫者之辭也，刺者之辭也。淫者畏人之知，託以爲采，期於幽遠，詎敢明言姜、弋、庸乎？使果淫者之辭，將敘事實以紀其情。縱桑中之地闊遠，相期之處或同，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宮？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？豈於姜必託以采唐，於弋必託以采麥，皆人協韻爾，以是知皆刺者之辭也。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，故《序》曰「刺奔」。《樂記》曰：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，比於慢矣。桑閒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」朱曰：「桑閒，即此篇。」鄭玄注《樂記》云：「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，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，已而自沈於濮水。後師涓過焉，夜聞而寫之，爲晉平公鼓之，是之謂也。」桑閒在濮陽，而朱遂謂「桑閒」即此篇，無乃近似而非乎？朱殆謂鄭注爲非，然《樂記》非聖人全書，其曰鄭衛比於慢者，比，同也。亦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思無邪。』」鄭、衛在中，不敢全言其邪，而止曰比於慢，此疑辭。蓋作《樂記》者未達乎作者之旨，所以刺亂非爲亂也。《桑中》非淫者之辭，乃刺者之辭。

鶉之奔奔，鵲之彊彊。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兄。

鵲之彊彊，鶉之奔奔。人之無良，我以爲君。

《補音》：「兄，虛王切。《白虎通》『兄者，況也』。《釋名》：『兄，荒也。故青、徐人

謂兄爲荒。』漢語曰：『雖有親兄，安知其不爲狼？』《急就章》：『畢稚季，昭小兄。柳堯舜，樂禹湯。』晉謠曰：『後十四年，晉亦不昌，昌乃在其兄。』《楚辭・天問》『兄』與『長』叶，《易林》『以福爲兄』與『光』叶，❶『喜爲吾兄』與『觴』叶，『駕迎吾兄』與『黄』叶。奔奔，逋琨切。崔駰《七依》『奔』與『人』叶，棗據《船賦》『奔』與『寧』叶。」❷

《韓詩》傳曰：「奔奔、彊彊，乘匹之貌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兄，謂君之兄。君，國小君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鶉之奔奔》，刺衛宣姜也。衛人以爲宣姜，鶉鵲之不若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奔奔、彊彊，言其居有常匹，飛則相隨之貌。刺宣姜、頑非匹耦。」觀奔奔、彊彊誠有乘匹之狀，詩辭無不若之意。蓋言鳥獸之行，如鶉鵲然。首章言兄，則刺公子頑，頑爲惠公之庶兄也。末章言君，則刺宣姜爲小君。毛傳與韓傳未見其異，惟衛宏之《序》有異耳。鄭則從衛《序》，今不從。

定之方中，作于楚宫。揆之以日，作于楚室。樹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。升彼虚矣，以望楚矣。望楚與堂，景山與京，降觀于桑。卜云其吉，終焉允臧。靈雨既零，命彼倌人。星言夙駕，説于桑田。匪直也人，秉心塞淵，騋牝三千。

京，《補音》：「居良切。」揚子雲《交州牧

❶ 「光」，原作「先」，據四庫本改。案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與掃葉山房石印《百子全書》本《焦氏易林・大有之小過》並作：「視日再光，與天相望。長生懽悦，與福爲兄。」

❷ 「船」，原作「舡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箴》『京』與『荒』叶，班固《東都賦》『漢京』與『永昌』叶，《急就章》『門户井竈廡囷京，榱邊薄盧瓦屋梁』。陳琳《武華賦》『鎬京』與『大荒』叶。《説文》廱與鱷以畺得聲，皆或從京。」倌，音官。田，《補音》：「地因切。顔師古《急就章》注云：『古者田、陳聲相近。』晉輿人之謡曰：『佞之見佞，果喪其田。』漢童謡：『邪徑賊良田，讒口害善人。』《易林·噬嗑之未濟》曰：『徑邪賊田，❶政惡傷民。』《節之井》曰：『宣髮龍身，爲王主田。』《太玄·失》首『田』與『根』叶，韓愈《越裳操》『田』與『臣』叶。張衡《南都賦》：『開竇灑流，浸彼稻田。溝澮脈連，❷隄塍相輆。』」淵，一均切，説見《燕燕》詩。千，《補音》：「倉新切。《楚辭·招魂》『千』與『人』、與『侁』叶。班固《西都賦》『千』與『門』叶。劉邵《趙都賦》按：原本「趙都」二字脱。『千』與『仁』叶。❸《易林·觀之比》：『騋牝龍身，日馭三千。』正用此詩。一曰龍趾龍身。門，眉貧切。騋，音來。」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定之方中》，美衛文公也。衛爲狄所滅，東徙渡河，野處漕邑。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，文公徙居楚邱，始建城市，而營宮室，得其時制，百姓悦之，國家殷富焉。」《春秋》「魯閔公二年十二月，狄人衛」，《左傳》：「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，衛師敗績，遂滅衛。宋桓公逆諸河，宵濟，立戴公以廬于漕。許穆夫人賦《載馳》。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、甲

❶「徑邪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❷「連」，原作「通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仁」，原作「人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士三千人以成漕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定，營室也。楚宮，楚邱之宮也。」鄭箋曰：「定星昏中，於是可以營制宮室，故謂之營室。」方，將也，初也。昏中於南方，鄭箋謂四方，鑿矣。宮言大體，室言內室。揆，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南北，乃作宮室。而言揆日於作宮室之後者，作詩協韻，故交錯爲文也。《爾雅·釋天》云「營室謂之定」，郭璞云：「定，正也。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。」鄭謂小雪時，孔疏云：「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。《春秋》『正月城楚邱』，而云得時者，《左傳》曰：『凡土功，水昏正而栽，日至而畢。』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。以曆校之，僖二年閏餘十七，則閏在正月之後。正月之初，未冬至，故爲得時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椅，梓屬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梓實桐皮曰椅。」爰，於也。他年於此伐之，以爲琴瑟，餘所用不盡記。毛傳曰：「虛，漕虛也。楚邱，有堂邑者。景山，大山。京，高邱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知『虛，漕墟』者，以文公自漕而徙楚邱，故知升漕虛，蓋地有故墟，高可登之以望，猶僖二十八年《左傳》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。」以望楚邱，又望其傍堂邑，及景山與京邱。虛亦不必定言漕虛，或登他墟亦可望。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「景，大也。」今陰陽家相地，亦先登高遠望，見其所善，又至其所而審觀之，亦善，則可矣。降觀于桑者，桑正其所也，即楚宮之址也。然後卜，孔疏云：「終然信善，非特當今而已。」毛傳曰：「零，落也。倌人，主駕者。」相地定國，卜既吉，有疏雨焉，而遂霽，衛人喜焉，以此雨爲神雨。零者，疏而不驟，雨而即止之義也。惟雨止，故命倌人見星而夙駕，欲厥明早

行也。既命駕倌人，己乃説止於桑田之舍。朱云：「非獨此人誠實淵深，其所蓄之騋牝亦三千矣。」問國君之富，數馬以對。《庋人》：「馬七尺曰騋。」《魯僖公三年》：「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，衛國忘亡。文公大布之衣、大帛之冠，務材訓農，通商惠工，敬教勸學，授方任能。元年，革車三十乘。季年，乃三百乘。」按：「魯僖」以下，《大典》脱，今補入。

蝃蝀在東，莫之敢指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朝隮于西，❶崇朝其雨。女子有行，遠兄弟父母。乃如之人也，懷昏姻也。大無信也，不知命也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淫奔之行，按：《詩序》「行」作「恥」。國人不齒也。」蝃蝀，毛傳曰：「虹也。夫婦過禮，則虹氣盛。」孔疏云：「日在東則虹見西方，日在西則虹見東方，無在日傍之時。」隮，亦虹也。虹非天地之常氣，乃陰陽繆感不正之氣，而陰爲主，故常遠日。其人道淫佚之氣感之歟？衛人猶莫敢指蝃蝀，而況淫奔之行乎？隮，升也。朝有崇義，暮有卑下義。虹見則雨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矣。此宜憂戚，有所不忍，豈可不由父母之命而淫奔乎？乃如之人，指淫奔之女。懷，思婚姻故也。幼承父母之誨，豈曰淫奔？必誨之以善也。今而奔焉，是大無信，必欺詐以行之。不知婚姻遲速，莫非天命也。以遲，故奔歟？

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。人而無儀，不死何

❶「西」，原作「南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爲？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。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？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

皮，《補音》：「一讀蒲糜切，一讀蒲何切。」儀，一讀魚奇切，一讀牛何切。爲，一讀于嬀切，一讀吾禾切。「或寢或訛」、「民之訛言」，《開元五經文字》皆作「譌」。《説文》以爲得聲。《史記》引《書》「居南交南爲」，正讀爲作訛。❶《楚辭·哀時命》：按：此嚴忌作，非屈原《楚詞》也。「知貪餌之近死兮，不如下遊乎清波。寧幽隱以遠禍兮，孰侵辱之可爲？子胥死而成義兮，屈原沈於汨羅。」《漢書·王莽傳》「以勸南僞」，韋昭：❷「五戈切。」「爲」與「僞」皆當有「訛」音。

《毛詩序》謂「《相鼠》，刺無禮也。衛文公能正其群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，無禮儀也」。《序》固多差繆，此《序》與詩情殊不合。是詩所謂「無儀」、「無禮」，豈特無禮儀而已哉？曰「不死何爲」，曰「不死何俟」，俟，待也。曰「胡不遄死」，遄，速也。觀此辭情，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。不觀全章、全篇，而執一言以爲説，亦陋甚矣，毛傳亦同。衛文公誠有禮，群臣肅正，而承先君之化，淫風未殄，猶有如此詩所刺者，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。相，視。鼠猶有皮，人而無儀，此無儀謂淫泆無恥，無所藏襲，曾不如鼠之有皮，猶包括其體也。齒，猶有所限止。人無止，蕩然淫肆，一無畔岸，曾不如鼠之猶有齒。卒章「體」、「禮」則特更韻，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，故云。

❶「作」，原作「化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韋」，原作「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亦未必果刺在位者。

孑孑干旄，在浚之郊。素絲紕之，良馬四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畀之？孑孑干旟，在浚之都。素絲組之，良馬五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予之？孑孑干旌，在浚之城。素絲祝之，良馬六之。彼姝者子，何以告之？

朱曰：「孑孑，特出之貌。」李巡曰：「旄，牛尾注於干首。」鄭箋云：「《周禮》：『孤卿建旃，大夫建物，首皆注旄焉。』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。」毛傳曰：「浚，衛邑。紕，所以織組也。」王氏曰：「素絲爲組，所以帶馬。良馬，所以好賢也。」程曰：「素絲，束帛也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。」李曰：「干與竿字通用。《家語》曰：『《干旄》之忠。』」彼姝者子，謂賢者。賢者有美德，詩人美之，故云姝也。畀，與也。謂卿大夫士之致禮於賢者如此，不知賢者何以與之，何以告之也。《司常》云：「鳥隼爲旟，析羽爲旌。」❶又云「州里建旟，斿車載旌」，注謂「游車，王之木路」，而此詩云干旌者，以旌、旟通稱歟？《爾雅》云：「注旄首曰旌。」據「州里建旟」，則自州里而下至於宰，❷咸建旟。鄭箋云：「祝，當作屬。屬，著也。」按：三字原本脱。凡《詩》字訛者多，鄭説頗通。程曰：「馬四至於五、六，馬之益多，見其禮之益加。」《春秋左傳》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疋，見子産以馬四疋。《家語》云：「總紕於此，成文於彼。」然則紕之者，謂織也。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，但古者幣用玄纁，

❶「析」，原作「祈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❷「里」，四庫本作「長」，於義較勝。

而此曰素絲，豈周衰，古制寖廢而用素？孔子删《詩》，惟取其大體之善，不可詳責以古制歟。次曰組之，豈特取其組織成文之謂乎？不然，則以組束帛乎？鄭謂「祝」作「屬」，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？傳、箋本於《爾雅》：「旌旗：練旒九，飾以組，維以縷。」然首章惟言紕，又繼曰「良馬五之」、「六之」，爲説不通。毛傳曰：「下邑曰都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干旄》，美好善也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，賢者樂告以善道也。」

載馳載驅，歸唁衛侯。驅馬悠悠，言至於漕。大夫跋涉，我心則憂。既不我嘉，不能旋反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遠。既不我嘉，不能旋濟。視爾不臧，我思不閟。陟彼阿丘，言采其蝱。女子善懷，亦各有行。許人尤之，衆穉且狂。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麥。控于大邦，誰因誰極？大夫君子，無我有尤。百爾所思，不如我所之。

驅，《補音》：「祛尤切。《釋文》『駈』，音同。陸雲《九愍》『駈』與『流』叶。」唁，音彦。漕，音曹，《補音》：「徂候切。《楚辭・招隱士》：『禽獸駭兮亡其曹，王孫兮歸來，山中兮不可以久留。』」按：原本脱《楚詞》三句。❶簡謂即今「曹」音之轉。不能旋反，《補音》：「反，孚攣切。屈原《離騷》經：『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我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❷及行迷之未遠。』荀卿《賦篇》：『忽乎其極之遠也，攙兮其相逐而反也，邛邛兮天下之咸蹇也。』按：原本脱荀卿《賦篇》三句。潘岳《西征賦》『不反』與

❶「句」，原作「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復」，原作「服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『蓬轉』叶，《太玄・失》首『反』亦與『轉』叶。」蝱，音盲，《補音》：「謨郎切。《說文》以亡得聲。」行，《補音》：「户郎切。」芃，音蓬，思亡反。❶

《載馳》詩言「歸唁衛侯」，則知衛女。後言「許人尤之，衆穉且狂」，則知衛懿公爲狄所滅，許穆夫人欲以許救衛，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，而欲救衛，如衆穉幼，力至柔弱，不量力而往，又如狂爾。馳驅至漕，非有事實，皆所思也。念許大夫往衛唁問跋涉，我心憂之，殆不如己親往唁也。哀閔宗國，哀閔兄弟，人心所不能自已者也。許大夫既不以我爲嘉善，❷我亦不能旋反歸唁矣。視爾不以我爲臧善，❸我所思安得而不遠？嘉，善也。臧，亦善也。亦心知父母終，於禮不可歸。旋濟者，自許歸衛，當有濟渡也。爾既不以我歸唁爲臧善，我所思安得而不深閟？《爾雅・釋邱》云：「偏高，阿邱。」《爾雅》爲義未盡。「有卷者阿」，偏高而阿曲歟？蝱，貝母藥也，治氣結實。采蝱，欲以療憂鬱之氣。❹我今所懷思亦善，非爲惡也。大抵人各有心，心各有所欲行。許人尤之，謂衆穉狂，莫肯往救。我思出而行野，行芃芃之麥中，徑往控告大邦，誰可因之以濟？誰可究極救衛之事？許大夫君子無尤我。爾百致其思，不如我徑往控告也。之，往也。所思深閟哀切至是，非實行野而往控也。

❶「思」上，四庫本有「九」字。「亡」，四庫本作「之」。案：此处疑有脱文。
❷「我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我爲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❹「氣」，四庫本作「疾」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❶「《載馳》，許穆夫人作也。閔其宗國顛覆，自傷不能救也。衛懿公爲狄人所滅，國人分散，廬於漕。許穆夫人閔衛之亡，傷許之小，力不能救，思歸唁其兄，又義不得，故賦是詩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載，辭也。草行曰跋，水行曰涉。」

慈湖詩傳卷四

❶「詩」，原作「氏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慈湖詩傳卷五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衛

瞻彼淇奧，緑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。瞻彼淇奥，緑竹青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，會弁如星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。瞻彼淇奥，緑竹如簀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。寬兮綽兮，猗重較兮。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。

奥，於六反，又烏報反。猗，於宜反，《補音》：「烏何切。東方朔《七諫》『搴玄芝兮，列樹芋荷。按：原本脱此句。橘柚萎枯兮，苦李旖旎』，徐邈云：『旖旎，《詩》作猗儺，烏可、乃可二切。』」簡按：王叔和《脈訣》云「阿阿緩若春楊柳」，阿、猗一通歟？烏可切，亦與「磋」叶。僩，遐板反。《爾雅》作「烜」，《毛詩》作「咺」。諼，況元反。青，如字。琇，音秀。瑩，音榮，又音營。會，如字。簀，音責。猗，於綺反。重，直恭反。較，古岳反。

劉曰：「淇水之旁，至今多美竹，他處弗迨也。」王氏曰：「《考工記》曰：『且其匪色，必似鳴。』匪者，文章之謂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厓内爲隩。」淇奥緑竹有潤澤文章之美，君子之德似之。觀全篇可見。《大學》曰：「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瑟兮僩兮者，恂慄也。赫兮咺兮

者，威儀也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」《爾雅》盡載《大學》文。《大學》之意，謂切磋者，師友之力歟？至於琢磨，則微矣。惟自修而已，他人不能力爲也。然其自改過用力，亦有如切如磋之意。雖師友切磋，亦吾心受之，非外也。而《大學》太分裂，曰「此道學也」、「此自修也」、「此恂慄也」、「此威儀也」，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，殊爲害道。子貢嘗引此詩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孔子是之。其意蓋謂切之又磋之，琢之又磨之，由麤至精也。瑟，其文理之密歟？毛傳謂「僩，寬大也」。赫烜，光輝著見於外也。諼，詐也，妄言也。君子文德著見如此，終不可得而妄議也。毛傳釋「諼」曰「忘」，誤觀《大學》之文爾，況《大學》、《爾雅》亦未必以諼爲忘。❶毛傳直言「諸侯以石」，語有未盡。琇、瑩皆從玉，雖玉石雜，亦玉之類。琇，其色之蒼然。瑩，其光之明瑩歟？鄭箋云：「會，謂弁之縫中。飾以玉，皪皪而處，狀似星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弁師》云：『王之皮弁，會五采玉璂。諸侯及孤卿大夫，各以其等爲之。』」《冬官·考工記》「玉人之事：圭，天子用全，上公用龍，侯用瓚，伯用將」，鄭司農云：「龍，當爲尨。尨，謂雜色。」鄭玄謂「龍、瓚、將皆雜石色。玉多則重，石多則輕。」如簀，排密也。呂和叔云：「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，前一後二，横一木，下去車牀三尺三寸，謂之式。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，謂之較，以便適手憑倚。」疏

❶「忘」，原作「妄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不載此説。《釋文》云：「猗，依也。❶於綺反。」善戲謔，非大善也。愛其人，無所不稱其善，至於此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淇奧》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聽其規諫，以禮自防，故能入相於周，美而作是詩也。」《史記》：「衛釐侯卒，太子共伯餘立爲君。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，多與之賂。❷和以其賂賂士，以襲攻共伯於墓上。共伯入釐侯羨自殺，衛人葬之釐侯旁，謚曰共伯，而立和，是爲武公。佐周平戎，平王命爲公。武公在位五十五年，卒。」又《楚語》：「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亹曰：『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，猶箴儆於國，曰自卿以下，至於師長士，苟在朝者，無謂我老耄而舍我，必恭恪於朝，朝夕以交戒我。聞一二之言，必誦志而納之，以訓導我。』」夫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而卒，則其即位之時已四十餘矣。其兄共伯又長於武公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衛世子共伯早死」，夫年四五十而死，亦不可謂蚤死。又共伯之妻守義不嫁，作《鄘・柏舟》之詩，略無禍難之意，則《序》與史所載皆可疑。審如《史記》所云，❸則武公乃弑君之賊，而《大學》釋其詩曰「盛德至善」，何也？

考槃在澗，碩人之寬。獨寐寤言，永矢弗諼。

考槃在阿，碩人之薖。獨寐寤歌，永矢弗過。

考槃在陸，碩人之軸。獨寐寤宿，永矢弗告。

寬，《補音》：「區權切。韓愈《閔己賦》『平寬』與『賢』叶，白居易詩『王家庭院寬』與

---

❶「依」，原作「倚」，據四庫本及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❷「賂」，原作「賄」，據四庫本及武英殿本《史記》改。

❸「史」，原作「是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『天』叶。」簡謂寬音輕清，宜枯爰切。殆今讀寬音之轉，自與「言」叶，亦不必枯爰切也。與《關雎》「芼」「樂」叶、《君子偕老》「翟」「髢」叶之類同。薖，苦禾反。過，音戈。告，音谷。

毛傳曰：「考，成；槃，樂也。山夾水曰澗。曲陵曰阿。」《爾雅》曰：「高平曰陸。」山夾水之處迫矣，碩人居之，自以爲寬。獨寐及寤而言曰：「永矢弗諠矣。」諠，音喧。諼者，字訛也。諠，言也。鄭箋釋「諼」曰「忘」，蓋誤從《淇奧》毛傳，不知毛傳之已誤也。薖，《韓詩》作「⿰亻過」，意者其草徑歟？碩人常所往來經過歟？當與「永矢弗過」同音。凡制字，皆有義。軸，旋轉之謂，言其步武回旋其中，不復他往宿臥也。歌，自樂也。離此而之彼曰過，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。賢者困窮之時，有言不信，於是退處之義甚明，不復疑貳，故決其辭，矢其誓，曰弗諠，曰弗告，亦弗過彼矣。《論語》：「夫子矢之曰：『予所否者，天厭之。』」則知矢有誓意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考槃》，刺莊公也。不能繼先公之業，使賢者退而窮處。」《序》每失詩旨，於此又見。此詩自決於退處，豈有刺君之意？君雖有過，豈可以刺？言碩人知時而退，正也，道也。衛宏不知道，故其作《序》率外求其說。毛傳亦不言刺莊公，以是益驗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漢史可信。宏雖多祖毛説，而又以己意成之歟？

碩人其頎，衣錦褧衣。齊侯之子，衛侯之妻，東宮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譚公維私。手如柔荑，膚如凝脂，領如蝤蠐，齒如瓠犀，螓首蛾眉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碩人敖敖，說於農郊。

四牡有驕，朱幘鑣鑣，翟茀以朝。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。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施罛濊濊，鱣鮪發發。葭菼揭揭，庶姜孽孽，庶士有朅。

盻，《補音》：「匹見切。按：《詩》與《論語》作『盼』，毛與《釋文》作『盻』，《説文》盼從目、分，孫愐『匹莧切』。又『盻，恨視也，从目，兮聲。』孫愐止有胡計切一音。毛氏所注、許慎所引、陸德明所釋，皆作『盼』而不作『盻』，以是知變而爲『盻』者，殆未遠也。又有從目從丂、從目從丏，皆眠見切。按：盻、盷、眄，《韻補》皆匹見切。陸機《高祖功臣頌》：『烈烈黥布，耽耽其眄。名冠疆楚，鋒猶駭電。』袁宏《三國名臣贊》『顧盻』與『變』叶，義皆當作『盼』，而字乃用『盻』。此類所見，無慮數十，乃無一作『盼』，而其音皆與『倩』、『絢』相叶，蓋不用考矣。」簡按：《説文》引「美目盼兮」，匹莧切。活，如字。罛，音孤。濊，呼活反。發，補末反。菼，他覽反。揭，居列反。

毛傳曰：「頎，長貌。」鄭箋云：「褧，禪也。」禪，音丹。衣錦尚之以禪衣，爲其文之太著。夫人翟衣而嫁，今衣錦者，在塗之所服也。《説文》曰：「褧，檾也。檾，枲屬。」《中庸》曰：「《詩》曰『衣錦尚絅』，惡其文之著也。」《春秋左傳》曰：「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，曰莊姜，美而無子，衛人所爲賦《碩人》也。」《爾雅·釋親》曰：「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。」荑新生，白而柔。毛傳曰：「領，頸也。蝤蠐，蝎也。」《爾雅·釋蟲》云「蟦，蠐螬。蝤蠐，❶蝎」，孫

❶「蝤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補。

炎曰：「蠐螬謂之蟦蠐，❶關東謂之蝤蠐，梁、益之閒謂之蝎。」《爾雅》又曰「蝎，蛣蝠」，孫炎曰：「蝎，木蟲也。」《爾雅》又曰：「蝎，桑蠹。」孔疏云：「以在木中，白而長，故以比頸。」《爾雅》邢昺疏云：「蝎之在糞土中者名蟦蠐，❷又名蠐螬。其在木中者謂之蝤蠐，謂之蝎。」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瓠棲，瓣」，郭曰：「瓠中瓣也。《詩》曰：『齒如瓠棲。』」毛傳曰：「螓首，顙廣而方。」鄭箋云：「螓，謂蜻蜻也。」《爾雅·釋蟲》云「蛪蜻蜻」，某氏解此云：「鳴蛪蛪者也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其大者謂之蝒馬，其小者謂之麥蛪，有文者謂之螓。」《爾雅》又云：「蝒馬，蜩。」《爾雅注疏》及《方言》並不言馬蛪，如蟬而青，或髦，夜鳴蛪蛪，謂之夜蟬，顙廣而方。所謂蛪蜻蜻、蝒馬、麥蛪者，豈異名而或大小耶？ 蠶蛾其眉甚美而著，即蠶蛹所變者，《爾雅》云「蛾羅」。《論語》：「子夏問曰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』」言其以質素生文，不假外物爲飾也。豈此闕文耶？抑他詩偶同耶？ 毛傳曰：「敖敖，長貌。」既舍於農郊農田之閒，非城邑，於是休舍從容，徐步自適，有若遊敖之狀歟？ 毛傳曰：「幩，飾也。人君以朱纏鑣扇汗，且以爲飾。鑣鑣，盛貌。翟，翟車也。夫人以翟羽飾車。茀，蔽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鑣，銜外鐵也。一名扇汗，又排沫。」孔疏云：「婦人乘車不露見，車之前後設障，以自隱

❶「蠐螬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乙正。下同。

❷「名」，原作「如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又「名」下「蟦蠐」，《爾雅注疏》阮元校勘記引浦鏜云：「蠐字衍。」

蔽，謂之茀，因以翟羽爲之飾。《巾車》注引此詩翟茀，蓋厭翟也。厭，於涉反。厭翟，次其羽使相迫也。」朱曰：「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，故謂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，無使君勞於政事，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罛，魚罟。鱣，鯉也。鮪，鮥也。」案：《爾雅·釋魚》首「鯉鱣」，故毛傳因以爲一魚，而郭璞注云：「鯉，今赤鯉。鱣，大魚，似鱏而短鼻，口在頷下，體有邪行甲，無鱗，肉黄。大者長二三丈。今江東呼爲黄魚。」然則郭璞以爲二魚，審訂若是。陸璣亦云：「二魚出江海，三月中，從河下頭來上。鱣身形似龍，鋭頭，口在頷下，背腹皆有甲，縱廣四五尺，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，大者千餘斤。鮪形似鱣而青黑❶，大者不過七八尺。大者名王鮪，小者名鮛鮪。」發發，《韓詩》作「鱍鱍」。

按：孽孽，《韓詩》作「钀钀」。《韓詩》傳云：「桀，健也。」《伯兮》云「邦之桀兮」，則桀亦有俊傑之義。《毛詩》作「有朅」，殆訛也。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葭，蘆。❷菼，薍」，郭注云：「蘆，葦也。薍，似葦而小。」陸璣云：「薍或謂之荻。」鄭箋云：「庶姜，謂姪娣送者。」宜使大夫，而此云庶士者，庶士從大夫而來，言其多者。毛傳曰：「揭揭，長也。孽孽，言姪娣之多也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碩人》，閔莊姜也。莊公惑於嬖妾，使驕上僭。莊姜賢而不答，終以無子，國人閔而憂之。」《毛詩序》固多謬誤，詳觀是詩，惟見齊姜始歸於衛，其聲錟儀物之盛，國

❶「似鱣而青黑」，原作「如鯉而有青黑」，據四庫本及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改。

❷「蘆」，原作「盧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人說之，故敘詠其事。至曰「大夫夙退，無使君勞」，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，欲其與夫人相親之情，殊非其後追書，其辭氣略不見其有憂閔之意。《左氏》所言，亦因言其無子爾，未必謂《碩人》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。此亦猶《何彼穠矣》，敘言昏姻儀物之盛，平正無他。衛宏不達平正無邪之道，其作《序》率多贅辭，曲爲之說。

氓之蚩蚩，抱布貿絲。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頓丘。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。將子無怒，秋以爲期。乘彼垝垣，以望復關。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。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。以爾車來，以我賄遷。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。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。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。自我徂爾，三歲食貧。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。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三歲爲婦，靡室勞矣。夙興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其笑矣。靜言思之，躬自悼矣。及爾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。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。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絲，息之反。蚩，尺之反。貿，莫豆反。謀，音眉。丘，《補音》：「袪奇切。《左氏傳》史蘇之占：❶『爲雷爲火，爲嬴敗姬。不利行師，敗于宗丘。』齊謠曰：『大冠若箕，修劍拄頤。攻狄不能，❷下壘枯丘。』《楚辭·九章》『丘』與『時』叶，《易林·履之遯》『丘』與『時』叶。」將，七羊反。垝，俱

❶ 「氏」，原作「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 「狄」，原作「敵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毁反。關，《補音》：「圭元切，横木持門也。《易林·師之兑》『關』與『泉』叶，《大過之師》『關』與『冤』叶。劉歆《遂初賦》『喬關』與『翩翩』叶，盧諶《覽古詩》『關』與『賢』叶，❶郭璞《客傲》『關』與『絃』叶，劉禹錫《佛衣銘》『關』與『遷』叶。」葚，音甚。耽，《補音》：「都森反。揚子雲《兖州牧箴》：『牧野之禽，豈能復耽？』張翰《雜詩》『耽』與『金』叶，陸雲《贈鄭虔季》『耽』與『金』叶。」隕，于貧切，《集韻》：「墜也。」應瑒《正情賦》「隕」與「鳴」叶。湯，音傷。漸，子廉反。行，《補音》：「户郎反。」簡謂古初宜一音，後世欲别其詳，故有去聲。亦可户浪切，亦叶。咥，許意反，又尺二反。泮，音判。《補音》以「哉」叶「思」韻。

毛傳曰：「氓，民也。」蚩蚩者，泛然而來，左顧右盼，將有所擇而誘，心未有所主之狀也。時女未見誘，情未交親，故謂之民。至於已見誘而情親，故稱之曰子。往往男約女奔後，女愧恥而止，男復至以爲問，故女曰：「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，故我心愧而止，庶幾子無怒，秋以爲期。」又言我登垝垣，以望復關。復關，子所居也。垝垣，垣之高危者。初望不見，泣涕漣漣。後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明己心在於子，情深如此。爾其卜乎？或筮乎？若占體無咎，則以爾車來，以我賄遷，我則往矣。蓋恥於自往，欲其以車來迎。將，幾也，庶幾也。既有期約於初矣，而此猶以卜筮爲言者，慮男怒而不肯也。況昏禮有卜筮，因以爲言。此似正婚而無媒，遽誘而交親，亦淫泆矣。沃若，喻色盛、情盛之時。鳩食桑

❶「諶」，原作「湛」，據胡克家刻《文選》改。

甚過則醉。桑落黄隕，喻色衰、情衰。耽，樂也。説，解説也。今俗説亦以女淫爲大醜。按：樓鑰云：「毛傳云：『女與士耽，則傷禮義。』鄭箋云：『士有百行，可以功過相補。至於婦人無外事，維以貞信爲節。』然功過相補，則士可耽也，每疑其害教。近得一説：無與士耽，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，蓋其初『抱布貿絲，來即我謀』，後又以車來，則非女之奔之也。其言曰：『始者以士之耽兮，故我今日猶可説也。若是女之耽兮，則我不可説矣。』如此，則得詩之意，不比鄭氏之説之害教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帷裳，婦人之車也。爽，差也。」朱曰：「淇水漸其車之帷裳，言見弃而歸也。」罔極，言士放蕩無畔岸也。貳其行，言與其始不同，是爲二。又不止於二而已，又至於三焉。言其變改之多。朱曰：「靡，不也。三歲爲婦，盡心竭力，不以室家之勞爲勞。」止曰三歲者，初爲婦之三歲，其勞勤如此。其後稍舒緩，故止言三歲。詩曰「總角之宴」，又曰「老使我怨」，則知非三歲而遂弃。夙興者，雞鳴而起。夜寐，言未至於夜未嘗寐，以惰者常有晝寢也。朝則明矣，言雞鳴夙興，未嘗至於明旦而起。言，語助也。既至於今矣，乃至於以暴見加矣。兄弟特不知爾，知則咥其笑矣。静而思之，惟自傷悼而已矣。初謂及爾偕老也，至老又使我怨。泮，水土之際也。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，皆有涯際可度。士心有他，婦不得士心，不復可親，茫然莫知所止，故前又曰「罔極」。方總角相從宴樂，言笑和晏，相與誓約，不止於一日，申誓堅約，重複不已，不思其反背也，不料其至是也。此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，今亦無如之何矣。亦已焉哉，已，止也，今俗語「休休」之謂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氓》，刺時也。宣公之時，禮義消亡，淫風大行，男女無别，遂

相弃誘。華落色衰，復相弃背。或乃困而自悔，喪其妃耦，❶故序其事以風焉。美反正，刺淫泆也。」陳曰：「見棄而悔，乃人情之常，何美之有？」吕伯恭取陳説而載之《記》，異哉！諸儒之爲論也。《序》辭差謬多矣，獨此《序》庶幾焉，而陳又從而不可之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皆諸儒之故也。《春秋》雖誅魯桓之大逆，而亦書其告於廟之合於禮。《易》曰「其吉則困而反則也」，正《氓》詩悔過反正可美之道也。聖經，明道之書也。深知夫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意動情遷，始失其道。一能反正，即復道心。人雖至于大惡，特其昏爾。其本心之善，未始磨滅。諸儒不自信己之心，故亦不信人之心。有能信此心之即道，悟百姓日用之機，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，昭如日月矣。

籊籊竹竿，以釣于淇。豈不爾思？遠莫致之。泉源在左，淇水在右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淇水在右，泉源在左。巧笑之瑳，佩玉之儺。淇水滺滺，檜楫松舟。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芄蘭之支，童子佩觿。雖則佩觿，能不我知。容兮遂兮，垂帶悸兮。芄蘭之葉，童子佩韘。雖則佩韘，能不我甲。容兮遂兮，垂帶悸兮。❷

韘，失葉反。甲，《韓詩》作「狎」，《毛詩》作

❶「妃」，原作「配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能不我甲」之「甲」，「垂帶悸兮」之「悸」，四庫本分別作「狎」與「萃」，並案斷云：「狎字、萃字從《韓詩》。」於義爲長。

「甲」。甲，《補音》：「吉協反。按：原本「吉」誤「古」。《楚辭・山鬼》篇『犀甲』與『接』叶，揚子雲《太玄・賦》首『甲』與『裂』叶。」然則狎宜音協。

《爾雅・釋草》云「雚，芄蘭」，郭云：「蔓生。」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。案：《内則》男女未冠笄者佩容臭，惟成人佩觿。今童子而佩觿，毛傳曰：「觿，所以解結，成人之佩也。人君治成人之事，雖童子而佩觿，早成其德。」雖則佩觿，能不我知，此爲戲語以譏也。不能知人，此反謂能，今世戲語以爲譏，多有此類。「能不我狎」亦同。不親群臣，反謂之能，亦戲語爲譏也。容兮，自矜、自莊之貌。遂兮，自用、自爲之貌。此幼君自尊大，自用，不知人，不親群臣，宛然可見。垂帶萃兮，按：此「萃」字本《韓詩》。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，亦言徒有儀服，其中無德也。帶聚而長，故曰萃。帶不一，矧有佩焉，益可以言萃。韘，決也。能射，則佩韘。孔疏云：「《禮》及《詩》言決拾，《車攻》傳曰：『決，鉤弦也，著右手巨指。』」《毛詩》「狎」作「甲」，《爾雅》云：「甲，狎也。」豈作《爾雅》此篇者不見「狎」本耶？抑本毛傳耶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刺惠公也。驕而無禮，大夫刺之。」《春秋左傳》曰：「初，惠公之即位也少。」《爾雅・釋草》曰「雚一名芄蘭」，郭璞注云：「雚芄蔓生，斷之有白汁，可啖。」陸璣云：「一名蘿摩，幽州人謂之雀瓢。」《本草》又名女青，又名白環。然女青終非白環，二物相似。

誰謂河廣？一葦杭之。誰謂宋遠？跂予望之。誰謂河廣？曾不容刀。誰謂宋遠？

曾不崇朝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宋襄公母歸于衛，思而不止，故作是詩也。」《詩》箋云：「宋桓公夫人，衛文公之妹，生襄公而出。襄公即位，夫人思宋，義不可往，故作詩。」然文公之時，❶衛已遷國河南，無河可渡。此曰河廣，豈濟水東南流，而又北入海者，亦稱河耶？《史記》「文公之子成公時，晉從南河渡」，服虔曰：「南河，濟南之東南流河也。」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？一葦無杭河之理，思往之切，甚言其河之非廣也。「曾不容刀」之意亦然。毛傳曰：「杭，渡也。」鄭箋曰：「予，我也。」誰謂宋遠，我跂則可望見者。箋云：「小船曰刀。」劉熙《釋名》云：「三百斛曰刀。」毛傳皆以崇爲終，未安。朝者，一日之上，故朝崇義亦猶是上日。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，亦甚言宋非遠也。孔疏云：「所以義不得往者，以夫人爲先君所出，其子承父之重，母出與廟絶，不可以私反，故義不得也。」吕曰：「《説苑》曰：『宋襄公爲太子，請於桓公曰：「請使目夷立。」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臣之舅在衛，愛臣，若終立，則不可以往。」』味此詩，推其母子之心，蓋不相遠，所載似可信也。不曰欲見母，而曰欲見舅者，恐傷其父之意也。」杭，即古「航」字，亦猶刀後世加舟作「舠」。

伯兮朅兮，邦之桀兮。伯也執殳，爲王前驅。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，誰適爲容？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願言思伯，甘心首疾。焉得諼草？言樹之背。願言思伯，

❶「時」，原作「詩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使我心痗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梁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裳。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厲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帶。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側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服。

帶，《補音》：「丁計切。《史記・平準書》『根帶』，劉伯莊音蔕。《釋名》：『帶，蔕也。著於衣，如物之繫蔕也。』《楚辭・九歌》『荷衣兮蕙帶』與『逝』、與『際』叶，漢封爵之誓曰：『使黃河如帶，泰山如厲，國以永存，爰及苗裔。』《易林・歸妹之訟》『帶』與『戾』叶。杜篤作《論都賦》『衿帶』與『滯』叶。陸雲《贈鄭虔季》『帶』與『乂』叶。」❶服，扶北切。

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久役，貧無以爲衣也，而諸儒紛紛意度牽合而無據。毛傳謂「綏綏，匹行貌。之子，無室家者」。宏本毛説而爲《序》曰：「男女失時，喪其妃耦。」鄭同毛説。朱又謂「綏綏，獨行求匹之貌」，凡是皆因夫《齊・南山》之詩曰「雄狐綏綏，魯道有蕩，齊子有歸」，以齊襄與文姜淫，故意此詩「有狐綏綏」亦有爲匹之意，而不知他無所據。《周易》凡言狐皆取狐疑爲義，則《詩》取喻於狐，亦狐疑爾。齊襄之似雄狐者，言雄則知有雌焉。言狐則以見心愧於中，又欲縱不能止，愧赧發於氣貌，有遲疑綏綏之狀。此《有狐》不曰雄，則無淫匹之意。久勞役所，其心思家，而不在役，故有二心而惰，如狐疑不決之狀，亦有遲疑綏綏之貌。且《氓》之詩，其

❶「乂」，原作「又」，據四庫本及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陸士龍集》改。

未見誘，則曰氓爾。及既見誘而情親，始曰子。豈有情未親而遽稱子者？一人失言，後學咸從而不可改。毛傳至以無裳、無服爲喻，穿鑿太甚。衛《序》至於失時、喪耦之不可合，良可發笑。失時非喪耦，喪耦非失時，矧《序》、傳差誤，備述其前後。服役於淇水之上，故曰「在彼淇梁」、「淇厲」、「淇側」。石絶水曰梁。《說文》「厲」作「砅」，水中有石可履亦危矣，故曰厲。

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瓜，《補音》：「攻乎切。《說文》孤、罛、呱、觚，皆以瓜得聲。《左氏傳》衛侯夢人之譟曰：『登昆吾之虛，綿綿生之瓜。余爲渾良夫，叫天無辜。』《易林·漸》之辭曰：『窮老獨居，莫爲種瓜。』《急就章》：『遠志續斷參土瓜，亭歷桔梗龜骨枯。』」簡案：《豳·七月》：「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。」玖，《補音》：「舉里切。《說文》：『玖，石之次玉黑色者。讀若芑。』」[1]

詳觀《木瓜》之詩，所謂木瓜、木桃、木李，與夫瓊琚、瑤、玖，[2]皆爲喻爾，非實有是物也。而《孔叢子》言孔子讀《詩》曰「吾於《木瓜》，見苞苴之禮行」，未必果聖人之言也。《孔叢子》所載，亦有乖戾不可信者，不止於《木瓜》也。是詩薄來厚往之意，至厚也。永以爲好，至忠也。無非道也，正

[1]「芑」，原作「己」，據四庫本及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[2]「瑤」，原作「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不必究見何人薄來，何人厚往也。衛宏作《序》，推考衛國事狀，他無似此者，惟齊桓封衛，衛人有厚報之情，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詩。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爲此辭？齊施莫大之惠於衛，奚可比木瓜、木桃、木李？衛人雖思所以報齊，而衛方能國，弱微甚矣，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？矧曰「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」，乃已報之辭，非欲報之辭。安知非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之時，或城楚丘遺衛車馬器服之時，齊人所作之詩，衛人得之，或衛人歌之，故屬之衛耶？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？

慈湖詩傳卷五

慈湖詩傳卷六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王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彼黍離離，彼稷之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如醉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彼黍離離，彼稷之實。行邁靡靡，中心如噎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

穗，音遂。噎，《説文》以壹得聲。

《曲禮》曰：「稷曰明粢。」郭璞云：「今江東人呼粟爲粢。」遠望茫茫，似黍離離，又似稷苗穗，故曰「彼黍離離」耶？彼稷之苗也，行邁見之，爲之靡靡、遲遲，中心摇摇，憂傷莫能去。李曰：「呼天而愬，曰致此者何人哉？含蓄其辭，不欲指斥其人也。」《毛詩序》云：「《黍離》，閔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，至於宗周，過故宗廟宫室，盡爲禾黍。閔周室之顛覆，彷徨不忍去，而作是詩也。」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。曷至哉？雞棲于塒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。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。曷其有佸？雞棲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。君子于役，苟無飢渴。

毛傳曰：「鑿牆而棲曰塒。」《爾雅·釋宫》

云「雞棲于杙爲桀。鑿垣而棲爲塒」，郭云：「今寒鄉穿牆棲雞，皆見《詩》。杙，橛也。」雞猶歸栖，羊牛猶下來，君子于役而不歸。佸，會也。括者，羊牛歸宿之所，必有檢括防閑。朱曰：「君子行役之久，不可計以日月，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。徒念君子，終無歸期。至是末如之何，惟曰：『君子苟無飢渴，亦庶幾爾。』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君子于役》，刺平王也。君子行役無期度，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。」君不可以言刺，而況于王乎？是詩婦人思念其君子而已，初無刺王之意。衛宏不知道，不知婦念其君子之心，非邪僻之心，即道心，故外推其説，殊爲害道。又何以知其非婦人作，而必曰大夫作耶？

君子陽陽，左執簧，右招我由房。其樂只且！君子陶陶，左執翿，右招我由敖。其樂只且！

是詩君子遭亂，相與隱遯，仕於伶官，苟禄逃責。君子之所憂者，懼其失道而已。今既逃責，可以無愧，故樂也。陽陽、陶陶，皆樂之貌。孔疏云：「簧者，笙管之中金薄葉也。」郭璞云：「大笙十九簧，小笙十三簧。」《月令》「仲夏，調竽、笙、篪、簧」，則簧似別器。孔疏謂三器皆有簧，非別器也。《鹿鳴》云「吹笙鼓簧」，言吹笙則鼓簧，是簧之所用，本施於笙。《笙師》「掌教龡竽、笙、塤、籥、簫、篪、篴、管」，而不言簧。鄭司農云：「竽，三十六簧。」《鄭志》云：「路寢房中可用男子。」毛傳曰：「翿，纛也，翳也。」鄭箋云：「翳，舞者所持，謂羽舞也。」右手招我，俱在樂官也。招之者，豈慮其未知，而失期耶？抑以其新

進，故導之耶？敖者，謂舞位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君子陽陽》，閔周也。君子遭亂，相招爲禄位，全身遠害而已。」本詩初無閔周之意，乃衛宏自起意説。相招爲禄仕亦在平時，亦非此詩之情。章句儒不知道，率好穿鑿，不知日用平常之即道，故曲推外説。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申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揚之水，不流束蒲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？

其，如字。或作「記」者，方音轉訛也。激揚其水，勢力甚弱，雖束薪不能流，令之不行者似之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戍申，彼子乃令之不至，不往戍者也。今俗亦有此等語。與，猶爲也。其令侯國往戍而不從，故使畿民而民怨歟？抑令更戍者不從也歟？久戍者怨歟？抑久戍者思歸而怨，因以譏王政之不均，亦有令之不從，不與我同戍申、甫、許歟？束薪易於流行，而令不能流之，則其令非强大者，以薪、蒲爲説。懷哉懷哉，曷月予還歸哉，思歸心也。楚，亦薪之異名。《漢廣》云「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」。毛傳云：「蒲，草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蒲，蒲柳。」孔疏云：「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蒲柳有兩種，皮正青者曰小楊，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，皆可以爲箭幹，故《春秋傳》曰：「董澤之蒲，可勝既乎？」今又以爲箕罐之楊也。』」❶《尚書》有《吕刑》之篇，《禮

❶ 「楊」，原作「揚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記》引之皆作《甫刑》，孔安國云：「呂侯後爲甫侯。」《周語》云：「祚四岳爲侯伯，賜姓曰姜，氏曰有呂。」又曰：「申、呂雖衰，齊、許猶在。」是申與甫、許同爲姜姓。平王母家申國，所戍唯應戍申，不戍甫、許也。言甫、許者，以其同出四岳，俱爲姜姓。既重章以變文，因借甫、許以言申，其實不戍甫、許也。六國時，秦、趙皆伯益之後，同爲嬴姓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多謂秦爲趙，亦此類也。簡思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揚之水》，刺平王也。不撫其民，而遠屯戍于母家，周人怨思焉。」言刺，非。申，在今鄧州南陽縣。呂，在今蔡州新蔡縣。許，在今潁昌府，爲許昌郡，即唐許州。

中谷有蓷，暵其乾矣。有女仳離，嘅其嘆矣。嘅其嘆矣，遇人之艱難矣。中谷有蓷，暵其脩矣。有女仳離，條其歗矣。條其歗矣，遇人之不淑矣。中谷有蓷，暵其濕矣。有女仳離，啜其泣矣。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

《補音》：「脩，式竹切。《釋名》：『腊脯，又名脩縮也。』《莊子》『翛然而往，翛然而來』，亦式竹切。《釋文》一作蓨。」歗，息六切，《集韻》：「吹氣若歌。」《説文》「嘯，从口，肅聲」，又云：「籀文嘯從欠。」

《爾雅・釋草》云「萑，蓷」，郭云：「茺蔚也。」李曰：「臭穢草也。妻爲夫所棄，故以臭穢之草自況，不見親於夫也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舊説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間，是也。《韓詩》及《三蒼》説悉云益母，《本草》：『茺蔚，一名益母。』劉歆曰：『蓷，臭穢。』即茺蔚也。」谷中多水，蓷生其中，宜水之草也。今遇旱暵，則乾矣。其修茂者，暵燥矣。初濕者，今暵矣。宜水

之草今遇暵乾，其失所之狀可覩矣。曰遇人之艱難，則知饑饉。然有貧困不因饑饉者，又曰不淑，則知士德之薄，豈有君子困窮而棄其妻乎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中谷有蓷》，閔周也。夫婦日以衰薄，凶年饑饉，室家相棄爾。」毛傳曰：「仳，別也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歗，吹聲也。」條者，其歗音之長而似條歟？啜者，流淚下入口也。詩中初無閔周之情，衛宏贅辭也。惡不淑，正也。憂苦，非邪也。宏不達無邪平正之道，故多贅説。

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羅。我生之初，尚無爲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罹，尚寐無吪！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罦。我生之初，尚無造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憂，尚寐無覺！有兔爰爰，雉離于罿。我生之初，尚無庸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凶，尚寐無聰！

毛傳曰：「爰爰，緩意。鳥網爲羅。」兔有小人之狀，雉文明比君子。按：樓鑰云：「雉非爲其文明也。羅之設，所以取鳥獸。兔狡如小人，爰爰緩行，不至觸冒。雉性耿介，多罹其中。世亂罔密，小人多幸免，而君子多陷于罪。言文明，則意若差。」小人得志而暇逸，而君子罹禍患。離，麗也。附麗于羅網，其罹禍難似之。君子以雉自比。我生之初，尚無所爲，言無事。及我生之後，逢此憂離禍患之多，願寐無吪。寐而作吪謬之音，則必寤矣。欲無吪者，欲無寤也。❶寤則又憂苦矣。無覺、無聰，其意同。聰，聞，寐中有所聞則覺矣。《爾雅·釋器》云「繴謂之罿，罿，罬也。罬謂之罦。罦，覆車也」，郭注云：「今之翻

❶「寤」，原作「寐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一「寤」字同。

車也。有兩轅，中施罥以捕鳥。」孫炎曰：「覆車，網可以掩兔者也。一物五名。」庸，用也，猶爲也、造也。是詩憂苦無聊，雖有隱怨，無敢著明。是詩無邪，孰無道心。《毛詩序》曰：❶「《兔爰》，閔周也。桓王失信，諸侯背叛敗節。」❷容有此事。《序》多誤，亦不可深信。然孔子取此詩之道心，雖無此《序》亦可。而《序》文贅，反足以亂道心。

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滸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。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。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涘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母。謂他人母，亦莫我有。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漘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昆。謂他人昆，亦莫我聞。

葛與藟，釋見《樛木》。緜緜，蔓延不絕也。葛與藟在河之滸綿綿不絕，今也人而不如之，故以況也。人誰無過，覬其終改。今終不改，終棄遠其兄弟，反謂他人爲父而親之，亦莫我顧，言其略不相顧，言其甚也。尚不相顧，何望其相親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葛藟》，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棄其九族焉。」《釋文》作「刺桓王」，曰：「本亦作刺平王。」案：《詩譜》是平王詩，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。❸崔靈恩《集注》本亦作桓王。」桓、平不必深辨，其譏遠兄弟則明矣。譏邪非邪，雖怨而正，道也。觀《揚之水》序言「平王不撫其民，而遠屯戍于母家」，與此詩亦相應。《爾雅·釋水》云：「滸，水厓。」《釋丘》云「涘爲厓。

❶「詩」，原作「傳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節」，原作「師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「詩」，原作「時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夷上洒下，不湑。岸上，滸」，郭璞曰：「洒，深也。不，發聲。」洒，即「洗」字，爲水所洗，故深歟？或「瀉」之音而訛歟？俗謂峻下曰瀉。不，殆衍字。《釋親》云：「晜，兄也。」晜，即「昆」字。稱他人爲母，稱他人爲兄，而不親我。何止於不親我，如無我焉，故曰「亦莫我有」。不相聞，不相報知，故曰「亦莫我聞」。凡百尚不相聞，而况於厚禮乎？

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彼采蕭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。

蕭，《補音》：「疏鳩切。按：原本此六字脱。《楚辭·九歌》『蕭』與『憂』叶，又《九嘆》『蕭』與『愁』叶。」艾，《補音》：「魚刈切。按：原本此三字脱。《説文》以乂得聲。《尚書》『乂三德』、『從作乂』、『乂時暘若』，《漢書》皆作『艾』，無作牛蓋切者。」

熟觀《采葛》之詩，朋友相好有如此者，人情相愛相念之篤，誠有此相好相念，非邪非僻，非道而何？毛、衛不知平正無邪之即道，遂曲推其義，以爲懼讒。即不知何世何人，則意之而已。意之而曲推穿鑿，以爲懼讒言之人，亦可笑矣。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蕭，荻」，李巡曰：「荻，一名蕭。」陸璣云：「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。或云牛尾蒿，似白蒿，白葉，莖麤，科生，多者數十莖，可作燭，有香氣，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。許慎以爲艾蒿，非也。」按：「釋草云」以下，原本缺，今從《正義》補入。

大車檻檻，毳衣如菼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敢。大車啍啍，毳衣如璊。豈不爾思？畏

有如皦日。

子不奔。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謂予不信，穴，《補音》：「户橘切。《説文》鴥以穴得聲。《淮南子》：『水居窟穴，人民有室。』按：原本脱此二句。《三略》：『主任舊齒，萬事乃理。主聘巖穴，士乃得實。』《易林·乾之咸》曰：『三人求橘，反得丹穴。』《需之觀》曰：『河水孔穴，壞敗我室。』《震之蹇》曰：『蟻封户穴，天雨將集。』孔融詩『猿穴』與『不密』叶。」

《春官·司服》：『子男之服，自毳冕而下。卿大夫之服，自玄冕而下。』❶大夫出封畿内諸侯，則加一等，服子男之服，或子男入仕王朝。毳衣者，乘車以出，決男女之訟。淫者雖畏而止息，而情終不忘。他日相遇，相語有此。❷詩人述而爲之詩，所以譏笑也。故人傳而盛行，官得而采之，故曰「思無邪」。言大車檻檻，毳衣如菼，則當時決訟事狀著矣。菼，蘆初生，毳服之青色如之。璊，玉赤色，毳服内之赤色如之。❸毳衣繢裳，繡有五色焉。子，謂毳衣而決訟者。穀，善也。今俗謂無病故曰安善，故此詩謂生曰穀。他日男女忽遇而陳情，曰：「豈不爾思？畏子而不敢。」詩人敷暢其辭，故又曰「啍啍」，又曰「如璊」，又曰「不奔」，陳情之切，有曰「生則異室，不得而合矣。死必同穴以葬。若謂予言未必信，有如皦日」，所以誓也。夫人欲方熾，故有此。退而休止，心自知非，何敢形於語言，聞于外，使人得而歌之爲笑也。

❶「玄」，原作「元」，避清聖祖玄燁諱，今回改，下文不再一一出校。

❷「此」，原作「人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毳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周衰，淫風雖流行，而公論終難磨滅。以人性善，終不磨滅也。是詩情狀非陳古，毛傳亦不曰陳古，獨衛宏《序》曰「陳古刺今，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」。治古無淫俗，安有同穴之誓？衛《序》非。毛傳曰：「檻檻，車行聲也。啍啍，重遲。」

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。彼留子嗟，將其來施施。丘中有麥，彼留子國。彼留子國，將其來食。丘中有李，彼留之子。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。

嗟，《補音》：「遭哥切。按：此三字原本脱。邊讓《章華賦》『嗟』與『波』叶，阮籍《詠懷詩》『嗟』與『河』叶，郭璞《江賦》『嗟』與『阿』叶，陸機詩亦然。」施，詩戈切。按：此三字原本脱。《楚辭・天問》「安施」與「伊何」叶，漢高祖戚夫人歌「施」與「何」叶。麥，音默。國，《補音》：「越逼切。按：此三字原本脱。《博古圖・周南宫鼎》『光相南國』、《周穆公鼎》『南國』、『東國』，皆作『或』。《説文》：『或，邦也。』孫愐『于逼切』，徐鍇曰：『俗作古獲切。』」玖，《補音》：「舉里切。《説文》正引此詩，而讀如芑。」❶

毛傳曰：「留，大夫氏。子嗟，字也。子國，子嗟父。」鄭箋云：「子嗟放逐，言子國，著其世賢。」施施，自適之貌。言子嗟將自適于丘園之中矣，將來食丘中之麥矣，食其李矣。初去朝，未至丘中，故曰「將其來」。詩人留子之親故，故貽我佩玖而別也，維親故熟知留子丘園有麻、麥、李。古人亦有以一字字者，如顏淵、冉有。曰嗟、曰國，其字歟？毛傳謂子嗟、子國，

❶「芑」，原作「苞」，據四庫本及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則句不文。後世未有以嗟類爲字，然古者名字子賤、子騫、仲突、仲忽，則嗟亦其類爾。顔回字淵，又字子淵，則留子或果字子嗟、子國。是詩蓋惜留子之賢而見退黜，❶念之也。衛宏《序》曰：「莊王不明，賢人放逐。」

鄭

緇衣之宜兮，敝予又改爲兮。適子之館兮，還予授子之粲兮。緇衣之好兮，敝予又改造兮。適子之館兮，還予授子之粲兮。緇衣之蓆兮，敝予又改作兮。適子之館兮，還予授子之粲兮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里，無折我樹杞。豈敢愛之？畏我父母。仲可懷也，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。將仲子兮，無踰我牆，無折我樹桑。豈敢愛之？畏我諸兄。仲可懷也，諸兄之言，亦可畏也。將仲子兮，無踰我園，無折我樹檀。豈敢愛之？畏人之多言。仲可懷也，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

檀，《補音》：「徒沿切。按：此三字原本脱。《易林·臨之蹇》：『手詘不便，不能伐檀。』便，毗連切。張衡《南都賦》：『楈枒栟櫚，柍柘檍檀。結根聳本，垂條嬋媛。』」按：「南都賦」以下原本脱。將，請也。請音輕清而高者也，故立此字以寄音，今方言有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將仲子》，刺莊公也。弟叔失道，而公弗制。祭仲諫，而公弗聽。小不忍，以致大亂焉。」而詩無刺意。是詩

❶「賢」，原作「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莊公所爲也，誠有不忍殺其弟之意。祭仲諫曰「臣請除之」，故是詩曰「無折我樹杞」、「無折我樹桑」、「無折我樹檀」。我云者，親愛之真情也。曰「豈敢愛之」，其情實愛也。今人實愛而曰不敢愛者，每有是言。曰「畏父母」、「畏諸兄」、「畏人之多言」，此畏忌之心，非慢易之心也。夫不忍殺其弟之心，畏忌之心，此即道心，而《序》以爲刺。近世蘇氏亦推及他日隱微未著之情，與夫其後欲殺其弟之志，而盡掩是詩之善，不可。人心本善，本正，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因物有遷，意動而昏，始亂始雜，然其本心之正，亦閒見互出於日用云爲之閒，三百篇多此類。天下是非二途而已矣，是者是道，非者非道。魯桓大惡，《春秋》書其至于廟之合禮。《氓》詩悔過，孔子取其反正之心。聖人無私善，無私怒，平心是非，皆以明道，不以是掩非，不以非掩是。檀，木之美而堅者。懷，思念也。祭仲之言誠有利害，然有可思念者。

叔于田，巷無居人。豈無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叔于狩，巷無飲酒。豈無飲酒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好。叔適野，巷無服馬。豈無服馬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武。

狩，《補音》：「始九切。《左氏》『天王狩于河陽』，《穀梁》作守。班固《答賓戲》『孔終篇于西狩』，❶顏師古音守。」

道之不明久矣，自孔門惟三月不違仁，月至日至者知之。雖有子路、子夏、子張、子游，猶不知之，而況於後世乎？蓋道至易至簡，至近至平常，故曰中庸。庸，常也。

❶「西」，原作「四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人心本體自善自正，自無所不通，日用無非道者，顧人自不省自不信爾。故夫日用庸平，人皆不知其爲道。《叔于田》之詩，愛叔美叔，人之善心也，道心也，無邪僻之思也。孔子取此道心也，《毛詩序》乃皆曰「刺莊公」，大失本旨矣。《大叔于田》詩中，曷嘗有不義之意？惟不知是詩平正無邪之即道心，故外求其説，以厥後叔段之惡，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，殊爲害道。豈無居人，不如叔美且仁，則雖謂之無人可也，言其不足道也。「無飲酒」、「無服馬」意同。鄭箋云：「洵，信也。」疏引《釋詁》「詢，信也」爲證。箋云：「服馬，猶乘馬也。《易》曰：『服牛乘馬。』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叔于田》，刺莊公也。叔處于京，❶繕甲治兵，以出于田，國人説而歸之。」

叔于田，乘乘馬。執轡如組，兩驂如舞。叔在藪，火烈具舉。襢裼暴虎，獻于公所。將叔無狃，戒其傷女。叔于田，乘乘黃。兩服上襄，兩驂鴈行。叔在藪，火烈具揚。叔善射忌，又良御忌。抑磬控忌，抑縱送忌。叔于田，乘乘鴇。兩服齊首，兩驂如手。叔在藪，火烈具阜。叔馬慢忌，叔發罕忌。抑釋掤忌，抑鬯弓忌。

以有兩《叔于田》，故于篇目加「大」字以別之。《釋文》云：「或作《大叔于田》者，誤。襢，本又作袒。」❷忌，并如字。下同。弓，《補音》：「姑宏切。《公羊傳》『書黑弓』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傳》皆作『黑肱』。《儀禮》

❶「處」上，原有「不」字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删。

❷「又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《經典釋文》改。

『侯道五十弓，弓二寸，以爲侯中』，注云：『今文改弓爲肱。』《左氏傳》引古詩曰：『翹翹車乘，招我以弓。豈不欲往？畏我友朋。』《楚辭・九歌》『弓』與『懲』叶，枚乘《七發》『弓』與『潯』叶。」

乘馬，四馬也。兩服、兩驂，共爲四馬。乘駕乘馬而田狩，執持其轡如織組。織組者，總紕於此，成文於彼。御者執轡於此，而馬騁於彼侶之。❶兩服馬居轅閒軛下，無舒縱之狀。惟兩驂居轅外，有舒縱之狀，故曰如舞。毛傳曰：「烈，列；具，俱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列人持火俱舉。」毛傳曰：「襢裼，肉袒也。暴虎，空手以搏之。」箋云：「獻于公所，進之君也。」京人見叔襢裼暴虎，曰請叔無狃狎，切戒其恐傷女也。愛叔之言也。毛傳曰：「乘黃，四馬皆黃。驪白雜毛曰鴇。」《爾雅》郭注云：「今之烏驄。」疏云：「毛色黑白，而復有雜毛相錯者，名鴇，今謂之烏驄。」兩服，中央夾轅二馬。襄，亦有上義。《堯典》「襄陵」，言水上邱陵也。馬以高者爲美。以最良馬爲兩服，又兩首昂舉，故曰上襄。兩驂在旁，與兩服相次序微斜，故曰鴈行。忌者，語助之音，以字寄音，而《釋文》「音記」者，方音不同爾，今惟當隨所書而讀之。叔善射，其御又良。磬，盡也。或盡力控止其馬，或縱馬而騁若送去然，皆言善御之狀。兩驂在左右如手。阜，盛也。慢，遲也。罕，希也。馬慢矢發希，抑叔釋掤以覆矢矣，抑叔執弢以弢弓矣。弢，吐刀反。《春秋左傳》云「公徒執冰而踞」，字與「掤」異，音同。冰，櫝丸，蓋即箭筒，其蓋可以取

❶「侶」，原作「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飲。弢弓，謂弛弓而納之弢中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大叔于田》，刺莊公也。叔多才而好勇，不義而得衆也。」此《序》之非，釋見前《叔于田》。

清人在彭，駟介旁旁。二矛重英，河上乎翱翔。清人在消，駟介麃麃。二矛重喬，河上乎逍遥。清人在軸，駟介陶陶。左旋右抽，中軍作好。

英，《補音》：「於良切。《説文》以央得聲。《出車》詩釋文：『央央，本作英英，同，於良切。』荀卿《賦篇》『世英』與『强』叶，《離騷》經『落英』與『何傷』叶，《九歌》『英』與『央』叶，馮衍賦『英』與『洋』叶，張衡賦『流英』與『朝陽』叶。古英雄之英、英華之英，皆爲此讀。」

觀是詩，雖不知高克與文公事情之詳，而其慢易不正，可刺可惡，足以消人慢易之心，起人敬正之心。毛傳曰：「清，邑也。彭，衛之河上，鄭之郊也。消與軸，皆河上地名也。介，甲也。矛有英飾。」鄭箋云：「清者，高克所帥衆之邑也。二矛，酋矛、夷矛也。」《考工記·廬人》「酋矛常有四尺，夷矛三尋」，鄭注云：「八尺曰尋，倍尋曰常。」此箋必曰異矛者，以長短，故得言重英歟？孔疏謂「酋矛有二，備折壞」，則惟可言雙英耳，不可言重喬。喬，高也。車建二矛，長短，故重累而高歟？箋云：「左，左人，謂御者。右，車右也。中軍，謂將也。高克之爲將，久不得歸，使其御者習旋車，車右抽刃，自居中央，爲軍之容好而已。兵車之法，將居鼓下，故御者在左。」毛、鄭皆曰容好，則好上聲，而陸德明「呼報反」，非。陶陶，音摇，則翱翔逍遥之

意。而陸「徒報反」，亦未安。《詩》中叶韻，亦不若是太拘，或平或側無定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清人》，刺文公。高克好利，而不顧其君。文公惡而欲遠之，不能。使高克將兵，而禦狄于境，❶陳其師旅，翱翔河上，久而不召，衆散而歸，高克奔陳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，文公退之不以道，危國亡師之本，故作是詩也。」

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

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

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彥兮。

侯，《補音》：「洪姑切。《史記》『斬盧胡王』，❷《漢書》作『侯』。《左氏傳》童謠曰：『鸜鵒跦跦，公在乾侯，徵褰與襦。』《易林·師之井》曰：『范子妙才，戮辱傷膚。然後相國，封爲應侯。』張衡《西京賦》『侯』與『拘』叶，揚雄《解嘲》『侯』與『驅』叶，《董仲舒敘傳》『侯』與『車』叶，柳宗元《弔萇弘辭》『侯』與『圖』叶。」其，如字，又音記。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：「彼己之子，邦之司直。」

是詩乃親見在位之賢者，愛之敬之，故頌其善也。而《毛詩敘》曰：「言古之君子，以風其朝焉。」鄭自莊公以來，固非有道之朝。朝多小人，而是詩親見，非言古也。次篇《遵大路》言君子去之，安知非美此君子之賢也耶？大夫羔裘如濡，光澤之至也。洵，信也。傳曰：「侯，君也。」《韓詩》傳曰：「侯，美也。」蓋公侯伯子男皆美稱，侯必有訓，不可得而知，大槩美稱也。亦

❶「狄」，原作「寇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胡王」，原作「徒覲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史記》改。

猶「易直子諒」，子亦稱其善爾。舍，沈書者反，棄舍也。見危授命而不變也。渝，變也。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豹飾，緣以豹皮也。孔，甚也。」言甚武有力，出則執干戈而衛社稷也。晏，和柔也。以羔羊之皮爲裘，[1]以柔爲貴。古者素絲以英裘，此曰三英者，所見三縫也。皮之大者，左右袖一縫而已，并中前縫爲三縫。皮之小者，左右袖各二縫，并中前縫爲五縫，故《羔羊》詩言「五紽」、「五緎」、「五總」，皆爲縫中之英飾也。彥，士之美稱。

遵大路兮，摻執子之袪兮。無我惡兮，不寁故也。遵大路兮，摻執子之手兮。無我魗兮，不寁好也。

遵，循也。摻，攬也。袪，袖也。寁，速也。魗，猶惡也。好，善也，美也。遵大路以追留君子，攬執其袪，無惡我，我欲君子遲遲其行不速故也。不速，則善也。愛之，而欲其遲留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莊公失道，君子去之，國人思望焉。」何止于思望而已？直挽而遲留之也。

女曰雞鳴，士曰昧旦。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。將翱將翔，弋鳧與鴈。弋言加之，與子宜之。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。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。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。

加，《補音》：「一讀居之切，《三略》：『柔有所設，剛有所施，弱有所用，强有所加，兼此四者，而制其宜。』《楚辭・天問》『加』與『虧』叶，揚雄《長楊賦》『加』與『夷』叶。

[1] 「羔」，原作「黑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一讀居何切，《楚辭・九懷》『加』與『和』叶，《七諫》『加』與『何』叶。❶張衡《西京賦》『加』與『過』叶，魏明帝《桐詩》『加』與『柯』叶。」

女曰：「雞鳴矣。」士曰：「昧爽矣。」女曰：「子興視夜如何其？」及士興視，則明星爛然。以有星明，故窗牖微明似昧旦，夫婦相警夙興也。士又曰：「吾將翺焉翔焉，弋射鳧鴈。」言，語助也。加之，中也。《史記》曰：「以弱弓微繳，加諸鳧鴈之上。」宜之爲言美而稱也。夫婦同其樂也，宜飲酒，以所加鳧鴈薦也。與子偕老，夫婦相好，故言及此。有琴焉瑟焉，惟其所御，莫不静好。夫婦和樂，不淫於色，故覺閑静。知子之所招來者，其以雜佩贈之乎？知子之所順協者，其以雜佩問之乎？知子之所愛好者，其以雜佩報之乎？夫婦同心，好賢樂善如此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陳古義以刺今，不説德而好色也。」鄭自莊公以來固無道，鄭多淫風，故謂此詩陳古。然詎可謂舉鄭國之人皆不説德而好色？詩言翺翔弋鳧鴈，蓋賢者隱處野外之詩也。詳觀詩辭，殊非陳古之情。毛傳曰：「雜佩者，珩、璜、琚、瑀、衝牙之類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珩，佩上玉也。璜，半璧也。琚，佩玉名也。瑀，玖，石次玉也。」《玉藻》云「佩玉有衝牙」，鄭注云：「居中央，以前後觸也。」《玉府》鄭注引《詩傳》曰：「佩玉上有蔥珩，下有雙璜，衝牙、蠙珠以納其閒。」《玉藻》云：「大夫佩水蒼玉，世子佩瑜玉，士佩瓀玟玉。」《有女同

❶「何」，原作「和」，據四庫本與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楚辭章句》改。

車》「佩玉瓊琚」、《邱中有麻》「貽我佩玖」。

有女同車，顔如舜華。將翺將翔，佩玉瓊琚。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，顔如舜英。將翺將翔，佩玉將將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

是詩深言孟姜之善，而亦不言同車者之不善，婉而彰，愛而忠。追考時事，則太子忽嘗有功于齊，齊侯請妻之，忽曰：「齊大，非吾耦也。」遂辭之。國人惜其失大國之助，故作是詩。而《毛詩序》謂「國人刺之」，則過矣。又謂見逐而後刺之，益非此詩之情，熟觀此詩則知之。又曰「忽」，以國人而名君，大逆也。又累篇言刺忽。嗚呼痛哉！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奉天道而筆削。且孔子非鄭臣，故可書鄭忽。今此《序》曰「鄭人刺忽」，則悖亂天常，不可以訓。毛傳曰：「親迎同車也。舜，木槿也。」子忽辭齊，而他娶雖美，然彼孟姜尤美，且有賢德之音，惜其失大國之助，隱然在中。都，猶好也，見《書・禹謨》、《皋陶謨》。

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華。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山有橋松，隰有游龍。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

山宜有扶蘇，隰宜有荷華，國宜有賢俊。今不見賢俊，乃見不肖。子都，喻賢俊。狂且，喻不肖。《毛詩序》曰「刺忽也。所美非美然」，詩人方含隱，不敢指切其君，而《序》曰「刺忽」，大悖也。毛傳曰：「扶蘇，扶胥小木也。」《爾雅・釋草》云「荷，芙蕖。紅，蘢古，其大者蘬」，郭注云：「俗呼紅草爲龍鼓，語轉耳。」陸璣云：「一名馬蓼，葉大而赤，白色，生水澤中，高丈餘。」《爾雅》疏引此詩「遊龍」爲證。張橫渠

曰：「遊龍，葒草也。其枝樛曲，著土處生根如龍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橋，本亦作喬。」董云：「子都，世之美好者也。子充，不見于書，疑亦以美著也。」毛傳謂「狡童，昭公也」，斷斷乎無此義。狡童，猶狂且。狂、狡，謂在朝之小人。若以喻君，則悖逆甚矣。

蘀兮蘀兮，風其吹女。叔兮伯兮，倡予和女。蘀兮蘀兮，風其漂女。叔兮伯兮，倡予要女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樓鑰集載其解云：「此詩之言女，❶皆指君也。女者，愛之之辭。」鑰論云：「《民勞》『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』，此意尤明。又《卷阿》『俾爾彌爾性』之類，不惟是愛君。如古稱我爲朕，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。」

彼狡童兮，不與我言兮。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。彼狡童兮，不與我食兮。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。

餐，《補音》：「逡緣切。按：原本以上三字脱，今補。古詩：『周公下白屋，吐哺不及餐。一沐三握髮，後世稱聖賢。』摯虞《思逝賦》『餐』與『乾』叶，韓愈《秋懷詩》『餐』與『前』叶。」

諸儒咸謂狡童指昭公，無乃大不通乎？詈其君矣，雖河南程氏猶同之。蓋根本于毛傳與《序》之失，遂不復思而從其悖也。此狡童謂狂臣，擅命之小人也，故不親君子，不與君子言，不與君子食，謂疏遠之，不與祿廩也。❷子，謂鄭君也。君子不忘君，憂其禍即至，故不能餐，不能安息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刺忽也。不能與賢人圖

❶「之」，四庫本作「凡」。
❷「祿廩」，四庫本二字互乙。

事，權臣擅命也。」然則强臣擅權，則不與賢者禄食者權臣，❶非昭公也。沒君子愛君之善，誣君子以詈君之大罪，奚可哉？公子翬謂隱公曰「百姓安子，諸侯説子」，《山有樞》「子之衣裳」、《宛丘》「子之湯兮」，「子」皆指君。

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❷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！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洧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士？狂童之狂也且！

子，謂鄭君也。鄭君遠賢而近小人，賢者退處而心不忘君，故作《褰裳》之詩曰：「子惠思我，我則褰裳涉溱而來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？」言君固自有他人爲之任用，❸此語深譏焉而婉者也。卒直言曰「狂童之狂也且」，疾所任用乃狂妄小人爾。諸儒未觀詩，而先觀《毛詩序》與傳，反以《序》、傳病詩，曲推强釋，良可笑。不思《序》、傳之繆誤甚著甚多。是《序》曰：「《褰裳》，思見正也。狂童恣行，國人思大國正己也。」詩中安有此情？腐儒苦思，或至迂僻，亦猶《左氏》曰「豫凶事」歟？

子之丰兮，俟我乎巷兮，悔予不送兮。子之昌兮，俟我乎堂兮，悔予不將兮。衣錦褧衣，裳錦褧裳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行。裳錦褧裳，衣錦褧衣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歸。

巷，《補音》：「胡貢切。《離騷》經：『啓九辨與九歌兮，夏康虞以自縱。不顧難以圖

---

❶「臣」，原作「君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褰」，原作「蹇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同。

❸「用」，原作「而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後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』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昏姻之道缺，陽倡而陰不和，男行而女不隨。」觀詩意誠有之，然今悔矣，悔過之心，聖人取焉。《序》總曰「刺亂也」，則差矣。此悔而作詩，求復諧者也。丰，豐滿也。巷，門外也。男親迎而女不從，男不得已而退，猶俟於門外也，猶覘女之或從也。今女悔，縱未從，而姑送之，猶未至於深絕也。昌，盛也。將，猶送也。先言巷，後言堂，更韻也。鄭箋云：「褧，禪。」蓋以禪縠爲之中衣，裳用錦，而上加禪縠焉。《中庸》曰：「衣錦尚褧，惡其文之著也。」古者衣裳中錦外絅，風俗率如此，故雖衰世猶未變。絅、褧音義同。女悔而告長上叔伯曰：「今車駕而迎予，則與之行矣。」衣裳錦褧，言衣裳已具飭，今車駕而迎予，則與之歸矣。婦人謂嫁曰歸。

東門之墠，茹藘在阪。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東門之栗，有踐家室。豈不爾思？子不我即。

東門之平墠，又有茹藘之草在其阪，阪又有栗木焉。踐，行也。行道之旁，有家室焉。其家室中之人，女之所慕者。而其不我即，故有甚遠之歎。是詩女則淫矣，而士則正。《毛詩序》槩曰「刺亂」，其半差矣。毛傳曰：「東門，城東門也。墠，除地町町者。茹藘，茅蒐也。」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茹藘，茅蒐」，郭注云：「今之蒨也，可以染絳。」坂，大坡不平。

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風雨蕭蕭，雞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云胡

不瘳？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是詩美君子不改其度也。鄭有君子，雖居亂世，不從世俗所移，國人喜之也。而《毛詩序》曰：「思君子也。」詩曰「既見」，非思。胡，何也。夷，平也。亂世賢者多憂，既見君子，喜而失其憂，故夷平也。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嗣音？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縱我不往，子寧不來？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

因久不見之學子，乃挑達于城闕之閒，於是追恨曰：「我一日不見，如三月之久。思如此之切，而彼乃若是耶？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修焉。」毛傳：「青衿，青領也，學子之所服。」鄭箋云：「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，己留彼去，故隨而思之爾。禮：父母在，衣純以青。嗣，續也。女曾不傳聲問我，責其忘己。」《爾雅·釋器》云「衣皆謂之襟」，郭注云：「交領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衿謂之交。」《釋器》又云「衿謂之袸」，郭注云：「衣小帶。」疏引《士昏禮》「施衿結帨」爲證。此衿非襟，毛傳謂領者，取《方言》之交，取《爾雅》之襟。然襟非領，乃袂也。古謂之衽，亦謂之襟，衣所以交於前者，以有衽也。衣身前不交，續以左右二衽而後交。《方言》「襟謂之交」，謂此也。領亦因是而交，而衿非領，毛傳、郭注皆誤。衿有二義：一曰襟，一曰帶。然襟狹似帶，故因名歟？毛傳曰：「佩，佩玉也。士瑀珉而青組綬。」程曰：「挑，輕躍。達，放恣。」鄭箋云：「廢學業，但好登高，見於城闕。」闕

者，謂於城之闕處置門，其兩旁城土高而稍闊，可以登而望遠。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終鮮兄弟，維予與女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迋女。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終鮮兄弟，維予二人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不信。

激揚之水，不能流一束之楚。微弱，令不行也。雖有兄弟，心則相殘，亦可言鮮。兄弟争國，群臣公族咸有二心，惟予與女二人而已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誑女。迋，誑也。納忠至矣，此忠愛其君之詩也。《毛詩序》謂忽已死亡而作是詩，詩辭非死亡後之辭也。

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。縞衣綦巾，聊樂我員。出其闉闍，有女如荼，雖則如荼，匪我思且。縞衣茹藘，聊可與娛。

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之盛。雖則如雲之盛，而我心不在焉。我自有員姓者，❶吾妻也。《春秋》有鄖國，亦作「䢵」。漢中有鄖闕。按：樓鑰云：「此説未然。毛、鄭不解『員』字，疏言『樂我之心耳』。云、員古今字，助句辭也。唐員半千，齊州人，其先本彭城劉氏，十世祖凝之，事宋爲起部郎。及齊受禪，奔元魏，以忠烈自比伍員，因改姓員，古無此姓也。況此詩解内云：『陸德明以《爾雅》云「徂，存也」，❷牽合上章「思存」，改「且」作「徂」，甚無謂也。且，語助也。於義自通，何必牽强又改字？』以此知員亦語助耳。」縞衣綦巾，我自樂之。如荼，亦言其盛多。吾妻縞衣茹藘爲飾，雖芳麗不如東門之女，而亦聊可與娛。鄭多淫新棄舊，

❶「自」，原作「則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存」，原作「往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、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及本詩詩解改。

有夫婦相與不替，不以外色動心，聖人之所取也。而《毛詩序》曰：「閔亂也。公子五爭，❶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民人思保其室家焉。」詩中殊無此情。《顧命》「綦弁」，鄭云：「綦，赤黑色。」是詩毛傳曰：「綦，蒼艾色。闉，曲城也。闍，城臺。」《爾雅・釋宫》云：「闍謂之臺。」茹藘，蒨草，染色爲飾。鄭箋云：「闍，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。」陸德明以《爾雅》云「徂，存也」，牽合上章「思存」，故改「且」作「徂」，❷甚無謂也。陸好異，多有此病。且，語助也。於義自通，何必牽强又改字？況舊音子徐反，今從舊音。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野有蔓草，零露瀼瀼。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

漙，本亦作「團」，顔師古《匡謬正俗》云：「《鄭詩》『零露霉兮』，古本有水傍作專，亦有單字者，後人輒爲團字。呂氏《字林》雨下作專，訓云露貌，音上兖切。」

孔子遭程子於塗，傾蓋而語終日，甚相親。顧謂子路：「取束帛以贈先生。」子路違命。有閒，顧謂子路，子路如初。孔子曰：「《詩》不云乎？『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』今程子，天下賢士也。於斯不贈，則終身不能見也。小子行之。」《毛詩序》乃曰「男女思不期而會」，審如《序》言，則孔子豈敢以謂程子？斷斷乎無是理。蔓生之草，露零其上。零，落也。漙者，露貌。蓋當時

❶「五」，原作「互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改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與樓鑰《攻媿集》補。

所見。相遇之樂，視景物皆樂，故即所見，以發詩詠之端。凡《詩》言美人，皆稱其賢。《方言》云：「目黸瞳之子曰盱，或謂之揚。」其以瞳子多揚動，故名歟？心相契合也。鄭雖亂，先王之澤猶未泯，在野豈無賢者。

溱與洧，方渙渙兮。士與女，方秉蕳兮。女曰觀乎？士曰既且。且往觀乎洧之外，洵訏且樂。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溱與洧，瀏其清矣。士與女，殷其盈矣。女曰觀乎？士曰既且。且往觀乎洧之外，洵訏且樂。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溱洧》，刺亂也。」毛傳云：「溱、洧，兩水名。蕳，蘭也。訏，大也。殷，衆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既，已也。洵，信也。將，大也。」《易》曰：「風行水上，渙。」水則渙散，女曰：「往觀矣。」且，語助，語之止辭。女又曰：「如此，則往觀乎洧之外。」「往觀」不載「女曰」者，意明省文也。謂洧外信甚寬大，甚可樂也。士與女於是乎相謔，其終贈之以芍藥。伊，猶彼也。相謔，毛無傳，鄭箋謂行夫婦之事，殆未必然。然士與女相戲謔如此，已大亂矣，故詩人刺之。毛傳謂「芍藥，香草」，陸璣云：「今藥草芍藥無香氣。」毛傳亦多誤，豈未見芍藥而意之耶？今藥草芍藥，其華甚美，殆即此爾，而無香氣。相謔，謂戲謔之甚也，語淫穢也。或疑是詩不正，遂曲爲之説。不思「士曰」、「女曰」，詩人之辭也。敘其事，所以著其惡也，刺之也，非士女相謔者自作是詩也。

慈湖詩傳卷六

慈湖詩傳卷七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齊

雞既鳴矣，朝既盈矣。匪雞則鳴，蒼蠅之聲。東方明矣，朝既昌矣。匪東方則明，月出之光。蟲飛薨薨，甘與子同夢。會且歸矣，無庶予子憎。

《補音》：「明，謨郎切。荀卿書『昭昭乎其智之明』與『詳』叶，『爲天下明』與『忘』叶，『契玄王生昭明』與『商』叶，又引古詩『如霜雪之將將，日月之光明』。《楚辭》『夜皎兮既明』與『桑』叶，『步列星而極明』與『方』叶。秦東觀刻石『原道至明』與『陽』叶，會稽刻石『追首高明』與『莊』叶。漢《房中歌》『承帝之明』與『彊』叶，『唐虞之元首明哉』與『股肱良哉』、『庶事康哉』爲韻。《周易》『其辨明也』與『長』叶，『不足與有明也』與『剛』叶。徐邈《楚辭》釋音：『明，音亡。』《白虎通》：『清明，風者清芒也。』夢，莫滕反，《正月》詩『視天夢夢』沈重讀。揚雄《甘泉賦》『夢』與『繩』叶，《太玄・遇》首：『幽遇神，及師夢。』」

雞既鳴矣，朝既盈矣，乃曰：「匪雞則鳴，乃蒼蠅之聲爾。」妄言以卻雞鳴之告。蒼蠅有聲，明晏有甚於雞鳴時矣。荒淫妄言，以卻告者。東方明矣，士大夫之詣朝者已昌盛矣，乃曰：「匪東方明，乃月出之光爾。」荒淫之狀益著。蟲薨薨，日出矣，猶曰：「甘與子同夢。」是詩兩言「子」，皆

謂婦人。《君子偕老》「子之不淑」、「子之清揚」，皆謂夫人也。又曰：「彼來朝之士大夫，且行歸矣。」會者，相將之意。歸則無久伺之勞，庶不憎惡予與子也。前言「朝既盈」、「朝既昌」，則士大夫來朝既久，其意已明，故此言「會且歸」者，其指來朝之士大夫明矣。荒淫至于此極，《毛詩序》歸之哀公，容或有之。但「思賢妃也。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」，則差矣。諸儒不知《序》之不足盡信，率以《序》解《詩》，其有阻礙，必至于委曲穿鑿牽合。

子之還兮，遭我乎峱之閒兮。並驅從兩肩兮，揖我謂我儇兮。子之茂兮，遭我乎峱之道兮。並驅從兩牡兮，揖我謂我好兮。子之昌兮，遭我乎峱之陽兮。並驅從兩狼兮，揖我謂我臧兮。

還，音旋。閒，《補音》：「居賢切。《漢書·李廣傳》『自以大黃射其裨將』，服虔曰：『黃肩弩也。』晉灼曰：『黃肩即黃閒也。』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『赤瑕駁犖，雜臿其閒。鼂采琬琰，和氏出焉。』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『裛以藻繡，絡以綸連。隨侯明月，錯落其閒。』張衡《南都賦》『閒』與『顛』叶，曹植《瑟瑟歌》『閒』與『阡』叶，❶韓愈《孟東野失子詩》『閒』與『賢』叶。」簡觀今京語「閒」之餘音亦有「肩」音。儇，許全反。

《毛詩》傳謂「還，便捷之貌」，未安。還，回旋也。忽遭我于峱山之閒，于是子與我並驅從逐兩肩。❷其初相遭未揖，及並驅從

❶「瑟瑟」，原作「琴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同。

❷「與我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肩，乃揖我，謂我儇兮。儇，駿捷之稱也。茂、昌，皆謂盛也。言氣貌之盛，美之之辭也。好，美也。臧，善也，猶好也。毛傳曰：「獸三歲曰肩。」《爾雅·釋獸》云「狼牡，貛。牝，狼」，舍人曰：「狼牡名貛，牝名狼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還》，刺荒也。哀公好田獵，從禽獸而無厭。國人化之，遂成風俗，習于田獵謂之賢，閑于馳逐謂之好焉。」《漢·地理志》引此《齊詩》曰「子之營兮，遭我虖嶩之閒兮」，顔師古注曰：「《齊國風·營》詩之辭也。《毛詩》作『還』，《韓詩》作『營』。之，往也。嶩，山名也，字或作『峱』，亦作『巙』，音皆乃高反。言往適營丘，而相逢于嶩山也。」董氏曰：「考于《地記》，嶩、峱、巙皆山名，在齊之郊，故諸書或異。」崔靈恩《集注》：「還、茂、昌，三者皆地名也。」然平觀文勢，則《毛詩》謂還、茂、昌爲貌是也。孔疏曰：「士大夫聚説田事，以爲戲樂，而荒廢政事，故刺之。」

俟我於著乎而，充耳以素乎而，尚之以瓊華乎而。俟我於庭乎而，充耳以青乎而，尚之以瓊瑩乎而。俟我於堂乎而，充耳以黄乎而，尚之以瓊英乎而。

《漢·地理志》言齊地風俗，引：「《齊詩》曰：『俟我於著乎而。』此亦舒緩之體也。」《藝文志》謂「《齊詩》咸非其本義，魯最爲近之」，然則班固謂爲舒緩之體者，《魯詩》之説也。去二家而取魯，其考之亦詳矣。今《毛詩》止一家之説，況多謬誤，奚可盡從？又況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，至衛宏作《毛詩序》始明言「刺時不親迎」，亦不言何世，則臆説也。考本詩三章三言「俟

我」，殊非陳古之情。衛宏蓋意《雞鳴》、《還》、《東方之日》皆荒淫之詩，而是詩次于其閒，當亦非美，故曲推其説。夫《詩》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，《清人》，鄭文公之詩，而次昭公之詩之上。況齊俗近于魯，孔子曰「齊一變，至於魯」，則齊之禮儀亦美矣。雖當衰亂，風俗豈盡變而爲惡，無一事一時之善乎？況是詩亦特美其禮儀而已，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，雖無深旨，而聖人取焉，正以庸常平夷之即道也。諸儒不知道，故穿鑿而爲説，其害道甚矣。俟，待也。《爾雅·釋宫》云：「門屏之閒謂之宁。」而毛傳曰：「門屏之閒曰著。」孔疏謂「著」與「宁」音義同。鄭康成謂「以素充耳，所以懸瑱者，或名爲紞」，亦有理。但謂「人君五色，臣三色」織之，未必然。初無典據，惟以此詩曲推其説。且以素爲先，見鑿甚矣。《士冠禮》「玄端，玄裳、黄裳、雜裳可也」，而康成妄析其義曰：「上士玄裳，中士黄裳，下士雜裳。」于以驗康成不善屬文，不達文理。是詩「充耳以素」、「以青」、「以黄」，安知非「玄裳、黄裳、雜裳」之謂乎？皆可也。康成云：「瓊華者，謂懸紞之末，所謂瑱也。」《考工記·玉人》云「天子用全」，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。《説文》曰：「瓊，赤玉也。」玉石之雜而赤者耳。瓊華，其色之盛者歟？瓊瑩，其色之瑩者歟？瓊英，其精英歟？尚者，著之于紞端歟？是詩禮儀，其親迎歟？《鄭風》言「俟我乎堂」，亦謂親迎也。

東方之日兮，彼姝者子，在我室兮。在我室兮，履我即兮。東方之月兮，彼姝者子，在我闥兮。在我闥兮，履我發兮。

東方之日兮，日始出之時也。彼姝美之女子，❶忽在我之室兮。再言「在我室兮」者，駭之而情深也。履者，以足躡我，猶陳平躡漢王，其意即通，無俟乎言也。履我，使即之爲淫也。即，就也。此肆焉，無所忌者也。東方之月兮，月始出之時也。彼姝者子，忽在我之闥兮。闥，門也。履我，使發足而與之俱往也。既入夜，又不入我室，此則或有所忌者。此與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同，作詩以刺淫奔也。或在朝，或在夜，或在室，或在闥，刺彼，故其事不一也。然「履我即」者，未必果即之也。「履我發」者，未必果發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東方之日》，刺衰也。❷君臣失道，男女淫奔，不能以禮化也。」夫不刺淫奔，而刺國衰，是長淫奔者之惡也。本詩惟刺淫奔，而《序》旁推其說，衛宏不知道，其作《序》率類此。

東方未明，顛倒衣裳。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東方未晞，顛倒裳衣。倒之顛之，自公令之。折柳樊圃，狂夫瞿瞿。不能辰夜，❸不夙則莫。

顛，《補音》：「典因切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『長嘯哀鳴，翩翻互經。夭蟜枝格，偃蹇杪顛。』漢童謠『黃雀巢其顛』與『人』叶。《易林・賁之豐》曰：『採薪得麟，大命隕顛。』《噬嗑之未濟》『顛』與『民』叶。揚雄《元后誄》『顛』與『盈』叶。」倒，都老反。

觀是詩，知公未明而召群臣，臣急趨之，故顛倒衣裳。日未出，而東方先明。晞者，

❶「女子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❷「也」，原作「世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「辰」，原作「晨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又其微明。未晞，則益早矣。公如此勤于政事，然失時失節，乃輕躁狂妄，如折柳樊圃焉。柳質柔細，而以爲圃之藩籬，何益于事？無足爲禁也。又如狂夫瞿瞿然。瞿瞿，驚視之狀。狂者驚視，急于爲□，又何益于事哉？晨夜，謂早夜也。不能晨夜，言全不識早夜，若非太早而夙，則太遲而莫矣。大抵狂躁輕妄之人，忽急忽緩，忽早忽夜，皆不可測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東方未明》，刺無節也。朝廷興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。」公號令失時，則夜未終必令報夜終，遂使挈壺氏失職，刻漏錯亂。

南山崔崔，雄狐綏綏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由歸。既曰歸止，曷又懷止？葛屨五兩，冠緌雙止。魯道有蕩，齊子庸止。既曰庸止，曷又從止？蓺麻如之何？衡從其畝。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既曰告止，曷又鞠止？析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既曰得止，曷又極止？

《補音》：「雙，疏工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孔臧《格虎賦》：『耳目喪精，❶值網而衝。❷局然自縛，或隻或雙。』《史記·龜筴傳》：『禍與福因，刑與德雙。』揚雄《河東賦》『雙』與『東』叶。《後漢》語『殿中無雙丁孝公』、『五經無雙許叔重』、『天下無雙江夏黃童』、『荀氏八龍，慈明無雙』、『任文公智無雙』。緌，如誰反。從，音縱。畝，一讀滿罪切，古作晦，《説文》以每得聲。宋玉《高唐賦》『畝』與『止』叶，《楚辭》『畝』與

❶「精」，原作「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網」，原作「綱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『芷』叶，❶張衡《東京賦》『畝』與『已』叶。一讀滿補切，《易林・歸妹之坤》『畝』與『暑』叶，班固《西都賦》『畝』與『矩』叶，韓愈《元和聖德詩》『畝』與『祖』叶，柳宗元《招海賈文》『畝』與『覩』、『舞』叶。」

詳觀《南山》之詩，其刺襄公鳥獸之行亦著矣。南山崔崔，有人君尊嚴之象。言雄，知其對雌。狐之爲獸多疑，《周易》凡言狐，皆取疑象。襄公爲鳥獸行，與文姜淫慾已縱而不能止，心愧沮而若疑。又齊襄雖由魯道而歸，身則在塗，心則在魯，其愧赧發諸精神，❷見諸步武，有遲疑綏綏之狀，故曰「綏綏」。《衛風・有狐》亦有疑貳之意。有蕩者，因道路平蕩，以寓譏魯蕩然無制之意。首章不言齊襄往，而惟言襄公歸者，明初往，襄公之惡未成。未明及歸，則成矣明矣，故止言其歸。詩人于是致其譏曰：「既曰歸齊矣，曷又懷之也？」謂其又懷文姜也。葛屨，至賤之物也。五兩，當是文姜與其姪娣或從者，共五人也。冠緌，居首之物，所尊所貴者也。今也與葛屨雙止，非類而並處，以尊而混卑，則鳥獸之行又著矣。據此，則所亂又不止于文姜矣。庸，常也。齊侯既常在魯道路之中爲淫矣，曷又極其縱放也？從，即「縱」字。縱放之狀，不可得而知。據此，可以想而知矣。非謂常在魯道爲可也，言其縱之甚也。首章「曷又懷止」，其意同。蓺，種也。蓺麻如之何？衡從其畝，以喻「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」。衡，横；縱，直，無別義。既曰告止，謂文姜初嫁，既告于

❶「芷」，原作「芝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其愧赧」，四庫本作「愧慾雜錯」，義勝。

廟矣。曷又鞠止，窮之不已也。鞠之爲言，言鳥獸行，而微其辭者也。匪媒不得，亦兼明淫亂之匪媒。既曰得止，曷又極止，言魯桓既得文姜矣，齊侯曷又極之不已也。極，猶鞠也。毛傳謂「齊子，謂文姜」，既于是詩文旨難通，而《載驅》「齊子發夕」、「齊子豈弟」尤難通。齊人之詩，言「齊子發夕」，謂襄公則明。苟謂文姜，則文姜自魯發夕，齊人何由知之？謂男子豈弟則宜，謂婦人則難。至于《敝笱》所言「齊子」，則謂魯桓不能制文姜。齊侯來淫而歸，惟言歸者，亦結證其惡，齊人不敢預料其君于惡也。《詩》稱君曰「子」固多，齊君至是，其體益輕，故曰子，亦爲之隱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南山》，刺襄公也。鳥獸之行，淫乎其妹。大夫遇是惡，作詩而去之。」

無田甫田，維莠驕驕。無思遠人，勞心忉忉。

無田甫田，維莠桀桀。無思遠人，勞心怛怛。

婉兮孌兮，總角丱兮。未幾見兮，突而弁兮。

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「甫，大也。」孔疏曰：「人治田，無得田此大田。若大田過度，力不充給，田必蕪穢，維有莠草驕驕然。無思遠人，徒勞心忉忉耳。」遠人，諸侯也。遠人不難致，此有德，則彼至矣。曰無思遠人，則其君之無德、徒勞可見矣。如田大田，徒勞罔獲。驕，縱也。桀，桀出也。維莠驕縱桀出，則良苗不興不實矣。婉孌，言少年貌美。毛傳謂「總角，聚兩髦也」，孔疏謂「兩角丱然，未及幾次見之，而突然已冠弁矣」。此末章雖平言無譏，而其含護不敢言而卒已之意可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甫田》，❶大夫刺襄公。無禮義

❶「甫」，原作「大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而求大功，不修德而求諸侯，志大心勞，所以求者非其道也。」

盧令令，其人美且仁。盧重環，其人美且鬈。盧重鋂，其人美且偲。

環，《補音》：「胡涓切。按：原本五字脱。馬融《廣成頌》『環』與『園』叶，曹植《美女篇》『環』與『翩翩』叶，何晏《景福殿賦》『環』與『源』叶，顔延年《北湖應詔詩》『環』與『天』叶。」鬈，音權。董曰：「《韓詩》作『盧泠泠』，《説文》引《詩》作『獜』。」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盧令》，刺荒也。襄公好田獵畢弋，而不修民事，百姓苦之，故陳古以風焉。」毛傳曰：「盧，田犬。令令，纓環聲。」言人君能有美德，盡其仁愛，百姓欣而奉之，愛而樂之。順時遊田，與百姓共其樂，同其獲，故百姓聞而説之，其聲令令然。」考《序》及傳皆謂陳古，而本詩辭情不然。曰「其人」，其辭指今，非陳古也。苟陳古，則宜每章稱仁稱德，而次章曰「鬈」，末章曰「偲」，又三章皆曰「美」，殊非陳古之意。蓋《序》、傳以襄公之詩，不應有美，故曲推其説，以爲陳古以風。不知《詩》之不可以次序觀，不可以執一觀。以鄭叔段之惡，而兩《叔于田》之詩，京人未嘗不説之。以《鄭·清人》文公之詩，而次于莊公詩中。《盧令》未必果襄公之詩。果襄公之詩，則《叔于田》之類也。襄公雖無道，而不聞其暴民，故田而民悦之歟？民悦其君，正也，道也。不然，則齊有士大夫之賢者，民悦其田也，亦正也，道也。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，故不明己之道心，又不知人之道心，而況于六經之大旨乎？毛傳曰：「重環，子母環也。鋂，一環貫二也。

髻，好貌。偲，才也。」釋「髻」曰「好」，未安。髻，其須之卷曲歟？

敝笱在梁，其魚魴鰥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雲。敝笱在梁，其魚魴鱮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雨。敝笱在梁，其魚唯唯。齊子歸止，其從如水。

鰥，《補音》：「姑倫切。《楚辭·天問》：『舜閔按：原本二字脱。在家，又何以鰥？堯不姚告，二女何親？』」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敝笱》，刺文姜也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，不能防閑文姜，使致淫亂，爲二國患焉。」此非魯桓時詩也，何以明之？魯桓公娶齊僖公女文姜，魯桓十四年，齊僖卒。十五年，魯桓雖嘗與齊襄會盟，而文姜不行。至十八年，魯桓始與文姜如齊，申繻諫焉。齊襄于是通文姜，魯桓謫文姜，姜以告。夏四月，齊人殺魯桓。夫齊人未殺魯桓之前，齊襄與文姜爲淫之迹，未至于若是詩所述肆行而無忌也。是詩其魯莊二年姜氏會齊襄于禚、四年姜氏享齊襄于祝丘已後之詩歟？是詩齊人譏襄公，并譏魯莊微弱及文姜也。笱者，捕魚之器。敝敗之笱，在于魚梁。鰥，大魚也。魴，亦中魚。喻魯莊微弱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，止齊襄之來，致齊襄疾驅于通道大都，與文姜淫不已也。惟言齊襄之歸，不言齊襄之往者，齊人不敢預言其君于惡。及成惡而歸，始形于言。其意與《南山》同，亦含隱矣。魴雖非甚大之魚，因鰥連文，意在鰥也。鰥魚之大，見《孔叢子》：「衛人得鰥魚，其大盈車。」鱮，亦非甚小之魚，欲易韻。又鱮，至不美之魚，語曰：「網魚得鱮，不如啗茹。」亦喻齊襄與文姜之惡也。其從者如雲。言其盛如雨，

言其多如水，言其疾驅也，既見魯之無制，又見齊襄之肆惡無忌也。《釋魚》云「魴，魾」，郭璞云：「江東呼魴魚爲鯿，一名魾。」邢疏云：「陸璣云：『魴，今伊、洛、濟、潁魴魚也。廣而薄肥，恬而少力，細鱗。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，尤美于中國魴。其鄉語曰：居就糧，梁水魴。』」

載驅薄薄，簟茀朱鞹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發夕。

四驪濟濟，垂轡濔濔。魯道有蕩，齊子豈弟。

汶水湯湯，行人彭彭。魯道有蕩，齊子翱翔。

汶水滔滔，行人儦儦。魯道有蕩，齊子遊敖。

夕，《補音》：「祥龠切。《淮南子》：『施之無窮，而無所朝夕。舒之彌于六合，卷之不盈一握。』李興《諸葛亮表閭之文》：『仁智所處，能無規廓？日居月諸，時隕其夕。』郭璞《江賦》：『域之以盤巖，豁之以洞壑，疏之以沱汜，鼓之以朝夕。』陶潛《自祭文》：『故人淒其相悲，同祖行于今夕。羞以嘉蔬，薦以清酌。』陸雲《夏府君誄》：『瞻彼日月，歲聿云夕。寒暑窮化，四辰交錯。』」

薄薄，車行之聲也。《爾雅·釋器》云：「輿革前謂之鞎，後謂之茀。竹前謂之禦，後謂之蔽。」郭注云：「茀，以韋靶後户。禦，以簟衣軾。蔽，以簟衣後户。」毛傳曰：「簟，方文席也。車之蔽曰茀。諸侯之路車，有朱革之質而羽飾。」魯道平蕩，亦寓蕩然無制之譏。齊君夕之發車，趨魯道焉。夕而發者，亦有愧于中，不敢朝發與？孫炎曰：「驪，黑也。」《爾雅·釋畜》云：「騋，牝。驪，牡。」是詩孔疏云：「駟馬皆鐵驪之色。」垂轡，徐行之狀也。豈弟，樂易從容之貌。雖刺譏，而辭婉矣。

其辭雖婉，其譏實深。彭彭，盛貌。儦儦，衆貌。翺翔、遊敖、垂轡，皆從容候待文姜，及濡留不肯旋反之狀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載驅》，齊人刺襄公也。疾驅于通道大都，與文姜淫，播其惡于萬民焉。」

猗嗟昌兮，頎而長兮。抑若揚兮，美目揚兮。巧趨蹌兮，射則臧兮。猗嗟名兮，美目清兮。儀既成兮，終日射侯，不出正兮。展我甥兮，猗嗟孌兮，清揚婉兮。舞則選兮，射則貫兮。四矢反兮，以禦亂兮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猗嗟》，刺魯莊公也。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，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，失子之道，人以爲齊侯之子焉。」猗嗟，嘆辭，此嘆辭有美有傷。昌，容色之盛也。孔子言「文王之狀，頎然而長」。抑，繼辭也。上言「昌」，言「長」，此又言「揚」，故曰「抑」。詩人言貌多言「揚」，曰「子之清揚」，曰「清揚婉兮」，《方言》云：「目黸瞳之子盱，或謂之揚。」蓋目之精神全在黸瞳，言人之美多在精神，故多言「揚」。此言若何之揚兮，真美目之揚也。趨蹌之巧，趨步之有儀也，《禮》曰：「士蹌蹌。」射則甚善也。臧，善也。朱曰：「名，猶稱也，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。」朱意謂人稱譽其威儀技藝之美有名譽也。美目清明也。儀既成兮，言威儀習熟成就也。侯，即今之垛。正，即帖，即鵠。《梓人》：「爲侯，廣與崇方，參分其廣，而鵠居一焉。」《射人》之職：「王五正，諸侯三正，孤卿大夫二正，士亦二正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二尺曰正。外孫曰甥。」鄭箋云：「姊妹之子曰甥。」蓋據《爾雅·釋親》而云。魯莊公乃齊襄公時，當曰姊妹之子。《爾雅》

曰：「展，誠也。」孌，好貌。言目之美也，非勁者也。選者，鄭謂于倫等最上也。貫者，矢正中鵠，貫而穿之也。四矢，乘矢也。射禮必乘矢者，鄭箋云：「象其能禦四方之亂。」反者，射終而反其矢也。射所以禦亂，今魯莊射不出正，而不能禦閨門之亂。而婉其辭，譏也。《毛詩序》謂「人以爲齊侯之子焉」，贅矣，失孔子之旨。

魏

糾糾葛屨，可以履霜。摻摻女手，可以縫裳。要之襋之，好人服之。好人提提，宛然左辟，佩其象揥。維是褊心，是以爲刺。

《補音》：「服，鼻墨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《易林·困之中孚》曰：『絲紵布帛，人所衣服。摻摻女手，紡績繕織。』《士冠禮》云：『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。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。』秦泰山刻石：『皇帝臨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脩飭。廿有六年，初并天下，罔不賓服。』三句一韻。」按：「士冠禮」以下，從《韻補》補入。

毛傳曰：「夏葛屨，冬皮屨。葛屨，非所以履霜。」鄭箋云：「葛屨賤，皮屨貴。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，利其賤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摻摻，猶纖纖也。婦人三月廟見，然後執婦功。」案《士昏禮》，舅姑殁，乃有廟見之禮。舅姑存，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，謂助祭也。鄭箋云：「言女手者，未三月，未成爲婦。裳，男子之下服。賤，又未可使縫。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，利其事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要，褸也。襋，領也。」好人，即「摻摻女手」之人。美，好也。要之，縫褸也。襋之，縫領也。使好人服其勞。

《爾雅》云：「提提，安也。」凡辟當左，左爲卑，右爲尊。宛，婉娩柔順之容也。以象骨搔首名曰揥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葛屨》，刺褊也。魏地陿隘，其民機巧趨利，其君儉嗇褊急，而無德以將之。」夫本詩刺魏俗也，刺魏俗之褊心也，而《序》必推及其君，以《園有桃》觀之，其君誠褊嗇陋甚，而《葛屨》之詩，辭情不及其君。衛宏不知道，率爲贅辭，徒惑後學。

彼汾沮洳，言采其莫。彼其之子，美無度。美無度，殊異乎公路。彼汾一方，言采其桑。彼其之子，美如英。美如英，殊異乎公行。彼汾一曲，言采其藚。彼其之子，美如玉。美如玉，殊異乎公族。

王肅、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，鄭康成亦如之。箋云：「其采莫之事，則非公路之禮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路，車也。公行，從公之行也。公族，公屬。」不釋「殊異」之義，❶以其言大夫之義甚明，無俟于釋乎？《集注》「《序》曰『其君子儉以能勤』」，《釋文》亦必此本爲正，惟他本《毛詩序》則曰「其君儉以能勤」。苟以爲君采，則何爲不以他官爲比，而獨以公路、公行、公族爲比乎？毛傳曰：「汾，水也。沮洳，其漸洳者。莫，菜也。藚，水舃。」孔疏云：「沮洳，潤澤之處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莫，莖大如箸，赤節，節一葉，似柳葉，厚而長，有毛刺。今人繅，以取繭緒。其味酢而滑。始生，可以爲羹，又可以生食。五方通謂之酸迷，冀州人謂之乾絳，河汾之閒謂之莫。』」言，語助也。鄭謂「無度，不可尺

❶「釋」，原作「擇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寸」，言美之至也。美則無度矣，但殊異乎公路，凡爲公路者，不如是也。豈有掌路車之官，而采莫菜于汾水之沮洳乎？是詩惟譏公路、公行、公族，而不及他官者，大抵上無禮教，則公族多不學文。近君習君之儉陋，寖至于采莫、采桑，不知其不可也。英，如「舜英」之英，美如華也。孔疏謂「公路」與下「公行」一也，引《春秋左傳》宣二年晉事爲證，亦不甚明。以後晉證古魏，豈能盡用？況毛傳三釋甚明。鄭箋謂「公路，主君之軞車，庶子爲之，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」，其箋未必當。服虔云：「軞車，戎車之倅。」是詩公路正掌公之路車，非掌從公之行也。《爾雅》「藚，牛脣」，郭注引《詩傳》曰：「水蕮也。如續斷，寸寸有節。」陸璣以爲今澤蕮，郭氏所不取。鄭箋云：「公族，主君同姓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汾沮洳》，刺儉也。其君儉以能勤，刺不得禮也。」《韓詩》三章皆作「彼己之子」，其、己者，音近，韓、毛記音不同。❶

己，音近，釋見《崧高》。

園有桃，其實之殽。心之憂矣，我歌且謡。不知我者，謂我士也驕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。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。其誰知之，蓋亦勿思。園有棘，其實之食。心之憂矣，聊以行國。不知我者，謂我士也罔極。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。心之憂矣，其誰知之。其誰知之，蓋亦勿思。

殽者，肉之有骨者也。今儉而以桃實爲殽，過于儉矣。儉，美德也。而過焉，至于此甚，知不得其道也，知失其條理而至是

❶「音」，原在「同」下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也。得其條理者，雖不過儉，而財用自豐。失其條理者，雖殺桃食棘，而財用亦匱。《孟子》曰：「無政事，則財用不足。」故殺桃食棘，國人以爲善，而智者以爲憂。憂其無政事，而末流至於危亂也。憂鬱而發于歌謡，歌音長，謡音短。不知我者，謂我士君子也。而驕，謂我不樂君之至儉爲驕也。彼人是哉，謂君所爲是也。子姑言之，其説爲何也。其，音如字，其義自通。他書作「何居」者，亦當音如字，其義亦通。「其」與「居」蓋記音不同，陸德明「音基」，未安。詩人于是曰：「我心憂矣，其誰知之？」重言「知之」者，誠寡也。女蓋亦不思爾，知此理者，自古以來罕其人也。《汾沮洳》之是非，人猶易知。《園有桃》之是非，雖本自昭然，而士大夫之有知者寡矣。行于國中，亦以舒憂。罔極，謂責人無已也，謂論治無有窮已、無有畔岸也，彼無智者觀智者率如此。毛傳曰：「棘，棗也。」《廣韻》曰「小棗」，今所在有之，小而圓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園有桃》，刺時也。大夫憂其君，國小而迫，而儉以嗇，不能用其民，而無德教，日以侵削，故作是詩也。」衛宏此《序》奚足以知此詩？使宏居魏朝，亦安能有所爲哉？亦拱手以受侵削而已矣。其言妄繆，惟可發笑。魏君儉陋若是，奚止不能用其民而已哉？凡政事皆失矣，忽云「德教」，曹不知類。此《序》既不足以發明詩情，徒爲謬贅，而諸儒率宗之，何也？

陟彼岵兮，瞻望父兮。父曰嗟予子行役，夙夜無已。上慎旃哉，猶來無止。陟彼屺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嗟予季行役，夙夜無寐。上

慎旃哉，猶來無棄。陟彼岡兮，瞻望兄兮。兄曰嗟予弟行役，夙夜必偕。上慎旃哉，猶來無死。

母，《補音》：「滿罪切。《易林・泰之否》曰：『陟屺望母，役事未已。』《淮南子》：『以天爲父，以地爲母，陰陽爲經，四時爲紀。』❶蔡邕《崔夫人誄》曰：『昔在敬姜，陪臣之母。勞謙紡績，仲尼是紀。』偕，苟起切。按：「淮南子」以下，原本脱去四十四字。《楚辭・九辯》：『四時遞來而卒歲兮，陰陽不可與儷按：原本誤作「儼」。偕。白日晼晚其將入兮，明月銷鑠而減毁。』《太玄・親》首：『次三，失其體也。次四，賓主偕也。』」餘見《豐年》詩。

《爾雅・釋山》云：「多草木，岵。無草木，屺。」而是詩《毛詩》傳曰：「無草木，岵。有草木，屺。」孔疏云：「當是傳寫誤也。」

毛傳曰：「旃，之也。季，少子也。」行役者登岵山，望父之在所，思父臨行謂己曰：「嗟予子行役，早夜無有已時。」閔之也。又戒己曰：「上慎之哉。」今俗亦曰上役、上番、上陣。卒曰：「猶當來歸，不至永止于彼而不反也。」無止，即無死之微辭也。無寐，閔其不得寐也。無棄我，亦祝其無死之微辭也。必偕，戒之必與衆偕，慮其以後期獲罪也。無死，謂其毋過于勇而必死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陟岵》，孝子行役，思念父母也。國迫而數侵削，役乎大國，父母按：「父母」已下，原本脱去二十三字。兄弟離散，而作是詩也。」所謂「國迫而數侵削，役乎大國」，皆詩外之贅辭也。不知父母兄弟之至情，乃天下之大道，故爲是贅也。

❶「紀」，原作「祭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十畝之閒兮，桑者閑閑兮，行與子還兮。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，行與子逝兮。

閑，《補音》：「何甄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揚雄《太僕箴》『閑』與『愆』叶，曹植《瑟瑟歌》『閑』與『然』叶。」簡觀今京語率如此，蓋今京語之餘音如軒，而《補音》遂「何甄」，則又過之矣。還，本亦作「旋」，李習之《答進士王載言書》作「旋」。

《釋文》云：「閒，亦作『閑』。」字本亦作「閒」，閒暇也。惟有閒，故寬暇。後世以「中閒」之「閒」，與「閒暇」之「閒」渾聲，❶故假借「防閑」之「閑」以寄其音，實非古字。采桑者雖閒暇，然采者多，故曰閑閑。只十畝之閒，桑者之多若是，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：「行與子迴還兮。」泄泄，猶沓沓也，亦多也。行與子逝往兮，言此處迫隘，不可謀居而他往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十畝之閒》，刺時也。言其國削小，民無所居焉。」若曰國以無道致侵削，則可刺。惟曰「國削小，民無所居」，則不可刺矣，況詩中本無刺國之意。蓋衛宏不知道，不知是詩無他，亦無邪，詠而歌之，必不感人邪僻之情，莫非道者。宏不達是，故外推贅説。

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貆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

坎坎伐輻兮，寘之河之側兮，河水清且直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億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特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。

❶「聲」，四庫本作「殺」。

坎坎伐輪兮，寘之河之漘兮，河水清且淪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囷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鶉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飧兮。

餐，《補音》：「蘇昆切。郤正《釋譏》：『時獻以策，偶進一言。釋彼官責，慰此素餐。』輻，《說文》以畐得聲。許慎凡輻皆讀如偪。《荀子》引《逸詩》：『涓涓流水，❶不壅不塞。轂既破碎，乃大其輻。事已敗矣，乃重太息。』《易林·蹇之中孚》曰：『登山伐輻，虎在我側。』」簡案：《廣韻》「畐，芒迪反」，簡疑輻芳逼切爾，庶與今讀不異母。

檀，❷木材之堅美者，君子之美材似之。有美如此，而寘之河干，是不用之也。毛傳曰：「坎坎，伐檀聲。寘，置也。干，厓也。風行水成文曰漣。伐檀以俟世用，若俟河水清漣。」孔疏云：「河水性濁，清則難待。襄公八年《左傳》云：『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？』《易緯》云：『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，則河水先清。』」毛傳曰：「種之曰稼，斂之曰穡。貆，獸名。」《爾雅·釋獸》云：「貈子，貆。」《字林》云：「貈，似狐，善睡。其子名貆。」郭云：「其雌者名㺯，今江東呼貉爲䝚貗。」❸《字林》云：「䝚，貍類。𧲣謂之貗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貗，貁也。」然皆貈之通名，而其閒微有不同歟？《遂人》云：「夫一廛，田百畝。」《孟子》曰：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，祿足以代耕也。」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大夫倍上士，小國之卿二大夫。祿其稅十一，則十

❶「流」，原作「說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檀」上，原衍一「□」，據四庫本刪。

❸「貗」，原作「䝚」，據四庫本、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下同。

夫之税，始當一夫之獲。下士禄一夫，中士禄二夫，上士禄四夫，大夫禄八夫。魏小國，卿禄十六夫，止當得百六十廛之禾税。今取三百廛，爲三百夫，其貪冒之狀著矣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伐檀》，刺貪也。在位貪鄙，無功而受禄，君子不得仕進爾。」孔疏云：「曾孫之稼，非唯種之也。《湯誓》云『舍我穡事』，非唯斂之也。以稼、穡相對，皆先稼而後穡，故知種之曰稼，斂之曰穡。若散則相通。」《釋天》云：❶「冬獵爲狩。」又云：「火田爲狩。」鄭箋云：「宵田曰獵。」《釋天》云「宵田爲獠」。郭注云：「《管子》曰：『獠獵畢弋。』今江東亦呼獵爲獠。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經云『不狩不獵』，則狩與獵別，故以獵爲宵田，此對文耳。散則獵通于晝夜，狩兼於四時。若《周禮》『大田獵』，《王制》云『佐車止，則百姓田獵』，不必皆宵田也。」素，即今俚語所謂白，即毛傳所謂空之義也。毛傳曰：「輻，檀輻也。直，直波也。萬萬曰億。獸三歲曰特。」鄭箋云：「十萬曰億。三百億，禾秉之數。」孔疏云：「萬萬曰億，今數然也。傳以時事言之，故今《九章算術》皆以萬萬爲億。箋以《詩》書古人之言，故以古數言之。知古億十萬者，以田方百里，於數爲九百萬畝，❷而《王制》云『方百里，爲田九十億畝』，是億爲十萬也。《楚語》云『百姓、千品、萬官、億醜』，皆以數相十，是億，十萬也。秉，把也。《聘禮》注云『秉，謂刈

❶「天」，原誤作「文」。案「冬獵爲狩」、「火田爲狩」、「宵田爲獠」均不見於今《經典釋文》諸本，見於《爾雅·釋天》。下《釋天》同。

❷「於」，原作「爲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禾盈把』是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檀可以爲輪。漘，厓也。」「小風，水文轉如輪」，所以釋「淪」也。毛傳曰：「圓者爲囷。」《匠人》注云：「囷，圓倉。」《爾雅・釋鳥》云「鶉，鶉。其雄鵲，牝庳」，郭云：「鶉，鵪屬。」今曰鵪鶉。《爾雅》疏云：「鵪，即上云鴽鴾，母田鼠所化者。❶鶉，舊説云蝦蟇所化者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熟食曰飧。」《秋官・掌客》云：「公飧五牢，侯、伯飧四牢，子、男飧三牢，卿飧二牢，大夫飧一牢，士飧少牢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飧，水澆飯也。」宣六年《公羊傳》曰：「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，入其門，則無人焉。上其堂，則無人焉。俯而窺之，方食魚飧。」孔疏云：「從夕食，言人旦則食飯，夕則食飧。」鄭箋云：「飧，讀如魚飧之飧。」《鄭志》答張逸云：❷「禮，飧饔大多非可素，不可與『不素飧』相配，故易之也。」毛傳熟食即魚飧，鄭徒爲異。鄭亦有誤，不止于是。毛傳即非言飧，盛禮，飧牽乃生牢。毛曰熟食，正得夕食本義。所謂飧盛禮，亦以充夕食爾。飧饔、魚飧初無二義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顧。
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麥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德。
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國。樂國樂國，爰得我直。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苗。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勞。
逝將去女，適彼樂郊。樂郊樂郊，誰之永號？

是詩言去之而適樂土，則怨君可知也。言碩鼠無食我黍，則君貪而重斂之狀可覩

❶「鼠」，原作「獵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❷「志」，原作「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也。碩，大也。大鼠，謂君也。貫，慣也。重斂蓋三歲矣，民積怨，曰三歲重斂，而民輒從之，致其習慣而不已。又莫肯顧念我，于是斷棄曰：「誓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。」逝，「誓」字之訛歟？適樂土，則得所矣。德者，施德于我也。莫肯施德于我也。適樂國，而得其直，則居是國爲不得其直矣，益以明重斂之非理。勞者，閔其勞而勞之。又莫肯勞我也。誓將去女，而適樂郊，誰復永號于女之土乎？永，長也。不勝其苦而長號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碩鼠》，刺重斂也。國人刺其君重斂，蠶食于民，不修其政，貪而若大鼠也。」據此，末章則「勞」當如字。有音去聲者，乃後世欲別其義，故特轉爲去聲。其實古不轉音，一字自有二義，文勢自明。

慈湖詩傳卷七

慈湖詩傳卷八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唐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除。無已太康，職思其居。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

蟋蟀在堂，歲聿其逝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邁。無已太康，職思其外。好樂無荒，良士蹶蹶。

蟋蟀在堂，役車其休。今我不樂，日月其慆。無已太康，職思其憂。好樂無荒，良士休休。

邁，力制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《説文》以蠆爲聲，許慎讀蠆如厲。孔臧《格虎賦》：「都邑百姓，莫不于邁。陳列路隅，咸稱萬歲。」魏文帝《述征賦》「邁」與「歲」叶。程曉《贈傅休奕詩》：「三光飛景，玉衡代邁。龍集甲子，四時成歲。」皇甫謐《釋勸》「邁」與「際」、與「會」叶。蹶，居衛反。

《釋蟲》云「蟋蟀，蛬」，按：原本三字脱。郭云：「今趨織也。一名蜻蛚，楚人謂之王孫。」毛傳曰：「聿，遂；除，去也。」陸德明以「除」、「居」爲去聲，殆不必也。凡《詩》叶韻，不必平側同。蟋蟀在堂矣，歲其暮矣，役車亦休矣，今我乃慘慘不樂。日月除去，歲事更新，愈無休暇之時，何爲乎不從容自樂？又告之曰：「但無已太康樂足矣。」謂無過於樂足矣，又思其本職之所居者足矣。好樂惟不可荒，豈有良士而瞿瞿然憂懼終歲乎？瞿瞿，驚視之狀。《爾雅》謂「瞿瞿、休休，儉也」，《爾雅》徒因《詩》説言儉，不詳觀熟思其情旨，遽謂之

儉，殊不可者。《爾雅》疏謬多矣，此釋不可用。《書》曰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」，亦謂之儉乎？《東方未明》「狂夫瞿瞿」，亦謂之儉乎？《蟋蟀》乃晉國之士相警切之詩，而《序》謂之「刺晉僖公」，誤矣。平觀本詩，情狀昭然。先儒倡説既誤，後儒因之爲《序》。千載之下，牢不可拔。嗚呼！孟子於《武成》猶不盡信，而後世惟衛宏之《序》是從，亦異乎孟子矣，遂至於反以《序》病《詩》。三章三言「良士」，若諷晉君，何得每以良士爲辭？擬人必於其倫，人情之常也。邁，往也。既思其居，又思其外。周思内外，足矣。好樂惟不可荒，豈有良士而蹶蹶然急，不少舒徐乎？慆，過也，滔滔而過也。思其所可憂，足矣。何爲乎終歲不樂？好樂惟無荒足矣，良士休休，其心常樂，無憂無懼。休休，正言。瞿瞿、蹶蹶，反言。作詩協韻，初無定式，意所欲言則言。其淺陋之士，始拘《孔叢子》載孔子曰「吾於《蟋蟀》，見唐堯儉德之大矣」，故《詩序》曰：「刺晉也，而謂之唐，本其風俗，憂深思遠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遺風焉。」唐叔虞初封侯，故曰唐。而先儒以後稱晉，故疑而爲説，因附會孔子之言。

山有樞，隰有榆。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。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。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山有栲，隰有杻。子有庭内，弗洒弗埽。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。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山有漆，隰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

陸璣《草木疏》云：「許慎讀栲曰糗，今人言考，失其聲也。」《爾雅》「栲，山樗」，疏亦

云：「許慎讀栲曰糗。」杻，女九反。洒，所懈反。考，《補音》：「考，去九切。按：原本四字脱。《説文》以丂爲聲，又曰丂音糗。范蠡曰：『上帝不考，時變是守。』《易林·困之巽》『皇考』與『飲酒』叶，《萃之井》『考』與『臼』叶。邊讓《章華賦》『考』與『肘』叶。」保，《補音》：「補苟切。漢《房中歌》：『加被寵，咸相保。德施大，世曼壽。』韓愈《路常侍墓銘》『保』與『咎』叶。」甚矣，夫率然興論之暗合乎道也。夫他人有入室之狀，爲國者宜憂宜懼，而是詩乃使之曳其衣裳，馳其車馬，考其鐘鼓，日鼓瑟者，何也？堯、舜曰「欽哉」，禹曰「克艱」，皋陶曰「兢兢」，然而堯舜垂衣而治，帝庸作歌，則堯、舜、禹之憂，非憂悴無聊之憂也。今晉君直憂悴無聊爾，豈能治國家？故有「宛其死矣」之漸，有「他人入室」之證。永日，猶終日也，且得永長一日之樂也。孔疏曰：「永日，人而無事，則長日難度。若飲食作樂，則可以永日。」是説謬甚。❶學者惜寸陰，學者百年如一日，千古如一日，奚永日之難度？學不爲己，溺心文字，故其陋至是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山有樞》，刺晉昭公也。不能修道以正其國，有財不能用，有鐘鼓不能以自樂，有朝庭不能洒埽，政荒民散，將以危亡，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，國人作詩以刺之也。」於君言刺，大悖。餘得之。觀是詩，當得其意，非謂果使晉君終日喜樂不憂思也。國危如此，奚可一日忘其憂？但不可憂悴無聊爾。如以辭而已矣，豈不誤人國乎？《孟子》曰：「説《詩》不以辭害志。」

❶「説」，原作「詩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《爾雅・釋木》云「蘦，荎」，郭云：「今之刺榆。」疏引是詩爲證。榆之類有十種，葉皆相似，皮及木理異耳。《釋木》云「栲，山樗」，郭云：「栲似樗，色小白，亦類漆樹。」疏引：「陸璣《疏》云：『山樗，與下田樗略無異，葉似差狹耳。』此爲栲者，似誤也。栲，葉如櫟木，皮厚數寸，可爲車輻，或謂栲櫟。許慎正以栲讀爲糗，今人言栲，失其聲耳。」《釋木》云「杻，檍」，郭云：「似棣，細葉，葉新生可飼牛，材中車網。關西呼杻子，一名土橿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葉似杏而尖，白色。皮正赤。爲木多曲少直，枝葉茂好。二月中，葉疏，華如楝而細。或謂之牛筋，或謂之檍。材可爲弓弩幹也。」毛傳：「婁，亦曳也。愉，樂也。」鄭箋云：「保，居也。」毛傳：「洒，灑也。考，擊也。」孔疏云：「走馬謂之馳，策馬謂之驅。」

揚之水，白石鑿鑿。素衣朱襮，從子于沃。既見君子，云何不樂？揚之水，白石皓皓。素衣朱繡，從子于鵠。既見君子，云何其憂？揚之水，白石粼粼。我聞有命，不敢以告人。

鑿，子落反。襮，《字林》：「方沃反。」沃，《補音》：「鬱縛切，『其葉沃若』徐邈讀，『六轡沃若』沈重讀。郭璞《沃民讚》：『爰有大野，厥號曰沃。鳳卵是呑，靈膏是酌。』劉向《新序》夏民之歌『沃』與『樂』字、『蹻』字叶。《易林・震之屯》曰：『揚水潛鑿，使石潔白。衣素表朱，遊戲皐沃。得君所願，心志娛樂。』正用此詩。」白，僕各切。鵠，《補音》：「居號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脫。《漢・地理志》『鵠澤』，孟康音告。《呂氏

春秋》『鵠乎其羞，用志慮也』，高誘音浩。」歐陽氏曰：「揚之水，其力弱，不能流移白石。昭公微弱，不能制曲沃，而桓叔之强於晉國，如白石見於水中。其民從而樂之，則詩文自見。」《爾雅・釋器》云：「黼領謂之襮。」《郊特牲》云：「繡黼丹朱中衣，大夫之僭禮也。」大夫服之爲僭，知諸侯當服之也。鄭箋云：「丹朱爲純也。國人欲進此服，去從桓叔。君子，謂桓叔。」毛傳曰：「鵠，曲沃邑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水生厓石閒曰粼粼。」《考工記》曰：「五色備謂之繡，白與黑謂之黼。」故鄭箋云：「繡，當爲綃。」毛傳曰：「襮，領也。諸侯繡黼丹朱中衣。沃，曲沃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繡是刺之，故繡爲刺名，繡刺以爲黼。孫炎注《爾雅》云『繡刺黼文以褗領』，是取毛繡黼爲義。」曲沃欲并晉，已有命令施行。聞而不敢告人，懼禍及己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揚之水》，刺晉昭公也。昭公分國以封沃，沃盛强，昭公微弱，國人將叛而歸沃焉。」君言刺，大悖也。分國封沃，非禮也。國人將叛昭公，無德政也。沃謀并晉，大悖也。是詩悼晉之昏，惡沃之悖，明民心之無常，有國者不可以不懼也。揚之水，説見《王》、《鄭》二《揚之水》。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。椒聊且，遠條且。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匊。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。椒聊且，遠條且。

是詩憂昭公也。知彼沃之盛强，昭公將爲所并，憂而作是詩也。曰彼其之子，彼曲沃也，其情主晉也。遠條且之餘，有不言之憂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刺晉昭公也」，失本情矣，大悖也。《序》又曰「君子見沃之盛

强，能修其政，知其蕃衍盛大，子孫將有晉國焉」，政者，正也。沃悖矣，何政之有？毛傳曰：「椒聊，椒也。」孔疏引陸璣《疏》曰：「聊，語助也。」崔靈恩《集注》謂古者爲升，上徑一寸，下徑六分，其深八分。《本草》同。吕曰：「古量二升曰匊，匊大於升。」《㮚氏》：「爲量，鬴耳三寸，其實一升。」夫其外三寸，其中小矣。毛傳曰：「兩手曰匊。」鄭氏箋云：「椒性芬香而少實，今一捄之實，蕃衍盈升。」鄭意謂一團云爾。一團如捄，捄者，卷曲若圓之勢。椒聚生成捄，《詩》云「有捄棘匕」，❶蓋勢微卷。椒實成聚有捄狀。古升至小，去匊太遠，殆周衰，古量寖隳而寖大歟？無朋匹，言曲沃事勢碩大，無與爲並也。常情言多過實，率類此。遠條，言雖遠條，亦蕃盛也。凡枝條之遠者，多不蕃盛。此言遠條亦盛，喻沃之盛大若是也。篤，厚也，言桓叔施德篤厚也。而諸儒獨謂喻沃子孫之盛，不盡本詩之情。椒聊，喻沃勢盛大。凡百盡舉之矣，非止喻子孫。曰「碩大」，曰「篤」，義不止於子孫之蕃矣。且，語助也。

綢繆束薪，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？見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？綢繆束芻，三星在隅。今夕何夕？見此邂逅。子兮子兮，如此邂逅何？綢繆束楚，三星在户。今夕何夕？見此粲者。子兮子兮，如此粲者何？

芻，《補音》：「側九反。轉爲平聲，則側鳩切。韓愈《鴛驥詩》：『力小苦易制，價微

❶「匕」，原作「棘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力易酬。渴飲一斗水，饑食一束芻。』」《補音》「側九切」無據，當從平聲。按：吴棫《韻補》引韓愈此詩作初尤切，❶亦從平聲讀。 隅，《補音》：「語口切。轉爲平聲，則魚侯切。《易林》『侯伺山隅』與『憂』叶，❷『家在海隅』與『流』叶。揚雄《反離騷》『或鼻祖於汾隅』與『侯』叶。」《補音》「語口切」無據，當從平聲。按：吴棫《韻補》隅作魚侯切。引梁鴻詩「隅」與「休」叶，亦從平聲讀者。據此，則《補音》與《韻補》亦微有異同。抑必欲以「芻」、「隅」協「逅」字耶？❸ 者，《補音》：「掌與切。《史記》秦瑯琊刻石『無不臣者』，《索隱》音渚。《楚辭·九歌》：『搴芳洲兮杜若，將以遺乎遠者。時不可以聚得，聊逍遥兮容與。』王褒《九懷》：『天門兮地户，孰由乎賢者？無正道兮溷側，懷德兮何覩？』司馬相如賦：『鼓嚴簿，縱獠者。江河爲阹，泰山爲櫓。』《易林·離之剥》曰：『從喬彭祖，西過王母，道里夷易，無敢難者。』韓愈《元和聖德詩》：『并包畜養，無異細鉅。億載萬年，敢有違者？』柳宗元《牛賦》：『或穿緘縢，或實豆俎。由是觀之，物無踰者。』」

薪、楚略同。《漢廣》云「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」，楚，薪之整整者。❹《説文》謂刈草爲芻。綢繆纏束薪芻於野，莫夜而歸，見三星在天焉。言其著明者，不必指心指參

❶「引韓愈此詩作初尤切」九字，原爲大字，在「隅」上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侯伺山隅與憂叶」，「侯」，四庫本作「候」。案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與掃葉山房石印《百子全書》本《焦氏易林》皆無「侯伺山隅」之文。《乾之家人》云：「三女求夫，不見復關。伺候山隅，長思憂嘆。」《解之家人》云：「三女求夫，伺候山隅。不見復關，長思憂嘆。」

❸「引梁鴻詩」至「協逅字耶」三十七字，原爲大字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❹「整整」，原不重，據四庫本補。

也。在隅，謂在天之旁角。在户，謂人在室中，見三星當户。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，此男奔女。見此粲者，此女奔男。見此邂逅，乃適相邂逅而苟合者，非初有定意也。妻謂夫爲良人。粲者，美女之稱，不必三女而後爲粲。今夕何夕，驚喜之辭也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，以無素具，無以延之，而以告人也。亂世淫奔以爲常，故明以告人。三章指事不同，知非淫者所自作。詩人敘其惡而刺之，如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也。而《毛詩序》言「《綢繆》，刺晉亂也。國亂，而昏姻不得其時焉」，蓋毛傳謂三星爲參，三星在天，可以嫁娶。鄭箋又謂心星。毛公亦多差誤穿鑿，不可盡信。廣漢張氏亦曰：「若謂婚姻，則不得稱邂逅。」

有杕之杜，其葉湑湑。獨行踽踽，豈無他人？不如我同父。嗟行之人，胡不比焉？人無兄弟，胡不佽焉？有杕之杜，其葉菁菁。獨行睘睘，豈無他人？不如我同姓。嗟行之人，胡不比焉？人無兄弟，胡不佽焉？

睘，音瓊。本作「煢」，又作「焭」。姓，《補音》：「桑經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《説文》姓以生得聲。《左氏傳》『公孫生』亦作『姓』。古鍾鼎『姓』作『生』。漢童謡：『游平賣印按：原本訛作「卬」。自有平，不避高賢及大姓。』」

《釋木》云：「杜，甘棠。」又云：「杜，赤棠。」然今四明山之東凹地名曰杜，其地杜花白，以是得名。然則曰杜、曰棠，通稱歟？《爾雅》亦多差誤。杕，盛也。其葉湑湑、菁菁，獨行於道者踽踽、睘睘，按：原

本二字脱。無依無親，不如杜枝葉相比之盛。豈無他人？不如同父之兄弟相親相比之爲美也。嗟行道之人，胡不比焉？意謂非親，故不相比也。人無兄弟，胡不相佽助？意謂非兄弟，故不相佽助。明惟親屬，乃相親相助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杕杜》，刺時也。君不能親其宗族，骨肉離散，獨居而無兄弟，將爲沃所并爾。」

羔裘豹袪，自我人居居。豈無他人？維子之故。羔裘豹褎，自我人究究。豈無他人？維子之好。

鄭箋云：「羔裘豹袪，在位卿大夫之服。袖口曰袪。」《鄭風》「羔裘豹飾」，又云「邦之司直」，則知羔裘，豹飾其袖，卿大夫之服也。自以我爲我，人爲人，居居然無相親愛之意。居居，有倨之意。居，止也。居居，蓋嚴冷不相親之狀。豈無他人可事？維子之故。故，舊也。其自乃祖乃父以來，相依承之久，而不忍輕去之歟？究，極也。究究，言其人我截然之極也，言嚴冷無以復加也。好，舊好也。是詩其家臣所作歟？《毛詩序》謂「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」，本詩辭情不然。

肅肅鴇羽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，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。肅肅鴇翼，集于苞棘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黍稷，父母何食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。肅肅鴇行，集于苞桑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稻粱，父母何嘗？悠悠蒼天，曷其有常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鴇羽》，刺時也。昭公之後，大亂五世，君子下從征役，不得養其父母，而作此詩也。」是詩惟憂念父母爾，初

無刺时之情。毛傳曰：「肅肅，鴇羽聲也。集，止；苞，稹；栩，杼。鴇性不樹止。」《爾雅·釋言》云「苞，稹」，郭云：「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。」按：原本「緻」字脱，今補。孫炎曰：「物叢生曰苞，齊人名曰稹。」《釋木》云：「栩，杼。」郭云：「柞也。」陸璣《疏》曰：「今柞櫟也。❶其子爲皁，或言皁斗。其殼爲汁，可以染皁。」孔疏曰：「鴇鳥連蹄，性不樹止，樹止則爲苦。」毛傳曰：「盬，不攻緻也。怙，恃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蓺，樹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盬與蠱字異義同。」毛傳曰：「行，翮也。」疏云：「以鳥翮之毛有行列也。」《曲禮》曰：「稷曰明粢。」郭璞云：「今江東人呼粟爲粢。」《釋草》云「虋，赤苗。芑，白苗」，郭璞注云：「赤苗，今之赤粱粟。白苗，今之白粱粟。皆好穀。」靡盬者，不盬壞。王事不蠱壞，以勤勞故也，故世以「靡盬」爲勤勞無暇之稱。惟勤勞無暇，故不及種蓺黍稷稻粱。今俗語云：「不能得蓺稷黍。」既不及蓺黍稷，則父母何所恃以爲食？嘗，猶食也。箋云：「曷，何也。」何時我得其所哉？至于極則止矣。曷有其極，言無極，則勞役無已。常，平常也。曷時復常也。周平王常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，桓王又使虢仲伐曲沃，其以晉迫于王畿，故王命行焉，而有王事？

豈曰無衣七兮？不如子之衣，安且吉兮。

豈曰無衣六兮？不如子之衣，安且燠兮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有杕之杜，生于道左。彼君子兮，噬肯適我。

❶「柞」，原作「作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？有杕之杜，生于道周。彼君子兮，噬肯來遊。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？

杕杜有華焉，況生道左，人所遊觀，喻晉居五達之地，武公始并晉國，禮士方急，故四方士君子悅之，噬肯適我。噬，決然之意。噬物必決之，故曰噬歟？決然欲來仕於晉國。武公中心好之，曰：「何以飲食之？」曷，何也。好士之情如此，故詩人美之述之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刺晉武公也。武公寡特，兼其宗族，而不求賢以自輔焉」者，蓋以生於道左，疑其特生孤立之狀，故起斯義。而二章辭情大體不然，殊覺有美之之意。毛傳亦初無寡特之意，亦有美意，惟衛宏妄起《序》説，蓋宏不思華生道左，人必遊觀之情，武公滅晉則罪矣，而得士心，此以臣美君，正也。武公并晉，二年而卒，其勤勞禮士之心宜未遽衰。《序》差謬若此類多矣，不可盡信。道周，周繞回曲處也。又周行，亦道路之別名。

葛生蒙楚，蘞蔓于野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處？葛生蒙棘，蘞蔓于域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息？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。予美亡此，誰與獨旦？夏之日，冬之夜。百歲之後，歸于其居。冬之夜，夏之日。百歲之後，歸于其室。

婦人嫁而從夫，所託者夫而已。如葛生蒙楚，必託楚而生。如蘞蔓于野，必託野而生。無楚，葛何依？無野，蔓何託？楚，薪也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蘞，似栝樓，葉盛而細，其子正黑如燕薁，不可食也。幽州人謂之烏服。」今四明亦有之，謂之老烏服，藤有二種，有其子白者。鄭箋謂「所美，謂

君子也」。予之美者，今亡此矣，言其夫亡也。亡其所依託，故以葛蘞爲喻。亡夫，則獨處矣。誰與處乎？言無人以伴其幽獨也。息，休息也。夫亡則獨息爾，誰與伴休息乎？夫亡則獨寢以達旦矣，誰與伴寂冷乎？「誰與獨息」、「誰與獨旦」，皆憂思其夫之情也。必曰獨者，寡婦義當守獨，故每以獨爲言。夏之日，冬之夜，毛傳曰：「長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。居，墳墓也。」又云：「室，猶冢壙。」言此者，婦人專一，義之至情之盡，謂終當同穴祔葬也。《陳風·防有鵲巢》云「誰侜予美」，此「予美」指其君也。蓋謂予所美愛者，吾君也。誰爲讒言，以侜誑吾君？聊以彼通此，則此「予美」謂夫也。《詩序》曰：「《葛生》，刺晉獻公也。好攻戰，則國人多喪矣。」夫本詩婦思其夫也。衛宏不知夫婦之道正大，故外推其説，以及於君焉。既失詩人之情，又失先聖之旨。

采苓采苓，首陽之巔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信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
采苦采苦，首陽之下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與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
采葑采葑，首陽之東。人之爲言，苟亦無從。舍旃舍旃，苟亦無然。人之爲言，胡得焉？

巔，《補音》：「典因切。《説文》以顛得聲。《集韻》：『顛，典音切。』王褒《洞簫賦》『巔』與『根』叶，《易林·比之解》曰：『耕石山巔，費種家貧。』《隨之明夷》曰：『日在阜巔，鄉昧爲昏，小人成群。』」信，《補音》：「斯人切。」爲，如字，下同。葑，音封。

毛傳曰：「苓，大苦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即甘草，葉似地黃。」首陽，山名也。《釋草》云「蘦，大苦」，郭璞注云：「今甘草也。」據毛傳，則「苓」字之訛歟？凡《詩》音存字訛者多。《毛詩序》言「獻公好聽讒言」，夫讒言必爲可采之狀，無可采之狀，則何以動其君？讒言不一，以利欲誘其君則似蘦之甘，以禍患懼其君則似苦。既以甘誘之，又以苦恐之，則君無不從。其終將痛攻善良，其厲虐似葑之辛。葑，芥也。其生于山者尤辛辣，今俚語言人之嚴厲曰辣。首陽山在河東之蒲坂縣南，詩人即其所見以入詠。山有人君尊高之象，曰巔、曰下、曰東，亦兼寓意乎？讒言不離君之前後左右，必隨依君意而入之歟？詩人忠告曰：「讒言誠有甘苦可采之狀，苟亦無據信，舍之舍之。」旃，之也。然，是也。苟不以爲是而舍之，則人之爲讒言者，亦何所得焉？無所得，則止矣。茯苓雖生山中而深，必掘地深入乃可取，此言采，則非也。況苦與葑皆菜，則苓者蘦，亦菜也，故從毛傳。

慈湖詩傳卷八

慈湖詩傳卷九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秦

有車鄰鄰，有馬白顛。未見君子，寺人之令。阪有漆，隰有栗。既見君子，並坐鼓瑟。今者不樂，逝者其耋。阪有桑，隰有楊。既見君子，並坐鼓簧。今者不樂，逝者其亡。

是詩士樂秦國之盛，説秦君之優禮，願仕其國而不去之也。而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車鄰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。」失詩人之情矣。鄰鄰，言車之多，若居室之比鄰。白顛，毛傳曰：「的顙也。寺人，內小臣也。」君子，謂秦君也。士自他國而至秦，未見秦君，則有寺人司傳報之事，使寺人傳告焉。令，使也。《爾雅・釋地》云：「下濕曰隰。」又云：「陂者曰阪。」郭璞云：「陂陀不平。」陂，即「坡」字。《小雅・正月》云：「瞻彼阪田。」坂上有漆木，隰中有栗木。漆可以爲器用，栗可以充籩實，桑可以蠶，楊可以矢。《釋木》云「楊，蒲柳」，郭云：「可以爲箭。」《左傳》所謂『董澤之蒲』。」車如此盛，馬如此美，漆、栗、桑、楊咸可食用，樂秦之盛，姑舉其大。既見秦君，燕禮相好，並坐鼓瑟，情親禮優，若朋友然，故士樂爲之臣，曰今者不於此樂焉止焉，苟逝往他國，必其耋老而已矣，不復有過於秦者矣，不復得志，

老且死亡矣。《釋樂》云「大瑟謂之灑」，郭云：「長八尺二寸，❶廣一尺八寸，二十七絃。」《世本》曰：「庖犧作五十絃，黄帝使素女鼓瑟，哀不自勝，乃破爲二十五絃。」《禮舊圖》云：「雅瑟長八尺一寸，廣一尺八寸，二十三絃，其常用者十九絃，其餘四絃謂之番。番，嬴也。❷頌瑟長七尺二寸，廣一尺八寸，二十五絃，盡用之。」《樂記》云：「清廟之瑟，朱絃而疏越。」越，瑟底孔也。簧，釋見《王風・君子陽陽》。《周易・離》卦云：「大耋之嗟。」

駟鐵孔阜，六轡在手。公之媚子，從公于狩。

奉時辰牡，辰牡孔碩。公曰左之，舍拔則獲。

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。輶車鸞鑣，載獫歇獢。

碩，《補音》：「常約切，大也。《禮記》：『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』《太玄・斷》首：『我心孔碩，乃後有鑠。』《説文》以石得聲。《漢・石顯傳》民歌曰：『牢耶石耶？五鹿客耶？印何纍纍，綬若若耶？』」拔，蒲末反。輶，由九反，又音由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駟鐵》，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，園囿之樂。」公得士民之歡心，而後有是詩也，而《序》不及之。毛傳曰：「鐵，驪；阜，大也。」孔，甚也。阜，壯盛也。孔疏云：「《檀弓》云：『夏后氏尚黑色。』鐵者，言其色黑如鐵。每馬有二轡，四馬當八轡矣。諸文皆言六轡者，以驂內轡納之於觼，故在手者惟六轡爾。」公之媚子，當是公之子。媚者，美稱也。毛

❶「二」，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作「一」。
❷「嬴」，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作「羸」。

傳曰：「時，是；辰，時也。冬獻狼，夏獻麋，春秋獻鹿豕群獸。」鄭箋云：「奉時辰牡者，謂虞人也。」孔疏云：「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，謂驅以待公射之。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，公乃親自射之。舍，放矢。括，則獲其獸。『冬獻狼』以下，皆《天官·獸人》文。」鄭箋云：「拔，括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閑，習也。輶，輕也。獫、歇獢，田犬也。長喙曰獫，短喙曰歇獢。」今從《釋文》作「歇獢」。《爾雅》：「狗屬：長喙獫，短喙歇獢。」鄭箋云：「置鸞於鑣，異於乘車也。」孔疏云：「鸞、和所在，經無正文。《經解》注引《韓詩内傳》曰：『鸞在衡，和在軾。』又《大戴禮·保傅》篇文與《韓詩》説同，故鄭依用之。《蓼蕭》傳曰：『在軾曰和，在鑣曰鸞。』箋不易之。《異義》、《戴禮》載毛氏二説。❶ 謹案云：❷經無明文，且殷、周或異，故鄭亦不駮。❸《商頌·烈祖》箋云：『鸞在鑣。』以無明文，且殷、周或異，故鄭爲兩解。」朱曰：「田事已畢，故遊於北園，以車載犬，蓋以休其足力也。韓愈《畫記》有騎擁田犬者，亦此類。」《廣韻》云：「鑣，馬銜。」

小戎俴收，五楘梁輈。游環脅驅，陰靷鋈續。文茵暢轂，駕我騏馵。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。四牡孔阜，六轡在手。騏駵是中，騧驪是驂。龍盾之合，鋈以觼軜。言念君子，温其在邑。方何爲期？胡然我念之。俴駟孔群，厹矛鋈錞。蒙伐有苑，虎

❶「戴」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校勘記引浦鏜云當作「載」，是。「載」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戴」，當據改。
❷「云」，原作「六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「駮」，原作「較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韔鏤膺。交韔二弓，竹閉緄縢。言念君子，載寢載興。厭厭良人，秩秩德音。

驅，《補音》：「《周官》『驅逆之車』」，蕭該《漢書音義》驅、駈皆居懼切。班固《東都賦》：『舉烽伐鼓，申令三驅。輕車霆激，驍騎電鶩。』蔡邕《釋誨》『驅』與『數』、與『路』叶，嵇康賦『驅』與『赴』叶，黄香《九宫賦》『驅』與『御』叶。」簡謂輕懼切。軜，音尹。鋈，音沃。㢸，之樹反。

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之從戎，閔而思之，因敘車馬之詳。不以敗聞，故其辭平。衛宏不熟觀本詩情旨，旁求外説，贅矣。曰：「《小戎》，美襄公也。備其兵甲，以討西戎。西戎方强，而征伐不休，國人則矜其車甲，婦人能閔其君子焉。」惟此「閔其君子」爲得其情。夫婦至情，奚勞勉强？而宏曰「能」，亦非也。夫婦正情，天地大義。人皆有是正情而自不知，其與天地爲一，此固非宏之所知也，故雜推外説，滋惑人心。毛傳曰：「小戎，兵車也。俴，淺；收，軫也。五，五束也。楘，歷録也。梁輈，輈上句衡也。一輈五束，束有歷録。」鄭箋云：「此群臣之兵車，故曰小戎。」孔疏云：「『俴，淺』，《釋言》文。『收，軫』者，相傳爲然。軫者，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。蓋以軫所以收斂所載，故名收焉。輈者，轅也。五楘梁輈，以皮革五處束之，因以爲文章歷録然。」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，至衡之上而嚮下句之，如屋梁之隆起。轅即輈，故曰梁輈。而孔疏謂「衡則横居輈下，如屋之梁」，非也。今屋有衡平横其前，惟梁隆起。此曰梁輈，不曰梁衡，孔疏之差於是益明。五束施于如屋梁隆起曲處，防木理之斷折也，故曰「五楘梁輈」。

毛傳曰：「游環，靷環也。游在背上，所以禦出也。脅驅，慎駕具，所以止入也。陰，揜軌也。靷，所以引也。鋈，白金也。續，續靷也。文茵，虎皮也。暢轂，長轂也。騏，騏文也。左足白曰馵。」孔疏云：「兵車言淺軫長轂者，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。《考工記》云『輿人爲車，輪崇、車廣、衡長，參如一。參分車廣，去一以爲隧』，注云：『兵車之隧，四尺四寸。鄭司農云：「隧，謂車輿深也。」』則兵車當輿之内，從前軫至後軫，唯深四尺四寸也。《車人》云大車『牝服案：原本「牝」誤作「牡」。二柯，有參分柯之二』，則大車從前軫至後軫，其深八尺。『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，椁其漆内而中詘之，以爲之轂長』，注云：『六尺六寸之輪，漆内六尺四寸，是爲轂長三尺二寸。』《考工記》又說『車人爲車，柯長三尺，轂長半柯』，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。兵車之轂比之爲長。鄭司農云：『斧柯，因以爲度。』」鄭箋云：「游環在背上，無常處，貫驂之外轡，以禁其出。脅驅者，著服馬之外脅，以止驂之入。揜軌在軾前，垂輈上。鋈續，白金飾續靷之環。」孔疏云：「游環者，以環貫靷，游在背上，故謂之靷環也。貫兩驂馬之外轡，引轡爲環，所束驂馬欲出，此環牽之，故所以禦出也。定本作『靷環』。脅驅者，以一條皮，上繫於衡，下繫於軫，當服馬之脅，愛慎乘駕之具，驂馬欲入，則此皮約之，所以止入也。『陰，揜軌』者，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横側車前，所以陰映此軌，故云揜軌也。靷者，以皮爲之，繫于陰板之上，令驂馬引之。何以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，止容二服而已。驂馬頸不當衡，別爲二靷以引

車，故云。案：原本「故云」二字脱。哀二年《左傳》稱郵無卹説己之御，云：『兩靷將絶，吾能止之。』是横軏之前别有驂馬二靷也。《釋器》云：『白金謂之銀。』鋈非白金之名，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。」今俗以錫鋈鐵爲飾，錫亦白亦金類，未必皆銀也。劉熙《釋名》云：「鋈，沃也。」續，續靷端也。文茵，虎豹皮之屬。馬之雜色有文者名騏，詳釋見《曹風·鳲鳩》。《易》：「震爲馵足。」《釋畜》云：「馬後右足白，驤。左足白，馵。」《釋畜》又云「膝上皆白惟馵」，郭璞曰：「馬膝上皆白惟馵，後左腳白者直名馵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天水隴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爲屋。」秦戎之郊多板屋歟？念君子從戎，今在板屋。思君子温和如玉，而今遠役，亂我心曲，心之深曲處也。六轡，釋見《駟鐵》。毛傳曰：「黄馬黑喙曰騧。」箋云：「赤身黑鬣曰騮。中，中服。驂，兩騑也。」孔疏曰：「若身、鬣俱赤，則爲騂馬。車駕四馬，在内兩馬謂之服，在外兩馬謂之騑。」《爾雅》云「白馬黑喙曰騧」，郭璞曰：「今之淺黄色者爲騧馬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黄馬黑喙曰騧。」驪，鐵也，色黑如鐵。《駟鐵》毛傳曰：「鐵，驪。」毛傳曰：「龍盾，畫龍其盾也。合，合而載之。」孔疏云：「盾以木爲之。軜，驂内轡也。」箋云：「軜之觼，以白金爲飾也。軜繫于軾前。」孔疏云：「驂馬内轡之末，鋈金以爲觼，軜之於軾前。四馬八轡，而經、傳皆言六轡，明有是轡當繫之。驂馬内轡不須牽挽，故知納驂内轡繫于軾前。」毛傳謂「在敵邑」，未必然。邑者，君子所居之邑也。婦人雖因君子遠役，而思其未從戎而在邑之時，温温然和也。思念之及此，方

今以何爲期，言何日可歸也。胡然者，言胡爲若是也，言何故而興戎也。我念之焉，念其君子也。毛傳曰：「俴駟，四介馬也。孔，甚也。厹，三隅矛也。錞，鐏也。蒙，討羽也。伐，中干也。苑，文貌。」箋云：「俴，淺也。」謂以薄金爲介之札。介，甲也。甚群者，言和調蒙厖也。討，雜也。畫雜羽之文於伐，故曰蒙伐。《方言》云：「盾，關東或謂之瞂。」毛傳曰：「虎，虎皮也。韔，弓室也。膺，馬帶也。交韔，交二弓於韔中也。閉，紲；緄，繩；縢，約。」箋云：「鏤膺，有刻金飾也。」孔疏云：「以竹爲閉，置於弓隈，然後以繩約之。俴駟，是用淺薄之金，以爲四馬之甲。成二年《左傳》説齊侯與晉戰，云『不介馬而馳之』，是戰馬皆被甲也。厹矛，三隅矛，刃有三角。《曲禮》曰『進戈者，前其鐏，後其刃。進矛戟者，前其錞』，是矛之下端當有錞也。❶彼注云：『鋭底曰鐏，平底曰錞。』《夏官》『司兵掌五盾，各辨其等，以待軍事』，注云：『五盾，干、櫓之屬，其名未盡聞也。言辨其等，則盾有大小。』襄十年《左傳》説狄虒彌建大車之輪，而蒙之以甲，以爲櫓。櫓是大盾，故以伐爲中干。干、伐皆盾之別名也。膺，胸也。鏤膺是馬帶，若今之鏤胸。《春官・巾車》説五路之飾皆有樊纓，注謂今馬大帶也。彼謂在腹之帶，與膺異也，然膺亦近腹矣。《既夕・記》説明器之弓云有韣，注云：『韣，弓檠也。弛則縛之於弓裏，備損傷也。以竹爲之。』引《詩》云：『竹閉緄縢。』然則一名韣也。《考工記・弓人》注云：『紲，弓韣也。』」《詩》言金路皆云鉤膺。

❶「矛」，原作「予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婦人思念其夫遠行，或寢或興，勞勤道途。又思其德性厭厭静善，其德音又秩秩皆善。秩秩，猶每每，不一也。愛而念之，故思及此。毛傳曰：「厭厭，安静也。」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淒淒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躋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蒹，薕。葭，蘆」，郭云：「蒹似萑而細，高數尺。」陸璣云：「蒹，水草也。可食牛。葭，可以爲薪爲薄。」夫蒹葭易生之草，彌望無際，蒼蒼其盛。及白露凝焉而爲霜，則所謂蒼蒼者，黄而衰矣。喻秦國雖盛，有以害其盛矣。所謂伊人，以道德自重，不肯自至，秦不得斯人而用之，實爲疵。其所以不能致伊人者，有小人在側歟？德禮之未至歟？雖盛，而衰必有以害之歟？毛傳、衛《序》雖穿鑿無取，然咸以禮爲言。《序》刺襄公未能用周禮，得非古説譏秦不能以禮致賢歟？古説久而浸失，故毛傳穿鑿歟？然考本詩「白露爲霜」、「未晞」、「未已」之意，❶殆有失德小人在側，故賢者不肯至歟？逆流而上曰遡。沿流洄曲行陸以從之，而道阻且長。游者游於水中而從之，而伊人在水中央，凡是皆形容伊人不肯自至之意。躋，升也。升則勞而難右，亦言回曲之意。湄者，水涯微曲如眉歟？涘者，水之涯涘，方舟

❶「晞」，原作「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以濟之地歟？坻，小渚。沚，亦同，亦猶中央。淒淒者，衰之初。采采者，人采取之多。又白露未已，霜露摧之，其衰甚矣。

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梅。君子至止，錦衣狐裘。顔如渥丹，其君也哉。終南何有？有屺有堂。君子至止，黻衣繡裳。佩玉將將，壽考不忘。

裘，《補音》：「渠之切。《易林·剥之巽》曰：『蔡侯兩裘，久苦流離。』《大過之困》曰：『送我貂裘，與福載來。』來，陵之切。《說文》以求得聲。曹大家《東征賦》：『貴賤貧富不可求兮，正身履道以俟時兮。』古求亦渠之切。」屺，音起，或作「紀」。

秦君至周之終南，終南之人感秦君之德，愛而說之，作是詩也。周人作之，秦人歌之，得是詩於秦歟？考之史，則周平王避犬戎之難，東遷洛邑。秦襄公以兵送至洛，平王封襄公爲諸侯，賜之岐以西之地。曰戎無道，侵奪我岐之地，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。終南之人感襄公既力戰以救周，又以兵送護平王東遷，念無以報之。曰終南何有？不過有條爾，有梅爾。言無以報之，無以贈之也。君子，謂秦君也。秦君錦衣狐裘，顔如渥丹。歎曰「其君也哉」，美其儀容之盛，真國君也。古已字丌。屺者，殆山之雙巘似丌歟？按：「屺」字從崔靈恩《集註》。《爾雅》云「畢，堂牆」，李巡曰：「厓似堂牆曰畢。」終南何有？有屺爾，有堂爾。尤言其無所有，無以贈秦君也。壽考，祝秦君之壽也。不忘，不忘秦君之德也。毛傳曰：「終南，周之名山中南也。」《地理志》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，古文以爲終南。昭四年《左傳》曰「荆山中

南，九州之險」，是一名中南也。毛傳曰：「條，槄；梅，枏也。」《釋木》云「槄，山榎」，郭璞云：「今山楸也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槄，今山椒也。亦如下田楸爾，皮葉白，色亦白，材理好，能溼，可爲棺木。」《玉藻》曰「君衣狐白裘，錦衣以裼之」，注云：「君衣狐白毛之裘，則以素錦爲衣覆之，使可裼也。袒而有衣曰裼。」鄭箋云：「渥丹，赤而澤也。」今俗曰紅潤。《考工記・繢人》：「黑與青謂之黻，五色備謂之繡。」黻衣，衣裳之總稱。《書》言十二章，黻居其末。舉黻，則餘包之矣，故孔子曰：「禹致美乎黻冕。」亦以黻爲衣裳之總稱。天子與諸侯服章雖不同，而皆有黻。此又曰繡裳者，欲明備五色之美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終南》，戒襄公也。能取周地，始爲諸侯，受顯服。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以戒勸之。」本詩無戒勸之意，毛、衛穿鑿。襄公雖受逐戎有地之誓，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，至子文公始能取其地，❶而衛《序》曰「能取周地」，非也。

交交黃鳥，止于棘。誰從穆公？子車奄息。維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黃鳥，止于桑。誰從穆公？子車仲行。維此仲行，百夫之防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黃鳥，止于楚。誰從穆公？子車鍼虎。維此鍼虎，百夫之禦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。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黃鳥》，哀三良也。國人

❶「子」，原作「于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刺穆公以人從死，而作是詩也。」本詩初無刺穆公之意。案史記殉者百七十人，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己也。殆穆公惠愛，入人之深。戎狄之俗，以從死爲常耳。是詩哀三良而已矣。哀三良，正心也，道心也，故孔子取焉。若是詩以殉葬爲善，孔子將删去之。交交，其飛相交也。「交交桑扈」亦然。孔疏曰：「止于棘，得其所。今良臣從死，是不得其所。」朱曰：「以所見起興也。」盡殺曰殲，言殺良人之多也。百夫之防，言其智勇足以護防百夫。百夫之禦，言其忠勇足以當百人之敵，可禦百夫也。

鴥彼晨風，鬱彼北林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欽欽。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山有苞櫟，隰有六駮。未見君子，憂心靡樂。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山有苞棣，隰有樹檖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如醉。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

櫟，盧狄反，《補音》：「歷各切。《説文》以樂得聲。《左氏傳》『在櫟』，《釋文》：『書灼切。』輔櫟，力各切。《漢書》『都櫟陽』，蘇林音藥。」簡觀「風」與「林」、「棣」與「檖」不叶，此則亦不必叶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晨風》，刺康公也。忘穆公之業，始棄其賢臣焉。」毛傳曰：「鴥，疾飛貌。晨風，鸇也。」《釋鳥》云：「晨風，鸇。」毛傳曰：「先君招賢人，賢人往之，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。」程曰：「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，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。」未見君子，思見君子，以未得爲憂，憂思之中，有敬心焉，不敢忽易也，故曰「欽欽」。如何如何，而今乃不然矣。今忘我實多，異乎昔者。雖不敢明指，而隱然念其先君之意可見矣。「憂心欽欽」已上，皆指先君。

叢生曰苞。秦人謂柞櫟爲櫟。孫炎曰：「櫟實橡也，今俗曰橡斗子，味如栗。」毛傳謂「駮，如馬，倨牙，食虎豹」，諸儒説皆不安。下章云「山有苞棣，隰有樹檖」，皆山、隰之木相配，不宜云獸。《爾雅・釋木》云：「駮，赤李。子赤。」安知此「六駮」非「赤駮」之訛乎？《詩》中字訛者亦多。《釋木》云：「常棣，子如櫻桃，可食。」「檖，一名羅」，郭云：「今楊檖也。實似梨而小，酢，可食。」陸璣云：「一名赤羅，一名山梨，一名鹿梨，一名鼠梨。」夫櫟、駮、棣、檖皆果實可食，喻秦國人材皆可用。昔先君未見君子，憂心靡樂如醉。思見賢者，其切如此。如何如何，而今不然也。忘我舊臣，蓋亦甚矣，故曰「忘我實多」。是詩與《權輿》相類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。王于興師，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豈曰無衣？與子同澤。王于興師，修我矛戟，與子偕作。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裳。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偕行。

案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。何以贈之？路車乘黃。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。何以贈之？瓊瑰玉佩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渭陽》，康公念母也。康公之母，晉獻公之女。文公遭驪姬之難，未反而秦姬卒。穆公納文公，康公時爲太子，贈送文公於渭之陽，念母之不見也，我見舅氏，如母存焉。及其即位，思而作是詩也。」熟詳詩辭，殆非追思而作者。毛傳曰：「母之昆弟曰舅。」《爾雅・釋親》云：「母之昆弟爲舅。」鄭箋云：「渭，水名也。秦是時都雍，至渭陽者，蓋東行，送舅氏於

咸陽之地。」孔疏云：「雍在渭南。水北曰陽。晉在秦東，行必渡渭。」毛傳曰：「贈，送也。乘黄，四馬也。瓊瑰，石而次玉。」董曰：「《巾車》『金路以封同姓，象路以封外姓，革路以封四衛，木路以封蕃國』，皆諸侯也，故人君之車曰路車。」朱曰：「乘黄，四馬皆黄也。」孔疏云：「佩玉唯天子用純，諸侯則玉石雜，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。」太子奉公命而送舅所贈，公贈之也。

於我乎，夏屋渠渠，今也每食無餘。于嗟乎，不承權輿。於我乎，每食四簋，今也每食不飽。于嗟乎，不承權輿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陳

子之湯兮，宛丘之上兮。洵有情兮，而無望兮。坎其擊鼓，宛丘之下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鷺羽。坎其擊缶，宛丘之道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鷺翿。

子者，陳君也。《狡童》「維子之故」、《褰裳》「子惠思我」、《山有樞》「子有衣裳」，皆指君也。毛傳曰：「湯，蕩也。四方高，中央下，曰宛丘。❶洵，信也。」《爾雅·釋邱》云：「宛中，宛丘。」陳君雖遊蕩而慈惠，於人有情，今俗語亦有此。此曰信於人有情，但無望爾。望，謂譽望，謂不爲人所觀仰。坎，擊之聲也。羽、翿，一也。舞者所持以翳身，亦以指麾。無冬無夏，值遇其舞也。缶，瓦器，擊之爲樂，今亦有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宛丘》，刺幽公也。淫荒昏亂，遊蕩無度焉。」史記無所考。鄭

❶「丘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箋亦云：「子者，幽公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子，大夫也。」于此益驗衛宏作《序》與毛異義。

東門之枌，宛丘之栩。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穀旦于差，南方之原。不績其麻，市也婆娑。穀旦于逝，越以鬷邁。視爾如荍，貽我握椒。

《爾雅·釋木》云「榆白，枌」，邢疏云：「榆之皮色白者名枌。郭璞云：『枌榆先生葉，卻著莢，皮色白。』」然皮白亦有無莢者，榆有十種，葉皆相似，惟皮色白者名枌。《釋木》云「栩，杼」，郭云：「柞樹。」邢疏云：「栩一名杼。《詩·唐風》云：『集于苞栩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今柞櫟也。其子爲皁，或言皁斗。其殼爲汁，可以染皁，或言杼斗。』」《釋訓》云：「婆娑，舞也。」蓋舞之容也。《釋詁》云：「穀，善也。差，擇也。」穀旦，猶俗云好天氣，晴和之旦也。男子出而擇女。南方原氏之女，不績其麻，而舞於市。《春秋》：「莊二十七年，季友如陳，葬原仲。」則陳有原氏。子仲，皆其著者。逝，往也。越，於也。邁，行也。鄭箋云：「鬷，總也。」欲男女合行於其所期會之處乎？毛傳曰：「荍，芘芣也。」《釋草》云「荍，蚍衃」，郭璞云：「今荆葵也。似葵，紫色。」謝氏云：「小草，多華，少葉，又翹起。」陸璣云：「芘芣，一名荆葵。似蕪菁，紫緑色，可食，微苦。」鄭箋云：「男女交會而相悦，曰：『我視女之顔色，美如芘芣之華。』女遺我一握之椒，交情好也。椒，芬香之物。」《商頌》稱「鬷假無言」，鬷亦總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東門之枌》，疾亂也。幽公淫荒，風化之所行，男女棄其舊業，亟會於道路，歌舞於市井爾。」

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飢。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魴？豈其取妻，必齊之姜？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鯉？豈其取妻，必宋之子？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衡門》，誘僖公也。愿而無立志，故作是詩，以誘掖其君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衡門，横木爲門，言淺陋也。」棲遲，從容盤桓也。言雖至貧陋之所，亦可從容自樂也。泌之水洋洋自樂，雖飢不足食，亦有可樂者焉。齊，姜姓。宋，子姓。當是陳嘗請昏於二國，二國不從。陳君質弱，凡百不振。重以請昏齊、宋不獲，益沮喪無聊，故詩人誘掖之歟？詩意言陳國雖小，亦足自立自樂，奚必娶於齊、宋而後能立能國？鄭箋乃以食魚、娶妻皆以爲喻，喻君任臣，何必聖人，亦取其忠孝而已。箋説非。陳君惟其懦而無志，故作詩以啓之。若君有必求聖臣之志，則亦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君也，豈得謂之無立志耶？

《史記》僖公無所書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。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紵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。東門之池，可以漚菅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東門之池》，刺時也。疾其君之淫昏，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。」疾之爲言甚矣，犯矣，非詩人之情也。是詩含隱不露，詎敢曰疾之耶？毛傳曰：「池，城池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淑姬，賢女也。」孔疏云：「姬、姜，婦人之美稱。閨門之內，歌笑晤言，固足以深入人心。思得賢女，以配君子，笑歌晤言，有以浸潤漸漬，成人君之正德，故以漚麻、漚紵、漚菅爲喻。晤

者，相語相曉諭之謂。《釋草》云：「白華，野菅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菅似茅而滑澤，根下五寸有白粉者柔韌，宜爲索，漚尤善。」紵，字本作「苧」，後世績苧如絲之細，故作「紵」，「紵」字非古也。

東門之楊，其葉牂牂。昏以爲期，明星煌煌。東門之楊，其葉肺肺。昏以爲期，明星晢晢。❶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東門之楊》，刺時也。昏姻失時，男女多違，親迎，女猶有不至者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牂牂，盛貌。言男女失時，不逮秋冬。」《禮》曰「冬合男女」，毛傳言秋，何也？鄭箋云：「親迎之禮以昏時，女留他色，不肯時行，乃至大星煌煌然。」《昏禮》：「行事必用昏昕。」昏昕，陰陽之交，男女之義也。聖王制禮寓義，使人知男女之事，即天地之大義。《易》曰：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」

墓門有棘，斧以斯之。夫也不良，國人知之。知而不已，誰昔然矣。墓門有梅，有鴞萃止。夫也不良，歌以訊之。訊予不顧，顛倒思予。

鴞，尸驕反。訊，《補音》：「息悴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《釋文》又作『誶』，《開元五經文字》『誶，音祟』，注云：『《詩》：「歌之誶之。」』《龍龕手鏡》『雖醉切』❷，亦引此詩，而以訊爲誶，以之爲止。」

墓，死所。荆棘，惡木。斧以斯析之。梅，味酸。人哀，則鼻酸。鴞，惡鳥。詳味辭旨，則《毛詩序》言「刺佗」，情狀著矣。

❶「晢晢」，原作「晳晳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鏡」，原作「鑑」，楊簡避宋諱改字，今回改。

《序》又曰「陳佗無良師傅，以至於不義，惡加于萬民焉」，蓋罪師傅。詩辭有欲殺所任邪惡之人之意。斧以斯之，直欲殺之。欲殺所任之人，則佗之罪狀亦著矣。夫也不良，指所任也。《序》謂之師傅，國人皆知其不良，君豈不知之？知之而不已，乃任用之。誰昔然矣，言昔始用之者誰也。此亦默譏先君不能去小人，使傅佗，致此禍也。作此歌詩以告之。訊，告之也。予，我也。予告之而不顧，終用不良之夫，則禍敗之至也必矣。顛倒，禍敗之謂也。顛倒時，則思予之言矣。後佗益長惡，數往蔡淫，果爲三弟及蔡人所共殺。《補音》：「思予，演女切。顏師古《匡繆正俗》曰：『予，當讀如與，不當讀如余。《詩》「或敢侮予」、「將伯助予」、「女轉棄予」，《楚辭》「目眇眇以愁予」、「何壽夭兮在予」，皆無余音。鄭康成《曲禮》注云「余、予，古今字」，非也。』未詳。」

防有鵲巢，邛有旨苕。誰侜予美？心焉忉忉。中唐有甓，邛有旨鷊。誰侜予美？心焉惕惕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憂讒賊也。宣公多信讒，君子憂懼焉。」毛傳曰：「防，邑也。邛，丘也。苕，草也。侜張，誑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旨，美也。」《爾雅·釋宮》云「瓴甋謂之甓」，郭璞曰：「甂甎也。」《釋宮》云「廟中路謂之唐」，孫炎引《詩》：「中唐有甓。」《釋草》云「鷊，綬」，郭璞云：「小草有雜色似綬。」歐陽曰：「讒言惑人，非一言一日之致，必由積累而成，如鵲巢漸積構成之爾。」苕草多矣，其華一色，讒夫之多通爲一黨似之。廟中之唐以甓甃砌，今俗以巧

言設詐，次第而至者，謂之排砌，此唐甓之喻也。鷊草雜色成文，讒言排砌甚美，足以動人心似之。義同貝錦。詩人之所美者，吾君也，故曰誰爲讒言，以侜誑吾君乎？予心忉忉其憂也，惕惕其懼也。讒言行，則小人進，君子退，國亂且敗矣。兩言「旨」者，讒言固令人美聽也。《唐風·葛生》亦曰「予美」，則婦以夫爲美，此則臣以君爲美。宣公有嬖姬，生子款，欲立之，終於殺太子，必有讒者。❶

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舒窈糾兮，勞心悄兮。

月出皓兮，佼人懰兮。舒懮受兮，勞心慅兮。

月出照兮，佼人燎兮。舒夭紹兮，勞心慘兮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月出》，刺好色也。」皎者，光之白歟？皓者，月愈上而光愈盛歟？佼、姣同，美也。僚，白歟？懰，清歟？燎，潔歟？當月出之時，而見佼人之僚白。人之肌體之白，得月而尤白，好色者悦之，故其窈糾之情舒焉。而不可遽得，故勞心悄然。窈者，思之深遠也。糾，愁結也。懮，憂也，入心之深也。王氏曰：「慅，言不安而騷動。」朱曰：「夭紹，糾緊之意。」

《補音》云：「古書『静躁』或作『跈』。《史記》『摻板棰』，《索隱》音操。《吴谷朗碑詞》『名喿豹産，動齊往蹤』，又以『參』爲『喿』。二字古蓋通用。《説文》：『慅，愁不安也。』『慘，毒也。』《唐韻》『慅，采老切。慘，七感切』。此詩音、義皆當作『慅』。變而爲『慘』者，傳寫之訛。或二字互用，故

❶「者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以『慘』爲『懆』。❶《開元五經文字》書『慘』爲『懆』，又云：『憂而不樂也。』」呂曰：「此詩用字聱牙，意者其方言歟？」佼人之稱，雖言美好，而非善之也，乃詩人之鄙辭。《序》曰「刺好色」，是。

胡爲乎株林？從夏南。匪適株林，從夏南。駕我乘馬，説于株野。乘我乘駒，朝食于株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株林》，刺靈公也。淫乎夏姬，驅馳而往，朝夕不休息焉。」毛傳曰：「株林，夏氏邑。」楚殺徵舒，《左傳》謂之「戮夏南」。靈公實從南之母淫，而曰「從夏南」者，託辭於夏南，隱惡也。説，舍也。徵舒，字子南。車已駕，則有司請所之。公曰：「適株林。」詩人曰：「匪適株林，從夏南爾。」豈但詩人，國人皆云。乘駒，易韻爾。毛傳言大夫，未安。雖有其事，詩辭未必及此。

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荷。有美一人，傷如之何？寤寐無爲，涕泗滂沱。彼澤之陂，有蒲與蕑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卷。寤寐無爲，中心悁悁。彼澤之陂，有蒲菡萏。有美一人，碩大且儼。寤寐無爲，輾轉伏枕。

菡，户感切。萏，大感切。枕，《補音》：「知輦切。《釋名》：『枕，檢也，所以檢項也。』《周易》『險且枕，入于坎窞』，亦以『枕』韻『窞』。」《補音》此切未安。《詩》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，縱此切叶，則宜占斂切，乃今音之微轉。若知輦切，則差甚矣。是詩念正人至潔至美，知其大患且及，憂之痛之，至於涕泗滂沱也。考之于史，則

❶「故」，原作「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，公告孔寧、儀行父，二子請殺之，公弗禁之時也。而《毛傳序》曰：❶「刺時也。言靈公淫於其國，男女相説，憂思感傷焉。」諸儒遂謂此「有美一人」爲婦人，誤矣。考他詩，《簡兮》「西方美人」、「彼美人兮」，謂美德之人也。《静女》「美人之貽」，亦謂美德，不謂其色。《野有蔓草》「有美一人」，亦謂美德之士，孔子嘗詠以稱程子。《汾沮洳》「美無度」、「美如英」、「美如玉」，亦謂大夫。況此詩所謂「碩大且卷」、「碩大且儼」，豈女子之容耶？漢史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屢考衛《序》，差謬不一。蒲與荷生于水中，至潔矣。君臣俱淫，餘皆從靡，❷獨泄冶直諫，此固國人之所美所愛也，故曰「有美一人」，蓋比德於蒲、荷。詩人曰：「美則美矣，傷如之何？」往往或聞靈公與孔寧、儀行父怒，將殺之。不正言，而惟曰傷，不敢必也。亦愛賢者，不忍言殺也。然審之，其情狀將至于殺，故哀痛日夜，一無所爲，百爲俱廢，至于涕泗滂沱。毛傳曰：「自目曰涕，自鼻曰泗。」諸儒不易其説，而今俗亦曰鼻涕。毛傳謂「蕑，蘭」，而蘭未嘗生於澤陂，故鄭改爲蓮。然改字未安，豈荷葉亦名爲蕑歟？荷葉與華率相間，豈以是得名歟？荷者，芙蕖之總名。《釋草》云：「荷，芙蕖。其葉蕸，其華菡萏，其實蓮。」蕑，其蕸之異名歟？卷者，其背豐隆，外形卷彎歟？碩大、卷、儼，皆言德容歟？輾轉，亦見《關雎》。

❶ 「傳」，疑爲「詩」之誤。

❷ 「皆從」，原作「從皆」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檜

羔裘逍遥，狐裘以朝。豈不爾思？勞心忉忉。羔裘翱翔，狐裘在堂。豈不爾思？我心憂傷。羔裘如膏，日出有曜。豈不爾思？中心是悼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羔裘》，大夫以道去其君也。國小而迫，君不用道，好潔其衣服，逍遥遊晏，而不能自强於政治，故作是詩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，大蜡而息民，則有黄衣狐裘。今以朝服燕，祭服朝。」言「如膏」、「有曜」，則好潔其衣服益著矣。❶ 言豈不爾思，則去國之情見矣。

庶見素冠兮，棘人欒欒兮，勞心慱慱兮。庶見素衣兮，我心傷悲兮，聊與子同歸兮。庶見素韠兮，我心藴結兮，聊與子如一兮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素冠》，刺不能三年也。」「庶見」二字，宛然有刺其不能三年之意。《禮》：「既祥，而縞冠素紕。」傷時服未終而遽釋，曰庶見其素冠，猶之可也。毛傳曰：「棘，急也。欒欒，瘠貌。」哀者急蹙，異乎常人之舒徐也。庶見棘人之欒欒，而不可得也，故勞心慱慱而傷悼之。傷風俗之薄，而亂亡之將至也。詩人與同志者偕行，見不能三年者，相與傷悲曰：「且與子同歸乎？」素韠本常服，非喪服。傷彼色服，故曰得見其素韠，猶之可也。彼色服者，蓋韎韐、爵韠矣。如一，同志也。歎彼俗之不可革，曰聊與子如一而已矣。聊，

❶「益」，原作「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猶且也。《禮》：「皮弁服，素韠。」太古未有衣裳，唯以皮蔽膝。後聖雖制衣裳，而不忘本，始名蔽膝曰韠。爵弁服，韎韐。韎韐，蒨色。玄端，爵韠，如爵頭色。

《補音》：「結，激質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《説文》以吉得聲。《荀子・成相篇》：『治復一，修之吉。君子執之，心如結。』蘇秦語：『言語相結，天下爲一。』按：原本八字脱。揚雄《解嘲》：『周罔解結，群鹿争逸。離爲十二，合爲六七。』皇甫謐《釋勸》：『春華發蕚，夏繁其實。秋風逐暑，冬冰乃結。』古詩：『青青陵中草，傾華晞朝日。陽春被惠澤，枝葉可攬結。』陸機《陸抗誄》：『經綸至道，終始自結。德與行滿，英與言溢。』」

隰有萇楚，猗儺其枝。夭之沃沃，樂子之無知。隰有萇楚，猗儺其華。夭之沃沃，樂子之無家。隰有萇楚，猗儺其實。夭之沃沃，樂子之無室。

是詩大夫不樂夫君之淫恣，而思其未有情慾之時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國人疾其君之淫恣，而思其無情慾者也」，則微差。《釋草》云「萇楚，銚弋」，名羊桃，郭云：「今羊桃，或曰鬼桃，葉似桃葉白，子似桃。」陸璣云：「今羊桃是也。華紫赤色，其枝莖弱，過一尺，❶引蔓於草上。」萇楚未長，則蔓不延。蔓延有縱慾之象。如君長，則情慾蔓延不已。首章曰「樂子之無知」，二章曰「樂子之無家」，三章曰「樂子之無室」，室家，夫婦之道。樂子未有知時、未有室家

❶「尺」，原作「丈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時、未有情慾之時，則知今淫恣，詩人之所不樂也。夭，好也。沃沃，盛也。人心，自善之心，自神之心，即道，故曰道心。雖長而知男女之道，生於正情，不動私意，則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」，自無淫慾，如天地絪緼，如水鑑中之影象。

匪風發兮，匪車揭兮。顧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匪風飄兮，匪車嘌兮。顧瞻周道，中心弔兮。誰能亨魚？溉之釜鬵。誰將西歸？懷之好音。

飄，《補音》：「匹妙切。曹植《感節賦》『遠飄』與『笑』字、『照』字叶。」嘌，匹遥反。亨，普庚反。鬵，音尋。揭，《毛詩》作「偈」，《前漢》王吉引《詩》作「揭」。

匪風，非平常之風也。匪車，非平常之車也。疾風發發，車疾如揭，檜國之政，急疾如此，故詩人之心怛而驚，而思周道之和平也。東周無足云矣，所思者，西周文、武之道，故顧瞻西周之道途，而益感傷焉。嘌，疾車之音也。弔，哀喪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匪風》，思周道也。」溉，滌也。鬵，甑也。魚亦可甑蒸。朱曰：「誰能烹魚？我則願爲之溉其釜鬵。誰將西歸？我則願慰之以好音。以見思之之甚，言有能與周道者，則己將歸之也。」❶程曰：「亂極思治，人情所然。風者，天之動，以興上政。車者，人所爲，以興民俗。天氣順則風時，上德修則政舉，法制備則車成，政教衰則民僻，故以興上下焉。」按：「朱曰」以下原本缺，今補入。

慈湖詩傳卷九

❶「則」上，原衍一「是」字，據四庫本删。

慈湖詩傳卷十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曹

蜉蝣之羽，衣裳楚楚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處。

蜉蝣之翼，采采衣服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息。

蜉蝣掘閱，麻衣如雪。心之憂矣，於我歸說。

《爾雅·釋蟲》云「蜉蝣，渠略」，郭云：「身狹而長，有角，黄黑色，叢生糞土中，朝生暮死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昭公好奢，而任小人。」夫國之存亡治亂，由所任之賢否。今曹君任群小，小人以類而進，如蜉蝣之多。又君臣昏愚，無所用其心，惟奢潔其衣服，浮游度日，不知亂亡之將至，如蜉蝣朝生暮死。其卑汙不足比數，亦如蜉蝣微蟲，生於糞土。而衣裳侈潔，亦如蜉蝣之有羽。蓋曰群小之衣服，特如蜉蝣羽耳。楚楚，猶濟濟也。采采，采色之備也。掘閱者，蜉蝣掘糞土而出覩陽明。閲有觀覩之義，喻群小識見卑汙之甚也。群小方蜉蝣自喜，而事君者心憂焉，憂國之亂亡也。於我歸處者，亦猶《素冠》之詩言「我心傷悲兮，聊與子同歸兮」。蓋詩人與同志者偕行途中，遇衣裳楚楚者，因動心憂懼，輟行而歸。曰「歸於我室而處息乎」、「歸於我室而說此話乎」，惟同志，故相親也。而《毛詩序》總曰「刺奢也」，不盡事情。又曰「國小而迫，無法以自守」，皆贅說。豈以國小而迫，如蜉蝣之穴乎？湯以七十里朝諸侯，有天下，何患乎小？

彼候人兮，何戈與祋。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。維鵜在梁，不濡其翼。彼其之子，不稱其服。維鵜在梁，不濡其咮。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。薈兮蔚兮，南山朝隮。婉兮孌兮，季女斯飢。

是詩傷賢人失所，群小得志，至於淫縱，而棄薄其正室也。《夏官序》云：「候人，上士六人，下士十有二人，史六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」其職云：「各掌其方之道治，與其禁令，以設候人。及歸，送之於境。」諸侯之禮降，無上士。小國，殆下士爲長。所謂「荷戈與祋」之候人，其徒耳。《考工記·廬人》云：「戈柲長六尺有六寸，祋長尋有四尺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祋，殳也。」《玉藻》云：「一命緼芾黝珩，再命赤芾葱珩。」芾，韠也。大夫以上，赤芾乘軒。彼候人兮，意指賢者，而荷戈與祋，迎送賓客於道路。彼其之子，意指小人，乃服赤芾者三百人，雖大國無是也。其寵用小人，蕩然無度，一至於此。鵜鶘，喙長尺餘，頷下胡大如數升囊，群飛入水食魚。今也在梁，不濡其翼。咮長如此，而亦不濡，是當食魚而不得食魚，喻賢者宜得禄而不得禄。按：樓鑰云：「歐陽氏曰：『此鵜當居泥水中，❶以自求魚而食。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，竊人之魚以食，而得不濡其翼咮，如彼小人竊禄於高位，而不稱其服也。』鵜不當以喻賢者，不若歐陽氏之説爲長。」彼小人乃不稱其服，小人不宜赤芾而赤芾。賢者貧無以爲食，彼小人乃富貴縱肆，好色淫恣，而棄其婦。媾，婚媾也。按：鑰又曰：「毛氏曰：『媾，厚也。』❷張氏曰：『不遂其媾，不稱其寵待也。今

❶「當」，原作「常」，據四庫本、樓鑰《攻媿集》及《四部叢刊三編》影印南宋孝宗時刻《詩本義》改。

❷「厚」，原作「孕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及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人謂遂意亦曰稱意。』」世俗常情，窮飢則無暇於色，厭飫則放逸而好色。董曰：「薈，《集注》作『嬒』。」蔚，文也。南山朝隮，蝃蝀也。人莫敢指者，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。南山，喻在高位。朝隮，喻淫縱。淫縱按：原本脱下「淫縱」二字，今校補。者，惟其意之所溺，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説者，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，蓋不樂静正而放於情慾。季女者，年少之妻。以其未嘗相親，如不爲婦也，故曰「季女」。不悦之，則失所，至於斯飢矣。按：鑰又曰：「張氏詩曰：『林木南山薈蔚時，工斤樵斧競朝隮。舉知趨利青冥上，不念幽居季女飢。』陳氏曰：『壯者趨利於山，則弱者餒窮於室。小人肆志於上，則君子困窮於下。』張、陳二説，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，然其説猶雅馴。今爲一『媾』字、一『嬒』字，又『婉孌季女』，遂生此説。然朝隮實非蝃蝀也，彼《蝃蝀》之詩首章曰：『蝃蝀在東，莫之敢指。』故次章曰：『朝隮于西，崇朝其雨。』至今朝日在東，則虹見於西。夕日在西，則虹出於東。鮮有見於南者。且此詩初不言虹，而徑以朝隮爲蝃蝀則不可。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，而曰『如不爲婦』，亦覺費辭。若以南山喻高位，朝隮喻淫縱，亦不成詩語，宜有以更之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候人》，刺近小人也。共公遠君子，而好近小人焉。」不盡詩情。

鳲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鳲鳩在桑，其子在梅。淑人君子，其帶伊絲。其帶伊絲，其弁伊騏。鳲鳩在桑，其子在棘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不忒。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鳲鳩在桑，其子在榛。淑人君子，正是國人。正是國人，胡不萬年。

鳲鳩，釋見《鵲巢》。毛傳曰：「鳲鳩之養其子，朝從上下，暮從下上，平均如一。」董曰：「崔靈恩《集注》作『其義一兮』，一而不變，如結之不解。」毛傳曰：「飛在梅

也。」孔疏曰：「養之長大而飛。鳲鳩常言在桑，其子每章異木，言母常不移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其帶伊絲，謂大帶也。」言此帶弁者，刺不稱其服。毛傳曰：「騏，騏文也。弁，皮弁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皮弁，常服也。」馬之青黑者謂之騏。此謂弁色如騏，如騏馬之文也。《顧命》云「四人綦弁」，鄭玄云：「青黑曰綦。」王肅云：「赤黑。」孔安國云：「鹿子皮。」《顧命》馬本作「騏弁」，云：「青黑色。」鄭師馬融，故祖其說。《爾雅・釋畜》云馬屬，獨不言騏，❶其雜色之馬總謂之騏，故無定名歟？其閒「駵白，駁」、「黃白，騜」、「驪白，鴇」、「蒼白，騅」、「丹白，騢」之類，則又其專名歟？其總稱雜色則曰騏歟？毛傳曰：「騏，騏文也。」雜則成文歟？孔安國曰「騏文，鹿子皮」，蓋本於先儒，謂皮弁用白鹿皮。又因毛傳有騏文之義，世俗鹿子皮必有文，故合而爲是說。❷然古者不用難得之物，安知不用白羊之皮乎？況先王不殺胎，則用鹿子皮，非先王之心。馬、鄭青黑之說，蓋以爵弁色如雀頭赤色，則異色而相類者，其有青黑歟？故王肅又意之爲赤黑，亦「禮飾玄纁」之類歟？皆無經據。今姑從毛傳「騏」之文義，又合《爾雅》「騏」無定名之義。《尚書》「四人綦弁」皆士，其以士賤，故所服皮弁不得用純白，惟可用雜色之皮歟？綦、騏通用歟？《士冠禮》「玄裳、黃裳、雜裳可也」，則士用雜色皮弁，於義亦通。先王制禮，大抵上質而下文。胡不萬年者，詩人思古之淑人君子，胡不萬年，壽

❶「獨」，原作「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是」，原作「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考至今。傷今小人用事，不一不正，而思古。使古之淑人君子至於今尚存，則小人不得而進矣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鳲鳩》，刺不一也。在位無君子，用心之不一也。」《補音》：「萬年，彌音切。《太玄·務》首：『次五，無益人也。次六，利當年也。』《楚辭·哀時命》：『生天地之若過兮，忽爛熳而無成。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，恐不終乎永年。』《漢書·序傳》：『封禪郊祀，登秩百神。協律改正，❶饗茲永年。』按：原本四句脱。又《西都賦》『年』與『麟』叶，又《靈臺》詩『年』與『神』叶。《春秋》『公子年夫』，《左氏》、《穀梁》皆作『佞』。佞，平聲。夏侯湛《抵疑》『佞』與『傾』爲韻。」

洌彼下泉，浸彼苞稂。愾我寤嘆，念彼周京。

洌彼下泉，浸彼苞蕭。愾我寤嘆，念彼京周。

洌彼下泉，浸彼苞蓍。愾我寤嘆，念彼京師。

芃芃黍苗，陰雨膏之。四國有王，郇伯勞之。

《釋草》云：「稂，童粱。」陸璣云：「禾黍爲穗而不成崱嶷然，謂之童粱。」《魯語》：「馬餼不過稂莠。」童，幼。叢生者曰苞。童粱不實，有下民飢虐之象。苞稂，寒泉浸之，尤見無陽和之氣。洌彼下泉，虐政似之。今田家謂田冷者不善，以陰氣大盛故也。故我愾然寤嘆，思念周道。蕭，香草，賢者似之，亦失所。蓍，可以筮，通神明，知吉凶，知者似之，亦失所。士民皆失其所，故憂而思明王賢伯。雨者，和順所成。黍苗得陰雨則如膏。毛傳曰：「郇伯，郇侯也。」鄭箋云：「郇侯，文王之子，爲州伯，有治諸侯之功。」言上有明王，又有郇

❶「正」，原作「五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漢書》改。

伯，以勞來之，則士民如蒙膏雨之降，異乎下泉之洌矣。泉出地下曰下泉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下泉》，思治也。曹人疾共公侵刻，下民不得其所，憂而思明王賢伯也。」

豳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觱發，二之日栗烈。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。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，田畯至喜。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載陽，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遲遲，采蘩祁祁。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。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葦。蠶月條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遠揚，猗彼女桑。七月鳴鵙，八月載績。載玄載黃，我朱孔陽，爲公子裳。四月秀葽，五月鳴蜩，八月其穫，十月隕蘀。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貍，爲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載纘武功。言私其豵，獻豜于公。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。穹窒熏鼠，塞向墐户。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。六月食鬱及薁，七月亨葵及菽。八月剥棗，十月穫稻。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，九月叔苴。采荼薪樗，食我農夫。九月築場圃，十月納禾稼，黍稷重穋，禾麻菽麥。嗟我農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執宫功。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于凌陰。四之日其蚤，獻羔祭韭。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。朋酒斯饗，曰殺羔羊。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

火，虎隗反。觱，音必。發，《補音》：「方吠切。《說文》廢以發得聲。『壹發五豝』、

『獻爾發功』，徐邈皆讀如廢。劉伯莊《史記音·孔子世家》『發中權』，發音廢。《平原君傳》『而未發』，亦云：『十九人輕笑之，未能即廢。』《太玄·應》首：『次七，惡敗類也。次八，應其發也。』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『奉車既引，先輅乃發。鸞旂皮軒，通帛徛旆。』❶桓麟《七説》：按：原本「桓」誤「柏」，今改。『騎不失蹤，滿不虛發。彈輕翼於高冥，按：原本訛作「真」。窮疾足於方外。』栗烈，力制切。古『厲山氏』亦作『烈』。揚雄《校獵賦》：『玄冬季月，天地隆烈。萬物權輿於內，徂落於外。』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『雨雪飄飄，冰雪慘烈。百卉具零，剛蟲搏鷙。』」嗑，炎轍反。晙，音俊。火，《補音》：「虎隗切。《説文》：『火，燬也。』物入則皆毁壞也。《方言》：『煤，火也。』呼塊切。郭璞曰：『楚轉語也，猶齊言焜火也。』《汝墳》：『王室如燬。』孫炎曰：『方言有輕重，故以火爲燬也。』按：《易林·同人之漸》曰：『魁行摇尾，逐雲吹火。』《泰之旅》曰：『從風吹火，牽騏驥尾。』《需之大有》曰：『乘舟渡濟，載冰逢火。』《剥之坤》曰：『從風放火，荻芝俱死。』《未濟之漸》曰：『穿匏挹水，篝鐵然火。』」萑，户官反。斯，七羊反。❷猗，於宜反。鵙，圭覓反。莎，素何反。子，《補音》：「讀與『户』叶。《易林·師之泰》《隨之睽》皆『子』與『女』叶，《夬之萃》『子』與『主』叶，《同人之家人》『子』與『與』叶，《同人之恒》『子』與『所』叶。《太玄·去》首『子』與『主』叶。《韓非》曰：『慈母有敗子，嚴家

❶「徛」，原作「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七」，原作「也」，據《經典釋文》、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及《廣韻》改。

無格虜。』」❶墐，音覲。壽，《補音》：「殖酉切。顔師古《匡繆正俗》：『或曰：「年壽之字，北人讀爲受音，南人讀授音，何者爲是？」答曰：「兩音皆通。《南山有臺》『遐不眉壽』，此則音受。嵇康詩『頤神養壽，散髮巖岫』，此則音授也。」』按：張衡《東京賦》『三壽』與『國叟』叶。荀卿《蠶賦》：『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？屢化而不壽者與？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？』王儉《釋奠》詩：『咨此含生，躋彼仁壽。淳移雅缺，歷茲長久。』梁元帝《玄覽賦》：『惟天縱於副后，踰啓誦而爲首。既論儒而肅成，復斷獄於長壽。』」瓜，按：原本脱此字。簡按：《衛風·木瓜》，《補音》「攻乎切」，引證甚多。饗，《補音》：「虚良切。漢《房中歌》『嘉薦芳矣，告靈饗矣。告靈既饗，德音孔臧』，《郊祀歌》『闢流離，抑不祥。賓百僚，山河饗』，顔師古皆讀如鄉。」

是詩大旨已見「豳」釋。謂邠之始國，當是時所紀。時用夏正。七月流火，建中之月也。火，心星也。《堯典》曰：「日永星火。」或曰星火，❷大火之次也。心星正居大火之次，故心星亦名火。毛傳曰：「流，下也。九月霜始降，婦功成，可以授衣矣。」《堯典》火星昏中於南方，以正仲夏，則至六月而火星漸流，至七月則西流之狀昭昭矣。自堯至后稷之曾孫公劉居邠，歷年未爲甚久，天運未大變。二千年，而至秦之《月令》，則季夏昏火星中，則知日歲行周天之度不盡，積二千年而後一月矣。流者，星隨天輪轉而下也。日益東行，星

❶「虜」，原作「隸」，據四庫本與《韻補》改。
❷「星」，原作「大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益西流。心經星實不動，隨天西轉，故曰西流。夫既敘邠事，用夏正矣，而又曰一之日、二之日、三之日、四之日，用周正，何也？以今驗昔，則事狀可考也。然亦不明言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以明其實敘豳事也。觱發者，寒風勁發，萬籟盡鳴，如吹觱篥也。❶野俗有語「籬端吹觱篥」，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。觱篥，羌人所吹角。邠亦西羌之地。栗烈者，丑月寒氣益烈，人股戰栗也。按：樓鑰曰：「毛氏曰：『觱發，風寒也。栗烈，氣寒也。』王氏曰：『風而寒，尚非其至也。無風而寒，於是爲至。』只如此說足矣。觱栗，一名悲栗，一名笳管，龜兹之樂也。其聲悲栗，羌人吹之，以驚中國之馬。後世之樂始有譜，其音以爲衆籟之首。周時安得有此俗語？尤不足取。股戰而栗，漢人始有此語。」毛傳謂「栗烈，氣寒也」，其以是歟？鄭箋云：「褐，毛布也。」《夏小正》曰「正月，農緯厥耒。緯，束也。束其耒云爾」者，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。耒與耜而爲一，將以用之也。毛傳曰：「邠地晚寒。于耜，始修耒耜也。」《月令》：「季冬，命農修耒耜。孟春，天子躬耕帝籍。」毛傳曰：「四之日，民無不舉足而耕矣。」《夏小正》於正月已「初服于公田」，❷則四之日，即夏之二月，咸舉趾而服其私田矣。我婦我子，同來致餉於南畝。畝獨曰南者，姑舉一而言也。《爾雅·釋言》曰「畯，農夫也」，❸孫炎曰：「農夫，田官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田大夫也。」《小雅·甫田》云「田畯至喜」，鄭箋云：「田畯，司嗇，今之嗇夫也。」農者多以天星爲候，故三言「七月流火」。況七月正是西成之時，農事於此至重。兩

---

❶「吹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❷「於」，原作「月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曰」，原作「田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言「九月授衣」，衣、食，最其急者。鄭箋云：「載，則也。陽，温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倉庚，離黄也。懿筐，深筐也。微行，牆下徑也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。」懿筐者，筐之美者。懿，美也，謂竹工之精細者。蠶始生，桑亦始生而柔。孔疏云：「倉庚，一名離黄，即《葛覃》黄鳥是也。」毛傳：「蘩，白蒿也，所以生蠶。祁祁，衆多也。」山陰陸氏曰：「今洗蠶種尚用蒿。」《釋草》云「蘩，皤蒿」，郭：「白蒿也。」婦人女子易於感傷，而況於春時？其群行采蘩時，見其有相語傷悲之態。君猶躬耕。公子宜親農事。公子之歸時差早，女子之歸次之，故曰「殆及公子同歸」。衆農則終日矣。其政事有節敘，不亂如此。毛傳曰：「薍爲萑，葭爲葦。豫儲萑葦，可以爲曲也。」《月令》「季春，具曲植筥筐」，注云：「曲，薄也，養蠶器也。」陸璣云：「薍，或謂之荻，至秋堅成，則謂之萑。」郭云：「蘆葦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條桑，枝落之采其葉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斨，方銎也。」《破斧》傳云：「隋銎曰斧，方銎曰斨。」遠條揚起，手所不及者則伐之，乃采其葉。猗，語辭也。《書》云「斷斷猗」，《大學》作「斷斷兮」。《伐檀》「河水清且漣猗」，亦語辭也。猗彼女桑，柔稺之桑也。先取其大，次取其小，事情之常也。毛傳曰：「鵙，伯勞也。載績，絲事畢，而麻事起矣。玄，黑而有赤也。朱，深纁也。陽，明也。祭服，玄衣纁裳。」鄭箋云：「伯勞鳴，將寒之候。五月則鳴，邠地晚寒，鳥物之候從其氣焉。」不曰爲君裳，而曰「爲公子裳」者，按《國語》「王后親織玄紞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，卿之内子爲大帶，命婦成祭服」，此魯公父文伯之母所言，周

禮則然。《七月》之詩乃序邠事，邠用夏禮。又邠在西陲之間，爲禮益簡朴，則君夫人親織其君之服，故邠人之所供，則爲公子服歟？毛傳曰：「葽，草也。不榮而實曰秀。」《爾雅・釋草》云：「不榮而實者謂之秀。」而《論語》曰：「秀而不實者，有矣夫。」❶鄭箋云：「《夏小正》『四月，王萯秀葽』，其是乎？」《本草》云：「萯生田中，葉青，刺人，有實，七月采。」《釋蟲》云：「蜩，蜋蜩，螗蜩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楚謂之蜩，宋、衛之間謂之螗蜩，陳、鄭謂之蜋蜩，秦、晉謂之蟬。」孔疏曰：「《釋蟲》又云『蜺，寒蜩』，郭云：『小而青赤。』與此鳴蜩不同。《夏小正》云：『正月，螗蜩鳴。七月，寒蟬鳴。』是其異也。」穫，穫禾也。蘀，槁也。隕，墜也，亦見《鄭風・蘀兮》。鄭箋云：「于貉，往搏貉以自爲裘也。狐狸，以共尊者。其同者，君臣及民同習兵，因出田也。」❷毛傳曰：「纘，繼也。豕一歲曰豵，三歲曰豜。大獸公之，小獸私之。」《釋蟲》云：「斯螽，蚣蝑。」蘇曰：「即螽斯也。」《釋蟲》云「翰，天雞」，郭云：「小蟲，黑身，赤頭，一名莎雞，又曰樗雞。」李巡曰：「一名酸雞。」陸璣曰：「莎雞如蝗而斑色，毛翅數重，其翅正赤。」《爾雅》疏云：「斯螽，一名蚣蝑，一名春黍，蝗類也。長而青，長角，長股，股鳴者也。五月中，以兩股相切，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屋四垂爲宇。」鄭箋云：「自七月在野，至十月入我牀下，皆謂蟋蟀也。」不首言蟋蟀者，人縱言有如此者，意自相應，人亦自

❶ 「矣」，原作「以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論語注疏》改。
❷ 「同習兵因出田」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因習兵俱出田」，於義較勝。

曉。毛傳曰：「穹，窮；窒，塞也。向，北出牖也。墐，塗也。庶人篳户。」孔疏云：「篳户，以荆竹織門。通風，故泥之也。穹窒其室之孔穴，熏鼠令出其窟。《士虞禮》云『祝啓牖鄉』，鄉、牖一名也。」❶朱曰：「塞向，以當北風。」❷嗟，嘆也。其長老嘆而語其婦子曰：「我婦我子，今歲將窮而改矣。入此室而處乎？」此家人常談。詩陳敘及此，以見親愛至情、久勞將休之狀。《本草》云：「鬱，一名雀李，一名車下李。」毛傳曰：「薁，蘡薁也。剥，擊也。❸眉壽，毫壽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晉宫閣銘》云：『華林園中，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，薁李一株。』車下李即鬱，按：原本五字脱。薁李即薁，二者相類。」李曰：「葵可茹，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。」朱曰：「菽，豆也。」十月穫稻，晚稻也。十月爲春酒，三月而酒始成也。漢之中山酒冬釀，接夏而成，則十月爲春酒，猶未爲久也。今俗爲酒，及月而已。蓋古者未知以繒囊壓酒，至唐猶然，故必待久而後清。鄭箋云：「介，助也。眉生毫毛，爲壽考之相。」毛傳曰：「壺，瓠也。叔，拾也。苴，麻子也。樗，惡木也。瓠至八月堅成，則斷截之，可以爲壺。」壺，圓器也。壺、瓠音義同。《説文》亦曰：「叔，拾也。」鄭箋云：「乾荼之菜。」苴荼之蓄，供以常食。食我農夫者，猶曰給我家人也。今農夫猶自稱曰農家。場、圃同地。毛傳曰：「春夏爲圃，秋冬爲場。後熟曰重，先熟曰穋。」箋云：「納，内也。

❶「鄉」，原脱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儀禮注疏》補。
❷「以」，原作「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擊」，原作「繫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治於場而内之囷倉也。」❶稷，粟也。《天官・内宰》「詔王后帥六宫之人，而生穜稑之種，而獻之于王」，鄭司農云：「先種後熟謂之穜，後種先熟謂之稑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『重』作『種』。《説文》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，禾邊作童是穜蓺之字。今人亂之已久。」氾勝之《種植書》於黍、稷、稻、粱之外有禾，云即是粟，此説蓋起於董仲舒云「禾是粟苗」。夫禾者，穀、粟之總稱。穜、稑，亦總言諸禾先熟後熟。下文總言諸禾及胡麻、賁麻及豆、麥，何必於稻、粱之外定指粟爲禾？此既言黍、稷，則所謂禾者，謂稻、秔、秫諸禾歟？董仲舒所謂粟苗爲禾者，以粟又爲黍、稷、稻、粱之通稱，故云。農民固以粟爲禾，然亦以稻爲禾。稻種甚多，陶隱居從氾説，以禾爲穀之數，亦陋矣。或以稷爲穄，穄、粟同類。農人相謂曰：「我稼既皆内于困倉，則可以上入都邑，執公宫之事矣。」同，皆也。范氏亦曰：「宫功，公室之役也。」箋云：「爾，女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宵，夜也。綯，絞也。」箋云：「女當晝取茅歸，❷夜作絞索，以待時用。亟，急也。」急乘屋者，覆蓋之也。所乘者在下，故曰乘龍、乘舟、乘車。今升屋而治之，則屋在下矣，故曰乘。所以乘屋不敢緩者，以播穀之事又將始矣。民事之勤勞罕暇如此。鑿冰之時，擇沖和之日，慮寒氣之傷人也，按：鑰又曰：「毛氏曰：『沖沖，鑿冰之意。』孔氏曰：『沖沖，非貌非聲，故云鑿冰之意。』《左傳》曰：『深山窮谷，固陰沍寒，❸於是取之。』豳尤

❶ 「囷」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作「困」，當據改。
❷ 「晝」，原作「盡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 「固」，原作「涸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與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
寒，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？不如只從毛説。」豳公愛民如此。毛傳曰：「凌陰，冰室也。」孔疏云：「豳地晚寒，故可夏正月藏冰。案《天官・凌人》：『正歲十有二月，令斬冰，三其凌。』」程曰：「其蚤，用之於獻羔祭韭時。夏頒冰，❶是其後用時也。」《月令》：「仲夏，天子乃獻羔開冰，先薦寢廟。」祭韭者，以韭新出，故薦之。毛傳曰：「滌，埽也。兩樽曰朋。」豳在戎狄之間，君民之分不嚴，故可以朋酒羔羊，躋公堂，稱兕觥，而爲豳公之壽。

鴟鴞鴟鴞，既取我子，無毁我室。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閔斯。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户。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。予手拮据，予所捋荼，予所蓄租，予口卒瘏，曰予未有室家。予羽譙譙，予尾翛翛，予室翹翹，風雨所漂摇，予維音曉曉。

詩旨已見「邠」釋。《爾雅・釋鳥》云「鴟鴞，鸋鴂」，郭曰：「鴟類。」《爾雅》繼云「狂，茅鴟、怪鴟、梟鴟」，釋曰：「此别鴟類也。」《大雅・瞻卬》云：「爲梟爲鴟。」陸璣云：「鴞大如班鳩，緑色，惡聲之鳥也。入人家凶，賈誼所賦鵩鳥是也。」《陳風・墓門》云：❷「有鴞萃止。」此詩喻鳥之愛其子與巢者，呼鴟鴞而告之。鄭箋云：「室，猶巢也。」朱曰：「鬻此子，誠可憫憐。今既取之，其毒甚矣。況又毁我室耶？」程曰：「鴟鴞，喻爲惡者。子，喻管、蔡。室，喻王室。」毛傳曰：「迨，及也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東齊謂根曰杜。」董曰：「石經作『桑

❶「頒」，原作「頌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墓」，原作「塞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杜』。」朱曰：「牖者，巢之通氣處。户，其出入處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拮据，撠挶也。」按：「挶」，《大典》誤作「拘」，下同。今改正。孔疏云：「《説文》云：『撠，持也。』撠挶，謂以手爪挶持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荼，萑苕也。」孔疏曰：「亂爲萑。萑苕，謂亂之秀穗也。」朱曰：「捋，取也。荼，苕華，可藉巢者。」程曰：「蓄，積；租，取也。」王曰：「與租賦之租同。」毛傳曰：「瘏，病也。手病口病，故能免乎大鳥之難。」按：《大典》脱此八字，今校補。箋云：「我作之至苦如是者，曰我未有室家之故。」毛傳曰：「譙譙，殺也。翛翛，敝也。翹翹，危也。」譙譙，憔悴也。翛翛，勞敝而毛不密比，風吹之翛翛也。大亂如風雨漂摇予室，予维未如之何，音嘵嘵而已矣。夫周公欲成王於亂未作如何，其綢繆牖户也，豈惟欲其勤於政事而已耶？政事雖勤，君心易惑，流言終不已，亂終作也。周公欲成王勤於學，學而德性明，賢否判。流言何自而作，亂何自起乎，故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。」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我東曰歸，我心西悲。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。蜎蜎者蠋，烝在桑野。敦彼獨宿，亦在車下。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果臝之實，亦施于宇。伊威在室，蠨蛸在户。町畽鹿場，熠燿宵行。不可畏也，伊可懷也。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鸛鳴于垤，婦歎于室。洒埽穹窒，我征聿至。有敦瓜苦，烝在栗薪。自我不見，于今三年。

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。倉庚于飛，熠燿其羽。之子于歸，皇駁其馬。親結其縭，九十其儀。其新孔嘉，其舊如之

何？按：「不可畏」之「不」字從《毛詩》。

栗，《韓詩》作「蓼」，力菊反，長茂也，或曰衆也。《毛詩》作「栗」。

《毛詩序》曰「周公東征，三年而歸，勞歸士」，此語得之。而繼曰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也」，詳考詩情不合。又曰：「一章言其完也，二章言其思也，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，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。君子之於人，序其情而閔其勞，所以說也。說以使民，民忘其死，其唯《東山》乎？」詳觀四章，序情閔勞足盡不略，而每章別而言之，則有所不盡。首章雖見其不死於征役，完而歸，而非專言其完也。四章皆言其思矣，獨二章爲然？民忘其死，乃詩外之義。是詩其歌以勞歸士乎？序情閔勞，周公之至情，豈章別解釋之所能盡？衛宏作《序》，詎能知聖人之心？聖人之心，即人之心也。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人惟不自知其心，故不知聖人之心。離心生意，始失其道。此諸儒所以紛紛雜雜，而正牆面。孰知夫作歌勞歸士，序情閔勞，如此曲折，乃道心之變化，如四時之錯行也。苟微害夫人之道心，周公必不可用也。程氏曰：「東山，所在之地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慆慆，言久也。濛，雨貌。士，事也。」《尚書·康誥》云「見士於周」，注亦以士爲事。《周頌·敬之》「陟降厥士」、《桓》「保有厥士」，皆謂事。古士、事通用，其以音同歟？《大司馬》：「大閱，銜枚而進。」王朝作是詩，以序歸士之情，凡言「我」，謂歸士之己也。以周公大聖，將衆士以東征，民忘其勞矣，未必有慆慆不歸之念也。而王朝作詩，以序其情，自爲是辭也。此其所以盡人之情也。及自東來歸，又道塗

遇濛然之零雨。零，落也。其勞苦誠可念，其歸士必不作勞苦之念，而上之人序其情，閔其勞，故言及此也。每章首必及此，其閔勞不已之情可見。我東曰歸，又再起意，我自東而初聞曰歸也。我心感動，念家之情而西悲。此人之至情，非有所怨苦於上也，自悲耳。寄音於室家，曰：「若制彼衣裳，今歸矣。」勿事行枚，言勿爲銜枚之具來也，言今無用也。行而進戰乃銜枚，故曰行枚。《大司馬》注云：「枚如箸，銜之，有繣結于項中。」毛傳曰：「蠋，桑蟲也。」烝有升義，有衆義。井中蟲曰蜎，則此蜎蜎，謂蠋之狀光潔如蜎也。❶野有桑林，有蠋烝焉。歸塗所覩，感時物而興懷也。歸士宿車下，軍政，士不可離伍也。曰獨宿者，閔其未有室家之樂，故云也。敦敦然，宿卧之狀。毛傳曰：「果贏，栝樓也。伊威，委黍也。蠨蛸，長踦也。町畽，鹿迹也。熠燿，燐也。燐，螢火也。」施于宇，蔓延於屋上也。《淮南子》云「久血爲燐」，許慎云：「謂兵死之血爲鬼火。」孔疏引此云：「燐者，鬼火之名，非螢火也。」下文曰「不可畏也」，則謂熠燿爲鬼火之稱。陳思王《螢火論》謂「熠燿宵行」爲螢火，非鬼火，亦未安。田野多燐，不足多怪。郭璞注《釋蟲》云：「伊威，鼠婦之別名。」《本草》云：「鼠婦，一名負蟠，一名蛜蝛，一名蜲蟍。」一名鼠負，言鼠背多負此蟲。❷今作「婦」，「婦」字似乖理。一名鼠姑，《爾雅》「蟠，鼠負」是也。多在甕器底及土坑中，常著鼠背，故名之也。如莫

❶「蜎」，原作「涓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負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耳名羊負萊也。《爾雅・釋蟲》前云「蟠，鼠負」，後別行「蛜蝛，委黍」，似二蟲。然《爾雅》差誤不一，此其誤耳。長蹄，小蜘蛛長脚者，俗呼爲蟢子。壯夫不在家，其家荒蕪，形容其狀如前。末言「熠燿，燐，鬼火」，故曰不可畏也，乃可懷思也。思復見夜行之燐火，與夫果蠃、施宇、伊威、蠨蛸、町畽、鹿迹而未得也。毛傳曰：「垤，蟻冢也。將陰，❶則穴處先知之。鸛好水，長鳴而喜也。」孔疏曰：「將雨，則蟻避濕而上冢。」按：以上二十字原本脱，今校補。鸛鳴于垤，詩意與「零雨其濛」同。婦嘆于室，聞其夫將歸，感傷而嘆也。鄉人樓尚書云：「山東蟻冢有極高大如冢墓然。行人以雨爲苦。婦嘆，念其勞也。」按：樓鑰云：「毛公齊人，自知之，解不甚詳。孔疏亦未明，皆不見『于垤』之義，惟胡德輝《蒼梧雜志》言之最明，云：『新繹經傳「鸛鳴于垤」謂垤爲丘垤，❷非蟻冢，蓋荆公未嘗到山東，蟻冢有極高大者，如冢墓然。每天將雨，則鸛集蟻垤而鳴。蟻知雨，鸛喜雨，以其類也。』方説得『于垤』字分曉。正以雨將作，故婦嘆于室。如《殷其雷》之意，正念其勞也。若『我征聿至』自在下句，『婦嘆于室』意總於上，孟子所謂丘垤，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，垤乃蟻冢上土。『共盤馬於蟻封』，亦謂此也。」按：此則蟻冢之説，乃樓引胡氏語，非樓氏説也。洒，灑；埽，拚也。穹窮窒塞其鼠穴，所以然者，謂我征役今歸且至矣。我者，歸士自謂也，嘆婦之夫也。瓜之苦者，可以爲器，其狀敦然其圓，烝延蓼薪之上。蓼蕭、蓼莪，皆言其盛。蓼、蔘同。士歸而顧其家，苦瓜延于薪，曰自我不見此瓜三年矣。推盡歸士情狀至於此，可謂閔勞之至。有蠋在桑，

❶「陰」下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有「雨」字，當據補。

❷「新繹經傳」，樓鑰《攻媿集》及本書附録作「新經」。

有苦瓜在薪，時未寒肅。晴暄之日，倉庚猶飛，其羽熠燿光明。女之嫁曰歸。《易》曰：「歸妹。」《爾雅》之釋馬屬「騵白，駁。黄白，騜」，孫炎曰：「騵，赤色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縭，婦人之褘也。母戒女，施衿結帨。九十其儀，言多儀也。」《釋器》云「婦人之褘謂之縭。縭，緌也」，孫炎曰：「褘，帨巾也。」郭璞云：「即今之香纓也。褘邪交落帶繫於體，因名爲褘。緌，繫也。」孔，甚也。其新昏者甚嘉矣，其舊昏如之何，序情閔勞，喜其歸而遂室家之好，其新其舊皆悦也。嗚乎！孰知夫夫婦正情，天地大義，哀樂相生，孔子以爲「明目視之不見，傾耳聽之不聞」也。是詩當次《鴟鴞》之前。

既破我斧，又缺我斨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將。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錡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吪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嘉。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銶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遒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休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周大夫以惡四國焉。」失詩旨矣。孔將、孔嘉、孔休，是詩之旨也。四國可哀不可惡，作是詩者知道矣，知周公之心矣。毛傳曰：「隋銎曰斧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隋，孔形狹而長也。」「斨，方銎斧也。」既破我斧，又缺我斨，喻三監、淮夷破折我之多也。毛以斧斨爲喻禮義，固穿鑿。鄭指喻毀周公，傷成王，二者亦不盡事情。叛亂之禍，民人罹毒，致管、蔡誅伐，其毁破豈小小哉，總言破折之多可也。毛傳曰：「四國，管、蔡、商、奄也。」《書序》曰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」，孔安國亦以管、蔡、商爲三監。案：《周禮·太宰》「建

其牧，立其監，設其參，傅其伍，陳其殷，置其輔」，注云：「監，謂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各監一國。《書》：『王啓監厥亂爲民。』」《書序》曰：「成王東征淮夷，遂踐奄。成王歸自奄。」然則所謂淮夷者，奄也。《齊詩》作「四國是匡」，賈公彥引以爲據。然《毛詩》作「四國是皇」，義亦嘉。皇者，尊大之稱。周公東征，而四國咸尊大周公，惟周公之心無私焉。不得已而征之，其惻怛愛敬之心，四國之民之所共知也，惟其君昏頑耳。孔，甚；將，大也。作詩者，其知道乎？人知周公東征，定亂而已，安知其爲大也？知其爲甚大者，知其爲道也。周公行之，其道益明。東征之士與夫四國之人皆可哀也，而周公之征爲甚大也。毛傳曰：「鑿屬曰錡，木屬曰銶。」孔疏云：「皆不審其狀。」吪，吟也，四國之民歌周公之德也。遒，斂也，四國之叛者斂肅也。東征之士與四國之民誠可哀，而周公之征爲甚嘉甚休也。哀我人斯，深得周公之心。周公之心，無私喜，無私怒，豈惟與東征之士同心？與四國之民同心，與天下之民同心，與天地同心，故曰孔將也、孔嘉也、孔休也，道也。《韓詩》云：「錡，木屬。銶，鑿屬也。」解云：「今之獨頭斧。」

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我覯之子，籩豆有踐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伐柯》，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。」言刺，大悖。是詩周人欲成王盡誠於周公，則公可安矣。《金縢》之書謂成王執書以泣曰：「今天動威，以彰周公之德。惟朕小子其新逆。」則成王於周公無

間矣。而周人猶有《伐柯》、《九罭》、《狼跋》之詩，何也？成王雖深感周公之德，其疑釋然。及公歸，燕饗之禮雖設，獻酬交錯，籩豆之薦行踐以致禮，而其中心猶有毫髮未盡之疑，終以前者流言之故，今雖尊禮，而政柄不歸，故《九罭》云：「公歸無所。」又云：「公歸不復。」其故何也？歸周公而不任之以政，猶伐柯而不以斧，取妻而不以媒，何以伐柯？何以得妻？何以得周公之心？詩人於是再發其義，曰執斧柯以伐木爲柯，二柯相去甚不遠。成王執書以泣之心，與周公之心，相去本無間，以其後隱然之疑，復有以間之，故未合。覯，見也。我惟見周公籩豆有踐而已，意謂成王不委之以政也。詩人致意，含隱不露如此，而《序》曰刺焉，可謂誣屈，可謂悖厲。籩豆有踐，亦見《小雅・伐木》。

九罭之魚，鱒魴。我覯之子，衮衣繡裳。鴻飛遵渚，公歸無所，於女信處。鴻飛遵陸，公歸不復，於女信宿。是以有衮衣兮，無以我公歸兮，無使我心悲兮。

是詩大旨，已見《伐柯》。毛傳曰：「九罭，緵罟，小魚之網也。鱒、魴，大魚也。」周之禮，公服自衮冕而下。《釋器》云「緵罟謂之九罭」，孫炎曰：「九罭，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。」《釋魚》云「鮅、鱒、魴、鯀」，郭璞云：「鱒似鯶子，赤眼者。江東人呼魴魚爲鯿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鱒似鯶，而鱗細於鯶，赤眼。」然則鱒、魴非大魚，孔疏亦云，則毛傳謂大魚，非也。此詩謂九罭之網，惟可以得鱒、魴耳，不可以得大魚，喻成王德量之不大，惟可以用中材，不可以得周公之大聖。之子，謂周公也。覯，見也。

我惟見周公袞衣繡裳而已，而王不委之以政。鴻飛宜登天，今也遵渚而已、遵陸而已。❶公歸宜復冢宰之位，今也不復，無其所以居之。詩人於是託辭，曰於女信處、信宿乎，言朝廷無位居公也。再宿爲信。夫是以惟有袞衣而已，詩人不勝其悲，曰公歸而無位以處之，不如無以公歸之愈也。公歸而不復故位，徒使我心悲耳。

狼跋其胡，載疐其尾。公孫碩膚，赤舄几几。狼疐其尾，載跋其胡。公孫碩膚，德音不瑕。

是詩本情已見《伐柯》。毛傳曰：「跋，躐；疐，跲也。老狼有胡，進則躐其胡，退則跲其尾。」鄭箋云：「公，周公也。孫，當讀如公孫于齊之孫。」周公欲進，則成王未授公以政，如狼跋其胡。欲退，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，非召公、畢公諸賢所能了，是欲退不可，如狼疐其尾。按：樓鑰云：「周公雖進退不可，亦何至如狼之跋疐？故程氏有云：『狼，獸之貪者。猛於求欲，故陷於機穽羅繫。前跋後疐，進退困險。詩人取之，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，以其有貪欲故也。若周公者，雖在危疑之地，安步舒泰，赤舄几几然也。』又云：『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，興周公不失其聖。猛奚若虎豹，胡獨取狼也？詩人比興以類，是以香草譬君子，惡鳥譬小人。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？』程氏之説美矣。然詩中無機穽之意，猶未爲盡也。嘗得其説於蜀人楊少卿民望，云：『狼之遇人，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，人爲之戰懼自失，然後食之。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，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。』此説最爲得之。」孫，巽順也。碩，大也。膚，敏也。赤舄几几，愛敬之辭也。其盛德之音，終於無瑕也。使雖巽順，雖碩大，而無膚敏之才，則臨機應變，不無差失，功業終不盛

❶「遵陸而已」，四字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大。久矣，政卒歸於周公。公何心哉？公之心，天之心也。廣大容覆，而又變應徐施，如四時之運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時措咸宜，保民人社稷數百年之安。嗚呼！豈涓潔小節之士所能測識哉。孔疏：「老狼有胡，謂頷下垂胡。《說文》云：『胡，牛頷垂也。』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狼跋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公攝政，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王不知。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。」流言在《鴟鴞》之前，是詩在公歸之後，《序》差。《補音》：「不瑕，洪孤切。《史記·龜筴傳》：『日辰不全，故有孤虛。黄金有疵，白玉有瑕。事有所疾，亦有所徐。』《太玄·衆》首：『軍或纍車，文人摧孥，內蹈之瑕。』《禮記》引《詩》『瑕不謂矣』，鄭云：『瑕之爲言胡也。』秦晉以前，凡從叚者，在平則讀如胡。魏晉之間讀如何，齊梁之後讀爲胡加切。《楚辭·遠遊》：『漱正陽而含朝霞，精神入而粗氣除。』司馬相如《大人賦》：『回車朅來兮，會食幽都。呼吸沆瀣兮，餐朝霞。』曹植《洛神賦》『升朝霞』與『出淥波』叶。左思《蜀都賦》『霞』與『峩峩』叶，此以霞爲何也。又《魏都賦》『遐』與『羅』叶。陸機《應嘉賦》『遐』與『波』叶，此以遐爲何也。韓愈《元和聖德詩》『瑕』與『拊』叶，❶又以遐爲古。白居易《效陶詩》『暇』與『坐』叶。」

慈湖詩傳卷十

❶「瑕與拊叶」，案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與《東雅堂昌黎集注》及《韻補》並云：「飫沃羶薌，產祥降嘏。鳳凰應奏，舒翼自拊。」疑「瑕」爲「嘏」之誤。

慈湖詩傳卷十一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小雅一

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。視民不恌，君子是則是傚。我有旨酒，嘉賓式燕以敖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樂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。

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苹，藾蕭」，郭云：「藾蒿也。」《釋草》云「蒿，菣」，郭云：「今人呼為青蒿，香中炙啖者。」陸璣云：「芩莖如釵股，葉如竹，蔓生澤中下地鹹處。」毛傳曰：「呦呦然，鳴而相呼。筐，篚屬，所以行幣帛也。」鹿有文而美，相呼而食，故以喻燕賓。簧者，笙中發聲之物。吹笙以鼓其簧。鄭箋云：「承，猶奉也。」嘉賓燕樂，其間有相好者，示我以周家所行之道。夫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所行，乃天下大公至正之道，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。毛傳曰：「行，道也。恌，偷也。湛，樂之久。」德音者，中心之德，發諸聲音甚昭明。孔，甚也。顧視其民不恌薄，豈非有德之言乎？於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。其言善，故君子心服之，法則之，傚學之。毛傳以視為示，非。式，更也。敖，從容遊行也。更燕以敖，致其重複慇懃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鹿鳴》，燕群臣嘉賓也。」今《儀

禮》所存鄉飲酒禮、諸侯燕禮、大射禮皆歌《鹿鳴》。案：《周禮》「以賓禮親邦國，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」，又「諸侯之使臣、卿大夫稱客，諸侯稱賓」。天子儀同。

四牡騑騑，周道倭遲。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。四牡騑騑，嘽嘽駱馬。豈不懷歸？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翩翩者鵻，載飛載下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翩翩者鵻，載飛載止，集于苞杞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將母。駕彼四駱，載驟駸駸。豈不懷歸？是用作歌，將母來諗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四牡》，勞使臣之來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盬，不堅固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鹽，河東鹽池。」❶鹽遇水則釋，❷遇火則釋，遇風亦釋。毛傳取此義乎？朱曰：「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，不敢徇私而廢公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騑，驂旁馬也。」❸然則四牡騑騑者，橫齊之狀乎？周道者，周通之道也。委曲遲回，我心傷悲，念其父母也。是詩勞使臣之來，故閔其勞，序其情也。毛傳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，豈本於「文王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」之舊說乎？此語雖見於《魚麗》之《序》，《序》本於古義。然古義非孔子之爲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蓋本於毛公，毛公本於古。毛自謂其學自子夏，孔子嘗戒子夏無爲小人儒，則子夏設有義，亦難盡信。況以義理言，則內、外之治一道也。以歌詩言，則豈有殷天子在上，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？

❶「鹽」，原作「盬」，據四庫本及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❷「鹽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❸「驂」，原作「騑」，據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
毛傳雖謂「周公作樂，以歌文王之道」，然考本詩，初無此情，毛義穿鑿。凡周詩歌之於樂，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。毛傳云：「嘽嘽，喘息之貌。馬勞則喘息。白馬黑鬣曰駱。遑，暇；啓，跪；處，居也。」行者跪則少安。毛傳：「騅，夫不也。」《爾雅·釋鳥》云「騅其，鳺鴀」，郭云：「今鵓鳩。」李巡曰：「今楚鳩也。某氏引《春秋》云『祝鳩氏司徒』，祝鳩即『騅其，夫不』者。」邢疏云：「一宿之鳥。陸璣云：『今小鳩也。幽州人謂之鶻鵃。』」一宿之鳥，使者似之。栩，今皂斗木也，詳釋見《唐風·鴇羽》。叢生曰苞。《釋木》云「杞，枸檵」，郭云：「今枸杞也。」邢疏引《四牡》「集于苞杞」爲證。一名地骨，春生，作羹茹微苦，子秋熟，正赤。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，曰今可以將母矣。將母以來告我乎。諗，告也，慰勞親愛之辭也。將母，則將父可知矣。

皇皇者華，于彼原隰。駪駪征夫，每懷靡及。
我馬維駒，六轡如濡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諏。
我馬維騏，六轡如絲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謀。
我馬維駱，六轡沃若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度。
我馬維駰，六轡既均。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詢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常棣之華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死喪之威，兄弟孔懷。原隰裒矣，兄弟求矣。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難。每有良朋，況也永歎。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侮。每有良朋，烝也無戎。喪亂既平，既安且寧。雖有兄弟，不如友生。儐爾籩豆，飲酒之飫。兄弟既具，和樂且孺。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

和樂且湛。宜爾室家，樂爾妻帑。是究是圖，亶其然乎？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據樓鑰集載其解「兄弟既具，和樂且孺」，云：「孺有柔義。既具，猶曰皆在於是。和樂且柔孺，言辭氣柔巽也。其妻其子情好合同，言夫婦、父子和順孝慈，如琴瑟之和。毛傳曰：『翕，合也。帑，子也。』湛，和樂之至。」鑰論曰：「此解亦平，然說詩意境未深。此詩極言兄弟之間，如《伐木》極言朋友之間。前章引陳曰：『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，及其既安寧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？』此正詩之本意也。此二章言凡人以『儐爾籩豆，飲酒之飫』爲樂者。兄弟既具，如謂兄弟無故，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，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。如孺慕之孺，有不可解於心者。凡人妻子止以好合，尚能如鼓瑟琴之和樂。兄弟翕合而無間，其和樂不足以盡之，又且湛矣，如湛酒湛色然。如此方見詩意。」

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。嚶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相彼鳥矣，猶求友聲。

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。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伐木許許，釃酒有藇。既有肥羜，以速諸父。寧適不來，微我弗顧。於粲洒埽，陳饋八簋。既有肥牡，以速諸舅。寧適不來，微我有咎。伐木于阪，釃酒有衍。籩豆有踐，兄弟無遠。民之失德，乾餱以愆。有酒湑我，無酒酤我。坎坎鼓我，蹲蹲舞我。迨我暇矣，飲此湑矣。

是詩燕群臣之樂歌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燕朋友故舊」，蓋失其情矣。夫君以臣爲友，乃其常言。《書》曰「臣鄰」、曰「友邦」，《詩》曰「惠于朋友」、「視爾友君子」，是詩所謂友者，同姓諸父，異姓諸舅，皆群臣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，豈群臣之外，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？伐木丁丁，非一人之聲，友侶多故也。鳥鳴嚶嚶，非一鳥之聲，呼其友侶也。出自幽谷，遷于喬木，能求友者，可以自幽而明，自卑而升，因鳥取

喻也。相，猶觀也。君能求賢以爲友，必虚中謙和。此虚中謙和，神必聽之，終致和平之福，非自外至。夫通天地神人，一而已矣。是一者，在人爲心。心無所不通，爲孝，爲順，爲謙和，爲衆善。是心，神人之所同。其機一動，其應如響，故聖賢和於朝，民人和於野，諸侯和於外，四夷和於遠。❶及是心因物有遷，意動情流，爲傲慢，爲悖厲，爲危亂矣。大抵丁丁乃其木柔，勢順刃利，則許許然。許許，亦非一人之聲也。毛傳曰：「以筐曰釃，以藪曰湑。」孔疏云：「筐，竹器也。藪，草也。漉酒者或用筐，或用草，於今猶然。用草者，用茅也。僖四年《左傳》曰『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無以縮酒』是也。」毛傳謂「藇，美貌」，未安。釃酒以草，酒由草而出，如與人然，故曰藇。藇者，酒從草注出之狀也。釃酒不必一於筐，以草釃之可也。用筐而加之以草，亦可也。此人情事理之常，毛傳執一，不可。羜，未成羊也。速，召也。微，無也。鄭箋云：「寧召之，適自不來，無使言我不顧念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粲，鮮明貌。圓曰簋。天子八簋。咎，過也。」按《公食大夫禮》：「上大夫六豆六簋。」又案《周禮》無上大夫，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，其周衰，諸侯僭禮歟？孔疏云：「《聘禮》注云：『饗，❷謂享太牢以飲賓也。』」今此唯有肥羜而已，是非享禮。《詩》非《儀禮》，不可備文。承文協韻，勢難拘必。安知肥羜之非太牢耶？鄭箋

❶「夷」，原作「裔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同。

❷「饗」，原作「響」，據四庫本、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
「陳饋八簋，食禮」，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，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。然公食大夫禮惟一賓，《伐木》之詩，則諸父諸舅，禮文不同。自秦焚書，禮文蓋不可考，而諸儒好爲必然之説，則難矣。宣十六年《左傳》曰：「王饗有體薦，燕有折俎。公當享，卿當燕。」衍者，酒寬盛也。籩豆必薦必踐行。兄弟，即左右臣鄰，同姓諸父，異姓諸舅。尊之曰父曰舅，親之曰友曰兄弟。友有切磋匡正之義，故首章言之。無遠，言其咸在燕所甚近也。民之失德，以乾餱之有愆。愆，謂不分或分之不平，皆謂愆違也。餱，糧之乾者，至微末也。其有愆違，遂爲失德。然則飲食臣友，奚可不盡心？毛傳曰：「湑，莤之也。酤，一宿酒也。」《商頌·烈祖》曰：「既載清酤。」毛傳謂「酤，一宿酒」，未安。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？商近古，又祭禮尚古，故用酤之清者，與周時燕群臣之湑酒大異矣。❶此卒章敘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樂歡洽，索酒之辭曰：「有已成之酒則莤之，以清湑之酒飲我。無已成之酒，則雖一宿以上之酤，亦可以飲我。」坎坎擊鼓以樂我，蹲蹲而舞以樂我。迨我他日閒暇，俟王酒之成，却復來飲王之湑酒矣，今姑飲酤亦可也。是章蓋周之君臣和洽，嘗有是言，故播之聲詩歟？嗚呼，君臣之間至於是，可謂和矣。

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。俾爾單厚，何福不除。俾爾多益，以莫不庶。天保定爾，俾爾戩穀。罄無不宜，受天百禄。降爾遐福，維日不足。

❶「與」，原作「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天保定爾，以莫不興。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。吉蠲爲饎，是用孝享。禴祠烝嘗，于公先王。君曰卜爾，萬壽無疆。神之弔矣，詒爾多福。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，群黎百姓，徧爲爾德。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。如南山之壽，不騫不崩。如松柏之茂，無不爾或承。

享，《補音》：「虚良切。漢《郊祀歌》『嘉籩列陳，庶幾宴享。滅除凶災，烈騰八荒』，又曰『聲氣遠條，鳳凰來翔。神夕奄虞，蓋來孔享』，顔師古皆音香。」福，《補音》：「筆力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從示，畐聲。《漢・賈誼傳》『疏者或制大權，以福天子』，顔師古曰：『福，古逼字。』《周易》：『乃徐有説，以中直也。利用祭祀，受福也。』又曰：『井渫不食，行惻也。❶ 求王明，受福也。』秦瑯琊刻石：『皇帝之德，存定四極。誅亂除害，興利致福。』漢《房中歌》『福』與『德』叶。班固《明堂詩》『福』與『職』叶。」簡疑孚力切，恐古「逼」字亦有此切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天保》，下報上也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。」箋云：「下下，謂《鹿鳴》至《伐木》，皆君所以下臣也。臣亦歸美於王，以崇君之尊，而福禄之，以答其歌。」夫上之禮其下，與下之敬其上，愛敬之情，發於中心，播於歌詩，而《序》謂之能，蓋求諸心外，殊爲害道，《序》大率若是。天保定爾，亦甚固。孔，甚也。爾，謂王也。單，盡也。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。程、朱皆曰：「除舊生新，

❶「行」，原作「心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易正義》改。案阮元《校勘記》云：「古本上有『其』字。」

天使爾獲益之多。」莫，無也。庶，猶多也。言之重複，愛之至也。朱曰：「戩，盡；穀，善也。」盡善云者，猶云單厚、多益也。詩云「實始戩商」，《爾雅》謂「戩，福也」，《爾雅》義釋多差。罄無不宜，罄，盡也。遐，遠也。天降爾遐遠之福，無有滿足之日，故曰維日不足，言福無窮也。興者，衰之反。無不興隆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皆喻福之隆高也。阜，小山。岡，山脊。《爾雅・釋地》云：「大陸曰阜。大阜曰陵。」如川水之方至，繼繼增益，且莫知其窮也。是詩祝頌之辭，重複不已。既曰單厚，又曰何福不除，又曰多益，又曰莫不庶，又曰戩穀，又曰罄無不宜，又曰百禄，又曰遐福，莫不興，如山如阜、如岡如陵、如川，可謂重複又重複。下之愛其上，祝之頌之，不能自已之情形見於此。吉，卜日之吉也。蠲，潔也。饎，黍稷也。祭禮有饎爨，炊黍稷也。而毛傳於是本《爾雅》，謂「饎，酒食」，殊未安。《爾雅》多差繆，難以盡信。《詩》難殫紀，姑言所本之黍稷。《周禮》：「春曰祠，❶夏曰禴，秋曰嘗，冬曰烝。」孔疏云：「《詩》以便文，不依先後。」毛傳曰：「君，先君也。尸，所以象神。」鄭箋云：「君曰卜爾，尸嘏主人傳神辭也。」卜，知也。今人常言亦曰卜知。不曰王而曰君，先公尊先公嘏辭也。毛傳曰：「弔，至也。詒，遺也。」言神之感格，而遺王以福也。神自言則曰卜，詩人稱神則曰詒。民之質矣，言民化上之德也，民不浮僞，復其本有之性質。言百姓，則群臣亦在其中矣。日用飲食，皆爲王之德。王之德善，

❶「祠」，原作「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臣民之德亦無不善。德非外爲，即日用飲食。而無放逸焉，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。民心無常，惟上之從。民心善，則王之福本立矣。緪，絃。月上弦，則就盈。福如月弦就盈，如日方升，有進而無退。又如南山之久壽，不騫不崩。騫，拔也。不可拔也。山亦有崩壞者，如松柏之茂，❶葉葉密比，喻天下之人心，無不承比於王者。

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。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曰歸曰歸，心亦憂止。憂心烈烈，載飢載渴。我戍未定，靡使歸聘。采薇采薇，薇亦剛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陽止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啓處。憂心孔疚，我行不來。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。豈敢定居？一月三捷。駕彼四牡，四牡騤騤。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。四牡翼翼，象弭魚服。豈不日戒？玁狁孔棘。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。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我出我車，于彼牧矣。自天子所，謂我來矣。召彼僕夫，謂之載矣。王事多難，維其棘矣。我出我車，于彼郊矣。設此旐矣，建彼旄矣。彼旟旐斯，胡不旆旆？憂心悄悄，僕夫況瘁。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車彭彭，旂旐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。今我來思，

❶「柏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雨雪載塗。王事多難，不遑啓居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喓喓草蟲，趯趯阜螽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忡忡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降。赫赫南仲，薄伐西戎。春日遲遲，卉木萋萋。倉庚喈喈，采蘩祁祁。執訊獲醜，薄言還歸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夷。

牧，《補音》：「莫筆切。按：原本三字脱。揚雄《青州牧箴》『牧』與『極』叶、與『石』叶。阮籍《大人先生傳》『牧』與『則』叶、與『國』叶。」載，《補音》：「節力切。《易林·蹇之既濟》曰：『車不利載，請求不得。』鄭氏於《詩》『載馳載驅』、『春日載陽』、『在宗載考』、『載起載行』，皆曰：『載之言則也。』」難，乃旦反。

是詩皆勞歸之詩也。詳考「我出我車」之詩，至「畏此簡書」而止。自「喓喓」而下，疑爲異篇。「喓喓」之詩，言南仲伐西戎。「春日遲遲」、「薄言還歸」，與「雨雪載塗」異矣。諸儒不以爲疑者，以惟《序》之從故也，不思《序》初不可盡信也。《爾雅》曰：「野外曰牧。」程曰：「謂我，命我也。」諸儒謂天子爲殷王者，蓋不考《序》之爲差謬也。天子，周王也。鄭箋云：「載，裝載也。棘，急也。」《周禮·司常》：「鳥隼爲旟，龜蛇爲旐。」孔疏曰：「設此旐，而屬之於旄之干矣。彼旟旐斯，何有不旆旆者乎？」《司常》：「交龍爲旂。」❶毛傳曰：「方，朔方。」《書》「襄陵」，又曰「贊贊襄哉」，皆謂上也。北方地勢漸高，則北征宜言襄。劉曰：「王命載之於竹簡。」喓喓草蟲，趯趯阜螽，釋見《召南·草蟲》。此喻南仲之未歸，我未見也，則忡忡念之。及

❶「交」，原作「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南仲既歸，我既見，則喜悦而從之，如阜螽之於草蟲也。末章美南仲不獨伐西戎有功，而玁狁之難亦已夷矣，併言其功也。自「喓喓草蟲」二章而止，以西戎之患小，故略也。諸儒言「薄伐西戎，春日遲遲」，言正歲夏之春也。人習於夏正，此敘人情，故云。《凌人》「正歲十有二月，❶令斬冰」，亦言世俗所習之夏正。《爾雅·釋草》云「卉，草」，而《小雅·四月》曰「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」，則以木爲卉也。卉，其木之異名歟？其卉木之通稱歟？程曰：「訊，問也。其魁首當訊問者。醜，類也，其徒衆也。」倉庚、采蘩祁祁，釋見《豳·七月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出車》，勞還率也。」

有杕之杜，有睆其實。王事靡盬，繼嗣我日。日月陽止，女心傷止，征夫遑止。有杕之杜，其葉萋萋。王事靡盬，我心傷悲。卉木萋止，女心悲止，征夫歸止。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。檀車幝幝，四牡痯痯，征夫不遠。匪載匪來，憂心孔疚。期逝不至，而多爲恤。卜筮偕止，會言近止，征夫邇止。

《詩序》曰：「《杕杜》，勞還役也。」呂氏曰：「杜之有實，秋冬之交也。」杕杜，釋見《唐風》。靡盬，釋見《小雅·四牡》。《爾雅》云：「十月爲陽。」李曰：「繼嗣我日，言其行役以日繼日，無有休息之期也。」鄭箋云：「遑，暇也。婦人思望其君子，憂傷征夫，如今已閒暇且歸也，而尚不得歸。」邱曰：「萋萋，新葉。」卉，釋見前篇。我心

---

❶ 「有」，原作「月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傷悲者，征人傷悲。女心悲止，謂征夫其當歸止。皆序其情，感時觸物而生悲也。止者，語助也。杞，《爾雅》邢疏云：「春生，作羹茹，微苦。」箋云：「杞，非常菜也。」吕氏曰：「杞之可食，春莫矣。」李崇孝曰：「杞雖可食而苦。」孔疏云：「《伐檀》云伐輪、伐輻，是檀可以爲車之輪、輻。《大明》云：『檀車煌煌。』」毛傳曰：「幝幝，敝貌。痯痯，罷貌。」前二章皆前四句序征夫，後三句序女心之思望。至此章前六句序征夫之勞，末一句方序女心，謂征夫將歸，其不遠矣。箋云：「載，裝載也。疚，病也。」婦人思念其君子，曰今非正裝載乎？非已啓行而來乎？我憂心甚病也。孔，甚。劉曰：「期逝者，謂所期之日已逝。」而猶未至，故多爲憂。恤，憂也。❶王曰：「會，合。」卜筮之言皆言近矣，謂時日近爾，謂征夫所在甚邇，卜筮合言如此。四章序情閔勞，一如《東山》，皆勞歸士。蓋王親征，故不及將率歟？不然，則勞將與士異禮歟？

南陔

白華

華黍

魚麗于罶，鱨鯊。君子有酒，旨且多。魚麗于罶，魴鱧。君子有酒，多且旨。魚麗于罶，鰋鯉。君子有酒，旨且有。物其多矣，維其嘉矣。物其旨矣，維其偕矣。物其有矣，維其時矣。

❶「憂」，原作「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《毛詩序》曰「《魚麗》，美萬物盛多，能備禮也」，斯言已贅矣。而又繼曰「文、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内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。始於憂勤，終於逸樂，故美萬物盛多，可以告于神明」，則於詩外作説，爲贅滋甚，徒亂大旨。況差謬不一，且以爲道耶，則内、外一致。以爲歌詩耶，則《常棣》既以閔管、蔡之失道而作，則武王已崩矣，何得言文、武告於神明，則何得自稱君子。鄉飲酒、燕禮歌此詩。《序》非聖人作，況復乖謬，義當廢黜。是詩自和平，自雅正，無非道者，不假外釋。惟不知道者，乃爲贅説。《易》曰「離，麗也」，《釋文》不音，何於此力馳反？今《周易》如字，麗，附也。毛傳曰：「鱨，揚也。鯊，鮀也。」《爾雅·釋訓》云「凡曲者爲罶」，邢疏曰：「曲，薄也。」《釋器》云：「嫠婦之笱謂之罶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罶，曲梁也，寡婦之笱也。」郭璞云：「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罶。」罶者，魚所留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「鱨，一名黄揚，今黄頰魚是也。似燕頭魚，身形厚而長大，頰骨正黄，魚大而有力鮮飛者。徐州人謂之揚，黄頰，通語。」《爾雅·釋魚》云「鯊，鮀」，郭云：「今吹沙小魚，體圓而有點文。」非正圓，圓而長也。毛傳曰：「鯉，鮦也。」《釋魚》云：「鯉，鱣。鰋，鮎。鱧，鯇。」據此文，則三魚也。而郭璞注云：「鯉，今赤鯉魚。鱣，大魚，似鱏而短鼻，口在頷下，體有邪行甲，無鱗。大者長二三丈，今江東呼爲黄魚。鰋，今鰋，額白魚。鮎，别名鯷，江東呼鮎爲鮧。鱧，鮦也。鯇，今鯶魚，似鱒而大。」據郭今注，則不止於三魚，乃六魚。今鮎魚身雖圓長，而首鰋匾，《爾雅》曰鰋、鮎是一魚，孫炎亦從之。旨，美

也。有者，多之别名。今俗語亦云偕者，言皆有，謂備也。時，正得其時也。禮文廢缺，其鄉飲酒、公燕禮之外，用此亦多。《補音》：「維其時矣，上紙切。播時百穀，王肅作『是』。斂時五福，馬融作『是』。是，亦上紙切。《易林·兑之蹇》曰：『心願所喜，乃今逢時。』《史記·龜筴傳》：『富有天下，貴爲天子，然而大傲，欲無厭時。』王粲《七釋》：『不以志易道，不以身後時。進德脩業，與世同理。』李尤《陽德賦》：『協三靈之純壹兮，正階衡以統理。參日月以並昭兮，合厚德於四時。』」

由庚

南有嘉魚，烝然罩罩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樂。南有嘉魚，烝然汕汕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以衎。南有樛木，甘瓠纍之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綏之。翩翩者鵻，烝然來思。君子有酒，嘉賓式燕又思。

鄉飲酒、燕禮間歌此詩，餘禮用之當亦多。嘉魚，以喻嘉賓。烝，衆也。罩，捕魚器，喻以禮致嘉賓也。式，更也。不獨衆賓會聚而已，又有燕禮以樂之也。汕汕，喻嘉賓之和樂。衎，和也。木樛曲逮下，故甘瓠得以纍之。使君子不謙恭，則嘉賓不可得而致。瓠以喻嘉賓，故曰甘。嘉賓似鵻之來集。思，皆語助也。又，燕親之至也。鵻，釋見《四牡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南有嘉魚》，樂與賢也。」

崇丘

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樂只君子，萬壽無期。南山有桑，北山有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光。樂只君子，萬壽無疆。

南山有杞，北山有李。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樂只君子，德音不已。南山有栲，北山有杻。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。樂只君子，德音是茂。南山有枸，北山有楰。樂只君子，遐不黃耇。樂只君子，保艾爾後。

《補音》：「臺，田飴切。《釋名》：『臺，持也。築土堅高，能自勝持也。』漢《柏梁臺》七言：『衛尉曰：周御交戟禁不時。光祿勳曰：總領從官柏梁臺。廷尉曰：平理情讞決嫌疑。』《易林·損之恒》曰：『良夫孔姬，挾悝登臺。』《漢樂章》：『天馬徠，龍之媒。遊閶闔，觀玉臺。』揚雄《將作大匠箴》：❶『《春秋》刺譏，書彼泉臺，兩觀雉門，而魯以不恢。』桓君山《仙賦》『臺』與『芝』叶。陸機《挽歌》『臺』與『騏』叶。」徠，陵之切。有萊，陵之切。陸璣《草木疏》「萊，藜也。」徐鍇《說文繫傳》曰：「此言萊蔓華。《爾雅》作『釐』，與『萊』同，婁才切。」鍇知同爲婁才切，不知同爲陵之切也。郭璞《游仙詩》：「京華遊俠窟，山林隱遁棲。朱門何足榮？未若託蓬萊。臨源挹清波，陵阿掇丹荑。」枸，俱羽反。楰，音庾。耇，《補音》：「崔駰《慰志賦》『耇』與『舉』叶，陸機《愍懷太子文》『耇』與『宇』叶，韓愈《元和聖德詩》『耇』與『午』、『古』叶。又『下』與『厚』皆後五切，亦叶。」然則耇宜果户切，而《補音》「果羽切」，失母。後，下五切。《漢·溝洫志》白渠之歌：「鄭國在前，白渠起後。舉臿爲雲，決渠爲雨。」韋孟《諷諫詩》：「鄉國漸世，垂烈於後。迺及夷王，克承厥緒。」嚴忌《哀時命》：「使梟揚先道兮，白虎爲之前後。浮

❶「將」，原脫，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揚子雲集》補。

雲霧而入冥兮，騎白鹿而容與。」東方朔《客難》「後」與「鼠」叶，揚雄《河東賦》「後」與「敍」叶。又《趙充國贊》「後」與「武」叶。鄉飲酒、燕禮間歌此詩，詳釋見《魚麗》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南山有臺》，樂得賢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臺，夫須也。萊，草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『臺，夫須』，《釋草》文。❶又陸璣云：『舊説夫須，莎草也，可爲蓑笠。』《都人士》云：『臺笠緇撮。』《十月之交》曰：『田卒汙萊。』《周禮》云：『萊五十畝。』萊爲草之總名。」臺、萊皆草衆多，喻賢人之衆多。次章桑、楊、杞、李、栲、杻、枸、楰，乃更韻，亦明其材實皆美。杞，釋見《四牡》。栲、杻，釋見《唐風·山有樞》。毛傳曰：「枸，枳枸。❷楰，鼠梓。」孔疏曰：「枸，《釋木》無文。宋玉賦曰『枳枸來巢』，則枸木多枝而曲，所以來巢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枸樹高大似白楊，有子著枝端，大如指，❸長數寸，噉之，甘美如飴，謂之木蜜。』《釋木》云『楰，鼠梓』，郭云：『楸屬也。』」今江東有虎梓，山楸之異者，人謂之苦楸。武王、周公之時，所任皆賢，所賓禮皆賢，故燕樂之，飲食之，敬之，愛之，贊美之，以爲邦家之基本。祝祈之，願其萬壽而無有期限。又美之，足爲邦家之光輝，爲斯民之父母，民賴之以生養也。又美其德音不已，言人稱頌之不已。又美其德音之盛茂，又祝其萬壽無有疆限。又祝曰眉壽不遐遠乎？黄髮耇老不遐遠乎？眉生毫毛，爲壽考之相。又不特祝頌其身而

❶「文」，原作「云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枸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❸「指」，原作「枝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已，又祝其保養爾後人。毛傳曰：「艾，養也。」然古書耆艾，老壽也。又祝其保壽爾後也。

由儀

蓼彼蕭斯，零露湑兮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寫兮。燕笑語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蓼彼蕭斯，零露瀼瀼。既見君子，爲龍爲光。其德不爽，壽考不忘。蓼彼蕭斯，零露泥泥。既見君子，孔燕豈弟。宜兄宜弟，令德壽豈。蓼彼蕭斯，零露濃濃。既見君子，鞗革沖沖。和鸞雝雝，萬福攸同。

寫，《補音》：「賞羽切。諺云：『書三寫，魚成魯，帝成虎。』韓愈《元和聖德詩》：『末乃取闢，駭汗如寫。揮刀紛紜，爭切膾脯。』」然則宜思羽切，而《補音》「賞羽切」，何也？

是詩天子燕諸侯之樂歌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澤及四海」，爲義不明。諸儒爲説，雜錯不成文。蕭，香草，而又盛茂。蓼，茂也，或曰衆也。《蓼莪》及《東山》「蓼薪」音義同。夫香草蓼然其茂，又零露其上，湑然其清，豈不可愛也哉。王者之親愛諸侯，其情如之。見諸侯如見湑露之蓼蕭，喜樂之如是。君子，謂諸侯也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傾寫，一無藏襲。與之燕，且笑且語。又稱譽其善，其有功德之大者，有錫命焉，次者亦有賜焉，是謂處，今謂之處分。公之服，自衮冕而下。侯氏載龍旂以朝，則有龍矣。車服華盛，豈不燁然有光。❶大抵喜樂之辭，無所不致其美。其德不差爽，是亦譽之也。壽考不忘，祝頌其壽考

❶「燁」，原作「煜」，當因避清諱缺末筆而誤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不忘德也。泥泥，霑濡也。孔，甚也。燕，安也。豈，和樂也。弟，悌順也。甚安豈悌，譽其德也。王於諸侯，同姓謂之伯父、叔父，異姓謂之伯舅、叔舅，其親之則曰臣鄰，曰友邦，曰兄弟。《伐木》曰「兄弟無遠」，是詩曰「宜兄宜弟」，皆謂諸侯也。曰宜者，善之之辭也。既美其德之令，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。侯氏車止，則馳御。鑾首之鞗革沖沖，柔白者見焉。和鑾之音，當亦未泯，雝雝其和。萬福攸同，攸，所也。同者，諸侯不一人也。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，亦祝之也。自《士禮》尸嘏其主人猶曰萬年，而況王於諸侯乎？《南山有臺》施於鄉賓，施於群臣，猶曰萬壽，而況於諸侯乎？則祝其萬福也宜矣。《孝經》曰：「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不敢遺小國之臣，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？」和鑾，詳釋見《駟鐵》。

湛湛露斯，匪陽不晞。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

湛湛露斯，在彼豐草。厭厭夜飲，在宗載考。

湛湛露斯，在彼杞棘。顯允君子，莫不令德。

其桐其椅，其實離離。豈弟君子，莫不令儀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湛露》，天子燕諸侯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陽，日也。晞，乾也。」歐陽曰：「露，以夜降者也。因其夜飲，近取以爲比云。湛湛之露，非至曙則不乾。厭厭之飲，非至醉則不歸。燕私慇懃之意。」毛傳曰：「豐，茂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載，則也。考，成也。夜飲之禮，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，於異姓其讓之則止。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，桓公命以火繼之。敬仲曰：『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。』於是乃止，此之謂不成也。」豐草、杞棘，更辭協韻。歐陽謂

「露被草木，如王恩被諸侯爾，無他義也」。棘，棗木也，非荆棘之棘。君子，謂諸侯。稱其令德明著，人所允信，有實德也。桐、椅之實離離可觀，喻諸侯多儀之可觀。《毛詩序》之大患，患在每詩輒異其義。夫周之燕饗諸侯，豈一禮一詩而止哉？《蓼蕭》亦燕諸侯之詩，又異其義曰：「澤及四海。」《鹿鳴》、《伐木》、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、《魚麗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南有嘉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南山有臺》、《由儀》，皆燕諸侯之詩。雖其間亦有通用，不專於燕諸侯，而爲《序》者之好異，亦昭昭矣。

彤弓弨兮，受言藏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貺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饗之。彤弓弨兮，受言載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喜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右之。彤弓弨兮，受言櫜之。我有嘉賓，中心好之。鐘鼓既設，一朝醻之。

弨，尺昭反。《補音》：「貺，虚王切。《左氏傳》伯姬之占曰：『士刲羊，亦無衁也。女承筐，亦無貺也。』《楚辭・九章》：『荼薺不同畝兮，蘭茝幽而自芳。惟佳人之永都兮，更統世以自貺。』按：原本四句脫。徐邈讀衁呼光切。」《補音》：「載，子例切。秦瑯琊刻石『載』與『意』叶，按：原本「意」訛作「旨」。屈原《九章》『載』與『置』叶，崔駰《太尉箴》『載』與『尉』叶，《晉祠廟歌》『載』與『備』叶。」櫜，古刀反，醻，市由反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彤弓》，❶天子賜有功諸侯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彤弓，朱弓也。以講德習射。弨，弛貌。」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，彤弓一、彤矢百，盧弓一、盧矢百，馬四匹。

❶「弓」，原作「公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襄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、戎輅之服，彤弓一、彤矢百、玈弓矢千，秬鬯一卣，虎賁三百人，策命爲侯伯。孔疏云：「唐、大者，其體强弱之名。彤、玈者，弓色之異稱。爲弓者皆漆之，以禦霜露。漆之爲色，赤、黑而已。彤既爲赤，則知玈者爲黑也。」言，語助也。王曰：「受而藏之者，工成而獻王，王受而藏之，以待有功也。」賓，諸侯也。嘉者，善之也。我有者，親之之辭也。以彤弓貺之，非特以禮文加之而已，其王之中心實貺之。禮所以行中心之誠，故禮防乎僞，又曰去僞。孔疏云：「《周禮》無彤弓之名。言講德習射，則彤弓，《周禮》當唐弓、大弓也。《夏官・司弓矢》有六弓：王、弧、夾、庾、唐、大。唐弓、大弓以授學射者、使者、勞者。」載，承也。出諸府庫，受而載之，將以貺賓也。中心喜之，故貺之、右之，所以賓之也。毛傳曰：「櫜，韜也。醻，報也。」

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。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。

菁菁者莪，在彼中沚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喜。

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陵。既見君子，錫我百朋。

汎汎楊舟，載沈載浮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則休。

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樂育材也。君子能長育人材，則天下喜樂之矣。」考本詩，則《序》文微差。《爾雅・釋草》云：「莪，蘿，蒿也。」陸璣云：「莖可生食，又可蒸，香美，味頗似蔞蒿也。」毛傳曰❶：「菁菁，盛貌。中阿，阿中也。大陵曰阿。君子能長育人材，如阿之長莪菁菁然。」觀詩辭，君子於人材，可以

❶「毛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言養育，不可言長。君子見善類而樂，又相敬而有禮儀，又錫之以百朋之禄。雖人材衆多，大小如楊舟，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。我心則喜，所謂人材者，其心喜也。我心則休，所謂人材者，得所依歸，而其心安也。《詩》云「有卷者阿」，則陵之有阿曲者名阿。水中小渚曰沚。《漢·食貨志》有大貝、牡貝、幺貝、小貝，皆二枚爲一朋，其直有差。其不盈寸二分，漏度，不得爲朋，枚直錢三，是爲貨貝五品。鄭箋云：「賜我百朋，得禄多。」莪香美，故以比人材歟？楊木之舟，輕而善載。「載沈載浮」之「載」，語助也。其舟或沈或浮，則所載多矣，喻人材大小，無不包載而養育之。詳玩終篇，其養育人材之意見矣。鄉飲酒禮至於無算樂，或歌是詩歟？

六月棲棲，戎車既飭。四牡騤騤，載是常服。玁狁孔熾，我是用急。王于出征，以匡王國。

比物四驪，閑之維則。維此六月，既成我服。我服既成，于三十里。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。

四牡脩廣，其大有顒。薄伐玁狁，以奏膚公。有嚴有翼，共武之服。共武之服，以定王國。

玁狁匪茹，整居焦穫。侵鎬及方，至于涇陽。織文鳥章，白旆央央。元戎十乘，以先啓行。

戎車既安，如輊如軒。四牡既佶，既佶且閑。薄伐玁狁，至于大原。文武吉甫，萬邦爲憲。

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飲御諸友，炰鼈膾鯉。侯誰在矣，張仲孝友。

閑，《補音》：「應瑒《馳射賦》『閑』與『仙』叶。」今京語閑音之餘有虚焉切之音。憲，《補音》：「虚言切。《禮記》『武坐，致右憲左』，鄭氏：『憲讀如軒，聲之誤也。』《板》詩『天之方難，無然憲憲』，毛云：『憲憲，

猶欣欣也。』亦如軒。」友，《補音》：「羽軌切。《易林·屯之小過》曰：『初憂後喜，與福爲市。八佾列陳，飲御嘉友。』《需之損》『仲友』與『鯉』叶，或用此詩。」

玁狁孔熾，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，歸而燕之，作是詩而歌之也。所謂王于出征，奉王命而出征也，故曰：「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。」是詩孔子取焉，取其無邪也。而繹《毛詩序》意，歷舉諸雅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王國微弱，是不取之也。《序》之所論，似是而非。其間固多謬妄之義，無益之文，而大意謂失道而致四夷之交侵，則亦有之，而不可以是亂孔子所取之大旨。嗚呼，孔子没，諸儒雜説，榛蕪大道。惟其似是而非，故學者不得而知。夫玁狁侵鎬及方，至於涇陽，然後伐之，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，不嗜殺也。致禮以勞吉甫之歸，愛敬之，道也。不嗜殺，正也。愛敬，正也，無非道者。道心人所自有，放逸則昏。苟非昏放，人心即道。諸儒不自知，不自信，故亦不知人，不信人。舍近而求遠，棄平常而求異，故旁推外索，雜説紛紛，而道始不明矣。是詩朝廷所作，故用周正。六月，建巳之月也。棲，淒也。淒淒，有冷意，時有麥秋之寒也。按：樓鑰集有此七字。又按：鑰論云：「毛氏『棲棲，簡閲也』，蘇黄門曰：『棲棲，不安也。』李氏曰：『如《論語》「栖栖」同，注❶：「栖栖，猶依依，言其不安也。」』雖未爲定論，言以爲『栖栖，有冷意，麥秋之寒』，則不可。俗諺云：『江南、兩浙，春寒秋熱。』若中原、北方，則立春便温和，入夏便熱，入秋便涼，冬則極寒。宣王在西周，四月，豈復又冷也？」《豳風·七月》所序寒暑與江南同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。今四月，周六月。鎬京去豳

❶「如」，本書附録作「與」，當據改。

亦近。不然，則軍行棲宿於軍中，《東山》言宿在車下。棲棲，多歟？孔疏曰：「飭，齊正也。」車中載是常所服用之物。《釋文》曰：「比，齊同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物，毛物也。」孔疏云：「四驪，駟馬皆鐵驪之色。」我服，謂凡師行服用之具皆成也。漢文帝詔曰：「吉行五十里。」師行三十里，謂一日所行也。四牡脩長又廣大，其大又有顒然昂起之狀。薄之爲言輕略也。薄伐，明征伐非王者之本心，不得已而伐之，姑平難而已。膚，敏捷也。毛傳曰：「公，功也。」奏，奏聞戰功於上，今俗謂之奏捷。毛傳曰：「嚴，威嚴也。翼，敬也。」蘇曰：「有嚴有翼，言將帥之德也。」朱曰：「共與供同。」師之勝敗，惟在整與不整而已。兩陣之交，陣動者敗，此斷斷不易之論，是故貴乎有嚴敬之德，其善無窮。敬則有德，六師之所心服，亦敵人之所服。敬則静，静則明，静則不亂。敬則不忽，敬則有備，敬則能謀，敬則始終如一，雖勝而不驕，雖或敗而不懾不亂，謂之善敗，故貴乎有翼。翼翼小心，敬也，則足以供武之事，以定王國。茹，入也。玁狁不自退而入其國，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。整居者，安然無所忌。毛傳曰：「焦穫，周地接於玁狁者。」《釋地》云「周有焦穫」，郭璞曰：「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鎬也、方也，皆北方地名。」孔疏云：「王肅以爲鎬京，故王基駁曰：『據下章云「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」，言吉甫自鎬來歸，猶《春秋》「公至自晉」、「公至自楚」，故知同千里之鎬，長安、洛陽代爲帝都，而濟陰有長安鄉，漢有洛縣，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。』」侵至涇水之北。水北曰陽。毛傳曰：「鳥

章，錯革鳥爲章也。白旆，繼旐者也。」《爾雅·釋天》云：「錯革鳥曰旟。」自《禹貢》已有熊、羆、狐、貍。織皮，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之皮，則此織文鳥章，謂織而爲革鳥之文章也。鳥羽有異色，錯雜而織之。革，急也。鄭謂畫急疾之鳥隼，言畫，未必然也。《釋天》云：「繼旐曰旆。」《司常》云：「鳥隼爲旟。」《司馬法》：「兵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」元戎，猶先鋒也。毛傳曰：「輊，摯；佶，正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戎車之安，從後視之如摯，從前視之如軒，然後適調也。佶，壯健之貌。閑，習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，言逐出之而已。吉甫，尹吉甫也。有文有武。憲，法也。」武能却敵，文不窮追，萬邦之所憲法。吉甫振旅而歸，王設燕禮，於是君臣上下咸喜矣，❶多受賞賚之祉。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，序情閔勞也。鄭箋云：「御，侍也。今飲之酒，又使諸友恩舊者同侍，❷又加其炰鼈膾鯉珍美之饌。」毛傳曰：「侯，維也。使文武之臣征伐，與孝友之臣處內。」箋云：「張仲，吉甫之友，其性孝友。」意張仲諸友，皆吉甫同行之官屬，而張仲尤其友善，其副歟？《爾雅》「維，侯也」，郭注引此「侯誰在矣」。

薄言采芑，于彼新田，于此菑畝。方叔涖止，其車三千，師干之試。方叔率止，乘其四騏，四騏翼翼。路車有奭，簟茀魚服，鉤膺鞗革。薄言采芑，于彼新田，于此中鄉。方叔涖止，其車三千，旂旐央央。方叔率止，約軝錯衡，

❶「喜」，原作「善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恩」，原作「思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八鸞瑲瑲。服其命服，朱芾斯皇，有瑲葱珩。

鴥彼飛隼，其飛戾天，亦集爰止。方叔涖止，其車三千，師干之試。方叔率止，鉦人伐鼓，陳師鞠旅。顯允方叔，伐鼓淵淵，振旅闐闐。

蠢爾蠻荆，大邦爲讎。方叔元老，克壯其猶。方叔率止，執訊獲醜。戎車嘽嘽，嘽嘽焞焞，如霆如雷。顯允方叔，征伐玁狁，蠻荆來威。

《補音》：「衡，户郎切，横也。《楚辭·九歌》『衡』與『芳』叶，又《惜誓》『衡』與『藏』叶。《易林·泰之晉》『衡』與『强』叶，《大壯之謙》『衡』與『鄉』叶。《急就章》『衡』與『裳』叶。」瑲，七羊反，本亦作「鎗」。芾，音弗。珩，音衡，《補音》：「部郎切。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『襲温恭之黻衣兮，被禮義之繡裳。辦貞亮以爲鞶兮，雜伎藝以爲珩。』」淵，《補音》：「於巾切。《開元五經文字》：『鼘，音因。《詩》：「伐鼓鼘鼘。」《有駜》詩「鼓咽咽」。』《集韻》『鼘』與『咽』於中切，又同一均切。今存一均切。」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。咽，亦如字。

蠻荆爲亂，宣王命方叔帥師伐之，歸而作是詩以燕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宣王南征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芑，菜也。田一歲曰菑，二歲曰新，三歲曰畬。涖，臨。」程曰：「薄、言，發語辭。」陸璣《草木疏》曰：「芑菜，苦菜也。莖青白色，摘其葉，白汁出，脆，可生食，亦可蒸爲茹。」朱曰：「此即今苦蕒菜，宜馬食。軍行采之，人馬皆可食也。」《司馬法》：「兵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」程曰：「師干，猶云兵甲也。」干，盾也。干以扞禦。師干，古語，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，特以禦難而已，不務於殺。

試，肄習也。騏，馬之雜色者，詳釋見《曹風・鳲鳩》。❶一車四馬，其馬皆騏。左右齊馳，如翼而飛。毛傳曰：「奭，赤貌。鉤膺，樊纓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瞻彼洛矣》云『韎韐有奭』，彼茅蒐染爲奭，故知赤貌也。言『鉤膺，樊纓』者，以此言鉤是金輅，故引金輅之事以説之。在膺之飾，唯有樊纓，故云：『鉤膺，樊纓也。』《巾車》注云：『鉤，婁頷之鉤也。』鉤用金，在頷之飾也。」《爾雅》「輿革後謂之茀」，郭云：「以韋靶後户。」「竹後謂之蔽」，郭云：「以簟衣後户。」《齊風》云：「簟茀朱鞹。」孔疏云：「有魚皮爲矢服。其馬婁頷有鉤，在膺有樊纓之飾，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。」《士喪禮》下篇「薦馬纓三就」，《巾車》「金輅，鉤，樊纓」者，條纓文交織如樊籬也。讀樊如鞶，則改字，未安。鄭謂纓以五采。

中鄉，鄉中也。鄭箋云：「交龍爲旂，龜蛇爲旐。」毛傳曰：「軝，長轂之軝也。朱而約之。錯衡，文衡也。瑲瑲，聲也。朱芾，黄朱芾也。皇，猶煌煌也。瑲，珩聲也。蔥，蒼也。三命蔥珩。」其鸞在鑣，鑣，馬銜也，《駟鐵》：「輶車鸞鑣。」孔疏云：「所佩蔥玉之珩。」《玉藻》云：「再命赤韍黝珩，三命赤韍蔥珩。」《周易・困》卦「朱芾君象，赤芾臣象」，與《玉藻》合，故毛傳曰黄朱。朱之近黄者爲赤，朱、赤色相似，故通稱歟？《司常》云：「鳥隼爲旟。」《釋鳥》云：「鷹隼醜，❷其飛也翬。」蓋急疾之鳥也。軍旅有鳥隼之旗，象用師擊搏凶徒所尚急疾，而師律貴乎嚴整。不整，雖徒勇，

❶「鳲」，原作「鳴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鷹」，原作「膺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必敗。此因隼旟就列，行陣嚴整而起論。曰鴥彼飛隼，其飛戾天，❶亦集而止，不妄動，明軍律嚴整，士卒不敢妄動，進退左右，跬步唯命。毛傳曰：「伐，擊。鉦以靜之，鼓以動之。」鄭箋謂「鉦也、鼓也，各有人焉」。孔疏亦不能援古以證其非。蓋鄭以來，古軍政漸壞，鉦、鼓各有人，梏於所見，故反曲説以箋此詩，謂言鉦人伐鼓互見爾。今諸軍皆有金隊、鼓隊，誠如鄭云。而是詩言鉦人伐鼓，明一人而掌二事，鳴金則不鳴鼓，鳴鼓則不鳴金。《地官》鼓人兼掌金鼓。孔疏云：「《周禮》有錞、鐲、鐃、鐸，無鉦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『鉦，鐃也。似鈴，柄中上下通。』《鼓人》云：『以金鐃止鼓。』《大司馬》云：『鳴鐃且卻。』《説文》又曰：『鐲，鉦也，鐃也。』則鐲、鐃相類。《鼓人》注云：『鐲如小鐘。』」然則鉦正鐃也，❷鐲特相類爾。《鼓人》云「以金錞和鼓，以金鐲節鼓，以金鐸通鼓」，惟金鐃止鼓。然則所謂鉦者，惟鐃耳。諸儒徒以相類，致亂惑鼓動鉦靜之義，不可。軍政，進止全在鼓鉦，陳師則先鼓。鞠有制定之意，定則止而極，故鞠亦有窮義。鞠定嚴整，軍政所貴。方叔文譽甚顯著，其材實亦人咸信之。允，信也。《大司馬》云：「中軍以鼙令鼓。」淵淵，鼙音也。鼙，鼓之小者。《書》曰：「班師振旅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入曰振旅。」方叔將征蠻荆，試肄其師干，習其進退，鼓以進之，振旅以習退。淵淵、闐闐，皆有整整不亂之意。毛傳曰：「元，大也。五官之長，出於諸侯，曰

❶「飛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❷「正」上，原衍「之」字，據四庫本删。

天子之老。猶，道也。」《尚書》作「猷」，一也。猶之爲獸，猶豫遲緩。大凡人心得其道者，舒徐優游。失其道者，急疾躁動。故自古承襲，以猶爲道。犭、犬，一也。犭謂之反犬。後人欲別其義，故易置其犬歟？夫通三才，貫萬事，無非道者，故古聖賢無不遵道而行，每言曰道。古語流傳，見諸《詩》、《書》。自武事言之，故曰克壯其猶。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，又獲其醜類。朱曰：「方叔，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，是以蠻荆聞其名，而皆來畏服也。」其車三千，二十二萬五千人。豈承亂之後，特置其盛歟？

我車既攻，我馬既同。四牡龐龐，駕言徂東。田車既好，四牡孔阜。東有甫草，駕言行狩。之子于苗，選徒嚻嚻。建旐設旄，搏獸于敖。駕彼四牡，四牡奕奕。赤芾金舄，會同有繹。決拾既佽，❶弓矢既調。射夫既同，助我舉柴。四黄既駕，兩驂不猗。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。徒御不驚，大庖不盈。之子于征，有聞無聲。允矣君子，展也大成。

《補音》：「奕奕，一讀夷益切，一讀弋灼切。班固《奕旨》：『北方之人，謂棋爲奕。宏嗣說之，舉其大略。』陸機《七徵》：『敷延袤之廣廡，矯凌霄之高閣。秀清輝兮雲表，騰藻蔭之奕奕。』陸雲《喜霽賦》『奕奕』亦與『閣』叶，又《祖德頌》『奕奕』與『廓』叶。陸沖《風賦》『奕』與『薄』叶。金舄，一讀思積切，一讀七雀切。《說文》或从隹，或从昝，知歲所在，與鵲同。《太玄·逃》

❶ 「佽」，原作「次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首：『足金舄，不忘溝壑。』陸雲《逸民賦》『舄』與『漠』叶。❶有繹，一讀夷益切，一讀弋灼切。宋玉《九辨》『繹』與『廓』叶，揚雄《甘泉賦》『繹』與『錯』叶。」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車攻》，宣王復古也。宣王能内修正事，外攘夷狄，復文、武之竟土，修車馬，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因田獵而選車徒焉。」是詩有以見宣王任賢使能，諸侯心服，以禮而田，軍政整暇，詩人美之曰大成，謂德政之兼隆也，而《序》不及之。黄曰：「《考工記》五工皆言攻，則攻者治也。」按字書訓釋、《説文》並以龐爲高屋，蓋馬之高大也。馬閑習之，齊同，軍事尚整也。毛傳曰：「東，洛邑也。甫，大也。田者，大芟草以爲防，或舍其中，褐纏旃以爲門，裘纏質以爲槸，間容握，驅而入，轚則不得入。左者之左，右者之右，然後焚而射焉。天子發，然後諸侯發。諸侯發，按：原本三字脱。然後大夫士發。天子發，抗大綏。諸侯發，抗小綏。獻禽於其下，故戰不出頃，田不出防，不逐奔走，古之道也。」毛傳謂芟草以爲防，則所謂甫草，謂薪、楚之類歟？薪從草，則薪亦可言草。《爾雅》「卉，草」，而《四月》之詩謂梅、栗爲嘉卉，則卉草蓋兼木焉。甫大之草，禽獸所依，故駕車東行而田狩。言，語助也。孔疏云：「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，以爲門之兩傍。又以裘纏椹質，以爲門中之闑。」毛傳曰：「之子，有司也。夏獵曰苗。囂囂，聲也。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春蒐，夏苗，秋獮，冬狩。」詩維言選徒，選擇其卒徒也。不曰車

❶「漠」，原作「莫」，據四庫本與《韻補》改。

者，以車素所攻治，不於此時選也。毛傳及《序》俱未安。孔疏云：「建立旐於車，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。」鄭箋云：「敖，鄭地。今近滎陽。」吕曰：「敖，山名。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，士季七覆於敖前，則敖山之下，平曠可以屯兵，翳薈可以設伏。所云東有甫草，即此地。」之子于苗選徒，搏獸于敖，先使有閱習也。毛傳曰：「諸侯赤芾金舄。舄，達屨也。時見曰會，殷見曰同。」《周禮·大宗伯》云：「春見曰朝，夏見曰宗，秋見曰覲，冬見曰遇。時見曰會，殷見曰同。」考此，則會者，非朝、覲、宗、遇之常禮，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。同者，王不巡狩，而諸侯咸朝焉之名也。今宣王之東都，而諸侯咸朝，來者不絶於道。繹者，不絶也，是謂會同有繹。毛傳曰：「決，鉤弦也。拾，遂也。」《大射儀》「司射袒決遂」，鄭注云：「決，以象骨爲之，著右巨指，所以鉤弦而闓之。遂，射鞲也，以朱韋爲之，著左臂，所以遂弦也。決者，所以決而發之。拾者，所以收拾左袂，使不阻矢也。」諸儒言佽，俱未安。天子、諸侯、卿、大夫、士皆決拾以次而射，故曰佽。佽者，人敘次也，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，諸侯發而後大夫、士發之次也。鄭箋云：「調，謂弓矢强弱與矢輕重相得。」箋義未盡，凡弓矢之非良者，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。調和則曲盡其道，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。夫者，男子之通稱。同者，言其皆能中獲。柴者，𢊁也，積也，謂積禽也。射夫既皆中獲，又助王舉積禽，於以明諸侯心服禮順，故助我舉𢊁也。王曰：「猗，不正也。兩驂不在衡軶之下，故多偏倚。唯善御者兩驂不倚，雖馳而一無所失。」

按：樓鑰云：「此一段不盡其義。蘇黄門曰：『四黄既駕，兩驂不倚，❶御者之善也。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，射者之善也。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，故王良爲之範，則孌奚不能獲一。惟御者不失其馳，而舍矢如破，方見射者之善。』不惟此詩意明，《孟子》一段亦皆焕然。」箋云：「矢發則中，如椎破物也。」王良曰：「吾爲之範我馳驅。」引《詩》曰：「不失其馳。」則不失者，不失法度也。範，法度也。《周禮》「凡王提馬而走，❷諸侯晉，大夫馳」，而此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者，田畢也。《爾雅·釋天》文「繼旐曰旆」，郭注云：「帛續旐末爲燕尾者。」《司常》云「析羽爲旌」，《釋文》：「注旄首曰旌。」孔疏謂「大庖，君之庖也。《禮》『一曰乾豆，二曰賓客，三曰充君之庖』。」此「大庖不盈」，明不多殺也。以禮而田，不以縱欲而田。徒御不驚，見其不暴不駭，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道，於是乎復興，故詩人美之。箋云：「晉人伐鄭，陳成子救之，舍於柳舒之上，去穀七里，穀人不知，可謂有聞無聲。」之子，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。率衆從王而東田，其政令嚴整，寂無諠譁之聲。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，善其整也。唯前選徒囂囂，餘無聲也。凡事唯言其大體，有聞無聲，於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。展，誠也。大成，大全也。允，信也。有政者或虧於德，有德者或失於政，是詩言宣王德政之兼隆，故信宣王之大成。觀於威蠻荆，復竟土，此則諸侯所以復會之情歟？《爾雅·釋訓》云：「徒御不驚，輦者也。」《地官·鄉師》「大軍旅會同，正治其徒役，

❶「倚」，四庫本與樓鑰《攻媿集》作「猗」。

❷「凡」下，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有「田」字，當據補。

與其輂輦」，注云：「輂，駕馬。輦，人輓，行所以載任器也，止以爲蕃營。《司馬法》曰：『夏后氏謂輦曰余車，殷曰胡奴車，❶周曰輜輦。輦，一斧、一斤、一鑿、一梩、一鉏，周輦加二板二築。』又曰：『夏后氏二十人而輦，殷十八人而輦，周十五人而輦。』故書『輦』作『連』。」夫《司馬法》「兵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」，所謂步卒者，徒行者也，何止於輦人之數？而《爾雅》特云輦者也，豈凡徒皆稱輦者歟？孔疏亦疑諸徒皆謂徒行，此獨以爲輦，豈《爾雅》多差歟。毛傳曰：「自左膘而射之，達於右腢，爲上殺。射右耳本，次之。射左髀，達於右䯚，爲下殺。面傷不獻，踐毛不獻，不成禽不獻。禽雖多，擇取三十焉。其餘以與大夫士，以習射於澤宮。田雖得禽，射不中，不得取禽。田雖不得禽，射中，則得取禽。古者以辭讓取，不以勇力取。」鄭箋云：「每禽三十。」

吉日維戊，既伯既禱。田車既好，四牡孔阜。升彼大阜，從其群醜。吉日庚午，既差我馬。獸之所同，麀鹿麌麌。漆沮之從，天子之所。瞻彼中原，其祁孔有。儦儦俟俟，或群或友。悉率左右，以燕天子。既張我弓，既挾我矢。發彼小豝，殪此大兕。以御賓客，且以酌醴。

《補音》：「禱，當口切。《易林・兑之咸》《離之訟》《小畜之坎》『禱』皆與『酒』叶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吉日》，美宣王田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維戊，順類乘牡也。伯，馬祖也。

❶「胡奴」，原作「薄笨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改。下同。

重物慎微，將用馬力，必先爲之禱其祖。禱，禱獲也。」禱未必爲獲也。先王於禽獸，豈亦忍於多殺哉。禱者，禱其無傷人也。弓矢馳驅之間，或偶傷人，故禱歟？按：樓鑰云：「毛以禱爲禱獲，固已贅矣。此謂禱其無傷人，亦未爲的當。狩田而用馬，故禱於馬祖，不必專爲獲，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。與『廐焚，不問馬』之意不侔。」鄭箋云：「戊，剛日也。乘牡，順類也。」劉曰：「田之前二日也。」朱曰：「其戊辰歟？」《爾雅·釋天》云：❶「既伯既禱，馬祭也。」孔疏云：「伯，長也。《夏官·校人》云『春祭馬祖』，注云：『馬祖，天駟。』《釋天》云『天駟，❷房也』，郭注云：『龍爲天馬，故房四星謂之天駟。』」箋云：「醜，衆也。田而升大阜，從禽獸之群衆也。」毛傳：「外事以剛日。差，擇也。鹿牝曰麀。麌麌，衆多也。」《韓奕》：「麀鹿噳噳。」❸《説文》：「噳，群口相聚。」本亦作「麌」。《禹貢》「雍州：漆沮既從」，從者，從入渭水。然則天子之所，其在渭、漆、沮之會歟？按：樓鑰云：「漆沮既從，《禹貢》自説治水，此詩自説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，似不必泥此『從』字。」樓尚書云：「驅禽獸至天子之所。」中原，平原之中也。祁，盛也。《詩》云「被之祁祁」，又云「祁祁如雲」，皆言盛也。孔，甚也。瞻彼中原，其盛甚有，謂獸也。或儦而行，或不行而止，止則若有所待然，故曰俟。俟或聚而群，或兩而友，悉率左右二列，各供其事，天子燕安焉。天子首發，諸侯、大夫、士次發，有司悉率左右士伍畢發，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。豕牝

❶「天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❷上「天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「麌麌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曰豝。殪，死也。《釋獸》云「兕似牛」，一角，青色，重千斤。初爲小豝而發矢，忽大兕當之而殪，喜其獲大，故形於詩。朱曰：「御，進也。」李曰：「既逐獸矣，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。」孔疏云：「《左傳》天子饗諸侯，每云饗醴，❶命之宥。天子之所賓客者，惟諸侯耳，故《周禮》六服之内，其君爲大賓，其臣爲大客，賓、客相通稱。」箋云：「賓客，謂諸侯也。酌醴而飲群臣，以爲俎實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饗禮，天子之飲酒也。」孔疏云：「且酌醴與群臣。」案：毛傳謂重物慎微者，將用馬，先禱馬祖，則慎微施諸馬耳，而衛宏作《序》連言接下，乃謂施諸人，《序》差謬可覩矣，又率如此於《詩》外生説。

鴻鴈于飛，肅肅其羽。之子于征，劬勞于野。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。鴻鴈于飛，集于中澤。之子于垣，百堵皆作。雖則劬勞，其究安宅。鴻鴈于飛，哀鳴嗷嗷。維此哲人，謂我劬勞。維彼愚人，謂我宣驕。

《補音》：「寡，果五切。《三略》軍讖曰：『吏多民寡，尊卑相苦。』《吴子》曰：『薪芻既寡，天多陰雨。』《易林·大過之泰》曰：『當年少寡，獨與孤處。』東方朔《七諫》『寡』與『輔』叶。《史記·敘傳》：『天下已平，親屬既寡。悼惠先壯，實爲東土。』班固《幽通賦》『寡』與『御』叶。《漢書·陳湯傳》『斬宛王母鼓之首』，顔師古曰：『《西域傳》作「母寡」，而此作「母鼓」，寡、鼓聲相近。』蓋未知此。《韓詩外傳》：『三升曰

❶「醴」，原作「禮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
觚。觚，寡也。』」《補音》：「宅，達各切。《説文》：『託也。』《漢書》注：『臣瓚曰：古文宅、度同。』揚雄《解嘲》：『爰清爰静，遊神之廷。惟寂惟寞，守德之宅。』廷，音定。《兗州牧箴》：『成湯五徙，卒都于亳。盤庚北渡，牧野是宅。』馬融《笛賦》：『王孫保其位，隱處安林薄。官夫樂其業，士子世其宅。』班固《泗上樊噲贊》：『命惠瞻仰，安全正朔。國師是封，先營是宅。』❶李興《諸葛亮碑辭》：『昔爾之隱，卜惟此宅。仁智所處，能無規廓？』張協《七命》『金華啓逢，大人有作。繼明代照，配天光宅。』」《周官・縫人》注「度，音宅」，正謂此音。而陸德明云：「古文宅與度字相近，因此而誤。」藉使改宅爲度，不知謂度音度者，果何義也。《禮記》引《詩》「宅是鎬京」，《周官》注引《書》「宅西曰昧谷」，《史記》引《書》「五流有宅」、「五宅三居」、「三危既宅」，皆正書「宅」爲「度」。漢去古未遠，故所讀尚如此。

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興謀，築垣以安民，而愚者不知也。厲王之亂，國人奔散，如鴻鴈之飛。肅肅，羽飛之音也。之子，周大夫也。亂定，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，使反其國都，故之子劬勞於野。之子於是矜閔民人之失所，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。民去而復反其所，如鴻鴈之飛，而集於中澤，爲得所安止。大夫又爲長久之慮，覩垣圮壞，他日何以禦寇，故建議築垣興役，百堵皆作，雖上下一時劬勞，然其究終則可以

❶「營」，四庫本作「榮」。案此句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明陳第《毛詩古音考》與顧炎武《唐韻正》並作「光榮舊宅」。

永安其居矣。宅，居也。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，如鴻鴈之飛，其哀鳴嗷嗷，可哀可閔。維此明哲之人，謂招集與夫興築爲劬勞也。彼愚者所知不及遠，所爲苟且，乃謂我宣驕好作爲耳。作是詩者，知之子者之徒也。謂我，皆謂之子也。而詩曰我者，詩人視之子如己也，故其辭云。而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鴻鴈》，美宣王也。萬民離散，不安其居，而能勞來還定，安集之，至於鰥寡，無不得其所焉。」考本詩近之矣，其差者多。

夜如何其？夜未央，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，鸞聲將將。夜如何其？夜未艾，庭燎晣晣。君子至止，鸞聲噦噦。夜如何其？夜鄉晨，庭燎有煇。君子至止，言觀其旂。

《補音》：「煇，許云切。《史記》：『斷戚夫人手足，去眼煇之。』又『薰粥』，『薰』作『煇』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『金戺玉階，彤庭煇煇。珊瑚琳碧，瓀珉璘彬。』」按：原本「璘」訛作「璞」。嚮晨之時，東方之明升矣。庭燎之光漸微，而見熏煇，煙光相雜。旂，《補音》：「渠斤切。」孔武仲云：「旂從斤。以《詩》與《左傳》驗之，合音芹字。芹、幾聲相似，故後人相承誤矣。」《左氏傳》晉下陽之謠曰：「丙之晨，龍尾伏辰。袀服振振，❶取虢之旂。」武仲所引即此也。《禮記》「旄期稱道」，注云：「旄期，或爲旄勤。」此一音多類此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庭燎》，美宣王也。因以箴之。」其者，語助也。當如字，不必作基音。夜如何其，詩人自起問端也。夜猶未

❶「袀」，原作「均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中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「央，中央也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央、極，中也。」《秦風》云：「宛在水中央。」胡云：「二章云未艾，三章云鄉晨，是從未央而至未盡，從未盡而至鄉明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庭燎，大燭也。將將，鸞鑣聲也。」《秋官·司烜氏》「凡邦之大事，共墳燭庭燎」，故書「墳」爲「蕡」，鄭司農云：「蕡燭，麻燭也。」按：樓鑰集此下有「然則與庭燎有異焉。今俗曰麲盆者，庭燎歟？ 麲，麻滓也，音詵。❶毛傳以爲大燭，未安。」樓鑰論云：「今説亦未安，麲乃麻餅，毛謂大燭，司農謂麻燭，皆是也。古者如『男子夜行必以燭』、『童子隅坐而執燭』，又如『顔叔之秉燭』，非如今之臘燭也。凡點火而明者，❷如麻骨、樺皮、松明之類可以照者，皆謂之燭。今祭祀所用庭燎，以麻骨一大束立於地，而然其上，照耀一庭，故毛謂之大燭，司農謂之麻燭，卻非麲盆也。」今本無麲盆之説，當是從樓説删定。　樓尚書云：「凡點火而明者，如麻骨、樺皮、松明之類，皆謂燭。麻燭，束麻骨。」

《郊特牲》曰：「庭燎之百，由齊桓公始也。」然則天子之庭燎百歟？　君子，來朝者。毛傳止謂諸侯，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？　不得與於朝乎？　凡乘車詣朝者，皆有鸞聲。至於旂，則獨諸侯。載旂以朝，此諸侯在其中也。李曰：「《左傳》：『秦后子曰：「一世無道，國未艾也。」』注曰：『盡也。』則艾爲盡意。」毛傳曰：「晣晣，明也。噦噦，徐行有節也。」有煇，庭燎鄉晨而見熏也。天寖明，故得觀其旂。鄭箋云：「朝禮，别色始入。」夫爲國以禮，禮者，天下之中制也。不及焉，固不可。過焉，亦不可。不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，未之有也，故箴之。一車四馬八鸞。鸞在馬

❶「詵」，原作「説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❷「點」，原作「照」，據四庫本與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鑣，鑣，銜也。一馬二鑣。

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鴥彼飛隼，載飛載止。嗟我兄弟，邦人諸友。莫肯念亂，誰無父母？沔彼流水，其流湯湯。鴥彼飛隼，載飛載揚。念彼不蹟，載起載行。心之憂矣，不可弭忘。鴥彼飛隼，率彼中陵。民之訛言，寧莫之懲。我友敬矣，讒言其興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無解，恐是遺脱。

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野。魚潛在淵，或在于渚。樂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蘀。他山之石，可以爲錯。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天。魚在于渚，或潛在淵。樂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其下維穀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鶴鳴》，誨宣王也。」宣王亦賢矣，豈昏然殊不辨賢否者哉。不能無蔽爾，亦曰規可也，曰風可也。知人難哉，雖堯舜不以爲易。大賢德譽著聞，如鶴鳴聲聞，其賢易知。其有德譽未著，如魚潛在淵、在渚，實有可取，而宣王未知。檀木至堅而美，忠實力諫之臣似之。詩又曰予樂彼園，唯樂其樹檀爾，其下皆蘀也。輕薄鄙賤，隨風東西，一無所守，小人似之，而能隨王意上下，宣王惑之。他山之石，質雖未精粹，而可以爲錯以攻玉。玉，比宣王。石，比直言率直之臣。大抵逆耳之言，自古難受。況賢人吉士，忠信質直，不善委曲。又世衰道微，士失教養，多率直不粹美。以宣王聰明，有所不足之君，而聽不能無過。不粹美逆耳之言，是以難也。毛傳曰：「穀，惡木也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楮也。從木，者聲。」非從木也。楮，不材

之木也，亦似小人。鄭箋云：「皐，澤中水溢出所爲坎。自外數至九。鶴在中鳴，而野聞其鳴聲。」

慈湖詩傳卷十一

慈湖詩傳卷十二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小雅 二

祈父，予王之爪牙。胡轉予于恤，靡所止居？祈父，予王之爪士。胡轉予于恤，靡所厎止？祈父，亶不聰。胡轉予于恤，有母之尸饔？

《補音》：「牙，訛胡切。《易林·訟之鼎》曰：『虎聚磨牙，以待豞豬。』《太玄·夷》首：『夷其牙，或飫之徒。』《毅》首：『豨毅其牙，發以張弧。』《急就章》：『款冬貝母薑狼牙，亭歷桔梗龜骨枯。』韓愈《毛穎傳》中山之占：『不角不牙，衣褐之徒。』揚雄《豫州牧箴》：『陪臣執命，不慮不圖。王室陵遲，喪其爪牙。』《漢·地理志》『允吾』，應劭音鉛牙。揚雄《長楊賦》『雅』與『祜』叶，班固《東都賦》『雅』與『武』叶，此皆當讀如五。牙本如吾，雅亦本如伍也。《周易·大畜》『豶豕之牙』，鄭氏讀牙如互。《漢書》『宗族盤互』，顔師古曰：『盤互，結而交互也。字或作牙，若犬牙相入之意。』自吾爲互，聲之轉爾，師古或未知此。」

是詩刺祈父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刺宣王也」，是固宣王之不知人也。言刺王，則大悖。毛傳曰：「祈父，司馬也。」鄭箋云：「《書》曰『若疇祈父』，謂司馬。」恤，憂也。

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，故曰圻父歟？箋云：「此勇力之士，責司馬之辭也。我乃王之爪牙之士，當爲王閑守之衛，女何轉移我於憂，使我無所止居乎？」吕伯恭讀是詩，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。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，末章復曰「祈父，亶不聰。胡轉予于恤，有母之尸饔」，有親老而無他兄弟，其當免役征，古必有成法，故責其不聰。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，彼司馬獨不聞乎？乃驅吾從戎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。責司馬者，不敢斥宣王也。

按：原本「前兩章既刺」以下脱，今據《讀詩記》補入。

毛傳曰：「厎，至也。亶，誠也。熟食曰饔。」劉曰：「尸，主也。」《周語》云：「宣王三十九年，戰於千畝，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。」

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苗。縶之維之，以永今朝。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遥？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藿。縶之維之，以永今夕。所謂伊人，於焉嘉客。皎皎白駒，賁然來思。爾公爾侯，逸豫無期。慎爾優游，勉爾遁思。皎皎白駒，在彼空谷。生芻一束，其人如玉。毋金玉爾音，而有遐心。

《補音》：「客，克各切。《楚辭·九章》《九辯》『客』皆與『薄』叶。《漢·石顯傳》：『牢耶石耶？五鹿客耶？印何纍纍，綬若若耶？』《易林·未濟之豐》曰：『崔嵬北岳，天神貴客。』《師之頤》曰：『重門擊柝，備不速客。』《太玄·童》首：『大開帷幕，以引方客。』古詩：『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驅車策駑馬，遊戲宛與洛。』《左氏傳》『以陳備三愙』，徐鍇曰：『今俗作恪。』案：古客皆讀如恪。」

《毛詩》傳曰：「宣王之末，不能用賢，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。縶，絆；維，繫也。」鄭箋云：「永，久也。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，使食我場中之苗。我則絆之繫之，以久今朝。愛之，欲留之。」呂曰：「逍遥者，徘徊少留。」呂伯恭曰：「所謂伊人，蓋廊廟之人也。于焉逍遥、于焉嘉客，既幸其來以爲榮，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。其言含蓄未發，其辭氣則慘然不樂。至三章明言之矣。賢者去朝適野，時事可知。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？仰而慨然責公卿，俯而眷然別賢者，其情意可識也。四章疑其遂忘世也，故以毋有遐心勉之。」按：原本脱「呂伯恭曰」一段，今據《讀詩記》補入。遁云者，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。二「思」皆語助也。程曰：「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。賢者遠遯空谷，處困窮而享淡薄，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，然其人之美如玉也。賢者既遠遯矣，國之好賢者，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絶也。」按：原本「程曰」以下脱，今據《經説》補入。孔疏曰：「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，不以遺問我。」朱曰：「歎其乘白駒入空谷，生芻以秣之，而其人之德美如玉，蓋邈乎其不可親矣，然猶覬其相聞而無絶也。」呂曰：「言爾公爾侯，不敢斥君也。」箋云：「優游，使待時也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白駒》，大夫刺宣王也。」言刺，大悖。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義，而不明指王。此詩大旨，惜賢者之去而已。

黄鳥黄鳥，無集于穀，無啄我粟。此邦之人，不我肯穀。言旋言歸，復我邦族。黄鳥黄鳥，無集于桑，無啄我粱。此邦之人，不可與明。言旋言歸，復我諸兄。黄鳥黄鳥，無集

于栩，無啄我黍。此邦之人，不可與處。言旋言歸，復我諸父。

毛傳曰：「宣王之末，民人室家離散，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。復我諸兄、復我諸父，婦人有歸宗之義。穀，善也。」熟觀詩辭，未必妃匹。每曰「此邦之人」，殆非謂其夫。夫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，又其邦族之薄大略相似，故曰此邦之人，不我肯穀，不肯以善道相處也。又曰此邦之人，不可與辯明是非。婦人無再適之義，夫死無子，則小宗撫之。不然，則近屬居養之。此義之不可易者，如黄鳥必集於木，必啄粟。今夫家乃棄絶之，曰無居吾家，無食吾粟，如禁黄鳥無集木，無啄粟，豈理也哉？故婦人不得已，而曰言旋言歸，吾將以告我邦之親族。此「復」如「有復於王者」之「復」，是有歸宗之意矣。言，語助也。旋，還也。此婦，他邦之女也。不曰父母而曰諸父，蓋既寡又無父也。是詩初無怨王之意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刺宣王也」，言刺，大悖。若於詩外立論，則宣王固其根本，而釋詩者不當若是。

我行其野，蔽芾其樗。昏姻之故，言就爾居。爾不我畜，復我邦家。我行其野，言采其蓫。昏姻之故，言就爾宿。爾不我畜，言歸思復。我行其野，言采其葍。不思就姻，求爾新特。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

饑饉之歲，遠依婦家，而見棄焉，作是以絶之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刺宣王」，豈以此細故不足爲言，故必推至於王乎？風俗至是，誠宣王失道以致之。而詩人無刺王之情，《序》言刺王，又大悖。事無小大，是者道，非者非道。是是非非，孰非道者？饑歲

遠依婦家，婦家居野，所居有樗焉。蔽芾，釋見《甘棠》。我以與爾婚姻之故，故就爾居處相依，爾不畜養我，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。鄭箋云：「蓫，牛蘈。」孔疏云：「《釋草》無文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『今人謂羊蹄。』」初欲依婦家而居，及其見棄，則次章曰「言就爾宿」而已。一宿，不敢久處也。復，反其故居也。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葍，一名葍，幽州人謂之燕葍，其根正白，可著熱灰中温噉之。饑荒之歲，可蒸以禦饑。」特，夫也。《鄘·柏舟》：「實維我特。」婦人不事二夫，故夫有特名。是時知婦家將改嫁其婦，❶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，爾棄禮犯義如此，誠不足以爲富，亦適以爲異爾。異者，異乎常也，怨辭之婉者也。祇、只、職音一，而記者異歟？富者，人之所同欲，故以爲言，以明其無益於事，而徒爲不義也。《爾雅》云：「婦之父母、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。」

秩秩斯干，幽幽南山。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。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，無相猶矣。似續妣祖，築室百堵，西南其户。爰居爰處，爰笑爰語。約之閣閣，椓之橐橐。風雨攸除，鳥鼠攸去，君子攸芋。如跂斯翼，如矢斯棘，如鳥斯革，如翬斯飛，君子攸躋。殖殖其庭，有覺其楹。噲噲其正，噦噦其冥，君子攸寧。下莞上簟，乃安斯寢。乃寢乃興，乃占我夢。吉夢維何？維熊維羆，維虺維蛇。大人占之，維熊維羆，男子之祥。維虺維蛇，女子之祥。乃生男子，載寢之牀，載衣之裳，載弄之璋。其泣喤喤，朱芾斯皇，室家君王。乃生女子，載

❶「知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寢之地，載衣之裼，❶載弄之瓦。無非無儀，唯酒食是議，無父母貽罹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據樓鑰集載所解「如跂斯翼」，云：「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，鳥首如棟甍，❷兩翼如二霤。」鑰論曰：「如跂，如人跂足直立。若如今說，下三句已言如矢、如鳥斯翼矣，❸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。不若只用舊説，如人之跂立。翼，言其翼然，不必謂鳥之翼也。」

誰謂爾無羊？三百維群。誰謂爾無牛？九十其犉。爾羊來思，其角濈濈。爾牛來思，其耳濕濕。或降于阿，或飲于池，或寢或訛。爾牧來思，何蓑何笠，或負其餱。三十維物，爾牲則具。爾牧來思，以薪以蒸，以雌以雄。爾羊來思，矜矜兢兢，不騫不崩。麾之以肱，畢來既升。牧人乃夢，衆維魚矣，旐維旟矣。大人占之，衆維魚矣，實維豐年。旐維旟矣，室家溱溱。

《補音》：「于池，唐何切。停水曰池。《前漢書》引《周官》『川曰呼池嘔夷』，《後漢書》『無爲山林陂池』，皆徒何切。《集韻》通作『沱』。《説文》從水，它聲。徐鉉曰：『沱沼之沱通用此字，今别作池，非是。』鉉蓋以沱爲池，不知池本爲沱也。《説文》引《詩》『滮池北流』，正作『沱』。《漢樂章》：『泊如四海之池，遍觀是耶謂何？』❹揚雄《羽獵賦》：『相與集於靖冥之館，以臨珍池。灌以岐梁，益以江河。』東方朔《七諫》：『鸞皇孔鳳，日以遠兮，畜鳧駕鵝。鷄鶩滿堂壇兮，鼃黽遊乎華池。』劉邵《趙

❶「裼」，原作「褐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甍」，原作「亮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❸「斯翼」，樓鑰《攻媿集》作「如翬」，是。
❹「遍」，原作「偏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漢書》改。「何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武英殿本《漢書》補。

都賦》：『北連昭餘，南屬呼池。西盼大陵，東結潦河。』索靖《草書狀》：『騏驥暴露偪其轡，海水窊隆揚其波。玄熊對踞乎山嶽，飛燕相追而差池。』」雄，《補音》：「于陵切。《左氏正義》云：『兆如山陵，有夫出征，而喪其雄。』皆是繇辭。繇辭法皆類韻。又云：『古人讀雄與陵爲韻。《詩·正月》《無羊》皆以雄韻陵、韻蒸，是其事也。』又云：『張叔皮論曰：「賓爵下華，田鼠上騰，❶牛哀虎變，鯀化爲雄，久血爲燐，積灰生蠅。」或疑張叔皮讀熊爲能，著作郎王邵云：「古人讀熊與雄者皆于陵切，張叔皮用舊韻。」』孔穎達曰：『案《詩》中《無羊》與《正月》，及《襄公十年》衛卜禦寇之繇，皆以雄韻陵，邵言是也。』《楚辭·九歌》：『終剛强兮不可凌，身既死兮神以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。』漢沙麓之占：『陰爲陽雄，以火相乘。』《易林·謙之需》曰：『翱翔桂林，爲衆鳥雄。』《蠱之无妄》曰：『麋鹿悲鳴，思其大雄。』《兑之節》曰：『妻子啼瘖，早失其雄。』」

《爾雅·釋畜》云：「黑脣，犉。」《毛詩》傳曰：「黃牛黑脣曰犉。戢，聚也。」《詩》曰「載戢干戈」，以不用，故戢聚而束藏之。此謂其羊之多，故其角戢聚，言其盛。牛耳常濡濕。牛羊之寢，或作訛魘之音。嘗以問諸野人，其言則然。篇内言「思」，皆語助也。劉曰：「牧之者，日持雨具，齎餱糧，從牛羊之所宜，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。」孔疏云：「毛色別異者，各三十也。」

❶「田」，原作「曰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
故鄭箋云：「女之祭祀，索則有之。」❶「麓曰薪，細曰蒸」，所以擊牛羊之杖。牧牛以薪，牧羊以蒸歟？以雌以雄，謂雌雄皆驅以來。牛羊雌雄日間雜群無害，惟牛夜則隔處。羊矜矜兢兢，以畏牧者之擊，故有此矜兢之狀。羊群行於途，不以杖防擊，則騫而他之，或崩墜岸下。牧者雖不以薪、蒸，或麾之以肱，羊亦從而畢升。升，登棚也。箋云：「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，又夢見旐與旟。」歐陽曰：「衆維魚矣，言魚之多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旐旟，所以聚衆也。」箋云：「溱溱，子孫衆多也。」《周禮》「占夢獻吉夢於王」。此牧人之夢，而大人占之者，所獻吉夢也。箋謂人衆相與捕魚者，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。惟粒食有餘，故又取魚以爲詠。苟非豐年，則尚懼其不飽，奚暇及於漁哉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無羊》，宣王考牧也。」

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憂心如惔，不敢戲談。國既卒斬，何用不監？節彼南山，有實其猗。赫赫師尹，不平謂何？天方薦瘥，喪亂弘多。民言無嘉，憯莫懲嗟。尹氏大師，維周之氐。秉國之均，四方是維。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不弔昊天，不宜空我師。弗躬弗親，庶民弗信。弗問弗仕，勿罔君子。式夷式已，無小人殆。瑣瑣姻亞，則無膴仕。昊天不傭，降此鞠訩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。君子如屆，俾民心闋。君子如夷，惡怒是違。不弔昊天，亂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寧。憂心如酲，誰秉國成？不自爲政，卒勞百姓。駕彼四牡，四牡

❶「索」，原作「素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項領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。方茂爾惡，相爾矛矣。既夷既懌，如相醻矣。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寧。不懲其心，覆怨其正。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訩。式訛爾心，以畜萬邦。

殆，《補音》：「《楚辭・天問》『殆』與『止』叶，又《九章》『殆』與『恃』叶。《史記・龜筴傳》『殆』與『起』叶。《易林・睽之益》『殆』與『祉』叶，《小畜之大有》『殆』與『齒』叶。」然則宜地里切，《補音》「養里切」，失母矣。膴，音武。屆，音戒，《補音》：「居氣切，古作『暨』。何晏《景福殿賦》：『鳥企山峙，若翔若滯。峨峨嶫嶫，罔識所屆。』按：原本「識」訛作「試」。木華《海賦》：『鷸如驚鳧之失侶，倏如六龍之所掣。一越三千，不終朝而濟所屆。』劉邵《趙都賦》：『聲曜紛紜，澤浸宇內。元正三朝，莫不來屆。』王粲《浮海賦》：『吐星出日，天與水際。其深不測，其廣無臬。章亥所不及，盧敖所不屆。』」闋，苦穴反。《說文》以癸得聲，《補音》：「畦桂切，止也。」《補音》：「誦，疾容切。宋玉《九辯》：『然中路而迷惑兮，自壓按而學誦。性愚陋以褊淺兮，信未達乎從容。』」徐邈讀畜許六反。❶《補音》：「萬邦，卜工切。《說文》以丰得聲。❷《釋名》：『邦，丰也，封有功於是也。』韋孟詩：『至于有周，歷世會同。王赧聽譖，按：原本「赧」誤作「郝」。實絕在邦。』劉向《九嘆》：『聲哀哀而懷高丘兮，思愁愁而思舊邦。願承閒而自恃兮，徑淫曀而道壅。』曹植《責躬詩》：『武則肅烈，文則時雍。受

❶ 「邈」，原作「貌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 「丰」，原作「半」，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
禪炎漢，君臨萬邦。』《晉食舉歌》：❶『既宴既喜，翕是萬邦。禮儀卒度，物有其容。』又《大預舞歌》：『群生屬命，奄有庶邦。慎徽五典，元教遐通。』孔子曰：『無體之禮，上下和同。無服之喪，以畜萬邦。』魏覬《西嶽碑詞》：『赫赫在上，以畜萬邦。維嶽降神，實生群公。』」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節南山》，家父刺幽王也。」言刺，大悖。《釋文》：「節，在切反。」知其本「截」字也。今京語謂截爲節。此云「節」者，❷記其音，失其本字歟？石削直如斬截。師尹居高位，民具瞻似之。《孝經》嘗引此。毛傳曰：「赫赫，盛貌。師，大師，周之三公也。尹，尹氏，爲大師。具，俱；瞻，視；惔，燔也。」據此，則異乎《洪範》之「師尹惟日」矣。然觀《孝經》之意，則殆非謂尹氏，其師表尹正之通稱歟？既曰不敢戲談，宜未敢遽指尹氏。後雖言尹氏，又隱其惡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，今乃民憂心如惔燔，畏爾威虐，不敢戲談。民心憂苦恐畏，至於此極，則國之形雖未滅，其實已絕滅。斬，絕也。卒，盡也。國以民爲固，民心離，則國從之亡矣，故曰國既卒斬矣，師尹何爲而不監察之乎？用，猶爲也。蘇曰：「山之實，草木是也。山之生物，其氣均平如一，無不猗猗其長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實，滿；猗，長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責三公不如山之爲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薦，重；瘥，病；弘，大也。」箋云：「天今又重以疫病。」孔疏曰：「薦與荐文異義同。」非文異義同也。今京語荐音薦，

❶「食」，原作「石」，據武英殿本《晉書》改。

❷「此」，原作「比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音是字非，亦猶截音節也。呼尹氏大師而責之，曰爾不均平，曾不如山，謂何也？謂，談也，有何說也。又天災荐臻，連年瘥病，人死喪，國擾亂大多。民憂苦怨讟，無一言之善，而師尹方憯虐，略不懲創。嗟乎，奈何！《爾雅》雖曰「憯，曾也」，而《爾雅》差謬良多，不可盡信。尹氏爲大師，是周根本之地。氏，本也。職當秉國之均平，綱維四方，毗輔天子，使民不迷。今乃不然，詩人於是不復云云，唯呼天曰昊天不弔，愍我如此，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衆，謂民死於饑饉，瘥病憂苦，餘不死者，又其心咸離，則雖謂之盡空其師衆可也。乃敘尹氏之罪，曰弗躬弗親，一切荒怠。自古聖賢咸詢衆庶，尹又不信庶民之言。其賢其能，上之人當求而用之，不當待其求也。今弗問弗察，則弗獲仕進，敗喪廉恥往往有。君子嘗諭以某賢某能，奚不任用？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，故不及用之耳。此衰世秉政者之常談，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。尹氏欺罔，文過飾非者多矣。詩人終不棄絶，戒而誨之，曰勿罔君子，當更平夷其心，已前日之所爲。已，止也。式，更也。小人用心雖不平，而自謂已平，故詩人更使之平夷。小人自謂止不爲不善，故今更勸之止。又曰無爲小人，至於危殆。不惟危其國，亦危其身。瑣小姻亞，則無厚仕。《釋親》云：「婦之父母、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。兩壻相謂爲亞。」相亞次也。《釋訓》云：「瑣瑣，小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膴，厚也。」以正而論，用人必以賢能，不問親疏。苟非賢能，雖親戚不用。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，姑寬爲之說，曰姻婭之小小者，無與膴仕，則仕任之

不膴厚者，亦或可也。其非瑣瑣者，亦姑勿問。是寬爲之説也。《釋言》雖曰「傭，均也。詾，訟也」，而不可以釋「昊天不傭，降此鞠詾」。《爾雅》非周公、孔子之書，先儒不審考，竟相推崇。據子夏「初、哉、首、基」之問，則知其爲古書。然古書豈一一皆聖人作？謂「愷悌，發也」、「懵，曾也」、「基，經也，設也」、「振，古也」、「務，侮也」、「峨峨，祭也」、「每有，雖也」，差謬若此，奚可殫數。《釋文》「鞠」作「鞫」，然皆有窮義。革雖柔，而固足以止物。匊，亦所以止物。物至於止，則窮矣，故世言以鞠爲窮。庸，常也。昊天不循平常，而忽降此窮極之凶。詾，凶也。《前漢》劉向引《詩》曰：「日月鞠凶。」天不惠順，降此大災戾。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，而實非怨天也。届，至也。闋，息也。禍亂皆小人致之，君子如至，則民心息矣，安矣。或未能專用君子，如平夷用之，不偏用小人，則民之惡怒亦遠矣。違，遠也。鄭箋謂「式月斯生，言日月益甚也」。毛傳曰：「病酒曰酲。」詩人曰：「誰秉國之成乎？」成，猶政也。豈不知秉成之人？言雖不指怨，則深歸王不自爲政，使尹爲政，卒勞百姓。國事如此，賢者宜去。我駕四牡，欲有所之。服馬頸項領正當衡下，衡有兩軛，正叉兩服之頸。兩驂雁行，咸驤首，見項領焉。❶於是思所之之國，而四方政醜，德齊莫能相尚，猶幽王、尹氏也，故曰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」，言無所可往也。方爾盛其惡，則視相爾矛，欲相殺傷矣。及既夷平悦懌，則歡然如賓主相醻酢矣。喜怒不常如

❶「領」，原作「頸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此，故賢者思遯。下文曰「以究王訩」，則此章謂王歟？昊天不平常，而乃降亂，國危有狀，故我王亦不安寧。然不自懲創其心，反怨正人。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，而王信之，故王亦怨正人。覆，反也。言不怨小人，而反怨正人。孔疏云：「家父盡忠竭誠，不憚誅罰，故自載字焉。寺人孟子，亦此類也。」究言王之凶德。式，敬也。敬化爾心，心畜養萬邦。訛者，化而改也。本心善，則可以訛矣。今王有凶德，故欲訛其心，使化其舊也。孔疏云：「桓十五年，天王使家父來求車，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。若幽王之初，則八十五年矣。」但古人以父爲字，或累世同之。宋大夫有孔父者，其父正考父，其子木金父。此家氏或父子同字，未必是一人也。《雲漢》序云「仍叔」，箋引《桓五年》「仍叔之子來聘」，❶「春秋時，趙氏世稱孟，智氏世稱伯，仍氏或亦世字叔也」。自桓五年，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。若當初年，則百二十年矣。引之以證仍叔，是周大夫耳，未必是一人也。

正月繁霜，我心憂傷。民之訛言，亦孔之將。念我獨兮，憂心京京。哀我小心，癙憂以痒。父母生我，胡俾我愈？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。憂心愈愈，是以有侮。憂心惸惸，念我無祿。民之無辜，并其臣僕。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？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？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。民今方殆，視天夢夢。既克有定，靡人弗勝。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憎？謂山蓋卑，爲岡爲陵。民

❶「引」，原作「行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之訛言，寧莫之懲。召彼故老，訊之占夢。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？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蹐。維號斯言，有倫有脊。哀今之人，胡爲虺蜴。瞻彼阪田，有菀其特。天之抓我，如不我克。彼求我則，如不我得。執我仇仇，亦不我力。心之憂矣，如或結之。今茲之正，胡然厲矣。燎之方揚，寧或滅之。赫赫宗周，褒姒威之。終其永懷，又窘陰雨。其車既載，乃棄爾輔。載輸爾載，將伯助予。無棄爾輔，員于爾輻。屢顧爾僕，不輸爾載。終踰絶險，曾是不意。魚在于沼，亦匪克樂。潛雖伏矣，亦孔之炤。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爲虐。彼有旨酒，又有嘉殽。洽比其鄰，昏姻孔云。念我獨兮，憂心慇慇。佌佌彼有屋，蔌蔌方有穀。民今之無禄，天夭是椓。哿矣富人，哀此惸獨。

《補音》：「局，訖力切，曲也。《集韻》：『局，訖力切。字或作「𦰡」。』《説文》：『挶，戟持也。从手，局聲。』《鴟鴞》詩以挶爲拮，毛氏訓拮爲撠。《開元五經文字》：『挶，亦作「撠」、「局」，皆當音戟。』」厲，《補音》：「力蘖切。《禮記》『男鞶革』，注云：『鞶革，即鞶裂。《詩》云：「垂帶如厲。」』《釋文》音列。《禮記·祭法》『厲山氏』，《左氏傳》作『烈山』。劉邵《趙都賦》『漂厲』與『洎越』叶。左思《蜀都賦》：『大火流，涼風厲。白露凝，微霜結。』又『厲』與『節』叶。顏延年《馬賦》『厲』與『悦』叶。」意，乙力切。秦之罘刻石：「經緯天下，永爲法式。宇縣之中，承順帝意。」《周易》：「南狩之志，乃大得也。入于左腹，獲心意也。」《楚辭·天問》：「厥萌在初，何所意焉？璜臺十成，誰所極焉？」劉向《九嘆》「意」與「側」叶。賈誼《鵩鳥賦》「意」與

「息」叶。顔師古讀炤，《中庸》作「昭」，《毛詩》作「炤」，陸德明音灼。椓，陟角反，《補音》：「都木切。《集韻》：『椓，都木切。』」字從手，此詩當從手。哿，哥我反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正月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」言刺，大悖。正月，正陽之月。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大史謂此正月，周之六月，乃夏之四月，純陽用事。毛傳亦曰：「此夏四月。」而有繁霜，陰陽乖亂爲災異也。民之訛言，如曰「時日害喪」，曰「天曷不降威」之類，非平常之言，乃差訛之言。孔，甚；將，大也。獨我憂心，凡民嗤嗤，固不能深憂。危國之君臣，尤不知所憂，憂則不危矣，故惟我獨憂。京京，如京之大，且根固不移歟？抑兢兢之訛歟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，人所不知。痒，病也。痒雖在外，而使人不寧，殊爲擾害。此憂禍非賢者所致，乃彼昏君小人自致之，故比於痒在外。毛傳曰：「瘉，病也。」王曰：「莠，惡也。」蓋穀謂之善，則莠惡可知也。疾痛呼父母，而傷己適丁是時也。鄭箋云：「此何不出我之前，居我之後？」父母生我，豈欲使我憂病？俾，使也。亂世君子退伏，小人肆行。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，皆出自小人之口，唯其意所欲言則言。我憂心愈愈，日以益甚。小人不知君子之心，反見笑侮，以爲腐儒癡憂，良可發笑，笑則玩侮從之矣。朱曰：「并，俱也。」古者以罪人爲臣僕，亡國所虜，❶亦以爲臣僕，故箕子曰：「商其淪喪，我罔爲臣僕。」言不幸遭國之將亡，與此無辜之民，將隨以淪陷，而并爲臣僕，未知將復從

❶「虜」，原作「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何人而受祿，如烏飛，不知將止於誰之屋也。王曰：「烏之爲物唯能食，已則止其屋。」中林，林中也。《爾雅》云：「維，侯也。」蘇曰：「中林之木，莫不摧毀，而維薪蒸在焉，其殘之也甚矣。民力在危殆之中，視天夢夢，若無能爲者，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。方其未定，何所不至？及其既定，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。申包胥曰：「人定能勝天，天定亦能勝人。」有皇上帝，憎誰耶？憎善人耶？憎惡人也。則惡人終於禍敗矣。謂山卑耶？而其爲岡爲陵，則亦不可言卑矣。民雖卑賤若不足道，而其訛言，或曰「時日曷喪」，或曰「天曷不降威」。舉國之人皆有是言，則亦不可得而盡殺。民亦將叛，亦不可得而殺。至是，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，亦可畏矣，寧能莫之懲耶？召彼故老，稍知懼矣，而訊之占夢，而不及政事也。朝廷之間，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。君臣皆自謂聖，唯至愚者則然。既昏愚如此，安能知孰賢孰否，孰是孰非。毛傳曰：「局，曲。」孔疏曰：「曲者，曲身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蹐，累足也，脊理也。蜴，螈。」《釋魚》云：「蠑螈、蜥蜴，蝘蜓，守宮也。」遭亂禍，謂天雖高，不敢不曲局。地雖厚，不敢不重足。《家語》曰：「孔子讀《詩》，至《正月》六章，惕焉如懼，曰：『彼不達之君子，豈不殆哉？從上依世則道廢，違上離俗則身危。時不興善，己獨由之，則曰非妖則妄也，故賢者既不遇，恐不終其命焉。桀殺龍逢，紂殺比干，皆是類。「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。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蹐」，言上下畏罪，無所自容也。』」王氏曰：「人號呼而出此局蹐之言者，非誕也，乃有倫序，有脊理。」朱曰：

「哀今之人，胡爲肆毒以害人，而使之至此乎？」俗言蝘蜓傷人，藥所不治。大坡不平曰阪。阪田，即今之山田。夫田在隰則平矣，今乃在坡陂；與衆禾齊等，則安矣，今也有菀其特，獨其無朋。風雨之所摇扤，如不我克，必摧必死，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，其摇扤危殆似之。及乎國勢危亡之狀既著，昏君亂臣不無微恐，既召故老謀之。勢急不得已而求賢，既求我，則如恐不得我，不容避逃，執我如仇敵然，亦無禮矣。雖急求如此，而亦不我力，終於緩弛者，小人終慮君子之至，非其同類，懼非己利也。毛傳曰：「厲，惡也。」宣王之時，庶乎正矣，今則厲矣。如火燎方揚熾，寧或有滅之者乎？幽王惑褒女以爲后，自此大亂，詩人知其必滅周也。周爲天下之所宗，故曰宗周。《釋文》曰：「威，❶齊人語也，猶滅之也。」如前章所序，可謂長慮永懷矣，然猶有未終之意。今終其永懷，又有窘焉，如又窘於陰雨。其車既載，乃棄爾輔，雨中行車，已有陷濘之憂，況又棄輔，其隤壞爾載也必矣。及隤爾載，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？無及矣。輔，喻賢者。伯者，老成長伯之賢稱。王室雖亂，群小得志，而其閒猶有賢輔，亦或賴扶持之力，今又棄之矣，故此章云。孔疏曰：「今人縛杖於輻，防輔車也。《魯隱公六年》『鄭人來輸平』，《公羊傳》曰：『輸平，猶隤成。』昭四年《左傳》曰『寡君將隤幣焉』，服虔曰：『隤，輸也。』是訓輸爲隤壞之義。」箋曰：「輸，墮也。」疏云：「子路將墮三都是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員，益也。」疏

❶「威」，原作「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曰：「益之於爾之輪輻。」箋曰：「僕，將車者也。」屢顧爾僕者，又以喻知人之難。雖已知其賢，亦未可悉以聽其所爲。又當屢察之，察其所備，察其所安。屢察，不止於一察。察其果賢、果勝任，則不隳厥載矣。終踰絶險，喻終濟大難矣。今乃曾不以是爲意乎？君子潛隱退遯，如魚在池沼，亦非樂於窮隱也。世亂，不得不潛伏也。然賢德外著，自不能掩，其昭亦甚焉。孔，甚也。此非詩人自謂，謂他人之賢者也。此賢者憂心慘慘，憂念國之爲虐，禍將至也。箋云：「彼，尹氏大師也。」彼，小人也。彼有旨酒嘉殽，唯與其鄰友親洽燕樂，其昏姻則尤甚也。云，語助也。念我獨憂心慇慇爾。毛傳曰：「佌佌，❶小也。蔌蔌，陋也。哿，可也。」佌者，此人之謂歟？此人有屋，謂小人之徒歟？言其徒興第建宅者不一也。蔌者，如蔬蔌之多歟？其下焉，咸有穀之可食矣。言飽食者，則不勝其多矣。皆謂群小徒屬也。至民，今則無禄食。言禄，則食在其中矣。詩人失禄，故曰無禄。而亦并言凡民，不止于言己。衆民如草木方長夭夭，而有以椓害之。小人所施，皆暴虐剥割，富人罹此，猶之可也。其惸獨之人，何以堪之？故哀之。上「夭」字似「夭」，故《毛詩》作「夭」字，微訛爾。今讀如「桃之夭夭」。

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。日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。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。

❶「佌佌」，原作「仳仳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爗爗震電，不寧不令。百川沸騰，山冢崒崩。高岸爲谷，深谷爲陵。哀今之人，胡憯莫懲。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，家伯維宰，仲允膳夫，棸子内史，蹶維趣馬，楀維師氏，豔妻煽方處。抑此皇父，豈曰不時？胡爲我作，不即我謀？徹我牆屋，田卒汙萊。曰予不戕，禮則然矣。皇父孔聖，作都于向。擇三有事，亶侯多藏。不慭遺一老，俾守我王。擇有車馬，以居徂向。黽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囂囂。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。噂沓背憎，職競由人。❶悠悠我里，亦孔之痗。四方有羨，我獨居憂。民莫不逸，我獨不敢休。天命不徹，我不敢傚我友自逸。

是詩蓋深怨皇父之遷邑，❷傷王室無政，群小用事，因日食、川沸、山崩之變而作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《十月之交》，大夫刺幽王」，言刺悖，又失詩人本情。孔疏云：「日月之食，本無常時。日月交會之術，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。而日月行天，各自有道。雖至朔相逢，而道有表裏。若月先在裏，依限而食者多。若月先在表，雖依限而食者少。」《魯昭公十七年》：「夏六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，祝史請所用幣。季平子曰：『止也。唯正月朔慝未作，日有食之，於是有伐鼓用幣，其餘則否。』太史曰：『在此月也，日過分而未至，三辰有災，於是乎百官降物，君不舉辟移時，樂奏鼓，祝用幣，史用辭。故《夏書》：「辰不集于房，瞽奏鼓。」』」凡是平子、太史之説皆非也。孔子曰：「聖人有國，日月不食。」則凡食皆災也。彼平子、太史之説，皆起

❶「競」，原作「兢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父」，原作「天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於曆家之好諛其君者，隨事旋爲之説，以釋君憂。一行至精於曆，亦謂闕於君德，有算所不及。孔，甚也。醜，惡也。日月食，則光微。月，臣道。日，君道。日有食之，則君道大失。天、地、人同此一氣，氣感災見，日月不行其所常行而有異。又曰月食則維其常者，較之日食災甚，則以月食猶爲常，而非甚醜也。日食，君失其道，則國失其政，民失其所，故云亦孔之哀。唯不用賢良，而用小人，故四國無政。四國，猶言四方。王者統四方，小人在上，政不行於四國，故四國皆無政。臧，善也。何若是之不臧也。毛傳曰：「震，雷也。山頂曰冢。」朱曰：「令，善也。崒者，崩陷之甚也。」鄭箋謂「崒，崔嵬」，未安，文勢不然。康成不善屬文，故云。今之人，謂今用事之人。哀以告曰：「胡爲深憯而不少懲也？」《爾雅》釋「憯」曰「曾」，蓋《爾雅》之失。毛傳曰：「豔妻，褒姒。美色曰豔。」鄭箋云：「皇父、家伯、仲允，❶皆字。番、棸、蹶、楀，皆氏。」王氏曰：「變異所生，以用七子，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，則以豔妻煽方處，故曰煽，言勢盛若火之煽然。方處，言方處未變徙也。」家伯雖爲冢宰，而次司徒之下者，權居其次也。亂世私意盛肆，不由官常，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爲序。孔疏謂「有不次者，便文取韻也」，其説未爲深允。皇父權寵最盛，番次之，家伯次之，仲允、棸子、蹶、楀又次之。師氏，其職尊矣，而居趣馬之次，則以權寵敘可覩矣。膳夫、趣馬親近，内史職掌尤要切，古者天子以内史爲左右手。朱曰：「卿士，六卿

❶「伯仲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乙正。

之外，更爲都官，以總六官之事。」朱説容或有之，然權初不在職。抑，猶又也。皇父豈曰我所爲不是乎。時，是也。胡爲作我以遷於向，以有車馬之故。或作我以役於向，不先就我謀，遂徹我牆屋以遷，或闕民居以廣宫室，致我不獲治田，下者卒汙，高者卒萊。乃曰予不戕敗女，王建都邑，有所遷役，有所治闢，禮則然矣。王氏曰：「詩人因其自聖，而譏之曰孔聖也。」孔疏曰：「《左傳》桓王與鄭十二邑，向在其中，杜預曰：『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。』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。」皇父封於畿内，當二卿。今立有三事，是增一卿，以比列國也。毛傳曰：「亶，信也。侯，維也。」皇父擇其國之三卿，信維貪淫多藏之人。憖，與也。今鄉俗亦云：「不憖我留一家，俾守衛我王。」宛然鄉談，無毫髮差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昊天不憖。」亦謂與也。《傳》又曰：「兩軍之士皆未憖，或曰傷也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憖，傷也。楚潁之間曰憖。」其鄉音同而意異歟？《説文》曰：「憖，問也，謹敬也。一曰説也，一曰甘也。」《廣韻》云：「憖，且也。」蓋老者族盛，多藏富厚，故取以爲三事。無留者，又擇有車馬者，徙居於向，以富其邑。皇父勢力足以徙之，不恤人心之不樂也。蘇曰：「無罪猶且見讒，敢告勞乎？此下民之災孽，匪降自天，皆人所爲也。」民不敢面憎而背憎。噂噂、沓沓，憎惡重複深切也。職，猶俗語之只也。只由小人，競致此災孽爾。群小非一人，故有競致之狀。凡經典語助之「職」同。毛傳曰：「痗，病也。羡，餘也。」

王氏曰：「徹，通也。幽王之時，天下病矣，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。」❶四方猶有寬餘，我獨居憂。民雖病，而愚者、疏者不以爲意，不懷深憂，故亦可以言逸。我獨不敢休暇，今天命既閉塞不通徹，我終不敢傚我友不憂國而自逸。毛傳曰：「親屬之臣，不能自已。」陳氏曰：「不然，則不應不去也。」《前漢》谷永云「昔褒姒用國，宗周以喪。閻妻驕扇，日以不臧」，注云：「魯詩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篇曰：『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。』又曰：『豔妻扇方處。』言厲王無道，内寵熾盛，政化失理，故致災異。」然《周語》言幽王二年，西周三川皆震。《史記》亦云，與此詩「百川沸騰」符合。《周語》又云「幽王時，岐山崩」，又與此詩合。《史記》言幽王嬖褒姒，毛傳亦曰「幽王惑褒姒，而以爲后」，衛宏作《序》亦云。獨鄭箋依《魯詩》，殊爲好異，今不從。《魯詩》之所以終於不行，亦以有此類歟？

浩浩昊天，不駿其德。降喪饑饉，斬伐四國。旻天疾威，❷弗慮弗圖。舍彼有罪，既伏其辜。若此無罪，淪胥以痡。周宗既滅，靡所止戾。正大夫離居，莫知我勩。三事大夫，莫肯夙夜。邦君諸侯，莫肯朝夕。庶曰式臧，覆出爲惡。如何昊天，辟言不信。如彼行邁，則靡所臻。凡百君子，各敬爾身。胡不相畏？不畏于天。戎成不退，飢成不遂。曾我暬御，憯憯日瘁。凡百君子，莫肯用訊。聽言則答，譖言則退。哀哉不能言，匪舌是出，維躬是瘁。哿矣能言，巧言如流，俾躬處

❶「甚」，原作「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旻」，原作「昊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休。維曰于仕，孔棘且殆。云不可使，得罪于天子。亦云可使，怨及朋友。謂爾遷于王都，曰予未有室家。鼠思泣血，無言不疾。昔爾出居，誰從作爾室？

痡，音鋪。《韓詩》作「痡」，《毛詩》作「鋪」。《補音》：「出，尺遂切。徐鍇《説文繫傳》云：『出，又音吹，去聲。故《詩》曰：匪舌是出，維躬是瘁。』」

歷考諸本，斯本爲善，而韓、毛之《序》咸謂幽王詩，未安，蓋拘於刺也。是詩曰「周宗既滅」，又曰「謂爾遷于王都」，則平王時事也。先儒作《序》，不可盡信。《序》意異同，或得或失。《關雎》或以爲刺，《十月之交》或以爲厲王，奚可遽信？厥後《小弁》、《巧言》、《巷伯》、《四月》等篇，宛然幽王之詩，先儒拘於刺，故不敢言平王。《鄭風·清人》不可以其次，❶豈諸儒未之知？蓋雷同不察，忽焉昏忘，乃人之常情。以《序》病《詩》，以末病本，不可。《毛序》又曰：「雨，自上下者也。衆多如雨，而非所以爲政也。」考本詩何嘗有此意？因首章脱簡，妄鑿斯説，殊爲不可。衰亂之世，陰陽乖戾，雨則淫雨，晴則久旱。浩浩，廣大無際也。昊天，其以浩浩爲音歟？昊字日在天上，光明皓白，明白而皓皓歟？天有日、月、星、辰、雲漢之文，故曰昊天歟？蒼天言其色，上天言其高。《爾雅》曰：「春爲蒼天，夏爲昊天，秋爲旻天，冬爲上天。」爲義未安。《爾雅》多差謬，不可盡信。駿，善也。謂天不善其德，既降喪亂之禍，又降饑饉之禍，以斬伐四國。困窮怨天，人之常言，而心實不敢怨，

❶ 「鄭風清人」，原作「鄭人清風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故曰「不畏于天」，則不怨天之實著矣。又更其辭，呼旻天而怨之，曰急疾其威，弗思慮弗圖謀。既棄彼有罪。舍，棄也。殆謂殺幽王驪山下，虜褒姒。❶往往群小并罹其禍，是謂「既伏其辜」。辜，罪也。若此無罪無辜之人，乃又俱淪胥以痡。胥，相也。痡，病也。淪，沈没也。怨天降饑饉及無辜。周宗既滅，蕩然無所止戾。戾，至也。正大夫，上大夫也，即卿也。君死，國亂蕩析，群臣離居，所居遠於朝，故莫知我勩勞。詩人，忠勤之臣也。平王新立，大臣苟且怠惰，莫肯夙夜，孜孜三事，宅乃事、宅乃牧、宅乃準之三事。此言三事大夫，則兼言中、下大夫矣。王辱臣死，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，則知其不能死節，宜其莫肯夙夜勤勞。邦君諸侯，當王國之大難，宜即朝覲，有朝朝夕朝之禮。今乃莫肯朝夕，不匡輔王室。幽王既殂，禍變既極，庶曰今式臧矣。臧，善也，意謂今將善矣。乃反出爲惡。覆，反也。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，如鄭取温麥、取成周禾之類。如何昊天，不伸正法。伸，信也。辟，法也。言，助也。❷法辟不伸，言亂者肆横，天不降禍以法治之。如彼行邁，靡所至止。臻，至也。言蕩然無所止極。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，各敬爾身。胡爲不相畏如此？不畏於天乎？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？不肯夙夜，不肯朝夕，覆出爲惡，皆不相畏也，不畏王朝也。所謂「凡百君子」，非君子也，姑曰君子也。果君子也，胡敢不相畏？胡敢不畏天？莫肯夙夜，

❶「虜」，原作「掠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助」上，疑脱一「語」字。

是不畏新立之王也。莫肯朝夕，是不畏新立之王也。至於反出爲惡，尤其無所忌畏。兵戎成而不退，其謂申侯、西夷、犬戎勢益張，平王度不可支，故謀東遷歟？饑成不遂者，降喪饑饉，無食以遂人之欲也。暬，親狎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「狎，習也。」親狎侍衛之人，猶憯憯日饑瘁，而況於他乎？喪亂饑饉如此，凡百君子，又莫肯訊問詢謀。聽人之言，則當有以答之，無拒絶。其有譖言，則當退之，無答。奈何凡百君子，不肯若是也。哀哉，我本不能言者，不欲言也。今兹有言，非但事口舌而已。維我躬憂悴，故不得已有言。於是又曰能言，則可矣。哿，可也。至於小人之巧言，如水流瀰瀰無窮，惟欲俾躬自取於休美而已，不復更恤他人。維曰仕宦，而國事甚急且危殆。孔，甚也。棘，急也。然則豈可任非其人。是詩任使多非其人，若有曰斯人不可使，則得罪於天子。朝多小人，天子聽其言，而使斯人。若順旨而從之，亦云可使，則朋友將怨我罪我之違道。世久衰亂，無人材可使，謂稍稍可共輔王室者，曰爾遷王都乎？乃曰予未有室家，如洛邑新邑，百官居室未備。思慮如鼠戀穴泣血。甚小甚陋，勢不可已，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。詩人於是析之，曰昔爾去朝，出居於外，又誰從作爾室耶？亦爾自爲之也。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。平王東遷，雖未能復興王道，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，故孔子取焉。[1]

慈湖詩傳卷十二

[1] 「子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慈湖詩傳卷十三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小雅三

旻天疾威，敷于下土。謀猶回遹，何日斯沮。謀臧不從，不臧覆用。我視謀猶，亦孔之邛。潝潝訿訿，亦孔之哀。謀之其臧，則具是違。謀之不臧，則具是依。我視謀猶，伊于胡底。我龜既厭，不我告猶。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？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于道。哀哉爲猶，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猷是經。維邇言是聽，維邇言是爭。如彼築室于道謀，是用不潰于成。國雖靡止，或聖或否。民雖靡膴，或哲或謀，或肅或艾。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敗。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據樓鑰集載所解云：「此固庸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，❶然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，不知聖智所及，當大有爲，亦無所懾。但聖智雖不懾，亦無慢易忽略，❷而亦戰戰兢兢。」鑰論曰：「范氏曰：『人皆知虎不可暴，河不可馮，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。臨深履薄，懼之甚也。』此説似勝，不必更加委曲。」

宛彼鳴鳩，翰飛戾天。我心憂傷，念昔先人。明發不寐，有懷二人。人之齊聖，飲酒温克。彼昏不知，壹醉日富。各敬爾儀，天命不又。中原有菽，庶民采之。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

❶「論」，原作「渝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❷「慢」，原作「漫」，據四庫本與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。題彼脊令，載飛載鳴。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。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。交交桑扈，率場啄粟。哀我填寡，宜岸宜獄。握粟出卜，自何能穀。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

富，《補音》所引唯《易林·坤之萃》「福優重職，樂且日富」，而遂音偪。下文又夷益切，唯曰叶韻，別無證，未安。富或有二音，或《易林》字訛，不可知也。負，《補音》：「《禮記》『天子負斧依』，❶注：『依之言倍也。』《史記正義》『負命毀俗』、『庶士負禄』皆讀如倍。」填，《韓詩》作「疹」，音軫。岸，《韓詩》作「犴」，《毛詩》作「岸」。❷毛傳曰：「宛，小貌。」陸氏《草木疏》曰：「鳴鳩，斑鳩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鳴鳩，鶻鵰。戾，至也。」蘇曰：「翰，羽也。」《爾雅·釋鳥》云「鶌鳩，鶻鵃」，疏曰：「《春秋左傳》杜注云：『鶻鳩，鶻鵰也。』舍人曰：『鶌鳩，一名鶻鵃，今之斑鳩。』孫炎曰：『鶻鳩，一名鳴鳩。《月令》云：「鳴鳩拂其羽。」』郭云：『似山鵲而小，短尾，青黑色，多聲。』按舊説及《廣雅》皆云斑鳩，殆非也。」斑鳩稍大聲。「鶌鳩，鶻鵰」者，俗謂之婆餅焦，形小如雀，青黑色，多聲，若《鵲巢》之鳩，亦名鴶鵴，其聲鴶鵴。斑鳩之音如布穀，音渾濁。斑鳩有二種，一種惟頸項斑，一種并羽皆斑。二種皆止而後鳴，鶻鵰亦止而鳴。惟鴶鵴多飛而鳴，又身小，應「宛彼」及「翰飛」之義，則此詩鳴鳩，

❶「禮」，原作「補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岸」，原作「犴」，據四庫本改。又，其下原衍「毛詩音岸」四字，據四庫本删。

謂鴝鵒也。餘釋見《鵲巢》。夫以宛然之鳴鳩，其翰飛尚能戾天，豈王者而反不如之？詩人之心憂傷，傷時王之荒怠，故念昔先人，謂先王，即下文「有懷二人」，其文王、武王歟？憂傷懷念，不寐至於明發，將旦而天發明也。毛傳曰：「齊，正；克，勝也。」齊聖飲酒溫和，不肆縱，能勝酒，不爲酒所困。彼昏昏不知壹醉，則日益甚而不止，故詩人戒之曰：「各敬爾儀。」以君臣俱荒醉，故言各。天命一去，將不復至，故曰「不又」，欲其知懼也。毛傳曰：「中原，原中也。菽，藿；螟蛉，桑蟲也。蜾蠃，蒲盧也。負，持也。」《爾雅·釋蟲》與毛傳同，郭璞云：「蒲盧，即細腰蠭，俗呼蠮螉也。俗謂螟蛉爲桑蟃，亦曰娥女。」邢昺釋曰：「《說文》云：『細腰土蠭也。天地之性細腰，純雄無子。』陸璣云：『螟蛉者，桑土小青蟲也。似步屈，其色青而細小。或在草萊上。❶蜾蠃，土蟲也，似蠭而小腰。取桑蟲，負之於木空中，七日而化爲其子。』揚子《法言》云：『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，祝之曰：「類我，類我。」久則肖之。』」孔疏曰：「菽，大豆，故《禮記》稱『啜菽飲水』。葉謂之藿，《公食禮》云：『鉶芼，牛用藿。』此經、傳、箋明采取其葉，故言藿也。」蓋以菽實有主，庶民不得而采。惟其葉則非所愛，故庶民皆得采之。此喻天命無常，有德者皆可得之。王作民父母，故民有子喻。王肅亦云：「螟蛉有子，蜾蠃得以負而去。」鄭箋云：「式，用；穀，善也。」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，亦似蒲盧，言將得而子也。天命之去就，率因

❶「萊」，原作「莱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民心之去就，故又取螟蛉、蜾蠃之喻，明我雖有民，若不能自撫，則彼有德能撫之者，民心從彼戴彼矣。《書》曰「元后作民父母」，故古語多以民爲子。題，本「題」字，訛而爲「題」。題，視也，故毛傳、鄭箋云：「題，視也。」脊令既飛且鳴，勤動不止，我當日邁月征，早興遲寐，勤勞政治，無忝辱所生。蓋以時王昏醉，而主諷諫也。桑扈名竊脂，食肉之鳥也。郭璞云：「俗呼青雀，嘴曲，喜盜脂膏食之，因以名。」《淮南子》曰：「馬不食脂，❶桑扈不食粟。」蘇黄門《古史序》云：「聖人之不爲不善，如騶虞之不殺，竊脂之不穀。」交交，謂交錯而飛行歟？❷率，循也。樓尚書云：「此章言遭誣陷而無告者，桑扈食肉，而謂其率場啄粟，可謂是非顛倒矣。惟其填寡，宜乎陷於岸獄也。《釋文》云：『鄉亭之繫曰犴，朝廷曰獄。』《説文》作『宜犴宜獄』。此事甚易見，試握粟以卜之，❸謂握粟以試桑扈，彼何嘗能食穀乎？」按：樓鑰集引此解云：「鳥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，喻食肉富貴者，今猶失所用乏，而況於疹病、孤寡、貧弱之徒，❹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。」又云：「民勞苦，握粟出卜問，何自能而穀善耶？」鑰論云：「此章言貴賤皆同，前輩大率如此説。意既不屬，亦覺其言泮涣。『桑扈，竊脂』，《爾雅·釋鳥》自有兩義，非名竊脂也。其曰『夏鳸，竊玄。秋鳸，竊藍。冬鳸，竊黄。桑鳸，竊脂。棘鳸，竊丹』者，竊皆訓淺。注：『竊藍，❺青色。』然其云竊脂，謂其色淺白也。其前又別有兩句云『桑扈，竊脂。鳲鳩，剖葦』，注云：

❶「馬」，原作「鳥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飛」，原作「並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握」，原作「掘」，據四庫本與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下二「握」字同。

❹「況」，原作「觀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❺「藍」，原作「脂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及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「食肉，好盜脂膏。」蘇黃門《古史序》有云：「聖人之不爲不善，如騶虞之不殺，竊脂之不穀。」《小宛》正謂此竊脂爲盜之義。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，桑扈食肉，而謂其率場啄粟，可謂是非顛倒矣。惟其填寡，宜乎陷於岸獄也。此事甚易見，試握粟以卜之，謂握粟以試桑扈，彼何嘗能食穀乎？言是非在目前，分明如此，而上不能察。若以爲卜筮之卜，則益差矣。」今本與所引小異，當時從樓說删定。簡謂填，長也。正真之士，多孤立寡特。思古温温恭人，如集于木，不敢放肆，惟恐墮失。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谷，深者也。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恐懼謹戒如此，則必不荒飲亂政矣。《毛詩序》謂是詩刺幽王也，鄭云刺厲王。

弁彼鸒斯，歸飛提提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于罹。何辜于天，我罪伊何。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。踧踧周道，鞫爲茂草。我心憂傷，惄焉如擣。假寐永嘆，維憂用老。心之憂矣，疢如疾首。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靡瞻匪父，靡依匪母。不屬于毛，不離于裏。天之生我，我辰安在？菀彼柳斯，鳴蜩嘒嘒。有漼者淵，萑葦淠淠。譬彼舟流，不知所届。心之憂矣，不遑假寐。鹿斯之奔，維足伎伎。雉之朝雊，尚求其雌。譬彼壞木，疾用無枝。心之憂矣，寧莫之知？相彼投兔，尚或先之。行有死人，尚或墐之。君子秉心，惟其忍之。心之憂矣，涕既隕之。君子信讒，如或醻之。君子不惠，不舒究之。伐木掎矣，析薪杝矣。舍彼有罪，予之佗矣。莫高匪山，莫浚匪泉。君子無易由言，耳屬于垣。無逝我梁，無發我笱。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

踧，徒歷反者非，當子六反。惄，乃歷反。擣，《補音》：「當口切。」今言傾倒之倒，❶

❶ 下「倒」，原在「遺音也」下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猶謂之斗，古之遺音也。梓，《補音》引張衡《南都賦》「梓」與「里」叶，潘尼《贈陸機詩》「梓」與「紀」叶，然則宜即理切，而《補音》「漿理切」，未安。《補音》：「母，滿罪切。」荀卿賦：「簪以爲父，管以爲母。既以縫表，又以縫裹。」辭或擬此。屬，音燭。在，《補音》：「《易林·坤之訟》『在』與『起』叶，❶《鼎之睽》『在』與『禮』叶，《大過之頤》『在』與『喜』叶，《晉之蹇》『在』與『紀』叶。《楚辭·離騷》『在』與『理』叶，《天問》『在』與『子』叶，又『在』與『趾』、『死』、『止』叶。」❷然則音薺，而《補音》「此禮切」，未安，失母矣。先，蘇薦反，《補音》：「思晉切，先後也。《楚辭·九歌》：『鏃蔽日兮敵若雲，矢交墜兮士爭先。』《招魂》：『鄭衛妖玩來雜陳，激楚之結獨秀先。』韓愈《祭兄文》：『柰何於今，又棄而先。生不偕居，疾藥不親。』」古先平則斯人切，去則思晉切。墐，音覲。予，音與。佗，音他。

毛傳曰：「弁，樂也。鸒，卑居。卑居，雅烏也。提提，群貌。」孔疏云：「此鳥名鸒，而云斯者，語辭，猶『蓼彼蕭斯』、『菀彼柳斯』。」然《爾雅·釋鳥》云：「鸒斯，鵯鶋。」揚子雲、劉孝標皆曰鸒斯，郭璞云：「雅烏也。小而多群，腹下白。江東呼爲鵯烏，音匹。」《小爾雅》云：❸「小而腹下白，不反哺者，❹謂之雅烏。」《說文》、《字林》皆云

❶「訟」，原作「兑」，據四庫本及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、掃葉山房石印《百子全書》本《焦氏易林》改。

❷「止」，原作「子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小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❹「不」，原作「而」，據四庫本及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、掃葉山房石印《百子全書》本《孔叢子》改。

楚烏。毛傳曰：「幽王取申女，生太子宜咎。又説褒姒，生子伯服，立以爲后，而放宜咎，將殺之。」簡博詢野人云：「烏頸腹白者亦反哺。」暮而群歸，不勝其多。羨鸒得所，傷己見放逐而不得歸。又不獲侍養，不得如鸒之反哺歟？ 穀，善也。今俗語云：「平善安樂。」于，語助。罹，罹憂禍也。呼天曰：「我何辜乎？ 我罪爲何，而遭放逐也？」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，云，言也。不敢言父母之過。今俗云「説甚莫」、「得甚莫」，即如何。孟子曰：「《小弁》之怨，親親也。《小弁》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。」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太子之傅作焉」，審如《序》云，則傳述太子之情也。❶ 踧踧周道，鞠爲茂草，蓋太子放逐所由之道，見荒蕪而益感傷也。接武謂之踧，❷足相次也，亦猶叔次伯之義也。周之盛時，德政所及，諸侯朝覲者多，商旅出於其途者多，人物蕃庶，道途往來，稠密如接武而行踧踧然，故道途蕩蕩，草不植焉。今上無德政，諸侯不朝，民罹憂苦，往來稀寡，故鞠爲茂草。鞠，養也。訛而爲「鞫」歟？ 惄者，憂鬱不伸之意。《方言》甚詳惄有不伸之義。憂之甚，有如擣衣之狀。假寐者，閉目休視，聊以寧神，實非真寐。假寐之中，忽焉長嘆。王氏曰：「憂之之深，未老而老也。」劉曰：「因憂驟老。」疢者，病時作熱。憂甚者心火失所，故復作浮熱。心火上炎攻頭，故首亦不寧，如有疾也。朱曰：「桑梓，以遺子孫給蠶食、具器用者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父母之所

❶「傳」，原作「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接」，原作「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樹，已尚不敢不恭敬。況父母之身乎？」無瞻而不在父，無依而不在母也。父尊，言瞻。母親，言依。離，麗也。譬之外不屬於毛，內不屬於裏，而無所容身，言放逐情苦。毛傳曰：「辰，時也。」鄭箋謂六物之吉凶。孔疏曰：「昭七年《左傳》：『晉侯謂伯瑕曰：「何謂六物？」對曰：「歲、時、日、月、星、辰是謂也。」』服虔以爲『歲，歲星之神，左行於地，十二歲而一週。時，四時也。日，謂十日也。月，十二月也。星，二十八宿也。辰，十二辰也。是爲六物』。」然今俗以人生之歲月日辰推吉凶，有所謂五星及餘星，亦多驗，又不止於二十八宿。曰我辰安在，而罹凶至是乎？毛傳曰：「蜩，蟬也。灌，深貌。淠淠，衆也。」箋云：「柳木茂盛則多蟬，淵深而旁生萑葦。言大者之旁，無所不容。屆，至也。言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，狀如舟之流行，無制之者，不知終所至也。」孔疏曰：「斯，辭也。」箋云：「雊，雉鳴也。」《釋木》云「瘣木，苻婁」，某氏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譬如瘣木，疾用無枝。』」苻婁尫傴，內疾瘣磊，故疾用無枝。鹿之奔，猶或伎立少休，而我放逐在途，不得少休也。雉之朝雊，尚求其雌，而我獨不得有室家之樂也。壞木內疾，外枝枯落，傷己放逐單獨，如彼無枝之壞木。我心憂如此，寧無知之？幽王當亦知之，知之則何不見念耶？詩情在此也。王氏曰：「兔見迫逐而投人，人宜利而取之也。乃或先之，使得逃避。」劉曰：「人哀其窮，及驅者未至，而先存之。」毛傳曰：「墐，路冢也。」箋云：「行，道也。」道中有死人，尚有覆掩之，成其墐者。君子，謂幽王也。王之執

心，乃忍之乎？彼本情不親者，尚不忍之。我父子至親，而王忍之。隕，隊也。箋云：「醻，旅醻也。如醻之者，謂受而行之。惠，愛也。」孔疏：「言幽王信褒姒之讒，曾不思審，得即用之。如人以酒相醻，得即飲之。幽王不惠愛太子，聞讒言，不復舒徐究窮即信之。」掎，牽一腳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偏引也。」今伐木，或大，則先去偏枝。如將廢申后，先放太子。不必如毛傳改從倚義。毛傳曰「析薪者，必隨其理」，亦非。《廣韻》曰：「杝，離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勑氏反。」離析母子，如薪杝而析之矣。孔疏曰：「佗，謂他人也。」言「舍有罪」以上，皆怨之之辭也。既有怨言，又懼轉而上聞於王，將重獲罪，故卒章有恐懼之意。曰莫高者，匪山乎？人得而登之。莫深者，匪泉乎？人亦得而入之。今此怨辭，外人雖不得而知，懼其終知也。亦猶山雖高，人終得而登之。泉雖深，人終得入之。君子無敢易出其言，他人之耳屬于垣。今人謂之牆壁有耳，即是意也。非謂實有耳屬垣也，謂室中之言，他日無人不知之，❶故取此喻也。王氏曰：「『無逝我梁，❷無發我笱』者，太子放逐，而其憂終不忘國。『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』者，無如之何，自決之辭。」

悠悠昊天，曰父母且。無罪無辜，亂如此幠。❸昊天已威，予慎無罪。昊天泰幠，予慎無辜。亂之初生，僭始既涵。亂之又生，

❶「無人」，四庫本作「人無」。
❷「逝」，原作「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幠」，原作「憮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本篇内同。

君子信讒。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君子如祉，亂庶遄已。君子屢盟，亂是用長。君子信盜，亂是用暴。盜言孔甘，亂是用餤。匪其止共，維王之邛。奕奕寢廟，君子作之。秩秩大猷，聖人莫之。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躍躍毚兔，遇犬獲之。荏染柔木，君子樹之。往來行言，心焉數之。蛇蛇碩言，出自口矣。巧言如簧，顏之厚矣。彼何人斯，居河之麋。無拳無勇，職爲亂階。既微且尰，爾勇伊何？爲猶將多，爾居徒幾何？

《補音》：「威、畏同。天威，棐忱今作『畏』。《禮記》引《書》『德威惟畏』，今《尚書》作畏。」泰，❶本作「大」。長，直張反。《補音》：「盟，謨郎切。《史記·敘傳》：『殺鮮放度，周公爲盟。大任十子，周以宗强。』又曰：『不背何盟，桓公以昌。』《易林·解之益》：『黄池要盟，越國以昌。』《恒之蠱》『盟』與『梁』叶，《觀之泰》『盟』與『强』叶。」餤，音談，蓋「焱」字之訛。階，《補音》：「班固《幽通賦》：『懿前哲之純淑兮，窮與達其必濟。哀孤矇之眇眇兮，將圮絶而罔階。』顏師古曰：『濟，合韻子齊切。』揚雄《冀州牧箴》：『六國奮矯，乃絶其維。牧臣司冀，敢告在階。』班固《西都賦》『階』與『迷』叶。曹植《應詔詩》『階』與『隈』叶。皇甫謐《釋勸》『階』與『頹』叶。潘尼《乘輿賦箴》『階』與『恢』叶。」階，居奚切，簡疑音荄。

且，語助。毛傳曰：「幠，大也。」歐陽曰：「慎，謹慎也。」呼天而訴，曰悠悠昊天，爲我父母，我無罪辜，而使我遭此大亂也。泰幠者，太太也。承上降亂降威之意也。

❶「泰」，原作「秦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今人言語亦有如此者。❶僭，差也。亂之初生，其始差失之意，既渾涵於其中，猶向背未明，喜怒未著。及亂之又生，則君子確信其讒矣。此君子謂王。凡君子如怒，怒則足以止亂。如喜，喜亦足以止亂。此泛言君子。君子怒當其罪，故沮亂。喜則施福祉，必當其功。賢能進而小人退，故亦已亂。遄，速也。君子一怒一喜，庶乎速止亂。今也雖有所怒，以怒不當罪，而反怒其賢，故亂不沮。雖有所祉，祉不當功，而反及小人，故亂不已，詩情在是也。怨而不露，故云。政亂，言語不足以取信於人，故屢盟。屢盟，適足以長亂。讒人，即盜賊之行也。故徑言君子信盜，是以亂益暴。盜言甚甘，深入王心，亂是以益燄熾。餤者，「燄」之訛歟？小人爲亂如此，靖共之德則無，而徒爲王窮極之禍耳。邛者，「窮」之音而字訛歟？「奕奕寢廟，君子作之」，言此者，有懼其將爲墟之意。「秩秩大猷，聖人莫之」，莫，廣大也。言此者，明今無之也。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」者，王之心、讒人之心、萬民之心、四方之心，予皆知之。知民心必離，四方必叛，彼讒者如狡兔，亦將遇犬而獲之，禍且至矣。毛傳曰：「毚兔，狡兔也。」荏染，柔意也。賢者居衰亂之朝，爲群小所陵壓，賢者謹畏不敢與抗，如柔木荏染，王宜愛護，使得樹立。讒者之讒譖賢者，必於往來行言，微致其巧，使人主不覺其譖，故詩人言其情狀，❷覬王心勿聽，曰焉足數之也，彼讒者蛇蛇舒徐，必爲大言。碩，大也。大言

❶「有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❷「狀」，原作「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無實也，其巧如簧，能使聽者喜。小人雖口爲讒，而其中心之愧，亦形見於顔色之厚矣，❶詩人又啓王以察奸之狀。箋云：「何人者，斥讒人也。賤而惡之，故曰何人。」《釋水》云：按：原本三字脱。「水草交爲湄。」蘇曰：「時有是人也。」拳者，有威力，人爲所畏服之謂，即後世所謂攬權之意。俗曰權柄，曰權勢，蓋古者以「拳」字寓此意，後世轉用「權」字。此章又數讒言無一可取之狀，曰既無權，又無勇，職足以爲亂階而已。職，猶只也。《釋訓》云「既微且尰，骭瘍爲微，腫足爲尰」，郭璞云：「骭，腳脛也。瘍，瘡也。」曰微、曰尰，又指其可憎可笑之病。此疾賤者多有之，士大夫罕有。戲侮之，曰既微且尰矣，縱爾有勇，亦何足道？爾之所謂謀猶，又將多耶？爾所居徒衆幾何？言無幾寡弱，歷數無一可取，可笑可侮之狀。蓋無非言其不足道，獨王信之耳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巧言》，刺幽王也。大夫傷於讒，故作是詩。」大夫於王，何得言刺？

彼何人斯，其心孔艱。胡逝我梁，不入我門？伊誰云從？維暴之云。二人從行，誰爲此禍？胡逝我梁，不入唁我？始者不如今，云不我可。彼何人斯，胡逝我陳。我聞其聲，不見其身。不愧于人，不畏于天。彼何人斯，其爲飄風。胡不自北，胡不自南。胡逝我梁，祇攪我心。爾之安行，亦不遑舍。爾之亟行，遑脂爾車。壹者之來，云何其盱。爾還而入，我心易也。還而不入，否難知也。壹者之來，俾我祇也。伯氏吹壎，仲氏吹篪。

❶ 「色」，原作「色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及爾如貫，諒不我知。出此三物，以詛爾斯。爲鬼爲蜮，則不可得。有靦面目，視人罔極。作此好歌，以極反側。

舍，《補音》：「商居切，息也。《説文》：『郤，从邑，舍聲。』又曰：『余，語之舒也，舍省聲。』」《公羊傳》書『君舍』，❶《左氏》、《穀梁傳》皆作『荼』，❷音舒，自舒而孳。又有傷遇切一音，《史記》：『舍者，日月所舍。舍者，舒氣也。』屈原《離騷》經：『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余忍而不能舍也。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惟靈修之故也。』東方朔《七諫》：『哀形體之離解兮，神罔兩而無舍。惟椒蘭之不反兮，魂迷惑而不知路。』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：『若此輩者，數千百處。嬉遊往來，宫宿館舍。』《揚之水》詩序，毛氏作『屯戍』，韓氏作『屯舍』。」朱曰：「彼何人斯，不欲斥其人而言也。」

鄭箋云：「孔，甚；逝，之也。梁，魚梁也。」孔疏曰：「其心孔艱，甚難知也。」朱曰：「逝我梁，則必過我門，然而不入者，其心有故矣。既而詰其所從，則暴公也。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云云，以構我禍也明矣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蘇公刺暴公也。暴公爲卿士，而譖蘇公焉，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。」詳觀是詩，非刺暴公也，刺其從暴公者也。按：樓鑰云：「此詩之《序》必有所傳，詩不言蘇，而《序》言之。一詩中只有『維暴之云』一句，不知果暴公否。鄭氏以蘇、暴皆畿内國名，孔疏云：『蘇國在河内温縣，是東都之畿内也。《春秋》爲公者，多是畿内諸侯。徧檢書傳，未聞畿外有暴國。今暴公爲卿士，明畿内。』此説亦不定，鄭漁仲曾辨此，云：『周之畿内無所謂暴者。』更當考。」詩人於暴情疏，非所怨

❶「君舍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❷「荼」，原作「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也。怨斯人與己情本甚親，今乃與暴相從而譖己，是深可憾者，累章情狀甚著。毛傳亦未嘗有一語言蘇公刺暴公，及《序》始云云。漢史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益驗甚矣。學者觀書鹵莽，千載通患，前屢指宏非。此詩既非刺暴公，則作者亦未必果蘇公。二人相從而行，其一暴也，其一則所謂彼何人斯者也。王所聽信，惟此二人。二人之中，必有一人先發譖我。二人和同，必相唱和。此曰誰爲我此禍，蓋言其先發者也。時己遭讒責，故曰禍。胡逝我魚梁，而不入慰唁我乎？殆斯人之爲我此禍也。斯人於我，始者不如今。始於我甚厚，今則頓薄。聞今謂我不可，可，猶是也。云我非是也，云我不合道理也。大抵小人中心爲奸利，而其言未嘗不依傍正理，即此云不我可之謂也。《釋宮》云「堂途謂之陳」，郭璞云：「堂下至門徑也。」彼何人斯，胡爲近逝我陳，我既聞其音聲，乃不見其身。不見其身者，不來見我，我不見其身故也。豈有近至於陳，聞其聲，而不入見我者乎？其特示相疏外，特致其侮也明矣。夫其至相親愛者，今乃至是。縱爾不愧於人，不畏於天乎？其爲飄風，❶喻其過門之疾也。胡不自我所居之北？胡不自我所居之南？乃必過我門，之我魚梁，而不入我門以見我，祇攪我心。蓋以平時過門必入見，今則累累不入見，況譖於王而加讒於我。凡行有二，平則安行，有故則亟行。謂爾安行耶？亦不遑舍止，而徑過我門而不入。謂爾亟行耶？而又遑脂爾車。遑，暇也。於以驗斯人實

❶「其爲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
譖我，其心中有物，故發見於外者情狀若此。屢過我門，不入見我。中閒嘗一來，云何其目視之盱定不動也。《方言》：「黸瞳之子曰盱，或謂之揚。」蓋黸瞳之子每揚動，故名。然則盱者，目睛多動也。其心中不安，故目睛亦不安而多動，其愧心形見於盱。倘爾還而入見我，則我心漸釋而平易。還而不入，則否矣。否者，不然之辭，不順之辭。其心難知矣，言其奸深。昨者壹來，徒使我極其敬而已矣，不敢通情也。祇者，敬之極。毛傳曰：「土曰壎，竹曰篪。」孔疏曰：「壎，《周禮·小師》職作『塤』，古今字異爾。注云：『壎，六孔，燒土爲之。』郭璞云：『大如鵝子，鋭上平底。小者如雞子，六孔。篪，以竹爲之，長一尺四寸，圍三寸，一孔上出，横吹之。小者尺二寸。《廣雅》云八孔。』」我與爾如伯氏吹壎，仲氏吹篪，音聲相應和，貫串如索之貫，情如兄弟伯仲爾，豈誠不知我也？今乃相譖，如不知我心者。孔疏曰：「若實不譖，則當如豕、犬、雞之三物，以詛盟爾之此事。」毛傳曰：「君以豕，臣以犬，民以雞。蜮，短狐也。反側，不正直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洪範五行傳》云：『蜮如鼈，三足，生於南越。南越婦人多淫，故地多蜮，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。』陸璣疏曰：『一名射影，江淮水皆有之。人在岸上，影見水中，投人影則殺之。或曰含沙，射人皮肌，其瘡如疥。』」爲鬼爲蜮，其體隱藏，則不可得見。今汝則靦然於面目之間，情狀甚著。視人罔極，謂目視情深無底也。作此好歌，以究極斯人反覆傾側之狀。

萋兮斐兮，成是貝錦。彼譖人者，亦已大甚。

哆兮侈兮，成是南箕。彼譖人者，誰適與謀？緝緝翩翩，謀欲譖人。慎爾言也，謂爾不信。捷捷幡幡，謀欲譖言。豈不爾受，既其女遷。驕人好好，勞人草草。蒼天蒼天，視彼驕人，矜此勞人。彼譖人者，誰適與謀？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楊園之道，猗于畝丘。寺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。凡百君子，敬而聽之。

《補音》：「翩翩，紕苓切。❶《漢書·序傳》：『魏其翩翩，好節慕聲。』《晉載記》京師歌：『涼州鴟苕，寇賊消。鴟苕翩翩，愁殺人。』陸機《大暮賦》：『庭樹兮華落，墓草兮根陳。松柏兮鬱鬱，飛鳥兮翩翩。』」按：原本四句脱。 幡，《補音》：「芬邅切，猶翩翩也。孫綽《天台山賦》：『泯色空以合跡，忽即有而得玄。釋二名之同出，消一無於三幡。按：原本「一無」誤作「無一」。 恣語樂以終日，等寂默於不言。』《説文》作『蟠幡』，叶韻亦當作此讀。」案：字以番得聲者，皆與「先」爲韻。 翻，芬邅切。張衡《西京賦》：「建戲車，樹修旃。侲僮逞材，上下翩翻。」魏文《寡婦賦》：「水凝兮成冰，❷雪落兮翻翻。傷薄命兮寡獨，內惆悵兮自憐。」蕃，分邅切。張衡《南都賦》：「固靈根於夏葉，終三代而始蕃。非純德之宏圖，孰能揆而處旃？」傅玄詩：「顒顒兆民，蠢蠢黎蕃。率土克庭，萬國奉蕃。」藩，分邅切。❸揚雄《甘泉賦》：「雷鬱律於巖窔兮，❹電倏忽於牆藩。鬼魅不能自逮

❶「紕」，原作「紕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水」，原作「小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分」，原作「兮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律」，原作「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兮，半長塗而下顛。」晉陽后文：「濟濟南陽，爲屏爲藩。本枝菴藹，四海蔭焉。」以至潘尼《贈陸機詩》「今子徂東，何以贈旃？寸晷爲寶，豈無璵璠」，讀璠芬邅反。❶左思太沖《魏都賦》「琴高沈水而不濡，❷時乘赤鯉而周旋。師門使火以驗術，故將去而林燔」，讀燔汾乾切。曹植《名都篇》「歸來燕平樂，美酒斗十千。膾鯉臇鰕魚，炮鼈炙熊蹯」，讀蹯汾乾切。陸雲《寒蟬賦》「望北林以鸞飛，集樛木而龍蟠。彰信義於嚴時，稟清誠乎自然」，讀蟠頻眠切。此音今皆不復見矣。

毛傳曰：「萋斐，文章相錯也。貝錦，錦文也。」陸璣云：「貝，水介蟲，其文彩之異甚衆。」鄭箋云：「喻讒人集作己過，以成於罪，猶女工之集采色，以成錦文。」蘇曰：「哆、侈，皆張也。」陳曰：「南箕本非箕，張大其口，以成其名爾。貝錦、南箕，皆曰成是者，言我本無是實，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。」誰適與謀者，非謂果有人與之謀，❸人之常言，訝人之巧計，則曰誰與之謀而至此也。緝緝者，讒人細密縷績，使人不覺其譖。翩翩者，或往或來，片語翩然而過，❹旁映譖惑，使人不覺其讒，皆謀欲譖人也。雖然，亦有患焉。王氏曰：「不慎爾言，則聽者有時而悟，謂爾不信矣。」捷捷者，讒言敏捷也。幡幡者，隨風翻覆，巧譖順適人意，反覆不定之狀如此。按：樓鑰云：「幡幡誠有反覆之意，然謂之隨風翻覆，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，恐古無此。秦已有幡信之書，未知幡信起

❶「讀璠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❷「濡」，原作「滯」，據四庫本改。卷十五同。
❸「非謂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❹「然」，原作「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於何時也，當考。」王豈不受？然天下之理出乎爾者，反乎爾。爾譖言既行之後，他人亦將譖汝，將遷移其禍於女。驕人、讒人得志，故好好。勞人，被讒者，惟任勞苦之事。草草，亂擾之狀。呼天曰願天視驕人之所爲，意欲天禍之。矜此勞人，覬蒙天之祐也。彼譖人者，誰適與謀，此再言譖人之巧也。畀，與也。《說文》：「豺，狼屬，狗聲。或作『犲』。」投，抛擲而棄之也。豺虎不食者，甚言讒人之可惡，雖豺虎食人，猶惡之不食也。毛傳曰：「北方寒涼而不毛。昊，昊天也。」既有北不受，而無所歸，則曰投畀于昊天乎？惡之極，無可柰何。天下人情人事之極，未嘗不歸之天。毛傳曰：「楊園，園名。畝邱，邱名。」《釋邱》云：「如畝，畝邱。」其低平長狹如畝歟？[1]猗者，「倚」字之訛歟？[2]抑「依」之音而字非歟？楊園之道猗乎畝邱，寺人孟子之所居也。寺人孟子所以敢公然自出其名者，寺人親近於王，雖被讒，其禍未至於不可言歟？《周禮》天官之屬：[3]「寺人，王之正內五人。」本詩無「巷伯」之字，而名篇曰《巷伯》者，《釋宮》云：「宮中巷謂之壼。」王肅曰：「今後宮稱永巷，是宮內道名也。」伯，長也。主宮內道官之長。主宮內者皆奄人。巷伯是內小臣者，[4]以《周禮》無巷伯之官，[5]奄雖小臣，爲長主巷之伯，唯內小臣耳。蓋其官名內小臣，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。

[1]「畝」，原作「邱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[2]「倚」，原作「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[3]「天」，原作「周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[4]「伯」，原作「內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[5]「官」，原作「宦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注疏皆云「讒人譖寺人，❶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，故以名篇」，是說太迂曲。陳氏曰：「巷伯，寺人之長。」巷伯，即寺人。先儒所以不敢以寺人爲巷伯者，以《周禮》天官之屬奄宦小臣爲長，寺人内豎皆其次者，故不敢以爲伯，自古拘儒率有此蔽。内小宦固奄宦之長，就寺人之中，又自有寺人之長。長者，亦可稱伯。又況伯者，特長者之常稱，❷亦不必拘其職之果長非長也。寺人掌王正内，而稱巷伯者，何也？得非寺人所常居者在巷，聞召呼則入而聽命行事歟？《毛詩序》曰：❸「《巷伯》，刺幽王也。寺人傷於讒，故作是詩也。」孟子詩情惟惡讒者，並無怨王之意，而衛宏作《序》，誣之曰「刺幽王也」。《小戴記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好賢如《緇衣》，惡惡如《巷伯》，則爵不瀆而民作愿，刑不試而民咸服。』」

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雨。將恐將懼，維予與女。將安將樂，女轉棄予。習習谷風，維風及頽。將恐將懼，寘予于懷。將安將樂，棄予如遺。習習谷風，維山崔嵬。無草不死，無木不萎。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。

《補音》：「予，演女切。《匡繆正俗》讀如與。」

谷風，釋已見《邶》之《谷風》。風與雨俱，又習習而和，人之相與和洽者似之。是詩之情，謂憂患將至，將恐將懼，則維吾與女其和洽如此。至於將安將樂，則女心轉改

❶ 「皆」，原作「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 「之」，原作「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 「詩」，原作「傳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而棄予。《釋天》云：「焚輪謂之頹。」諸儒謂暴風從上降下曰頹，頹，下也。然俚俗以頹曰無頭風，言其不知所自來，多見野外，忽然而興，衮衮如輪。衮塵上奮，亦如焚。此厲氣所發，野人遇此或駡之，非上而下也。字從秃，亦無頭之謂歟？大抵詩本旨率於初章見之，後章更韻，或别起義。是章言頹，謂其見棄之時，暴烈遽如此。將恐將懼，如置予於懷中。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，退人若將墜諸淵。棄予如人遺忘物，不復措意矣。維山崔嵬，有巖險可畏之狀。至於寒氣暴烈，無草不死，無木不萎，其中見棄，加以暴烈之狀如之。忘我大德，思我小怨，故至於此。是詩正而無邪，聖人取焉。衛宏不明斯道，必旁推其説，曰「刺幽王」，本詩初無刺王之意。宏又曰「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絶焉」，此兩語雖與詩情不乖背，然亦贅矣。❶推言風俗，亦本詩所無。大抵不悟正心之即道，故必至於旁推外取，先儒多同此蔽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勞瘁。

缾之罄矣，惟罍之恥。鮮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。無父何怙？無母何恃？出則銜恤，入則靡至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

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。

南山律律，飄風弗弗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不卒。

毛傳曰：「蓼蓼，長大貌。」《韓詩·東山》「蒸在蔘薪」，蔘亦音六，義亦同。莪，釋見

❶「然」，原作「然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《菁菁者莪》。蒿，釋見《鹿鳴》。《釋草》：「蒿，菣。蔚，牡菣。」菣，去刃反。陸璣云：「蔚，牡蒿也。」郭璞曰：「無子者。」然則莪、蒿、蔚皆蒿，而種不同。覩莪之蓼蓼其茂，匪莪則蒿，以其相類。見莪蒿生育長茂，因感念父母之生育我也，亦劬勞矣。此父母已終，追感以勞役不得終養，故哀哀不已。罄，盡也。王氏曰：「瓶，譬則民也。罍，譬則君也。瓶之罄則罍之恥，民之窮則君之羞。」鮮，寡也，孤獨之謂也。父母亡，唯己獨存，謂之鮮民。人子哀痛，有生不如死之心。此自古孝子之同心，故曰久矣。無父何怙，無母何恃，怙猶恃也，怙義尤大。出則銜無窮之憂恤，入則靡所反面而告至。毛傳曰：「鞠，養也。」鄭氏箋云：「生者，本其氣也。顧，旋視也。復，反覆也。腹，懷抱也。」孔疏曰：「母懷妊以養我，又拊循我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鞠，生也。」抱之急，亦有拘鞠義。❶拊者，愛之，至以手輕擊拍之也。❷畜者，乳食之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「玄田爲畜。」今農人謂黑沙土田生禾特盛，❸異於他田，殆黑墳之義。然則畜之所以得養義者此歟？生養之，至於長大，父母長之也。育，亦養義，而有積寖默養不覺之意。愛我，故顧視我。復有又義，謂每每顧我。復亦有反覆義，匍匐能行稍遠，則使之復。出則囑之早復，日夕則使歸復。父母懷抱我以出，懷抱我以入。曰鞠，曰畜，曰育，義略同。析而釋之，則如孝子哀念父母，言之不足，而屢言

❶「義」，原作「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以」，原作「于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特」，原作「時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之,重複言之。欲報父母之德,如昊天廣大無極,不可得而報也,而況於不得終養而今亡矣。南山烈烈而鳴,飄風發發而至。至北風吹,南山寒氣多暴烈。或曰虐政如之,然而末章律律、弗弗,則風少殺,非烈風矣,非喻虐政。瓶罄罍恥,已微寓其怨。此孝子哀痛,觸目感傷,無非哀痛之辭。「南山烈烈,飄風發發」,「南山律律,飄風弗弗」,皆哀痛之心聲也。雖敘所聞覩,而哀痛之情,自形見於辭氣之閒。穀,善也。民之窮苦者多矣,而猶曰莫不穀矣,彼父母存,則猶爲善也。今俗以無禍患曰平善。害,曷也。《孟子》引《湯誓》曰「時日曷喪」,而《尚書》曰「害喪」,則知「害」通爲「曷」,曷,何也。今俗云曷者,甚也。此言何我獨罹禍之甚也,則知民皆罹困苦矣,我獨不得卒養父母,此所以爲害也。《毛詩序》曰:「《蓼莪》,刺幽王也。民人勞苦,孝子不得終養爾。」本詩怨辭甚微,而《序》云「刺王」,誣矣,悖矣。

有饛簋飧,有捄棘匕。周道如砥,其直如矢。君子所履,小人所視。睠言顧之,潸焉出涕。小東大東,杼柚其空。糾糾葛屨,[1]可以履霜。佻佻公子,行彼周行。既往既來,使我心疚。有洌氿泉,無浸穫薪。契契寤歎,哀我憚人。薪是穫薪,尚可載也。哀我憚人,亦可息也。東人之子,職勞不來。西人之子,粲粲衣服。舟人之子,熊羆是裘。私人之子,百僚是試。或以其酒,不以其漿。鞙鞙佩璲,不以其長。維天有漢,監亦有光。

[1] 「屨」,原作「履」,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跂彼織女，終日七襄。雖則七襄，不成報章。睆彼牽牛，❶不以服箱。東有啓明，西有長庚。有捄天畢，載施之行。維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揚。維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維南有箕，載翕其舌。維北有斗，西柄之揭。

熟觀是詩，譏王政隳廢，貴賤無章，而不禮於諸侯之使，使者之屬作是詩也。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云「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，譚大夫作是詩」，蓋宏考詩之未精也。宏《序》蓋次章之意，非其初意也。飱者，使者始至之禮，有鼎飪焉。以蓋蒙食曰饛。簋有蓋，黍稷之器。捄，曲貌。匕，所以載鼎實。赤，棘心也。砥，礪石也。周道如砥之平，如矢之直，君子行餐飪之禮，小人唯瞻視而已，是謂貴賤有章，乃天下平直之道。今也不然，諸侯之使者至王朝之禮缺焉，故詩有「東人之子，職勞不來」之譏。職，猶只也。使者唯只勞役於往來，而王朝勞來之禮缺也。而又曰「舟人之子，熊羆是裘」，是小人反侈富僭禮，君子反窮困不蒙見禮，是不得其平也，不得其直也。是詩以使者不見禮而作，因以譏王賦之重。而曰「大東小東，杼柚其空」，周居西，諸侯皆居東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杼，盛緯器也。」「柚，❷所以卷織者。」貢賦竭盛，故曰其空。侯國貧困，至於以葛屨而履霜。糾結爲屨。葛屨施於暑，而可以履霜乎？怨辭也。其所深痛者，則以使而不見禮，故反顧周道，爲之潸然出涕。毛傳曰：「睠，反顧也。」言，語助。公子，使者也。

❶ 「睆」，原作「晥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本篇內同。

❷ 「柚」，原作「軸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佻佻，行貌。周行，周道也，釋見《卷耳》。公子往來於道路勞苦，使我心疚病，是使者之屬憫公子也，以見使者之屬作是詩也。《釋水》：「氿泉穴出。」此穴出，仄出也。郭注曰：「從旁出也。」毛傳同。負薪，其行勞矣。泉又浸之，❶則薪益重，負行益勞，故人憚之。契契者，憂思著心。今俗語云「心放不下」，契契如提持不下也。不寐而寤歎，哀我使人，畏憚道途，故曰憚人。❷穫，刈也。薪是所穫之薪，謂東而薪歟？薪重，尚可以車而載。哀我憚人，亦可息也，怨不得而息也。東諸侯之子，則只勞役，而不蒙勞來之禮。西周之人，則粲粲衣服，侈富而雍容，是不得其平直也。舟人賤者，而衣熊羆之裘。私家之臣，百僚備試。言周之家臣，試用寵愛異常，而諸侯之使者獨不禮焉，是不得其平直也。私家而備百僚，亦譏過禮，而於使者之禮則不及，是不得其平直也。西人或當用漿，而以酒不以漿，其侈如此。璲，❸玉也。鞙鞙然佩璲，曾不以爲長而結之，有所事則結佩，言其常優游暇佚，而東人則常勞役困窮，又使至則禮物大缺，❹黍稷稻粱之不充也。維天有漢，❺我監視之，❻亦頗有光意，謂周王之昏闇又不如漢也。織女，經星，本不動，因天運而有襄義，襄，上也。《書》曰「懷山襄陵」，謂洪水上及陵也。又《書》云「思日贊贊襄

❶「又」，原作「入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曰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❸「璲」，原作「琢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大缺」，原作「文猷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❺「漢」，原作「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❻「我」，原作「監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哉」，思贊贊而上去也。今俗機織上前，謂織而上也，日可十餘上。今夙興跂望織女星，至終日，則天運歷七辰，故詩人取喻七襄。雖則終日七上，而不成報贈文章之幣。箋亦云：「自旦至暮歷七辰，因謂七襄。使者之還，當有報章。」毛傳曰：「睆，明星貌。河鼓謂之牽牛。服，牝服也。箱，大車之箱也。」《考工記·車人》大車「牝服二柯，有三分柯之二」。孔疏云：「《甫田》『乃求萬斯箱』，《書傳》曰：『長幾充箱。』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。」《釋天》云「何鼓謂之牽牛」，❶郭璞云：「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，擔者荷也。」今毛傳作「河鼓」，其以三星中大旁小，居天河之中，故曰河鼓歟？ 星類鼙鼓，擔持、搖擊之二義俱通。李巡曰：「河鼓、牽牛，皆二十八宿名也。」孫炎曰：「河鼓之旂十二星，在牽牛北也。」如李巡、孫炎之意，則以牽牛、河鼓爲二星，與《爾雅》異。今天文家於河鼓之下別指牽牛，與李、孫同，亦與《爾雅》異。若據毛傳以睆爲明星貌，則河鼓明大，所別指牽牛不甚明大。《易》曰「服牛乘馬」，服者，❷有所事也。載任之車，牛挽之。牽牛之星不以服箱，譏饔飧車載之禮物缺也。使者當有饔飧之禮甚盛，今缺故也。使者夙興唯覩東方啓明之星，夕息唯覩西方長庚之星，此外則缺然也。《釋天》云：「明星謂之启明。」启，通作「啓」。毛傳曰：「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，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。庚，續也。」❸日入，明星

❶「何」，原作「河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❷「服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❸「續」，原作「讀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長在庚方，在西之南。毛傳曰：「畢，所以掩兔也。」天上畢星捄然而曲，徒施之於星次行列之閒而已，❶無能掩禽，爲歸禽羞獻之饌於使者也。畢，❷取畢弋之畢，畢狀如叉，網施其上。箕，東方之宿也，而曰「南有箕」者，暑月箕星在南，夜涼人所熟覩，但見其在南，故曰箕星，❸星以似箕得名。不可以簸揚，譏所致米筥於使者之禮缺也。毛傳曰：「挹，斠也。」斠，音拘。箕不簸揚而出顧，若翕其舌而反之，譏王朝惟賦斂諸侯而已。歐陽曰：「斗西其柄，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。」譏意同上。

四月維夏，六月徂暑。先祖匪人，胡寧忍予？秋日淒淒，百卉具腓。亂離瘼矣，爰其適歸。❹冬日烈烈，飄風發發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何害。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。廢爲殘賊，莫知其尤。相彼泉水，載清載濁。我日構禍，曷云能穀？滔滔江漢，南國之紀。盡瘁以仕，寧莫我有。匪鶉匪鳶，翰飛戾天。匪鱣匪鮪，潛逃于淵。山有蕨薇，隰有杞桋。君子作歌，維以告哀。

《補音》：「予，演女切。曹植《文帝誄》：『如何奄忽，摧身后土。俾我煢煢，靡瞻靡顧。嗟嗟皇穹，胡寧忍予。』」濁，《補音》：「厨玉切。孺子之歌『濁』與『足』叶，民歌灌夫曰：『潁水濁，灌氏族。』劉向《九歎》『濁』與『俗』叶，鄘炎詩『濁』與『禄』叶，成公綏《嘯賦》『濁』與『木』叶。」天，《補音》：「鐵因切。」鱣，張連反。鮪，于軌反。淵，

❶「徒」，原作「從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畢」，四庫本作「星」。
❸「故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❹「爰」，原作「奚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《補音》：「一均切。《旱麓》詩：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愷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。』《易林・益之小畜》曰：『鴻飛戾天，避害於淵。雖有鋒門，不能危身。』班固《東都賦》：『恥纖靡而不服，賤奇麗而不珍。捐金於山，沈珍於淵。』」

《豳・七月》紀月用夏正者，❶敘豳公時事，當夏世也。此四月、六月、秋淒淒、冬烈烈，亦言夏正者，作歌之君子，勞苦困極，直發其情，❷用人情言習用夏正者，❸著之詩也。大抵詩多出於常情之所習用，故亦多言夏正。《周禮》所謂「正歲」者，亦夏正，以人情習用之安，有不可易者。此詩謂自四月而夏，至六月之終而暑往。徂，往也。始終勞苦於炎暑之中，先祖非人乎？胡寧忍予而不之祐也。❹至於秋之月，淒淒然草木俱痱病，而漸黃落，愁憂者覩景觸目，無非愁憂。《爾雅・釋草》云「卉，草」，差誤矣。《爾雅》差誤亦多，此言百草俱痱，豈獨草病而木不病乎？又曰「山有嘉卉，侯栗侯梅」，此謂栗與梅爲嘉草也。卉者，草木之總稱。腓者，「痱」之訛歟？離，離散也。時人多離散。瘼者，疾病之廣莫也。亂離疾苦如此，於何適歸也。烈烈，飄風之聲也，亦猶《蓼莪》「南山烈烈，飄風發發」，亦謂烈烈爲風聲。穀，善也。民莫不平善，我獨罹憂禍，何其甚也。害，甚也，詳釋見《蓼莪》。《爾雅》云：「維，侯也。」栗、梅，嘉卉也。廢之如殘賊，明惟殘賊之人乃當廢。今我非殘賊

❶「者」，原作「考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直」，原作「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習」，原作「夏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祐」，原作「怙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而見廢，言栗、梅以自況，不敢明言自伐，託物以喻意。惟廢棄，故不在朝而遠役，是謂不已於行。雖得罪而莫知其過尤之爲何，明無罪而得罪也。濁如構禍，清如穀善安平。相彼泉水，猶清與濁雜，我則日日構禍。構，結也。純於憂禍，❶曷云能穀，更無穀善相間雜也。滔滔江漢，爲南國之經紀，意喻己遠役，經紀南國之事。滔滔，有遠行勤勞不已之狀。竭盡其力，至於瘁病，如此仕宦，寧莫有我身。鶉，鵰也。鳶，鷙鳥也。匪鶉匪鳶，使我得爲鶉鳶，則將翰飛而往戾天矣。我匪鱣匪鮪，使我得爲鱣、鮪，則將潛逃於淵矣，其畏禍無所逃遁之情如此。山有蕨薇，隰有杞桋，皆得安其所，言我失所，反不如之也。作者自稱君子，非君子不能作是詩也。李曰：「鵰似鷹而大，其飛上薄雲漢。」《爾雅》曰「鳶鳥醜，其飛也翔」，釋曰：「鳶，鴟。郭曰：『布翅翱翔。』」鱣、鮪，釋見《碩人》。杞，釋見《四牡》。毛傳曰：「桋，赤梀也。」《釋木》云「桋，赤梀。白者梀」，郭璞注云：「赤梀樹葉細而岐銳，❷皮理錯戾，好叢生山中，中爲車輞。❸白梀葉員而岐，爲大木也。」衛宏作《毛詩序》以爲「大夫刺幽王也。在位貪殘，下國構禍，怨亂並興焉」，宏此《序》雜然非情，徒見言南國，故曰「下國構禍」。見言殘賊，❹故曰「貪殘」，其實辭旨不然。

慈湖詩傳卷十三

❶「於」，四庫本作「如」。
❷「梀」，原作「楝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下同。
❸「輞」，原作「網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❹「賊」，原作「賤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慈湖詩傳卷十四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小雅四

陟彼北山，言采其杞。偕偕士子，朝夕從事。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。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大夫不均，我從事獨賢。四牡彭彭，王事傍傍。嘉我未老，鮮我方將。旅力方剛，經營四方。或燕燕居息，或盡瘁事國。或息偃在牀，或不已于行。或不知叫號，或慘慘劬勞。或棲遲偃仰，或王事鞅掌。或湛樂飲酒，或慘慘畏咎。或出入風議，或靡事不爲。

《補音》：「賢，下珍切。劉向《校列子録》云：『字多錯誤，以賢爲形。』荀卿《成相篇》：『曷爲賢明君臣？上能尊主愛下民。』又曰：『堯讓賢，以爲民。汎愛兼，德施均。』《賦篇》：『或厚或薄，帝不齊均。桀紂以亂，湯武以賢。』《三略》軍讖：『群吏朋黨，各進所親。招舉奸枉，抑挫仁賢。』《史記·敘傳》：『莊王之賢，乃復國陳。』又曰：『子産之仁，紹世稱賢。』《漢書·公孫敘傳》：『既登爵位，禄賜頤賢。❶布衾蔬食，用儉飭身。』❷《何王敘傳》：『哀平之卹，丁傅莽賢。武嘉戚之，乃喪厥身。』」議，魚羈切，論也。《匡繆正俗》：「或問曰：『今人讀議爲宜，得以通否？』」

---

❶「頤」，原作「顧」，據四庫本、武英殿本與百衲本《漢書》改。

❷「飭」，原作「飾」，據武英殿本與百衲本《漢書》改。

答曰：『《詩》云：「或出入風議，或靡事不爲。」故知議有宜音。』」東方朔《七諫》：「高陽無故而委塵兮，唐虞點灼而毁議。誰使正其真是兮，雖有八師而不可爲。」崔駰《達旨》：「行有枉徑，而我弗隨。臧否在予，唯世所議。」今釋氏亦有宜音。

李曰：「杞，枸杞也。」《左傳》「昭公十二年，❶有圃生之杞」，❷杜預注云：「世所謂枸杞者。」行役于外，采杞而食。偕偕士子，則與士子偕行者不一也。次章怨大夫之不均，以大夫秉政，役使士子不均也。《周官》所謂卿者，正大夫也，然則作詩者士歟？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曰「大夫刺幽王」，宏考《詩》鹵莽率類此。靡盬，解見《四牡》。不獲侍養，❸故憂父母。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左氏》皆作「普天之下」。❹吕曰：「古無『濱』字，《説文》作『瀕』，徐鉉謂『俗作「濱」，❺非也』。」王氏曰：「取數多謂之賢。《禮記》曰某賢於某若干，與此同義。」《孔叢子》曰：「我從事獨賢，勞事獨多也。」出《小爾雅・廣訓》篇。彭彭，盛貌。傍傍，多貌。言不獨一事，又旁出，故曰傍傍。鮮，善也。將，壯大也。嘉我未老，善我方壯大，旅力方剛，可以經營四方。詩人之意，謂雖嘉我使我而不均也，怨其心不愛我也，故具言不均之狀于下。朱曰：「旅與膂同。」毛傳曰：「叫，呼；號，召也。」吕曰：「深居安逸，雖外之叫呼亦

❶「二」，原脱，據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補。
❷「圃」，原作「囿」，據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改。
❸「侍」，原作「待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下「子」，原作「氏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❺「濱」，原作「瀕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影印宋本《吕氏家塾讀詩記》及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不知也。」棲，謂安止。遲，謂遲久，言其安止無爲者久也。偃臥則仰矣，與息偃同。重言者，協韻故也。《左傳》「僖二十八年，晉車七百乘，韅靷鞅靽」，杜注云：「在背曰韅，在胸曰靷，在腹曰鞅，在後曰靽。」此詩士子其職卑矣，其鞅在掌，方駕車馬，故任此勞，故世以煩勞爲鞅掌。按：樓鑰云：「毛氏曰：『鞅，失容也。』孔氏曰：『鞅掌，煩勞之狀。』只須用孔説，今説頗迂。韅、靷、鞅、靽皆在馬之身，維轡則在御者之手。鞅既在馬腹，如今之肚兜，不應在人之手掌也。」❶議則有所辨難。風者，譏風也。有所譏而不切之謂風，亦從容和緩之狀。

無將大車，祇自塵兮。無思百憂，祇自疧兮。

無將大車，維塵冥冥。無思百憂，不出于熲。

無將大車，維塵雝兮。無思百憂，祇自重兮。

疧，音祈。《補音》：「疧，眉貧切。」劉氏《七經小傳》云：「博士讀疧爲邸，非也。疧當爲⿸疒民，⿸疒民，病也，字誤。」而《桑柔》詩「痻」武巾切，一音昏。《集韻》「⿸疒民」與「珉」同，亦訓病。字書「民」與「氏」多互用，❷如「緍」與「緡」皆音民。恐此詩本作「痻」，❸讀如珉，或疧亦自有珉音。❹《補音》：「冥，❺莫迥切。《集韻》正引此詩。《晉·樂志·地郊饗神歌》『冥冥』與『景』叶。至傅咸賦《毛詩》云『無將大車，❻維塵冥冥。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』，又讀爲平聲。」熲，古迥反。

❶「不應」，二字原脱，據四庫本與樓鑰《攻媿集》補。
❷「氏」，原作「昏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痻」，原作「緡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疧」，原作「底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❺「冥」，原作「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❻「詩」，原作「傳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是詩譏不明而近小人，雖憂無益也，而衛宏《毛詩序》曰「大夫悔將小人」，非也。使其果悔則明矣，不止于潁，則憂思爲有益矣，何以曰祇自塵、自疷、自重？鄭氏箋云：「大車，載任之車。」孔疏云：「其車駕牛。《酒誥》曰：『肇牽車牛服遠賈。』」是詩言無近小人，近小人適以累己。大車載任，小人之事，故以比小人。車大，則塵多。祇，只也。祇、只、職一音，而記者不同，其義同。自塵，塵汙己也。智之不明者，雖深思百其憂，適足自病，其不明如故。疷，病也。小人之不可近，明者無疑焉，不明者惑於小人之小善寸能，惑而任之。及其敗事誤己，雖憂思在於百，不出于潁之小，明所見終不遠，所行所任無以異於初，謂之冥冥可也。雝，擁也，塞也。當作「壅」，音雝。豈古借字耶？今京語謂擁爲雝，聲音輕清故也。箋云：「重，猶累也。」

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。我征徂西，至於艽野。二月初吉，載離寒暑。心之憂矣，其毒太苦。念彼共人，涕零如雨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罪罟。昔我往矣，日月方除。曷云其還？歲聿云莫。念我獨兮，我事孔庶。心之憂矣，憚我不暇。念彼共人，睠睠懷顧。豈不懷歸？畏此譴怒。昔我往矣，日月方奥。曷云其還？政事愈蹙。歲聿云莫，采蕭穫菽。心之憂矣，自詒伊戚。❶念彼共人，興言出宿。豈不懷歸？畏此反覆。嗟爾君子，無恒安處。靖共爾位，正直是與。神之聽之，式穀以女。嗟爾君子，無恒安息。靖共爾

❶「詒」，原作「貽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

除，音余。莫，音暮。《補音》：「暇，胡故切。賈誼《鵩賦》『閒暇』與『故』叶，張衡《東京賦》『府庫』與『未暇』叶，《七辯》『閒暇』與『束素』叶。」奥，子六反。《補音》：「戚，子六反。《左氏傳》作『蹙』。《釋名》：『戚，蹙也。』《説文》蹙以戚得聲。❶《集韻》戚、蹙皆子六切。《太玄·清》首：『孚于肉，其志資戚。』」

明明上天，照臨下土，窮困者呼天，謂天必照知我之憂勞。❷蘇曰：「艽，地名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艽野，遠荒之地。初吉，朔日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征，行；徂，往也。」鄭謂以二朔始行，非也。至于艽野之日，適當二月初吉也。此二月，周二月，建丑之月也。大寒之月，寒苦之極，故首章言之。其始行乃日月方奥之時，非二月初吉。自初往方暑，至是大寒，故曰載離寒暑，離，罹也。先寒而後暑者，便文也。憂勞至甚，故謂之毒，且曰大苦。共人，謂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。我念之，涕零如雨，意謂使共人今在位爲政，則必相好，必不使我至于此極。今豈不念歸？畏此罪罟。罟，網也。言其網密，無所逃罪。昔我往矣，日月方余，除者，字之訛歟？《爾雅》云：「四月爲余。」鄭箋此詩云：「四月爲除。」「除」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，除其余乎？萬物繁盛曰余。昔往之時，豈謂歲暮方還乎？《周禮》兼用「正歲」，正歲，夏正也。歲暮，丑月之終乎？以二月初吉至艽野，二月，

❶「蹙以戚」，原作「戚以蹙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知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丑月也，則還之時云歲暮者，丑月之終乎？❶於正歲爲歲暮矣。此詩士大夫所作，故言二月用周正。至言歲暮，則人言習熟，故云歟？念我一身獨兮，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而衆。心之憂矣，憚而畏焉，誠無小暇。此心睠睠反顧昔之共人，豈不懷歸，皆追言在道未還之時。奥，暖也，建巳之月時也。昔往之時，政事雖已蹙急，猶未至於甚，豈謂其還而政事愈蹙急乎？況歲暮又有采蕭穫菽之勞。心之憂矣，念自詒伊戚也。詒，遺也。蓋悔其仕於亂國而不能去，乃自取此憂戚也。念彼共人，必不肯仕於亂國，故興言出宿。興，起也。言，語助也。於是勇作于中，而決其去，而出宿焉。豈不懷歸舊廬，畏成反覆。既已去國而復焉，反覆可笑可鄙，亦且獲罪。大抵優柔寡勇之人，自有進退之念，而亦能知其不可，而終於決去。於是嗟歎而告未能去之君子，曰無如他恒安處而已，勉之使去。君子雖靖共爾位，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。今亂國非正直也，爾勿謂我靖共於位，亦足免咎。咎未必免，苟去亂國而親正直，則神聽之，更善於女。式，更也。穀，善也。謂有善祥以貽女也。末章申言之。《爾雅》介、景皆大也。然介亦有助義，景亦有明義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於亂世也。」詩言采蕭穫菽，殆士也。曰出宿，則去之矣，不止於悔而已也。

鼓鐘將將，淮水湯湯，憂心且傷。淑人君子，懷允不忘。鼓鐘喈喈，淮水湝湝，憂心且悲。淑人君子，其德不回。鼓鐘伐鼛，淮有三洲，

❶「終」，原作「中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憂心且妯。淑人君子，其德不猶。鼓鐘欽欽，鼓瑟鼓琴，笙磬同音。以雅以南，以籥不僭。

《補音》：「喈喈，居奚切。徐幹《齊都賦》：『磬管鏘鏘，鐘鼓喈喈。制度之曲，非衆所奇。』」湝湝，户皆反，《補音》：「弦雞切。後漢謠：『諧不諧，在赤眉。』《周澤傳》時人語曰：『生世不諧，作太常妻。』」僭，七林反。❶聲輕清，故有此平音。

孔疏云：「鼓，擊也。」王氏：「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，爲流連之樂，久而忘反，故人憂傷。」李曰：「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，念而信之，未嘗忘也。允，信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回，邪也。鼛，大鼓也。」呂曰：「淮有三洲，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。」《周禮》「鼓人以鼛鼓鼓役事」，注云：「鼛鼓，長丈二尺。」《韗人》云：「皋鼓，長尋有四尺。」孔疏云：「鼛即皋也。」蘇曰：「水落而洲見也。」妯者，其「抽」之音而字訛歟？憂之切者如抽焉。不猶，不若是也。蘇曰：「雅，二《雅》。南，二《南》也。」樂先金奏，次歌管象，而夏籥序興，❷則籥居後歟？不僭差，不相奪倫也。籥，釋見《簡兮》章。《爾雅·釋樂》「大瑟謂之灑」，邢疏云：「郭云二十七弦，未見所出。《禮圖》舊云：『雅瑟長一尺八寸，廣一尺八寸，二十三弦，其常用者十九弦，其餘四弦謂之番。番，贏也。❸頌瑟長七尺二寸，廣一尺八寸，二十五弦，盡用之。』熊氏云：『瑟兩頭有孔，其在底下者名越。』《樂記》云：『清

❶「七林」，四庫本作「子心」。
❷「夏」，原作「憂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贏」，原作「羸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廟之瑟，朱弦而疏越。』」《釋樂》云「大琴謂之離」，郭注云：「或曰琴，大者二十七弦，未詳長短。《廣雅》云：『琴長三尺六寸六分，五弦。』」《爾雅》邢疏云：「文王、武王加二弦，爲少宫、少商。」《釋樂》云「大磬謂之毊」，郭注云：「毊，形似犂錧，以玉石爲之。」《禮記》云：「女媧之笙簧。」《釋樂》云「大笙謂之巢，小者謂之和」，郭注云：「列管匏中，施簧管端，大者十九簧，小者十三簧。」《鄉射·記》曰：「三笙一和而成聲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鼓鐘》，刺幽王也。」

楚楚者茨，言采其棘，自昔何爲？ 我蓺黍稷。❶ 我黍與與，我稷翼翼。 我倉既盈，我庾維億。 以爲酒食，以享以祀，以妥以侑，以介景福。 濟濟蹌蹌，絜爾牛羊，以往烝嘗。 或剥或亨，或肆或將。 祝祭于祊，祀事孔明。 先祖是皇，神保是饗。 孝孫有慶，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 執爨踖踖，爲俎孔碩，或燔或炙。 君婦莫莫，爲豆孔庶。 爲賓爲客，獻醻交錯。 禮儀卒度，笑語卒獲。 神保是格，報以介福，萬壽攸酢。 我孔熯矣，式禮莫愆。 工祝致告，徂賚孝孫。 苾芬孝祀，神嗜飲食。 卜爾百福，如幾如式。 既齊既稷，既匡既敕。 永錫爾極，時萬時億。 禮儀既備，鐘鼓既戒。 孝孫徂位，工祝致告。 神具醉止，皇尸載起。 鼓鐘送尸，神保聿歸。 諸宰君婦，廢徹不遲。 諸父兄弟，備言燕私。 樂具入奏，以綏後禄。 爾殽既將，莫怨具慶。 既醉既飽，小大稽首。 神嗜飲食，使君壽考。 孔惠孔時，維其盡之。 子子孫孫，勿替引之。

❶ 「蓺」，原作「藝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同。

祀，《補音》：「《周官》『以血祭社稷五祀』，又『保郊祀于社』，鄭氏皆云：『故書「祀」作「禩」。』❶字書凡有異音者，多以異得聲。《易林・巽之蹇》曰：❷『礉磽白石，按：原本訛作「礉礉」。❸ 不生黍稷，無以供祭，靈祇乏祀。』」❹祊，補彭反，《補音》：「蒲光切，旁也。《說文》：『𥛱，❺从示，彭聲。門內祭。《詩》：「祝祭于𥛱。」』又曰：『𥛱，或从方、彭。』❻與『旁』同。」慶，《補音》：「蕭該《漢書音義》：『慶，音羌。』」又曰：「今《漢書》亦有作『羌』者，班固《幽通賦》『慶未得其云已』，《漢書》作『慶』，《文選》作『羌』。《周易》『乃終有慶』與『疆』叶，『必有餘慶』與『殃』叶，『中正有慶』與『光』叶，❼『大有慶』與『當』叶，❽壽鏞按：原本此下衍六字，今刪。 亦與『光』叶，『往有慶』與『光』叶，❾亦與『亡』叶。《太玄》『廷人不慶』與『裳』叶，『于謙有慶』與『疆』叶，❿『得不慶』與『明』叶，⓫『體不慶』與『疆』叶。韓愈《劉統軍銘》：『提將之符，尸我一方。配古公侯，維德不爽。我銘不忘，後人之慶。』明，謨郎切。爽，師莊切。」碩，《補

❶「禩」，原作「禩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林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❸「按原本訛作礉礉」七字，原作「作噭礉」，爲大字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❹「乏」，原作「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❺「𥛱」，原作「[illegible]」，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改。

❻「从方彭」，案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𥛱，或从方。」「彭」字蓋衍。

❼「光」，原作「剛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易正義》改。

❽「大」上，四庫本有「中有慶與剛叶」六字，張壽鏞誤以爲衍字而刪去。案阮刻本《周易正義》困卦象辭云：「困于酒食，中有慶也。據于蒺藜，乘剛也。」

❾「有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易正義》補。

❿「于」上，原衍一「有」字，據四庫本删。

⓫「明」，原作「民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音》：「常約切。《太玄・斷》首：『我心孔碩，乃後有鑠。』」炙，《補音》：「陟略切。枚叔《七發》『膾炙』與『錯』字、『帛』字、『席』字叶。帛，僕各切。席，祥龠切。」格，《補音》：「《説文》：『格，从木，各聲。』《考古圖》鐘鼎篆『王格大廟』字，❶皆作『各』。《史記》『沮誹注格』、❷『廢格明詔』、『廢格沮事』，劉伯莊皆音各。《漢書》『太后議格』，顔師古音各。『善格五』，❸孟康音各。凡格，少用今各額切一音者。」愆，《補音》：「起巾切。韓愈《祭兄文》『愆』與『親』、『墳』、『恩』、『原』、『文』叶。原，魚倫切。柳宗元《閔生賦》『愆』與『聞』叶。」《補音》：「位，力入切。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『量寸旬，涓吉日。陟中壇，即帝位。』江文通詩：『英俊著世功，多士濟所位。眷顧成綢繆，迺與時髦匹。』曹植《禹贊》：『舜將崩殂，告天禪位。虞氏既没，三年禮畢。』按：原本四句脱。王融《太子文》：『辯域展圖，揚龜獻吉。文物充階，具僚在位。』《周官》『建國之神位』，故書『位』作『立』，鄭司農：『立讀爲位。』古者立、位同字。《古文春秋》『公即位』爲『公即立』。」

鄭箋云：「茨，蒺藜也。」蓋用《爾雅・釋草》文。郭璞注云：「布地蔓生，細葉，子有三角，刺人。」朱曰：「抽，謂其條抽發。」王氏曰：「今棘茨所生，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。」毛傳曰：「露積曰庾。」《甫田》云：「曾孫之庾，如坻如京。」《周語》云：「野有餘積。」其俗所謂囤歟？四旁及上維結以

❶ 「篆」，原作「象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 「沮誹注格」，武英殿本與百衲本《史記》並作「廢格沮誹」。

❸ 「格」，原作「各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漢書》改。

蕆而覆之，惟不屋爾。箋云：「十萬曰億。」毛傳曰：「妥，安坐也。侑，勸也。」箋云：「介，助也。」孔疏云：「迎尸，使處神坐而食，於是拜以安之，是妥也。爲其嫌不飽，祝以主人之辭勸之，是侑也。」箋云：「冬祭曰烝，秋祭曰嘗。祭祀之禮，各有其事。有解剥其皮者，有煮熟之者，有肆其骨體於俎者，有奉持而進之者。」《釋宫》云「閍謂之門」，郭注引《詩》云：「祝祭于祊。」《禮器》曰：「設祭于堂，爲祊乎外。」《祭統》曰：「詔祝于室，而出于祊。」《郊特牲》曰：「直祭祝于主，索祭祝于祊。」祭于祊，尚曰求諸遠者與？《家語》：「高子皋曰：『《周禮》「繹祭于祊」，祊在廟門之西。』」而毛傳曰：「祊，門内也。」不知何所據，而鄭箋同之。毛傳曰：「保，安也。」皇者，尊大之也。孝孫尊大先祖之誠於是乎著，神安是饗，報以大福，使孝孫萬壽無疆，是爲有慶。此先祖嘏其孝孫之辭。介有大義者，以古者字畫「大」字與「介」字相似，故通用歟？劉曰：「孝孫，謂天子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爨，饔爨、廩爨也。燔，取膟膋。炙，炙肉也。」箋云：「燔，燔肉也。炙，肝炙也。皆從獻之俎也。君婦，謂后也。祭祀之禮，后、夫人主共籩豆。」孔疏云：「祭祀之禮，饔爨以煮肉，廩爨以主米。執爨竈之人，踖踖敬慎。」丘曰：「爲俎孔碩，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燔者，火燒之名。炙者，遠火之稱。」毛傳曰：「莫莫，清静敬至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九嬪》『贊后薦徹豆籩』，是后、主共籩豆。」此言爲豆孔庶，不言籩者，《爾雅》云「竹豆謂之籩」，亦豆也。孔，甚也。庶，衆也。箋云：「始主人酌賓爲

獻，賓既獻主人，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。至旅而交錯以徧。卒，盡也。古者于旅也語。」毛傳曰：「格，來；酢，報也。東西爲交，邪行爲錯。度，法度也。先祖嘏孝孫以萬壽，所以報酢孝孫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熯，乾貌。」蘇曰：「行禮既久，筋力竭矣。」陳曰：「勞而乾竭。」蘇曰：「式禮莫愆，敬之至也。莫，無也。」簡謂「式，更也」，雖熯乾勞竭，更能於禮無愆。毛傳曰：「善於其事曰工。賚，予也。」工祝致先祖所告之辭，往賚孝孫，曰爾致孝於祀，其物苾芬馨香，神嗜爾之飲食，已卜知爾百福如先祖所期，如孝子孝孫所當得之式。幾，期也，毛、鄭皆曰期。齊者，五齊之齊。稷者，黍稷之稷。言稷，則黍舉矣，稻粱亦從之矣。協韻，故止云稷。既有齊，既有黍稷，又匡整，又敕而敬正，此即天下極至之道。此心不改，則極亦無失。永錫爾極，非以極與之也。人心自善，自中，自正，自順，自清明，自神，自廣大，即此孝祀之心是已，即此匡整敬正之心是已，不必求諸幽遠高深，而此已臻其極。人能自信此心之即極，勿動而改，則何失之有？❶何不永之有？永錫之爲言，猶曰使之永保之。云爾獲極，則獲福是萬是億，無不富矣。祝傳致嘏辭，當在旅醻交錯之先，而至是乃言者，前已言介福、萬壽，此又申言其詳。箋云：「鐘鼓既戒，戒諸在廟中者，以祭禮畢，孝孫往位堂下極西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致告，告利成。」利成，謂利養之禮已成也。此工祝自致告於尸也，而箋謂「致孝孫之意，告尸以利成」，則悖

❶「有」，原作「自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矣，非孝孫所當言也。具，皆也。於是尸皆醉矣，於是載起。箋云：「載，則也。神安然而歸。保，安也。」鄭謂歸於天，❶非也。鄭不知神所歸也，然則神何歸也？曰無往而非歸也。知心，則知神矣。此心無體，孔子猶曰莫知其鄉，而康成曰歸天，陋甚矣。孔子曰：「孝弟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。」又曰：「哀樂相生，是故正明目而視之，不可得而見也。傾耳而聽之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又曰：「風雨霜露，無非教也。庶物露生，無非教也。」學者悟何思何慮之心，則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」。人皆具此神，無死生之異，無往來之殊矣。箋云：「廢，去也。尸出，而可徹。諸宰徹去諸饌，君婦籩豆而已。不遲，遲則慢矣。」箋謂以疾爲敬，則太甚。特不可稽遲，非謂欲疾也。毛傳曰：「燕而盡其私恩。」箋云：「祭祀畢，歸賓客之俎。同姓則留與之燕，所以尊賓客，親骨肉也。無有怨者，而皆慶君，是其歡也。」後祿者，祭之後，凡百不失其道，則不失福。箋云：「同姓之臣燕，已醉飽，皆再拜稽首，曰神歆嗜君之飲食，使君壽考。此其慶辭。惠，順也。」又稱贊其君，曰甚惠，惠有慈義。孔，甚也。孔時，祭不失時也。君則皆盡之，願子子孫孫勿替廢而引長之。引長，不斷絶之謂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楚茨》，刺幽王也。政煩賦重，田萊多荒，饑饉降喪，民卒流亡，祭祀不饗，故君子思古焉。」然是詩辭氣頗不迫切，疑非幽王時人心，或平王時詩歟？有《黍離》之意焉。

❶「云載則也神安然而歸保安也鄭」，原作「所云是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然《關雎》不言太姒，此不必深辯。

信彼南山，維禹甸之。畇畇原隰，曾孫田之。我疆我理，南東其畝。上天同雲，雨雪雰雰，益之以霢霂。既優既渥，既霑既足，生我百穀。疆埸翼翼，黍稷彧彧。曾孫之穡，以爲酒食。畀我尸賓，壽考萬年。中田有廬，疆埸有瓜。是剥是菹，獻之皇祖。曾孫壽考，受天之祜。祭以清酒，從以騂牡，享于祖考。執其鸞刀，以啓其毛，取其血膋。是烝是享，苾苾芬芬。祀事孔明，先祖是皇。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

甸，《補音》：「地鄰切，丘甸也。《周官》『掌令丘乘田之政令』，按：原本四字脱。注云：『四丘爲甸，讀與「維禹敶之」之「敶」同。』古『陳』作『敶』。劉劭《瑞龍賦》：按：原本「劭」誤作「昭」。『有蜿之龍，來遊郊甸。應節合義，象德效仁。』」《補音》：「既渥，烏谷切。《説文》從水，屋聲。陸機《漢祖功臣頌》：『彤雲晝聚，素靈夜哭。金精仍頹，朱光以渥。』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『伊茲都之函宏，傾神州而韞櫝。仰南斗以斟酌，[1]兼二儀之優渥。』嵇康《琴賦》『優渥』與『屬』叶，《易林·臨之明夷》『優渥』與『斛』叶。」彧，音郁，《補音》：「於逼切，盛貌。《説文》作『彧』，『水流也，從川，或聲。』孫愐『于逼切』。《玉篇》作『彧』，隸變『彧』作『彧』，别音于六切。」[2]

《毛詩序》謂「君子思古」之詩，是也。而謂「刺幽王」，則未可知也，亦安知非他王詩？董曰：「南山，終南山也。」鄭箋云：

[1]「斗」，原作「汁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[2]「别」，原作「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「信彼南山之野，禹治而丘甸之。六十四井爲甸，甸方八里，居一成之中。成方十里，出兵車一乘。」《論語》曰：「禹盡力乎溝洫。」墾闢而勻之使平曰畇畇。《曲禮》曰：「曾孫某侯某。」諸侯五廟而曰曾孫者，雖玄孫、來孫以至于無窮，皆稱曾孫。曾，重也。《武成》曰「惟有道曾孫周王發」，而毛傳謂曾孫爲武王，則似不可必矣。王氏曰：「疆者爲大界，理者衡從其溝塗。古者一畝三甽，甽長終畝，隨地勢之所宜，而或南之，或東之。」雲色同，則下雪。雨，下也。雪爲豐年之兆。毛傳曰：「小雨曰霢霂。」益之以霢霂，俗以雨繼雪爲善，以日繼雪爲未善，詩意亦或以是歟？而鄭箋謂春而益之以小雨，潤澤則饒洽。毛傳曰：「埸，畔也。」兩畔有疆埸，如羽翼然。毛傳謂讓畔，其説鑿矣。或彧，茂盛貌。種曰稼，斂曰穡。畀，與也，謂薦之尸與賓致孝有禮，故尸嘏曾孫曰：「壽考萬年，受天之祜。」箋云：「中田，田中也。農夫作廬焉，以便其田事，於畔上種瓜。」毛傳曰：「剥瓜爲菹也。」箋謂清爲玄酒，未安。此清酒固非三酒之清酒，三酒最卑，諸臣之所酢也。此所謂清酒者，雖五齊，亦就中取其清者薦之。《商頌》亦曰「清酤」，必非三酒中之清酒。毛傳曰：「用騂牡，周尚赤也。」而《周禮·地官·牧人》云：「凡陽祀，用騂牲。陰祀，用黝牲。望祀，各以其方之色也。」牲祭，生必用牡，故《詩》又曰「廣牡」、「犉牡」、「白牡」，《書》曰「玄牡」。孔疏曰：「鸞，即鈴也，謂刀環有鈴。」鄭箋云：「膋，脂膏也。」《郊特牲》曰：「取膟膋燔燎。」冬祭曰烝。烝，盛也。此以其盛者言也。餘釋見《楚茨》。

倬彼甫田，歲取十千。我取其陳，食我農人，自古有年。今適南畝，或耘或耔，黍稷薿薿。攸介攸止，烝我髦士。以我齊明，與我犧羊，以社以方。我田既臧，農夫之慶。琴瑟擊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，以介我稷黍，以穀我士女。曾孫來止，以其婦子。饁彼南畝，田畯至喜。攘其左右，嘗其旨否。禾易長畝，終善且有。曾孫不怒，農夫克敏。曾孫之稼，如茨如梁。曾孫之庾，如坻如京。乃求千斯倉，乃求萬斯箱。黍稷稻粱，農夫之慶。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。

有，《補音》：「羽軌切。」敏，《補音》：「母鄙切。《說文》從文，每聲。《漢書·敘傳》：『宣之四子，淮陽聰敏。舅氏籧篨，幾陷大理。』按：原本「理」字脱。嵇康《琴賦》：『器冷絃調，心閒手敏。觸搉如志，惟意所擬。』何晏《景福殿賦》：『其祐伊何，宜爾孫子。❶克明克哲，克聰克敏。』子，獎理切。」

倬，高也，言禾之茂而長也。《齊·甫田》毛傳曰：「甫，大也。」古者六尺爲步，步百爲畝。以今二百四十步一畝推之，則古百步之畝，歲得禾百秉，秉，把也。十畝千秉，百畝十千秉，一夫之田歟？歲豐有餘積，故猶得取其陳以食農人。農人壯者，則取新以養老歟？不獨今有年，自古有年。諸儒咸以今適南畝爲成王之時，殊未安。毛傳初不以爲成王，亦無思古之說。自衛宏作《序》曰：「《甫田》，刺幽王也。君子傷今而思古焉。」康成惑於《序》說，故以今爲成王，孔疏同之，其實牽合，文理不

❶「孫子」，胡克家刻《文選》作「子孫」。

然。殆平王之時歟？平王末年，始作《春秋》。東遷之初，禍難之餘，宜其尚遵周禮，當有此詩。宏《序》差謬多矣，康成不知《序》乃宏作，謂《序》作於毛公之先，故尊信之。又康成不善屬文，故於此牽合。今適南畝，平王之時歟？毛傳曰：「耘，除草也。耔，雝本也。」介，其「屆」字之訛歟？《詩》若是之類多。屆，至也。烝，衆也。《周官》自鄙師、酇長、里宰，皆士也。酇長，亦不命之士歟？《鄙師》：「各掌其鄙之政令、祭祀。」其祭也，宜衆士在焉。髦，俊也。衆髦士皆至而止也。朱曰：「齊與粢同。❶《曲禮》曰：『稷曰明粢。』此曰『齊明』，便文以協韻爾。」《祭法》曰：「共工氏之霸九州也，其子曰后土，按：原本脱「九州也其」四字。能平九州，故祀以爲社。」昭公二十九年《傳》曰：「共工氏有子曰句龍，爲后土，后土爲社。」❷《郊特牲》曰：「八蜡以祀四方，四方年不順成，八蜡不通，以謹民則也。❸順成之方，其蜡乃通。」所謂方者，蜡祭歟？毛傳曰：「田祖，先嗇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御，迎；介，助也。設樂以迎祭先嗇。」《周禮·籥章》：「凡國祈年于田祖，龡豳雅，擊土鼓，以樂田畯。」《爾雅·釋言》云「畯，農夫也」，孫炎曰：「農夫，田官也。」穀者，粒食之稱。曾孫，釋見《信南山》。曾孫來止，王視農事也。王肅曰：「農夫務事，使其婦子并饁饋也，田畯於是至而喜，攘卻其左右，而嘗其所饁之旨否。」毛傳曰：「易，治也。長畝，竟

❶「粢」，原作「粱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后土」，二字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春秋左傳正義》補。

❸「則」，阮刻本《禮記正義》作「財」，當據改。

畝也。」朱曰：「有，猶多也。終善且有，又言其後秀實而所穫多也。」詩之所敘，不止於一時，并敘其終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春省耕，秋省斂。」曾孫省斂，以其善有而不怒。曾孫不怒，由農夫克敏于事。其有無水旱之灾，❶以荒惰而所穫無幾者，則王將怒之矣。今不怒，知農勤有年。箋云：「稼，禾也，有藁者。❷茨，屋蓋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梁，車梁也。京，高邱也。」《孟子》曰「十二月輿梁成」，水土之橫橋也。稼之高茂如梁。庾，釋見《楚茨》。庾，殆即今之囤，不屋，其高如京。稍低者，坻。鄭箋云：「坻，水中之高地。」本《秦風・蒹葭》。《釋邱》云：「絶高謂之京。」箋云：「求千倉以處之，萬車以載之。」箱者，車中容物之處。其言曾孫之稼，蓋以王者兼統，凡萬物之稼，皆曾孫之稼也，故末章曰「黍稷稻粱，農夫之慶」，言萬民也。農以有年爲慶。此箱言萬、倉言千者，公賦也。倉穟，古道也。穟能養粟，其遠者則爲粟，益遠者則爲采。《地官・倉人》惟言粟入，殆舉其中而通上下歟？黍稷稻粱，備序四者。「報以介福，萬壽無疆」者，「以社以方」之嘏辭歟？介，大也。孔疏云：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，❸使之得萬年之壽，無有疆境。」按：《少牢饋食禮》嘏辭亦曰「萬年」，今則「萬年」唯可施於天子，自宰相以下，不得稱矣，古今異禮。

大田多稼，既種既戒，既備乃事。以我覃耜，俶載南畝。播厥百穀，既庭且碩，曾孫是若。

❶「灾」，原作「交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者」，原作「云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下「大」，原作「夫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既方既皁，既堅既好，不稂不莠。去其螟螣，及其蟊賊，無害我田穉。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。有弇淒淒，興雨祈祈。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彼有不穫穉，此有不斂穧。彼有遺秉，此有滯穗，伊寡婦之利。曾孫來止，以其婦子。饁彼南畝，田畯至喜。來方禋祀，以其騂黑，與其黍稷。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

覃，音潭。弇，音奄，《毛詩》作「有渰萋萋」，《呂氏春秋》引《詩》曰「有晻淒淒，興雨祈祈。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」，注曰：「晻，陰雲也。」

熟觀此詩非刺詩，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以爲「刺幽王」，非也。宏謬誤良多，奚止此？❶ 是詩殆平王時詩歟？繼《甫田》，次《瞻彼洛矣》，宛然平王之詩也。宏蓋拘于《孟子》「《詩》亡，然後《春秋》作」歟？《春秋》作于平王之末年。餘釋見《甫田》。

大田者，彌望平遠闊大。大田多稼者，言豐年大概。「既種既戒」以下，乃從初次第敘之。種者，藏其種也。戒者，父老戒其子弟，相與告戒農事也。甚多曲折萬狀，所戒亦不一其事，無所不備。覃，深也。其耜宛然有微深之狀，故曰「覃耜」。「葛之覃兮」，葉大而蔓墜，有深意。「實覃實訏」，后稷呱音深廣也。「覃及鬼方」，因深生廣義。今俗謂墜下曰覃，又謂善没者深入曰覃。水之深曰潭，加水以別其字。簟文如水，一方如潭，故加竹去水而異其音歟？毛傳殆未親見耜，徒見《易》有「剡木爲耜」之義，故以覃爲利。後儒求其說而不獲，靡然從之。又轉音爲剡，又轉字「棪」。字義如此類，因古傳注而浸訛者甚

❶「奚」，原作「矣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多，今不得已，正其字義，平聲如字。王曰：「俶，始；載，事也。」堂下門内之地曰庭。禾穟白實密比，平偃視之若平地，而白庭似之，故曰「庭」。以田疇廣大成實，故曰碩歟？王心順焉，故曰「曾孫是若」。曾孫，釋見《信南山》。穀之狀似楞，楞亦可以言方，亦有楞、方不著，而渾然如皁實者，皁實外皮無楞。《釋草》云「稂，童粱」，郭璞曰：「似莠。」殆非也。莠與良苗異類。凡草之莠于田閒者，皆莠也。其童苗非其所種，弱不能實，徒取地力，當耘除者，稂也，謂其實良禾，❶而童稺無所成也。毛傳曰：「食根曰蟊，❷食節曰賊。」《釋蟲》云：「食心，螟。食葉，蟘。食節，賊。食根，蟊。」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。陸璣《疏》曰：「螟似方而頭不赤。螣，蝗也。賊似桃李中蠹蟲，赤頭，身長而細耳。」或説云：「蟊，螻蛄也。」犍爲文學曰：「此四種皆蝗也。」實不同，今或者又以所親見而言，曰食苗心者，白而稍長，如蠹書。食葉者，其蟲以所出之糞包身爲衣，❸時露首食苗，而其食苗節之蟲似食心之蟲，❹不白而微長，殆一蟲也。食根者，螻蛄。又禾將實初花時，有蟲食焉，似螢而微大，人名之曰天蜱。所謂賊者，豈是歟？或多見食苗葉者，蝽蜢蝗類也。大抵未至于堅實，則亦可以言稺。蟲多投火而死。農人謂田祖有神，如神秉執害稼之蟲，而付畀于炎火之中焚之也。飛蟲赴炎，蝽蜢爲多。彼無翼者，故不能飛。秉

❶「實」，原作「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根」，原作「稂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❸「其蟲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❹「其」下，原衍一「所」字，據四庫本删。

畀炎火，謂螽蝝蝗類爾。《韓詩》作「有弇淒淒」，《吕氏春秋》作「有晻淒淒」。《釋文》云：「《漢書》作『黤』。祁祁，雲興貌。」❶世以雲興曰雨至，則曰「興雨」亦可。孟子曰：「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』，惟助爲有公田，由此觀之，雖周亦助也。」其在孟子，亦意之爾，非確然之辭也。孟子尚誤以禹排淮泗而注之江，此云「雖周亦助」，亦誤爾。公田者，閒田。敘次役民所耕而藝之者。民愛公上，故有此先公後私之語。私，私田也，民所受之田也。平王初年，避難東遷，恐懼勤政，民心本善，宜有此辭。蝗畏雨，此繼「秉畀炎火」之後，其謂是歟？蝗即螽蝝，盛而害稼甚則曰蝗，蝗于稼將熟則爲害。又稼將實尚需一雨者，不必謂洗蝗而云也。穉禾不堅好，故不穫，而他日稍有實，則寡婦取焉。孔疏云：「彼處有不穫之穉禾，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。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，此處有滯漏之禾穟。此皆主不暇取，唯是寡婦之所利。」曾孫來止，王省民之斂也。農人務事，使其婦子並饁歸南畝，田官於是至而喜，喜其多稼庭碩也。❷來方禋祀，祀者，「以社以方」之方也，謂「順成之方，其蜡乃通」也。《牧人》之職：「陽祀用騂牲，陰祀用黝牲。」《國語》：「内史過曰：『精意以享禋也。』」騂、黑異祀，祀不止于一也。《豐年》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」，享人鬼，祭天神地祇四望。以享以祀，通言祭祀也。以大景明之福，神之所嘏也。降福明著之謂景。

❶「雲興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與《經典釋文》乙正。

❷「喜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福禄如茨。韎韐有奭，以作六師。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鞞琫有珌。❶君子萬年，保其家室。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福禄既同。君子萬年，保其家邦。

王氏曰：「洛水，東都所在也。」毛傳以爲「洛，宗周溉浸水」者。❷蓋以《夏官・職方氏》「河西曰雍州，其浸謂洛」，故以爲宗周鎬京之溉浸水。孔安國云：「漆沮一名洛水。」然「君子至止」有平王遷洛之義，「以作六師」有平王避難遷洛，作六師修禦備之意。君子萬年，保其家邦，以新遷，詩人所祝之辭也。是詩言大體，溉浸小水，不足以入詠。衛宏因毛傳，遂以爲「刺幽王」，殊未安也。以《關雎》不言太姒，則餘詩固不必辯其爲何人何世之詩。因毛、衛差誤，不得不辯。福禄如茨草之繁盛。既同，謂朝野安平，皆受福禄也。王氏曰：「《周官》『凡有兵事，韋弁服』，先儒以爲《左傳》所謂『韎韋之跗注』，是也。」吕曰：「此詩所謂洛，指東都也。齊人名蒨爲韎韐。」鄭箋云：「茅蒐，韎韐聲也。」孔疏云：「奭然而赤。」毛傳曰：「鞞，❸容刀鞞也。琫，❹上飾。珌，下飾也。天子玉琫而珧珌，諸侯璗琫而璆珌，大夫鐐琫而鏐珌，士珕琫而珕珌。」

裳裳者華，其葉湑兮。我覯之子，我心寫兮。我心寫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裳裳者華，芸其

❶「琫」，原作「鞛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溉」，原作「既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❸「鞞」，原作「鞸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同。

❹「琫」，原作「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黄矣。我覯之子，維其有章矣。維其有章矣，是以有慶矣。裳裳者華，或黄或白。我覯之子，乘其四駱。乘其四駱，六轡沃若。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慈湖詩傳卷十四

慈湖詩傳卷十五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小雅五

交交桑扈，有鶯其羽。君子樂胥，受天之祜。交交桑扈，有鶯其領。君子樂胥，萬邦之屏。之屏之翰，百辟爲憲。不戢不難，受福不那。兕觵其觩，旨酒思柔。彼交匪敖，萬福來求。

《毛詩序》謂是詩刺幽王也，亦未必然。或規風平王歟？詩辭無痛切之意，不則幽王初年歟？桑扈，竊脂也，詳釋見《小宛》。交飛之多，故曰交交。毛傳曰：「鶯然，有文章。胥，相也。」君子之相交，雖盡其歡樂，而禮文無缺，如桑扈之有文，故受天之祜。毛傳曰：「領，頸也。」更韻，故更辭爾。君子相交相樂，而不失其禮，故足以爲萬邦之屏衛。大抵得乎禮者，其致利不一而足。禮生於心，心正則國正，天下正，不特萬邦賴之爲屏而已。又如翰然興起人心，興起治道，百辟咸取法焉。憲，法也。然其本原生於王心之不放逸。戢，斂，不放逸也。難，卻不祥也。凶惡之事將累己，卻之不受，猶儺也。難、儺字同。惟戢惟難，故動静云爲，無非道，無非禮，其受福多。那，多也。不戢不難，則受福不多，此有所風也。言受福不那，其風平王情狀則著。鄭箋云：「兕觵，罰爵也。古王者與群臣燕飲，❶上下無失禮，其罰

❶「古」，原作「故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爵徒觥然陳設而已。」其飲旨酒思和柔，不爲傲也。罰爵之設，所以致其戒也。彼君子相交相樂，不以傲慢，故萬福隨之。我不求福，而福自來求我矣。是章規風之意明矣，當時燕飲有傲者歟？

鴛鴦于飛，畢之羅之。君子萬年，❶福禄宜之。鴛鴦在梁，戢其左翼。君子萬年，宜其遐福。乘馬在廄，摧之秣之。君子萬年，福禄艾之。乘馬在廄，秣之摧之。君子萬年，福禄綏之。

鴛鴦甚美，而得賢材似之。畢之羅之，得賢也。得賢則無所不利，壽考福禄咸隨之矣。在梁者，不飛而止。戢其左翼，優游安止之態，亦喻得賢也。廄，亦喻賢材。在廄，亦喻得賢。摧之秣之，喻得賢也。艾，耆老也。綏，安也。得賢爲輔，德修政行，民安氣和，無所不宜。詩人愛敬稱頌，無所不極其至。以魯僖公而頌之，備極其美。平王初遷恐懼，亦有賢輔，宜有此詩。此詩辭氣無傷今思古之意，而《毛詩序》以爲思古之詩，且云「刺幽王」，殊未安。

有頍者弁，實維伊何？爾酒既旨，爾殽既嘉。豈伊異人？兄弟匪他。蔦與女蘿，施于松柏。未見君子，憂心奕奕。❷既見君子，庶幾説懌。有頍者弁，實維何期？爾酒既旨，爾殽既時。豈伊異人？兄弟具來。蔦與女蘿，施于松上。未見君子，憂心怲怲。既見君子，庶幾有臧。有頍者弁，實維在首。爾酒既旨，爾殽既阜。豈伊異人？兄弟甥

---

❶「君」，原作「居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奕奕」，原作「弈弈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同。

舅。如彼雨雪，先集維霰。死喪無日，無幾相見。樂酒今夕，君子維宴。

《補音》：「柏，逋莫切。❶《楚辭·九歌》『柏』與『若』叶，并『作』字叶。《易林·鼎之泰》『柏』與『落』字、『樂』字叶，《蹇之訟》『柏』與『薄』字、『樂』字叶。何劭《遊仙詩》『柏』字與『樂』字叶。」❷奕，弋灼反。説懌，弋灼切。孫莫榮《啓期贊》：「榮心温雅，既夷案：原本誤作「怡」。既懌。濁以徐清，寂然淡泊。」陸雲《喜霽賦》「懌」與「作」叶。

毛傳云：「頍，弁貌。弁，皮弁也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頍，舉頭也。」《玉藻》云：「天子皮弁，以日視朝。」諸侯燕群臣之禮，諸侯朝服用之。今毛傳謂王皮弁者，謂王亦以朝服燕也。孔疏云：「弁者，冠之大名。」稱弁者多矣，爵弁則士之祭服，韋弁則服以即戎，冠弁則服以從禽，非常服也。惟皮弁上下通服之。《周禮》有韋弁無爵弁，《書》與《冠禮》有爵弁無韋弁，則知爵弁即韋弁歟？毛傳曰：「蔦，寄生也。女蘿，菟絲，松蘿也。」《釋草》無蔦，惟曰：「唐、蒙，女蘿。女蘿，菟絲。」郭注云：「别四名。《詩》曰：『爰采唐矣。』」《釋文》云：「在草曰菟絲，在木曰松蘿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蔦，一名寄生，葉似當盧，子如覆盆子，赤黑，甜美。菟絲，蔓連草上，生黄赤如金，今合藥菟絲子是也。非松蘿，松蘿自蔓松上，生枝正青，與菟絲異。」頍然之弁，服之在首者，伊何而服之也？所以燕兄弟甥舅也。爾酒既旨，爾殽既嘉，其微

❶「逋」，原作「通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劭」，原作「卲」，據四庫本與胡克家刻《文選》改。

情謂所少者惟愛敬爾。今俚語曰「非別人」，蓋親之之辭也。此言非他人，兄弟也，謂同姓、異姓之親也。蔦與女蘿，施於松柏，喻同姓、異姓之親，皆依託於王，王宜善撫之，愛敬之。彼其未見王也，憂心奕奕、怲怲，憂王、憂國。今既見君子，庶幾悦懌，庶幾有臧善也，乃不臧善。君子，王也。不悦、不善，謂傲慢無禮也。何期，何時也。燕禮之時，兄弟俱至，豈宜有不悦不臧也。如彼天將降雪，則小霰先集。國將喪亡，其兆往往先著。是時申侯已怒，戎計已合，王國破亡，則兄弟甥舅亦從之亡矣，故曰死喪無日，相見亦無幾矣。且樂酒今夕，王維姑備宴儀而已，安有親親之誠意哉。無日，猶云不久也，無多日也。人憂慮無如之何，則曰姑舍且飲酒，其情與此同。《毛詩序》謂是詩「諸公刺幽王也。暴戾無親，不能宴樂同姓，親睦九族，孤危將亡，故作是詩也」，是詩情狀非不宴樂而無禮，詩言甥舅，則不止於同姓而已。康成注《冠禮》謂頍圍髮際，結項中，且引《詩》「有頍者弁」爲證。及箋《毛詩》，則無是説。豈悔《禮》注之未安歟？康成自言先注《禮》，後始見毛傳。《禮》注有差謬，而已行於世，不可追改。案：《禮》皮弁有笄無缺項，緇布冠有缺項無笄，康成讀缺爲頍。然始見毛傳謂「弁，皮弁也」，故知「無缺項」《禮》注誤。

閒關車之舝兮，思變季女逝兮。匪飢匪渴，德音來括。雖無好友，式燕且喜。依彼平林，有集維鷮。辰彼碩女，令德來教。式燕且譽，好爾無射。雖無旨酒，式飲庶幾。雖無嘉殽，式食庶幾。雖無德與女，式歌且舞。

陟彼高岡，析其柞薪。析其柞薪，其葉湑兮。鮮我覯爾，我心寫兮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四牡騑騑，六轡如琴。覯爾新昏，以慰我心。

仰，《補音》：「五剛切。」《説文》作「卬」。

毛傳曰：「閒關，設舝也。孌，美貌。」孌者，德容之美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車舝》，刺幽王也。褒姒嫉妒，無道並進，讒巧敗國，德澤不加于民，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，故作是詩。」鄭箋云：「疾褒姒之惡，思孌女有德者，往迎之，以配幽王，代褒姒也。逝，往也。季，少也。」朱曰：「匪飢也，匪渴也，望其德音來會，而心如飢渴耳。」毛傳曰：「括，會也。」德音來會者，孌女來配，則正而不淫，德音聞著。思賢女如飢如渴。苟孌女來配，雖無相好之友，我更燕安且喜樂也。式，更也。今方言多云更安樂，言甚於常時。人之常情，於相好之友最樂。今喜樂之至，雖無好友，亦燕且喜。毛傳曰：「依，茂木貌。平林，林之在平地者也。鷮，雉也。」《釋鳥》雉之屬不一，「鷂雉、鷮雉、鳪雉、鷩雉，❶不可勝數。」郭璞注：「鷮雉，即鷮雞也。長尾，走且鳴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鷮尾長，肉甚美。語曰：『四足之美有麃，兩足之美有鷮。』」麃似鹿而小，鷮亦文采，而肉最美，有碩德之象。碩，大也。大德之女也。邱氏曰：「茂盛之林，集者維鷮，喻王宫之貴，宜有碩女居之。」辰，擇吉也。思擇吉辰，迎彼碩德之女。或曰：「辰，晨也。」謂昕時。昏禮用昏昕，取其陰陽之交，天地之大義也。今以昕辰往迎碩女，以令德而來教告於王，我則更燕安且將譽王，好王無厭射

❶「鳪」，原作「鳥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也。以女教王，雖非禮之常，而幽王無道之甚，詩人故思碩女以令德來教也。雖無旨酒，式更飲焉。以樂，故再飲。雖非旨，亦庶幾也。雖無嘉殽，以喜樂，故更食焉。雖非嘉，亦庶幾也。蓋其善甚也。常情當樂其人，則施德惠以與之。我雖無德以施於王，而喜王不勝，❶更歌且舞。蓋其思得賢女來配，以代褒姒，如飢如渴之情，深思切念。若王納賢女，去褒姒，誠不勝其喜。重言複辭，至於是也。女，謂王也。德，如「以德報」之「德」。高岡，有王之象也。幽王昏迷閉固，不可告語，詩人直欲如析薪析而啓之也。《大雅·旱麓》云「瑟彼柞棫，民所燎矣」，又曰「瑟彼玉瓚」，則知瑟者，堅膩之貌。柞薪，堅實之薪，王閉固似之。其葉湑兮，湑者，扶疏之狀。以草釃酒謂之湑，《伐木》云：「有酒湑我。」《説文》云：「湑，莤酒也。」莤，草也。釃酒於草中，散落則疏矣。《蓼蕭》云「零露湑兮」，露亦疏矣。幽王閉塞，如頑鐵堅石，如柞薪堅固，不可啓告。今若如析柞薪析啓也，其葉散離而疏，不併蔽矣。但我鮮見王爾。覯，見也。使我多得見王，我心將盡寫以告王。今人患苦人之蔽塞，曰安得彼心中玲瓏也。玲瓏，亦疏朗之意。高山，猶言高岡也，亦喻王也。王者天下所仰，景明之行當行之。褒姒當去，碩女當納，此事理甚著明也。安得四牡騑騑，六轡如琴，迎碩女，覯見爾之新昏，以慰我心耶？止，猶之也。音相近，故記者不同，意亦微異，當從「之」。

❶「勝」，原作「甚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營營青蠅，止于樊。豈弟君子，無信讒言。營營青蠅，止于棘。讒人罔極，交亂四國。營營青蠅，止于榛。讒人罔極，構我二人。

樊，《補音》：「汾乾切。左思《贈妹詩》『樊』與『篇』叶。《漢書》昌邑王、戾太子傳皆作『藩』，古藩亦汾乾切。崔駰《司徒箴》『藩』與『愆』叶。晉陽后文『藩』與『賢』叶。張華詩『藩』與『篇』叶。」案：原本七字脱。歐陽曰：「營營然，往來之飛聲。」毛傳曰：「樊，藩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蠅之爲蟲，汙白使黑，汙黑使白。」案：原本四字脱。喻佞人變亂善惡也。言止於樊，欲外之，令遠物也。豈，樂也。弟，順也。豈弟和順，君子常稱。棘、榛，更韻爾。董氏曰：「營營，《説文》作『謍謍』，小聲也。」箋云：「極，猶已也。」孔疏云：「君子，謂今王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青蠅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」孔疏曰：「二人，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。構之不已，至交亂四國。」先言四國，明其罪之大也。二人，或謂皆見讒者。構，結也，合也。讒言不一，其事亦不一，聚合以成其罪。

賓之初筵，左右秩秩。籩豆有楚，殽核維旅。酒既和旨，飲酒孔偕。鐘鼓既設，舉醻逸逸。大侯既抗，弓矢斯張。射夫既同，獻爾發功。發彼有的，以祈爾爵。籥舞笙鼓，樂既和奏。烝衎烈祖，以洽百禮。百禮既至，有壬有林。錫爾純嘏，子孫其湛。其湛曰樂，各奏爾能。賓載手仇，室人入又。酌彼康爵，以奏爾時。賓之初筵，温温其恭。其未醉止，威儀反反。曰既醉止，威儀幡幡。舍其坐遷，屢舞僊僊。其未醉止，威儀抑抑。曰既醉止，威儀怭怭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秩。賓既醉止，載號載呶。

亂我籩豆，屢舞僛僛。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郵。側弁之俄，屢舞傞傞。既醉而出，並受其福。醉而不出，是謂伐德。飲酒孔嘉，維其令儀。凡此飲酒，或醉或否。既立之監，或佐之史。彼醉不臧，不醉反恥。式勿從謂，舞俾大怠。匪言勿言，匪由勿語。由醉之言，俾出童羖。三爵不識，矧敢多又。

設，《補音》：「書實切。閔鴻《羽扇賦》：❶『暑氣雲銷，獻酬乃設。停神靜思，且以永日。妍羽翔迴，清風盈室。』」案：原本六字脱。疇，即「酬」字。抗，《補音》：「居郎切，舉也。《既夕禮》『抗席』、『抗衾』。一音剛，張衡《思玄賦》：『冀一年之三秀兮，遒白露之爲霜。時亹亹而代序兮，疇可與乎比抗。』」案：四句從《韻補》補入。的，《補音》：「或與『爵』爲韻。古亦讀子藥切，潘岳《芙蓉賦》：『丹輝拂紅，飛鬚垂的。斐披艳赫，散渙熠爚。』」郵，《補音》云：「《集韻》一音垂。衛地古字多假借，或以郵爲誰，若曰『不知其誰』。箋義假借爲『尤』。《漢書》凡『尤』皆作『郵』，然韻不叶。」傞，倉何反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賓之初筵》，衛武公刺時也。幽王荒廢，媟近小人，飲酒無度。天下化之，君臣上下，沈湎淫液。武公既入，而作是詩也。」左右秩秩，意謂下文籩豆整楚，殽核衆旅也，謂有秩敍不亂也。《爾雅》訓秩秩爲智，非。殽，雜也。核，謂桃、梅有核之屬也。餘雜物葅醢之屬甚多。然《魏風》曰「園有桃，其實之殽」，則核亦可以言殽。箋云：「和旨，調美也。孔，甚也。」衆賓之飲酒，威儀齊一。箋云：「鐘

❶「閔」，原作「關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鼓於是言既設者，將射改縣也。」鄭以天子宮縣四面皆縣，將避射，當改縣。然禮無正文可考，惟《鄉射禮》「未旅將射，樂正命弟子贊，工遷樂於下」，孔疏云：「琴瑟猶遷之，明鐘鼓之縣改之矣。」然《大射》諸侯之禮，不言改縣，何以知天子之禮必改縣？鄭爲意説，孔因之，況大射禮亦不遷瑟。天下事理不可固執，況他無改縣正文。鄭《禮》學雖詳，亦閒有差誤。改縣之説，未可信也。又況作詩異乎序禮，鐘鼓當先設，而於「飲酒孔偕」之次，始言「鐘鼓既設」者以此。詩本意言飲酒，故先言飲酒。況言「既」，亦非始設。舉醻往來，和樂逸逸。在《禮》，始酌之曰獻，再酌之曰醻，醻即酬也。復其獻曰酢。毛傳曰：「大侯，君侯也。抗，舉也。有燕射之禮。」箋云：「將祭而射謂之大射。」下章言「烝衎烈祖」，其非祭歟？鄭更毛傳燕射之説，改爲大射，非也。康成不善屬文，屢屢而見。是詩言因「烝衎烈祖，以洽百禮。百禮既至」，於是乎燕射。詩言醉舞，其爲燕射甚明。豈有將祭，擇士大射，而有舞僛僛、傞傞者乎？張侯久矣，其始不繫左下綱，至將射乃繫左下綱。《梓人》云：「張獸侯，則王以息燕。」《鄉射·記》云：「天子熊侯，白質。諸侯麋侯，赤質。大夫布侯，畫以虎豹。士布侯，畫以鹿豕。」❶注云：「此所謂獸侯也，燕射則張之。」案：《大射禮》「張三侯」，《夏官·射人》云：「若王大射，則以貍步張三侯。」是詩惟言大侯，益以驗其言燕射。孔疏云：「燕射之禮，自天子至士皆一侯，上下共射

❶「畫」，原作「晝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儀禮注疏》改。

之。」箋云：「射夫，衆射者也。獻，猶奏也。既比衆耦乃射，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。」毛傳曰：「的，質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周禮》鄭衆、馬融注皆云：❶『十尺曰侯，四尺曰鵠，二尺曰正，四寸曰質。』王肅亦云：『二尺曰正，四寸曰質。』又引《爾雅》云：『射，張皮謂之侯，侯中謂之鵠，鵠中謂之正，正方二尺也。正中謂之槷，方六寸也。槷則質也，舊云方四寸，今云方六寸。《爾雅》説之明，宜從之。』此肅意。賈逵《周禮》注云：『四寸曰正，正五重，鵠居其内，而方二尺。』」《射義》引此詩云：❷「祈，❸求也。求中以辭爵也。酒者，所以養老，所以養病，求中以辭養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秉籥而舞，與笙鼓相應。」❹烝，盛也。亦冬祭名。衎，樂也。洽，溥也，猶備也。因祭行禮，品節又爲詳矣。有酢，有嘏，有交獻，有旅酬，❺有餕，有歌，有舞，有八音，有爵賞之施。士禮有祀爨，而況於天子之禮乎？禮文廢滅，不可備知，總言百禮。百禮既至，猶盡也。而有任事之大夫、士，又有不任事之衆諸侯，意謂祭訖不可不燕諸侯、卿大夫、士也，故鄭謂壬爲卿大夫，《爾雅》謂「林、侯，君也」，毛傳亦云：「林，君也。」又云「壬，大也」，雖本《爾雅》，然《爾雅》多差失，未可盡信。「錫爾純嘏，子孫其湛，其湛曰樂」者，此言祭時，先祖既錫賚我以純一不雜之嘏，❻使子孫皆湛

❶「衆」，原作「箋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義」，原作「儀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禮記正義》改。
❸「祈」，原作「析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禮記正義》改。
❹「鼓」，原作「歌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❺「旅酬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❻「賚」，原作「費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樂。所謂湛者，即樂之謂也。是殆天子祭禮中之嘏辭，有子孫其湛之辭，有此釋文也。凡與祭執事之大夫、士，及餘不執事之衆諸侯，多是吾先祖之子孫，及異姓之親子孫。先祖之錫嘏，固欲徧及其子孫也，固欲咸燕樂也，則祭罷豈容無燕？因燕而射，故「各奏爾能」。載，則也。仇，匹敵也。王氏曰：「室人，主黨也。賓黨入射，則手敵。主黨入射，則又手敵。」康，安也。酒可以安養衰病，故飲不中之爵曰康爵。蘇曰：「以奏爾時，薦之以時物也。」反反者，每每反顧其身也，謹於禮。幡幡，揚動，不謹重也。舍其坐而遷，屢舞僊僊，飄輕之狀也。抑抑，卑恭也。怭怭者，抑抑之反也。其心怭怭者，容不和順，不知其秩敍，醉甚昏甚也。毛傳：「號呼讙呶也。❶僛僛，舞不能自正也。」郵，誰也。不知其誰，醉不知人也。箋云：「側，傾也。」俄者，俄然而側也。俄然，忽然也。傞傞，則不止於僛斜而已，❷幾於傾倒失足之狀也。既醉而出，則合乎禮。合乎禮，則賓主並受其福。醉而不出，則失禮，是自伐其德也。飲酒其嘉，維不失令儀則可，不然則不可也。董曰：「立之監以監之，佐之史以書之，古之慎禮如此。監者，司正之謂乎？」箋云：「彼醉則已不善，復取未醉者恥之。言此者，疾之也。」式，敬也。此戒其勿從反恥之謂。謂，言也。恥之，必有其言也。戒勿從其言，無使至於大怠也。非其所當言則勿言，非禮事由乎己則勿語。其有由醉之言、妄亂之言，則

❶「讙呶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❷「不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罰之。俾出童羖，羊必有角，無童者。箋云：「云俾出無角之羖羊，脅以無然之物，使深戒也。」朱氏曰：「女飲至三爵，已昏然無所識矣，況敢又多飲乎？丁寧以戒之也。」

魚在在藻，有頒其首。王在在鎬，豈樂飲酒。魚在在藻，有莘其尾。王在在鎬，飲酒樂豈。魚在在藻，依于其蒲。王在在鎬，有那其居。

魚何在？在藻也。藻，水草也。在藻，得其所也。《韓詩》云：「頒，衆也。」詩意謂其首頒然不亂，王與群臣燕樂，有禮不亂如之。王何在？在鎬京，武王之所居也。今王居焉，得其所矣，當豈樂飲酒。豈樂，和樂也，非荒淫無度之樂也。當如魚之和樂不亂，如武王之豈樂也，而今不然矣。僛僛、傞傞，側弁之俄，其亂甚矣。有莘其尾，魚尾如莘也。莘，音辛。一名細莘，藥草也，一根一葉相連，此亦衆而不亂之物，故以喻之。蒲亦水草，魚亦在藻，又依蒲，甚言其得所也。王居武王之所居，那有其居若此者乎？甚言鎬京之美也，其意憂王將失其所居矣，其亡將不敢明言。《毛詩序》云：「刺幽王也。君子思古之武王焉。」言刺，非詩人之本情，又大悖。

采菽采菽，筐之筥之。君子來朝，何錫予之？雖無予之，路車乘馬。又何予之？玄衮及黼。觱沸檻泉，言采其芹。君子來朝，言觀其旂。其旂淠淠，鸞聲嘒嘒。載驂載駟，君子所屆。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。彼交匪紓，天子所予。樂只君子，天子命之。樂只君子，福禄申之。維柞之枝，其葉蓬蓬。樂只君子，殿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萬福攸

同。平平左右，亦是率從。汎汎楊舟，紼纚維之。樂只君子，天子葵之。樂只君子，福禄膍之。優哉游哉，亦是戾矣。

縭，音离。《爾雅·釋水》作「縭」，❶《毛詩》作「纚」。

毛傳曰：「菽，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。羊則苦，豕則薇。」箋云：「菽，大豆也。采其葉以爲藿。三牲，牛、羊、豕。芼以藿。王饗賓客有牛俎，乃用鉶羹，故使采之。」孔疏云：「以鼎煮牛，取其骨體，置之於俎。其汁則芼之以藿，調以鹹酸，乃盛之於鉶，即《公食·記》『鉶芼』是也。以草菜地之毛，故謂之芼。《地官·牛人》云：『凡賓客之事，共其牢禮積膳之牛。』❷又云：『饗、食、賓、射，案：原本二字脱。共其膳羞之牛。』食亦有牛，舉饗則食可知矣。」方曰筐，圓曰筥。毛傳曰：「君子，謂諸侯也。」箋云：「賜諸侯以車馬，言雖無予之，尚以爲薄。」毛傳曰：「玄衮，卷龍也。白與黑謂之黼。」箋云：「玄衮，玄衣而畫以卷龍也。黼，黼黻，謂絺衣也。」《周禮·司服》：「諸公之服，自衮冕而下，如王之服。侯伯之服，自鷩冕而下，如公之服。子男之服，自毳冕而下，如侯伯之服。」《覲禮》「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」，鄭注云：「賜同姓以金路，異姓以象路。」毛傳曰：「觱沸，泉出貌。」《釋水》云「濫泉正出。正出，涌出也」，李巡曰：「水泉從下上出曰涌。」釋曰：「濫、檻音義同。」毛傳曰：「檻泉正出。」言，語助也。箋云：「芹，菜也。可以

❶「縭」，原作「纚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❷「牢」，原作「宰」，據四庫本、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
爲菹，亦所用待君子也，《周禮》：『芹菹。』」孔疏云：「車馬鸞鈴之聲嘒嘒然。」《釋文》：「觱沸，音必弗。」今俗語「沸」如字。於檻泉之水中采其芹。朱曰：「諸侯來朝，則觀其旂，聞其鸞聲，又見其馬。君子之至，則有如上之儀物。屆，至也。」箋云：「芾，大古蔽膝之象也。冕服謂之芾，其他服謂之韠，❶以韋爲之。其制上廣一尺，下廣二尺，其頸五寸，❷肩革帶博二寸。脛本曰股。邪幅，如今行縢也。偪束其脛，自足至膝，故曰在下。」孔疏云：「《易乾鑿度》注云：『古者田漁而食，因衣其皮。先知蔽前，後知蔽後。後王易之以布帛，而猶存蔽前者，重古道，不忘本。』是亦説芾之元由也。」❸毛傳曰：「諸侯赤芾。紓，緩也。」孔疏云：「桓二年《左傳》曰：『帶裳幅舄。』《内則》亦單云偪，則此服名偪而已。杜、鄭皆云『今之行縢』，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偪。《説文》曰：『縢，緘也。』名行縢者，言行而緘束之。」彼諸侯之交於天子者，非紓緩而怠也，故爲天子心之所予。樂只，言君子和樂也。天子於是命之，不止於命之，又有福禄以申錫之，以山川、土田、車服、器物之類也。毛傳曰：「蓬蓬，盛貌。殿，鎮也。」孔疏曰：「軍行在後曰殿。」取鎮重之義。枝葉足以芘根幹。根幹如天子，枝葉如諸侯爲蕃輔，故天子之邦，得以安鎮無虞。「萬福攸同」者，凡從君來朝者，同被其福禄也。不特其大臣，雖其平平左右群臣，亦率從被其

❶「韠」，原作「韡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其」上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有「長三尺」三字，當據補。
❸「説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福，言並蒙賚賜也。《爾雅・釋水》曰：「汎汎楊舟，紼縭維之。紼，繂也。❶縭，緌也。」楊木之舟，輕浮泛泛，得大紼小縭以維之，而後安定。天子如楊舟，諸侯如紼縭。王畿賴侯國藩維，而後安定。葵心向日，如天子心向諸侯。先王親愛諸侯，其心似之。膍，牛百葉也。天子以福禄重重錫賚諸侯，申之膍之，謂錫賚重複也。今王優哉游哉，緩慢不復紹其禮，亦違戾於先王矣。其辭甚婉，其憂甚深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刺幽王也。侮慢諸侯，諸侯來朝，不能錫命以禮數。徵會之，而無信義，君子見微而思古焉。」其禍著以微云。

騂騂角弓，翩其反矣。兄弟昏姻，無胥遠矣。爾之遠矣，民胥然矣。爾之教矣，民胥傚矣。此令兄弟，綽綽有裕。不令兄弟，交相爲瘉。民之無良，相怨一方。受爵不讓，至于已斯亡。老馬反爲駒，不顧其後。如食宜饇，如酌孔取。毋教猱升木，如塗塗附。君子有徽猷，小人與屬。雨雪瀌瀌，見晛曰消。莫肯下遺，式居婁驕。雨雪浮浮，見晛曰流。如蠻如髦，我是用憂。

《補音》：「遠，於圓切。《易林・明夷之漸》曰：『轉行軌軌，行近不遠。旦夕入門，與君笑言。』韓愈《閔己賦》『遠』字與『賢』字、『年』字、『難』字、『言』字叶。」然則遠字宜音園，而《補音》「於圓切」失母矣。案：韓愈《閔己賦》「己遠」與「漫漫」叶。漫，《補音》音綿，則遠字音淵，故於元切也。《補音》：「讓，如陽切。《禮記》『左右攘辟』，注云：『攘，古「讓」字。』《古文尚書》作『攘』。《六韜》與

❶「繂」，原作「縩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『陽』、『光』叶。《楚辭・大招》『讓』與『張』叶、與『王』叶。《荀子・成相篇》『讓』與『王』叶。《急就章》『讓』與『莊』叶。此詩或用韻，宜從此讀。」猱，乃刀反。屬，音蜀讀者音近樹。見晛聿消，聿，《韓詩》作「聿」，《毛詩》作「曰」，董、吕皆同。觪，❶許慎作「弲」，言用角低卬便也。❷許義未盡，其如牛羊角觩然歟？弛弓則忽反矣。兩弰雙反，如羽疾飛，故曰翩，王之背棄親族如之。胥，相也。兄弟婚姻，民相傚皆然矣。胥，亦皆意。蓋王教之也。王雖未嘗教詔之，而身行之，民傚之，謂王教之可也。令，善也。令兄弟，即今俗云好兄弟。裕，寬也，和樂從容之意。其不令者，則交相病。瘉，病也。相詬呰，相傷害，此泛言也。雖泛言，而意則譏王。周偏處西北一方，王者統臨天下，而曰「一方」者，王失德，天下不歸心，故詩人小之，止言「一方」。言周之民無良，相怨相惡，皆王所化也。詩人灼見本末源流之所致，其端甚微，其流禍甚大。姑舉「受爵不讓」一端言之，受獻爵殊無遜讓之容，此不敬之心，其過似微，而其末流致亡乃已。當時蓋有其事，亦假以明王之將亡也。作詩者，其父兄尊老者乎？以老馬自況。反爲駒，言其時反以幼稺相待，不加禮敬。以少陵長，以卑陵尊。吕曰：「彼慢老者，獨能長少而不老乎？所謂不顧其後也。」如，若也。食則甚宜者，心好之，而務饇飽。酌則甚取而務多，孔，甚也。且言後生輕侮

❶「觪」，原作「解」，據四庫本改。案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作「觲」。

❷「低」，原作「抵」，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貪饕之狀。古又以「如」爲「而」，屢見《大戴禮》。猱，猴屬，自能升木。輕薄小人，自好陵犯長上，而王又教以助戲侮其長老，如泥塗，又加其塗以附益之。詩人於是思君子有徽猷，徽猷，善道也。上有善道，則小人咸服屬而自化，不至如今俗習惡。毛傳曰：「晛，日氣也。」小人道長，小人陰類，如雨雪瀌瀌，得陽和之氣即消化矣。是時心莫肯爲善，棄其下之親族，矧更居愚驕乎？式，更也，詳釋見《式微》。婁，愚也。惟愚，故驕。聖賢未嘗驕惡，驕者故加愚字。毛傳曰：「蠻，南蠻也。髦，夷髦也。」孔疏云：「髦，四夷之别名。」今上下胥然，於親族無禮義仁恩，如蠻夷矣。我是用憂，憂其無道，必致禍亂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角弓》，刺幽王也。不親九族，而好讒佞，骨肉相怨，而作是詩也。」

有菀者柳，不尚息焉。上帝甚蹈，無自暱焉。俾予靖之，後予極焉。有菀者柳，❶不尚愒焉。上帝甚蹈，無自瘵焉。俾予靖之，後予邁焉。有鳥高飛，亦傅于天。彼人之心，于何其臻？曷予靖之，居以凶矜？

案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彼都人士，狐裘黄黄。其容不改，出言有章。行歸于周，萬民所望。彼都人士，臺笠緇撮。彼君子女，綢直如髮。我不見兮，我心不説。彼都人士，充耳琇實。彼君子女，謂之尹吉。我不見兮，我心苑結。彼都人士，垂帶而厲。彼君子女，卷髮如蠆。我不見兮，言從之邁。匪伊垂之，帶則有餘。匪伊卷之，髮則有旟。

❶「菀」，原作「苑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我不見兮，云何盱矣。

鄭箋云：「城郭之域曰都。」呂曰：「都人士者，即《喪服傳》所謂『都邑之士』，所以別野人也。」陳曰：「周，鎬京也。」毛傳謂「周，忠信也」，此雖本之《春秋》、《國語》，然非聖之言，穿鑿曲取，迂儒常態。穆叔曰「忠信爲周」，左氏知其未安，已削之矣。「楚子囊卒，君子謂子囊忠。忠，民之望也。《詩》曰：『行歸于周，萬民所望。』忠也」，此義亦未白。學者習説，不可盡信。《皇皇者華》之「周」，周偏也。此《都人士》之「周」，西周也。都士之行歸於周家所行之道，謂合乎文、武所行之道，萬民之所仰望也。箋云：「臺，夫須也。以臺皮爲笠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舊説夫須，莎草也，可以爲蓑笠。」毛傳曰：「緇撮，緇布冠也。」孔疏云：「撮，言小，撮持其髻而已。」呂曰：「君子女者，貴人之女。」綢者，以絲周之。其卷髮之纚歟？如，而也，屢見《大戴禮》。以「而」爲「如」，古語也。以音相近，故記者或作「如」，或作「而」也。綢其髮而直也。綢直而髮，而，猶其也，亦古語也，《書》：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國。」我今不見斯服矣，傷禮服之亡，習俗趨於薄，故我心不説。毛傳曰：「琇，美石也。」王肅云：「以美石爲瑱，塞實其耳。」朱曰：「尹吉，未詳。」箋云：「吉，讀爲姞。尹氏、姞氏，周室婚姻之舊姓也，言有禮法。」苑中草木繁積，故言積曰苑。積結不散，憂之深也。毛傳曰：「厲，帶之垂者。」箋云：「而，亦如也。而厲，如鞶厲也。鞶必垂厲以爲飾。厲，字當作『裂』。蠆，螫蟲也，尾

末揵然，似婦人髮末曲卷然。」《左傳》「桓二年，鞶厲游纓，昭其數也」，杜注云：❶「鞶，紳帶也。一名大帶。厲，大帶之垂者。」《春秋》「紀裂繻」，或作「履綸」。鄭或以厲、履、裂聲相近，❷取裂之義歟？鄭必以「而」爲「如」，殆不必也。鄭不善屬文，不解「垂厲」之文耳，當從毛傳。《説文》：「長尾爲蠆。」卷髮如蠆，以纚卷髮也。我不見兮，見則從之往矣。邁，往也。言我心敬之歸之。匪伊特垂之，帶則有餘，帶當有餘。有餘，則有垂者。今不見垂者，是其時特不垂其帶，俗尚新奇也。昔君子女，匪特卷之，以髮有旟揚者，故以纚卷之也。毛傳曰：「旟，揚也。」盱，「吁」之音而字訛歟？《卷耳》曰：「云何吁矣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都人士》，周人刺衣服無常也。古者長民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，以齊其民，則民德歸壹，傷今不復見古人也。」

終朝采緑，不盈一匊。予髮曲局，薄言歸沐。終朝采藍，不盈一襜。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。之子于狩，言韔其弓。之子于釣，言綸之繩。其釣維何？維魴及鱮。維魴及鱮，薄言觀者。

鄭箋云：「緑，王芻也。」《爾雅・釋草》云「菉，王芻」，郭注云：「菉，蓐，今呼鴟腳莎。」《楚辭》曰「薋菉葹以盈室」，王逸云：「終朝采緑。」箋云：「緑，易得之草，終朝采之而不盈手，憂思不專於事。」毛傳曰：「局，卷也。婦人夫不在，則不容飾。」沐非

❶「注」，原作「柱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履」，原作「屨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爲容飾也。久不沐櫛太甚，故薄沐也。出而采緑，曰予髮曲局矣，歸而薄沐乎。箋謂君子將歸，故我沐也。康成不善屬文，故曲推，而文不然。毛傳曰：「衣蔽前謂之襜。」箋云：「藍，染草也。」朱曰：「五日，去時之期也。六日不詹，過期而不見也。『詹』與『瞻』同。」箋謂五日爲五月之日，六日謂六月之日，鄭意以六日不歸，何遽憂思之甚，故云云，亦猶《豳風》曰一之日、二之日，謂十一月、十二月。然「六日不詹」，非謂六日即憂思深也。自六日不瞻以來至於今，積思而憂深也。《後漢》劉瑜上疏曰：「天地之性，陰陽正紀，隔絶其道，則水旱爲并。《詩》云：『五日爲期，六日不詹。』怨曠作歌，仲尼所録。」箋云：「之子，謂君子也。」邱氏曰：「是子往獵，我則爲之納弓於韔中。往釣，我則爲之緍繩於竿。今遠行役，役久而不歸，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。」孔疏云：「言綸之繩，與之作繩也。」得魚之盛，頗有觀者，故曰「薄言觀者」。俗本「觀」作「覩」，定本、《集注》並作「觀」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幽王之時，多怨曠者也。」

芃芃黍苗，陰雨膏之。悠悠南行，召伯勞之。我任我輦，我車我牛。我行既集，蓋云歸哉。我徒我御，我師我旅。我行既集，蓋云歸處。肅肅謝功，召伯營之。烈烈征師，召伯成之。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。召伯有成，王心則寧。

牛，《補音》：「魚其切。《楚辭·天問》：『恒秉季德，焉得夫朴牛。何往營班禄，不但還來。』《九章》：『呂望屠於朝歌兮，甯戚歌而飯牛。不逢湯武與桓繆兮，世孰云而知之。』《招魂》：『敦脄血拇，逐人駓駓。

參目虎首，❶其身若牛。』《易林・履之蠱》曰：『齊景惑疑，爲孺子牛。』❷《蠱之同人》曰：『伯氏殺牛，行悖天時。』《咸之小畜》曰：『許人買牛，三夫争之。』《頤之遯》曰：『豶豕童牛，害傷不來。』來，陵之切。」《嵩高》之詩，言宣王邑申伯於謝，命召伯定申伯之宅，「登是南邦，徹申伯土田。有俶其城，寢廟既成。」此詩言「肅肅謝功，召伯營之」，工役既大，故用師旅。原隰既平，泉流既清，蓋用徹法治其土田而爲溝洫也。芃芃黍苗，陰雨膏之，蓋南行之役徒所見，因感召伯見勞之恩，故即所見黍苗蒙陰雨之所膏潤以喻之。鄭箋以任爲負任，未安。遠行不可負任，負任而遠行則太勞。任者，任之以事。任輦，以輦所當載。任車，以車所當載。任牛，以牛所當挽。下文徒、御、師、旅四類，此輦、車、牛三物，不必與下文齊同。鄭豈拘於同下文耶？我行既集，蓋云歸哉，是詩蓋訖役將歸時所作歟？徒行者，御車者。《夏官・司馬》：「二千五百人爲師，五百人爲旅。」成之者，成其邑謝之功。宣王欲邑申伯，以報其功。邑成，則王心寧矣。毛傳初未嘗言刺幽王，而衛宏作《序》，則曰：「刺幽王也。不能膏潤天下，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。」宏蓋拘於世次，故强歸幽王。且《清人》鄭文公時詩，而置於莊公、昭公詩之前。《詩》經秦火，口誦所傳，難執世次。況宏《序》謬誤良多，不可盡信。孔子所取大旨，固不在其人與世，而宏謬

❶「參目」，原作「叅自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爲孺子牛」，原作「孺子□牛」，據四庫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與掃葉山房石印《百子全書》本《焦氏易林》改。

大甚，不得不辨。《鄉師》「治其輂」，注云：「輂，人挽行載任器也。《司馬法》曰：『夏后氏謂輂曰余車，殷曰胡奴車，周曰輜輂。』」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難。既見君子，其樂如何。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沃。既見君子，云何不樂。

隰桑有阿，其葉有幽。既見君子，德音孔膠。

心乎愛矣，遐不謂矣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

愛，《補音》：「許既切。《説文》從心，炁聲。❶徐鍇《繫傳》曰：『炁者，惠也。《古文尚書》「炁」，古「愛」字。』《集韻》：『炁，許既切。』《周易》：『富家大吉，順在位也。王假有家，交相愛也。』《楚辭·九章》：『世溷濁莫吾知，人心不可謂兮。知死不可讓，願勿愛兮。明以告君子，吾將以爲類兮。』傅幹《皇后箴》：『巨猾是緣，❷竊弄神器。故禍不出所憎，常出所愛。』袁宏《三國名臣贊》：『滄海横流，玉石同碎。達人兼善，廢己存愛。』楊戲贊吴子遠：『車騎高勁，惟其泛愛。以弱制强，不陷危墜。』皇甫謐《釋勸》：『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，❸未覩幽人髣髴也。髴，方末反。❹見俗人之不容，未喻聖王之兼愛也。』」若字形，則當如《方言》所載。揚雄《答劉歆書》與《説文》古篆從炁從夂，❺其義與音昭然可見。郭璞《方言》注用此字，自是之後，不復見矣。

❶「炁」，四庫本作「旡」。案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·夊部》云：「愛，行皃，从夊，炁聲。」又《心部》云：「炁，惠也。从心，旡聲。」

❷「巨」，原作「臣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❸「賓」，原作「實」，據武英殿本《晉書》改。

❹「髴方末反」，武英殿本《晉書》無此四字，疑爲小注。

❺「夂」，原作「久」，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改。

隰桑之盛如此，足以濟利生人，以其可蠶也，故人心喜見之，故取以喻其喜見君子之心。當是久亂，忽見君子，故其樂甚也。君子之德音甚膠固，不斷絶也。吾心愛君子，不謂相去遐遠，而憚於往見也。大抵善類之愛其善類，中心懷之，常不忘也。是詩殆以有君子在位，遠方之士慕德而往見之，喜而作也。而衛宏作《序》又謂「刺幽王」，❶謂「思見君子」。熟觀本詩曰「既見君子」，非思也，此又宏拘於世次之故也。是詩之作，或宣王之初歟？毛傳亦無刺意，亦無思見意。孔疏曰：「《夏書》傳曰：『下溼曰隰。』桑，非能水之木。而言其美者，以桑宜在溼潤之所。隰近畔，無水，宜桑。」毛傳曰：「沃，柔也。幽，黑色也。」案：「孔疏曰」以下原本缺，今補入。

白華菅兮，白茅束兮。之子之遠，俾我獨兮。英英白雲，露彼菅茅。天步艱難，之子不猶。滮池北流，浸彼稻田。嘯歌傷懷，念彼碩人。樵彼桑薪，卬烘于煁。維彼碩人，實勞我心。鼓鍾于宫，聲聞于外。念子懆懆，視我邁邁。有鶖在梁，有鶴在林。維彼碩人，實勞我心。鴛鴦在梁，戢其左翼。之子無良，二三其德。有扁斯石，履之卑兮。之子之遠，俾我疷兮。

案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緜蠻黄鳥，止于丘阿。道之云遠，我勞如何？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。緜蠻黄鳥，止于丘隅。豈敢憚行？畏不能趨。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。緜蠻黄鳥，止于丘側。豈敢憚行，畏不能極。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。命

❶「又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彼後車，謂之載之。

是詩微臣感其所蒙飲食、教載之大臣而作也，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乃反之曰刺者，蓋意周衰，亂世必無若此仁惠之大臣，故反之，以爲思古之詩，而本詩情狀非思古也。觀《詩》固不可執其世，其閒大臣，豈無一人能憫徒行小臣之忠勞也。此事雖甚微，然道無大小，其恤下之心、感惠之心，皆善心、正心，即道心也，聖人取焉。《大學》篇引「緜蠻黄鳥，止于丘隅」，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繼引《詩》曰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」「爲人君，止於仁。爲人臣，止於敬。爲人子，止於孝。爲人父，止于慈。」《大學》一篇，非聖人作。道一而已，此心常覺常明曰仁。其散見於諸善不一，其此心之見於恭曰敬，見於事親曰孝，見于惠下曰慈，而《大學》裂而分之，殊爲害道。毛傳又祖其説，以釋是詩，曰「鳥止於阿，人止於仁」，枝蔓轉涉，失本詩之情。遠矣，行勞甚，於是休止，有如何之歎焉。止丘阿，即所見以喻己之休止而已，非有深義。孔子舉此詩以明别意，觀詩者不可執以釋詩，而況可又祖《大學》之言乎？有大臣者憫其勞，飲之食之，從容之，次又教之誨之，又命後車語令載之。丘隅、丘側，特更韻爾。豈敢憚於徒行，恐不能疾行以趨，以從大臣之車也。畏，恐也。趨，行疾也。《爾雅》云：「極，至也。」恐不能至，今勞憊於道途者，亦有此言。

幡幡瓠葉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嘗之。

有兔斯首，炮之燔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獻之。

有兔斯首，燔之炙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酢之。

有兔斯首，燔之炮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醻之。燔，音煩，《補音》：「汾乾切。曹大家《蟬賦》：❶『有翩翩之狡童，運徽黏而紛纏。委厥體於膳夫，歸炎炭而就燔。』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『琴高沈水而不濡，時乘赤鯉以周旋。師門使火以驗術，故將去而林燔。』曹植《瑟瑟歌》：『願爲中林草，秋隨野火燔。灰滅豈不痛？顧與枝葉連。』陶潛《遇火》詩：『正夏風長急，林室頓燒燔。一宅無遺宇，舫舟蔭門前。』」

《毛詩序》言「不以微薄廢禮」，是也。而曰「大夫刺幽王。上棄禮而不能行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，❷故思古焉」，則不可必也。雖至亂之世，豈無一人一事之善，而必曰古之人？是絶滅人之道心，大不可也。毛傳曰：「瓠葉，庶人之菜也。」鄭箋云：「亨，熟也。」熟瓠葉者，以爲飲酒之菹也。王肅、孫毓云惟一兔頭爾，諸儒必曲取以爲一兔，非也。三章者皆言兔首，不及其餘。瓠葉、兔首雖至微薄，而采之、亨之、炮之、燔之、炙之，誠意所將；嘗酒，而獻之、酢之、醻之，誠敬彌著，是謂道心。人皆有是心，而自不知其爲道也，故《易》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考之《儀禮》，初獻，次醻，次酢，酢者，報所獻也。獻至於再，則謂之醻，醻即「酬」字。毛傳曰：「炮加火曰燔，炕火曰炙。」此君子，窮而在下者歟？

漸漸之石，維其高矣。山川悠遠，維其勞矣。武人東征，不皇朝矣。漸漸之石，維其卒矣。

❶ 「曹大家」，《唐代四大類書》影印南宋紹興刊本《藝文類聚》卷九十七與光緒九年孔廣陶刻《初學記》卷三十並作「曹植」。

❷ 「牢」，原作「宰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山川悠遠，曷其没矣。武人東征，不皇出矣。有豕白蹢，烝涉波矣。月離于畢，俾滂沱矣。武人東征，不皇他矣。

漸漸之石，維其高矣，東征之士所見，或以爲喻，非。繼曰「山川悠遠，維其勞矣」，其情狀承接上文，别無義喻。曰「不皇朝矣」，不忘君之情也。没，盡也。「山川悠遠」，何得至於盡而止也？此中途之情。「不皇出」者，不暇有他適也。出，適也。豕涉波、月離畢，皆霖雨之先兆。途行畏雨，情見於此也。是詩正矣，無邪思矣。無邪，道也，孔子取焉。而《毛詩序》曰：「下國刺幽王也。戎狄叛之，❶荆舒不至，乃命將率東征，役久病於外。」是詩本無刺王之情，而《序》誣之。不明本詩之正情，不明正情之即道，故支離旁説，徒亂後學。況《序》文多意度妄謬，不可盡信。《易》曰「離，麗」，猶附也。月離畢星則雨。毛傳曰：「畢，濁也。」鄭箋曰：「豕性能水。」

案：「毛傳」以下原本脱，今節補。

苕之華，芸其黄矣。心之憂矣，維其傷矣。苕之華，其葉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。牂羊墳首，三星在罶。人可以食，鮮可以飽。

何草不黄？何日不行？何人不將？經營四方。何草不玄？何人不矜？哀我征夫，獨爲匪民。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。有芃者狐，率彼幽草。有棧之車，行彼周道。

案：二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慈湖詩傳卷十五

❶「戎狄叛」，原作「蕃服反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慈湖詩傳卷十六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大雅一

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有周不顯，帝命不時。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亹亹文王，令聞不已。陳錫哉周，侯文王孫子。文王孫子，本支百世。凡周之士，不顯亦世。世之不顯，厥猶翼翼。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。王國克生，維周之楨。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假哉，天命有商孫子。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。厥作裸將，常服黼冔。王之藎臣，無念爾祖。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。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宜鑒于殷，駿命不易。命之不易，無遏爾躬。宣昭義問，有虞殷自天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儀刑文王，萬邦作孚。

躬，《補音》：「姑宏切。《説文》躬從吕，或從弓。弓聲本如肱。《周易》：『震不于其躬，于其鄰。』又曰：『艮其限，危薰心也。艮其身，止諸躬也。』案：原本四句脱。班固《東都賦》：『登靈臺，考休徵。俯仰乎乾坤，參象乎聖躬。』又與『稜』字叶。崔瑗《祭和帝文》：『元景寢曜，雲物見徵。馮相考妖，遂當帝躬。』韓愈《祭嫂文》：『苟容躁進，不顧其躬。禄仕而還，以爲家榮。』」天，《補音》：「鐵因切。」

文王與天一也。於者，歎美之辭。昭者，

光明不蔽之謂。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者，文王有天道，紂失天道。天人一也，人心去紂，故天命亦去紂，而在文王矣。有周不亦顯乎？❶帝命不亦時乎？適當其時也。紂大惡，文王盛德，時適相值，故帝命去紂而在文王。不顯、不時，朱謂古語聲急而然。詩人見文王之心即天之心，文王之所爲即上帝之所爲，如升陟於天，在帝左右，親承帝命，降而行之於天下也。亹亹，不息也。惟不動乎意，故能不息也。動乎意，則有作，必有息。不動乎意，故能無作，亦無息。舜之「惟精惟一」，此也。禹之「安女止」，此也。文王之「不識不知」，此也。文王之德不息，故令聞不已。《爾雅》云：「哉，始也。」天於是始陳示錫命於周。天不言不爲，人心歸周，即天命在周也。人心所以歸周者甚著，則天之所以錫周者，豈不亦著？《爾雅》云：「侯，維也。」侯文王孫子，謂文王有聖子賢孫，又足以繼承文王也，謂文王又有子有孫也。文王之孫子，其本適爲王，其支庶爲諸侯，世世有德，繼繼承承，可以百世也。不惟文王之孫子光顯，凡周之士亦世世光顯，以文王道之所成，又擇其尤賢者而任之也。詩人之辭，始也以「不亦顯」爲「不顯」，其後流傳習熟，則即以「不顯」爲「顯」，不復問上下文勢。「不顯亦世」，此之謂也。世世之所以顯者，以其猶之小心翼翼也。猶，猷也，道也。翼翼而敬，無放逸，故無所失道。道，即文王之道也。其道大，故曰皇。皇，大也。思，語助辭也。他國賢士甚寡，惟周賢士甚多，如特生於

❶「亦」，原作「易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國也。《説文》：「楨，剛木也。上郡有楨林縣。」一曰：「築牆具題曰楨，旁曰榦。」《廣韻》云：「女楨，冬不凋木也。」樓尚書云：「女貞，即今之冬青。惟木之剛者可爲楨榦。」多士爲周之楨榦，文王以生多士而寧。文王不大聲以色，故曰穆穆。緝者，緝理於思、爲細微之閒。熙有理順之義。緝熙者，進德精微之謂。進德之實非思也，非爲也，惟可以言敬。敬非思、爲也，惟可以言止。止非思、爲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而不屬於爲，所謂「不識不知」者，此也；「惟精惟一」者，此也；「安女止」者，此也；文王之所緝熙者，此也。惟不動乎意，不屬乎思、爲，故熙順融釋，如點雪之融於水，微雲之散於太虛。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閒，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，豈不甚美而可歎服哉，故曰：於！惟其道心不識不知，故聲音不大，形色亦不大，而見爲穆穆。假，大也。假哉，歎天命之大哉，爲絶句，「天命」連下文。是詩頗有參差不齊之語，不可拘執。天命有商之孫子，其麗數不止於億，盡命作諸侯，於周六服之中。既，盡也。服之爲言服從也。服，事也。毛傳謂「麗，數也」。曰億者，每國之公族子孫甚衆也。商之諸侯，而今服於周，見天命之無常。武王擇殷士之可用者亦用之，故膚敏之士，助祼將于京師。祼者，祼鬱鬯，所以將誠通之於神，故曰祼將。《天官·小宰》：「凡祭祀，贊祼將之事。」冔，殷冠。既歸周，執禮而猶殷冠者，當是武王初有天下，制作未定，故殷士尚得服殷之黼裳冔冠。詩人見殷士黼冔祼將于京而傷之，故以爲言。因以戒成王，曰王之忠藎之臣，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

乎？不敢指成王，而曰藎臣，實戒成王也。念爾祖文王之德，則無敢放逸，則天命可以永保，周士未遽至於裸將繼周者之京也。無放逸，則德修矣。德修，則天命在我矣。可以永永配天之命。多福非自外至，自求之而已矣。自求之者，無他也，無放逸也，無動乎意也，「安女止」也。是數語者，一也。師，衆也。失衆心，則人去之，天亦去之。方殷之未喪失衆心，則與人同心，與天同心，是謂配天。宜鑒於殷，今殷失衆心，而人去之，天命去之。於以知天之峻命，不可容易。再言「命之不易」者，致意之深，戒成王之切。遏，抑也。毋遏抑爾躬，至於卑下也。放逸則卑下矣。當昭德義之令問，此非外飾而撰作之也。問望由德義而宣昭，無義問者，中心之無義也。動乎意而放逸，則爲無義矣。有，又也。又當憂虞，恐又如殷之降喪自天也。欲知天心乎？而人常患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不可測度。於是教之，曰但法則文王，則萬邦自孚信我之德矣。載，承載也。上天之所承載者，何所有也。上帝雖有名而不可見，無聲無臭，而不可問。作是詩者，灼知文王之即天，故確然曰「儀刑文王」，則得天道矣。萬邦之心，不計術而取也。吾心不動乎意則無逸，無逸則無私，無私則與人心同矣，與天道亦同矣。天人形若有異，道無異。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不動乎意，常虛常明，何思何慮，「安女止」，是謂精一，是謂帝則，是則無聲無臭者。此惟自省自則者知焉。作是詩者，其周公乎？聖人之言也。《毛詩序》惟曰「受命作周也」，是何足以明是詩之大旨？

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。天難忱斯，不易維王。天位殷適，使不挾四方。摯仲氏任，自彼殷商，來嫁于周，曰嬪于京。乃及王季，維德之行。大任有身，生此文王。維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國。天監在下，有命既集。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。在洽之陽，在渭之涘。文王嘉止，大邦有子。大邦有子，俔天之妹。文定厥祥，親迎于渭。造舟爲梁，不顯其光。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，于周于京。纘女維莘，長子維行，篤生武王。保右命爾，燮伐大商。殷商之旅，其會如林。矢于牧野，維予侯興。上帝臨女，無貳爾心。牧野洋洋，檀車煌煌，駟騵彭彭。維師尚父，時維鷹揚。亮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會朝清明。案：「亮」字楊氏從《韓詩》。

身，《補音》：「尸羊切。荀卿《成相篇》：『天乙湯，論舉當，身讓卞隨舉牟光，道士賢聖基必張。』《易林·蒙之垢》曰：『足動目瞤，喜未加身。舉家蒙懽，吉利無殃。』《渙之兑》曰：『昭公失常，季氏悖狂。逐齊處野，喪其寵身。』《蹇之兑》曰：『機餌設張，司暴子良。范叔不廉，凶害及身。』」俔，牽徧反。俔，《韓詩》作「磬」。案：原本四字脱。亮，《韓詩》作「亮」，《毛詩》作「諒」，或作「涼」。

明明在下，天明照在下者之善惡也。赫赫在上，天明威之可畏也。天難忱信，爲王者不易難也。天既以紂爲殷適嗣，而位天位矣，乃又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，然則天果難忱難恃也。毛傳曰：「摯，國；任，姓；仲，仲女也。自彼殷商之國中，來嫁於周。」朱曰：「自周而言，則諸侯皆殷商

也。」京，周京也。曰嬪于京，其國史所書之辭乎？是謂大任。大任及王季皆維德之行，事上帝之道不在乎他，在乎善而已矣。人性本善，意動而遷，斯喪厥善。小心翼翼，不動不遷，是謂善事上帝。懷，藏也。多福乃懷藏於文王小心之中，不在求之於外也，亦《文王》篇「自求多福」之意也。進德亹亹，不復回轉，故四方師之，文王遂受四方之歸也。天監在下，紂惡既盈，維周世世修德，至文王之德益盛，則天命自然集於周。載，年也。文王初生，大姒作文王之配合。在洽之陽，毛傳曰：「洽，水。」《穀梁傳》曰：「水北曰陽。」涘，厓也。朱曰：「嘉，昏禮也。」《前漢・地理志》：「馮翊有郃陽縣。」案：原本三字脱。洽水之陽，渭水之涘，莘國所在。」是爲大邦。子爲大姒，大姒盛德配天，天使配文王。

文王爲天子，則王后非天妹乎？俔者，灼見也，灼見大姒之爲天妹也。《説文》謂「俔，譬喻」，許慎不明天人之一致也，何以喻爲？心疑而强爲之説也。字作人見，曷爲譬喻？人心，無私之心也。大姒寤寐思求淑女以配君子，此天地無私之心也，無私即道心。後學不知道，不悟中庸之心即天道，故自昏，自蔽，自棄，而又疑大姒非天之妹。文王行嘉禮於大姒。止，語助也。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，皆嘉禮之吉事也。祥者，吉之初兆也。天生大姒，作文王配，初祥既兆，至於文王親迎于渭，則其祥於是定矣。造舟爲梁，孫炎云：「比舟爲梁也。」杜預云：「河橋之謂也。」孔疏云：「纘大任之女事。」天命文王於周京，纘繼女事，維莘國爾，實維長女。行，猶嫁也，《詩》云：「女子有行。」篤，實

也。實生武王，保右武王，命武王燮伐大商。燮，和也。聖王之征伐，豈得已哉。奉天命平大亂，誅君弔民，歸馬放牛，是謂燮和之伐，非暴怒之伐。旅，衆也。矢，陳；興，起也。孔疏云：「牧野，紂南郊。」箋謂諸侯予我也。予雖諸侯而興起，自上帝觀武王則曰女。帝臨護之，又命之，曰無貳爾心，恐其以紂衆如林之盛而疑懼也，所謂天命、帝命。天帝不言，即人之所言。人心恐武王之疑貳，故謂上帝亦恐武王之疑貳。凡人事之所成，即天命之所成。車宜檀木。毛傳曰：「煌煌，明也。駵馬白腹曰騵。」本《爾雅·釋畜》文。郭注云：「駵，赤色，黑鬣。」肆，猶遂也，有無所畏忌之意。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「亮，介也。左、右，亮也。」《韓詩》傳云「相也」，毛傳曰「佐也」。大公望爲大師，號曰尚父。《孫子兵法》曰：「周之興也，呂牙在殷。」《齊世家》曰「呂尚」。❶《國語》：「王以二月癸亥夜陳，未畢而雨，以夷則之上宫畢之。」則雨止矣。詩人喜其會戰之朝清明也，故云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大明》，文王有明德，故天復命武王也。」此《序》既失詩旨，又不足以明文王、武王之德，徒爲蕪贅。

緜緜瓜瓞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古公亶父，陶復陶穴，未有家室。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。率西水滸，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來胥宇。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飴。爰始爰謀，爰契我龜。曰止曰時，築室于兹。迺慰迺止，迺左迺右。迺疆迺理，迺宣迺畝。自西徂東，周爰執事。

❶「世」，原作「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乃召司空，乃召司徒，俾立室家。其繩則直，縮版以載，作廟翼翼。捄之陾陾，度之薨薨。築之登登，削屢馮馮。百堵皆興，鼛鼓弗勝。迺立皋門，皋門有伉。迺立應門，應門將將。迺立冢土，戎醜攸行。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問。柞棫拔矣，行道兑矣。混夷駾矣，維其喙矣。虞芮質厥成，文王蹶厥生。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後，予曰有奔奏，予曰有禦侮。

《爾雅·釋草》云：「瓞，瓝。其紹，瓞。」舍人曰：「瓞，名瓝，案：原本誤作「瓞」。小瓜也。」❶邢疏云：「紹，先歲之瓜。瓜蔓近本之瓜，必小於先歲之大瓜。以其小如瓝，故謂之瓞。」❷周推本始，緜緜承承，如瓜蔓生，緜延不絶，初瓞雖小，而後滋大。《生民》篇以后稷爲民，詳觀是詩，通上下皆曰民，謂周之子孫與凡周之民歟？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皆言太王亶父居豳，狄人攻之，事之以皮幣、以犬馬、以珠玉，俱不得免。乃屬其耆老而告之，曰：「狄人之所欲者，吾土地也。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。」遂去豳，邑于岐山之下。《孟子》作「邠人曰：『仁人也，不可失也。』從之者如歸市」。毛傳亦引此。於是「陶復陶穴，未有家室」。又曰：「周京，漆、沮之閒也。」案：杜水出杜陽山，東南流，左會漆水，逕岐山西，爲岐水，而屈逕周城南，歷周原下。徐廣曰：「漆水出杜陽西岐山。」許慎亦曰：「漆水出岐山。」杜陽縣有漆溪，謂之漆渠。又西，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燋石山，東南流，屈而夾山西

❶「小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❷「瓞」，原作「瓝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流，又西南逕宜君川，又得黃嵚水口，乃東南逕祋祤縣。夫宜君之南與今邠州接境，邠即豳。今邠州有古豳亭。有栒邑城，古鶉觚縣。《漢·地理志》：「右扶風郡有栒邑，邑有豳鄉，❶《詩》豳國公劉所都。」而鶉觚乃在北地郡，則知扶風郡與北地郡接境。今邠州西南接鳳翔府扶風郡界不過六十里。本府之岐山，又本府之東四十里，則岐山與邠州益近，岐山去沮水亦不遠，則岐周之地有杜水、沮水、漆水明矣。而鄭箋輒異毛傳，而謂公劉遷豳居沮、漆之地，又謂「陶復陶穴」本其在豳時也，箋義殊未安。豈有自公劉居豳以來，至於後古公亶父，皆穴居而未有家室乎？此斷斷乎無是理。康成不善屬文，每每見其箋注文理不順，於是益驗然。《地理志》「扶風杜陽」，注云：「《詩》『自杜沮漆』，《齊詩》作『自杜』，言公劉避狄，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。」古書多差，況非聖說，此奚足信？以本詩本文熟讀之，文理甚明，非言豳地，言古公亶父初遷岐周之事也。康成謂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亦然，今考地理，岐山、邠南下甚遠。孔疏謂「《禹貢》之漆、沮與《詩》之『自土沮漆』別」，又謂《詩》之沮水則未聞何地。曰未聞者，考之未詳歟？謂《禹貢》之漆水異乎《詩》之漆水，則誠有故也。岐山所出之漆水在漆縣西，惟與杜水合，南至美陽縣而南流於渭，初未嘗與沮水合也，故孔疏云異。《禹貢》「導渭會於灃，又東會於涇，又東過漆沮入河」者，以沮水一名漆沮，沮水入洛，洛水

❶「栒邑邑有豳鄉」，原作「豳國公劉所鄉」，據四庫本及武英殿本《漢書》改。

入渭。然則此二沮漆水俗謂之漆水，又謂之沮水。是水之入渭，然則二漆沮水，與前所言漆水出岐山，與杜水合而入渭者，又異矣。大抵渭水之北，涇水之東，水名「漆沮」者三矣。《禹貢》曰「又東過漆沮」，不曰會，而曰過者，樓尚書云：「兩川相似而合曰會，大川所過而小川隨之曰過，小水入大水曰入。漆沮小於渭。」古公之將遷岐，必先相其地。始至岐山，陶土爲穴，而居未有家室。來朝，謂後朝之日，《儀禮》所謂「來辰」者。自明日以後，凡後來之日皆謂之來也。古公既相地，至來朝，遂與其妃姜女來胥相其所居。宇，居也。孔疏云：「古公，猶云先王先公也。」大王，追號。《魯頌・閟宮》云：「寔維大王，居岐之陽，寔始翦商。」蓋以去豳居岐，豳人從之如歸市，四方悅其愛民而去國，王業由此而始，故《詩序》曰：「《緜》，文王之興，本由大王也。」孔疏引《説文》云：「陶，瓦器竈也。」案：原本有誤，今改正。蓋竈以陶去其土而爲之，故謂之陶。《説文》云：「穴，土屋也。」「覆，❶地室也。」許氏《淮南子》注云：「復，重窟也。」上古穴居野處，古公時，殷世古質，雍州地高，尤宜穴居。岐周，西夷之地，遠俗益近古，故以穴居爲常。今俗猶謂取土而出之曰陶。所謂「陶復陶穴」者，陶之復陶之，謂穴以居乎？自《爾雅》訓釋猶多謬誤，前儒訓釋亦難信。《釋水》云：「滸，水厓。」率，循也。胥，相也。今俗猶以觀視爲相。相字平聲，得非字義本因相與觀視曰相，而胥、

❶「覆」，四庫本作「復」。案陳昌治刻《説文解字》作「𥨖」云：「地室也。从穴，復聲。《詩》曰：『陶𥨖陶穴。』」

相同義乎？ 箋云：「膴膴，肥美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堇，音謹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堇，藋也。今三輔之言猶然。」藋，徒弔反。《說文》云：「藋，堇草也。」《内則》曰：「堇荁枌榆。」❶《釋草》云「芨，堇草」，郭注云：「即烏頭也。音靳。」《本草》謂煎之則殺人，然則生食之亦可乎？ 荼，釋見《衛·谷風》。堇荼甘如飴，以地之肥美也。 莆田鄭氏曰：「飴，餳也。」《周禮·春官》「菙氏掌共燋契，❷以待卜事」，注：「契，龜之鑿也。」箋云：「時，是也。」卜從，則曰可止居於是，可作室家於此也。 宣，開也。 今俗謂初作田曰開荒。 自豳遷岐，必率循西之滸，而至岐陽，大王居岐之陽。 凡豳人自西而徂東，從大王而遷岐陽者，皆執事劾勞。 周，徧也，皆也。 箋云：「繩者，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。❸ 既正，則以索縮其築板，上下相承而起。 司空掌營國邑，司徒掌徒役之事。」 翼翼者，廟檐如羽翼也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捄，盛土於器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捄，虆也。」劉熙云：「虆，盛土籠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度，傳土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削屢，重複削治也。」陾陾，取土於虆衆多之狀也。薨薨，傳土者衆多之聲也。 登登，築土寖高之謂也。 馮馮，張氏曰：「削土聲。」箋云：「五版爲堵。」李氏曰：「《公羊傳》『五版爲堵，五堵爲雉』，何休以爲堵四十尺。❹ 許慎《五經異義》：『《戴禮》及《韓詩》說：八尺爲版，五版爲堵，版廣二尺，

❶「荁」，原作「宣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禮記正義》改。
❷「菙」，原作「華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❸「營」，原作「勞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❹「四十」，原作「版廣」，據四庫本與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毛詩李黄集解》改。

積高五版爲一丈。』」《考工記・匠人》注云：「雉長三丈，高一丈。」《左傳》隱元年杜注云：「方丈曰堵，三堵曰雉。一雉之牆，長三丈，高一丈。」毛傳曰：「鼛，大鼓也。長一丈二尺。」《周禮》曰：「以鼛鼓役事。」人聲之盛，鼛鼓弗能勝也。朱氏曰：「《書》天子有應門，《春秋》魯有雉門，《禮記》魯有庫門，《家語》衛有庫門，皆無云諸侯有皋、應者，則皋、應爲天子之門明矣。意者大王之時，未有制度，作二門，其名如此。及周有天下，遂尊以爲天子之門，而諸侯不得立也。」箋云：「諸侯之宫外門曰皋門，朝門曰應門，内有路門，天子之宫加以庫、雉。」箋義殊未安。孔疏云襄十七年《傳》宋人稱皋門之晳，遂謂諸侯有皋門，而《左傳》乃曰「澤門之晳」，非皋門也。杜注亦曰澤門，非訛誤也。然則疏謂「皋門之晳」者，其心記之訛歟？又案：《定二年》「雉門及兩觀災」，子家子謂兩觀爲僭，以觀者臺土之加高者也，於以知雉門非僭。而康成謂天子加以庫、雉，何也？康成殆以魯得用王禮，故魯有雉、庫。以未見《家語》，故不知衛有庫門。《明堂位》曰：「庫門，天子皋門。雉門，天子應門。」是魯無皋、應，特其制似之爾。閌，大也。將將，人出入之多也。冢土，社也。《禮》：「國主，社主也，尊之曰冢土。」毛傳曰：「起大事，動大衆，案：原本四字脱。必先有事乎社。戎，大也。醜，衆也。」戎亦有兵義。肆，猶縱。其愠怒我者不殄絶，謂昆夷數侵侮，而亦不足以隕墜我之令問。孟子答貉稽引此詩，謂文王也。觀此詩，蓋序大王以來，至於文王之事，亦不止言文王。樓尚書謂孟子斷章取義，但取此詩

以言文王。又云「『憂心悄悄，慍于群小』，孔子也」，《邶·柏舟》之詩，孔子本無與。及其久也，我之植木拔拔其盛，行道之人兑然，而四國之人咸歸之，國勢盛强，昆夷畏其盛，服其德，故疾趨而來服。「維其喙」者，言其敬畏而形容之也，謂疾趨維喙息而已，不敢有他也。孟子曰：「文王之事昆夷，以大事小。」箋云：「柞，櫟也。棫，白桵也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周秦人謂柞爲櫟。」《釋木》云「棫，白桵」，注云：「桵，小木，叢生，有刺，實如耳璫，紫赤，可啖。」陸璣《疏》云：「《三蒼》説棫即柞也。其材理全白，無赤心者，爲白桵，今人謂之白捄。」二説不同，未知孰是。《易》曰：「兑，説也。」丘氏曰：「混夷，當爲昆，字之誤也。」毛傳曰：「駾，突也。」《説文》曰：「駾，馬疾行貌。」吕曰：「喙，張喙而息也。」蘇曰：「虞在陝之平陸，芮在同之馮翊，平陸有閒原焉，則虞、芮之所讓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虞、芮之君相與争田，久而不平，乃相謂曰：『西伯，仁人也。盍往質焉？』乃相與朝周。入其境，則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。入其邑，男女異路，班白不提挈。入其朝，士讓爲大夫，大夫讓爲卿。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：『我等小人，不可以履君子之庭。』乃相讓，以其所争田爲閒田而退。天下聞之而歸者，四十餘國。」蹶者，動之疾也。生者，虞、芮之善心由中以生也。孟子曰：「樂則生矣，生則烏可已也。」虞、芮之争心，忽變而爲讓心，何其疾也。此實文王之德有以感發之，故曰「文王蹶厥生」，謂文王發動其善心也。而文王退然而不敢當，曰予有疏附之臣爾，予有先後之臣爾，予有奔奏之臣爾，予有禦

侮之臣爾，謂皆群臣之力爾。此蓋當時有稱贊文王之德者，故文有此讓辭者歟？疏者，遠臣也。附者，近臣也。行則在我之先者、在我之後者，皆輔佐我以正者。雖奔奏小臣，亦吉人善士。禦侮雖無所先，不得已而命將率以禦之，其將率皆行文王之德意，無暴無忿，觀「執訊連連，攸馘安安」之狀，則文王禦侮之臣亦輔文王之德。文王之臣無非聖賢，文王此言亦非徒謙而空言也。文王之謙讓若是，益以見文王之盛德，故詩著之。

芃芃棫樸，薪之槱之。濟濟辟王，左右趣之。濟濟辟王，左右奉璋。奉璋峨峨，髦士攸宜。淠彼涇舟，烝徒楫之。周王于邁，六師及之。倬彼雲漢，爲章于天。周王壽考，遐不作人。追琢其章，金玉其相。勉勉我王，綱紀四方。

《易》「剡木爲楫」，《漢書》「忘維楫，有風波」、「舟楫之危」、「或言能度水，不用舟楫」，皆此讀。

自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緜》而下，皆成王時所作之詩，故曰文王、曰武王。至於《棫樸》，其武王時，周人贊勉武王之詩歟？《毛詩序》惟言「文王能官人」，而不及武王，殊未安。文王能使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」，何止於能官人而已？其言「辟王」，或通言文王。至於「周王于邁，六師及之」，則惟言武王爾，文王不可以言六師。人材之盛，如棫樸之薪，左右皆髦俊之士。槱，積也。聚積人材，固由選擇，而人才之盛，亦道化作成之功。至於武王征伐或巡守，六師及之，皆有德有造之人也。盛矣哉，觀文王伐崇，攸馘安安，有德之容，則知文、武之時，作成人材之盛，有至於此。其曰

趣之、曰及之、曰峨峨，皆髦士攸宜之意狀，有不可形容之妙。倬彼雲漢，爲章于天，其變化之所及者廣矣。今周王方壽考未艾，豈不能作人於遐遠乎？以紂積惡化亦廣，故今有望於武王，盡作成遐遠之人也。武王聖學如追琢之章，其性如金玉之質，王其勉勉無怠。綱者，道德之本。紀者，禮樂刑政之詳。本末具備，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，無不有德有造矣。

毛傳曰：「追，雕也。相，質也。棫，白桵也。樸，枹木也。」《釋木》云「樸，枹」者，郭注云：「樸屬叢生者爲枹。」《考工記》云「凡察車之道，欲其樸屬而微至」，注云：「樸屬，猶附著，堅固貌也。」此言棫木僕附叢密，芃芃然盛也。趣，趨；辟，君也。淠，舟行貌。楫，櫂也。蒸，衆也。邁，往也。倬，高也。半圭曰璋。箋云：「璋，璋瓚也。祭祀之禮，王祼以圭瓚，諸臣助之，亞祼以璋瓚。」《郊特牲》云：「灌以圭璋。」《祭統》云：「君執珪瓚祼尸，大宗伯執璋瓚亞祼。」王肅云：「群臣行禮之所奉，《顧命》曰：『太保秉璋以酢。』」王肅説爲安。《爾雅》云：「峨峨，祭也。」《爾雅》義多差謬。奉璋可以言助祭。峨峨者，璋之狀，其高峻巍峨，非祭也。又《考工記·玉人》云：「大璋、中璋九寸，邊璋七寸，案：原本四字脱。射四寸厚寸，黄金勺。有繅，天子以巡守，宗祝以前馬。」其宗人與祀，奉此三璋於天子車馬之前歟？又云：「瑑圭璋八寸，❶以頫聘。牙璋、中璋七寸，射二寸厚寸，以起軍旅，以治兵守。」又云：「璋邸

❶「瑑」，原作「琢」，據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
射素功,❶以祀山川,以致稍餼。」然則王左右奉璋,亦不特於祭見之。靜觀是詩,所謂「于邁,六師及之」,其追記武王伐紂之事歟?抑記武王巡守薄震之師歟?辭氣舒徐和緩,殆言巡守時邁之事爾,抑總言之歟?

瞻彼旱麓,榛楛濟濟。豈弟君子,干禄豈弟。瑟彼玉瓚,黄流在中。豈弟君子,福禄攸降。鳶飛戾天,魚躍于淵。豈弟君子,遐不作人。清酒既載,騂牡既備。以享以祀,以介景福。瑟彼柞棫,民所燎矣。豈弟君子,神所勞矣。莫莫葛藟,施于條枚。豈弟君子,求福不回。

毛傳曰:「旱,山名也。麓,山足也。干,求也。玉瓚,圭瓚也。黄金所以飾流鬯也。」箋云:「黄流,秬鬯也。」榛,栗屬,《簡兮》:「山有榛。」陸璣云:「楛,其形似荆而赤莖,似蓍,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,又屈以爲釵。」榛楛濟濟,福禄之盛似之。於是稱贊君子所以求福禄者,以豈弟而已。豈弟之道,何道也?豈,和樂也。弟,孫順也。君子之和樂孫順,初無意説也。融融怡怡,是謂道心,舜所謂「精一」、「執中」者,此也;禹所謂「安女止」者,此也;孔子所謂「孝弟之至,通於神明,光於四海,無所不通」者,此也;《詩》云「自求多福」,此之謂也。君子之求之也,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?瑟,堅膩貌。《考工記》:「玉人之事,祼圭尺有二寸,案:原本「尺」字脱。有瓚,以祀宗廟。」案:原本脱「宗」字。此詩箋云:「圭瓚之狀,以圭爲柄,黄金爲勺,青金爲外,朱中央矣。殷王帝乙之時,王季

❶「素」,原作「索」,據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
爲西伯，以功德受此賜。」毛傳言金飾，鄭言其詳，蓋據《玉人》大璋、中璋、邊璋之制云：「黄金勺，青金外，朱中鼻寸，衡案：原本訛作「衛」。四寸，有繅。」故意圭瓚之制亦同。詳觀《玉人》本文，裸圭瓚與三璋黄金勺之文隔絶甚多，文理未見其同，毛、鄭説俱未安。孔疏謂「秬，黑黍，一秠二米，釀爲酒，以鬱金之草和之，使之芬香。鬱金色黄如金，酒在器流動，故謂之黄流。」以璋制考之，則裸圭之瓚如勺歟？其勺用瓚玉，故圭勺名瓚歟？《孔叢子》：「子思曰：『吾聞之子夏，曰殷王帝乙之時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瓚秬鬯之賜。』」孔疏謂鄭不見《孔叢子》書，其言帝乙之時，或當别有所據。是章言受圭瓚秬鬯之賜爲福禄，惟君子豈弟，福禄所以降也。攸，所也，謂福禄因豈弟而降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「鳶，鷙鳥。」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，喻豈弟之德，所以感動人心而興起之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。」孔子所以能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」者，所同者，自然相感應也。文王之所以蹶動虞、芮之君善心由中以生者，其機同也。其機無他，其道無出豈弟而已。是心甚神，是心甚平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感。豈弟君子，不能作人於遐遠乎？言無所不作成也。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」，不獨文王有之，自太王、王季同此心也，同此豈弟也，故亦同此化成也。清酒，非止謂三酒。❶自五齊皆酒也，雖齊，亦就中取其清者用之。至於三酒，則卑矣。《商頌·烈祖》亦曰「既載清酤」，非謂在下之登酒也。箋云：「載，

❶「止」，原作「此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在樽中也。騂牡，赤色之牡。」是章言祭而獲福也。介，❶大也。景，明也。其福明著而大也。無德者雖祭，不獲福。此介景福，由豈弟以致之也。瑟，柞棫堅膩甚美，民取爲薪以燎，有濟乎民矣，君子有濟世之功似之。君子豈弟濟世，神所勞矣，故降福禄如榛楛。葛藟施于條枚，有福禄滋蔓之象。豈弟之君子，求福有進而無退。回者，旋轉也，退之謂也。是求不以思慮，是進不以思爲。豈弟不已，即「求福不回」之謂也。非果有心於求之也，干禄、求福，詩人歌詠之辭也。孟子曰：「説《詩》者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旱麓》，受祖也。」失本詩大旨矣。本詩發明豈弟道化之妙，而《序》惟言受祖，不知道也。豈弟君子，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之所同也。

思齊大任，文王之母。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婦。大姒嗣徽音，則百斯男。惠于宗公，神罔時怨，神罔時恫。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雝雝在宫，肅肅在廟。不顯亦臨，無射亦保。肆戎疾不殄，烈假不瑕。不聞亦式，不諫亦入。肆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。古之人無斁，譽髦斯士。

男，《補音》：「尼心切。《釋名》：『男，任也。典任事也。』《白虎通》：『男者，任也，任功業也。』《易林·屯之離》曰：『陰化爲女，陽化爲男。治道得通，君臣相承。』曹植《宜男花頌》：『草號宜男，既曄且貞。』」朱曰：「思，語辭也。」至哉，大任之思齊乎。大任之神氣定静如齊，非大任堅持强

❶「介」，原作「界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取此定静也，人心本定本静。動於意，則失之。大任不動乎意，故常静也。愛媚其姑，周姜能順事也。後武王有天下，周地爲京師，詩人尊稱大任爲京室之婦。文王之妃大姒，又繼嗣大任徽美之德音。徽音，猶令聞也。其名聞不虚得，由實德而生，故不妒忌，敍進衆妾，致生男之多。詩人美其不妒忌之志，極其美而言之，謂亦可以致百男也。觀《關雎》寤寐求淑女以配君子，至於「寤寐思服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」，大姒盛德至是，「不妒忌」不足以言之，故詩人稱之曰「則百斯男」。孔疏引定四年《左傳》，曰：「武王之母弟八人，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。」《史記·管蔡世家》云：「武王同母兄弟十人，母曰大姒，文王之正妃也。其長子曰伯邑考，次曰武王，次曰管叔鮮，次曰周公旦，次曰蔡叔度，次曰曹叔振鐸，次曰郕叔武，次曰霍叔處，次曰康叔封，次曰聃叔季載。」皇甫謐云：「文王取太姒，生伯邑考、武王發，次管叔鮮，次蔡叔度，次郕叔武，次霍叔處，次周公旦，次曹叔振鐸，次康叔封，次聃叔季載。」杜預不言曹叔振鐸，而有毛叔聃。淵明言曹叔，而注云有毛叔鄭，其名與《史記》皆同，其次則異。則百斯男，詩人意欲言其衆妾生男之多也。惠，順也。孔疏云：「宗公，是宗廟先公。」毛傳曰：「恫，痛也。時，是也。」追王止於太王，自公叔祖類而上曰先公。盛稱婦德，故及於承祭祀，順惠宗廟，神無怨恫。《晉語》胥臣雖謂文王「詢於八虞，咨於二虢，度於閎夭，謀於南宫，諏於蔡原，訪於辛尹，重之以周、召、畢、榮」，爲惠宗公。然先儒釋《詩》，未必皆得。且叔孫豹誤釋《皇皇者

華》，以忠信爲周，又以懷和爲周，又以懷和爲每懷，左氏以爲未安而削之。然則雖古書，❶亦難盡信。夷考《思齊》之詩上下文理，謂大姒惠順宗廟先公。毛傳亦曰「宗神」。國君自稱曰寡人，則稱其妻宜曰寡妻。蓋王侯自稱孤、寡、不穀，謙辭也。刑，法也。此曰寡妻，殆文王嘗自稱寡妻法度儀刑之善，故載之《詩》歟？宮中之事，惟文王知之詳歟？是詩推本文王上有聖母，下有聖妃，雖大姒自有盛德，亦文王盛德感應。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，道化由中而達於外。詩人於是備贊文王盛德，謂在宮則雝雝，在廟則肅肅。雖居不顯之地，亦若有臨之者。雖人心悦我無厭射，亦兢兢保守無怠。呂曰：「戎疾，大患難也，羑里之囚是也。昆夷、玁狁之難，則其餘也。」殄，絶也，無也。縱大患難不無，而文王之功烈光大而無瑕玷。假，大也。心無所動，自敬自善，故雖室中屋漏，人所不聞知之地，亦敬如式。在車致敬則式。他人諫而後入於善。文王雖不因規諫，亦入於善。肆有甚盛廣肆之意。又言文王道化廣大，成人則有德，小子則有造。造者，造之既興起其善心，又左右之，輔翼之，使之入於善，是謂造，亦謂之作人。古之人，猶曰昔之人，《無逸》曰昔之人謂「老成人」。成德已久，惟亹亹無厭斁。斯士者，總言成人、小子及故老之人，皆文王作成，使之有譽爲髦俊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思齊》，文王所以聖也。」蓋文王之所以聖，由上有大任之母，下有大姒之妃故也。衛宏不知道，故有斯言。人心本善，非自外至。

❶「古」，原作「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《書》曰：「惟民生厚，因物有遷。」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動乎意，始失之。❶所謂作人，亦作其所固有爾，非能强其所無也。學者知道，不信己心之即道，故謂文王之聖，亦由外助。縱有佐助，亦不過助文王本心之善，而輔成治化爾。衛《序》之言，殊爲害道。使文王如舜，不幸其母嚚，豈失其聖乎？

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。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維此二國，其政不獲。維彼四國，爰究爰度。上帝耆之，憎其式廓。乃眷西顧，此維與宅。作之屏之，其菑其翳。修之平之，其灌其栵。啓之辟之，其檉其椐。攘之剔之，其檿其柘。帝遷明德，串夷載路。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。帝省其山，柞棫斯拔，松柏斯兑。帝作邦作對，自大伯王季。維此王季，因心則友。則友其兄，則篤其慶，載錫之光。受禄無喪，奄有四方。維此王季，帝度其心。貊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順克比。比于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施于孫子。帝謂文王，無然畔援，無然歆羡，誕先登于岸。密人不恭，敢距大邦，侵阮徂共。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按徂旅，以篤于周祜，以對于天下。依其在京，侵自阮疆，陟我高岡。無矢我陵，我陵我阿。無飲我泉，我泉我池。度其鮮原，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。萬邦之方，下民之王。帝謂文王，予懷明德。不大聲以色，不長夏以革。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帝謂文王，詢爾仇方，同爾兄弟，以爾鉤援，與爾臨衝，以伐崇墉。臨衝閑閑，崇墉言言。執訊連連，攸馘安安。是類

❶「之」，原作「心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是禡，是致是附，四方以無侮。臨衝茀茀，崇墉仡仡。是伐是肆，是絶是忽，四方以無拂。《補音》：「赫，黑各切。《淮南子》『汙壑穽陷之中』，高誘注云：『壑，讀如赫赫明明之赫。』荀勖《大會行禮歌》：『明明天子，臨下有赫。四表宅心，惠浹蠻貊。柔遠能邇，孔淑不逆。來格祈祈，邦家是若。』」禡，《補音》：「滿補切，野祭也。《説文》以馬得聲。馬本音姥。晉《鼓吹曲》：『師執提工，執鼓坐作，從節有序。盛矣，允文允武，蒐田表禡。』」

赫者，明威之謂。莫者，其「瘼」之音而字訛歟？瘼，病也。不然，則民心之所不可者歟？莫，不可也。二國，其謂密與崇歟？是詩惟言按密伐崇。獲，得也，得其政。不得，謂失道也。二國不道，上帝於是究度四方諸國可以使征伐之者。然上帝不遽伐之，又久待之，尚覬其或改也。耆，老也，猶久也。及其久也，二國之惡終不悛，反更張廓，不少衰止。式，更也。上帝憎惡之，乃眷顧西國，西周也。上帝無常心，以百姓之心爲心。民惡之，則帝惡之。民歸之，則帝歸之。文王未遽伐二國，久待之，即上帝之耆之。此，指西周也，維與西周安宅焉，於是作治西周之宅，而又屏障之。作者，作治其田。《爾雅·釋地》云：「田一歲曰菑。」《釋木》云「立死，椔。斃者，翳」，郭注引《詩》「其椔其翳」。《周禮·夏官》掌固、司險「五涂徑畛」。涂，道路之上，樹之林以爲阻固」。林木密比蔽翳，修理之，平正之。人爲之所作，即上帝之所作也。毛傳曰：「木立死曰菑。自斃爲翳。」豈《爾雅》有别本歟？抑傳者意之歟？國家作治庶務，不必專

言治其木，況《爾雅》亦多差誤。今詩本文曰「菑」，當從《釋地》「田一歲曰菑」。立國治田，蓋其先務。林木之盛，有灌木之從生焉，有栵木之比列焉。《釋木》曰：「灌木，叢木。」又曰「栵，栭」，郭注云：「樹似槲樕而庳小，子如細栗，可食。江東呼爲栭栗。」《内則》云：「芝栭蔆椇。」程曰：「行生曰栵。」啓之辟之，謂芟除。《釋木》云「檉，河柳」，郭注云：「今河旁赤莖小楊。」《釋木》云「椐，樻」，郭注云：「腫節可以爲杖。」❶《釋木》云：「檿，山桑。」桑、柘惟可攘剔，不可除伐矣，以其可以蠶也。凡此土田道涂，林木屏翳，修治就敍，則西周之居宅安矣。周世世有德，其德昭明，人心歸往。至於所患之昆夷，亦畏力懷德，恭順歸往，往來載路。遷，往也。串夷往服，即上帝之所以向往也。人心之往，即帝命之往。天立厥配，大王得大姜、王季得大任、文王得大姒，益助周德，周受天命於是益固。鄭箋云：「串夷，即昆夷，西戎國名。」《爾雅・釋詁》云：「妃，媲也。」某氏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天立厥配。』」帝省西周之山，柞棫拔然而長，松柏兑然而悦。陶淵明曰：「木欣欣以向榮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兑，説也。」林木之盛，其國富饒，斧斤有時，其國有政，其邦固矣。人道之所至，即天命之所作。有王季，又有大伯爲對。大伯能讓，故王季得傳文王。既有王季，又有文王爲對。既有文王，又有武王、周公。自之爲言後有繼矣。「因心則友」者，友愛其本心之所固有，非自外而至，非勉强而爲。后稷、公劉、大王，天命漸歸周矣。至

❶「節」，原作「即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王季復有德，心友其兄，則天命之祥慶，於是益篤厚矣。天命之慶，非無故而自篤也，王季之德心有以篤之也。帝於是錫之以光輝，周家之德益著，令聞益廣，國勢益强，有光輝焉。周家之所有，即天之所錫。受禄者，享國也。世襲不絶，是謂無喪。遂至於奄有四方，備言慶祥之篤厚。《左傳》：「昭二十八年，晉成鱄曰：『《詩》曰：「維此文王，帝度其心。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順克比。比于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施于孫子。」心能制義曰度，德正應和曰莫，照臨四方曰明，勤施無私曰類，教誨不倦曰長，賞慶刑威曰君，慈和徧服曰順，擇善而從之曰比，經緯天地曰文。九德不愆，作事無悔，故襲天禄，子孫賴之。』」先儒以己意解釋古訓，豈能一一皆中？後世以《左傳》古書也，一切信之，不敢有改。而本詩「帝度其心」，豈成鱄之謂哉？帝揆度，王季之度爾，而成鱄又誤言文王，豈所傳之誤也。案：王肅注及《韓詩》亦皆作文王。審觀本詩上下文勢，當從此本。維王季帝度其心，成鱄言維此文王，非。莫者，廣莫溥大之謂。明者，無蔽。類者，倫類不亂，❶咸有其理。惟克明，故克類。長，猶君也。析而言之，則於親族言長，於臣民言君。克盡其道，則能君矣。克，能也。王季而言「王此大邦」者，追王之後作此詩，故云也。順者，順事殷王，順事長老，敬順臣民，有順無悖。比者，親比鄰國臣民，親比宗族。王季之德，衆善咸備。❷

❶「亂」，原作「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善」，原作「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比於文王，亦併比無異於王季。無有悠失，無可悔之事，是謂靡悔。成鱄所釋，未盡其義。《樂記》作「克順克俾」，傳之差也。比當毘至反，❶而陸德明必里反者，陸從《樂記》，陸多好異，失理。既受帝之福祉，又延及於孫子，文王小心卑恭，當紂大難，見囚羑里，惟有覬援於他人之心，如溺者求援於畔。維慕古聖，羨治世，初不敢有自爲之心。然，是也。帝謂文王，無是畔援、歆羨，誕先登於岸，勸文王自奮自濟，無小心卑恭太過也。文王即古聖，大抵聖人不自以爲聖，上帝豈實有言諭文王哉。❷大公之所啓告，武王、周公之所贊助，閎夭、太顛諸臣之所輔弼，勉文王自奮自濟，濟海内塗炭之苦，無卑恭小心而已。人事即天道，人言即天言。密人不恭，敢拒違我周大邦之命，既侵阮，又阻往共國，❸將侵之。文王爲西伯，密拒命侵小，文王於是從衆聖群賢之請，一怒而安民衆。聖賢之言，即上帝之言。文王赫怒，即上帝之怒。爰整師旅，以按止徂共之旅。《孟子》引此詩作「遏莒」，二者必有一誤。若《孟子》「徂莒」爲是，則上亦當言「侵阮徂莒」。共、莒二字近似，故訛。救衛小國，足厚周福。篤，厚也。祜，福也。足以答天下望救於周之心矣。對，答也。密人初依近周京，先侵阮疆，升陟我高岡。無矢射我陵，此我之陵也，此我之阿也。無飲我泉，此我之泉也，我之池也。此皆止遏之辭。文王未欲遽誅伐之，姑止遏

❶「毘」，原作「昆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豈」，原作「雖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❸「阻」，疑爲「徂」之誤。

之，故三軍之士從文王之旨，亦姑止遏之。文王之怒非私怒，非生於忿之怒，乃迫於義不得已之怒。密之事情，可以師臨之諭之而止，文王無過怒也，密服則止。《釋山》云「小山別大山曰鮮」，郭注云：「不相連。」《釋地》云「廣平云原」。文王於遏密之後，度其鮮原，亦居岐山之陽，❶在渭水相將稍近之地，而遷邑焉。故疏云：「《周書》稱文王在程，作《程寤》、《程典》。案：原本三字脱。皇甫謐云：『文王徙宅於程。』蓋謂此也。箋嫌此即是豐，故云後竟徙都於豐。知此非豐者，以此居岐山之陽，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。」萬邦之方者，雖居一方，而萬邦之所歸也，下民之王也。帝謂文王，予懷爾之明德，爾卑恭小心，聲音顔色殊不大肆，不以國勢滋長夏大而變革其心，如無所知，如無所識，常静，常敬，常止，常一，是謂「順帝之則」。三才無二道，道在人心，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是心無形，是心無我，虚明無際，天地無間。惟動乎意，流乎邪，故失之，故與天地睽隔。不動乎意，則融融渾渾，即帝則也。如水鑑，未嘗有知識也，而自能鑑物。如日月，未嘗有知識也，而自能照物。文王之赫怒，即是心也。文王之遏密伐崇，即是心也，即舜之精一也，即禹之「安女止」也。帝謂文王，詢問爾之仇方。詢其事狀情理，若不可不伐，則與爾兄弟之國，以爾鉤引攻城之具，與夫臨車、衝車，以伐崇國之城。崇侯虎導紂爲惡虐，囚文王於羑里，文王非伐己仇，乃伐天下之所仇。非告語之所及，故伐之。凡可以在上臨下之具，皆臨

❶「亦」，原作「於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也。凡可以從旁衝擊之具，皆衝也。閑閑，閑暇不急遽之狀。文王不得已而攻崇城，猶或覬崇侯之怨悔而改也。人性本善，因物有遷，其本善終不磨滅。聖人心量如天地，故三軍之士行文王之德意，其狀閑閑。毛傳謂「言言，❶高大也」，安知非墉之崇人，有順迎王師之言不一乎？毛傳亦多差，謂此閑閑爲動摇，亦非。箋謂「言言，將壞貌」。訊，言也。執所生得者，而言問之，連連而至不絶也。此德順者，故不殺而執至也。如崇侯惡黨凶徒，則殺而馘之。《釋詁》曰：「馘，獲也。」不服者，殺而獻其左耳曰馘。於内曰類，於野曰禡。其未致者，猶招致之使附，不忍驟伐。寬徐如此，而四方無敢侮周者。王氏曰：「仡仡，壯也。」《説文》引《詩》「崇墉仡仡」，高貌。《周書》曰：「仡仡勇夫。」箋云：「伐，謂擊刺之。❷肆，犯突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忽，滅也。」朱曰：「拂，戾也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文王伐崇，三旬不降，退修教而復伐之，因壘而降。」夫始攻之緩，戰之徐，非力不足也，非示之弱也，將以致附而全之也。及其終不下而肆之，則天誅不可以留，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，此所以爲文王師也。茀茀者，臨衝密比，如草之鬱茀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皇矣》，美周也。天監代殷，莫若周世。周世修德，莫若文王。」此《序》未爲全非，大抵贅語，無所發明。是詩言天人無二，不識不知，閑閑、安安，非聖人豈能作，爲《序》者固不識也。又本詩惟言遏密伐崇，而伐殷之意尚隱。

❶「謂」，原作「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刺」，原作「制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經始靈臺，經之營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鳥翯翯。王在靈沼，於牣魚躍。虡業維樅，賁鼓維鏞。於論鼓鐘，於樂辟廱。於論鼓鐘，於樂辟廱。鼉鼓逢逢，矇瞍奏公。

囿，音又。麀，音幽。《補音》：「伏，《周官·考工記》『不伏其轅，必縊其牛』，注云：『故書「伏」作「偪」。杜子春云：「偪當爲伏，音同而字異也。」』賈誼《鵩賦》『伏』與『域』叶，東方朔《七諫》『伏』與『息』叶，揚雄《長楊賦》『伏』與『息』叶，班固《幽通賦》『伏』與『逼』叶，揚雄《上林苑令箴》『伏』與『碩』叶。」《補音》「伏，筆力切」，未安。《集韻》：「鼻墨切。偪，筆力切，又伯逼反。同音有偪。」而《唐韻》：「堛，茫逼切。」簡謂伏宜茫逼切，既與「逼」同韻，又與諸賦、箴韻叶，又與今音同母，特聲未轉爾。服、匐、菔若筆力切，則異母。翯，音鶴，《孟子》「鶴鶴」。牣，音刃。

文王爲臺，方經畫而營之，而庶民咸來共攻治之，不盡一日而已成之，故當時有言，曰有司經始勿庸急，庶民如子而來矣。文王爲臺，非如後世侈，故不日而可成。然民來如子，成之速，人異之，於是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謂其囿曰靈囿，謂其速若神靈然，孟子所謂「民歡樂之，謂臺、沼曰靈」。麀，鹿牝者。獨言麀，蓋所親見，見所伏於囿中，見其光澤如洗濯然，故曰濯濯。劉曰：「鹿易驚易逸，王在靈囿，徒御非少，不驚不逸而攸伏者，無害獸之心，鹿則信之而弗疑也。」然則首言麀伏，

亦以人異故歟？白鳥翯翯然張羽而高，滿沼魚多而躍，此不爲異，而詩人言之者，❶民歡樂，所覩皆樂，故云也。毛傳曰：「牣，滿也。植者曰虡，横者曰栒。業，大板也。樅，崇牙也。賁，大鼓也。鏞，大鐘也。」孫炎曰：「虡栒之植，所以懸鐘磬也。」《釋器》云「大板謂之業」，孫炎曰：「業，所以飾栒，刻板捷業如鋸齒也。」孔疏云：❷「其懸鐘磬之處，又以采色爲大牙。其狀隆然，謂之崇牙，崇牙之狀樅樅然。❸《有瞽》曰：『設業設虡，崇牙樹羽。』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，故知樅即崇牙之貌。《考工記·韗人》：『鼓長八尺。鼓四尺，中圍加三之一，謂之鼖鼓。』」《釋樂》云：「大鼓謂之鼖，大鐘謂之鏞。」呂曰：「於，歎美辭也。」《樂記》云：「論倫無患樂之情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論之言倫也。」得其倫理乎？毛傳曰：「水旋邱如璧曰辟廱，以節約觀者。鼉，魚屬。有眸子無見曰矇，無眸子曰瞍。」孔疏曰：「《月令》：『季夏，命漁師伐蛟取鼉。』《書傳》云：『鼉如蜥蜴，長六尺。』陸璣《疏》云：『鼉形似水蜥蜴，四足，長丈餘，生卵大如鵝卵，其皮堅厚，可冒鼓。』」毛傳曰：「公，事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云：「公，事也。」《爾雅》及毛傳亦多差誤。案：《燕禮》「樂正告歌備於公」，公者，諸侯之通稱。文王時殷世尚質，故矇瞍告歌備於公，而不以樂正歟？所謂矇者，矇矇略見，故可奏公。特目視不明之老稱歟？視不明者，聽必精，故樂

❶「言」，原作「高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❷「孔」，原作「孫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❸「然」，原脫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工用矇瞍。鼓鐘於樂音最著，故言樂之倫理，必曰鼓鐘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公既視朔，遂登觀臺以望，而書雲物。楚椒舉曰：『先王之爲臺，不過望氛祥。』」孟子曰：「民之歡樂之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靈臺》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而民樂其有靈德，以及鳥獸昆蟲焉。」夫民心親附文王也久矣，奚始於此？餘贅辭。《爾雅·釋宫》云：「四方而高曰臺。」《含神霧》曰：「作邑於豐起靈臺。」《左氏》説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，謂之辟雍。《王制》云：「太學在郊，天子曰辟雍，諸侯曰頖宫。」康成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郊矣。爲囿爲沼，可知在郊。《大戴禮·盛德》篇云：「明堂者九室，室有四户，以茅蓋屋。上圓，下方，外水，曰辟雍。」夫文王追王，詩作於後，固可稱王。至於辟雍事實，文王豈有僭天子制耶？殆文王創之，後周有天下，始定爲天子制歟？亦猶大王立臯門、應門，後定爲制歟？

下武維周，世有哲王。三后在天，王配于京。王配于京，世德作求。永言配命，成王之孚。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。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媚兹一人，應侯順德。永言孝思，昭哉嗣服。昭兹來許，繩其祖武。於萬斯年，受天之祜。受天之祜，四方來賀。於萬斯年，不遐有佐。

今俗語下來謂後來也。武，步武也。有前步而無後步者，不繼也。維周有後步，夏有禹，有啓，而無繼；商有湯，而無繼；周有大王，又有王季，又有文王，有武王，如前步有後步，相繼不絶，故以下武爲喻。而曰「下武維周」，謂有後步者維周爾。周世有哲王，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三后，雖已在

天。在天，謂已殁也。而武王配於周京。配，合也。其道與三后無異也。周家世世以德爲務。作求，即爲務之謂也。維世世求德，故永永配天命。四海之内，皆願望周有天下，皆信周之必王。孚，信也。周成王業，天下咸信其必成。❶三后之心，與武王之心一也。一者，德也。四后之心，與上帝之心亦一也，與四海之心亦一也。是一德之中，無利心也，無富天下之心也，無動心也。禹曰「安女止」，是心也。舜曰「精一」、「執中」，是心也。湯與伊尹「咸有一德」，是心也。是固海内之所共服，其言其行固海内所法式。是心寂然不動如大虚，感而遂通如四海。微動乎意，則愆則尤，何式之有？湯表正萬邦，武王作式。惟聖人王天下，故天下咸師仰之。世世繼德，是永永能孝。曰「思」者，助辭歟？其曰「孝思」，❷則所思者，德心歟？所思安止歟？精一歟？維是維則。《易》曰「乃見天則」，《詩》曰「順帝之則」，《詩》又曰「有物有則」，則者，大公至正、中庸、不可變改之則也，三才之所同也，故天下同心歸之，媚武王雖諸侯而有天下。咸媚之者，應侯之順德，不知者以武王伐紂爲非順也，知者以武王爲順德也。使武王有毫釐不順之心，則何以爲武王？何以配天命？何以配三后之德？服，事也。大王、王季、文王順事殷商，武王乃伐商，其事不同也。而曰「嗣繼其服事昭明」者，其德同也，其無利心、無富天下之心同也，寂然不動同也，故特曰「昭哉嗣服」，真繼

❶「成」，原作「言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孝」，原作「心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志述事也。昏者以跡爲事，明者以德爲事。又曰「昭兹來許」，許，所也。昭其先祖之所自來者，德也，安止者也，精一者也，不動者也，是謂來許，是謂祖武，是則三后之步武也，是則武王之所繩也。繩，循也，循繩而往也。詩人謂武王受天之祜於萬年者，知周世德深入乎人心，深入乎人心，則深得乎天心，故云也。今武王有天下，四方來賀，是受天之祜也。詩人謂豈特於今遐遠之方咸來佐助，於後萬年亦無有遐遠而不來佐助乎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下武》，繼文也。武王有聖德，復受天命，能昭先人之功焉。」不以武爲步武，而曰武王，則何以曰「維周」也？不曰昭其德，而曰昭其功，不明四后之心甚矣，衛宏之害《詩》也如此。

文王有聲，遹駿有聲。遹求厥寧，遹觀厥成。文王烝哉！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。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。文王烝哉！築城伊淢，作豐伊匹。匪棘其欲，遹追來孝。王后烝哉！王公伊濯，維豐之垣。四方攸同，王后爲翰。王后烝哉！豐水東注，維禹之績。四方攸同，皇王維辟。皇王烝哉！鎬京辟廱，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皇王烝哉！考卜維王，宅是鎬京。維龜正之，武王成之。武王烝哉！豐水有芑，武王豈不仕？詒厥孫謀，以燕翼子。武王烝哉！

亟，或作「棘」。《毛詩》此篇「聿」並作「遹」，《禮器》作「聿」。

聲，聞譽也。文王有聲，其聲甚駿美。聿，發語助也。文王之所以有聲，維求安寧而已，求安民而已，初無圖王之志。其後雖不得已而有伐紂之事，實無利心，無私心，

一於求寧而已，而卒觀厥成。詩人贊之曰烝哉，烝，盛也。《爾雅·釋詁》雖以烝爲君，然《爾雅》多差誤，不可盡信。烝，衆也，故因有盛義，盛有大義。聖人無心於成功業，❶惟有志於安天下，此文王之所以大也。受命之義，備見《皇矣》「無然畔援」之章。所謂天命，即大義之必不可得而已者。是或因衆聖之啓告，或因内志之聰明，欲已而義不得已。於是「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」，以遏密人徂侵之師，以伐崇墉，此即受天命而行之，有此武功也。既伐於崇，作邑於豐，天命也。作豐邑，當時人情事理必利害曲折，文王因其義之所當爲而爲之，皆天也。使文王微置私意於其閒，不由乎天，則必不合乎人，何以爲文王？何以有成？再贊曰「文王烝哉」，所以大其功也，亦以大其道也。淢，溝也，有城必有淢。取土爲城，因以爲溝爲險。匹，兩也。昔者作程，今又作豐，是爲兩。非亟有所欲爲也，乃追奉其所自來之孝道也。周世世有道，由道而行。今更作豐，亦由道而行。雖欲以就王業，亦以順民之所欲，順天之所欲，順義理之所當而作之也。文王之心，常安常止。若亟其欲，是人欲，非天道也。周世世不失其道，謂之孝，文王亦追此道而已。王后，亦謂文王也。濯，光潔也，亦猶《新臺》之「有泚」、「有洒」，光潔如洗滌也。文王既追王，其大臣後亦爲公侯。文王與其臣潔濯豐邑之垣，蓋凡百君臣同謀協議，故詩人言王公也。四方咸歸，故曰「攸同」也。豐邑漸臨中國，四方又咸歸。豐邑城淢又崇壯險

❶「功」，原作「公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固，國勢益强。文王至是，如插羽翰而飛，不可得而摧遏矣。此在奸雄，以私意行之，謂之術。在文王，由義理行之，謂之天命。使有毫許私意，則得罪於天矣。豐水東注於渭，禹導治之功也，因豐水思禹績。曰王、曰后、曰皇、曰辟，皆大君之通稱。尊而大之，屢更其辭，愛敬文王之至也。❶鄭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，遂謂此章言武王，未安。觀文理猶謂文王也，自「鎬京辟廱」以下，則言武王矣。康成不善屬文，故有此曲説。豈平分此詩，四章武王，故斷之歟？然古詩與後之詩不同，辭以達意，意止則止，意未止則未止，奚拘整整爲兒童態哉？鎬京外水如壁壅之，故曰辟廱，不必專言學。《後漢·郡國志》言鎬在上林苑中，注云：「長安西南有鎬池，豐、鎬相去二十五里。」文王之時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餘一猶未盡服也。至於武王，則四方無思不服，故武王有天下。考，成也。卜宅鎬京，成謀本於文王。卜而得吉，是龜正之。文王已得吉，武王成之而遷焉。古者城邑宫室之制不侈費，又庶民子來共攻，故易於遷。得非四方會同，日盛於昔，故豐邑又不足以容人？又人情事理利於遷鎬爲多，故不得已而遷歟？毛傳曰：「芑，草也。仕，事也。」人士之仕皆從其事，故仕、事通稱歟？古士、事通稱，《詩》「陟降厥士，保有厥士」，《康誥》「百工播民和，❷見士于周」，❸皆以士爲事。豐水猶生芑，武王豈得不有所事？事，猶生也。

❶「至」，原作「志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工」，原作「士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尚書正義》改。
❸「士」，原脱，據阮刻本《尚書正義》補。

言有滋生於昔，以國勢益大而遷鎬，猶滋生也。祖父有成謀，詒於孫成王，以燕安羽翼之。遷鎬謀於文王，成於武王，本於文王，故以成王爲孫。又以武王言之，故又曰子，子亦謂成王也。是詩言文王、武王同心於安寧天下，作豐、作鎬，皆所以奉天命，慰人心也。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曰：「繼伐也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，❶卒其伐功也。」宏不明文王本志於永寧，奉天命，武王同道。而以「繼伐」爲大旨，失二聖之本心矣。廣聲卒伐，藻辭贅語，殊爲害道。

慈湖詩傳卷十六

❶「聲」，原作「心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慈湖詩傳卷十七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大雅二

厥初生民，時維姜嫄。生民如何？克禋克祀，以弗無子。履帝武敏歆，攸介攸止。載震載夙，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。誕彌厥月，先生如達。不坼不副，無菑無害。以赫厥靈，上帝不寧。不康禋祀，居然生子。誕寘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誕寘之平林，會伐平林。誕寘之寒冰，鳥覆翼之。鳥乃去矣，后稷呱矣。實覃實訏，厥聲載路。誕實匍匐，克岐克嶷，以就口食。蓺之荏菽，荏菽旆旆。禾役穟穟，麻麥幪幪，瓜瓞唪唪。誕后稷之穡，有相之道。茀厥豐草，種之黄茂。實方實苞，實種實褎，實發實秀，實堅實好，實穎實栗，即有邰家室。誕降嘉種，維秬維秠，維穈維芑。恒之秬秠，是穫是畝。恒之穈芑，是任是負，以歸肇祀。誕我祀如何？或舂或揄，或簸或蹂。釋之叟叟，烝之浮浮。載謀載惟，取蕭祭脂。取羝以軷，載燔載烈，以興嗣歲。卬盛于豆，于豆于登，其香始升。上帝居歆，胡臭亶時。后稷肇祀，庶無罪悔，以迄於今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敦彼行葦，牛羊勿踐履。方苞方體，維葉泥泥。戚戚兄弟，莫遠具爾。或肆之筵，或授之几。肆筵設席，授几有緝御。或獻或酢，洗爵奠斝。醓醢以薦，或燔或炙。嘉殽脾

臄，或歌或咢。敦弓既堅，四鍭既鈞，舍矢既均，序賓以賢。敦弓既句，既挾四鍭。四鍭如樹，序賓以不侮。曾孫維主，酒醴維醹。酌以大斗，以祈黄耇。黄耇台背，以引以翼。壽考維祺，以介景福。

毛傳曰：❶「敦，聚貌。行，道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苞，茂也。體，成形也。」叢生曰苞。泥泥，有柔意歟？蘆葦叢聚，如兄弟會聚。牛羊勿踐履，愛之之辭。泥泥和柔，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之。戚戚者，親愛切至之心，其閒兄弟之遠者，往往以疏，屬謙辭，故曰莫以爲遠，俱兄弟爾。具，俱也。陳肆筵席，老者則授之几。毛傳曰：「設席，重席也。」《春官・司几筵》：「筵在下，席在上。」鄭箋云：「御，侍也。」謂敦史。箋謂緝爲猶續，未安。緝有比密之意，老者之旁，有侍御者比密焉。毛傳曰：「斝，爵也。夏曰醆，殷曰斝，周曰爵。」箋曰：「進酒於客曰獻，客答之曰酢，主人又洗爵醻客，客受而奠之，不舉也。」考之《儀禮》，❷如箋所云洗爵、奠斝，錯舉互見。毛傳曰：「以肉曰醓醢。臄，函也。歌者，比於琴瑟也。徒擊鼓曰咢。」箋云：「薦之禮，韭葅則醓醢也。燔用肉，炙用肝，以脾函爲加。」《釋器》云「肉謂之醢」，李巡曰：「以肉作醬曰醢。」《周禮・天官・醢人》注云：「醢，肉汁也。」❸孔疏云：「用肉爲醢，特多汁，故以醓醢爲名。❹其無汁者，自以所用之肉、魚雁之屬爲之名也。」服虔《通俗文》云：「口上曰臄，口下曰函。」《説

❶「傳」，原作「詩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「傳」字同。
❷「儀禮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正。
❸「肉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❹「醢」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無此字，當據删。

文》：「函，舌也。」按：燕禮雖諸侯之禮，其與王禮宜多相似，歌必以琴瑟，故此毛傳云「歌者，比於琴瑟」，今彈琴多近咢則聲高，此謂「或咢」，疑指琴瑟也。而《釋樂》云「徒擊鼓謂之咢」，郭注引此詩云「或咢」。❶ 然《爾雅》亦多差謬，亦難盡信，當兩存之，以待來者。董曰：「舊書作『加殽』，定本作『嘉』，唐改從定本。」孔疏云：「正饌以外所加嘉殽，則脾之與臄。」毛傳曰：「敦弓，畫弓。天子敦弓，鍭矢參亭，已均中蓺。」鄭箋云：「舍之言釋也。」孔疏曰：「敦與彫古今之異。」《集韻》：「彫音有作『弴』者。」《冬官》弓人爲弓，唯言用漆，不言彫畫，蓋周公削之，欲從質也。《周官》之書，周人不能盡行。自洛都封建大事猶莫之行，而況他乎？敦弓未必果音彫。《荀子》曰：「天子彫弓，諸侯彤弓，大夫黑弓。」定四年《公羊傳》何休注云：「天子彫弓，諸侯彤弓，大夫嬰弓，士盧弓。」孔疏以爲事不經見，未必然也。況徐氏敦都雷反，不音彫。先儒好異，改字强音者亦多，今闕疑，以待來哲。《釋器》云：「金鏃翦羽謂之鍭。」《方言》云：「箭，自關而東謂之矢，江淮之間謂之鏃，關西曰箭。」《考工記》「矢人爲矢，鍭矢三分，茀矢三分，一在前，二在後」，注云：「參訂之而平者，前有鐵重也。」孔疏云：「輕重鈞亭，四矢皆然，故言四鍭既均。」《周禮·司弓矢》「殺矢、鍭矢用諸近射田獵，恒矢、庫矢用諸散射」，注謂「散射，禮射也」。此詩禮射而曰鍭者，詩言大略，鍭矢通稱。《周禮》八矢名物詳辨，不必牽合也。鄭箋謂

❶「詩」，原重文，據四庫本删。

「將養老，先射擇士」，王肅以爲燕射。呂曰：「以詩之所敘，考之《儀禮》，王肅之説是也。孔疏非王肅燕射之説，❶謂『燕射於旅醻之後乃爲之，不當設文於「曾孫維主」之上。豈先爲燕射，而後酌酒哉』，從鄭氏以爲大射。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，非大射擇士時也。按：《儀禮》燕禮如鄉射之禮，射雖畢而飲未終，❷舉觶無算爵，獻酌尚多。言『酌大斗，祈黃耇』於既射之後，亦豈不可乎？」朱曰：「既燕而射以爲樂也。」連中者，發矢必均齊。有毫髮之差，必不中矣，安能四鍭皆中如樹？《射禮》釋獲者取賢獲，執以告。若右勝，則曰右賢於左。若左勝，則曰左賢於右。孔疏曰：「既句，是引滿時也。」箋云：「《射禮》：『搢三，挾一个。』言已挾四鍭，則已徧釋之。」朱曰：「不侮，不以中病不中者也。」毛傳曰：「曾孫，成王也。醹，厚也。大斗，長三尺。」孔疏云：「大斗長三尺，謂其柄也。」先祈祀於黃耇，尊幼之序也。《釋詁》云：「鮐背、耇、老，壽也。」舍人曰：「老人氣衰，皮膚消瘦，背若鮐魚。」郭云：「背皮如鮐魚。」劉熙《釋名》云：「九十曰鮐背，背有鮐文。」毛傳：「鮐背，大老也。」箋云：「背有鮐文。」諸儒所言，皆莫知鮐魚之狀。毛傳疑焉，惟曰「大老」，雖《釋詁》亦莫釋其詳。背有疾文，隱藏不見，亦非美談。觀詩文，未必謂背文。老者髮黃則可見也，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？《爾雅》作「鮐」，則或以鮐魚之

❶ 「非」，四庫本作「唯」，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影印宋本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作「難」。

❷ 「射」，原脱，據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影印宋本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補。

狀如老者之背耶？台背，其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？黄耇將受爵之時，侍御者或引之於前，或翼之於左右，愛敬之至也。祺，猶祜歟？介，大也。景，明著也。壽考維祺，以介景福，皆所祝黄耇之辭歟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行葦》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内睦九族，外尊事黄耇，養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禄焉。」此《序》亦差。黄耇，言宗族兄弟之老者，非外也。祺福，乃祈祝黄耇之辭，豈成王自爲也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？《序》差謬多矣，言辭似典雅，而實不可考。因鄭康成不知其爲衛宏作，謂《序》在毛公之前，遂尊之，致悮後學。

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。君子萬年，介爾景福。

既醉以酒，爾殽既將。君子萬年，介爾昭明。

昭明有融，高朗令終。令終有俶，公尸嘉告。

其告維何？籩豆静嘉。朋友攸攝，攝以威儀。

威儀孔時，君子有孝子。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

其類維何？室家之壺。君子萬年，永錫祚胤。

其胤維何？天被爾禄。君子萬年，景命有僕。

其僕維何？釐爾女士。釐爾女士，從以孫子。

至矣，《既醉》之詩，非聖人不能作。諸儒不知道，阻滯不通，大失厥旨。是詩言「公尸嘉告」，又言「孝子」。《執競》祀武王之詩，亦曰「既醉既飽」，然則祭祀歟？或曰既祭而燕也。祭與燕不必深辯，而其大旨則同。以放逸不知道者之心，醉之飽之，則酒也食也。以不放逸道心，醉之飽之，則皆德也，皆昭明融一之妙也。是謂静嘉，是謂三才共貫、百聖共由之道，是爲福禄之本。人情多因醉飽放逸，故是詩首言

醉飽，以明德性。君子萬年，介爾景福，君子謂王也，爾亦謂王也。萬年，蓋嘏辭。以士大夫祭禮嘏辭推之，宜有之。此則因嘏辭而祝頌之，贊詠之。介，大也。景，明著也。《爾雅》雖以景爲大，《爾雅》固多差悮。殽者，殽雜之薦，折俎之類，群臣之所共饗。將，持也。言爾、我，以別群臣歟？萬年，所謂祝其壽考也。此「君子萬年」，推福於與祭諸臣歟？人心無體，自廣大，自昭明，自融一。意動而遷，始昏，始雜，始卑陋，故此以爲高，因言高朗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爲聖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君子以自昭明德。」此心之神未始不一，動乎意，始失其一，故有始無終，故此言「令終俶始」也，其終如始也，復吾心之本一也。發明德性，於是爲詳。周祀先王先公，言公尸，尊祖也。嘉告，嘏王也。其告維何，當是「受福於天，眉壽萬年」之類，而此惟曰「籩豆靜嘉」，何也？至矣，大矣，惟知道知之。籩豆有列，靜乎嘉哉。此嘏辭之所有，聖人取其要語以明道也。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，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。蓋有意則可以詳說，無意則不可詳說。孔子曰「陳其薦俎，序其禮樂，而君子知仁焉」者，靜嘉之旨也；「賓入大門，而奏《肆夏》，卒爵而樂闋。孔子屢歎之」者，靜嘉之旨也；孔子曰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，而二三子猶以爲隱」者，靜嘉之旨。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也，非祕而不可以詳說也。無可說者，不可得而詳也。朋友，諸臣也，《書》曰：「臣哉鄰哉。」與祭諸臣威儀肅雝，彼此感攝，齊明融合，威儀無失，隨時而中。孔，甚也，至也，隨時中節之至也。朋友之所攝者，靜嘉融明之心

也。威儀之所時者，静嘉融明之變化也。君子有孝子，此「君子」謂前王也，此「孝子」謂今王也。融明静嘉之謂孝。孔子曰：「夫孝，天之經，地之義。」民之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，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？宜其錫祓爾類，永永無窮。《爾雅》云「宫中衖謂之壼」。郭注云：「巷，閤閒道。」蓋東宫、西宫、南宫、北宫有巷道也。室家之壼，言子姓異宫。胤，❶嗣也。福祚及其嗣有永也。蓋由乎道者，何所不利，何所不通也。僕，附也。其景命之集，不特於其躬，又於其子孫，故謂之僕。及己爲正，及子孫爲附。釐，正也。女與士，皆子姓也。王能釐正其女士，即景命之延及於女士也。又從而釐爾子孫，❷即景命之延及於孫子也。於以明其道不絶，則福禄亦不絶。其道絶，則福禄亦絶。禹、啟之後，太康遂失邦者，道絶也。大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不絶者，以道不絶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既醉》，太平也。醉酒飽德，人有士君子之行焉。」此《序》辭似雅正，實失詩旨，徒爲榛蕪，以蔽大道。

鳧鷖在涇，公尸來燕來寧。爾酒既清，爾殽既馨。公尸燕飲，福禄来成。鳧鷖在沙，公尸來燕來宜。爾酒既多，爾殽既嘉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爲。鳧鷖在渚，公尸來燕來處。爾酒既湑，爾殽伊脯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下。鳧鷖在潨，公尸來燕來宗。既燕于宗，福禄攸降。公尸燕飲，福禄來崇。鳧鷖在亹，公

❶「胤」，原作「允」，楊簡避宋諱改字，今回改。下文不再出校。

❷「而」，原作「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尸來止熏熏。旨酒欣欣，燔炙芬芬。公尸燕飲，無有後艱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禄於天。保右命之，自天申之。干禄百福，子孫千億。穆穆皇皇，宜君宜王。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威儀抑抑，德音秩秩。無怨無惡，率由群匹。受福無疆，四方之綱。之綱之紀，燕及朋友。百辟卿士，媚於天子。不解於位，民之攸塈。

假樂，《中庸》、《左傳》皆作「嘉樂」，《毛詩》「假樂」者，「嘉」音之訛也。嘉善和樂，蓋君子之形容，德性之光輝。徒樂而非善，固非德性之樂。徒善而非樂，亦非德性之善。既嘉善而又和樂，德性之光，自然而然，初非有意於爲善又爲樂也。德性之光輝，合嘉、樂一言，庶乎形容之也。此惟有德者自知，惟有德者知之，非章句儒所能識也。君子，謂王也。德性人所同有，惟不昏蔽，是爲君子。即嘉樂之容光，其令德已顯著，其言行政令令德益顯。人，猶民也，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。由此德此性而發，無所不宜，無所不通。人心在是，天心亦在是，故受禄，故天保右之，命之，申而延之。雖曰是天，實自君子之德性。干禄非干求也，「千」字似「干」，傳之微訛也，闕疑則可。箋謂「干，求」，則大不可。十百爲千，千禄百福，言其多。願王子孫蕃衍至於千億。穆穆，静默之容。皇皇，精明尊大之容。❶此亦言君子之形容，德性之光輝也。非有心於爲静默、爲精明尊大

❶「精」，原作「聽」，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慈湖遺書》卷八改。

也。德性無思，而其容光自然有若，是「穆穆皇皇」之象也。君、王通稱。宜者，善之之辭也。不愆差，不昏忘，率由先王舊章。由德性而發，自不愆不昏，自率由舊章，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合也。威儀抑抑，謙抑之容。令德之音，秩秩不已。人頌其善，不一而足，無怨之者，無惡之者。莆田鄭曰：❶「匹，類也。」率由群類衆欲而行，無己私也。凡是皆德性所發自若是也，是固可以受福無疆，而爲四方之綱。不特爲四方之大綱而已，又爲四方之紀。紀者，每事咸宜。雖小事，無一失也，如萬紀之畢張也。箋云：「燕者，燕飲。」毛傳曰：「朋友者，群臣也。」《泰誓》曰「友邦冢君」，《酒誥》曰「太史友、内史友」。吕曰：「朋友者，合百辟卿士言之也。」君燕其臣，臣媚其君，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。所憂者，怠荒而已，此詩所以終於「不解於位，民之攸墍」也。方嘉之，又規之者，蓋皋陶賡歌之意也。❷民之勞逸在下，而樞機在上，上逸則下勞矣，上勞則下逸矣。不解於位，乃民之所由休息也。毛傳：「墍，息也。」孔疏引《釋詁》：「呬，息也，某氏曰：《詩》云：『民之攸墍。』」而《爾雅》疏無「某氏曰」，何耶？按：呬，許四反。然則「墍」者，「呬」之音而字訛歟？《詩》此類多。

篤公劉，匪居匪康。迺埸迺疆，迺積迺倉。迺裹餱糧，于槖于囊，思輯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啟行。篤公劉，于胥斯原。

❶「莆」，原作「甫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意」，原作「詩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既庶既繁，既順迺宣，而無永歎。陟則在巘，復降在原。何以舟之？維玉及瑶，鞞琫容刀。❶篤公劉，逝彼百泉，瞻彼溥原。迺陟南岡，乃覯于京。京師之野，于時處處，于時廬旅。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。篤公劉，于京斯依。蹌蹌濟濟，俾筵俾几。既登乃依，乃造其曹。執豕于牢，酌之用匏。食之飲之，君之宗之。篤公劉，既溥既長。既景迺岡，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。其軍三單，度其隰原，徹田爲糧。度其夕陽，豳居允荒。篤公劉，于豳斯館。涉渭爲亂，取厲取鍛。止基迺理，爰衆爰有。夾其皇澗，遡其過澗。止旅迺密，❷芮鞫之即。

按：此篇以下，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，可以餴饎。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，可以濯罍。豈弟君子，民之攸歸。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兹，可以濯溉。豈弟君子，民之攸塈。

有卷者阿，飄風自南。豈弟君子，來游來歌，以矢其音。伴奂爾游矣，優游爾休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酋矣。爾土宇昄章，亦孔之厚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百神爾主矣。爾受命長矣，茀禄爾康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純嘏爾常矣。有馮有翼，有孝有德，以引以翼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爲則。顒顒卬卬，如圭如璋，令聞令望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爲綱。鳳凰于飛，翽翽其羽，亦集爰止。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鳳凰于飛，翽翽其羽，亦傅於天。藹藹王多吉人，

❶「鞞」，原作「鞸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迺」，原作「逎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維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鳳凰鳴矣，于彼高岡。
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陽。菶菶萋萋，雝雝喈喈。
君子之車，既庶且多。君子之馬，既閑且馳。
矢詩不多，維以遂歌。
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
無縱詭隨，以謹無良。式遏寇虐，憯不畏明。
柔遠能邇，以定我王。民亦勞止，汔可小休。
惠此中國，以爲民逑。無縱詭隨，以謹惛怓。
式遏寇虐，無俾民憂。無棄爾勞，以爲王休。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息。惠此京師，以綏四國。
無縱詭隨，以謹罔極。式遏寇虐，無俾作慝。
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。民亦勞止，汔可小愒。
惠此中國，俾民憂泄。無縱詭隨，以謹醜厲。
式遏寇虐，無俾正敗。戎雖小子，而式弘大。
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安。惠此中國，國無有殘。
無縱詭隨，以謹繾綣。式遏寇虐，無俾正反。
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。

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癉。出話不然，爲猶不遠。
靡聖管管，不實於亶。猶之未遠，是用大諫。
天之方難，無然憲憲。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。
辭之輯矣，民之洽矣。辭之懌矣，民之莫矣。
我雖異事，及爾同僚。我即爾謀，聽我囂囂。
我言維服，勿以爲笑。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蕘。
天之方虐，無然謔謔。老夫灌灌，小子蹻蹻。
匪我言耄，爾用憂謔。多將熇熇，不可救藥。
天之方懠，無爲夸毗。威儀卒迷，善人載尸。
民之方殿屎，則莫我敢葵。喪亂蔑資，曾莫惠我師。天之牖民，如壎如篪，如璋如圭，如取如攜。攜無曰益，牖民孔易。民之多辟，無自立辟。价人維藩，大師維垣，大邦維屏，大宗維翰。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。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。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。敬天

之渝，無敢馳驅。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。

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。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曾是彊禦，曾是掊克，曾是在位，曾是在服。天降慆德，❶女興是力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而秉義類，彊禦多懟。流言以對，寇攘式內。侯作侯祝，靡届靡究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女炰烋於中國，斂怨以爲德。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天不湎爾以酒，不義從式。既愆爾止，靡明靡晦。式號式呼，俾晝作夜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如蜩如螗，如沸如羹。小大近喪，人尚乎由行。內奰於中國，覃及鬼方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匪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。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人亦有言，顛沛之揭。枝葉未有害，本實先撥。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

抑抑威儀，維德之隅。人亦有言，靡哲不愚。庶人之愚，亦職維疾。哲人之愚，亦維斯戾。無競維人，四方其訓之。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訏謨定命，遠猶辰告。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其在于今，興迷亂于政。顛覆厥德，荒湛于酒。女雖湛樂從，弗念厥紹。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。肆皇天弗尚，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亡。夙興夜寐，洒掃庭内，維民之章。修爾車馬，弓矢戎兵，用戒戎作，用逷蠻方。質爾人民，謹爾侯度，用戒不虞。慎爾出話，

❶「慆」，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作「滔」。

敬爾威儀，無不柔嘉。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無易由言，無曰苟矣。莫捫朕舌，言不可逝矣。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。惠于朋友，庶民小子。子孫繩繩，萬民靡不承。視爾友君子，輯柔爾顔，不遐有愆。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無曰不顯，莫予云覯。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辟爾爲德，俾臧俾嘉。淑慎爾止，不愆于儀。不僭不賊，鮮不爲則。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。彼童而角，實虹小子。荏染柔木，言緡之絲。温温恭人，維德之基。其維哲人，告之話言，順德之行。其維愚人，覆謂我僭，民各有心。於乎小子，未知臧否。匪手攜之，言示之事。匪面命之，言提其耳。借曰未知，亦既抱子。民之靡盈，誰夙知而莫成？昊天孔昭，我生靡樂。視爾夢夢，我心慘慘。誨爾諄諄，聽我藐藐。匪用爲教，覆用爲虐。借曰未知，亦聿既耄。於乎小子，告爾舊止。聽用我謀，庶無大悔。天方艱難，曰喪厥國。取譬不遠，昊天不忒。回遹其德，俾民大棘。

菀彼桑柔，其下侯旬。捋采其劉，瘼此下民。不殄心憂，倉兄填兮。倬彼昊天，寧不我矜。四牡騤騤，旟旐有翩。亂生不夷，靡國不泯。民靡有黎，具禍以燼。於乎有哀，國步斯頻。國步蔑資，天不我將。靡所止疑，云徂何往？君子實維，秉心無競。誰生厲階，至今爲梗。憂心慇慇，念我土宇。我生不辰，逢天僤怒。自西徂東，靡所定處。多我覯痻，孔棘我圉。爲謀爲毖，亂況斯削。告爾憂恤，誨爾序爵。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。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。如彼遡風，亦孔之僾。民有肅心，荓云不逮。好是稼穡，力民代食。稼穡維寶，代食維好。天降喪亂，滅我立王。

降此蟊賊，稼穡卒痒。哀恫中國，具贅卒荒。靡有旅力，以念穹蒼。維此惠君，民人所瞻。秉心宣猶，考慎其相。維彼不順，自獨俾臧，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。瞻彼中林，甡甡其鹿。朋友已憯，不胥以穀。人亦有言，進退維谷。維此聖人，瞻言百里。維彼愚人，覆狂以喜。匪言不能，胡斯畏忌。維此良人，弗求弗迪。維彼忍心，是顧是復。民之貪亂，寧爲荼毒。大風有隧，有空大谷。維此良人，作爲式穀。維彼不順，征以中垢。大風有隧，貪人敗類。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嗟爾朋友，予豈不知而作。如彼飛蟲，時亦弋獲。既之陰女，反予來赫。民之罔極，職涼善背。爲民不利，如云不克。民之回遹，職競用力。民之未戾，職盜爲寇。涼曰不可，覆背善詈。雖曰匪予，既作爾歌。

倬彼雲漢，昭回於天。王曰於乎，何辜今之人？天降喪亂，饑饉薦臻。靡神不舉，靡愛斯牲。圭璧既卒，寧莫我聽。旱既大甚，蘊隆蟲蟲。不殄禋祀，自郊徂宮。上下奠瘞，靡神不宗。后稷不克，上帝不臨。耗斁下土，[1]寧丁我躬。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推。兢兢業業，如霆如雷。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遺。胡不相畏，先祖于摧。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沮。赫赫炎炎，云我無所。大命近止，靡瞻靡顧。群公先正，則不我助。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。旱既大甚，滌滌山川。旱魃爲虐，如惔如焚。我心憚暑，憂心如熏。群公先正，則不我聞。昊天上帝，寧俾我遯。旱既大甚，黽勉畏去。胡寧瘨我以旱，憯不知其故。祈年孔夙，方社不莫。昊天上帝，

[1]「土」，原作「上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則不我虞。敬恭明神，宜無悔怒。旱既大甚，散無友紀。鞫哉庶正，疚哉冢宰。趣馬師氏，膳夫左右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瞻卬昊天，云如何里。瞻卬昊天，有嘒其星。大夫君子，昭假無贏。大命近止，無棄爾成。何求爲我，以戾庶正。瞻卬昊天，曷惠其寧。

崧高維嶽，駿極于天。維嶽降神，生甫及申。維申及甫，維周之翰。四國于蕃，四方于宣。亹亹申伯，王纘之事。于邑于謝，南國是式。王命召伯，定申伯之宅。登是南邦，世執其功。王命申伯，式是南邦。因是謝人，以作爾庸。王命召伯，徹申伯土田。王命傅御，遷其私人。申伯之功，召伯是營。有俶其城，寢廟既成。既成藐藐，王錫申伯。四牡蹻蹻，鉤膺濯濯。王遣申伯，路車乘馬。我圖爾居，莫如南土。錫爾介圭，以作爾寶。往近王舅，南土是保。申伯信邁，王餞于郿。申伯還南，謝于誠歸。王命召伯，徹申伯土疆。以峙其粻，式遄其行。申伯番番，既入于謝，徒御嘽嘽。周邦咸喜，戎有良翰。不顯申伯，王之元舅，文武是憲。申伯之德，柔惠且直。揉此萬邦，聞于四國。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。其風肆好，以贈申伯。

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天監有周，昭假于下。保兹天子，生仲山甫。仲山甫之德，柔嘉維則。令儀令色，小心翼翼。古訓是式，威儀是力。天子是若，明命使賦。王命仲山甫，式是百辟，纘戎祖考，王躬是保。出納王命，王之喉舌。賦政于外，四方爰發。肅肅王命，仲山甫將之。邦國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人亦有言，柔則茹之，剛

則吐之。維仲山甫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不侮矜寡，不畏彊禦。人亦有言，德輶如毛，民鮮克舉之。我儀圖之，維仲山甫舉之，愛莫助之。衮職有闕，維仲山甫補之。仲山甫出祖，四牡業業，征夫捷捷，每懷靡及。四牡彭彭，八鸞鏘鏘。王命仲山甫，城彼東方。四牡騤騤，八鸞喈喈。仲山甫徂齊，式遄其歸。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仲山甫永懷，以慰其心。

奕奕梁山，維禹甸之。有倬其道，韓侯受命。王親命之，纘戎祖考，無廢朕命。夙夜匪解，虔共爾位。朕命不易，榦不庭方，以佐戎辟。四牡奕奕，孔脩且張。韓侯入覲，以其介圭，入覲于王。王錫韓侯，淑旂綏章，簟茀錯衡，玄衮赤舄，鉤膺鏤錫，鞹鞃淺幭，❶鞗革金厄。韓侯出祖，出宿于屠。顯父餞之，清酒百壺。其殽維何？炰鼈鮮魚。其蔌維何？維筍及蒲。其贈維何？乘馬路車。籩豆有且，侯氏燕胥。韓侯取妻，汾王之甥，蹶父之子。韓侯迎止，于蹶之里。百兩彭彭，八鸞鏘鏘，不顯其光。諸娣從之，祁祁如雲。韓侯顧之，爛其盈門。蹶父孔武，靡國不到。爲韓姞相攸，莫如韓樂。孔樂韓土，川澤訏訏，魴鱮甫甫，麀鹿噳噳，有熊有羆，有貓有虎。慶既令居，韓姞燕譽。溥彼韓城，燕師所完。以先祖受命，因時百蠻。王錫韓侯，其追其貊，奄受北國，因以其伯。實墉實壑，實畝實籍。獻其貔皮，赤豹黃羆。

江漢浮浮，武夫滔滔。匪安匪遊，淮夷來求。既出我車，既設我旟，匪安匪舒，淮夷來鋪。

❶「鞃」，原作「靷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江漢湯湯，武夫洸洸。經營四方，告成于王。四方既平，王國庶定。時靡有爭，王心載寧。江漢之滸，王命召虎，式辟四方，徹我疆土。匪疚匪棘，王國來極。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。王命召虎，來旬來宣。文武受命，召公維翰。無曰予小子，召公是似。肇敏戎公，用錫爾祉。釐爾圭瓚，秬鬯一卣，告於文人。錫山土田，于周受命，自召祖命。虎拜稽首，天子萬年。虎拜稽首，對揚王休，作召公考，天子萬壽。明明天子，令聞不已。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。

赫赫明明，王命卿士，南仲大祖，大師皇父。整我六師，以修我戎。既敬既戒，惠此南國。王謂尹氏，命程伯休父，左右陳行，戒我師旅。率彼淮浦，省此徐土。不留不處，三事就緒。赫赫業業，有嚴天子。王舒保作，匪紹匪遊，徐方繹騷。震驚徐方，如雷如霆，徐方震驚。王奮厥武，如震如怒。進厥虎臣，闞如虓虎。鋪敦淮濆，仍執醜虜。截彼淮浦，王師之所。王旅嘽嘽，如飛如翰，如江如漢，如山之苞，如川之流。緜緜翼翼，不測不克，濯征徐國。王猶允塞，徐方既來。徐方既同，天子之功。四方既平，徐方來庭。徐方不回，王曰還歸。

瞻卬昊天，則不我惠。孔填不寧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蟊賊蟊疾，靡有夷屆。罪罟不收，靡有夷瘳。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。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此宜無罪，女反收之。彼宜有罪，女覆說之。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懿厥哲婦，爲梟爲鴟。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。亂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匪教匪誨，時維婦寺。鞫人忮忒，譖始竟背。豈曰不極，伊胡

爲慝？如賈三倍，君子是識。婦無公事，休其蠶織。天何以刺？何神不富？舍爾介狄，維予胥忌。不弔不祥，威儀不類。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天之降罔，維其優矣。人之云亡，心之憂矣。天之降罔，維其幾矣。人之云亡，心之悲矣。觱沸檻泉，維其深矣。心之憂矣，寧自今矣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藐藐昊天，無不克鞏。無忝皇祖，式救爾後。

旻天疾威，❶天篤降喪，瘨我饑饉，民卒流亡，我居圉卒荒。天降罪罟，蟊賊内訌。昏椓靡共，潰潰回遹，實靖夷我邦。皋皋訿訿，曾不知其玷。兢兢業業，孔填不寧，我位孔貶。如彼歲旱，草不潰茂，如彼棲苴。我相此邦，無不潰止。維昔之富，不如時。維今之疚，不如兹。彼疏斯粺，胡不自替？職兄斯引。池之竭矣，不云自頻。泉之竭矣，不云自中。溥斯害矣，職兄斯弘，不烖我躬。昔先王受命，有如召公，日辟國百里，今也日蹙國百里。於乎哀哉，維今之人，不尚有舊。

按：此篇以上，《永樂大典》俱缺卷。

慈湖詩傳卷十七

❶「旻」，原作「昊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慈湖詩傳卷十八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周頌

於穆清廟，肅雝顯相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對越在天，駿奔走在廟。不顯不承，無射於人斯。

於者，歎美之辭。穆者，深遠之貌。清者，潔清也。大抵皆贊美之辭。相，助祭者。顯者，儀物顯著。肅，敬。雝，和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清廟》，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。」鄭康成不知衛宏作《序》，意毛公之前已有《序》，悉尊信之，故箋謂顯相爲諸侯。案《士虞禮》祝辭「哀子顯相」，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，不止於諸侯也。言多士秉文之德，不及諸侯者，諸侯被文王之化淺也。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」，非文王能强人以其所無也。人皆有德性，文王有以感發之。秉，猶秉彝之秉，非强力外取，言不失爾。對，猶配合也。夫文王大聖，而多士即能秉其德，配合在天之靈者。孟子曰：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。」《易》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」感而化之，非由外鑠。駿，敏也，美也。奔走在廟，執事也。肅雝、濟濟、駿敏，不亦顯乎，不亦順承乎，承文王之德也。射，厭也。文王之道，士民之所共由。中正平常，本所固有，何厭射之有？

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

之純。假以溢我，我其收之。駿惠我文王，曾孫篤之。

天之命，天之道也。不知道者，謂命自命，道自道。周公作是頌，知天命之不已。不已，不息也。穆者，言其深遠不可測。於者，歎美辭。天道變化，至如今不已也。天雖無聲無臭，不可測知，而文王之德即天德也，故《中庸》引此詩曰：「純亦不已。」文王之德，文王之心也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。」心無形體，清明無際，純一無二。天人道殊，其迹則一。惟純，故不已。《中庸》曰：「聖人之道，發育萬物。」惟天人一，故能發育。孔子曰：「夫孝，❶天之經，地之義。」明三才一致也。是故天命之不已，即文王之不已。文王之德，不亦顯乎。文王之顯著，即天命之幽穆。文王之心，即衆人之心，即千萬世之心。孟子曰：「堯舜與人同爾。」此曰「我其收之，曾孫篤之」者，以其一故也。我者，周公自謂也。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，我收受之。曰溢、曰收，當默通其意，無執其辭。孟子嘗言「説《詩》者不以辭害志」，此之謂也。曰溢、曰收，不可以二言，不可以思爲言，惟心通内明者自知自信。駿，俊也。惠，順也。曰駿、曰惠、曰顯、曰純、曰穆，皆所以贊説斯道，而非五也。如玉曰白、曰瑩、曰潤，而無二玉也。如金曰黄、曰剛、曰利，而無二金也。曾孫，謂成王也。成王未能收也，篤之，斯收之矣。篤，即收，即純。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，可以觀此頌矣，何則？道無二道也，百姓日用者無二也。衛宏作《序》曰：「《維天之

❶「夫孝」，二字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命》，太平告文王也。」失周公之旨。

維清緝熙，文王之典。肇禋，迄用有成，維周之禎。

文王之典則，即文王之道。後王之道，其《維清》乎？清者，不動乎意者也，禹曰「安汝止」之謂也，舜曰「惟精惟一」之謂也，《詩》曰「不識不知」之謂也，《易》曰「無思無爲」之謂也，即孔子「毋意」之謂也。不動乎意，非木石然也。中正、平常、正直之心，非意也。忠信、敬順、和樂之心，非意也。《書》曰「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」，此之謂也。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焉，不直焉正焉，❶則渾濁矣，非清也。人性本清明，起乎意始昏。不起乎意，則未始不清明。清明無體無我，如水如鑑。文王由是清明，而發諸云爲，是謂典則。武王由是清明，而緝熙之，念慮云爲，無一之墮乎意，無一之不清，其緝理密矣，虛明和融，是謂熙矣。如水鑑照物，不動乎意，自無一之不理矣，自無一之不合乎文王矣。《周禮》：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。」肇，始也。始禋祀昊天上帝，而文王配焉。迄，至也，亦有終義。武王至是功成，皆緝熙文王之典所成也，是爲周之禎祥，在此緝熙之中，不在乎犧牲幣玉之間。犧牲幣玉，所以致其禮，行其誠，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，而不在物也。

烈文辟公，錫茲祉福，惠我無疆，子孫保之。無封靡于爾邦，維王其崇之。念茲戎功，繼序其皇之。無競維人，四方其訓之。不顯維

❶「直焉正」，四庫本作「正不直」，於義較勝。

德，百辟其刑之，於乎前王不忘。

毛傳曰：「烈，光也。」文，文德也。辟，君也。辟公，諸侯也。烈文，贊美之辭。諸侯助祭，先王降福于王，有嘏辭焉。王不專有其福，祭訖而燕諸侯，所以均其祉福于諸侯也。曰「錫」云者，先王錫之也。《載見》之詩曰「烈文辟公，綏以多福」，亦猶是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烈文》，成王即政，諸侯助祭也。」惠有順義，又有愛利之義。辟公獲茲祉福，其惠我於無疆乎。無疆，猶無窮也。諸侯能修德任賢，如後所云，則自然順事無違，忠愛於王。王室受其惠，又願其子孫永保祉福。其有不順不德，則禍亦隨之，是謂不克保其福祉。毛傳曰：「封，大也。戎，大也。」無封大侈靡于爾邦，爾不封靡，則王其崇之矣。崇，謂慶賞之。《左傳》「封豕長蛇」，封豕，大豕也。念爾祖考有大功，故有國。繼其序者，當益有以大之。皇，大也。爾欲競强乎？莫競于用人。所用得其人，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，是謂「訓之」。自方伯而下，凡有屬國，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。爾欲顯著乎？莫顯於修德。爾有德，則百辟咸儀之矣。於是歎美之，曰於乎，爾若是，則先王將不忘女，益錫女以祉福矣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，先王之所以錫之祉福，以爾己德之足以致之也。然則《烈文》之詩，諸侯助祭，祭訖，王燕諸侯之樂歌乎？

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彼徂矣，岐有夷之行，子孫保之。

《天作》，祀先王也，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，并言祀先公，不可信也。先公尊，太王卑。

今也於先公之前，專頌太王而下之美，豈理也哉？❶宏《序》差謬，不可盡信，何止此？宏豈拘於七世之廟，祀必公叔祖類以上，故云乎？然天下事自古及今，斷不可以執一論。觀此頌，則特祀於太王廟之樂歌與？祀有特有祫，祫則群廟之主合祀於太廟。毛傳曰：「作，生也。」箋云：「高山，謂岐山也。」太王去豳遷岐，初治此山。治荒曰荒，亦猶治亂曰亂，治擾曰擾歟？彼作矣，彼謂太王。初作治此山，建置社稷宮室庶司，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。彼徂矣，謂太王亡矣。徂，逝也。岐山有夷平之行，言岐，所以言太王也。夫道平夷而已矣，動乎意則失之，故孔子之「毋意」，禹之「安女止」。人心即道，故《書》曰「道心」，《記》曰「中庸」，《洪範》曰「王道平平」、「王道正直」，《易》曰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」。斯道甚平夷，甚易簡，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，舍其本性之善，而外求其故，外起其意，故自有而自不知，自不信，故孟子謂之自棄，而諄諄言必稱堯舜，孟子深信其平夷故也。子孫，言王季、文王而下也。子孫保而守之，無敢逸也。動乎意則放逸，放逸則失之矣。夫道，一而已矣；夫道，心而已矣。孟子曰：「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。」

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。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。於緝熙，單厥心，肆其靖之。

紂大惡，人心怨苦之。文王、武王有盛德，人心歸之，則天命固在二后矣。文王本無伐商之志，往往以衆聖贊輔，紂惡滋熾，憫

❶「豈」，原作「其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斯民塗炭，義不得而已。是天命在周，文王、武王不得而違，始有安天下之志，是謂受。故遏密人，伐崇侯，度鮮原，作豐邑，成就王業，不敢康寧。命不本於彼蒼，乃基本於二后之心。凡二后之心，夙夜念慮云爲，動静無非所以成天命也。是基命之心寬宥精密，其寬宥廣大而無外，其精密無思而無爲。蓋人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此心無體，而神用無窮。有體則有限量，故曰寬宥。有體則可知，無體則不可知，故曰精密。人皆有此心，動乎意則昏，昏則蔽，蔽則立我立私，不宥不密。二后不動乎意，即禹之「安女止」。動静云爲，如天地變化，日月之照臨，無所不思，而非動乎意也。無所不爲，而非動乎意也。曰宥、曰密，所以發明乎是也，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。使二后之成王業一動乎意，則私矣蔽矣，天命將去之，何以基命？於是歎美之曰「於」。是其念慮云爲，無一之或動乎意，無一之或失其道，緝理無差，熙和順洽，意消而道心自明，心明而時措自宜。舜命禹曰：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惟精一則中矣，此聖人緝熙之功也。單，盡也。有一念慮動乎意，則猶未單厥心也。有一云爲未中乎節，則猶有未單厥心也。人心本廣大清明，無所不照，微有所蔽，則亦微有所不盡。苟有所不盡，則於靖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。二后單厥心，故其靖安之功霈然有餘裕矣。肆者，霈然有餘之意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」案：《孝經》：「孔子曰：『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』」而二詩惟言二后，何耶？衛宏作《序》固多差誤，未必果郊祀之詩也。

我將我享，維羊維牛，維天其右之。儀式刑文王之典，日靖四方。伊嘏文王，既右饗之。我其夙夜，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時邁其邦，昊天其子之，實右序有周。薄言震之，莫不震疊。懷柔百神，及河喬嶽，允王維后。明昭有周，式序在位。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允王保之。

邁，往也。時邁其邦，巡守諸侯也。王者天之子，得乎天道，而後可以居天位，是故王者無私，惟天道而行之，故天右序有周。右，助也。序者，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順也。雖人道之序順，實天道之序順也。道無二也，二則違矣，安能王？薄，略也。言，語助也。震，威之也。《立政》曰「詰爾戎兵，以陟禹之迹。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」，知巡守以師行也。震疊舉而莫敢妄動，故震疊。文、武不可偏廢，諸侯不能皆賢，其有亂德，不可告教，則誅君弔民，義之不可已者也。懷柔百神，致禮於百神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時邁》，巡守告祭柴望也。」謂燔柴告天，以巡守而至，又望秩山川也，蓋繼《虞書》之言。此言「百神」，又不止於山川矣。首言昊天，則柴可知矣。不繼言「百神」、「河嶽」，而言「右序」、「震疊」者，❶欲急明巡守以師，非私也，奉天道而行也。自西周東行巡守，必經大河喬嶽也。毛傳謂「嶽，岱宗」，《周禮》「五嶽」，毛傳何止於岱也。允，信也。后，猶王也。武王初有天下，初巡守，遠方諸侯

❶「右」，原作「有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於是咸信武王之王天下矣。昭明有周，明今王爲周矣。式，更也，義見《式微》。不特明昭今王爲周，又昭明次序在位諸侯，謂從行公卿，欲四方知大臣名德。諸侯咸順，無所誅伐，則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，弓矢無用而櫜藏之矣。武王本心之所求者，懿德而已，干戈非所尚也。時，是也，肆陳懿德於是《夏》歌之中。《夏》歌有九，歌何以名《夏》？夏，大也。由道而行，是爲大也。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失也。《周禮·鐘師》鄭注：「呂叔玉云：『《肆夏》、《時邁》也。』」

執競武王，無競維烈。不顯成康，上帝是皇。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，斤斤其明。鐘鼓喤喤，磬筦將將，降福穰穰。降福簡簡，威儀反反。既醉既飽，福禄來反。

人皆争競求己之强，而得其所競者，千無一，萬無一。至於武王，則得其所競矣，故曰「執競」。蓋惟無競者能競，而競者不能競，故古志曰：「柔勝剛，弱勝强。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。」武王中虚無我，豈以伐紂爲己利哉，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爲私也。武王之心信於天下，故武王之功烈，天下無能與競。武王不爲私，惟成康濟斯民之功，其心甚顯明，人皆信之，不亦顯乎。其爲民不爲己之心甚明也，故上帝大之。皇，大也，大武王之心也。彼，謂武王也。奄有，猶曰盡有之也，四夷諸侯咸服之也。❶中虚無我，故清明，無所不照。鐘、鼓、磬、筦，祀武王以樂也。喤喤之聲洪，將將之聲清。

❶「夷」，原作「方」，據四庫本回改。

降福,暇主祭也。穰穰,如禾稾之多也。簡簡,如竹簡之多也。《爾雅》曰:「簡,大也。」未必然也,《爾雅》多差誤。威儀反反,每每反顧,至謹也。有獻,有酢,有酬,故醉飽。「福禄來反」者,明福禄由己德所致,非自神也。出乎爾,反乎爾。《毛詩序》曰:「《執競》,祀武王也。」孔疏云:「祀武王之樂歌也。」《魯語》叔孫穆子聘於晉曰「夫樂,先金奏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,天子所以饗元侯也」,❶韋注曰:「《肆夏》一名《樊》,《韶夏》一名《遏》,《納夏》一名《渠》,此三夏曲也。」《周禮·鐘師》鄭注曰:「吕叔玉云:『《肆夏》,《時邁》也。《繁遏》,《執競》也。《渠》,《思文》也。』」

思文后稷,克配彼天。立我烝民,莫匪爾極。貽我來牟,帝命率育,無此疆爾界,陳常于時夏。

文者,事業之可觀也,即堯文思之文也,即文王之文也。道不可見,惟發諸事業乃見之。思,語助也。后稷德配天,故周郊后稷以配天。天人本一,人心動而昏始異,是故克配爲貴。克配非有他也,不失其本心而已矣。教民稼穡,民得以立,莫非后稷之道也。極,至也,道之異名,《書》曰「皇極」,《周禮》曰「設官分職,以爲民極」,道不可以復加也,故極。聖人知衆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爲淺者,不知其爲道,故大爲之言曰極。此頌武王,或周公所作也,非聖人不能爲是言。道無精粗,一貫無二。天人本一,事理無殊。是道大同,人自異意。不起乎意,本同本一。《孟子》曰

❶「侯」,原作「后」,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國語》改。

「麰麥」，趙岐注云：「麰麥，大麥也。」《說文》云：「麰，周受來牟也。一麥二夆，❶象其芒刺之形。」《廣雅》云：「來，小麥也。牟，大麥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齊謂麥曰麰。」❷鄭箋乃引僞《泰誓》「火流爲烏，五至，以穀俱來」，謂此來牟。鄭未知僞《泰誓》乃張霸所爲，故信之。來牟，亦見《臣工》篇，曰：「於皇來牟，將受厥明，明昭上帝。」草木之變昔所無，而今忽有。世雖有之，而此來牟忽生，足以濟民，此天也。事物之變，無非天者，而況於忽生濟饑之來牟乎？后稷始獲此來牟，遂以貽種蓺，遂廣布其種，不間中國四夷。❸率，徧也。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，無此疆爾界之閒，而后稷與天合也。既言配天，又言極，又言無此疆爾界之廣大，而卒曰陳此常道於是夏歌之中者，何也？夫道，一而已矣，平常而已矣。聖人慮天下，後世求諸高遠而反失之，故又曰常。箕子曰「王道平平」，孔子曰「中庸」，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，平直而非遠也。聖人慮人以爲淺，故大之。又慮人以爲高，故曰常，皆所以啟人心之蔽而明道也。夏歌有九，夏，大也，亦見《時邁》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思文》，后稷配天也。」

嗟嗟臣工，敬爾在公。王釐爾成，來咨來茹。嗟嗟保介，維莫之春。亦又何求？如何新畬？於皇來牟，將受厥明，明昭上帝。迄用

❶「夆」，原作「峰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齊謂麥曰麰」，此語不見於今本《說文解字》，陳昌治刻《說文解字》：「𥝩，齊謂麥𥝩也。」《集韻・哈韻》：「𥝩，《說文》：『齐謂麥曰𥝩。』或作麳。」
❸「夷」，原作「裔」，據四庫本回改。

康年，命我衆人。庤乃錢鎛，奄觀銍艾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臣工》，諸侯助祭，遣於廟也。」孔疏云：「將遣諸侯，不直戒其身，戒其卿大夫，以警切之。」毛傳曰：「嗟嗟，敕之也。工，官也。」嗟嗟，歎息之辭，重農事憂切也。公，公家也，敬爾在公之事。《蒼頡篇》：「釐，賜也。」王賜爾成，法有道焉，其有未明，則來咨詢。深入其中，得其法意而行之而後可。大抵法簡而意深長，不可盡述，故須咨詢茹入，不可草草。《詩》云「柔亦不茹」，茹，入也。「舜飯糗茹草」，謂食而入也。菜茹柔而易入，❶故茹有入義。鄭箋云：「保介，車右也。《月令》：『孟春，天子親載耒耜，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。』莫，晚也。周之季春，於夏爲孟春。諸侯朝周之春，故晚春遣之，敕其車右以時事，急教農也。介，甲也。車右，勇力之士，被甲執兵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月令》説天子親載耒耜，措置之於參乘之人，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，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，今言保介與御，明保介即車右也。不敕御人，偏敕車右者，以御人本主於御車，不主輔君，故專敕車右。言保介之御間者，以人君左載，御在中央，明其遠君。措之，故繫於車右。《月令》：『季冬，命民修耒耜，具田器。』農書稱孟春，耕者急發。」毛傳曰：「二歲曰新，三歲曰畬。」蓋本《爾雅·釋地》「田一歲曰菑，二歲曰新，三歲曰畬」。郭注云：「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。《易》曰：『不菑畬。』」《詩》曰：「於彼新田。」此《臣工》詩謂諸侯反國，時維莫春，亦何所務。

❶「菜」，原作「萊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求，猶務也。新田當如何？畬田當如何？於，歎美也。皇，尊大之也。歎美尊敬，今茲來牟之麥，乃本於后稷之時，上帝神化之所生，至於今種蓺滋盛，然實受天之明命，今當耰而糞之，將受上帝粒食之賜，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，故迄用康年。迄，終也。康，樂也。民足於粒食而樂，亦曰樂歲，即康年也。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，亦導民之良心也。毛傳曰：「庤，具；錢，銚；鎛，鎒；銍，穫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『庤，具』，《釋詁》文。《說文》：『錢，銚，古田器。』《世本》云『垂作銚』，宋仲子注云：『銚，刈也。』然則銚，刈物之器也。《說文》云：『鎛，田器也。』《釋名》云：『鎛，鋤類也。鎛，迫地去草也。』《世本》云：『垂作耨。』《釋器》云『斪斸謂之定』，李巡曰：『鋤也。』郭璞曰：『鋤屬。』《廣雅》曰：『定謂之耨。』《呂氏春秋》『耨柄尺，其耨六寸，所以間稼也』，高誘注云：『耨，芸苗也。六寸，所以入苗間。』此云鎛、鎒，當是一器。《釋名》云：『銍，穫禾鐵也。』《說文》云：『銍，穫禾短鎌也。』《管子》云：『一農之事，必有一銍、一鎒、一銚。』」夫銍既爲穫刈之器，則銚不得爲刈，宋仲子注未必然，而孔疏遽信之，何也？意錢者，耜端之金歟？後世錢貨，其體圓，取此爲名歟？王氏曰：「戒使衆人，各庤乃錢鎛以治田。奄忽之間，已觀銍艾矣。」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歟？是頌專於務農者，《孟子》謂仰事俯育之足，然後可以驅而之善，救死不贍，則奚暇治禮義哉。宣王不藉千畝，虢文公諫曰：「民之大事在農，是故稷爲大官。」其言藉禮甚詳。

噫嘻成王，既昭假爾。率時農夫，播厥百穀。駿發爾私，終三十里。亦服爾耕，十千維耦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振鷺于飛，于彼西雝。我客戾止，亦有斯容。在彼無惡，在此無斁。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

毛傳曰：「雝，澤也。客，二王之後。」故衛宏作《序》曰：「二王之後來助祭也。」案：《周禮・小行人》：「凡四方之使者，大客則擯，小客則受其幣，而聽其辭。」又「掌客」之職：「凡諸侯之卿、大夫、士爲國客。」蓋《周禮》以諸侯爲賓，其使者爲客。況頌言諸侯必曰「辟公」，凡「辟公」之詩，❶其辭隆重。《有客》之詩，其辭略，於以驗禮文之有閒。毛傳亦有差誤，不可盡信。《大行人》：「凡諸侯之卿，❷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。及其大夫、士，皆如之。」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，此其樂歌歟？王氏曰：「西雝，蓋辟雝也。辟雝有水，鷺所集也。」朱曰：「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，故曰西雝。」鷺振羽飛集，潔雅可愛。此愛敬國客，故以振鷺比客容。❸既愛敬之，又從而勉之，曰在彼居國，無惡之者，來此王朝，又無厭斁之者，人無不愛敬，庶幾夙夜，進德無怠，不特始有譽，而終亦譽，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。戾，止也。止，語助。

豐年多黍多稌，亦有高廩，萬億及秭。爲酒爲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，降福孔皆。

❶「詩」，原作「使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之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補。
❸「容」，原作「客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毛傳曰：「稌，稻也。廩，所以藏齍盛之穗也。❶數萬至萬曰億，數億至億曰秭。」孔疏：「器實曰齍，在器曰盛。《禹貢》『百里賦納總』，即禾稼也。『二百里賦納銍』，即穗也。而《地官・廩人》職『掌萬民之食，三釜、四釜皆米事』。《明堂位》云『米廩，有虞氏之庠』，則亦藏米可知。」王氏曰：「利高燥而寒者黍，利下溼而暑者稌。多黍多稌，無所不利也。」此酒非三酒澄酒在下者，五齊亦通稱酒。醴齊濁，禮之所尚，故以祀祖妣。凡言祖，則妣從可知。此必言妣者，以周特祀姜嫄。《大司樂》特享先妣，《生民》、《閟宮》言姜嫄。特異言百禮，則不止於祀祖妣。箋云：「烝，進；畀，予也。」祭而神降之福。孔皆，皆降福也。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，《毛詩序》曰「秋冬報也」，言秋，未安。以時考之，周建子，今之八月爲周孟冬。豐年之報，勢在冬矣。諸儒考《春秋》不詳者，多謂周用夏時，非也。周雖不廢夏時，而朝廷大禮則用周正。

孔皆，《補音》：「舉里切。荀勖《東西廂歌》：❷『賓之初筵，藹藹濟濟。既朝乃晏，以洽百禮。頌以位敘，❸或廷或陛，登儐台叟。亦有兄弟，胥子陪寮，❹憲茲度楷。觀頤養正，降福孔偕。』楷古讀如杞，《後漢・李膺傳》：『時爲語曰：天下模楷李元禮。』」

❶「以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補。

❷「廂歌」，原作「廟頌」，四庫本作「廂」，據武英殿本《晉書》改。

❸「頌」，原爲「□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晉書》補。

❹「子」，原作「於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晉書》改。

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。設業設虡，崇牙樹羽。應田縣鼓，鞉磬柷圉。既備乃奏，簫管備舉。喤喤厥聲，肅雝和鳴，先祖是聽。我客戾止，永觀厥成。

曰「有瞽有瞽」，言瞽之多也。案：「合止柷敔」出《益稷》，孔誤作《皋陶謨》。《爾雅》邢疏本鄭注，及此詩孔疏，皆謂敔所以止樂。今太常寺樂合以柷，止以敔，於聲音序次爲宜，況《益稷》篇「合止柷敔」文理亦合，《爾雅》多差誤。篴從竹，是古用竹爲之。所謂「木長尺」者，謂鉏鋙之木爾。孔氏云：「栒、簴、圉、敔，古今字耳。」《釋樂》云「大磬謂之毊」，郭云：「毊形似犂錧，❶以玉石爲之。」《釋樂》云「大簫謂之言，小者謂之筊。大管爲簥，❷其中謂之篞，小者謂之篎」，郭云：「編二十三管，長尺四寸。筊十六管，長尺二寸。簥管長尺，圍寸。併漆之，有底。」賈氏以爲篪六孔。邢疏云：「《風俗通》：『舜作簫，其形參差，以象鳳翼。十管，長二尺。』《廣雅》曰：❸『簫大者二十三管，無底。小者十二管，有底。』李巡曰：『大簫，聲大者言言也。小者筊，筊，小也。簫，一名籟。』」《小師》注云：「管如笛，形小，併兩管吹之。」聲音生於人心，樂官之心肅敬，則音亦肅敬。心雝和，則音亦雝和。其心之不肅不和者，其音亦不肅不和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有瞽》始作樂而合乎祖也。」謂合諸樂而奏之，故曰「先祖是聽」。是詩適有四方之使者至，觀此大樂之成，故曰「我客戾

❶「錧」，原作「館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❷「簥」，原作「毊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❸「廣」，原作「博」，避隋煬帝諱，今改回。

止，永觀厥成」。曰永者，言繼此永用此樂，亦善頌美辭也。❶

猗與漆沮，潛有多魚。有鱣有鮪，鰷鱨鰋鯉。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

《釋魚》云「鯉、鱣、鰋、鮎」，郭璞注云：「鯉，今赤鯉魚。鱣，大魚，似鱏而短鼻，口在頷下，體有邪行甲，無鱗，肉黃。大者長二三丈，今江東呼爲黃魚。鰋，今鰋，額白魚。鮎，別名鯷，江東呼爲鮎夷。」邢疏曰：「舍人曰：『鯉，一名鰋。』孫炎曰：『鰋，一名鮎。』則是舍人以鯉、鰋爲一，孫炎以鰋、鮎爲一魚。郭氏以爲四魚者，如陸璣之言。又以今語驗之，則鯉、鱣、鰋、鮎皆異魚也，故郭氏云：『先儒及《毛詩》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。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，無緣强合之爲一物。』是郭氏所以異也。」《爾雅》固多差，難盡信。然鮎魚身圓長而首鰋匾，故亦名鰋歟？鄭箋亦云：「鰋，鮎。鰷，白鰷也。」《釋魚》云「鮂，❷黑鰦」，❸郭云：「即白鯈，❹江東呼爲鮂。」邢疏云：「《詩・頌》曰：『鰷鱨鰋鯉。』」是蓋鰷、鯈音義同。鱨，揚也，釋見《小雅・魚麗》。介，大也。景，明著也。箋云：「介，助也。」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潛》，季冬薦魚，春獻鮪也。」孔疏云：「《潛》詩者，季冬薦魚，春獻鮪之樂歌也。《月令》：『季春，薦鮪於寢廟。』《天官・漁人》：『春獻王鮪。』」

❶「也」下，四庫本有「客義見振鷺」五字。
❷「鮂」，原作「鮂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下同。
❸「黑」，原作「鯉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❹「鯈」，原作「鰷」，據阮刻本《爾雅注疏》改。

有來雝雝，至止肅肅。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於薦廣牡，相予肆祀。假哉皇考，綏予孝子。宣哲維人，文武維后。燕及皇天，克昌厥後。綏我眉壽，介以繁祉。既右烈考，亦右文母。

諸儒紛紛異同，謂「烈考，武王」者，以武王宜稱烈，又《洛誥》曰「烈考武王」故也。然此文連「文母」，則「烈考」爲稱文王。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，若謂武王，則文理殊不安。烈考、皇考，皆文王也，特更辭爾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禘太祖也。」《祭法》：「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。」鄭箋亦因之，謂皇考文王。然武王之時，王季、太王、公叔祖類、亞圉、高圉之廟猶在，則文王未爲太祖。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，未可言太祖。孔疏謂於禮當諱，而經曰「克昌厥後」，乃四海歌頌之聲，非廟中之事，及採得之後，即爲經典。《詩》、《書》不諱，故無嫌爾。《烝民》云「四方爰發」，亦此類。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？《禮》曰：「《詩》、《書》不諱，臨文不諱。」此詩也、文也，禮不諱。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，意古者之亦然。雝，和緩也。肅肅，敬也。相，助也，助祭也。辟公，諸侯也。穆穆，不言也。於，歎美也。廣，大也。牡，明非牝也，故又曰「騂牡」，曰「玄牡」，曰「白牡」，曰「犉牡」。肆，盛也。假，大也。綏，安也。燕，亦安也。文王知人，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，後嗣賴以爲輔。又文王之爲后，有文德，足以深入人之心。又有武功，足以服人之心。道兼文、武，故後王依賴以安。文王安民，民安，則皇天亦燕安。天心不可見，以人心見之，人心即天心，於是知「燕及皇天」。文王所遺，有宣哲之人，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，其道燕及皇天，

故能昌其後。祭有嘏辭，綏我眉壽，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，皆嘏辭之所有也。王禮嘏辭雖無見，□而《少牢饋食禮》嘏辭有「眉壽」、「受祿」之辭，❶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？右，助也。不特蒙右於烈考，亦蒙右於文母。文母，大姒也。此句法與《我將》「伊嘏文王」同，謂蒙嘏於文王也。

載見辟王，曰求厥章。龍旂陽陽，和鈴央央，鞗革有鶬，休有烈光。率見昭考，以孝以享，以介眉壽。永言保之，思皇多祜。烈文辟公，綏以多福，俾緝熙于純嘏。

嘏，公土切。韓愈《元和聖德詩》：「飲沃羶薌，產祥降嘏。鳳凰應奏，舒翼自舞。」字以古得聲。毛傳：「載，始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哉，始也。」載、哉義同。陽陽，言有文章。和在軾前，鈴在旗上。鞗革有鶬，言有法度。王曰：「諸侯來見，則曰求法度文章，以歸治其國家也。」鄭箋：「鶬，金飾貌。」《釋器》云：「轡首謂之革。」李曰：「『思皇』與『思皇多士』同，是天子之享其福也。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，綏以多福，君臣皆受其福也。」按：以上原本脫，今補。眉壽、多祜，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是也。皇，大也。祜，福也。昭考既嘏於嗣王，復以遍及於諸侯，謂獻酬及燕歟？故光烈文德之辟公，均綏以多福。雖然，福非自外至，當自求多福。俾緝熙，使自求也，使緝治也，緝則鉅細無失矣。今蒙福嘏，未保其後不雜以福，故使自此緝熙無失，則福嘏純一不雜矣。《序》曰：「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。」

❶「□」，四庫本作「考」。

有客有客，亦白其馬。有萋有且，敦琢其旅。有客宿宿，有客信信。言授之縶，以縶其馬。薄言追之，左右綏之。既有淫威，降福孔夷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微子來見祖廟也。」殊未安。夫始見則於廟矣，詩言「宿宿」、「信信」，是四宿也。「薄言追之」，是追止留燕，非朝中之辭也。又「淫威」，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，是頌殆燕餞武庚之使者樂歌也。衛宏作《序》，差誤之迹良多，不可盡信。殷尚白馬，知其殷後。《周禮》「四方之使者曰客，諸侯曰賓」，詳釋見《振鷺》。周不廢殷祀，使得用殷禮，故白馬曰亦者，不特其君白馬，其臣亦白馬。毛傳：「萋且，敬慎貌。」孔疏謂敦、彫古今字。旅，衆也，使者之屬衆也。雕琢，儀物文辭之美也。《爾雅・釋訓》曰：「有客宿宿，言再宿也。有客信信，言四宿也。」箋曰：「縶，絆也。」毛傳謂「欲絆其馬而留之」。禮，備客歸，追而留之，又問其左右而綏安之，恐其有不安便，故不肯留也。禮，所以著誠也。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，篤厚之誠心也，故禮有追餞，非虚文也，此追餞國客之樂歌也。夷，平也。孔，甚也。夫既有淫威，今則降福甚平，言無彼此輕重之閒，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。淫威，謂伐紂也。《掌客》：「上公三饗、三食、三燕，侯伯三饗、再食、再燕，子男一饗、一食、一燕。」《大行人》：「凡諸侯之卿，其禮各下其君二等。」殷後爵上公，故其臣下二等，於四宿而歸歟？

於皇武王，無競維烈。允文文王，克開厥後。嗣武受之，勝殷遏劉，耆定爾功。

楚子曰：「武王作《武》，其卒章曰：『耆定

爾功。』其三曰：『敷時繹思，我徂惟求定。』其六曰：『綏萬邦，屢豐年。』」今《武》頌無此二章，後乃析而爲《賚》爲《桓》，殆秦火之後，《毛詩》錯置之，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，亦曲矣。於者，歎美之辭。皇，尊大之稱。烈者，功業之光顯。武王之烈，人無得而競也，天下莫與之争矣。允也文王之文德，天下信之，文王初無取天下之心。「帝謂文王，無然畔援，誕先登于岸」，蓋衆聖贊起文王。「始赫斯怒，以遏徂旅」，而猶事殷。然其計安天下，則文王已開之矣。嗣子武王受之，既勝殷，則遏止劉殺，歸馬放牛，示天下弗服定者安定之云爾。楚子引此詩「耆定爾功」，亦言其不尚威武之意。文王、武王無二心也，無二道也，其心皆在於安定天下之民，非私於己也，非私其怒也。耆，老也，有終極之義，謂終定爾功，其功乃安定之功。文王開於始，武王成於終，故曰耆。若夫後世動於己私，過於劉殺，何功之有？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武》，奏《大武》也。」然則武王作此樂，至成王時，周公作此頌，而樂歌始備歟？

閔予小子，遭家不造，嬛嬛在疚。於乎皇考，永世克孝。念茲皇祖，陟降庭止。維予小子，夙夜敬止。於乎皇王，繼序思不忘。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閔予小子》，嗣王朝於廟也。」箋云：「閔，悼傷之言也。造，猶成也。嬛嬛然孤特，在憂病之中。」武王即王位未久而崩，是家業不造成。於乎，歎辭。皇考，武王也。武王上壽，永世克盡孝道，謂能繼志述事，光有天下。皇祖，文王也。《文王》詩曰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」此

言「陟降」，❶言文王動合天道，如陟帝庭，奉帝命，降而行之天下。當時人稱美文王，斯言盛行，故多見於《詩》。《訪落》又曰：「紹庭上下，陟降厥家。」此頌乃嗣王免喪，見於武王廟，故首言皇考，因上及皇祖文王，以文、武二后道同功並，世接親近也。皇王，兼稱文、武也。今予小子，繼序不忘文、武之道。思，語辭也。

訪予落止，率時昭考。於乎悠哉，朕未有艾。將予就之，繼猶判渙。維予小子，未堪家多難。紹庭上下，陟降厥家。休矣皇考，以保明其身。

毛傳曰：「訪，謀；落，始；時，是；率，循；猶，道；判，分；渙，散也。」《釋詁》云「艾，歷也」，郭璞云：「長者多更歷。」予謀其始，率循昭考武王之道。歎曰悠哉，悠悠未濟之意。朕未耆艾，未有所經歷。予將有所就，而繼有三監、淮夷之叛，周道分散，親族離渙。予小子未堪家多難，所願武王昭繼文王上下帝庭之道，陟降我家，以保右我。《大雅》云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」《頌》云：「念兹皇祖，陟降庭止。」此「上下」猶陟降也，謂陟於帝庭，奉帝命，降而行之天下，此則願武王昭繼其道，降於我家。休矣者，願佑我以休祥，保我身使安，明我心使不昏。明之爲言，亦欲啟成王之心，釋其疑也。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，而《毛詩序》曰「嗣王謀於廟」，不曰祀，何也？衛宏作《序》多鹵莽。訪云者，謂成王始訪聞詢謀，不謂今也。《爾雅》多差，艾未必果訓歷。謂朕未嘗艾，謂

❶「降」下，四庫本有「帝庭」二字，於義較勝。

幼沖歟？

敬之敬之，天維顯思，命不易哉。無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兹。維予小子，不聰敬止。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于光明。佛時仔肩，示我顯德行。

朱氏：「思，語辭也。」李曰：「鄭氏以爲變易之易，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。《左傳》引『命不易哉』，元凱注：『奉承其命甚難。』」毛傳曰：「士，事也。」《桓》頌、《康誥》亦以士爲事。天昭顯可覩，而命不易保。無曰高高在上，未必監察于下也。天神降監人事，復陟而升，日日監察於此，自敬之至，是一節所以致戒於王也。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，曰維予小子，不聰明，惟敬而已。日日進而就之，至於月而寖熟，將持漸固，謂稍能持執不失也。緝而治之，漸有光明爾。其弼我仔肩之任，示我顯德行，予將學焉。敬言進德之大要，緝言細密，學患疏略，行必本於德，不可務外而不由中。空言無所據，必明示以顯德行。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，王亦必有致答謙辭，自序及求輔之意略如右。作爲樂歌，以燕群臣與？其言敬若緝熙，言示德行，其教者致教之辭歟？抑王親聖賢之教，自能爲此辭與？夫燕而聞是歌，自然感發君臣之德意，潛釋非心。《毛詩序》惟曰「群臣進戒嗣王」，猶未盡其旨也。箋云：「佛，輔也。時，是也。仔肩，任也。」《孟子》「佛士」亦輔弼也，拂、佛通，諫則拂逆之矣。《説文》：「仔，克也。」所以荷任者，肩也。時，猶我也。示其我之違，使我克勝其肩任，社稷民人之任重也。

予其懲，而毖後患。莫予荓蜂，自求辛螫。肇允彼桃蟲，拚飛維鳥。未堪家多難，予又集於蓼。

此成王悔過之詩也，《毛詩序》曰「嗣王求助」，未得其情。草之相比曰荓，竹之相比曰荓，❶今俚語相并比曰連荓，曰成荓。當日成王惑於管、蔡之流言而疑周公，後天大雷電以風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恐，王啟金縢之書，將卜，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説，王始感悟，始不疑周公，始悔昔者信管、蔡之非。蜂，喻管、蔡。王與管、蔡連比，是荓蜂也。王惑于管、蔡，故管、蔡依王以作亂，幾危社稷，是王自取辛螫也。蜂螫毒，人罹之，痛如辛，故曰辛螫。王曰予其懲創前事，而毖慎後患，懼後有若管、蔡之類爲患，故加慎也。莫如予之荓蜂，自求辛螫。肇，始也。始信彼桃蟲雖至微，後乃拚飛維鳥。武王崩，予幼沖，未堪家多難，而又集于蓼。蓼味辛，亦猶蜂螫之辛，更辭叶韻，故又曰蓼，其意則同。鄭箋云：「鷦之所爲鳥題肩。或曰鴞，皆惡聲之鳥。」孔疏曰：「定本、集注皆云『或曰鴟，皆惡鳥也。』《月令》『季冬，征鳥厲』，注云：『征鳥，題肩。齊人謂之擊征，或曰鷹。』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，與鴞不類。諸儒又以鷦爲巧婦，與題肩又不類。箋以三者爲一，其義未詳。」按：原本「鄭箋」以下缺，今補入。郭璞注云：「桑飛，即鷦鷯也。又名鷦鶯，亦名巧婦，江東呼布母。」案：《爾雅》云：「鷚鳩，鴟，鴞屬。」非此小雀明矣。《説文》云：「鷦鷯，桃蟲也。」毛傳謂「荓蜂，摩曳也」，蓋本於《釋訓》「甹夆，掣曳

❶「荓」，四庫本作「笄」。

也」。毛義未安。成王悔過如此明白，明以告人，自怨自艾，此其所以爲賢王也。

載芟載柞，其耕澤澤。千耦其耘，徂隰徂畛。侯主侯伯，侯亞侯旅，侯彊侯以。有嗿其饁，思媚其婦，有依其士。有略其耜，俶載南畝，播厥百穀，實函斯活。驛驛其達，有厭其傑。厭厭其苗，緜緜其麃。載穫濟濟，有實其積。萬億及秭，爲酒爲醴。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。有飶其香，邦家之光。有椒其馨，胡考之寧。匪且有且，匪今斯今，振古如兹。

芟，所銜反。澤，《補音》一讀直格切，一讀徒各切。畛，之忍反，《補音》：「之人切。張衡《東京賦》：『殿未出乎城闕，旆已反乎郊畛。盛夏后之致美，爰恭敬於神明。』」毛傳曰：「除草曰芟，除木曰柞。畛，埸也。主，家長也。伯，長子也。亞，仲、叔也。旅，子弟也。彊，彊力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載，始也。隰，謂新發田也。畛，謂舊田有徑路者。彊，有餘力者。《周禮》曰『以彊予任民』，❶以謂閒民，今時傭賃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，能東西之曰以。」《爾雅》「侯，維」，義同，語助也。下溼曰隰，不必留水，故無畛。徂，往也。澤澤，耕田有水也。李曰：「嗿者，衆人飲食之聲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士，子弟也。」箋云：「饁，饋饟也。依之言愛也。」思，語助也。士，夫也。曰媚，曰依，言夫婦親愛也。毛傳曰：「略，利也。」問之田家，曰耕罷，略去耜端之積土爾，非略而利之。孔疏曰：「王肅以俶爲始，載爲事。」箋云：「實，種子也。函，含也。活，生也。」穀種浸而芽蘖，乃播布

❶「民」，原作「氏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之。《釋訓》曰「繹繹，生也」，邢疏云：「舍人云：『穀皆生之貌。』」《載芟》云「驛驛其達」，箋云：「達，出地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傑，苗厭然特美也。麃，耘也。」箋云：「傑，先長者。厭厭其苗，衆齊等也。」簡謂厭者，飽飫充盛之貌歟？孫炎曰：「緜緜，言詳密也。」郭璞曰：「芸，不息也。」王氏云：「芸者，其衆緜緜然不絶也。」濟濟者，刈穫齊整，不亂有序也。其積厚而其實多，萬億及秭，宜其積實也。所積少則虚矣。「萬億及秭，爲酒爲醴。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」，釋見《豐年》。毛傳曰：「飶，芬香也。椒，猶飶也。胡，壽也。考，成也。」孔疏引：「《左傳》僖二十二年：『雖及胡耇。』《謚法》『保民耆艾曰胡』，胡爲壽也。《釋詁》云：『考，成也。』《蕩》曰：『雖無老成人。』」今爲酒有用椒者。夫年豐爲酒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禮，又酒飶然其香，豈不甚美？豈不爲邦家之光？「胡考之寧」者，神降福嘏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載芟》，春藉田而祈社稷也。」差誤良多。是頌首章似藉田，其後非矣，亦非祈社稷情狀。《周禮》「右社稷，左宗廟」，今首言「烝畀祖妣」，則知非祀社稷也。社稷尊於宗廟，此乃百禮之一爾。熟玩始末，其蜡祭之樂歌與？蜡亦農事之祭也。序陳農事之勞勤，又言噲饁、媚婦、依士，亦近於戲樂。且者，苟且也。蜡所以戲樂，疑苟且徇俗，故曰苟且。先聖王雖本因俗，然既制而爲禮，後王尊行不廢，非苟且也。匪今始有今禮，乃振古如兹。《爾雅·釋言》云：「振，古也。」振，其「填」之訛歟？填，長久之義也，詳釋見《大雅·桑柔》，此曰久古如兹爾。熟玩辭情，依然蜡祭之樂歌也。

孔子曰：「張而不弛，文、武弗能也。」此蜡之道也。

畟畟良耜，俶載南畝。播厥百穀，實函斯活。或來瞻女，載筐及筥。其饟伊黍，其笠伊糾。其鎛斯趙，以薅荼蓼。荼蓼朽止，黍稷茂止。穫之挃挃，積之栗栗。其崇如墉，其比如櫛，以開百室。百室盈止，婦子寧止。殺時犉牡，有捄其角。以似以續，續古之人。

郭曰：「畟畟，言嚴利也。」箋云：「良，善也。筐、筥，所以盛黍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笠，所以禦暑雨也。趙，利也。」箋云：「有來視汝，謂婦子來饁者也。」其笠糾結而成者。鎛，鋤類，釋見《臣工》。《説文》云：「薅，拔田草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蓼，水草也。」《釋草》云「蒤，委葉」，郭璞云：「以茠蒤蓼。」朱曰：「今人取以藥溪取魚，故又曰荼毒。」毛傳曰：「挃挃，穫聲也。墉，城也。栗栗，實也。」其積厚實也，《載芟》云：「有實其積。」《釋獸》牛屬：「黑脣，犉。」毛傳曰：「黄牛黑脣曰犉。社稷之牛角尺。」角稍長，故有捄然之勢。古之人，謂祖考以上也。皆重農事，皆報社稷。今似續古人，遵行其禮，亦猶《載芟》云「匪今斯今，振古如兹」。大抵聖賢好古遵古，故必及此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良耜》，秋報社稷也。」言秋，未安。秋方刈，報在冬耳。今八月，乃周之孟冬。

絲衣其紑，載弁俅俅。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。鼐鼎及鼒，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。不吳不敖，胡考之休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於鑠王師，遵養時晦。時純熙矣，是用大介，我龍受之。蹻蹻王之造，載用有嗣。實維爾公允師。

於者，歎美之辭。王師，周公之師。王，謂文王、武王也。師，衆也。自文王時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。武王即位，猶須暇之，猶覬紂惡之或悛也，是謂「遵養時晦」。鑠，光也。人心歸周，王師義勇，豈不有光。至於紂惡滋熾，人心滋憤，天下咸願武王必伐。熙，和也。人心歸周，咸和而純一，故天下大介助武王，不止於三分有其二而已。人心之大助，即天命之大助，武王於是不得不順受其大介。曰龍者，如龍之奮飛變化也。下文「蹻蹻」亦有龍之象，奮武也。於是大有所造爲而往伐。或曰龍，寵也，承天寵而受之，《長發》亦云：「荷天之龍。」鄭箋曰：「載，則也。允，信也。」載猶則爾，大抵語助也。惟王有造，故今成王得爲之嗣，故曰有嗣。實惟文王、武王、大公足以信於師衆，咸信文、武志不私於己，亦猶湯四海皆曰非富天下也，而爲匹夫匹婦復讐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酌》，告成《大武》也。」朱曰：「《内則》『十三舞《勺》』，即此詩也。」學業其謹諸始哉！諸儒自不究《詩序》之是非，一從其説。厥後卒至牽强穿鑿，而不可解。《酌》之《序》曰「言能酌先祖之道，以養天下」，詩中無此意。《桓》之《序》曰「講武類禡也」，詩中無講武之意。又曰「《桓》，武志也」，益乖矣。武王之公允信於師衆，徂往伐紂，維求安定斯民爾，用武非武王之本志也。《賚》序曰：「大封於廟也」，詩亦無此意，求賚意不得，不得不爲曲説爾。《般》序曰「巡狩而祀四嶽河海」，詩近似

矣，而實非。何謂「翕河」？何以言「允猶」？下文全不類巡狩。《詩序》自《關雎》以來，其差謬累累。是四篇者，其《大武》樂章之異名乎？《酌》者，酌時而行也。時晦，時純熙，靜動隨時，酌而行之也。《桓》，❶則取諸「桓桓」。《賚》者，以敷遍當時之人，皆繹思周德，思願武王之伐紂，出民於水火之中。武王往伐，維求安定斯民，是大賚於四海也。《般》者，武王率師而東，陟其高山及墮山，又及喬嶽，渡孟津，故詩人即河取喻，天下咸知文、武大公而非私。猶，道也，允信之道也。如彼翕受河流，人心篤信畢趨，敷天之下，裒衆其時之對，向周王而不違去者，不期而會伐，若是其衆也。是時樂武王之必伐，樂水火之今出，其樂可勝既耶，故曰：「般，樂也。」《左傳》宣十二年，楚子曰：「武王作《武》，其卒章曰：『耆定爾功。』其三曰：『敷時繹思，❷我徂維求定。』其六曰：『綏萬邦，屢豐年。』」然則前之《武》，與此《酌》、《桓》、《賚》、《般》，皆《武》樂異章之名，而毛氏錯置之。

綏萬邦，屢豐年。天命匪解，桓桓武王，保有厥士，于以四方，克定厥家。於昭于天，皇以間之。

武王伐紂，萬邦咸綏安，屢年豐登。其以人和，故天地之氣亦和歟？天既命武王伐殷，又錫之以屢豐年，故詩人謂之「天命匪解」，謂天命洊錫，勤勤而不懈也。桓桓者，武德所有植立也。武王能保有其事，

❶「桓」，原作「恒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敷」，原作「輔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四方征伐，滅國五十，克定厥家，功成業定，是謂植立。是詩序武王伐紂已後之事，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天通，其桓桓征伐無非天道。皇，大也。大矣哉，天以武王伐殷也。間，代也。❶《敬之》亦以士爲事，亦見《康誥》。餘釋見《酌》。

文王既勤止，我應受之。敷時繹思，我徂維求定。時周之命，於繹思。

止，語助也。文王本無伐紂之心，後以紂惡滋熾，民久苦其毒，羣聖賢贊文王之安，三分天下，其時歸文王。❷密人無道，助紂爲虐，文王曰天命也，始修王業。既勤勞矣，大勳未集，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，敷遍一時之人，皆繹思周德，思願周伐紂。思之不已曰繹。武王不得已而往伐。徂，往也。維求安定斯民爾，非私於己也。時，是也，是周之天命也，天命周往伐也。夫周之所以致天下之繹思不已者，何也？是道甚美也。大公無私，天之道也。使文王、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，則安能致天下之繹思？於，歎美之辭也，餘釋見《酌》。言時、是多通用，蓋記音異爾。

於皇時周，陟其高山。隋山喬嶽，允猶翕河。敷天之下，裒時之對，時周之命。

於，歎美也。皇，大也。歎美尊大周王伐紂。其時東伐，升陟高山、隋山、喬嶽，渡河而伐紂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，如翕河流，畢赴會伐。敷天之下，裒聚其時之對，向於周者畢會，是周之天命也。時，是也。

❶「代」，原作「伐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其」，原作「共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必曰命者，時非武王之私心，皆天道天命也。《爾雅·釋山》云「巒山，墮」，郭璞曰：「山形長狹者，荆州謂之巒。《詩》曰：『墮山喬嶽。』」餘釋見《酌》。

慈湖詩傳卷十八

慈湖詩傳卷十九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魯頌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驈有皇，有驪有黃，以車彭彭。思無疆，思馬斯臧。

駉駉牡馬，在駉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騅有駓，有騂有騏，以車伾伾。思無期，思馬斯才。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驒有駱，有駵有雒，以車繹繹。思無斁，思馬斯作。

駉駉牡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，有駰有騢，有驔有魚，以車祛祛。思無邪，思馬斯徂。

才，《柏梁臺》七言「才」與「時」叶。《易林・履之巽》曰：「蹇驢不才，駿驥失時。」《明夷之觀》曰：「德積逢時，宜其美才。」舜南風之歌曰：「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」《史記・龜筴傳》：「天地合氣，以生百材。陰陽有分，不離四時。」按：《韻補》有「陸雲詩『咨予頑矇，蕞爾弱才。沈曜元渚，挹庇雲淇』」四語。《補音》：「才，前西切。」簡疑前移切。邪，《補音》：「祥余切，不正也。《太玄・法》首『邪』與『辜』叶，《羨》首『邪』與『夫』叶。班彪《北征賦》『邪』與『圖』叶。班固《王汲贊》『邪』與『徒』叶。《急就章》『邪』與『胡』叶。」

毛傳不言僖公，而衛宏作《序》曰：「《駉》，頌僖公也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儉以足用，寬以愛民，務農重穀，牧于坰野，魯人尊之。於是乎季孫行父請命于周，而史克作是頌。」衛宏固多妄，而此《序》若有所據

者。鄭云：「史克，魯史也。」孔疏云：「僖公既薨之後，魯請爲作頌。既爲天子所許，而史官名克者作。以《左傳》文十八年季文子使，太史克對，故知史克魯史。」然熟觀是頌，殊無追頌情狀，餘頌亦然。安知非僖公末年，公兩朝于王所後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邪？安知非作頌以陳公之美，而請錫命邪？晉大夫爲武公請命于天子之使，而作《無衣》，亦此類爾。以《春秋》觀魯君，其失道不一。以《詩》觀魯君，其得乎道亦不一。明道不在遠，人心即道。順則正，不則邪。毛傳曰：「駉駉良馬，腹幹肥張也。❶坰，遠野也。邑外曰郊，郊外曰野，野外曰林，林外曰坰。」鄭箋云：「必牧于坰野者，辟民居與良田也。《周禮》曰：『以官田、牛田、賞田、牧田任遠郊之地。』」《釋畜》云「驪馬白跨，驈」，孫炎曰：「驪，黑色也。白跨，股脚色也。」郭璞曰：「跨，髀間也。」《釋畜》又云：「黄白，皇。」孔疏云：「其驪與黄，《爾雅》無文。《月令》孟冬云：『駕鐵驪。』《檀弓》曰：『夏后氏尚黑，戎事乘驪。』」毛傳曰：「黄騂曰黄。」王氏曰：「彭彭，張也。」車雖彭彭張大，馬能以之。以者，負之而行也。魯君思慮政事，無有疆限，言勤思廣博，以至於思牧馬有驈、皇、驪、黄之臧善。斯，此也。《釋畜》云：「蒼白雜毛，騅。黄白雜毛，駓。」毛傳曰：「赤黄曰騂，蒼騏曰騏。伾伾，有力也。」孔疏云：「騂、騏，《爾雅》無文。周人尚赤，而牲用騂犅。❷《禮》稱『陽祀用騂牲』，是騂爲純赤色。言赤黄者，謂

❶「張」，原作「長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犅」，原作「[illegible]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赤而微黄，其色鮮明者也。上云『黄騂曰黄』，謂黄而微赤。此云『赤黄曰騂』，謂赤而微黄，此其所以異也。蒼騏曰騏，謂青而微黑，今之驄馬也。《顧命》曰『四人騏弁』，注云：『青黑曰騏。』」思無期限，常常動思也。才者，駑之反。才，猶良也。《釋畜》云「青驪驎，驒。白馬黑鬣，駱」，孫炎云：「驒色有淺深似魚鱗也。」郭璞云：「淺深班駁隱粼，今之連錢驄。《禮記》曰：『夏后氏駱馬黑鬣。』」毛傳曰：「赤身黑鬣曰駵，黑身白鬣曰雒。」孔疏云：「駵、雒，《爾雅》無文。」《釋畜》云「駵馬白腹，騵。駵白，駁」，郭璞云：「駵，赤身黑鬣。」繹繹，行不息也。魯君思政理無厭斁。作，動作也，言其善行也。《釋畜》云「陰白雜毛，駰」，舍人曰：「今之泥驄也。」樊光曰：「駰者，目下白也。」孫炎曰：「陰，淺黑也。」今嚴、婺人皆以陰爲因，亦猶咽咽即淵淵。《釋畜》云「彤白雜毛，騢」，郭璞云：「即今之赭白馬也。」《釋畜》云「二目白，魚」，郭云：「似魚目也。」毛傳曰：「豪骭曰驒。」骭，❶户宴反。孔疏云：「驒，《爾雅》無文。《説文》云：『骭，骹也。』郭璞云：『骭，腳脛。』然則骭者，膝下之名。《釋畜》云『四骹皆白，❷驓』，無毫骭白之名。傳言毫骭白曰驒者，蓋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驒也。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，故與驒異也。」孔疏此説少思爾，何其曲也。毛傳止曰毫骭白，不曰皆白，自與驓不同，何必曲解。祛祛，猶去去也。魯君所思無

❶「骭」，原作「骭」，據四庫本改。下「骭者」之「骭」同。

❷「骹」，原作「駮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與《爾雅注疏》改。下同。

邪僻，思馬能如此。徂，往也。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「思無邪」之一言，而疑思無邪之高遠。甚矣，道之不明也。自諸儒不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，而道始不明矣。《洪範》曰「王道平平」，《易》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《書》曰彝、曰常，而諸儒自不悟矣。

有駜有駜，駜彼乘黄。夙夜在公，在公明明。振振鷺，鷺于下。鼓咽咽，醉言舞，于胥樂兮。有駜有駜，駜彼乘牡。夙夜在公，在公飲酒。振振鷺，鷺于飛。鼓咽咽，醉言歸，于胥樂兮。有駜有駜，駜彼乘騆。夙夜在公，在公載燕。自今以始，歲其有。君子有穀，詒孫子，于胥樂兮。

毛傳曰：「駜，馬肥强貌。」孔疏云：「四馬曰乘。魯君燕，群臣以車來。此言于乘之馬，悦其臣，故亦悦其馬，而見諸詩。稱臣夙夜在公之勤，又稱其在公明哲。無所不明，故曰明明。鷺潔白，群飛可愛，故以比群臣來燕，威儀濟濟。愛其臣，故取可愛之物喻之。燕群臣有樂，故鼓。咽咽，鼓音也。本「淵淵」，方音訛而爲「咽」，隨方音皆可。醉而起舞者，禮樂之事，士大夫所習學。燕而醉亦舞，舞與鼓節相應，故連言之。鼓而舞，所以相樂也。胥，相也，皆也。黄，釋見《駉》。《釋畜》云「青驪，騆」，郭璞云：「今之鐵驄。」「自今以始，歲其有。君子有穀，詒孫子」，相與祈祝之辭也。有年，豐年也。詒，遺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有駜》，頌僖公也。君臣之有道也。」此《序》固無害於道，然舉天下古今之人，皆可言有道。《易》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」僖公群臣，亦有時乎無道，見諸《春

秋》。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，亦可以言有道。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，以他《序》知之。

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芹。魯侯戾止，言觀其旂。其旂茷茷，鸞聲噦噦。無小無大，從公于邁。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藻。魯侯戾止，其馬蹻蹻。其馬蹻蹻，其音昭昭。載色載笑，匪怒伊教。思樂泮水，薄采其茆。魯侯戾止，在泮飲酒。既飲旨酒，永錫難老。順彼長道，屈此群醜。穆穆魯侯，敬明其德。敬慎威儀，維民之則。允文允武，昭假烈祖。靡有不孝，自求伊祜。明明魯侯，克明其德。既作泮宮，淮夷攸服。矯矯虎臣，在泮獻馘。淑問如臯陶，在泮獻囚。濟濟多士，克廣德心。桓桓于征，狄彼東南。烝烝皇皇，不吳不揚。不告于訩，在泮獻功。角弓其觩，束矢其搜。戎車孔博，徒御無斁。既克淮夷，孔淑不逆。式固爾猶，淮夷卒獲。翩彼飛鴞，集于泮林。食我桑黮，懷我好音。憬彼淮夷，來獻其琛。元龜象齒，大賂南金。

陶，《補音》：「夷周反。《易林・遁之既濟》曰：『鎡基逢時，稷契臯陶。貞良得願，微子解囚。』」顏師古《漢書》注凡繇皆讀爲由，獨於「臯陶作士，正五刑」，乃云：「繇，弋昭反。」蓋未盡也。先儒謂秦人猶、摇聲相近，云：「猶即摇也，古今字爾。」吳，如字，又音話。訩，音凶。逆，《補音》：「宜腳反。荀勖《正旦大會歌》：❶『明明天子，臨下有赫。四表宅心，惠浹蠻貊。柔遠能邇，孔淑不逆。來格祈祈，邦家是若。』」

❶「荀」，原作「苟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王氏曰：「思，發語辭也。」鄭箋云：「辟廱，水外圓如璧。泮，半水。」《王制》：「天子辟雍，諸侯泮宮。」芹，水菜也。《方言》云：「戾，至也。」止，其語助歟？言，亦語助。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，薄采其芹，而魯君至矣。觀其旂茷茷然，車馬之鸞聲噦噦然。魯人無小大，皆從公而往泮宮。邁，往也。藻，釋見《采蘋》。蹻蹻，馬足高也，馬高者爲美。魯君語音清明，故曰昭昭。魯人愛其君，故云。《釋文》「之繞反」，非，蓋拘於協韻，如字亦協。色者，顔色和美也。和顔笑語，無所有怒，維教之。毛傳曰：「茆，鳧葵也。」鄭小同云：「江東名之蓴菜，生陂澤中。」《草木疏》同，或名水葵，孔疏、《釋文》同曰蓴菜。「永錫難老」者，獻酢祈祝壽考也，亦猶《祭禮》嘏辭「眉壽萬年」也，後世亦有以酒爲壽。人言道理有長有短，俗曰從長。魯侯從群臣所謀之理長者，順之，用以屈此群醜。群醜，謂淮夷叛亂之衆也。醜，類也。穆穆，淵默也。考之《春秋》，魯君每每失道，而此曰「敬明其德」者，亦非誣也。人惟自善，其德自明自敬。維動乎意，始昏，始失。如雲翳太虛，及雲斂，則太虛清明如故矣。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，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。是則是道，非則非道。其敬明，其慎儀，誠可以爲民則，誠有文，誠有武。允，信也，誠也。假者，「格」音之微轉也，即格也、至也。烈祖，周公、魯公歟？魯君之德昭格之，非徒祭而蒙嘏辭，乃「自求多福」。祜，福也。言魯君修己，故致祜也。既作泮宮，未幾而淮夷服。上言明

德，謂有德故能服之。鄭箋云：「馘，所格者之左耳。淑，善也。囚，所虜獲者。」❶聽獄之寬平者，即皋陶之心也，故言問譽淑善如皋陶。古者士君子皆從軍旅，故克廣魯君之德心，亦承上獻囚、寬平之意。不吴譁，不肆揚，此文、武、周公之德化，亦魯人德性之所自有也。不吴，亦見《絲衣》。桓桓，武德之貌。狄者，夷狄之通稱。❷于征，謂往而征之，淮夷在魯之東南。《釋詁》云：「烝，進也。」烝烝，進進也。皇，大也，軍旅盛大也。不告于訩，不以凶敗聞也。獻功，以有功聞也。觩者，角弓弛而觩曲也。搜索其矢而束之，淮夷服我戢兵也。戎車孔博，以人不在車而寬博也。孔，甚也。無斁，不厭倦也。謹終如始，用師之道也，驕惰者敗。雖克淮夷，甚淑善而不暴逆。苟克勝而不淑善，或暴逆不順乎道，則道雖始善而終敗矣。今孔淑不逆，則其道益固，不隳敗也，故淮夷卒於得其心，故以鴞「食我桑黮，懷我好音」爲喻。黮，桑實也。鴞雖惡鳥，甘我桑黮而食之，喻心服。我以好音語寬喻之，而彼心懷服也。《説文》云：「憬，覺悟也。」毛傳曰：「琛，寶也。元龜尺二寸。賂，遺也。南，荆揚也。」《禹貢》：「荆揚貢金三品。」琛，或作「賝」。箋云：「大，猶廣也。」廣賂者，賂君及卿大夫也。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泮水》，頌僖公能修泮宫也。」未盡詩旨。

閟宫有侐，實實枚枚。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。上帝是依，無災無害。彌月不遲，是生后稷。

❶「虜」，原作「執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狄者夷狄之通稱」七字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又，其下「于征謂往而征之」七字，四庫本無。

降之百福，黍稷重穋，稙穉菽麥。奄有下國，俾民稼穡。有稷有黍，有稻有秬。奄有下土，纘禹之緒。后稷之孫，實維太王。居岐之陽，實始翦商。至于文武，纘太王之緒。致天之屆，于牧之野。無貳無虞，上帝臨女。敦商之旅，克咸厥功。王曰叔父，建爾元子，俾侯于魯。大啓爾宇，爲周室輔。乃命魯公，俾侯于東。錫之山川，土田附庸。周公之孫，莊公之子。龍旂承祀，六轡耳耳。春秋匪解，享祀不忒。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，享以騂犧。是饗是宜，降福既多。周公皇祖，亦其福女。秋而載嘗，夏而楅衡。❶白牡騂剛，犧尊將將。毛炰胾羹，籩豆大房。萬舞洋洋，孝孫有慶。俾爾熾而昌，俾爾壽而臧。保彼東方，魯邦是常。不虧不崩，不震不騰。三壽作朋，如岡如陵。公車千乘，朱英緑縢，二矛重弓。公徒三萬，貝胄朱綅，❷烝徒增增。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俾爾昌而熾，俾爾壽而富。黄髮台背，壽胥與試。俾爾昌而大，俾爾耆而艾。萬有千歲，眉壽無有害。泰山巖巖，魯邦所詹。奄有龜蒙，遂荒大東，至于海邦。淮夷來同，莫不率從，魯侯之功。保有鳧繹，遂荒徐宅，至于海邦。淮夷蠻貊，及彼南夷，莫不率從。莫敢不諾，魯侯是若。天錫公純嘏，眉壽保魯。居常與許，復周公之宇。魯侯燕喜，令妻壽母。宜大夫庶士，邦國是有。既多受祉，黄髮兒齒。徂來之松，新甫之柏，是斷是度，是尋是尺。松桷有舄，路寢孔碩。新廟奕奕，奚斯所作。孔曼且碩，萬民是若。

❶「楅」，原作「福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胄」，原作「胃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下同。

多，《補音》：「一讀章移切。《廣雅》：『衹也。』按：原本「衹」誤「多」。《周易》『無衹悔』，❶九家本作『多』。《論語》『多見其不知量』，本亦作『衹』。揚雄《冀州牧箴》：『仰觀前世，厥用孔多。初安如山，後傾如崖。故治不忘亂，安不忘危。』何晏《景福殿賦》：『艴如蜿虹，赫如奔螭。南距滎陽，北極幽厓。任重道遠，厥用孔多。』一讀當何切。」《集韻》亦有章移切。巖，《補音》：「魚杴切。」邦，《補音》：「卜功切。」繹，《補音》：「弋灼切。」宅，《補音》：「達各切。」嘏，《補音》：「果五切。」母，《補音》：「滿罪切。」有，《補音》：「羽軌切。」斷，音短。度，待洛反。尺，《補音》：「敕略切，十寸也。《後漢》長安語曰：『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。城中好廣眉，四方且半額。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疋帛。』額，逆各切。帛，樸各切。王褒《僮約》：「讀券文訖，窮咋索，❷仡仡叩頭，兩手自搏，目淚下落，鼻涕長一尺。審如王大夫言，不如早歸黃土陌。蚯蚓穿額。早知當是，❸爲王大夫沽酒，真不敢作惡。」搏，逋莫切。陌，莫各切。額，逆各切。」舄，《補音》：「七約切。」碩，《補音》：「常約切。下同。」奕，《補音》：「弋約切。揚雄《太常箴》：『翼翼太常，是爲常伯。穆穆靈衹，寢廟奕奕。』陸機《七徵》：『敷延袤之廣廡，矯陵霄之高閣。秀清輝于雲表，騰藻

❶「易」，原作「公」，據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韻補》與阮刻本《周易正義》改。

❷「窮」上，《唐代四大類書》影印南宋紹興刻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十五有「辭」字，當據補。

❸「是」，《唐代四大類書》影印南宋紹興刻《藝文類聚》作「爾」，於義較勝。

蔭之奕奕。』按：《韻補》有此四句，今補入。陸雲《祖考頌》：『遠除尋軌，崇基式廓。昭明有家，祖廟奕奕。』伯，逋莫切。」且碩，《補音》同上「孔碩」讀。

毛傳曰：「孟仲子曰：『閟宮，禖宮也。』侐，清浄也。枚枚，礱密也。」毛傳先謂「閟，閉也。先妣姜嫄之廟，在周常閉而無事」，是以《大司樂》「饗先妣」，故曰先妣，而曰「常閉而無事」，何也？孔疏謂《大司樂》云「舞以《大濩》，以饗先妣」，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。且立廟所以祭神，而云：「閉而無事者，案《祭法》，王立七廟，五廟皆月祭之，二祧饗嘗乃止。彼文據周爲說，其言不及先妣。先妣立廟非常，而祭之又疏，月朔四時祭所不及。比于七廟，是閟而無事也。」莊三十二年《左傳》稱公見孟任從之閟，謂閉户拒公，故閟爲閉也。毛傳、孔疏甚當時情，但閟宮之名蓋世所稱，非本立是名。諸儒謂魯有姜嫄廟，蓋考是頌之不審。是頌惟言僖公之美，推其本始，故及姜嫄，因稱其廟曰閟宮。實實枚枚，申言其美。使是頌專言姜嫄廟，「新廟奕奕」謂姜嫄廟，則所謂「路寢孔碩」者何耶？下言松柏斷度尋尺，蓋修治路寢，并修群廟。奕奕明焕，亦以爲僖公之美，故言之。以修治非大功，故言於卒章。毛傳以新廟爲閟宮廟，則未安。夫閟宮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，常事，亦不足稱頌。況文承路寢之事，情非閔廟。蓋路寢孔碩，興役特盛，故首言。至於廟，則略修飾而新之，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。至文公十三年，大室屋壞，以此略飾而不大治，故壞歟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，非也。鄭不善屬文，於此益驗。況是頌前篇蓋美僖

公，辭情甚明，非專頌姜嫄也。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，不省文意不相接應。毛傳謂常閉而無事，蓋言其大常，非絶無祭事也。實實，壯實也。不回者，言正直而行不回邪也。上帝是依，「履帝武敏歆」也。彌，滿也。滿十月，即生不遲。《内宰》鄭司農注云：「先種後熟謂之種，後種先熟謂之稑。」❶毛傳曰：「先種曰稙，後種曰穉。」《釋草》云：「秬，黑黍。」李曰：「菽，大豆。」后稷幼而好種蓺，種蓺輒豐茂、穎栗，此降福之始。後爲后稷之官，教民稼穡，百穀豐熟。奄有下國，則天降福多矣。奄，盡也。下土，猶下國。言盡下土皆有黍、稷、重、穋、稙、穉、菽、麥、稻、秬也。❷禹治水，后稷纘繼其緒，而稼穡焉。太王避狄而居岐陽，邠人從之如歸市，以太王「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」而去之之一言也。王業自此始，故此曰「實始翦商」。屆，至也。武王至於牧野，即天致牧野，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己私，皆天道也。無疑貳，無虞度而懼，上帝臨護女。敦，厚也。旅，衆也。武王遏劉止殺，厚恤商之旅，有道如此，萬姓悦服，故所至皆克濟厥功。咸，皆也。毛傳曰：「王，成王也。元，首；宇，居也。」鄭箋云：「叔父，周公也。成王告周公，欲封伯禽魯公，乃策命伯禽，加賜之以山川、土田及附庸。《王制》：『名山大澤，不以封諸侯。附庸，則不得專臣也。』」法不得有，故謂之賜。「降福既多」云者，按：原本「王制」下缺，今補入。亦猶《少牢饋食禮》之嘏於主人曰「使女受禄于天，宜稼于

❶「稑」，原作「穉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周禮注疏》改。
❷「重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補。

田，眉壽萬年，勿替引之」也。魯國于東，使永保東方，常常不絕。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，不小虧，不大崩，不震動，不騰踰，此又言保其德也。箋云：「三壽，三卿也。」王氏曰：「壽考之三卿，爲公朋也。」朱曰：「三壽，未詳。或曰願公壽與崗、陵等爲三也。」公車千乘者，按《司馬法》：「成方十里，出革車一乘，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」《明堂位》謂魯方七百里，❶此張大之辭，非事實。《明堂位》之誣誤多矣，此不可信。孟子謂周公之封于魯方百里，子産亦曰「諸侯一同」，三子所見乃事實。《周禮》「諸侯封疆方四百里」者，蓋周公懲三監、淮夷之亂，新封諸侯，勢懼於不敵，故增《武成》三等之制，著之《周禮》。蓋武王始則因古制不變，然自唐虞萬國，歷夏、商及周，强陵弱，大并小，何止於百里矣。殷止三千諸侯，至孟津者八百國耳。餘雖有未至，大概又少于殷，可見大益并小。新封百里之國，七十里、五十里之國，力將不敵。周公知其不可不變，故增其制。蓋欲益周公之所封，以藩屏周室。所增多者，殆亦附庸并計焉。是頌雖曰賜之附庸，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。至戰國之時，孟子唯曰「今魯方百里者五」爾，侵并至是，尚無方七百里，而況於始封之時乎？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，《大司徒》「地中建王國」，是即洛邑。成王終不能遷，而安於西都，則《周禮》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。今以「成方十里，出革車一乘」計之，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，而此曰有車千乘者，以此頌不用《司馬法》出軍

---

❶「魯」，原脱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禮記正義》補。

之制，而言魯地實有之數。古者出軍，非竭作而出之。凡起徒役，毋過家一人，而《司馬法》「成方十里，出車一乘」，則又寬優。國方百里，方里而井，井九夫，方百里則爲方一里者萬，爲九萬夫。大約三分去一，以爲山林、川澤、城郭、宮室、途巷，餘六萬夫。又以不易、一易、再易之地通之，則六萬夫之地，實三萬夫，正應夫三爲一屋之義。凡三夫之地，實一家也，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。以家一人計之，則三萬，故曰「公徒三萬」。以《大司馬》全賦之制計之，上地可用者家三人，中地家二人，下地家一人，今通以中地計之，則三萬家爲七萬五千人，正應千乘，每乘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，共七十五人之數。詩人所言，亦不過制矣。毛傳曰：「朱英，矛飾也。縢，繩也。重弓，重於鬯中也。」按：原本「中」誤作「弓」。箋云：「備折壞也。❶兵車之法，左人持弓，右人持矛，中人御。」《小戎》云：「竹閉緄縢。」又云：「交韔二弓。」孔疏云：「二弓共束以緑繩。❷《宣十二年》：『楚許伯御，樂伯攝，叔爲右，以致晉師。樂伯曰：「吾聞致師者，左射以菆。」』樂伯在左，而云左射，是左人持弓也。《成十六年》晉欒鍼爲右，按：原本誤作「左」。曰持矛。《哀二年》衛太子爲右，曰備持矛焉。」毛傳曰：「貝冑，貝飾也。朱綅，以朱綅綴之。增增，衆也。」箋云：「僖公與齊桓舉義兵，北斬孤竹，又南艾荆及群舒，無敢當之。」詩人既鋪張公之功，又致其祈

❶「折」，原作「所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❷「弓」，原作「牙」，據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願，申言俾爾昌熾。壽富，髮將白則黃。❶台背，釋見《大雅·行葦》，老壽之狀也。胥，相也。相與試驗氣力神色，以知壽考。詩人又重複申言，所願昌大耆艾，萬有千歲，眉壽無有所害。萬有千者，萬而又千也。有、又同。朱曰：「詹與瞻同。」毛傳曰：「龜，山。蒙，山。奄，盡也。」龜、蒙二山則盡有之，餘東境甚廣大，魯雖不盡有，而大略無不順而相違者。荒，略也。至于海邦，及淮夷來同，無有不率從者，此魯侯之功也。毛傳曰：「鳧，山。繹，山。」《禹貢》徐州之地，魯之所宅。雖不盡有，大略包荒之矣。毛傳曰：「南夷，荊楚也。」按：原本「楚」訛「夷」。蠻貊，蓋戎夷之通稱。❷此謂淮夷之外，又有餘蠻貊，故云。若，順也。言之順應曰諾，大略無相違異者。魯侯是若，謂莫不惟魯侯是若，謂順魯侯也。

雖有福嘏，而雜之以禍災，非純嘏也。僖公在位久，故是頌多言壽。毛傳曰：「常、許，魯南鄙、西鄙。」箋云：「許田，魯朝宿之邑。常，或作『嘗』，在薛之旁。魯莊公三十一年，築臺于薛。六國時，齊有孟嘗君，食邑于薛。」曰復周公之土，是嘗失之矣。往者鄭以璧假許田，至是復耶？居云者，欲其永止之意耶？燕，安也。令，善也。其妻令善，其母壽考，其大夫士宜咸。是有，謂保有之。《釋文》曰：「兒，齒落更生細者也。」毛傳曰：「徂來，山。新甫，山也。八尺曰尋。桷，榱也。」孔疏曰：「桷與榱是椽之別名。」奚斯，公子魚也。有舄者，圓而無琢痕如舄也。毛傳

❶「白」，原作「曰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戎夷」，原作「外域」，據四庫本回改。

曰：「曼，長也。碩，大也。」萬民是若，民咸順之無忤也。公之正寢曰路寢。路者，無所不通如路也。路寢通接外事，君雖居宮中，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。衛宏作《序》曰：「《閟宮》，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。」不盡詩旨。

慈湖詩傳卷十九

慈湖詩傳卷二十

宋慈溪楊簡敬仲撰

商頌

猗與那與，置我鞉鼓。奏鼓簡簡，衎我烈祖。湯孫奏假，綏我思成。鞉鼓淵淵，嘒嘒管聲。既和且平，依我磬聲。於赫湯孫，穆穆厥聲。庸鼓有斁，萬舞有奕。我有嘉客，亦不夷懌。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温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顧予烝嘗，湯孫之將。

《那》，衛宏作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那》，祀成湯也。自微子至於戴公，其閒禮樂廢壞。有正考甫者，得《商頌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，以《那》爲首。」今所存五篇，而衛宏尚言十二篇，何也？

斁，《補音》：「弋灼切。奕、懌並同上切。」昔，《補音》：「息約切，古也。昔有三音，一如交錯之錯，《類篇》『倉各切』，注引《周官》『老牛之角紾而昔』。一如鳥鵲之鵲，《説文》鵲、舃、昔三字同音。❶一如侵削，旁紐削轉爲昔，故昔、削互用。《楚辭·大招》『昔』與『作』、『澤』、『客』叶。左思《魏都賦》『昔』與『魄』叶，又《詠史詩》『昔』與『閣』叶。左貴嬪楊后文『昔』與『壑』叶。澤，徒各切。客，克各切。魄，白各切。用韻皆與《詩》同，特不知於前三音之中當爲何讀。《詩》韻多得之旁紐，今定讀如削。」夕，《補音》：「祥龠切。左貴嬪楊后文：

❶「舃」，原作「寫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『思媚皇姑，❶虔恭朝夕。允釐中饋，執事有恪。』」

毛傳曰：「猗，歎辭。那，多也。鞉鼓，樂之所成也。夏后氏足鼓，殷人置鼓，周人縣鼓。」《明堂位》曰：「夏后氏之鼓足，殷楹鼓，周縣鼓。」《毛詩》鄭箋云：「置，讀曰植。」《金縢》曰「植璧」，夫璧不可植也，唯可置之而已，故徐音置。然則植、置通用歟？故鄭讀此置曰植。楹謂之柱，貫中而樹之也。鞉則楹鼓之小者，加兩耳，摇之，耳還自擊，故曰置立。然則音義置、植皆通歟？或欲作樂，先設置歟？《爾雅・釋詁》云：「那，多也。」此「那與」專指鞉鼓，非謂大鼓也。而箋謂鞉與鼓爲二，未安。下文「奏鼓簡簡」則大鼓矣。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，故分鞉鼓爲二。簡簡，聲辨而不雜如簡也。衎，樂和也。箋云：「烈祖，湯也。湯孫，太甲也。」是頌始作，則太甲時也。後世亦可用之，亦可稱湯孫。假，格也。假、格音相近，記者不同也。格，至也，來也。湯孫奏樂，以來其神歟？綏，安也。神其安我所思，而成之歟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。淵淵，鞉鼓之音小。嘒嘒，亦小貌。《風》云「嘒彼小星」，比管聲小矣。平者，不焦急，按：原本誤作「意」。又不緩濁也。和則衆音諧協舒暢中平也。鼓、管皆依磬聲。於，歎辭。赫，盛也。於是告湯孫曰此樂盛矣。穆穆者，和静微遠之音。毛傳曰：「大鐘曰庸。」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，是謂繹如也。斁，繹也。奕，盛也，舞者多而盛也。《周禮》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，此雖殷

❶「姑」，原作「始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晉書》改。

禮，或當同歟？不然，則殷不異賓客，此謂諸侯歟？然《殷頌》言諸侯曰「龍旂十乘」，曰「多辟」，其辭則重矣。夷，平也。懌，悦也，和平而樂也。箋云：「亦不夷懌乎？言夷懌也。」自古在昔之先民，有所作爲，温恭朝夕，執事有恪，言今與祭之人亦然。詩人於是又曰顧我今烝嘗之祭，仍湯孫之所將奉也。❶將奉出於誠敬，夫温恭也、恪也、將也，皆此心也。此心，道心也。祖考之所以來格者，此也。既和且平者，此心所同，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。所謂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」者，此也，一也。

嗟嗟烈祖，有秩斯祜。申錫無疆，及爾斯所。既載清酤，賚我思成。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。鬷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綏我眉壽，黄耇無疆。約軝錯衡，八鸞鶬鶬。以假以享，我受命溥將。自天降康，豐年穰穰。來假來饗，降福無疆。顧予烝嘗，湯孫之將。

按：此篇《永樂大典》缺卷。

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。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孫子。武丁孫子，武王靡不勝。龍旂十乘，大糦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。四海來假，來假祁祁，景員維河。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何。

肇，音兆。《史記》：「殷契母曰簡狄，有娀氏之女，爲帝嚳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見玄鳥墮卵，簡狄取吞之，因孕，生契。帝舜命契

❶「仍」，原作「乃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爲司徒，封於商。」毛傳曰：「玄鳥，鳦也。」諸儒習於「孔子不語怪、神」，而不肯信姜嫄「履帝武敏歆」、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商之事。夫天地閒怪神之事，何所不有？簡册所載，耳目所及，若是者多矣。子不語怪、神，乃門弟子所記，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。《生民》、《玄鳥》之詩，孔子取焉。諸儒則穿鑿爲説，强使之無，孔子未必如此。諸儒爲説，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夷。道無所不通，故變化無所不有，惟知道者信之，特難於言。以天下執己見執迹不化者多，雖告之，多疑，故孔子不言爾。自簡狄至湯，歷年久矣，故謂命玄鳥降生商之上帝曰古帝，是時古帝已命武湯域有四方矣。❶湯者，契後世之孫。生契，所以生湯也。域，謂包有之也。四方咸命湯后，奄有九有，蓋湯得四方之心，故四方咸戴之，欲以爲王。九有，九州也。奄，盡也。猶言域四方也，特更其辭爾。人心所歸，即上帝之所命。「民爲貴，君爲輕」，故此謂「方命厥后」。商之先后，所以受天命，繼繼承承，不危殆者，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。武丁爲先后之孫子，兩言「武丁孫子」，贊美不已也。武丁，高宗，有武功，故曰武王。靡不勝，《易》曰「高宗伐鬼方」、《説命》曰「惟甲胄起戎」、「惟干戈省厥躬」，知高宗有武功。伐而克之曰勝。建龍旂者十乘，謂諸侯來助祭也。大糦是承，祭以黍稷爲重也。鄭箋謂「諸侯奉承而進之」，未安。奉黍稷，主婦之職，考《特牲》、按：原本作「時牡」，誤。《少牢禮》則然。天子祭禮不存，今獨以此文承「龍旂

❶「武湯」，原誤倒，據四庫本乙。

十乘」，而遂以爲諸侯則難，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。諸侯助祭爲賓，於奉糦非其類。《韓詩》云：「大祭也。」「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」者，高宗能安民，民安其居，故云也。肇，始也。帝小辛、帝小乙之時，殷道衰，雖不至危殆，而四海之心不悦服，諸侯來朝貢者鮮矣。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，始能統域四海，四海諸侯來假。假，格也，「格」音之訛也，至也，謂朝貢也。祁祁，盛貌。箋云：「員，古文作云。」河，或作「何」，字訛也。箋云：「所云惟何乎？言殷王受命皆宜。百禄是何，謂擔負天之多福。」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，稱頌歸美之辭也。景，明也。明言也。云，言也。後篇「何天之休」、「何天之龍」，皆擔何之義也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玄鳥》，祀高宗也。」

濬哲維商，長發其祥。洪水芒芒，禹敷下土方。外大國是疆，幅幀既長。有娀方將，帝立子生商。玄王桓撥，受小國是達，受大國是達。率履不越，遂視既發。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。帝命不違，至于湯齊。湯降不遲，聖敬日躋。昭假遲遲，上帝是祗，帝命式于九圍。受小球大球，爲下國綴旒，何天之休。不競不絿，不剛不柔，敷政優優，百禄是遒。受小共大共，❶爲下國駿厖，何天之龍。敷奏其勇，不震不動，不戁不竦，百禄是總。武王載旆，有虔秉鉞。如火烈烈，則莫我敢曷。苞有三蘖，莫遂莫達，九有有截。韋顧既伐，昆吾夏桀。昔在中葉，有震且業。允也天子，降予卿士。實維阿衡，實左右商王。

❶「大」，原作「九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
方，《補音》：「『方』字絶句。」幁，音員。娀，音嵩。撥，《韓詩》作「發」。相，急亮反。❶球，音求。何，上聲，下同。絿，音求。遒，在囚反。共，音恭。厖，莫邦反。戁，奴版反。蘖，五葛反。阿衡，《補音》：「户郎切。《史記・商紀敘傳》：『維契作商，❷爰及成湯。太甲居桐，德盛阿衡。』荀卿《賦篇》：『以能合從，又善連衡。下覆百姓，上飭帝王。』❸《晉樂章》：『陟帝位，繼天正玉衡，化行象神明，至哉道隆唐虞。』按：原本無荀卿《賦篇》、《晉樂章》二段，今從《韻補》增入。《漢書・霍光敘傳》：『遭家不造，立帝廢王。權定社稷，中配阿衡。』」左、右，並去聲。

濬，深。哲，明。商先王有是德性，人所同有。物有遷則昏昧淺近，❹故謂聖賢濬哲。商不失濬哲之德，故其發祥也長。詩人推本洪水芒芒，禹敷治下土，盡力溝洫，故地形方正，不特畿内而已，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畔。不言小國，獨言大國者，有娀，大國也。將，大也。有娀之女簡狄，契母也。毛傳曰：「幅，廣也。」鄭箋曰：「幁，當作『圓』。圓，謂周也。」箋意謂内廣而長，其聞有娀之國方盛大，其女生契，堯封之於商，天也，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。毛傳曰：「玄王，契也。桓，大；撥，治也。」簡狄取玄鳥卵呑之而生契，故曰玄王。桓者，有才力之謂。撥者，分撥也。契治五典，五典分撥不亂。又畿内外之地不勝其多，契一一辨治，故曰桓撥。畿外侯國皆當施

❶「急」，原作「意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❷「維」，原作「綏」，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《史記》改。
❸「上」，原作「下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有」，原作「欲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教而達之，諸國皆聽命於契，契受諸國之請，則以是道達之。自是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，不踰越所教。於是遂往審視之，則既皆興發而率履焉。其躬視與？使其屬視，則不可必也。文王蹶厥生，生即興發也，謂善心興起也。《孟子》曰「待文王而後興」，其義同。《周官·大司徒》「布教于邦國都鄙，使各以教其所治民」。相土繼其職業，雖海外之邦，亦截截整整，不越教典。自契以來，繼世皆不違道，故天命亦不違商。至于湯，齊同尊湯，而神之如自天降，適當興王之時，不遲也，湯之德性則聖矣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。」而因物有遷者，不勝其多矣，多不足以言之。其不遷者，則不失其本性之聖，是謂聖人，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。聖生敬，敬者，不慢易、不放逸之名。意動即謂之放逸。不動乎意，則不遷，不放逸，是謂敬。禹曰「安汝止」，敬也；舜曰「惟精惟一」，敬也；伊尹曰「欽厥止」，敬也。止者，不動乎意也。如此，則進德無疆矣，故曰日躋。躋，升也，進也。德性清明，本不可以升降進退言之。以衆人遷於物，動乎意，滯陷而不能進乎善，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。舜言「惟精惟一」，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。不精，不雜，不一，則有閒。閒則雜，雜則閒，閒雜則遷，即動意也。然則聖人之進德也至矣，非思慮之可言，非云爲之可執。《詩》曰「日躋」，《易》曰「進德」，皆因人之常言而言，不可執躋進爲有意也。孟子曰：「説《詩》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。」湯進德如此，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，而湯心遲遲，不動乎意，惟祇敬上帝而已。祇敬上帝之心，正心也。

惟祇敬而不動乎意，若夫急於昭假，急於事功，是動乎意而遷也，何以爲聖敬？何以能昭格？至矣哉，「遲遲」兩言，足以形容聖敬日躋、融融怡怡、不遷不動之道心矣。維其若是，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。九圍，九州也，亦曰「九有」。小球大球，小國、大國朝聘之玉也。旒者，冕之旒，以絲綴之。旒在目前，目所正視，爲下國所瞻覩尊敬也。小國大國如此尊敬，是天之休命至也，故曰「何天之休」，謂諸侯歸湯，猶未伐桀之時也。不競，心無所競也。不求，心無所求也。無所競，無所求，不動乎意而遷也。不動乎意，故不偏於剛，不偏於柔。敷政優優，寬裕從容，不迫急也。湯之心雖遲遲優優，而百禄之來則遒急也。王氏曰：「小共大共，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。」夫湯未伐桀，未正天子之位，而諸侯已如此共貢，故殷爲下國之駿厖。駿，俊也。厖，厚也。諸侯歸仰，則湯爲俊。咸共貢焉，則殷國爲厚矣。下國畢共，是天之龍我也。《大戴禮・衛將軍文子》篇云：「《詩》：『受小共大共，爲下國恂蒙。何天之寵，傅奏其勇。』」《毛詩》作「何天之龍」。箋云：「龍，當作寵。」敷，徧也。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，與凡臣民咸進伐桀之謀，是謂敷。奏，進也。衆進勇説，而湯不爲震動，亦不以爲難而有戁，心亦不懼而竦。嗚乎，湯之道心安止不動，雖若此大事亦不微動，此其所以爲聖也，百禄自總集於湯。及其終也，湯之下民之罹毒也深，使伊尹五就桀以補之，終不可變。又諸侯之咸歸，天命之既至，不得而已，乃奮其武德，軍載其旆，秉鉞有虔。虔，敬也。雖武，而非肆也。如火烈烈，莫有敢曷者。

湯至是行其義，亦非動乎意也。如四時錯行，如日月代明也。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，而未得乎道者終疑也。毛傳曰：「苞，本也。」朱曰：「蘖，旁生萌蘖也。」言一本生三蘖也。本則夏桀，蘖則韋也、顧也、昆吾也，皆桀之黨也。湯既正不義，桀與三蘖皆不得遂其意。九有皆截然無爲亂敗道害民者，惟苞有三蘖，當除去，故既伐韋、顧，遂伐昆吾、夏桀。箋云：「韋，豕韋，彭姓也。顧、昆吾，皆己姓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『韋鼓』。」毛傳曰「葉，世也」，爲義未明。人自少至老，歷年之多如葉。昔湯之中年，始震動，業業於平亂安民，信乎爲天所子。天又降生卿士曰阿衡，伊尹也。阿，安也。衡，平也。伐桀之謀，本於伊尹。相湯伐桀，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，故號阿衡。曰「卷阿」、曰「阿邱」、曰「阿旁」，皆人之所安也。衛宏作《毛詩序》曰：「《長發》，大禘也。」劉曰：「功臣與祭，故言伊尹。」

撻彼殷武，奮伐荆楚，罙入其阻，裒荆之旅。有截其所，湯孫之緒。維女荆楚，居國南鄉。昔有成湯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，曰商是常。天命多辟，設都于禹之績。歲事來辟，勿予禍適，稼穡匪解。天命降監，下民有嚴。不僭不濫，不敢怠遑。命于下國，封建厥福。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極。赫赫厥聲，濯濯厥靈。壽考且寧，以保我後生。陟彼景山，松柏丸丸。是斷是遷，方斲是虔。松桷有梴，旅楹有閑，寢成孔安。

撻，擊也。殷之武威撻擊，以伐荆楚，深入險阻，荆之旅衆恐懼保聚也，截然不敢微動，此湯孫之功緒也。衛宏《序》曰：「《殷

武》，祀高宗也。」毛無傳，然則孫不知何王。鄭箋云：「氐羌，❶在西方。饗，獻也。」《周語》曰：「夫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衛賓服，蠻夷要服，戎翟荒服。❷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賓服者饗，要服者貢，荒服者王，日祭、月祀、時饗、歲貢、終王。」終，謂世終也。箋云：「世見曰王。」昔成湯之時，自彼遠夷氐羌，猶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。享者，曰享于商王。王者，曰來朝于商。王每每曰商，是其常也。❸女荆楚居國南鄉，不爲甚遠，而不享不王也，明其有罪而伐。天命衆多之辟，建設國都于禹績之中。辟，君也，謂諸國之君也。來辟，猶曰來王，曰歲時來朝覲，勿使予適于禍也。若不來享，不來王，則王朝不得已而征伐，是使予適于禍也。適，往也，往入于禍患之中也。惟當務農，勸率稼穡不解。周公作《無逸》，首言知稼穡。《酒誥》曰：「惟土物愛厥心臧。」蓋稼穡之心，❹正心也，非放逸之心也。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，故云。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，言有罪則有災，其有不僭越、不淫濫、不敢怠荒，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。毛傳曰：「封，大也。」孔疏引定四年《左傳》「封豕長蛇」爲證。商邑翼翼，言宫室之盛如鳥羽然。四方之所仰是爲極，如屋極然。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，以有道德之聲靈感服之也。赫赫厥聲，濯濯厥靈，蓋以言夫不可形容之狀。甚矣，道德

❶「氐」，原作「氏」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《毛詩正義》改。
❷「翟」，原作「貊」，據四庫本回改。
❸「常」，原作「帝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❹「稼」，原作「稚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之神且靈也。❶ 夫道德，正而已矣，而天下同心之所服焉。商之賢王，饗國久長，見諸《無逸》。曰「壽考且寧」，惟其壽考，故德業益固，以保安我子孫。升彼景著之大山，掄材焉，松柏丸丸然圓而直，乃斷而遷之，方正而斲之。虔敬不敢慢易，以松爲榱桷而長。旅，衆也。楹柱之衆，其閒空立者，有閑之意。廟有寢。朱曰：「此蓋廟始祔而祭之詩也。」安，所以安其神。自「封建厥福」已上，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？ 高宗多征伐，衛《序》曰「祀高宗」，或然。

慈湖詩傳卷二十

❶「神」，原作「甚」，據四庫本改。

慈湖詩傳附録

壽鏞案：慈湖解《詩》，往往別書心裁，而得其深奧。攻媿《答楊敬仲論詩解》見於《攻媿集》卷六十七，欲反覆論辨，以歸至當也。因取集中答書，附録於《詩傳》之末。袁清容稱其經訓、小學精據可傳信，於此益見矣。

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

鑰蒙示教《詩解》，以病故相仍，近始讀，竟荷開發鄙陋至多。感歎擊服之餘，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。若夫發明無邪之思，一貫之旨，天人同心，大道至平，古説難盡信，雖載之《左傳》者，亦不可據。《爾雅》亦多誤，《大學》所引亦有牽合，《詩序》多失經意，《釋文》多好異音，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，制度名數不盡合于《禮》典。先王皆在商世，難拘以《周禮》。文王以服事商，不應作禮樂，如此類，未易概舉，皆前輩之所未發者，尤用服膺。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，而欲人之言。鑰亦不能自已，欲效所見，試陳其甚明者，正欲反覆論辨，以歸至當。非恃相與之厚，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。

《葛覃》○《毛詩》傳曰：「覃，延也。」其義未安。覃本義深也。覃葉大而蔓小，故墜焉而深下。俗謂墜下曰覃，徒紺切，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無此字音。《釋文》「徒南切」，方音不同，不可知也。而謂延也，則未安。曰「覃及鬼方」，由中國而覃及之，則中深旁淺，實有覃義。「實覃實訏」，后稷之聲深廣也。故水中深旁淺曰潭，加水以別其字。先儒徒因葛

推義，釋覃曰延，然施即延也，無乃重複乎？《大田》「以我覃耜」，覃者深也。耜宛然有微深之狀，故曰覃耜。毛傳殆未親見耜，徒見《易》有「剡木爲耜」之義，故以覃爲利。後儒求其説而不獲，又轉音爲剡，又轉字爲棪。今正其字義，平聲如字。

覃，《爾雅・釋言》「流，覃也。覃，延也」，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。《説文》：「𪉖，長味也。从旱，鹹省聲。《詩》曰：『實覃實訏。』」徒含切。又，「𪉖，篆文覃省。」潭，《説文》从水，覃聲。《集韻》：「一説楚人名深曰潭。」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，如江、河之从水，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。潭从水，覃亦取其聲，非有義也。潭有深義，今之言「潭潭」是也。覃卻無深義，字書凡有意者，如人爲爲僞、人言爲信之類，皆入會意之科。王荆公《字説》所以不能傳者，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會意，故有牽合强通之病。以葛之蔓延，故施于中谷，亦未爲重複也。覃耜之音剡，疑是方言。《集韻》以爲利耜，止以《詩》傳、《釋文》爲據，如「八月剥棗」，剥音普卜反，荆公以爲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。後行田野閒，群兒相呼扑棗，方知《釋文》之有自來。此二「覃」字更望考之。

《鵲巢》「維鳩居之」○《爾雅・釋鳥》云「鳲鳩，鴶鵴」，郭云「布穀」，未安。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，音如鴶鵴者乃居鵲巢，爲鸜鵒。《魯昭公二十五年》「鸜鵒來巢」，而公如乾侯，此亦假他巢之應也。故文、成之世已有童謡曰：「鸜鵒跦跦，公在乾侯。」矧鸜鵒亦鴶鵴之音。凡鳥名多用其音，《埤蒼》云「鴶鵴」，《方言》云「戴勝」。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，鸜鵒亦有之，而鸜鵒身色黑，戴勝身色毷

而稍長大。豈《埤蒼》考之未審歟？布穀，其音渾然。鸛鴿，其音亟然。穫穀，毛毸，頭有斑者。李氏亦以鳴鳩爲鸛鴿。

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考之當如此之詳。然鳲鳩之爲鸛鴿甚明，浙人呼爲八八兒，川人呼爲阿八。所謂音如布穀者，乃今斑鳩，俗謂之步姑。其性雖拙，粗能爲巢。戴勝首有竦毛向後，鸛鴿竦毛直上，又自不同。《鳲鳩》之「刺不壹」，正謂鸛鴿也。郭景純云「布穀」，固已失之。歐公言「拙鳩」，極然不知此乃鸛鴿。呂氏具載，皆未當也。

《簡兮》「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」○將祭習舞，以日中爲期，碩人在前列上處。方中，將中也。碩，大也。大德之人，俁俁德容也。

前輩曾云：「日之方中，則明而易見之時。在前上處，則近而易察之也。❶君猶不能見，況幽遠者乎？」此意甚切。

《氓》「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士之耽兮，猶可説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説也」○耽，樂也。説，解説也。今俗説亦以女淫爲大醜。

毛傳云：「女與士耽，則傷禮義。」鄭箋云：「士有百行，可以功過相補。至于婦人無外事，惟以貞信爲節。」然功過相補，則士可耽也，每疑其害教。近得一説，「無與士耽」，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，蓋其初「抱布貿絲，來即我謀」，後又以車來，則非女之奔之也。其言曰：「始者以士之耽兮，故我今日猶可説也。若是女之耽兮，則我不可説矣。」如此，則得詩之意，又免「功過相補」之害教也。

《兔爰》「雉離于羅」○雉文明比君子。

---

❶「也」，樓鑰《攻媿集》作「地」，是。

非爲其文明也。羅之設，所以取鳥獸。兔狡如小人，爰爰緩行，不至觸冒。雉性耿介，多罹其中。世亂網密，小人多幸免，而君子多陷于罪，言文明則意差。

《葬兮》〇此詩凡言「女」，皆指君也。女者，愛之之辭。

《民勞》「王欲玉女，是用大諫」，此意尤明。又《卷阿》「俾爾彌爾性」之類，不惟是愛君。如古之稱我爲朕，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。

《出其東門》「聊樂我員」〇我自有員姓者，吾妻也。

此說未然。毛、鄭不解「員」字，疏言「樂我心云耳」，「云、員古今字，助句辭也。唐員半千，齊州人，其先本彭城劉氏。十世祖凝之，事宋爲起部郎。及齊受禪，奔元魏，以忠烈自比伍員，因賜姓員。古無此姓也。況此詩解內云：「陸德明以《爾雅》云『徂，存也』，牽合上章『思存』，改『且』作『徂』，甚無謂也。且，語助也。于義自通，何必牽强又改字？」以此知員亦語助耳。

《候人》「維鵜在梁，不濡其翼」，「不濡其咮」〇鵜鶘，喙長尺餘，頷下胡大如數升囊，群飛入水食魚。今也在梁，不濡其翼，咮長如此，而亦不濡，是當食魚而不得食，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。

歐陽氏曰：「此鵜當居泥水中，以自求魚而食。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，竊人之魚以食，而得不濡其翼、咮，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，而不稱其服也。」鵜不當以喻賢者，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。

「不遂其媾」〇小人富貴縱肆，好色淫恣，而棄其婦。媾，婚媾也。

毛氏曰：「媾，厚也。」張氏曰：「不遂其

媾，不稱其寵待也。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。」

「薈兮蔚兮，南山朝隮。婉兮孌兮，季女斯飢」〇董曰：「《集注》作『嬒』。」蔚，文也。南山朝隮，蝃蝀也。人莫敢指者，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。南山，喻在高位。朝隮，喻淫縱。淫縱者惟其意所溺，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説者，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荅。蓋不樂于静正，而放于情慾。季女者，年少之義。以其未嘗相親，如不爲婦也，故曰季女。不説之，則失所，至于斯飢矣。

張氏詩曰：「林木南山薈蔚時，工斤樵斧競朝隮。舉知趨利青冥上，不念幽居季女飢。」陳氏曰：「壯者趨利于山，則弱者餒窮于室。小人肆志于上，則君子困窮于下。」張、陳二説，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，然其説猶雅馴。今爲一「媾」字、一「嬒」字，又「婉孌季女」，遂生此説。然朝隮實非蝃蝀也。彼《蝃蝀》之詩，首章曰：「蝃蝀在東，莫之敢指。」故次章曰：「朝隮于西，崇朝其雨。」至今朝日在東，則虹出于西。夕日在西，則虹出于東，鮮有見于南者。且此詩初不言虹，而徑以朝隮爲蝃蝀，則不可。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，而曰「如不爲婦」，亦覺費辭。若以南山喻高位，朝隮喻淫縱，亦不成詩語，宜有以更之。

《七月》「一之日觱發，二之日栗烈」〇觱發者，寒氣勁發，萬籟盡鳴如觱栗也。野俗有語「籬端吹觱栗」，謂烈風吹籬端之虚管作聲也。栗烈者，丑月寒氣益烈，人股戰栗也。毛傳謂「栗烈，寒氣也」，其以是歟？

毛氏曰：「觱發，風寒也。栗烈，寒氣也。」王氏曰：「風而寒，尚非其至也。無風而寒，于是爲至。」只如此説足矣。觱栗乃胡

樂，一名悲篥，一名笳管，羌胡龜兹之樂也。其聲悲栗，胡人吹之，以驚中國馬。後世樂始譜其音，以爲衆器之首。周時安得有此俗語？❶尤不足取。❷股戰而栗，漢人始有此語。

「二之日鑿冰沖沖」○鑿冰之時，擇沖和之日，慮寒氣之傷人也，豳公之愛民如此。毛氏曰：「沖沖，鑿冰之意。」孔氏曰：「沖沖，非貌非聲，故云鑿冰之意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深山窮谷，固陰沍寒，于是取之。」豳尤寒，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？ 不如只從毛説。

《東山》「鸛鳴于垤，婦歎于室」○毛傳曰：「垤，螘冢也。將陰雨，則穴處先知之。鸛好水，長鳴而喜也。」孔疏曰：「將雨，則螘避濕而上冢。」鸛鳴于垤，詩意與「零雨其濛」同。婦歎于室，聞其夫將歸，感傷而歎也。毛公齊人，必自知之，解不甚詳。孔疏亦未明，皆不見「于垤」之義。惟胡德輝珵《蒼梧雜志》言之最明，云：「《新經》釋『鸛鳴于垤』，謂垤爲丘垤，非螘冢。蓋荆公未嘗到山東，螘冢有極高大者，如冢墓然。每天將雨，則鸛集螘垤而鳴。螘知雨，鸛喜雨，以其類也。」方説得「于垤」字分曉。正以雨將作，故婦歎于室，如《殷其雷》之意，正念其勞也。若「我征聿至」自在下句，「婦歎于室」意聯于上。《孟子》所謂「丘垤」，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，垤乃螘冢。下「王洪盤馬于螘封」，亦謂此也。

《狼跋》○老狼有胡，進則躐其胡，退則跲其尾。周公欲進，則成王未授公以政，如狼跋

❶「有」，原作「尤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❷「尤」，原作「有」，據樓鑰《攻媿集》改。

其胡。欲退，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，欲退不可，如狼疐其尾。

周公雖進退不可，亦何至如狼之跋疐？故程氏有云：「狼，獸之貪者，猛于求欲，故陷于機穽羅縶。前跋後疐，進退困險。詩人取之，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，以其有貪欲故也。若周公者，雖在危疑之地，安步舒泰，赤舄几几然也。」又云：「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，興周公不失其聖。❶ 猛奚若虎豹？胡獨取狼也？詩人比興以類，是以香草譬君子，惡鳥譬小人。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？」程氏之説美矣，然詩中無機穽之意，猶未爲盡也。嘗得其説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：「狼之遇人，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，人爲之戰懼自失，然後食之。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，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。」此説最爲得之。

《常棣》「儐爾籩豆，飲酒之飫。兄弟既具，和樂且孺。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。兄弟既翕，和樂且湛」○孺有柔義。兄弟既具，猶曰皆在于是。和樂且柔孺，言辭氣柔巽也。其妻其子情好合同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，如瑟琴之好。毛傳曰：「翕，如；孥，子也。湛，和樂之至。」

此解亦平，然説詩意未出。此詩極言兄弟之閒，如《伐木》極言朋友之閒。前章引陳曰：「兄弟之急難，相救助如此。及其既安寧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？」此正詩之本意也。此二章言凡人以「儐爾籩豆，飲酒之飫」爲樂。若「兄弟既具」，如謂兄弟

❶「興」，原作「與」，據《四部叢刊續編》影印宋本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與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程氏經説》改。

無故，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？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。如孺慕之孺，有不可解于心者。凡人妻子止以好合，尚能如鼓瑟琴之和。若兄弟翕合而無閒，其和樂不足以盡之，又且湛矣，如湛酒湛色然。如此方見詩意。

《六月》「棲棲」○六月，建巳之月也。棲，淒也。淒淒有冷意，時有麥秋之寒也。

毛氏曰：「棲棲，簡閱也。」蘇黄門曰：「棲棲，不安也。」李氏曰：「與《論語》『栖栖』同。注：『栖栖，猶皇皇，言其不安也。』」雖未爲定論，然以爲棲棲有冷意，麥秋之寒，則不可。俗諺云：「江南、兩浙，春寒秋熱。」若中原、北方，則立春便温和，入夏便熱，入秋便涼，冬則極寒。宣王在西周，四月豈復有冷也？

《車攻》「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」○惟善御者兩驂不猗，雖馳而一無所失。

此一段不盡其義。蘇黄門曰：「四黄既駕，兩驂不猗，御者之善也。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，射者之善也。蓋不善射者，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，故王良爲之範，則嬖奚不能獲一。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，方見射者之善。」不惟此詩意明，《孟子》一段亦皆焕然。

《吉日》「既伯既禱」○毛傳曰：「禱，禱獲也。」禱未必爲獲也云云。禱者，禱其無傷人也。弓矢驅馳之閒，或偶傷人，故禱歟？

毛以禱爲禱獲，固已贅矣。此謂禱其無傷人，亦未爲的當。將田而用馬，故禱于馬祖，不必專爲獲，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，與「厩焚，不問馬」之意不侔。

「漆沮之從」○《禹貢》「雍州，漆、沮既從」，從者，入從渭水。然則天子之所，其在渭、漆、

沮之會歟？

漆沮既從，《禹貢》自説治水，此詩自説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，似不必泥此「從」字。

《庭燎》○毛傳曰：「庭燎，大燭也。」云云。《秋官·司烜氏》「凡邦之大事，共墳燭庭燎」，故書墳爲蕡，鄭司農云：「蕡燭，麻燭也。」然則與庭燎有異焉。今俗曰⿰禾几盆者，庭燎歟？ ⿰禾几，麻滓也，音詵。毛傳以爲大燭，未安。

今説亦未安，⿰禾几乃麻餅。毛謂大燭，司農謂麻燭，皆是也。古者如「男子夜行必以燭」，「童子隅坐而執燭」，又如「顔叔之秉燭」，非如今之蠟燭也。凡點火而明者，如麻骨、樺皮、松明之類可以照者，皆謂之燭。今祭祀所用庭燎，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，而然其上，照耀一庭，故毛謂之大燭，司農謂之麻燭，卻非⿰禾几盆也。

《斯干》「如跂斯翼」○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，鳥首如棟甍，兩翼如二霤。

孔氏曰：「如跂，如人跂足直立。」若如今説，下三句已言如矢、如鳥、如翬矣，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。不若只用舊説如人之跂立，翼言其翼然，不必謂鳥之翼也。

《小旻》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」○「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」，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。然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，不知聖智所及，當大有爲，亦無所懾。但聖智雖不懾，亦無慢易忽略，而亦戰戰兢兢。

范氏曰：「人皆知虎不可暴，河不可馮，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。臨深履薄，懼之甚也。」此説似勝，不必更加委曲也。

《小宛》「交交桑扈，率場啄粟。哀我填寡，宜岸宜獄。握粟出卜，自何能穀」○桑扈名竊

脂，食肉之鳥也云云。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，喻食肉富貴者，今猶失所困乏，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？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。民窮苦，握粟出卜問曰：「何自而能穀善耶？」此章言貴賤皆困窮。

前輩大率如此說，意既不屬，亦覺其言泮涣。「桑扈，竊脂」，《爾雅·釋鳥》自有兩義，非名竊脂也。其曰「夏扈，竊玄。秋扈，竊藍。冬扈，竊黄。桑扈，竊脂。棘扈，竊丹」者，竊皆訓淺。注：「竊藍，青色。」然則竊脂，謂其色淺白也。其前又別有兩句云「桑扈，竊脂。鳲鳩，剖葦」，注云：「食肉，好盜脂膏。」蘇黄門《古史序》有云：「聖人之不爲不善，如騶虞之不殺，竊脂之不穀。」《小宛》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。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，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，可謂是非顛倒矣。惟其填寡，宜乎陷于岸獄也。此事甚易見，試握粟以卜之，謂握粟以試桑扈，彼何嘗能食穀乎？言是非在目前，分明如此，而上不能察。若以爲卜筮之卜，則意差。

《何人斯》「維暴之云」○詳觀是詩，非刺暴公也，刺其從暴公者也。

此詩之《序》必有所傳，詩不言蘇，而《序》言之。一詩中只有「維暴之云」一句，不知果暴公否。鄭氏以蘇、暴皆畿内國名，孔疏云：「蘇國在河内温縣，是東都之畿内也。《春秋》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，徧檢書傳，未聞畿外有暴國。今暴公爲卿士，則畿内。」此說亦不定。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：「周之畿内無所謂暴者。」更當考。

《巷伯》「捷捷幡幡」○幡幡者，隨風翻覆，反覆不定之狀如此。

幡幡誠有反覆之意，然謂之隨風翻覆，則

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，恐古無此。秦已有幡信之書，未知幡信起于何代。更考。

《北山》「或王事鞅掌」○在腹曰鞅。此詩士子其職卑矣，其鞅在掌，方駕車馬，故任此勞，故世以煩勞爲鞅掌。

毛氏曰：「鞅掌，失容也。」孔氏曰：「鞅掌，煩勞之狀。」只須用孔説，今説頗迂。韅、靷、鞅、靽皆在馬之身，惟轡則在御者之手。鞅既在馬腹，如今之肚襻，不應在人之手掌也。

陸機《草木疏》

機，當作「璣」，非晉之陸士衡也。吕氏《讀詩記》皆作「璣」。

慈湖詩傳附録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煥法師　壹佰萬元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

本册审稿人　陳新　閆光華

本册責任編委　谷建

